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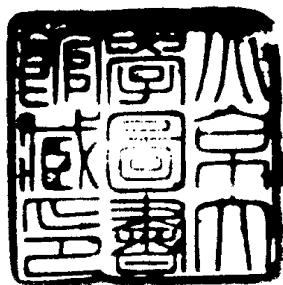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五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EC09/08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五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8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 經部第五四冊目次

經部·書類

尚書華篇五十八卷(二)

〔明〕潘士遴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

尚書華篇五十八卷(二)

〔明〕潘士遴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尚書華篇

二十一卷》提要

尚書華篇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瀾張孫振鑒定

益稷

按此節舉陶謨之下篇也。古文分爲二簡，而以益稷別之。故篇首無謨字。故今文一篇始末俱以皋陶作骨。明良之歌與迪德謨謨語相應。禹拜皋之昌言，皋亦師禹之昌言，而以帝拜終之。脉絡了然。史家書法祖此。

篇乃三段。前段八節首尾除禹言起結中間皆帝語。因帝而成問答，故不言謨。重在帝。至夔曰二節則若治定功成。

尚書華篇

虞益稷  
五卷

而後樂作。帝庸一節又若謂功成樂作而有詩歌，因附篇末。用終虞治。禹一生全副精神只在治水上，故特提頌述孜孜心思。總來只要帝完常止心脉以大愜天人及說着粥直兩字，便翻出化頑許大妙用來併經理頑苗要略亦一齊指破。自是治成樂作，帝心亦自孜孜無已。故皋陶與禹贊規于始，復與帝交儆于終，仍還是安康粥直本旨。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茲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浍，距川，降復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



萬邦作乂。皋陶曰：「俞！師汝昌言。」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勳，丕應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此八節第一段，乃帝與禹往復之言。禹承命昌言往事，意在帝慎位申休，及帝責弼違格頑禹終謂當慎位善勳。前後言雖兩出，而語意不殊，故黎獻共臣敢不敬應。即前惟勳丕應侯志意，無若冊朱帝其念哉，即前慎乃在位意。予創若時荒度土功，即前予思日孜孜意。不過因論格頑申理前說，以勉帝耳。至帝曰：「迪朕德。」二句，正答前禹思日孜孜之所致。皋陶方祗二句，又答前皋思日贊贊之所期。

尚書華笈

虞夏書

二

汝亦昌言，單提雙舉。禹、皋陶兩人皆見，故篇尾迪朕德四句上兩句，帝以還禹下兩句，帝以還皋陶。正轉應汝亦昌言作結。全節首尾以昌言對看，亦字昌言字要玩。帝有味于皋陶之言，昌言指皋陶知人安民理大旨，遼身修成治，乃昌言也。汝亦昌言者，又願有聞于禹。禹聞帝言，歎美心念皋陶言已至，我復何所言乎？欲使帝重皋陶所陳言，已無以加也。因言予思日孜孜，孜孜者，勉力不怠之謂。能日孜孜，則無待于言可也。思日孜孜，本非指作乂之後，只是當日同益稷諸人八年勞勞在外，芒芒罔有止息光景，時識不忘洪水滔天一段正畫出胸中所思勞勞芒芒景況。

是正鼓譟之惺惺，幾康之極慮也。若于事外，則孜孜便無味。皋陶問孜孜者何如，而禹所答皆往事，不言今日孜孜之事，而皋陶遽曰：「俞！師汝昌言。」陶思在日贊贊，禹思在日孜孜，陶所思在圖今以善後，禹所思在念昔以圖今。此意又陶所未及，故亦曰：「師汝昌言。」禹卑立論雖有已然未然，實皆欲為而不已，不宜說皋陶圖治禹保治禹若為已治思保，則此心纔足怠荒已生。住脚即是失脚，無有治而可保者。○亦字雖因皋陶說來，然亦自信能行皋陶之言，故復求之禹也。曰：「都者美帝取言之意。」曰：「予者人言已至何俟于予？」曰：「何言者，議論為虛，事功為實，但務于實，何暇于言？」注皋陶之謨至矣。此發予字，我更何所言？惟思日勉勉以務事功而已。此發予何言？思日孜孜在心上說，思字對昌言而發。日孜孜者，行也。行與言反對，比皋陶更進一步。上皋陶言思日贊贊，猶帝為主而卑助之。此日孜孜是禹自謂，言外方有勉帝意，兼君臣說者似非思慮便孜孜，非只懸想孜孜也。前日艱難與目前勤勞都在其中。皋陶問孜孜何道，禹但述昔日光景，照出今日一段艱難，使帝躍然得之言外。後文予創若時至帝其念哉，說纔盡首尾相應甚明。曰：「日者日月也，指自今以後之日。」言孜孜只是一勤字，且泛說勿侵下禹述治水先後本末正藏孜孜之意。

尚書華笈

虞夏書

三

在內非指治水之事為孜孜也洪水三句提起水害是承民未粒葛邦未又時乃治水之由予乘三句是治水始事予決三句是治水時事想還句是治水後事丞民二句以成功言庶鮮食庶艱食語脉正與乃粒應蓋言方治水時益烈山澤已與同奏隨刊之功而民竟無食即治水後稷降播種已與同奏樹藝之功而民尚艱食亦無食直至今日民乃始得粒食耳歷叙艱難困苦乏食之情以見即此一粒初非易得不可不日思也禹功專在治水而兩舉民食及化居者政在養民地平天成府事允治皆平水土中事也益掌山澤稷教播種是治水共事之官隨山刊木提

至盤益便養民食食海難也蓋鮮食山澤所獲九州自有先後之序非隨山已畢纔去導川也水必歸于海故先決九川以距海而後濬厥漕以距川焉川曰決畎漿曰濬濬者治水而深之也川不必濬但通其淤塞而已九川如江漢淮渭之類距者相抵之名故為至也非是各川不能至海故決九州之名川通之至海也小曰畎大曰漿皆田間水道旱則藉其容潦則藉其洩蓋旱阻而川水不入潦淫而漿水不出皆田之患也考工記云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甸同間廣尋深二仞謂之漕是畎遂溝洫漕皆通水之道也以小注大故畎注于遂遂至于溝溝至于洫乃以入漕漿入于川川入于海是畎內之水亦入海也惟言畎漿舉大小而略其餘川距海畎漿距川非第先大後小亦先卑後高九川以海為都畎漿以川為都不先決九川距海則有侵畎漿之分犯陵陸之位者矣何以治畎漿已決九川而不濬畎漿距川猶然不可稼穡也決川奚為決川距海正為畎漿計此處要突出決漿所至暨稷便播奏艱食尚未粒食也意稷則不特奏而又猶益決川之後土見則教民

播種暨稷播承畎治距川之下暨稷播當一讀謂逐越水土平處即行播種非待水土盡平也穀食曰穀言得之難也依傳益奏庶就解稷奏庶指民說報冀非一種鮮食非一物故名以庶字冠之進者引以取之之具與播之方也鮮食鮮血之食始無粒食全藉鮮食以爲養既即粒食而艱也猶兼鮮食以爲養見益奏猶夫初也非稷所掌還帶益來方分曉人皆知禹之功而禹言功不可以獨成暨益暨稷以共成之不特讓功于人且見事功難立之意書以益稷名篇此二句重看艱食奏而民稍稍居積矣然以乍興之利驟誦之以相通則民或自私自吝必復慙勉其民還有干無化其所居積之貨通商亦重慶之資也重穀不重貨還有無正是慙勉處還者轉輪貿易之謂化者彼此通融之謂積而無用則物而不化不變化不能成積積變化是改易之義故化爲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近水者居魚鹽近山者居林木也勉勸天下徒有之無者謂徙我所有往彼無鄉取彼所有以濟我之所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宜居積言此還者謂將物去不得空取彼物也慙還不蒙暨稷之文正司空事就禹命之說然承奏播二字來則因益司山澤稷掌土田慙還有無以山川澤之貨而易土田之粟粒也正謂上而說播奏庶艱

食鮮食下而說爲民乃粒中間却是慙還有無化居則農末相資而宮室衣服器物皆有所資所以說爲民乃粒慙還句最據力爲民二句舊只帶慙還句說大謬須總承四載以下來要知四載乘九川決畎潁澮泝既已非一日予既治之益暨之稷又暨之經營又非一人夫然後爲民乃粒萬邦作乂乃粒正是作乂須申看人非穀不生政由穀而就言天下由此穀爲治政之本也乃粒不是至此始粒食則前稷所播豈但種而不食乎是向之艱者易而人皆粒食也作乂禹貢以耕治言此以治功言見前此未興方今民既足食紀綱立而教化興如任土則壤服建官授文耆武皆是萬邦指侯國不指民後言十二師五長各地有功即作乂也乃粒乃字正見難處所謂今日方知有生也作字是萬邦向化之精神但肯因饑溺欲作而不能今幸六府既修共由化理中不敢頽然自廢了只乃粒作乂便是孜孜不須更說到保粒保乂上其咨甫絕于民微予尚在于耳正宜孜孜以圖知人安民之道予所以無可言也卓陶曰俞者然其成功之難不可不思日孜孜也師汝昌言要說帝始求昌言于汝汝回以爲予何言乃今述致治之難非但欲保此實有更進深意則雖云何言而言更何昌于此若開說便失之矣師兼君臣在內師他孜孜之



意非師以進言也。虞書昌言三見俱細大為是。前傳解盛德稍寬了。○帝曰來禹。皋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誠昌言也。然治道無窮。寧無更有可陳者。汝亦進昌言以告我。禹拜曰都美哉。其問稱帝啓其聽。皋陶所陳謨行之不盡。予更何言。予味皋陶思日贊贊之語。而有深惕于中者。惟思日孜孜而已。皋陶覺禹之辭未竟。歎而問曰。吁。汝孜孜者。如何。禹曰。生人艱苦之事。有盡惟艱苦之念難忘。昔者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以至下民。晷晷墊溺。困于水災。若此。庸有粒乎。而萬邦可知也。予承命治水。乃乘舟車。櫟楫之四載。以踐行險阻。隨山以度。水勢而刊。去其木。開道以通之。時水土未平。民乏粒食。乃與益教民。綱畝漁獵。進獸鳥獸魚鼈之肉于民。使食以充飽焉。于是先決九川之水。使距四海。而下者有所歸。次濬田間水道。若畎與澮之水。使至川焉。上者有所洩。時水患初平。又與稷教民播種之方。然耕種方始。粒食尚艱。仍進衆艱食之民。以鮮食焉。追夫水患既平。而山林川澤之利。皆興。因懋勉其民。徙所有之鳥獸魚鼈于所無之地。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而山林川澤之利。使得相通。以濟匱乏焉。然後庶民乃得粒食。由是萬邦之民。得以立綱紀。施政教。而興起治功。成功之難。如此。予所以思日孜孜也。皋陶曰。命汝言思日孜孜。將

此一言而利。丞民造萬邦于勿替。誠然實昌言也。我君臣當師法汝之昌言。禹言皆往事。皋陶達俞而師之。蓋已深領禹之心矣。

許氏曰。蔡傳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櫟。此從古注說。陸德明曰。輶丑倫反。櫟力追反。疏曰。史記河渠書。泥行蹈橈。山行即橋。徐廣注。橋一作輦。尸子云。山行乘輶。泥行乘輶。漢溝洫志。泥行乘輶。山則輶如浮。謂輶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韋昭謂。輶木器也。如今輶。牀以行也。又按夏本紀。泥土也。輶與輶為一物。輶與橋。輶為一物。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禹之治水。不但疏決江河。凡天下平土。皆制其井。畝疏為溝。洫以達于川。所謂畝洫者。即田間之畝。一同之洫也。所為溝洫者。即一井之溝。一成之洫也。是井田之制。自禹定之矣。然言治水而先之導山。何也。水者山之液。故山盤而水源出焉。地道以勾連為固。故山束而水之流壅焉。此所以隨山濬川。並奏與○說文云。粒。糲也。今人謂飯為粒。是米食曰粒。言是用米為食之名也。

慎位三節。上見禹陳慎位之謨。而契于帝。因詳位之所以慎。下帝發臣隣之咏。而契于禹。因俞臣之所以為鄰。說者乃謂禹責重在君。先之安止幾康。而後及弼直。帝責重在

臣故止咏臣鄰而不及交修須思四個欲字含安止在內  
明言政教禮樂何嘗遺了幾康○此節正欲帝之孜孜接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未竟之語非兩截也然至此方屬之  
帝禹自都而稱帝者言切于帝故其聽也帝字一讀與上  
節同不是連下文者言帝之在位當儆予之曰固知所謹  
矣今當乃粒作乂其可以無事而忽之乎慎內有視已粒  
若未粒視已又若未乂帝心自有密運之孜孜以潛消危  
殆者帝命之意與汝亦昌言相應在位在字宜細體位天  
位也天命所以治其民者也在位而不慎如天命民心何  
蓋天者吾心之所自出而民者吾心之所動處所以宜安

南書華齋

五卷

十

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動合民心以昭承天休也蓋此位  
當治安之餘承天人之眷使不密念交修以直通天人仍  
說不得慎位位是君位即是素位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皆  
所其無逸也一節要見慎意須是安止以善動動靜皆有  
止動靜皆當安幾者離靜入動之界難安易危之時尤宜  
妥當故以康幾勉帝若幾不康止便不安止既不安動自  
不善故康幾正以安止安止即以善動然止原合人已而  
成安止之君能有弼直則我惟無動動自不應以此不應  
之動昭受上帝安得不中命而休美之乎若是則可謂慎  
矣休者休其動非休以位此節專重安止善動蓋帝久在

位已當天休民應再意尤欲不應而中命耳須重看不字  
申字○慎乃在位含通節意在字宜玩君之位天民係焉  
慎之于祈祝天無以受也慎之于要結民無以應也其道  
在安止止在汝原屬固有況一中允執寧有機捏然或有  
意操持爭自然之本體須順適于汝止無事因獨澄有事  
亦不擾已扼動靜之界而幾正靜而方動之幾默察于神  
明若隱約而露其端此時一不自省便墮于危惟從幾處  
詳審中有一種明而不擾紛而自適之境界是幾之極適  
處即止之寧謐處惟求仍歸于安康通節重安止上止原  
是汝本體萬事根抵于此任他遷徙流轉而此自不遷故

南書華齋

五卷

十一

各止指至善言止處原自安非有止而更求安也若求安  
則將心覓心便非安然放他閒空又落寂滅乃汝于人難  
分明後不患不止只要心是汝本體為工夫蓋止與心  
為一故相安如人居安樂處心自安現成有的豈惟紛雜  
心當去併順適心亦當去如以湛靜求之則神必枯矣人  
心無無事時即靜坐時已有靜坐之一事譬之明鏡照物  
時固照不照物時亦照即閉之而中渠亦自有照處故論  
心動靜必有事焉須知安止是宅心其工夫在事上益人  
心之所止而欲安之在虛空中無處撈摸須就事物上理  
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者也時時應事時時無事隨緣調

適本自泰然所謂安止也安止是該貫動靜工夫惟幾惟康又就中提出喫緊者言幾康無兩層心之應事其起處至微所謂獨也事在心中萬起萬滅吾不慎其已發而慎其初萌所謂惟幾也心之應事如風過樹無一點留礙無一毫險阻方得妥帖吾于幾而省之纔起即覺覺之即化方得安穩所謂惟康也康字應安字新安陳氏謂知幾以圖康極是惟幾非但審之念慮之發而已乃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中間接續調停不息之處惟康者幾之成而不爭者也中庸所謂和者是幾即周子所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是蓋人心纔動便易差幾是動之初康是動之常幾

康意本一而本文下兩惟字幾幾之發不差便可討安穩然事之安處亦須有一番省察工夫故兩個惟字要分曉幾康總在心上看不可以安止屬心幾康屬事不可以安止爲靜幾康爲動安無意康有意而合于無意如滴水與波還歸水體感而遂通之時原是寂然不動蓋理與氣相乘一動便乘于氣便屬危幾故以幾求康方安常定之本體安止惟在幾處審幾又惟求仍歸于安頓而已省是當下便省非事過而後省也審省說得自然須非安字傳說審省二字不是訓惟字惟字之義與下惟動之惟同審幾而後能省其康不是審幾則自然康也康不但應安字

安止都應了省其康則必康而所處之事與心中所養之理相合矣孔子曰幾者動之微言之先見者也由吉之先見而窺極焉則無不康矣非二也今說書不識幾字之義解惟幾曰審其善與不善則解康字便說不去了亦曰省其安與不安謬矣戒懼中點出慎獨安止中點出幾康意正合惟一在惟精內惟康在惟幾內意正合窮直亦是安止幾康處這個安止在隱微毫髮之間則這個科繩亦在隱微毫髮之間故其窮自與他窮不同如今不安之象向存不安之規曰切規人所不知規纔叫是直若已危抗規非斯時所謂直矣必如此交惕纔完得這安止安止何所容窮但幾微動處稍有易習有君不自知而臣心先覺者此潛從幾處挽回非可以口舌爭也其字有味照合若身上卑陶謂允迪而後謨弼責君也今欲窮直必自其君致之也語意應前帝求昌言說須點出止有未安非幾則匡其可與幾非康則輔其至于康故不主承而主弼弼處正從危以防危故不曰弼謂曰弼直正言無阿明諄無忌窮以直之此亦慎位中事惟動三句總承上來以昭受又兼承丕應來已既幾康而弼又直則是惟不動動必即天理之安合人心之公而無毫釐之差故不應俟志動字內合幾康不可說幾康屬已一邊動屬民一邊動字與止字



相照緣止得動動即是止惟是天下心先爲君心所攝以共揣安中必有此變化固有未動而民已神慙之者不應人人皆應志在動先後者不應之神謂君志在此而民之趨赴已在于先不待號令之加也後志此不應源一層說特以見不應之神受有何不昭反暗于看然安止去邪受與圖謀天命隔得幾許只在天不能捨安止上看動處亦是止不應處亦是安以字根安止幾康來人心恬愉之趣卽上帝引逸之機天正是此心之原吾心之所止乃天之所相協吾能安止是天以此命授我我以此理仰承不曰受天而曰受帝帝以理言無私受也申命者前已得天

之意而括以慎位之一言故帝聞之而曰俞有令乎求事之虛衷也禹又推所以謹在位之意曰慎位之道不外君心汝心中境有寂感而善體不遷此之謂止當安汝心之止純乎至善之地而不遷然止之方動不曰幾乎動而不離其所止斯常安又須惟幾以審其端之方兆幾之安處不曰康乎安而適得其所安斯無不止又須惟康以省其幾之咸宜事心如此宜無藉于輔弼者而其躬又以有常之心抱危明之慮凡所開導無不直焉以臣心之直卽合于君心之止而止有不安乎若是則是惟無動動則四方無不丕應民固有先從我志者以此道昭然承受于上帝天不特命之以位其中重命之而用休美于帝躬乎是君位繫天民之重而所以謹在位者固在帝之一心而非可求之于外也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譏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屬之格則承之庸之否

則威之

帝威弱直之語而求助于臣。雖臣字就弱字生來，鄰字就直字生來，須知要歸到慎乃在位上。蓋上節安汝止以下，是終帝慎乃在位之意，乃責難于君。此節帝遂嘆臣爲我，鄰鄰在我臣，要上下一般說話，方是咏嘆見我之慎正資弱之直也。○帝曰吁者，意欲歸重于臣也。臣爲我下，鄰則我並說臣是鄰，相友已切，又倒一轉，倚賴更深，重鄰上四哉字，煞有無窮屬望。觀下二節，只重鄰字，則臣鄰須直說，不宜對言臣哉鄰哉，有是人，有是職也。鄰哉臣哉，以是職在，是人也。活看要得咏嘆口氣，而弱直之意自見。凡咏嘆者，皆意在言外。若云臣當鄰，鄰方是臣，則是戒勉之詞，非咏嘆矣。由弱直之義思之，君無鄰則孤，禹所稱窮者，非臣哉其卽我之鄰哉。前後左右之環事朝夕頃刻之審適，有萃之義。有此之象，有中孚之情，不但親之且助之。而此親之助之之鄰，誰屬哉？非卽在此輔弼之臣哉。道相隣故聲勢相攝，故此情相屬。故字有不吝不盡其直者，不應昭受事獨有位者之責。說到此向貴君之慎者，不得不及而自慎。孜孜益不容已，鄰之一字，自帝取義，其旨深長。然臣之所以能爲鄰者，必從安止幾康得來。故禹亦不多言直應之曰，俞而責難之意已深矣，不必以臣貼弱鄰貼直，至于

十六

建節弱直方照

周禮遷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鄒，五鄒爲鄉。五鄒爲縣，五縣爲遂，鄒長五家，則一人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通鑑外紀云：黃帝以井一爲鄰，鄰二爲朋。○晉書云：堯制八家爲鄰，三鄰爲朋。○周禮大司徒曰：五家爲比，遷人曰五家爲鄰。考之則在郊內者謂之比，在郊外者謂之鄰。釋文皆訓爲近，鄭玄云：異其名者，示相變耳。

此帝因禹責已慎位而發一鄰字，鄰自位生。見君非孤立之位，惟臣爲夾輔之鄰。然鄰不但如家之相比，直如體之相須。故詳鄰之義曰：作朕股肱耳目，朕無股肱，臣運行卽其股肱，無耳目，臣視聽卽其耳目。所謂比附近鄰斯爲切至，作不以形以神也。四予欲字對四汝字，言予欲如此，則汝如此，是形骸股體俱非已有，盡把做了君的，而堂簾已合爲一體矣。若謂臣爲君用猶二也，禹言止，帝言欲，欲卽止之動幾。臣之從欲猶股肱耳目之從心，篇末元首股肱以上下言此，以內外言，喻各有當耳。已身之禹任之，不是資禹助我，分明將禹就做了我。四汝字雖指禹不作，勉禹要與要爲要，明要聽說此俱是見成之事，分守之常，特與以明君臣相須之殷。臣所以爲鄰之義耳。責望禹全在下

十七

師股肱耳目分配翼為明聽者翼即左右也為節宣力也  
明即觀聽即聞也四欲字重聖人望治心無窮須比當時  
景象更進一步賈誼云民之言與也氓之言有也惟上之  
所扶而以之左右如替之有相詔之不明即陷入坑塹蔡  
傳引孟子輔翼主教言左右者勞來匡直也扶持引掖必  
資于手故曰左右切作肱說下左右其上乃是常事今于  
吾所有之民而吾左右之則是民為主而君為輔矣可想  
聖人重民之旨凡粒食後新有之民或懦不能立作又後  
可永有之民或鈍未能趨吾欲左右之惟藉汝翼是汝之  
翼使民趨向有依猶隔竟使君匡扶自展始親耳汝翼即  
左右之變文助民復性非助君也力者勵精圖治之意宣  
者達吾之精神于四方使無不至也四方治理方開乘其  
開宜用宣揚之力然化工尚墜憂其墜宜用宣導之力予  
欲宣力即藉汝為是汝之為僅就四方運量猶踈直令君  
學盡宣暢始切耳宣力切作股說以政言不專是養為者  
君行意臣行事處處料理即宣力之變文觀古人二段主  
禮樂言兩欲字直貫到作服五言兩以字與兩欲字應禮  
不止于章服此特舉其大者觀字即下明之換字象者取  
像即下十二章古人之象雖包得日月以下物象然日月  
以下非必指古人言也衣裳創自黃帝黃帝堯舜垂衣裳

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象不重物象重象德意日月星辰  
無不照臨天子之象山出雲雨生萬物龍行天澤物皆君  
德然所主有方所及有限公侯之象華蟲雉也五色皆備  
取其文也此六者繪之于衣上衣曰繪繪上衣者合陽氣  
輕清而上浮象天作會是繪畫事宗彝宗廟之尊辟盛德  
昭者有六舜虎雉各居一虎取其義雉取其智會舜于衣  
祭祀之舜尊刻虎雉于上取祭祀之孝非取虎雉之孝也  
藻之藻火之明米之養斧之斷兩已相背取背惡向善之  
辨此六者統以為繡施之于裳下裳曰繡合陰氣有質而  
下綬象地繡繡是針線事衣之六章日月為尊裳之六章  
繡繡為尊繡云衣在上為陽陽統于上故衣序自上而下  
日月尊在上餘則以次而列于下裳在下為陰陰統于下  
故裳序自下而上繡繡尊在下餘則以次而列于上要分  
曉采者繪繡之具一色各一采五采五種華采之物藍丹  
硃粉墨之類是色者繡帛之文合五采而成色以采着色  
故曰章施施其彩以彰明之五色采施之為青赤黃白黑  
也采施于繡帛曰色其實一也彰施承上會繡言猶云會  
繡而用五采以章施為五色也作服者制為衣裳也明者  
明其等威服以章德德有隆殺故章數有多寡如天子十  
二章諸侯九章之類十二章天子全服諸侯九章則白山



龍起至黼黻士服華火不得服粉米大夫粉米兼服華火天子有升龍有降龍上公衮無升龍七章無山龍五章無華蟲與火三章無宗彝藻一章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所謂上可兼下下不得兼上也觀象要言古人二字古人之象皆有意義曰繪曰繡曰采色未免文章絢赫故有太古朴茂之思明者明古人之意重辨其賢不重辨其服然徒以服之象德不濫而已則掄材時品藻已定何必尚明明非明其禮意衣服所以彰彰有德或非其稱不明孰甚焉先說彰施後說汝明明字正關彰施如云古人番衣裳以治天下而禮制存焉其法象可考也予欲于此觀之上則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之繪于衣下則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之繡于裳以五采雜施于繪帛之間以爲五色而作衣裳之服焉雖作朕目彰施辨德非汝其孰明之間字卽下聽之換字律聲音統言樂不可分開聲音之道以六爲首以陰陽之節爲度是故一歲十二月分而爲陰陽各六月是以聲音之器十二鐘鐘當一月其六鐘陰聲六鐘陽聲聲之術律是而出故謂之六律六律和五聲之調以發陰陽天地人之清聲而內合六法之道是故五聲宮商角徵羽唱和相應而調和調和而成理謂之音聞只聞八音在治忽且虛直歸到以山納五言上予欲聞六律之和乎五聲五聲

之被于八音者或和或乖以察政之治忽必以朝廷所出之五言而察君德以民間所納之五言而察民風謂凡協于五聲者播之律呂之間以爲樂章而驗其和不和也其文勢正該如此非倒句也言必精之聲律則意味長但一捨則聞者只聞其樂不暇究樂中所奏故聞樂必究其本而以出納五言也五言播之于樂就在樂中故聞字直貫至此句不可另說言非有五以其被于五聲固以爲五時說五言止于九叙之歡是遺却出字了無常相倚之說又把治忽說在樂之外不知這治忽卽在五言中見得是已然事非未然事益世雖極治樂雖寫其大和帝心帝恐樂有未和原于政之忽故憺憺命禹察之察治忽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不曰治亂而曰治忽者忽者亂之幾也此句是足上句意樂和則政和可聞樂而察其治樂乖則政乖可聞樂而察其忽汝聽中雖有治則係其成忽則更其化意須令說蓋治不遽亂其開亂之始只在倏忽轉移之際如察治亂必于世道之大而察治忽必于人心之微繪絳風謠無意自返雖治際無虞而忽幾隱兆故予欲卽聞爲察從受響傳聲處潛領朝野轉換之機有卽汝能聽爲予察之暢欲者問樂察治忽必以詩歌爲定準如季札觀樂而知盛衰歌周南召南則

知勤而不怨歌鄭則知其細已甚之類出納五言樂中之詩也予欲聞樂察政把這樂中之詩而察之也五言非聲也歌以咏之而後其聲出五聲非音也律以和之而後其音成八音即樂也其不言作者省文耳六律五聲八音只當作樂二字如上月月星辰至五色亦只說得作服二字服有尊卑貴賤之等衣裳在笥施予宜得故欲汝明樂有垂和愉佛之情金石非器治亂山分故欲汝聽視聽耳目之職聰明耳目之德欲盡其德須令各效其職而後職則必稟命于心心有所欲耳目自然從令未有志帥而氣不從者故舜子已說欲觀欲聞以禹為耳目則說汝明汝聰

尚書章句

虞益發

五卷

尚書章句

虞益發

五卷

虞書作服天子自日月而下十二章天之數不過十二故王者制作皆以十二象天也至周則升三辰于旂而衣五章裳四章是為九章日月星為三辰辰即時也三者皆示人時節故並稱辰為傳言此者以辰在星下○茅伯符曰孔傳作會宗舜進讀云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宗廟舜傳亦以

山龍華蟲為飾正義謂周禮有山龍鳳為飾舜知舜傳亦畫之以為飾鄭玄云會讀為繪宗舜謂宗廟之鬱也樽也虞夏以上蓋取虎舜雖變而已周禮宗廟舜器有虎舜雖舜因以宗舜為虎雖而未詳其義考爾雅雌中鼻而長尾郭璞注似獬廌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未有岐鼻向上雨即自懸于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則虎雌似是二物或謂虎取其猛雌取其智近聞吳氏類鈔云貴州思南有甌峰在深山中產一種獸形類獬廌而自毛巢于高樹老者直居上鮮出其子孫以次巢下枝每出覓得果物輒傳致其上老者已食眾乃敢食名曰宗舜即所謂虎雌正與蔡傳虎雌取其孝意合而宗舜之解益煥然矣○正義曰詩云魚在在藻是藻為水草草類多矣獨取此草者謂此草有文故也火為火字謂刺繡為火字也考功記云火以圍鄭司農云謂圓形似火也鄭玄云形如半環然記是後人所作何必能得其真今之服章繡為火字者如孔所說也粉若粟米者粉之在粟其狀如冰米若聚米者刺繡為文類聚米形也○湛若水曰繡為斧形鐵黑而及白如此心之剛斷柔而無剛亦足召配半白半黑者即天時之秋冬地之西北二者之間乃乾之次合于天道非出于人為繡形

兩已相背其色半黑半青北黑東青東北艮位萬物之所成終成始是為冬春之際一歲之分象此心之辯察是是非非也○締讀為背背缺也○十二律各具五聲數多而濁者大少而清者細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徵之聲清于角角之聲清于商惟五聲相比而成文故曰文之于五聲然五聲寓于八音金石土為陰陰地推其所始是以先金石而後土匏竹木為陽陽順序其所生是以先匏竹而後木革絲居陰陽之正是以先革而後絲故曰皆播之以八音○十二月旋相為六十聲八十四調其法周五音生二變因變徵為正徵因變宮為清宮

七音起黃鍾終南呂迭為綱紀黃鍾之律管長九寸五子中宮土半之四寸五分與清宮合五音之首也加以二變循環無間故一宮二商三角四變徵五徵六羽七變宮其聲繇濁至清為一均凡十二宮謂皆正宮也正宮聲之下無復濁音故五音以宮為尊十二商謂調有下聲一謂宮也十二角謂調有下聲二宮商也十二徵謂調有下聲三宮商角也十二羽謂調有下聲四宮商角徵也十二變徵謂居角音之後正徵之前十二變宮謂在羽音之後清宮之前雅樂成調無出七聲本官通相用唯樂章則隨變定均合以笙磬節以鐘鼓○旋宮

之法以律經辰丑生七音凡宮為上平商為下平角為入徵為上羽為去一律五音倫比無間兼之二變神理自然○宮羽之中聲為清角商羽之中聲為流徵移宮換羽角必返宮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水木復返土七始皆自中聲往也○金石為眾音之綱絲竹匏土包括于中而革木二音無當于五聲十二律故居最末而為眾音之節審音之難不在于聲而在于律律不在于宮而在于黃鍾○東方者萬物立止焉故調以徵南方者萬物華羽焉故調以羽西方者萬物成章焉故調以商北方者萬物藏錄焉故調以角中央者太一之位百神仰制焉故調以宮道以為先舉載神明華天上揚本出黃鍾所始為東方萬物唯隆○凡聽徵如負豕豕凡聽羽如鳴鳥在樹凡聽宮如牛鳴窻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間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理○金生於土而別於土其卦則兌其方則西其時則秋其風曰兌其律南呂其聲商羽其音則鏗秋之氣

之法以律經辰互生七音凡宮爲上平商爲下平角爲  
入徵爲上羽爲去一律五音倫比無間兼之二變神氣  
自然○聖人造律生聲本候天地十二月之中氣以生  
氣應聲和立之爲律律以律十二月之氣也彼天地氣  
機運行神莫可測匪律曷由律之太空寥廓忽觸而生  
聲天之風雷地之草木人之鼻口咸有聲出焉則夫聲  
者氣所託也氣無形形于有形是故有律候之然後數  
形而聲乃可成焉是神使氣氣就形而生聲聲成氣和  
一天符也蓋始以十二月之氣定律繼以十二律之律  
律歲良以大造氣機有此限度聖人因其度循其義一  
以定之是以曆之爲曆援律可知太史公曰律曆天所  
以通五行八正即八節也之氣以成熟萬物者也律曆不相  
離是以言律而曆明言聲則氣協故茂叔曰聖人作樂  
以宣八風之氣風者天地之竅之所出氣之所從以舒  
蕩而披拂也亦猶律之有竅而聲隨以出以之清濁輕  
重其聲者也是以春夏秋冬于茲成焉至其中之有分  
至短長先後舒慘滲速森若紀律則以日月五行隨天  
而運其運行所經歷與所次舍節界如茲故書曰七正  
二十八舍夫舍言宿也次也言運行至此爲次舍也舍  
舒氣也今從一氣運日月五星而行之序言之則一歲

之中始一陽兆廣莫風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言陽氣  
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故曰廣莫東至于平虛虛者能實能  
虛言陽氣冬則死音藏藏于虛日冬至而一陰下藏一  
陽上舒故曰虛也東至于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  
未相離尚相如否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鍾黃  
鍾者陽氣施種子黃泉而出也其于十二子爲子子滋  
也萬物滋萌于下也其于十母則爲壬癸壬任也言陽  
氣任養萬物于下也癸揆也言萬物可揆度音也東至  
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冒也言地雖  
凍能冒而生也又牛耕植種萬物也東至于建星者建  
諸生也十二月律中大呂呂旅也言陰陽大呂助黃鍾  
宜氣而牙物也其于十二子爲丑丑紐也言陽氣在  
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也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之  
言條治萬物而出之南至于箕箕者言萬物根棋音  
故曰箕正月也律中泰族泰族者萬物候生也又簇奏  
也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于十二子爲寅寅者慳也音  
積慳斥也正月陽氣動黃泉欲出而陰尚強象六切交  
聲也 不達積寅于下也又物始生而蟬音然蟬寒蟬也  
言蟬蛻相繼生也又噴土精也黃帝以土德王音而地  
噴見其大五六圓其長十餘丈言土氣方王而生物也

故曰寅南至于是言萬物始生如尾也南至于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也南至于房房者言萬物門戶也至于門則出矣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庶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夾鍾夾鍾者言陰陽夾助大簇宜四方之氣而出種物蓋陰陽相夾剛之時也剛之為言雜也間去也次也其于十二子為卯卯之為言茂也言萬物茂也其于十好為甲乙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南至于氐氐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于亢亢者言萬物亢見也南至于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洗者潔也姑洗言陽氣洗物辜潔之而物洗生也辜之為言必也言必使之潔也其于十二子為辰辰言物之振也言萬物至此而振美也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軋軋者言萬物益大而軋軋然西至于翼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仲呂仲呂者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其于十二子為巳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西至于七星七星者陽數成于七故曰七星西至于張張者言萬物皆張也西至于注注者味也鳥之喙也柳為鳥喙言萬物始衰陽氣下注若鳥喙之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中蕤賓蕤賓者陰氣初小及曰蕤賓陽不為主用事故曰賓景風

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其于十二子為午午者陰陽交午故曰午其于十母為丙丁丙者言陽道著明丁者言萬物之丁壯物無久盛之理故摧落之氣競起相迂而西至孤孤者言萬物之吳落且就死也吳落凋也又曰桑落言桑弱似死也西至于狼狼者言萬物可度量斷萬物量平聲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沈沈音萬物氣也六月也律中林鍾林鍾者言萬物就死也故易曰說言乎兌北至于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于參參者言萬物可參也參為白虎宿三星以三相參又主殺伐故謂之參七月也律中夷則夷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陽夷當傷之物也則于十二子為申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北至于濁星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北至于留留星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八月也律中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萬物而陽氣之旅入藏也其于十二子為酉酉者萬物之老也卯為春門萬物已去酉為秋門萬物已入成熟之時故曰老也閭闔風居西方閭者昌也闔者藏也言陽氣道音萬物闔黃泉也其于十母為庚辛庚者言陰氣庚物辛者言萬物之辛生也又辛為痛泣萬物方盛

初見斷制故辛補也北至于胃胃者言陽氣就藏皆胃  
胃也胃于天為天倉夫倉藏物者也北至于婁婁者呼  
萬物且內之也故婁于天官為聚眾謂納物也北至于奎奎者主壽繫殺萬物奎而藏之九月也律中無射  
無射者陰盛用事陽氣無餘也奎于天官為滿瀆滿瀆  
坎象也水氣流行于此故為陰用事又射脈也言陽氣  
窕物而使陰氣卑剝落之終而復始無脈已也故曰無  
射其于十二子為戌戌者言萬物盡滅也不周風居于  
西北主殺生言其不與物相周旋而殺之也東壁居于  
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于營室營室者主營胎陽  
氣而產之東至于危危晚也不安也言陽之危晚故曰  
危十月也律中應鍾鍾者種也應者言陰氣應無射  
該滅萬物而離陽閔後種外閉閔者藏塞也陽氣之應  
不用事也其于十二子為亥亥該也陽氣盡藏下故曰  
亥以上凡言至皆日月所至所謂經歷次舍者漢書律  
歷志曰陰陽合德氣終于子則雖有十一月亦一子氣  
之布層景鳳曰六十甲子曆也納音律也支干納音之  
別也此天地自然之數呈之乎河圖洛書者河圖生數  
也生者左旋故以中央之土而生西方之金西方之金  
而生北方之水北方之水而生東方之木東方之木而

生南方之火南方之火而復生中央之土洛書尅數也  
尅者右轉故以中央之土而尅北與西北之水北與西  
北之水而尅西與西南之火西與西南之火而尅南與  
東南之金南與東南之金而尅東與東北之木東與東  
北之木而又尅中央之土此生尅自然之土亦非人力  
可以損益者陳希夷云天干始甲而終于癸者河圖生  
成之數也地支起子而終于亥者洛書奇偶之數也陽  
自復始六變而乾陽備陰自姤始六變而坤陰成合二  
六之數而十二辰也夫甲丙戊庚壬陽幹也子寅辰午  
申戌陽支也乙丁巳辛癸陰幹也丑卯巳未酉亥陰支  
也法以陽干配陽支陰干配陰支猶木之有幹而有支  
雖所論與堯夫支干之配不同然此正以待堯夫所配  
之用者蓋先以陽干配陽支共成一陽物以陰干配陰  
支共成一陰物然後得以陽物納陰物而為婦耳堪輿  
家納音法則自甲子為首以六甲五子甲子丙子戊子  
庚子壬子次第推排而盡于癸亥仍以支幹之本數而  
計其成摠成數幹之若干然後以五數除之不滿五者  
以為奇零謂之餘以其餘作納音猶易揲著以歸奇立  
卦生爻也餘零一則屬火零二屬土零三屬水零四屬  
金零五屬水水火土本無聲而金最有聲故納音先之



鑄而爲器音聲彰焉其支幹本數卽瑤柱堂所載甲巳  
子午九乙庚丑未八六數其法亦與瑤柱及予所宜叙  
同弟予稍詳言之此則括數語爲起例亦要訣也故并  
錄焉納音法具矣審此則相生相尅之故無不通故諸  
家無能外焉○祿命家納音所推排某金某木之說亦  
殊有理其首句云甲子乙丑海中金而辨之曰甲屬木  
固也顧是時支干水木原未有名卽謂之金而金有五  
未分知爲何金乎乃爲分之原其所以而名之曰海中  
金良以物之生必先有胎而後有形天一固生水矣要  
必有金水乃有所從生故天一生水乾金生亥子也雖  
無金形畢竟由金之氣而主既爲江湖又是習坎不曰  
海中之金而何且也天干甲乙之木爲四時之首而木  
又藉水而生有金則水有受生之地有水則木得生故  
甲子始于海中之金而終于大游之水是知天地兆端  
金最先焉沈約宋書天文志云凡五行相生于金是故  
百川發源皆出于山第祿命家所辨則先天未形之金  
此志所云云則後天已形金也韓氏金剛不化則謂未  
地消盡金剛獨存卒以生天生地釋此則天一之水爲  
未形之金所生九信張平叔云七返九還金液大丹者  
七乃火數九乃金數以火鍊金返本還源謂之金丹矣

丹而名之金金而指之爲液豈所謂無形之金者歟  
惟無形故爲金之至妙而能生水一成為形卽滯于形  
爲死金矣在人身則精之至而真之極者乎世俗稱金  
不曰堅金卽曰精金不曰精金卽云真金有以也以故  
其妙不但爲萬物生氣之始而洪範五行傳又有云金  
者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箕範金曰從革天地有  
形之大必以西方之金革而之無金不信爲死之始也  
銷無既極又乃革無之有而生水金不又爲生之始乎  
○上天之載聲臭俱無一動便有聲臭天下有聲之物  
金最著若宜爲天一生金而乃生水何也水亦有聲水  
之聲則金也金爲生氣最先故堪輿家有分金之說而  
納音起焉○天干地支不配則不生不成其何以致天  
地之用如甲陽之干子陽之辰上下相臨皆陽則亢而  
無以兆其和故取乙丑爲妻乙丑干辰皆陰也于是甲  
子隔八位下生壬申金又隔八位生庚辰金按此卽術  
家納音之說然實天地造化自然妙用非由組合而成  
漢書律曆志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昌  
生子天地之情也凡異類爲子母如黃鍾生林鍾是也  
同類爲夫婦如黃鍾以大呂爲妻是也志雖言律然其  
配合于支干則一虞翻曰乾坤五貴三賤故定位艮兌



同氣相求故通氣震巽同聲相應故相薄坎戊離巳月三十日一會于壬故不相射坤消從午至亥故順乾息從子至巳故逆蓋納甲卦氣之說其五行分配一與夷同吳臨川曰漢時渾天納甲以寅卯二支爲木巳午二支爲火申酉二支爲金亥子二支爲水辰戌丑未四支爲土後世所謂納音者每支五行備而每行周乎十二支卽今之甲子是也予嘗謂納甲五行猶先天之卦且納音五行有某金某木云云此不知誰始疑末世術家猥瑣所爲今以走所錄海中金云云豈猥瑣者之能道哉大歸言當于理卽不可謂鑿彼金之爲金又豈但爲聲氣之元始大本爾哉是以自昔聖人造律必首得黃鍾以爲律本而堪輿家推以入用則以分金六十位定布于二十四位以正五行爲各宮主以大五行爲經緯察分金胎養衰死之氣以定孤虛旺相之卦勿謂小術造化不在也劉昭曰伏羲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鍾夫聲氣在天地間一而已以律清濁先後異焉凡聲之濁氣之先至律之長爲之也聲之清氣之後至律之短爲之也顧極短極長則聲不成而氣乖顏師古曰逸書云先其筭命此言王者統業先立筭數以命百事也黃鍾數始于一而三之三

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焉一不係之黃鍾何也夫大乙先天地立同天地判天地生來所自有也無數則黃鍾無從起無黃鍾則度量衡無從起師古此言益謂黃鍾由數得也周嘉量者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生于黃鍾之容以子穀和黍中者一千二百黍實其合以井水準其概以度數實其容合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合音約合會兩合也漢銅斛銘律嘉量方尺圓其外旁九釐五毫容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范蜀公曰方尺者八寸之尺深尺者十寸之尺不謂也○黃鍾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然損益相生本于黃鍾全數具于十二辰之數十二辰之數本于三以歷之而得然所以必三歷十二辰者何也前漢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元始也始氣獨一而已故曰中氣始行而動于子子一函三故以一三歷丑而丑得三丑以三三歷寅故寅得九寅以九三歷卯故卯得二十七卯以二七三歷辰故辰得八十一辰以八十一三歷巳故巳得二百四十三巳以二百四十三三歷午故午得七百二十九午以七百二十九三歷未故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未以二千一百八十七三歷申故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申以六千五百六十一三歷酉故酉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酉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三歷戌故

戊得五萬九千四十九戌以五萬九千四十九三厘  
故亥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起子終亥而十二  
辰之數窮自一至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十二  
律損益相生之本立故曰黃鍾全數為黃鍾之實至其  
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全數中如卯三九二十七  
辰九九八十一等亦又並符九數此數法自然之妙非  
人所能加減由是以子一析此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  
十七為三分則每分五萬九千四十九丑于三分之中  
得其二為十一萬八千九十八積六寸為林鍾此黃鍾  
之實三分損一下生林鍾也以千一析此為九分則每  
分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寅于九分之中得其八于  
林鍾實三分外益一分則是于黃鍾實為兩三分外各  
益一分矣故為九分中得八為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  
四積八寸為太簇此林鍾之實三分益一上生太簇自  
卯而下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  
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鍾夾鍾生無  
射無射生仲呂並因此法推之是十一律之相生一月  
一至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生之故云黃鍾全數  
為損益相生之本○所謂陰數以倍為三分本律而損  
其一者損其一則為二二者一之倍也二是倍其一此

丑所以三分得二陽數以四為三分本律而益其益者  
益其一則四矣八是四其二此寅所以九分得八陰不  
足不得不損陽有餘不得不益黃鍾全數所以立損益  
相生之體損益相生所以達黃鍾全數之用○損益即  
損益本律之數如林鍾益一益林鍾之數也太簇損一  
損太簇之數也凡損下生凡益上生○黃鍾生十一律  
既云六陽辰皆下生六陰辰皆上生陰數倍其實陽數  
四其實而自蕤賓以後陽反上生陰反下生陽反倍其  
實陰反四其實何也曰此以象天地之氣也蓋律自黃  
鍾至姑洗陽之陽也自林鍾至應鍾陰之陰也陽之陽  
陰之陰則是陽息陰消之時故陽常下生而有餘陰常  
上生而不足也自蕤賓至無射則陰之陽也自大呂至  
仲呂則陽之陰也陰之陽陽之陰則為陽消陰息之時  
故陽常上生而不足陰常下生而有餘也是陽下生陰  
上生者猶易之剛柔立本陰下生陽上生者猶易之變  
通以趨時○何以謂陰之陽陽之陰蕤賓夷則無射雖  
名陽而實陰之陽也大呂夾鍾仲呂雖名陰而實陽之  
陰也蓋十二辰子寅辰午申戌雖皆陽辰而實陽之中  
有陰丑卯巳未酉亥雖皆陰辰而實陰之中有陽其林  
鍾在未南呂在呂應鍾在亥則為陰陰故止用陰損陽

一以下生之正法至大呂在丑夾鍾在卯仲呂在巳  
爲陰陰故從陽益陰一以上生之法然大呂夾鍾仲呂  
所以必從陽益之上生者何也蓋大呂千黃鍾全數以  
三歷十二辰內爲未千黃鍾全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  
之中止得一千二十四僅爲大呂半律之數吹之用半  
數則聲和候之而氣又不應故必益蕤賓之一而使居  
丑始得其全然後以之候氣而氣應夫陽既益陰則陰  
有餘矣故又必損一以下生如此則陰中有陽陽中有  
陰律所爲和其夾鍾仲呂類此觀此則陰從陽之陽亦  
陰中陽耳○律止于十二者黃鍾生十一律自仲呂以  
上諸律以三分損益之其數皆合而可行至于仲呂之  
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則不盡二算是其數  
已窮而不可行故止○昔師曠驟歌北風又歌南風服  
氏注北風無射夾鍾以南北風姑洗南呂以南律是候  
氣之管氣卽風也古人始以候氣定律既以吹律宣氣  
○淮南子曰規始于一一不生故分爲陰陽陰陽和合  
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參物三三  
如九故黃鍾之九寸而官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  
故黃鍾之數立○律所以候氣應者陰陽之氣距九面  
各有淺深而律之長短制如其數故以之候氣而氣應

十二律應十二月閏月不以候氣者蓋律管候地下之  
氣必至中氣而始應閏月非正月無中氣不應故不以  
候管以補正日月數之不足者而已猶變律非正律中  
聲故不爲官亦特以補正律聲音之不足者而已○何  
謂中氣曰天氣先至故十二節氣常先半月先時故非  
中況此時但有天氣而地之氣未至故必待地氣至而  
後可以言中地氣後至故十二中氣常後半月律管所  
以候地下之氣故至中氣始應○夫以三歷十二辰黃  
鍾全數損益所生言之既以黃鍾爲子林鍾爲丑太簇  
爲寅南呂爲卯姑洗爲辰應鍾爲巳蕤賓爲午大呂爲  
未夷則爲申夾鍾爲酉無射爲戌仲呂爲亥矣及以應  
十二月之氣則黃鍾子十一月大呂丑十二月太簇寅  
正月夾鍾卯二月姑洗辰三月仲呂巳四月蕤賓午五  
月林鍾未六月夷則申七月南呂酉八月無射戌九月  
應鍾亥十月乃又以林鍾爲未大呂爲丑此何也蓋六  
陽辰則當位自得六陰辰則居其衝也丑與未衝夫是  
以林鍾丑居未而大呂未居丑其南呂卯與夾鍾酉衝  
仲呂亥與應鍾巳衝相居倣此蓋以黃鍾林鍾大簇南  
呂姑洗應鍾蕤賓大呂夷則夾鍾無射仲呂爲次者黃  
鍾損益生十二律旋宮之序所謂立本者也以黃鍾大

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  
爲次者陽得位陰居衝以應十二月之氣以生五聲二  
變之序所謂趨時者也以此經緯錯綜變化不期而律  
自合焉○樂有變律者蓋十二律各自爲官以至五聲  
二變其黃鍾林鍾太簇南呂姑洗應鍾六律則能具足  
至蕤賓大呂夷則夾鍾無射仲呂六律則取黃鍾林鍾  
太簇南呂姑洗應鍾六律之聲也此六律所以有不足  
而致取聲何也蓋十二律相役每一律役六律始自黃  
鍾終于仲呂以本律爲官一宮二徵三商四羽五角六  
變宮七變徵唯黃鍾而用至蕤賓林鍾而用至大呂六  
變宮七變徵唯黃鍾而用至蕤賓林鍾而用至大呂六  
族而用至夷則南呂而用至夾鍾姑洗而用至無射應  
鍾而用至仲呂則正律以窮窮則未免有不足不足則  
不能不爲法以通其變故至蕤賓然後用黃鍾爲變徵  
大呂用黃鍾爲變宮林鍾爲變徵夷則取黃鍾爲角林  
鍾爲變宮太簇爲變徵夾鍾取黃鍾爲羽林鍾爲角太  
簇爲變宮南呂爲變徵無射取黃鍾爲商林鍾爲羽太  
簇爲角南呂爲變宮姑洗爲變徵仲呂取黃鍾爲徵林  
鍾爲商太簇爲羽南呂爲角姑洗爲變宮應鍾爲變徵  
以其取之時少下不和故有變律變律者其聲近正少  
高于正律者也下六律所以取上六律少下不和者何

也蓋樂聲之下在于三分損益而蕤賓下六律各自爲  
官取黃鍾上六律爲徵商角羽變宮變徵過接之時黃  
鍾上六律稍長蕤賓下六律稍短或全或半皆不合三  
分損益之數惟其稍長不合下六律三分損益之數故  
其聲亦少下不和是以必變上六律使少短而與下適  
也其變律仲呂再生黃鍾變九寸爲八寸七分林鍾太  
簇以下各以漸稍短類此○下六律役上六律所以不  
合上六律本然損益之數何也蓋律呂之數往而不返  
十二律皆黃鍾九寸一氣損益之變其管皆自長而漸  
短不能自短而漸長如黃鍾首下生林鍾林鍾首下生  
太簇太簇比黃鍾管已短一寸則餘又以漸短可知惟  
以漸而短是以相役之道皆自上而下不能自下而上  
以上律役下律則或全或半皆順而和以下律役上律  
則或全或半皆戾而不和此所以有變律之法然變止  
于六何也蓋變律至于應鍾則十二律七聲循環相役  
已遍數至此已窮窮故不可復有所加公孫崇不知此  
故止以十二律云旋相爲宮自應鍾未免不足京房雖知  
之却又不知變律之數止于六者而以仲呂再生別名  
執始轉生四十八律以至于三分損益不足之筭遂或  
增之或棄之故數不合而不能成律○變律不爲官者

變律非正律特形以助下六律聲音之不足者而已京  
房乃以變律爲官故有轉生四十八律之多此其奇矣  
所以卒至紊亂不可紀算○變律不爲官此正律呂正  
變黃鍾之別或曰變律首黃鍾黃鍾君象也爲官何傷  
曰黃鍾雖君然既變其本體以半律爲蕤賓則亦正律  
之役非黃鍾之正而不復可爲官矣或又曰既云黃鍾  
不爲他律役矣若此大呂以黃鍾爲變官夾鍾以黃鍾  
爲羽之類亦役黃鍾也曰大呂變官之類雖並用黃鍾  
爲之然皆自用變律半聲非復黃鍾正音惟非黃鍾正  
音則名借而實非黃鍾矣既曰實非則黃鍾本正自在  
何曾爲我用也茲其所以最尊匪餘律之得班歟○夫  
陽自得位陰居其衝候氣法也以此候氣則以此生聲  
○凡聲皆天地之陽氣故五聲之度合天地升陽之度  
然必律管之能應氣者始能宣其氣而爲聲聲有清濁  
高下爲音音各得其分無太過不及爲均均平和暢然  
後可以謂之曰調而成樂○按黃鍾之數九九八十一  
是爲五聲之本以八十一三分每分二十七損其一分  
以下生徵故徵得五十四徵以五十四三分每分得十  
八益其一分以上生商故商得七十二商以七十二三  
分每分得二十四損其一分以下生羽故羽得四十八

羽以四十八三分每分得十六益其一分以上生角故  
角得六十四至角之六十四而又以三分之則不盡一  
算此其數所以不可復行而止于五此黃鍾一均五音  
之數也其餘律則置本律之實亦以九九因之三分損  
益以爲五聲再以本律之實約之則亦各符其數○夫  
五音爲律聲清濁之別而官屬土聲極濁于五音獨尊  
爲君象商屬金聲次濁次于君爲臣象角屬木聲半清  
半濁居五音之中次于臣爲民象徵屬火其聲清有民  
後有事爲事象羽屬水聲極清有事後有物爲物象然  
聲清濁本律長短律長則聲濁氣先至極長則不成聲  
而氣不應矣律短則聲清後氣至極短則不成聲而氣  
不應矣此長短一定之則所以不可絲毫過差○音止  
五而律止六者天地中數惟五六也然音之上官亦猶  
律之上黃鍾一也○二變聲亦陽得位陰居衝之序也  
然易爲有是變哉蓋十二律旋官有相去一律者有相  
去二律者相去不齊夫是以不能無變如黃鍾爲官相  
去大呂一律而太簇爲商矣又相去夾鍾一律而姑洗  
爲角矣至林鍾爲徵則又相去仲呂蕤賓二律而爲徵  
又相去夷則一律而以南呂爲羽至羽距黃鍾之官則  
又去無射應鍾二律夫相去一律則音節近而能和相

夫二律則音節遠而不相及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  
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官之間近官收一聲比官少  
高故謂之曰變官也○十二律變官變徵亦各有十二  
聲其變官十二在羽聲之後官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  
聲之後徵聲之前凡二十四聲官不成官徵不成徵不  
可爲調特以濟正聲之所不及者而已變聲所以不可  
爲調者變聲之數不全則一聲之中不能如正聲之自  
具七聲所以弗可爲調也○夫官商角三十六調老陽  
也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于斯備矣然聲  
律于陰不書此云陰陽備何也不書陰者其大槩也陰  
陽備則又其一陽之中自有陽陰者也陰陽不備則  
不和矣烏能成調調雖有六十要之卽十二律十二律  
卽一黃鍾黃鍾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  
自爲紀綱以成六十調皆黃鍾損益之變也故黃鍾之  
數一明而十二律五聲皆在其中○杜氏通典云五聲  
爲正加二聲爲變變者和也變聲止于二者數至角聲  
之六十四既不可行則當有以通之而聲之變者二故  
置子之一而丑至寅以三歷之得九以九因角聲之實  
六十四而爲六十四者九之則得五百七十六三分  
損益再生變官變徵則變官三分損一得三百八十四

變徵以變官三分益一得五百一十二以九歸之以後  
五聲之數則變官四十三十六有零變徵五九四十五  
有零存其零數以爲強弱至變徵而以三分又不盡二  
算此其數不行故止于二○律乃天地之正氣人之中  
聲也律由聲出音以聲生禮曰聲成文謂之音音之數  
五律之數六分陰分陽則音以官商角徵羽分太少而  
爲十故音以應日律以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  
爲陽是爲六律林鍾南呂應鍾大呂夾鍾仲呂爲陰是  
爲六呂合而言之是爲十二律故律以應辰一律所生  
各有五音十二律而生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百六  
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曰律曆之數天地之道也然律  
呂皆生於黃鍾而黃鍾爲萬事之本一陽之律也黃者  
土德之色鍾者氣之所種所以言其本也律生於冬至  
氣起於一陽所以言其始也故黃鍾之聲中而正合德  
於土也黃鍾之音重而濁發聲於初也夫度量權衡所  
以取法于黃鍾者蓋貴其與天地之氣相應也朱子所  
謂與先天圖一般者夫先天圖者河圖雜書也河圖之  
位十天地之體數也雜書之位九天地之用數也蓋一  
切萬事不離陰陽圖書二義則陰陽之道盡矣是爲律  
曆之本原數學之鼻祖也故古人算律之妙惟此二種



而已一以縱黍之長爲分九分爲寸九寸爲黃鍾九而九之得八十一分取象籥書之九自相乘之數也是爲律本此載于淮南子者一以橫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黃鍾十而十之得百分取象河圖之十自相乘之數也是爲度母此載于太史公者二術雖異其律則同蓋縱黍之八十一分適當橫黍之百分而橫黍之廣適與縱黍之長相合耳此河圖之偶籥書之奇參伍錯綜而律度方備誠天地自然之妙非由人力安排者也二法之外本無九十分爲黃鍾者至于劉歆班固乃以九十分爲黃鍾是又合于斜黍度者推原其悞蓋自京房始房時去古未遠明知古法九分爲寸以其布算頗煩初學難曉乃創爲之法而變九爲十故前後漢志皆云九寸今人宗九寸不宗餘法者惑于漢志之偏見耳苟能變通而不惑于一偏則縱橫斜黍皆合黃鍾之律矣○唐禮樂志曰聲無形而樂有器古之作樂者知樂器之必有敝而聲不可以言傳懼夫器失而聲遂忘也乃多爲之法以著之故求聲者以律而遺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廣積而爲分寸一黍之多積而爲合合一黍之重積而爲銖兩是三物者亦必有時而敝則又總其法而著之于數使其分寸合銖兩皆起于黃鍾然後律

度置衡相用爲表裏使得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以制律此古君子知物之終始而憂世之慮深其多爲之法而丁寧纖悉可爲至矣然黃鍾之律生于尺而尺乃生于黍累黍造尺不過三法皆自古有之曰橫黍者一黍之廣爲一分也曰縱黍者一黍之長爲一分也曰斜黍者非縱非橫而斜倚相排也凡黃鍾之長以橫黍言之則爲一百分太史公所謂子一分是也以縱黍言之則爲八十一分淮南子所謂其數八十一是也以斜黍言之則爲九十分前後漢志所謂九十分是也三法雖異而律則同也擇黍之法以上黨境內土地肥處產者爲佳卽今之糯小米俗名黃米者是也鄭世子曰古上黨郡卽今山西潞安府境內產五色黍其黑色黍亦有數種軟黍堪釀酒者名秬硬黍堪炊飯者名秳一桴內兩顆黍名秠律家所用惟秬而已古云取秬黍中者蓋謂中用之黍非中等之謂如俗語選物曰中用不中用亦非指中等也或曰中字讀去聲謂中式也其義亦通詩曰饁降嘉種惟秬惟秠既用一嘉字其義可見則知異常者方爲嘉種且秬之爲言巨也蓋謂其大者爲佳黍大則尺大而黃鍾之聲遂濁黍小則尺小而黃鍾之聲遂清夫黃鍾之音宮音也最長最濁是其

本體然則黍之最大者乃爲其相黍耳。後人不知此理而泥于漢志中黍之文。遂致所累之尺短。所造之樂較非中和之音矣。此不可不辨也。食音藥和音巨餘音。祭音夫狂。驅米切。按陽律生陰下生陰律生陽上生陰陽之分古有二說。其一說者十二律呂各照方位。在子午以東屬陽。子午以西屬陰。是故子黃鍾一陽復卦。丑大呂二陽臨卦。寅太簇三陽泰卦。卯夾鍾四陽大壯卦。辰姑洗五陽夬卦。巳仲呂六陽乾卦。午蕤賓一陰姤卦。未林鍾二陰遯卦。申夷則三陰否卦。西南呂四陰觀卦。戌無射五陰剝卦。亥應鍾六陰坤卦。乾爲老陽。故仲呂亢極不生。坤爲老陰。故應鍾極短。爲終大呂夾鍾。仲呂三呂以陰居陽。故皆屬陽。蕤賓夷則無射三律以陽居陰。故皆屬陰。凡律清者皆上生濁者皆下生。此一說也。又一說云六律數奇屬陽。六呂數偶屬陰。是故子黃鍾乾之初九寅太簇乾之九二辰姑洗乾之上九此六律數奇各居本位屬陽也。丑林鍾坤之初六卯南呂坤之六二巳應鍾坤之六三未大呂坤之六四酉夾鍾坤之六五亥仲呂坤之上六此六呂數偶各居對衝屬陰也。居本位者皆下生。居對衝者皆上生。此又一說也。已上土說自漢至今是

非不決蓋太史公律書兼有此二種故漢晉梁唐爭執不定而朱子經世大綱所解甚明蓋以一歲言則冬至巳後屬陽夏至巳後屬陰以一日言則子時巳後屬陽午時巳後屬陰所謂大陰陽也。子陽丑陰寅陽卯陰之類所謂小陰陽也。律呂陽下生陰陰上生陽蓋指其大者耳。凡陰呂居陽方卽皆屬陽陽律居陰方卽皆屬陰故別論小陰陽乃變例也其餘諸律則只論大陰陽乃正例也。朱子此論非蔡元定所及。一曰律左呂右其行不同如筮法然故黃鍾至仲呂子至巳陽升陰退故律生呂言下生呂生律言上生蕤賓至應鍾午至亥陰升陽退故律生呂言上生呂生律言下生至午而變故蕤賓重上生。若論捷法不出乾坤六陽六陰者爲便。子寅辰午申戌黃太姑蕤夷無一如乾之左旋是之謂律而下生未巳卯丑亥酉林中夾大應南又如坤之右轉是之謂呂而上生此鄭玄筮法之旨得之太玄也。○律呂相生左旋隔八則右轉隔六右轉隔八則左旋隔六何謂左旋隔八右轉隔六如黃生林林生太太生南南生姑姑生應應生蕤蕤生大大生夷夷生夾夾生無無生仲仲生黃是何謂右轉隔八左旋隔六如黃生仲仲生無無生夾夾生夷夷生大大生蕤蕤生應應生姑姑生

南南生太太生林林生黃是也右轉左旋左右逢源而復始循環無端乃律呂之妙古人算律往而不返但曉左旋不知右轉此所以未密也律管有大小大生小爲下生小生大爲上生一言盡之矣黃鍾至大而應鍾至小故爲上下之終始也○天地之間聲之大者爲雷震小者爲蠨蛸皆不得其和故聖人設音律以調之而後聲之大者不過官聲之小者不過羽其於和陰陽贊化育之道莫善於此乃爲三分損益之法以正五音然音止于五猶不足以盡其變由是截竹爲管作十二律以應十二月而亦以三分損益之法正之如黃鍾爲官

八爲三分而又添一分十六則得六十四爲角音此律三分損益之數皆出於自然而然而○古人算律有三種其一以黃鍾爲九寸每寸九分共計八十一分○其二以黃鍾爲十寸每寸十分共計百分○其三以黃鍾爲九寸每寸十分共計九十分○其一出淮南子及晉書宋書此經乘黃鍾之數八十一○曰八寸分下林鍾之數五十四同徵音太簇之數七十二同商音南呂之數四十八同羽音姑洗之數六十四同角音應鍾之數四十三同蕤賓之數五十七大呂之數七十六夷則之數五十一夾鍾之數六十八無射之數四十五仲呂之數六十○其二出太史公律書度此橫黍黃鍾長十寸整一百分如相生得林鍾之數長六寸六分六厘六毫六絲之數長八寸八分八厘八毫而十二律之數自見○其三出京房律準及後漢志度此斜黍黃鍾長九寸十分如前三分損益相生者○右古法下生者三分減一三減其一則爲二故用二因三歸上生者三分添一以三添一則爲四故用四因三歸○別法下生者五十乘之七十五除之上生者一百乘之七十五除之所得與古同而算法不同○假如黃鍾長十寸○古法置黃鍾爲實下生者二因三歸得林鍾○別法以五十乘之七十五除之亦得林鍾○又如林鍾長六寸六分六厘六毫○古



角而商而羽角者氣平之聲音之中也。徵宮音始而濁羽音極而清落而收于角清濁平焉。此聲氣自然之妙非人力強而能者。今日黃鍾宮爲清越之音不知其音出于喉乎出于唇乎。惟以宮爲清則黃鍾之管九寸重濁而不合。故有黃鍾三十九分之說。嗚呼大謬矣。夫上古鍾律之調簡矣而不求併也。故用禮三鍾十二律可足。考擊若必欲盡五音之調非加以十二子聲不可。何也。清之分數少也。故古之編鍾編磬有一架二十四枚之設。蓋通正聲子聲並擊之也。晉宋以來十二律之外止加四清聲以補其不及。故作徵調終不能成何也。清之分數少也。清之道順而易逆而難者也。故濁之役清也常有餘清之役濁也常不足。故併清濁之調非子聲不可。今日取聲不用半律是不用于律矣。卽徵羽之調終不可成。今平公欲聽清商雖師曠何自而擊之。謂子律可廢乎哉。夫正變二十四律則五音各正之調略備。必如京房六十調之說則清律相短其聲焦殺而不成。調雖有其名初無實用。蔡氏不深致思亦信其說而循之。况後學哉。或曰然則十二律還相爲宮果何謂乎。曰此非六十調之謂也。凡調以一律爲主其餘律皆比而和之。終始出入不離首音。故曰還相爲宮。言各律還各

自爲首也。如黃鍾爲主聲則必以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其音以次而平。若以他律雜之則非相次之管必至清濁凌犯而後已。由是言之一律主一調。合生與子而二十四調生焉。雖缺其一音而調亦足考矣。故自周至漢至唐至宋雅俗樂流傳于世者太抵官調獨多而商角次之。其徵羽二調止三之一。此足以見聲音之道濁者常有餘清者常不足而京房氏所謂六十調者論說雖美而無所實用也。○趙子昂曰樂本乎律律始于數正于度度易從而正之曰以候氣正之何以知其然也。古者有素黍之法黍之爲物也大小不齊就取其中者從衆之而然。橫黍之而否是故不可以爲定法也。必擇土中使善歷者候氣焉。氣應則律正律正則度正矣。較之素黍之爲不亦善乎。律之長短鄭氏之法不可易也是其上下之所以稱生也。所以隨時而變易也。夫音之清濁定于管之長短凡其空圓則一而已矣。非有大小之異也。先儒制律有大小之異者非愚之所知也。律不可以徒律徒律不可以爲樂必施之于音而後樂生焉。禮運曰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謂律之各自爲宮而商角徵羽從之也。仲冬之月律中黃鍾夫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徵

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官此自然之理也越冬于律而七音備矣被之于器而入音諸矣大呂而下亦猶是也今之樂以四清混于七音之中豈不謬乎黃鍾爲衆律之祖官聲爲衆音之君皆尊而無二者也惟其然也是以有清聲焉此聖人作樂之妙用也還官之法黃鍾之均無清聲謂黃鍾爲官則商角徵羽以漸而清自然順序不待用清聲也大呂爲官則黃鍾爲變官還官之法官爲濁變官爲清若乃大呂均以黃鍾爲變官則是變官反濁于官矣是上陵之漸也而可乎于是以黃鍾之清聲代之夫清聲者豈于十二律之外他有所謂清聲者哉黃鍾之爲四寸二分寸之一是黃鍾之清聲也豈惟黃鍾爲然十有二律皆有之今也不然四清之外無有也必欲復古則當復八清八清不復而欲還官以作樂是商角徵羽重于官而臣民事物上陵于君也此大亂之道也○朱子曰問國語云律者立均出度韋昭注云均謂均鍾木長七尺係之以絃不知其制如何曰韋昭是箇不分曉底人國語本自不分曉更着他曉事愈見鶻突均只是七均如以黃鍾爲官便用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官猶爲變徵這七律自成一均其聲自相諧應古人要合

聲先須吹律使衆聲皆合律方可用後來人想不解去逐律吹得京房始有律準乃是先做下一箇母子調得正了後來只依此爲準國語謂之均梁武帝謂之通其制十三絃一絃是全律底黃鍾只是散聲又自黃鍾起至應鍾有十二絃要取甚聲用柱子來逐絃分寸上極定取聲立均之意本只是如此又曰當時有幾鍾名爲應鍾不曾擊得蓋是八十四調王朴調其聲令一一擊之其實那箇應底却是古人制此不擊以避官聲若一例皆擊便有陵節之患○楊子雲曰子午之數九子爲月午爲五月所以數俱九者黃鍾起于子也子午丑未八之數俱九統始于初九午爲子言故俱九也

丑爲十二月未爲六月寅申七月卯酉六月  
亦其衝也故俱八也  
酉爲辰戌五辰爲三月巳亥四巳四月亥爲十月故律  
四十二呂三十六二也諸陽皆屬九七五而倍之故四十  
三十并律呂之數或還或否也律呂而數之得七十八  
而不得律故凡七十有八數者也黃鍾之數立焉通其  
或還或否也  
此也其以爲度也皆生黃鍾黃鍾之管長九寸圍九分  
數也實管以生管合管爲合以千二百黍實而甲已之  
數十二律爲半兩如此度量衡皆出于黃鍾也  
散九子之數九甲爲子幹乙庚八乙乾子庚故俱八也  
丙辛七寅爲丙故俱七也丁壬六卯之數六丁爲卯  
戊癸五辰爲戊故俱五也聲生于日丙丁爲徵庚



幸為商王癸為律生于辰謂十二時也聲以情順也以羽戌巳為宮也律生于辰謂十二時也聲以情順也以重作之聲正天律以和聲吹中律之管以調聲律相協地四時之情也而八音生協和也鍾律和則成音音之作○陳龍川曰數始于一成于三三而積之得八十一而黃鍾之律生焉寸極于九以為黃鍾之管三微成著以別度之分上三下二以示量之狀付為十八以極權之數是皆數也而有理焉數可演而理亦可闡也學者當于太玄而求之先儒以為五十有五乃天地之正數陰無一陽無二陰縮陽贏或乘或除以盡數之變故參天兩地而倚數是非正之數而所以盡其變也○黃鍾長至九寸短時至四寸五分小分六十六律小者一律管一日多者一律管八日而止○李開甫曰一歲有十二月二十四氣三百六十日宜無餘欠矣然氣則盈而朔則虛故律之數必有空積忽微玄之數亦有奇零假借又曰宮商角徵羽五音也曰七均者有變官變徵是為七也官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官相去皆二律夫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用及不能和也五聲之序官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至角則窮故至角乃隔八下生其位與官相比謂之變官是羽聲雖距正官二律而距變官正間一律也變官又隔八上生

其位與徵相比謂之變徵是角聲距正徵雖間二律而距變徵亦止間一律也正聲五變聲二律律用七聲為均相和以均調故曰七均七聲迭用以終始一調故曰七始○朱子曰問樂家如何不用商嘗見樂家言是有殺伐之意故祭不用然也恐是無商調不是無商音他那奏起來五音依舊皆在溫公言本朝無徵音竊謂五音如四時代謝不可缺一若無徵音則本朝之樂大段不成說話曰不特本朝從來無那徵不特徵無角亦無之然只是太常樂無那宴樂依舊有這箇也只是無徵調無角調不是無徵音角音如今人曲子所謂黃鍾官大呂羽這便是調謂如頭一聲是官聲尾後一聲亦是官聲這便是官調若是其中接拍處那五音依舊都用不只是全用官如說無徵便只是頭聲與尾聲不是徵這却不知是如何其中有箇甚麼欠缺處所以做那徵不成○按徐景安樂章文譜云五音合數而樂未成文案旋官以明均律迭生二變方協七音乃以變徵之聲循環正徵復以變官之律迴演清官其變徵以變字為文其變官以均字為譜唯清之一字生自正官倍應聲同終歸一律陳晉之樂書謂二變四清聲之盡也四清之名起于鍾磬二八之文二變之名起于六十律旋官

之言非古制也。宋元勝曰：半律通典謂之于聲，此是古法。但後人失之，而唯存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四律，有四清聲，即半聲也。變宮變徵始見于國語注後漢志，仍十二律之本聲，自宮而下六變七變而得之者，非清聲也。凡十二律皆有二變，一律之內通五聲合為七均。祖孝孫王朴之樂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調。去聲者，每調各添二聲而得之也。范蜀公曰：清聲不見于經，唯小胥注云：鍾磬者，編次之，二十八枚而在一簾。曰詩切懸謂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聲，其聲愈高，國朝舊有四清聲，置而弗用。至劉几用之，與鄭衛無異。今考皇祐二年王堯臣等言：準正聲之半，以為十二子聲之鍾，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即清聲也。唐制以十六為小架，二十四為大架。今太常鍾垂十六，舊傳正聲之外有黃鍾至夾鍾四清聲，又樂工所陳自磬簫琴箏篪五器，本有清聲，損荒竿筑琴五器，本無清聲。○董玄宰曰：五行之變為五色，為五味，為五氣，為五性，為五用，而五者之變不可勝窮。聖人以卦氣得五行之情。○六韜曰：古者三皇之世，虛無之情，以制剛強，無有文字，皆有五行。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夫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造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獨持律管，當

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金克木徵聲應管，當以玄武。水克火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火克金羽聲應管，當以勾陳。土克水五管聲盡不應者，官也。當以青龍。土性重靜故聲不應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武王曰：善哉！太公曰：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枹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鐃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囁呼之音者，羽也；寂莫無聞者，官也。此五音者，聲色之符也。○瞿九思曰：黃鍾官，參其九得三，九二十七，兩其六得二，六十二，合之得三十九，分為元聲，元化之所托。始至幾至微，無二上而幾賓亦三十九，其幾幾幾幾與黃鍾官難可剖判，故其字獨從生，為十二律之所自始。其等視黃鍾但下一等，與黃鍾相為對待。今欲知黃鍾官與幾賓之辨，亦無他妙巧，但以十二律次第循序順布而幾賓適居中，心者即為黃鍾官，以當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之象。其自餘凡幾賓之或上或下或左或右，皆但為幾賓而非黃鍾官。即幾賓居中而非居中心，亦但為幾賓而非黃鍾官。蓋至余所布二十四圖，惟黃鍾縱調黃鍾橫調皆幾賓正居中心，而其他十一均皆不然。然後知黃鍾縱橫圖內此居中之幾賓乃黃鍾官，而

非終實何造化之胎令一至此哉夫本爲聚而散黃鍾宮且既爲黃鍾均而黃鍾不居中心蕤賓反居中心者蓋黃鍾爲十二律之始而黃鍾之中心又爲黃鍾之所自始黃鍾一均微首微尾皆爲黃鍾而其正中則黃鍾之心故必以蕤賓之元聲居之譬之猶日爲太陽而中之一點反爲陰精月爲太陰而中之一點反爲陽精火旺在午而其胎反在子水旺于子而其胎反在午此陰陽互藏其宅之旨非凡近所能識測六陽律黃太姑蕤夾皆爲調首獨無射不爲調首者以無射迫近黃鍾故亦若大呂迫近黃鍾僅一用不再用者皆

管子曰律感呂而生呂感律而音生故聲無新舊爲陽律有關翕音爲呂呂爲陰呂有唱和律隨天而變呂隨地而化開隨陽而出翕隨陰而入唱隨剛而上和隨柔而下然後律呂隨聲音宮徵羽角之道各得其正矣程伊川曰一關一翕而平上去入備一唱一和而開發收閉備平上去入備而萬聲生開發收閉備而萬音生故康節以二百六十四字母總括律呂聲音之數其內用一百五十二字括音一百十二字括聲音與聲互相翻切各得一萬七千二十四音聲音爲母聲爲韻音分唇舌牙齒喉聲分平上去入音辨開發收閉聲別內外八轉而音聲之道盡之矣○八音之內當以竹音爲首竹音之內當以律管爲首律管之爲器吹之以候氣奏之以和聲舜典所謂律和聲月令所謂律中某之類皆指律管而言是知管卽律律卽管一物而二名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律者其道也管者其器也書曰下管鞀鼓詩曰聲管將將嘒嘒管聲禮曰下管新宮下而管象與夫孤竹孫竹陰竹之管皆是物也然則先王雅樂何嘗不用管哉近代雅樂廢之何也蓋由前儒不識管者謂管如篴而小併兩而吹疏引廣雅云管長尺圍寸八孔無底或云六孔此漢大予樂官之

雙管非古所謂管也。今按八孔雙管聲如頭管，但俗有之，不入雅樂舊說。非是後儒不識管者，謂管除隔子外，長六寸餘。此係教坊俗樂之頭管，亦非所謂管也。所謂管者，無孔。凡有孔者，非也。惟管端開豁口狀如洞簫形，似洞門俗名洞簫者，以此禮運載孔子之言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據此，明言管有十二，而世儒止知雙管頭管何哉？韋音桃，音呼。○按律呂精義管制有三：卽前縱、黍、斜、黍、橫、黍之謂。依縱黍尺，黃鍾管長八寸一分外，徑四分零五毫，內徑二分八厘六毫，吹口廣一分四厘三毫，斜黍尺長九寸，橫黍尺長一尺三制，圓徑之數及十二管詳數具載本書，茲不備錄。○歷代尺度量皆本諸黃鍾而損益不同，有以黃鍾之長均作九寸而寸皆九分。此黃帝命伶倫始造律之尺也。是名古律尺，又名縱黍尺。選中式之秬黍一黍之縱長，命為一分九分，為十寸九分，共八十一分，是為一尺。○有以黃鍾之長均作十寸而寸皆十分者，此舜同律度量衡之尺。至夏后氏而未嘗改，故名夏尺。傳曰：夏禹十寸為尺，蓋指此尺也。又名古度尺，又名橫黍尺。選中式之秬黍一黍之橫廣，命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共計百分，是為一尺。○有以黃鍾之長均作四段，加出一段而為尺者，此商

尺也。適當夏尺十二寸五分，傳曰：成湯十二寸為尺，蓋指此尺也。○有以黃鍾之長均作五段，減去一段而為尺者，此周尺也。適當夏尺八寸，傳曰：武王八寸為尺，蓋指此尺也。○有以黃鍾之長均作九寸，外加一寸為尺，此漢尺也。○唐尺卽成湯尺，而唐人用之，故又各唐尺。○宋尺卽黃帝尺，而宋人用之，故又各宋尺。○右七代尺共五種，縱黍之尺，黃帝尺也；宋尺也；橫黍之尺，夏尺也；斜黍之尺，漢尺也。互相考證，皆有補于律者。○蔡元定曰：周家十寸八寸皆為尺，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為尋，倍尋為常。○說文曰：十寸為尺，八寸為咫。然則尺之與咫二器之名也。今人但知八寸為咫，乃別是一物之名，而非尺也。○禮記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禮記王制撰曰：漢文時鄭世子曰：今以周尺四寸為步，尺周字當作夏字。陳祥道曰：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十寸之尺之六尺也。○小爾雅廣度篇曰：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跬音。○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按唐虞及夏后氏之制步也，皆以夏尺六尺為步。商以夏尺一尺二寸五分為尺，故以五尺為步。周以夏尺八寸為尺，故以八尺為步。置一尺二寸五分為實五，兩得六尺四寸，然則商之一步乃夏尺六尺四寸也。今工部收藏

實源局所鑄量地銅尺五尺爲步今之五尺乃夏尺之六尺四寸周之八尺也以夏尺八寸均作十寸即周尺也周尺最小以夏尺一尺二寸五分均作十寸即商尺也商尺最大即今木匠所用曲尺也蓋自魯般家傳以至于唐唐人謂之大尺由唐至今用之名曰今尺又名營造尺蓋此尺即殷湯尺也去二寸即夏禹之尺夏禹之尺去二寸即周武王之尺是今一曲尺包括三代之制不待累黍而自明矣且夫黃帝至于舜禹歷世因仍未嘗損益惟殷周始改統易初而損益之道興焉故又因此以知黃帝鍼經孔穴舜同律度量衡皆與夏尺同

而禹之身爲度者亦因夏尺而可想見也。按歐陽子曰造律者以黍一黍之廣積爲分寸以著于度一黍爲少積爲圭合以著于量一黍銖兩積爲輕重以著于權衡三者皆起于黃鍾。故曰萬事之本。按宮羽之中聲爲清角商羽之中聲爲流徵移宮換羽角必返宮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水木復返土七始皆自中聲往也。金右爲衆音之綱絲竹匏土包括于中而草木二音無當于五聲十二律故居昆末而爲衆音之節。金生于土而別于土其卦則兌其方則西其時則秋其風闔闔其律南呂其聲商羽其音則鏗秋之氣

也先王作樂用之以爲金奏焉。周官鍾師掌金奏鍾師掌金奏之鼓鼓人掌四金之聲音孟子曰金聲是也。金奏之樂未嘗不用鼓特謂之金者金爲主故也。禮曰內金示和也。又曰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國語曰金奏肆夏之爲物堅實而不動其卦則乾其方則西北之維其時則秋冬之交其風不周其律無射應鐘其聲尚角其音則辨立冬之氣也。先王作樂擊之以爲磬之屬焉。蓋金石之樂其聲未嘗不相應。國語曰金石以動之唐李真以車鐸而得徵音之石則其相應可知。絲絳物而成聲其卦則離其方則南其時則夏其風景其律蕤賓其聲尚宮其音哀夏至之氣也。先王作樂弦之以爲琴瑟之屬焉。君子所常御其大小雖不同而其聲應一也。欽均列之堂上焉。竹之爲物其節直而有制其心虛而能通而利制之音所由出也。其卦則震其方則東其時則春其風明庶其律夾鐘其尚議其音清春分之氣也。先王作樂竅之以爲簫管之屬焉。匏之爲物其性剛而浮其中虛而通笙則以匏爲母象植物之生焉其卦則艮其方東北之維其時冬春之交其風融其律大呂大簇其聲尚議其音嗽立春之氣也。先王作樂以之爲

笙竿之屬焉記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圖節曰匏竹制益匏竹相合而成得清濁之適故也○土則埴埴以爲器而冲氣出焉其卦則坤其方則西南之維其時則夏秋之交其風則涼其律林鍾夷則其聲尚宮其音則濁立秋之氣也先王作樂用之以爲埴之屬焉益埴之樂未嘗不相應詩曰伯氏吹埴仲氏吹篪又曰如埴如篪樂記以埴篪爲德音之音周官笙師并掌而教之則其聲相應信矣○韋去故以爲器而羣音首焉其卦則坎其方則北其時則冬其風廣莫其律黃鍾其聲尚宮其音謹冬至之氣也先王作樂用之以爲鼓之屬焉

尚書章句

虞夏

主

蓋執所以兆奏鼓者也二者以同聲相應故樂記以鼓鼓合而爲德音周官少師亦以鼗鼓而鼓之也○木者所以合止樂之器其卦則巽其方則東南之維其時則春夏之交其風清明其律姑洗仲呂其聲一其音直立夏之氣也先王作樂斷之以爲散祝之屬焉樂記曰作爲柷楬德音之音祝敔以柷楬爲用柷楬以祝敔爲體二者之聲一合一止未嘗不相待也○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蕤華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

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華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則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出出詩而摛之樂章如關雎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是納采詩而納之上如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是太史采風謠朝廟陳雅頌出納皆有言但詩歌未必盡入樂章則必選用詩歌是山納之五言乃聲樂之原也

尚書章句

虞夏

主

翼爲明聽義已盡股肱耳目特鄰字之義未盡故下以粥連屬鄰取其格非救過若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也粥直與鄰哉無異義此粥就用功說與上粥直粥字不同兼直在內不可謂後言以上結粥直欽四鄰結鄰哉予汝緊相應連出乎便不隔汝業爲一人之身斷無可分之痛必盡其直則君免于違一體之誼固如是也予既偶露其違汝遂不得應之以從從違兩字亦正相應予違汝粥中就應兩當面粥意言寧可面粥之使吾不違則退亦必無可議而料無後言矣這纔是欽不如是就不欽故總以欽字望之欽鄰卽是粥違○上舉一身股肱耳目之事付之禹矣



至是又舉心之違而望禹弼有欲即不能無違塞違正以行欲人心惟危雖聖人安得無違乃安止之反不可着政教禮樂說兩不相過曰違幾康審微一息不弼違四鄰安在聽其離而去之也故曰予違汝弼必心契德伴者能直之非徒以犯顏為弼也偶有一違當面就要矯盡未能矯盡即是面從而從之人必後言退後更有議論而忠言懷之不盡也是面從者回護解塞處汝無二句總是欲禹面言便了正欲其直也四鄰無明注舊疏主前後左右說若曰股肱耳目在人身上謂所以為鄰之義則可當鄰字則不可不知玩上文首曰臣哉鄰哉即繼之曰臣作朕股肱

尚書章句

虞夏禮

王九

耳目則四鄰正指股肱耳目而言既于經文有據又見四鄰之責在禹一身之意纔云鄰便錫然一體不止為君弼纔云四鄰覺一體之內自摩自拊而不容痿痺見以為予之違即非汝之所得安也且不暇為予計汝自為計欽字緊粘予汝說

不則斷然威之語意如此解者但泥並生一語而不得聖之之意殊失本旨看來庶頑纔說不可泛說在下之人乃當時已在位的人面從有後言者若當順訓即立政灼知厥若之若若不在時口是而心非也頑讒者直之反忠字是傳增出天地生人皆是忠直奈何有此一種頑讒人自絕其生然直者與不直者裸處其頑讒之態度不彰則其心不知愧恥故用候以明之蓋人即不肯亦莫不有良心惟是試之候以明之使其人覺彼能中我不能中彼中多我中少則愧悟自生此正是顯出他的不忠直來故曰明明其為頑讒也不是以我明彼是使彼自明發其愧心務令感格耳候明三句皆射中事納言四句方屬樂上即教胥子之一法總之先以射教後以樂教欲並生哉統貫射樂上下文七句不中者必有戒責之語中者亦只姑寬容之序其不肖之等非序賢也與射禮觀德異明之而猶不知恥則捷以記之加現在正激其振刷將來故云捷以記之記者受刑之人存之心也書則凡有罪皆記之于冊不論捷與不捷并書之捷即朴作教刑捷記書讞非絕之也存其過所以存其恥捷之恥甚于射射者愧心捷者辱身書之恥甚于捷捷猶一時書則永久書用讞哉句法當與欲並生哉連說益漸加甚來是果何欲安止是予之生

尚書章句

虞夏禮

三十

弼直又是附諸臣之生。獨見頑穢之腹生并子。生與爾生俱不暢。故教之忠直。正欲使之並生耳。書用謙哉。即是記之。捷以記之。亦是明之。三事原只一事。特因事有三時。傳云三耳。三頂一層。澈一層。直欲逼出頑穢一點。恥心來。取近生理。聖人之教。用逆如用順。以身負痛頑穢者。論本心。則弟曰。欲之而已矣。故曰。欲並生哉。欲字語意未了。呼吸上下文。憑此一字。大願力宕起。並乃舜自家並頑穢同在。覆載中。豈可我獨完其生。言及于生。而聖人自本自源之念。不覺戚戚動矣。故各生非生。而並生爲生者。聖人公普分量。以宇宙之大人之生也。直奈何使獨有罔生之人。故

尚書華篇

五卷

三十

胥之教誨。以力扶其生理。需之再三。以徐觀其生幾。非但免于刑戮。與忠直者並生于天地之間。而不爲盛世之棄人所甚欲耳。卽是望弼直至意。非空空說個生理。下承庸與威總。是欲並生之意。納言時。颺此上又緊一步。益候明捷記。書識趕到欲並生哉。是全用射教以迫人改。然頑穢果能改與否。不可知。必須以頑穢所納五言命樂工。依永聽聲。方可辨得。則又脫射教。用樂教了。夫人心和則氣和。而聲和其言。可以被于樂矣。庶頑穢說心氣之最不和平者也。其說豈堪于音聲中聽玩之乎。故惟卽其所納之言。使工師時時颺之。其爲優柔平雅之音與。則其人心氣已

和矣。頑穢之心格矣。進而用之可也。不然。而其音忽以戾與靡。以濫與。是頑穢之心猶在也。因而威之非過也。正所爲予聽五言以察治忽者。納言如後世之對狀。是庶頑改于心。以納于上者。工卽樂官。本以育人才。爲職。故取其所納悔悟之言。時時永而揚之。以觀其改否。今日有所納之言。今日颺之。明日有所納之言。明日颺之。蓋一人不止觀一次而已。颺如風之飄揚。樂工能審五言言爲心聲。其乖與和。自別。颺之以言。覘其悔心。颺之以時。驗其真偽。格卽有恥且格。蓋從真性。既悟處有離而復合之神。一不獎錄。不允自疑。故承而庸之。廣朝廷無棄人之意。正所以激頑

尚書華篇

五卷

三十

說無退步之意。蓋一念偶格。難得此生。意頓萌。又惟恐其生機復蔽。亟爲奉承。永直列崇班。蓋教而直。較生而直者。意象倍新。故吾鼓勸亦倍切。永字正迎機之妙。舊作進字。解便無味。承庸亦是教。所以堅其爲善。未便爲股肱耳目。威未便是殺。但此上捷略重。流放廢棄皆在其中。須抑揚重威。邊亦是教。不忍終虛吾之捷識。而處以不得不格之勢。必欲遂吾並生之意。而後已。用何必取之頑穢。或以其官族歟。舜爲相而去四凶。今以此托禹。蓋相職也。亦欽鄰之餘事。舊說既盡。忠直于已。又教忠直于人。教豈專爲頑穢設耶。

陳士元曰按考工記云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鄭玄云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二尺三寸少半寸謂之鵠者取名於鵠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為鵠故謂之鵠鵠的也凡射必有的總名為侯天子中之以服諸侯諸侯中之得為諸侯故曰侯也射有三大射之侯棲皮為鵠賓射燕射之侯畫布為正天子虎熊豹三侯諸侯熊豹二侯大夫麋侯士豸侯凡侯皆以布為之其形必方其外一分以其名之皮飾之如虎侯虎皮豹侯豹皮也其中三分之一又以其皮綴于

尚書章句

五卷

主主

其中為射之的故曰棲皮為鵠賓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則用彩畫謂之正天子五正朱白蒼黃玄諸侯三正朱白蒼大夫士三正朱綠燕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天子則白質而畫其獸首諸侯則丹質而畫其獸首大夫士則不以采為質止于布畫之故曰畫布為正凡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侯中之大小取數于侯道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尊卑異等也鄭眾云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簪是鵠與正不同度矣正為布而鵠為皮射不主

皮者馬融邢昺謂射有五善不但以中皮為善亦兼取禮樂容節也朱子引樂記賁華之射然賁華與主皮不同周禮卿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典武註云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而軍旅之射又有賁華之式樂記所謂賁華謂軍旅之射也周禮所謂主皮謂田獵之射也儀禮鄉射禮云天子熊侯鹿豕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註云禮射謂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已主皮者無侯張

尚書章句

五卷

主主

獸皮而射之主于獲也尚書大傳云戰國不可不習故于蒐狩以習之凡祭取餘獲陳于澤官卿大夫相與為射中者擲雖不中亦取不中者擲雖中亦不取擲之取于圓中者勇力之取今之取于澤官者揖讓之取也澤官之射非但行禮又主于中此主皮之射而禮射則不主皮也○崇高也方猶等也高廣等謂侯中也畫布曰正棲皮曰鵠

帝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  
度土功殫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  
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  
功惟叙臯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禹前言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是弼直必從安止來帝  
只以弼直責臣而不應其安止幾康等語故禹言帝誠從  
安止幾康工夫而光天之下云云則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讓者讓于直也敬應者應上之直也翼爲明聽無不得而  
庶頑譏說自是無矣帝不時則敷同日奏罔功而欲求弼  
之直也得乎帝光天之下帝不時兩提帝說下開兩端謂

帝若時則人皆弼直誰敢不應將黎獻換去頑見庶頑潛

不足慮使帝不若時則人盡頑譏誰來敬應將頑譏亦化

入敷同見可慮又不止庶頑閑閑乎說使帝知慎故知黎

獻共臣敢不敬應等句卽終前丕應侯志句也此節語意  
直從上三節來非專承頑譏說○禹與帝同一化頑譏之  
心非不盡然帝威之之言而欲化以德也意謂帝欲臣之  
忠直而教其不忠直者誠哉是言矣然我向所謂弼直者  
其本在君身也以今日之治化爲已足而不加修賢者之  
所以不來以在位之臣鄰爲可賴而不旁求頑譏之所以  
可慮誠使帝安止幾康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焉則天

下無不見德之人矣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見賢  
而望舉舉而善用用而盡忠聚之一光中人人皆臣鄰也

亦推廣弼直之意稱帝曰光天之下云云初不及一德字  
然光曷從奮哉德之著也易曰君子之光有孚吉有孚則

光自不可抑遏耳光就德之發用上看主施于禮樂教化  
者言傳使字是設使之使只開開照本文說二句論理如

此非勉舜一氣說下天之下至蒼生作一句讀至于海隅  
蒼生正極言光天之下非深一步蓋天之下已包得海隅

蒼生矣又舉蒼生者見絕遠幽渺之所皆德輝所旁及耳  
形容光字更切蒼生訓地不訓民從傳也萬邦黎獻皆未

用者言不特在位之臣也小人聞不肖在位則樂行其志

君子聞聖明在位則樂行其道賢者之于亂世藏身惟恐

不固雖欲用之不可得也夫既共惟帝臣則惟帝所舉耳

共惟帝之臣惟訓思都爲帝股肱耳目帝光所鼓舞賢畢  
集道時節惟帝時舉而用之耳無乏人之憂也惟字是言  
忠直之多若作望帝舉賢看便謬舉卽翕受敷施敷納三  
句正言舉用之道乃虞廷常法黎獻既舉之後只照此行  
其敷奏課賞則帝德之光益換而所激勵臣工者自神矣  
不可作時舉之實說始進也當有言以效其信則使敷盡  
其言因而納之觀其所懷來者何如既進也宜有以信其

言則委衆庶以事功而明以試之觀其所表見者何如明其有功與則賜車馬章服以旌之非徒納徒試而已此是考德旌德有課賞無刑威處要點見方切敷納辭典以待諸侯述生平之職守故直言奏謂自下奏上此方求賢陳其平日之蘊藉故言納謂下陳上納也諸侯以黜陟爲重故言試黎獻以多得爲盛故言庶庶以人言明印侯以明之之明黎獻之功未著故受其言而明衆庶以實功以責其將然之效且德自明運所謂德明是明字內亦有光字意車服所以別名位庸以車服則陟爲大夫諸侯矣安止工大原該得廣故又拙用賢之法言之卽修德中事非德外另爲一事故下不時只打轉無德便是誰敢三句以遠近任用之臣言總承上明德致賢而善用之說來謂帝之待人修德舉賢課功覈實望彌重于賢者甚殷如此則已用之黎獻人人感化方師師謙謙而敬效彌直以嚮應自不容已使有不然則是自棄于陶鑄也而誰敢哉語直則歌然處後而不肯先是爲讓語彌則奮然爭先而不肯後是爲敬應讓之外別無敬應誰敢與敢不若呼應見得有所畏而不敢甚于威之所加也讓者推忠直于人蓋慕忠直之心勝則服忠直之心虛故有見忠直之在人無見忠直之在我相率推讓若刑驅勢迫而不容已耳讓不徒讓

其忠直實有危慕夫既以忠直而讓于人則自處于不忠直不敢也由是仰副大君作人之意知上以忠直整我我則以忠直應之心君之心而誣上行私者遠焉二句一申說兩言誰敢敢不者必之之辭讓而應焉則無頭讓矣何以成爲須知敢不讓敢不敬應兩敢字及惟帝臣惟帝舉兩惟字皆連緊說共字誰字對射頑讒見未舉則無一人之不思用既用則無一人之不顧化不患有君無臣亦不患有臣不直蓋人有忮心則爭爲長以自見其賢有讓心則爭爲拙以自見其軟帝以賢求而臣以軟應明帝之不與下怯法也蓋威後盡黜既使天下敢于自見其不才而德意甚穰又使天下不敢自成其齒壬此庶頑讒說與諸臣同爲讓而日奏有功耳若帝不如是務光其德以盡用賢士而但欲格頑以威將見威用之朝功罪原甚明真罔亦甚核然上以罪程功利在深文而誅罔則下以功倖罪利在飾詐以掩真惡法之不勝而相比于欺僞之難售而相黨以進臣心惑而庶績隳矣讓則和同則比同是不讓之根每自附于讓不知惟寅恭協故能讓惟強幹摧故調停起卽賢士亦藏拙于闕冗而弛心報效罔功有必至者時舉不時兩時字相呼應時舉之時不止冠舉字連敷納三句都冠之不時正是不舉不敷納三句時指明德用

賢言不時問不如此而徒尚威也善用賢總歸于德故以德字總提總放敷同猶普同敷同與讓反罔功而曰奏進者虛張治具以相蒙也與敬應反○舜原非欲用威只是要在頑讓身上尋個化導之幾禹謂以君德聚君子而頑讓何足慮哉帝德光天即目前光景至于四句乃未然辭玄德自光但與光被略有別彼主動說此就帝安止透出本分精光說不著作作用所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無所拂拭揚厲自然有不可掩之光雖極遠蒼生政迹或不至而心心同映光自有以至之此見光之宏量此光人人自有獨至此時萬邦黎獻不覺奕奕發動而有帝臣之思耳

尚書

五卷

二十九

共惟是他心神自惺自躍不可遏佚而必屬之帝者以帝乃釀明滌靈處也要看帝臣帝字直與帝合德無少媿負也此是實心實事與孔子思明王不同思明王者懸想孔子之所獨也惟帝臣者兩光實相泰黎獻之所共也至此則一光相映自有兩心洽合之符如日月無心于照而山河大地自不能遺其照却似山河大地有情于日月也日光曰惟都是不可見聞跡象之物德之所至神矣哉因說光說惟都是影子裡話故下遂說課賞之法以實之惟帝時舉自有一種聲應氣求之神勝闢門求士多矣三個帝字着力都是德之神機敷納三句即時舉處此課候不同

俱在德上說只主好一邊宇宙最鬱結之氣在有懷不得吐今隨敷隨納使得暢其所言豪傑未舒展之懷又在有功眾莫覺今有功即錄特顯揚于眾庶人臣最消沮之情又在功高賞不足今功果及明無少愛其寵榮此帝光之實際而獻思之着落處光至于此發揮透露殊無遺照而帝始可居天下人心必至之幾矣如此精神誰不感激固勸君子亦威小人雖欲不格常有不敢不格者讓正頑之對讓說說中傷善類惟不知有讓也讓則讓立消矣彼帝所望于四鄰者總只一個欽今直以此相應了讓即自敬非有兩層兩致字正與捷議刑威相照此時人心意氣不擬自揚于自揚中而微着欲揚之念即非讓要看誰敢敢不四字乃良心真切激于神光之磨盪而不容已也聖人未嘗貴天下以應而不可令天下有敢于不應之心凡敢生于心無所憚讓生于敬非敬則不敢者特畏避之心何能讓此則精神相迫與天子之心為一也羣賢敬讓雖無崖異實不求同帝若不修德勸賢則朝野布列所尚惟同不各勉有功日以罔功奏了朝政昌于一概壞于一同其根源只爭這些子讓應即是功帝不時二句不可着實說如云萬一帝之不時而同奏罔功矣誠不容不凜凜于時焉矣夫綜駁之述若有可指之德然帝之感正妙在綜核



之先者也。此固以天之五鼎彰之天下也。解讓之應若無可指之功。然頑讒之化正泯其爭功之念者也。此固以天之功亮之天下也。人臣之功藏之天子之德。使天下下有一同功者在。即歉然以爲己德之愧。故總之帝之德光天之下而已矣。

念哉以前合上節。總謂格頑讒須帝自己做工夫。不當求之頑讒。有上下相承脉絡在。惟帝時舉四句是用人事。無若湯宋等句。則據修身立說。日泰罔功是中國已官使之。人苗頑弗即工。則據外夷立說。蓋從已分內事言。不但駕馭人才是緊要。而修身尤爲根本。自他人言。雖中國之頑

尚書章句

五卷

四十一

說都格。而尚有四夷之梗化可念。說工夫則一步進一步。說效驗則一步難一步。此節惟荒度土功一句收卷前乎。乘四載六句。其成五服六句。又撒開前葛邦作又一句。強理二段。禹以爲土功。與十二師五長之功。循前言九功。迺朕德二句。帝亦不以爲水土師長之功。還以爲禹叙禹功。猶前言時乃功。然上功迺功亦宜辨。土功是五行生物之功。迺功是師長趨事之功。至迺功即工又有辨。十二州師長皆迺德。有績可考。故言功。三苗猶未丕叙。尚煩德化。故但言工。禹前言九功。惟叙帝曰時乃功。禹此言各迺有功。帝又曰時乃功。惟叙文小異而義不異。但前功字全說

故此功字略有工夫。以下有惟叙二字。故至皋陶祇叙施刑。又即前戒休董威之事。蓋帝禹言雖錯出。其所指功叙不過皆六府三事之治。外此別無功叙。歸重各迺句。非幸之。乃難之也。故念哉內不徒止念苗之不卽工。煞有念迺功之難之意。念字工夫從安止幾康根。慎位慎字來。迺朕德四句。正是念處。不重用刑。禹不是不欲帝用刑。欲其念也。帝不是堅要用刑。表其念之切也。方施句要發皋陶迺種德之意。而施字明字俱主帝念說。祇從欽恤來。施刑不以服而以明。俱是默然性地上用功。此正帝之德光處。但禹專責之帝。而帝望助于皋陶耳。思日孜孜。禹勤勞在已。

尚書章句

五卷

四十二

往。故帝叙禹功亦以已往答之。思日贊贊。陶刻勵在將來。故帝稱陶德亦以將來答之。兩方字正從思日贊贊出。此不但答禹兼答皋陶。常人看聖狂在人品之相去。聖人看聖狂在一念之初分。一念虛便是舜。一念傲便是桀。朱帝若以今日之治化爲已足而不加修。無亦自滿而傲之萌乎。無若二字直貫厥世。斷卅朱之惡。只一傲字盡之。傲爲惡德。惟憂念足以銷之。故提出慢字以起念字。卅朱之傲正與孜孜相反。故深戒之。慢遊五句從傲而來。非傲之實。慢遊做虐串恣已者必害人。做虐者做之虐也。慢是自家縱放。故曰好。做虐便殃及民矣。故曰作下二句是其實。額

顧如云俾畫作夜而無休即商人爲不善惟日不足之狀  
正慢遊處則水行舟不以道使民狀言之聖人作車以行  
陸作舟以行水舟朱乃習于無水而陸地行舟言其所行  
的事不順道理如無水行舟傲虐者必呢潘朋朋比小人  
而潘亂于家正做虐處世對家看潘樂于家而傾覆其世  
傲之報也要知用珍指帝堯所以用絕其世而不傳以天  
下便是朱之殄世全爲潘朋正與上數同罔功相應予創  
至有功中篇首日夜孜孜意與前洪水一條相似荒度土功  
是烝民乃粒已前事弼服建官是萬邦作乂中事但前段  
以創始言此段以全功言更進一層言外見帝今之天下

尚書

五卷

卷五

即冊朱之所失故不可不戒分明戒舜而又曰予創若特  
自戒以勉帝予創包往日今日皆有要于至五長作三段  
看度土功是治水之急荒度下要緊登不惟治水而又弼  
服弼成二句是弼理之制五服下要緊登不惟弼服而又  
建官州十有二師三句是經理之制雖皆若時之實要却  
創若時只管到荒度下弼服建官兩事重在各地有功上  
乃爲苗頑弗即玉起也辛壬癸甲婦三日見廟成臚之次  
日也紀娶不久呱呱紀啓初生惟荒度句緊承娶妻生子  
不暇顧言惟字一氣赶到五長言不敢如此而惟務如此  
也不曰水功曰土功者治水正爲平土荒度者洪水泛濫

必大着心腸見得九州形勢也目前然後施功方有次  
第即隨山刊木決九川濬畝滄諸事水土既平則疆域可  
定故疆理本帝事而予則因地域之遠近以輔成何侯綏  
要荒五服之制綏服而內皆何侯綏服而外皆要荒就三  
服而言則五百里而止合五服而言則五千里而止也故  
曰至于五千至于二字要玩聖人制此服數非爲觀美其  
分畫所及皆德教所施法制禁令之所行也至于五千言  
到此數也記其道里之數合廣袤言之耳五服五千不獨  
畫地封疆而已何侯綏要荒既異其各則其中貢賦之遠  
近分藩之大小亦異施羈縻戎索之殊用必有極其

尚書

五卷

卷五

經畫之詳者所以爲弼成也弼成二句即禹貢甸服五  
事以地域言故曰疆理以官制言故曰經理然經理必因  
于疆理非兩事不對看蓋列侯分封即在五服中十二師  
五長是經中之緯耳九州之內以護王畿何固有牧統矣  
而師則未立今則每州立十二諸侯爲之師位次州牧下  
皆羣后上使贊和州牧糾羣后之得失九州之外逼近四  
海皆惟統以部落監以王官而已權輕難制今則每方各  
建五人爲之長俾扼四方要害之處統馭蕃夷以順中國  
玩薄游咸建字是謂就到那極遠之處也不獨如昔只治  
以官而又皆建之以長有不以窮荒遐服忘情經理之意

每州有牧而又有十二師境外附州而又各建五長本意  
其密而不漏非詳內略外之謂蓋對內言之則爲略就外  
言之則非略也各迺有功句頂十二師五長來而平水土  
編五服意亦不可脫如云荒度以來輔疆理而定經制皆  
予懲卅朱之傲而思日孜孜者是以當今內外之臣享平  
成而屬在疆理者益廣文命各效句宜之職不惟州師盡  
相糾之道而牧伯亦咸勤于撫御不惟五長盡統率之方  
而蕃夷亦聽約束也就候牧蕃夷化民而民化說緊連苗  
頑說下若屬上文則禹益自以爲功且非懲卅朱本旨但  
語氣必承上說來從平成之後而分疆畫界由疆理之中

尚書卷

五卷

卷五

而置吏張官所以精神貫徹而德教四訖十二師五長  
而候牧外而蕃夷皆蹈行朝廷德教而有功可紀也如此  
區畫布置而有苗猶頑慢不肯就工非作爲所能格矣亦  
光天之下不敬應之人更有大于庶頑者所以常念念是  
只管求已更不求人乃德修刻至處正化頑真種子非空  
空懸念亦非有可着意處故不言所念何如但曰帝其念  
哉見臣不能爲力也按禹生平創微得力處只在憂念水  
既治又憂疆理疆理定又憂經理經理成又憂苗一步繼  
一步而卽以苗頑動之念念正傲之對治也各迺迺字且  
虛看如奉行之類所迺者帝之德教也與下迺朕德迺字

時乃功功字相應工以職言苗不卽工不就蕃夷之職也  
念哉句極重正照前思日孜孜念卽思也兩節許多說話  
都結局在一念字須放開說不必拈緊三苗蓋禹辭在三  
苗意在天下特借三苗爲外懼欲帝孜孜益廣德化耳知  
禹言不專爲苗發則知帝言亦不專以苗答俱出苗頑之  
外與前否則威之更進迺朕德四句承帝念來迺朕德二  
句答有功以上皋陶二句答苗頑二句以上禹以迺德爲  
諸侯功而帝言時乃功惟叙所以歸功于禹也朕德卽各  
迺有功乃功惟叙卽上治水弼服建官之功以次第舉是  
祇厥叙卽上叙字是輔其不及意言迺德而有一之梗化

尚書卷

五卷

卷五

亦非所以成汝之功叙也而其責則皋陶任之矣方施象  
刑正是祇叙處祇字不用就業等語卽于下句見之蓋刑  
者轉治之具明刑而化其所未化成其所未成卽敬承矣  
究竟各迺在此則轉不迺爲迺仍在此再脫離這叙不得  
就就循守恐與理悟于決難明之刑運無不明之體此正  
爲德之至二方字重看乃方與未艾之意謂適正如此不  
可廢也仍望之將來也見他種德方新所云欲並生之念  
正待彼以暢明刑者法中則威嚴著將使有苗聽風自服  
有以收夫順治之功還結中國說帝曰今天下內而州司  
外而五長蕃夷皆蹈迺德之德教而有功豈無自哉

是汝由治水而弼服而建官功績以次序而成就也乃之  
功叙既如此而猶有頑不即工之苗則是德教之窮待于  
威之斯其時也有士師皋陶在方敬承汝之功叙同寅修  
恭惟恐已叙者之有壞而又慮即叙者之未究也方施五  
等象刑惟明其輕重取舍則懲戒明而不即工者亦畏服  
而化也哉而予亦何能無念也惟明即分比意明字擔力  
小註明示人微差當時刑官兼治蠻夷故以前之頑屬皋  
陶也時說云象刑非施之苗但惟明克允苗將自服不知  
我不能問其罪而殺吾民以恐脅之不亦拙乎象刑泛論  
不必施苗亦不必施頑讒而制之之意亦有但不重重在  
倚賴皋陶上刑懸于象既已垂而不用施刑不以服而以  
明又從象刑上討出性地光明照出帝德之光處但禹專  
責之帝而帝望于皋陶耳禹以功陶以刑皆帝之四鄰也  
故帝皆倚重焉即此便是念處舊謂帝意堅執用刑謬甚  
帝終是責難于臣鄰之意耳掉轉最宜緊切○然人君一  
念之傲尤敗德之機也無若冊朱之傲然惟慢遊是好傲  
虐是作恣已害人至罔有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慢虐甚矣  
朋比小人淫縱于家是川珍絕厥世不得相承傲之禍如  
此予剝冊朱之傲不敢若時之慢遊昔者娶于塗山氏甫  
辛壬癸申四月及後啓生呱呱而泣予亦弗顧其子夫婦

父子之情皆不暇念惟以荒大相度九土之功爲急耳至  
水土既平之後又因地域之遠近弼帝以成何候緩要荒  
五服之制四面相距至于五千里疆理之詳如此是五服  
也其中則錯以九州其外則環以四海九州之內每州各  
立十有二侯伯以爲之師聯絡群侯以分州牧之寄其外  
薄近四海之地每方咸建五人以爲之長鎮壓蕃夷以嚴  
九州之術經理之密如此是以內而侯國外而蕃夷各蹈  
迪德教而有功效惟有三苗頑慢弗肯就工此亦治之猶  
未成也帝其以苗爲念哉帝曰予之威頑豈予之不念而  
欲緩德重刑乎予正念皋陶用刑之心與汝尚德之心原  
相表裡今四方迪朕德固是乃功惟叙之故而皋陶象刑  
之施亦惟不忍汝功叙之虧而敬承之方施耳前惟明以  
佐予德之施不特汝念之皋陶亦念之而朕何敢不念乎  
哉  
冊朱莽俱居冀方離江河遠北地水淺不能容大舟故  
陸地行舟盤舟以爲遊樂當是實事不必作譬喻說○  
每服五百止該二千五百里云五千者在四面相距看  
此聖人之遠近同其制也弼成五服九州之舊制也州  
十有二師豈十有二州之新制也十二師即十二牧是  
外設五長四方總五人如今兩畿十三省之外又有邊

鎮八也傳用鄭玄之說州立十二師則九州置師一  
八人每方各建五長則四方置長二十人共一百二十  
八員鄭玄又云百國一師不知當幾千萬國建官惟百  
固若是乎且官名曰師其職曰相牧糾后經典無據是  
師者統一州之衆牧之任也非別有分官也五服而統  
于十二師十二師而附于五長觀谷牧帶蠻夷率服可  
見制止此矣

夔曰夔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實在位群后  
德讓下管箴鼓合止祝啟笙鏞以間鳥獸踰踰蕭韶九成  
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尚書

虞夏

卷九

二節與前後不相蒙史雜引之見舜治之成也夔爲樂官  
偶于奏樂時恍見此一段神應遂歷言樂之節奏錯舉其  
感通之妙不重自叙因俱夔言故並列之非一時之言夔  
止贊樂未及贊德只可言外補之○夔擊節后夔復命之  
辭與八音克諧神人以和實相應俱就德說不是后夔  
自叙要見予于帝樂而方在一成之時其在堂上則如此  
感格其在堂下則如此感格云云以見帝樂之妙若此所  
以九成更妙如云蕭韶之樂一也自其作于堂上者言之  
樂始作升歌于堂上有石聲之鳴球則考其當重者重擊  
之考其當輕者輕擊之有絲聲之琴瑟則當高者搏之當

下者拊之以石絲聲清合人歌聲輕清則堂上之樂無不  
和而在下者于此繼響矣斯時也但見祖考來格以歆祭  
祀斯時也虞實在助祭之位群后自虞賓而下皆以德相  
讓焉自其作于堂下者言之有竹音爲管笙音爲箴鼓木  
音爲合止祝啟箴音之笙金聲之鏞俟堂上暫歇而六者  
始作以間堂上咏歌之聲則堂下之樂無不和而在上出  
此再始矣斯時也鳥獸且踰踰況其他乎合上下之一詠  
一聞蕭韶之一成也進而一上一下者九之則九成矣但  
見聲出于氣者也氣在宇宙而聖樂自調氣又通于聲  
者也元聲在衆節而靈氣自應雖鳳凰亦且覽德輝而下

尚書

虞夏

卷十

降來儀于帝庭矣聲感通之妙至此此節須摸寫其卽  
樂卽德如以詠之後以間之前渾是昇平之氣象畢露于  
八音之中揖遜之儀容霽洩于六律之內不知其爲德也  
此所以感通之妙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樂有聲容此  
只在聲上說以詠歌咏詩章也詠間二段分堂上堂下只  
一下字互見堂上之樂以歌爲主堂下之樂以管爲主其  
實相合以成方其奏石絲以合歌詠之時則堂下之樂不  
作及其奏匏竹等衆樂之時則堂上之樂不作所謂以間  
也皆重人聲以詠是合人聲以間是間人聲間堂上之歌  
聲非間堂上之樂音人聲作樂之本也鳴球石音擊擊者

扣而擊之致其聲也。輕重不違節制之謂致。其可輕可重而後擊。令與人聲相協也。王磬能鳴。稱爲鳴球。搏手所至。拊輕手取聲也。琴瑟絲音。訓至訓循。是于琴瑟下手。至絃處。不疾不徐。順探其音。而無所忤也。鳴球琴瑟皆輕清之聲。取與歌聲相北。按歌調合。而若一也。故曰以詠升歌之時。降神之始。則格祖考是本等。故卽于以詠之下言之。非但以祖考尊神故言于堂上也。上下肅雍如或享之。只是洋洋在上。非真形聲之接。虞賓與群后本堂下人。何不言于堂下而言于此。亦是升歌之後。彼此肅雍。故雖在堂下而亦于堂上之樂紀其實。在位在助祭之位。德讓是一時。

尚書章句

虞益撰

卷十一

和敬視諸侯之德。皆勝已而有持謙不足之意。重虞賓讓群后說。群后皆德讓。先提虞賓者。群后讓而虞賓亦在其。中勿多一與字。神人亦對不得古文簡質。用下字別管。鼓等爲堂下之樂。則鳴球爲堂上之樂。可知。下字提起看。管吹管者在堂下也。管如籥。併兩管而吹之。長尺有二十寸。今以爲簫非也。鼓二器。作堂下之樂。必有鼓。蓋鼓則擊而不播。鼓則播而不擊。左播鼓。右擊鼓。爾雅云大鼓謂之。麻小鼓謂之。料。注云麻者音慨而長也。料者聲清而不亂。釋名云執導也。所以導樂作。作樂有鼓。必有鼓。鼓以節之。鼓以兆之。蓋八卦兆于北方。則冬所以兆生物也。人音兆于

率則鼓。所以兆奏鼓也。祝敔合堂上堂下而有擊祝以合之。而堂上之樂作。堂上之樂既歇。而堂下之樂徐作。及其終然後。繼鼓以止之。此合止是每一奏之小合止。若金聲玉振。則是特鐘特磬。全樂首尾用之。中間不用。中間所用者。編鐘編磬也。合止祝敔。要分曉。非是奏管鼓而合止之以祝敔也。管而吹之。鼓而播之。鼓而奏之。祝而合之。敔而止之。而又有吹和之笙。撞擊之鐺。皆送奏之以間堂上之永歌也。以間通承鼓。鼓笙鐺而言。與上以詠對。謂堂上之樂既歇。而下數者始作。以繼歌聲而奏之。非相間之謂。祝以合八音。敔以止八音。二者節樂之器。不與管鼓笙鐺等俱列以間數內。以非堂上絲石輕清之比。故列于堂下。而亦言之于堂下也。祝敔終始之聲。萬物之所生也。陰陽順而復。故曰祝敔。祝始也。敔終也。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饒。堂下樂器。以竹爲本。以木爲末。則管簫本也。祝敔末也。祝之爲器。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推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也。止者其推名。陰始于二。四終于八。十。陰數四八而以陽一主之。所以作樂。則于衆樂先之而已。非能成之也。有兄之道焉。此祝所以居官縣之東。象春物之成始也。敔之爲器。狀類伏虎。西方之陰物也。背有七千二。卽歸三九之數也。標之長尺十之數也。陽成于三。變

尚書章句

虞益撰

卷十一



千九而以陰十勝之所以止樂非特不至于流而失已亦  
有足禁過者此故所以居宮縣之西象秋物之成終也樂  
以和神人故先列祖考虞賓群后于上若鳥獸鳳凰終是  
帶言特以著帝德之神耳然止用一德字總貫群后句下  
包盡幽明靈蠢見神人鳥獸還同一氣無不感于帝德此  
爲形容之妙鳥獸之感須在人後踰踰可見元自在廷亦  
非以其微物故下之也踰踰只說行動不必訓舞恐侵下  
節鳳凰非常須是樂成之後正可偶一暫至初非開樂卽  
來故須繫于九成之下亦非以尊異靈瑞故別之舜時九  
功惟叙九叙惟歌故數用九樂以象成亦極于九奏而始  
終條理咸備故謂之九成舊說十詠一闕之一周謂之一  
成九成者詠間之九變也今看來成者非一詠一闕之謂  
乃一合一止之說樂有四節曰升歌曰笙入曰間歌曰合  
樂升歌者工升自西階歌其詩是也笙入者工以笙入于  
堂下依韻奏其詩是也升歌三終笙入三終共爲三成自  
曼擊至以詠是說升歌笙入間歌者堂上歌其詩堂下笙  
間奏其詩一歌一笙相間而作也間歌三終又爲三成自  
下管至以間此是說間歌合樂者堂上堂下之樂並作也  
合樂三終又爲三成通之爲十二而謂之九成者升歌笙  
入共爲三成也蓋間歌合而言之爲三終分而言之爲六

南齊書

卷五

五

南齊書

卷五

五

終與升歌笙入同也是六終乃爲三成合樂三終則六終  
具在中矣故謂之九成非是九次之謂蕭韶九成此是說  
合樂蕭韶舞者所執非蕭管也卽季札觀周禮見舞韶蕭  
者是蕭乃樂器非樂名蕭是樂器之小者言蕭見細器之  
備謂作樂之時小大之器皆備也蕭韶卽堂上堂下之樂  
而總名之者非別有所謂夫陽之數極于九樂陽聲也樂  
至九成樂之和至此極矣感物至鳳凰感通亦至此極矣  
來儀者來呈其羽儀也是儀亦未必舞感召渾說非作了  
堂下就有堂上之應作了堂上就有堂下之應只統言其  
可格神祇和上下耳此五指寫不得故觀其所感而其和  
自見矣

享禮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燕禮曰升  
歌鹿鳴下管新宮蓋堂上之樂以歌爲主堂下之樂以  
管爲主堂上以歌爲主者何義貴人聲也管獨吹于堂  
下者何義以匏竹在所輕耳○鳴球蓋編磬非特磬琴  
五絃瑟二十四絃以詠歌詠詩章也郊特牲曰歌者在  
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以證此章無不合漢人獨尚歌  
不以管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偏聞之管如篪而有六孔  
十二簧爲笙鳴球石也琴瑟絲也管竹也鼓鼗革也祝  
不也歌或曰以土爲之作樂雖八音並陳祝爲之則之

始先擊枹以合之而後入音並奏于堂下合止枹數是  
始終以水音也其次則紀綱以鼓是革音也而云金石  
始終之者何也枹鼓以水者一奏始終之紀綱也鼓以  
革者一合始終之紀綱也金石之聲之振之者一字始  
終之紀綱以真絲竹匏土衆音同作而先後之者也○  
堂下衆樂既合且止則吹笙擊鏞與歌詠代作如鄉飲  
酒禮歌鹿鳴笙南咳間歌魚麗笙由庚間是也鐘有歌  
鍾小而編列左傳云歌鍾二肆是也大射禮云衆人宿  
懸笙鍾于阼階南卽歌鍾所謂鏞也笙鏞皆在堂下歌  
在堂上歌則衆樂止獨笙鏞間之蓋樂始作則琴瑟以  
節之衆音合作衆音暫止而後笙鏞間歌也○釋名云  
磬聲也聲堅磬聲然堅緻也○爾雅云大磬謂之鼗注  
云磬形似鞞鐘以玉爲之又云徒擊磬謂之寒○荀子  
曰縣一鐘而尚拊大戴禮曰縣一磬而尚拊則一鐘一  
磬尚拊堂上之樂也一鐘黃鍾之特鐘也一磬黃鍾之  
特磬也方其工之升歌也搏拊而鐘磬作焉黃鍾之鐘  
鳴于堂上而堂下之編鐘應之黃鍾之磬鳴于堂上而  
堂下之編磬應之所以節歌者之句也豈非以歌中聲  
之詩必假中聲之鐘磬以發其音耶○儀禮大射樂人  
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而西階之西頌磬東面注云笙

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是以東方鐘磬謂之笙皆  
編而懸之言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是以西  
方鐘磬謂之頌○通禮義纂云黃帝使伶倫造磬○樂  
經云黃鍾磬前長二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  
此謂特懸大磬配鑄鐘者也磬之爲器立秋之音也蓋  
其用編之則雜而小離之則特而大大叔之離磬則專  
虛之特磬非十二器之編磬也古之爲鐘以十有二律  
爲之齊量其爲磬非有齊量也因玉石自然以十有二  
律爲之度數而已○琴制其長三尺六寸三百六十分  
周天之度也自一彈至四彈謂之上準上準四寸半以  
象黃鍾之子律自四彈至七彈謂之中準中準九寸以  
象黃鍾之正律自七彈至龍韻謂之下準下準一尺八  
寸以象黃鍾之倍律三準各具十二律聲然須轉絃合  
本律每一絃各具三十六聲皆自然也○琴書曰昔者  
至人伏羲正天下削桐爲琴說文云琴禁也神農所作  
爾雅云大琴謂之離郭璞曰或曰琴大者二十七絃未  
詳長短樂書云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爲官而  
居中央君也商張右旁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  
君臣之位正矣廣雅云伏羲氏琴長七尺二寸神農氏  
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絃曰官商角徵羽文王增

二弦曰少宮少商琴操云伏羲作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日也廣六寸象六合也又上曰池言其平下曰瀆言其服前廣後狹象等早上圓下方法天地風俗通云雅琴者樂之統也今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七弦者法七星也舜彈五弦之琴而天下治堯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也○趙孟頫曰琴也者上古之器也所以謂上古之器者非謂其存上古之制也存上古之聲也世衰道微禮壞樂崩而人不知之耳琴絲音也非絲無以鳴然而絲有緩急聲有上下非竹無以正之竹之爲音一定而不易是以用之正緩急而定上下也是

尚書筆簪

虞益撰

五十七

故音十有二均調琴之法亦十有二而世俗一之黃鍾之均一宮二商三角四徵五羽六七比一二大呂太簇如之夾鍾之均二宮三商四角五徵一羽六七比一二姑洗如之中呂之均三宮四商五角一徵二羽六七比一二蕤賓林鐘如之夷則之均四宮五商一角二徵三羽六七比一二南呂如之無射之均五宮一商二角三徵四羽六七比一二應鍾如之如之者非同之如其徽之應而緩急不同也羽爲不同則易從而正之曰以管正之也黃鍾之均一絃爲宮吹黃鍾之管以合一絃而後絃正自是以降以大呂合大呂以太簇合太簇無不

正矣夾鍾之均二絃爲宮合之無以異也中呂之均三絃爲宮合之無以異也夷則之均四絃爲宮無射之均五絃爲宮合之亦無以異也此十有二均之大略也夫一絃爲宮者至五絃而止五絃而止者五音之外不可加也二絃爲宮者一絃還而爲羽羽不可以濁也故以六絃代之三絃爲宮者一二還而爲徵羽徵羽不可以濁也故以六七代之其正體不出乎五絃也其所以七絃者亦清聲還宮也至於四絃爲宮者則羽不足矣不亦窮乎曰羽在三絃七徽之上以按聲求之亦清聲也此琴之大略也○風俗通曰琴者樂之統和樂作者其

尚書筆簪

虞益撰

五十七之一

曲曰暢言其道暢美也憂愁作者其曲曰操言不失其操也○琴操云文王武王各加一絃是爲七絃以應七始之數第一絃爲宮次爲商次爲角次爲徵次爲羽次爲少宮次爲少商或謂五絃作于舜七絃作于周文武作太宗加爲九絃琴書曰琴五分其身三爲上二爲下參天兩地之美也中起八寸象八風腹廣四寸象四時徽十有三象十二律餘一以象閏其○列子云鄭師文學琴于師襄三年試之當春而扣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溫氣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涸及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

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降甘露醴泉涌南絃屬屬春羽絃屬冬徵絃屬夏宮商中聲故和氣應琴有五絃一發主一聲此曰抑某絃者非謂其一而廢其四蓋其曲以商為主其○周禮大司樂孤竹之管雲和之琴曲以角為主也

瑟冬日至于地上圓丘奏之孫仲之管空桑之琴瑟夏日至于澤中方丘奏之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于宗廟

奏之鄭玄注孤竹竹特生名孫竹枝根之未生者陰竹在山北者雲和空桑龍門皆地名產良材一云孤竹國名○爾雅云大瑟謂之灑徒鼓瑟謂之步三禮圖

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

十九絃其餘四絃謂之養養廉也頗瑟長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也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陽

南書律篇虞夏五卷五十七之七

氣畜積萬物散解故士達作為五絃之瑟以來陰氣

定群生又云瞽瞍梓五絃之瑟作十五絃之瑟命之曰

大章舜立仰延乃梓瞽瞍之所為瑟益之八絃為二十

三絃○樂記清廟之瑟朱絃而越疏一唱而三歎有遺

音者矣尚書傳曰大瑟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熊氏

云瑟兩頭有孔其在底下者名越若用之祭祀則練其

絃疏其越疏達通之也朱絃練而朱之也蓋絲不練則

聲運故越口以進其聲然後不至于太急練絲以調其

聲然後不失于太清○白虎通瑟者齊也閉也所以其

心淳一于行○瑟以小絃為大聲以大絃為小聲○周禮小師掌教箏管注云箏如遂而小併兩而吹之瞽瞍

掌箏箏管笙師掌吹管大司樂孤竹管圓丘奏之孫竹

管方丘奏之陰竹管宗廟奏之○燕禮大射下管新宮

○禮記下管象又云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

聽竿笙箏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爾雅云大管謂之

箏其中謂之篴小者謂之篴注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

底零陵文學奚景于冷道舜祠下得笙白玉瑄知古以

玉為瑄後乃易之以竹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凰

儀也○樂書云八音七曰竹其封則震方則東時則春

聲尚議律姑洗風明庶其音溫春分之氣也先王以為

簫管之屬昔女媧氏命娥陵氏制都良之管以一天下

南書律篇虞夏五卷五十八

之音又命聖氏為班管合日月星辰至帝舜命咸墨吹

冬展管亦因是矣○管如篴而六孔長尺圍寸有孔無

底併漆之其所注治相為終始所以導陰陽之聲風俗

通十二月之音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爾雅云鼓小

者謂之應釋名云瑟禪助鼓節也聲在前曰朔朔始也

在後曰應應大鼓也禮器曰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

在東大射禮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鼓在其東南鼓西

階之西一建鼓在南東鼓朔鼓在其北注云應鼓應朔

鼓也先擊朔鼓應鼓應之○傳云田大鼓也疏云應既

是小田宜為大箋云田當作幘幘小鼓在大鼓旁應釋

之屬周禮大師大祭祀下管令奏鼓陳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爲大鼓先引故曰陳小師小祭祀小樂事鼓陳禮以其始鼓故曰朔是以儀禮有朔無陳周禮有陳無朔其實一也鄭氏以應陳朔爲三鼓恐不然也○鼓如鼓而小賓至擡之以奏樂周禮小師掌教鼓鼗注云鼓持柄擡之旁耳看來執與鼓同置似無擊擡之異鬻子云禹之治天下也縣五聲以聽曰語寡人以訟獄者揮鞀呂氏春秋云武王有誠謹之鞀而堂下之樂必先鼓鼓者卽樂記所謂先鼓以警誠之意也鼓人救日月其氏功猛獸司馬行軍皆用鼓而不用鼗其賜子男之樂則以鼗將之而不用鼓惟作樂則鼗鼓皆備也還自擊鼗瞋眦瞭掌擡鼓大司樂需鼓鼗于圜丘奏之靈鼓靈鼗于方丘奏之路鼓路鼗于宗廟奏之○建鼓植于四隅皆有左鞀右應應鼓和終朔鼓倡始乾隅左鞀應鐘亥之位也中鼓黃鐘子之位也右應大呂丑之位也艮隅左鞀大簇寅之位也中鼓夾鐘卯之位也右應姑洗辰之位也巽隅右應仲呂巳之位也中鼓蕤賓午之位也左鞀林鐘未之位也坤隅右應夷則申之位也中鼓南呂酉之位也左鞀無射戌之位也○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雷天聲也靈地德也路人道也天神之

樂六變而雷鼓雷鼗六面地示之樂八變而靈鼓靈鼗八面人鬼之樂九變而路鼓路鼗四面者金之爲物能化不能變鬼亦如之金非土不生以土之五加金之四是爲九變○禮書云儀禮諸侯之燕大射大夫士之鄉射鄉飲皆有鼓無祝諸侯之樂非無祝也文不備○釋樂云所以鼓祝謂之止注云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廣雅云祝舄桶方三尺五寸深尺八寸四角有堅禮記王制云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月令仲夏命樂師飭鐘磬祝敔明堂位云指擊四代之樂器也注指擊謂祝敔樂記云聖人作執鼓柷敔塙此六者德音之器也注柷敔柷敔樂記圖曰柷衆也以舉衆樂乾立立冬陰陽終始聖人象天以制柷法使死者不恨生者不怨國語云華木一聲劉勰樂論曰柷之作樂敔之止樂嘗問于李良良曰聖人制作之旨皆在易中易曰震起也艮止也柷敔之義如斯而已柷以木爲底下實而上虛震一陽在二陰之下象其卦之形也擊其中聲出虛爲衆樂倡震爲雷雷出地奮爲春分之音故爲衆樂之倡而外備以山林物生之狀艮位寅爲虎虎伏則其象止樂皆有二十七刻三九陽數之窮曼之以竹裂而爲古

或用十寸或裂而爲十二陰數十二者二六之數陽竊而以陰止之又曰樂由陽來陽之數極于九聖人攝其數于九鳴竊其聲于九成。案毛解簧爲笙朱子示笙竽管中金葉則指簧體言之而不以爲笙名矣竽以爲爲之故曰匏竽亦是也其中污空以受簧也簧橫也于管頭橫施于中也以竹鐵作于口橫鼓之亦是也。爾雅曰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注巢者列管簧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和十三簧者鄭射記曰三簧一和而成聲疏巢高也言其聲高小者名和李巡云小者聲少音相和也簧者笙管之中金薄鐸也笙管必有簧故或

尚書章句

虞益撰  
五卷

六十一

謂笙爲簧。○白虎通云匏之言施也在十二月萬物始施而勞笙者太簇之氣象萬物之生故曰笙有七正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樂之故謂之笙。○如鼓瑟吹笙非從取其笙瑟之並奏也蓋瑟聲不可自和必以笙而和之也如吹笙鼓簧云者他竹音皆接其孔則無聲放其孔則有聲惟笙放其孔則無聲故謂之鼓蓋吹笙必鼓簧也卽一笙管而他可知矣。○竽于笙也其形參差以象鳳翼冬至吹黃鐘之律而聞音以竽冬則水王而竽以之則水器也木數一其成數則六焉因六而六之則三十六者竽之簧數也因七而六之則四十二寸

者竽之長數也鼓鼓柷楊桐埙篪倡始鍾磬等笙和終等管簧象笙以竽官管在中故也後世所存多二十三管具二均聲焉吹竽有以知法度等音調則度數得矣。○笙良音也竹母曰匏列管匏中施簧管端竽官管在中笙官管在左凡十三簧十二以應律其一以象閭大者十九簧曰巢。○笙者生也法萬物始生導達陰陽之氣故管有長短黃鐘爲始法象鳳皇其形鳳翼其聲鳳鳴巢亦以衆管在匏有鳳巢之象也。○磬乾音也與笙同爲陽聲是擊應笙之聲而笙亦應之也書曰笙鏞以間是應鐘之笙詩曰籥舞笙鼓是應鼓之笙儀禮歌魚麗

尚書章句

虞益撰  
五卷

六十二

笙由庚笙之類是應歌之笙然則笙之爲用豈不備哉。○呂氏春秋云黃帝命伶倫鑄十二鍾禮記云垂之鍾蓋垂爲堯時鍾工而山海經則以炎帝之孫鼓延始爲鍾鍾制載于考工記者甚詳鍾體之制五有鈇有于有鼓有鈺有舞鍾柄之名二有甬有衡鍾縣甲丙庚壬設編鍾以應陽乙丁辛癸布編磬以應陰陳十二鐃鍾自子至亥各當辰位之上以應律節聲也植建鼓于四隅配乾艮巽坤之位合二十四象二十四氣也祝在左位于寅敬在右位于戌也。○見氏爲鐘兩樂謂之鈇鈇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鈺鈺上謂之舞舞上



謂之甬甬上謂之銜鐘懸謂之旋旋懸謂之幹鐘甬甬之篆篆間謂之枚枚間謂之景于上之櫛謂之隧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去二分以爲鼓間以其鼓間爲之舞修去二分以爲舞廣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以其甬長爲之圓參分其圓去一以爲衡圓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下在下以設其旋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倭弁之所由興有說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倭則祚弁則鬱長甬則震是故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間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間爲懸

尚書章句

虞夏禮

六十三

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圓之銑金之澤者又小鑿也鐘樂亦謂之銑以其類鑿然也于則銑間之曲往者也鼓則于上之待柳者也鉦則鼓舞之正中者也舞則聲之震動于此者也甬出舞上者也衡橫甬上者也衡上有旋旋飾有蟲介于鼓舞之間有帶帶類篆故謂之篆布于帶間有枚孔有數故謂之枚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者鉦體之徑居銑間之八也去鉦二分以爲之鼓間者鼓間之徑居銑間之六也以其鼓間爲之舞脩脩舞之徑也舞徑亦居銑間之六也去舞徑二分以爲舞廣廣舞之長也舞長居銑間之四也

舞長四而徑間亦如鼓舞徑六而長亦六六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者蓋鉦體居銑之六與鼓間同鉦間又殺矣與鼓間異此所以各十分之以爲厚薄也凡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若黃鐘之律九寸十六之而銑取其十以爲度則銑徑五寸有奇鉦鼓舞之所居者遞去二分則舞脩三寸有奇舞廣二寸有奇律各倍半餘律之鐘可推矣○鐘口十其長十六以爲鐘之身鉦者正也居鐘之中上下皆八下去二以爲之鼓上去二以爲之舞則鉦居四而鼓與舞皆六是故于鼓鉦舞篆景樂懸甬衡旋蟲

尚書章句

虞夏禮

六十四

鐘之文也若于外者也廣長空徑厚薄大小鐘之數也起于內者也其鐃鐘亦以此法而四倍之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有十二辰之鐘以應十二月之律十二辰之鐘大鐘也大鐘特縣非特縣者編鐘也廣夏之時小鐘謂之鍾大鐘謂之鐃書云笙鐃以間詩云鼗鼓維鐃鐃鼓有數註云鐃大鐘是也周之時大鐘謂之鍾小鐘謂之鐃鐃即編鐘又謂之歌鍾伶州鳩云大鈞有鐃無鐃鳴其細也細鈞有鍾無鐃昭其大也是鍾爲大鐃鐃爲小鍾而周禮鐃師註云鐃如鍾而大謬矣鼓之制蓋始于伊耆氏及少昊高辛帝堯而有虞氏謂

之搏拊夏后氏加足謂之足鼓商人貫之以牲謂之鼗  
鼓周人縣而縶之謂之縣鼓禮云縣鼓在西應鼓在東  
詩云應棟縣鼓則縣鼓周人所造也以應鼓為和終之  
樂則縣鼓為倡始之鼓蓋官縣設之四隅軒縣設之三  
隅判縣設之東西西北隅之鼓合應鍾黃鍾大呂之聲  
東北隅之鼓合太簇夾鍾姑洗之聲東南隅之鼓合仲  
呂蕤賓林鍾之聲西南隅之鼓合夷則南呂無射之聲  
考工記云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  
聲舒而遠聞言鼓之難為良也鍾聲鏗鏘以立號鼓聲  
之聲謹謹以立動周禮春官樂師以鍾鼓為飾鍾師以  
鐘鼓奏九夏地官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是鍾鼓交  
相為用故作樂者首稱鍾鼓云○隋音樂志云鍾鍾每  
鐘懸一簋虞各應律呂之音即黃帝所命伶倫鑄十二  
鐘和五音者也編鐘各應律呂大小以次編而懸之止  
下皆八合十六鐘懸一簋虞○鍾者時之氣聲也節度  
之所生也有節度則萬物昌亡節度萬物亡亡與昌正  
相迫故謂之鍾景鍾者黃鍾之所自出也垂則為鍾仰  
則為甬甬之大終于九斛中聲所極其高九尺拱以九  
龍惟天子親郊乃用之立于官縣之中以為君闡環以  
同清聲鐘磬特磬以為臣闡編鐘編磬以為民闡

○按鍾有編鍾鄭氏云十六枚同在一處段安節云每  
架十二按周禮此若師教賦曉擊之者也有不編者鍾  
師自擊之十二辰零鍾若書傳云左右五鍾也在東曰  
笙鍾在西曰頌鍾荀卿云懸一鍾而尚拊此堂上之鍾  
蓋亦不編又有綴樂燕樂之鍾古文頌為庸書傳云天  
子將出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左  
五鍾皆應呂氏曰黃帝命伶倫鑄十二鍾按郭以鑄為  
鑄依鄭注書及儀禮則鑄即頌鍾非鑄也大射注鑄如  
鍾而大陳祥道以鑄為小鍾鑄為特鍾博古圖說又云  
鍾減于特鍾而大于編鍾三說亦不同○鳥獸賡賡馬  
融以為荀虞七經小傳用其說書碑傳以鳳凰來儀為  
簫聲之和艾軒亦曰制氣尚象○古文簫磬今文作簫  
九氏曰記簫  
樂名也 諸儒誤以簫管解之釋樂云大簫謂之言  
小者謂之笄注云言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笄十六管  
長尺二寸簫一名簫博雅云簫大者無底小者有底釋  
名云簫蕭也其聲蕭蕭而清周禮小師掌教簫簫聲掌  
播簫笙師掌教吹簫書曰簫韶九成禮記仲夏命樂師  
均管簫易通卦驗云夏至之樂以簫簫者中呂之氣伏  
義作簫十六管月令章句云簫長則濁短則清以肅密  
實其底而增減之則和三禮圖云雅簫長尺四十二寸

四張頌簫長尺二寸十六張無底者謂之洞簫○簫  
竹其狀鳳翼其音鳳聲以五行推之乃南方朱鳥則火  
禽也火生數二成數七而夏至又火用享之時二十七  
四則簫之長尺有四寸蓋取諸此大簫謂之管小者謂  
之篴大者長尺有四寸小者尺有二寸尺四寸者二十  
四管無底而善應故謂之管尺二寸者十二管有底而  
交鳴故謂之篴蓋應十二律正倍之聲也○簫樂器其  
形參差以象鳳翼亦作箭筒有二音先彫切者與簫同  
卽象鳳翼者也左傳季禮見舞韶箭杜預曰象箭舞所  
執○凡宮懸軒懸之作奏二舞以爲樂之容一曰文舞  
二曰武舞官懸之舞八佾軒懸之舞六佾文武之制左  
執籥右執翟二人執蠶引之武舞之制左執于右執戚  
二人執旌居前二人執蠶二人執鐸四人持金錙二人  
奏之二人執鏡以次之二人執雅在左二人執雅在右  
○乾坤定而有倫有序震兌分而自西自東艮震雷澤以  
決治爲天地之昭融艮巽布而若離若合商坎峙而  
不譁不兢體山風之次序吐水火之情○按孔安國云  
性周旋乎玄武之間繁會乎羽籥之盛○成樂曲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書育九成傳言九  
奏周禮言九變其實一也樂記謂武樂六成而陳氏樂  
書卽云文樂九成武樂六成竊疑六成乃樂之小成而  
九成其大成也以黃鍾爲宮無射爲商夷則爲角仲呂

爲徵夾鍾爲羽皆以黃鍾起謂黃鍾畢而和之以大  
呂是爲一成以太簇爲宮黃鍾爲商無射爲角林鍾爲  
徵仲呂爲羽皆以太簇起謂太簇畢而和之以應鍾  
是爲二成又奏姑洗之宮至林鍾之羽而和之南呂是  
爲三成又奏蕤賓之宮至南呂之羽而和之以林鍾是  
爲四成又奏夷則之宮至應鍾之羽而和之以仲呂是  
爲五成又奏無射之宮至大呂之羽而和之以夾鍾是  
爲六成又奏夾鍾之宮至姑洗之羽而舞之以雲門是  
爲七成又奏林鍾之宮至南呂之羽而舞之以咸池是  
爲八成又奏黃鍾之宮至應鍾之羽而舞之以九韶是  
爲九成蓋九變而復返于黃鍾之宮故爲樂之大成之  
章昭云凡作篇章旣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詩者歌也  
所以節舞曲終乃變章亂節故謂之亂許謙云亂有二  
義篇章旣成撮其大要爲亂是以辭言也曲終變章亂  
節是以音言也樂記云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歸又云  
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此則謂金聲之亂非歇聲之亂矣  
○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以合同神人細入氣微入聲因  
道取類統協太和三才可致而理也其道在樂則三宮  
最著天宮取相繼父道也地宮取相生母德也人宮取  
相合人情也變夾鍾曰圓變林鍾曰曲乾爲圓坤含弘

也黃鍾無變稱何也人主常也天宮中春之管也地宮中央之管也人宮中冬之管也本中聲也閏鍾生于大辰直天之明堂帝出乎震故事天因焉而鍾出于大社地神也致役乎坤土之甚盛德也故事地因焉黃鍾生于虛危有家廟象又萬物以子始故事人鬼因焉其變有六八九何也卯律數六卯陰得酉而亦六也雲門之樂六變閏鍾以之又初歷羽之羽調數當六也未律數八卯陰得丑而亦八也咸池之樂八變林鍾以之又初歷徵之羽調數當八也子律數九陽得位九也簡韶之樂九變黃鍾以之又初歷宮之羽調數當九也六變乃羽七之樂然其聲七其變六起奏羽水收音又羽始終水也水為天根是為雲門焉八變乃徵九之樂然其聲九其變八起奏徵火收音又徵始終火也火為地窟是咸池焉九變乃宮五之樂五五為十然其聲十其變九起奏宮羽終奏本宮始終土也人鬼歸于土隨音而動故簡韶九成祖考格焉六變十奏而羽永生角木冬而春也陽以生也陽生而後有天之雲者升天之物也門者陽氣所出也八變十二奏而徵克商羽生角夏而秋也陰以克入也陰生而後有地池者入地之物也咸者備也氣周十二辰故備也九變十三奏從本宮起羽清

濁之間陰陽之會也人負陰而抱陽魂升魄降必交而後享故人鬼之樂先用雲門後用咸池今天地以索享也且天神之樂紫微垣在子角居之太微垣在卯寅宮徵居之夫市垣在辰羽居之天神宜可降矣地祇之樂火音變而水水音變而火金音變而水木火金水麗乎上為四象四象交而土德中焉有坤道焉地祇宜可山矣人鬼之樂並用亥子丑幽陰之律而寅為鬼戶亥有木音丑有木音寅有火音則水化木木化火從鬼戶以出而萃于宮五人鬼宜可體矣然則音止三聲止四何也曰三統五也省文也商非盡無蓋去商調耳先儒曰祭尚柔近之然而未盡也夫商主殺天地神人共惡之樂之流南而不歸北也將是謂乎于寶曰謙神也沈括曰虛人也鑿矣陳賜以為周木德忌商引珮玉以正近臣韓氏亦云然信斯言也是夏無徵而商無官也賜又曰天宮變六其合四地宮變八其合三入宮變九其合二巧以乾坤成明之于王者昭格享親之義奚謂也吾無取焉爾嗟乎古樂淪滅漢儒多所傳會必欲執三宮以非旋宮即國語之四宮復何說哉且一大族而再為徵也夾鍾律陰不可以祀天乃假無射起調即夾鍾何異焉又曲曲數宮有辟有不川其說矛盾迂迴而難通

凡八變九變皆此類也。此隋志之所載。美矣。鄭氏之義不可妄以爲解也。蘇子瞻曰。義作樂而鳥獸舞。鳳凰儀。信乎。曰。何獨義也。樂工所以不能致氣。召物如古者以不得中聲。故爾。樂不得中聲者。謂不當律也。謂不當律。則與撻埴鼓盆無異。何名爲樂乎。使器能當律。則致氣召物。雖常人能之。蓋見於古今之傳多矣。而況於變乎。夫能當一律。則衆律皆得。衆律皆得。則樂之變動。猶鬼神也。是以降天神。格人鬼。來鳥獸。皆無足疑者。

尚書卷

五卷

七十一

將言樂而先致嘆美之辭。擊石拊石。非獨奏一音之謂。正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八音以石爲首。宜于此單言石。舉難和者以該樂之全。合同而化者樂也。而石以立辨。樂以無相奪。倫爲和。石聲屬角。不高不下。太高則近徵。太下則近商。在清濁間。故難和。磬非一種。故兩言之。于特磬則重以擊之。于編磬歌磬則輕以擊之。重擊謂擊。輕擊謂拊。隨石大小而輕重調之。正見和處。擊拊俱備。倣帝德非專爲調石而然。一擊拊而聲之重濁輕清者。無不合。倣此。一擊形容音無不調矣。故總名之曰百歌。舞庶尹諧。借此一端。形容人物之感。和皆石之和處。率舞是各適其性。不相侵害。意

尚書卷

五卷

七十一

非來舞于廷。諸以心言。讓以心形于貌言。允字活。全要點。石聲難和。故予管列之于堂。而又列爲堂上之首。然以禮德之和。融液于其間。故雖難和而自見其和。意前。先言禮考虞賓而後及鳥獸。以貴虞爲序。此先言鳥獸後言庶尹。以難易爲序。不必分上節爲在宗廟。此節爲在朝廷。○變又曰。於乎美哉。帝樂感通之美。抑嘗奏之朝廷。而身抱其盛。彼石音屬角。最難和。予以石之大者。聲易欽。擊之以振其聲。石之小者。聲易揚。拊之以悠其韻。隨大小以發清越之音。蓋衆音並作。依我磬聲。則蠢而默。莫不率舞。物且如此。况庶官之尹。信皆相與。諧順而有師師濟濟之風矣。人物和皆由于樂。其感通何如哉。按磬制。或謂黃帝使伶倫爲之。或謂堯母句氏爲之。或謂叔爲之。明堂位云。叔之離磬。離磬特縣之磬。非特縣者。未必不始于伶倫。句氏也。山海經云。少華山之陰。鳥危山之陽。嵩山涇水之中。皆多磬石。擊磬于衛。金履祥云。磬編磬也。以玉爲之。夫磬有石有玉。玉磬球也。書言鳴球。又言天球。在東序。詩言大球。小球是也。若編磬則編小磬。十有二以應十二律。或以石爲之。不必玉也。編磬又謂之頌磬。儀禮云。設倚于頌磬。西紼是也。○磬有大小。故擊有輕重。磬有特磬。有歌磬。有頌磬。有笙磬。有

編磬特磬總之一樂之終玉振是也歌磬與歌相應者也頌磬與鑄相應者也笙磬與笙相應者也編磬有玉爲之有石爲之玉磬即鳴球也鳴球玉磬玉亦石也編鍾編磬十六枚共一簣國語以鍾爲小鍾疑卽此日記以鳴球非玉振之特磬則應笙之鍾自非全聲之鍾鍾矣擊石之石疑爲特磬蓋所謂玉振之磬也拊石之石或爲歌磬與歌相應者或爲編磬與歌相合者或爲笙磬與笙相應者此所以微擊之也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畢陶拜手稽首屬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

尚書卷

虞益

五

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康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功成而後樂作故紀夔之贊樂以見帝治之成君臣之相期共保者歌可見也歌者樂聲之發也作歌作保治之歌也帝局用以作歌觀庸之一字則惟聖能作矣歌勅天君臣責難語意定須各相出入乃見相長相成之妙帝用保治之心欲歌股肱喜哉三句而責難于臣故先述其作歌之意曰勅天之命二句畢陶欲廣續帝歌歌元首明哉六句而責難于君亦先述其作歌之意拜手稽首屬言曰念

哉四句帝重股肱句畢陶重元首句帝歌處以時幾勅天實在臣身上責望畢歌處以典事考成實在君身上責望兩欽哉俱承念哉說明良康與喜起應要相弼之意帝言起而畢曰明見不貴與作而貴坐照也帝言喜而畢曰良見不貴踴躍惟貴易直也帝言熙而畢曰康見不貴增廣惟貴安寧也故曰續帝歌以成其義下又歌一段以足成正歌之意帝拜受畢陶之歌言往欽哉以儆其臣正應轉畢歌意中兩欽哉并結出已歌意中勅天語○通節重保治上見君臣求治無已全要理合帝庸作歌乃歌屬言廣歌又歌帝拜曰將十三個哉字押直全韻還他歌體方不

尚書卷

虞益

五

在丁萬古君臣唱和開端光景帝先述作歌大意以勅天二字爲主不曰勅天而曰勅天之命天理隱微不如聰明明畏之顯著在目前不必危靡常于冥冥憂降殃于後日也勅只是常惺惺法一問一關天未必遂以此言幽兆于我而我視之皆多幽少吉之門傳治亂安危相爲倚伏正言其無常不可不戒勅意非指治亂爲天命也聖人與天爲一此心戒處卽爲天勅天句虛工夫全在惟時惟幾時以時時言自頃刻而積之也貴動靜幾以幾微言自萌芽而兆之也從念頭初起處用工幾在事先訓事不足以盡之二惟字正勅之實用力處千古竅會惟此一時萬事樞



要惟此一幾一錯百錯正不可追此所以勅天者當無時

事而不戒勅勅天八字語意甚繁謂勅戒那天命只在

這時與幾也蓋時者命之流行幾者命之朕兆天道之顯

然者也乘之以勅則仰對愈親與安止幾康同意陶謨一

日二日萬幾川一與萬極數之多寡立論已見勅天然猶

以日爲量數爲紀世常論惟時惟幾則無時非幾無幾非

時微乎朕矣下阜陶賡歌兩言欽哉亦根惟時惟幾之惟

字出須知勅天二句卽今歌引未分君臣且泛說不可咽

下率作省成事說君遂以此爲專說臣蓋此帝歌自叙勅

天處不宜泛加刻畫宜函發歌意方是股肱三句正所以

責難者乃歌之意謂吾欲勅天以謹時幾必賴股肱之助

股肱喜哉句重一起一應而由于股肱之喜則股肱信不

可不喜也凡人視聽呼吸皆在元首作而行之則在股肱

但人情于時平易玩宦成易怠嬉惰氣微中人心使時幾

廢失故特以喜言惟無時不喜亦無幾不喜于無憂無懼

之日獨有若鼓若舞之情則元首爲這喜神扶翌卽欲自

仆有不能仆百工爲這喜神鼓舞功不求廣自無不廣全

是責重于臣意喜是人心悅境踴躍趨時而欣然圖幾也

下阜陶言與事正應此字起只卓然振起恭已正南面起

之象可見借字形容耳若以勵精圖治爲起則起當先于

尚書叢書

虞益撰

七十五

喜矣股肱以形用而喜反言心者受令于元首而樂爲助

彼何有心神以運之也元首以神用而起反言形者元首

自有獨運之神但振起之力借之股肱而已百工應哉註

云百官之工似與股肱句重複不知百工只當下而庶幾

萬事一般論其工非論其官若曰百般的工都應廣耳應

者百官聽令衆職齊諧順時圖治之功若增而廣隨幾致

治之績若廓而周也元首起與百功應相對不得元首之

起與股肱之喜緊相承應而百工之應特帶言之耳元首

明哉三句亦是如此三句相承詠歎方得歌體喜傳謂樂

于趨事赴工起傳謂人君之治爲之興起陳新安謂起而

乘時圖幾百工應哉則乘時圖幾之效也當知與傳微細

分別處元首起百工應二句無正失俱本股肱喜來是帝

責難于臣然治不喜起則不奮徒起又非今日無爲之理

須深惟其故故阜陶拜手稽首願言曰念哉念哉二字虛

亦承上勅天說來言帝欲勅天于時幾不可不知所念也

下兩欽哉正是念慮欲臣喜而興事須倡率振作之但意

太銳便易紊憲此憲爲乃心自定之憲豈得自有自更故

欽哉不可輕于有爲且欲臣喜而有成須綜覈首祭之但

治垂成率心易懈此成爲乃心自造之成豈得自成自玩

故欽哉不可玩夫已爲喜起應帝欲振勵充廣也阜因而

尚書叢書

虞益撰

七十六

欲其加謹。慎省察之心。蓋望治急。則紛更始進銳。則難久。皆從喜起中生。故舉陶欲依帝作歌。亦先述歌意。不欲歸其責于臣。而在知所以馭其臣。曰。率作臣不自始。君為處始。曰。屢省臣不自終。君為厚終。君操總攬之權。全要駕馭得體。止是一念兢業精神。默默鼓舞。故不必下侵臣職。以求事功。但委任而責成功耳。作興與成。俱指臣率省則君道也。事之未作。當有以率興之。分職受任。各使自效。如容命二十二人。是樂于興事者。弊。至于紛更。又當謹守成憲。不可輕有所更改。典章法度。帝自有明作奮庸之矩。一不欽。則或以紛擾為精明。人不知所奮矣。故欲其欽。率作

尚書章帝

虞益稷  
五卷

七十七

作字。不可連興字看。蓋言總率振作羣臣。以起事功也。此句重慎。乃憲句亦是了率作中事。若只說不可輕于有為。則率作句反輕了。事之既作。當有以省事之成。秦績曰。成屢省。謂密于計察羣吏。如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以時舉行。直以帝心綿亘之。一不欽。則以綜覈為空文。勤惰不分。人不知所終矣。何以責臣之成。要知此成是。蕭韶九成。後之成。稽名實意多。稽真偽意少。不宜漫發防奸。剔弊語。興事考成。都在欽字上。做工夫。二欽字。戒其不率不省。正是率省處。兩言欽哉。正與勅天相應。着兩乃字。貼帝身上。見率亦帝率。省亦帝省。全在元首。不在股肱。庸者依帝之歌而

續之也。載成也。帝以為在于股肱之喜。舉以為在于元首之明。是成其義也。元首三句。但要貫興事省成而勅天意自在其中。元首之明。只在率省。明字要得總其大體。不察細意。方與下叢勝相反。如明于興事之大綱。明于考成之大體。是也。但見臣下應率作之期。副省成之望。便是股肱良矣。良在盡職上說。庶事康。即其所興所考。卓然有成。績而皆安也。股肱良二句。根元首明來。康哉內雖頂元首而股肱意亦不可少。元首非只一起可了。慎憲則為精明。屢省則為貞明。凡欽處即明處。則股肱亦便不止是喜。惟喜尚露意。氣圭角。今自守憲。自保成。循循罔息。淡性用事。意

尚書章帝

虞益稷  
五卷

七十八

氣全融。故云良。自是都不擾事。亦無廢事。事理常貼事神。不驚。別有一種寧靜之妙。說個康字要帝。仍認惟康本體。母只說說工熙。惟單責股肱義還覺偏。故續成而為康。載復恐緣明成察。故慎防之。而又歌。非只一反也。因率作遂為操切。因屢省遂為苛求。此何等瑣屑。則臣不知所以遵守。亦不知所以見功。舉朝阻氣。坐視事之頹廢了。是元首不但宜明。還宜防其炫明。又歌。即對足正歌說。蓋吾所謂明者。乃含靈而御。非役智而紛也。所謂良者。非不精進也。所謂康者。非不振作也。叢勝對起。說情對喜。說墮對康。說如君以察為明。而下侵臣職。敝精神于細務。役耳目于煩

璜如此。幾勝哉。自是上喜于優官。下不免于曠官。股肱有不情哉。情非懈怠。只是中制掣肘。有力沒用處耳。卽像良字。名似坦夷。實則閒曠也。上樂于任事。下遂至于廢事。有不墮哉。墮如五體墮地之墮。持行常職墮落不能舉也。君不復能照其股肱。臣亦不能扶其元首矣。萬事墮。不安其度也。蕩然而已。墮字從康字生來。外似相安。內實傾圯也。草木冗生曰叢。焚聽亂視。如入草木之叢。失其常照也。勝者催折也。聰明不給。精神耗散。折而不振也。臯自釋其屬言之意。而聲歌明哉。以見能欽之效如此。又歌幾勝哉。以見不欽之弊如彼。帝拜者答屬言之拜。亦拜其言。俞字與向書章。五卷。七十九。念哉。應兼臯陶兩歌言之。然其與起合也。往欽哉。打轉勅天與喜意。見得爲元首固當以明自勵而不可不敬矣。汝等任股肱之責。須無時無幾而不勅天命。勉于良而戒于情可也。往欽雖泛論而意多屬在臯陶。帝歌而臯亦歌。臯拜而帝亦拜。總見君臣相須。精神不可一不貫意。此歌本爲勅天。而君臣倡和無一語及天者。修人事所以勅天命也。欽字應勅字。君臣敬而不怠。就是喜起明良。脫去喜起明良。而但言欽。蓋明者馭臣之本。欽又生明之本。虞書欽明兩字相首尾。○帝用保治之意。作爲詩歌而先自述其意。曰今日受天之命。可謂休矣。天命無常。治者不能保其

不亂。當勅戒天之命。自天命流行于時。刻謂之時。惟時。萬而無頃刻之或怠。自天命潛于事端。謂之幾。惟幾。勅焉而無微隙之不防。此保治之要也。臯既述作歌之意。乃歌以詠之。曰勅天者君。而代君者臣也。股肱果能謹時幾。而喜于有爲哉。則元首其起而自然振頓哉。百職其然而成。充廣哉。此帝作歌而責難于臣也。于是臯陶將欲廣續帝歌。亦先述其意。遂拜手稽首而宣屬其言曰。帝欲勅天保治。當思念之哉。念之何如。時幾勅天貴于善作善成。是在爲君者率先作爲。以興事。又必謹守其常憲。不可輕信。事之人易于紛更。欽哉不可忽于其始也。然戒紛更而一無所爲可乎。又當操責成之柄。課績于三載。明試于四朝。以數考其成功哉。不可忽于其終也。念之者欽之也。欽卽勅天也。率作省成。卽惟時惟幾之實用力也。凡此皆帝之事也。故既述其意。乃依帝之歌而續成其義。曰君者臣之倡也。率作欽考成欽。而元首其明哉。則知臨百官之上。股肱皆謹作事以副省成。其良哉。神運萬機之表而庶事皆有成憲。有成功其康哉。元首可不勉乎。而臯陶責難之意未已也。歌之不足。又歌曰。元首率作不欽。考成不欽。無兼總之明。而所行煩細。下侵臣職。幾勝哉。則股肱無奉職之良而惰哉。萬事廢壞不修。無安康之績而墮哉。爲元首者

戒之一勉一戒之中帝謂是真足以勸天矣遂不覺拜其  
言曰汝明哉之勸殺勝之戒誠然其各往治其職而敬于  
股肱之喜哉總之皆畏天之心也虞廷君歌臣靡如此蕭  
韶之音所以絕盛難繼耳○按此節乃皋陶謨上下篇之  
總結也以作歌次在韶樂之後史家屬綴之妙處通節皆  
是歌體帝庸至往欽哉合爲一首之歌幾與三個欽哉  
又各自成韻帝庸作歌皋陶謨言非詩而何○謨即工時  
之謨後世賦中問答多效此體上文臣哉鄰哉鄰哉詢法  
已有歌意在

丁奉曰虞廷廢歌之後召公諷成王而有遂歌召公遂  
尚書華篇

虞廷廢

八十一

歌之後孔子對哀公而有遂言○又曰一典樂也在典  
則帝命其職而在謨則襲奏其功一納言也在典則帝  
以命龍而在謨則帝以命禹史臣于此何爲而分謨  
謨也典爲君作謨爲臣作典謨之相述其以示君臣之  
相須乎後代帝紀與諸列傳列互爲編纂皆側此○葉  
畫曰或疑聖世君臣何消如此戒勉觀其戒勉之惓惓  
反似季世君臣而不似盛世也者余曰季世安得有此  
季世且稱神頌聖之不暇矣乃能如此戒勉乎有如此  
戒勉者必聖世非季世也

尚書華篇卷之五終

尚書華篇

夏書

後學 東海潘士遵輯著  
古濤張孫振鑒定

禹貢 禹貢在唐虞之際禹謨在虞時舊皆名夏書以夏史所  
述也夫子定書升禹謨于虞書著三聖相傳之道冠禹  
貢有天下之本

禹貢

傳言書有六體典謨訓誥誓命而六體所不該者又爲  
貢範征歌夫典有九官之命謨有征苗之誓衆體具矣  
大抵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凡書所記行事當附右史所

尚書華篇

夏禹貢

記言語當附左史二典原記事而尊之爲典不得下同  
于貢三謨原記言而尊之爲謨不得下同于範可以意  
會不可于篇各求禹貢實典之體可觸類而長矣貢乃  
賦稅之總稱田賦包籠皆在其中

禹貢一篇所載皆山川貢賦事末乃歸之德先見平治水  
土使民安居足食便是禹祗德處經文既宅既作等語可  
見故疏鑿所及聲教流焉非祗德爲治水之本亦非治水  
後然後聲教四訖也○敷土隨山是診脉法急則治標先  
從下流洩水如所謂決九川距海而後上流漸可施功平  
土原爲制貢事平之後每州須有圖籍而以成功各冠其

前所謂典則也。非一州治更治一州。而山川編置何緣見其脉絡。故全舉山川自爲首尾。以終奠高山大川之意。導山正以導川。非截然兩事。而又總以九州攸同。因以定貢賦而終命篇之意。錫土之後。繼以祗德。歸于本原。而又分爲五服。總爲四海。以終敷土之意也。○禹貢述人事。載地理史。惟用一起。例中皆互文見一。其一者可見。而不一者不可見。如總提敷刊。統攝九州。條列載治。例舉一州俱先。本施功說。自覃懷以下。餘州遂言底績。若謂由施功而底成功云耳。卽在冀一州。亦若謂禹先有事于載于修于治。後乃始底。既從既作等績也。故分言則八州。例見合論則

尚書章句

夏禹貢

二

九州互見。凡底績者。未有不本于施功。施功者。未嘗不底于可績。至記禹功。言作者不言宅。言宅者不言作。惟兖州作宅。並舉結又單言既宅。如冀州壺口諸山。言刊不言旅。雍梁荆岐諸山。言旅不言刊。而結又雙提刊旅。與夫言川者。或不言澤。言澤者。或不言川。亦或川澤並舉。凡此皆義例也。九州始末三言底績。惟于豫州荷澤忽露導字爲導山導水理一線之根。九州若以兩戒分南北。則雍梁冀兖青徐六州爲北條。北條有北條之高下。梁荆揚三州爲南條。南條有南條之高下。若不分兩戒。但從東西分高下。則雍梁冀豫荆五州高。俱西北。故多言山。兖青徐揚四州下

俱東南。故多言水。言山因水之發源。言水因水之入海。然高處亦有言水者。則上源之水。必非近海之水。低處亦有言山者。則經濟之山。必非發源之山。故兖青徐揚連敘。先從低起。多言入海。卽爲導山張本。次荆豫梁雍連敘。後從高止。多言發源。卽爲導水張本。總之二條之水。其發源入海。雖分其先後。後高。先入海。而後發源。則一例也。中間臚列禹功。點出禹德。更不及禹。但起結出兩禹字。包括一篇又出成功二字。以收應篇首敷隨載治。○王綱振日記禹貢如畫日月。日月體圓。但能作區。若認區爲日月。失之遠矣。

尚書章句

夏禹貢

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首提治水之要。禹治水。倘不執此要。而漫然治之。豈能成功。故史揭之。敷土三句。平層看。非用功之先後。俱要咬定水上。土分卽水勢之由分。木除卽水患之由除。山川定卽水道之由定。兼用功成功說。若只說知水勢。經行出入緩急。便非紀體。敷作分訓。經之爲九州。孰平治當先。孰高治可緩。緯之爲五服。孰近治宜詳。孰遠治宜略也。隨山者。循山以看水。孰爲塞水之源。當疏。孰爲壅水之流。當導。隨者。憑山爲主。禹但爲隨。隨山勢盤旋。以去木之蔽。蓋林木阻隔。不惟水勢難達。抑亦人力難通。刊木因隨山帶出。亦隨

山事直言隨山不言隨山爲何事故傳明之隨山刊其木也山川原有定分只因洪水汎濫便多山不成山川不成川箕山川與封山爲州鎮者不同鎮是就州中界內封其一高大者爲一州之主而時祭之此是就每州疆界所至舉其山川爲界限專爲究水之出入而設不可混奠定也禮定器于地通名爲奠曰敷曰隨曰奠一因土性山川之自然毫無添設矯揉其間此正禹祗德處○水本流于地中發于山下而出入于高山大川之界不辨區域從何知水涉之高低故一曰敷土所以別九州蓋天文地理區域各定故星土之法則有九野而在地者則山川爲之限隔

尚書集解

夏禹貢  
卷六

四

禹因其自然而分之計分州始于黃帝云禹別者堯遭洪水天下分絕使禹治之還爲九州何者爲冀爲兗爲青徐揚荆豫梁雍則知何州最下治宜先何州最高治宜後而治水之功可施矣不通道路從何如水勢之緩急故二曰隨山刊木蓋水之源必出于山水之勢必因于山之脈絡卽水之經紀也故禹之治水必隨山勢之南北條相水所出入及經略便宜以爲施功之序隨山相度之時刊木以開道路以疏地氣則知何水可入海何水可入河而治水之功可施矣不立紀綱從何知水勢之出入故三曰奠高山大川以別州境如兗之濟河以至梁之華陽黑水武

界山或界州或表其二面或舉其三而蓋州國之設有時而更山州之形千古不易如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能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能遷則知何水出何山之中何州受何水之害而治水之功可施矣

羅泌曰堯之水河患爲甚沛次之淮次之江漢次之獨河所被冀兗重而雍輕沛之所被則徐輕而兗豫重冀兗之流皆自其東北走海而冀又上京故治水之急先于河于是發迹壺口準地之勢自北而南○洪邁曰禹貢叙治水以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爲攷地理豫居九州中與兗徐接壤何爲自徐之揚顧以豫爲後乎蓋禹順五行而治之

尚書集解

夏禹貢  
卷六

五

耳冀爲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實于五行爲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以兗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揚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于梁雍所謂彝倫攸叙者此也與餘之汨陳五行相去遠矣九州之次以治爲先後水性下流治水皆從下爲始冀州帝都于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北高故在後也自兗已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爲東偏雍州高於豫州豫州高于青徐雍豫之水從青



徐而入海也。梁高于荆，荆高于楊，梁荆之水從楊而入海也。兖州在冀州東南，冀兖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經兖州，以冀是帝都，河爲大患，故先從冀起，而次治兖。九州除弱水黑水，但當據導水以河、汾、江、漢、淮、渭、洛七水爲主。河、汾經四州，江、漢經三州，淮經兩州，洛、渭各經一州。洛、渭從河入海，江、淮、河、汾各自入海，餘水多因七水附見，故凡叙山水處，看何州受何水害急，卽主之。如冀州莫大于河，而汾、淇、漳恒衛不過皆從河之水，或記其施功，或記其底績，無非以識河治，決不當以河、汾作對。若充則河、汾皆潰，便不嫌對舉。卽此例推，凡徐之淮、荆、楊之

尚書正義

卷六

六

江、漢、豫之洛、雍之渭，皆當作一州主水。卽徐有汾，雍有河，豫亦兼有河、汾，須分賓主。况九州之水不一，有他水來入此水者，有此水往過他水者，有二水同會者，有卽此水爲他水者，又有卽此水成他澤者，任其縱橫流漫，惟當主以所重。至若青有濰、淄，雍有豬、野，流止雖無關七水，而見紀亦必其係此州之利害與尋常者不同，喜得其治，故用紀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單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叙首冀州，見史作書之義，尊王功始兖州，見禹治水之方。因地，故史于叙冀州下一以禹功先後爲次。此下九州各州皆有數土三意，曰冀州卽敷土也。載壺口治梁岐修岳陽，便是隨山之意。不言冀山川者，不欲別境域而外天下，不必藉山川而表提封。他如兖青不言隨山，無山也。冀在雍河東，兖河西，豫河北，按爾雅曰：兩河間曰冀州。書法當曰大河惟冀州。今省文者，若專說以各州貢道達河可見，則他州獨無餘州所至乎。水莫大于河，距河一面卽受衝。况冀三面距河，形勝固據八荒上游，患害亦當諸州是亟。言冀州而治當先，害最甚，具見。楊慎曰：九州惟冀無所至。

尚書正義

卷六

七

者舉八州而界自見，亦所以別帝都而大一統也。九疇之皇極，貢法之公田，見于此矣。

兩河間曰冀州，李延云：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州之爲言殊也，合同類異其界也。

朱子曰：太行山之極高處，平陽、晉州、蒲坂山之盡頭，堯舜所都也。其地磽瘠，人民朴陋，儉嗇惟堯舜能都之。又曰：冀都正是天地中間好風水山脈，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而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爲虎自華來，至中爲嵩山，是爲前案，遂過去爲泰山，聳于左，是爲龍，淮南諸山爲第二重案，江南諸

山及五嶺又爲第三四重案○曹學佺曰山西古冀州地禹貢冀州惟西河堯都平陽河正在西故以河爲西河而地曰河之東也

冀州以河爲主，衝壺口，經梁岐，汾水入河，單懷河內之地。二漳歸河之水，恒衛趨易水而易入河，大陸則傍河者，河治而冀之害息矣。河自積石以上，所受之水不可知其流。入雍州，則雍州之渭受澧，涇漆沮諸水奔赴于河，始流入冀州。豫州之洛，又受伊瀍，澗諸水奔赴于河，始流入冀州。是豫河之患大于雍，而冀河之患又大于豫，以冀一州受雍豫渭洛全河衆委故也。由是言之，則冀州三面距河，當

尚書

卷六

九

是先受渭水之入，而有西河，方繞豫州南出，而有南河，既受豫州之洛，仍出冀州而爲東河，東河去九河不遠，與充相接，卽兗州入貢之河道也。壺口梁岐太原與恒衛大陸雖同一河，實分兩地，其壺口梁岐與華陰底柱所至，與雍積石龍門相近，此冀之西河，其恒衛大陸爲洛汭澤水所過，與充九河逆河相近，則冀之東河，西河接壤雍豫，因積石龍門未經疏鑿，功多初始，故壺口梁岐以載修治爲文。東河接壤兗州，而九河逆河已受備同，功有因襲，故恒衛大陸以旣從作爲文。此于冀州之河發兩側後導河卽其明註也。○治水必先下，旣者已事之辭，此方本施功說載

說治說修，卽連下兩旣字，可見雖舉施功，若施功已畢未及成功，而功緒已見，言下故下遂言底績，底績猶能統至恒衛大陸遂言旣從旣作，明著其績，以例見單懷衛漳之間，凡爲水爲地無不作不從，故先之底績也。須知底績凡一事就緒皆可見，底績與成功不同，成功蓋究竟衆績爲成，非成功底績只一義。○載始事也，旣者旣畢之旣對下梁岐有畢此方及彼之意，又有畢此卽及彼之意，下旣修亦然，冀州之水莫大于河，河自西方積石之北流出塞外，已而東行，凡二千餘里，陰山阻之，故折而南流入中國，在冀雍之間夾河而南者皆山也，而壺口山正當河流南入

尚書

卷六

九

之道，迎而受之，蓋河口也，故禹治河始于壺口，疏鑿之以開其勢，至于呂梁狐岐二山，則又列峙壺口西北，河勢初來，未有不橫突其處者，故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矣。禹乃鑿呂梁之山，闢其崇竦，疎其震盪，而狐岐乃冀之兩山，險阨河流所經者，亦因而及之以廣其道，而河流望龍門而下矣。梁岐壺口皆河南下之衝，而壺口勢大，故先壺口而後梁岐，治者疏闢之謂，壺口梁岐皆重治河，非導山也。壺口在冀西南，乃河之下流，梁岐在冀西北，乃河之上流，梁岐壅塞無處下手施功，先將壺口疏鑿寬廣以折下流之衝，然

後治梁及岐開廣河道以順經流之勢。殺水勢開河道上下相開。河流所經不止至岐而止。自岐而外是他州。故語止。此是論治冀州之水之次第。非統論治河之次第。禹治水先後以地高下爲緩急。九州有九州大高下。一州有一州小高下。其載壺口治梁岐。特禹治冀河一州之高下。若論禹治河當下自碣石九河迴流而上。以漸及于大陸大伾。然後有事孟津底柱。又然後有事壺口太岳。又然後有事華陰龍門而至積石終焉。是積石龍門乃禹治河之終事。非禹始事也。其敘導水從積石始者。蓋志河始也。導河積石。河流若見之始。九河既道。治究河之始。既載壺口。治

尚書華篇

夏禹貢  
卷六

十

冀河之始。凡山之言治者。或水道之衝。有疏濬之功。或表山以該水土。言藝者剪其蒼鬱。與民種藝。傳所謂以啓山林也。言旅者祭之以爲其州之鎮望。記所謂取材出雲爲雨者也。冀州水患河爲大。切近帝都者汾也。太原諸山。汾水出焉。其流則經于帝都霍山之陽。而在岐梁之南。縣管治之。禹乃因舊跡于太原濟決之。則汾之自霍山而上者無蔽障矣。而直至西南霍嶽之陽。爲汾所經者。亦自此通彼而修之。修太原以通汾之原。至岳陽以順汾之下流。自此而合于底柱。汾固有入河之勢矣。○梁山在龍門之西。岐山在

梁山之東。岐山出勝水。東北流柱于汾。與下導汾相關。堯都岳陽。鯀之治汾意。或爲此。不知汾之水入于河。不先治河。豈能治汾。故續弗成。河道既通。則汾水之來始可受。然後修太原岳陽。使汾水入河焉。傳廣平曰。原山南曰陽。先始太原以濟汾水之源。從此至于岳陽。中間諸山無不修治。以導汾水之流。由是順流入河。而冀無河患。治汾重入河。勿河汾平看。梁岐相去近。故曰及。太原岳陽相去遠。所包地名不一。故曰至。時說但知二句爲導汾水。不復及帝都。亦失傳意。要帶見岳陽帝都所在。以見畿甸中賦淪井疆無不治。

尚書華篇

夏禹貢  
卷六

十一

水治則土平。覃懷之地至衡漳而絕。漳不能爲患。而河爲患。舉土以見水之治也。上曰載曰修。紀施功。此曰底績。紀成功。○太行爲河北脊。其山脊諸州皆山險。直至太行之盡。西處爲覃懷地。始平廣。然先是淇洹交流爲患。至河水南治而淇洹亦平。覃懷之地沮洳盡去而底績矣。由是而北。以至衡漳之地。乃清濁二障所合也。亦因河自大伾向北直流。而二漳橫來東注之矣。今則衡漳水旁之地雖不一。其底績同。要知覃懷在冀東南。當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洹水出其西。淇水出其東。亦自有洹淇衡漳之水。與下淮沂蒙羽相因者。亦稍不同。漳水二。清漳出大鵬谷。濁漳

出鹿谷山東北合流入河河直下而漳橫注之故曰衡漳  
一云此是濁漳不兼清漳說漳水在冀東北衡漳雖水蒙  
底績之文則指漳旁之地非指水乃舉水以見地不重衡  
漳治只重土平上凡禹貢底績皆言地曰至于者言自覃  
懷以至衡漳其間土之高下者無不平也自既載至此俱  
以河作主蓋覃懷河內地衡漳亦入河之水○壺口梁岐  
山也不重山重水衡漳恒衡水也不重水重地梁之岷嶓  
猶此之壺口梁岐雍之豬野猶此之衡漳同例彼此曰及  
中有所包曰至治梁及岐發一及字之例凡後言及者皆  
然既修太原至于岳陽發一至于之例凡後言至于者亦  
尚書卷六 夏禹貢 卷六

然  
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北覃懷共為一地衡古橫字漳  
水橫流入河故云橫漳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地形東西  
為橫南北為從河流而漳東注則河從而漳橫矣○山  
海經曰發鳩之山漳水出焉漳濁東流注于河又東北百  
二十里曰少山清漳之水出焉東流于濁漳之水○沈  
括曰水以漳名者清濁相蹂為漳章者文也別也謂兩  
物相合有文章且可別也清漳濁漳合于上黨色如蟠  
螭數十里方涸如圭璋之合詩云濟濟辟王左右奉璋  
璋圭體之半也合之則成圭

水患既去土復其常故以土色質辨土之所宜也色性可  
辨河東大行地勢全體皆石而土載其上土色則惟白性則  
柔細無塊而壤不皆白壤白壤者多土會之法從多者  
土會以上計貢稅之法也厥土兼穀土庶土言穀土以定  
賦庶土以定貢欲教民樹藝非辨穀土無以知其種因地  
制貢非辨庶土無以慎其財土宜之辨雖因水患既平來  
實為定田賦貢張本餘州倣此

正義曰九章算術穿地四為壤五壤為息土則壤是土  
和緩之名故云無塊曰壤○周禮大司空以天下土地  
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  
尚書卷六 夏禹貢 卷六

墳衍原隰之名物制其畿疆而溝封之以土會之法辨  
五地之物生五地謂山林川澤以土宜法辨十有二壤  
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五地  
之九等即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  
飲財賦鄭氏注以萬物自生則言土土斷吐也  
土宜既辨地利可興則田賦可定此節當以先賦後田及  
賦高于田立意賦不止穀米并兵車亦出于田賦也貢則  
場園園林所出之方物賦之九等合每州歲入總數以九  
州多寡相較而為九等數最多者為上上非以是等田貢  
其出是等賦也田之九等以各州地所宜較其肥瘠為高

下地之景腴者爲上上惟冀爲天子自治并貢皆征在內其多可知故居田先而等爲上上然猶難出第二等者傳謂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故耳土色以黃爲正白不及黃故冀田中中然地大人衆則田功兼于入功故賦反高田四等鄭氏曰冀州獨不言貢篚者畿內之地賦其總經結粟米也總經結粟米倉廩之儲也餼糧之濟也是食爲土貢之要此與甸服節照看極得賦無定法因時損益之政田有定等經野畫一之典○冀州正多而間少故先言上上後言錯豫州間多而正少故先言錯後言上中揚州言下上上錯者以不在本則之中故變文言下上上錯梁州言下中三錯者本則以下中爲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并言之常出者爲正賦間出者爲錯賦錯字兼地力厚薄年分豐歉二意看是矣若謂歲有豐凶戶有增減則錯賦何止四州乎只是地力磽薄種一年拋荒一年如周官一易再易之類錯在上自下升一等豫之錯上中是錯在下自上降一等冀之上上錯是會九州之土其平原廣闊可耕種者則井爲田故民樹藝五穀以供田賦其不可井田者則任爲山林藪澤爲鳥獸魚鼈草木財貨之所生殖聽民樵採漁獵以供土賦總之皆庶土亦總之皆財賦也故後結以庶土交正底慎財賦非財賦之外有

田賦又非庶土之外有穀土也觀經文賦皆屬田必不可指貢爲財賦反以田賦非財賦也

魏了翁曰賦有分頒之意以井地所出獻于王也如禹貢之賦與詩賦政于外左氏悉率敵賦凡三等采地所出之物與丘車之屬盡謂之賦賦是上頒其式貢則下以供上賦通人力所出貢止是地所產如士謂之貢士亦謂之充賦皆地所出之人也○天子之田九畝九州之內有畝以食兆民神農始造田謂之田祖詩○黃帝始經土設井田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爲井

間爲四道此井田之原也其法肇于黃帝成于大禹備

于周壤于秦也○后稷始明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畝長終畝一畝三畝漢食貨志○釋名曰田與也五稼糞滿其中○董穀曰古以百步爲畝以今弓准之一畝當今四分強耳后稷爲田一畝三畝廣尺深尺是橫過一弓直長一百弓也古一夫百畝當今四十一畝播種之區一畝三畝通計百畝三十丈闊六十丈長耳○馬端臨曰禹貢八州皆有貢而冀州獨無之甸服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俱無之說者以爲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賦所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卽租稅也漢唐以來任土作貢無代無之著之令甲猶曰當

其租入然季世苛橫往往租自租而貢自貢矣又曰  
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于商鞅隨民之  
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下中始于錫炎○陸樹聲曰  
禹貢九州言田賦者九曰篚者三曰包者二厥者一曰  
貢者八而冀州則獨言田賦而不言貢者蓋冀爲天子  
所都餘八州諸侯分封之國諸侯各以歲時致其田之  
所有以獻于王者之謂貢冀爲天子畿內之地其物之  
所有皆屬于王則冀衡澤虞牧人晉人掌之何貢之爲  
周官一書紀行人之職曰王畿之外五百里曰甸服始  
貢器物其次貢祀物以至要服各貢其所出之物而王  
畿之內則太宰掌其九職九賦而已亦未嘗言貢也  
恒衛之水未暇治者不與河汾較緩急曰既從見水治之  
終大陸之地未易治者不與覃懷論後先曰既作見土平  
之終恒衛入易而易入河大陸則傍河者也曰從曰作皆  
主河言紀恒衛大陸于田賦後者計河之周也須知水患  
無可緩之理只是難急治耳恒衛大陸俱冀之東北境在  
衡漳之北包絡乎恒山而流注于東北者恒衛之水也其  
水小于河汾其地遠于梁岐治之不甚急故俟田賦既定  
後始加疏濬之功今則恒東入滹水而入易衛東入滹沱  
河而入易從其入易水之道矣少順其長曰從在澤水之

西北九河之東南者大陸之地也河水所經其平過于覃  
懷其地近于大河治之甚難故施功雖在田賦之前成功  
則在田賦之後今且平地廣衍可以耕治有作起之功矣  
作卽東作之作○恒水出恒山北谷卽禹導山之恒山衛  
水出常山入滹沱河非大河之河也大陸近大河卽禹導  
河之大陸大陸爾雅在九藪之數今邢州鉅鹿猶有廣河  
澤唐杜祐李吉甫謂今邢趙深三州皆大陸之地蓋古河  
本穿西山之麓以北流既出枯澤當西山勢斷處地勢平  
廣脊上諸水鍾滙于此爲藪河水泥濘又盤徊其間所以  
勢難急治不依呂氏害小當徐治之說既近河矣可謂小  
乎其地皆接壤兗州其底績必因禹播九河九河既道而  
始從與作與本州西河壺口諸山截治之功無與故另發  
此例記田賦之後見地雖瘠于冀封功實因于兗治與上  
覃懷衡漳之績係壺口梁岐等治者異蔡傳謂地遠近河  
正以遠于岳陽帝都而近于兗河故也既載三節先言人  
事後言山地非治其本山水也恒衛二句是治其本水  
本水故言人事于山水之下餘州倣此○九州叙列山川  
無非以導水而見如冀舉覃懷兗標桑土徐謙東原雍著  
原隰武發例于水治之後或發例于旅山之下總見山川  
實而土敷耳初無有水平土治兩並意乃時于諸州不論



是否見梁岐降丘蔡蒙紫羽等高則類轄以土之高者乎  
見覃懷桑土東原原隰等低則類轄以土之卑者乎夫以  
原隰東原爲土卑猶可至以梁岐蒙羽爲土高乃不言諸  
山爲導水源流反言諸山是水治土平殊晦蝕經旨

陶望齡曰恒山滹沱之間專曰冀禹之敷土也至于恒  
衛從大陸作而冀方乃寧矣管子言恒山之野五穀蕃  
熟四種五穫○水經曰滹沱水出代郡靈丘縣高氏山南  
過廣昌縣南又東南過中山上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

注之○石瑤曰恒山之陽有鉅川焉曰滹沱出代郡泰  
戲山下滙爲三泉流稍延曼循大行掠晉冀蜿蜒而東

尚書

卷六

大

注之海班固叙九河所謂徒駭者太行以東地下河淤  
旁無澗壑以泄其怒諸流洶湧至敗城郭沒田廬若是  
則冀州水無大滹沱矣經何以舍旃而稱恒衛也今恒  
衛二水郡志頗略而衛河源出輝縣之蘇門山會淇漳  
諸水過臨漳分爲二其一北經大名至武邑以入滹沱  
其一東流經大名出臨漳至直沽會白河入海又謂滹  
沱源發于雁門繁峙東南至靈壽而真定適當其衝係  
識以俟考○名勝志曰東鹿縣本禹貢大陸地以滹沱  
水環之故名西漢曰陸成蓋麓陸古字通用大河所經  
受滄沛諸水夏潦時漳水滹沱南北交注其澤東西經

三十里直接陸平任縣俱百餘里漳滹二水遠徙可以  
耕種

治水成功因以制貢海曲曰島海島之夷非絕域之夷在  
冀東北邊如遼與朝鮮不附庸于青而逕屬于冀者則使  
之今年以東北方之文皮來貢重制貢上說非謂水土平  
彼自來也冀不言貢僅者王圻之奉天子所自有則賦中  
有貢在不必言下獻其土之所有于上惟島夷去遠故特  
表之

紀冀州北方貢道九州皆言遠河以紀入帝都之道此亦  
曰入河者爲北境絕遠者言見海道亦可至也東西南三

尚書

卷六

大

而順流達河不必言矣碣石在冀北海之濱離岸三十里  
貢賦之來不經此山蓋取山爲之識如云北境之水若遼  
瀋滹易皆中高不與河通勢必從海入河然海滄茫方向  
難辨入河之道必須有依傍可表爲門戶者惟碣石山數  
十里其嶺有大石如柱石高枕于海右者也必遵海而南  
遡流而西回顧而碣石若在其右轉屈之間方其南向也  
舟出山左山居舟右碣石不過其所入之衝及其西轉也  
舟之左者益折于左山之右者益環而右碣石遂固于夾  
腋之中矣惟舟之涉左故見山之峙右行者折而西南故  
見山之在其東北自是可達河入帝都矣舉碣石單重冀

州爲貢道立文非爲海道立文故碣石雖時海濱此在所  
略須看經文取義○一云遼東西近北海其賦自北海入  
河可也至于右北平漁陽上谷近蒲阪而遠北海其賦反  
先入海而後達河耶蓋此節蒙上島夷之文來謂夷皮服  
之貢與凡賦之濱北海近島夷者皆一同先入海而後達  
河耳小註北境絕遠之說優于傳北海指東北隅之海非  
正北也正北狄境矣

袁坤儀曰謂遼瀋滹易之水皆中高不與河通者誤按  
滹易滹沱諸水去帝都近縱使入河亦不由行遼水又  
在塞外安得由之○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而

前書筆審

夏禹貢

手

東流注于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可導非禹瀆  
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故班固曰商碣周移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離沮會同○桑  
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土惟條○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匪  
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

交次于冀地晁下治當先諸州次序側見以濟河表兗卽  
冀高山大川他州倣此兗州之域濟水經其東南兗實據  
之曰據濟見兗之東南可虞故下言治濟河水迤其西北  
兗實距之曰距河見兗之西北受害故下言治河曰東南

曰西北是謂東南西北一隅非謂東邊與南邊云云也河  
流初見在雍入海在兗中經豫冀凡四州沛水發源在冀  
入海在青中經豫兗亦四州然沛流狹其地可跨而有故  
傳言據河流廣不能奄有其全一州止可得其一面未免  
與他州相共故傳言距如荊河豫州西河雍州皆與冀州  
相距故若以未至河爲距則九河既道何特記兗

李巡曰濟河間其氣專所厥性信謙故云交兗信也○  
沛卽沔水至王屋山既東爲沛入海者也其從水從齊  
者自常山易子縣贊里山入沔非四貢之水俗誤以沛爲濟濟字雖誤姑從時刻

王炎曰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年  
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經決瓠子又決魏之館陶遂分爲

前書筆審

夏禹貢

手

屯氏河大河在西屯河在東二河相並而行元帝永光  
中又決清河靈鳴犢口則河分流入于博川屯河始壅  
塞不通後又決于平原則東入濟入青以達于海而下  
流遂與漯爲一王莽時河遂行漯川夫河不行于大伾  
之北而道于相魏之南則山澤在河之漸者支川與河  
相貫者悉皆易位而與禹貢不合矣○章俊卿曰黃河  
舊道三代以前自宋衛州之黎陽縣境折而北流故北  
京及河北東路諸州在河之東卽古兗州之域自周定  
王時舊道壅塞秦漢以還河堤屢壞乘上游之勢決而  
東下故兗州之域隔在河北而河東之名乃移在并州

兗州以河濟爲王州境以此別地利以此興入貢以此進  
充居東南平衍夾于兩大流之中水患最急故治其後即  
治兗朱子謂禹治水始于碣石九河是也○禹治兗成功  
何如九河雷夏治河濟之正流離沮治河濟之支流九河  
在兗之西北大陸以下逆河以上將入海而未入海處此  
處逆潮而上勢最壅激蓋河至大伾折而北流自大伾以  
下乘高入平力并勢急河勢悍猛至大陸而兗當其東是  
河曲處其曲處兩岸無山平地土疏非隄防所能捍禦故  
禹開八條支流以洩其怒連原一條經流而謂之九即播  
九河是河原是一禹析之爲九九河實其新名禹未導前  
不可以此名既道者經流行于中支流行于外也凡水道  
之而後道則曰既道汎濫既去而水得其故道則曰其道  
按爾雅九河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覆釜四胡蘇五簡  
六濬七鈞盤八鬲津九朱子註孟子亦引之又楚辭集  
註云禹治河至兗州分爲九道以殺其溢其間相去二  
百餘里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  
分爲八枝也蔡傳合簡濬爲一而謂經流在外殊誤今  
南皮縣明有濬河未聞與簡河爲一也九河之地在滄  
瀛景德之間或者求于此而不得則以爲淪入于海不  
知河昔北流故分爲九河自周定王時河道既改則九

河漸壅乃必然之勢豈得經流既患而故流仍在乎  
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九河徒駭一太史  
胡蘇五簡六濬七鈞盤八鬲津九出關李延曰徒駭  
禹疏九河以徒駭起故云徒駭太史謂大伾徒駭通其  
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覆釜  
水中多渚形如覆釜胡蘇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  
蓋流也簡大也鈞盤言河水深而六也鬲言河水多山石治之  
苦繁濬苦也鈞盤言河水深而六也鬲言河水多山石治之  
水狹小可隔以爲津也孫炎曰徒駭禹疏九河用功難  
廣泉懼不成故曰徒駭胡蘇水流多散胡蘇然徐同也  
○河自西京時受患特甚自瓠子再決流爲屯氏諸河  
其後河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爲八漢人指以爲太  
史馬頰者大抵偶合于禹迹故訖東都至唐河不爲害  
者千數百年至宋而河又南決乃由彭城合汴泗東南  
以入淮○然則今河之入海者入渤海爾禹貢所謂入  
于海者由碣石之海碣石今在平州北濱者乃禹所道  
之河其後河奔濬川入于渤海故濱遂絕九河不復通  
蓋故濱在北濬川在東河決而東勢則然也恐非齊桓  
公所塞自河決濬川之後北濱遂微九河皆絕但王莽  
河上承北濱下入逆河爲一河微通奈北勢高故後亦  
絕但由濬川爾  
雷夏在兗之西南濟水蓋經其南者此不重雷夏治見濟  
治意兗州之水次莫大于濟雷夏本爲澤惟濟不治橫流  
入于雷夏之澤澤不能受都汎濫奔潰起來不知何爲雷

夏而失其爲澤矣。禹既疏導而濟治，故雷夏亦能蓄而復流，成其爲澤。澤者水之鍾也。澤在濟水之南，不可以既豬意混入。蓋雷夏與濟在二處，與大野不同。○看來陂澤九州南條，荆有雲夢，揚有彭蠡，震澤北條，雍有豬野，皆水自成澤。與河漢江渭無與。若雍之豬野，豫之潁與孟豬，與充之雷夏，則皆濟澤水蓄而復流，惟濟爲然。此亦斷續一驗。○雷夏大野，潁澤孟豬，榮皆涉水也。或爲所絕，或爲所經，或爲所溢，其種甚多。然一涉實分二派：一派東南流，其出河入海而會于汶者，此兗州雷夏之濟；豫州潁澤孟豬之濟，是一派東北流，其從淮入海而合于泗者，此徐州大野之濟是。

山海經

卷六

三

山海經曰：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則雷。

灘沮會同承上二句來。濟之上流充控之，河之下流充當之，重河濟治舍河濟言灘沮者，卽支流明正派。此四海會同之側會者，勢均相合同者，合爲一流。夫濟自入河，溢榮之後，河濟判矣。何緣得合？蓋灘水東入于泗，下流入于沮，是灘與濟會合爲一而同入海也。惟河道故灘之自河出者，會同于沮，則導河亦以導濟。惟濟澤故沮之自濟出者，會同于灘，則導濟亦以導河。導者多岐，則難乎合；澤者并蓄，則難乎分。故總曰會同水自河出爲灘，而潔亦河之支。

流自濟出爲沮，而榮亦濟之所溢。凡水大者不能無旁溢，如江之沱、漢之潛、洛之波，皆是。諸侯時見曰會，衆類曰同，會同非定合流，正以二潰趨海，如諸侯歸命天子，偕會同明効順之義。

按爾雅釋水曰：灘反入，又曰水自河出爲灘，涉出爲澨。反入者，注曰卽河決出復還入者，河之有灘，猶江之有沱。金氏曰：自河遷涉，伏則灘沮不可復尋矣。說者以爲濮耀二水古入雷澤，一說灘卽濮水，張明謂禹開陰溝以通河泗，許慎謂汭受陰溝至蒙爲灘，水東入于泗，汭今作汭沮，卽今睢水，經稱會同古當合入汭，後世導之入淮入泗爾。

山海經

卷六

五

舊以充地宜桑，今桑土既蠶，則地利無不興，而地之高者平，充地多下，今是降丘宅土，則民居無不奠，而地之卑者平，看來只重土平，不重人物上。旣字是字俱對，水盛時說桑土舉一方言宅土，合一州言桑，不便于下濕，水退而桑土出，蠶得桑，故曰旣蠶，非蠶性惡濕之說。然蠶性惡濕之說實爲照下土起義。蓋桑土高于宅土一方之土，水退無濕，則一州之土大槩水已退無濕了。故云桑土之高者旣無水濕而可蠶，則宅土之卑者俱無水濕而向之避水，依居丘陵者，至是始得降而宅之于下土也。是字與旣字相

黑亦見相因之意。桑土蓋正是宅土之驗。下丘居平土獨此言者。此州山少。夾于河濟間。其民尤為洪水所困。今喜其治。故記之。此句與既營連文者。營桑之利既興。則諸土皆平可知。不必以降丘宅土為就。營桑也。桑土土字較宅土土字虛。土高曰丘。則丘亦土。何以降丘。又言宅土。蓋前此民即升丘。猶為巢處。至是始自高而降。易巢以土。故云降丘宅土。見民有棟宇可無木處之顛也。他州水土平後。即言辨土。惟兗雍先入可宅一條。然後辨土。蓋論九州則雍最高。兗最下。故舉九州最高最下以包餘州。論一州則降丘尤兗州之極卑處。三危尤雍州之極高處。是又舉本州極高極下者。以該一州。蓋各即其一隅。例言四隅皆可宅也。兗州水治之後。歷數其土可桑可營。可宅可作。備言民生衣食居止之利。以例見餘州。故此後有單言作者。有單言宅者。隨舉一條。皆蒙兗說。

應劭曰。堯遭洪水。萬民皆山棲巢居。以避其害。禹決江疏河。民乃下丘。營度與墁之場。而邑落之故丘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中央下像形也。○爾雅云。非人為之曰丘。地自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二在

河北。廣雅曰。小陵曰丘。方言曰。冢大者謂之丘。土既宅而始辨者。卑濕沮洳。一時未能辨耳。辨土兼穀土。

庶土色黑。性則墳。墳者土脉高起如墳。析之狀。土色黑者。水沉溺。故土性墳者。水流蕩故。縣是茂之狀。條是長之體。言草茂而水長也。土資膏潤。故沮洳去而草木即生。亦不重物性。遂只為貢物多出山川草木。生民貨財所係。幸其性得遂而利民用之為亟。非徒漫言草木。惟兗徐揚言草木者。三州東南卑下。向因水患。草木不得遂其生意。故專言之。然草木就三州亦例餘州。觀青荊皆不言草木。貢有松檟絲與枹。幹枯栢菌。輅楷可見。非三州偏宜草木也。

田汝成曰。墳土之大而高者。九州惟兗青徐三州稱墳。○開鎮志曰。西北之風雄。以烈其土燥。以墳其產。朴以悍。東南之風雌。以順其土沃。以濕其產。靡以從。故君子首西北而尾東南。

兗田中下不為薄。而賦居九等。反為貞。不但指薄賦說。蓋隨年力而賦者。正也。十三年而後輸者。變也。然出于憂民。變而不失乎正。獨兗以貞名者。謂八州之賦雖厚。未嘗不默寓其正于常賦之中。而兗州之賦獨薄。始得顯示其正于寡取之內也。觀既蚕繅條。則十二載以前諸物俱育。然猶不惟取之薄。且征之緩者。兗當河下流之衝。沮洳未必盡去。且下流之地。既蕪為九河。宜其地狹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則人工之修有未齊。故待其種藝。十有三載。穀米兵

車充足然後惟貞之賦始同他州上納耳非謂賦同他州之等也十二年爲紀歲星一周天道變于上地力復于下故以十三載爲期○冀賦第一既爲上上則充賦第九宜列下下然不言下下乃變言貞傳又云君天下者以薄賦爲正果若經與傳意將自交州外皆非貞非薄耶是不然此正經文妙于發例纔列上上卽云賦貞見上上亦貞貞分第九等十一之外毫無溢取也所以起言貞賦結言成賦成者一定不易貞者至正無他卽一充州以例八州明後此凡言錯言等皆惟正之供必無所厚薄其間此貞義也貞與錯對諸州有正賦無間出者皆可言貞何獨充蓋

者皆交正底慎所在  
貞孔氏謂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亦有見金氏謂貞字乃篆書下下字之誤則誣看來貞卽易貞悔貞字悔在上貞在下故下下之等曰貞朱氏曰貞者隨所卜而後定之之名也充地最卑水患雖平盈虛未卜故必作十有三載歷歷試之按太歲在子早明歲美在卯穰明歲

衰惡至午早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辰而豐儉可定始可得其大同之法也

厥木惟條而漆有桑土既蠶而絲有故貢漆絲貢者諸侯貢于天子也賦不及侯服但輸之本國耳以厥貢二字爲主篚字貫上貢字來勿平對貢物中有漆有絲有織文但織文必須篚盛故加厥篚二字乃幣帛之屬皆盛以篚非以精也精如球琳亦不入篚後凡有篚倣此篚竹器織而有文曰織文絲所成者綺成文綵之綿綺也

鄭玄曰貢者百工之府受而藏之其實于篚者入于女工故以篚別此今考內則云男女不相授器其相授則文受以篚誠若此言不然貴莫貴于金玉也而何獨不以篚盛耶○周禮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旂貢九曰物貢鄭玄注嬪貢絲枲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也○顏師古曰抽引精繭出緒者曰絲釋文絲蠶所吐也一蠶爲忽十忽爲絲蠶眠成繭二絲成絲○淮南子曰伯余之初作衣綌麻索縷手經指縫其成猶網羅後世爲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蓋織之始也  
伯余黃帝臣世本  
曰伯余制衣裳  
邇流而上曰浮因水入水曰達充之東南掠濟而濟南入



于河西北距河而潔則河之支流皆與河通故交州貢物之來有二道便濟者浮舟于濟東南逆流以達河便潔者浮舟于潔西北順流以達河看來浮于濟潔者先浮濟而後浮于潔也蓋潔水既爲河之支流可見自濟至潔始至河也○貢舟浮濟浮潔各從所便亦不獨交爲然如徐之浮于淮泗揚之汭于江海荆之浮于江沱潛漢皆二水並紀亦各從所便也但便泗者徑浮泗便淮者方浮淮入泗便海者徑汾海便江者方汾江入海便潛漢者徑浮潛漢便江沱者方浮江沱而入潛漢耳九州青附兗揚附徐荆附豫梁附雍故青之貢道從兗入揚之貢道從徐入荆踰洛從豫入梁逾渭從雍入四州各從一州取道以入然兗青徐揚四州先近後遠荆豫梁雍四州先遠後近大分兗青徐揚四州居冀下流其貢道多邇而上是逆行入河荆梁雍四州據冀上游其貢道皆循流而下是順行入河按潔字本作濕經典相承作潔而以濕爲燥濕之濕史記禹疏二渠引河其一潔也西漢末河併行潔川其後河徙而潔亦不復存矣○唐高宗問許敬宗書稱浮于濟潔今濟與潔絕不相屬何故而然敬宗曰禹導沅水東流爲濟入于河今自潔至溫而入河水自此決流過河而南出爲梁古者水官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分

皆能識之  
海岱惟青州○嶠夷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絲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  
州名青取東方之色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因至海則以海爲識因距岱則以岱爲界岱泰山也曰至者盡其地而有之也孔氏作據海謂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按遼東中國之東與冀接壤豈有不屬冀而遙屬隔海之青乎周時營州併于幽州則堯時決非屬青矣蔡仲默自書蓋齊  
于冀州傳中引程氏云冀之北境則遼東西是矣于舜典傳中乃仍用孔氏之說至此易據爲至而不明其故是尚欠歸一處  
風俗通曰泰山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長說文曰東海之別有渤海故稱渤海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壑名曰歸墟歸墟者卽所謂尾閭也  
青州何以不受大水之患水土易平治耶蓋東南止有岱山餘皆平地故連這嶠夷略亦易易耳况其餘如瑯琊諸土耶東北止近海餘皆細流故連這濰淄道亦易易耳况

其餘如濟汝諸川耶。仍要發他易治意。○凡州皆先言水而後及土。鳴夷爲青州邊界之地。無與于濰淄。故先言之。鳴夷之地在青之東北近海。既略者。水平土見。可與樹藝而爲之封。可平溝塗而爲之畛。封土也。畛田間道也。封以正疆界。畛以墾田畝。所謂東南其畝溝洫以明遠近。其區封域以正是也。遠者略則近者可知。然不言底績。既作而但曰既略。始可經略也。土之色性雖復其經略之功。全係于人。苟不爲經略。將人無播種之方。土皆不毛之地。中國盡淪夷狄。旬服之近尚難底績。其在要荒又可知矣。故舉鳴夷實以表中土之皆略。蓋不盡爲青州發例。他如大陸之作。兖州之作。蒙羽之藝。雲夢之作。又經略之既略。皆用耕作種藝訓解。正見九州無地之不經略。無田之不耕牧。皆所以照土功爲田賦張本。

尚書正義

夏禹貢

卷六

顧起元曰。說文略經略土地也。左傳天子經略諸侯正封。注聚土爲封。曰略經謂巡行略謂邊界。即取土爲封之略。後世不知略之爲聚土。謂巡行爲略。失之遠矣。巡行可以解經字。而不可以解略字。經略之云。猶云防邊也。猶云出塞也。二字相聯爲義。若以略爲巡行。則謂邊云防禦。謂塞爲征行。可乎。略也邊也。塞也皆實字也。邊塞字易明。人皆知之。略字義少隱。故解者不以爲實字。

而虛之轉解轉謬矣。孔穎達不識略字本義。以爲俗稱。忽略簡略之略。乃注云。用功少曰略。何其謬哉。略字本喻言謂得其邊而未盡其中也。漢武紀殺略謂入界殺。人冀遂傳切略謂入界。劫人今遂以略爲殺。爲劫。史云智略輻湊。蓋謂其智足以周知天下之略。今遂以略爲才智之稱。假借譬喻。遠失初意矣。

濰水出濰山。在青之東南。北流而入海。淄水出原山。在青之西北。東北而入海。不震不蕩。各得其入海之故道也。青雖近海。不當衆流之衝。故記濰淄之治而已。濰淄皆入海。傳云濰入濟。誤。以浮于汶。証之自見。青州是濟水會汶。

尚書正義

夏禹貢

卷六

入海處。則濟與汶皆宜入紀。但因汶入海近。不爲青害。濟治又詳見豫兗二州。故在本州。但紀濰淄。正如江漢皆揚州入海。亦因江入海近。不爲揚害。而其治亦詳見梁荆二州。故本州但紀彭蠡震澤。治同一例也。厥土節。因上二節來。見遠近之患無不平。故高下之土得其辨。濰淄一州之害。故既道而後厥土可辨。其白墳。鳴夷東海之地。故既略而後海濱之土可辨。其廣斥。青土有二種。色白性墳。主平地之土言。廣斥則以海濱言。海濱就白墳中抽出。不對濱。涯也。斥。鹵鹹地。可煮爲鹽者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迥闊。彌望皆斥鹵。故云廣斥言水。

應除復舊性也廣是一意斥是一意小註將廣字帶屬下

了

周禮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哲而秦  
注云水厓曰墳下平曰衍

他州田賦各相懸惟青與梁皆田高賦一等

舊說惟錯上是一州之貢下是隨地之貢亦是不若以海  
俗意為主而一州隨地意不失更確凡詳其地以此地所  
出者良不詳其地以一州所出皆可貢也凡貢物不以精  
粗為序以多寡為序○青州東北距海故近海之地所貢  
者曰鹽曰繇與大海物非一種也鹽斥地所出繇細葛鹽

尚書卷六

夏官貢

圭

出于海特指其名海物曰錯惟混其名海不惟鹽故錯出  
之物并鹽以貢西南距岱岱吹之地所貢者曰繇曰泉與  
夫鉛松怪石也岱吹岱山之谷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  
是兩山之間流水之道吹谷吹去水故言谷也山不惟繇  
故繇泉并繇以貢怪石怪異之石取為器用則與繇泉鉛  
松並貢繇泉鉛松怪石皆蒙岱吹之文萊夷作牧原人貢  
之由重入貢不重作牧萊山之夷因水患息得以耕作  
牧為生其地之山桑必茂則使以繇繇盛饒而貢山桑為  
繇其繇堅韌異常中琴瑟之絃可供繇帛之用然萊夷不  
貢絃繇而貢本質所謂畢獻方物也夷且以作牧貢則中

謂之貢其民樂生安業可知

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其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

不鍊鹽為之賓客共其形鹽形象散鹽王之膳羞共  
治者散鹽為之賓客共其形鹽形象散鹽王之膳羞共

周官所謂鹽鹽也齊海鹽井鹽鹹而成者曰末鹽周官

所謂散鹽也解州解縣安邑兩池墾地為畦引池水沃  
之謂之種鹽水耗則鹽成藉民力為畦夫歲二月一日

墾畦四月始種八月乃止安邑池歲種鹽千席○段成

式曰昆吾陸鹽周十餘里無水自生末鹽月滿則如積

雪味甘月虧則如薄霜味苦月盡則全盡○賈公彥典

尚書卷六

夏官貢

圭

泉疏云案喪服傳杜麻者泉麻也則泉是雄麻對苴是  
麻之有實實者鉛黑錫松泰山之各材怪石取為器用  
猶今徐之礪也礪文石也博物志曰石者金之根甲石  
流精以生水水生木木舍火又曰土山多雲鐵山多石  
○萊夷作牧則馬政行于侯國何服納葉則馬政行于  
王國膠桑柘屬繇繇是蠶食膠桑所得至今萊有繇繇  
繇生山桑不浴不飼土人取以為繇帛尤堅韌難敗  
青州之水雖有濰淄然濰水去濟遠淄水則下流入海不  
與河通惟汶水出原山之陽西南入濟濟入河東北會于  
汶故浮汶可以達濟由汶而青而萊皆達濟之道至濟人

河之處則已在冀州之境矣。由汶入濟，由濟入河，皆向西南迎流而上，施功不及汶。貢道則因汶乘其便也。汶與濟相近，淄汶皆出原山，浮汶而不浮淄者，一入海，一入濟故也。考水經，淄淄二水俱入海，蔡傳前誤以淄水東入濟，至是又云東北入海，自相矛盾。

曾氏曰：汶水有二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泰山北又東南入海者，青州之汶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翟雉，陽孤桐，泗濱浮磬。

尚書卷六

卷六

主六

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繄。○浮于淮，泗達于河。

徐州疆界，東則至于海，北則至于岱，南則至于淮，曰至海至岱至淮者，是以海岱淮則至之也，非但與之相距而已。州境必有四至，徐西不言濟者，岱之陽，濟東爲徐岱之北，濟東爲青，言濟不足以辨也。七州止二至，徐兼誌三邊者，止言海岱則嫌于青，止言淮海則嫌于楊，故增以一而至，益明略其一而三不亂矣。

李延云：淮海間其氣寬舒，泉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

徐州之域，淮沂滙其西南，蒙羽亘其東北，大野豬其西北，東原曠其東西，然以水治，則施功易，故云相四。徐州以淮

爲主，禹導淮在豫之桐柏，至徐始大爲徐患，喜得其治，故

于此書乂。本文雖淮沂同舉，然沂入泗，泗入淮，沂實不與淮平，又本州亦淮濟同舉，而清絕于大野，合下泗沂入淮，從淮以入海，則濟亦不與淮平，其貫淮于沂之上者，正言淮乂而沂斯乂耳。其次濟于淮之下者，又見濟治，亦山淮乂也。大野東原，皆識淮乂，故須以淮爲主。○泉源注于海，曰川，可爲陂障以灌溉者，曰浸。徐之川，淮爲大，徐之浸，沂爲大，總是水之流者，不曰道而曰乂者，何？淮出胎簪山，東至淮浦入海，沂出艾山，南至下邳，西南而入于泗，泗又西入于淮，淮會泗沂而入海，合之則淮，卽沂，沂卽淮，究之淮不混，沂不混，淮上下相承，如紀綱不紊，然故曰乂，言淮先于沂，自可見。要補川浸無過淮，沂大淮乂，則自泗而下，凡爲川者可，知沂乂，則自沐而音下，凡爲浸者可，知而治山之功，易爲力矣。

尚書卷六

卷六

主七

淮山今唐州桐柏山，行千七百里至海州入海，沂非一其山，兗州泗水縣尼丘山，過魯城南入泗者，皆點浴沂之沂也。今海州沐陽縣有沂河口者，周禮沂沐之沂也。出沂州新泰縣艾山，西南至淮陽下邳入泗者，此沂爲最大，卽禹貢之沂也。淮爲川，沂爲浸，見周禮。蒙山在岱之北，羽山在蒙之東，二山皆淮水所經，今淮沂

又而二山得以種治地之高者平矣。功夫全在其上。其藝特因之耳。雖曰相因。其實淮沂固係一州之利害。而蒙羽之藝亦有治地工夫。非謂淮沂又而蒙羽二山之地。便享其無事之成功也。凡山言藝者。亦因山以表地。言是山之墟。皆可種藝。水退人工可修也。其藝與既藝不同。其者將然之詞。山治曰藝。水治曰又。地治曰底。結。

徐之澤藪莫大于大野。大野水之止者。大野既澤。名不謂之澤。謂之豬者。濟水分流一支東北至大野。是大野受濟之所絕而聚。正流既有所容。大野復流入于河。徐波又有所洩。蓋濟通于洸汶而泗接于淮沂。皆鉅野鍾之。而凡河

南齊書

卷六

水

以南諸水縱橫交絡。無不于大野乎相聯矣。既澤向未為澤。今始為澤。既豬向已為澤。今復舊也。

徐無濟濟之流入大野。而東原在其東。故謂所以志濟。東原下濕卑土。在徐西北。云東者以其涉東故也。底平本既豬來。惟濟水有所鍾。故東原底于平耳。大野之澤其勢環乎東原之地者。大野豬則治地之功易為力。雖功有相因。而在禹則皆所施功。大抵禹貢中費疏繫者雖小必記。無施功者雖大亦略。

爾雅曰廣平曰原。又曰可食者曰原。

辨土之色。則純赤其性則黏埴。而又墳起。最易生物。故草

木漸而進。長包而叢生。漸包二字申舊以草分進。長水分叢生。非是。○土黃為上。赤次之。白又次之。青黑為下水之象也。土裏中和之氣。故壤為上。太燥者不凝。故墳次之。墳膏起也。青在壤上者。以有斤鹵之利。豫壤同而先糞者。或田賦通為上下也。色性相參。而三壤則矣。

正義曰。載埴音義同。考功記用土為五。謂之博埴之工。是埴為黏土。水平故埴賦也。黏泥如脂之賦也。苞埴也。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糞。蔡傳叢生而種也。糞或作積。誤。苞音反埴。音稅。又音真。

南齊書

卷六

水

徐土赤埴墳。而賦僅中中者。何爾雅濟南曰徐。尚無青。并青于徐。周禮濟東曰青。周無徐。并徐于青也。徐地狹。故田雖第二等。而賦則為五等。

徐貢以通州隨地分看。皆禮樂之資。聖人重土。雖服食器用之貴者。不得先土。徐土赤。五色土亦間有。定其貢惟土五色。建大社以立埴埴。封國社以胙諸侯。如封諸侯東方。則分青土。使建社于國中。而青土為之埴。南赤。西白。北黎。中黃之類。皆然。則制為一州之貢。羽畎以下。是詳其地。貢者詳其地。不責有于無。貢其良。不泛取其有。羽山之谷。有雉具五色。羽中旌旄。全羽為旌。折羽為旄。用此羽為之。故云羽中旌旄。雉為雉。夏為五色。按正義又謂夏翟。共為雉。

名周禮立夏采之官因雉具五色而染者象之故染五  
謂之染夏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翟是其總名其類  
有大曰翟曰搖曰翬曰翟曰布曰翟其羽毛五色皆備成  
章染者擬以爲涉深之度也葛繹山之南有特生之桐中  
琴瑟之材卽以孤桐貢桐向日孤生者良猶云孤竹之管  
陸農師曰桐性便濕地不生于岡詩傳曰吾桐不生高岡  
太平而後生朝陽以此觀之生山陽難得而生孤者尤難  
得也泗水之濱有浮出之石可君八音而備樂器者必制  
成磬繞貢曰泗濱則知在水旁曰浮則知水中見石若水  
上浮然取爲磬貴聲之清越也卽以浮磬貢夏取文明之  
前書卷六  
色孤取向陽之材浮取輕清之韻特卿夏字孤字浮字見  
良此物原他處所無何必說此處尤良若乃淮夷之貢淮  
潭壙中之珠爲服飾淮白魚用以祭然淮夷所有不但珠  
與魚也又有赤黑色之幣曰玄黑經白緯之織純白之縞  
玄織縞三色縞也玄之用三爲袞可祭曰玄袞爲端可齊  
三玄端爲冠以居曰玄冠一物而三用者則祭服有所資  
矣黑經白緯曰縞中月而縹則服之經緯俱白曰縞期大  
祥則服之皆去凶卽吉之服二物而一用者則喪服有所  
資矣玄黑縞縞黑經白緯縞曰縞玄言其色縞縞則以  
縹言而色在其中皆淮夷所織貢令篚而貢之厥篚只帶

淮夷是不必如新說照揚州厥包何例遂屬通州  
五色土兼大社國社二用大社則各一土色天子社廣  
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建諸  
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燹以黃土直以白茅  
茅取其潔黃耿王者覆四方建社以交鬼神土封以親  
諸侯○樂書云容自陰作故乘翟于右右陰故也左傳  
五雉爾雅十二雉而舞之所取者特翟山雉耳以其羽  
猶可用爲儀執之以舞所以爲蔽翼者也干戚旋狄以  
舞之言羽又言狄何也后之六服翟衣搖狄關狄翟衣  
翟翟狄于衣爾雅謂素質五色皆備成章者也掄狄纁  
掄狄于衣爾雅謂青質皆備成章者也所謂羽者豈翟  
狄掄狄之羽與○賈公彥夏采疏云按爾雅伊洛而南  
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翟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  
章謂之鵠此則夏翟之羽色夏卽五色也後世無夏翟  
故鍾氏染鳥羽象鳳凰色以爲之○按陳氏樂書其稱  
翟也既以爲山鷄其釋羽舞也又以爲翟鵠一家之說  
自相抵牾然翟鵠皆有狄名后之五路重翟服翟安知  
不以青素質五色成章者飾之或翟是雉之通名舞師  
注羽舞析白羽白雉爲端鳥不易得必是鍾氏之所染  
矣○釋鳥云翟山雉此言夏翟則夏翟共爲雉名周禮



立夏采之官取此名也周禮司常云全羽爲旌析羽爲

旌用此羽爲之惟具五色而有文章故謂之夏采者衆之謂之采夏采出于羽山之峽山以

名○禮書云旌旌皆注旄而旄與羽又注于旗則羽可

以飾旗又可以爲旗也考工記鍾氏染羽蓋古人于羽

固用自然者不足則染以充之夏采言建纓明堂位言

夏后氏之綬于官言夏采于旗言建纓則所綬者旌旄

而已○左傳杜氏註五雉云西方曰鸛東方曰鵠南方

曰翟北方曰鵠伊洛之南曰鵠○郭景純曰鵠山純石

積構連屬如繹絲然故以爲名禹貢作嶧真其名也魯

頌作繹取其義也一名鄒山記云鄒山古之嶧陽魯穆

公改爲鄒今其地猶多桐樹○花木考云凡木本實而

未虛惟桐反之試取小枝削皆實堅其本皆中虛故世

所以貴孫枝者貴其實也實故絲中有木聲也○石在

水旁水中見石似若水上浮然貢石而言磬者此石宜

爲磬猶如砥礪然白虎通曰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

之盛也其氣磬故曰磬○嶧是時之別名此嶧出珠璣

以嶧爲珠名○方言曰繒帛之細者謂之繒○黑經白

緯曰織玄之用三爲裘以祭爲端以齊爲冠以居所謂

玄冠也衣有襦裳曰端所謂玄端也記曰有虞氏縞衣

而養老又古者祥而縞褻而織褻除服祭名○小爾雅

曰繒之精者曰縞新安胡氏曰玄纁縞三色縞也

一水爲浮兩水不相及必有所假而後通曰達徐州之域

淮水經焉泗水出焉淮東行而滄于泗泗西流而入于淮

故徐之貢浮舟于淮自淮挽舟入泗夫自淮而泗皆同一

道由泗而往則分爲兩途泗本與河不通泗之西流有灘

灘水出河而入泗者也故在東便于灘則由灘以達河泗

之上源有濟濟水合泗而入河者也故在西便于涉則由

涉以達河浮泗達河有兩途皆迺流而上須知近淮者即

浮于淮近泗者即浮于泗非謂近泗之地必由淮以入于

泗也

許慎曰泗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濰水東入于泗

則淮泗之可以達于河者以濰至于泗也又曰泗受洙

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合洙然則泗之上源自洙

亦可以通河也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

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璫琨篠簜

齒草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公

于江海達于淮泗

楊之域孔傳北據淮東南距海蔡傳俱改作至湯若士曰

揚州即今淮南江南東西浙之地自晉以下歷代史皆云五嶺之南至于海並揚州地而杜氏通典按禹貢物產貢惟豫方山數川浸皆不及五嶺之外又按荊州南境至衡山之陽若五嶺之南在九州封域則以隣接宜屬荊山捨荊山屬荊揚近史之誤也

太康地記曰揚州漸近太康位天氣奮揚履正合文故取名焉

揚雖北邊淮而于徐已書又雖中貫江而于荆已書朝宗獨大江之南西偏莫大于彭蠡東偏莫大于震澤而三江又震澤之咽喉故特舉二澤以見揚功之告成揚州以江爲主觀南條江漢先紀揚州入海次紀荊州合流最後及

尚書

卷六

聖訓

梁州發源雖不言施功其施功當亦必始有事于震澤彭蠡而次及江漢茫沱但江漢朝宗以後在揚之川澤益治故曰定曰入曰豬耳是江漢之治不先震澤彭蠡震澤彭蠡之治則必及于江漢亦自然之勢也○江漢經梁荆揚三州故當三州合看但漢水既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其在揚州但有江耳觀此則彭蠡距大別漢南入江當自不遠蓋大別去荆已盡彭蠡入揚方始其合流當在荆揚之交上自大別下至彭蠡中間里道正江漢于匯處惟江漢匯合故揚州首記彭蠡喜二水東匯之後澤得保障無壅潰須根合流說既豬彭蠡合江漢之來而爲匯

萬里奔流浩幹無極此處若不能聚上一塊而下爲壑矣既豬者大禹陂障之功居多而上承東陵大別之汛下順中江北江之流也

彭蠡在彭澤縣後注爲鄱陽湖非也鄱陽湖水出湖口入江又東北九十里至彭澤縣彭蠡發源章贛匯一湖而江過之彭蠡以彭磯左蠡而得名今彭澤縣北彭浪磯與小孤山相對都昌縣西北有左蠡山

陽鳥攸居爲彭蠡志也正驗既豬意不重陽鳥上彭蠡匯江漢二水之衝其勢最大禹脩其旁地以爲蘆葦以備浸淫故陽鳥居之如漢梁河堤去河各二十五里是也其後

尚書

卷六

聖訓

民頗居作其間常被漂沒以此知禹爲民防患之意深也獨言陽鳥者蓋陽聚于沙者他鳥則棲山林無妨于水患耳此鳥南北與日進退故曰陽鳥日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九月而南正月而北也丁奉曰陽鳥攸居秋冬南而春夏北也茲獨于揚州言之蓋以見南方水患甫平耳然是鳥必轉北而歸南則是書殆言南而該北震澤蓄百川之水在三江西北三江洩百川之水在震澤東南三江震澤之下流也三江不入海大湖所以艱澁而不快今禹功既施三江之水都入于海是以虛消盈之妙理也

惟三江入而無阻則太湖自西納諸水東吐三江克底于定無震蕩矣是以動得止之大機也人者勢順定者勢平俱有工夫非三江入而震澤自定之謂○三江上源震澤止一松江至下流分爲二則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既有婁江東江而松江又不可泯故總名曰三江其實入海只二江非三江鼎足入海也有欲以三江卽爲荊州之中江北江而猶病其關一乃顧彭蠡之餘波適未有號則姑使之潛冒南江之名以足其數然自湖口而下江本無二安得有三且于下文之震澤又懸隔而不相屬也况江既與彭蠡爲一則上文既出彭蠡不應下文

尚書集解

夏禹貢

卷六

又出三江且經文二既字對舉皆本効之辭彭蠡既豬矣則陽鳥攸居三江既入矣則震澤底定然則三江屬震澤下流之三江何疑○彭蠡與三江震澤相隔如何既入底定乃由既豬所致蓋彭蠡在揚西南三江在揚之東皆係大水彭蠡既豬就澤水之止者說三江既入就入海處說自不相混金澤曰禹貢言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又言九川滌源九澤既陂三江流水也滌源流水之所以治也震澤止水也既陂止水之所以定也使禹貢無此二句總結于後將謂三江既入震澤自定矣自漢以來治經者多忽此史記正義曰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

上七十里至太湖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蠟湖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曰下江亦曰婁江其分處號曰三江口○歸有光曰近世華亭周生欲尋東江古道于嫡庶之辨終猶未明誠以一江洩太湖之水力全則勢壯故水駛而常流力分則勢弱故水緩而易淤此禹時之江所以能使震澤底定而後世之江所以屢開而屢塞也松江源本洪大故別出而爲婁江東江今松江既細微則東江之迹滅沒不見無足怪者故當復松江之形勢而不當求東江之古道也○葉夢得曰孔氏以太湖爲震澤非是周官

尚書集解

夏禹貢

卷七

九州有澤藪有川有浸揚州澤藪爲具區其浸爲五湖既以具區爲澤藪則震澤卽具區也太湖乃五湖之總名耳凡言藪者皆入資以爲利故曰藪以富得民而浸則但水之所鍾也今平望八尺震澤之閒水瀰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而非太湖自是入于太湖自太湖入于海雖淺而瀰漫故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害田所以謂之震猶言三山皆震者然蒲魚逆茨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可隄而爲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他州之澤無水暴至之患則爲一名而已而具區與三江通塞爲利害故二名以別之禹貢方以既定爲義是以

言震澤而不言具區也○陸廣微曰太湖按漢書志云

附雅十數曰吳越之間有具區郭璞云今吳縣西南太

湖即震澤也中有包山周廻四百里下有洞庭穴潛行

水底無所不通號爲地脉東通林屋西達城引南接滬

澤北連岱岳東有石樓樓下○王錫爵曰震澤五湖之

水表于東南乃上古不列于四瀆祀典見謂大而不尊

然四瀆主洩其繁紆怒奔以資網艦之下上百舍不暇

止是故無獨鍾之秀無專至之澤若五湖主浸實上稟

咸池五車之氣而分滙吳越之流以入海由澤而用由

翁而散故漫爲三萬六千頃峙爲七十二峰而潤爲脂

尚書

卷六

東水

田腴數則三州之賦甲天下○熙寧中興修二浙水利

議者謂若雪二水出于天目之山而溢于太湖書曰三

江既入震澤底定今二江並廢獨一松江入海故太湖

之水壅而吳興被患遂欲廢北開長安二埭上塘之渠

以與下塘相通又于餘杭之南股引苕溪之水達于漕

渠穿錢塘之市而入于江以紓吳興之患時多以爲然

○元祐中卑鄧若吳中水利書略曰蘇常湖三州之水

爲患久矣今觀其述自漢晉五堰東至吳江岸猶人之

一身也堰開則首也宜與則頭則咽也宜閉則心也

震澤則腹也旁通震澤泉源則蘇杭泉源也吳江則足

也今上廢五堰之固而宜飲池九陽江之水不入蘇湖

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之阻雖欲震澤之水不復

其可得乎今欲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菱葦之地

遷沙村之民遂其所賦之泥然後以吳江岸壅其上爲

木簍千所簍各二丈長十簍可開水面二十丈千

簍共開水面二千丈則無礙爲港走水仍于下

流開曰安亭二江使湖水由華亭

奔龍入海則三州之水必大減矣

究徐惟志草木此又別出箭竹之類大竹之簍者東南之

竹箭尤美也兖州言草縣木條此變文言天喬者南方地

煖故草皆少長而木多上疎河朔地寒雖拱抱之木不能

高若揚之塗泥惟言沮洳之多山林不與故先草木土不

言色何色雜不可辨也塗者體濕而柔泥者質潤而汚

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郭璞註篠也邢昺

疏篠是竹之小者可以爲箭幹竹譜云箭竹高者不遇

一丈節間三尺堅勁中矢○孫炎曰竹調節者曰簍李

巡曰竹節相一去一丈曰簍○爾雅上句曰喬如木狀

曰喬邢昺疏木枝上疎而曲卷者名喬如木楸上疎者

亦曰喬釋名曰塗杜也杜塞孔穴泥近也以水沃土使

相黏近也說文曰泥黑土在水中者也○胡璣曰竹亦

草本淮南子曰竹生于水而蕩于水以其忘水故易言

之

揚州江湖之區下濕之地其土塗泥田反居第九古人尚

黍稷田雜五種故雖水旱而各有所收塗泥之土田獨宜

稻不宜他種故第爲最下田賦三品上中下于三品中又

分九等一品分爲三等上上上中上下爲上品中上中中

中下爲中品，下下中下下爲下品，如豫州雖升一等，仍在上品之中。梁州雖三錯，仍在下品之中。楊賦第七錯爲第六，雖止升一等，然自下品入中品，故曰下上上錯。

惟木以上主通州常貢說，織貝以上主一方常貢說，厥包何主通州不常貢說。三品金銀銅，可充國用，瑤琨石美似玉，可爲珩璫珪璋之用，箭竹之簾，材中矢之符，大竹之簞，材中樂之管，及符節之函，象之齒，可以飾車屏，兕之革，可以成甲，鳥羽獸毛，可爲旌旄，惟梗梓豫章大木，可備棟宇器械之用。木謂之惟，楊最佳也。凡百草一名卉服，是草服。如今葛布蕉布之類，曰卉服，成布而可服者，具錦名，乃染。

尚書

卷六

五

絲織爲五色文者，與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曰織文，不同。厥篚織貝，謂島夷以卉服來貢，而此則入于篚也。岱吹絲，泉羽吹夏翟之類，謂某地之某物也。淮夷珠魚，島夷卉服之類，謂某夷之某物也。每句多重下二字，其實與上下都是總言一州之貢，不可將上二字看重了。遂與本州對待包，謂巢橘小柚大非包，裹無以致遠，謂昭敬則淺，貢必錫命而後至。若祭祀賓客之外，則口腹之供而已，不以君王詔之。夫然淮夷之魚青之鹽及海錯，非口腹乎？蓋彼皆日用不可已，此則有用有不用，貢一物其直微，而致民其費大，故節省待錫貢，乃貢文在篚下，以不常故耳，不帶島夷。

說一云：凡言厥篚都是提端，都以厥篚對文，徐青揚叙于夷之下者，此三處文法，分兩樣看。厥篚出東萊，若萊夷不作牧，則其民尚不得安堵，何得有厥篚之貢？故作牧是起下文語意，未住，此是一樣。淮夷出珠魚，島夷出卉服，故篚魚卉服語意已住，此又是一樣。

釋器云：黃金謂之璽，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鏐，郭璞曰：鏐紫磨金也。

通金，鄭玄以爲金，按食貨志：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王氏字說曰：金正西也，土于此終水于此始，銅赤金也，爲火所勝而不自守，反同乎火，楊時

曰：五金皆爲火所勝，非特銅而已。○地鏡圖云：黃金之氣赤黃，千萬斤以上光大，若鏡盤，金氣發本上赤下青。

銀氣夜正白，撥之隨手散復合，山有葱下有銀光隱隱，正白山有磁石下有銅若金。○正義曰：瑤古有瑤爵。

王肅云：瑤琨美石次玉。○條以爲矢，符音，周禮英簃注：盛節器也是，錫可以爲符節之函，蔡云：爲符節誤。○詩云：元龜象齒，知齒是象牙也。說文云：齒口斷骨也。牙牡齒也。牙齒小別銳而明之齒亦牙也。○周有象輅，華駉又犀兕之革，可以甲故曰齒革，可成車甲也。○考工記：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左傳云：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是甲。

尚書

卷六

五

之所用犀革爲上周禮掌皮秋飲皮冬飲革說文云獸皮治去其毛爲革革與皮去毛爲異耳○周禮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羽人掌以時徵羽翻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說文云羽鳥長毛也知羽是鳥羽南方之鳥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爲飾說文云聲西南夷長旄牛也此旄牛之尾可爲旌旗之飾經傳通謂之旄○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爲之左思賦云蕉葛升越弱于羅純鄭玄謂葛亦以其服爲貢也○宋元間木綿種始入中國蔡仲默豈不知其曰木綿之屬者卽今以証古與下織貝之說同旨袁坤儀曰織貝蔡傳

具兩說前云織貝錦名織爲貝文詩曰貝錦是也此本鄭玄說凡先染絲織之成文者曰織貝不染而成之者曰織文後又云今南夷木棉之精好者亦曰吉貝海島之夷以升服來貢而織貝之精者則又入以籠焉此又一說也吉貝之名昉于南史而博物志亦言之恐不可以布名吉貝而遂以吉貝爲升服之精者也○陳襄曰閩嶺已南多木綿土人競植之採其花爲布號吉貝南史言林邑等國出古貝木其華成對如鵝毳抽其績紡之以作布與苧不異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正此種也蓋俗呼古爲吉耳○陳襄曰洞庭四面皆水也水氣上

騰尤能辟霜所以洞庭柑樹最佳○正義曰橘柚二果其種本別以實相比則柚大橘小猶詩傳云大曰鴻小曰鴈亦別種也

冀遠在西北揚北邊淮東南至海江水經流于中與海近與淮不通故貢道必放舟沿江順流入海自海逆流達淮出淮逆流達泗既至泗矣要補出或便泗之下流則由淮入河或便泗之上源則由沛入河水險莫如江淮須沿岸而行言沿不言浮著其險也沛是逆沿是順充言浮于濟深達于河故言浮于汶達于濟徐言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言沿于江海達于淮泗皆因上文以互見雍梁山脉既接潁荆界壤亦聯是江漢渭洛相去不遠特因四州山高阻隔故須從陸若徐州之淮揚州之江本皆入海故以海屬江淮而南北可達此梁荆揚三州同條江漢貢道之殊以此

臨川吳氏曰林少穎云禹時江淮未通故揚州入貢必由江以入海然後達于淮泗至吳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黃池然後江淮始通孟子謂禹排淮泗而注之江蓋誤指所通之水以爲禹迹某謂江北淮南地高于水雖曰溝通江淮止是江淮之間掘一橫溝兩端築堤壅水在溝中若欲行舟須自江中拽舟上溝上溝行溝既盡



又搜舟下淮江淮二水實未嘗通流也

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枕幹栝栢檣砥磬丹惟簠簋栝三邛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薰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境止以山奠者獨荆荆乃南條之荆山非雍州既旅之荆也北距荆山孔傳作據今依蔡曰衡陽者蓋衡之南皆有之不止衡而已

爾雅漢前曰荆州李巡注其氣強剛稟性強梁故曰荆荆強也

南書筆叢

夏再頁

卷六

荆州以江漢為主江漢發源于梁荆當下流之衝入游于揚荆據上游之勢禹功未加于梁則漢不入江江又不足受漢未有朝宗于海勢也禹既導嶓岷于梁則上原治矣故江至東陵北會為滙漢至大別南入于江合則力大勢銳雖去揚州入海尚遠而其勢趨于海猶諸侯朝宗天子身雖未至而身之所向有不能自已者蓋上無所壅而下有所洩也此記江漢合處不可分說然不言其合而言其朝宗于海一言而水勢如在目前既言朝宗于海則入海不俟言江漢發源于梁梁不言但言岷嶓沱潛入海于揚揚亦不言但言彭蠡震澤江漢朝宗于海止以荆州首及

之○紀九州諸水各著其積並不言所入惟荆州江漢發

入海一例豫州伊瀍澗水發入河一例耳然水言入河亦僅著其行地惟朝宗于海遂究竟其歸宿亦四海會同之例江漢雖合流于荆然觀荆紀朝宗之後于九江沱潛猶各紀其分流則朝宗當是志二水勢均力敵共負入海之勢猶諸侯輻輳並進同修肆覲之儀但爭流競注以後漢南入江同江入海如齊秦晉楚共獎王室相持既乂其冠帶口趨桓文遂以尊王予齊晉耳然朝宗獨著于荆正以二水將合恐相壅闕或致上流橫決故先借朝宗狀其必達見荆無所患非遂以朝宗為合流合流而朝宗也注言

南書筆叢

夏再頁

卷五

合流乃概論荆州大分其實二水合流在敷淺原東陵大別等處治水治其勢勢一決自不可禦江漢得其勢則九江沱潛雲夢勢如破竹江漢上流治則下流易為功江漢本流治則支流易為功故係九江沱潛于朝宗後然沱潛雖江漢所出而雲夢之境與江漢洞庭相連一旦自為巨浸未必其治由于江漢也宜各開看大抵相因之說非禹貢書法

舊以九江是江漢所經之水沱潛是江漢所出之水雲夢是江漢所跨之地九江三句似本朝宗來見水之治治于江漢地之平平于江漢九江江漢之所經者以江漢朝宗

于是上合九水而聚流有所歸下入大江而餘波有所洩水道甚得其正也。看來江漢朝宗于海，卽繼曰九江孔殷。導江不曰濬九江而曰過九江，則大江自六江九江自九江可見。九江謂洞庭湖爲九江，非指九水爲九江，其源有九水會聚于此，故名九江。而洞庭山在其中，故因山得名曰洞庭耳。勿作洞庭，亦勿當作衆水看。經只載九江無洞庭，今以其地驗之，有洞庭無九江，則洞庭之爲九江無疑。洞庭彭蠡冬月亦涸，只有數條江水在其中，蓋九江非漢儒潯陽九江，先儒已辨明。惟洞庭稱九江者有說。沅漸元辰叙西澧資湘九水在本土皆稱江，而皆歸于洞庭故名。尚書集解

若漢則全無干涉，豈可以孔殷亦根朝宗來與沱潛之道一例耶？云然者謂江漢下流已疏治，而朝宗則上流九江自俱能蓄洩，甚得其正耳。解九江句者曰：此治江漢所經之水誤矣。不曰九江既道而曰九江孔殷，以九水共流吞吐大江，見茫無津涯之勢，難得其正而今則甚正也。地理志九江在今廬江潯陽縣南，皆東合爲大江。朱子嘗考定九江源委，一曰潯江，出廬江潯陽縣南，皆東合爲大江。朱子二曰湘江，出潯江府與安縣潯陽山東北，潯陽縣西合潯山潯源而下，合四曰潯江，出武岡軍于湘以其水氣特盛故名爲蒸。北入五曰沅江，出沅州西界界中，六曰漸江，出益陽縣東。七曰序江，出辰州沅浦縣，卽八曰辰江，出辰州西南界。今按蔡傳九水有元水澧水而無潯水與朱小異，及潯水經止有沅澧湘資西五水注有潯水而潯注水直潯之縣江葉夢得謂潯字卽潯字，葉夢得分爲二名，潯元注引地理志潯江出丹陽縣南，潯中者是已。卽今自分水縣出，相連號爲潯者與潯發之漢合而過潯陽以入大江。○王方麓曰：九江洞庭湖也，其源有九水故名九江，其後會聚日廣方八百里而洞庭山遂在其中，故因山得名而曰洞庭焉。所謂荆湖南北路者自是而分，導江云東至于潯過九江則是古者潯先入江而後九江入也。潯當在九江數外，此沱潛爲荆州江漢之別流而不係江漢之後者何？九江

水大沱潛水小小不可以先大也。因江漢之本流治則夷  
派之沱出于江者附乎漢。潛出于漢者從乎江而無不既  
道矣。二水分流于荆之西境。又復流入于江漢順其故道  
而不潰也。既道亦有工夫。

王炎曰沱水在今江陵府枝江縣土人謂枝江爲百里  
洲夾江沱二水之間其與江分處謂之上沱與江合處  
謂之下沱。隨志南郡松滋縣有潛澤卽古潛字。故史記  
云沱澤既耐今松滋分爲潛江縣矣。鄭云漢別爲潛其  
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通漢疏通卽爲西  
漢水也。庾仲雍云墊江有別江出晉壽縣卽潛水也。其

南齊書

卷六

李本

南源取巴西是西漢水。王方麓曰按潛水雖鄭康成  
猶無考蓋潛則有之而求其首自漢出則甚難合也。蔡  
傳據地志潛水所出有二一出巴郡宕渠縣入江一出  
漢中邵安陽縣鵲谷入漢然皆未有以考其果自漢出  
否也。若沱則郫縣汶江皆有沱而入江。又江源縣有郫  
江出江又反入此皆沱也。梁州不言江漢以岷嶓沱潛  
源流之治見之江河淮漢惟一見而沱潛于二州再書  
既道何也。其名雖同而源委各別也。

雲夢是江漢所跨之地。一澤而跨江南北。重澤旁之地。上  
說只是記雲夢之水治而土平也。江北爲雲。江南爲夢。舊

謂雲跨江之南。地下而水落在後。故但見其土。夢跨江之  
北。地高而水落在先。故已可耕治。曰土則又且未暇。曰作  
又則土不待言。看來不重土與作又相較意。傳是訓其字  
義。不得不然。非謂經文以此意爲主也。不然江北止于土  
見江南乃可作又。是江北卑于江南。無是理。土作又或謂  
本江漢治來。然止可本江說。與漢無干。雲夢未必俱沱  
潛。只諸水從道而不溢。則凡雲夢一帶。有可耕治之漸耳。  
要看得活。

南齊書

卷六

李九

羅泌曰雲夢楚之二澤也。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以其跨  
江南北而謂雲夢爾。雅十載楚有雲夢。後世以爲一澤。  
故杜預以雲夢爲巴丘湖。鄭道元謂自江陵東界爲  
雲夢。北爲雲。夢之較誤矣。按左氏傳楚子田于江南之  
夢。邱子之女生子文。棄之夢中。則江南之夢。澤楚子涉  
睢。濟江寢于雲中。卽江北之雲澤也。  
荆土與楊同田。加一等者。蓋塗泥雖同。而塗泥之中又有  
辨賦。較他州則第三等。固人力之修亦地廣故。  
貢以常貢。不常貢立意。厥貢至璣紉是常貢。大龜是不常  
貢。羽毛至翬。丹。通州貢。惟箇二句。一方貢。包限二句。不帶  
三邦句看。亦通州貢。九江句。又一方之貢。荆貢羽毛。齒革  
惟金三品。多與楊同。比楊先羽毛者。何。兩物並善。則先多。

兩物並多則先善柁獨言幹者其材中皆幹之幹字  
卽屬柁言惟柁可用爲弓幹故舉其用柁柁則分爲二木  
可施者多故不言用楊言惟木木多不勝名柁木各之貢  
止此也粗曰礪細曰砥皆磨石可利鋒刃者礪石中矢鏃  
之用丹砂赤色五采彰施之一箇箛竹之至勁者柁木之  
堅小而直者皆中矢苒然惟雲夢近澤三邦所產者仍有  
各三邦在箇箛之下言惟此三邦貢之而又取其有各者  
戎事尚精也善茅供祭祀縮酒之用包者密于內匭者匣  
于外既包又匣祀事尚敬也不曰三邦箇箛箛曰箇箛箛  
三邦別菁茅等物非三邦之貢菁茅三句皆主重其事就  
箇箛箛上見玄纁傳解纁字不解玄字徐州已解也故玄  
纁縹組作四物看是服所須也玄纁當作兩樣蔡傳以玄  
纁爲絳色幣欠詳按爾雅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縹三染  
謂之纁考工記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縹七入爲緇鄭云纁  
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縹又再染以黑則爲緇玄  
色在縹緇之間其六入者是染玄纁之法也此州染玄纁  
色善故令篋而貢之珠不曰璞組緇縹緇絲爲之皆縹  
千歲蒲尺有二寸大可紹天命知吉凶國之守龜天地機  
英偶鍾九江豈可常得故不列常貢偶符則使納錫于上  
錫貢如敷錫之錫上錫下也納錫如師錫之錫下與上之

箇箛箛

夏商周

六十

辭謂納不謂貢者明非貢物也

考工記云弓人取幹以柁爲上知此幹是柁也陸機毛  
詩義疏云柁梓栲漆相似如一則柁似梓漆也柁栲栢  
皆木名也以其所施多矣柁木惟用爲弓幹故舉其用  
也魯語曰肅慎氏貢柁矢石柁買遠云柁矢鏃之石也  
丹者丹砂王肅云丹可以爲采○礪砥礪三者則皆就  
石言蘇子瞻自儋耳北歸江上得古箭鏃其質石以爲  
卽栲矢石柁春秋集陳廷栲矢買之時人莫知問孔  
子孔子不近取荆梁而遠取之肅慎則梁荆之不貢此  
久矣正義曰箇箛美竹當時之名猶然鄭云箇箛箛風  
也竹有二名或大小異也箇箛是兩種竹也○丘氏曰  
按魯語肅慎之矢以栲木爲箛以石爲鏃則木亦可爲  
箛不獨竹石亦可爲鏃不但鐵也○正義曰包下言匭  
菁茅說文云下受物之器象形也凡下之屬皆從下匭  
匣之字皆從下匭亦以下故匭是匣也菁茅旣以匭盛  
非所包之物明包必有裹也○正義曰匣是匱之別名  
匱之小者周禮醴人有毒菹鹿臠故知菁以爲菹鄭云  
菁菁菁也菁菁處處皆有而令此州貢者蓋以其味善  
也孔傳謂菁以爲菹茅以縮酒是二物蔡傳謂菁茅有  
刺而三春則爲一物鄭玄之說也周禮醴齊縮酌註云

箇箛箛

夏商周

本十

以茅縮去滓也禮記縮酌用茅縮亦作舊說文禮記  
加于祿圭而灌也酒是爲酋又醴酒謂之酋涉醴音東  
下酒也朱子謂古人榨酒不以絲帛而以編茅王室祭  
祀之酒則以菁茅取其至潔也管子曰江淮之間有  
茅而三春毋至其本名之曰菁茅封禪以爲藉鄭玄以  
菁茅爲一物菁茅之有毛刺者重之○丘光庭曰菁者  
茅之狀貌菁菁然也晉語曰楚置茅蕝設望表蕝謂表  
茅而立之以縮酒魏了翁曰古無灌茅之義所謂縮酒  
只是醴有精故縮于茅以清之若曰滲下去如神飲此  
鄭應說李巡云三染其色已成爲終纁纁一名也○沈

尚書正義

卷六

卷六

括云古人謂幣爲玄纁五兩者一玄一纁爲一兩玄赤  
黑象天之色纁黃赤象地之色故天子六服皆玄衣纁  
裳以朱漬丹林染之爾雅曰一染謂之纁纁今之茜也  
色小赤再染謂之窵窵類也三染謂之纁蓋黃赤色也  
玄纁二物也今之用幣以皂帛爲玄纁非也○汪氏云  
冕則上玄而下纁服則玄衣而纁裳也玉藻云天子佩  
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  
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瑀玟而緼組  
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鄭註綬所以貫佩玉相  
承受者○董巴曰古者君佩玉尊卑有序及秦以采組

建結于腰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史記龜策  
云龜千歲滿尺二寸杜佑曰唐濟泰山有大龜再貢九  
錫故曰蔡并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  
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偶也○千寶曰千歲龜

龜能與人語

述異記云龜千年生毛龜壽五  
十年謂之神龜青年曰靈龜

周禮龜人

掌六龜之屬鄭氏註天龜玄地龜黃東龜青西龜白南

龜赤北龜黑○說苑曰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

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

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脰左睛象日右睛象月千歲之

化下氣上通能知吉凶存亡之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

尚書正義

卷六

卷六

著矣

荊州去河遠而爲江漢合流之地故荊州貢賦之來從  
漢起程而自漢至洛有陸道之隔逾洛之後便達河矣荆  
州貢道不徑舟浮江漢而兼用沱潛者以江爲經流而沱  
則江之支流漢爲經流而潛則漢之支流故云自江沱而  
入潛漢也按湯若士曰其貢道大勢必浮江沱逶迤而入  
潛漢蓋荊州望帝都在河洛之北洛在漢北而漢在江北  
自南逶迤故自江沱入潛漢此相通者也漢雖近洛而與  
洛不通必陸行逾洛至南河與豫同矣○泥程傳是由經  
流自江入漢由支流自沱入潛于經文欠順蔡傳謂水道

之出入不可詳大勢則自江沱而入潛漢也說者遂謂出江入沱由沱入潛由潛入漢尤不可解水自江出爲沱漢出爲潛潛水入江未嘗入沱也沱潛原不相通還以貢道有二者爲是近于漢者徑浮于漢不必沿江而入漢近于潛者徑浮于潛而入漢不必自江而入漢禹貢之記貢道者如記二水曰浮于淮泗非謂近泗之地必由淮入泗也要知沱出于江入于沔沔卽漢也故由江順流而入沱由沱入漢一路也潛自漢出而入于江者也故由江入潛由潛挽舟而上以入漢一路也歸重在漢字纔與漢與洛不通爲順漢到入洛處水路不通則必舍舟從陸路搬運以逾于洛洛本東北入河河本東過洛泗逾洛可至于河矣河行冀州之南故曰南河曰逾日至荊州逾洛與梁州逾沔差異荊州江漢雖與洛不通但一逾洛遂便入河若沔水則旣不通潛又不通渭中須兩逾方始入河此荊州較梁稍遠于達河也河一也此言南河雍又言西河當以冀州分向

尚書

卷六

本

按荊州曰浮于江沱潛漢梁州曰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則明有沱潛爲轉輸之道項平甫謂夾蜀山而行凡谿谷之水至江而出者皆名爲沱至漢而出者皆名爲潛夫谿谷之流多在深山負僻之處豈得爲轉輸之道

乎又凡水之自大川而別出者如自河出爲渭沛出爲沮洛出爲波正與自江出爲沱漢出爲潛一例何得江漢反爲沱潛所出之路乎

荊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旣入于河○滎波旣豬○導滎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墟○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此記豫州之成功豫州之域荆山峙其西南大河迴乎其北舉荆河則豫之疆境別矣豫在冀河之南南抵南條荆山荆豫皆以荆山爲界其南爲荊州其北爲豫州○方隅

尚書

卷六

本

東西曰縱南北曰橫自東南而西北爲順自西北而東南爲逆除冀疆不列及徐州止列東南一隅餘七州若以縱橫計之縱列者兗青梁雍四州橫列者揚荆豫三州若又以縱橫之逆順計之兗青梁三州皆先東後西縱爲順惟雍先西後東其縱逆揚荆二州皆先北後南橫爲逆惟豫先南後北其橫順

李延閣雅注云河南其氣者密服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

豫居九州之中地氣每蓄而厚故水勢多合若洛則尤大者伊瀍澗入洛滎合洛波出洛潁澤孟豬皆因洛治而施功○伊洛瀍澗四水以河爲宗豫水以洛爲宗本是伊瀍



入于洛而洛入于河。但伊洛源入河與潁潁不同。蓋彼是以小注大。此則四水相敵而入河之脈。則以洛為領袖。雖以洛為主。全要得三水入洛。與洛並流。相持入河。意○豫州之水。河經其北。洛注其西。伊水達其西南。潁潁其西北。然伊水出熊耳山。洛水出冢嶺山。潁水出替亭北。潁水出澠池。勢渙則其流難合。流聚則患難除。自禹經理之後。伊自西南入洛。潁自東北入洛。潁自西北入洛。潁洛則東會于伊。東北會于潁。潁以一由三。東北入于河。而水之流者。治矣。四水以洛為主。潁潁先入洛。此先言伊者。以水之大小為先後。導水言東北會于潁。潁又東入于伊。則以相入之先後言耳。書所載有入于海者。若三江既入。江漢朝宗是也。有入于河者。伊洛潁潁是也。入于海則徑趨于海。入于河則因河以至于海也。○濟洛二水。同豫州入河。共為豫患。且濟大而洛小。乃先洛次濟。何也。蓋洛為一州之專害。濟則數州之公患。其害夏既澤大野。既豬濟水之治已散見于充徐諸州。惟洛出入皆在豫。于豫不言。則餘州無可見者矣。此豫州之洛。所以與雍州之渭同一發例。以經四州之河。濟終後于一州之洛。渭亦斯須貢主之辨。

水經注曰。世人謂伊水為潁水北入伊。謂昔大禹疏以

道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開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閼矣。陸機云。洛有四關。斯其一焉。○山海經曰。婁山又西四十里曰白石山。潁水出于其陰。西北流注于穀水。水經曰。穀水出弘農澠池縣南嶠。林穀陽谷。與北過穀城縣北。又東過河南縣北。東南入于洛。孔安國曰。潁水出澠池山者也。

洛入河。則記波豬宜也。而兼言濟出之榮者。以濟亦豫州入河。而後溢為榮。故蒙洛入河之文。見榮能受濟之溢。波能安洛之流。二澤同一既豬也。榮即濟水入河南。溢為榮之榮。波乃洛水所衍而旁出者。皆在豫西北。榮志濟。波志洛。與上不相蒙。榮雖未能隨濟以入海。而亦可受濟之溢。波雖未能隨洛入河。而亦可安洛之流。榮水北連大河。波水南導于洛。二水各自為豬矣。

濟水東流而經于荷澤之地。孟豬在下。與洛相近。而實為容納之區。是皆滙乎豫之東北。而汎濫為害者也。荷澤不導。則濟水固不治。然孟豬不被。則荷澤亦無所洩矣。今則濟之所不能受者。澤為荷澤之所不能容者。被于孟豬。施之者其勢殺受之者其流安。而二澤其咸治矣。○導水云。又東至于荷。是涉流至其地。蔡傳訓被為及。亦即水流溢覆被之意。孟豬之數可田。則有水草而淺濶時多。故導

荷澤之溢時乎。被孟豬不常入也。或言導荷澤又導孟豬。故曰及非也。澤無言導者。此二澤相通可以導此之溢。被彼之地。故言導。齊謂堅其保障固其隄防。殊與導字文義不合。既入既豬據成功言。曰導曰被。本施功言。非洛入河。安能施功于濟。導荷澤忽本施功發側正以濟水入河之後。溢出爲榮。又東流至荷澤。且將北會汶水入海。則荷澤之導非導澤。乃以導川。雖導河實以導濟。且側見伊洛瀝澗之既入河。兼亦嘗導河導洛也。故觀洛入河之文。知荷澤孟豬之水未嘗不入。觀導荷澤之文。知伊洛瀝澗之水未嘗不導。此史文互例也。若用川澤分流止便非。○伊洛

荷澤

卷六

水

一節以洛爲主而入河。則其失勢也。榮波二節以濟洛爲別而入河。則其伏流也。

玉海曰。濟陰縣南有荷山。故名其澤爲荷澤。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于海。謂之清河。實荷澤。○水經曰。濟水東流者。過乘氏縣。又東過金鄉縣南。又東過方與縣北。爲荷水。荷水又東過湖陵縣南。東入于泗水。○金氏曰。荷澤在今曹州沛陰縣。孟豬在今應天府虞城縣。自荷澤至孟豬凡百四十里。二水舊相通。今荷澤自分南北。清河近時大河亦被孟豬併行。雖水矣。不曰高土止曰厭土。只就平土言。下土只就厭土中抽出。

言之土有高下不同。故其性不一。壤則爲沃。瘠則爲瘠。益墳起雖有低昂之勢。壚則疏而渙散也。豫土大槩高沃。下土之瘠亦就壤者較耳。壚註謂玄而疏者。此不言色不可入玄字。他州辨土。惟一言之。青之海濱。豫之下土。一則廣斥。與本州之白壤異。一則壚。與中土之惟壤亦異。若不別言之。何以爲辨土。

冀賦第一。或時數少于豫。則降爲第二。而升豫爲上上。豫賦第二。或時數多于冀。則升爲第一。而降冀爲上中。襍出之等。高于正額。故先言錯。豫田四等。介肥瘠厚薄間。而賦錯上中。地力因人工厚矣。

尚書

卷六

水

定其貢有常貢者。漆可以飾。枲紵可以服。而盛諸篚以貢者。則織可爲。卽吉之服。細綿之績。可以禦寒。此常貢也。有非常貢。必待錫命貢者。則有治磬之錯。以不常用。故說文紵。絲屬。據絲爲細。紵則枲與紵疑亦成布而後貢也。顏師古註。織紵以爲布。及練練熟素紵。傳織字無訓。蓋仍爲玄纖之織也。如孔說。則篚無他物。惟貢細綿耳。然績是綿。既可與織對。則難因紵是葛而遂以枲紵爲成布之貢矣。必不得已。紵與紵對。是成布也。枲與漆對。則止是麻耳。織績與紵枲紵相去幾何。何獨入篚也。如荆之茅包。而又篚。雍之珠玉。而不入篚。惟易壞不耐販涉者。則篚耳。若以

篚爲敬無篚者將不敬乎揚州言錫貢于補欄之下者  
包別于厥篚之文也此言錫貢于磬錯之上者恐磬錯混  
于厥篚之內也治玉石曰錯治磬之錯如礪石之類要見  
徐之浮磬梁之石磬供后夔搏拊宣帝德之和者又得此  
錯治之而益和故聖人慎其事必出朝廷之錫命看來凡  
錫非常貢故于末特言之龜非貢物故言納不言貢若猶  
柚磬錯雖是貢物非常制所貢也故言錫貢錫柚曰口腹  
錫龜曰閒值磬錯賤而易供何亦錫貢聖人制貢只取其  
給用總是天地間物常欲留之天地間若存一分別心便  
開貴異物賤用物之實矣

尚書

夏商

卷

袁坤儀曰孔氏曰續細綿正蒙解之曰續是新綿繼是  
細綿故言細綿蔡氏之訓本此則繼字雖無訓當亦同  
正蒙但孔于徐州之繼亦訓細而蔡于徐州之繼則訓  
黑經白緯曰繼此爲異耳○陸境曰若亦麻也杜生數  
生不廣種也川楊之問一歲三收今南越於  
布皆用此麻杜預曰吳地黃麻鄭地黃紵○顏師古  
曰漬繭擘之精者爲綿篚者爲絮今則謂新者爲綿故  
者爲絮古亦謂綿爲續或作統○詩云佗山之石可以  
攻玉又曰可以爲錯磬有以玉爲之者故云治玉石曰  
錯謂治磬錯也

貢道要見是西境若東境徑入河矣須以東境照起只言

西境者以不通河也河不言南河者因割故豫州以荆河  
爲界洛自西來中分豫境東半徑涉河西半則浮于洛浮  
洛而東又轉而之北相望大河之南卽帝都自洛至河一  
葦之便特表出之見豫之水以洛爲宗洛固聯衆流入河  
者也貢道須在洛字上着力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  
○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厥貢璆鐵銀鏤碧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梁州之域東望華山之南而未盡西則跨黑水而過之○

尚書

夏商

卷

按孔氏曰東據華山之陽西跨黑水蔡傳易置據距二字  
蓋以東境止于華陽而漢志言黑水出撻谷水經言出張  
掖故知東境之跨黑水雍梁二州俱以華山爲界其陽爲  
梁州其陰爲雍州華陽卽西岳華山地絡之所交其陰則  
北河其陽則南河

水經注云自樊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有黑水羊官水三  
津俱險極難行禹貢黑水註云出南寧州南廣縣汾關  
山北至樊道縣入江一名皂水矣

梁州不言江漢以岷嶓沱潛流源之治見之二條不重本  
山本水書之志江漢也岷嶓句水之害息故山之利興不

言疏鑿而言樹藝者須從山治上懸然見江漢之源治乎  
可只在江漢上說然不通源流未可說平也。沱潛只江漢  
支流在梁者治耳。江漢在梁尚未大即支流治懸然見出  
江漢治。岷嶓沱潛總爲江漢上流源處只好說山少流行  
即可驗。水脉觀註沱西南入大江潛西入江可見江漢性  
原是欲合的。○岷山江所出。嶓山漢所出。方江漢之源未  
滌或氾濫二山下其地有荒而不治者。今川源既滌水去  
不滯岷嶓之墟已可種治矣。說既藝專說江漢之源絲耳  
泥岷嶓則非

陸深曰今蜀山連綿延亘凡居左者皆曰岷右者皆曰

尚書

夏禹貢

北江

岷凡水出于岷者皆曰江出于嶓者皆曰漢江別流而  
復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潛恐屬方言爾  
故岷謂之汶今汶川是也漢謂之漾或謂之沔或謂之  
羌今沿漢水而東有寧羌州有沔縣又東有洋縣卽古  
洋州也洋漾聲近近蓋皆得名于漢水云

江漢上源既無不通下流自順沱則西入大江潛則西南  
入江矣說既道專說江漢之流治耳泥沱潛則非沱潛雖  
江漢所出然亦去岷嶓未遠皆當根源說有江漢則有  
沱潛此是梁州上流之沱潛若荊州沱潛則江漢朝宗下  
流分溢之沱潛也二水衆多流非一地禹功亦非一日故

並云既道既道雖同然一根岷嶓一根朝宗都是以支流  
明正派者○疏謂鄂之沱安陽之潛尾入江漢耳首不出  
江漢蓋海本也江漢幹也荆梁之沱潛枝也江漢有旁入  
無旁出卽出終歸于入不謂之出也故荊州傳既引爾雅  
而復辨其出字之非至此節引地志都是言沱潛入江入  
漢耳水入江者名沱入漢者名潛各有上源至入江漢後  
則卽爲江漢而無下流之沱潛可言矣傳云江漢源流于  
是而見岷嶓是江漢之源除却這源則下流皆謂之流流  
字卽指江漢說但其流之治處則從沱潛之道上見出非  
謂沱潛爲江漢之末流也沱潛云江漢之別流者因東別

尚書

夏禹貢

北江

爲沱之文也。鄂縣之沱西入江。汶江縣之沱東入江。既云  
東別則此汶江之沱耳。若鄂縣之沱西入江者不得謂東  
別爲沱矣。潛水自西南出而南入于江。傳引鄒說分析甚  
明。地志西南入江較濶些。○袁坤儀曰荆梁二州皆有潛  
沱。爾雅謂水自江出爲沱。漢出爲潛。江漢二水源出梁州  
夾蜀山而行。江在山之南。漢在山之北。自梁至荊州數千  
里。凡山南谿谷之水皆至江而出。山北谿谷之水皆至漢  
而出。其水衆多不足盡錄。故南總爲沱。北總爲潛。後之讀  
爾雅者誤以江漢爲沱潛所出之源。不知爲沱潛所出之  
路也。禹貢言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別猶言他也。若言江發

源在岷山極西處自江源而東凡別水來會皆爲此江之沱不得自爲一水今蜀岡沿岸溪水合處猶有鑑沱勾沱沱明月沱歸鄉沱尚可想見當時命名之意然則蔡傳所載或在郫縣之東而西入江或在阿江之西而東入江雖不出于江而皆得爲沱也或在宕渠而西南入江或水出安陽瀋谷而西南入漢雖不出于漢而皆得各潛也

岷山地志蜀郡有嶺道岷山在西微外在今汶山縣而晁氏則謂蜀以山近江源者通爲岷山連峰疊岫不詳遠近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繞皆古之岷山青城乃其第一峰也今按岷山嶺據華夷江出其間誠有如晁氏

南齊書

卷六

七

之所言但禹導江必有所始導山曰岷山之陽至于衡山則固有定指矣前音箋漢制縣有羌夷曰道汶山縣屬茂州有江濱廟蓋禹導江始此云水經漢出隴西氏道嶓冢山東至武都爲漢常璩華陽國記曰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氏道爲漾水禹貢導漾是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逕葭萌入漢郾道元曰東西兩州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今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導也沱潛孔氏曰沱江別名潛水名正義曰經無潛之本源故直云水名按潛水雖鄭康成猶無考而以爲未聞蓋潛則有之而求其首自漢出則甚難合也蔡傳據地志潛水所出

有二一出巴郡宕渠縣入江一出漢中郡安陽縣瀋谷入漢然皆未有以考其果自漢出否也若沱則郫縣汶江皆有沱而入江又江源縣有郪江山江又反入此皆沱也

水治則土平雖蔡蒙句屬山和夷句屬地總作土平看梁居九州高阜故卽陵麓以該川源也蔡山在蒙山之南要因沫水治來蔡蒙上合下開沫水經其間水脉漂疾禹用力最多今則潤崖之患息檣木通道可行祭告之禮地之高者平矣○祭有所焉有報焉旅平是祭報刊旅是祭所禹九山皆刊亦無平不旅何獨于梁雍發例正以二州西

北多山故既舉多以見少又因禹治江漢終于梁汭河渭

終于雍故又卽終以包始矣分明是隨山刊水時一旅及

兩祭互文發例至雍言既旅則又以旅該刊平皆文字變

換處

蔡山在今雅州嚴道縣南蒙山在今雅州名山縣東雲霧常蒙其頂其山上合下開沫水經其中出爲涸崖水沫水卽大渡河也蜀守李水管鑿離堆避沫水之害傳中麗道元至鑿平涸崖都指蒙山說則時說蔡蒙二山都志沫水似誤爾雅云旅障也又曰祭山曰履祭山以

黃玉及璧璽于山足曰履璽于山頂曰懸○禮書載  
常祭也國有大故則旅其羣臣而祭之

嚴道以西有和夷二地近和夷之水者也險遠最下今即  
未可耕治已墊溺除而底有功績地之下者平矣和夷蔡  
傳以爲嚴道西和川夷道之地則當在蔡山之西晁氏謂  
和水夷水則以和夷爲二金仁山謂和川即青衣水也即  
晁氏所指夷人所居有和良和都之名則又以和夷爲一  
須知和水經蒙山而入岷江夷水過假假音恒山而東入江  
以江漢爲主蔡蒙和夷雖與江漢無干亦因江漢之功而  
治及者

水經曰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東與沫水合也沫水

出廣柔嶺外水東至越勢靈道縣出蒙山南東北與寬

永水合鄭道元注云漢嘉縣有蒙山青衣水所發東逕

其縣與沫水會于越傳郡之靈關道青衣水又東即水

注之水出漢嘉嚴道即來山沫水出岷山西東流過漢

漢嘉縣南流衝一高山山上合下開水逕其間山即蒙

山也○九州記云蒙者沐也言雨露常蒙也山有五頂

最高者名上清峰有其露井水極滑潤四時不涸○續

博物志曰沫水自蒙山至南安洞崖水脈漂疾歷代爲

患蜀守李水發卒鑿平洞崖河神暴怒水操刀入水與

神鬪遂平洞崖案續宗曰鑿平洞崖據蒙山說非○今

雅州城東十里地名旅平相傳夏禹治水功成旅祭于

此俗呼爲落平○四川名勝志曰禹貢梁州之山四岷

嶓蔡蒙西山皆岷北山皆嶓南山皆蒙峨眉之在貢貢

則蒙山之首也○按晁氏曰和夷二水名和水今雅州

榮經縣北和川水自營界羅昌州東西來逕蒙山所謂

青衣水而入岷江者也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東南過假

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東入于江今詳經言底績者

三單懷原臨既皆地名則此恐爲地名或地名因水不

可知也○水經注曰和讀曰桓自桓水以南爲夷書所

謂和夷底績也又曰魚復縣南夷水出焉○和夷一以

爲地一以爲水及考山海經曰和山實惟河之九都是

山也五曲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于河則和亦有以山

名矣

豫土有性無色梁土無性有色曰青曰黎二色也孔氏謂

梁土色青黑而法壤黎傳因之亦云黎黑也然馬融王肅

皆云黎小疎也金仁山謂梁土色青故生物易性疎故散

而不實土不言性者非一種也

釋名曰土青曰黎似黎草色臨川吳氏曰梁土不言質

質不一也

土性既辨定其田爲第七等定其賦爲第八等此貢廩之  
常也然地力年分時乎上則錯出第七等地力年分時乎  
下則雜出等九等并本第八爲三故曰三錯諸說皆以第  
八等爲正賦第七第九爲錯不知玩三錯三字可見三等  
皆適均雜出皆是錯也獨舉下中爲言者以下中一等可  
以該下上下下之二等若止以下上下下爲錯又何言三  
錯耶三錯須總言不可分開註謂地力年分上下豈獨梁  
冀豫楊有之蓋冀州地大物繁賦既上上而又間出上中  
以寬之豫爲中土風氣既厚人力亦修幾與冀埒故賦既  
第二又間出第一以進之楊田最下然人稱地力亦盡故

勸書華第 卷六 賦 七

賦高二等而又間加一等梁之間賦又高于正又卑于正  
以皆山麓財貨雖多耕耨入少故立爲三等以上下其賦  
衰坤儀曰蔡氏謂地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一易再  
易之類按周官有不曷之地爲上謂農種之地也一易  
之地謂休一歲乃復種也爲中田有再易之地也二歲  
乃復種爲下田蔡氏之言謂田遇着年分雖不耕者多  
則賦從而少也然梁之正賦第二而間出第一又何歟  
蓋梁之田間歲不易者多歟是不可通也况既入州之  
田有一易再易  
而餘州皆無歟  
九州賦分九等若其升降相懸則不過自一至五荆升之  
極降之極極于五等以漸而少則冀升四等揚升三等  
兗徐降三等豫升二等梁皆降一等然錯亦有升降升  
降皆止于一等其錯而升者豫與揚也其錯而降者冀與

梁也然豫揚之錯升中之升冀州之錯升中之降而梁之  
三錯則時在升降之間此其大分也

梁州之貢有玉磬蓋玉之可爲磬也未成磨故曰礪有柔  
鐵用以治礪爲器者有白金供國用有剛鐵可刻鏤則刀  
劍之所資者砮石之中矢簇者磨石磨成磨故曰磨既貢  
礪又貢磬者重樂器也先鐵後銀鐵利多也鐵皮是兩件  
梁州山林多熊羆狐狸四獸毛可織纈皮可製裘故定之  
爲貢纈皮頂上熊羆狐狸說然梁州貢有纈皮言獸不言  
山雍州亦貢纈皮言山不言獸皆互文

按孔氏曰礪玉石也爾雅曰礪玉也且下文自有磨  
勸書華第 卷六 賦 七

蔡氏以爲玉磨誤矣管子曰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萬  
關內有鐵官唐天下有鐵之縣一百三宋鐵冶七十七  
皆多于漢○李石曰龜脂得火可以燃鐵○鄭氏曰漢  
志犍爲郡朱提縣有朱提山出銀每八兩爲一流直一  
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但直一千提爲郡正梁州之境  
是梁州之銀獨美于他州故以爲貢○沈括曰世間鐵  
鐵所謂鋼鐵者用柔鐵屈盤之乃以生鐵陷其間泥封  
煉之鍛金相入謂之團鋼亦謂之灌鋼此乃偽鋼耳暫  
假生鐵以爲堅二三煉則生鐵自熟仍是柔鐵予出使  
至磁州假坊觀煉鐵方鐵真鋼凡鐵之有鋼者如鑊中



有筋濯盡柔則則麵筋乃見煉鋼亦然但取精鐵鍛之  
百餘火每鍛稱之一鍛一輻至累鍛而筋兩不減則純  
鋼也雖百煉不耗矣此乃鐵之精純者其色清明磨墊  
之則黯黯然青而且黑與常鐵迥異亦有煉之至盡而  
全無鋼者皆繫地之所產○華陽國志曰臺登縣有孫  
水一曰白沙江入馬湖水山有磐石火燒成鐵剛利禹  
貢厥賦磐是也○釋言云鼈屬纖毛而言皮者毛  
胡人績羊毛作衣孫炎曰毛鼈為屬纖毛而言皮者毛  
附于皮故以皮表毛耳異苑云鼈無穴或居大樹孔中  
東土呼鼈為子路西京雜記云  
鼈毛有絲光長  
二尺者直百金○蘇傳以屬者曰織以裘者曰皮王

方麓曰按屬西胡蟲布織毛為之者鼈既鼈錦之類字  
當作綴作屬非屬魚網也  
梁州在西南叢山之中故必須舟達于沔然後可望遠河  
其地方可以徑浮沔者不書獨書其西境之絕遠者必自  
西傾因桓陸運而來然後浮于潛浮潛又取道于陸然後  
至沔沔與渭不通又取道于陸入渭方亂河西傾山在雍  
之西南實跨梁之西北言桓何必紀西傾見桓水之自西  
也舊作西南境不是蓋言南則得西傾之在北矣潛是梁  
之潛非荆之潛漢上為沔潛沔俱漢之別流自沔以前皆  
西境也至沔以往則與東北境共道矣桓潛本相通河渭

亦相通惟沔中絕上不通潛下不通渭本文言逾沔不言  
逾渭者蓋以一逾字貫沔之上下故蒙上文遂言逾沔入  
渭也通節貫道只宜據經文桓潛沔渭河五水相通不相  
通為經方緯以傳中水經注庶見賡主○梁州貢賦之來  
在東北境者固逕浮沔入于渭矣其自西而來者則取道  
梁北西傾雖雍州山其南桓水出焉乃梁之水也桓之東  
有潛水與桓相通故自西傾山下陸道車載依傍桓水旁地  
而來不曰浮桓而曰因桓至潛乃用舟也至葭萌之界而  
浮于潛潛即漢水枝分者故謂之西漢然潛之北有沔也  
自潛迤流屈于晉壽界而猶阻棹枝之津水淺不得行必  
舍舟而陸南歷豎穴迤邐而接漢沔焉沔之北有渭也沔  
渭不通而褒水通沔褒水出太白山南入沔斜水通渭斜  
水出衙嶺山北至渭入渭褒斜之間又絕水百餘里故必  
歷漢川至平褒水乃逾褒水至衙嶺之南溪灌于斜川屈  
于武功而北以入于渭焉故傳當曰逾于渭以沔潛俱屬  
漢其本水相通不當言逾也且不言逾者因逾于沔之文  
也曰入則亦包斜渭在內矣然河本自北南趨者而渭迤  
自西東行至華陰橫衝入河故貢舟因之不必迴流而上  
不必順流而下絕河流而橫渡矣自西而東而北見轉輸  
之遠由梁而雍而冀見水陸之勞○九州貢道皆是舉大

以該小。不獨潛汚之間有葭萌有晉壽界。又有褒斜諸水。蔡氏偶于渠詳之耳。禹貢文字必合九州讀之而始全。蓋彼此互見。自是文章家伸縮法。

正義曰地理志云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則初發西傾未有水也。不知南行幾里得桓水也。下傳云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是漢上曰沔計。沔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沔陸行而北入渭。渭亦入河。故浮渭而東。帝都在河之東。故渡河。○水經注黑山名有大穴。作岡北者誤。褒斜二水名。又褒谷斜谷說者云。棧道七百里。北口曰斜。南口曰褒。

南書

卷六

全

同爲一谷。兩谷高峻中間谷道。褒水所流。褒水出太白山。經鳳縣南。流入褒谷。又南流入沔。叙水出衙嶺山北。至郿入渭。所謂絕水百餘里者。以褒斜二水兩首相距言之。非謂褒斜二谷也。張湯謂以車轉從斜下渭。則漢中穀可致。是浮潛逾沔之道。漢人皆用之。今蜀中通貢職水。則大江陸則棧道。潛沔入渭之道。無復講矣。○雍錄曰渭之源出隴西鳥鼠同穴山。稍東則受秦水。秦水者天水郡水也。又東則大散關水入之。及至武功縣。則受斜水矣。褒斜二水介衙嶺而分。南北此斜水。即二水之分派也。斜逕武功而東入于渭也。○何景明日余從

入蜀漢道觀之。其西南曰褒谷。從褒入南曰駱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郿入其所。從皆殊舊志謂首尾一谷。非是其校道有四出。從成和階文出者爲沓中陰平道。鄧艾伐蜀由之。從兩當出者爲故通漢高帝攻陳倉出之。從褒鳳出者爲今連雲棧道。漢王之南鄭山之從城固洋縣出者爲斜路。道武侯屯渭上由之。此四道三谷者。開南之險。阨攻取所從來固矣。

南書

卷六

八十三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澤。三苗丕叙。○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叙。禹治豫州乃次梁州。自東向西。故梁之境先華陽而後黑水。從梁適雍。自南向北。故先黑水而後西河。雍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西逾黑水。河在雍之東。謂之西河者主冀州言。龍門之河在冀西界。故曰西河。非雍之西也。雍州以渭爲主。首節志弱水治。後三危節志黑水治。及末崑崙節又兼志河治。中間九句皆主渭言。蓋弱水入于流沙。黑水不經中國。河源來自塞外三水。特以雍爲門戶。與渭水全出入本州者不同。觀詳渭而略諸水。則其爲雍州

所重可知

晉太康地志曰雍州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氣壅遏故以爲名。○按雍州以四面積高得名山最高而不言止言黑水西河者以不勝紀也

弱水以散漫無力弱不勝芥得名曰既西者流沙合黎以上向於不通耳弱者其性西者其勢只說順其西之下流不可以西爲水之性混了弱字黑水南流亦然九州紀水治未有著方向者惟此下一西字卽一弱水西他水皆東可知雍水主潤而紀先弱水弱水去雍遠甚洪水汎濫弱水亦壅而東雜混雍水助其橫決使雍水不得尋源覓派而脈絡不清故欲治水先治客水導而西之使不復出沒于雍然後雍之功可施是導弱水爲導諸水地非因變先紀

尚書

卷六

金四

山海經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干寶曰崑崙之墟地首也是惟帝之下都故其外絕以弱水之深又環以炎火之山○十州記曰崑崙山有弱水周迴繞匝山東南接積石關西北接北戶之窻

經水北注渭者漆沮東北注渭者澧水南注渭者弱就水脉言從就水機言同就水勢言三句一步進一步須說諸

水注渭不可說渭受諸水渭入河而後能受諸水要見渭入河意然入河在導渭節說○雍州之水渭爲大涇次之涇之源最居雍之北境自北而南注以渭爲歸而汭東入焉是涇上屬于汭而下屬于渭也經不以渭立文而曰涇屬渭汭以涇在中先會汭水而後入渭水順其勢而言故謂屬渭汭者涇其實納涇汭者渭也所謂東會于涇者此也夫渭汭不相及矣而一涇以屬之見水之遠近連絡者其脉也

尚書

卷六

金五

初學記云涇與渭水合流三百里清濁不相雜東合漆沮水至潼津入于河○山海經曰涇谷之山涇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渭○杜預曰水之隈曲曰汭王肅云汭入也呂忱云汭者水相入也水會卽船司空所在矣地理志曰渭水東至船司空入河○陳氏曰夏書以洛表對洛汭則汭水北之曲也○

漆沮水小于渭漆水出峽山沮山直路二水合于華原固爲一矣而其勢相敵不足以相有只望渭水而趨故並著其名而表其從如少之從長也

山海經曰淪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蓋自北而南矣孔安國曰漆沮亦曰洛水也出焉胡北○酈道元曰沮水自直路縣東南逕熊石山東南流歷檀臺川俗

謂之禮臺水屈而夾山西流又西南逕宜君川世又謂之宜君水又東南流逕役初縣故城西又南出土門山西又謂之沮水又東北流注于洛水矣○段氏曰詩漆沮入于渭之上流言于東會于禮又○若槃三水而命其方則漆在沮東言于東會于禮又○若槃三水而命其方則漆在沮東至華原而西乃始合沮沮在漆西既已受漆則遂南東而合乎洛洛又在漆沮之東至同州白水縣與漆沮合而相與南流以入于渭三水雖分及至白水縣遂混爲一流故自孔安國班固以後論著皆指懷德入渭之水爲洛水而曰洛即漆沮者言其本同也若鄭白渠亦分沮漆之名誤矣

尚書正義

卷六

小六

澧水出終南山勢不減于渭南折之北直走咸陽渭水以合流同者二水相敵之名所謂東會于澧者此也程大昌曰漆沮下流既已附從則上流不壅澧水亦遂東行也諸水治而後諸山可旅九州終于雍雍之功始于荆岐荆山漆沮經其下岐山涇汭經其旁荆岐旅則終南以下可知故發例于此以諸州之山無不祭告也既旅貫下荆岐與終南停物近故連言之鳥鼠遠故曰至于至于二字相爲首尾之辭終南澧所出停物澧所經鳥鼠渭所經終南以下空舉山名蒙既旅之文○水治則土可平荆岐二山

尚書正義

卷六

小七

懷襄既去可行旅祭之禮卽終南停物以至鳥鼠之山既旅猶荆岐也地之高者無不平矣禹導山全爲覓水源流不曰荆岐旅平而曰既旅此處叙山不是驗地之治只隨刊所至以此祭告而九州山勢水脉皆于此得其槃矣禹導山半在雍但此就成功言彼就施功言○此荆山非荆州之荆在岐之東岐亦非冀州之岐皆雍北境之山終南在雍之南終南之西有停物又北則鳥鼠而所謂西傾朱圉太華等山俱可推矣○俗說荆岐漆沮所經岐山涇汭所經停物澧水所經殊無明據考停物與終南俱在武功縣遂捨澧于停物涇水出岍頭山下文導岍及岐遂捨涇汭于岐又以南條荆山在臨沮縣遂捨漆沮爲臨沮誤甚掘陵原乃唐猷陵非山也今三原嵯峨山卽荆山高出雲表登其巔則涇渭黃河俱在目前岐在今岐山縣詩天作高山太王荒之言太王始邑其下也山有兩岐故名焉乃關中終南山西起隴鳳東逾商洛綿亘千里又曰秦嶺乃地絡所由分嶺南水皆謂之江嶺北水皆謂之河○終南停物鳥鼠三山名言相整終南秦記又名地肺○雍錄曰終南山橫亘關中南而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雍岐鄠鄩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而連綿峙據其南者皆此一山也既高且廣多出物產故禹貢曰終南厚物

也不當別有一山自名厚物武功縣有太一山漢志引古文而曰太一者終南也。垂山者厚物也不知何所本。而云然李吉甫曰終南太一非一山關中記曰終南山山之總山太一山之別號此其說是也。

治水成功自高而下故言山之後遂及原隰及陂澤如云平原下隰之地沮洳盡去既底平成之績至于猪野之澤又下于原隰而澤旁之地底績猶原隰也地之下者無不平矣原隰此言則爲廣平下隰之地此對猪野則有所定指故引詩度其隰原爲說原隰爲幽地雍之西北不第曰原而曰原隰便見難底績意猪野雖是澤然底績之文主

尚書

卷六

卷六

澤旁平地言猪野卽休屠澤澤水湧溢旁無燥地故特著之上至于字所包山甚廣凡連亘于澧之西而喬峙乎渭之旁者皆舉之下至于字只自高至下意非有所包弱水至此是雍水治東西異流雍土平高下異勢至若遠而三危昔固巢穴爲居者今既降丘而宅平土焉而三苗之居于三危者感平成而順吾之化亦大有功叙地之遠者平矣○首言弱水終言三危著其遠也三危山在雍之西南境山有三峰高聳甚危故名三危舉三危重黑水治導黑水至于三危故也三苗丕叙只足上句正是既宅之證總地平內事勿以不叙作效此二句與彭蠡二

句相似蓋陽鳥居可驗彭蠡水之積三苗叙可驗三危土之平三苗竄在洪水未平之前至是水患去而三危可居無一人不安居樂業也三苗指苗君竄居三危者三危既宅兼地與民言三苗丕叙則專指遷民說惟既宅故不叙不言功言叙者以其去頑卽工功有次序也它以奠居言叙以化服言化服必因奠居隨刊所至便是文命之敷前兗州言宅上此言既宅又前兗州宅上言蠶桑此既宅言丕叙皆非漫記據禹治水堯最先先則事方經始故但言宅不言既見他州之民未宅惟堯先宅且初宅也若雍州治最後後則功在成終故不止言宅又言既又見不但他

尚書

卷六

卷六

州之民已宅卽雍民亦宅且久宅也蓋堯宅猶治水之始雍宅乃治水之終是民雖同一居止而久安與甫集自分至若堯記宅土但配蠶桑正言新集之時民方土著已可與勸樹藝課農桑幸始之辭至雍說既宅遂云丕叙乃言安輯之人民皆樂業且可與期敏德底修和蓋幸終之辭終以三苗分明薄海內外莫不時叙蓋不待言東西漸被而後知聲教四訖也凡史文據事直書以議論作叙事皆此類

山海經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是山也廣闊百里在鳥鼠山西○杜佑曰三苗本有苗氏之族今長沙衡陽

問是徙居于此分而爲三

林氏曰物得其常性者最貴。雍土色黃得天地之正色性壤得柔順之常性。田上上之證。

土兼色性。性以土脉墳起生氣厚者爲上。其柔而無塊及粘賦者爲中。壚與塗泥最下。又色以黃爲上。中次則赤白。下次則青黑。故黃赤白青黑墳壤塗泥壚乃土色與性之大分。中間卽小有變易。其大分自齊。如雍土之佳壤似當遜他州之墳。然色既最上。土高而壤壤不爲嫌。故田居一賦中下以地狹人少言之。按地與人工是兩樣。不可說地狹便人工少。地潤便人工多。雍地極弱水三危亦不狹矣。

尚書華簪 卷六 九十九

唐孔氏只以人工言爲是。今姑從蔡。按賦冀高于田四等。荆高于田五等。雍低于田五等。究居九州下下兼地與人。王論揚豫各高于田二等。以人工論若青徐梁各止低于田一等。不必言矣。

正義曰此與荆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荆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得有人功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濶遠民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

之後卽爲此差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

球琳美玉可賁珪璋。琅玕石似珠可飾冠冕。于禮器上用得着。故制貢雍州地高嶽秀土厚水深。玉石珍異。故球琳琅玕力所易辦。舍易辦者而責以服用。則反以爲難矣。惟字見此外無他物。

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山海經曰崑崙山其上也多丹木。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澤。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黃帝是食是饗。是生玄玉。黃帝乃取崑崙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瑾瑜之玉爲良。○林

駟曰古者以貢爲賦。正什一便民之法。禹貢服食之外。器用次之。器用之外。實玉玩好。又次之。故貢金球琅人龜熊皮海錯橘柚之屬。皆爲土貢之物也。皆償田賦之輕也。聖人初何心過求哉。

貢道以達河爲主。雍冀接壤特隔河耳。何言貢道有二。蓋雍之東境距河一航之便。不待言矣。惟在東北境者險而遠。其來有所自。西南境者便而近。其來有所會。俱是挽舟而上。東北境道莫便西河。河從西來。至積石北流千里折而東流千里。而南經于龍門。故必浮舟于積石之河。北行東轉。南向至于龍門。然後入于冀之西河。則帝都也。河行

塞外東北入塞內積石非河源乃河所經也龍門西河連舉不可認作一處計浮于積石而來者至于龍門之上而止此一道也經云至于龍門西河者謂至于龍門邊際之西河非龍門即西河亦非由龍門而可下西河也浮渭而來者則會于渭汭此又一道也西南境渭入于河道莫便于渭汭會渭可受汭以入河會汭可屬渭以入河渭汭連涇澧通漆沮故貢道之來即由漆山沮山澧山涇皆至渭汭而會以達大河則帝都會字以浮字例之決指貢舟說當時澧涇漆沮皆入渭凡貢舟取道諸水者亦于諸水入渭之處而咸集故云會或作水會者誤貢道即水道故多用水道疏貢道不言亂于河因梁也川源脉派不齊山脉盤錯無定志二途者山川各派亦見渭之大勢歸河也○河統雍之西北隅又繞其正北纔轉而南流北南流之河在雍之東即在冀之西正所謂西河也大抵雍東北以河爲界故雍貢惟近東近北者浮此河若涇澧漆沮等水皆在雍境內或近西近南或貫其中故雍西方南方之貢皆從各水之便浮舟而會于渭北會于渭北則可達冀之南河與西河無與矣此主水北曰汭之汭字說也汭字蔡傳無解論其理言在渭水之內也渭水入河之後爲渭汭則入河之意隱然在中若以汭爲水則汭在渭西汭與渭

通渭與河通先汭後渭應言汭渭不宜言渭汭矣謂渭水舟楫入蒲州必沿渭水北岸今蒲州即古冀州也惟佳陝州者則南岸或中流耳傳中東北境西南境謂或東境或北境或西境或南境蓋分四方言之其曰自積石至于西河者舉遠以該近也若細論之浮必就近便地方或近積石則固始于積石終于西河或近雍之北河則徑入北河或近冀之西河則徑入西河皆不必始于積石矣○貢道皆言浮惟揚州言沿諸言浮者皆言水惟雍州言山山非可浮也因浮止一河中無他水故即河上之山以別之耳入河言至者二言達者五達者謂從此可至彼猶未次其地也次其地則爲至故標其方向一言南河一言西河表西南以例地州之達亦達此也濟淮渭洛水皆北條與大河通故雍豫兗青徐五州雖里道有遠近然一水皆可達河惟江漢與河兩戒揚州差便于浮海遂沿江入海以達河若荊州差便于浮洛遂踰陸入洛以達河梁州差便于浮渭遂踰陸入渭以達河所以揚州海運外梁荆言逾者二約略兗青俱浮濟徐揚俱浮淮豫荆俱浮洛梁雍俱浮渭青揚不言達河皆蒙上文雍州西南會于渭汭亦蒙上文見會于渭汭者未嘗不亂于河亂于河者其入渭亦未嘗不合于渭汭發例互見



按熊氏曰正道皆從渭入河惟山脊以西之地渭道不可通處必自積石之河經涉龍門然後達于西河以至帝都諸家謂東北境則自積石入龍門西河與熊氏之說異然細詳西河二字則熊之說爲是所謂會于渭汭卽熊氏所云貢之正道也○蔡氏所以知其爲兩道者以龍門非可越而渭自鳥鼠而東中貫雍境取渭莫徑焉使內地之漕則當徑達西河更無用經涉龍門以此知其爲西北一道西南一道也按蔡氏云雍之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西南境則會于渭汭夫積石在雍之西北境此云東北悞矣雍東距河若果東北境內也

南書卷六

夏兩貢

九十五

應直浮西河何煩從積石經涉龍門耶○蔡氏又引邢恕之說不知何故夫河從積石北流入沙漠界折而東流凡二千餘里皆唐虞聲教所訖之地故可轉漕如仲默之意將謂邢恕所奏會州小河等爲積石龍門故道耶積石在今隴洮府河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兩山如削中流黃河西臨番界龍門在今西安府韓城縣東北八十里河水至此自山直下縣水百仞潑沫如雨濤聲如雷地皆震撼兩岸斷山絕壁相對如門惟神龍可越故曰龍門河從積石北流北入北狄界中折而東流凡二千餘里漢人謂之北河其內今謂之河套卽秦始皇所

斤奪匈奴河南地也在古爲通舟轉輸之道三代之季北狄入居河內秦始皇逐出之秦楚劉項之際復爲匈奴所據漢武開朔方復取之唐築三受降城卽其處宋時爲西夏所據河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二以一隅之地能抗衡中國蓋地饒人悍又產健馬乃關中之屏蔽得之則強失之則弱歷代知其邊境之要害而不知其爲唐虞之故疆也

南書卷六

夏兩貢

九十五

然不惟平戎之功著于中國且餘功及于外夷獸之毳毛織之可爲綱獸之皮製之可爲裘是織皮也孰以此來貢哉歸羌之毳毼河關之折枝朔方之渠搜此皆建國西方而爲戎落之域制貢所不及者今以織皮來貢則幸水土之既平追帝力之所自慕義而來就我之功叙如此○西戎三國皆在雍之西境毳毼在南渠搜在北折支在中紀來貢其志河平傳以毳毼卽河源析支在河關渠搜近朔方見諸川發源而大河從出雖以荒遠不言疏導卽叙而遡源之意見矣雍梁二州元無入筐之貢此三國叙在章末貢道之後與秦夷淮夷島夷之例不同冠織皮于三戎之上者如今人突遇人執物前來必問執物者是誰而始得實之以某人是卽叙者西戎沐平成之澤卽就耕植安居之功叙也只在織皮來貢上見無他意本文無貢字

附州之夷聲教素及則列之職貢中所重在上之供隔遠之夷聲教不及則列之職貢外所重在彼之叙故球琳瑯玕貢天府而不稱叙此以織皮而言叙謂其以幽漂依日月之光故特表之丕叙者我欲其化而化也卽叙者我無意其化而化也丕字深卽字淺三危遠去中國三苗頑甚而施功與十二師五長同故云丕叙西戎去中國更遠非我族類而卽工與三苗同故又云卽叙叙卽府事修和之叙蓋史于三危之外紀三苗又于三苗之外紀西戎一言丕叙一言卽叙以兩叙字接前三續字此所謂九功惟叙司馬彪曰西戎者析支以西濱于河首在右居也河水

尚書輯錄

卷六

本末

屈而東北流運于析支之地是爲河曲矣應劭曰析支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鄭曉曰雍州貢織皮之崑崙非河源也河源崑崙去中國不知幾萬里佛經謂之胥靡山○王綱振曰特識西戎于雍州貢道之後此非脫簡蓋雍乃秦地卽周暨鎬漢三輔皆嘗建都于此觀周有犬戎漢有匈奴當在虞夏不有先見其微者乎時卽不近帝都亦且列在要荒聖人經理五服不以遠遺故又發此例與三苗並識見夷蔡蠻流無不就治耳亦因下叙導山故此先結以雍州境外之山起下雍州境內之山然終不可與境

內諸山混紀特附分州之末以見皆禹所導也

史序禹功既舉天下山川分九州南北以緯之又合爲導山導水西東以經之蓋每州各言境內山川首尾不相連貫且自東而西非自然之形勢故于此通上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更從西而東以著自然之形勢○導山本爲導水則止發一例足矣何以又分山水蓋單言導水則雍冀豫梁荆諸州發源之水不備所以發導山一例若止言導山則兗青徐揚諸州入海之水亦不備所以又發導水一例故導山單重發源不重入海言入海特總其歸宿導水單重入海不重發源言發源特別其分流前叙九州則重九州不論山水首尾此叙山川則重山川又不論九州先後其實導水而文稱導山者所隨者山所導者水導山本爲治水故以導山名之隨山相度乃一州看過一州非以四節爲走四過也治水從低處起叙導山導水皆自源徂流者專紀禹順山川性情非禹施功次第先北條後南條條下又先北境後南境每節各叙從西起以山川之脈皆起西北故也論衡勢則自北而南論從勢則自西而東水所經不一山故山爲經而水爲緯海所入各一水故又山爲緯而水爲經導山導水之互見如此四方隨人所指以東西南北故導山導水方向既有大分大分之中又有

尚書輯錄

卷六

九

小分如傳所列南條北條此大南北二條中所列南境北境則小南北若以南境北境較岷山之南支北支則二支尤南境中之又小南北也導水所列東西南北皆然大分皆束其中爲再別之又自有東有南有北非東流之外又有一南北也據導字分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爲紀此說亦有所本唐天文志云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是也此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恒山之右乃東循衆垣至獫狁朝鮮是謂北紀以限戎狄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北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攢武當荆山

低處是河沛淮涓洛入海北條山高處是江漢發源南條水低處是江漢入海入海在低處故禹導水以沓青徐揚四州爲壑發源在高處故禹導山惟雍梁荆五州○呂氏曰導山有二說或以爲隨山通道以相視其原委脉絡或以爲治山旁小水二說當兼用孔氏曰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水通山故以山名之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導山導水只一事導山以記禹行之次第所謂逾于某至于某者禹也導水以記水行之次第所謂至于某入于某者水也山本同而未異故導山言某至某者其勢漸分水本異而未同故導水各言所自所會入者其勢漸合○三條之說出子馬融王肅以岷岐至碣石爲北條西傾至陪尾爲中條嶓冢至敷淺源爲南條然內方大別在荊州岷在梁州相去數千里豈可合爲一條四列之說出子鄭玄謂岷岐爲正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四列雖是而陰陽正次名稱未當

導岷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接上叙終雍州遂從雍州山起條分南北上各貫一導字

中間只開平叙而禹隨地施功次第自見此正禹依山  
行水見禹之爲導卽禹之所以爲隨也導如鄉導義取在  
前隨是追隨義取在後乃前後異文何也以水論則九川  
之水非禹不行禹若導其前以禹論則九川之水非山不  
行禹實從其後故禹自言隨山史出導山傳者會意亦云  
此下隨山禹隨山刊木先低後高先兖州後雍州固應如  
是但其當治于高高下下之際或先或後之間主意畢竟  
是要導岍岐至于荆山要導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凡山所  
導緩急不同而紀綱自定故史官又叙此一番以見經理  
之周耳大約先下後高者是禹隨方之經略必自高而下  
禹書導篇 卷六 夏禹貢 一百

導北條大河北境之山爲滹河濟之經始與下導河積石  
導沅水二節照節內惟壺口底柱碣石是河水所經王屋  
是濟水所經餘不盡然渠云滹河濟之經始舉大以包小  
且應下文耳下三節倣此岍岐荆皆雍州山壺口以下皆  
冀州山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冀西河上山底柱析城至于  
王屋冀南河上山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冀東河上山凡水  
之勢皆因于山山之勢皆原西北雍當河北諸山之水發  
源之始冀當河北諸山之水入海之處故禹導山始于雍  
而終于冀焉及者以其相距之近也至者以其相去之遠  
也壺口至王屋四山順行兩山逆行由壺口雷首自北而  
南順行也由雷首而太岳則向北逆行也由底柱而析城  
自西而東順行也由析城而王屋則向西逆行也日至日  
逾皆指禹言逾于河自西而東亂河渡也逾于河只作過  
文看不可以逾河對入海禹隨山以治水故以導言如止  
相視山勢何導之有岍山一名吳嶽汧水出其西而南入  
渭汧水出其北而東入涇禹導山始此乃東至于岐岐山  
涇汭所經又東至于荆荆山漆沮所經導之使三山之水  
流于渭而入河焉然雍與冀隔之者河于是禹過于龍門  
之西河則壺口正在河之東岸蓋河自塞外而入自北而  
南壺口正當其衝故冀功以是伊始所謂既載以殺河勢

者也。乃南至雷首，雷水出焉。河自南流，漸轉于東，雷首正當其衝。北去蒲坂三十里，至于太岳，汾水所經，堯都在焉。導之使河水北入渭，汾水東入河焉。太原岳陽之修此也。于是又轉而東，底柱在太河中流，有石如柱，析城山峯四而如城，當河經流。王屋山狀如屋，汾水山焉，導之使河水北入海，濟水西南入河焉。從底柱至王屋，禹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而流之，導單懷之績皆在。所經矣。又轉而北，東則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太行連亘數州，爲河北脊。以接恒嶽，河北諸州皆旋其趾，程子謂太行山千里，片石衆山皆石上起，峰爾。河水經之，恒山卽北岳，恒水出焉，導之使太行之水入河，恒山之水入滹，至碣石河口，海濱之地止。禹雍冀諸山導，則河濟諸水可從此入海而功可施矣。入海固是水入，然禹亦行至此處，蓋碣石原在海中也。非謂山勢窮而入海，謂此諸山所出所經之水皆得其道以歸于海也。指水勢言，相其勢，河可以入海，于亮濟可以入海，于青非卽入于海也。大河北境之水不特河，如漳、潞、汾、洩、淇、洹，恒、衛、漳、沱、滹、易之屬，皆此諸山所出所經，不勝名。故但以山言，則水皆可知。所隨者山，所導者水也。故斷之以入于海，此三字正應首一導字。道水七節，或終之以入海，或終之以入河，而導山四節，只首節言入于海，下節皆不

及者，蓋導水中之入海，實指水入海言。導山言入是水，山川行，特就禹所到之山度水勢，預爲究竟之云耳。當照江漢朝宗一例看，所以導水皆疏入海，導山惟此一見。蓋總大河南北二境爲言，謂導岍岐至于荆山，導西傾鳥鼠至于太華，使諸州之水凡發源者無不入于海也。故西傾岷嶓不言，蒙上文按林氏曰：岍岐所導之水乃合河濟之流，最爲奔悍，當其隨山之初，自西而夾之東，自東達于東北，則已達于海矣。故言入于海，西傾嶓所導之水則未能達海，且注于下流之地，及潞川之功既施，乃得入海，故下文所載方是衆水入海之道，故此止言至于階尾。大別敷淺原而止，而下流之山皆所不及也。大是荆山有二分屬南北兩條，岐山亦有二專屬北條，但分雍冀二州導岍及岐至于荆山，荆岐既旅，此北條之荆山也。導嶓冢至于荆山，荆河惟豫州荆及衡陽惟荆州。此南條之荆山也。若治梁及岐則北條冀州之岐山也。荆岐既旅，又北條雍州之岐山也。○朱子曰：太行自西北發脉來爲天下之脊，此是中國大形勢，其底柱、王屋等山皆是太行山脚。今說者分陰陽列言導岍及岐至于荆山，荆山山脉逾河而過爲壺口，雷首底柱、析城、王屋、碣石，則是荆山地脉却來做太行山脚，其所謂地脉

尚說不通。况禹貢本非理會地脉耶。○恒山北岳漢書

博物志曰常山者陰終陽始其道長久故北山曰常山

文帝諱改爲常山

此導北條大河南境之山爲滹伊洛淮渭之經始與下導  
淮導渭導洛三節照不言導者蒙導岍之文至嶧冢乃更  
言導者別起南條也。雍當河北諸山發源之始莫豫二州  
當河北諸山發源之終上導河之北境故自雍而盡于冀  
之東北此導河之南境故自雍而盡于豫之東南山列北  
條者以大河北據境分南北者以河水中流也。岍岐荆雍  
州北境山西傾朱圉鳥鼠太華雍州南境山禹欲治伊洛  
淮渭諸水也導雍之西傾山爲桓水所出者而由是東北

夏禹貢

一頁

爲朱圉河所經鳥鼠渭所出又下鳥鼠而東行至于華陰  
太華渭水所經導之使桓水入江而歸東海渭水入河而  
歸北海夫太華之陰乃北河與地絡之所會而其陽則南  
河與地絡之所會河勢自西破龍門而下也太華諸峰攢  
阻其南則大河不得不折而東于是渭率雍之諸水赴焉  
洛率豫之諸水赴焉此山水一大交會既下太華乃于是  
而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蓋過雍而豫則熊耳洛水所  
經外方伊水所經桐栢淮水所經陪尾泗水所出四山皆  
接華山而相連東南者皆有以導之使伊水入洛北入河  
淮水順流東入海也雖則雍豫導則伊洛淮渭可漸治入

河入海有機傳原無伊洛淮渭字面只說導大河南境之

山便了○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何言在積石以東見河

所經也鳥鼠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三者雍州之南山至

于太華相首尾而東蓋鳥鼠東望太華太遠故云相首尾

而東故曰至太華熊耳外方桐栢陪尾四山相連在豫州

界故連言之太華即西岳以西有少華山故以太爲名西

傾朱圉鳥鼠太華既皆雍州山其不與岍岐荆同言者蓋

自北而南各分條境著自然之形勢不得不然也然西傾

之南相傳不舉者以桓水未嘗見經以其水小思亦小禹

不十分用功治而導此西傾諸山亦不重此水耳熊耳有

二此爲止洛之熊耳乃伊水所出導洛自熊耳此爲盧氏

之熊耳乃洛水所經外方即中岳嵩山以有內方故曰外

洛經熊耳伊亦入于洛不必用伊字一云淮出桐栢經陪

尾凡舉山名皆爲治水故先舉所施功之山于上而後條

列所治水于下上言入于海此不言者諸水各有所入或

入海入河不一總見導之

金氏曰陪尾徐山也泗水縣桃墟西北泗水所出舊說

拘于地脉故謂即橫尾又舊以嵩高爲外方者非是嵩

高世所名中嶽安得與江夏內方相爲內外哉據唐志

陸渾山一名方山蓋古外方云在伊闕○按陪尾在安

陸者原名橫尾山而兖州卽縣之陪尾矣泗水所出經  
云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則陪尾之非安陸明矣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過九江至于于敷淺源

南條莫大于江漢而山之關於江漢者亦有南北境山皆  
自梁而荆大率嶓冢合于岷導嶓冢二節比上不同上之山  
脉起伏斷續不一故各有至此只重嶓冢岷山說嶓冢氣  
脉最長至大別敷淺源而合江漢難治難于氣脉之合合  
則餘不必言矣故導江漢但至大別至敷淺源而止亦正  
是漢水赴江合流之處蓋因二水從發源分流未合不得  
尚書卷六夏禹貢

不各識其所至爲朝宗張本若過此則江漢已合而中江  
入海無山可別故不復條列看來嶓冢崔嵬漢水是發南  
之荆山又南之內方而大別自梁北而盡之于荆北夾漢  
之山于此焉盡且惟至大別漢既入江則嶓旋于大別下  
者可無枚舉也又且西望岷峨峯嶺逶迤江水是出南之  
衡山按江上流又過九江而南爲敷淺源扼江下流自梁  
南而盡之于荆南夾江之山于此焉盡且惟至敷淺源江  
既受漢則包括于瀟湘者亦可無枚舉也總之二節單  
言江漢大非乃相導江漢所出水併合流入江漢之水如  
大別之北漢合潁水入江又如過九江卽合九江水但只

江漢作主耳若單說江漢則前諸山何又諸水交參况既  
詳江漢何不併詳究竟豈入海于楊果無山可導耶

導嶓冢節導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以爲治漢水之經始與  
下嶓冢導漾節照以源流分看嶓冢山在梁州北漢水所  
出荆山內方大別在荊州北漢水所經禹導嶓冢山以闢  
漢水上源又自嶓冢以至荆山自內方以至大別亦皆導  
之以通漢水之下流所經明白則漢水入江之勢順而可  
漸治矣荆山在嶓冢之東南又東爲內方而大別在右大  
別乃漢水入江處漢水出嶓而經此三山其入海處尚遠  
導山止此荆山帶下句是南條荊州之山此自梁之荆也  
尚書卷六夏禹貢

江漢在南故謂南條所以別于大河之山漢水在北故謂  
南條北境所以別于江之山  
正義曰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爲  
內方山地理志無大別鄭玄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杜  
預解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  
南左傳云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曰小別  
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水經曰潁水自荆城  
東南流逕當陽縣之章山東鄭道元注云禹貢所謂內  
方山至于大別者也

岷山節導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以爲治江之經始與下岷



山導江節照舊主發源惟一經流有二支遂以南北支分就衡山截殊不知山南曰陽衡山敷淺原俱在岷山之南傳南北支就岷山之下分支處有南北也。不然經文何以曰岷山之陽此節當主山說在首句截岷是江源下二山是江流首句爲主言山之一脉兩支非言水之一源兩流也。衡山與岷山相連故既導岷山即可導衡山敷淺原與岷相隔故必過九江而後可至于敷淺原若以自岷至衡對過九江至敷淺原則止重南北支矣大意云岷山之陽在梁州南江水出焉衡山九江敷淺原原在荊州南江水經焉禹欲治江先導岷山之陽以疏其原矣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岷山之脉有二岷隔于湘水實同脉異支蓋岷山夾江兩岸而行其北一支爲衡山盡九江之西南乃岷山之脉連延至此故禹至衡山亦導之使江流之北向者可通也其南一支爲敷淺原環出九江之東北與岷山相隔故禹浮舟過九江至敷淺原亦導之使江流之南向者可治也衡山九江敷淺原皆山之陽亦江之南也二支皆南岸分抽不可以北一支爲山北恐礙陽字北支短東盡衡山止矣南支廻折甚長至敷淺原之山而反在衡山之東北朱子曰導山之入至于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敷淺

原蓋敷淺原雖屬南支禹過九江取道東北山勢曲而禹行直未嘗尋南支而行也須看得圓活傳湘水洞庭總是九江九江在衡山之東敷淺原在九江之東則過九江還是自衡山而過之特非地脉之過耳雖有二支意重貫下重在敷淺原上禹所導者山勢非山形也河隔雍冀山脉不可以河斷故敷淺原之脉直接衡山若謂此只記山名以見施功之次第而非推其脉絡則本文許多至于字作何着落○傳北一支南一支之說見岷山脉分而爲兩以辨孔氏衡山脉連敷淺原之非非謂經文是分衡山爲北條九江敷淺原爲南條也山南北支不甚重重江上衡山去江甚遠何以書衡山在湘水西南湘與澧諸水俱注洞庭而洞庭又北注江一登衡岳而洞庭九派之來歷了然耳中江之東至于澧而過于洞庭者亦從此現矣遂北渡洞庭沿江東下至于廬阜江之北會爲滙者于此盡矣若過此而中江入海水道甚明故不復識其山耳切勿泥衡山爲江流之北敷淺原爲江流之南總之導江南之山也不紀江北岸者江勢向東南耳敷淺原即廬阜禹至衡山不復南而北向蓋衡山之陽五服將盡衡山之北如湘離諸水皆北流此禹相導所及遂渡洞庭而至廬阜此江漢南

境之盡處也。凡禹之所行，卽山勢。○導漢山言至于大別，水亦言至于大別。導江山言過九江，水亦言過九江。山水文同，正以天下水勢未有不因于山，故導嶓冢之所至，卽漢水所至。導岷山之所過，卽江水所過。此單言山水至于大別，導漢嶓冢無異文。惟導岷江山言至敷淺原，水言至東陵，似二地耳。故離二地當共南支，與大別皆江漢分流盡處。故此下遂合流于荆，而江漢朝宗于海。

九江卽洞庭，是王恕以敷淺原爲廬山，當爲揚州山。廬山雖高，而原田連亘，人民錯居，故有敷淺原之名。江州澤陽縣前，唐縣前有敷淺原，西有傳陽山，敷古文作傳陽者，傳淺原之陽也。其山正在廬山西南，則敷淺原爲廬山本名，審矣。德安之敷淺原，卽羅泌曰濟川刊木必隨原，其原小，且與江流無關。

尚書

卷六

一

平山者，上流始也。山豈可導哉？曰：導山者，導水而已。是故四列之山，自正陰以至于正陽，自北而南也。中國七水自河以及于江，亦自北而南也。導沂及岐河之始功也。至于王屋濟之始功也，渭自鳥鼠洛自熊耳，淮自桐柏，此陰列之山也。漢自嶓冢江起汶山，此陽列之山也。○陸深曰：山陰也，水陽也。陰氣凝結于西北，至東南而漸微，陽氣極盛于東南，而融液浩蕩，故崑崙在西北，瀛海在東南。

鄭曉曰：導岷及岐一條，從河西北迤邐而東南，西傾一條，從河西南迤邐而東北。此雍梁冀豫兗徐六州表裏之山。

導嶓冢一條，從漢西北迤邐而東南，岷山一條，從江西南迤邐而東北。此梁荆揚三州表裏之山。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導水曲折卽在導山中，特仍自西北始叙之。自導弱水至導洛九條，大槩自北而南，先言山以爲水之經，故此言水以爲山之紀。叙山叙水，皆自西北而東南者，史家之法。非禹山先導岷岐水，先導弱水也。叙導山從雍州起，此導水亦從雍州起。皆先北條後南條，河在北故先言河，其次則江漢發源自西經中國以入海，故次漢次江。漢先于江者，漢在江北也。濟在淮北，越河而南達于海，源短于江，漢故次濟次淮。然導山叙終南條而導水若又從南歸北者，則以渭洛從河入海，與河沛江淮四潰入海者不同。故後言之。河伏流不識其源，故不言自。江漢自其源導之，故先言山而後言水。淮渭洛自其盛處導之，故先言水而後言山。沈水不言山者，伏流不可據也。弱黑亦不言山者，地遠不必識也。○弱水最在西北，又西流不經中國，故先言之。黑水在西，從雍梁界從南入南海，故次言之。弱黑二水西南流，故謂之變以勢言也。必兼力色言，方盡先導弱水黑水者，所謂客水去而主水可治也。二水略其山不言，以在九

尚書

卷六

二

州之外二水雖以荒遠而略蓋其性原有不必詳者凡導其入而已未入雖荒遠豈得略既入雖腹裏豈得詳入于合黎南海導弱黑之功畢矣何以議其略哉○此導西流之水也雍州之川有弱水焉萬水皆載而東此獨異而其勢西流水之變者也禹亦順而西之不強使東但使正派至合黎任其餘波入于流沙而莫之止則支流治矣弱水獨入流沙此盡其流之所至也西北之地多沙磧沙則水滲而下前言既西未言所止故此究其止于流沙以害止此也于雍止曰既西而于導水不曰入于西海也見西向之水治意

禹貢

夏禹貢

禹貢

淮南子云弱水出窮石山至合黎餘波入流沙南至南海又云流沙在崑崙西南而自流沙經沈羽又自流羽而西至三危之國是弱水亦當至三危入南海矣今云入西海果有他據乎抑目擊之乎抑以經云既西遂附云西海乎○漢書云于闐以西水皆西流注于西海○正義曰弱水得入合黎知合黎是水名顧氏云地說合黎山名但此水出合黎因山爲名鄭玄亦以爲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張掖郡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

禹貢

夏禹貢

禹貢

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既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知傳文合黎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西也○按張掖今甘肅有合黎山流沙杜佑謂在沙州西八十里自古言中國之疆域曰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則流沙亦非遠地○方勺曰西安州卽唐鹽州西至流沙六日沙深細沒馬脰無水源但乾沙爾又二日至西海○程氏曰禹導弱水至合黎則已矣故于雍止曰既西而于導水不必曰入于西海皆紀實也○唐樞曰自祈連合黎北張掖河諸水俱北注亦集芴河而西總入硤口穿沙磧繞出爲黑水放于南海

禹貢不言其所極有黑水爲積耳此導南流之水也黑水山汾關山在雍之西北直出梁之西南色固異勢且南流水之變者再因導之南至燉煌過三危山之左南流而入于南海不強之東也見南向之水治意水之黑以榆葉積漬所成張掖燉煌並在河北所以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多伏流故黑水得越河而南徐常吉曰雍州名黑水者有六若入積石河則是平涼及鞏夏衛之黑水而非張掖之黑水也今輿地圖肅州有黑水南流去積石幾及三百里不與積石河相通此

爲禹貢之黑水無疑但其去南海遠而交南久矣  
從考其入海之道咸通中樊緯宣慰安南親行西南諸  
夷著爲書以載其所親見山川曰蠻水之南入于南  
海者凡四區江西珣河麗水瀾浩水皆羅絡西南諸夷  
西南入海其間有麗水者古黑水也但緯所案行者西  
南諸夷而未及于西北其所稱麗江程氏以爲西行入  
驛始得至南海是得其下流而不知其上源之爲何如  
乃程又不取其所稱麗水而指其所稱西珣河謂與漢  
志榆葉澤相貫榆葉漸潰成黑又引古黑水祠在益州  
者爲証不知此黑水乃成都安縣南之黑水而非禹貢  
之黑水也至元金仁山又謂西南諸水合而爲黑水  
人謂黑爲瀘瀘水卽黑水也經過雲南但名瀘水至交  
趾又名歸化水廣處如江東南入海而海道圖自名黑  
水口按四川行都司城南有瀘山卽瀘水所出今雍州  
多黑水尚不知的在何處而乃欲以瀘爲黑又考交趾  
海口並無所謂黑水口則金氏之言尤不足信也

導水入海者七除黑水入南海其他河濟江淮皆入東海  
乃時于弱水四節見約略有東西南北等字遂妄例爲四  
海云弱入西海黑入南海河入北海江漢入東海曾不思  
黑水入于南海誠南海也若江水東入于海東字與海已

導至河言北通北指北字釋海蓋通特明北入東海蓋因  
北海乎○導黑水一節是國春以西之水得所導導河三  
節是國春以東之水得所歸四節文體雖平須見此意註  
云中國山勢開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山開  
脊以東之水既入于河漢岷江其國春以西之水卽爲黑  
水而入于南海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  
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泮水至于大陸又北指爲  
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自北條北境諸山導而河可治矣與導所一節應導河實

至入海積石龍門以下皆禹導也記禹導河所分方同假

皆因州境爲別蓋河自積石入中國其所歷州徧西而南

南則雍州自南而東東則冀州又東則豫州自東而北北

仍歷冀州又北則兗州于是北指而遂入于海特言州不

足以辨故各識其所至總列三方詳分九地于其方同州

異者則加又字以別之見河之所至皆禹之所導也入于

海三字正應一導字河源出于崑崙星宿海地在極西且

多伏流無可施功故不言所自但言導河積石言功自此

始也首句紀河所見之處華陰至九河詳河所經之處同  
爲三句究河所歸之處河自北起至中國而南自南而東

自東而北又自北而入海皆水勢之自然也須排出三轉  
折意通節關鍵上在龍門下在九河二處龍門不鑿無以  
洩上流之怒九河不播無以宣下流之溢合而論之東過  
四句記山與地見大任而上河行于山雖有疏鑿之功無  
復變遷之患大任而下河始出蛟就平則斷之而為二大  
陸以下地益平土益疏水益善潰則播之而為九此古今  
註傳所不及也而尚有未備者則以河在龍門華陰勢雖  
險阨猶或一源耳自此南歷雍州而澄涇漆沮皆入渭渭  
水既東注之自此東歷豫州而伊瀍澗水皆入洛洛水又  
北注之則河至大任蓋以一河全受衆委回視龍門上下  
其勢之激澗與否必有倍蓰者矣雖數不盡為二不  
為九不可得也此河之勢也○導河積石從河見處下手  
自積石而東北洮水北入之又北而湟水入之又北入北  
狄界中漸轉而東行凡三千里而與之渠山實峙其東乃  
折而南流為翼西河大抵盤東山峽之間河率破山以行  
故禹鑿龍門山開岸豁自高而下奔放傾瀉聲如萬雷  
引之往山中行不放入平地以殺其勢至于龍門處有工  
夫龍門山在壺口西北二山相去甚近河自北來東岸為  
翼龍門是西岸為雍壺口是自北折而南流則至于華陰  
華山在南而河北來經于其地為山所障遂折而東流為

冀南河蓋河至雍州太華山之北渭水入焉水勢撞擊故  
名潼關此河之一大轉折也自南而折之東則至于底柱  
山蓋底柱在東而河西來經于其間砥其中流禹鑿二門  
以通之自此而東向則南岸為豫孟津洛汭是北岸為冀  
大任洛水大陸是蓋又東至孟津之地河流始緩南北通  
津故名孟津東過洛水之北蓋洛既北入于河河之南洛  
之北其兩間為汭汭之為言在洛水之南也至豫州大任  
之山河始行于平地而東者又轉而北向此又河之一大  
轉折也記其自東而北流為冀東河洛水入焉記其北向  
所經之地則曰大陸傳云洛水在信都縣今冀州信都縣  
枯澤渠也大抵北向而入故河于信都之北為合正義曰  
班固以襄國為信都在大陸之內或洛水發源在此下尾  
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洛水乃至大陸大陸以上有各山  
峻嶺以為之防河流不至奔潰大陸以下四顧無山土疏  
易決至充之北又播為九河以分其勢既播之後河流既  
緩其勢易闊不能入海禹則合九為一同為逆河入于海  
焉一播一同大禹治河要領播指河所以播之者禹也此  
句又有工夫須另看不可以北向所經泛論同為逆河三  
句一連同為逆河正紀其入海處如此耳九河即河也一  
河而分為九逆河即河也河下趨入海過潮至而水逆流

只爲河亘萬里而鴻。又受濟淮涇洛百川。其勢甚急。其  
海一時吞吐不及。故逆耳。同者九河分而復合。以敵海潮。  
而迅其入也。蓋海潮逆入泥易積。合之爲一。勢極急而激。  
不能壅。則不淤矣。是入海處如一。不可斷看。同爲亦着力  
之辭。播者布也。所以布置之而觀其勢也。河之淤必以漸。  
九河並出一河之水。驟盛則一河之水必驟微。因其微而  
時浚之。此河之所以常無患也。同者合也。合九河爲一河。  
勢必大潰。必深逆者。因海潮之水得名。不曰逆海曰逆河。  
度其于海也。必遠。海潮之入必止于此。而不上及九河。故  
九河不謂之逆。始也上受九河之來。一嘗海潮之入而此  
河皆有以蓄之。既也九河所積之水。乘海潮方去之勢而  
俱出。曰爲者皆。是水爲之。河水所至所爲皆合。皆以成功。  
後順言之。若禹用功則自下流始也。○一云傳謂下同而  
爲一誤矣。九河相去數百里。豈能復合哉。此說要參。後世  
九河湮塞。河涉東南以淮爲壑。不入海于兗而入海于揚  
矣。

正義曰。河源不始于此。記其施功處耳。故言施功發于  
積石。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  
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二千餘里。龍門底柱鑿山也。其  
餘平地穿地也。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言。自積石至海。

通鑑纂要

卷六

夏禹貢

通鑑纂要

卷六

夏禹貢

皆然也。釋水云。河出崑崙虛。色白。李延曰。崑崙山名虛。  
山下地也。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湍故水色白。潛流地中。  
受渠衆多。渾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  
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于葱嶺。河  
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門陽關三百  
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  
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漢孔氏曰。洛汭洛入  
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伾本或作岷。○  
正義曰。洛汭洛也。李延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岷。傳云  
再成曰岷。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玄云。大伾在修  
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皋縣山也。漢書音義有臣瓚。謂  
以爲修武。武德無此山也。成皋縣山。又不三成。今黎陽  
縣山。臨河。豈不是大伾乎。瓚言當然。○正義曰。地理志  
云。降水在信都縣案。班固漢書以襄國爲信都。都在大陸  
之內。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降  
水。乃至大陸。鄭以隆讀爲降。下江反。聲轉爲共。河內共  
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北。近降水也。周時  
國于此地者。惡言降水。改謂之共。此鄭胸臆。不可從也。  
○自昔窮河源者。三初。漢使張騫云。河出西域有二源。  
一葱嶺。一于闐北。流與葱嶺合。東注于鹽澤。距玉門關。

外三百餘里其水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至唐使薛  
元鼎入吐蕃出塞西三千餘里云河源出吐蕃西南國  
磨黎山卽所謂崑崙也至元入中國特使訪求云河源  
出西蕃星宿海東北流至今陝西臨洮府蘭州凡四千  
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境又東北流入虜境凡二千五百  
里復轉河套東又南流一千八百餘里至今山西蒲州  
卽陝西韓城龍門界也通計河流至此經蕃夏共九千  
餘里此元人之說近是○河圖括地象曰地部之位起  
形高大者有崑崙山廣萬里高萬一千里神物之所生  
出五色雲氣五色流水其泉南流入中國名曰河也

尚書卷六

夏禹貢

一百一十

山嶺上通天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河渠書曰  
十六百轉互相牽制各山大川孔穴相通○河渠書曰  
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  
斷二渠其一出一出見西南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渚  
水至于大陸○張洎曰禹以大河流泛中流爲害最甚  
乃于貝丘疏二以分水勢一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漯水  
其水東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卽今黃河是也一渠疏畎  
引傍西山以東北形高廠壞堤水勢不便流溢夾石碣  
石入于渤海書所謂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降水卽濁漳  
大陸則邢州鉅鹿澤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河自  
魏郡貴鄉縣界分爲九道下至滄州合爲一河言逆河

者謂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以廣田居惟一  
河存焉今其東界至莽梧河是也

嶓冢導漢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  
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  
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滙  
東爲中江入于海

導江漢之山重相合意導江漢之水重流處說此二節分  
言江漢見二水難合猶有不合者在故仍見其首尾明其  
勢均力敵皆能自達于合之中示分之旨此江漢朝宗于  
海未可以漢合江遂欲存江廢漢也嶓冢二句與岷山句

尚書卷六

夏禹貢

一百一十

對導江漢之源東流四句與東別四句對疏江漢之流南  
入于江二句與東迤句對漢合江江合漢也北江句與中  
江句對江漢合而復流也中江卽北江因互言方向而變  
文江漢既合茫然一水惟見爲江不見爲漢故曰北江中  
江主導江言所以導江也兩入海言漢而江在其中言江  
而漢在其中○此導南條之漢水與前導嶓冢節應嶓冢  
導漢之源東流至北江皆是疏漢流入海是要漢之歸重  
漢不重漢漢有二源東曰漾西曰沔皆出嶓冢不言導沔  
沔小于漾可見至東流爲漢則漾沔合而始成其爲漢也  
漢至荆卽名滄浪過三澨之水直至大別山始而南入



于江滄浪以下皆指漢言勿輕誤曰過者三澨小而漢大也至于大別南入于江作一句讀表入江在大別之南也自嶓冢東流至大別爲大別所阻乃折而南入于江非大別卽入江之處漢既入江復東聚而爲彭蠡既聚爲彭蠡復東出而爲北江東爲北江二句一直說見入海者漢派也漢在江北迥其所自謂之北江小水赴大曰入蓋漢入江之後與江爲一其勢大去海遠一時無可入不得不滙爲彭蠡滙者縈迴也止而非止所以緩上流之勢流而非流所以適下趨之性謂之爲蓋漢合江後所成也既云滙爲彭蠡又云東爲北江是彭蠡原在而漢之流又衍爲北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地理志

直隸

江矣蓋爲蠡之後不能久蓄又折而東則爲北江曰北江者漢爲北境之漢故曰北江以志漢也江水與彭蠡接漢在江之西似無與于彭蠡也然成乎滙之力者江與漢合則加力焉故滙于漢言之要知江自岷來尚小惟漢水自北入東流始大西壅彭蠡迴合爲澤漢與江流俱東而漢爲北江入于海矣此條凡四言東記漢水入江東流入海之次末言東爲北江入于海者總結上文導漢而言漢既入于江故不得復言漢言北江耳○漢水兩源東源出隴西氏道嶓冢山者名曰漾至武都爲漢北漢之正流也西源在三泉縣之東者則名曰沔而逕葭萌入漢蓋兩川一

山東西異出而總則爲漢水也又東爲滄浪之水今武安北四十里者是又過三澨之水又東南至漢陽大別山而南入江是名沔口自嶓冢至此凡二千四百二十里東滙澤爲彭蠡朱子并蔡傳俱疑其誤蓋以鄱湖合數川之流緒而爲澤初無仰于江漢及去漢入江處七百餘里水道甚狹且宜曰南滙不應曰東滙不知彭蠡固自有源在今日宜非漢水所滙然在洪水未平之時神禹施功之始江漢之流方盛宜有溢入彭蠡者無足怪漢水入江處東行七百餘里而後至鄱湖則正當云東滙澤爲彭蠡傳因鄱湖在江南謂宜曰南滙若于江之下而曰南滙澤爲彭蠡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地理志

直隸

則是彭蠡在大別之南矣不亦誤乎王方麓曰彭蠡因小孤山彭蠡至左蠡而得名實彭澤也非正指鄱陽湖江到彭澤水漲已緩涌回鄱水不得流耳此說可相足東爲北江入于海者非漢入江之後又分爲北江蓋大別而上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及至大別既合爲一以朝宗于海則中江北江皆入海矣故作書者追本其上流之名以表其入海之勢于漢之下書曰東爲北江入于海江之下書曰東爲中江入于海也若漢之下不可云北江入海則江之下不可言中江入海矣始言導漾終言入海以備見漢之首尾而已諸儒膠泥其說誤求北江于大別之下愈辯愈支

○自南條北境諸山導而漢水可治矣漢初為漢出界  
冢山禹自嶧導漢以濟其源上源既濬下流自順由是  
東流至武都則名為漢水不復名為濬矣自漢而又東流  
至武當則為滄浪之水即漢為之也由是不已歷郢州之  
三澨而漢則過之又由是不已流至漢陽之大別由東而  
折于南有不入于江而合流乎漢既入江遂東積榮廼之  
波為彭蠡之澤澤之為者非漢為之乎為澤之後又東流  
而下則為北江之水北江之為者非漢為之乎水流至是  
入于海猶夫江也又烏知其孰為漢而孰為漢耶

魏校曰天文起于東南角宿而西北間開為天門見崑

山經

卷之六

漢水

發源西北乾維而東南南水濬濬相連是矣此天也

逆以成造化也○漢中記曰嶧冢以東水皆東流嶧

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嶧冢為分水嶺釋名曰山○

駟云漢或為濬濬水出崑崙西北隅至氐道重源顧野

而為濬水○正義曰地理志云濬水出隴西氐道縣至

武都為漢水不言中為汚水孔知嶧冢之東漢水之西

而得為汚水者以禹治梁州入帝都白所治云逾于滸

入于渭是汚近于渭當梁州向冀州之路也應劭云汚

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縣為夏水過江夏郡入江既云

江別明與此汚別也依地理志漢水之尾變為夏水是

應劭所云汚水下尾亦與漢合乃入于江也○水經曰

汚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又東南逕沮水成而東南注

漢曰出口注云所謂汚漢者也山海經謂漢出嶺岫山

東北流得獻水口庾仲雍云是水南至開城合西漢水

漢水又東北合沮口同為漢水之源也故如淳曰北方

人謂漢水為汚水至漢中為漢水是互相通稱矣又曰

江水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汭水從北來注之江

才又重合瀘口水上承汭水于安陸縣而東逕潯陽縣

北東南注于江今考漢江關西自漢中流至漢陽大別

山出漢口與江水合即漢水故道見漢

志○葉夢得曰滄浪地名非水名大抵禹貢水之正名

而不謂之滄浪者則以水尾之黑水謂水尾是也非水

之正名而因以為名則以水別之滄浪之水是也沈水

伏流至滄而始見沈亦地名可名以滄不可名以沈故

亦謂之沈水乃知聖言一字未嘗無法也○水經注曰

漢水過三澨地故曰汭水東行過三澨合流觸大別

山故馬融鄭玄王肅孔安國等咸以為三澨水名也

許慎言澨者俾增水邊土人所止也按春秋左傳曰文

公十有六年楚軍次于勺澨以代諸庸宣公四年楚令

尹子越師于渚澨定公四年左司馬成敗吳師于雍澨

昭公二十三年司馬越越越于遂澨左傳作服虔或謂

之邑又謂之地京相璠曰杜預亦云水際及邊地名也  
今南陽潁陽二縣之間潁水之濱有南潁北潁矣而諸  
儒之論水陸相半又無山源出處之所津途開路唯鄭  
玄及劉澄之言在竟陵縣界○李夢陽曰漢之性曲其  
流十里九灣郢沔之間潁為潁數皆漢之潁也語曰動  
莫如潁曲莫如漢○湖廣志曰今沔陽州黃蓬之山下  
枕大江其東南有三潁焉北為滄浪之水又云三潁水  
在景陵縣南三十里源自安陸達景陵今郢州長壽鄉  
磨石山潁源東南流者名潁水至復州景陵界來又以  
水即三潁之一也○承天府志曰三潁一云在沔陽一  
云在京山而景陵有三潁水又有三潁水云是三潁俱  
無的據蔡沈註則磨石山潁源者為潁蓋源出仙玄洞  
潁為司馬河又南逕蒲圻寺又南為夏洋港逕楊家洋  
合長灘舊水注小河此一潁也據京山志謂馬溪河為  
潁蓋馬溪河潁源趙橫寺黑龍洞廻而東流南逕馬頭  
山又東南為官橋河又東為馬溪河此一潁也據沔陽  
志則石家河為潁蓋石家河潁源空山洞如慈寺甘泉  
冲為愛河口為雷公潭逕白土苑又東南為石家河此  
又一潁也○邵二泉曰彭蠡在大江南其源繞徽賴南  
袁筠方數千里之水會焉遂東北流以趨河口而入江

地勢北高南下故其入江也反為江水所遏因節而具  
積初非有所仰于江漢之滙也而聚流之積日週月高  
勢不復容江漢之來入又况漢大別入江與江混為一  
至此已七百餘里今謂其至此而一先一後以入于彭  
蠡既滙又復循次而出以為二江則其入也何以識其  
為昔日之漢水而先行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江水而後  
會其出也何以識其為漢水而分之以北何以識其為  
江水而分以居中耶遂疑東滙澤十三字為衍文殊不  
知江漢水漲彭蠡鬱不流逆為巨浸無仰其入而有賴  
其遏彼不過則此不積所謂滙也者如此其曰北會于  
滙酒言其外也蓋言其內也于滙不于彭蓋勢則然也  
蓋實志也江水滂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自北入次則  
彭蠡自南入三水並持而東則江為中江漢為北江彭  
蠡所入為南江可知已非判然異派之謂也且江漢之  
合茫然一水惟見其為江也不見其為漢也故曰中江  
曰北江然其勢則相敵也故曰江漢朝宗凡集傳經誤  
者非是  
此導南條江水與上岷山之陽節應岷山是源東別至中  
江是流入海亦是歸宿處凡江自滙以西各上江東陵以  
東各中江彭蠡而下各北江而叙江漢皆曰東者主岷蟠

既西而云非指曲折所向爲文也。二水一主正流故曰東別漾小于江故支流不必言。江水勢大則支流亦爲害。特舉支流治以見正流治耳。沱是梁州之沱曰別者江之別流也。與上東流爲漢不同。別爲沱便見上句是江之正流。澄澤傍地名與雍州澄水攸同之澄不同。澄爲九江之一則至于澄遇九江二句當連看。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橫截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東陵與東迤相接。北會于滙卽東滙澤爲彭蠡之省文耳。上滙澤爲彭蠡者言其涌回者爲彭蠡之澤。東迤北會于滙者因漢水南來入江便似江水北去會漢在江水惟有東迤一孤以見其來會者乃東迤之漢非江又去北會也。江未嘗北而云北會以漢爲文會不于漢而于滙又卽滙名漢漢固滙澤爲彭蠡矣。江則東流北會于滙而與漢相合漢固東爲北江矣。江則東爲中江而與漢同入東迤二字重看。江至此盤屈數千里衝崖崩地已極勢不得不有所殺故靡迤斜出徐徐得此一迤故能會于滙不然安肯便滙哉。自漢視江漢若小江若大故以入言。自江入漢江固大漢亦不小故曰會上主漢下主江義有各重。既云滙爲彭蠡又云北會于滙何也。漢下注只爲彭蠡其氣力已盡故以彭蠡係之。導漾江雖滙于彭蠡而流長力尚大止言滙而不言彭蠡。

以江之下趨有彭蠡其他小澤不可勝數故只以滙言。包括尚多不止彭蠡也。東迤北會云者雨水相合必有迤合之勢言江之東迤北而會于漢水迤合之處也。江者自西而東因經彭蠡而彭蠡在南旁適江水與之合故云然。其實江仍向東行爲中江而入于海也。中江卽北江漢北江小白漢合江則居北。自江合漢則居中。岷山在蜀茂州江水所經也。江源出今松潘衛西二百三十里大分水嶺北流入陝西洮河南流入甘松嶺東經松潘城而岷山又在松潘城東三十里自分水嶺至成都凡九百九十里水尚小自成都東流千五百里至瀘州以東馬湖嘉陵江涪江巴江等水合而江始大。別出者曰沱岷江東流而沱南出故爲東陵諸水。今荆州城陵磯江水南與洞庭青草湖接。湘沅西澧辰叙諸水分布東南是爲九江。澧水在今沅陵楚辭所謂澧浦也。江自夷陵入荆爲西陵南過九江爲東陵西北山高土平東南地卑多丘阜故南方諸郡古多稱陵。今承天曰竟陵荆州曰江陵岳州曰巴陵長沙曰茶陵衡州曰零陵常德曰武陵辰州曰沅陵寶慶曰邵陵今江西吉安南昌九江等與荆接壤亦曰廬陵曰歷陵曰陰陵皆所云東陵江南諸水自衡山東北由江西袁州臨安諸郡迤北至彭蠡入于江自廬嶺以北由贛州吉安南安

諸郡亦北至彭蠡入于江。蓋子瞻謂豫章之江爲南江是也。江皆自洞庭別而南去。皆由彭蠡會而北來。故匯澤者會也。首言東者。江未別時合流而東也。再四言東者。江與沱別分流而東也。東爲中江。入于海者。總結上文。言江以終導江之義。曰中江。明江之正派自西直東也。曰別明江之播散而南也。然漢言北江。此不言南江者。漢本非江而合于江。故言江以合之。九江亦本江而別于江。故不復言江以示弗別也。蓋地勢西北高東南下。江北受漢之委而南。不全受九江之委。故于大別言入而于東陵言滙。然無江漢。則九江東陵亦不能自滙。所以分合言之。而江南北之水。源委聚散。脈絡分明。指諸掌矣。曰自南條南境。藉山導而江可治矣。然導江于江。江不可得而治也。江源出岷山。禹于岷山導之以游其源。既盛。由是始別而東。則爲沱。沱非他水也。江爲之也。由是受蔡蒙和夷沔諸水。出西陵峽。而又東。則至于澄。澄乃止澤也。江則至之自是。而又東。則荆州之界。江乃流過九江之水。而至于東陵之地。自是而往。漢固滙澤爲彭蠡矣。江則東行。連遶且轉。北向而會漢爲滙。斯時也。江雖合于漢而去海尚遠。至于滙澤。亦卽爲彭蠡。然後東爲中江。以入于海。猶夫漢也。北條之水。主于河。凡水皆以河稱。南條之水。主于江。凡

水皆以江稱。惟其主于江也。漢漢彭蠡皆江之所會受。而異派同歸者也。是源之大而流之長者。江也。自江之左入而源流長。且大者。非漢乎。自江之右入而源流之長。且大者。非彭蠡乎。漢先入江。後江漢同爲彭蠡入海。經文錯綜互見。不可以經生文義律之矣。所以經文曰。嶓冢導漢。東流爲漢。又東流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言漢水入江止。此曰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言滙澤者。乃每歲春夏。江漢水漲。倒入彭蠡。與前彭蠡既緒。義相聯貫。滙者水之勢。緒者水之常也。曰入于海。此則言江漢與彭蠡而同入焉。如言身之左股。因及夫右股。以明一體之意。何必疑經文謂江與漢滙爲彭蠡。亦何必直以十三字爲當衍哉。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澄。過九江。至于東陵。連北會于滙。東爲中江。入于海。言滙卽滙澤。而東連北會。正言江之會彭蠡以入海也。前言東滙澤。後言會于滙。前後相承。何必疑其滙于漢。亦何必疑滙字或多而誤。蓋彭蠡方廣數百里。自今九江郡以上。發源章貢合吉之王江。廬江恩江袁之泉江。臨之清江。瑞之蜀江。會爲南昌之章江。又建之盱江。撫之汝水。寧之修水。信之上饒江。弋陽江。饒之鄱江。錦江。共諸郡邑之水。猶爲彭蠡。故春夏

水溢則壅遏不通雖因江漢阻塞而實有滙入之勢至于中江北江安知非常時之通稱哉或曰彭蠡咸指爲今之鄱陽湖矣又有謂卽今之巢湖方與東瀝文藝合何如曰荆揚之水莫踰江漢其次莫如鄱湖經文叙九州之水反于數百里之鄱湖滯數千里之水略而不叙無是理也○郝仲輿曰南條之水無大于江漢然自大別以東但見江不見漢故分疏言之明江所以大于大別東者與漢合也所以尤大于九江東者又與東陵彭蠡諸水合也蓋本一江山大別而下漢自北入合之故江曰江而漢曰北江明不沒漢也由九江而下東陵諸

水又自南來會之故東陵曰滙而江曰中江以明不沒

東陵彭蠡也經義本了然朱元晦極稱其謬蔡仲默耳

食朱說遂謂彭蠡不仰江漢然無江漢彭蠡安能成澤

惟江漢外漲而後彭蠡內滙且安知古之彭蠡不卑于今日而江漢不灌注入乎夫禹貢以千二百字貫穿四海九州千里記一山萬里記一水何處不可疑紕漏而豈但東爲北江東爲中江也字比句櫛妥增岐實遂謂尚書不須盡解是何言與○廣雅曰江貢也風俗通曰出珍物可貢獻釋名曰江共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劉煥易解曰天地之間水爲最多然坎爲水而兌

止于澤者以坎乃陽水陽主動江河之流是也兌乃陰水陰主靜湖海之滙是也○袁中道曰澧水出竟縣西歷山今九溪是也至慈利與澧水會稱澧澧至石門與澧水會稱澧澧至澧州與澧水會稱澧澧過此至安鄉縣與澧水會稱澧澧王仲宣所云悠悠澧澧者也澧居沅沅之中與九水分源合派以赴洞庭而虞喜以爲江沅別流誤矣獨禹貢導江有東至于澧一語當懷山襄陵之時雲夢一壑故江身不可復辨禹之導水必于高阜之處有山可識者乃可施疏濬之功自夷陵以下高阜而多山者宜莫如澧由澧導之從九江以至東陵九

江今沅湘九水是也東陵今巴陵也江借九水入澧

以趨潯陽雲夢始出而江洪之在雲夢中者始了了可

辨江始分而爲二鄧道元注水經于江陵枝迴洲之下

有南北江之名卽江水由澧入洞庭道也陵谷變遷今之大江始獨專其潯潯而南江之跡稍稍湮滅僅爲衣帶細流然江水會澧故道猶然可考導沅水東流爲潯入于河澧爲潯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潯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此導北條之濟水也與前導岍節應濟水發源河北越河而南達于海蓋大河以北之沅稱沅是旋伏而東見爲濟

此導之千巽者，大河以南之濟，當其入河，千堯是見旋又伏而見之爲榮，自是又伏而修出于陶丘北，乃常見不伏。此導之于豫者，又東北會青州之汶，乃入于海，見伏不一也。○太行爲河北脊，其西水皆西流，其東水皆東流，王屋本太行脊西之山，沈水發源王屋，其源多伏流而力甚勁，疾常從地中穿穴而行，故其出入無常，伏見不一，禹不誌其源，惟自其見處導之，此節本是濟水而發源，則爲沈水，猶蟠冢節本是漢水而發源，則爲漾水也，重涉不重沈，沈性下故入地而多有所伏，沈性動故出地而常有所見，發源王屋不作一見，只東流爲濟，四句分三伏三見，沈水發源王屋，山頂崖下伏流九十里至濟源縣東，源西源相合而東流，則不爲沈而見爲濟，濟入河，但見河而不見濟，故又爲一伏，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見爲榮澤，釋名云：沛，濟也。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榮即豫之榮波，何以知爲沛？溢，濟清河濁，穿河而過爲榮，還清故知其溢者沛也。溢爲榮而辨其爲濟者，清流而榮結也，自爲榮後又潛地而伏，東出于陶丘地之北，則不復伏矣。陶丘北曰出，因知前此之又爲伏也。看來東出于陶丘北，東字對榮而言，榮與陶丘北俱在大河之南，榮稍西，陶丘北稍東耳。自此豫州有荷澤焉，荷是澤，濟則東流至之有

汶水爲汶水，西南入濟，則濟爲東北會之矣。濟流至是又北東而入于海，北東者轉于北之東也。看來又東又北皆何北會于汶，東入于海，則正文也。蓋又東東字，根上東至于荷，又北北字，根上北會于汶，此指水若北會東入，則以濟在汶南，沈西發源，故又各標其方向，諸水入河者，一于入河入海者，一于入海，濟水則入河不終入河，入海不竟入海，所以爲伏見斷續。○禹導沈水，只從今孟州濟源縣起功，何以知之以經文知之？若導王屋之源，則當云王屋導沈，不當云導沈水而同導弱水導黑水之文矣。且王屋之源既見而伏，經文于導沈水之下，卽接之以東流爲濟，顯是非伏也。若入于河，則明用一入字矣。入于河出陶丘北，出入二字相呼應，蓋濟水自河北潛入于河底，地中橫絕過去，至河南陶丘北復出而見于地上也。溢爲榮者，這濟水已經過河後在地中者，勢甚洶湧，則溢出于外爲一支流，此是榮澤，榮澤乃濟之旁出，非濟之正派，正派乃是出陶丘北者，榮澤之委，未嘗復入地，出陶丘北者仍是復入河者也。時說皆謂榮澤水復入地而出于陶丘北之北誤矣。自陶丘北之出不復伏而東至于荷，東北會汶以入海，此古沛水之道也。自王莽末不復南溢而河南無沛，濟榮自受河爲浚儀渠矣，然未嘗不伏流地中也。



濟水云斷續伏見恭因一濟而前爲沁後爲滎既入河  
又出河既出河又入海不似他水行直故云斷續伏見  
耳如時以東流爲濟溢爲滎爲見則滎東流爲滎滎爲  
彭蠡亦可爲見乎又若以入于河爲伏則謂入于河洛  
入于河亦可爲伏乎况經文明言浮于汶達于濟浮于  
濟潔達于河河濟本通而此曰流曰溢曰入曰出曰至  
曰會亦並無間斷不知三伏三見何據但沿襲既久必  
欲爲之曲解當亦是濟水沉勁性不易合自其入河至  
荷會汶入海與衆同流不與衆同波故時其別處則爲  
見其無別處乃云伏耳必以伏乃穴地潛行此旁引他

尚書集解

卷六

重刊

儒非本注也伏流當出許敬宗帝丘之對亦不言三伏  
引地志始發源王屋云云是完全說個濟水頭頭經文  
實略去此引會氏之說亦是証王莽以後之沛非証禹  
時之沛也○沔水發源王屋天壇之巔太乙池伏流九  
十里復見今沛源祠有東西兩源合流至溫縣始名爲  
沛歷號公臺西南入于河○曾子固齊州二堂記言岱  
北與魯東南諸谷之水西北滙于黑水柏崖之灣至濁  
馬之崖泊然而止北至歷城之西五十里而有泉涌出  
是爲陶突之泉而不明言其爲沔水蔡傳引之則以爲  
王屋之派矣○李獻吉曰沛之性勁源于晉伏流地中

乍見乍伏一支穿太行東出爲百泉爲衛水一支爲沛  
源山山東爲七十二泉○正義曰釋丘丘再成爲陶丘  
李延曰再成其形再重也郭璞云今濟陰定陶城中  
陶丘地理志云定陶縣西南有陶丘亭○濟水在河東  
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傳言在溫西北平地  
者見今濟水所出在溫之西北七十餘里溫是古之舊  
縣故計溫言之

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尚書集解

卷六

重刊

自北條南境諸山導而淮渭洛可治矣導淮三節獨下三  
個自字自卽其源也桐栢去胎簪鳥鼠去南谷熊耳去冢  
嶺皆不遠淮渭洛多言東以三水源流不似河流之曲折  
沛流之斷續水行與地同大分皆東無他方可別惟洛在  
河南故一言又東北以則之耳淮與河濟江泗水皆逕自  
入海渭在漢之西洛在漢之東則皆先入于河而復因河  
以入海不可不辨○此導北條淮水并下導渭導洛節俱  
與前西傾節應導淮自桐栢先言水而後言山者何淮水  
出胎簪山經流至桐栢始大禹只自桐栢導之由是艾山  
之沂陪尾之泗勢與淮敵也淮則東會之在泗固受沂水  
之流在淮則合泗沂之派至是則函三爲二泗沂固望淮  
爲宗而合小歸大淮又至淮浦而入海矣淮發源豫之南

境東趨徐以會泗沂。卽淮沂其又也。東會二句不平入海。句宜另看。泗沂不可分開說。以沂入于泗故。本沂先西南而入泗。泗東南而入淮。經以沂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直之傳。二水相敵。指淮泗言。沂既入泗。則總謂之泗。泗既合沂。則水大可敵淮矣。淮據海上。去海不遠。一會泗沂而勢自暢。一瀉而入海也。易。淮水出于豫。又于徐入海于揚。然經言海岱及淮惟徐州。則入海當亦是徐州。

釋名曰。淮園也。園繞揚州北界東至海也。○河圖括地

象曰。桐柏山爲地穴。上爲維星。○按淮水出桐柏山其

源初則涌出。復潛流三十里。然後長爲東北經大復山

水經

卷六

重刊

東過義陽。今信陽也。又東過潁。信汝水自西北來入焉。

又東過安豐。下蔡壽春鍾離。貯貯有汴水。從北來入焉。

又東至山陽。通邳溝。又東泗水自東北來入焉。又東至

海州。東入海。泗水南至彭城。名曰沛水。有睢水入焉。又

西南至下邳。沂水入焉。又南至楚州。山陽入淮。此水今

人謂之清河。○黃承玄曰。考古淮河自桐柏而東。逕信

陽新息壽春臨淮泗州。盡攬南條諸山。迤北之水至淮

陰。而與泗水合。泗水自陪尾而西。逕曲阜。滋陽魚臺入

彭城。至下邳。合沂水。又南至宿遷。東南入淮。二水合流

東入于海。則今雲梯海口。卽大禹以來泗淮入海之故

道也。○劉向說苑曰。四瀆江河淮濟。何以視諸侯能

滌垢濁。焉能通百川于海。焉能蕩出雲雨。焉能德甚美

故視諸侯也。○屠隆曰。大地之形。西北高。東南卑。故百

川東之然。亦就其通于東海者而言。崑崙天下之中山

形絕頂最高。處東南西北皆下。崑崙東南江淮河濟諸

水皆東流。流沙以西。水皆西流。南自吐蕃兩廣水皆南

趨北。卽沙漠直北地勢又逐漸而低。水皆北流。大海之

量百川歸之。而不盈。正以尾閭洩之。從地下空處轉輸

復從西而東。故云如沃焦釜。非謂水至此盡焦竭也。○

四瀆立說。舊以河爲瀆之宗。江漢淮濟爲四瀆考之。爾

水經

卷六

重刊

雅四瀆。江河淮濟是瀆者。取獨自入海而名。漢水入江

合流入海。故江漢止算一瀆。傳無明解說者。泥漢書中

四川源莫著于四瀆。而河爲宗之語。不知宗者長也。河

于泗瀆爲之宗。猶泰山于四嶽爲之宗。春官于四時爲

宗。伯五岳四瀆並稱。不聞四瀆之外。增河爲五。豈祭江

漢淮濟而不祭河乎。今改正。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且入

于河。

看導渭導洛二節。要與前有別。前主各水赴渭洛。此主渭

洛聯衆水而入河。渭一導而或會或過。無不治導渭卽導

涇澧漆沮也。必先有所合而有所歸。主異自同。歸意。洛亦  
然。導水必究源。究人合終始言之。二水之派只止三州。不  
得不專言之。○此導雍州之渭水四瀆以西之大川。渭水  
分言于雍。而自源徂流則言之于此。會澧會涇過漆沮。與  
雍之涇屬渭。三句相應。渭水東流。澧漆沮渭皆自東  
而會。且過也。上承衆水而並流。下乃入河以爲歸。自鳥鼠  
至入河幾二千里。入河須另讀。渭水至此比河則又小。故  
言入渭。自雍西直亘雍之東。控扼諸川。故三水異派而渭  
聯之東趨以入河。黑水西河惟雍州故知雍州入河卽其  
之西河。○渭水出南谷山尚微。經流至鳥鼠同穴山始大。  
鳥鼠自鳥鼠同穴導之。由是而東。澧水南注之。渭則東  
會焉。由是而東。涇水北注之。渭則又東與會焉。澧涇大與  
渭相敵。既會澧涇而渭益大矣。由是而東。漆沮小于渭。皆  
也。東北注之。而渭則又東過焉。澧涇漆沮皆入渭而渭東  
至華陰入河。渭水治矣。

按鳥鼠同穴山一名青雀山在渭源縣西二十里渭水  
發源于下南谷山在西與鳥鼠北山相聯胎簪乃桐栢  
之旁小山而謂渭非出于鳥鼠特自鳥鼠導之准出胎  
簪特自桐栢導之似俱未受水經言准出胎簪地志言  
准出桐栢竊詳文之例凡云導某水自某山者皆水出

其山之名也。惟河不出積石故但言導河積石流多伏  
流故經不顯其所出孔氏亦不贊言其所出但以其在  
溫縣平地者言之。蔡傳拘于先言山而後言水先言水  
而後言山之說則孔疏有一言斷之曰漾江先山後水  
准渭洛先水後山皆史文詳略無義例也。雖然經于淮  
渭洛顧變文而不同。漾江者豈無義例孔疏恐未足斷  
傳之非也。姑存兩說待參。○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鴿其  
鼠爲鼯李巡曰鴿鼯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郭  
璞曰鼯如人家鼠而短尾鴿似鴿而小黃黑色穴入地  
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有鼠鳥同穴  
山。○馮復京曰按漆沮二水名其源又各別故說者紛  
紛據孔安國顏師古之說漆沮卽洛水也。朱子亦云漆  
沮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謂洛水今洛水出陝西慶  
陽府環縣經延安府甘泉縣鄜州宜君縣子午嶺至中  
都縣入西安府界經耀州及同官縣至富平縣合沮水  
歷蒲城同州至朝邑縣東南入渭乃周官所云雍州其  
浸渭洛非伊洛之洛也。寰宇記謂漆自周官來指此竊  
意漆水卽洛水也。與扶風杜陽之漆不同一統志不考  
乃云周官之漆出自鳳翔不知彼漆爲涇所間豈能  
飛渡涇汭而來同官邪。沮水出自延安府宜君縣至于

午嶺合子午水歷中郿縣東南流入西安府界至富平縣合漆水卽洛也孔氏注禹貢漆沮亦曰洛水是也但不當以沮并爲洛耳此馮翊之漆沮也卽此漆沮之從天子之所與潛猗與漆沮是也蓋漆沮之會于同州者去鎬京三百餘里爾雅周之數曰焦護焦護近于漆沮其山多獸其水多魚取魚狩獵之地當必此也書稱沮水東過漆沮亦是此漆沮若出扶風漆縣者則在渭之上流與經之次序不合矣其水經注所云濁水渭之漆沮者當在今臨潼縣界未知今之士俗亦名爲漆沮否然濁水一小水注鄭渠者耳非詩人所咏也一漆水出

尚書正義

卷六

禹貢

鳳翔府麟遊縣西普潤縣故漢漆縣也流經岐山北大漆水自西北注之南與杜水合齊詩所謂自杜沮漆者也其沮之所在孔仲達云未聞此扶風之漆沮也縣詩云自土沮漆指此何者不啻徙居戎翟之間在今慶陽府公劉遷豳在今邠州淳化縣西廢三泉縣界當涇水之西其道甚便而沮在涇之東漆又在沮之東俱隔大山公劉初遷必不至馮翊之漆沮也及大王自豳遷岐踰梁山始至岐山北漆沮合流之處梁山在今西安府乾州城西北五里當豳之西南孔仲達縣詩疏云漆沮在豳地二水東流亦過周非也若漆沮在豳則公劉

于豳斯館已有宮室大王何爲陶復陶穴哉但以大王初至扶風之地故陶復陶穴云耳又一沮水出鞏昌府階州角弩谷東南入渭此別一水也寰宇記云合榆谷水榆谷在臨洮去渭源近正謂此沮水若延安沮水何由西行數百里至臨洮既至臨洮又何山至西安之耀州耶

尚書正義

卷六

禹貢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澗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此導豫州之洛水四瀆以東之大川洛出冢嶺山尚微東南二百里至盧氏熊耳山之西始大故導洛自熊耳始由是東北則有替亭之澗澗東則有上洛熊耳之伊與洛敵也洛則東北會于澗澗又東會伊而與之合流焉又卽渠而北合衆流以入河而洛水治矣自熊耳至入河僅千餘里豫州先曰伊洛澗澗蓋以水治先後之序言此先曰澗澗後曰伊者以澗澗伊三水入洛先後言也曰會曰入河與豫州伊洛澗澗入于河參看渭發源于雍經流于豫禹導洛在豫州入河亦在豫州荆河惟豫州故知豫州入河此卽冀之南河

熊耳山有二一在上洛縣一在盧氏縣上洛乃伊水所出觀洛會澗澗而後會伊水則此之熊耳非上洛明矣故蔡傳別其盧氏之熊耳○山海經曰熊耳之山浮濠

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又曰謹舉之山雒水出焉而東北注于玄扈之水郭璞注洛水今山上洛縣冢嶺山○春秋說題辭曰洛之爲言釋也言水釋釋光耀也○河圖括地象曰熊耳山地門也其精上爲璧附耳星○春秋說題辭曰河以道坤山天苞洛以流川吐地符王者沈禮焉○羅泌曰堯水之害盛者莫過于河濟而短者極于渭洛河之害在于冀兗雍而濟之害在兗青徐是故河濟則治其近而不始其源洛止于豫渭止于雍是故渭洛則附于河而不待致力蓋河一治而渭洛自從也

尚書正義

夏商周書

卷六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傳總結九州四海無不平治蓋隩山川澤載在各州有見有不見此總言之見九州皆然故曰攸同九州句是冒四海句是總承九州句虛水土無所不總四海句實單言水也攸字與既字異既是已然之辭攸同是起下之辭謂九州所同者隩卑而山高川流而澤止全要于各句中見舉全該偏之意雖四隩二句言土之高下同于平九川二句言水之流止同于治然惟水平故土治歸重在水上故以四海會同總結之天下災深害溥之時便不無豐膏之嗟

後先之感乃聖心原無分視卽聖力亦無簡施其州先冀充似亦不同而治一州下流正已疏各州上流則其同不必在秦治日也且如以土論土卑同宅土高同旅如以水論水流同滌水止同陂凡四海之水無不會合統同使海或不同便非九州之同攸同會同兩同字相呼應○自禹導山導水後疆域雖異九州水土之平治則同就同功言經理無間曰同就成功言合異爲同曰同攸同在四隩四句從何見舉偏該全蓋四隩既宅言土舉卑以見高不特降丘宅土而東海之隩宅不特三危既宅而南海之隩宅西海之隩東海之隩亦無不宅矣結單懷底續降丘宅土

尚書正義

夏商周書

卷六

等事九山亦指莫高山爲一州之鎮者刊先旅後舉始末以包中間刊者去翥鬱驅猛獸見治水之始旅者定祭秩祈成功在治水之終要知刊乃治水始事何不言于雍梁此用作結惟雍梁發例卽終以包始故但可本成功說既旅說旅平若言刊旅則似雍梁方刊前此未嘗旅矣所以亭結刊旅也然前冀州壺口梁岐有修治之文亦明言刊至雍梁蔡蒙荆岐有旅平之文後乃言旅是九山刊旅義未嘗不先但其文則始見于此結岷嶓既藝蔡蒙荆岐等事九川亦是九州之大川不曰疏流而曰滌源受衆水爲川之源最不一如河自西北而東南水之經者甚衆滌

源正是潯沔滄距川也。若疏其下流，則在四海會同內，亦非滌其山源。滌山源在九山刊旅內，須要認清，結既從經道既入等事。九澤既陂，言澤舉外以見中，陂非築阪以障之也。往時汎濫，今時水定，有豬無決，各循其岸也。結既澤既豬底定，孔殷等事。前于兗州言河濟治雷夏澤而後降丘宅土于雍州，言涇渭治荆岐旅而後三危既宅，此順叙也。至此結言水土平治，乃先既宅後山川陂澤何也。如言兗之宅土由于河濟治雷夏澤，雍之既宅由于河渭治荆岐旅，此逆結也。所以盡九州之義也。又言四海會同者，謂四海地界之水莫不來而會會而同，各有所歸，如東歸東海，西歸西海，南歸南海，北歸北海之類。蓋百川以海為歸，故言四海。非指四大海水也。攸同是滌其源流，會同是滌其歸宿，必至九州之水皆入海。然後九州水土平治耳。雖結上文語氣似進，蓋四海句雖就水說，蔡傳有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之語，故不以會同與四隩四句例因上或言宅或言旅或言川或言澤舉一未免互有所遺。故又總結謂之攸同。○洪水汎濫九州，分絕彼高此下，彼弱此強，皆不同矣。至此土高而水落，先者不見厚地卑而水落，後者不見薄故曰同。向未同今始同焉，攸同何如。四海之與水滌之地已可莫居，非特兗之降丘雍之三危而已。土之

卑者同平矣。九州之山槎木通道已可祭告，非特梁之蔡蒙雍之荆岐而已。土之高者同平矣。九州不知幾川也，今則滌滌泉源而無壅遏之患，不特九河九江見于兗荆而已。水之流者同治矣。九州不知幾澤也，今則已有陂障而無決潰之虞，不獨大野震澤之見于徐揚而已。水之止者同治矣。至是則四海地界之水近于山隩者不必同，通于川澤者不必同，若大若小，經流支流無不會同而得所歸宿。如黑水入于南海，弱水入于西海，河入北海，江漢入東海，又豈特兗之濫沮會同雍之滌水攸同已哉。所謂九州攸同者如此。

南齊書

卷六

高士

說文云：堯遭洪水，民居水中，為高土，故曰九州。孔氏曰：中國為九州者，以水中可居曰洲，居民之外皆有水也。天地之勢，四遠有水。○河圖括地象曰：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四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有九道，地有九州。○孔安國書序云：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楚左史倚相能讀九丘。孔子述職方以除九丘。○說苑曰：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耳。○韋謏曰：禹之治水，不但疏決江河，凡天下平土皆制其

井疏爲溝澮以達于川所謂畝澮者卽田間之畝一同之澮也所謂溝澮者卽一井之溝一成之澮也則是井田之制自禹定之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賦成則三壤成賦中邦

六府句承上起下見水土平治之效制貢定賦之由六府句說得開濶包有三事和在內不重害息利與上說通天地爲消長亘古今爲闕闕故曰孔然六府孔修猶是禹養民始政故此且用作腰結語意句句脫下財賦盡水火金水土穀皆有單言庶土者土兼五行也至成賦又分言穀土者土爰稼穡也前叙貢賦底慎成賦之意已寓此就中

禮記

卷六

禮記

點出慎字成字來底慎成賦四字最重正是聖人安民之仁然亦不出交正成則之外而有底慎成賦在蓋庶土爲財賦而正故交正之而卽底慎也三壤爲田賦之則故成則之而卽成賦也○水者五行之先土者萬物之本地平而天成此六府所以孔修也要見水土平而利源開故下而土賦田賦之制可定意六府雖並列禹所治者水耳水去而五行不致汨陳穀因之樹藝耳孔修卽在九州之成功內如山澤俱治則水修貢金三品則金修惟條惟喬則水修因木鑽燧則火修底績底平則土修既作既藝則穀修前九州分貢賦此則貢亦爲賦財賦之賦是土賦以貢

禮記

卷六

禮記

僅之物言凡丘原川澤能生物者皆是成賦之賦爲田賦以所納之稅言則專指穀土也庶土色性不同交正非以土之肥瘠高下交相正也乃以土之肥瘠高下者所生名物來交相正之何州產何物何地爲最良然後常者歲貢暫者錫貢不責有于無不取盈于寡而此心猶恐其過故曰底慎合九州之庶土辨九州之物產令人有凜然不敢折閱之心况交而正之則雖低昂自我而彼自具有不可低昂之極在彼盈此缺卽天地不能全其產而人主全收之安得不慎聖人以天地之所生經天地以萬物之所成緯萬物聲名以紀之文物以昭之服食器用之間而不成修和之治賴焉吉凶軍實嘉先定廟室之制度而後取之于地之所出與所產之良不然雖生之多而物之珍不以貢也底慎意如此但作不妄取說未盡其義底慎因交正來正字與下成字應所謂咸正罔缺也發起慎字意成賦因成則來則等則也咸則者謂舉天下之田而咸則之以三等之法孰爲地勢之廣狹孰爲人工之早晚然後正歲者守其經間出者通其變成規一定不隨意變易不因時妄增也故曰成賦中邦三壤以上中下言雖三之中又有三總不出三壤之外準則上中下之土壤卽前九等之田三等言其略九等言其詳總九等而綱之爲三壤就三壤



而析之爲九等。正因經文辨土有黃壤白壤墳壇三品之別。故卽此三壤以例見墳壇塗泥凡土皆入品第。故云咸則且黃白黑三色原分上中下三品。遂用三壤九第。此又用事造語天然之妙。成賦中邦對四夷言之。任土作貢或及外夷。什一之征止在中國土賦。及于四夷亦是各州之夷如黃之島夷。徐之淮夷。故知中邦亦是各州之中。古者田之可畊。則整齊經理謂之中國。其田不可畊。則墾塞之地。澶以戎索。然則所謂成賦中邦者。只指田之可畊者言耳。鄭玄謂以萬物生焉。則言土。人所畊而樹藝焉。則言壤。訓壤與經文以壤言土性者異。非也。貢曰庶土便知咸則土此意要記。句句要見。總結意。

尚書卷六

夏官

夏官

陸贄曰。大凡生于天地之間。五材之用爲急。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水火不資于作爲。金木自產于山澤。唯土爰播植。非力不成。永食之源。皆出于此。○洪水之時。高下皆水土失本性。今水災既除。聚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壇還復其性也。諸州之土。青紫是色。塗泥是濕。土性之異。惟有壤墳壇耳。○陳祥道曰。冀州白而壤。雍州黃而壤。豫州厥上惟壤。則壤色非一。而已壤與墳壇塗泥雖殊。而墳壇塗泥亦壤中之小別耳。此禹貢總言三壤而

周官總言十二壤也。○帝王世紀曰。禹平水土。其時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墾者九百二十萬八千二十四頃。

錫土姓

自此至篇終。記禹建官弼服。畢治水之成功。其敬德先民以化天下。又卽治水時。指其德意流貫處言之。蓋治水至此始可言成功耳。勿作成功之本說。敷土經爲九州。此又緯爲五服。蓋治水敷土。猶止叙得禹利用厚生之始事。必至錫土弼服。乃足盡禹正德三事之成功。此節重封建上水土平治後。不衆建諸侯。無以共布修和之化。錫之土以

尚書卷六

夏官

夏官

定其限制。錫之姓以辨其分族。當與建十二師五長意參看。雖云封建。所以賞功報德。洪水之後。多限制不明。然此意較緩。天子分諸侯。必胙之土。而錫之姓。如契封商。賜姓子之類。傳平訓。宜申看。錫土姓與胙土姓不同。錫土是分土。惟三之土。胙土是大社五色之土。分祭肉也。封建非創自禹。或仍其舊。或建其新。或與戚繼絕。至此而徧錫之也。此與下疆理五服。皆禹稟命于帝。

正義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隱八年左傳。文既引其文。又解其義。土地也。謂有德之人生于土地。天子以地名賜之。姓以尊顯之。周語稱帝嘉禹德。賜姓曰姒。胙四

岳陽姓曰姜左傳稱周賜陳胡公之姓爲嫡皆是因生賜姓之事也臣蒙賜姓其人少矣此事是用賢大者故舉以爲言王者既能用賢又能謹敬其立意也○諸侯以字爲謚因爲族謚當作氏孫以王父之字爲氏如晉有子展其後爲展氏展喜展禽是也此姓與氏之分也後世以氏爲姓而姓氏遂無辨○孔穎達曰姓者生也以此爲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連屬其旁支別屬則各自立氏禮記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言子孫當共姓也其上文云庶姓別于上而戚

尚書章句

夏商周

卷六

單于下是言子孫當別氏也傳稱家皆爲氏氏族一也別而稱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曰族記謂之庶姓者以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亦氏族之別名也姓則受之于天子族則稟之于時君賜族者有大功德宜世享祀者方始賜之其士會之孥處秦者爲劉氏伍員之子在齊爲王孫氏外傳稱知果自別其族爲輔氏此類皆身自爲之非復君賜釋例曰子孫繁衍枝布業分始承其本末取其別故其流至于百姓萬姓未必皆君賜也○鄭樵曰三代以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古之諸侯祖

鮮多曰墜命亡氏路其國家以明亡氏與奪爵失國同可知其爲賤也故姓可呼爲氏氏不可呼爲姓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爲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于文女生爲姓故姓之字多從女如姬姜嬴姁媯姑之類是也所以爲婦人之稱如伯姬叔姬孟姜叔姜之類並稱姓也○白虎通曰人有姓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姓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者也尚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何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合五

尚書章句

夏商周

卷六

常而生身有五音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十二轉生四時故百而異也○仲山父曰古者司商協各姓韋昭註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謂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庾信曰昔軒丘命氏初分兄弟之姓若水降居始建諸侯之國自是以官爲族因地爲宗○王鑒曰姓與氏不分久矣今人多以氏爲姓姓以繫百世之正統氏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蓋別姓則有爲氏別氏則爲族族無不同之氏氏有不同之族故八元八凱出于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宋氏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

族是族無不同氏也。○鄭曉曰姓與氏異。姓其本也。氏其支也。故曰言姓必在上。言氏必在下。如稱周王則曰姓姬。不得曰姬氏。稱四岳則曰許氏。不得曰姓許。今人嘗書姓某氏。相襲誤耳。又曰姓氏從女生。故上古八大姓皆從女。曰姜曰姬曰嬀曰姁曰嬴曰姁曰姚曰姁。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惟錫土姓在于廣布修和。共明功叙。故下卽繫之曰祇台德先。見已爲之倡也。惟禹祇德爲倡。諸侯所以各勉有功而不距行。不距兼臣民在內。卽下東漸西被是。四訖乃祇德之極功也。祇台不距是論理作未然看。就臣道上說。寓

前書集解

夏禹貢

五

前書集解

夏禹貢

五

責難于帝意。或作禹自言。今水土平矣。貢賦定矣。諸侯建

矣。子于此復何爲哉。德者表正天下之本。惟仰承誕敷之心。致敬我德。躬行以爲天下臣民先。庶幾臣民觀感于我。德者自然各勉有功而不違距我之所行。則予心斯愜乎。看來一部禹貢。皆史臣記事之詞。無端二句特記禹言。還作史臣口氣說。曰台曰朕。夏史指禹爲我。猶孔子春秋指魯爲我也。但此二句只重水土之平。謂水土未平而貢賦未定。諸侯未建之前。我禹未嘗不以敬德帥臣民。而天下未必無距也。當此治定功成之時。惟敬我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將沐平成之澤。而樂于向化。自無距我之德行者。

垂拱而天下治同。

夏禹貢

五

矣。見非治水成功。何以有此。禹成允成功。而猶願以祇台不自滿。似可見。或疑臣無獨專之理。不知此非論修德也。德而曰台。自瘝自痛。自本自根。以方寸爲八表之樞。所謂振舉于此而遠者聞焉。軌範于此而遠者效焉。故不距也。禹貢一書皆法制。故此揭其精微之要。只一祇字。天地以之覆載。山川以之流峙。民物以之咸若。九州殊貫。萬國異。禹惟先之以所同。而過化存神。孰得而違之。祇德就躬行說。與下朕行相照。行卽是德也。不距只在禹德上說。不可講黎民敏德去了。距者望而至之。不距者不必望而至。而心神領會也。註惟字自字。可見此節大意。猶武城篇末

制相方以道里爲片段。一州間領數服。服者治州之法。有制服臣服之義。曰甸。曰侯。曰綏。曰要。曰荒。作活字看。皆治之之法也。五服之名。堯時原有。禹因洪水既平之後。爲之節文。使賦役有恒。職掌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役猶多。故每千百里卽爲一節。侯服稍遠。故二百里內各爲一節。三百里外共爲一節。綏要荒三服去京益遠。每服分而爲二。內三百里爲一節。外二百里爲一節。何以言錫土粥服。是終九州貢賦後半截事。蓋九州所定之田賦。卽此五服諸侯之田賦也。故五服亦首言甸服。九州所定之貢物。卽此五服諸侯之貢物也。故五服亦次言侯服。至貢物爲文。事武備所需。正以供揆文奮武之用。若要服之夷。亦諸州所列島夷萊夷淮夷之例也。若荒服之蠻。亦雍州所列三危三苗西戎之例也。故知錫土粥服節。卽九州後半截也。○此下大約遠近征役朝貢疆理之宜。正所謂綱成五服。五服言服天子之事也。傳云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甸服五百里。四面相距則爲千里之畿矣。甸卽井甸之甸。以甸賦言。所內之地不以封建。其民主爲天子治田事。故謂甸服有京師力耕實根本。不仰給于外。藩意。詩云赫赫梁山。惟禹甸之。禹之甸法達于天下。而王畿獨以甸名。蓋農國之本也。下分言五百里賦。卽九州賦賦之賦。粟米之征。

也。冀爲甸服賦兼貢言。而此獨提賦于五等之前。言此乃實賦也。只重賦上。服亦賦內事。省民力。正以備國儲也。賦字貫下五句。粟米之征。服字包上三句。力役之征。服與甸。服服字以田賦爲事者不同。此服字謂服輸將也。輸納也。以車載物曰輸。將送也。用人推送曰將。蓋三百里去王城爲近。故旣自輸其總銓結。而又爲四百里五百里之民。遞送其粟米于帝都。謂之遞者。三百里交與二百里。二百里交與一百里也。故內三百里總銓結言納。又係以服字。而四百里之粟。五百里之米。則不復言納。可見內三百里服外。止百里不之服。則又以力役之有無分輕重。聖人不使四百里貢粟。五百里貢米。因遠者艱于輓運。故寬之。非偏困近畿之民也。禾本全曰總。總納繁重。故惟百里之內納之。若二百里則去總而納銓。刈禾半藁曰銓。若三百里則簡銓而納結。半藁去皮曰結。藁結卽藁莖之類。供軍牛馬之用者。四百里遠。則去結而納粟。五百里又遠。則去穀而納米。只一服字。幾上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之。不但納總銓結。自見史筆用逆處。注輕重精粗。要逐句挨遞看。如米精于粟。粟精于結。總粗于銓。銓粗于結。粗卽爲重。精卽爲輕。近者服爲重。而遠者不服爲輕。賦皆什一。力則以遠近輕重耳。古人九數有粟米均輸二法。蓋本于此。然獨三百

里之民納粟而不粟視他處爲甚輕而有服役之事焉服  
役獨在三百里者蓋酌五百里之中爲轉輸粟米之賦也  
三百里之民受四百里之粟五百里之米而爲轉輸力  
若勞而賦則省見古者賦役不兩重其候綏等所出稅賦  
各入本國則亦有納總納銍之差但此據天子立文耳

箋云南山之野禹治而丘甸之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  
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周  
禮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  
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  
令貢賦凡稅歛之事注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

尚書集傳

卷六

夏官

千鄉遂四丘爲甸甸之言乘也讀如哀甸之甸甸方八  
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  
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  
夫治恤又云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司馬法曰四井  
爲邑四邑爲丘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  
甸六十四井出長較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謂之乘馬又曰六尺爲步步百  
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  
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車  
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成十爲終終千井三千家車

尚書集傳

卷六

夏官

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  
萬家車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賈公彥云一成惟  
三百家車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謂天子畿內采  
地法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  
國法車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  
多此比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正義曰  
禾稂曰總入之供飼國馬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  
有禾此總是也銍刈謂禾穗銍獲禾短鎌也詩云奄觀  
銍刈用銍刈者謂禾穗也禾穗用銍以刈故以銍表禾  
穗也○漢孔氏曰稭本或作稻工八反馬云去其穎音  
稭正義曰郊特牲云筭簞之安而稂結之載稭亦稂也  
雙言之耳去穗送稂易于送穗故爲遠彌輕也然計什  
一而得稂粟皆送則稭服重于納銍則垂近重遠輕之  
義蓋納粟之外計酌納稂服稂役者解經服字于此宜  
服明上下服皆並有所納之役也四百猶尚納粟此當  
稂粟別納非是徒納稂也直納粟米爲少禾稂俱送爲  
多其于稅也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麤遠輕而近重耳  
漢孔氏曰所納精者少麤者多○韋昭曰自前以井  
畿內爲五服周公因禹所弼除畿內更制天下爲九服  
千里之內謂之王畿王畿之外爲侯服侯服之外曰甸

服

甸服外四而又各五百里爲侯服。服以侯名以皆侯國之事也。按正義云：侯服以外貢不入穀，侯主爲斥侯，二百里內徭役差多，故各爲一名。三百里外同是斥侯，故共爲一名。自下皆先言三百里而後言二百里者，大率爲差等也。第一百里最近王畿，而便輸將，則公卿大夫元士食邑之米，蓋畿內不以封，而凡卿大夫之食邑亦取于侯服矣。第二百里則以封五十里之男，自三至四五之三百里，則以封七十里。百里之諸侯，夫弱小在內，則內有所依，而外有所扞，強大在外，則內無所逼，而外足以禦耳。○采以邑言。

尚書卷六

夏官

百卒

內臣之祿，邦與諸侯以國言，外臣之爵分土也。上甸是制天子之祿，此采是制卿大夫之祿。卿大夫職在若采，故所賦之地即以采名。采地而係之侯服者，天子之卿大夫士受地視侯伯子男公卿大夫身在國都，但擇人以治，如周公食邑扶風，命仲爲卿士是古者天子獨制千里。即帝廷羣臣食采之邑皆取之侯服。男小國言男以兼子言，邦見上下皆是諸侯之國也。諸侯大國言侯以兼公與伯，故合三爲一名。百里二百里次第之詞，與甸服同例。三百里計數之詞，與綏要荒服同例。甸服五之侯服，三之綏要荒，各二之見漸外漸略之意。○若諸侯之分于冀州者，即使之。

徵冀州之賦，而賦之厚薄與夫貢之多寡，則必因其舊而

不變。但所入則有天子諸侯之制耳。然賦雖天子諸侯各取其治地之入，而貢之一事則惟天子總之，而諸侯不與也。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獨冀無之。甸服有粟米之輸，而餘四服無之。說者以爲圻外八州皆以田賦，市易所當供者以爲貢，故不輸粟。然則土功卽租稅也。蓋諸侯食其稅于國，則賦名爲祿。納其賦于上，則賦名爲貢。

孔穎達曰：人君賜臣以邑，令采取賦稅謂之采地。禮運曰：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食邑爲采地。○何休公羊註曰：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

尚書卷六

夏官

百卒

地人民采之，取其租稅。爾禮記王制曰：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周官任土之法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家邑大夫之采地，所謂家小都卿之采地，所謂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張藏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爾雅曰：采寮官也。○張藏曰：采地所得亦什一之法，其餘歸諸天子，所謂貢也。諸侯卿大夫采地必有貢貢者，必于時享天子皆廟受之。此所謂幣餘之賦也。又曰：卿大夫采地圭田皆以爲永業。所謂世祿之家。○呂氏曰：采邑如今之職田，言男則

子在其間言侯則公伯在其間○呂祖謙曰周禮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牧是畿外諸侯世世爵長是畿內諸侯世世受采地○白虎通曰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謂雨同也雷者陰中之陽也諸侯象也諸侯比王者爲陰南而貴謂爲陰法雷也七十里五十里差德功也○王氏樵曰采案孔氏曰供王事正義曰事謂役也有役則供不主于一故但言采今蔡氏以采爲卿大夫采地然周制家削邦縣俱在畿內夏制雖不可考要之采地恐不及畿外也

侯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爲緩服以漸遠王畿義取緩安

南齊書

卷六

夏再貢

也○內王畿外荒服各千里而緩服介其中故以內三百里于甸侯爲門戶則揆文教以接侯甸之政而撫要荒以外二百里于要荒爲藩籬則奮武衛以鎮要荒之變而安侯甸既言三百里又言二百嫌是三百之內以下二服文與此同故于此解之此是文教外之三百里也文教如學校之設禮樂之制皆文也皆所以教人者武衛如將卒之練器械之精皆武也皆所以衛國者揆即百揆之揆文而回教自有先後之序淺深之宜故必須揆酌量其風氣剛柔與淺深先後而施務以緩之者揆之令三百里人人被服皇文則其緩內者奮取振揚之義須帶南字說只是常振

揚其所養衛者使奸暴潛消原非一切震疊務以緩之者之令二百里在在彭蠡聖武則其緩外者文以治內武以治外獨緩服言之見由此而內其文教之揆由此而外其武衛之奮皆準之也須知內非無武而以文教爲主外非無文而以武衛爲主文武合而後緩之道始盡

林之奇曰漢魏使外夷入居中國障塞之地至西晉有劉石之禍石晉以盧龍路契丹至重貴有耶律之難緩服嚴華夷之辨萬世不易之法也

要者雖受中國約束不過稱藩之意新說以要字如裳之有要所以綱領四裔近聚要服雖內三百里曰夷其實外

南齊書

卷六

夏再貢

二百里皆是夷地以夷地而族羣人于此所以示其非華夏之人乃夷狄之流也夷易也夷雖無中國禮法猶得以中國之治易之也故居內三百里若蔡則進諸四夷之外且不得與夷共處矣一云春秋淮夷會申杞自降爲子用夷禮夷亦國也蔡卽所謂蔡叔也恭之周語蠻夷要服韋昭解云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之○蘇傳夷雜夷俗也故有罪曰蔡春秋傳曰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鄭注云蔡之言殺滅殺其賦要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爲荒服田野不井人民不多荒



忽無常所以經略之者又簡于要服矣其內三百里謂蠻因其俗也蠻者慢也蠻悍更甚于夷故列之荒服二百里流亦是蠻地流比放更遠準罪爲遠近也春秋執蠻升楚而楚爲荆蠻亦國也流卽所謂流共工于幽州也聖人設蔡于夷三百里之外設流于蠻三百里之外不但別其非華夏之人見得中國人自壞禮法其薄惡比蠻夷更不同故內蠻夷而外罪人所以嚴善惡之辨然非絕惡過嚴也處以不堪正激其悔艾尤聖人廣德化之妙用卽三苗之丕叙可見要知要荒二服雖蠻夷之地亦必立諸侯王官參錯于其中疆理之

尚書

夏禹貢

夏禹貢

按王肅云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蠻之言縈也以繩束物之名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流如水流其俗流移無常政教隨其俗○茅伯符曰要服可以要結爲戎索也荒則荒忽無常不可以人情測度矣

五服取義雖不同然亦是舉例互見故侯服未嘗無田賦綏服未嘗無封錫侯服之賦亦納總鉅結粟米則諸侯卿士之祿也綏服之地亦建公侯伯子男則撥文奮武之人也然教亦不專在內武亦未始非文要荒二服似禮法所不及教化所不行及觀三苗丕叙西戎卽叙而聲教四訖

則盡四海內外徧爲禹德其在中邦又可知矣五服猶中邦也禹所訖不止中邦故下以東西朔南極言之

正義曰凡五服之別各五百里是王城四面而別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也賈逵馬融以爲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而三千里相距爲方六千里鄭玄以爲五服服別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禪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而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司馬遷與孔意同王肅亦以爲然故肅注此云賈馬既失其實鄭玄尤不然矣周禮王畿之外別有九服服別五百

尚書

夏禹貢

夏禹貢

里是爲方萬里復以何故三倍于堯又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尚書所言據其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所以數不同也故王肅上篇注云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廻邪委曲動有倍加之鄭玄不言禹變堯法乃云地倍于堯故王肅所以難之王制云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者彼自言不盡明未至遠界且王制漢世爲之不可與經合也○左傳正義曰周公分大九州

廣土萬里制爲九服邦畿方千里其外每五百里則之一服侯甸男采衛要六服爲中國夷鎮蕃三服爲夷狄大司馬謂之九畿言其有期限也大行人謂之九服直其服事上也○易氏曰禹之五服則計其一面之數周之九服則計其兩面之數禹之甸服千里而止言五百里是計其一面者也周之王畿與禹之甸服同不言五百里而兼言千里是計其兩面之相距者也蓋禹之五服王畿在內王畿千里而兩面各五百里數其一面故曰五百里甸服自甸服至荒服皆數其一面每面各五百里總爲二千五百里兩面相距則凡五千里職方氏所載則王畿不在九服之內自方五百里之侯服至于方五百里之蕃服其名凡九九服每面各二百五十里通爲二千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則通爲四千五百里并王畿千里則通爲五千五百里其增于禹者五百里之蕃服耳然周之蕃服雖不列于禹貢九州之外而禹貢九州之外咸建五長東漸西被卽成周蕃服之域是周之蕃服其名雖增于禹而其地未嘗增也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前結水治土平但言六府修四隩宅此結粥服化行乃言

聲教訖見禹利用厚生專以爲民正德再經畫所到便是聲教非治平後方施教化蓋平水土定貢賦建官制服精神所到總曰祗德漸被暨正不距處漸深入被復冒祗覺我之精神充塞天地人之濡染直透肌髓暨者言盡若此其漸被也聲教總是祗德直于無聲響處傳聲響化儀表處運儀表下括之曰四訖四訖言無所不及總是個不距成功緊頂聲教統結一篇通節大意重告成功上告成有祗承于帝與思日孜孜意告艱正所以醒艱非徒叙功勞之謂○聲教至海濱則止易云漸于海蓋海島之夷與流沙以西之羌戎咸貢中國是有虞聲教東不止海且漸入于海中西不止流沙又蒙被流沙之外東西皆有所止之地于南北則止言朔南而不言其地見聖人嚮明之治自北而南日昃而遠不可爲之限量也暨卽漸被之換字地有遠近化無淺深傳意須善會漸者入其中如水之漸漬漸字從海聖澤汪洋也被者覆其上如衣之被覆被字從流沙聖澤瀾漫也暨者溥博周遍無所不暨及也朔南故曰暨各肖其意皆極言其廣不必說漸深于被被深于暨漸被暨正與不距朕行相應海是東海極處流沙是西海極處朔南是南北極處故總曰四海人所聞爲聲所效爲教風聲所動卽爲教化蓋訖盡四海之內而浩乎其無

方所矣。聲虛而教實。聲先而教後。聲教二字中。下總是。一  
個。祇德聲教。訖于四海。雖印看上東漸三句。合說。然上主  
被德者。說此主祇德者。說禹治水從西北而東南成功。則  
東西南北無處不到。而結爲聲教二字。聲教句與上不距  
朕行總當主聲說。告成功以治水爲主。田賦建官。刑服亦  
在其中。所告者成功。而克艱。俾勿壞之意。隱然言表。用圭  
觀君之禮。玄則取水之象。錫猶師錫之錫。非常之辭。錫禹  
而謂禹錫。夏史尊禹之辭。古語多類此。猶諸侯朝而曰朝  
諸侯也。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也。卽損  
之所謂弗損益之中。以爲志者。首曰禹敷土。終曰禹錫玄

禹錫玄圭

夏禹貢

東萊

圭告厥成功。只起繳二禹字。而中間數千言。俱貫串相照。  
皆記禹經理之事。而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二句。突出尤新。  
蓋此禹經理之神也。九州殊貢。萬國異疆。而能使天下如  
一人。中國如一家者。無他祇德而已。後世山海經地理志。  
與夫財用之書。寧知有是。○總計五服之地。東西南北財  
五千里。天子所以中天地。撫民物。奠不基鴻大化者也。而  
其數惟五。兼參兩之余。協籌範之中。五服五百五十。三其  
五。而天地帝王之事畢。地不求廣。宅中爲大功。不務遠安。  
內爲先。或者疑疆理太狹。周制九服。倍于禹蹟。秦漢隋唐。  
延袤萬里。蓋周秦疆理已盡。四游而禹貢奠基爲萬世宅。

中之規而已。非必定以冀方爲中極。而盡四海爲邊裔也。  
九州之境。北盡于冀。如必拘此。則冀北無侯。綏而荆南多  
棄地矣。此論立國規制。云爾。若其聲教東至海。西至流沙。  
自朔北而南。莫不暨。及訖于四海。亦惟是畿甸爲根本。侯  
綏要荒。相維四達。有言德以爲之先。而誰能距朕行者乎。  
言朔南而不言北者。禹績極于東西。而南爲大。北無水。故  
不及極西北者。水源也。

禹貢

夏禹貢

東萊

參同契曰。法象莫大于天地。今玄溝數萬里。河鼓臨星。  
紀今人民皆驚駭。聲景妄前。却今九年被凶。咎天地間。  
莫大者。水百川爲脉。絡四海爲尾。間山澤爲窟。戶聖賢。  
爲之關。鍵低昂。則害氣奔走。而江河注海也。此雖養生  
家之寓言。亦可當時之喻矣。○朱子曰。自古無人窮至  
北海。緣北邊地。其勢北海不甚濶。地之下與地之四邊。  
皆海水。周流地。浮水上。與天接。天包水。與地。○洪邁曰。  
海一而已。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  
其實一也。北至于青滄。則云北海。南至于交廣。則云南  
海。東漸吳越。則云東海。無由有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  
所載四海。蓋引類而言之。漢西域傳。所云蒲昌海。疑亦  
浮居一澤。爾雅。超道廿英。往條支。臨大海。蓋卽南海之  
西云。○吳徵曰。禹貢叙事。至訖于四海而止。訖者。地之

盡處也海之環于東南西北相通也而西海北海人所  
不見何也西北地高踞高窺下則見極深之壑如井沉  
沉然者蓋海云東南地卑海水旁溢不啻萬有餘里中  
國之地廣輪萬三千里耳而東連海岸以勾股帶之水  
之所浸倍于中國之地者二十而美其間洲島國土不  
可勝窮若三神山者蓋不知其幾也○尚書旋璣鈴曰  
禹開龍門導積石出玄珪刻曰延喜玉受德天錫佩功  
既成天出玄珪以錫之古者以德  
佩禹有治水功故天佩以玄玉○說文云圭瑞玉也  
上員下方以封諸侯楚辭有執圭○白虎通云圭以爲  
信而見何也珪者銳上象物始生見于上也信莫著于

尚書

卷六

百字

見故以之萬物之始莫不自珪之爲言圭也上銳屬  
也下方陰也○周禮大宗伯云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  
執信圭伯執躬圭又云以青圭禮東方注鎮圭以四鎮  
之山爲瑑飾長九寸信圭爲身身圭躬圭以人形爲瑑飾文  
有虞攝耳長七寸典瑞云瑑圭以珉聘四圭有邸以祀  
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裸圭有瓚以肆先  
王裸賓客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殺圭以和難以聘女  
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惡玉人云大圭  
長三尺杆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土圭尺有二寸以致日

以土地○禮器云諸侯以圭爲瑞家不藏圭言有裨也  
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  
禮之義也又云圭璋特達德也○聘禮記云所以朝天  
子圭與纁皆九寸刻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纁二采六  
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纁纁八寸皆玄纁繫長尺綯組凡  
四器者惟其所寶以聘可也○四器圭凡執玉無籍者襲  
○瑞應圖云四海會同則玄圭出○觀雨河之象與雲  
漢之所始終而分野可知矣于易五月一陰生而雲漢  
潛萌于天稷之下進及井越間得坤維之氣陰始達于  
地上而雲漢上升始交于列宿七緯之氣通矣東井據

尚書

卷六

百字

百川上流故鶉首爲秦蜀墟得兩戒山河之首雲漢達  
坤維右而漸升始居列宿上背麟音齊參伐皆直天關  
表而在河陰故實沉下流得大梁距河稍遠涉陰亦深  
故其分野自漳濱却負恒山居北紀泉山之東南外接  
龜頭地皆河外陰國也十月陰氣漸逾乾維始上達于  
天雲漢至營室東壁間升氣悉究與內規相接故自南  
正達于西正得雲漢升氣爲山河上流自北正達于東  
正得雲漢降氣爲山河下流兼皆在雲漢升降中居水  
行正位故其分野當中州河濟間且王良閣道山紫垣  
絕漢抵營室上帝離宮也內接成周皆豕韋分十一月

一陽生雲漢漸降退及艮維始下接于地至斗建間始復與列舍氣通于易天地始交泰象踰析水津陰氣益降進及大辰升陽之氣究而雲漢沉潛于東正之中易雷出地曰豫龍出泉為解皆房心象也星紀得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為雲漢末派山河極焉故其分野自河南下流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為星紀自北河末派窮北紀之曲東北負海為析木負海者以其雲漢之陰也唯姬嘗內接紫宮在王畿河濟間降婁玄枵與山河首尾相遠鄰顓頊之墟故為中州負海之國其地富南河之北北河之南界以岱宗至于東海自鵠首踰河戒

尚書卷六

夏禹貢

卷六

東曰鵠火得重離正位軒轅之抵在焉其分野自河會之交東接祝融之墟北負河南及漢寒煖之所均也自析木紀天漢而南曰大火得明堂升氣天市之都在焉其分野自距野岱宗西至陳留北負河濟南及淮皆和氣之所布也陽氣自明堂漸升遠于龍角曰壽星龍角謂之天關于易氣以陽決陰夫象也升陽進踰天關行純乾之位故鵠尾直建巳之月內列太微為天庭其分野自南河以負海亦純陽地壽星在天關內故其分野在商臺西南淮水之陰北連太室之東自陽盛之際亦巽維地夫雲漢自坤抵艮為地紀北斗自乾携巽為天

綱其分野與帝車相直皆五帝墟也究咸池之政在乾維內者降婁故為少昊之墟叶北官之政在乾維外者姬嘗故為顓頊之墟成舞提之政在巽維內者壽星故為太昊之墟布太微之政在巽維內者鵠尾故為烈山氏之墟得四海中承泰階之政者軒轅故為有熊氏之墟木金得天地之微氣其神治于季月水火得天地之章氣其神治于孟月故章道存乎至微道存乎終皆陰陽變化之際也若微者沉潛而不及章者高明而過亢皆非上帝之居斗杓之外廷陽精之所布斗魁謂之會府陽精之所復杓以治外故為尾為南方負海之國魁

尚書卷六

夏禹貢

卷六

以治內故姬嘗為中州四戰之國其餘列舍在雲漢之陰者八為負海之國在雲漢之陽者四為四戰之國降婁玄枵以負東海其神主岱宗歲星位焉星紀鵠尾以負南海其神主衡山熒惑位焉鵠首實沉以負西海其神主華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恒山星辰位焉鵠火大火壽星彗為中州其神主嵩嶽星位焉○天帝曰堯明輔佐卿淵清與登鳥羽之門參星位焉○身洪流而明發爾與久故志家伯岳龍庭智營形并心同弗辰往來平定華嶽崇衡宗祿事貞勞餘仲理豐登昏使南行序衣制食傳萬國共寧京舞永齊○帝禹碑乃治水功成紀功刻也在衡山絕頂

尚書卷六終

尚書華簪

後學 東海潘王遠輯著  
古瀾張孫振鑒定

甘誓

正義曰約信曰誓與將士設約示賞罰之信也將戰而誓是誓之大者禮將祭而盟令齊百官亦謂之誓周禮太宰云五帝則享百官之誓而鄭玄云誓或要之以刑重失禮也馬融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誥誓俱是號令之辭意小異耳馬融云甘有邑南郊地名計殷西行伐之當在東郊融則扶風人或當知其處也將戰先誓誓是臨戰時也甘誓牧誓皆取誓地為名易誓舉其王號泰誓不言武誓者皆史臣不同故立名有異耳泰誓未戰而誓故別為名泰誓自悔而誓非為戰誓自約其心故舉其國名

首節史臣叙殷征有扈之始詞王曰節將誓將士而先呼

尚書華簪

夏甘誓

其人有扈氏節示討叛伐罪之意左不攻節嚴坐作進退之節末節嚴以賞罰皆所謂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啟立而有扈不服遂親征其國將大戰于甘乃召軍將之六卿蓋臨戰而欲命以誓也天子有征無戰乃召在未戰之先史深惡有扈不臣豫標大戰于篇首見啓召六卿之由大戰非即戰也只是敢與天子抗衡對壘相敵耳經書大戰于甘以著不臣之罪不書與戰以存王師之體乃者難詞非繼事之詞書乃召六卿示征有扈表啓得命討之權然是史臣于既戰後書書法重啓不重扈上甘定有扈

南郊地名六卿是六軍之將至什伍軍旅者非王朝之六卿古軍將皆命卿平時治其卿而隸司徒有事將其卿而隸司馬傳言六卿之制以六卿所統言耳

鄧元錫曰甘誓著世變也唐虞禪讓時雍洽豫矣言化而不及政尚德也一變而遂甘誓變亟矣曰大戰大之也不書王不書扈直書大戰王有征無戰況大戰乎○周禮卿老二卿則公一人鄭氏曰三公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如鄭氏之說此公即論道之三公則每卿卿一人豈即六卿而分領六卿邪此二項叙官有其文而後無職觀小司徒之職云頒此法于

尚書華簪

夏甘誓

六卿之大夫歲終則考屬官之治成而誅賞卿尹夫之職云受教法于司徒則卿官自大夫而下屬于司徒而受其比法教法聽其誅賞此為卿吏之常職而所謂二卿則公一人每卿卿一人者乃公卿分領卿事而非卿官也別無六卿之卿平居無事屬于大司徒有事出征屬大司馬也將軍皆命卿此周禮之文鄭氏曰軍帥不特置選于六官六卿之吏今以書考之泰誓牧誓皆呼司徒司馬司空彼之三卿即此之六卿平時軍將皆命卿况天子親征六卿必從可知鄭氏以軍帥選于六官六卿之吏則固六官為首卿吏次之而此之六卿必非

鄉官也况夏之官制與成周同異不可知故惟孔說爲當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此言殷能收天下之兵權一天下之號令也上言六卿王統領言及誓之則軍吏下及士卒皆在故變文稱六事之人六卿之身及所部之人各有軍士故六事之人爲總呼之辭嗟而告之起其聽予有誓戒之詞以告汝誓取齊一

尚書叢書

夏書

卷七

衆心之義

此告以伐罪之意我何以討有扈氏哉五行天生以養民開于人事有扈氏威侮五行全不敬天所生之物以絕養民之原遂敢于怠棄三正而不奉正朔全不敬天所示之時三正五行實相表裏水火金木土穀之修未有不從撫展得者威侮五行是濫用五行不順月令而恭行則過取而虐下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而背土意自在其中然不必重虐下背上只要五行三正合處與天相關見得有扈氏獲罪于天用勦絕其命今召汝六卿惟敬行天罰耳天子諸侯之職在養民五行

卽六府惜其用于人間者非運行之五氣暴殄以五行之材質言輕忽則兼理言矣威侮必有事實如隋時遼東之役伐山造船山麓皆盡文中子謂帝省其山則何辭以對者也夏正寅此兼言三正者何看來三代雖三正迭建而亦兼用焉故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豳風一之日二之日是一陽二陽之月亦得爲正春秋雖用周正而祭祀田獵則仍從夏時此兼用之明徵也古人每月皆有時政有扈不奉王朔則棄其時政而不修可知故謂之怠棄天罰與勦絕應恭行便有簡爾車徒及載廟社之主以行不敢輕忽之意

尚書叢書

夏書

卷七

古史以正月朔日食謂之日食三朝蓋以其爲一年之首一月之首一日之首也三正恐卽古史所謂三朝者只是不用夏正朔之意非必不用唐虞以前之朔也夏以建寅爲正然從前代子丑寅迭建而來故正朔總爲之三正孔氏言天地人之道似是○許謙曰十二辰橫布地之四維天運於外晝夜不息一伏時一周北極爲天之樞紐圖北極之外爲紫微垣垣之側有北斗六星在垣內杓在垣外所以運陰陽定辰次行四時也每初昏時杓所指之方則謂之建以所建之方卽定爲月之辰然晝夜之建有三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且建者



魁○羅泌曰五帝以來正朔悉異而廣川先生河汾老  
子猶以爲言卒不得其衷也昔孔子作春秋書王正月  
而古之王者必存二代所以通三統也三易之書首乾  
坤艮而急泰三正庖氏之所以爲不恭者何至于禹而  
後革之哉竊考三皇之代歲皆紀寅顓帝之曆攝提首  
紀而堯命四子亦爲正於仲春虞之法雖不著而分巡  
岳鎮必按四仲使舜易堯正則禹改之矣夏正得天明  
不改也湯革夏建丑而作曆則從冬首武革商建子而  
巡祭則用夏時蓋斗必建寅而後謂之春必建巳而後  
謂之夏若以冬爲春夏爲秋則四時反易而失位矣昔  
顓子淵問爲邦夫子告以行夏之時而世有爲歲本之  
說者乃謂子當夜半則屬來日遂以子丑之月屬之來  
歲又烏知日出之二刻半爲明聖人本人事而施之哉  
知此則三正可得而議矣○今人第知夏后氏建寅不  
知實本于顓頊自顓帝以前魏董巴曰密義始作八卦  
卦三畫以象二十四氣黃帝因之作調歷歷代十一更  
年五十凡有七歷不知其迭建子丑三正並用否也  
上節原誓師之由此節示以行師之法言左者須是要攻  
于左右者須是要攻于右御者須是要如其馬之正非以  
其不恭命而戒之也下節方有戒勉意○恭命恭字從上

恭天命生來如云子既以恭行天命命汝矣汝六事之八  
可不聽予命乎車戰之法甲士三人左以主射我之命也  
如車左者不攻于左是不勇于射也汝不恭命矣右以主  
擊刺我之命也如車右者不攻于右是不勇于擊刺也汝  
不恭命矣御居中主馬馳驅我之命也如御者失其馳驅  
之正法則射者擊刺者皆不便干戰汝不恭命矣若此致  
敗汝可不各盡其職哉○左右御三言其人下皆言其事  
左右御三人如一人費心力同也首左字當一斷呼左之  
人告之則凡軍左執射者同聽之呼右呼御亦然歷言左  
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故左爲車左則右爲車右  
御矣左主射右主擊刺御居中御言正馬而左右不言所  
戰者以戰殺敵左右用兵是戰之常事故略而不言御至  
惟其馬故特言之互相明也車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  
十二人甲士卽執射刺御者各二十五人爲一兩每兩甲  
士一人爲長而步卒則各從之故臨軍誓戰聽戒者三人  
而已兵家主慎惟心中有君自目中無敵左右分執只在  
能攻御正法只在能守若進神少懈詭遇爭利爲敵所制  
總由心中弁髦君命耳惟左死射右死刺甲首死車步者  
死列節制如此所以能爲不敗之師御必其馬之正與王  
良之範馳驅相似正義曰御以正馬爲政言御之政事事

在正馬故馬不正則罪之詩云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爲馬之正也

此謂兵車甲士三人所主如此耳若將之車則御者在左勇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爲節度左傳成二年晉伐齊卻克傷于矢而未絕鼓音張侯爲御而血殷左輪是御在左而將居中也古者專用車戰步卒亦以供車非若後世騎步之不相爲用也○一鄉一軍則一萬二千五百人蓋五百兩也卿一人統之天子六軍則七萬五千人凡三千兩萬乘千乘百乘皆取出車之名○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

尚書卷七

夏小正

七

師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敵師者左射以散敵側焉反攝叔曰吾聞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左主矢之善者攝叔曰吾聞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左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也

用命卽恭命不用命卽不恭命皆指左右御三等人說天子親征必載遷主社主以行左祖右社朝廷之制軍政猶國政就此賞戮不得停留示果也重在戮邊故加弩戮一句弩戮者言卽父子親屬同犯亦連坐之皆指軍前之人非其家屬戮字活看凡顯其罪以令于衆亦曰戮不專主殺說祖主陽陽王生故于左祖前行賞社主陰陰王殺故于右社前行戮此軍前之賞罰若事定論功則反而行飲

至矣勲于廟云

按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師行載遷廟之主以行無遷廟則以幣曰主命故師行有祖廟也武王伐紂師渡孟津有宗廟有將舟有社主在焉故師行有祖也戮人必於社故哀公問社宰我對戰栗○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正義曰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之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巡狩尚然征伐必也故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周禮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玄云厭伏社也奉猶送也送主歸于廟與社亦是征伐載主之事也○正義曰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被社纛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郊特牲云惟爲社事單出里故以社事言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于社主之前就祖賞就社殺親祖嚴社之義也大功大罪則在軍賞罰其徧叙諸勲乃至太祖賞耳

尚書卷七

夏小正

八

尚書卷七終

尚書章句

後學 東海潘士達輯著  
古澗張孫振鑒定

五子之歌

此書中之詩。首三節即詩之小序。叙作歌之由。後六節兩述祖訓皆用已意作歌。五歌乃歌之次。非五子之次。通篇德字是主。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耽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後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迷大禹之戒。以作歌。

尚書章句

卷八 夏五子之歌

十一

此三節是史臣書法。全以述禹戒作歌句為主。以德字為骨。蓋太康之失位。由失民心。失民心由于失德。棄皇祖之台家法。故五子追咎之。○太康尸位三句。是原其平日乃盤遊三句。又著其當日。豫言逸。遊言盤。德滅民貳。史序皆掘五歌大意。尸位二句一直下。但居其位而不任其事。惟以逸豫敗德也。不必以逸豫為尸位之實德。德以憂勤而生。以逸豫而滅。滅厥德。滅其與民聯屬之精神。安得不貳。民與君為貳。則其情可危矣。乃茫然不悛。盤遊敗洛。弗反。盤遊無度。恨逸豫來。豫遊不必廢。痛恨在逸與盤。雖則有洛

之表言其遠。十旬弗反言其久。正盤遊無度處。然耽于二句一串意。尤重下句。莫以久遠對說。蓋三時講武不出國都。耽于有洛之表。固已非。若旬日就反。則日子無多。羿之距亦來不及。惟十旬弗反。而羿得從容做手脚。可恨。是在十旬弗反處。

君民一體。貳不得一體。至近下不得。下則君失其可愛。民得其可畏。虐我則讐。厥心違怨。何所不忍。于我所以成奸。雄僭竊之私。距在羿。因則在民。所以致民之弗忍。則在太康從盤遊來。比成武較深。此史臣斷案。洛表非其地。十旬非其時。不罪羿。專罪太康。尤五歌之旨。○奸雄睥睨神器。

尚書章句

卷八 夏五子之歌

二

何代無之。我無其隙。彼何所因。因者明禍亂之本。在我不在他也。太康盤遊無度。羿因民不堪命。于是乘機而據安邑之郊。距太康于河南之北。使不得反而廢之。距與拒同。距于河者。夏都安邑在河之北。洛水入河。踰河而南。故距之此也。實已內據其國都矣。猶假名義以立少康及相而篡。見距後欲歸無門矣。

正義曰。夏四年左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于窮石。然則羿居窮石。故曰有窮。因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世為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羿名為何也。

此史臣記五子作歌之由。太康既為羿距于河矣。其同母

第五人痛國亡，奉侍其母，以從太康于河洛之內，從字猶追字意，謂從後以追後于洛之汭者，追之不及，遂于此而俟其返也。非望太康自返，或意有勤王者至耳。後字有深意，時竟無一應者。太康失人心可知。曰洛汭，則已渡河而不見太康矣。五子之怨，與小弁父子離騷君臣相似，須照傳中親親說，非怨邪？怨太康滅德失民，忘皇祖之天下，作歌痛其忘也。述太禹句重，推究禍亂根源，由棄祖訓耳。五歌雖不盡大禹之戒，皆推其意以作歌，猶詩之有五章也。節節皆是怨意。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夏五子之歌

三

子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不見是圖。子臨兆民，寧予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歌雖五章，意則一串。先言民不可下，爲民上者當承民次，遂言不敬民而下民之事。次又言其亡由于失先聖之道，次又言不特失先聖之道，兼廢祖宗之法，故不但滅箕，亦甚至覆宗祀。皆由已德之弗慎，故結言雖悔可追。○其一，其二等，不必深求，只照數目還他。合下節是一歌首節，述大禹重民之戒，次節以失民之禍咎之，民可近，四句俱祖訓，可近不可下之訓，皇祖自可愛，可畏之說，得來本固邦

寧，則爲民屈者，乃其爲邦屈也。正推明上意。○近下俱以心言，論民于君，九閩不啻則勢難近，靈輿尊嚴則分難近，正惟難近處，止可呼吸相通，近護之目前收之膝下，更不可以其勢分本下，遂存下之心，卽君欲下之民，自不可下也。可不可緊，根民字，須認別上兩句，非對待語，流走說重下句，小民難保，先德難恃，只有近的一路，再無下的一路。知民瘼者，固不敢下虐，使其民者，亦不能終抑之使下。此二句主民言，不主君言，直是勢力行不去，非但一體之義可近不可下，是論理如此，猶未究到民有係于國也。且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其可下而不近之乎？惟字有味，本卽根

夏五子之歌

四

本，千般治化，總民爲主，張不曰固本而曰本固，雖人君難結亦未必寧，必民心自維結于我而後寧耳。根本既固，卽有斧斤之加于精脉，無恙也。邦寧在本固看出要形容，不可下意。易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夫山高于地而反附于地，可見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或剝者，故上之剝必自下下剝則上危矣。民尚不可下，可令其弗忍乎？此意須繳在後，傳云：相須以安，猶身體之相資以生也，則可近不可下之故都發洩了，所以下文不得不用且字，其實經文下二句是發上二句之意，中間用不得且字作過渡語，時說一體二字，猶仍乎傳者也。然細玩說至民惟邦

本處用一且字見得上是大槩說下是究竟說傳于上二句用訓釋體不覺說盡下二句忽觀語絕大意遂用且字並行不悖者也

此承皇祖重民之訓而以已意發明之深咎其失民也五歌于字皆五子代太康言以寓悔意若太康悔過云耳無五子太康之別予視天下指目前世界言愚夫愚婦言其至微一能勝予一字作皆字看天地間屈伸之感理而已矣只有是非曲直初無強弱衆寡此五子真見之言蓋兆民之情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一失其心則君民之分不足復恃人人得而蹈藉我矣極狀亡王之辱通節

論語華笈

卷八 夏五子之歌

五

在勝予載一人三失以下皆推其始言之正發能勝予之故怨豈在明四句一串本說今正其怨而在明之日故說怨豈在明本說今正其見而不及圖之日故說不見是圖初索之取六馬言必絕也故結言爲人上者奈何弗敬以至此蓋其痛之奈何字吃緊此方應不見是圖蓋敬者視無形聽無聲所謂先憂遠慮者也○君尊民愛而畏焉豈愚夫愚婦所能勝惟一人而三失此所以能爲勝也三失指太康始既失德既逸豫滅德又盤遊無度也太康之失至于黎民咸貳則失多而民怨非今日矣以一人之寡而致三失之多則民怨必深怨豈在明而後知之即使民皆

歸向安知盡當于心而無一抑鬱不伸者即此不見處正伏下無數怨根當于其不見處圖其兆怨之端方可默孚民志今予以多失之君臨多怨之民圖之何及怨豈在明至于明便不止是怨了怨乃心之鬱機不見正怨之真境此非不可見乃不及見善圖者刻刻不見若刻刻見圖字有汲汲固本意此四句一串總是言其怨已明見而不及圖之意怨豈在明主民說不見是圖不可單說君圖不見須寫照民望君早圖意不見之處就爲明所謂不敢言而敢怨也明與不見以幾之微著言怨無明暗幾有潛顯不見者即中庸之其見乎隱大學之十指十視是一念忽則

論語華笈

卷八 夏五子之歌

六

怨即在明矣須急轉出見而後圖常患無及故須不見是圖此二句亦泛就理說正見太康下其民而不能圖見于不見處見得今日民心之怨難返其危何如故曰子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勝予必矣蓋極狀勢之不可維見紀綱各分都無可恃轉盼之間民心絕矣邇其將然正悲其已然也六馬者心不齊之喻須調其性馴其策若但策笞馳控而無服習安閒之節則所持者將絕未絕之形雖不朽之索豈能馭乎而况逸豫滅德索已朽矣自一人三失至此皆推本太康滅德之始而追歎之結言爲人上者奈何不敬以至此蓋其痛而歸咎之語作已然看不敬

指逸豫照上節下民而邦以危見民可逆不可下之意○  
上引禹之訓以君對民言此則以已之不足恃民之可畏  
者申結其義予雖爲君因民弗忍見距于河則君失人心  
而爲獨夫惡夫惡婦一能勝我矣何也以我一人所失者  
衆則不能近民而且下之此所以夫婦之恩皆能勝我也  
夫有失必有怨失多則怨多民心之怨豈在其彰著勝予  
之曰哉當于失德之初民怨未形之時識其重而亟反之  
今予以多失之君臨敢怨之兆民禦乎若易絕之朽索馭  
易驚之六馬未有不折絕而奔敗者雖欲圖之亦已晚矣  
爲人上者奈何逸豫不戒以失民心至此極乎欲本固邦  
寧不可得矣

夏五子之說

七

正義曰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  
言駕四者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  
皆駕四許慎按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玄以周禮校人  
養馬乘馬一師四圉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  
朱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然則此言  
馬多懼深故舉六以言之○朽索馭六馬猶晉人作危  
語古車一乘四馬兩服兩駟天子車六馬服駟之旁加  
兩駟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

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其二俱是迷祖訓見太康正犯禽荒意酒色等六者未必  
可絕但致亡禍根只在荒甘嗜峻雕等字上好色從禽的  
必荒棄萬幾故俱著個荒字作者實實去做此事也酒飲  
而甘之迷心必酣身音謂之嗜者謂酷好此往而不反之  
象峻宇雕牆一事兩描者重民力也有一于此則心志益  
惑必作爲顛倒究將天變不足畏人窮不足恤前有饒而  
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有之時卽亡之時蓋神先亡而國安  
能存哉一字未或字緊應人就此色禽酒音等事常自伴  
或可不亡所以孜孜不已不知一有未有萬一不亡者也  
肅審章帝  
夏五子之說

荒能無亡乎

正義曰好色好田則精神迷亂故迷亂曰荒女有美色  
男子悅之經傳通謂女人爲色獵則鳥獸並取故以禽  
爲鳥獸也○丁奉曰左氏于狄人之滅衛也先載懿公  
好鶴之故而後載昭伯與宣姜淫亂之田或謂好鶴之  
過小淫亂之罪大夫淫亂則喪倫而敗俗此固殺亡之  
大本也好鶴則玩物而失民此亦禍孽之一端也故五  
子之歌以色荒禽荒並垂訓戒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

亡

此下三節雖非祖訓亦五子推其意以作歌其三以國統之滅咎其失道統也通節以古對今以得道對失道看首二句主禹言曰陶唐者推本言之上句以堯事重發下句以禹有天下意重發陶唐裏包得道意自堯而始一道相傳故以陶唐該舜禹自堯而下皆都冀州故以冀方該天下冀方之所有卽道之所在道之所在卽紀綱所在有者以道有之便有根本是固不藉勢力維持之意道卽儆戒之道對逸豫看紀綱者道之具也失道便亂紀綱則根本搖矣以其有天下之勢而無經天下之神也道與紀綱有

勸懲紫箒  
夏五子之歌

九

別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將亂之君道先亡紀綱次之則國從矣○今都冀方而有天下豈我祖肇造惟彼陶唐以精一執中之道傳舜而舜以傳禹恃有道以維紀綱于不察今太康失其君道逸豫無度紊亂其小之爲紀大之爲綱一旦乃致滅亡冀方不可復反矣痛哉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典則鈞石卽上之紀綱荒墜厥緒卽上之亂其紀綱覆宗絕祀卽上之乃底滅亡則其四不過卽禹之紀綱以深痛之也特從祖德說起明明二句是躬大德以聳天下有典

四句是立大法以保天下非謂德易斬而以法維之也明  
明中無所不有有典四句要抑揚看上二句言其慮後之遠下二句言其詳而且遠也一石一鈞典則全彰正明明  
我祖有之以開其令緒而欲綿其宗祀也今子孫蔑視典  
則宗祀自取覆絕能不深咎○明明二句一直意傳謂禹  
以明明之德君臨天下是見禹能繼述堯舜意不可謂禹  
以盛德故得大業明明只照下慮後極徹便是映罩千古  
明而又明說個萬邦真無限遐思語氣輕輕提過只重在  
典則之貽上如云我祖聰明之性不荒于逸豫而紀綱之  
敷布者有以洞燭其幾微當時所以經世而信民者固

勸懲紫箒

夏五子之歌

十

善矣然以此而治當時卽以此而傳後世其當時垂裕不獨有典章有法則貽之子孫至于鈞石之齊物者王府亦有典則泛就治天下之典章法度言傳六典八則是周法真夏無干總之自其確然不易者謂典自其森然有裁者謂則二有字着力從禹身上說一時初之而或可變易增減不可言典則此蓋觀世運民風以握其極酌人情物態以權其中但使萬邦不可亂常違式而卽貽厥子孫之繼撫萬邦者貽字就禹說欲子孫循法以繼其德也典則中包鉅細皆有關石和鈞乃典則中至微事王府亦有正形容貽後之周密處鈞石一般物僅衡是也石之設以開通



彼此之稱度使無折而入于輕闊而過于重鈞之設以和平天下之人情強者不得病其重弱者不至苦于輕闊和互文耳全主一輕重而立民信上說鈞石乃天下之所共用者因石是與四方關通故名曰關石若彼此不同而有折闊則非通矣因鈞是和人情的故名曰和鈞若取與不兩平而有爭則非平矣大抵國家之審權量用之民間必以在官者為準較定鈞石是王府收藏以為準則也王府對天下說百度待信而立一則信二則奸禹慮後世法度廢弛有時不關不和故存此二者在王府以為準使有所取正非獨慮民間不通關致有折闊爭亦恐子

勸善書

卷八 五子之歌

十一

孫不問厥德觀逸遊田或于惟正什一之外溢額多取故用載在王府彰軌民信正以昭示子孫舜同度量衡武王謹權量此物此志也有者言有此二物也此有字繼上有與有則兩有字正貽厥內事若曰一物不可失其平一事不可紊其度祖宗之法其不容錙銖爽也明矣法與德原非兩件言法而德即在故曰慮後之深緒如絲之有緒萬邦典則之傳者是荒墜者荒棄而失墜之也宗者大宗宗覆則祀絕矣其痛甚于滅亡

正義曰關者通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耳律歷志云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

石是石為稱之最重以石而稱則為重物故金鐵曰石言絲綿止于斤兩金鐵乃至于石舉石而言之則所稱之物皆通之也傳取金鐵重物以解言石之意非謂所關通者惟金鐵耳米粟則斗斛以量之布帛則丈尺以度之惟言關通權衡則度量之物悉遷有無亦關通矣舉一以言之耳○註中折闊一云折損也闊賣也謂損折闊賣之價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勸善書

卷八 五子之歌

十一

句對上子懷一句以無地無民分看天子以四海為家今距不得反將何歸乎子懷之所以悲也君以民為依今弗忍戚戚且以子為仇將何人之可依乎此子心之鬱陶殆顏厚有忸怩思愈切而愧愈深皆由逸豫不謹德一至于此今雖悔咎曷追哉須知曷歸者猶云何不歸也從後字生來悲者悲其未歸也仇予疇依代太康自叙為伶仃無聊之語蓋至此而斷不歸矣若問若答不知誰為予而予為誰一體親愛之至也鬱陶者胸中盤結磊塊之狀思之深也思之深則欲見之切矣而又自言顏厚有忸怩顏厚色愧忸怩心慚欲忍愧而愧更勃然也弗慎厥德二句正

與前怨豈在明四句應總歸咎之辭五子言在洛汭後堂  
之情如此歌不咎羿曰萬姓仇予不咎萬姓曰弗償厥德  
篇終總結怨意自痛自憐而歸于自恨愈和婉而愈迫切  
猶詩之有變風變而不失其正者矣

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怨耦曰仇故為怨也羿距于河  
不得復反乃思太康欲歸依之言當依誰以復國乎

尚書卷八終

夏五子之歌

十一

尚書卷八

後學 東海潘士達輯著  
古肅張孫振鑒定

胤征

夏都安邑在河之北太康立十九年為羿所拒遂居河  
南之陽夏又十年而崩弟仲康立觀肇位四海之語則  
諸侯猶宗之為君也十四年崩子相立羿亦好田其臣  
寒浞殺之而篡其位及夏后相自河南遷河北帝丘在  
位二十八年方為浞之子所滅夏遂中絕者四十年而  
少康復興○水經注窮石既仗善射篡相寒浞亦因逢  
桑殺羿即其居以生澆因其室而有禮用師滅斟灌及  
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有夏之遺臣曰靡事羿羿  
死邇于罔氏收斟灌斟尋二國之餘燼殺寒浞而立少

康

首節史敘胤侯征羲和之始詞告于衆二節先舉先王訓  
令惟時一節著羲和廢職干刑今予以爾二節明已奉君  
行討末節嚴以軍令羲和之罪實在黨羿不止于忽天滅  
胤侯之征羲和雖未及羿實剪羿之羽翼全以羲和尸厥  
職四句為主篇中聲罪致討只是重天戒嚴不恭誅首惡  
而已所執名義甚正不必及旁事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征

史序多屬提綱義和二句乃下惟時一節之綱承王命句又下今子三節之綱然首二句發末三句之事肇字命字重見仲康攬討罪之權承字見胤侯得敵愾之義上制命而下承命語意申看○罪既距太康河北自居河南十年太康死因立其弟仲康惟仲康肇位四海之日胤國之侯即奉王命爲大司馬掌六師次年有罪黨爲義和廢棄其職酒荒其邑胤侯遂承王命征正其罪罪立仲康而云仲康肇位者正仲康之始不予罪立也始位四海而即有掌六師之命重收罪兵權上惟義和之兵權故能征義和不然六師之權尚在罪掌握中動有牽制矣不曰命胤侯而曰胤侯命掌六師又曰胤侯承王命者篇爲胤作述胤事也敘胤侯實美仲康未即討罪勢未可也故先剪罪義和特罪故致廢職酒荒惟在厥邑負固未易擒故征之句何皆書法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生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此胤侯督師之詞上節述聖祖之訓見先王之責臣以盡道次節述聖祖之令見先王之責臣以盡言一致嚴不恭總形義和之罪層疊看○嗟告有衆必稱聖禹謨訓聳動之正征大來歷聖有二句讚謨之善先王以下正謨訓有徵驗也聖指禹先王泛言克謹天戒從先王說起要其實專靠臣下常憲常字對天變言見天雖變而法不易其常常憲總皆輔君故明明厥后由得臣之助耳謨所稱正與此合○聖有謨訓有字亦宜剔醒謨謂其謀訓謂其言分言者解字義耳總只一件以所垂之訓皆經畫于心而有切于事故名其訓爲謨訓謨字較訓字覺重下句明徵定保正與謨意相接蓋禹之謨訓則歷天治亂之際發爲制治保邦之策可以修德可以修政而邦國之傾以定危以安有徵驗而不爽也定保即是明徵明徵以見訓之不可違而定保二字又不可分總言其明有徵驗可以底定保安乎邦國耳先王四句正謨訓所在語氣從君說到臣即統臣統到君垂重臣邊如云先王克謹天戒矣又得臣人百官協贊以謹故能致后于明明不曰天災而曰天戒所謂人君將有失道之災則天出災異以譴告之似乎戒不明而引之明又似乎戒其不盡明而引之明明見先王而稽天若恍然上帝臨汝的光景不獨遇

災知戒平日亦臨亦保之心上與天通此所以能消變于未形故曰克謹謹字重克字尤重只看得戒字真克謹之旨亦躍然矣臣人二句一直說臣以君之心爲心卽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意臣人指輔弼大臣百官泛指在朝之臣克有常憲能有其憲也有字重看視常憲爲固有諸凡大綱紀所係能秉持而不失奉法則法有廢法則法亡故曰有百官各有職業故欲其修職以輔君其實大臣亦修輔百官亦有常憲但執法自大臣始故以常憲屬之耳俱要切體君克謹天戒意曰厥后惟明明見臣人百官之后惟明明也先王以爲歲功之外而負罪不遑臣人百官引爲

商書

卷九

四

日月之錯而責躬不已君臣上下無隱而未洞之情天時人事無變而未宣之氣故明而又明要看惟字更無失可抹惟明明于上而已須知明明指君之德政不迷言不徒曰明而曰明明蓋初時天戒克謹已明于天道卽此便是明主了又得臣人百官交儆以謹則君之精明至此益徹而挽回天戒亦須此一役精明須切天道說方是言外卽舍日食之變義和不言常憲修輔之謂何意○胤侯誓與曰嗟予有衆我聖祖禹以經畫于心之謨與發于口以爲訓垂示後世明白有徵驗以之修德行政足以安定邦國保守基業也其謨訓之詞曰古先王于天戒之臨則戒慎

恐懼修德行政以消變異明后如此而當時臣人之專列台鼎者能遵常憲以爲君德政之輔百官列庶位者亦各修職以輔君德政以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有以彌災消變爲明而又明之君乎謨訓嚴天戒信可以定保邦國也

每歲節是今勿作謨訓之語看訓自是訓令自是令分看爲是先王不惟昭謨訓以謹天戒于遇災之日尤申令以儆臣工于未災之先著爲令本以大開言路然此處逆來只重儆臣不重求言孟春歲事一新之始故君亦欲聽善改過與天道俱新曰每歲見無一歲之或間春日孟春見

商書

卷九

五

必謹之于始道人宜令之官水鐸宣令之具官師以下卽所宜之詞須得宣令體規諫不論天戒有無隨時隨事隨人納忠也不可以職之大小看然現在師上看諫在執上看官以能相師者規君藝以能執法者諫君所重在師執非必折諍對官言曰師官之事非一人所任故衆相法以匡君對工言曰執工之事逐人自有一業各盡其事卽各効其忠借一藝以發至理不泥所執之藝說義和罪在廢職尤在黨衆故上文曰明明后下曰天子察然責之以不臣引官師二句正在胤侯立案法豈得漫作求言說主官師之翼載百工之祗承嚴肅上說蓋欲其朝夕問人人各

懷一后于留中。刻刻不忘對聖之精神耳。不恭即指上不規不諫說。不恭其令也。若云責難之恭又遠一層。明詔戒嚴而敢于蔑視上令。下共之順何在。則刑其可道乎。本爲義和昏迷天象引令。見得平時坐視君之得失而不言。猶且有罰。況天戒又得失之大者乎。聖世不但官師有臣職者令之規。即工無臣職者且令之諫。不諫謂之不恭。况義和不惟不言又廢其職乎。不恭常刑是章旨最重處。以起下節。

尚書卷第

夏禮征

六

正義曰以執木鐸狗于路是宜令之事故言宜令之官用禮無此官惟小宰云正歲帥理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狗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宜令之事略與此同此似別置其官非如周之小宰蓋訓道爲聚聚人而令之故以爲名也禮有金鐸木鐸鐸大鈴也其體以金爲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紼明堂位云振木鐸于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樂書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小司徒正歲帥其屬而觀教象之法皆狗以木鐸小司寇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官正司烜以之修火禁于中國卿帥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狗于市士師掌國五禁之法以木

鐸狗于朝是皆所以振文事也故舞文事者執之○  
補注謂官東左傳官師從軍靖公注天子官師非卿也漢賈誼傳官師小吏注云一官之長漢注得之周官皆有師工非指百官執技以事上者藝諫如周景王將鑄無射伶州鳩諫以重財罷民非公丹禮制備匠慶諫以無在于君之類

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沉亂于酒畔官離次敗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斡奏鼓尙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尚書卷第

夏禮征

七

此正著義和之罪見當誅顛覆二句言畔官離次之由似擾天紀二句是畔官離次之實乃季秋九句詳言俶擾天紀之實政典引證于先王之誅顛覆厥德是爲惡之源畔官離次串職所守曰官官所居曰次官所掌曰司義和之官本在京師乃酒荒于厥邑將此官放過一邊擅離次舍俶擾天紀天紀以人之紀天者言義和世掌天文傳至彼始將上天歲日月星辰歷數之紀度莫加推算而紊亂見他先人未嘗紊亂也不守先世之職曰遐棄下文正指遐棄之實辰弗集于房只作日無二字看便是辰與房俱要提明日月會次即爲辰無定方者也日之經行有日之度月之經行有月之度度即爲房有定方者也集字註作和集解言日月會次之辰總在一星宿上宜乎和睦而不相

惟今乃不和于一房之中以致餓其光也古文集與輯同  
義日月嘉會而陰陽輯和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陰亦  
合章示中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集合也不合  
即日蝕可知照上天戒說警奏鼓三句舉臣庶中職任最  
小者以甚其罪見天戒所在不特君先謹而臣交修即下  
至警樂官之矇瞍者亦進鼓于王王親鼓之太僕乃贊之  
當又有餘人助之鼓屬陽聲伐鼓取扶陽抑陰齊夫小臣  
則馬行之馳以供幣帛庶人則步行之走以供弓矢皆執  
事勿忙急救日以助天子恐懼如此羲和司曆而罔聞則  
其內有所恃可知直舉政典以殺之師出有名矣昏迷雖  
是穰酒實有故意黨惡意蓋日食之變其占為臣犯君讎  
而不言其謀叵測誅事誅心俱在不赦天象以天之示人  
者言羲和所司者曆象之事天時也日食弗知豈獨違時  
抑又慢天故下云奉將天罰罔聞知對上有常憲修輔規  
諫看引政典對上常刑看政典二句是言造曆之法弦望  
晦朔不得先後時也即指日食之時刻言推算日食如該  
在午時三刻及食之日其時刻在前即為先時在後即為  
不及時稍一先後便致無故見致謹于天戒如此况昏迷  
而罔聞知是全不推禁禁傳以為後時之誅誤矣須知先  
時謂朔日也若有先後之差是不知定朔之道詩日月之

朔日辛卯又春秋日蝕三十有五左丘明云不書朔反失  
之也明聖人之教不論于晦惟取朔耳先時後時若泛說  
不專指救日則凡百官作事違限者皆殺是夏政而秦亂  
之矣且于章旨不切蓋此二句特為曆官誤算天象不可  
准信重違天之罪為故違者設引此暗指羲和有蔑視正  
朔之心不是布算偶誤  
日月俱右行于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日行一度月日  
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行天  
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謂此聚會為辰一歲十二  
會為十二辰即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室之房也故  
所為舍之次計九月之朔日月當會于大火之次釋言  
云集會也會即是合故為合也日月當聚會共舍今言  
日月不合于舍則是日食可知○日食者月掩之也月  
體掩日日被月映即不成共處故以不集言日食也或  
以為房謂房星九月日月會于大火之次房星共為大  
火官展在房星事有似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處  
言其不集于舍故得以表日蝕若言不集于房星似太  
遲太疾惟可見曆錯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所在星  
宿不見正可推算以知之非能舉目見之以此知必非  
房星也○日月一歲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

已會則月光復顯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  
對則月光所滿而為望望朔日月之會東西同度南北  
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  
則月抗日而月為之食朔時日在上月在下面遮了日  
光故日食望時日月正向如一在子一在午同度同道  
則月抗而日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問月食如何曰  
至明中有暗處其暗至微望之時月與日正對無分毫  
相差月為暗處所射故食雖陽勝陰畢竟不好若陰有  
退避之意則不相敵而不成食矣○洪邁氏曰天體交  
道有二日交初日交中交初者星家以為羅喉交中者

南齊書

夏竦征

十

計都也隱不可見於是為入交法以東之然不遇能  
朔望耳其餘日入交則皆所不載項太史劉孝榮言月  
本無光受日為明望夜正與日對故一輪光滿或月行  
有遲疾先後日光所不照處則為月食朔旦之日日月  
同官如月在日下則光為所遮故為日食非此二日則  
無薄食矣○日月合朔時月常在內未有日在內者故  
月食日也日月相望則日食月者月雖背日光有圓於  
望時然微相參差則光圓恰相衝射則日反食之如點  
燈者當正爐炭炎熾之尖所衝射則燈反不然此曆家  
所謂暗虛言月為日所暗而非日之實體暗之乃日之

虛衝耳此言有據日外月內者日火也月水也此日月  
之行所以有上下之異然謂其輪復有大小則恐未宜  
宋中興天文志云凡月行歷二十九日五十三分而與  
日相會是謂合朔凡日月之交月行黃道而日為月所  
掩則日食若日月同度于朔月行不入黃道則雖會而  
不食月行在望與日對衝月入于日暗虛之內則月為  
之食此日月交會薄食之大畧也然先儒有月受日光  
之說竊疑月自有光無繫於日○靈憲云當日之衝光  
常不合是謂開虛在星則星微遇月則月蝕○舊奏鼓  
奏進也古者日有食之天子伐鼓于社諸侯伐鼓于廟

南齊書

夏竦征

十一

周禮救日月太僕養王鼓鄭注云救日之時王或親鼓  
則此警奏鼓當是樂官進鼓于王王親鼓之太僕乃養  
之當又有餘人助之○左傳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凡  
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月侵日○正義曰文  
十五年左傳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  
幣于社伐鼓于朝杜預以為伐鼓于社責羣陰也此傳  
言責上公者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北  
嚮下答陰之義也是言社主陰也左傳云封為上公祀  
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祭勾龍為上公之神  
也日食臣侵君之象故傳以為責上公亦當羣陰上公



並責之也周禮警蹕之官掌作樂警蹕樂官樂官用無目之人以其無目于音聲審也詩云奏鼓簡簡謂伐鼓爲奏鼓知樂官進鼓則伐之周禮太僕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陳旣多皆樂人伐之周禮無當夫之官禮云當夫承命告于天子鄭玄云當夫蓋司空之屬也當夫主幣禮無其文此云當夫馳必馳走有所取也左傳云諸侯用幣則天子亦當有用幣之處當夫必是主幣之官馳取幣也社神尊于諸侯故諸侯用幣于社以請救天子伐鼓于社必不用幣知當夫馳取幣禮天神庶人走蓋

尚書卷之九

夏禮征

十二

是庶人在官者謂諸侯胥徒也其走必有事知爲供饗日食之百役也曾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日食各以方色與其兵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是救日必有多復庶人走供之鄭注庭氏云以救日爲太陽之弓救月爲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恒矢其鼓則蓋用祭天之雷鼓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季平子曰惟正月朔歷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如彼傳文惟夏四月有伐鼓用幣禮餘月則不然此以九月日食亦奏鼓用幣者顧氏云夏禮異于周禮

也○政典孔氏以爲夏后爲政典籍者非是嘗觀三墳書有地皇軒轅氏政典曰岐伯天師爾司日月星辰陰陽曆數爾正爾考無有差貸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爾惟戒哉亂侯所引疑此○蘇子瞻曰先後時罪之薄者必殺無赦非虐政乎惟軍中注則或用之穰苴斬莊賈是也傳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此政典夏之司馬法止用于軍中今無以加義和之罪乃取軍法一切之政而爲有司沈湎失職之罰蓋文致其罪非實事也

尚書卷之九

夏禮征

十三

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鐵厥巢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惟新  
義和倭擾天紀于誅即天罰也既曰恭行天罰又曰欽承天子威命者在君方言天在臣只言君義和天罰不赦今我以爾衆士奉將之爾衆士其同力王室庶幾輔我欽承天子威命可也語意一直無兩層意命出仲康而曰天罰者尊王也重王室二字彼爲罪我爲王室故以王室二字破其黨惡之私且以作天下勤王之心同力王室即以弼予欽承同力即一乃心力之謂自將士奉已言則曰尚弼自己奉君言則曰欽承威命從天子二字暗伏黨罪之罪振揚中興之氣奉君即以奉天罰威命威字與末節威字

不同上以征義和爲天子之威下以馭將之嚴爲威王威不振則黨惡者縱馭將不嚴則失律者怠是威雖同而所以用之異也

此節本欽承來見得今日此舉非求克敵也揚天子德威而已征義和非常刑故勉以欽承又恐其非常刑或致濫殺故戒其逸德火災四句泛言下四句則直言今日無如此殲厥渠魁指義和此句提起脅從句與舊染二句平對不得有一步寬一步之意脅從句緊承上句而舊染句又推開言之若曰今日之事豈但脅從者罔治而與之維新哉即舊染汚俗而不脅亦從者咸與赦而新之不可治也

尚書章句

夏征卷九

十四

威字可玩○火災二句是興體以起下二句火災是山之周玉石俱被焚燒言火逸害玉喻誅惡害善玉石善惡不平重在恐焚玉誅善一邊奉天罰者謂之天吏殺一人而全千萬人之謂德過于誅戮曰逸蓋猛火不辨玉石而俱焚猶爲災及于物耳逸德誅善則滅生人之紀傷天地之和豈不烈于猛火乎天吏從天罰來殲厥句斷脅從是一等人迫于威勢不得已而強從者迹雖惡而心則善也故罔治舊染又是一等人限于不知而誤從者今雖惡而初則善也故咸與惟新脅從舊染二者誅之便是逸德罔治惟新方是天吏當時義和黨罪而義和之黨亦衆故敢于

罔上行私得將脅從二句以爲露布正所以散其衆而孤其黨

正義曰釋山云山脊曰岡孫炎曰長山之脊也西北崑山出玉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瑤珠琅玕焉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此節特嚴軍令承上來見省過固所當寬軍法又不可不嚴故特用嘆息提醒衆士威克二句泛論用兵之道如此就亂侯自家說末句方就衆士說正勉其用命也威愛相連威者臨軍御衆之紀律乃愛中之威原非兩事威可行愛愛不可行威軍旅之愛決不可少但要威以用之耳視

尚書章句

夏征卷九

十五

之如子乃可與俱死愛亦行軍要道但威更有以克之法無不行令無不肅則克愛之威本非苛殘止爲嚴肅就此克愛便克此中難克其濟不必在泰捷之日也故曰允濟乃意本欲用威而愛輒有以克之法有不行令多不肅則克威之愛原非撫字止爲姑息就此克威便已大喪其威其罔功不必在攻圍際矣故曰允罔功允字照克字最緊其爾衆士上須點出今日威在必行意勉允濟戒罔功懋戒二字串重戒字欲其勉力致慎行師之時毋恃愛而自取刑戮也此語極得警戒之體看來傳用命只承同力弼予說若火災一節原不是命衆士者若兼有善言之便非

傳音

愛不是姑息乃恩意愛克厥威便是周世宗高平之戰  
三軍大潰忽誅不用命者七十二人復合戰而克之然  
此特軍中御士之道若論兵法必愛設于先威行于后  
李靖所以不然唐太宗引此語○丁奉曰父祖之難仲  
康不欲明誅義和黨罪之罪而輕減以征之代宗不欲  
明論元程魚李之惡而隱忍以任之蓋恐激成禍亂此  
亦心危慮深而達焉者也其皆謂之保國之君乎  
辰弗集于房大衍曆議云新曆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  
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按皇極經世仲康元年壬戌征  
義和五年丙寅貨與曆不同

尚書華篇

夏商  
卷九

十六

尚書華篇卷九終

尚書華篇

商書

後學  
東海潘士遵輯著  
古濤張孫振鑒定

湯誓

詩稱大商以成湯目一代國  
號史臣不以盤庚遷殷立文

首節言伐夏本乎天命次節因亳衆憚役而示以畏天見  
勢不容已三節又推亳衆之意而以夏德告之見伐罪所  
以祛民而祛民乃所以畏天也未嚴以輔已行天罰總以  
天命爲主

尚書華篇

商湯誓  
卷十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  
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  
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  
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  
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此湯示亳衆吊伐之意格爾二句提起看朕言包一篇誓  
言專爲亳衆湯奉天伐罪天下信之夫獨不信于亳衆毫  
衆益欲私湯爲已行不知湯非亳衆之所得私也天錫湯

勇智原以又民表正天下故湯申明已志曰非敢稱亂曰  
稱亂者以諸侯伐天子若自我始多罪即下嚴刑重役天  
命殛之豈諄諄然命之就下民心離上見正見非稱亂但  
此處且未露出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蓋推  
亳衆之意其言必有如此者因解我所以舍汝穡事割正  
有夏實畏上帝而不敢不正耳是所謂天命殛之者亳衆  
去天遠湯去天近故亳衆但知有已穡事不知有天湯惟  
見得天分明常日在之不容不畏故云不敢○既曰爾有  
衆又曰汝何也蓋今爾有衆是呼而集之之辭汝曰方是  
述其言當西成而與師舍我刈穫之事而斷正有夏之罪  
恤民者固如是乎舍我句正見不恤我衆處予惟聞汝衆  
言如此非不欲從但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夏氏  
有罪顧上多罪言予畏二句顧上天命殛之言

此與上節相承說今汝其曰與上汝曰不同其期也上是  
實有其言此是即其言以推其心也蓋夏罪其如台句亦  
因上文割正之言而想其心如此其言又必有如此者非  
必商衆語也因指說夏桀之罪如其失民心之甚民心  
欲與之俱亡焉正天命殛之所在所以說今朕必往又與  
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相應有一層進一層意○夏罪罪年

尚書卷第十

商書

二

尚書卷第十

商書

三

緊承夏氏有罪來上言多罪未有指實嚴刑重役正是三  
個率字皆取一切之義率過率割二率字不必作相率之  
率只作盡皆字看率怠弗協重有名分乖情義離意商民  
動于穡而弗順于上弗順所以協也所謂帝力何有也  
夏民怠于職而勉從于上從迺弗協也所謂離心離德也  
上既取之非道下亦不供其命故衆下相率爲怠惰不與  
上和合不肯每事順從也比桀于日曰是日何時喪亡欲  
今早喪桀命也我與汝俱亡者民相謂之辭言並欲殺身  
以喪桀也所以比于日者以日無喪之理猶云桀不可喪  
言喪之難也不避其難與汝俱亡欲喪身以喪桀疾之甚  
也德爲虛位故惡德亦云德夏德指上率過二句亳衆與  
已親湯與民親故亳衆但知桀無如我何不知有人湯惟  
見得與民一體疾痛相關不容不救故云必往○最今汝  
等之心其曰夏罪雖多所當正然其罪但及彼之民其如  
我亳衆何不知夏王率爲重役以過絕民力率爲嚴刑以  
斬割夏邑故民厭夏德亦率皆怠于事上不與之協心因  
其矯誣上天之詞指目而曰是日何時而喪若亡子寧與  
汝俱亡夏之惡德至于如此朕若不救如夏邑何今朕必  
往矣此推言當伐之故非上順天下應民之謂  
末節只是誓師之體如此非誇以利休以禍而強民從也

姦以上俱是示以征伐之意猶恐衆不能從命則無以  
伸天威而舒民困故復嚴貨罰以厲其氣上說今朕必往  
所以隨緊接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正應首天命殛之  
一語爾尚二句即不重穡事而重天命不念一邑而念天  
下意致天罰正是輔一人處不從誓言即以天命不足畏  
人窮不足恤意來說大賚并妻子但是從重意言賚所以  
易其穡事之念言戮所以破其如台之恃然信實就不食  
言上見必罰就罔有攸赦上見此誓詞乃與爾時誓于毫  
都非臨師誓衆也

正義曰釋詁云食偽也孫炎曰食言之偽也哀二十五  
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

能無肥乎然則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前言  
爲偽故通謂偽言爲食言故爾雅訓食爲偽也○湯誓  
子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孔安國以爲古之用刑父子兄  
弟不相及今云者惟以脇之使勿犯酒誥予其殺安  
國以爲擇罪重者而殺之呂居仁謂安國能明聖人未  
盡之意實有大功于聖人者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潛張孫振鑒定

仲虺之誥

仲虺大戴作仲倪史記作仲翬荀子作中翬矣仲之後  
爲湯左相趙彛卿曰仲萊朱也正義曰明上師云以  
五戒先後則謂一曰誓川之于聖族二曰誥川之于會  
同是會同曰誥誥謂于會之所設言以誥衆此惟誥湯  
一人而言會同者因解諸篇諸義也  
仲虺必對衆誥湯亦是會同曰誥

成湯節紀事本作誥之由仲虺誥文桀湯兩人對舉常照  
兩人分看以首節爲冒後七節通中首節夏王二節即有  
夏昏德二句惟王三節即天乃錫王三句德日新二節則  
所謂事典而奉若天命也誥文先言天生民生民而欲民  
又故生聰明時又惟天生聰明乃錫湯勇智湯既受天錫  
却不適不殛能自昭德因湯昭德遂勉湯日新懋昭懋昭  
則可懷萬邦而爲民主且可裕後昆而永爲民主夫後裕  
則終慎然慎終不在後來惟在今日始始字正根茲字對  
來世說茲率厥典所謂有禮典禮一物也蓋燭誥而不昭  
德雖以孫繩祖而猶規苟欲若而德不替即以商續夏其  
何慙仲虺解釋湯意在此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懋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首句叙事提起看成者何著武功之成湯不稱王臣也曰

放罪人待之也。桀不爵而書名，獨夫也。曰：于南巢記放之實功，無慙而德慙。湯德無慙，乃是湯自爲慙。故史云：惟有想像之詞。慙則生恐，于恐句正是成湯意中慙事。口中慙語，口實猶言話柄。如云：我處君臣之變不得已而爲此舉，吾恐後世爲人臣懷二心者，將以予實其口，以爲放君之事。我亦爲之，是我欲止亂一時，反以開亂後世也。于且奈之何哉？予恐來世句宜著眼。應語正注射此句。蓋湯慮在未來，而應言喫緊只在當下，全用勸勉爲解釋。

商仲應之語

卷十一

十一

仲應乃作語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續命于下，常用不滅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上節天字冒頭甚大，立君爲民，民亂無主，天生湯以表正繼禹，只在率典奉天，以盡爲君之道而已。總是天意如此。下節言夏王逆天，而天棄之以授商，商不取之夏而受之天，亦明矣。皆釋湯慙意。○時又以上言天立君之意，正起下指言天生湯之意，識得此意，伐桀曰：不容已矣。通節神脉須將有欲二字洗發天字出來。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故天于其中生一聰明聖人，時又治之。昏德與聰明反，民墜塗炭，極亂之象。天錫勇智與天生聰明應，表正四

商仲應之語

卷十一

主

何真時又應言天所以錫王勇智之德者，豈徒然哉？正欲使之立極，以爲萬邦之表正，而繼承禹服之舊也。然天所以欲王表正繼服者，無他焉。但惟在于綱常晦墜者，勇以振之，智以察之，而建極綏猷之下。舉帝降之原爲能奉順而不違耳。是天之厚吾王者，正界王以大事也。民生有欲，惟典可以正之，率典表正，纔爲奉順天命，而繼服者不外是矣。表正四句皆重天使之如此，不可以爲君答天之事。表正至天命意層疊而語不推原，語氣須一直押到頭。若于茲字處一軟，便墮落勉王口氣了。須急提住。○亂因欲生，探本之論，種種欲根皆因形骸起。如有耳目口鼻，則有聲色臭味等欲，皆爲執着形骸，欲遂熾然。生此人即具此欲，故曰：惟天生民有欲。順此欲則愛，違此欲則惡，愛惡分而予奪生。四海生民翕然而胥求便，其間強弱衆寡不一，勢必至爭，爭必至亂，斷非有主不能治。故天特生聰明時，又父者刈也，惟又極爲齊一，則君之權重矣。惟天生聰明者，形色皆是天性，不囿于欲，而洞知天下之欲，爭者賴以平，故可以爲主。主非主民，直是主欲。聰明在心上看，亦是欲體，只爲心發竅于耳目，非大慧者不能超悟，故必須聰明，聰明是渾成字，不可分。不緣耳目起識，而方寸常虛，者是故可以爲民主，可以撥亂而治，故使之治之。聰明對

有欲看時又即在聰明內。若非聰明不能時。又若非時又亦不聰明。又而白時。即洪範又用三德通變宜民與時。推移指民欲言。使人各遂欲而不使于欲也。蓋天下機象之狀。渾渾之風。似相反。而常並見。愈渾渾。愈機象。則亂矣。故天生聰明時。又必兼防欲。遂欲兩邊說。時又應無主。乃亂句內含表正說。有夏昏德二句。喝起天乃錫王昏德與聰。明反是。即已沉于欲處。民墜塗炭。不必言被桀之虐。民溺于欲。如墮坑塹。欲水浸淫。便是塗泥。欲火然熾。便是炭火。全賴上之聰明拯之。桀而昏德。民自墜了。是亂象。此正不能時又處。此天所以生湯而俾以又民之責。乃錫王以勇智。勇不屈于欲。智不蔽于欲。聰明是本體。勇智是聰明之運用。蓋氣化聚而生人。聖人聚剛厚之氣。纖欲不得牽制。聖人聚清明之氣。纖欲不得蔽塞。即天生聰明也。變聰明為勇智者。以戡亂尚武救世尚略之事切耳。此俱在湯身上說。未着事功。下表正四句。正是勇智之事。俱未然之辭。又民只消在君身做欲念愈消。則表儀愈正。而正及萬邦矣。表正有匡扶世道意。表標也。立標于此。為眾所取。正表立自正。非以表正民也。禹服不過敬德。以先天下。則表正禹之舊服也。有夏昏德。荒淫厥緒。此緒安可無敬承者。故湯放桀。不以為革。直說是緒反把湯來接禹。將當日夏商

時代一齊抹殺。此治統即道統也。蓋以一代言。則為先入之所服習。以天下言。則為開闢以來聖人之共由。禹之子孫不能繼而湯繼之。非革也。繼也。天與他道一段大才德。全要他幹這一等大事業耳。茲字指表正續服說。服字處所服者。典是典常。指親義序別信。率字不但作循字訓。要含率天下共由意。方與表正相應。天命直指典常所從出者。元亨利貞是也。勿認作伐商之命。表正以下正是天錫之意。歸重在率典上。蓋典常本天禹服行以表正天下。天命湯表正萬邦。正所以繼禹舊服。然非有他道也。只在率典以率。若天命典常者。禹所服行。而原出于天。乃人所共由者也。奉天無工夫。承天之能。體天之道。而不違悖之意。此二句緊頂表正續服一直到頭。重天命湯意。不是湯體天意。新說云。茲字要分曉。蓋上言天意如此。故此言王于茲。惟率循其典常。以奉順乎天命。乃所以承天意。不然則豈天所以錫王勇智之意哉。如此看。則茲率二句便屬勉湯了。據傳佑賢輔德以下。方屬勸勉。斷宜以率厥典正指言續舊服之事。通上皆為天使之。如此看。方不失旨。仲虺作誥而首嘆息。言王之慙也。猶以德不若禹而有愧于萬邦。即亦未觀天立君之意矣。天生民有血氣心知之欲。若無一人主治之。則人逞其欲而爭且亂矣。天乃于生民



尚書章句

商仲虺之誥

十

中又生一聰明之人耳。自心神獨微于理者，使爲生民主，以均齊畫一之使人各得其所，欲亦各止其所欲而遠于亂。此天立君意也。何有夏爲君不能聰明以欲自昏，不能又民且身爲主而身亂之，民墜塗炭矣。如天意何？于是天以其乾剛錫王，勇使繼欲不得係之天，以其清明錫王智，使毫欲不得而昧之，卽所爲天生聰明者，天意豈止欲王爲殷邦七十里之治而已。蓋萬邦表儀在人主，一身禹嘗奉天命以皇極典常之道爲德先，而正之桀行昏亂，則萬邦不正而出服幾墜矣。錫王勇智，正欲使王剛健居中，大明在上，作儀表以正萬邦，而繼禹舊所服行之事，此但率皇極彝倫不易之道，以奉順典常所從出之天命而已。正所謂聰明時又者也。天意如此，然則征誅揖遜者，時之變，率行績服者，理之常。王何不若禹而有慙于萬邦之衆耶？此申言天命必不容辭意。夏王有罪三句，申上有夏昏德二句，帝用三句，申上天乃錫王五句，命與師則所謂時又，有罪矯誣一直下，不必說桀既昏德既得罪于天矣，而又矯誣上天以惑其衆，作兩層語，看揭出矯字見天命可若不可矯。若則滅而與，矯則不滅而昏，喪者喪，心快志如呼寐使寤，故必須聰明之主。夏王之罪安在，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是據他過罰之時也。執個題目說此事不可不用力。

尚書章句

商仲虺之誥

七

不可不用刑，豈不是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然其實則皆逆天之命，故帝用不善其所爲，實式臨之，使有商受夏之命，轉其昏惑之天下，而用使吾王與明其衆，煥然于綱常倫理之中也。帝天之命至于民心，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不知達于上下之理，正形容昏德處，照着與師故以上而下意思緊連到兩個用字中間，出個式字，與師言民去桀就湯，譬猶出泥淖而與之被濯，離湯火而沃以清冷，寧不與然歟？師厥字指桀，見本桀民而湯與之云耳。用與厥師言足聽聞彰信兆民之戴商一脈傳下，蓋德足以明民信民而民自歸之也。正義曰：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從與以至于明，則真是明之始，故與爲明也。經稱昧與謂未大明也。曰式商曰我邦曰予德，屢屢說湯都是形容桀昏，觀桀稱王湯不稱王，但曰商曰我曰予，正對夏王伴說，意皆重桀下用惟王發端，方重成湯。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譬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

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來其藉民之戴商厥惟昔哉

上二節言天命簡賢三節言人心簡賢節要歸重懼于非辜言足聽聞上簡賢附勢實繁有徒則湯是例見故言聲湯惟例見則湯又是希有故再取譬勢是聲字義此二句抽上繁字聲字喻多寡不論邪正皆取譬繁不容湯之勢矧予二句始提湯德進步開端起下惟王○簡亦非簡略之簡對附字看附者從之簡者棄之也有夏昏德故所用皆簡賢附勢之人徒繁相生此二句正是起下文者勢批正從此生聲字正喚起矧字有商之封舊矣聲云者突

尚書章句

商仲虺之誥

八

然崛起之意言衆不好之中突出一好人也我邦介衆惡之間未免相形不惟桀惡之而簡賢附勢之黨且交傾之如苗中有莠勢必見鋤除如粟中有秕勢必見簸揚蓋夏臺之事湯非莠秕自桀及其黨視之則以爲莠秕邪人指正人爲邪往往如此小大傳指商衆言懼于非辜爲湯懼也當湯處不相容之勢時商民無小無大皆戰戰恐懼慮湯陷于非罪而失君焉此時卽王自晦其德猶不免況王勇智之德宜則流布言之猶足聳人聽聞者豈簡賢附勢之徒所樂聞哉言足聽聞足字重看不是取足之足乃其盛德不一飽人之聽聞也足人聽聞自他人言之非謂湯

之言善也初聞曰聽既聽曰聞取忌處卽得民處

下惟王節正德足聽聞之實指定爲諸侯時說言湯德能時又處不可誤認彰信卽是聽聞蓋言湯德之彰信正見人人聽聞也聲色貨利正是生民之欲不通不殖正是不徇于欲顧上錫王勇智說見湯非智足以察勇足以斷則生而有欲亦人情也安能于聲色貨利間如此恭惟勇智天錫本原澄徹而後能不通不殖非遂以不通不殖卽爲本原澄徹也六事都根勇智看來君德以清心寡欲爲本不通不殖則所向洒脫故官賞之加于人取舍之禪于已而臨民之際自必有孚民之德無一不當也但不宜因寬

尚書章句

商仲虺之誥

九

仁再承用人處已來遂分三層看耳○人心不能無欲聲色貨利與耳目相黏無一息不交接最難脫離者惟聖人清明在躬心直脫然于外曰不邇耳不染聲曰不染色也在物爲貨用物爲利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三代聖人心法聲色者誘德之陷阱故曰不邇貨利者侵德之根莠故曰不殖不邇非遠也不殖非散也絕聲屏色去貨散財者中反多一事聖人却于聲色貨利中討個惺然不滓蓋絕欲易使欲自絕難我不染欲易欲不能染我難也德懋四句是他無欲處心中空明隨物順應官賞最易徇私不但作好卽處置不當就是私德就人所蘊言功就人

所立言。懋官在受任。初懋賞在委任後。于是有舉善而稱德懋者。則崇之品秩。而又以舉職兼之懋其官也。累苦烈而稱功懋者。則錫之土田。而又以章服旌之懋其賞也。四懋字一樣。皆要形容繁多意。若泛說惟其人之德功足以當之。則官賞一稱其人。以施之。尚未盡懋字意。官隨德轉。賞隨功轉。聖心未有官賞也。以天下官賞酬天下德功。子者無恩受者。知勸用人。二句皆處已工夫。用人惟已取已所本有也。改過不吝去已所本無也。皆就已上說。用非任用。就取善說。即用其中于民之用。用人如已。猶存茹納之迹。曰惟已。乃是舍已從人。樂取于人以爲善之意。非但不忌能于人也。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真知聖人心事者。人之吝過非樂而留之。只深入牢網。一時割捨不斷。就此改過意著。而未化便是吝。此則一念覺悟。從前過愆從後差失。盡數消滅。是其心無一毫係累處。何吝之有。克寬二句。依傳就臨民上看。寬以存心。言容人之德也。仁以行政。言愛人之德也。寬仁從本原澄徹來。克有能勝意。子產曰。故寬難。孔子曰。仁者先難。寬仁原至難的。做不到徹便不克。寬仁原不柔縱。柔縱便非寬仁。傳恐說者將寬認作姑息。仁認作柔順。用不失于縱。不失于柔之說。挑剔克字。不知克仁中自有不縱不柔之義。克字却不如如此解科條。

曠解是寬。生意廣被是仁。然心中稍有夾帶。便行之不得。其道有欲爲寬仁而不能者。惟做到徹底能滿其量。透出假情。樂育心體。不但我容物。使物能爲我所容。不但我愛物。使物能用吾愛。寬仁都見于政。而有其實。故曰克言實能寬仁也。凡智貴其察。勇貴其斷。若過察過斷。未免戾于寬仁。然仁易爲柔。寬易爲縱。若爲縱爲柔。又不無傷于勇智。湯不邇不殖。不吝看。他何等。明斷至于臨民。却又能寬仁。然亦惟如此而寬。所以寬不失于縱。如此而仁。所以仁不失之柔。仰此已見湯昭德建中。彰信要在湯身上說。彰者出乎身而加乎民也。卽光被之意。王之克處卽彰處。蓋從不識不知中。見其昭著之象。彰卽信處。二字一直下不分二解。蓋從共見共聞中。見其洽心之深。信非信其寬仁。民自信其心也。所謂民信之矣。王先克民之心。故不見而章民。各自信其心。故不孚而合。曰兆民又不止毫都矣。要知信只是信其寬仁。不必說到信其寬可蓄衆仁。可長人。有是寬仁之德。所施雖止毫都。寬仁之名已昭著天下。故天下兆民皆信其寬仁之美。而懷慕之願以爲君也。信只是心已係屬。未可說到歸戴上。

丁奉曰。憂悔吝者存乎介。震無咎者存乎悔。夫曰憂曰悔。曰吝曰咎。此文王周公之易也。一介字以示愛之。

之時一震字以示悔之心此則夫子之易矣

承上文湯德彰信于民故民戴如此初字與舊字照湯前此未有征也葛伯與餉者爲仇王初征自葛因并征無道之國從此東而而征則西夷怨南而而征則北狄怨曰奚獨後我其征國之民則室家相慶曰待我君君來我其復生他國之民如此則天下之愛戴乎商者不在鳴條之後已在征葛之時矣自葛句作一冒東征南征皆就征葛後說東征三句言王師既至而民望之切攸徂四句言王師既至而民悅之果戴字從怨中看出人情予以非望則戴希以分內則怨戴猶可感發怨則非深有傷于中決不

尚書華篇

商仲虺之誥

十二

然當時之民看湯之拯已足分內該有的不以爲德反以不亟拯爲怨大抵怨心慶心總透出信心真種子從前怨時皆戴也舊指征葛言與今日鳴條之役對言故爲舊蓋征葛十七年然後有鳴條之役耳

正義曰此言乃者却說已過之事亂征云乃季秋月朔其義亦然左傳稱怨耦曰仇謂彼人有負于我我心怨之是名爲仇也餉田之人不負葛伯葛伯奪其餉而殺之是葛伯以餉田之人爲已之仇言非所怨而妄殺故湯爲報也孟子稱湯使亳爲之排有童子以黍肉餉葛伯奪而殺之則葛伯所殺亳人也傳言葛伯遊

行見農人之餉于田者殺其人而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乃似葛伯自殺已人與孟子違者湯之征葛以人之枉死而爲之報耳不爲亳人乃報之非亳人則救之故傳指言殺餉不辦死者何人亳人葛人義無以異故不復言亳非是故違孟子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口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尚書華篇

商仲虺之誥

十三

人心激勸之機故首告統馭諸侯之道非以法制勸懲直以精神鼓舞佑賢二句善善由大而小兼弱二句惡惡由小而大推亡句承上起下之辭邦昌就諸侯各貞其度而足以藩屏王家說此節可以見爲君艱難之遙蓋善善惡惡二事所係國家甚大善不能用惡不能去亦足以亡國故必推者真有可亡之道固者真有可存之理夫然後足以激勸天下而昌其邦也經中字不可倒佑者周恤愛護于諸侯中有蘊藉宏深之賢則堅其爲善不止恩遇冠百僚凡所以成就其賢者無所不至輔者維持佐翼于諸侯中有昭履至到之德則輔其未周不止禮命之次于賢凡

可以造就其德者無不至求賢為助求德為輔此理之  
今日佑賢輔德則是以賢為主而我佑之以德為主而我  
輔之也顯盡心王室之忠臣不使心事隱微難明不但樹  
之風聲且開發其所深隱也遂秉公奉職之良臣不使猷  
為牽制難暢不但寬以文法且悉展其中裁兼者彼不能  
獨故設官佐理蓋弱則天限之不可復振但設官兼治之  
而已攻者貶削懲戒蓋昧則一時昏蔽須督責懲戒以攻  
去其迷便可為善奪彼予此之謂取取其國而變置其人  
則先澤不復念矣必加于倒置悖常為亂者侮則戮辱其  
身猶未斬其神也必加于天棄民離為亡者兼攻取侮辱  
尚書卷十一  
商仲虺之誥  
十  
惡不同而同于推其亡佑輔顯遂善善不同而同于固其  
存如是則萬邦激勸而近亡道者惕然奮近存道者鬱然  
興邦其昌乎○得天下固不必慚而君天下當盡其道諸  
侯有賢德忠良以不合于桀而見擯者有弱昧亂亡以阿  
于桀而不見討者王宜何如激勸之欲與萬國同安存者  
天子之心亡乃彼之自取故曰推彼若安存之道則我與  
賢德忠良所共者故曰固我亡道不可有故推之存道所  
當保故固之推亡正以固存推者外之之辭不但兼攻取  
侮固者若固有之不但佑輔顯遂邦昌比上意更深上康  
碎言此整頓言邦就侯國說蓋推其亡則羣侯奮懲而永

不亡固其存則羣侯奮勸而永存人人勉為賢德忠良不  
甘蹈弱昧亂亡之歸有存之可固無亡之可推邦乃赫然  
昌盛矣究竟萬邦乃天子之邦也全要見統御諸侯之道  
如此難盡昌字就此看出曰乃者難也新說謂人心振肅  
則世道昌明便是氣運大升處以邦昌粘治化說未確  
推亡固存御諸侯之大法也法修而所為本不存焉進一  
步就君身上說則有德在德之存亡又萬邦之主所為存  
亡者也故下節緊承王與亡字時說以佑賢節為御諸侯  
德日新節為治民未渾須知萬邦以民言而臣亦在其中  
上叙湯舊日見湯德已昭萬邦已懷故此勉湯只重在日  
尚書卷十一  
商仲虺之誥  
十五  
字惟字懋字日無間斷惟無二三言君德若只有一味光  
明無時間歇萬邦亦只有一味愛戴更無退轉也然此四  
句猶泛言人心離合之機至懋昭下再提王說方力勉湯  
蓋懋昭所以率典而制事制心又懋昭之實下手處總來  
語文重此數句乃一章結穴處建中裕后各就上句帶出  
見表正意仲虺勉湯止此引予聞曰一段不過即所聞以  
證自滿日新見王決不可不懋昭耳非謂懋德建中必由  
于隆師好問也如他引詩引書之例不可推下一層○德  
日新四句指德機言理趣無窮已新者當幾而登未新者  
又乘機而澤何等欲然只心源叠叠未作用功語新處使

廣滿處便難以謙虛爲本。然後日新以自滿爲根。則必日損互文以見不可不懋德意。蓋德者天下之精神。常運則脉絡自運。暫息則肢節遂解。下正日新工夫。德參天兩地。盡民盡物本極大無外者。惟志稍滿而日昏焉大者。漸以卑小耳。能實盡懋昭之功。使大德日新在我。則隨所厝注無一非中。中字點破大德真體。帝王相傳原只中脉爲萬念萬化根底。昭德于此。所以作則于彼。是爲建中。自大君身上做出來。與人看使視以爲則也。重我建中。不重民準。我說建中卽表正也。建中須重建字。却無工夫。工夫在懋昭二字。德之隨在約束曰義禮。但不懋則不昭。則不建。惟

尚書華簪

商仲應之語

十六

無制故至此。王當懋昭大德。從無可用力中勉用其昭。精神振奮處。便爲昭于以建立中道于民。建中何在。義卽中之化裁也。事至必以義裁制之。使合其宜。禮卽中之矩矱也。心有所動。必以禮檢束之。使範于天則。卽此心事交制處。便是懋昭建中處。制之法似極緊嚴。而制之神寔極寬裕。于以垂悠裕之道于後昆。永爲建中于民者之準。日新之功必如是。而後盡也。事到而前便以義決其可否。如利刃着處。便做兩片。故曰以義制事。視聽言動皆心也。勿與不勿在我而已。以禮爲心之準。則故曰以禮制心。提一中字。便有把柄。非逐事逐心制之也。義之制事在心。而禮以

制心則行無不懋。二句只作合內外之道。不可分義爲中之用。禮爲中之體。如以材制器。器卽是材。以帛制衣。衣卽是帛。非帛與材外。更有所謂服用。由此觀之。則湯無事。義卽其事。湯無心。禮卽其心。惟事與心毫無偏倚。渾是義禮。故可以建中在已。則用之不窮。而于後亦取之不竭。曰垂裕耳。若說義禮是一物。我借以檢制其心事。此乃非義之義。非禮之禮。已尚不足。何能裕後。嗣父後爲昆。指嗣王言。垂裕不作貽謀。就懋德說。德有一毫不足。垂卽非懋。裕對制言。立法不精嚴。則作法不遠大。惟心身收束極緊。密故精神流衍極優。舒裕在心源不竭上。惟德爲古常新。而以

尚書華簪

商仲應之語

十七

懋昭之力量垂之。豈不恢恢有餘乎。只重湯說。不重裕後。只深明其有以建中于民耳。垂裕纔是建中。勿作效着。傳非特有以建中于民勿泥。能自四句似古箴銘語。傳因懋昭帶下予開。用一轉語。言欲盡君道以垂法。必崇師道以立本也。似推高一層。非通節主意。通節全重日新二字。見必宜虛心日新。斷不可一毫自滿。故引王亡二字。卽懷離之換字。王不是致王。亦不是王者之道對。萬邦惟懷。看君不虛。王能自得師則日新。日新便萬邦懷。而纔無規于王。故曰王謂人莫已若。所謂志自滿也。自滿必不能日新。不能日新則德業自是而墮。不亦九族離而亡乎。須知能自

得師自字。或作自然。看對。勉強說。或作自己。看對在人說。王者天下之所往也。我爲天下裕。故能受天下之所往。豈但降王者之尊。愈以明王者之大耶。自字好字要玩。人主至尊。不自得師。不能使之得得師。曰自。則其師也。求師之道。在己不在人。苟虚心受益。則狂瞽可師。但此處自得師。照謂人莫已。若看則全屬人聖已。愚上湧出一段精神。自然稟承來。對足王亡二字。似洪範無偏無諛。各句語。裕與小以所取之廣狹。言問曰好。則出于虛懷之訪求。天下之善。皆吾善。故裕。苟訑訑自用。則一己之聰明。幾何故小。即裕之反也。裕即垂裕裕字。能自得師者。必好問曰裕。則

王不足言照。萬邦懷說。謂人莫已。若者必自辨曰小。則猶小至亡。照九族離說。下二句只足上二句。還他兩兩對說。方得體。末繳由古人之言觀之。則知隆師好問。所謂日新也。自賢自用。所謂自滿也。不自滿而德日新。至于萬邦懷則裕與王之效也。自滿而德不新。而九族離。則小與亡之道也。王當日新而不當自滿明矣。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裕後者。終慎也。終慎還歸惟始。始指統馭之初言。正言今日。惟有率典以圖終。不必恐在來世。殖有禮。覆昏暴。從古天道。在湯當日。即爲天命。我能奉若以禮自勅。便是欽崇

非欽崇。又由有禮外。曰崇。則天之于我。似尊而加。嚴日保。則我之于天。又似親而加。附其親而加。附處正其尊而加。嚴之真境也。永保天命。則有終矣。全在欽崇天道。能謹始上說。要體貼叮嚀勸勉之意。○王欲致慎于後日之終。惟求之于今日之始。待終而慎。雖欲慎無及。但當合下做工夫一念。做去。即是到底也。故曰惟始。殖有禮。四句。正推慎終惟始之由。慎終惟始。俱有工夫。而重在惟始上。內有務日新。戒自滿意。此二句。且虛說。至末二句。正言其實。中間殖有禮二句。不過提起。天道如此。有禮昏暴。就君上泛說。不可挽上兩節。至欽崇天道二句。方入上二節意。欽崇天道。內要含推亡固存。修德檢身意。所謂惟始也。永保天命。內要含邦乃其昌。萬邦惟懷意。所謂有終也。欲慎其終。而致治于長久。惟于其始圖之。蓋德新在今日。志滿亦在今日也。如此。可以致邦之離。如此。可以致邦之懷。有一定之範圍。出入之不得。所謂禮也。禮以制心。心精欽而不放。慮便覺強固。便是栽培。從禮而言。故曰殖。少踰于禮。即昏暴。必新之矣。天道如此。則天命幾不可恃。何以保之。于有永夫。天道其理也。天命其運也。運則代禪。無常可予。可奪。而理則出王游衍。一息不離。天道何常。今日有始。固殖之他日無終。即覆之欽崇。正是入禮出昏處。一念欽。謂尊在天



而傾瀉必傷一念非欽謂專在我而獨語必生故以欽爲崇其德彌大其心彌小奉若乃有實功也欽崇正是永保處只在自心上說天道惡盈益謙此心欲欲不自足自然精神凝而不渝志慮肅而愈久天命有殖無覆矣圖始意已在上節了此只重欽上欽之一念卽爲有始卽爲有終蓋天非于道外別司一命卽實理卽曆數則君非于欽外別有一保卽戒懼卽疑承前曰奉若此曰欽崇進步作結

尚書卷十一終

尚書卷十一

尚書卷十一終

二十

尚書卷十一

後學 東海清士邊輯著  
古淵張孫振鑒定

湯誥

首節本湯誥萬方之由通篇綏猷爲主夏王三節誥夏不克綏猷而奉天伐夏之事卽于四節誥已代夏綏猷因勉諸侯共克結言歸克于后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曰克夏則已踐天子位矣定都于亳卽舊都也或以退就侯服諸侯不釋爲言經無明文蓋附會釋惡語耳誕告與

尚書卷十一

尚書卷十一

下節一人誥皆總一篇意原君道之重昭章命之公叙付界之責嚴造邦之戒皆是萬方兼臣民涉雖對諸侯言實與天下更始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首言君道所係之重起下節意惟皇惟后兩惟字對看歸重在克綏一句蓋降衷恒性雖在天而綏猷必待君以補天之不及歸在君道上若謂天立君之意便失之矣衷性猷雖一却有原于天具于心發于事之別大約降衷卽天命之性恒性卽率性之道綏猷卽修道之教天之生人個

個有恰好的道理降與爾。所謂天然自有之中。若有恒性。卽成之者性也。若有二字相連勿斷。若有猶固有。稍涉安排。則爲造有。非順有矣。亦作順受。不得受字。已在降衷內了。諸家解若有恒性一句。皆屬下文。蔡氏獨屬上文。以爲人性本然之天降衷之初。順其自然。本有此恒性。此時若不容力于其間也。若字本輕說。克字方重說。蓋此性與習爲緣。在下民尤易漸染。必由人主盡性。欲福錫民。民始得安于其道。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克綏。雖說后而克字却指恒性之人。皇與后均。特帝無爲而后有爲。故歸其克于后耳。○萬方有衆。臣民皆在。誥指一篇。大而無外。曰皇高而無對。曰上說降衷便是有主宰意。便是有個在上。恁地分付。然這個亦只是理如此。天下莫尊于理。故以帝名之。只爲理附于氣質。便被氣質作主。故原道論性直指繼善之初。見得要緩也。何故不說降善。却說降衷。舊云衷字只是無過不及恰好的道理。如六藝折衷于夫子。蓋折兩頭而取其中之義。後人以衷爲善。却說得未親切。衷字見虞書左傳。始終中皆衆之。則衷卽中也。看來凡中着民說便淺。多對表說。取在中爲衷。如左傳衷甲。以見衷是在內之義。凡由外而入者非衷也。子思以喜怒哀樂未發言中一念未起不涉有無。故謂之中。若倚塵根而發者。則塵根壞時

中在何處。降衷非是天將一個中付與人。大極流注在在皆圓。卽月落萬川之義。只是一個理人人得之。理上而形下。理不離形。故謂之降。見天之與民常相涉降。赫然明命。不離心目之間者。堯舜止言心性。則自湯言。蓋性從心生。是上帝生生之德也。上帝以此而生。生卽以此而生。天下萬世之民。固其性之爲性。卽帝之性。只一降字。湯乃爲下民警之。其實下民卽上帝。如子之于父。精神血脉皆父所受。若卽乃若其情之若。若字無工夫。就智識未形習染未及處說。此雖着人。却不是人去着力。順他以理言之也。非民若天。乃天若民耳。健順五常之德。卽陰陽五行之理。天之所不能違也。太極分化順而予之。而民已有恒性矣。說者多作民若便費爲滕。性字今人都解作情字。不知性如虛空。不惟着一毫造作不得。亦着一毫領受不得。真常自如。如如若若。天下惟至順者爲常。少矯揉便不常。恒性時說。若一轍。聖凡一體。悟亦不增迷亦不減。如此只說得性之同。未是性之恒。恒者性萬變而不遷。其善猶水萬變而不移。其濕其中一點習染所不到處。卽消之鑠之萬之又萬。有不得銷者在焉。故言恒若只就受性時說。便不可言恒。自此性言曰常。如父子親君臣義之類。自此性率之而適。當其道曰綏。如父安于慈。子安于孝。知其自然

而不容易與其當然而不容已心煩而身體之然後爲厭厭蓋若有恒性則循其性之常皆道也但不能無清濁純雜之稟有過不及于是有不安于道者厭厭者原天之歎也克字是綏歎工夫全在后身上料理盡性盡物體天立教便有個面稽瞻荷處須看有落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人心如何得安寧綏者復見天心山離返淳由薄返厚要其歸宿而各安其所也惟皇降之惟后綏之章未合天卽后有媿矣綏歎必待乎后而非天所能及見君道之係乎天下其重如此下文連說一人正重惟后之責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

尚書輯

卷十二

四

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賸責若草木兆民允殖此三節詰禁不克綏歎示已奉天行討意帝降于民則爲喪后綏乎民則爲德正一點仁愛之良欲使萬方百姓各寧于極耳夏王滅其君德而作意張威以播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被其害不堪忍其荼之苦毒之整並呼號以告無罪于上之天神下之地祇天道本福善而禍

福者故降災于夏以顯其虐民之罪猶是天心仁愛欲使悔悟萬一未便亡之也○德從降衷來全之自見萬物一體之仁威之則虐而毒痛滅德便作威作威便敷虐豈但失綏歎之責已哉此正是桀淫處豈呼爾萬方百姓逋到告上下神祇便已騰躍天道迴射上帝惟者入而不能出也弗忍弗能忍也荼苦業毒整人之蟲百姓惟不堪忍故並稱冤于天地鬼神冀其拯已所謂人窮則反本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天道一句泛言要根降衷說善是天之本體所謂衷也過其則爲淫總之一念善卽福福生于所本有一念淫卽禍禍生于所本無根心體以運操柄此卽

尚書輯

卷十二

五

天精微之要道正所以密護其綏歎之意者重禍淫一邊福善亦只在三辰不失行山川不崩竭看降災只指伊洛竭之類以顯失君之罪未便說到桀亡必至桀無改悟之望天所以明示誅絕以下爾字皆指諸侯有衆萬方皆指民桀猶不悛天下不可無綏歎之后我能辭其責乎故我小子奉將天命禍淫之明威不敢赦夏之罪敢用玄牡之牲敢昭告于上天后土以請可伐之罪于有夏于是遂求天民先覺元聖與之戮力致討爲爾有衆請更生之命于天而抹其荼毒焉○肆字緊承上來天之降災卽明威所在

特請更生之命于天也下兆民允殖正相應

正義曰檀弓云殷人尚白牲用白今云玄牡夏家尚黑于時未變夏禮鄭玄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大帝于圜丘牲用蒼夏至祭靈威仰于南郊則牲用騂孔注孝經圜丘與郊共爲一事則孔之所說無六天之事

孚佑孚字應上請罪請命言信字不盡乎義天心民心相孚疴瘵屬呼吸通也上天信能佑助下民故使罪人黜伏于南巢則請罪者得矣可見禍善禍淫天命斷不借差責若草木之敷榮明白易見是時害民者去而憔悴之民皆欣欣有生意信乎其生殖矣則請命者亦得矣斥言罪人

者對天之誅天命指禍淫說弗僭單承伏罪說不必兼佑民朱子以責若草木屬上句讀言天命不僭明白易見罪人黜伏便見天命不差而已明白了責若草木只是言明白易見之意夫惟罪人黜伏故人得遂其生允殖只脫去荼毒凶害便是允字與孚字正相照應言上天果然佑助下民兆民果然生殖曰孚曰允總見真確確不稍虛降衷初心也如時說云言允殖而先曰責若草木者快其淳興之象允殖則信有生意矣是倒句法如此說則允殖允字與草木一句自相足之詞不能應孚佑字字全意此節合上二節要見舉寫往事而昭示革命之公意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愆謬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此三節告已代夏綏猷因以共勉諸侯俾予輯寧全在綏猷處令君所以承天治民者毫不合降衷之初便不堪惟后之責所以有隕淵之懼又德昏配爾邦家渙散而不輯搖動而不寧天使我一人任后之綏猷者以輯寧爾邦家輯寧不分方應綏猷輯者搏心貼志不敢干紀綱以戕生

聖寧者遂生復性不見拘檢而各安其所。而寧之也。此便克緩處。以一人輯寧。便未知得罪了。不必輯寧無狀。然後獲戾。全在未知上見危懼。註謂未知得罪與否。似說刻日後去了罪。有可知猶及改也。民情巨測。我以為如此。可輯寧。民未必遂輯寧。則孤付託。慄慄危懼。惟恐有負責任。就是輯寧心脉刻苦。承天處。將字着力。使從此即隕。所苦者止有淪胥之一途。惟將隕。則上懸無極之高。下臨不測之深。馮依無恃。而顛沛在口。此時肝膽之決裂。何如全是聖人就業之心。不可止承獲戾說。求助意隱然言外。

南齊書

卷十二

八

寧之責者在臣。從匪彛而即怡滯。以一人肆于民上。而罔念其職之所在。是大桀小桀也。故痛切戒之。而勉以守典承休。非彛怡滯。與守典反。一勉之詞。從與即固當戒。而邦當再造。悉與之更始。尤宜加儆者。匪彛不但嚴刑峻罰。凡非法之事。皆是。承大亂後。法意宜詳。或古法而今不可用。我法而衆不可行。有戾降衷。便是匪彛。一或從之後。何以繩。怡滯雖就逸樂。言然怡慢也。滯過也。要分清有傷恒性。便是怡滯。憂動之反。不但不可溺。亦不可即稍一就之。便為牽累。匪彛則縱肆以壞輯寧之法。怡滯則怠荒以廢輯寧之政。無從無即本危懼。來無從無即便是守典。與

以候度言。即輯寧是。總皇降衷在民。為性在爾。即與守即守城之中。休即輯寧。嘉命亦本帝降之命。來勿謬。指祿位之休說。與曰爾與。休則天休。守典便是承休。俱在有邦者。自性說。以承用力。舉當之也。前言不勝任。故此勉諸侯共承之。須得求助意。

南齊書

卷十二

九

爾能守典承休。是有善也。朕豈敢隱蔽而不宣。若不能輯寧之罪。適當朕躬。豈敢因循而自恕。前夏王有罪。朕弗敢赦。罪當朕躬。敢自赦乎。所以弗敢赦。且赦者。惟以善與罪。皆簡閱在上帝之心。歷歷不爽。有不容赦。且赦者。吾且因爾而轉念爾。萬方。因于而還念于一人。其爾萬方有罪。實于不能輯寧所致。罪固在子一人。若于一人有罪。實于之罪。無以爾萬方。若謗罪爾萬方。是敢自赦也。子惟懼已之有罪。故深望爾之有善。子固有慄慄危懼者。爾縱不為爾。萬方計。獨不為子一人計乎。則守典承休不容已矣。蓋重其責于已。正所以重其責于臣。亦以期萬方有衆也。誕告。

意正在此欲諸侯共圖之耳節節遞下歸重此處與首節  
惟后意照○凡人情稱道其善則奮心生非能知罪則奮  
心益勵故湯欲衆守典而首言爾有善朕弗敢赦所以獎  
勵衆之守典又言罪當朕躬弗敢自赦一以寓朕罪不赦  
則爾罪尤不敢赦一以見朕罪不赦則朕之自責何嚴所  
以激勵衆之守典赦者障蔽使不得伸仰蔽賢之蔽弗敢  
蔽者佑輔顯達也弗敢赦有祓除懺悔意不空空認罪而  
已善自蔽不得的罪自赦不得的弗敢者迫于好善媿罪  
之真心也兩弗敢卽是帝心惟簡句不重不過申明弗敢  
之意簡閱也如說文閱其數于門內也謂自門而出者一  
而數之如大閱簡車徒亦是逐名點過夫善罪如蒼素  
不別自分天何心哉君與臣獨慊慊抱慚之地卽昭昭簡閱  
之地以其不可欺故曰簡不曰帝簡而曰簡在帝不曰在  
帝而曰在帝之心蓋福善禍淫者帝之道有時而不測分  
善別惡者帝之心無微而可混善惡到此自不容淆而以  
歸之帝之心也無意而有宰矣曰上帝之心心卽所降之  
衷以衷合者便天之肖子拂衷者便天之戮民雖欲蔽且  
赦而不可得也其爾四句不平申明罪當朕躬一句見弗  
敢自赦者亦不可自赦也其者設言之辭萬方之罪既在  
于一人則便無以爾萬方矣不是兩意重于一人有罪句

蓋天降衷于民而以綏猷之責付之后則凡爾萬方百姓  
有罪皆君之不能教也非在于一人而何于一人既以萬  
方之罪爲罪則凡天下民有罪皆君道所當自責者何以  
爾萬方爲哉于一人有罪只爲萬方百姓不輯寧非指君  
有失德也無以萬方者不咎民之不從化耳在爾不過一  
人之職業可自必其盡在我則合萬方百姓爲責任再無  
必盡時此是實話堯舜猶病則爲君之罪決不能免的只  
一懼便足消萬罪登說萬方正照上敷虐萬方說  
嗚呼尚克時忱乃有終  
時字指上三節言要緊在一時字時貫初終者也上言俾  
言造者屬初解此言亦有終共勉欲與慎初也以終對始  
言輯寧守典卽是時忱免戾承休卽爲有終有終勿如舊  
指君保國許臣保祿位說亦勿如近以君受命臣佐命指  
定天命說須知更端而言當深一步看不可僅捲上文說  
君與萬邦所對者天所問者心乃衷由天降則心卽是天  
若心裡信不得便于皇降本體責任猶界躬全卽此無始  
則卽此無終若一念能信輯寧守典有透底精神只此一  
念便足千古非必奕世纔見有終忱字最重忱者深信意  
意便包有力行在內不必添入行字有終是俾于輯寧之  
天命有終也終字着力終其事也尚克乃亦皆難之而庶

幾其必能之辭。語氣須自己說向人去。却重求助諸侯。嗚呼與爾維新。固有其始。未保其終。何談隕越于斯。寧之朝。談罪戾于萬邦之大。疑為自責過嚴。若無足信。不知君位真是惟危。民罪實由君致。理之必然。我君臣尚克于職。寧守典之誥。時注之以精忱。爾無負朕。朕無負民。乃亦可合天心而有終焉。然則未保所終也。

尚書卷十二終  
商湯

尚書章

後學  
東海潘士達輯著  
古潛張孫振鑒定

伊訓

訓教誡也。于朝曰君臣。于燕曰賓主。于學曰師友。焉以武王年德之高。而召公諫旅獒。亦例曰訓。古人命名之意。可為萬世法也。若曰臣之。則不可以訓。言則是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也。故此篇曰伊訓。他篇惟是。

此篇大意。只因太甲縱欲便犯風愆。便不能立愛敬而修人紀。有愧烈祖。故惓惓以烈祖成德訓。始言夏之興亡。正見烈祖之德。當率也。繼言湯以聖武興。而勸以愛敬。嗣厥

尚書章

商伊訓

一

德。繼言湯以艱難興。而戒其以縱欲敗厥德。末節說到祥殃慶墜。正欲保其所以興。而勿蹈其所以亡也。大要嗣德在謹初。謹初在防微。故曰在初。曰肇修。皆始義。曰有一。曰罔小。罔大。皆微義。謹初謹微。是眼目。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發首至冢宰。總是太甲廟見儀注圖敘。重到訓王上。舊以祠于二句。分為攝告廟侯甸二句。分為攝臨羣臣。看來羣臣為助祭而在。則臨臣仰祠告時事。總之此節不重此意。



只重告廟之時訓王耳。○商俗重鬼，謂年爲祀，取祭祀一  
周元祀湯崩之踰年，春秋傳曰：國君嗣世定于初喪，必踰  
年然後改元。書卽位，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  
心，曠年不可無君，十二月爲正者，改年不改月，尚質可見。  
乙丑非朔日，故不言朔。先王湯之先廟，指契以下諸君，厥  
祖烈祖，指湯。天子居喪三年不祭，故伊尹攝君告廟，先王  
祠之。祖曰祇見，非但祠祭也。祠曰伊尹，見曰奉嗣王。廟中  
之祭，攝于尹而殯前之告，非尹所攝也。外臣曰侯甸諸侯  
也。內臣曰百官卿大夫也。侯甸羣后咸在者，在助祭位。次  
曰侯甸羣后，是外面侯服的諸侯來朝見新君，則在廷之  
南書羣后。商書卷十三  
臣自見故百官不曰咸在，蒙上侯甸之文耳。百官單指內  
臣卿大夫說總合也。百官合已之職以聽冢宰，聽冢宰帶  
百官言之不重。若云天子居喪三年不言故攝而臨羣臣，  
恐非廟中之禮。此只就在廟班列說，必于告廟之時訓王  
者上對先王下臨羣臣耳。烈祖有功之祖，成德已成之德，  
一成而不可變者，指修人紀六事明言明白陳之。古今興  
亡起之于先天，人禍福戒之于後，伊尹早見太甲君德不  
終故以祖德訓王。史官微窺其隱而筆之曰成德祠而告  
卽位，是改元常禮，因祇見而訓王是伊尹特來之深意。  
袁坤儀曰：按書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則傳稱太甲。

服仲子喪者謬也。孟子言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者，程氏  
所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也。史記立二年立四年  
之說與經序不同，當從邵康節考正之例，以太甲直繼  
成湯爲是。踰年改元，周禮也。蔡氏用周禮釋殷書未見  
其的。孔氏湯崩踰月卽位之說，特據太甲中篇惟三祀  
十月二月是服闋之期，故知此係湯崩踰月耳。禮記稱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故知此年十一月湯崩，豈商  
家猶果踰月而改元乎？亦未有的。據閔之可也。按商湯  
元年庚戌，依三統曆則太甲元年爲癸亥，其十二月朔  
正爲乙丑，乃建子之月也。○或曰：二代正朔異而月數  
不可改也。如之何？曰：如正朔改而月數不改，則名義不  
正。于何稱正？于何稱月乎？伊訓元祠十有二月，非月數  
不改乎？曰：非也。古之舉大事，有以正月者，有以正月  
者，以正月者，虞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是也行大事  
可用正朔者也。伊訓元祀十有二月，則仲壬初喪太甲  
告卽位不得以擇月日也。○伊尹孔傳據孫子及呂覽  
云：名繁蔡傳因之以尹爲字，東商陳氏云：三代而上未  
聞以字傳者，且其自稱曰尹躬，則非字明矣。○祠孔傳  
以爲奠殯而告喪于殯，歛喪皆名爲奠虞祭卒哭始名  
爲祭，故知祠實奠，非祭宗廟也。按祠與奠異，祠則有王

有尸其禮大莫則莫焉而已其禮小喪于殯殯祭皆名  
爲莫虞祔卒哭始名爲祭是祠不可以爲莫也孔氏以  
祠爲莫殯而告故吳氏非之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爲而  
致祠喪主不離于殯則何待于祇見

日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  
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  
我有命造攻自嗚條朕哉自毫

此以嗚呼發端還說夏失天下之易下布昭聖武代虐以  
寬方言烈祖成德此猶烈祖成德之由也要知此節專就  
天命言以見天命係于人事勿以天命人事禍福對言古

南書

卷十三

四

對今言有夏先后對湯宜重禹看方懋謂當懋之時非日  
新方進之謂懋有進進不達意懋德還就禹爲天子時言  
方字對後子孫言方猶當也與于其相應應言方其懋德  
則有天眷于其弗率便見覆亡正天命不可憑藉處此舉  
災祥較後邦慶宗隆似反緊但後拈出罔小罔大較此懋  
德弗率尤嚴耳罔有天災四句相推下去每句深一層總  
是天眷不可以山川二句作無天災之實聖世以無災爲  
福罔有天災三光不亂行五氣不失序也然不特罔有天  
災而已山川鬼神亦莫不寧焉山不崩川不涸鬼不祟神  
不恫也然不特山川鬼神之寧而已至于鳥獸魚鼈亦咸

若焉無孽集鳴澤之德也都者先后之德人君爲天地  
鬼神萬物之主而德者天地鬼神萬物之理無聲無臭之  
中常有緝熙不已之意即此精神不類情伏陰愆陽無自  
而乘蓋天地間幽明重疊之棲惟非故以此昭主謹志壹  
者氣必動彼亦欲順其常而不可得者在聖世天清地寧  
民安物阜德至德所邊以順召順動靜一機陰陽一氣皆  
是實事懋德而旁及山川鬼神下至蠕動飛走罔不寧且  
若一體故也罔有天災三句不過極形其治象舉天來山  
川鬼神與鳥獸魚鼈獨不及民者蓋難測莫如天難格莫  
如山川鬼神無知莫如鳥獸魚鼈茲皆得所則民不待言

南書

卷十三

五

子孫指桀弗率不能懋德也懋德而罔災感應之理存于  
懋德之中也弗率而降災災答之理存于弗率之中也然  
不徒曰孫弗率而曰子孫弗率則一代賢主皆在內降災  
即是覆亡降災與假手無兩截不曰湯而曰有命天命不  
容辭也要見子孫一弗率皇天便降災而假手于我有命  
天眷竟成虛話有不勝欷歔憑吊之意造攻二句承假手  
有命言曰自嗚條見兵非外作乃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  
意曰自毫見湯修德于亳都也二自字極重見得禍福無  
不自已求之非天所爲正徹責太甲處看來既云弗率則  
桀之惡可知既云有命則湯之懋德可知如何又用造攻

二句只是足于其子孫三句意蓋此二句是從上見出的言桀弗率先后而天遂假手于我有命如此可見桀之造個攻伐原自他鳴條之弗率來我之有命原始自毫之德德來鳴條毫即夏商換字着此二句了桀案以起湯案王方麓曰造作也始也造攻言兵非外作天下共起而亡泰由其造作于咸陽也夫桀之都禹之都也或爲朝觀訟獄之所歸或爲干戈之所指因其所造而已矣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尚書

卷十三

六

夏事在布昭聖武句見布昭二句一直說不可以下句實上句代虐以寬緊頂上說代非代有天下之代乃反其所爲意重聖武上勿以武與寬平看此節只言成湯伐桀有天下之事不重在德上言此以起下嗣德意耳非欲其嗣此也○惟字對諸侯說謂當進攻鳴條之日天下諸侯無有起而爲民請命者惟我商王布昭聖武聖武即天錫勇智湯受之于天修之于毫而以布之天下代虐以寬蓋聖武之用兆民允懷則聖武之應也武從至德中發謂之聖武易稱神武不殺照下代虐以寬看明白正大而一怒安天下謂之布昭布昭二字有力若說做聖武布昭便倒矣

武宜遏而不揚湯乃布而昭之惟武由于聖故能予民以寬不然殘刻而民不堪命矣伐虐以寬指反夏之政說寬者聖武之量如天無不覆天下皆蕩蕩于王仁更無拘迫所以爲聖武允懷緊根布昭說義師所臨赫然爲萬民請命人自屈服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是謂信之曰後我后後來其蘇是謂懷之民率信而懷之所以爲聖武也以德爲武而惟恐傷之者賢人之武殺而不殺武亦不知其所以然者聖人之武賢人之武武而嚴能遏虐而使民畏聖人之武武而寬能代虐而使民懷

尚書

卷十三

七

湯有湯之初太甲有太甲之初故言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罔不二字緊根湯說立愛四句正言謹初而謹初工夫即在親長故兩惟字要緊王立愛以爲親親者法惟親吾親而自致其愛立敬以爲長長者法惟長吾長而自致其敬使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合近遠之人皆儀刑于吾之愛敬乃爲立耳立字內就有天下取法意猶立標準于上也未說到人化上始終字就近遠人望的而趨言非推之有序之謂○承上言先王以德得天下如此今王初嗣見即位所以接續先王之德正在此時蓋布昭聖武而代虐以寬此先王之德也先王往矣而其德猶在兆民之心今王

爲兆民之主，非嗣其位，乃嗣其德也。既嗣其德，則家邦四海之親德者，正在今日。故曰罔不在初。德字對下修人起，所包廣。故曰罔不，不指聖武言。嗣德時，時有初，提起此心，打緊精神，常在發軔起脚時，纔有精進處。初字緊接嗣位，說不必加謹字。人心親望之初，則王之德，必使天下盡篤愛敬。方可謂嗣。惟盡倫可以立極，惟親惟長就太甲自己身上做。愛非只繼述，此心自稟日新之德，便與先生息息相依。敬非只聽順，此心自守禮義之制，便與老成念念無忽。太甲後來顛覆典刑，不惠阿衡，尹先見其微，故以愛敬教之。立字就立人之則言，亦有至極意，要止于至善之極。

尚書筆箋 卷十三 八

有正是立愛敬處，在君身上說，不是建極可爲民表意。非家邦四海已儀刑之也，只說始于家邦，是爲家邦之儀刑，而與仁與讓之風可成。終于四海，是爲四海之儀刑，而不親不遜之俗以息耳。親長在一家之內，故始于家，達于邦，而終則合四海以成愛敬焉。傳立愛敬于此，說立愛二句，形愛敬于彼，說始于家邦二句，上爲親吾親，長吾長，下爲及人之親，及人之長也。親親長長人同此心，立于此，則形于彼，豈不始于家邦，終于四海乎。形字從本文立字上來，下得其妙。盡愛敬之心于親長，吾盡吾道而已。而形愛敬之則于他人，則以理之同者，不言而喻也。傳及字措字無

尚書筆箋 卷十三 九

工夫自然之化也。要認親親敬長達之天下，可行于一人，不可行于天下，亦未立也。故通家邦四海以盡立字。義只此初時節，合近與遠人人做箇樣子與他也。始終分不開，徹首徹尾之辭，如火燃泉達此良心，鳥可已處。家邦近故曰始，四海遠故曰終，始終二字自相首尾。都在初時，非有漸次，不是始即初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咎，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仰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

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  
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  
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衆士

此三節訓王嗣德謹微事上節泛言嗣德此節正指德之  
當嗣者修字有品節意要之自修而已肇字對桀言迺更  
始之辭然從上立愛敬說來則朕哉哉字在初初字始于  
始字此肇修肇字皆勢頭下手嗣德字義通節要發艱難  
心事先王所以修紀者從艱難中做所謂反之之聖也從  
諒六句修紀之實一步推深一步要指定爲諸侯時說湯  
于人紀其愛親敬長初自毫邑至有萬邦無時無地無不

尚書卷第十三

商伊訓

十一

以從諫先民明忠與人檢身等爲事是爲修德之艱難所  
當嗣也故本文茲字雖指萬邦艱字則通承上文實皆指  
修人紀至有萬邦特識其時日之久著湯積累之艱耳尹  
原不以萬邦爲艱註亦不以有萬邦爲業觀註于德盛業  
廣之下方說天歸人戴可見○嗣德在立愛敬亦曰先王  
修德建邦不外是耳人紀至桀三綱既紊而湯奮起修之  
人紀脫不得三綱五常典禮之間有所以維持之者愛敬  
是綱大而紀小此是綱中之紀從諫二句正修人紀所必  
資者人紀莫大乎君臣故舉居上爲下言之與人二句則  
又修人紀之虛懷精進處也諫以補紀之闕失則弗曉有

心解神怡處先王之天游諫者之天不知其從安知其弗  
有耳順光景與逆心求道者異先民以存紀之典刑則時  
時委心聽順如欲化之物遇時雨也先民卽老成人是包  
古今人在內時若猶詩之是則是做從諫弗弗是行其所  
言先民時若是式其所行居上以立君紀則當昏濁之世  
而居一國之上能極著其精明明以德言而于臨政見之  
照下之謂明心正理瑩自然旁燭奸不能欺佞不能售寬  
仁並施凡民情曲折處無不洞燭悉爲處分料理停當也  
蓋以察爲明非克明爲下以立臣紀則當虐使之朝進賢  
至三蒙難不避而克忠實心之謂忠就天命未去人心未

尚書卷第十三

商伊訓

十一

離時盡心事桀言上主靜故言居下主動故言爲明忠原  
上下所難在湯所遇尤難故兩着克字與人作取善說不  
求備非說恕匹夫不盡明主罔與成功今已樂取之量然  
也未說到舉用上與人不寬則世無全人而吾有遺善故  
人有善則與之不求其備至于檢身則不以此自假而如  
不及此二句分明相對以見意檢身之功無內外微顯說  
如不及不止言其心工夫亦如此若字從檢字說愈檢點  
愈見缺失之多有追無可及者非真不及若不及也卽就  
上五項看出以上指先王所以修人紀者如此以至于三  
字宜細體見湯如此其修德方得天與人歸由七十里而

至于有萬邦得茲天下亦艱難哉艱難以王業言而所以艱處只于修紀數語中見積累之勤當在修德上說蓋其積力行之謂不知經多少風波費多少精神而後人紀得修真個難得緊茲惟字可玩若說締造似有利天下心了不曰得萬邦而曰有我固有之非外加也語意欲太甲思艱嗣德兆民四海萬邦俱照應之辭

正義曰賈逵注周語云先民古賢人也魯語云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然則先民在古昔之前遠言之也遠古賢人亦是民內之一人故以民言之先民之言于是順從言其動皆法古賢也

尚書叢書

卷十三

十三

兩節大意湯以後嗣于人紀不能保其常修故求哲人以輔之臣之輔君不能保其常盡故立官刑以儆之一是任人一是任法須相連說嚴于有位正以嚴于後嗣此一甚邦也先王以艱有之後嗣非艱不能守之明理欲而足以察治亂之幾者曰哲人敷求者開而求之使畢在朝廷止賢無方之心綿亘後先便見世有哲人曰哲人是輔君德者勿云輔君守業先王逆知後嗣老成易疏端士難入故重之以使即後嗣不好親賢而以先王之命臨之敢不從乎俾輔內總傳得修人紀這段心脉後嗣即上嗣厥德者不專指太甲輔兼將順匡救實重救過邊伊尹舉求賢輔

後來說正見已是先王求以輔後嗣之人

此是立法以儆乎臣封上任人又深一步看蓋使哲人輔之導諫阿意之人從而敗之則嗣德難矣故制官刑以泛警有位之人非指哲人言不曰治曰儆蓋立法示戒禁于未然使嗣世之君視此法者凜然知有位之匡扶皆風愆使然自知哲人之不敢默而治心圖政之道當一聽于臣矣曰以下官刑之詞三風十愆皆人紀所以廢壞處敢有三段指後王言喪家亡國不忍指斥嗣王故借卿士邦君形之到臣下二字則直言天子之臣下了苟為臣下者于君犯此風愆不能匡救則以墨刑加之臣下應官字刑墨

尚書叢書

卷十三

十三

應刑字具訓于蒙士者具以風愆不匡之刑為訓廣厲學宮講明師塾是儲養哲人以待後之求者不匡其刑墨歸重具訓意要急轉到儆君上風以三敢發端馬牛相逐謂之風一入其中便如風靡連自家要做主不得其始不過嘗試之其浸淫遂汨于中而不自知萌于幾微動于四肢移于四海無形無影薰盪而無極矣而犯此風者大都有敢心也娛心志悅耳目色色當前儼然而過之之謂敢順則喜逆則怒種種橫行警然而恣之之謂敢取則何所不有敢之心一而有之風三有之愆十官非舞地也乃舞而且恒室非歌地也乃歌而且酣治道必先相內故以是為

十愆之首。成童習舞。恒舞則爲愆。樂酒而歌。故以酣配之。歌以永言。酣歌則爲愆。巫者日夜以歌舞事神。故取爲恒舞。酣歌之比。正人而習誕妄。故謂之巫風。殉以身殉之陷于貨色。雖死而不顧也。殉貨色。恒遊畋。皆過度之事。明人而爲褻事。故謂之淫風。頑童如嬖人狎客類。非色也不敬。聖言順忠直近耆德。則必比頑童。事正相反。顛倒好惡。故曰亂風。上之所爲謂風。不必以下倣入講。三風中有十愆。謂巫風二舞也。歌也。淫風四貨也。色也。遊也。畋也。與侮逆。遠比亂風。四爲十愆。風行之而三愆。則析之而十類。廣門多難。攝易中。可或有一于此乎。抑惟茲二字語氣陡頓。謂此三風十愆。最爲敗德害事。人不消件件都有。纔足喪家亡國。但犯着一件。必喪亡。喪亡全在風字上。一字宜剔。剔校舉卿士邦君。而不指斥天子。使之知環夫人盡然。則爲人主宜奈。何此告戒之微辭。不必補出天子。天子之有風愆。于臣下不匡處見。當局者迷。此時而從旁喚醒。即昏主亦疎然。則其貴在匡。匡非既夫而救也。直從宸衷動念處。剖其由敬入驕之路。若不匡其刑墨。墨爲貪刑。隱忍不諫。無非貪位以固寵。此與以貪貨而耗國一也。此官刑既頒。諸在官。又詳訓于蒙士。此二句不平。訓蒙士固欲其入官。而知正諫。亦見未仕尚欲其匡于後日。已仕者斷不可不

匡之意。嚴之君。不得不嚴之臣。儆其臣。正所以儆其君。見先王遠慮處。

正義曰。楚語云。民之精爽不携。或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又周禮有男巫。女巫之官。皆掌接神。故事鬼神曰巫也。廢棄德義。專爲歌舞。似巫事鬼神。然言其無政也。○與西山曰。臣下所以不匡。以其貪官固位。故也不諫之罪。與貪墨同。使人知不獨貪助之有罪。而貪官不諫亦有刑也。此說雖與傳墨刑之說異。然未引劉原父之說。則以昏墨矣。左傳昏墨賊殺。謂有此昏墨。賊三者之罪。則皆當殺。傳云墨刑也。亦指貪墨之墨。包殺字意在內。非墨劓之墨。孔傳以爲卽五刑之墨。蓋不知當時無肉刑也。○丁奉曰。伊尹作三風十愆曰。具訓于蒙士。夫訓蒙一語。肇于伊而發。蒙等語。續于周矣。普治蒙者。不可以不愼也。潰蒙則失言。擊蒙則失威。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漢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陸厥宗。此雖申戒風愆。實申論災祥。明祖德當率通節大意。只是一個祇念。便了。祇字與念字相呼喚。從風愆上發脉。須把身字提靈。見得身在風愆之所從出。照上邦君卿士有一



于身來王試以家邦之喪反証此身則身外便無可樹之  
隄防所以不可不祇念聖謨嘉言皆就風愆說見得謨與  
言先王直以憂思發爲危語故語盡而意無窮語隱而旨  
愈昭要開着風愆喪亡意謨言二字就心口上分別總不  
外戒墜防淫揚千古如在目前要得王繹謨言歸在敬  
念上去惟上帝三句引起爾惟德罔小四句推其不可不  
敬念也作善作不善一直須犯作字貫下去爾惟德不德  
亦一直接上作字來天命人事不可分作善作不善便是  
人事下惟慶隆宗亦是天命主宰蓋惟上帝三句只論聖  
爾惟德四句方着太甲身上總是論天命之無常勉盡人  
尚書華箴 卷十三 十六  
事意伊尹恐太甲敗德只爲風愆過小不甚關係故直以  
興亡大數決之凡繼體之主或不念祖訓只謂聖祖發祥  
未遠上天眷注方隆豈數十年間遽爾轉移誰知上帝全  
無可惡善卽能祇身祥卽天之善機不善卽風愆殃卽天  
之沴氣惟其作之是以降之三句正照前方應數句意說  
得當敬念絕甚凜然且善不善之作毋謂小或可忽如風  
愆之訓于吾身謹不謹似不開係得多少但當修德時再  
存不得這念頭若眼前萬非眼前宗祀其慶隆所係更不  
消多得德雖小而簡于上帝是亦行善之善故萬邦之衆  
皆增休慶總亦降祥之祥不德雖不大而簡于上帝是亦

作不善之不善故宗祀之重就此墜隆總亦降不祥之不  
祥則天命必在顧諟之內但敬中主不得逕言人事不得  
不危言天命之予奪以決定人事之禍福以悚動其念耳  
○大凡喪家亡國之人以小樂貽大禍一愆易百災皆由  
不敬其身故致嘆言嗣王于風愆之戒一愆貽之其自視  
此身若何其敬厥身無萬一似之也蓋不輕視其身則不  
敢以身試敗亡之事矣王其心念之無忘哉祇厥身諸家  
俱以敬身說蔡傳謂以風愆之訓敬之于身較密祇厥身  
正對有一于身身字惟敬爲勝欲之本祇厥身念哉直下  
欲王敬其身而念此訓念字正是祇處祇字較重如何  
尚書華箴 卷十三 十七  
當敬念自其以此風愆籌度于聖心爲聖謨開乎天下國  
之計何洋洋而廣大以是謨發風愆之戒語爲嘉言切  
乎理亂興亡之故何孔彰而昭晰此所以當念也使心不  
免挂漏豈能卽始見終惟聖謨該天下之理故發言必  
亡之敬惟是烈祖謨訓大明嗣王其可以天眷烈祖爲可  
恃而不祇念乎夫是謨訓正泰之天道民心默契夫久祥  
慶隆之故者也雖則惟止帝三句以天命之去留言爾惟  
德四句以人心之離合言然人事之禍福卽天命也試以  
天命言之惟上帝之命去就無常作善則善氣與之泰泊  
而百祥降焉作不善則不善之氣與之泰泊而百殃降焉

下有作。上始降。則天道之甚遠。無奈人道之自邇。作者一降者。百天心之應人。尤甚于人心之感天矣。善不善虛看。德不德方以風愆言之。如云。惟作善降祥。故勿以謹風愆。為小德而不為。不特一人有慶。乃至侯甸。羣后。以至于萬邦。正于此乎分慶。惟作不善降百殃。勿以貽風愆為非大。不德而為之。不特為那離心。即今所祭祀之宗。正于此乎分降。總之。惟上帝三句。見天人相應。不德之決不可爾。惟德四句。見大小一致。即小不德亦決不可。此時在廟中。對羣臣訓王。故云爾。上德字一斷。二罔字作無字看。德罔小。不忽其小也。不德罔大。不在大也。二罔字義各不同。小善何能致慶。而不忽小。一念便是慶源。小惡未必即墜。而忽小。一念便是墜本。註增積字反寬了。上只有善不善下却增罔小罔大。意見所謂善是如此。所謂不善是如此。意比上更懇至。罔小罔大。本大小對言。如何罔小便說從小處積累。罔大亦說從小處禁戒。經文分一小一大。而解者却都在小處。是執昭烈之語以訓經。不知其非經旨也。說罔小便舍個大。意在中。說罔大便舍個小。意在中。善即德祥。即慶。慶福澤也。倚庇之謂。不就成化說。宗宗廟也。正射烈祖言。此節與有夏與亡之意相照。首尾俱以天命立說。前言禹方懋德。即罔天災。桀纣弗率。天即降災。恐太甲認是

禹桀定分。故此將禹桀掃去。說上帝不常。見當時禹若弗率。亦降殃。桀若懋德。亦降祥。不論何人。但論作為何如。又前言懋德降祥。弗率降殃。恐太甲疑禹不知德何如。懋弗率不知又何如。甚。故又將懋德弗率掃去。言這災祥雖分善不善。却亦不論大小。君善即小亦好。不善即小亦不好。拈出罔小罔大。照上有一必喪必亡。隨口禁遏。隨口引掖。將方字于其字語氣。又盡掃却。

尚書章句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者  
古濶張孫振鑒定

太甲上

太甲三篇紀悔過之始終嗣德之初道在謹始故顧諟丕顯皆言起手工夫悔過之後道貴圖終故懋敬無怠皆言不息工夫總從朕哉自毫檢身若不及以至有萬邦發脉下

首三節伊尹因太甲不順而作書以望其法烈祖之德王惟庸四節因太甲不聽而口陳以望其法烈祖之德王朱

尚書章句

太甲上

克變三節以空言無用而以居相訓之卒致允德通章以不惠罔念未變作截段段尹與先王並舉不惠是全與尹弗罔念聞尚猶以規為璣至未克變則悔機已動見伊尹之訓以漸而入太甲之習氣亦以漸而輕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厥祖尹作伊訓之文又作四命祖后易曰童蒙之吉順以聽也

曰阿衡見得托孤重寄天下倚平嗣王不容不惠不惠須就上篇嗣德等意而推廣之不順阿衡必有呢比羈小之事故下有狎于弗順之說此先經起義

按說文阿大陵也又曲平也曲有阿義故王介甫解阿衡云係其君如阿平其國如衡考工記阿重施又王門宮阿法阿棟也阿衡之義當取此蓋源宮不係漢書丙衛為伊尹之號非商爵名也說命曰昔先王正德阿衡與曰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阿取保無疑又阿美也詩

尹訓王凡兩作書此書在不惠之後恐王于已非忽則恃故推先王之以德得天下而棟左右厥辟宅師一語以儆其忽下援相之倚乎君以破其恃兩提尹說躬字宜帶下

尚書章句

太甲上

讀是身親之意言已躬克之而又躬見之也以見主不可不惠已須知此二節以勉其法祖戒其忝祖為大主意而儆其忽尹破其恃尹則其中寓意也○前尹既陳先王又說上帝說先王當嗣在謹初又說上帝可畏在謹敬太甲不明于德不無卒難下手故尹一語吸之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將先王天命合說蓋以能顧諟則不言謹初自初終具備能顧諟則不言慎小自小大兼該即敬天即法祖顧諟明命是湯明德修身事以承三句是湯出政臨民事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皆明命之著見其罔不祗肅則顧諟之實用力處總之敬德而已故下文遂云天監厥德曰顧

曰監見天人之交其近如此。用集二句一直說撫而綏之各安其生。適其性則顧讓之德。合萬方矣。言先王之辟以此惟尹緊承說宅師承撫綏來。丕承者望其承德也。深惟所自。惻然凜凜。顧讓至祗肅總一敬字。與下文祗厥辟相照。回視曰顧。一息不在。卽照顧不到矣。人心中不論有事無事。常有一段昭靈不可磨滅者。這便是天之勅命一般。心之精神常聚于目。故念念相依。而此理常若有見。四顧皆是。如參前倚衡一般。視不以目也。明命歸吾心。靈明之不可昧。先王何不竟反靈明。而必顧天命。蓋吾心卽天。求之心則空空。無可捉摸。故顧讓天命。不着色相。不落

南齊書

卷十四

三

空寂。明命卽是本覺。有覺便真。而獨觀賦界之原。是先王動存息養之念。所謂往來瞻承于其間者也。若以此心顧明命。則心命便二物了。以承至祗肅頂顧讓來。惟祀可以卜君心之微息。故特重之。顧讓便與神明相流通。以此心而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常常收歛。常常清明。凜凜若之思。視聽言動。必以禮所爲。祗肅也。只是顧讓于無間。不是推此心承之。亦不是祀神時承之也。然事神又自是事神之敬。不可只作一事看。但不可以明德恤祀分看耳。程子論敬曰。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養帝。此實至理。如云。以此上而承事天神。下而承事地祇。外而社稷內而宗

廟。如冬夏之郊。春秋之新報四時之輪祀。絜嘗無不致其敬肅也。鬼神無之非是。而上下天地左祖右社。舉大祀以例其餘耳。蓋明命之外。雖別無天地百神。而顧讓之心。若又有祗肅奉承之道。岐之則不顯中滯迹。合之則至敬中法象德以敬而聚。此正湯德之盛也。下德字卽指此言。湯惟顧天之明命。而承祀鬼神無不肅。故天降求明主之時。監視先王之德。足以代夏。乃以非常的大命集于其身。使爲生民主。而撫安萬方之衆。然非一人所自致也。惟尹躬戡定禍亂。旣效勞于集命之初。定立經制。又宣力于撫綏之後。克左右厥辟。以居民衆。民生安而後國祚永。故嗣王

南齊書

卷十四

四

得以大承乎基緒耳。用集二句。承天監說來。在心而常不昧。則曰明命。在天下而莫與並。則曰大命。以其本具之理而我反照之。則曰顧。以其合天之德。而天觀察之。則曰監。集者來而至也。撫綏與宅師相照。雖是撫綏萬方。指有天下言。宅師指安天下言。有而安之。須申說撫綏萬方。猶云萬方爲其撫綏。不是用力去綏之。要認清幽則有上下神祇。社稷宗廟。明則有萬方。湯顧讓天命。而至干神祇。社稷宗廟。罔不欽承。此敬天之至。故天監湯之德。用集大命。而使之撫安萬方。此眷湯之至。正跌出惟尹躬上去。左右宅師。一直意言左右其君。以居民衆。使萬方民悉濟允殖。須

兼集命時并撫綏時事言宅者何除虐布寬之後處之各得其所也宅師卽是撫綏萬方此句只重克左右三字左右厥辟宅師之事不必帶明德說丕承基緒臨已定之萬方統已安之民衆也肆字緊承說雖總承先王與尹來抑揚歸重尹上基是后嗣有所藉緒是后嗣有所續也惻然必顧湯之所顧監湯之所監而後能宅湯之所宅承緒爲小承德爲大要須觀體承當尹言顧可忽乎哉尹知王之不惠非恃我則忽我故此二句見尹于商家之勛亦與有力焉而不可易視之也

緊承上惟尹躬克左右云云來見已雖不可忽實不可恃

清書叢書

商太甲上  
卷十四

五

先見四句一直下歸重下二句故緊接嗣王戒哉夏嗣王之相必非良相未有良相肯佐暴君者尹因太甲狎于弗順故言此俗謂君累其相失之矣不辟便忝厥祖不必敗亡也緊打着祗爾厥辟○言湯必及夏鑒在夏王也由後視前故曰先見見夏之先德如此三句一聯勿首句斷周者周備無缺之謂猶云得全全昌也國語忠信爲周忠信還高自周一層謂忠信足以自周也自有不由人意見不賴相臣之輔而能自周也周者周匝無一處滲事皆寔心行皆寔踐不始勤終怠不外修內荒不心毗後人貌敬正士持操一而有常上所謂常日顧諟罔不祗肅而咸王明

缺卽周也亦左傳以周事子之周言有終也有終二字正

足明自周有終正自周處就君心言照後克終謹終看把

終字着力若止作保祚說淺矣君有終則臣得致左右之

功惟字有力此通代終之終就與國同休上說其後後字

緊緊接上總重罔終上特舉桀以戒嗣王耳罔克補出不

周字如嬌詐誣罔是桀不過一念不慮所終耳然欲圖終

而無及可不及其初而戒哉太甲謂有尹可以成終其寔

君有終而相亦有終君罔終而相亦罔終祗字根戒字來

卽顧諟祗肅之祗祗辟指自周言謂之爾者見非尹所能

預不辟猶言不盡君道辟不辟應後嗣王祖應西邑夏忝

清書叢書

商太甲上  
卷十四

六

祖內正舍相罔終意不是祖與相對待成文此節重終字對上節成湯已開其始太甲不可不成其終○此儆以前代之事又見已之不足恃也夫自古危亡之國未始無忠信之臣不聽用則不得不至于俱亡君不君而云相可恃者未之有也夏事則尹躬先見之矣其爲先君也以實心行實政于凡克勤克儉有典有則之家法皆能敦固謹密守而不遺則得以終其天命而當時爲之相者亦得席君之應以終矣其後嗣王以矯誣暴忽而夏祚不能有終則爲之相者亦休心喪亡之不暇不能有終夫相之終否係于君如此嗣王其以無終爲戒哉當敬爾爲君之道以周

自終而流慶于吾相可也。若爲君不能忠信以盡君道，終不副其位，亦必以不終辱厥祖矣。我爲相者，亦何賴以終乎？然則臣亦不可專恃。

四井爲邑，在國都之中，蓋和厥邑，夏西邑，商天邑。周大邑，新邑，上下通稱，郡縣置而邑專屬下矣。

王惟庸固念問。○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依蔡傳在庸字絕句。尹之書言先德言夏事非常之言，太甲惟視若尋常，庸常尹言也。問念問者，心無所念耳，無所

問書

卷十四

七

聞也。念問申，問念則聞而不聞矣。爲下口陳張本，前欲王祗身既不克念，此欲王祗辟又問念問。問念作狂，幾甚可畏。故直書王惟庸屢振出王字。

乃言亦前書中之意，而又反覆曉告，言先王修德之勤，一種心法已足垂後，又廣借人以傳，這段貽謀苦心，那得不念。先王顧謨，明命通晝夜而知無晝，非且無且非夜，亦無夜，無且晝如此，則太甲又將何處下手？太甲敗度敗禮，且晝倍亡，卽其罔念，而幾希之性幾不存矣。故尹于此乘其且氣，判與聖狂從中急提，先王昧爽丕顯與作把鼻，令渠鷄鳴做起。此尤啓迪之微機，坐以待旦卽此是行卽此

是顯謨工夫。若說待旦行之，又空陳矣。湯卽以身爲子孫法，又以賢爲子孫輔，本足保全後人，不使顛覆。若越厥命，是太甲自覆，非先王也。言甚威嚴，厥字自字亦相照。○王

問念問，亦謂先王往耳。詎知先王一片苦心，固無日不提。醒吾王也。王于夢寐間亦思先王此時作何景象，先王昧爽二句一意申說，總是大明其德，不可分修德行政，丕顯待旦皆就昧爽一時言。只形容他一個勤，見其顧謨明命爲善工夫無暫止息，昧未辭色也。爽夜氣清也。湯豈有惜亡時而待旦始洗濯，聖心昭明無時不惕于昧爽之時，疑神滌慮，虛明之體自然顯露，謂之丕顯萬念并歸，所謂全體昭昭在自無一毫遮蔽也。丕顯卽明命之本體工夫，卽在本體之內，故直言丕顯。乘此夜氣清明之際，卽披衣起坐以待旦，丕顯時心體洞然，自有一種惴惴英毅不得安枕意思。此極狀丕顯神境。在心機上說，丕顯亦無甚工夫，當未與政接時，內自覺照，明而愈明，故曰丕顯坐以待旦，卽是丕顯精神不放倒耳。非別有所行也，只是行此。丕顯工夫雖終日顯，萬幾迭至而我之所涵養只此而已。矣。本文無行字，只在丕顯上狀其不遑寧處足矣。若以坐待旦爲急于行，則是未然而先著物，便非聖人順應之學。求賢亦看得自家善未至而求其助，若湯之心，豈謂我德

問書

卷十四

八

已至而慮及後人哉。求賢輔後，亦是無時。不明處，不顯待。且直貫啓迪，四方曰旁，益正止一路，旁則無方，啓迪只在訓誨上說，不必分啓屬知，迪屬行，啓迪非僅從後人爲開導，其不顯待旦之精神，貫徹于俊彥者，直欲賴俊彥以貫徹後人，是一惺惺之靈明也。由味爽而平旦，以及後人，孰非新德之時，就非日新之功，命照不顯說，卽天之明命。旦夕顧諟，則顯少有昏縱，卽越。先王所以得天而後人越之覆亡之道也。命字蔡傳無解，論工夫當指明命，對自覆看，又當指大命時說，指求賢啓後之命，謂輕賢拒諫，不勉于善，則是顯越其命矣。泰之。

尚書

卷十四

九

宋羽皇曰：向晦安息理之正也。乃佛家最患難離遣，何歟？人常寐時，諸經之血皆歸于心，其陽明一點，擁護于羣陰中，昏嘿不動，故多睡者氣必昏，而人必愚昧爽，丕顯之意，本此益寂時，亦惺聖人之心，不爲血氣所昏。夜旦所乘也。若常人不然，旦晝忙忙，機反在夜之息矣。此藥太甲受病之處，正無越命自覆事。永圖卽謀所不覆，其命者，所謂有終者也。然謹約則永，不謹則不永，故須慎。汝儉約之德，而惟懷此永圖，蓋後則心大，而爲謀者疎，儉則心小而爲慮者遠，儉曰德，自其收斂之根于心者言之，欲縱之源皆起于心，待其發之于外，則欲謹之而不可得。

矣。故須自其根于心者而謹之，謂之惟懷者，更無別事也。○人情惡拘束，諱儉于繼體之主尤難，故下個慎字。永圖者，儉德中滋味，懷永圖，指點他慎儉德的門路。蓋儉于身心爲收斂于舉動爲節制，卽先王丕顯待旦，纔是個不放的一脉。儉則由吾身以及天下，自有無窮受用，所謂永圖人君，但當深懷而長計之，不以奢侈供一時耳目之快，而惟以樽節建萬世不拔之圖可也。不懷永，則其所謂儉者，乃一時纖齷之私，豈得謂慎。德貼乃說尤警省，上言王嗣厥德，若令取必于湯，此却不說厥德，說乃德，直令取必于已德，雖多莫先于儉，儉非但節用，正對敗度敗禮說。太

尚書

卷十四

十

甲忽儉德而不知慎，故欲敗度，縱敗禮而不能自遏，不知意廣欲多，止目前之快，而儉于動，儉于用，凡事知所收斂，而不敢肆者，身之利，而天下萬世之福也。慎儉德卽所以懷永圖，工夫通在慎字上。永圖就在儉德中，小註陳雅言之說，非本意。此告以慎儉德之工夫，若字緊承慎，乃儉德二句來，是形容慎德模樣，非譬喻也。欽厥止二句，正發若字意，厥止修行卽度也。欽之率之卽省括于度，則釋也。言欲慎終當慎始，發萬事莫不有度，故王之慎德，須先省度，度者難四方而處中央之地，省者從毫釐而決千里之關，于迅不及留。



之特諦觀正鵠何在不取輕發機關括矢尾岐而御弦處度者高下之準度在括上見往者以意往也在心目之間虞人之射也弩以張訖機關矣矢加于弦不遽發也必往省矢尾御弦之處與所射之物于法度相當然後釋弦發矢則中矣機發括而括含度矢發中否全在括處討分曉中處在合度所以中在審機張則釋含中意引射特提省字張不深省從何得止的着落人主一發念宗社生靈休戚因之此心學工夫着不得氣力故曰欽令下率祖句看厥止是王心歸宿處未發之度也祖攸行則發而中度矣曰攸行便知所行處都是個心蓋止者人心之中合內外

尚書章句

商太甲上卷十四

十一

動靜而常不遷本天然自有之度發無不中但昏昧輕舉止遂失耳惟欽則明自能止其所止觀安止在省事之安則省字意只在欽字內不必又高一層止在心而所以止其止者欽也必當存有此心之靜湛動直此心收欽一分則主宰凝定一分即慎乃儉德意因太甲身上信不得事心工夫故告以烈祖所行正厥止之標準王惟率之不違則事事有依據之實可密內欽之法止有不遷之義行有不滯之精一止一行便如虞人省括于度而發也凡德有機必有止先王慎德而不顯待旦顧說明命是何等發機何等合度何等欽止故纔說欽止時接以率祖攸行見德

為乃德行則湯行湯者其度也乃者其機也率祖攸行正欽厥止一直下不對欽而率俱省度工夫否則發皆妄發未有能德懷永者不省則僣或意見之私慎或緣飾之迹安得可久引射特重省字節節提起先王而以尹躬結之見得我受先王重託常以不能惟終為懼如此則越命自覆可免朕心深為慰悅而萬世之下誦慎德懷永者必以王為首稱不永有辭耶王可輕發而不省耶不孤啓迪之心故擇說到萬世正所謂永圖也須照無越命意

尚書章句

商太甲上卷十四

十一

疏云括為矢末以鏃為首故括為末○釋名云矢末為括括會也言與鏃會也括旁曰又形似又也考工記矢

人為矢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鄭司農云此謂括也○禮書云弓矢之括居業兩旁弩矢之括居業上下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子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叙尹不得已行權之由不曰不克變曰未克變史臣先經起意宜照下克終允德看見終克變之辭王于尹言不能無動但體性輕脫與物推遷雖有心向善而為之不固未能變其舊習耳從而不改故有不言之教

一節通作伊尹因王未變而私告羣臣之辭非對太甲言  
茲字指欲繼言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八字宜作一句讀若  
曰此太甲所爲乃其不義之習與性成者耳尹不言性與  
習成曰習與性成可見太甲不義全惡習爲主性特隨順  
而成之耳卽性之妙成習之流因習之流障性之故必去  
其習而性可還予弗可使其習習于不順義理之人乃乘  
居憂之中就先王陵墓所在建宮居王臨之在上奚啻師  
保之承質之在旁無煩左右之誨一密邇先王而其訓其  
在矣其訓二字爲句言卽此是其訓誨處不必作書與言  
也其訓只承密邇先王朝夕報本與哀祝而遠弗順意自  
在其中居憂蓋宅憂之禮但倚廬與營桐異耳祖祠以後  
別無所訓所謂訓者卽訓其無俾世迷者耳

尚書卷之十

太甲上

三

王往桐宮居憂心虛則善易入而况比匪無人所以能終  
允德習浮而德則實能終實有其德于身則習化而歸性  
果能廣乃儉德矣居憂內入上遠弗順邇先王意與密邇  
句一般人情哀則善心生但相則朝夕哀思與先王未散  
之精神相爲往來此所以能終允德也終對始言克終允  
德非一時全有樂其究竟言之以結桐宮案克終句允德  
又句妙在若居憂若不居憂又不知聖人何所作用克終  
允德俱尹口中語故史括爲文以承上起下

卷十

尚書卷之十

後學 東海潛士邊振著  
古淵張孫振鑒定

太甲中

此節作三段看首節紀終喪復位作書一節尹慶王克終  
王拜首五節尹答王圖終脫不得法祖意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作書  
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  
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尚書卷之十

太甲中

一

喪之日正幸而克終厥德故成其爲君尹得卽奉之以歸  
耳居憂是常禮但古于中門外居桐則行權耳太甲喪湯  
非喪仲壬以喻年改元計之至二祀則免喪矣迨三祀首  
朔而後迎歸重更始也曰以冕服見前時之從凶服也尹  
之管桐意在不能名在居憂以居憂而去以終喪而歸皆  
屬有名故太甲不見爲專天下見爲其放  
正義曰周制君薨之年屬前君明年始爲新君之元年  
此殷法君薨之年而新君卽位卽以其年爲新君之元  
年惟三祀者太甲卽位之三年也湯以元年十一月崩  
至此年十一月爲再葬除喪服也至十二月服闋則息  
也如喪服卽古服喪事貴初始故于十二月朔以冕  
服奉鬯王歸于亳是足在首之服冠內之別名冠是首  
服之大名故傳以見爲冠衣王制云殷人呼而祭大雩  
云帝服歸時是服之祭冠今云見者蓋見爲通名王

制又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禘而祭商人明而祭周人覲而祭是當代別名禮雖不知天子為見其禮天子六見大裘之見祭天尚質并解惟季五見猶物盡文惟哀見耳此以見服蓋以象見之服也服氏云祥禘之制前篇不同案士虞禮云象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禘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禘祭虞禮而變禘數也禮記檀弓云祥而禘是月禘從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禘禘之明月可以祭矣案此孔傳云二十六月服闕與王肅同鄭玄以中月為問一月云祥後更有

尹作書頗類質表傳云喜懼謂且驚且喜民非后四句意本慶幸君民相得口且泛言君民相須以起下重下段君上大意云民非后則渙散無統不能相正以生政以正之乃所以生全之故上有明君天下無亂生民之至願也君非民則孤立無助無以君四方故人心不可失一失不可

勸書

太甲中

二

使後君民相保循治無亂此老臣至情也向王不明于德民幾于無君而君亦幾于失民矣幸而皇天眷佑有商仲嗣王克終厥德君有德足以匡民而民不至無君君不至失民豈一時之休哉實萬世可得民為君而為無疆之休矣喜之極故歸功于天眷佑商有不忘湯德意所謂陰騭其衷也但字重不能其始而能其終故曰克終厥德然此處只就目前終字闡發勿以始字翻剔恐便下弗克厥初語萬世無疆之休正緊承君民相須意說休指保守基業即永保民意不必說到可為萬世處仁遷義之法言民言天以動太甲之聽懷意實深于喜萬世無疆找足克終意

一時舊文易終身特守難深慮所終而以萬世期之非徒慶也實字著眼前以克終期王尚屬虛願今則實受其休矣惟德斯為真休惟終德即是永休末句俱要在終德上想出毋徒作承緒說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逮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三篇止此一節是太甲悔過之言太甲求助伊尹重圖終上皆自咎之辭不明于德得罪之根惟不明故師保訓我一則曰顧諟再則曰丕顯全聖我明德以類先王不類者

勸書

太甲中

五

不有其祖緣多嗜欲則求其逐不知法度之當循而敗度樂放縱則任其所之不知禮節之當檢而敗禮六字合看是不類之實欲者淫樂與事之法度反傳與作勿泥縱者放逸與身之天理反亦非禮儀之禮欲縱一套事念初起為欲多欲不已流而放縱度禮亦一節事禮之品節為度度敗必并其大開而蕩之矣敗即為戾速戾者速取危亡之禍也敗度敗禮以逮戾厥躬是不能慎儉德懷永圖而惟越命自覆也正與背師保之訓相應天作孽四句泛論重自上以發自底速戾意孽妖孽天妖在數人妖在德轉災為祥理猶有之自作自受禍無日矣天作孽二句是與



惟明君能之。王欲圖終，舍是曷以哉？昔日太甲不明，人心幾去。今日悔過圖終，天下仰望方新，苟非慎厥身修，實德昭著，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得遠邇愛戴之心，故修厥身至允德協于下，乃為修身之至。下文子惠之心出于至誠，誠字即允字，協字即下悅字，修厥身三字着力。允德緊根修身，協下仍本允德，流水帶下無工夫修厥身，即遵禮度而戒縱欲，是德本在身修之身，則有實德及于民，協下則人信之矣。協于下乃允德自然之驗，若未至此，便是德叫不得允，而身叫不得修。太甲懼獲戾于天，伊尹告以協和于下，針鋒對處，允協緊黏，不允則不協，協者君協民也。民

尚書卷之五

太甲中

六

協于君，又低一層，勿以下協倒講，德就臨民發用說，言修身，又言允德，亦有意對太甲悔過言，恐外雖無敗度敗禮，而內未必誠，不誠則必豫怠耳，明須照誠字看。惟明后者，言此惟明后能然，非昏昧者所可及也，不可謂能如此方為明后。○此示圖終之要，君之一身，原為上下通合之身，惟通合上下為修，則所謂不明于德，這便是個真明了，禮度初開，莫道此身遂已粹白，修然後知有不修，此句有工夫能修身，則德便允了。蓋允莫允于妄根盡滌，而怨艾猶虛，乃業已滌妄，畧無滓餘，則此身肫懇之處，便與下有呼吸共貫之神，凡若渙若萃之民，盡聯合于真純不散之脉。

此句直言自新新民以明其德，有全修，便修局一膜，便受一膜蔽隔，惟合上下為修，纔于德體翕聚源頭無不通徹。所稱明后，即惟此耳。惟字正照不明句看，修至克治說，從前積習非猛力刻制不能洗從後造詣非畢力克治不能精，不徒滌其欲縱，必求底于純粹，真積力久工夫既到，自內及外，無非實德之著，非一時悔過之空言也。行道有得，德便是實，不實不可為德，不曰下化德而曰德協，下從修身說，非誠能動物之謂，惟明后，照傳作已明之能事看，以其洞悉乎出身加民之理而能然耳。迺指山修身源頭，悔悟方新，不患修之不力，患修之而闕于虛，虛用其力耳。惟

尚書卷之五

太甲中

七

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于情欲微暖中辨其真于妄念離合間燭其解，因太甲言已不明于德，故教之明。修厥身，一字共為一句，乃倒杜句法，如云惟明后修厥身，允德協于下也。

此言湯之允德，協于下正見其為明明后全在于惠困窮上舉困窮之民以見平民有邦不可與本國對，于罔不悅中抽出後後一節，以足民悅意湯事只舉協下以驗湯之修身允德，非重協下也。○子惠者如愛子之惠，看斯民就是吾子而痛腸以愛之也，惠有公平正大之體，不是恩惠父母于子竭心誠求只是個允，惟惠為子惠方見允德一

誠實敬故民服從其命無不出于誠心忻悅服命而不悅  
中看服非力服便是心悅誠服悅非悅過廣大自得  
胸胸無憂之趣允德協下子惠困窮句盡矣民服等語則  
協下之應通重他國上並其字厥字乃曰字重看語意一  
步進一步言協下之廣見得先王實德所感不惟本國之  
民悅之也即與湯相並而有邦厥鄰之民咸有後后之望  
湯子惠其民當時恭君不見德而一于罰故鄰國之民莫  
湯之來施子惠而除苛罰也鄰國之民赴愬其君困窮無  
告可知鄰國之民素不沾子惠之澤服教令之施何從知  
湯仁而後之可見天下之民同此一德而湯德有以協之

商本甲中

九

矣大意云所謂明后者莫如先王先王之德無所不允自  
其誠于愛民言之困窮之民子視之而加惠焉則無不愛  
之民可知矣故本國之民服從其命令無不出于心悅如  
子愛其父母至于並其有邦諸侯鄰國之民非湯號令所  
能加聞其子惠之風者皆戴我先王以爲君乃曰待我君  
久矣我君來必能除我暴虐自今免于酷罰乎允德協下  
如此由先王懋德無時豫忘故也

湯之子惠本于允德故王之懋德須視之懋德在允德前  
一層惟懋乃所以允正修厥身工夫首句斷王欲爲明后  
亦在懋乃初新之德乃字指太甲言悔悟之初此心易散

故欲其懋非懋耶大德之謂湯子惠而遠近悅服固有功  
烈之祖也勞頭要提起烈祖來言由允德協下者而想其  
日新又新烈祖之于德有懋勉而無豫怠矣王當觀乃烈  
祖無時豫怠若有豫怠則與烈祖不相似而非所以懋德  
矣一氣說下人志必有所準的然後勉勉而可期其至前  
言慎乃德率乃祖此言懋乃德視乃祖見德爲王德祖亦  
王祖自有自求取則不遠懋德比慎德加功尤密蓋慎德  
是因欲繼而勉以慎懋德是又因悔過知慎而勉以懋烈  
祖懋德原不離顧誤不顯之精昭昭在目王之懋德亦時  
時視之爲準的可耳無豫怠在烈祖身上說不必又添出

商本甲中

九

日新來豫怠說得細從懋德中覺出非請息願畫之謂意  
氣過自激昂則精神或有難赴便爲浮囂中一項之淪先  
王待且正恐一有豫怠將前功盡墮耳要看時字無時豫  
怠句緊湊上懋之無已也豫怠正與懋反德從身出能懋  
德而修身允協不待言矣此意亦要緊找明白

水上懋德視烈祖無時豫怠來以王之時論非奉先即接  
下不然則亦視形骸疊之時無時非德所係奉先而不善  
繼善述非孝也則懋思其孝按下而非言聽計從非恭也  
則懋思其恭斯奉先按下皆德矣只說孝恭此亦勉強而  
行惟奉之接之觀體承當而思其何以仰承何以晉接有

不覺無窮孝思無窮恭敬出焉而不可以成軍限者從力行上思非空空懸想也惟與思有別視欲徹遠惟憑其真明乃不爲邪色所蔽而無遠不徹聽欲辨德惟憑其真聰乃不爲淫聲所笑而無德不收則一視一聽皆德矣奉接遠德就是孝恭明聰處要反求所以孝恭明聰者何義不但在奉先等時正欲一點念頭時不放耳王之慈德如此則朕承王圖終之美意當知無不言尹言之王行之惟恐言之後也何厭敷哉必孝恭明聰無一不盡而後可承雖孝恭明聰無一不盡而終不可致尹且無致王可致乎○此告以慈德所從事孝恭明聰德也兩思兩惟慈也正是無怠慮奉先接下視遠聽德八字俱不宜輕看太甲類覆典刑非孝也不思阿衡非恭也不明于德由觀蔽于近也庸問念問由聽惑于壅也故乘其圖終而指點之按蔡傳意蓋云人情奉生則孝奉先則忘矣接上則恭接下則慢矣視近則明視遠則昏矣聽佞則聰聽德則惑矣故當有以思而燭之惟字只做思字看今欲如思字解又失惟字貌須云王欲奉先而得夫敬承之道在思所以致其孝王欲接下而得夫禮遇之方在思所以致其恭王欲所視者萬里之遠而不蔽于淺近惟于人情物理真知灼見而不眩其明焉王欲所聽者中正之德而不惑于儉邪惟

于體論辭辭入心通而不盡其聰焉看來所視者遠曰明然視遠不明則有照燭不及處明是視四海之利害休戚視微其遠遠對近言不視遠則視近矣須反觀坐照之遠而視之惟明則遠神不隔于明所聽者德曰聰然聽德不聰則有領畧不盡處聰是聽百官之謨謀獻納聽欲其德德對邪言不聽德則聽邪矣須辨出有德之言而聽之惟聰則德音不拂于聰視聽以耳目之用言明聰以耳目之德言人心思惟最神思以作聖故心不可使瞬息昏昧太甲不明正坐不思惟若思恭思孝惟明惟聰處遇精更無昏昧即先王顧謨明命丕顯待旦當不是過蓋先王稱明明后亦只是研得道思惟虛靈妙明從其心精圖象息息相依目中常有所觀則曰顧謨從其心精透露全體昭昭目中一無所蔽則曰丕顯與凡子惠撫綏旁求裕後皆不過于中現影故修身至此始爲允德允德至此始能協下協下至此始稱明后否則未見其圖終也終始同條尹答王圖終惟論慎始所謂省括于度則釋也如此做法自然有終故結之曰王休無斁朕承休無斁然以無數爲終終又何竟王之休實與無疆之休休字照即在圖終上看指求助美意言太甲能盡慈德之功則德協下而爲明后矣由是君有受言之地臣將承王匡救圖終之美意何



厥敬耶無敬者不怠于進言也。無敬耶有終王無怠則受  
無數相承之辭。隱然以匡救自許。此伊尹許太甲以圖終  
正是期望至意。休非協下感人之休。非以德盛如先王爲  
王之休。陳大猷謂君德成而尹責盡是承王之美于無窮  
也。又說太蚤了。

尚書卷十五終

尚書

尚書中

十二

尚書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 著  
古淵張孫振鑒定

太甲下

此篇俱是申誥。以終始慎厥與爲主。首節揭出敬仁誠是  
慎與根原。卽申上懋德意。二節三節言盡君道存乎與治。  
而舉先王之敬德。是慎與榜式。卽申前視乃烈祖意。若升  
高四節盡一慎與工夫。嗚呼節責之以所必致。申前修身  
協下意。末節兩戒君臣寓專責君之意。申前朕承王之休  
意。

尚書

尚書中

十一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  
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  
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  
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  
監茲哉。

申字承上圖終說來。因前篇皇天眷佑有商及太甲連展  
作孽之語。故以天親之意申誥。而并及民與鬼神。故未句  
只說天位艱哉。言天便該得民與鬼神。下引先王說敬。不  
言仁誠說上帝。不及民與鬼神。皆此意。以天爲主。並下民  
懷神享皆天意。人主俯臨仰對無在非天。故總曰天位艱

哉與嗚呼相應。詠歎中寓責難意。真見人君無時刻可弛。敬仁誠。卽居恒凜然難必之念。便爲安危通變之機。真絕艱難。若只說禍亂倚伏猶粗。至人君不可易爲。又在言外。通節皆泛言。非指太甲。○惟天一段文法。原與下民神不同。天不說常字。民與鬼神不說惟字。惟天二句。二惟字相應。惟天與人主呼吸相通。似乎有親。不知寥穆之境。原是無親。克敬則心靈時時凝聚。卽心是天。故天惟于此而親之。否則不親也。日監顧諟。則天在焉。軍要我去親他。他再不來親我。敬不是敬天。迺自敬。亦保就修已說。克者必能之辭。有諸已也。一念一事之欽翼。不可言克。惟親口氣。比下二段不同。此親就敬說。從克敬者之心言。出王游衍。日近日親。而天原無親也。敬外無親。故曰惟民何常懷之。有仁是民之心。能有其仁。便是有民之心。不是些小恩澤。可要結者。所謂安民之懷。民亦自治其心。以懷上也。仁主行政說。如子思困窮之仁。蓋天下各父其父。各子其子。惟元后一之。故君民者天下之大父子也。仁曰有仁。謂根心實有鬼神不見不聞。至幽難測。何常享之有。享當也。彼此相當。無間隔也。所謂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克誠之處。便是享。不專在祭祀時也。蓋鬼神之神德。惟此實理。誠則以吾之精神聚彼之精神。不誠則無物矣。故交于神明之道。祭

則七日戒三日齋。若見所祭者。平居則無日不顯。莫予云觀。克誠如是。則鬼神享之矣。誠就祭祀上說。無親雖是子而或奪福。而或禍。罔常懷雖是叛服靡常。從違莫定。無常享雖是或存或亡。不可度思。然講無親不可用。福善禍淫。講罔常懷不可用。撫后虐讐。講無常享處不可用。有誠有神。無誠無神等語。恐侵下兩克字。一有字。民罔常懷猶懷之也。鬼神無常享猶享之也。但無常耳。若天眷直曰無親。則無常又不足言。夫天爲民神之主。懷享皆從親出。難諶若此。位豈易承。故歎曰。天位艱哉。天位艱哉。意就在上六句內。惟無親克敬。纔親無常懷。有仁纔懷無常享。克誠纔享。所以見得天位好難。文氣甚緊。今于惟天句爲言。敬之當盡。民罔句爲言。仁之當盡。鬼神句爲言。誠之當盡。而後言天位之難。不容不盡。語氣一發。緩了。要知艱只在敬仁誠說。此三者至精至粹。雖致敬矣。行仁矣。竭誠矣。而克之有之。爲難。毫忽未底。純粹卽無以對皇天。臨神民。益不難于事天。享神。臨民。難于此心之純也。不是空空說難。須直難爲說。却不作用功說。艱非謂其終不可圖。見欲圖艱。要在慎與也。常慎與則克。艱厥后。此非至明不辯。故下贊惟明明后。○德惟治四句。泛言治亂興亡之機。起下勉太甲意。重終始慎厥與是全

篇主歸終始只是永久不息之意太甲不克于厥初若其始能慎所與便有病敬仁誠各以所至言合言之一德而已否德反看二句正爲艱哉下一注脚此二句者古人說以起當與不當與意言古之人君居天位者德惟治而不德則亂也治亂就在德上說心德審運處即是道故云與治同道不德則無道矣然其所以致亂者必有事也故云與亂同事治可言道亂不可言道故言事亦緣道指全體事指一端與治必盡體其道乃可與與亂只一事相同便可亡見與之難而亡之易與者臭味相投不作而合因微仁誠無可捉摸故教以所與與字重即取與之與獨制未嘗不開泰而非論于繼治之朝善作何必不善成而難其其初氣之銳故不知其與亡視其與與者皆從治亂未分暴合其神與治同者非隨聲逐響固不能越于道外耳與治同道尹所指全在成湯未必指上古遠世說因時制宜久通況下明明曰罔以辯言亂舊政成湯之政豈容損益與亂同事者不必庸主亦有英主而所爲同亂者皆亡之事也治亂就國紀上說與亡就國社上說治與雖一樣但治言其事與言其業與比治說深一步亡比亂說深一步與治同道却只是德與亂同事却只是否德蓋上二句據目前說故止云治亂下二句據後日究竟說故云與亡與

獲應天親民懷鬼神享亡反此治亂尚高一層不可入此意如云君惟有德則所行者無非敬天勤民奉神之事紀綱修舉然治矣君惟否德則所行者無非慢天虐民棄神之事措置顛倒紛然亂矣惟與古之治者同道則天親民懷鬼神享保天位于有永誰有不與者與古之亂者同事則天不親民不懷鬼神不享天位因之難保誰有不亡者慎厥與與字雖從上二與字來然包同字在內上與字較虛活此與字較實然就只是同字意不是真有某人相與也慎在心上說人心操舍無常克終最難終始者微頭尾之義註始而與治等意尚懈與治矣未體傳其道或勸道未真不與亂矣偶蹈其事而不及知或錯認亂之事爲治之道都不能善始終須慎之又慎將一個先王頓在面前一念之萌一事之作無不思與之同道終始不差所與則不特初心之明爲明后且常保此初心之明而爲明明后矣雖此處重有終終始二字分不開只當得一個常字言慎與一直到底中間更無斷續常常如此方爲明明后也不必泥答國終重終說遂說與非慎始之難而終慎之難等語道原無終况太甲此時正在慎始不應舍却目前說日後但終始連舉而終義自足能常慎與則常明言明不足以盡故言明明即可謂遠也已矣之義蓋道之所

由治者精潔浩大不可淺見。其事之近于亂者。變幻百端。不可定形。據非辯理。毫毛斷髮。修忽者。爲能常與治而不失哉。于慎之中益致慎。則于明之上若加明。所謂欽能生明也。明明字從始終二字生來。若乍明乍昏。則必始與治而終與亂矣。始之慎在去亂而規治明也。終之慎在已治而防亂明明也。或云是贊語。必如此而後爲明明后也。亦有理。極明曰明明。非明其所已明也。傳明其所已明不是。解明明字。只是會意說其實。兩明明字只一般。是明而又明之意。若以所已明貼下明明字。明其貼上明明字。則二明明字是兩意。非本指。進乎前前字。指惟明后句下文先王二句應。德惟治。今王以下至末。應與治同道。罔不與終始慎。惟明明后。方匡救以圖終。不必及亂亡矣。舉先王以立與治同道之則。監者監而與之也。懋敬是德。克配是治。此節兩段是倒轉應法。兩緒應配帝。監茲茲字。專指懋敬言。卽所謂與治同道。不可兼克配意。蓋此只勉其功。至以貞處。方包克配而期其效也。惟時二字與西山綱敬德之外無他道。則時字作是字看。今還作無時意。爲之時。緊根上終始來看。敬字德字根上二節來。此實二爲一法。明德恤祀。昭德建中。敬中就有仁誠。啓迪有命。俾作神主。受天明命。以有九有。配帝便爲神人之主。原不須續。

足德字實。敬字虛。敬字重于德字。懋字尤重。凡言敬德與軍言敬字不同。行道而有得于心。爲德心有所得而敬之。其工夫細膩。源頭本淨。心體常惺。人塵氛而不染。纖垢常收。敏而不落。矜持。懋非不能而勉之。天錫勇智而猶日日新者。是湯如不及之心。不著力中真著力也。敬原從懋處得力。勉而不已方是敬。語用工之要曰懋敬。語用工之極曰克配。非以位配之以德配之也。必克配而敬始全。非兩層意。全在時字。上帝無一時不與我相陟降。我無一時而不懋敬。則精神凝聚。所敬之德與天合矣。德與天合。故能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曰惟親則天爲主而我以敬親之。曰德則我與天合。彼此相當。敬之極也。然以德與天合。爲無克配上帝。不知德與天合乃推其所以克配上帝之由。是高一層事。親下用一故字可見。克配還就位說。以爲君言。亦包得民懷鬼神享在內。域中有二大上之惟天下之惟君。故曰克配。今王嗣有今緒對克配上帝說。尚監茲哉。對懋敬厥德說。提先王惟時懋敬。則先王與時同運。此便是終始慎與的樣子。說到克配上帝。則先王與天同體。又是天親民懷的樣子。真後人之令緒也。惟根心之緒爲令緒。德所致也。故緊接以今王嗣有今緒尚監茲哉。尚字有力。敬字甚熟。着實勉王法祖之慎與耳。若只說先王是可。

與之人當終始與之則本文監字無着落反竟却幾廢家  
令緒與茲字相關令緒卽配帝之緒蓋配帝之緒由敬德  
得來既嗣其緒當監其德監視也曰顧諟曰視乃烈祖曰  
監都是敬德方法著不得助忘只好常目在之服膺不失  
嗣克敬之後敬未及先王便無以配帝故須監監比慎與  
更進洞心警目動念皆是不期慎而慎矣要見終始無間  
意按此三節只是天位艱哉一句爲主艱字內便有一念  
不可寬一時不可懈意下文終始慎與惟時懋敬皆從艱  
字生來監先王懋敬正致艱之意

讀書筆

卷十六

入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  
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違  
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  
良萬邦以貞

上欲太甲于敬上做工夫邇學先王要法此五節因太甲  
平日有是偏故歷矯之使克去方可監祖而敬德非直以  
此爲監茲之道也下三節都是目前近事人所易溺者故  
此節設譬以起下文下邇二字統下三節言傳及諸家都  
未勘破下三節所言四事至下至邇然欲監先王離此四  
事不得久之精熟便與先王一樣便是高邇處進德之德  
卽上文懋敬厥德德字不必以敬仁誠貫時說一念一事

之敬仁誠卽下邇先王之德敬深仁至誠卽高邇非是但  
可云欲監先王以成德必當循其序不可以先王爲高邇  
當察慮之始不患志氣不高明不遠大患其過高邇耳先  
王敬德克配舉日卽在終身難極不是說今日且未能如  
先王而循循及之也欲其不要看得先王之道高遠了只  
消下學而上達懋敬工夫全須平心靜氣進進不已玩自  
字正言高邇與下邇合體難分卽下卽高卽邇卽遐非自  
此至彼之謂索高邇則無實狃平近則無味吾人學卽學  
聖人之學但不能躐聖人之等監則有升陟之象焉升高  
陟遐自不可輕若一味說下邇則矯偏亦偏矣○先王法  
祖懋德不須獵等只要有常看先王惟時懋敬直至配帝  
格天也只漸漸進去若論民罔常懷其事豈可輕忽思艱  
可也况兼天更無親則位豈敢苟安思危可也惟艱惟危  
惟非獨慎與于終也正欲慎終于始慎則目前更自喫緊  
何事可忽亦何人可忽故又示以有言必求諸道必求諸  
非道以與治同道而言路尤治亂興亡大繫繫也誠能終  
始有常不以或操或舍之心爲或作或輟之事則慮自得  
爲必成一人元良固萬邦之所表正也則終有終信非明  
明后不及此

與治之道有二如云民事人情所易忽無輕其事而惟具

難乎。君位人情所易恃，無安其位而惟其危乎。難危要在君心上說。民事重于國命，天位危于取朽，雖庸愚知之，但不深惟其所以難危處，則雖無輕無安，終無實際。蓋民事本難輕，所以增難。君位何危安，乃所以成危。惟懋敬工夫，存不得一點忽心，故下兩惟字。蔡傳易惟字爲思字，則句中各分戒勉。二惟字與二無字相應最緊。時說把民事作農事，把難作民自己難，尤覺不安。蓋危既與安相反，則難亦是君難與輕字相反。豈有輕安危三字都屬君，而難字獨屬民乎。難字不可屬民，則民事不可作農事審矣。須知民事與君位對，謂正民德利民用厚民生之事也。

尚書華簪

商太甲下  
卷十六

十

慎終于始，乃上二節關鍵處。始是桐宮以後之始，不慎終于終而慎終于始，始者升陟之發軔，艱危之造端也。終始二字不可拆，今日是始，今日即是終。于字有力，尹言嗣德欲王謹始矣，言慎與欲王慎終矣，究竟終始非二事。太甲此時已有始矣，慎終工夫只都在于始之內，故喫緊言之。人固有有初鮮終者，非真能有初也，取成結局盡在悔悟方新時，一錯百錯，不但爲始之心失之，即勇進而走差路頭亦失之，所以要慎。

此就聽納上說，亦一時矯偏之論。若論至理，只一逆一遜已自差了。如成湯從諫弗弗，言雖鯁直何逆于心。今心曰

致心志曰汝志，太甲理欲初分，故不能無逆。有逆則必有遜，此相因之勢。遜曰心者，心未計及于道而言忽觸之，則似逆心。故必求諸道，遜曰志者，志方昵于非道而言忽就之，則似遜志。故必求諸非道，看來人情喜順而惡逆，不知天下之言固不一也，其中有逆心者，雖未必皆道，但忠言多逆，當先以明主治典之道求之耳。如其言與治同道，則不遜乃遜也。言中吾過，道也，即不中吾過，亦以防未萌之欲，又一道也。故不論是不是而必求諸道。又有遜志者，亦未必皆非道，但諛言多甘，當先以亂亡之非道求之耳。如其言與亂同事，則不逆乃逆也。獻諛非道也，即慮吾不從而婉爲遷就之言，亦非道也。故不論是不是而必求諸非道。兩必求字，正是力矯偏處，須挑得相反意出。若云不問順逆以道爲準，却是等閒話矣。有字來得活，必字持得堅。言之是非雖未定，而我之求則固終始常如此矣。蓋以求爲必，不以道與非道爲必，須細體之乃得。

尚書華簪

商太甲下  
卷十六

十一

上陳與治之事，而此歸到思爲上來。見欲與治同道者，必思爲而後可。嗚呼，總上發端處爲不對，重爲成，凡上尹所言皆可行者，若欲有得，須先慮之于心，不惟能慮而又措之于行。如是而爲，安有不成。元良以貞，正是成字。○自敬仁誠至矯乎情之偏，王須自入思慮始得，苟漫焉聽之，未

曾致思而詳繹之則亦安知于微意之所在乎故曰弗慮  
胡獲必須深思以繹從相反處來其通從相通處踐其實  
獲是慮之得趣處思之不已見神將通是無象中恍若有  
象然後知向之所認為明白者皆虛見也既入虛始知其  
語語有益即須身體而力行之若似做不做豈能有成故  
曰弗為胡成成是為之着實處真切體認至于萬全是不  
計功處若有成功然後信向之所為實踐者皆浮氣也獲  
是自得成是自成還歸本體只可于思為上着力若有求  
獲求成之心則思為皆非真矣雖云慮屬知為屬行然為  
即為其所思成即成其所獲真思時便獲真為時便成惟  
一人能思能為從與治同道中精心磨鍊內外合一至于  
獲與成則粹然至善無一處滲漏無一為駁襍豈不元哉  
善乎蓋不學而知不慮而能為良此雖有思為而即成獲  
則原不着思為返還不學慮之本體故曰良元字不對良  
字萬邦貞亦元良中事不作儀刑說不曰正而曰貞于時  
為冬于德為智收歛固藏將兩間元氣完全葆蓄不但無  
淫比也萬邦有一未貞則一人之元良未至總見思為所  
係之大按曰元良便見善氣蒸治包舉天下之意所以下  
句貞字正是迎其善氣苞固完密也貞元通洽可居天位  
矣○上數者皆于人情相反須知偏處難知亦難克欲其

惡之不如以弗思惕之敬其為之不如以弗為之總振  
他與治之神人君正身以正萬邦其道未有善于此者蓋  
弗慮則理無所得弗為則功無所成一人無良已且不正  
何以正萬邦今王果能慮而獲能為而成則所存即先王  
懋敬之心所行皆先王懋敬之事終始與治同而盛德與  
帝配則其粹美而良真顯乎無滯漏可尋儼一乾元體不  
惟良而且元良矣一人者萬邦之主也一人內無邪思外  
無邪行則百官萬民遠近莫不一于正也云以貞則民懷  
可知而天親神享俱可類推矣所謂罔不興也此期以與  
治之極功一人元良本思為兼盡造于極致說良者精粹  
無瑕之德元如元首之元取體元宅大之義猶云元之靈  
善已耳乾元默運便萬物各正性念而貞蓋元自包貞貞  
即根元非有漸次曰以貞者謂即以是得貞惟還証一人  
而萬邦已修化其偏倚這純是元氣布濩纔見真獲纔見  
真成四德始于一元而終於貞貞者元之應也易解貞謂正  
而固得正而固守之也禮記引言元良則指太子言此言  
大而彼言長不可混看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末節正慎終之道夫萬邦以貞邦其孚于休矣而未必其  
永也故又恐太甲勵精太過倡為一偏之言以變亂成法



故戒之。君罔二句重君邊。君不紛更。慎與有配帝之休。則臣亦不煩匡救。不消留在此。似以寵利居成功者。有以承王之休無數。邦之休美亦永孚矣。邦休休字。與萬邦以貞相應。○與治同道。道所運用。卽爲舊政。乃與治精神。必不退轉。不以辭言阻。纔是終始慎與。辭言屬太甲。從傳也。辭出自能思。能爲中。亦不是十分變亂者。但不以意念研求會悟。從口吻上弄聰明。縱有一段道理。終是精神發洩。辭言就是亂求治太急。而施爲無序。不必紛更。而後亂也。曰舊政。以湯望太甲矣。亦所以終與治之事。臣罔句緊根上說。尹有退志。迺蔡子揣摩之辭。貪位固寵。非尹所自待。

尚書集解

商太甲下  
卷十六

十四

也。寵利以大臣之位言。究竟寵卽天眷有商之寵利。卽子惠斯民之利。成功者允德克終。而正君之功成也。凡人臣爲君圖功。不過廣主上德意。人臣不言功也。功旣成。須善居。若寵利止。可建功。非可居功。以道居成功。惟捐寵利。則可。寵利不居。非知止知足之謂。慎憲之君。旣無罔終之慮。則匡救之臣。亦無未展之忠。有主德。可無臣功也。謂之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見萬邦以貞者。又不止于今日已也。則天常親民。常懷鬼神。常享與治之美。皆萃之君身而永弗替矣。永字見慎終之效。孚者必然之辭。休字泛言。要得責難意。尹答王屬終已。盡然恐他日君或自作聰明。在廷

諸臣或有嗜利無耻者。君若臣一萌此念。則令德難而前功棄矣。故結言邦其永孚于休。都括已告。歸後君臣說。卽追惟子弗弼于不順之苦心。實萬世無疆之休之喜懼也。不必以寵利句爲明已志也。不曰朕曰尹躬。而曰臣其意自見。永休兼承君臣而歸重于君。有守法之君。以率祖有辭寵之臣。以成君。如此。則元良正位于上。老成帥貞于下。朝無異法。風無朋比。邦其永信于休矣。天位其無後艱哉。這纔是真能慎終不作效說。

尚書集解

商太甲下  
卷十六

十五

陳大猷曰。伊訓作于太甲未有過之先。尹欲預防其縱放。其詞嚴。太甲上篇作于太甲有過之後。尹不欲激之。而欲轉其機。故其詞婉。中篇作于悔過之初。尹深自慰。故其詞溫。下篇作于改過之後。尹慮其或不克終。故其詞深。以厲。

尚書章句

後學 東游潘士遵輯者  
古淵張孫振鑒定

咸有一德

史序尹作書之由。嗚呼天難謀以下正戒。咸有一德之事。嗚呼七世之廟以下。又申戒之也。天難謀八節。又分兩段。前四節先言天之難信。以見德之當一。遂言已君臣之咸有一德。以致天之歸而復。以天結之也。後今嗣王一節。欲太甲之有一德。仔官二節。欲太甲任一德之臣。俾萬姓節。咸有一德之效驗也。篇目稱咸有一德。從尹躬暨湯。振出尚書章句。卷十七。咸有一德。十。

通篇以取善爲主。稱天命吉凶。惟新厥德。語勢趨注取善。故緊接厥官左右以成一德。然非自己實能終始惟一。則無根之取善。一終不有。故須協于克一之取善。一以一天下之不一。豈惟取厥官左右之善。以有一。卽萬民之善亦爲一。有俾萬姓咸稱一處。是從君身上吸入萬姓之將順一德。來萬姓之能咸曰又曰處。此中正可意。會民善以待王取。故須盡匹夫匹婦以成一德。取善至不遺民。是真能以庶官左右之一德。咸有者也。若篇中咸有一德是期太甲取將來之臣以咸。有尹躬不在裏面。尹躬是與湯咸有者也。早已罔居成矣。此分篇接脉之妙。○此篇中之一事。

對二三不對萬。說對萬之一。乃一貫之一。九經之一。萬一

九一俱是事理之實。此言惟一對照二三。却論工夫字皆

虛活。卽言克一。克一是心。正以心能終始惟一。故云克一

也。原不作實說。惟不實說。故既可屬德曰一德。又可屬心

曰一心。以心與德皆實而一爲虛位。故也。諸家業知此篇

之一不對萬。說宜從未不從蔡。却又云純粹之一。卽有常

之一。有常之一。卽會萬之一。理未嘗礙。不免將一字都作

實說。終爲鶻突。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復政卽冕服奉迎之時。追叙之。故曰既。非政在伊尹而今

尚書章句。卷十七。咸有一德。十。

始還太甲之謂。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是將告歸案。將字對

乃字看。悉太甲德不一。乃敷陳作書以戒于太甲之德。欲

其終始有常。法先王之一德耳。于德卽太甲之德。不可以

這箇德字當作渾成一德看。于陳戒說不去矣。陳戒以陳

爲戒。亦先陳後戒。大約嗣王四節。是陳七世二節。是戒

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

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

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

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華夏王。○非天私我有商。

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

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此四節首尾主天說泛論君不可不一其德起下勸勉意首節泛言命之不常見君位不可恃意天難諶句虛命靡常正中難諶意常厥德四句兩兩相形危言有德則興無德則亡必興亡合言方見命靡常意不是于不常處見有常亦非以保厥位爲常而九有亡爲不常大意如云嗚呼天難諶信其命于人君者不常視其德何如耳能常其德天必眷之而保其位若其德不常天必奪之而九有以亡靡常孰甚焉看來天難諶二句直下勿如註作轉証語人

尚書卷一

商書卷一

三

主弛情只緣確信天體似謂決無變易此念大差夫心尚不可信而信天乎惟信所以成其難信耳謂今日而善則福之明日而淫則禍之難必信也命者與以九有之命有德則歸于我無德則去而之他其命于人君者靡常或一代之運始興而終廢或一人之身始興而終奪安可云數已定而不移也傳中天命雖不常而常有德者二句是立保厥位九有以亡公案不可泥常于有德者一句謂解本文常厥德遂以常字屬天言也德即命之實體虛通之命以靡常操君實定之命以能常操天惟君心常存弗保天乃特爲保德靡常始干操舍無恒終于樂德弗守也保天

保之九有即九州亡亦天亡之也太甲悔過固已有始矣第患不常耳故以常厥德爲戒保須切守成意不曰厥德常而曰常厥德就用功言下文終始惟一即此常厥德註脚若終始不一便二三便靡常故傳亦曰終始有常而無間斷只此一句是通章正註自境地純粹言謂一自進修不已言謂常戒于德者戒其德之不常也不常則不一矣常德且勿露一字此篇從終始慎厥與來重在有終意故開口便說常下文一即是常之變文若純而不雜之義在德字中已有丁不必用在常字內

尚書卷一

商書卷一

四

證前一節意亦宜相連說不可分作兩段看雖有桀湯兩邊證上然大意歸束在湯故下遂印天祐民歸之故復言之○德本庸也而夏王弗庸便是厥德靡常弗克庸德難而且息也慢神虐民即弗庸處是以皇天不保監視于萬方中開導其有天命者而眷求一德之人使代夏而爲神主天欲啓迪有命非德安屬言命離德不得啓迪便是眷求啓迪必有如多方大勳以威開厥顧天者是思啓行與然非原有德者將引而不適逸矣命靡常而德可常有之所謂有命也有命指諸侯有天命者言能受天命也是探起說非實得天命也有命一德蓋互言之所謂求一德即

是求有命之人之一德。非謂勝迥有命而又兼求一德之人也。神主以爲君言。猶云社稷主不必補作民主。惟尹躬二句申謂德足應眷求也。以湯爲主而尹暨之自慶遺遂之辭。言尹身親暨湯克享天心耳。召誥而稽天若是本說。湯能終始惟一以配上帝。而尹亦終始惟一以輔成湯。故云尹暨湯。非尹先湯後。重湯邊曰咸有者德。至于不一不容。有異致我與他合併這一德。無尹不成爲湯。若云君臣皆有分。兩人身上便非咸矣。此卽舍後用人成一之旨。孔疏舊說朱子云。此篇先言常德而後言一德。則一者常一之謂。今因之天得一清。故惟一卽享。見天道純一不已。尹湯商書卷十七  
**商書**  
德與天合。仰當無歉。明德當神。意神乃享之故。以享爲當。當上天啓迪眷求之心也。受天明命二句直下重天命上。是論天眷而帶民歸言之。俱是未革夏前事故。承之曰爰五  
革。明命天命之顯。然可見者。征伐無敵。便是上天明白護佑處。四方後后卽有九有之師事。天子至百神之祀。統九有之衆。上下亦互言之。蓋以有九有之師卽是受命所在。故謂之曰以有。若曰以此而奄有之耳。只是有天下之意。不可泥定以有九有爲得民。爰于也。爰革夏正。方是湯事。只帶言之。蓋以事言之。則必先革夏。而後有九有之師。以理言之。則必先受命有師。而後有代夏之衆。

此節須緊屬上節商與一邊來。而發明一德之微。上下耳。天命則人歸在內。故以天民並言。不可認煞九有之師一句爲人歸之一德。只就湯說。而尹暨自寓其中。如云受天明命。非天私我有商。我商君臣一德。天自不能不佑之耳。以有九有。非商求于下民。我商君臣一德。民自不得不歸之耳。一德卽天之心。天佑商天原不見商。祇見一德而自爲佑。一德卽民之性。民歸商民原不見商。亦祇見一德而自爲歸。故人主再不消問天民之交。只須管此德之一。上言克享此言德到一處。天命自來向我。不必我去享之。可見天民總一德矣。此節承上起下反覆言之。見德不可不一之意。不是明商得天下之公。  
商書卷十七  
**商書**  
此亦是以夏商之事推之。而斷其吉凶之不僭。非論商事也。上言商之一德。猶是渾淪語。止恐一德之旨不明。故以二三反形之。則前後一字通重。不雜異疑。言不雜而不息自在其中。罔不吉罔不凶者。非是合言天民。蓋言必可以得天得民。必有以失天失民也。不僭于罔不上見。又以其毫髮不差。故云不僭。下二句本卽是上四句。但一跌說推原吉凶卽天災祥。見人不可不敬天而一德耳。○德字數一二三言凶。又承上興亡廣言之。須泛論以夏商之興亡。由于德之常不常者觀之。可見德之一與不一。自有吉凶。

之應也。爲君者能純一其德，則以之事天天，天必佑之，而以之治民，民必歸之。無往而不吉，苟德不純而二三，則天必棄之，民必離之。無往而不凶。夫德一而動以吉，是吉之應于人也。不差。德二三而動以凶，是凶之應于人也。不差。惟吉凶之應人，所以斷不借差者，只存乎德。德一天降之祥，德二三天降之災，故也。此德之所以不可不一也。在人二字極重。惟天句卽在天災祥以決在人吉凶之不借也。要看字。猶云不在乎他在此而已。災祥不在天而在德，則天并無權而人君但當論德不德，不當論災祥。德可自盡，天不可必也。惟吉凶句只是過文。重惟天降句，見天不能

南齊書

卷十七 商成有一德

七

違人也。則下句乃上句之原。德正是人之德，祥正是吉之實處。災正是凶之實處。傳本不誤，第不于借字祥字處各分一讀，所以難曉。○德窮天地亘古今，惟一而已。二之則不是。况三乎？二三，是活字，不恒其德，卽二三也。惟字不與罔字對。惟一者更無二三也。德之一，卽于動處見吉凶生乎動。動者德之機也。未動之先，吉凶未著。既動之後，吉凶始分。易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吉者得也，凶者失也。一則動皆得于理，故吉。二三則動皆失于理，故凶。德不德，乃吉凶之體。如形端影端，形影欲就人事而言吉凶字，且未可露出。天新說云：吉凶莫遽作災祥在事應上粗看了。

權有想中再無歧想，卽形神交通，出入齊恬，從一生動動正，所以躍一之變，從一集吉。吉卽所以繪一之靈。要把吉字挽歸一德，纔不落輓季使舌。德自藏萬，決不藏二三。二三似爲一微分之體，而蝕一神者專在此微分之處。一念受駁，觸想難寧。二三卽凶，非事應始凶。祥卽德之恬氣，非有德造祥。災卽德之孽氣，非有災報德。災祥皆德自降。吉凶又何至微差？看來只宜依舊說吉王天佑民，歸凶王天棄民。離說爲唯，蓋自天降之謂之災祥，自人受之謂之吉凶。與首節天難諶等語緊緊回照。蓋推言一德感應之理，以起下文新德之功。○據註德惟一就純粹無雜言終

南齊書

卷十七 商成有一德

八

始惟一就始終無間言。協于克一就該括萬善言。昨說于此兼不雜不息者，非篇中言一者八首。數節四個一字皆爲不雜而發。後數節四個一字則以無間該括言。蓋終始二時也。新德有常，則無離合自無夾雜。新之乃所以一之矣。人與已二也。善則無二合，庶官左右不一之善而融之，則萬可一而德一矣。故知不雜是本體，不息是工夫。該括是資藉，總以不雜爲主。須知純粹無雜之一卽終始無間之一。所謂純亦不已是也。終始有常之一卽包括萬善之一。所謂一以貫之是也。但通篇隨處取意，常厭德以有常言德惟一以純粹言。罔與成功以包括言，而三意總無不

通

鄧元錫曰天有常德不二其命故其道曰貞觀人得之  
曰恒性故知常曰明知一日常天靡常難識者常也常  
養德常不變不德也故吉凶不替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始終惟一時乃日新○任官  
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  
和惟一○德無常師王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  
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  
烝民之生

上四節俱泛言德之當一此四節則直勉太甲一德首節  
前書卷一  
卷十七  
九

今嗣王兩句虛終始兩句實對下則首節又虛下兩節始  
實以任官惟一王善克一此等處一方爲始終惟一時乃  
日新而德可常也玩時乃口氣則終始二句還是解釋常  
德名義模稜新德景象耳猶未及功用也○今嗣王節緊  
承上觀天降災祥在德說來對湯言稱太甲必曰嗣王命  
字孔氏舊疏云服行也命王命也蓋新服者告歸以後命  
令方自天子出也下文大哉王言正與此相應看來卽宜  
作命靡常命字惟天有心繼體自不覺過後倏恍這個春  
命今嗣王陡然新服自須有副之者新德與新命對看勿  
如舊說把惟新厥德作已然看了大臣有無窮之心言當

新口氣纔是惟德常命乃可常則命新德常倍新新只言  
德當新未可說工夫工夫在終始上見惟一卽德惟一也  
一字不當作兩樣看始乎一終乎三三則新者時而汙矣  
務要終始惟一乃爲日新須知新對悔悟言不是悔悟爲  
始不懈爲終也終始慎與猶可重終說此言終始惟一則  
撤去終始單重惟一矣蓋終對始爲二卽終如其始亦爲  
二曰惟一則言終無終言始無始循環周復如天之日全  
不見兩頭故云惟一必與昧爽丕顯顯明命者同功方  
是終始惟一日新就在惟一內見出纔說惟一便已日新  
非謂一了然後新也日新乃湯之心法故以訓嗣王德不  
前書卷一  
卷十七  
十

可以不日新不日新者不一害之也始明而終闇始敬而  
終肆始惕于朝夕而終忘于瞬息從旁觀之便有新有舊  
言王心終始如一不有衰殺而從旁觀之此日無一塵之  
染無一息之停每日益新此日新之義也德謂之新則必  
舊習日往本體日瑩有進進而不已者然非有增益其初  
虛靈之體無加損其日往而日瑩者習染去而本真現也  
非益也故不動纖毫匪移寸步而誕登道岸直探精微註  
常字當不得一字常者一之作用惟一者前念後念總歸  
一念意氣激昂者有然有不然此純是理趣傳承所謂惟  
精惟一也一有止而不遷之工夫新有與日俱化之體段

惟其止而不遷。是以與日俱化。日新非推出一步語。德何以一也。惟新乃一。德何以新也。惟一乃新。有一之工夫。斯有一之本體。到下克一。曰一哉王心。都是日新妙境。尹前言常德。常則非新。此又言新德。新則非常。統論一德。此新故交。泰常暫互奪。正伊尹躬有一德身親經驗之學。

日新爲下節取善張本。亦一德中事。有此日新之德。何懼匪人。然工夫不從用人處打煉。便將人已分爲二了。然取左右百官之善。還輕。須是約到克一處爲重。主心爲萬善之原。主心無所以歸于一者。卽欲損形去猜。與臣下爲一德之交。不可得。故師善之廣者。復會善之一。主心克一。則

論語集注

卷十七

十一

任用之和。一自然得之。總爲一德之助。○任官節正于用人上見。惟一工夫。一節語對而意不對。任字該全節。官庶官。左右指大臣。見說命。惟其人與周官立三公。語相類。人字所包者。大賢才不足。以盡之。臣爲上二句。推明上兩惟字意。重上句側下。其難二句詳任之道。其難其慎從首二句惟字生來。惟和惟一從任字生來。其難其慎是惟賢才惟其人而後任之也。惟和惟一。是既得賢才。既得其人。則必任之矣。此二句意首二句中已藏了。至此始開之。難慎在方任之先。和在一既任之後。難是用人之主意。慎正所以慎其難也。從難任說到和一。要知惟和乃惟一也。重

惟一上。惟一在心上看。謂之一則爾我不分。毀譽不入。可

以同休共戚。可以寄命託孤。以尹暨湯相似。正是成有一

德之義。任人不到惟一處。非惟君與臣二。亦是君德之二

三。故此節乃爲下節取善張本。○篇首言尹湯成有一德

上文既勉太甲以君之一德。故此又論臣之當有一德。惟

賢惟人實是體認一德。非獨論辨官材也。要着一德說。蓋

德之一原。一于朝野之同德。乃臣爲上爲德。競出靈心。映

合君心。無事規繩之迹。爲下爲民。卽以君德普爲民德。無

煩轉貸之勞。德合上下爲新。則臣關上下爲職。故爲上爲

下。必曰臣。四爲字俱去聲。宜剔出惟其任之重如此。故當

論語集注

卷十七

十一

其難其慎。惟難故慎。倘以任賢爲易。鮮不忽之矣。比孟子如不得已意不同。凡觀人察品。還易至。于合之至。一之德。其工夫不在人而在我。着意不得。不着意不得。豈不至難。此處一失。不但品鑑涓滴。并吾心之操持。亦不固。忽易不可畏。難不可。又須慎。精神從難慎得來。自然和虛心委任。而猜忌不生。何至內與外岐。終與始岐。而不一乎。原無二三。安有異同。不但任之專。本君心純一說。一之外。不能有加。故曰。惟其字活。爲不賢不才匪人說。惟字決爲賢才一德之人說。用人不一卽德之不一。故通節任字起。直推到一字住。如云。廣德之功。不能不資乎人。彼賢與才。總是一



德之分任官惟是則收之否則不任也此猶屬廢條至于左右君側者必惟其人君爲新德之人此亦爲輔德之人斯爲咸有一德之人所以然者以此臣爲上不獨爲君之事實爲君之德固日新者所必賴以爲下則又爲民將舉君之自新者以新民直有以明明德于天下則爲民亦以爲德又何可一日無此臣故未用之先必度德量才任之何其難因言觀行任之何其慎恐小人倖進也既用之後可否相濟王之心參和于庶官左右之心了無乖忤縱見有不同而理自相合所謂惟和既無乖忤之端安有二三之隙上下融合若出一軌求德之心固惟一廣德之助亦

尚書華箴

卷十七

十三

惟一始無愧于咸有一德之義矣此于取善處見德一工夫總上下二節括言之兼新德任人意皆在此取善之要與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一層事非謂待任用得人之後纔下此工夫也故以克一結之師至開說而庶官左右在其中既曰德又曰善者德即大學明德之德善即大學至善之善協于克一即所謂止於至善也德無常師至善爲師其常也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其常也四句反借無常以表有常語氣一直起下上淺下深蓋至善爲師至在協于克一故也不至善而竟無常主者

職也善到既至後自然無常主協與不協在工夫生熟間

不因有主而迷膠只是至非住頭處必到無常主乃能一耳必協于能一而後爲善也能一者純乎天理之善無似是而非之嫌足以會于一者也看來德無常師至善爲師猶是未定之言至協于克一則所主之善始爲誠善而無可疑若遽以主善之善爲一本萬殊之善似失之驟一字只是上文一德之一而克字尤爲着意若遽把作一本之一而于克字只用一箇能字說過去似皆未得當時之意無字協字就人上見伊尹既以一德爲太甲之戒以主善爲主一工夫而復慮有似善非善之惑不足以成其一故于四句之中以協于一爲未足又着一克字所以堅太甲

尚書華箴

卷十七

十四

之常一俾于至一之中常致明辯之力此節語氣對而不對常從人說向已來全節只取善歸一四字盡之○夫百官左右一德之輔有其人矣然取人爲善亦安可不以一爲要乎天下之善不同而同謂之德故天下之至不一者德中之善而能一其不一者協于克一也常師常主所指不同上常師指人言下常主指事言人之德不可以常師者以人之處事有事善有事不善故也其可執一以師之乎事之善不可以常主者以善之于事或在此爲善在彼爲不善故也其可執一以主之乎蓋理隨事顯則緣境異形而總一真之變化也事得理融則于善渾合而惟能者

一之故隨人之善以師之而協于能一則殊途同歸而感有一德者在我矣兩無不可輕看戒其勿如此也德字提起得于已得于人總是一個德歸重克一上德曰一德則把柄在己採集在人無往非師但善者是無處著德歸一者是與舜之好問好察而用其中類頭頭是善即頭頭是一非先博後約之謂善而從之固是師善而不必從之亦是師舍已從人固是一折衷獨斷亦是一此師能自得之在善上做工夫不重取人說官僚工替聖賢典記何不可師若有常便掛漏如何得一師之實得處為主主善只爲求一揆以至當不易之理而善爲主我爲從雖矜持而不尚書筆論商成有一德十五

所能一者耳若此處不能一各處盡成支離矣不徒曰一而曰克一此非情識意見都融純是天理運用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有此克者力量能至此也克一者入得套趁得學合得作一家一本只在萬殊上見其能爲不一者即其能爲一者也獨其躋借乎善以爲逆旅之主而無住以印本宗即合下還于大統若說萬殊歸一畢竟一歸何處惟無常故能常然後知終始惟一者克于一也克一與一德相照協字無工夫工夫既極忽然流盡源現所謂不期協而自協者若是在在尋源反失之膠烏視所謂一哉學者不知求一多就工夫上牽合有恁了期朱子曰一者尚書筆論商成有一德十六

着意若常主則以我爲主雖亦在善上求不免執着要知善無常主正是主善處凡善角立于一外只爲不能一之自善無常主而言惟精卽是惟一蓋合于能一而無衆善可言矣要識善到既主後固無惡之雜而善之中不無參差不齊有參差不齊則雜而不一故又當揆度參驗協于能一協字雖訓合字却是以此合彼之合非已相合之合

一者純于理而無二三之謂有名爲善而實不然則雖欲一而不能一始若相似而終于相反是其所謂善者猶爲惡所謂一者猶爲二也德只是一個善之散見吾之取善果能虛中觀理則殊者無不協矣協者協于何處迺協于

之序篇中言一者九只是一箇一蔡傳克一之一爲一本則與前後諸一字不相通矣

上三節告以一德之工夫此三節就民說萬姓萬夫既廣言一德之應驗匹夫匹婦又精言一德之功夫○俾萬姓

節告以一德之應驗。上三句是感應。謂應乎上之所感。下二句是效驗。謂有成效。可徵驗。傳中感應效驗辭實相因。有此一德。則有此感應。乃自然之理。見其德之真能一也。重一德上說。有此感應。則有此效驗。效驗方就外面言之。勿以應驗並稱。俾字緊承上。協于克一下來。不能使民見德。非一德也。王心未一。何以訓萬姓之從違。王德日新。而又協一以取善。則德無不一矣。德溢而爲言。政令之出。所以鼓舞百姓者。蓋王之心虛也。使心有疵累。于理之咎際。不能周。則言亦有偏。安能包涵盡天下之理乎。今使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則其所感必有不盡于言者矣。夫王者之言。人人得以見其心。二三之心。言且自疑。人誰得而信之。王者心疑于一。固有不言而信。信在言前者。故又莫不曰。一哉王心。蓋咸知其一于新。不二三于所染也。克一以協天下之善。不二三以間天下之善也。至于萬衆知王心之一。而王一德之感深矣。不但是也。受天明命。先王以一德綏天祿矣。王能一德。則上而先王之祿。其克綏之乎。以有九有先王。以一德定民生矣。王能一德。則下而蒸民之生。其永定之乎。夫有一德工夫。則有一德效驗。王亦思所以至于是哉。○曰終始惟一。曰克一。論一者至矣。此提醒心字。見所爲該括無外者。非卽事窮理。乃心體之本然。見得

一德非但臣與君。一直是朝與野相孚而無不一。守與剗相通而無不一。日前與後世之民德相聯而無不一。方了得這一德。故萬姓有頌。有不頌。或歎其言而不諒其心。亦是一德未能浹洽處。萬姓頌德。王自有以俾之。人心同歸于一。乃必至之機也。王之德不可名。而借言以頌之。咸曰。是頌之無間。又曰。是頌之無已。下句緊承上句。二句須一申合說。大字一字。俱本一德說來。孰統大而爲不言之妙者。非王心也耶。就言曰大。就心曰一大字。在一字上見。一字在大字上見。一德之感應如此。克綏二句。又因心一言。大上推出來。蓋先王所以天佑民歸者。惟一德。今王能惟一德。則有以克綏而永底之也。雖訓一德之效。須知綏安也。二三則危。一則安。底定也。二三則播。一則定。只重一德能綏底說。克綏永底皆實事。先王之祿。以一德而佑于天者。也。常厥德。保厥位。言大而心一。則德之常可知矣。故克綏先王之祿。而無靡常之憂矣。昔也惟民歸于一德。而今也由一心以發大命。則蒸民皆則之以自治。而可永定其生矣。王心皆率祖協下之心。則王言皆率祖匡民之言。何弗克綏。何弗永底。一德意須就兩句中體驗出來。不必于克字上提起。一德字。克者必能之辭。永者無窮之詞。先祿雖指基業言。如坐享九州。實賦安受四夷方物是。然傳說

天祿安則必有常德之格。天故曰克綏底民生。雖指安是  
樂業言。然傳說民生厚。民生即生也。直生字。民生類上一  
德。則爲民之所依藉者永矣。故曰永底。克綏謂真能安之  
也。與永底一例。克綏則胙及子孫。永底則澤裕生民。君民  
一體。合兩者纔是保厥位之實應驗。至此所謂勤罔不吉  
者在是。看來克綏二句乃期以滿一德之量。莫只作效  
底音旨說文致也。又定也。玩蔡傳民生厚。厚字還從定  
字解。益定其生則生厚矣。底訓厚是會意解。物有益有  
底。江海亦有底。則底字訓寧定爲切。

鳴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  
間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  
主罔與成厥功。

商成有一德

十九

以鳴呼更端。因言綏先祿。故云廟見。非綏先祿。則廟無由  
七。因言底。底民故云萬夫之長。見非民生安。亦萬夫無由長。  
言德政有可驗。見君當一德也。德則一德。政則一德之見。  
于行事者。克綏者德足綏之也。終當配合祖廟。則七世之  
廟。不可以觀德乎。德不可於後世之公設。使一德未及烈  
祖。卽儼然不祧。亦屬配享之羞。永底者德政足以底之也。  
斯長爲萬民之主。萬夫之長。不可以觀政乎。政不可於當  
時之公設。使一德未足爲頌。卽依然其戴亦屬長人之耻。

可見一德難持。直至廟中而德始定。民心難恆。直至萬心  
而德始完。則信不容不協于克一矣。○本文只云觀德。觀  
政。德以宜將修一邊說得重。而不德不政。否一邊借以形  
容。則自見一德之關係。王勿謂止于一時止于一人已也。  
王罔在七世之中。位萬夫之上者。可不一其德。以善其政  
乎。天子有七世之廟。祖有功而宗有德者也。親盡則還。百  
世之後。而廟貌如故。不祧者。別立世室。不在七廟。數內。迺  
異常崇尚之禮。且商八六廟。今六增而七。必其德之懋者  
也。豈不可以觀德。天子爲萬夫之長。不能強民心之從。長  
者先之也。言出而萬姓知其大。則令無不從。心存而萬姓  
知其一。則志無不從矣。夫是之謂萬夫之長。必其政之善  
者也。豈不可以觀政。總是聳動太甲精進一德處。

商成有一德

二十

如傳說則當云不毀之廟。可以觀德。要七字何用。且七  
廟既有太祖。在內傳統。言七廟親盡則還何也。或云天  
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若不祧。毀後來將何  
所容。不知不祧毀者。非必專在一處。蓋太祖後。另有一  
處以祀之。世室是也。若祧毀則全不在廟中矣。古者惟  
四親廟。夏則五廟。禹與二昭二穆也。至商以契爲太祖。  
而湯又有功。不當祧。遂與二昭二穆爲六。殷人六廟。今  
又七者。祈太甲也。周以稷爲太祖。而文王武王又有功。

遂爲七廟宗尊也變也故有功德者不流

合上節警省太甲語所謂戒于德也故極言不一之弊本  
文曰非曰無曰不曰罔句句反前將無常師無常主之意  
又一洗發申言而反結之于萬姓萬夫中拈說匹夫匹婦  
極天下之至微至弱至愚至賤者爲論總見德無智愚無  
衆寡無小大人主取善貴無常必不可廣狹生心坐致二  
三也此爲一德之成○此見君之一德不惟取善于臣尤  
當取善于民上既云德無常師豈有不及民而可爲無常  
者此不可泥取善于民說不過廣一德之量耳就取善者  
心裏看后非二句重君尤不可忽民意不但君使臣而不  
知后非民則罔使是后亦有資乎民也不但臣事君而不  
知民非后則罔事是民亦有裨于君也罔使罔事非泛說  
箇君民相須曰事曰使便有以善相成之義要貼取善意  
起下取人爲善者安可以其賤而忽之乎自字從后生人  
字從民生匹夫匹婦從人生民主從自生六句一連說特  
重無自廣以狹人句此不常厥德者之大病與主善協一  
反廣狹就善之有餘不足看自廣者自視有餘從吾貴上  
生來狹人者視人不足從民賤上生來自廣便狹人非二  
意無自廣大其德而有狹人之心謂忽一民之小善爲無  
妨也上文取善之要取諸臣此無自廣狹人者取善之盡

尚書章句

商成有一德

三十一

取諸民匹夫匹婦以下正推所以無自廣狹人意凡廣狹

之量無常自廣者狹自狹者廣匹夫匹婦至微者也成功  
成一德之功至大者也苟有自廣狹人之心民有一善未  
得自盡干上是萬處欠萬處欠是一處未盡也誰與成厥  
功此主善爲師者專戒自廣狹人也蓋君與民原有必抒  
之善善體至廣特不容自廣上有獨封之自下遂有然變  
之自卽匹夫匹婦在舍生中亦原狹其自所求盡在萬善  
中更甚狹民具此洵爲毫釐君缺此便爲滲漏惟虛一人  
之自以盡天下之自纔成一德之功體悉于匹夫匹婦則  
庶官左右可知不獲自盡主匹夫匹婦說要看得活大抵  
虛以取人者無善不與豈與四海之人無一不告之善惟  
心誠虛故不害其爲皆自盡此曰不得自盡則是我無樂  
取之心而匹夫匹婦不樂告于我不敢自盡矣所遺不既  
多乎故罔與成厥功民主二字亦要見蓋雖民主而不取  
得民善卽是平日爲民之所事平日使乎民者皆以勢相  
臨而不以德相取終罔與成一德之功矣乃至極之辭須  
知德無常師善無常主是正言不自廣狹人人得自盡也  
自廣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是反言德有常師不協于  
克一也正論一偏反論一偏往復丁寧眞言有盡意無盡  
尚書章句卷十七終

尚書章句

商成有一德

三十二

尚書章

後學 東海潛士遊輯著  
古瀾張孫振鑒定

盤庚上

正義曰周書謚法成王時作故桓六年左傳云周人以  
諱多仲殷時實未諱君名故以王名名篇也  
沃丁太甲子太戊沃丁弟之子仲丁太戊子太乙遷于  
囂仲丁弟河甲甲弟相河甲子仲丁太戊子太乙遷于  
祖乙之曾孫也祖乙子祖辛祖辛子祖甲祖甲弟祖丁  
開甲子商庚祖丁子陽甲陽甲弟盤庚凡七世都耿矣  
按上中二篇作于未遷之前詞懇而嚴至下篇作于已遷  
之後詞婉而惻中間有法度以整齊之有伐厥死剝殄滅  
以警懼之蓋商道先罰後賞之遺也其委曲開譬務達民  
情而折大家世族之口事定以後相勢相恤情意藹如  
殷可謂善于用民

尚書章

卷十八

此篇首四節以遷責已明遷與不遷之利害教于民至末  
以從遷責臣明從與不從之利害上所論利害在命之斷  
永下所論利害在君之賞罰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咸出矢言

上篇雖王告臣先告民以起之故不言臣而言民殷即遷  
地之別名湯都毫後子孫累遷于耿自祖乙至盤庚七世  
矣河圯爲害故不得不遷不可脫託欲字不曰欲遷且曰  
遷于殷史臣述後之言非廟社已先攻造之謂民爲浮言

搖動關于利害之故未肯往適有其居凡遷國必徙公族  
貴姓及拔邑居之民以實之有居對蕩析離居言蓋遷殷  
則姻黨相聯救援相及可以永建乃家故云有居衆感非  
以遷爲憂之說指可憂之理言小民惑于利害在耿既憂  
蕩析去耿又憂播遷不能從中斷決盤庚率呼衆感之人  
出矢言以決之矢激不回發不再轉取譬一定必遷之意  
看來矢直也直言利害之實我王來以下三節是以下文  
命衆至于庭參之則矢言乃先布告之之書曰出者以矢  
言出諸朝門外喻衆通知也

尚書章

卷十八

二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  
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有不常寧不常厥  
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  
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藥天其承我命于茲新邑紹復  
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三節俱以天字立說曰我王節舊以我王來至胥匡以生  
作人事卜稽作天命不知此篇本肯重天命以天命決人  
事之當遷也下二節俱本天命說去我王來三句引前日  
祖乙都耿之意以起下今日適然事勢在已遷殷之意重  
我民無盡劉一氣讀不能要有致慨意言事有意料所不  
及者非輕民而貽以後患也不能胥匡以生自救不暇何

以相救危之甚也。此一耿耳。我王遷此以重民。今反因此以劉民。非氣運使然。必天意有在。天意欲遷于卜。可見語氣歸重卜上。卜乃盤庚卜。非民卜。其如台言此地。其如我何。明示別有可遷。不必懷此都也。時說言此地無計能活我矣。口氣不似。但可云無奈何也。只是民難以居。意其如台未必卜。詞中有是言。卜之大意如此。○想當時人民有以祖乙都耿之善爲言。故盤庚告民之言曰。我先王祖乙之來。既定都于耿。固以耿爲可居。重我民之生于此也。豈虞有今日之事。置于盡劉之地。民適不幸罹水災。邑居圯壞。昔之比閭什伍。今皆各自避水。蕩析而親黨不能相聯。尚書筆諸

商盤庚上  
卷十八

王

離居而救援不能相及。生計無可爲者矣。古聞有樂生者。有遂生者。不聞有匡生者。生于匡已非正道。况并胥匡而不能。勢迫情哀。猶冀天災微予。或可挽回也。及稽之卜而卜兆之詞亦曰。耿地無計能活我民。使之安居矣。汝衆曷不適有居哉。合下一節由祖乙推上說。見得自來遷都不已。總是承天意以安民生。先王有服。節承上言。違卜不遷之害。大意云。昔先王有事。未嘗敢徇己意。亦未嘗苟徇衆願。必恪謹乎天命。天命所出。則欽承不違。以不輕動如先王。猶心不敢常安。亦不常其邑。于今五遷厥邦。今卜稽當遷。即先王不

能常安于此。若不承于古。當遷不遷。則將至君民俱溺。天之斷絕我命。且不可知矣。况曰其能從先王安民之烈乎。先王指成湯仲丁河。實甲祖乙。遇有遷都之事。皆常稽卜。以考天命。有服就遷。都說恪謹天命。就從卜說。茲猶三句就傳上二句來見。今日正宜謹天命而承先王也。起下今不承于古意。茲字非指都耿。指謹天命言。爲此謹天命之故。猶字要挑寧。就心說。惟心不違安。故所都亦不常其邑。不常厥邑。便是不常寧。于今五邦。便是不常厥邑。不常至五邦。作一句看。五字與猶字相應。已遷又遷也。五遷依後傳作已前說。添祖乙遷那爲是。若以盤庚遷殷爲五。便與今不承于古句不合。此今不承于古。就是違卜不遷都。周知二句。就是違卜不遷都之害。斷命當作實說。蓋河水圯壞。便是天以斷命做我也。不可更添否字。命是國家之命。烈是安民之烈。即所謂大業。繼其後之謂從克從者。追復之意。天之斷命與下天承我命反。克從先烈與下紹復底綏反。俱就遷都上說。

商盤庚上  
卷十八

四

正義曰。孔以盤庚意在必遷。故通數我往居毫爲五邦。鄭王皆云。湯自商徙毫。數商都相耿爲五計。湯既遷毫。始建王業。此言先王遷都不得遠數居毫之前。充此數也。



上言今不承古則違天之斷命弗克從先王之烈故此言  
今而承古則疑天之永命可紹復先王之業烈業俱就民  
相生說通節一氣說下耿圯河水國命將絕先業幾墜四  
方之民亦不安倘能遷殷則危者以安猶顛木之有萌蘖  
而永命紹業以綏四方也若顛木是喻其利自耿遷殷須  
說從天命意此意當提在若字上首句設喻引起非另一  
意木雖顛而有由蘖正是斷而續處木再萌謂由稿木之  
餘謂蘖耿為顛殷為由蘖取絕而復生之義正意在下三  
句重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上天其二句正由蘖之意相  
連說其者期必之詞直貫下紹復二句正永命處茲此也

尚書章句

卷十八

五

曰殷為此新邑則耿為彼舊邑矣棄彼取此之詞大業以  
國統言不專指定都說先立根本爰正邦城是新邑乃成  
湯與王之地故居其邑而繼其業紹復不止承襲凡紹先  
業者正紹其相機能轉之深心復先業者正復其淪危能  
挽之大力識力重新即是大業重新紹復底綏申綏四方  
即是大業緊帶說底綏有工夫使大業而僅求復四方而  
僅求綏此一方之命也苟有率祖之美意皆得循舊以致  
力惟復而必于紹綏而必于底此萬世之命也自耿遷殷  
只耿免水患耳如何便致安四方之民蓋都邑四方之根  
本根本安則四方安矣非謂四方皆有水患而今免之也

惟是宅中國大施側善政善教出來四方豈有不安者適  
道中致盤庚有志振起適值耿圯之患此事不圖先業將  
不守故嚙嚙于克從紹復以致安四方為言紹復底綏向  
所懼不克從之先烈且綿為萬世無疆之休雖由策勵亦  
天使然故曰天其永我命

左傳註木再萌蘖謂之由故云楚其復由又昭八年今  
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韻書藥本作嶽今本作析稿木  
之餘也馬氏曰顛木而津生曰析  
盤庚教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  
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尚書章句

卷十八

六

通節俱是史臣書法教于民承上三節言當時小民之不  
遷其故有二惑利害者因為在位之浮言所搖明利害者  
又為在位之排擊所阻此盤庚之所以教民由乃在位小  
民情公則言出為箴而力微則勢常易伏夫使攸箴出于  
民庶已失筭矣至于民矢其謨當事者復壅而蔽之此寧  
可長也盤庚知其然故其以常舊服正法度也惟曰無或  
敢伏小人之攸箴以常句正是教在位常對異看見非糊  
舉曰舊服者以舊規詔舊人也正法度三字最嚴緊法度  
合下賞罰意曰無或句凜然法度語只承排擊阻難邊史  
臣摹盤庚發令如此以起下命衆至庭意有衆悉至于庭

則民情不達而自達矣。臣民咸在彼在位者又安能肆其浮言哉。此意最緊。○由字根數字來。謂教民從在位之人教起。教在位之人便不須教民也。所以通臣民之情。小民之惑。由于在位之人此意高一層。由在位雖有胥動浮言排擊阻難二意。然觀無或句却重排擊阻難。邊本節歸重在此句。以常句是証以先王已遷之事。邊故事也。無或句是欲其達小民欲遷之情。達微辭也。邊故事則人情不睦。達微辭則人情不壅。二意相承申下。只重達微辭。蓋無伏攸箴。此訓戒之言。正是正法度處。故達微辭乃所以遵故事也。下文通篇所云皆舊服是。君令臣共朝廷之法度也。

前書章

卷十八

七

先王遷都舊臣無有不遵法度者。故盤庚舉之以正今日。君臣之法度焉。然伏小人之攸箴。正是人臣不守法度處。故下卽舉一語以蔽之。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須知正法度不止伏攸箴。下文皆法度語。觀下兩提舊人可見。但伏攸箴是亂法度之尤者。故先戒之。小人兼孤幼老成言。或敢者萬一之詞。要看一敢字。蓋恃世臣大家之勢上足把持國是。下足箝制小民。故敢伏而不顧耳。先王以民心爲心。以民之利害爲國之利害。五遷厥邦皆順小人之攸箴而爲之也。當時民無惑志。有言必達上。臣無匿指。有願必同民。此先王舊服卽國家法度也。在位者欲阻廢法度。

則不得不托于民情之不願。欲託于民情之不願。則不得不動以浮言而使其言之同于我。隱伏攸箴使其中情實語不得聞于上。如此則反若君之欲遷爲遠。衆而廢舊服者不知不欲遷者特在位總于貨實之私心。一時小民惑于浮言之左見。而非衆心所同然也。衆心所同然衆口所同辭。今曷嘗與先王時特爾輩伏之耳。盤庚明極事情故不作爲一切之法以整齊之。惟以先王舊嘗遷都之事。正今日當遷之法度。使臣下知所遵守。然所以正法度者亦非有他。亦惟曰小人之中有欲以當遷之言箴規其上者。爾在位無或敢排擊阻難之。使下情不得上達也。王之告

前書章

卷十八

八

臣大旨如此。則遷與不遷。孰是民情之公願。利害必有真歸。是非必有真在。羣臣之計自破國家之法自行矣。命衆咸至于庭。以聽命意。衆字雖兼臣民。實是對臣告民。惟命衆悉至于庭。誰敢阻匿。正使有識者得效其箴。規無識者得聞其利害。轉相告語。可遂我遷邑利民至意。

正義曰。文王世子云。小樂正教于大胥。贊之箴師。教戈。一箴師。丞贊之。彼並是教舞于戈。知教爲教也。○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國將大遷必詢及于萬民。故知衆悉至王庭是羣臣以下。謂及下民也。民不欲徙。由臣

不助王勸民故以下多是責臣之辭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情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茲究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本尚書卷第八 卷十八 上 九

其憫汝悔身何及相時恤民猶胥頤以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沉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勸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以下皆對民責臣雖照無傲從康作王畢竟當以先王舊臣古今予汝等作朕對看古我先王兩節先舉舊臣舊服以見今不如古若網四節因譬以從遷之利不從遷之害遷任五節則直示以從遷之利不從遷之害俱申應前古我先王兩節○上既戒無伏攸箴此又以傲上從康爲言蓋惟羣臣傲上從康之故所以伏攸箴也傲上從康正私

心所在上非君心下非民心故云乃心無字非徒戒之正教所以黜處傲康內俱有動浮言伏攸箴二意當時羣臣只得從康之心傲根從康生來須串說若曰無得傲上之命而從已之安耳蓋所以傲上之命又由于從已之安放又戒其從康而以一無字領傲從康三字曰猷黜者私心盤據連自家不能知故要謀去傲者怠慢不急切從者牽纏不割捨在他心曲之微說此心不黜雖百喻何益此只是誅心之論非顯達君命而營已安之謂○王曰來汝臣庶之衆悉至于庭予告汝以遷都之訓焉彼遷都則予命不遷都則斷命利害較著汝豈不知而乃有胥動浮言伏

尚書卷第八 卷十八 上 十

傲箴者私心蔽之也汝必謀去私心無傲上而不肯遷有安故土以避行役而從康私去則箴言達于遷何有古今二字相照所以深責舊臣正是以常舊服正法度處亦惟句見先王之不遺舊臣王播五句則舊人之不負先王政舊人之美處不匿厥指與罔有逸言都在播告之修上見蓋于已無隱藏于人無添設在上卽爲不匿厥指在下卽爲罔有逸言非二事也不欽者用此不匿指而不欽不變者用此罔有逸言而不變舊人之美如此何今之不然乎險者幸一日之安而出萬死一生之計也庸者徂目前之利而無深慮遠見之計也羣臣方自奇其計不自知其

爲險膚。且險膚之爲心亦苦。何如不匿指。匿言者之爲安而且切于國君也。訟者據一己之理而不平。則相爭以求伸。汝何據而爭之不已乎。予弗知之矣。○古我先王卽成湯四君。舊人卽在位之祖父。以先王之臣言。猶曰先臣云耳。非世臣舊家之謂。舊人世勞王家。凡事皆賴以成者。故謀所以委任之而回其政。共政指遷都言。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所重在舊人乎。在圖任者乎。重在舊人上。若曰先王所圖任者亦唯此舊人云耳。所以弭當時之舊人也。下正圖任處。播告之修。猶云修播告也。以遷都之事作爲號令。布告天下。播告晉下四句。不匿二句。見舊人。尚書章句 卷十八 上 十一

于外。原君上爲民之情。以開諭乎衆。據民間利害之寔。以導率乎民。而不參一己之私言。舊人先民以信如此。故民用丕變。變者變其不肯遷而繫從上也。舊人上爲君下爲民。不負先王之委任如此。今汝在內。則伏攸箴。與不匿厥指者異。在外不和吉言。與罔有逸言者異。聒聒者不根上。不根下而造爲無根也。多言亂人之意。言惟忠信足以起人之信。今汝上匿下譁。陰懷背上之謀。而不坦易。苟徇目前之安。而不深長。所以起信者。率以險膚。難乎人之信矣。相率阻遷。有如聚訟。起信險膚內。正見伏攸箴不和吉言。非既伏箴不和。而又倡險膚之說。以聒聒起信也。險膚起信。則與丕變者異。徒起信于民。而不見知于君。則與丕欽者異。須知民以爲當遷。臣以爲不當遷。便是訟處。所訟者皆險膚膚淺之說。而非正大之謀。長久之計也。二句一直說下。此承上起下之辭。就上文聒聒起信險膚中。抽出言之上言。當去其私心。古人皆無私心。而汝獨不然。汝之不去私心。乃我有以成之也。二德字俱指愛民之德。堯德與含德緊緊相應。人君爲民圖遷正德之所在。此德畢竟不可泯。但爲汝所舍。如花含蕊。一時未開。舍德卽從康而匿厥指。不宣布德意。是不惕卽傲上而逸言不共命是。若觀久視

汝舍德不惕之情也。逸字亦指此二者。逸即逸言之逸。非不是過失。然不可作過失字看。通節歸重予亦拙謀句。以慈引咎。正對傲臣言。見今後不肯因循苟且。必正法度矣。○先王有作舊人則從。今我有作汝臣則訟。豈我輕易遷徙。勞民動衆。自荒廢此君德乎。非也。勞民一時。圖安萬世。正予德也。惟汝舍蔽朕爲民更新之德意。而狃于從康。不畏懼我威命。而敢于傲上。此所以康共之志。不信于斯民。而震動之迹。有疑于荒德焉。汝豈以情深而予不覺。故敢于欺我耶。不知予視汝傲上從康之意。明白洞達如觀火。然此雖是汝之過。亦是我往者拙于謀慮。狃寬容而不操刑殺。以作成汝傲上從康之過耳。予亦自悔而汝可舍德乎。

尚書章句

商書卷十八

十三

若細四節俱要得申言意。上兩節言無傲上從康有此好處。下兩節言若傲上從康有此不好處。故上注言利。下注言害。並陳使擇。甚言當謀黜乃心也。大意云。夫我圖任不異先王而汝乃異于舊人。亦不知上不可傲康。不可從矣。汝誠思上不可傲而無傲上。若網在綱。常有相從之善。誠思康不可從而無從康。若農力穡。乃有秋成之望。如此則汝豈復舍德。汝能黜其私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好友矣。夫實德所施。非比陰膚之信。即丕乃大言後先積德。誰復汝

尚書章句

商書卷十八

十四

禁乎。不然而必欲從康。乃不畏我毒于遠邇。是怠情自安也。不昏作勞。不服田畝。安見有秋成之可望。從康之害所不免矣。不然而終于傲上。乃不和吉言于百姓。是災毒自奉也。燎原撲滅。自作弗靖。安見其條理之不紊。傲上之害所不免矣。夫傲上從康。其害如此。汝可不懃乃心也哉。○承上言我故拙謀而成。汝傲上從康之過。然汝其可以不戒乎。巨室不肯遷。只任一已之意。却不知事君大義。貪一時之安。却不知他日遠利。故此二項一以義責。一以利誘之。正意宜發在若字上。不素。有秋下不必補戒。意言外見如云。君統乎臣者也。君欲遷而順從。此相從之理。若網之有目。全在綱上。提綱則網乃有條。而不素。人臣不傲上之義如此。可以不戒傲上乎。逸始于勞者也。今一遷而乃家永建。此相因之勢。若農之服田。勤于穡。乃亦可望有秋。人臣不從康之利如此。可以不戒從康乎。在猶從也。網有衆目。聽提挈于一綱。故曰在。若網操之。則衆目爲政。安得不消。君是汝綱。豈綱制汝。直是汝在綱。在綱在字。即綱舉之意。在綱正對力穡。有條不紊。上補個則字。方是農望有秋。即難避力作。力穡即是服田。服田無工夫。重力穡二字。乃亦有秋。是力穡之效。有條不紊。是在綱之效。喻網以本末。言喻農以今後言。玩註上則字。并申言二戒字。則若網

二句亦須照下二句講。若以上二句爲勉其當如此便不見戒意。舊泥傳戒字每于不系下補系臣有誅有秋下補情農無秋不知此二意是在下文。若此節便說盡則不畏戎毒二節不必說了。他處比喻宜繳正意。此處再繳不得一語。

依傳申前汝猷黜乃心之戒。通節重克黜句。黜乃心便是施實德。前言猷黜猶勉其謀之。此照上曰克則期真能之贊其決也。乃心卽傲上從康之心。實德爲民圖安之德。私心者實德之妨。心私而託公以市悅小民則爲貽實禍。可見克黜乃心方能施實德。前曰舍德此曰施實德。欲其以

尚書章句

卷十八

十五

所舍者宣布之也。當時在位之臣其婚姻僚友皆擅膏腴之地。就居止之積。在位之臣與黨比而憚遷心之所爲實在此。而猶爲之辭曰不遷實于民便。又乘小民安土之情而誑之曰我實爲爾計也。此之施虛德于民。抑不思大水時至都邑淪沒。爾之婚姻僚友其將焉往。是爾之爲之者反以害之。與百姓同歸于虛德爾。故勸以克黜乃心爲斯民長遠計。以施實德于民。都邑既定百姓安居。爾之婚姻僚友亦同其福。不匿厥指而罔有逸言。在祖父既爲民圖遷有德于前。戒私心而施實德在汝。又爲民圖遷有德于後。世德相承已非一日。則此德丕大哉。汝乃敢大言曰汝

有積德亦言有大而非誇矣。今日非德也。汝字如此體貼。易我字不得。此句之首用一丕字。似不是刺字。當爲一讀。乃字與上乃字不同義。此是難辭。言民而及婚友者。以其所親愛者啓其迷也。言施實德而必曰積德者。以其所樂道而鼓其所憚爲也。

六經字多假借。丕不古字。通用古不字。聲與夫皮披近。故丕否皆从丕。不然曰否夫上聲。鄙塞曰否。皮上聲。驚異曰丕。披平聲。今人唾而不受。亦曰唾。無逸云。則厥心違怨之類。夫聲也。堯典否德忝帝位之類。皮聲也。周書爾我丕丕基之類。披聲也。又有通作不字。用者如上。

尚書章句

卷十八

十六

段王用丕。飲民用丕。變後段丕。克蓋爾丕。乃聲。降罪戾之類。猶丕顯丕承。詩言不顯不承。也不豈不也。又金縢有丕子之責。于天史記作丕子。負與背通。言不償夫之子。轉作逋。負之負。亦夫聲也。此節丕乃敢大言與君共讓後人于丕時。又轉作彼時之彼。皆皮聲也。舊註誤作大訓未盡。

此兩節申前後從康傲上之害。上止言戒。此則言害。一節嚴一節。與上二節俱要得申解之意。乃不畏節承上若農二句。來申從康之害。以沉溺言。上言不能從遷。必無來達之利。此言不但不得利。戎毒遠邇其害更慘矣。要說得凜

然可畏方與上文服田力穡不獲不畏內就也不肯遷遠邇以地言而民與婚友在其中勿分遠爲民邇爲婚友上以服田言故此以情民戒之不服田畝卽上不服田力穡但此從不昏作勞垂重下蓋勞苦之事人情所憚非灼見其利害則不能強力爲之故曰昏越其句如云及其然也安有黍稷之望或以不能承建乃家喻罔有黍稷疊添一層且說害意鬆了

漢孔氏曰昏馬同本或作昏音斂爾雅昏昏皆訓強故兩存越本又作粵音曰于也強其兩反唐孔氏曰戎大昏強越于皆釋詁文孫炎曰昏夙夜之強也書曰不昏

尚書章句

商盤庚上

十七

作勞引此解彼是亦讀此爲昏也鄭玄讀昏爲謂爲也與孔不同

此承若網在綱二句來而申傲上之害刑戮是也汝不和吉言至悔身何及說傲上之害已盡了下不過詳其實不可不戒耳相時以下與不和吉言句相應若火以下與惟汝自生毒五句應通節以汝不和吉言胥動以浮言作豚其實胥動浮言卽不和吉言非二也不和吉言卽聒聒陰膚是生毒以罪戾言惟汝自生毒三句一氣下謂自作自受因不和吉言而發先惡一義先惡卽傲上不重側重乃奉其恫應轉自毒自災意自生毒謂自致刑罰之加奸宄

卽不和吉言自災卽自生毒敗禍二句卽帶上句說乃生

毒中事先惡猶云罪之魁恫痛也乃奉其恫如癰疽在身不決去之而奉養之其痛必深所謂安危利災也既先惡

于民又奉疾于已一發則悔之無及矣故曰汝悔身何及先惡于民申不和吉言句乃奉二句申敗禍奸宄二句俱

不重只是悔身何及一句總承上重看曰毒曰恫皆指刑戮之感相時二句輕只引起下意其發有逸口屬上句連

此三句只是叫起矧予制乃短長之命句若曰相時儉民猶且以箴規之言而阻于過逸之口而況于制短長之命

者乎蓋卽逸口之可畏以見在我之尤可畏意故下卽接

尚書章句

商盤庚上

十八

曰汝曷弗告朕不可爾爾其猶可撲滅云云儉民兼老成孤幼說儉利小小見事之人猶胥之猶乃猶幸有此之詞

弗告朕而動浮言謂內不達箴言而外不和吉言也可見排阻搖惑是一串事弗告朕應箴言胥動浮言應逸口胥

顧與胥動相照小民身當其害猶有惕惕胥顧之心在位陰貪其利乃爲譏譏胥動之計曰胥動見非一人恐屬禍

患謂從遷有害沉屬罪惡謂既遷有罰二字本分開平看然浮言之人必倡爲遷都有害以恐嚇之民一恐懼而不

敢遷則必得罪于君是陷民于罪也小民之箴言猶爲逸口之所遇而况生殺在我獨不可以制沈爾之命乎若火



三句承制乃短長之命來若火之喻從觀火生來觀爾有  
觀火之明故制爾有滅火之勢猶可撲滅見制命在已振  
作不難總見獲罪于君必速禍于已意靖安靜以聽命不  
靖仰晉動意通節反覆數十言皆言傲上之罪自取非由  
外來意此上二節不言黜乃心而意實在其中○傲上固  
所當戒矣倘不知所戒豈無其害汝臣傲上不遷于攸箴  
之吉言本出于百姓者不能調和而宜播之則豈特戎毒  
于遠邇哉傲上之戮惟汝自生之矣生毒何如益不和吉  
言是汝樂于敗禍茲充賊害乎人以自取其災于身耳人  
孰不以罰及身為憫今斯民傲上之惡汝實先之豈知誤

商書華簫

商書華簫  
卷十八

十九

民還以自誤是乃自承其痛于身耳災為自災憫為自  
信乎刑罰之毒汝自生之汝待罰之及身而後悔之其何  
及也所以然者惟汝之不惕予一人故也觀此小民猶有  
審利害之實出箴戒之言以相顧省者乃其發也而汝以  
逸口制之不得上聞是空言且能制人矣况予制乃短長  
之命是非所在誅賞隨之所以裁汝豈不易哉汝何不箴  
言告朕而相動以浮言恐之以失業之禍害沉之于逆上  
之罪惡是民無惡而汝實先之惡也一時人情為汝所愚  
雖若火燎于原不可獨邇而制命在我則以觀火之明撲  
滅火之勢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不靖故亦自生

災亦自致而憫亦自奉耳豈予有咎哉真悔之無及矣

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  
祖乃父胥及逸勳予敢勳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  
勳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  
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上以禍患恐懼之此以任人感動之引進任言結前圖任  
及起下不敢勳用非罰非德意舊人以世家言勿錯認作  
老成人舊人休與國共安敢忽國家安危之機恩隨世深  
必且計子孫依附之地與新進不同器非求舊惟新正是

商書華簫

商書華簫  
卷十八

二十

剔出人當求舊意語氣當云若夫用器則非求舊惟新而  
禁以此道施之用人不可也下句証上句要見成遷在今  
去取有似求新而謀遷如昔任人必無棄舊方合當常使  
舊人用新器意

正義曰其人既沒其言立于後世知是古賢人也鄭玄

云古之賢史

此言已賞罰之不苟以明今日圖任舊人意垂重不動用  
非德一邊玩經文亦字輕重自見罰本不可亂用况功臣  
子孫先王與乃祖父同逸勳爾誠有功之後也而輕加不  
惕之罰則為非罰是予之薄也勳用非罰固有所不敢然

德雖所以勵世臣但宗廟之上實式靈之至于冒叨世選以助其傲上從康之私心是動用非德也予又豈敢以非德而加汝乎茲予大享至作災言先王祖父之靈毫不吝私予第不掩爾善必不敢動用非德也若視國恩爲固然而不知非罰非德予且奪自不與矣兩個不敢語語感動舊人不可草草看過○按舊說以胥及一句對世選五句分賞罰對看則世選句不重只敘落作福作災句先王祖父之靈不可欺以起下不敢動用非德之意看來胥及逸勤乃祖乃父之勞與善也在國家爲勞在身爲善因胥及逸勤說到世選不掩因不掩說到配享說到福災簡在先

尚書筆箋

商盤庚上

卷十八

王先臣之心因簡在說到不敢動用非德一線串下先王指成湯四君言逸勤泛言而遷國在其中事成共其逸有事共其勤不重功在王室只要見舊臣于先王一德一心處逸勤共于乃祖乃父則共事亦期于後王後臣豈有無罪而加以非罰乎况國家報爾祖父不薄世選爾祖父之勞予不掩爾祖父之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父以勲勞而荷配食之時則作福作災自有公論予豈敢以非德而加汝乎世選爾勞二句只須先挑過茲字是提端語爾勞爾善爾字俱指祖父言先王世選爾之勞列于太常而予亦不掩爾善世選二句一連說言簡擇其功不敢蔽也勞

善一般看俱指胥及逸勤說曰選曰不掩暗指作元祀看遷都告廟時少不得大享與享故茲予大享二句正見世選而不掩處配享卽不掩之實勿認不掩卽世選世字從先王說到盤庚身上予字雖指盤庚而先王亦在其中註臨之在上質之在傍至廟中言作福作災就指朝廷上賞罰言傳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言朝廷上之賞罰皆簡于清廟鬼神之靈也作福作災承予不掩爾善句來世選不掩句總爲作福作災而言以見前人有靈之意非重在旌表功能上宜申遞向不掩邊以搭上爾祖從享句也福災是臣之福災作之却是盤庚如作福作威之作德恩賞也恩非所當恩是謂非德動是勳勳用之謂不輕于賞罰正是任用舊人意非于賞罰外另有如何任用言賞罰之不公欲世臣之效命至篇末皆此意此節樂言已取臣之術未及臣從遷不從遷意至下用罪用德可見○我任舊人亦賞罰不敢苟耳古我先王爲君及汝祖汝父爲臣上下同心遷都之後保國定家相與同其遠方遷之時分猷共念相與同其勲此汝祖父有功也汝爲功臣子孫苟非傲上從康以入于罪我敢動用非罰加汝乎必不從遷而後罰也且汝祖父有遷都之勞善莫大焉我國之胥及逸勤其勞有足紀其善有可嘉者先王世選之紀于

尚書筆箋

商盤庚上

卷十八

所常傳至于我亦表章之而不掩爾祖父之善此我禘配  
烝嘗大享先王之際爾祖父亦以功臣配食于廟而不掩  
其善斯時也先王在上爾祖父在傍或作福作災以寓勸  
懲者皆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精爽昭監誰敢欺之使  
汝做上從康不世繼其德我亦豈敢動用非德加汝乎必  
樂遷而後賞也夫我于勲臣之賞罰皆不敢苟如此圖任  
之意至矣

唐孔氏曰釋詁云算數也舍人曰釋數之曰算選即算

也故訓爲數○唐孔氏曰古之天子錄功臣配食于廟

大享蒸嘗也按正義曰蒸嘗是秋冬祭名謂之大享者

尚書卷八

卷八

三

以事各有對結蒸嘗對禘祫則禘祫爲大若四時自相

對則蒸嘗爲太初祠爲小以秋冬物成可薦者衆故蒸

嘗爲六春夏物未成可薦者少故初祠爲小也如蒸嘗

有功臣與祭者按周禮司勲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

大嘗祭于太蒸司勲謂之是也嘗是烝之類而傳以嘗

配之秋而再嘗是也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外祭

則郊社是也然後以祫爲大嘗知此不以蒸嘗時爲禘

祫而直據時祭者以殷祫于三時非獨蒸嘗也秋冬之

祭尚及功臣則禘祫可知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

也近代已來惟禘祫乃祭功臣配食時祭不及之也近

代以來功臣配食各配所事之君若所事之君其廟已

毀時祭不祭毀廟其君尚不時祭其臣固當止矣禘祫

則毀廟之主亦在焉其時功臣亦當在也王制云值祫

祫祫祫嘗祫烝諸侯初值禘一值一祫嘗祫烝祫此王

制之文夏殷之制天子春惟時祭其夏秋冬既爲祫又

爲時祭諸侯亦春爲時祭夏惟作祫不作祭秋冬先作

時祭而後祫周則春日祠夏日祫三年一祫在秋五年

一祫在夏故公羊傳云五年再殷祭禮緯云三年一祫

五年一祫此是鄭氏之義未知孔意如何

此示已必遷之志世間難事非斷不成惟遷事愈難遷志

尚書卷八

卷八

二

愈決志竟如射雖未赴的志已向的中遊矣惟此志破果

出獨亦破疑透決未許朝議微牽此便是作猷處乃共政

任舊人共謀須任小人今決遷利害小人中只有老成更

事多勿孤染誘少兩項人解得無侮無弱決志謀長即是

出力乃之私力能伏彼箴與天子衡則乃之真力即能吐

攸箴爲天子翼勉字內有言念前勞強求步武意蓋黜心

臣之猷決遷君之猷作不一便不尋不一亦不決各字厥

字要看雖爲國爲民實各自爲計勉力便是聽猷○首二

句一串下難字作漢字看指與大役動大衆跋涉之艱并

臣民做康說予以難事告汝志已決矣故引射以明之若

射句要點入難字告者言而所以告者志也欲與臣共圖其難傳多一然字便覺兩層轉摺國政必本于志予既告汝以遷都之難予之圖遷若射之有志必期于中決不敢畏難而苟安者此志原人心所同小人中老成孤幼皆能明故有攸箴只在位狃目前短筭敢做上從康耳無侮無弱正戒無伏攸箴小民雖不適有居其間亦有老成之人習熟故事有以當遷箴上者汝必達之無侮其年耄謀猷孤幼之人良心不泯有以當遷箴上者汝必達之無弱其年少謀猷而謂箴言不足聽也耿圯河水居不可長汝舍目前沃饒之利爲後日永建之圖各思長遠其居夫君出

難者也臣出力者也其勉出汝之力以聽我告汝于難若射有志之猷可矣各長于厥居是意中事下二句乃所以謀長也一直下正勉其從遷也勉力直是倡率民遷歸作猷上無傲從康二句都有勿如舊分貼無有遠爾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此申言賞罰以決之重罰上觀下節只言罰可見上非罰非德只虛說賞罰之公此實指諸臣之從遷不從遷言之無有遠邇四字極好凡法令不行必由親昵之牽制如無論遠與邇但善則加賞惡則加刑則令自無不行矣世家

大族蓋有商之子姓親婚在焉故以遠邇言時說分異姓之疎者爲遠同姓之親者爲近未確在外爲遠在內爲邇邇邇俱指舊臣行法不問遠近也伐莫重于死故以死言用罰者死則非動用非罰用德者彰亦非動用非德承上文來罪反上勉力從遷言德就上勉力從遷言遷都號令如此邦之臧二句推信賞必罰之由只足上意上文反覆戒喻只就羣臣身家說未說至邦國故此歸結邦家利害上去此亦不是善則歸人罪則歸已不過示已之必罪耳所謂法度也○且汝亦知賞罰之典爲甚嚴乎汝臣雖有親疎而我之賞罰無有親疎之間罰易加于疎遠苟僂老

弱切不勉力作猷而用罰則豈但不敢動用非德而已必重至于死而不赦在邇猶在遠也賞多私于親邇苟達箴言樂從遷而用德豈但不敢動用非罰而已必記太常作元祀遷而善在遠猶在邇也所以然者何也蓋邦之勉于水患承天命而紹先業惟汝衆從遷而用德之故此所以彰善無遠邇也耿圯河水天命所而大業艱惟予一人失罰之故此所以罰罪必無遠邇也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率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爾衆指羣臣言致告承上賞罰之命說當時所喻惟造在

王庭之人。不聞者尚多。故篇末使之轉相致告。重在與之更始。上自今至于後日。是期會。想當時必有日期在。各字貫下三句平說。未有臣不協恭。可襄大事者。事以上之事。言即遷民之事。若爾舍此。亦復何事。事不可慢。毋舍德而不惕。曰恭則無傲上。事多因乎其位。而位局之乃詎可驟曠。以位次爲部領。各不離所守。同心倡率。整肅其不齊。毋或先而或後。毋此從而彼不從也。以聽命言。則慢事曠位者。必以言語爲藉。而口屬之乃詎可有逸口至此。直以度乃口括之度者。以浮言爲非法。而不道也。各以法度律其口。則無伏攸箴。三句皆遷時事。正相告戒之語。是用德處

尚書章句

商盤庚上

二十七

下須補實意。如云如是。則用德而彰厥善矣。不然。則用罪伐厥死。其可悔乎。今日所云罰。特言耳。後日罰一及身。則悔無及矣。語特謹嚴。

八終

尚書章句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濤張孫振鑒定

盤庚中

此篇將遷時作。首節史臣記事。是詒民之由。以下皆盤庚詒民之詞。朕命包一篇。古我前後八節。以古今對看。又卽先王先民舊服。以見今不如古。失于政四節。說今若真不如古。必各有其咎。不可不相體。以從遷。今于告爾三節。直以卽遷決之。總是詒民之弗率。

尚書章句

商盤庚中

一十

咸造勿襄。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此節通是書法。誕告用直。句最重。此正盤庚所以詒弗率。而中一篇之綱領也。全節大意。總是記盤庚將遷都而誠以告民。必先戒其褻慢。而後進告一直意。國以民爲本。當時河水圯壞。惟民受害。盤庚欲遷。亦惟爲民。故史氏揭而書曰。以民遷。非因下是詒民。弗率而著此字也。作字傳著。將字甚好。此二句一句讀。猶云盤庚欲起而將渡南河。以民遷云。作將遷未遷之謂。惟涉河以民遷。就申作字以提。携之謂。弗率未必人人梗命。但問爲浮言所惑。不免懷猜。未信其上。如下文爾。忱不屬。是詒與誕告。包一篇告民之。

言。話字是史書法所謂以口舌代鐵鉞也。謾告正是話用。實者所告是爲圖安之實意也。後如承汝俾汝不從等語。都是川鹽處民之從君以好不以令故上之告下以誠不以言。盤庚此處恰好一段真心史。謹書之。其有衆二句俱號令體。命之咸造而戒其喧嘩一串下。頂上誕告用。實然不卽告也。當臣民咸至之時。先戒之以勿得褻慢。然後升進其民于臣之前而告之。先戒者欲其審聽。將遷未遷則未。在途故有王庭。勿作行在班次之庭。臣在前。民在後。故登進厥民親告之。而借天子感衆者無所容其好矣。以下皆面告之辭。○三篇衆字所指不同。或時指民。或時指臣。

商書

卷十九

王

或時兼指臣民如此。衆咸造與前衆悉至兼言臣民。若下格汝衆。凡爾衆與後罔罪爾衆。則衆指臣。若首篇率爾衆。感後篇綏爰有衆暨他文一切衆字。則盡言民。

唐孔氏曰。釋詁云。話言也。孫炎曰。話善人之言也。王苦民不從教。必發善言告之。故以話爲善言。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曰字承話字來。自己所訓謂言。自民所受謂命。其實一也。明聽指聽受言。勉之也。無荒失指奉行言。戒之也。聽而不明。則未盡所言之意。受而荒失。則所言爲虛。正反相形。嗚呼古。皇。而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孚于天。

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顧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宜。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泉厥載。爾從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衆。○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于丕克羞爾。爾用懷爾然。

商書

卷十九

王

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與殷降二節對。言已之爲民如先王。保后胥感與今予將試至。動予一人對。言爾不能同憂如先民。鮮不孚于天。時與爾惟自鞠至。何生在上對。言昔從遷之利。今不從遷之害。今予三節以已命遷以救民害。無非念先民以及于爾耳。○嗚呼古我節述君民相與者以告之。雖君民並言。重保后胥感上方是責民之旨。承民保后俱指遷都言。前后指成湯仲丁河。夏甲祖乙四君罔不者。四君雖不示其人。罔不惟民之所欲。則承奉而不違。惟字最重。念念爲民圖安。不敢坐視水患也。下文丕從厥志。正應此承字。不應作敬字解。保猶洪範保極之保。狀

民一種翼衛其難之精神。保后卽是胥感處。民體恤君心。爲我意于有比。而見君憂便視爲自家之憂。相與共憂以圖遷。更不論君爲我憂。如腹心手足自相揀護。下文以不憂朕心之攸困責之。正與此句相反。本是民承后。反言后承民。本是后保民。反言民保后。見上下一體彼此同心意。鮮以不浮句。總承君民相與側重胥感處。見雖曰天定勝人。然天能勝一人。不能勝天下之民之衆。天時猶天運。包水患言。天時難以人力勝。遷徙避害則天災亦無如我何矣。故曰鮮以不浮。物浮水上比水面高一層。今不但修人事以與天對。反浮過一步。非志一動氣之謂。從來宇宙間。

尚書卷中  
卷十九

滄氣全係宇宙間心神料理之。若君民異念。則氣驕神索。其勢常主沉。惟君民一心。則神靈數訓。其勢遂主浮。蓋修省勝而天時自和。是回天者也。迺大君所獨操爲人定之道。憂感勝而天時不得。不和。是浮天者也。迺君民所共操爲必勝之機。○嗚呼。古我前后遇有天時之災。不敢坐視。罔不惟民之奉承而爲之圖遷。乃當時民亦保合乎君相與致其憂感而共圖之。先體君心如此。夫人之不能勝天。以其力微耳。今君所憂在民。民所憂在君。君民一心。聚其全力以當天。天所災止于此。人所修溢于彼。人定實能勝天氣運。不能爲之殃矣。

殷降大虐至。用遷是述見成故事。起下開字。見今日遷都之事。非我初始。念念其遷遷美意。承汝以下正已之所可念者。見其不愧先王也。○殷降大虐三句。正證勝天時意。先王不懷便是惟民之承視民。利用遷利字。內亦有民能相與憂其憂意。用遷便勝了降虐之天了。汝曷以下緊承上三句說。開字正指此三句。以商爲殷。史臣追稱之辭。大虐卽指水災。民之不肯從遷。只是懷土一念。惟先王明于利害。故不懷。非泛然不敢安居。不懷正是感處。作仰上盤庚作之。作謂起而將遷。非泛然興作。視民句。推攸作之意。視民利者。害在舊都。利在新邑。計萬世永利。論人心公利。

尚書卷中  
卷十九

惟視民之所利者。在于用遷而已。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句是發落。下之詞。言先王當遷而遷。惟民之承者。爾之所聞也。汝何不以前所聞于先王者。而念我于今日乎。汝曷不念對保后說。民被浮言所惑。不曾自家心裏忖量一番。試將我與先王之遷比較。思念當有得其故者。承汝二句緊承上汝曷弗念我古后句。將念字一氣開轉。勿歇住。承俾二字串。承字卽應上文承字。曰俾汝者。奉汝之所當爲者。不得不用汝以爲之也。以佚道使民。正是此個俾字。卽所謂厥攸作。惟喜康共。卽所謂視民利遷。康共正遷都本意。此二句重看。不曰共康而曰康共者。君無私安。以民爲安。



以安康之事與民共之耳。若以遷罰汝則我先自罰矣。當時民惑于浮言。視遷都如謫戍然。比近也。斯民原曉得遷非真罰。但近罰耳。

此卽上俾康共中點出從志來。蓋發其圖安之本心。使自識之也。額懷二字都在話上。見應承汝俾汝輕過。不從厥志。應惟喜康共就重看。註中招呼如登進。厥民是懷。來如話。民弗率而用。豈是視民利用遷者我之心。而惟康共者汝之志。民惑浮言而不樂遷。其志不過慕利而求安。今子所以額懷爾民于新邑者。不過爲民蕩析離居之故。欲承汝俾汝康共以大從爾之志耳。蓋趨利就安人之同心。

尚書章句

商盤庚中  
卷十九

六

然憚小勞而暗大計。見近而不見遠。亦人之所時有也。使重拂其意而苟焉以從之。其從之也小矣。王者未嘗以人從欲。而亦不違道徇人。惟審于安危利害之實。而爲趨利避害舍危就安。則真是真非不容自迷。必有出懷土憚勞之外。不從其口之所不樂者。實以大從其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也。從民一時之利者。其從小從民。永建之利者。其從大。故曰丕承。

今子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承上承汝。不從厥志言。對先王惟民之承看。承汝俾汝額懷新邑。便是將試以汝遷。惟喜康共。不從厥志。便是安定。厥邦二句。不宜十分着力講。

只是承上過下。以起下汝不憂等句耳。汝不憂至一人對保后胥戚看。爾惟自鞠以下對浮于天時看。首二句略提將遷之意。下便以不從遷責之。以汝遷以者。携去之辭。非如註亦惟汝故之謂。安定主民不主邦。安定厥邦只帶言。若曰免蕩析離居之苦。而安定于其邦云耳。計遷已久。成遷在今。今子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是亦惟民之承。汝當保后胥戚可也。乃不憂我心之所困。困謂萬衆動移皆在君心之念。乃皆猜忌疑貳。大不宜布腹心。欲安者汝之心也。汝自以浮言障蔽。不能宜布腹心。惟不憂君憂則人各匿其心。誰敬念以試而動主者。有是心而顯出之謂之宜。

尚書章句

商盤庚中  
卷十九

七

欽念之念。內自省念也。動卽至誠。未有不動之動。有上下相通意。乃咸大至一人作一句讀。以不字一氣貫下。言不憂朕之憂。而私便其身圖。是不能開心見誠。以感動乎我。是汝不能保后胥戚矣。則惟爾自取沉溺。必不能以人力勝天時也。若乘舟以下。詳自鞠自苦之實。譬喻在先正意。在後。若乘舟二句。皆喻語。乘舟以事勢言。乘舟中流而汝意見不定。遲滯不濟。必臭敗其所載之物。今汝從上遷都之忱。間斷不屬。君用宜民且携貳。忱何以屬。忱字當誠字看。與上忱字應。不屬是與上之誠意不相接也。人若信得真時。是非利害萬口不能動搖。惟民與君之心不屬。所以

浮言得入。何去何從。欲行欲止。禍已臨而不知避。安得免于沉溺。不屬時說。云始審利害。以爲當遷。繼惑浮言。而不肯遷。不如云。今汝從上之遷。已至于此。乃憚于涉河而急于牛塗。則從上之誠。猶不聯屬。是不能及時。安能有濟。卽遷居耿地。亦相與沉溺于水而已。如此說。覺與涉河有情。若乘舟九宇。屬下不屬上。玩註意。是以弗濟。譬恍不屬。以吳載譬。胥以沉無深一層意。言子所謂自鞠自苦者。如此。利害。字承利害兩邊說。遷則安定。如彼不遷。則窮苦如此。利害昭然。汝民猶不察。則雖疾怨忿。怒而沉溺之困苦。困自若也。亦何時而瘳乎。不其或稽。猶言不占而已。痛其不稽。正欲其稽利害之實也。曷瘳。猶言不可救藥。

唐孔氏曰。臭是氣之別名。古者香氣穢氣皆名爲臭。易云。其臭如蘭。謂香氣爲臭也。晉語云。惠公改葬。中生臭。微于外。謂穢氣爲臭也。下文覆述此意。云無起穢。以自臭。則此臭謂穢氣也。肉敗則臭。故以臭爲敗。船不渡水。則敗其所載物也。此節正是不稽利害處。承上起下意。夫俾汝康共而黷懷新邑。此長遠之謀也。自鞠自苦而惟胥以悅。此不遷之災也。以憂自勸者。豈人情哉。汝不爲長久之謀。以思其沉溺之災。則是憂本可免。而憚遷。乃所以大勸其憂也。若謀長

則知災在旦夕。今日之勢。可謂有今日無後日矣。汝何有生理于天乎。今其二句一意。正憂之所在。利者民所欲。安者民所懷。然所欲有甚于此者。生命也。故以何生續命大利害。大安危動之。

兩提今子亦別上說。今日已前。此說自今已後。上二節旣言不遷之害。此因直命其從遷也。正爲其悅之不屬言利與害無兩從。人當自立主意。主意不定。將隨人轉移。故命爾一者。一于遷也。一則清。二三則穢。臭物先腐而蟲生之。穢惡爾自起。豈浮言能惑汝哉。臭字從臭厥。來彼是譬喻。此則遷說在胥沈上。穢卽臭爾。悅不屬卽是不一。所以起發穢惡。以自取臭。載之禍敗。非起穢自臭乎。此一正一反之文。今子命汝惟如此。無得如彼也。恐字應命字。所以命汝此者。蓋恐人以浮言倚汝身。迂汝心也。恐人二句當推一之故。卽搭自臭句。申說垂重心上。恐不一浮言之人得倚汝身。以行傾邪。害不能避。利不能趨。纏縛不得自由。浮言之人得迂汝之心。遠于事情。不知切身利害。俟水之自退而安上。重遷豈不迂緩可笑。猶諺言進走爾身而哄爾之心也。一則心有主。而浮言無自惑矣。總見不可不一之意。

子迂續二節。總承上言。明已欲汝一心從遷之意。反復一

意重重釋說其用奉畜汝衆句是申釋續命于天其子念我先神后三句又中釋奉畜汝衆也下節追叙上節推原反復發明亦惟汝故以決臣民從遷念先神后之勞爾先不但應上古后先民兼以起下高后祖父○予述續乃命與汝何生在上相應畜者生命之謂下二句贊上一句言已欲如此非以戕之實以生之也總是今予命汝一之意續命使民有更生之意全憑一段元神和氣一毫威虐着不得奉畜使民有遂生之樂是容民蓄衆之蓄威虐都忘却將欲遷不遷之民盡含蓄之生養之中也蓋蓄衆是足續命之意講自有分別○夫能一汝之心則知予之心矣

商書華篇

卷十九

十

予惟以汝何生在上故及今未患未至而遷都以迎續汝命于天也然則今日我豈以謫遷之威脇汝哉正以不遷則爾命無生理于天而我失其奉養之道則用以迂續汝命奉畜汝衆而已

又因奉畜汝衆而推本言之應轉首節意此節比上節進一步予丕克羞爾卽奉畜汝衆不字生于衆字無深淺上言迂續乃命之意是奉畜汝衆也此言奉畜汝衆之意是懷爾也首句卽是懷爾蓋先發意而後收繳之夫我之所用奉畜汝者果何意哉惟念我先神后當五遷厥邦之時爾先人保后胥感之勞不可忘故我今日所以經營遷

都大能養汝者用懷念爾爲先民子孫而不忍其淪胥耳予念爾爾可不自念乎上曰奉畜此曰克羞爾者謂大能奉畜之也爲民圖安君上之分使其前無功亦豈容不念屢稱先人不過以已如先王欲民如其先人之從遷耳非以遷股止爲念前功也我念爾先人爾當念我以占后二念字隱然呼應神后對爾先看神后者神明之也爲下降罰張本

商書華篇

卷十九

十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從降弗祥

旣陳情勢備言利害而此又歷數災祥廣上篇作福作災之旨言臣民若不同遷高后與爾臣民祖父臨之在上質之在旁高后決不相貸必將大降罪于我然豈特高后罪我亦將罪汝豈特高后罪汝亦必令汝祖父罪汝又豈獨高后令汝等祖父罪汝卽汝等祖父更還勸高后罪汝矣見交互遞責罰有同心今日已欲承民在民必當保后下

遂言保后之事。四節一節推一節。首雖貴已後雖貴臣貴。爲民發見。君臣不爲爾民圖遷尚且有罰。况爾民可不從遷乎。○先言君不能爲民圖遷。則高后必降罰。特以嚴之。已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失于政。不止不遷。謂不能斷然率民以遷。而優柔以失其政。舍前篇罰字意。安舊不遷之謂。陳陳于茲久。不可居之耿也。高后專指成湯崇降自上而降罰。罪以疾苦。罪疾卽是責罰。曷虐朕民句。正責罰之辭。民曰朕民。湯之遺黎。益高后嘗降我凶德。而允殖兆民者。子孫不能爲民圖遷。寧不以虐而罪我哉。坐視沉溺便是虐。見高后之靈無日不在生民。不可不仰體。

尚書

商盤庚中

十一

隨責民不從遷。得罪于先后。所以深嚴乎民。首二句一連相因看。自棄其生。則不能與君同心。民之罪在下一句。故誅罰之詞。專以不比罪之。曰字只管曷不暨朕一句。故有。以下又是盤庚之詞。以明罰不可免之意。先后槃指先王。上節先后生生叠用。重上生字。生其生也。與前何生在上。相照。蓋遷都無沉溺之患。既樂其生。因此建家立業。又與事以厚其生。則生而又生。是謂生生。下文往哉生生亦然。予一人之心。卽惟喜康其之心。不歆同心。卽不宣乃心。爾忱不屬也。易曰比輔也。下從上也。與下篇協比比字義同。比君可也。協比非也。曰丕降降之非小。民以保后爲德。與

德卽倚乃身。迂乃心之謂。或以故作故意之故。將與德句。緊帶上有比句。故承說自上共罰汝云云。如此看。則曷不暨朕切孫四句。正丕降罪疾之辭。與將故有與德句。另作提極者不同。要認清。○夫不爲民遷。我得罪于高后矣。若予爲民續命謀遷。而汝萬民乃不樂生生。與我一人謀同心焉。則非予之罪也。我先后必大降與汝罪疾。曰朕切孫。不爲虐汝矣。汝何不相與同心以遷乎。故爾有此失德。我先后自上神明其罰汝。汝將何道免耶。不從君遷亦難免。先王之罰矣。

尚書

商盤庚中

十一

古我先后節。言乃祖父與先后協心。而爾民事我不如之。正以起漸棄不救。上勞爾先是稱叙祖德。此勞乃祖乃父。是見君臣事使義不可逃。先王之于乃祖乃父。既已相勞如此。而汝等既作我畜民。正宜與予一人歆同心。何意汝有戕則伏在乃心。此雖藏之幽隱。而先后神明固已洞燭之矣。既字與則字正相呼應。先后及前先祖后俱指四遷都先王言。祖父是民之祖父。勞乃祖父汝畜民。從上文勞爾先奉畜爾衆生來。有戕乃心。謂胸中橫起自戕之念。與生生反。卽勸憂意。緩者進汝祖父而告以汝子孫不從君遷。我將降罪疾不救乃死。是乃祖乃父聽先王之陰罰也。緩字當作執而遲疑字解。蓋先后雖知汝心之戕。然念乃

祖乃父之昔勞。猶執而遲疑。其間乃祖乃父。則以義不可容。斷棄汝命而不救。汝死于先王之前也。如此看。語意似覺有情。緩之而不救。與下廸之而不降。以生前之同心爲民決之耳。斷棄至死。則不止罪疾。所以深懼之。

此言臣不能率民圖遷。則臣之祖父亦順先王而以義同之也。對民責臣。意重在民上。惟對臣責民。故曰子有亂政。同位。有者諸臣中或間有之。亂政卽圖任舊人共政之政。同位卽由乃在位之位。具乃貝玉。誅其心也。沃饒多則貨賄備。故以貝玉爲富。非耿地產貝玉。上篇責臣之辭。但責以浮言誤衆。傲上從康至此。始言其具乃貝玉。則知蔡臣

尚書卷十九

商書庚申

十

實利瀕河之地。沃饒自豐。種種不欲遷者。皆具貝玉之私心爲之。正棄義卽利之實。乃祖乃父。丕乃告我二句。一直。是稟命于成湯而欲其降罰。意作丕刑于朕孫。是設爲祖父之言。丕乃崇降弗祥。則謂高后實降以不祥矣。廸字活看。爾祖父固我先所圖任共政。而罔有進言者。見其子孫所爲不肖。必怒而後加刑。高后雖欲念前功而宥之。然由祖父之啓迪。亦不得而違其誅矣。弗祥卽丕刑。亦罪疾之類。丕是重大意。崇有增加意。言外見臣以不遷獲罪。民可惑。浮言而不遷乎。盤庚于民。但言丕降而已。至已與諸臣則言丕乃崇降。見爲民上者其禍尤烈。對民重責已責臣。

不重責民。懼之以神道者。因尚鬼之俗。然當遷之義。質諸鬼神而無疑。此亦誕告用亶。處須知上節說民之祖父降災于民。止言先后罪民。而祖父不救。是降災之權在先后。而不在民之祖父。此節說臣之祖父降災于臣。止言高后作丕刑。是降災之權在高后。而不在民之祖父。就中便有攬權意。

貝是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爲貨。故以貝玉言之。貝玉貨實略異。貝玉乃在耿瀕河出產之利。若貨則是天生五材之贍民者。故下篇言無總貨實。不復指貝玉萬物皆謂之寶貨。亦寶也。

尚書卷十九

商書庚申

十五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廸。顛越不恭。暫遇姦寇。我乃剿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承建乃家。

此三節是方遷而贊其決。發歎再提。今予與上語意亦別。上言已欲承民。此言民當保后。故直勉以所事。告汝不易。卽告汝于難意。但前對臣言已不以難而自阻。此望民當以難而相體。亦稍有別。上篇傲康不可混入。永敬三句。欲其體君之心。各設中句。欲其正己之心。見得能正己之心。斯能體君之心。雖難不見其難矣。此欲其設中于心。以定。

從遷之策也。不易兼事體重大。臣民拂逆意。大恤以憂國。憂民言。卽前感字。不易正是大恤。蓋遷都上爲國本。下爲民生。既戒在位之浮言。又嚴斯民以罪戾。何等不易。何等。大恤。不敬則上下渙然。何以回天。必永敬之。永敬者。不乍敬而乍慢也。絕遠只是絕遠于君。君欲遷而民不欲遷。卽爾忱不屬意。相絕遠則非永敬。一正一反。看汝分句。正是無相絕遠。如云。耿圯汨水。我心之所大憂也。汝當永敬我。之大恤。無胥絕遠。然則若何。亦以圖遷我之微也。汝惟分君大恤之念爲念。而欽念以忱動于一人。恍然與君共。一堂而圖治。同一心而思念。此方是永敬。與先王保后胥感相符。親浮言之人。迂汝之心。但與乃浮言之猷念相從。而與君絕遠矣。汝若總是非利害提衡而較。乃心之中宛然在焉。其各設之于心中。非有物設亦無象。不妨人挾一見念造一形。而中正于異處。微同然之極。分則萬人各操一心。合則萬心共稟一中。蓋事至求中有合有不合。惟設之于心。如植物置器持得定。則紛紜不能奪矣。猷念勿兩平。念者志慮所存。其經營規畫處。卽猷也。正以抒不易之懷。爲民軫大恤者。君之猷念主合。康共定邦之計也。民之猷念主分。謀長生生之計也。分猷念。卽是相從從順而不

拂。未及從遷。但從而非。乃心。其見有當從者。卽強爲從而神不恬。惟乃心有不易之中。在吾前言。不從厥志。命汝一總是這個本體。念固念之于心。謀亦謀之于心。方與設中乃心應。各設中泛說。高遷都一層。中本自有浮言亂之。必設立于此。而後乃心有據。有中而不能設。則意屬紛轉。各有中而不能各設。則見有參差。蓋中者猷念之的也。設中者定的之權也。各設者合的之極也。則議論省而猷念通。自然分猷念而永敬大恤了。此以根本處提醒之。看來中對不偏。義甚淺。不須說到極至之理。諸臣做上從康。則乃心私心也。故戒以黜。若百姓惑于浮言。此非私心坐偏聽耳。故教以設中。此句是通節關鍵。此啓行道路之令。不吉不迪。貫下二等人。顛越不恭。闕也是一種人。暫遇姦宄盜也。是一種人。看來顛隕有託病意。踰越有脫逃意。所重在遷。故以此等列于奸宄之前。姦宄者伺便而發。故以暫遇別之。從行及所過地方。皆有此等。人此二種人。卽乃敗禍姦宄。指不肯遷者。正高后所罰。乃祖所棄也。刑容緩乎。我乃字。承上貫下去。則字另講。則小刑殄滅大刑。殄滅之無遺育。謂凡爲凶者。盡滅之。無俾句。卽帶殄滅句看。則不在內。易種卽遺育。無遺育。虛下句實之。易變易也。乃變化生長之意。傳及時說于育字。種字不

甚相貼種卽上所指之好人。端而不誅。將復使爲猥莠于新邑。無俾易種。雖有防變。實有維風意。則珍蓋一時之權制也。○遷都之人。乃有不吉。善不循道之人。中懷叵測。乘人心之未定。窺行事之機。遷頓踰越。不敬上命。而從遷徙。而中道異志者。及暫時所遇。爲姦爲宄。乘虛投隙。劫掠行道者。是皆不善不道之人也。我乃卽時小則割剗。大則殄滅其族類。無復遺留生育。無使遺種于新造之邑。以壞我良民也。

唐孔氏曰。釋詁云。隕落。隕。顛越也。是從上倒下之言。故以顛爲隕。越。是遺落爲墜也。

尚書卷十九

商書中

太

復以遷都之利。感動之。飭勉其涉河也。重往哉二字。言汝衆其無憚涉河之險而往哉。自此去殷僅一二程耳。卽遷生生之樂也。此句是勉之之詞。今于二句又示已圖遷本意見。不可不往。就將然說。往哉。生生當作無力的看。生生者。只是離水患。便有生養不窮之道。前曰汝萬民乃不生。生生字同。言往彼新邑。有生生之利。只是言新都道等好處。非是欲其盡生之之道。註勉字。謂以生生之樂。鼓勵其心。勉其從遷也。振起其怠惰。振起其不遷之怠惰。作其趨事作其從遷也。或因一勉字。就以勉民生生可笑。蓋惟往新都好。故今于用汝以遷都。正欲永建乃家。享生生之利。

于無窮也。永字自生生中出。曰以汝遷。言必與其民俱往。不忍棄其民而獨遷也。前曰安定厥邦。茲變邦言家。民惟念身家曰永建。則凡欲爲子孫久遠計者。自不得不從遷于新邑也。

尚書卷十九終

尚書卷十九

商書中

太



東海潘士達輯著  
後學  
古澗張孫振鑒定

盤庚下

下篇既遷後作分三段看首節本盤庚緩衆之由無戲怠六節是合緩臣民立新業而釋舊疑嗚呼六節是專緩臣以仁新遷之民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緩爰有衆

此史臣之詞首二句一申是見成已然事緊緊相連提起輕看既字對上中二篇未遷而言非以本節乃字相呼喚

尚書華簪

卷二十

上

乃正二句是方爲事居者官府民屬井邑之居安插已足非復蕩析離居之日也故曰奠厥攸居觀下乃字可見其居兼君與臣民正位則專言君臣而民不在衆字方兼臣民蓋君臣上下之體統昔非不正而爲梗于遷都無微上罔下之習故須重整齊其朝廷班列之位如舊時制度一般此朝儀也乃字帶下看乃正厥位與下句緊相接重緩爰上既定其居乃正其位以嚴朝廷之體統然後呼集慰勞以安乎臣民有衆將訓衆故先整朝儀而後告之新都景象如此與上篇命衆悉庭中篇咸造弗藝略似緩者慰勞之謂曰以下乃其詞也篇中大指在此句要體恤中

兼有勸相意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此節兼論臣民括全篇意懋與戲怠反戒勉不對必懋勉而後能立大命必無戲怠而後能懋勉命之短長在遷計決不決今也命之有永又係遷後勉不勉非一遷便了蓋無窮事業方自今始也建大命主國命言即安定厥邦是而永建乃家之民命自在其中既遷已離微從康不可用微上貼戲字用從康貼怠字此則恐其以大事既往付之忽略故曰無戲大患既遠因而苟安故曰無怠須看章旨所在一篇不過因臣民新集之初欲令思終慎始臣務其

尚書華簪

卷二十

上

建一切苟且之習勝而紀綱風俗自此微矣其可哉○註上下二字與上文註上下二字不同上文以君臣爲言此上是臣下是民此後注雖兼舉臣民盤庚實重責臣蓋羣臣具貝玉微上從康今雖勉強從遷痼疾豈能頓革故篇中歷告已志說敬說恭說欽說隱皆對病發藥至斬病根尤在不肩好貨一語夫民生在貨使君肩好貨則臣念在貨不復在民彼小民蕩析離居以來生理盡竭遷徙艱難之日幹止未寧爲民上者縱瘁瘁拮据念念勤恤猶恐大命幾仆况可乘以戲怠乎故結到永肩一心欲其不沒于

貨也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門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茲新邑。○肆予小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此五節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都是叙述語。非結局語。結局在隱哉六節。今子節與肆子節首尾相應。中三節叙古今遷都之事。以證之。過下云然欲相與建大命。莫若釋

傳書

卷二十一

三

然怒而忘疑懼可乎。一節文勢一氣勿斷。百姓兼臣民皆在畿內。民庶百官族姓。臣民雖既遷盤庚。又慮其強從上令。非出本心。怨怒未忘。故又敷心腹腎腸。凡有所懷。傾倒布露。無復藏匿。重將遷都意思。說一遍。以解釋其意。從所自而究之。曰歷歷告以志。使知本心爲民。遷非得已。罔罪至茲賁。皆朕志也。故曰歷告歷告者。詳悉告之。若止罔罪句。不得言歷告矣。罔罪與各非敢違。十二句是告以今日相待之志。古我先王至弔由靈是告以前日必遷之志。罔罪三句。疑當時浮言之徒。有倡爲事定後罪之說者。故將示之以已意。先以此言釋衆疑。汝無懷怨恨。以合比讒我

一人替指罔罪三句。卽朕志誤甚。協者合同。比者附和。協比卽對共字。有惟共怒。則協比讒也。讒從怒生。怒是忿著

于心。讒是怨發于口。曰怒曰讒。皆從疑上之罪。已生來共怒。讒言一直不分心口。惟罔罪故宜無怒三句。一連看。猶云我無爾詐。爾無我虞也。爾無二字。貫下予一人三字。承上。○爾衆惟不明于朕志。故未遷而二三既遷而疑懼謂予有罪。爾之心。今予其敷布心腹腎腸。歷告汝百姓臣民之志。臣民傲上從康。向固有罪矣。然我之志不追既往。而罪爾衆。爾無相與懷怨恨之私。彼此協比。讒言于我一人。謂大事既定之後。而猶有他罰之及。此殆非我之志也。

傳書

卷二十一

四

唐孔氏曰。此論心所欲言腹內之事耳。以心爲五臟之主。腹爲六腑之總。腸在腹內。腎在心下。舉腎腸以配腹心。詩曰公侯腹心。宣十二年左傳云。敢布腹心。是腹心足以表內腎腸配言之也。

始曰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終曰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此一篇之綱領。夫爲民者。朕之志也。自古我先王至用宏茲賁言遷都之意。在于敢恭生生。一惟爲民而已。篇終言責望羣臣之意。在于敢恭生生。一惟爲民而已。此下正朕志所在。將言上帝復我祖德。故先述先王遷都之功。起之。古我先王專指湯遷亳。契始居亳。湯復居亳不

欲言遷耿者之過凶德。嘉績故但言成湯適山之功。居毫之善。見今遷之宜也。殷爲毫之別名。則昔之毫卽今之殷。見今之遷。殷非已創始。與前篇泛舉先世遷都者不同。將字對下將復將字。當指天意說。但先王顧謨天命。身自爲天。故此節將字。不明說天而天意自在其中。前功以毫言。契始居毫。照下適于山。前功處先入山字方得。多前功。不是要興王業。只是恢復國謚民安之功。多者層累之謂。一代加一代也。然遷毫實王業之始。不可誑也。妙在將多。于前功一語。說天不說湯。最幹旋得好。節內多前功爲下。復祖德張本。適于山以下。正是多前功處。適于山三句。一直總是湯實事。勿以下二句作效看。不曰適于毫而適于山者。毫地依山也。適于山卽是居毫。非是適山而後居毫。山指高阜。山高則水下。故曰降。凶德指水患。降則水不爲凶矣。嘉績于朕邦。承降凶德句說。是多于前功之實。水以就下爲性。故以降爲美。嘉績對凶德言。績與功一般。只以地利論之。消斯民沉溺之災。絕後世沴淫之風。足以厚生正德。績孰嘉焉。卽安宅樂土意。未及王業上。不可因將字遂謂湯之意將欲遷此地而興王業也。將字自盤庚言湯則可。天降凶德。何以能成嘉績。民命不播。則天命自順也。湯之王業未必果因遷毫。盤庚欲明遷都之利。故云。按

湯自南毫遷于西毫。在解師者是。○故臣民亦知我遷之故乎。蓋毫地依山遠水。契始居之。未嘗遭水患。有功于民大矣。其後屢遷。每遭水患。前功幾墜。我先王成湯欲前人之功久而不泯。于是恪謹天命。惟民之承。遷河而復適于侯山之毫。川能下我昏墊之凶德。而免河水之災。致嘉美之績于朕邦。而民有生生之樂也。是果有以多于前功矣。我祖已然之事如此。

唐孔氏曰。易坎卦象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徙必依山。之險欲使下民無城郭之勞。雖則近山不可全無城郭。言其防守易耳。徙必近山。則舊處新居皆有山矣。而云

適于山者。言其徙必依山。不適平地。不謂舊處無山。故徙就山也。○鄭氏詩箋云。殷有三毫。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毫爲南毫。卽湯都也。蒙爲北毫。卽景毫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爲西毫。卽盤庚所徙者也。按書序云。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毫。從先王居先王者。孔氏以爲契父帝嚳嘗居毫。今蔡氏以爲契始居毫。其後屢遷。成湯欲多于前人之功。故復徙居毫者。誤。

承上見已之遷都。與先王同。今我對古我看。湯析二句對凶德說。見祖德復掩而已。又當多前功意。爾謂朕句。正所謂協比譏言。予一人也。是引起下文之詞。有設問意。下一

節正答其故。○先王圖遷降凶德也。今我民在耿爲河水所圯。用蕩析離居。無有定止。則凶德有同于昔。而不可不遷者。吾意民將念我以古后之間。協力從遷。今乃謂我何故不安于無事。務震動萬民以遷耶。豈未知上帝之念我者乎。蕩析離居。非是烟黨不相聯救援。不相及爲離。言水蕩析其居。而人與居離耳。離居則無居。同有正照有居民。有定居是謂極。漂蕩崩析各相離披。居無定極矣。遷非細故。棄廬舍。捐墳墓。携老幼。挈貨財。奔走道途。荒宿草莽。呼號顧盼。原是驚天動地一番事。故云震動萬民。

謝書

卷二十一

北

如此重復祖德上。與我我先王節應先王將多于前功。故適于山以嘉績朕邦。今我復高祖之德。故承天意以永遷新邑。盤庚紹復而歸諸天者。示已非自專耳。必與篤敬之臣共者。以其端慤畏慎。能洞達國計。體悉民生。與浮薄。德之徙不同。恭承民命。是朕志。喫緊處。善承民命者。心承非迹承。故曰。正是承民命。承地于茲。而祖德可復。此即先王功意。豈無故而震動以遷。○高祖遷遷。戒治安之德于前。故天意欲我紹復祖德而治。及我國宗于今日。以繼嘉績之盛。天意如此。豈輕心可與圖事。薄德可與成功。朕及一二。忠誠體國之臣。恭承萬民將絕。

之命而決意遷股。用承地于茲新邑耳。上帝將復只據上。知對前將多前功看。高祖之德對嘉績。用永對用降。語意針針相照。復者復其舊都也。上帝將復。若曰天不欲沉湯德云耳。耿圯河水民陷凶德。高祖之德幾斬而我國家幾墜矣。今如以水災微動而見于卜。稽以爲當遷。非氣數適然乃。由剝而復。高祖以之多前功。今日以之復祖德。乃是天意欲治安于今日耳。復祖德即是亂越我家。無兩意。朕及以下是言已所以承者。即復祖德而治我家之事。天子以天下爲家。故國都亦爲家。必與篤敬之臣。乃能降凶德而懸嘉績。曆斯民于生生之域耳。蓋蕩析離居民命絕矣。遷之即所以承之也。古我前后罔不唯民之承。茲特及篤敬加恭焉。篤敬舍下敢恭承肩等意。命而曰承。則不敢阻以爲難。民溺視爲已溺。而擔當甚力。承而曰恭。則不敢忽以爲易。拯民猶恐拂民。其體悉甚周。永地不止免蕩析。將布德興化久安長治矣。地固無不承者。然濱河泛濫。則亦有不承處。曰用承地于新邑者。謂前此猶不免五遷。惟此地乃可承也。正照前天其承我命于茲新邑句。正是復祖德處。

肆子節解上。罪爾等三句之語。雖伸彼此之情。歸重在下二句。以釋臣民之疑懼。蓋上疑下之怒未釋。而懼其有

謫言下疑上罪之意未釋而懼其有後罰彼此芥蒂相  
命何故委曲開論所謂敷心腹腎腸也肆予冲人三句  
古我先王三節說來緊承上朕及篤敬說到弔由靈觀  
字自見下二句收繳罔罪爾眾上去如云夫我奉上帝之  
命與篤恭同謀遷殷則是我非廢眾謀乃用其善謀也謀  
不貴多而貴善從善所以從眾我之心固非與爾相戾者  
然爾眾初聞我卜而各不從非敢違卜也本亦爲我思慮  
謂遷徙震動恐大業動搖不若安故土之便以待蕩析之  
定而大業可宏耳爾見識雖不同我却是一片好念頭我  
方嘉爾况罪之乎此朕志所以罔罪爾眾爾不必怒說也

當時臣民只是不肯從遷未嘗有此美意替他委婉分  
令人人自安不從遷者理之蔽言當遷者謀之靈傳訓  
作善略舉其義耳其實善自有一段神通處顛木出巢地  
之靈胥感浮天人之靈不只是個呆善各非敢違卜重敢  
字見躊躇未遽遷者非抗也卜即上篇其如台詩云有  
其首是宏賁皆爲大之義賁扶云反今人多讀作賁封之  
賁不知賁飾之賁不訓大也近把茲字指新邑言用宏茲  
新邑之大業謂宏賁與嘉績相似非是

唐孔氏曰將有大事必謀于眾謀眾乃是常理故言非  
廢謂動謀于眾言已不自專也眾謀必有異見故至極

用其善者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  
念敬我眾○朕不肩好貨敢恭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  
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  
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此六節專告羣臣恤民以隱哉爲主下擇人勸導都是望  
其隱罔弗欽以下都是教之隱邦伯者畿內諸侯之伯舉  
伯則其餘可知師長者公卿之長師以官師言百執事者  
大夫以下諸有執事之官也三項人均有民生之責故呼  
而告之隱字關下生生字新遷之民生理未復艱難之狀  
最可憐憫使不以愛民爲念則害尤甚于蕩析故曰隱下  
念敬正是隱處傳中痛字替不得隱字隱蓋惻隱之隱自  
性地之密結者言凡臣有可顯致之民者其德淺有可隱  
致之民者其德深究實論之隱哉隱字正換他好貨好字  
當含照心若隱民豈皇好貨意

孔氏曰邦伯二伯及州牧也按古稱邦伯皆指諸侯之  
長如洛誥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可見  
邦伯之不指諸侯矣此處蔡傳似以邦伯只指諸侯看  
來孔傳說是其所謂州牧亦指是當州之牧非遍指九  
州之牧蓋盤庚爲新遷之民生理未復故欲凡有民事

之寄者皆有所隱痛于心何嘗及畿外諸侯

第二節首節之實下四節又次節之實朕不肩好貨兩節大約就已說貼懋簡相爾無總于貨實兩節大約就臣說貼念敬我衆看來懋簡着好一邊說故不肩節要重敘欽若否二字亦把否字帶而無總節亦申重生生自庸蓋此原一事不總貨則必爲民也○予其懋簡節承上隱說言其者未然之辭觀下文方說出懋簡之事來可見懋字是盤庚自勉與下戒勉之勉不同言緩衆全在邦伯師長予之責不過懋簡相爾念敬我衆云耳懋簡便是相非兩層此不但示簡之法以鼓舞羣臣亦以已之盡道率先羣

南齊書

卷之十

七

臣也簡相一面說重簡上簡兼用舍下不肩敬欽正是簡羣臣賢否不一自今以往予其勉力于用舍之間孰可任而任之孰不可任而舍之而勸相爾之機即寓于懋簡之中使念此新遷之衆民生理未復而敬以恤之耳夫君爲主臣爲相此曰相爾是以臣爲主而君輔之慈以隱民爲責羣臣意念敬須就臣言一氣說下念敬卽隱哉之實隱者一念不忍人之心敬則奉爲己恫不忍人之政也君能行簡擇之權至于敬則在諸臣念頭上只好好嘿嘿勸導之相爾念敬正懋簡之意念敬重敬字與罔有弗欽欽字相應一云予其懋簡先句相爾念敬我衆又句予其勉力

選擇羣臣之材品相導其念敬我衆也亦可念敬二字有屬圖政行政言有專就衆字言者看來念者念于心以圖政言敬者敬其事以行政言亦是選就本文衆字說念者念我衆而不忘敬者敬我衆而不忽爲是恤民在臣而總率在我

此正中上懋簡相爾不過于用舍之中寓戒勉之意耳當用者用當舍者舍便是懋簡示以用舍意向便是相導予不肩任好貨之臣以其不念敬我衆耳惟勇敢以恭敬民之生生使富民之有鞠養者與夫貧民之自謀生者各保其居此念敬我衆者也我則懸爵祿以待由小升大敬而

南齊書

卷之十

七

用之懋簡文于揆蓋體以敬之敬欽對不肩看不肩者廉熱不用深絕之也肩強之勝也強能勝重是堪任之義敬爲任遷都之初好貨不必奪民利只是專膏腴之地與百姓爭卽好貨也好在貨則瘠瘠之念奪于囊橐而有所不恭洋彌之氣消于貪戀而有所不敢曰敢恭有慷慨直任不顧利害意壯其決也民雖自生其生而猶當以敬承之者邦伯師長百執事之力此時民不聊生非恭不能隱非敢不能恭須要着力致敬一心要把百姓撫養替百姓營謀方能使貧富各保其居保居如保赤子惟恐傷之從諸臣一念恭承中憫我衆之辛苦墊隘慨然有天地並生之

懷祖宗舊養之意。恭及于此而一人飲民之念亦覺。翼動者安得而不為民叙用而飲。禮乎詩云式序在位言其用次叙在官位也。叙飲一意序而敬之也。垂重飲字與下罔有弗飲二字相應此正簡相處。

鞠養二字新說。恩斯勤斯曰鞠經之營之曰謀不可從。人字還指民言又以鞠人謀人指老幼言。蓋鞠人即前孤幼者無遺鞠子蓋可証謀人即前老成人惟古之謀人可証參之。

告朕志若否指上一節言作過脉語下句包下文勉若戒否意。飲字是若否關頭。若否非謂君心之所自若自否也。

尚書

卷二十一

十三

若字指敢恭二字言臣敢恭是願盤庚之志謂若敘飲意在言外否字指好貨二字言臣好貨是違盤庚之志謂不肩意。在言外飲字且空留下文無總二句實之罔有弗飲。勉羣臣念敬其民不是盤庚欲其敬已註二者所當深念是正意無有不敬我所言是餘意云然者因盤庚所言皆敬我之事若能敬其言則無不能敬其民故傳會意如此作釋而實非正說也。如此說方經旨不墮。○所肩若此不肩若彼朕志不難知也。今我既進爾告矣惟如我所勉而敢恭生生斯可謂能順朕志而肯之不欲遷不足謂不順朕志也。惟違我所戒而好貨斯謂之不順朕志。縱使肯

能從遷亦不足謂順朕志也。為若否兩當深念無不。我所言可也無一念而不敬民則無一念而不為民矣。告朕志志在恭承民命此告朕志志在念敬我衆一也。

何以飲之貨實與民功不並立者也。敬我之所否而無總貨實申不肩好貨之戒。敬我之所若而生生自庸申敢恭生生之訓。戒勉意直下歸重到生生上。然生生即在無總貨實中。指將來放利說無如未遷前也。亦與更始意。○諸臣不念生生病根只在貨實未遷戀此則與民爭沃饒之利既遷戀此又與生理未復之民爭捐瘠之利總非獨取積聚為文心苟好貨則隨其地之所居念之所至無時無事無不以貨實係心故云總非仍論貝玉也。必無總聚貨實惟引民手生生如所為敢恭者自立養民之功。蓋使民出而又生以成爾經衆之功也要看自字若但觀生生為民功策勵猶隔一膜惟隱民之生生見得為己之功而後生生為急耳。究竟成生生之功則有敘飲之寵即以民功為自功亦可安民原臣身上事却為貨實之念所牽未勉民功不切已所以先振其病根而勉之正敬念關切處。

尚書

卷二十一

十四

然始勤終怠亦非飲也。首句只傳上文一直說下重在永有一心上。式字正應罔不飲飲字無總自庸不利已而利此為民之德也。汝固敬而布之矣而實心少有一二三亦



非能式敷者故當承任之已初終一心願承遺緒如舊  
即係居猶切隱痛不徒念敷于立國始也蓋生者我  
乃我自己之民功也即敷我自己爲民之德也恐人  
不能創德不終敷則生生之機忽焉中斷故以承肩  
看來式敷承肩俱係着力之語承肩便是式敷處生  
庸即敷爲民之德生生須恭敷民德亦須式以心言  
生于肆心專生于惺心此正布德其源人臣愛民自  
心耳即能規避于若否而實心苟少有三二亦非能  
者不當暫以規朕之不肩全須承以究自心之肩對  
臣二句總是無戲意注脚

尚書

卷二十

五

丁奉曰遷毫避溺也免死也猶恐得罪于羣臣百姓而  
婉曲成篇者至于三然則其他力役安得有峻令乎夫  
待羣臣如是以有故家待百姓如是以有遺俗故  
曰天下歸服久矣久則難變也夫商之稱服自盤庚  
孟子取盤庚之意即此可以推見

卷二十終

尚書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者  
古淵張孫振鑒定

說命上

按命官有辭自唐虞有之少僅一言多或數言而止出  
于當時而命最簡而盡有書自說命始則禮內史掌三  
之入柄之法以詔王治命諸侯及孤卿大  
夫則策命之自此以後多由史臣代言

止篇全是高宗命傳說中篇方是傳說誨高宗末篇仍高  
宗申命而說承命說前皆貴重高宗惟至敢對揚天子之  
休命方始自任以其君聖聖字出傳說而高宗因之德字  
出高宗又傳說因之總之聖與德無異但輔德作聖是高  
宗意修德克聖是傳說意其論學都在政上不可謂中篇  
論政下篇論學

卷二十一

一

首四節史記高宗得說之由見君臣相遇之奇命之曰士  
節記高命說復命之辭見君臣相期之盛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鳴  
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  
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掣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  
正于四方台恐德勿類茲故勿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  
弼其代子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繁傳嚴  
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此總記高宗得說之由。不重君臣相勉上三祀免喪子道之終。君道之始。言卽號令是三祀內百官聽于冢宰。天子勿言者亮陰之制。史臣于高宗之免喪後。不曰猶不言而加其惟二字。便見他有恭默思道意。此作史書法。後周公作無逸稱高宗其惟不言本此。羣臣不知故咸諫。王知之曰明哲二句。泛論有德之君不能無言意。以起下天子二句。天子惟君萬邦以下。方指高宗知之二句。不可露出天子字。天子二句不可露出王字。蓋經文一步寔似一步。嗚呼。人君具先知之德。謂之明哲。然豈徒自明哲已哉。將發爲號令以作則于天下。遂接出今天子出亮陰而惟君萬

尚書書

商說命上

二

邦云云。知之以德言。明哲以人言。知之重看。自夙成之德言。凡民于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君道貴知之不言。所知何物。直言知之。正無不知的本體。不由測識。匪假見聞。乃是一光徧攝。妙覺全彰。故謂之明靈。明在性洞徹幽微。故謂之哲。明以燭天下之理。哲以察理之幾言。具是先知之德者。叫做明哲之人也。此句輕輕提過。重作則上實字要看。作則正明哲之實。不作則則明哲爲虛矣。明哲實作則以其知之者。作則非以明哲作則也。蓋知覺之靈固潛曜品彙昭蘇之脉。而心思之路會焉。心思會于是。夫非本體之表正所屬。而謂知爲虛乎。明哲是人品卽下一聖

字。天理不差。曰則廢事之權衡所取。正曰則作則就發號施令。使天下人人洞見本體。物物盡歸尺度上說。不可泛言。天子惟君臨萬邦。正是具明哲之德。而知天下之理者。則內外百官莫不承其式則。既有承其式則者。則則安可不自我作乎。承式拭目虛懷。願聆其號令。政教奉爲標範。而式之立。簡式樣是作則。照此則樣曰承式。式字活看。就百官說。君臨萬邦。何以獨稱百官承式。君民勢殊。而百官者。承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天子句與明哲應。百官句與作則應。天子二句言高宗爲天下之取法也。此句是論其理勢自然如此。乃未然事。不可當實事看。然天下之所取法于君者。莫大于言。故王言則爲命。若不言則無所稟令矣。而可乎哉。王言是從明哲發出來的。惟作命是百官以其言爲命。而所謂承式者在是矣。不言以明哲而蘊之已也。罔攸稟令是百官無所承式。則明哲將安用之。緊點破言之爲重。動王以山言意。先說作則。後說承式。式卽則作之在上。承之在下也。先說作命。後說稟令。令卽命作之亦在上。稟之亦在下也。時說百官以其言爲命。微差只當云作百官之命耳。記羣臣諫王不言起下傳說代言。

尚書書

商說命上

三

亮陰以他經考之。皆以亮陰爲恭默。惟鄭氏獨以爲凶。廬天子居凶廬。豈合禮制。朱子曰。所引剪屏柱楣是兩

事柱音知主反似是從手不從木也蓋始者戶北向用草爲屏不剪其餘至是改而西向乃剪其餘草始者無柱與楣簷著于地至是乃始短柱及楣以柱其楣架起其簷令稍高而下可作戶也梁闢未詳古定制如何不敢輒爲之說但假使不如鄭說亦未見天子不可居廡之法高宗喪父小乙居于亮廡即梁闢天子居喪之次也古者諸侯大夫士遭喪居倚廡倚者謂于東門之外東墻下倚木爲廡大夫士不降諸侯加圍障天子則又加梁楣故謂之諒闇也○程子曰道貴知不能知之雖孝如曾參信如尾生吾不與也伊尹自任以先知覺後

尚書

卷二十一

四

知先覺覺後覺並不說行史稱堯曰克明俊德明之一字君德已完于使漆雕開仕而曰吾斯之未能信蓋求進于知也以推測間見爲知知義隱矣但謂只消寔落做個好人不用求知求悟以此自修乃是行不著習不察以此治人只在法制上把持格套子旁倚而德性明之治不復見于天下哀哉學不求知即使三綱五常一無所缺猶是凡民分上事若有覺民之任者則在知之而不在由之也

王庸三節記高宗得傳說顛末作書專爲傳說非爲不言羣臣之諫懼在不言高宗之意懼在不知世主往往能發

堯舜之言言則何難以德而發言難耳類者完全像先王毫不差移恐字與恭字應恐德弗類論羣臣全在此句重夢弼代言而帝賚之夢却從恭默思道得之夢弼是不言思道中適然之事又却可以無言耳正卽作則意應惟君萬邦說有作則四方之責而明哲之德不類于前人一言之發或無當治道將言出而人莫予違則所失者多不足以致百官之承式所以不言予未有知而惟恭默思道以求發言之當理耳高宗天質高明自以講貫未竟恐未合聖聖相傳之的所以不敢輕于出命恭默思道此高宗求道工夫恐德弗類是不言之由恭默句緊連上句說思道應知之說羣臣但見王之默而不知王之恭恭正所以恭默然者非寂非喧至恭之極也天道默成聖道默識思者惺惺之脉卽寂寂之根不思而思神之所凝常與理俱正入悟之微機正思道時光景思者夢之因夢者思之著高宗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有以合上天生才之心故帝隨心顯良弼是輔君德以正四方之人代言就良弼上看帝賚中須要見其人之形意方與下審象相應蓋若天若地若神若人皆我虛靈心中物事世間並無一物外心而能自立者故以事言之則誠精既極隔碍滯通上帝降靈殊非分外以理言之則無所從來亦無所至上帝賚予總

尚書

卷二十一

五

是自己靈明傳說形容盡在昭昭一舍此處最可驗一觀  
皆由心造非高宗之神潛往傳臆亦非傳說之神其來入  
夢警之上有白日下有清潭日無心于流形潭無心于遊  
日而機感相投不謀自現思道夢良弼道來入思也義之  
圖禹之書假物以傳與托之良弼一也皆以精微相取高  
宗恭默思道其布之于身與著之于心者已足式則而猶  
懼失于口全是望道未見之心此乃真知之也固已領無  
言之契矣則其不言全是息機于無聲無臭與維玄維默  
之體為一故默不但不言直是不動不見恭而默默而思  
苟非其人不能形容至此

論書卷第

高宗命上

卷二十一

乃者重帝賚之辭審者揣摩之意追夢中之所見故曰象  
托諸繪則有是人矣故曰形俾字不是使人繪形使人持  
其所繪之形旁求于天下冀其中有所遇也傳氏之若在  
虞號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  
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以供食夢非幻肖亦非實精誠所  
通未來而已肖矣

按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蒙而來明  
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寫其形象求之果見蔡者胥靡  
衣褐帶索執役于傳岩之野謐云未必可據然孟子亦  
云傳說舉于版築之間則孔說或得之蔡傳何據以築

為居凡新移居亦謂之卜築豈說新築室耶若以傳為  
名高宗因以傳命說為氏出殷本紀及馬鄭之說二孔  
又以若旁先有姓傳之氏○尸子云傳巖在北海之洲  
○薛方山曰高宗得傳說於夢寐之中固其求賢圖治  
之心切而精誠感通之極然亦雲龍風虎以類相從其  
幾自不能已也漢文帝亦後世之賢君也顧夢而得鄧  
通焉何哉豈其損賈誼而不用而心術之微固有不可  
知者在歟抑世道升降之幾有天者存非人之所能為  
也

論書卷第

高宗命上

卷二十一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爾若濟巨川  
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晷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  
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既惟肖即爰立作相精神冥合不假時日亦不待言辭而  
王之心未已也不徒相之且置諸左右相之進見有時左  
右之就見無定相原是左右之臣但左右之臣不必皆相  
此重在作相上作相必在左右是一套事作相不置左右  
猶勿相也下文所命皆左右之事而相素在其中立相不  
言王者天下之相與天下共之也爰立作相有不皇頃刻  
意故中間着不得王字繞着王字氣便延緩至着在下句

尤好師則自得之有親近聯合之意故曰王置相以職言左右以地言原不是兩般官品傳云以冢宰兼師保用周禮訓商故有一蓋字見其體度也或者因此遂謂立相是齊其治置左右資其學大謬

命之曰緊頂上節來謂良弼代言及得良弼而命之乃先輔德惟不言而懋德乃免弗類而可作則要照思道說吾以弗類之德未能正四方卽以朝夕恭默思之何由進德蓋道理精微不思恐墮方體思之恐入玄遠當此時非提醒輔助不能豁然登岸汝既左右之無間又必朝夕之無時納誨輔德以擴吾恭所未至思所未通也○朝夕二句

讀書章

卷二十一

八

一直說以字有力朝夕二字從置左右生來朝夕猶言夙夜納誨程子所謂輔養之道非詔告以言過而後諫也諫曉教也丁寧誨之若决晦昧然能爲誨而不能爲納則無窮忠欸或以迎機未洽而虛其投誨于此而不諱于彼則平日薰陶或以一言挂漏而察其養納卽約自肅乘機而導潛薰陶爲多誨卽其旁通處有啓憤發排工夫火候將到丹氣將成一點最難輔廼培養扶植彼自有德我爲輔如車輔之相依以相成也輔德專就心上說蓋高宗受德素王恭默居恒不欲以言漏令輔又寧以言通但輔則何容不言而仍妙于忘言便合得後居沃意了諫卽是

輔非有漸次朝夕納誨以輔台德一篇主腦了前代言籍後從諫要舉出高宗學脈自此至其惟有終六節皆命說納誨輔德之事誨是誨其未能輔亦輔其不及高宗恐德弗類夢養良弼故端以弼達望傳說下文曰匡辟曰從諫皆根良弼弼字說曰良言曰良臣又根良弼良字說良言卽誨與諫良臣卽輔與匡從諫則聖良臣惟聖聖者輔德之成功者也

讀書章

卷二十一

九

若金三喻總望納誨之切通至德未成說不可分修德進德成德看三段要開用字作字修德在君自力此三者則輔之道非誨之有淺深也托喻皆有深意高宗恭默之思思之工夫固至然磨礪相濟資養之無助則必孤而無益若金琢汝作礪蓋思而未通自以爲鈍而資其礪也金戈屬若作渾金說則塊然其形何以磨之而成器乎礪石也細曰砥粗曰礪不曰砥而曰礪者取其猛厲純金必待磨礪然後利也不止此也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蓋思而未通達至自以爲險而資其濟也撓謂之楫撓捷也撥水舟行捷疾也不獨曰舟而又曰楫并以行舟之具望之也不止此也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蓋思雖有得然心枯而無資養之妙故自以爲竭而賴其化也三日以上爲霖不獨曰雨而又曰霖欲霑濡之足也金無礪不成器切矣然

猶未切身舟楫切身猶可待大旱則利害所關不可待矣  
要見一節深一節意此高宗用工之詞非泛論故總以啓  
乃心沃朕心言之

日納誨恐只在言論間進忠故提出心字示納論輔德之  
精微處上心字即納誨誨字下字應輔德德字提出兩  
心字見朕亦何德惟虛心內藏汝亦何誨惟挈心相注朕  
心即爲朕德乃心即朕心使非乃心大啓三日之霖安冀  
朕心暢沃三年之旱切不可謂授任新膺悉心透吐恐嫌  
太驟姑俟徐投啓沃字俱宜摹剔有暗根霖雨邊意○時  
說云德具于朕心誨出于乃心不開乃心而盡言何以灌

南書華簪

卷二十一

十

溉朕心而入之深也看來此節無誨字不可着在言上說  
大臣以心事君稍分爲二雖日陳典謨何益高宗恭默思  
道原在心上用功沃原從啓中來啓朕心止于啓憤發悱  
未必厭沃之深惟啓乃心如八窓洞開自然無間迺是吐  
露心腹始終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其會心處必深蓋  
朕之思而未通者其中必有疑僅誨亦未必深入使啓之  
自爾沃之自我猶分爲二惟心心相印豁然潛通汝自開  
一無窮之理窟取朕入而斟酌焉汝之悚曲無所不輸寫  
朕之精神無所不浸灌若土壤之焦受江河之潤蓋默中  
之所滲入自非誨訓作爲所能及也啓沃一套事朕心不

起渴者之待飲更心似有屯奮而欲施日朕曰乃非有二  
心乃心啓處便是朕心沃處在精神臭味間若必欲啓乃  
之心以致之朕先有二心如何言沃不沃不可言啓啓主  
施沃主受猶詩之酌彼汪茲也借字形容勿作喻意

此見啓沃道有不容不盡之意上喻見不可不啓心下喻  
見不可不沃心汝有不啓心之象則朕有不沃心之象矣  
用相縮說如云言不啓心言亦不苦口而無以藥吾受病  
之處前此積習後此沉迷何由豁然而開譬發藥者弗至  
瞑眩疾必不瘳也由是不能沃我之心而吾德未成則有  
冥心必有冥身將質質乎不知適從几席已礙何以周天

南書華簪

卷二十一

十一

下萬世之遠實行取長不猶跪足而又弗視地厥足不用  
傷乎信不可不啓沃也弗瘳謂臣言無益于君用傷指君  
身說若金二節順喻也若藥四句逆喻也反覆資其納諫  
之意啓心沃心厥疾厥足說向身體較金礪等物爲切亦  
論德而歸本于心其一體之功自不容外物喻也輔德命  
之啓沃又命之率屬中間各用喻意關通上下既設喻以  
足明本意又覆說本意以申明喻意○大約三篇凡四設  
喻每喻必進此喻輔德啓心雖云說向身來然猶以一物  
資一物猶存形跡至下喻訓志則以兩物成一物形跡漸  
化至末喻作聖乃即形色見天性以作聖盡成人蓋理本

同原功匪外僑其視金礦舟楫霖雨楚葉鹽海等用有不  
勝勞瘁者此爲高宗所造益深

唐孔氏曰飽貶者令人憤悶之意也方言云凡飲藥而  
毒東齊海岱間或謂之腹或謂之腹郭璞云腹亦通  
語也然則藥之攻病先使人腹脹憤亂病  
乃得瘳傳言腹脹極者言悶極藥乃行也

此命說廣納誨輔德之量也通節一氣直下暨字貫俾字  
文氣相承甚緊如云且汝不但自爲啓沃惟以一相而暨  
乃條罔不同心獻替以匡其君使率循先王故事蹈述  
我高后所已行者以安匡兆民非汝說暨條罔正何以使  
之如此哉冢宰所統百官如卿大夫士之屬暨者下及之  
辭罔不同心者或選擇之而必使無一人不言也同心匡

帝書

商說命上

十三

辭與啓心只一層乃心啓百僚之心皆啓矣同非此倡彼  
和之謂罔以輔德爲務便見同心高宗恭默失處必少曰  
匡就心說有過固弼其違未過亦戒其漸就救失一邊說  
而成事意自在其中雖指政教言只以啓心沃心苦口意  
說便是不以獨匡而以同匡不以言匡而以心匡既以沃  
而順授之又以匡而逆授之一順一逆而心神微矣俾率  
三句緊連上文說不可拆開俾字有力即承同心匡俾來  
率先正迪高后應自恐德弗類句康兆民應正于四方句  
蓋寬仁于惠高后所以安兆民而世德作求我先王嘗迪  
高后以安民矣予方慮德之弗類前人而無以正四方也

爾惟率屬匡君使率循先王繼述之道而蹈迪高后致  
治之迹施其政教以安天下之民焉是則台德之弗類可  
無忠而克正四方矣傳中道與迹皆指安民之事迹以已  
然言後世所效法道以所當爲言事之當然也率者循而  
弗違迪者蹈而無間先王泛指太甲太茂等賢君紹先烈  
自近者始故先王而後迪高后康民即君德中事天子  
惟君鴻邦必兆民安康而後德類前人此是允德協下家  
法君不自能而俾之者暨條罔辟之力也如言法祖之法  
祖以安民也與君牙用奉若先王以對揚文武之光訓意  
同

帝書

商說命上

十三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  
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時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時命之命該上五節欽字虛惟有終即欽之著實君欲之  
而相成之故曰終重啓沃上暨條帶見雖有人已兩邊然  
率屬亦輔德中事有終所謂終其事也曰欽者得其意于  
命之中會其旨于命之外命有盡而求助之意無窮欽則  
必終一念惺惺何功不徹終非始終之終蓋欲說終其所  
終而不負也即永終是圖圖功攸終之終觀下文但云答  
欽予時命之語而不及有終可見言爾當敬承我命而思  
畢其忠君之分也據新說云高宗傳說兩人遇合言之不



可謂無始。若作相而非同心。臣辟置左右而不輔。德沃心則先前一番特達相知。皆成背負。可謂有終乎。高宗既以命說而又勉以欽命。期彼此有終也。說復于王曰。后克聖聖之一言。說所以惟終也。如此看終字。略撇開。時命了須善會。

高宗命說納諫。啓沃匡辟。不免以諫求臣。以聖自期矣。說復王意。以無患不諫。患已未必聖。下情上意。所以不通者。惟君心偏處未盡。矯若不先將君心磨礪洗滌。雖諫亦未痛入。說意欲從君虛受處。指出直提入聖徑路。惟木二句。泛論理見諫之不可不受。從字當受字看。木從繩。后從諫。

南書卷之二十一

高宗命上

十四

皆主相拂而相成。上二后字不同。上泛言。下直指高宗。不敢不祇若一句。雖對高宗有命言。文勢亦從后克聖來。高宗許多望說語。說只以從諫二字了之。蓋君道要領。只爭這念頭。君本任作。既作之惟臣。則臣本任從。實從之惟后。曲喻求諫。總切正四方之思。但從來無自正木。亦無難正木。惟繩本受正不受邪。從繩即正。非從繩纔可正。從諫則聖。是為求諫者引進一步。非為拒諫者說法。蓋木雖因繩而直。說到后處却不重因諫而聖意。只是言從諫之后。便為舍己從人之聖人也。不落一層說。諄諄沃心。總以明聖為期。然惟諫導明不導暗。只能從便聖。從字要深看。正

是心心相契。心心相沃。凡諫處一種深心。一段直性。俱能轉領洽。便是絕樣靈通。非從諫後纔可聖也。故下不曰后從諫而聖。曰后克聖。可見失而從諫者。賢君之事。無失而從諫者。聖君之事。若云先從諫而後能聖。是以進諫言矣。非說所謂聖也。克字猶克艱之克。謂以聖自許也。克聖即指從諫說。高宗求諫。是從在諫之後。說期君聖。是從在諫之先。凡從諫者。豈俟諫哉。有未諫而先從者矣。故曰后克聖。臣不命其承若待君造聖的地位。而祇承不亦晚乎。從來主聖臣直。導臣使諫。在德不在言。能為江河何患百川之不歸。蓋聖者造其極之名。君能立心造其極。則諫皆遊刃之地。君無聖德。則無從諫之實。雖命之亦無可承。如暴

南書卷之二十一

高宗命上

十五

既滿水將焉入。稍有拂逆。如何祇若得來。曰不命。曰休命。可見臣之諫不諫。不在命不命。在受不受。承者將順其意。而樂于盡言也。君能從諫而克聖。自必則臣自樂盡忠。不待君命。方先意而諫。况命之如此。誰敢不啓沃以敬順王之休命乎。休命即時命。人君能命臣進諫。則必能從諫。而有相成之美。故曰休命。若者不相逆。要引起沃意。祇字對欽字。當兼有終意。臣字嚮字。本說得廣。不特說為然。凡有說之心者。無不進諫也。其實說臣說嚮。隱然指在已言。祇若休命。有盡言極諫意。以起中篇多戒失之語。 卷終

尚書章句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者  
古瀾張孫振鑒定

說命中

此篇說爲相進諫之詞。篇中戒意居多。故上篇以從諫則聖發之。蓋取眩之藥也。明王奉若二節言爲君治民之道。在于法天。其綱也。八節列舉法天之目。中以攸居爲根本。直指黜祭箴之末。因王美其言而決其行。不過贊其從諫也。須知傳說進誨。直要他奉天憲天。纔透出道法大根源。即修行也是天。健行一脉。

惟說命總百官

上篇王命傳說說乃受王命以總百官。付以代言之任也。總百官只是一個相字。此受命之始。史大書之爲下進言張本。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此兩節提綱。時憲即奉若也。說進諫于王。因總百官故從建官說起。又因高宗以率屬正君。託重宰相。故說以奉天治民。歸重于王。見其責在王。宰相百官特奉之耳。○此節

起次節言明王奉天道而以治民爲已責。因言必有憲天之實。臣皆法君治民而民從治。方爲奉若天道也。時說俱以奉若天道爲象天設官。多添出高卑定序爲天道。而以建邦三句。卽爲奉若之實。末二句又推作一層看。如云天

之化育萬物。亦豈自用。凡日月星辰雨露風霆。皆所以爲天之用。而代天之行者也。王者處至尊之位。豈能以一人之聰明偏及庶物。故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皆所以奉順天道。以尊臨卑而事有統。以下奉上而事有分。此豈爲一人逸豫之計哉。惟以治民爲耳。陳氏雅言曰。孔疏象天設官之說。穿鑿不足取。大意謂天生民不能

惟說命總百官

以自治。故立之君。君奉天不能以獨治。故任之臣。建邦設都。立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以天下事一人非爲一人逸豫計也。惟以亂民爲耳。據陳氏說是建邦至亂民。正是言天道謂上天設官分職之意。乃以一人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正以見當奉若也。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極重。

是總綱處。○明王泛說。不指上古制法之王。乃就今日言。只言深明制治之原者。便是王者代天治民而治之原則。出乎天。故惟明王則奉順乎天之道。天道泛說。含下爲民立君爲君置臣。皆天道本然如此。奉若二字。直貫到亂民上。明王句提頭。建邦至亂民。且言天道未及明王下節方

言明王奉若天道也。邦都后王君公大夫師長皆理勢之不得不然。故建設樹承雖人所爲。總歸之天然。此處不重只重末二句。末二句正言天意。所謂天道也。註以尊臨果是起下逸豫之辭耳。非訓奉若要知稱明王者惟覲破道法真根脉。便是明聖法道。道法天。乃天有垣野拱辰樞。有五行司禪化。都是乾坤中一定至理。使天非道。則乾坤之運化不神。使君不奉天道。則朝野之統御無準。究竟他奉若以定制尊居微垣。卑居藩輔。無非只要亂民。若天有五

讀書筆

商說命

王

建邦以下正是奉若天道之實。則建設樹承皆指明王矣。明王何以樹后王耶。樹后王三字不通。則建設樹承都難指明王。說者以邦屬后王。君公都屬大夫師長。不知建邦句是分土。樹后王句是列爵。均天下之地而建之。邦于邦之中而設都。疆理之制出乎天者也。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一串。都即邦中之都。勿作邑都看。立后王以爲天下王。立君公以爲列國之君。皆所以主邦都者。以君道言。故曰樹王國。固有大夫師長以承天子侯國。亦有大夫師長以承諸侯。大夫師長則分理邦都之職者。皆以臣道言。故曰承。大夫以下官各有長。故曰師長。師長者官師之長。卿是

也。與盤庚邦伯師長一類。分而事之。后王君公君也。上也。大夫師長臣也。下也。統而言之。則君公大夫師長皆爲天子之臣。下而奉行一人之令。以致之民者也。故曰非爲一人逸豫之計。一人指后王不兼諸侯。樹后王二句當把后王另說。而以君公爲一行。以大夫師長又爲一行。承字與樹字正相呼應。若曰既樹后王與君公。而又承之以大夫師長。天樹之天承之也。惟天生民其初一也有樹有承。而其等異焉。尊者逸豫。卑者勞苦。勢固然也。此便見得逸豫所在。比他處逸豫不同。此只就地勢言。不主心逸說。居天子之地。生成逸豫的一念。而可風行四海。曾不煩措置。正爲夫多指亂視。獨運成乖。而邦都以為民防。君公以立民極。大夫師長以任民事。無非翼贊天子布德四海者。逸豫所以治民也。因上說邦都君臣不勝多制多紛。故此總以成一人之無爲。而致治于民耳。不擾民即以治之。制度繁密而民不見瑣碎。治民全重樹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說。蓋疆輿參錯。則治瀾而易。墮故分州別域。以爲廣化之地。使九重之上得按圖而畫理。封守岐分。則治析而難一。故立君置臣以成統馭之勢。使一人之尊得緣爵而貴。功亂民即在樹處。非更有所謂亂民也。止天立君分職之意。蓋如此王者可不奉若之而治民哉。

讀書筆

商說命

王

唐孔氏曰周禮立官多以師爲名師者衆所法亦是長之義也大夫已下分職不同每官各有其長故以師長言之三公則君公之內包之卿則大夫之文兼之師是之言亦通有

天分地分職以亂民此卽是聰明處故此節聰明二字根上建邦至亂民來據天之意后王君公大夫師長都爲亂民而設然有后王而後有君公大夫師長故此節說惟聖時憲了然後臣欽若而民乃得從又也工夫到此纔却好合着天的意思纔叫做明王泰若天道大意云民何以亂哉將多方于聰明臣且象其察而民不亂將一味塞聰掩

論語集注

卷二十一

五

明臣且象其時而民亦不亂故不徒若天之迹尤在若天之神惟天聰明得盡其精斂于維玄維默其用因乎共見其聞惟聖一私不存萬理明淨德與天合能時時法天無少間憲天之無所不用兼聽並觀不爲察憲天之不用爲用塞聰掩明不爲暗也聖如是惟臣亦仰其聰明欽而若之不敢欺大夫順君公君公順后王凡所以亂民者曲爲承順惟民亦因其聰明之不壅怏然樂從乎順治而無負配民之責矣○本恭默勘出天道本恩勘到惟天聰明此諫后對針處惟聖時憲正所以治民者說治民便要聰明聰明句提起重惟聖句惟聖泛言不指高宗時憲作見成

說只開開說聖人去法天不可說當如此去法天聰明不用耳明不用目赫赫昭昭無往不察天之聰明也天之聰明無其心而有其理故傳以公字解之勿推高一層不曰王而曰聖指明王言有耳不用方合天聰有目不用方合天明人本天地之靈本無不照一役于耳目則是非之了然者且弗見利害之在邇者且弗察矣曰惟天聰明言外有天不自爲聰明而以民爲聰明之意蓋其所以治民者乃其所以出乎民者也此論治道極精處曰明哲作則上篇以之迪高后康兆民矣至此特提出聰明是君德第一件聰明卽聖天人原一心與耳目應爲憲時憲工夫全在不親不聞高宗恭默思道帝養良弼其得傳說不由耳目更不借見聞與乃天聰明之極微發這段靈光須令時時現成所以傳說特從高宗見地力量到此與一點化令他密密護持蓋聖學精微之功用也下文用入行政非時憲真種子不過時憲流露之一班耳時者法天無少間也憲者奉如律令無少越也時正所以意天是天健行一脈但此處時憲要在治民上說以一人奉天所建設者本合羣臣爲亂民計時憲者正率羣臣以成民父之功而不至逸豫耳以民對臣而言則民之從又困于臣之欽若欽若者敬以順君治民之心也蓋使君之號令政事少不出天理之

論語集注

卷二十一

六

公則令有阻于朝廷之上。言有幾千里之外者。與夫體法天之聰明而所行無非至公。則大夫師長以至君公。層累而敬順乎后王。雖兆民之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吾能使之各循其理而無不從。又無他。至公者天心也。臣民之心均此天也。君不違乎天。則臣不能違君。而民有不從治者乎。須知臣欽若而民從。又乃公道之所感通。自然而然者。從又是從欲以治。非徒服其政令之公也。必若又方爲憲天。可通一人不可通臣民者。意氣聰明也。出于人心之同而一念通天下者。天聰明之盡也。蓋事純天理。則動合人心。人心外無天道。此不是憲天。不必以天字纏。

南書華篇

南說命中  
卷二十二

七

繞須知聰明者天之道。時憲者王之明。欽若者大夫師長之承從。又者民之亂。用四惟字四平擺列。而低昂輕重。自見都根亂民。覆說上文。見當來若。○道全在時字上。時卽道也。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全是時上。明覺自然處。正是天之聰明。卽所謂天之理也。數條皆言此事。憲天聰明。卽是所謂體認天理。知行並進。卽是功夫到熟處。便合。一夫故曰王忱不艱。須自造詣到此田地。乃真見得。惟口起羞。以下數節。先儒以爲天聰明之條目。看來天聰明。卽是明覺之中正處。卽是率性之道。謂之爲憲天聰明之事。亦可其功夫全在誠明上。故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

不艱。然則知行合一矣。

說文憲者敘也。從心與目。周禮憲法示人曰憲。後人因謂憲爲法。此處以法解憲。亦可。但法字之道義。亦從心。與目應來。今循其源。覺真切耳。○一心法天。惟此爲是。曰是憲。時時法天。無少間斷。則曰時憲。前義主不雜後。王不息皆不悖。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序寵納侮。無耻過作非。

南書華篇

南說命中  
卷二十二

八

此下皆憲天聰明之實。人主居上。陛下大要只一聰明。惟文詰武備。命德討罪。此聰明運用大段樞紐處。自是治成衆職。必僚長皆天工。動出萬全。則王猷卽玄化。善能不法天之虛。事皆有備。法天之健。一私不徇。法天之公。究竟玄默之居。原提元化之軸。由政究心。纔見憲天聰明之極。未俱宜。繳臣若民從意。○惟口節以憲天。修政育首。防句只閒。叙當謹意。無工夫。王惟二句。方勉高宗。高宗不言恭默。早知口爲德累了。故先以示戒。又民莫大于修詞。則口本作命。誰知蔡失于多浮。卽羞之所起。又民又莫大于修。

備如甲冑本自衛。誰知變生于有恃。卽戎之所起。二句致謹之意。凜然言外。衣裳加有德。何嘗少靳。但恩光曾不輕假。機權仍自中懸。是未頒者在箭。已頒者亦在箭。在箭兩字。正極言無輕于干戈。加梗頑亦非濫及。但聲教果敷。豈甘自外。無論他無罪責躬。卽彼有罪。亦責躬。省字便是處世。誣敷心胸。此四者非必有失。常若無窮之藥。伺于前莫敢之幾。溢于後。非虛虛戒謹。乃心中實實了徹。卽此爲戒謹。實卽此爲玲瓏。明就在戒處。有析微炳幾。不待事至而然者。曰允曰克。不拘拘在政迹上說。直是法天之明。主持在政治之先也。休是事理受當爲。而不有宛然天道自然。

論說命

九

之化蓋修文偃武。賞罰當將太和之氣到處熏蒸。其克明時自有此一極導揚全力。口不但言語。凡號令亦是。令出惟反則亦羞。反者辱之媒也。故言本以文身而適以起羞守者敵之招也。故甲冑本以自衛而適以起戎。甲冑與干戈有別。甲冑是平時衛國之具。以兵言。干戈是臨時討罪之具。以刑言。左傳無戎而城。誓必保焉。蒐閱講武。自有常制。無故而玩弄甲兵。民疑且畏。致寇之道也。衣裳本以命德。若謹于既子之後。則無及在箭。以未子人言已出。于箭雖號之亦褻矣。蓋賞罰者人君彌世之具。必出獨斷。若已在已非有真主裁。雖壹稟令甲猶不在箭。也在字不必。

作察字定要對省字看。干戈本以討罪。省之于所加之人。

則忘自責矣。必當省之于躬。省躬者彼雖有罪。然必我躬無闕。乃可以加之兵。如修文德而後修刑之類。四平看起羞則號令不可妄發。起戎則武備不可或玩。此用之在已而患生于人所當慮者。衣裳濫于則有不衷之災。干戈妄加則有失刑之責。此加之在人而用由于已。所當審者王惟戒茲三句。一連看戒字是戒謹之戒。非懲戒之戒。二茲字俱指上四者而實不同。上茲指四事。下茲指能戒戒明申一反一正看。工夫只在戒字上。允茲承戒字來。戒而不允。猶不戒也。允而不明。猶不允也。未有戒而不明者。君之

論說命

十

不明多起于以忽。心臨天下事。既攝心于戒慎中。自理無不燭。幾無不斷矣。戒字另講。戒茲者。戒其輕出輕動。輕子輕討之私也。允明連看。謂信此四者之有其患。而明其當出當動。當于當討之用也。戒者戒其害。明者明其用。相因俱有力。不戒則以逸。豫蔽聰明治以不明失之矣。何有于休哉。欲其休者則莫先于戒。戒其不明以幾于明。戒其明之不允以幾于允。事理已瞭而分數或淆于準則宜克明。以燭其幾微。當幾已辨而念慮或涉于矯強則當允明。以孚其肝膈。明之克也不惟洞其源而并慎其端。是戒中之真照。克明之允也不信之以意而信之以理。是明中之真。

情如是則言動于奉行其信不行其疑明見中酌量素定所向無不如意豈有不休者乃罔不休即如漢號之發而風行天下不至起釐之患戎兵之詰而威加海內不至起戎之憂章服所命必稱其德而不至妄子刑罰所加必當其罪而不至妄加便是，不必閒說口代天言甲冑為天威衣裳為天命干戈為天討休只是能憲天處不可作能謹之效必至臣若民從方可以言效乃者言必如是乃能休也其不戒不休意在言外一云明在戒前一步戒茲說裁上去言王法天為治惟于茲四者而戒之哉然信能于茲四者而明其利害之理則必能戒而罔不休矣克明又是

商書

卷二十二

士

聰明中之緒餘寄于四者以成政事之休美非逐事明察之謂如依大舍王氏意謂能戒此四者乃全聰明之德故曰允茲克明則說克明太見成了

唐孔氏曰經傳之無鎧與兇鍔蓋秦漢已來始有此名傳以今號古也古之甲冑皆用犀兕未有用鐵者而鎧鎧之字皆從金蓋後世始用鐵耳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玄一命始見命為正吏受職治事也列國之士一命王之下士亦一命再命受服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

夫再命王之中士亦再命然則再命已上始受衣服未賜之時在官之篋笥也

照臨百官乃憲天聰明之大者故次行政言之正應亂民說惟治亂句見用人當慎之意下四句則慎于任用之道若能任官則有治無亂意在言外要發亂民意亂民者正欲治之使不亂也庶官即君公大夫師長在字更緊切不亂萌世亂而用一君子即成治象言治亂別無他條只在庶官之得失指點治亂之幾甚醒官私昵爵惡德皆亂本也惟其賢惟其能此治本也不及罔及與惟其相呼應曰及者不可一有所及也及則亂矣曰惟者用惟此人也惟則治矣舊以始而官人以任事也不及私昵惟其材能之稱官耳既官而後爵之以命德也不及凶德之人而惟其賢焉夫量能授官則無材者不得進而又以德詔爵則無德而恃材妄作者爵亦不及矣看來官爵勿分方任既任只就一人看但官以事言如兵刑錢穀禮樂之類與才相稱故曰能爵以位言如一命再命三命之類位須與德相配故曰賢能謂才賢謂德亦就一人看日日相近曰昵私昵者私所比昵之人未必有才謂知其不可而用之惡德猶言凶人雖有才亦祇為濟惡之資及惡德謂不知其非



而任之。

唐孔氏曰王制云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鄭云官之使之試守也爵之命之也然則治其事謂之官受其位謂之爵官爵一也所從言之異耳詩序云任賢使能周禮卿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鄭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是賢能所異耳○初命任事曰官寔授等秩曰爵論定而後官謂品材行堪居其職乃使居之任官而後爵如今之考察稱職乃寔受之意

此意天之見于行事高宗恭默全在靜處得力說反動處

撥他而即轉其思道之思以為慮且以恰肖乎天行之時

此意天學問最精實處下動字即頂上動字說凡吉凶悔

吝皆生于動動不以時猶為非善善則無不時矣學者因

此便起理亦有障之說不知善無定體隨時而在善之恰

當處便是時要看惟字慮得善精熟動出來只得一個時

日往月來暑往寒來真機自動不爽分毫到得惟時那更

容人着力全在源頭幾微系出故下個慮字纔能慮總歸

何處若違時而舉善復何在

丁奉曰當其可之謂時然則當也可也時也其義一也諸象傳曰可以時者多矣至革象則又變文曰革而當

○又曰乾之初九三百八十四爻之始爻也動則觀變而玩占其例于是乎始聖人慎始故曰潛龍勿用勿用者勿動也夫龍至陽而神于動者也諸卦取象之動物未有此若也然且待時而不動是為玩占慎動之首

此意天之見于處已德有諸已曰善功措諸外曰能有者扶之為已矜者出之以示人喪謂實有而失之也德者總天下之善而成必抑其心于若虛若無則畢集若何其有之自滿則志必怠而善不集所謂已不加勉而喪其善也功者集衆人之能而成必捐以與之勞臣策士則輻輳若何其矜之自驕則衆心解而能無資所謂人不效力而喪其功也可不戒乎據喪字是喪前日所得的善前日已成的功有已之長即短也矜已之是即非也纔有纔裕便是喪喪亦不在後時自滿者無善自矜者無功此必然之理傳以已不加勉貼喪善人不效力貼喪功指虧其將來者非失其已者于喪之義欠順夫自有之善自矜之能皆人之作聰明也必天聰明自虛而無盡矣

丁奉曰文言第四節特以終日乾乾與時偕行亢龍有悔與時偕極對言之蓋天人理數不越窮通焉耳惕則行而通潛則極而窮聖人並以示戒而易道幾乎備矣憲天之見于防患者事多人多忽略作每事看殊不玩味

本文乃字及註事其事其字上事字着力有備正生上事  
字來而無患在其中矣工夫全在事上不是帶過語言  
事其事逐事留心直是全副精神周匝事中不怕八面受  
敵乃其有備了次有備是過文法無患實是無患不是患  
至而不能為災意患伏于無所事事時有備正是事事無  
備便可患天下之禍幾不可見而按于事則實綢于事事  
則無漏不東緝而西補即變生不測適于今之備相合也  
即此思患預防之傾而無窮隱憂已消于中有有備者心  
裏說○此直要他虛心觀變法天之豫纔是真正聰明人  
主只恃才能堪應卒遂患生于無備故惟過一事要實作

論語精義

卷之七

五

一事做過事之宜暢事之理事還其事故曰事事若止  
量則名慮事若或過管又名擾事俱非事事矣有備須爾  
說蓋提綱挈領即一事已備諸事之神若萬或事窮于所  
備而權可濟經定可鎮浮羣情惶怖吾意悠閑方叫做有  
備但據現在以豫將來則可謂有備矣備與患不俱有備  
有即患無此真弭患要術  
以憲天室欲言重啓字耻字居上有體寵不可開也啓寵  
則必授之以權恩榮而侮至是侮外至而寵司招若借寵  
以納焉無心之過宜改不宜耻耻過則必愧其所短情匿  
而非成蓋非潛蓄而耻司契若匠意以作焉耻字中即藏

矣通意與中庸知耻近勇之耻不同皆始于不知自檢終  
于不能自制天道無私天體行健故兩戒之○此對高宗  
說啓非佻門乃欲實未盡空處耻非迷復乃惟恐有過之  
心此便是納侮作非了不必說到末流不好處一念狎昵  
而正大之情即受制于此狎昵之念而不得自主一念慚  
愧而光明之體遂侵蝕于此慚愧之念而不得自若夫寵  
以玩為出機反以玩為入機是以啓納也過以不覺而來  
乃以一覺而不去是以耻作也室欲改過當及時猛省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論語精義

卷之十二

十六

承上言凡此皆政事也政是大體事是節目若從政事上  
修飾終綱舉目張不無駁雜不知政事不貴修而貴醇醇  
對觀言稍有毫渣滓有所間斷不可言醇惟心與天合  
得其所居而安于至善之地則凡百政事惟醇粹而不雜  
矣政事即上六節之事醇即六節之事各得其當也惟厥  
攸居欲先醇其心也二惟字相關應若曰惟其所存主如  
此而後能政事惟醇首惟字有勉意當務字看居解止而  
安安意要重看須發出無勉強意居字固重然是活字不  
是死字所居亦有不在義理中者此則主義理之恰好至  
當者言之攸居木工夫來既止而安所止也今人動念求  
義理恰似義理另在一處我求合之惟以義理為居安身

樂業于中。心閒意適。既不着。一鎮定之念。又不着一枯槁之念。居其所而外擾。適其中而并無內攝。此中只一正而動靜云爲無之非是。百凡所爲件件合理。按之無痕。理之多旨。政事亦惟醇然不雜。求其起厭處不可得。如飲醇酒不見苦烈而自醉。大凡政事從義理之心者。固已純粹從恬適于義理之心而出者。更自醇和醇在攸居上。說居字是一篇結局。準而不易者爲憲。靜而不紛者爲居。純而不滓者爲醇。有分名無兩體。指出攸居此。死極聰明定靜處。

贈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禮書卷第

卷三十二

七

雷出地奮。先王以殷薦上帝。祀祖考。故事神亦爲意。天獨提此段。便是他所居未中正的榜樣。非零星漫綴。照對常祭外特加特祭。煩對簡。禮外復增品物。黷祭與禮煩對弗欽與亂對。末句總承黷煩說。舍不享意。○祭有定時。如郊社禘祫先王酌天理之時宜而定者。若黷于祭祀。常常而祭焉。則是近而狎之。欲敬適慢矣。祭有定品。如簋豆邊豆。先王觀天理之會通而制者。若禮煩而過于陳設。則反無品飾而亂所謂神不得安自然之尊。將以治之。適以亂之矣。祭以敬爲主。以簡爲誠。不敬不誠。以此二者事神而望其感格。不亦難耶。至誠感神。應如影響。而黷煩者難之。看

求即此弗欽與亂便非交鬼神之道。不必更求所以難處。以後數祭豐昵。可見數祭黷也。豐昵煩也。說預見其微而戒之。新說以下二句申明上二句。禮煩即指黷祭說。蓋提出禮字。便有不可缺。亦不可過意。煩則衰賁。鬼神反爲擾亂矣。其曷致神之歆乎。曰事神則難。謂難于受福也。

按有虞氏宗廟四時之祭。春初夏禘秋嘗冬烝。其祭尚氣。夏后因有虞其祭貴心。用昏殷亦因夏其祭尚聲。貴肝。用日出。周祭則春祠夏禘秋嘗冬烝。以禘爲殷祭之名。殷大也。易曰殷薦上帝。配祖考是也。其祭尚臭。故用鬱鬯以灌也。祭用肝。用朝及闇。子路祭于季氏。質明而

禮書卷第

卷三十三

八

始行事。孔子取之。謂用朝也。周禮太宗伯以肆獻裸饋。食享先王。以祠禴嘗烝。享先王。祭法則云王立七廟。諸侯五廟。皆月祭之。是周禮有時祭無月祭。祭法有月祭無時祭。周語祭公父云。日祭月祀。時享歲貢。楚語射觀父云。日祭月享。時類歲祀。然祭儀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祭不欲疏。疏則怠。家語謂親廟有月祭。似涉於煩。四親廟有享嘗而無時祭。又涉於怠。總書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豈有違祖。惟三年五年一祭。而間年不得一享者哉。故皇氏謂虞夏每年一祫。其說必有自矣。王制云。天子犢。酌禘祫禘祫。皆祫。烝諸侯。酌禘祫。一犢。十祫。皆祫。烝

程子遂以此為時禘謂禘侯祀嘗之祭為禘故  
年四祭之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祭羣廟然春秋  
宣公八年夏六月有事於太廟釋者以為時禘而春秋  
又書烝嘗嘗書釋則不止於春也何為而又有時禘  
乎四時皆有祭而享嘗追享朝享乃間祭之名享嘗即  
秋嘗也追享即禘也朝享即祫也享嘗於不遷之廟行  
之故禮記有大嘗之名祫禘皆於冬烝之月行之故周  
禮有大烝之名周公告祭文武廟於維也亦禘禮也而  
周書謂之烝蓋禘祫行於秋冬者皆得稱時祭故孔安  
國以烝嘗為大享謂秋冬易於洽百禮耳然魯文公行  
祫於建未之月閏公行禘於建辰之月僖公又行於建  
午之月皆非冬月大烝也而後儒多引此以明祫禘之  
義將何取乎蓋後儒多惑於王制禘祫禘書祫禘之說  
而不知起於漢儒之附會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  
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  
惟說不言有厥咎

旨哉略佳乃言惟服是正言乃不良于言二句是反言總  
贊其言之旨旨是意味無窮服是從玩味處出躬修有細  
密體認之妙莫止作行字解良者指事自有根源析理自

有漸次惟是斯旨罔聞于行見居恒御自少不得個行  
但于時全藉有聞聞者行之靈機行時罔聞行亦惘惘此  
正他直任能行○言一也自其中病曰順朕自其悅心曰  
旨旨者言中之味不指上文說話憲天之道聽其言不過  
用入行政宅心圖事之謀玩其味則言約理長趣不可窮  
若以其言措之于行將無施而不可者大意不過是政事  
惟醇能歷歷憲天聰明真可致臣欽若而民從乂也惟服  
正是旨處服作行訓猶服藥之服旨而可服故曰良謂盡  
善之言也有心解力行意今有五齊八珍不親嘗何以見  
其甘說之言高宗心說之而自度力量又能服之真可謂  
旨矣固是贊辭有決言已必行意良字與旨字不同惟善  
故可味不良于言不可謂言之不善亦不可謂秘而不宣  
猶曰設使汝不善為開導則言之可味未必至此而予罔  
聞而行之矣深慶幸之辭罔聞非罔聞其言是罔聞其善  
也傳中可服行可字宜玩罔聞于行正是雖有所聞而不  
可服行也深著其言之善寓求言無已意故說答不言有  
厥咎

說拜稽首不但致敬因高宗罔聞于行故以能行決之知  
之行之之字指憲天之說言此知不是泛泛知義理上文  
乃言惟服正是高宗知其言之良處但惟服意正是說言

之可行而未卜其實能行否故說卽承之曰問非難行其所問爲難謂行之惟難者亦自信之不及者言之耳王忱信我之言爲必可服則亦不難可合先王之成德王既能行惟說不言爲有罪耳然則言之而不行各將安歸哉非知二句雖指高宗亦是論理說故下王忱不艱方加一王字非知二句是叙下王忱不艱來者不可另說上二句是示以力行之難王忱句是責以躬行之實又不可謂成德以上是責躬行之實末二句是爲已進言之地非知之艱惟獨行之爲艱所以望其行已之言而不徒在于知也小註須以致知爲先之語雖是正理却非經旨知行原分不得此知字與上節問字一般溺于宴安者雖知之而不能行廢于半途者或行之而不能久必具天德之剛法天行之健者蓋其難也不艱艱字專接行艱艱字說不與知相干忱字固不可忽然不艱字更重說者都重忱字不艱反略矣忱者信于心也未有行意不艱中方是行之也允協句繫祐玉忱來正足不艱之意蓋行由忱而力則德由行而成先王之德皆力行所到觀其坐以待旦檢身不妄是何等忱忱卽爲行非行又在忱外王之力行如此自見履之至罔非天道憲天之德真實與先王顧諟之成德無二不可作信合辭工夫全在忱上允協句繫工夫正忱不

艱二句皆未然之詞宜一氣說傳及時說都分作兩段似把經文語意緩了行誠不以爲艱斯說之言不得不盡矣成德以受言上講允協在力行見行而不言其各在說言而不行各將安談此因問聞于行之語而責難之○看來高宗以言與行對說說以知與行對說知得便行得不行如何爲知知者聖狂之分也知豈易言哉對高宗言則知非其所難耳行之難全在知上覺出見解所至盡是造詣非深有得于中而識力並到不能也行又說到忱上去則非以身行以心行矣凡說所諫皆言淺意深故欲王辦一片信心直是精神力量徹入言中透出無窮意味而才力

字協卽協于克一不是勉強求合也工夫到後自然孚洽若出于一心成于一人不作法祖看高宗專慮不類故以協先王言不以人協而以德協只是鼓王必行之辭要之知卽行行卽忱一也行全在忱上說忱卽居也卽聰明之篤實處至是則君方以行鼓臣之言若于此時而不言是說之咎也說固不敢以不言取咎王豈宜以不行致說之不言哉惟說不言有厥咎處要挽轉承上去以起下篇論學之意○按傳說告高宗與伊尹告太甲不同伊尹告太甲因其卑近者傳說告高宗因其高明者故此篇詞意多深宜細玩之如此言以文身今云起羞甲冑等倣此治亂

尚書

卷三十二

三

在君相此衆人所知今云在庶官則意更遠矣善有定理今云惟時則善無定矣修德赴功衆人所急豈知有之挾之則功德皆虛耳備災禦患宜有所振作今但事其事耳慢人受侮易知也以寵召侮則難知矣耻過倣此修政事易知也不修政事而惟慎其所居則難知矣不以曠祀爲弗敬而以勤祀爲不敬如此等類皆進一步之詞古人之發言如良醫之用藥深深淺淺各有分數對症投劑不差毫釐今人類欲以一藥而治衆病非徒無益反害之矣○明哲二字是三篇提綱恭默凝思求思于明也若耽弗觀爲不明慮也中篇聰明時意固是明哲下手處如允茲克

明慮善攸居正明之進步處末篇罔顧若預虞不明而愧者至德修罔覺方是明之入微處而明哲本于知恰與知之非衆應

尚書

卷二十二

三

尚書章篇

後學 東海清士連軒著  
古濤張孫振鑒定

說命下

上七節君臣以學相勵下四節君臣以聖相勵蓋學不至聖終爲罔顯此見高宗傳說有終之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遷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麵蕡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尚書章篇

說命下  
卷三十三

此高宗自叙其廢學之因舊字終字相應舊學于甘盤則修齊治平之理庶幾有所發明見恭默本領亦有由來便有慶幸之意既乃三句歷叙遷徙靡常則不得專志于學此所以暨厥終罔顯遷荒宅河徂亳照傳雖說遷徙不常看來無逸篇舊勞于外即遷荒也入宅于河正遷荒處毫自盤庚爲殷則徂亳者往歸于殷也弗以徂亳繁作遷徙不常有遷野三句要想當時道段英傑不得只作廢學解脫迹寄宮心存謀野厝趾河濱詢陶漁之故蹟稅駕毫都訪烈祖之遺休蓋不脫山川之奇者不極幽思之致不歷古今之槩者不茹至學之芳則跋涉亦非無因而奔走終

非專學潛而復見歲月幾多舊曾學而終罔顯厥終指今日言對上舊日言則今日爲終耳修治之理了然明白于心謂之顯罔顯要反下有獲來積等意看高宗嘗居民間何嘗廢學自失甘盤無人繼與講習故云然要得穆然咨嗟廢學望說輔學意○高宗欲說輔已爲學曰來汝說我小子舊學修治之道于甘盤于此而卒其業或得以顯其學也已而先王欲我習知民依遂居荒野又入居于河自河而乃徂亳焉時事更而師承遠及其究竟于學無所顯明予今得無賴于說乎

尚書章篇

說命下  
卷三十三

按蘇氏以既乃下爲甘盤告歸日記因之且以遷之非名而久于外之爲廢學也高宗爲太子是爲潛龍何名非遷商人累世濱河而居盤庚之遷已及再世豈無倡言仍舊者因使入宅于河以驗舊都之風氣至武丁歸而始定鼎耳國語亦言武丁從河內往都亳至與小民出入同事意必微行豈容備官而往俟其歸而再正保傳之禮不幸至于大故此廢學之因也况遠山林而近朝市獨不可就而問乎金氏又以三年不言盤實攝相免喪歸政理亦近之而以爲求之河洛時方靜攝反費旁求且時日幾何率爾遷徙老成之舉動正不如此○唐孔氏曰河是水名水不可居而云入宅于河知在河之洲也釋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初遷田野後入河洲



言其後居  
無常也

此二節高宗仍託傳說令訓志交修爾惟節要像人求  
開意方合得下文着訓志從厥終罔顯來夫惟學終罔顯  
而我之志在學之終顯也但求之一已或不足資之在人  
斯有餘亦惟訓于朕志焉到那爾交修予處全是資人而  
不思反已矣首尾兩訓字相照應○高宗恭默全從志上  
着力者故直要他于此心萌動處施規惟志為危微攸介  
欺慊初分于此失調更何學術于此失訓安稱啓沃酒醴  
四句極擬訓志之妙論志之真醴豈不能自造為醴獨此  
中意味倘無其相感遂源鬱不來自藉為甘為苦物以感  
之則爾惟醴藥斯成醇美論志之審通豈不能自造為醴  
獨此中太和倘無其相感遂過淡弗劑自藉為醴為醴物  
以尅之則爾惟鹽梅乃成太冲此俱是他真切摹畫處交  
修正緊根楚藥鹽梅說惟志之純疵互參即訓之法與互  
用多方訓導故曰交修若修一不到即是棄棄非全無訓  
也過亦非只是行乃勇行之謂惟訓在志則深諦微言其  
中自有開發不到之妙今不惟力體明規且循遵與義故  
曰克邁○不訓事而訓志高宗知本之論下文交修正是  
訓志處訓志高顯學一層學之不顯由志之不正必開陳  
善道使志之所向純乎道德之正庶乎學之有顯也訓志

尚書書

尚書書

三

尚書書

尚書書

四

當在沃心前一層直從心之所之撥正其念頭訓與梅不  
同誨主既成之德而規正成就故須納至訓則在念頭未  
定之先提撕匡正以心精為厥孚者若作酒醴四句喻訓  
志之功三作字喻志楚藥鹽梅喻訓欲其醴醴成就故取  
譬于酒醴欲其調劑浹洽故取喻于和羹兩若字緊跟訓  
志來朕志以爾訓薰陶漸染而成似作那酒醴一般爾乃  
朕志之楚藥也朕志以爾訓調羹參伍而和似作那和羹  
一般爾乃朕志之鹽梅也訓志取喻相成與前誨取喻  
相資深淺不同以酒本在楚藥羹亦不外鹽梅高宗與傳  
說非一非二其君德之成全從傳說身上出首篇三作字  
着在說身上此節二作字着自身上楚藥鹽梅所謂發頭  
也酒原是醴醴原有味畧一發頭勢不可禦言已立志之  
決只待說點醒也酒醴四句不但喻望訓切便有得中意  
故緊接交修交修即承楚藥鹽梅說爾既是楚藥鹽梅爾  
便當交修予交修者不一修也修有補偏救失之義罔命  
交修乃羣臣交相弼正其君此交修專就傳說言俱在訓  
志者之楚藥乎我鹽梅乎我更互相濟以修耳桑濟則可  
濟否非謂以臣之桑濟君之剛以臣之可濟君之否也盡  
言之際可否剛柔皆在說而不在王須斟酌劑量于訓志  
之際以投入君心而成其德如楚藥鹽梅投入酒羹而成

其味非必與君忤也。蓋言其訓志過于柔，恐不足以格其非。過于剛，恐不足以誘其善。一于否，則言難或阻其進。一于可，則言易或騶其志。故以柔濟剛，則不一于剛，以可濟否，則不一于否。乃名交修，修者如切如磋，將胸中淘洗得淨，在意氣潛移者，不得斧鑿註訓太苦太甘，不是立于不甘，不苦間該苦，便該甘，便甘該苦，均便甘苦均，故曰交蓋。志是活物，擒于此，又或逸于彼，必須逐路擒拏。主治而去之說，此是心曲裏事，若有毫忽精神不到，卽竭心以訓而不能砥君志于盡，皆子棄也。罔子棄帶下一氣讀以已之能行動，見不可不訓，志意罔以子學罔厭而棄之。子能行汝之訓，邁者寧可于汝訓過一分，克者自量其力之必能邁也。修而不能邁，則予自棄，邁而不能修，則爾棄。予也反之自心，印之爾心，信其必不然。中篇說謂患王之不能行，不患臣之不能言。至此王謂忠說之不能言，不患我之不能行矣。○訓志二節，高宗言志志在交修，說言事，事在學古。訓志雖是虛的，其實君志定而天下之事成也。學古雖是實的，領有訓者以開導，而卽取古訓以證修。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

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此下五節正訓志之事。學古三節首節虛看，遜志二節正學古有獲處。下兩個學字固不離學字說，而志字懷字念字皆本之已。故屬反已看，而志字尤重，以懷與念卽志也。但高宗謂志之訓在人，說望王則言志之遜在己。允懷至下節不過了當遜志工夫。○傳說見高宗猛求乃訓，建事之心太急，故從多聞建事引到學古有獲，蓋恐高宗專資人訓無反已自得工夫，則所聞雖多終非己有，故欲其自去討論古訓，事不師古以下只反言以見不可不學古訓。意多聞從訓志交修來，謂人所以求聞之多，欲交修不一意亦非虛。總欲建立修身治人事耳。說個建字便是立之一時垂之不朽與下永世相關。看一人字不直指高宗求多聞，是引起意不重，重在學古有獲上。聞學都是資人的所聞，皆古訓中理，但言者未免挂漏，聞者未必悉解耳。建在事，獲在心。求聞者未必盡能建事，其主意要建，但聞自聞事，自事學古者聞卽事，建卽建中作極人之所聞皆古訓中理，求聞亦學古所不可廢者，但學古必稽考其事蹟，分明教他從古訓中覓古先帝王一段真精，不可磨滅，討個着實一念自足千古，到有獲方是學之實，勿靠口耳傳。

授猶云百聞不如一悟也。蓋古人之訓原即古人之志。古人之志亦原不越吾心自有之志。學之而心心相印。自有密地契領。研求既久。體驗既真。一旦豁然。恍見本來。獲是學之得趣處。兼得其理。而能其事。意曰。適有者後獲之意。非亟亟計功也。直欲其融會一貫。理苟明自足。應世見之行。事者舉而措之耳。可見聞虛而學實。師古即是學于古。訓不可開說。事不師古。要露資人意。事即建事之事。指修身治天下說。永世亦即修身治天下意。徒求建事而不師古。但採羣言以當遠畧。恐成敗利鈍之幾。參酌未透。粗是苟且旦夕耳。何能永世。不師古非與古戾。但不能心得耳。

言多聞而無可應人求矣。因高宗說及訓字而說。揭出師字。直要他能自得師也。資人反已。俱學所少不得。高宗非無反已自得工夫。大臣有倦倦無已之心。故獨責之反已。若說說恐高宗專靠人訓誨便謬。惟學遜志二節。凡說所以告高宗皆學之次第。而學之事則古訓備矣。高宗遜敏于此。當自得之不待言也。不然寧不如象山所謂無把柄說話者乎。此二節皆為學之道。所獲只帶言來。積覺着學上說。不作效。遜敏允懷。敦學總是學古。至罔覺方有獲。明新一道。若待道積而後教人。則二矣。遜敏允懷原是合人已而用力。從中提出教人一節。點醒耳。教人豈待我有餘而後教哉。乃來道積正力持求進處。豈可言獲。古聖賢凡言悟處。俱由人說到已。由外說入內。據時說恰象因有新民之功。而後得罔覺矣。昭殷之訓。道故曰躬行。道有得之謂德。故曰念典。學比遜敏允懷敦學等更細。此時着不得力。只好勿忘勿助。此正學古有獲之實。○惟學學字。正接上學字說。通接重遜敏上。學中之所深忌者。驕與怠也。舊說以遜志務時敏五字。就頂作為學工夫。不知此乃為學工夫之節度。非以此為工夫也。惟學于古訓。其始也不必資厥修之來于人。但遜志而務時敏。遜敏勿以虛與勤對。重遜志上。人未有粗心浮氣。能敏

勵于學者遜則降抑其心對古訓自愧自歎之不暇便發  
乘時猛進不造到古人地位不止遜志與古訓對不與人  
言對傳虛以受人只要形容他虛受之心受人二字犯求  
多聞不可用遜志是望道未見之心時敏是力行不息之  
心皆要粘着古訓說心下而後能虛虛而後能受學無進  
益只爲此心不虛故義理難入遜只是謙抑却于謙抑中  
帶得有順意有入意心入其中長短輕重與相透迤斯得  
之說文以足大指爲敏此敏字疾意爲重畧帶行說人之  
爲學悠悠的過了全不着實故須汲汲奮迅實以體之又  
不可間斷無時不敏又要專力于此不可有一毫外馳終  
日只是務此時敏一事遜敏是一套事垂落到時敏故着  
一務字高宗克邁非不能敏但恐工夫作輟耳扼損之極  
還爲奮迅時敏即時習得趣而進自不能已勉強苦難如  
何能時此一敏字攝盡前開行訓邁此一時字又包盡下  
終始永監厥修自其造詣時用功言修字指遜敏說只當  
學字看刮欲見理所謂治而去之也乃來自古訓上來  
我心上非自外來心也人心真宰正在虛受奮迅之際兩  
者並用則不去不去之謂來一啓而塞再啓而通其間自  
塞自通勃然落發而端緒自呈耳指遜敏機括活動說此  
正覺開乃者隨所至而分量未定之辭天機打動如泉始

達闢之來特啓其竅耳無窮理趣將來未來者正多故要  
允懷于茲新說云茲字指乃來者蓋有所來而不懷則來  
者復失況于有所積乎允懷中自有遜志時敏工夫若徒  
將所來者守住更不去用功是即驕與怠而來者亦不可  
守矣此說似爲的切然小注載朱子說分明謂允懷于茲  
二者指遜敏言厥修乃來是工夫已驗工夫進爲之序都  
包在學字內了此際特提醒來而不懷工夫一不繼則來  
者不免中止焉望道之我積乎故既來之後功夫又在允  
懷懷即君子懷德之懷誠信遜志之有益而驕心益泯誠  
信時敏之有益而怠心益忘于此乃來之理益求所未及  
益進所未能時時在懷也註篤字深字要看允者物感不  
能搖半途不能廢真精百倍懷者寤寐與俱動靜與會念  
念繫戀不忘也允者必懷將遜敏真心益加凝結道即其  
所修者信道不篤則修者未必堅凝惟篤信不忘則來者  
始積聚不散耳來而不已自一至萬由偏會全理之載于  
古訓者千流萬派悉會歸于吾之一身而不可以一二計  
若見爲積乃月無忘其所能意此是未化時光景拳拳服  
而勿失也一到化境便無可積道本固有非自外來來者  
即斯至之謂道本無形何以云積積者有諸已之謂自少  
而多曰積積于其躬者學以建事心之所懷即身之所體

也。與厭修還有吾去修道之意者不同。

學人終日遜志敏，不泰一念矯罔，即是允懷于茲。學人終身遜志務敏，不使一息間斷，即是念終始與于學。故念終始與于學，即允懷于茲。允懷于茲，亦即遜志務敏。時敏下二句之義，不出上一句之中。但恐上一句未盡故着言允懷。又恐允懷亦未盡故着言念終始耳。終始不分自學教人，單論自學，註一念終始常在于學，正言一直到底便無時得歇手處。此滿足時敏之義，說個惟教學半，便見學念無時懈得，舊以惟教讀與惟學同，自人已之分殊言。學固居教之先，而未學固無可以為教。自大學之全功而言，教實尚書章句

尚書章句

商說命下

十一

終始者百尺竿頭更進也。學至于此不能于來積外着力。

不能于教人內加功，但常操此念惺惺存存無間斷耳。傳常在字，是解典字，勤學易持念難。此念斷續起滅最微，謂志者所不得與，惟人主自持之耳。人主不患不知教，正患馳騫兼容，但知作則天下而不知聰明明哲之原，日不潺湲，便有物以乘之矣。故雖治至格天而隆師好問制事制心不容一刻不反觀內照，所謂終始與學，若谷澤在淵，淵輪已徹海宇，鑄鑄在六合，本體原不費纖毫，有不知所以然而然，故曰罔覺。夫念者心之覺境也，有念矣，且得無覺乎。然與者學之真機也，既常矣，且得有覺乎。蓋覺處正緣念有起滅，惟起念故覺。若一念常在于學，則全體不離當念，無始無終，即此是修。又從何覺，非忘覺也，非化覺也。疑注之久自脫方體之外，蓋無可覺也。此乃心不異緣如牆壁相似，至罔覺時桶底忽脫，無功可加。學期覺迷，迷去覺存，終非究竟，何也。迷與覺對，并覺亦無之，德之真境也。不已而天矣。學是修，獲為德。當其未獲止，可言學，及修而求來而積斯獲矣，獲斯德矣。所以上言厭修，下言厭德，修上以工夫言，此以成功言。厭德修者，修而得，得而又修，修而又得，不因屢獲為已足，則前此猶有去住，至此則源源相繼，來亦不知，前此猶有聚散，至此則陳陳相因，積亦不

尚書章句

商說命下

十一

知乃大而化之造入聖不可知之域矣故有獲猶對無言有其獲較淺闕覺則化有爲無而覺乃全

學雖得于古訓法必監于先王續承之學亦學昭代之古亦古與上總是一事勿依小註作爲學之準的看先王泛說學半指學言此主憲言指紀綱法度故註云子孫所當守也惟可法故謂憲惟不可越故謂成先王之德無異古人學古卽學成憲但因時制宜未必不與古異少愆成憲卽非善學古也監是顧諟意監成憲以永無愆一句讀愆對憲說卽不愆不忘不作效看正見克永世意若以積躬罔覺貼無愆則何不曰監成德而曰成憲耶註雖必二字

尚書章句

卷二十三

十一

甚抑揚德是隨人造詣愈進愈不可限量法則祖宗畫一決不可愆到此方是學之全訣也○此二節與上允協于先王二句語氣無異都是繳足上文起下惟說但言有淺深耳故上言允協成德是欲其坐以待旦如先王重敏行此言無愆成憲又欲其日新又新如先王重在時敏蓋高宗未克邁訓則誨以銳志敏行及高宗自許克邁則又訓以遜志時敏時敏時字比忱行進一步故永監永字比允協亦進一步見王必如此自修說乃克率屬交修否則說不能也言外有見若遜志時敏徒在訓志多聞此真人修亦非已修不各交修將高宗語意一齊抹殺

說自任薦賢之貴以責成君德式克二字重不徒曰欽承

而必曰式克蓋若用力爲之者良以自效未易在王學古而至罔覺無愆難耳惟字是緊承上節文法用不得反語說之欽承固承上無愆說定應前交修語敬承其意非用賢之意正交修之意用賢爲交修而用也列于庶位中須重此意君德無愆則任交修訓志之賢有地趨彙必作酒醴力用得着鹽梅必作和羹方用得着故說用能敬承王交修之美意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旁招俊乂言使賢智皆登于朝列于庶位言使百職皆稱其任二語不可割當微訓志之功無有不盡而治無有不承意非謂待君德至此

尚書章句

卷二十三

十四

而後進賢也蓋君德必至于無愆則臣得盡薦賢之職耳罔覺無愆原無程期必待君德到此而後欽承則賢終進不成矣學古而至無愆一一在王自力若說所能爲惟在敬承王德意而求賢在位至于爲學全功願王自勉何如耳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爵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看來四節與上本一時語止因傳說歸克于王故此下高宗歸克于說時說云此下與論學不相涉把君德民生俱付託他要說還我一個先王還你一個伊尹一毫推遜不得故說直任而不辭四海之內二節相承看仰朕德德字作未然而看正合得當紹辟緩民意在天子有作則之責故天下皆想望其德德就非常之治言天下仰我之德是我之風也然推其自則不在我而在說故曰時乃風見說起自夢賚際合非常有以風動之耳照下惟后惟賢二句說見聖作物報之望天下謂我舉此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

尚書

尚書

十五

素四海傾心仰朕思見德化之成也風字即德字兼學與治說但時乃中不可作論學論治看要認得清風以聲動人有入耳徹心之意故以教釋之言外要寫既由傳說為傾動亦須得傳說為酬答意

四海仰望非輔君作聖不足以副之要看他節次引喻不同處此二句止泛論而望說之意言在外下舉伊尹堯舜其君正良臣惟聖之實事而欲傳說之良臣之左右有方猶股肱也聖德之渾全無虧猶成人也如云吾向曰金礪川舟曰麤葉鹽梅猶在身外也今且以人証聖而知人不自成股肱惟人聖不自成良臣惟聖爾謂從諫則聖非

良臣而誰是從諫者爾亦謂憲天惟聖非良臣而誰使君意者則良臣實朕之股肱矣○舊以股肱惟人只是欲其具備之意起下句言良臣內須有輔助意看來股肱惟人以運動言與股肱喜而元首起相似非但手足備而成人良臣為君作川而聖歸于君與為一體離不得之意二惟字最急即人尚有主宰乃股肱之成體惟斯即聖尚須粹修乃良臣之致主惟斯觀下作我先王作字股肱之喻自見等臣也而謂良臣聖外王匡君子民其預抱良心獨完良策獨據以備股肱何難底之純作之則哉良臣照股肱看有作用

尚書

尚書

十六

輔君作聖當以伊尹為法作者鼓舞振起作起我先王而以之為聖君見成湯之德得尹而興起此句虛下至格天處正作之之實然作字不可即謂合佑祖格天意乎勿克仰三句是尹欲堯舜其君一夫不獲二句是尹欲堯舜其民佑我烈祖二句總承說乃曰則曰見尹之能酬其言惟其自任之重如此故能輔我成湯以安民而成格天之治也尹言雖以致君澤民立論然高宗總之以佑我烈祖格于皇天蓋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即耻厥后不為堯舜衰而事叔總歸到作聖上佑我二句宜連看皇天祐化育言不是形體格作至解猶格于上下之格謂功業際天真



與不冒同用也。佑指論思，勿說佑我烈祖，恐昭大德以  
輯寧兆民。天之化育到此，君之化育亦到此。德澤與天通  
極無間，故曰格于皇天。格天雖舉治功，然未有治不本德  
者。德在佑祖內，格天就德化說者，因上仰德而言也。此作  
我先王之極處，至此則向之自任者，有以副其志。正所謂  
良臣惟聖，而稱美有商者也。爾尚明白啓告，以保佑我，即  
納誨訓志事。中兩紹辟綏民意，此三句雖重輔君作聖說，  
然不可失伊尹致君澤民之意。美即堯舜君民之美，罔俾  
阿衡專美，不是與尹爭光。蓋商家王業有開創，不可無中  
興。尹美在開商王業，說美在振商中興，湯不獨聖，然後伊  
尹亦聖。卷二十三

豈不可耻。變者人人得所也。蓋信湯可爲堯舜之德，必能  
周堯舜之澤，一或自漏之，皆我奉行之德意未至耳。佑祖  
格天，須把堯舜君民意渾見。湯德自有與天通者在，而澤  
民自不待言。此題能徹上天而無間意，說幸際此而君不  
先王，是說耻也。民不先民，是說事也。阿衡所以著美於商  
者，惟是勿欺一念，真能獻之當宁，而保佑隆耳。故曰爾尚  
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明者趣或淪于晚近德，或虧  
于四海，惟傾肝瀝膽，保使純全。明保比前納誨訓志意更  
深信其必能之辭，須知輔君作聖，格天全藉明保正紹射  
仰德德字。卷二十三

不專美，罔俾句緊帶上說，期辭非戒辭。○昔先正保衡，便  
是良臣惟聖的標樣。作者擬一絕世難希之聖，以振之，使  
赴於一極大難比之業，以奮之，使齊如下。俾君堯舜直格  
皇天，此何等作處。時予之舉，見若能輔君堯舜，便無不獲  
之夫。任事都是極欲致主的深心。格于皇天，是真直齊堯  
舜，湯湯巍巍到所莫到了。此極形容作聖之美，以欲說之  
思齊。尹意謂致主助險，不在功烈，惟見而在心源之純一。  
直欲以躋敬攝精一之傳，反之底性者之域，觀一惟字將  
厥后，就是堯舜更不可差別。蓋諒湯之必可堯舜，以我佐  
之而反遜德，則是負其初志而向來所樂所期皆自誣矣。

上節只說明保未明白說出輔已繼成湯以安民，此則叙  
相遇之難，明言以責望上輔君澤民而格皇天，即作聖之  
事。此紹辟綏民，即明保之事，更分不開。惟后二句都是生  
下文者，乃直述已與說相遇之難以感動其罔俾專美，蓋  
不念明良不偶，不知責任之艱，克字最重。此字內有勉集  
鹽梅深取弗俾的深神厚力，昔保衡于肇造初，則任作今  
爾于嗣美日，則任紹心精所注，必使予紹先王，再睹格天  
之緒，而終無不獲之夫。永綏句緊帶紹辟看，敢字要別前  
嗶嗶監憲，正恐無必欲紹先之意。今王欲紹，直責臣克紹  
如此休命，對以輔德，對以訓志，向不敢今始敢對揚之僚。

屬揚之四海向不敢今始敢揚惟君之意念更無依違而後吾之力量斷可擔當敢字正根克字說○惟后二句泛敘君臣相得不偶惟恐傳說展布稍有未盡故發其求賢一片真心君非賢臣則治無由致故曰不又言賴臣之急也臣非聖君則祿不可席故曰不食言取人之當修德也看來非賢非后原隱括其詞不必于此四字外另補得說遇主意不又不食不是相遇之難乃是相須之急有深自慶幸意惟后非賢不又今后有版築肯圖之賢可共又矣惟賢非后不食今賢有物色求賢之后可共食矣暗暗點在中間食以祿食言賢雖志非求食然使不食君祿亦安能展其平生哉故易以不家食爲吉食也者天下之養也天子不以天下之養自私而特與賢臣共之也非后之后是有力字與惟后后字微有不同克紹厥辟以永綏民方不負此良遇乎少有不克何取于共又共食也克字生在今日際遇上來要見貴望必能之意高宗以克期之說即以敢承之此二字相應尚字猶勉之之詞其字乃必之之詞汝欲繼美先正必使我無愧先王克字要令明保在內紹者繼續之辭有重光意紹先王便是綏民只一意克紹二字與俾厥后惟堯舜語意一般紹字更有力主說身上說週心源相續一德無虧也紹先王者君也君不能自紹

先王而爾能爲之紹紹乃辟與作先王相應紹字作字首有提起來的意思永綏民從紹辟帶下與伊尹一夫不獲爲事意同綏民卽康民乃君德中事添一永字只宜根緊上文用永答四海仰望意說紹辟綏民與上佑祖格天都直下照上惟聖方是旨高宗期說如此則其自期可知休命雖通承股肱惟人以下其定紹辟綏民已該得盡弗佻作聖其心愧耻此實有聳動傳說意故說遂慨然有感拜稽首直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命我以紹辟綏民而使堯舜其君民天子之命何休美也天子之休命望其以已事君故須對對如對越曰敢對自信吾力足以勝之而無愧于已又望其以人事君故須揚揚如表揚曰敢揚自信吾力足以當之而無作于人苟有所受于君而不能以自信有所行于已而不可以告人如今日之遇四海之仰何說不敢也敢對揚令下承當全在一敢字直是明目張胆獨往獨行無一毫疑心退步是相臣大力量可見臣必有擔當之力而後爲良敢必克蓋將已前所言后克而始祇若后聖而始欽承等意又一齊自抹殺全認高宗克聖從已克矣重責君以必能嗣德先王而我必可繼德先正也仍要摹寫感知遇不偶意

丁奉曰順本口實之象故自求口實其正義也聖人恐

其正故先曰觀願以正其道然後曰  
 九之陽上應六四之陰而動于欲固  
 矣然六四之陰下應初九之陽而其  
 谷夫彼此皆欲也而得失何若是之異  
 垂誕之欲也自養而不正者也不正則  
 之欲求賢養民之欲也所養而正者也  
 曰无咎○願卦辭曰貞吉而諸爻莫以貞  
 五雖拂經而獨曰居貞吉蓋天下之順道  
 雖上九之由順亦五之任之也○六五拂  
 人主之戒也上九由順而厲上智師傳之  
 則可以任乎厲惟厲則可以事乎貞聖人欲  
 道故皆曰吉

商說命下

二十一

尚書章句

後學  
 東海潛士邊輯著  
 古肅張孫振鑒定

高宗彤日

唐孔氏曰經言彤日有雉雉不知祭何廟焉何處故序  
 言祭成湯升鼎耳以足以禘祫與四時之祭祭之明日  
 皆為彤祭不知此形是何祭之形也洪氏五事有說言  
 視聽思若貌不恭言不從視不從聽不從思不從貌不  
 妖異與焉雉乃野鳥不應入室今乃入宗廟之內升鼎  
 耳而鳴孔以雉為在鼎耳故以為耳不聽之異也洪氏  
 五行傳云禮之不順時則有罰蟲之孽聽之不恭則  
 有介蟲之孽言之不從時則有毛蟲之孽貌之不恭則  
 則有羽蟲之孽思之不從時則有裸蟲之孽先儒多以  
 此為羽蟲之孽非為耳不聽也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為  
 雞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耳不聽  
 公位敗宗廟之祀也鄭云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行

尚書章句

卷二十四

一

此篇為雉雉作而書不及雉本以訓王而辭屢及民非祖  
 已諷諫不敢直言蓋高宗聰明從諫不待深言也首節本  
 祖已訓王之由次節祖已自言訓王之序三節四節是格  
 王末節是正厥事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祭之明日有享尸之禮則彤亦常禮因高宗有豐昵之失  
 而雉雉之異適見于彤祭之日耳非謂失在彤也謂祭有  
 常期祀不欲黜高宗于七廟舉祭之明日又祭于祖廟故

雉本野鳥乃于彤祭之日升鼎耳而鳴蓋天以儆數祭之失也雉在野不宜在廟又集鼎而雉知警饗祭

爾雅春祭曰祠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祭天曰燎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版懸祭川曰浮沉祭星曰布

祭風曰灋是類是禡師祭也既伯既禱馬祭也禘大祭也釋又祭也孔氏曰祭之明日又祭夏曰復肸殷曰彤

周曰釋釋者祭之餘也陳氏曰祭之明日以禮享尸行事之有司助祭之賓客皆預焉然謂之又祭而不謂之

享者尸猶有鬼神之道也唐孔氏曰釋天云釋又祭也周曰釋商曰彤孫炎曰祭之明日釋復祭也彤日相

尚書

商宗彤日

二十四

尋不絕之意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壬午

猶釋穀梁傳曰釋者祭之且日之享賓也是彤者祭之

明日又祭也爾雅因釋祭而本之上世故先周後商此

以上代先後故與爾雅例也釋天文云夏曰復肸郭璞

云未見所出或無此一句孔傳不言夏曰復肸于義非

所須或本無此事也儀禮有司徹上大夫曰饋尸與正

祭同日鄭康成注詩免鷩云祭天地社稷山川五祀皆

有釋祭

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此祖已自酌其進諫之法私計之言凡事之失皆本非心

君心不先格而能正事者無有敬神亦君道當然事豈為

失但高宗恭懼之久動與天通未免着念于冥漠一邊若

務民之義自見神之當敬而遠故祖已欲先格王而後正

其事今王不務民義而微福祈命此非心也不知敬民而

祀豐于昵此失事也正之可無序乎○不曰格非心而曰

格王者就王而格之也格者止也去也傳作正訓與下正

事欠別須就格去王之非心以諫正王之事上暴意非對

王言要看一先字諫庸主當于事後不就顯著處指摘之

則不聞悟諫明主當在事先源頭處一點口舌可無其煩

矣

尚書

商宗彤日

三

乃訓于王曰嗚呼惟天暨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

非天天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乎命正

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徧典祀無豐

于昵

惟天二節是格王語上言天命不可求下言天戒不可忽

不敢斥君故言民人君所欲得者永年而已禱祀之意在

此直指其意而以大義懼之義是萬世不易之經正行之

不流旁行之不泥者天下事一歸于義而微倖之百端俱

釋與格心第一義此節義字正與鬼神反永不永重不永

邊惟天三句一氣中監視虛看勿露禍福于奪字為所當

爲曰義卽舍下敬民字與厥義帶下句讀惟天監視下民無成心也主其義之當否而降年有永有不永其不永者豈天故天折其民哉民自不義而中絕其命耳時說云所行義則福之子之而降年有永所行不義則禍之奪之而降年有不永看來此句原虛有永有不永者只當云有永又有不永耳義與不義意只可補在此句下以起非天民民中絕命之句難作此句正講也非天民二句直破幽冥之障知不永之非天則知永年之亦非天矣中絕者半道而絕也命自我造亦自我絕則禘祀何爲哉

商書卷之二十四

商書卷之二十四

四

也義之有得于心者曰德有諸實之心便不若德了民有不若德卽不義是然不義可改也不聽罪者明知其罪而不認受諫而不改在內但須重省已不重受言上說不若德不聽罪須照傳高宗濟祭祀傳說嘗進戒意或吝改不聽罪也意看方明但不可直指說破天心仁愛未必卽棄其人降之灾祥明白有徵其應不爽暗指雉雉言不若德在心曲隱微間連我也不自知遭譴之何在不知命至乎也決非妄致必要求到一個致譴之處蓋天地間只一實理有實事必有實應非幻冥不測者天有乎命畢竟人有召命者決當省懼以正其德矣民乃曰其如台乎語活而

意長如傳天必誅無等何便蛇足看來不聽罪句則其如台正不聽罪之實此絕字正與絕命相應

商書卷之二十四

商書卷之二十四

五

鳴呼節指王之失而告之乃正事語蓋以人君之職言則主于敬民是時言不當豐昵謂不敬民是一失罔非天胤二句是明言昵又非可得而豐又指其失中之失雖分二意味註中主字况字下段只帶言總要王自悟其失非謂莫非天胤而並豐之也高宗未免睚親愛之情祖已直裁之以義豐字有黷祭禮煩二意昵者親近之意親近莫如父故知稱廟通篇以天字折之故曰天監曰天胤而喫緊在天之符命大意云所司主于敬民至治祭香感于神明則有民卽有神若一着意于神便不敬民聖祖神宗歷代有敬民之功何其非天嗣就是宗廟之禮亦以敬民之心行之天監在茲義豈容有厚薄乎王無獨豐于昵廟可矣唐孔氏曰釋詁云胤嗣繼也俱訓爲繼是胤得爲嗣嗣亦繼之義也釋詁云卽尼也孫炎曰卽猶今也尼者近也郭璞引尸子曰悅尼而來遠是尼爲近也尼與昵音義同○漢成帝時御史大夫王音亦因雉異進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主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經載高宗雉雉之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高堂堅曰太戊有桑穀生朝武丁有雉雉升鼎皆因災恐懼

側身修行故號曰中宗高宗典也勃焉都仲典曰按

雉升鼎耳鳴祭用雉其鳴不足異鳴于鼎耳乃所以異

天道雖遠感通以類雉鳴鼎耳殆有深義民中絕命者

鼎凝命之象先王鑄鼎象九州以爲神器在祖廟用爲

宗器故周易鼎之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王者之器莫

重于鼎器之永年亦莫如鼎國亡祖廟不血食則命絕

鼎遷矣雉鼎實也鼎九三曰鼎耳革雉膏不食夫子贊

曰失其義也與此義同雉就鼎絕命之象鳴于耳聾象

所行不順于德傲然自是不聽人之罪已天既示以信

命以正德而不聽曰其如我何所謂耳不聽忠信之言

尚書

商高宗彤日

不

爲尊也忠言不聽天命不聽耳聾之象命所以不永而

中絕也天典義義惟在民王司敬敬惟在民亂嗣也宗

廟之器長子主之易曰不喪七鬯夫子序卦曰主器莫

若長子夫子修春秋書災異不學其事語不及神怪與

剛書正同學者不得其解故秦漢而下言五行者知洪

範而不知彤日也洪範詳于數彤日約于理詳于數者

有時疎約于理者無時違

尚書華篇卷二十四終

尚書華篇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者

古濶張孫振鑒定

西伯戡黎

唐孔氏曰鄭玄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所言據書傳爲說伏生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邢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者即黎也乘黎之前加言惡周故鄭以伐邢伐密須伐大夷三伐皆勝如畏惡之武成篇文王誕膺天命九年乃崩則伐國之年不得如書傳所說未必見三伐皆勝始畏之

首節祖伊告王之由以下祖伊告王之事天子三節是入以告王欲王改其失也王曰節又王自恃之辭嗚呼二節

尚書華篇

商西伯戡黎

十

是出以語人欲王聞而知悟也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戡強之勝也黎在近畿而周師之來內庭晏然聾瞶可知

戡黎無與于殷而祖伊恐自其私邑奔告于王者西伯爲

殷討罪但下國無道皆起于天子之失御一乘天道以戡

亂其勢將日嚮于隆一縱暴虐以逆天其勢將日趨于亡

則祖伊之所恐耳故告語不及戡黎事

唐孔氏曰紂居國漢之上黨鄴臺關所治黎亭是也紂都朝歌王圻千里黎在朝歌之西故爲近王圻之諸侯也鄭云入紂圻內文王猶向事紂不可伐其圻內所言圻內亦無文也○唐孔氏曰經云奔告于王王無誼號故序言受以明之此及奉鬯武成皆呼此君爲受自外書傳皆呼爲紂受即紂也音相亂故字改易耳殷本紀云

前乙、前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紂立云紂紂乙之少子各辛帝乙受而紂立焉紂曰受德時人傳受德作紂也史事書知其本故曰受與孔大同紂法云受善相善曰紂殷時未有法後人見其惡為作惡義耳

曰天子天既訖我股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小不康食不虞天性不廋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孳今王其如台

天既訖我二節傳所謂天棄殷奔告而亟呼天子若額天而必求其聽也天絕我國命何以徵之至人通知天命元龜能紹天明今皆罔敢知其吉則天訖股命可知格人元龜二句借以為天訖股命之徵作實字說果當其時曾經

尚書書卷

卷三十五

二

咨之格人卜之元龜乎不曰罔知吉而曰罔敢知吉字語法甚活總是形容其天訖股命之意非真有何人言凶何龜告凶也天既三句宜一氣下觀註甚言凶禍之必至也可見是豈先王不相後人而致天之絕命耶惟王淫戲慢以自絕于天雖先王亦不能相耳絕字正應上訖字淫是色荒戲是暴虐如銅柱下加炭之類看來此二字只是

摩言紂惡之大槩

自古亡國之戒不一而言戲自此始夫人君為不善必有咎焉不自安之心固將曰吾直戲耳再則更二則以為固然故驪山之禍亦始于烽火之戲

故字緊承淫戲自絕來不有三句皆天棄我處王既自絕于天故天棄我股饑饉而不有安康之食是天不欲遂生也民心昏亂而不虞天倫之性是天不欲復其性明民也法紀凌夷而不道當循之典是天不欲平治也喪亂之形章章如此天之棄我何如此格人元龜之所以罔敢知吉也不曰棄股而曰棄我不敢斤言之意康食猶詩云自天降康豐年稷穰之謂不有者饑饉荐臻也天性以父子兄弟真性言不虞者倫理盡迷也率典是所率循之典以紀綱法度言不廋者盜賊爭起法不能禁也三句即百穀川

尚書書卷

卷三十五

三

不成家用不寧又用昏不明意民生與人道國法俱廢皆極亂之象實氣化使然蓋天意已無殷矣承上不惟天棄殷民亦無不願天之棄殷總著喪亂之形見天訖命意首句提起欲喪股者推民之心曰者言發于心中也下三句是舉其欲喪股之言人心怨望之極有不能旦夕待者天曷二句一連說蓋天之喪殷必假手于有命故其言如此其如台明其不復能君我須繼即先王不能相意民棄要歸轉天棄上方得相承語氣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股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我生雖承民棄來然謂有命在天則輕人心之足畏而幸



天命之不見絕矣。此之謂罔有懷心。重在生字上。若曰如爾所言。天誠訖我殷命矣。但我始生之時。獨不有一定之命在天乎。命定于始。庸能遽訖于今哉。全是責命于天之意。故下祖伊云云。

鄧元錫曰。德極者。信命于天。不與于已也。惡極者。亦信命于天。不反之躬也。

上曰。奔此曰反。自相首尾之辭。反曰云者。是心口自語。燕居隱憂。非告人語。前對紂言。故稱王。此退而自言。故稱乃。二乃字。皆指紂與天同德者。方可責命于天。罪多則命絕。能責取其命于天乎。言必不能也。重一能字。乃罪指淫。厥自絕而言。參在上。卽彰聞于天。責之云者。如責償之責言。天于始生之時。如是命我。今日也。須如是命我。寧有前命後絕。已定條收之理。

殷之卽喪。不在乎他。指汝所爲之功狀。既有淫戲。又無收過。天人共棄。不無戮辱于爾邦。欲旦夕少待得乎。功字不論善惡。積久成者爲功。乃功與乃罪應。乃罪多參歷歷可指。已成功了。安能免戮。勿作事字解。指乃功連不無戮于爾邦。讀總見卽喪之實。

唐孔氏曰。禮記稱萬物本于天。人本于祖。則天與先王俱是人君之本。紂既自絕于先王。亦自絕于天上。經言

紂自絕先王。此言天棄紂。互明紂自絕。然後天與先王棄絕之。西伯既戡。紂祖伊恐。而都朝歌。紂在上黨。臺閼乃河朔險要之地。朝歌之西。境密邇王畿。紂則商震矣。故武王渡孟津。莫之或禦。用以商墟封衛。狄人迫逐。黎侯衛爲方伯。連率不能救。而式微施丘之詩作。唇亡齒寒。衛終爲狄所滅。衛之亡。猶前之亡也。秦拔上黨。而韓趙危。唐平澤潞。而三鎮服。形勢其可忽哉。

尚書卷二十五終

尚書卷二十五終

五



應上猶謂其不能治此則言其必至于亡重卿士上民卿  
犯法一二卿士能秉法以繩其後民猶有所顧忌而不致  
肆國猶得以微一日之安今上下如此則國無法紀其何  
能治欲不亡得乎

唐孔氏曰或者不定之辭其事微當然則是有此事故  
以武爲有也鄭玄論語註亦云或之言有也亦有言無  
也唐孔氏曰家語云比于官則少師少師是比于知太  
師是其子也獨檢者傳不見其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  
子云箕子名不存不知出何書也周官以少師爲孤此  
傳言孤卿者亦非也考工記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  
是三孤六卿共爲九卿也比于不言封爵或本無爵或  
有而不言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爲封之諸父服虔杜  
預以爲糾之庶見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漢孔氏曰  
以酒爲內曰醢醢文作醢云酒管滿而善反音音醢說  
文于今反醢酒也○唐孔氏曰人以酒亂者流于水故  
以醢酒爲流也酒然其齊同之意詩云天不酒爾以酒  
南齊書卷二十六 主

殷罔句承上言紂一人沉酣如此故下效成風民竊臣倫  
罪不正法而國典不行安得不強凌衆暴超于喪亡也殷  
罔不二句貫下句止一氣讀民好寇盜而壞法又自卿士  
始有罪者或匿之或庇之法阻不行惟其有罪得脫是以  
民無畏懼益爲爭鬪而相爲敵讐怨讐爭起亂道也辜非  
指革竊奸先言罔有恒獲根卿士非度來非專指紂爲述  
逃主以紂爲逃逃主如楚申無尹之聞逃入王宮執法者  
不能得是也上下容隱在凡有句上非度句下非直解非

度小民方興未艾相敵讐者強讐弱弱亦讐弱人人皆能  
敵耳今殷三句只于上面見之以民之肆亂知其必亡耳  
越至于今猶言一至此乎○惟我醢亂敗德是以殷民無  
小無大皆好草竊爲奸爲兇是下有非度之民矣上能以

度正之猶有懼罪而不敢者今卿士亦皆互相倣效自恣  
法度之外爲斯民逋逃主凡有奸兇冒法之人皆不加刑  
無有常得而正其罪者小民無所畏懼強凌衆暴方起爲  
敵爲讐爭鬪侵奪國家至此尚可謂有紀綱乎紀綱既亡  
則國必從之今殷淪喪之形茫無畔岸若涉大水無有津  
涯亦終于沉溺而已殷之遂喪乃至乎今日乎此皆由敗  
亂厥德以致之者而我祖陳列之功安在哉  
南齊書卷二十六 主

鄧元錫曰臣子之冀反正乃心何窮始曰殷其弗或亂  
正四方則猶冀之也既曰今殷其淪喪又曰殷遂喪越  
至于今殆不可復冀矣聲氣俱盡語訖乃更端曰我發  
出狂曰子顛隤地威勢迫緒煩肯悲斯號泣憂天之心  
哉故容指告于二師容之者師之也君子之官學必有  
師必有同心之朋以有容也  
三節是更端之詞重問策上凡言我皆指紂言吾則自謂  
罔念作狂悉從沉酣中發出使人不敢嚮邇出狂以遇臣  
言故以老嫗接之暴棄就是顛狂此老成所以逃遁堯

野曰吾家者以舊人爲祖宗之所培植也。老成去則人國空危亡之勢可知。韋遷非証殷亡特舉以責重箕比意。若曰祖宗所培植老成之人皆已逃遁荒野所存者獨有爾父師少師耳。今爾若無所指示告我則顓臾墮之禍至矣。若之何其可以救亡哉。顓臾墮乃坎難之意正是亂也。若之何其不是等閒語。正求所以救亂也。當相對看。一云微子不曰告于安存而曰告于顓臾蓋深悲殷國無可復存之理乃蹙從火坑中作生活以思延國命于一息而未忍與遐荒者俱去耳。○隋升也註作墮猶亂之爲治也。唐孔氏曰狂生于心而出于外故傳以出狂爲生狂應

詩云積念癡狂癡此其事也顓謂從上而墮謂墮

于溝壑皆滅亡之意也

父師若曰王子天壽降災荒殷邦方興沉酗于酒○乃罔畏畏弗其考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火○降監殷民用又特飲召敵讐不忌罪合于一多瘡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而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顓臾○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遜

首四節箕子以其意剖析微子之言而答之各有甚之之意蓋喪亂之形者見已之憂亂更切于微子而其如策

之無所施何也末二節爲微子決當去之策而因以不去自決答二人而一人答明心同鄭玄云少師不答志在必死然則箕子本意豈必求生乎但紂偶不殺之耳○王子節答沉酗之語甚意在加方興二字無可埋怨故歸毒于天今日紂之無道雖若紂之自爲也要之則皆天也今天酷毒下災生此昏虐之君以荒亂殷之邦國荒即魯頌遂荒大東之荒遍也大也下句卽毒降災之實使紂方興沉酗于酒以酒爲樂烝烝未艾不至于荒廢殷邦不已非天之數而何箕子之答甚有步驟惟沉酗故弗考長弗考長便用非度之卿士用非度之卿士便魯飲于民節節相承可見罪源皆起沉酗而原其所以然則天壽天字重看此答發狂者遜之語言遜于荒非見幾而自去乃紂斥之而然乃罔畏畏該得廣君雖尊必有所當畏者紂惟不畏所當畏故不見老成人可畏而弗逆耳考長舊有位人猶言老成舊人只是一樣醉昏故無畏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諸惡皆無畏所致先民時若所以爲湯弗其考長所以爲紂

此答草竊奸宄之語攘竊祀神之物而莫治其罪抑又甚矣不重民攘竊只重用以容二句紂夷居弗祀上帝神祇故民攘竊犧牲恬不知怪耳非禁網疎也此罪在廢祭

不獨在盜此而可容何辜罪恒獲之有因來而取曰攘牲  
盜曰竊天曰神地曰祗犧牲牲三字連看謂色純而體全  
之牛羊豕惟有司容而不罪故民食而無災傳且字因下  
句生本說民然用以容却指有司則卿士之壞法亂紀在  
其中矣此貫二爲一之法將字猶用字非將然之詞大祭  
祀之物物之重者盜而相容將食而無罪言政亂甚也

色純曰犧體完曰牲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用字屬上  
爲句蔡氏讀屬下非也○左傳云牛卜曰牲又云五  
牲不相爲用注牛羊豕犬豕又云爲六畜五牲以  
奉五味注六畜馬牛羊豕雞犬豕五牲麋鹿麋鹿祭天  
地宗廟三者謂之犧服皮云三犧屬野雞也○同謂  
云天子祀以會諸侯大夫卿特牛大夫少牛十特牲○  
唐孔氏曰說文云犧宗廟牲也曲禮云天子以犧牛天

尚書章句

商微子

卷二十六

子祭牲必用純色故知色純曰犧也用禮牧人掌牧六  
牲以供祭祀之牲牲以牲爲言必是體全具也故體完  
曰牲經傳多言三牲知牲是牛羊豕也以犧牲牲三者  
既爲祖實則用者簠簋之實謂黍稷稻粱故云器實曰  
用謂粢盛也禮天曰神地曰祗舉天地則人鬼在其間  
矣故總云盜天地宗廟牲用也訓將爲行相容行食之  
謂所司相通容使盜者得行盜而食之漢魏以來著律  
皆云敢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爲特重故也  
答小民相爲敵讐上自致之也以民在下對上言之故曰  
降然監字指箕子視民賦歛亦撫字中一事不撫而歛分

明是讐却用小題目去橫取是用又讐歛以仇讐之道指  
歛民財辭以行其食包敵讐在了上既讐歛則民之苦拊  
歛者亦以其君爲讐而敵之攘竊上有而悖入者悖出則  
民之敵讐君者非君之讐歛召之耶一之爲甚而又召之  
不怠見紂力行者無非召敵讐之事然豈紂一人所能致  
實上下合以成此殘而其罪乃併歸紂一人之身民又何  
所控哉則民實與上爲讐何止自相爲仇也罪合句重臣  
說謂聚歛之臣合于君而爲一讐歛召敵讐處少不得是  
臣行君令而致之民但歸重在紂惡上故用又二句只指  
君至罪合句兼指出臣多瘠罔詔又只說君民相敵讐以  
甚小民相敵讐意

尚書章句

商微子

卷二十六

灾字從天降來今卽越至于今之今猶云百六之運商今  
二句言今日敗亡之禍商其二句是箕子以已爲宗臣義  
決不可去詔王子四句言微子爲商元子義在存商祀決  
不可不去前問告我顛隳尚欲安國此答危亡已至無可  
棊獨有存宗祀一策微子不去則宗祀隳隳若此乃爲顛  
隳無復望矣絕祀之痛甚于亡國也全重詔王子一邊罔  
臣由迪便是甚之之意蓋雖答淪喪顛隳之語而已爲微  
子盡行遜之策矣○夫顛隳之策我非無是心商今其有  
灾亡無日矣我生不逢辰適當禍敗但我爲宗室大臣存

亡與其濟則國之幸也不幸淪喪則斷無臣僕他人理是我之義決不可去王子一身係宗社絕續告王子以去爲道乘君怒未形圖存宗祀可也蓋我前云以長以賢王子立者言不用而思已招是無益子而反害子王子及今不出勢必及禍七十二王之宗祀始墮無托矣是子之義決不可不去宗祀且恐無托豈特國家顛隳已哉末節只微箕二人對言首二句總言去就之義上節已有此直以義決之也須則重微子以去爲道蓋存宗祀是小事觀下另說我不願行遜一句可見微子必須行遜矣此節只有去就意不可兼生死說爲臣不必問人只須問心自靖在心上看勢窮而心見心至此自有個適安之處要他安不得到此際一個人自有一個心安處相從不得求異不得義在當去則安去之義義在當留則安留之義人以爲至安者在自又有其獨安即先王之心亦必以爲大安自獻即獻其所自靖者愜于自心正所爲對于先王中著一人字者何人皆先王之裔也汝做汝事我做我事人人歸到心安處人人將以此獻于先王則人之心盡矣人之事畢矣人各人也籍手而告曰獻在王子信當以行遜爲靖獻若我爲父師自靖惟竭其股肱之力而後已不復顧惜其身而爲行遜計耳是決詞行遜二字只作一去

字看顧則便有去就死生之念成敗利鈍之介列于胷中無復有自靖自獻之日矣此箕子之微言丁奉曰自伏羲之易言之遜之四陽退避乎二陰是陰陽相違也自周公之易言之六二之陰固交于九五之陽而有牛革之象是陰陽相結也此見二聖之用意不同而易之爲義夫何常之有○乾之上九亢龍有悔矣遜之上九亦乾也而乃肥遯無不利焉夫陽性好進者也乾一于進進則亢亢則悔遯主于退退則肥肥則利按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向諫死又却索性箕子在字上落下最是難處被他監繫在那里不免佯狂爲所以特說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曰利艱貞悔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他外雖狂心則定也○按微子適周不知在何時武王克商釋箕子封比干豈于微子遺之必其遜而未獲故封武庚以奉湯祀及武庚以畔誅而後微子受封于宋其命辭曰修其禮物作賓王家周人敬禮微子如此寧有抱祭器自歸之理左氏而轉衛甕之說當是武庚事史記克商時微子持其祭器造軍門亦繆○李曰比干廟碑曰周武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師實上亂之謀總一心之衆當公之存也乃戢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視于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

服喪與亡兩繫豈不重歟

尚書卷二十六終

尚書卷二十六終

上

尚書卷二十六終

後學 東海潘士遠輯著  
古淵張孫振鑒定

周書

後始封于師後失其官而竄于成狄之間公劉立國于  
陶太王遷岐是為岐周文王四以為號  
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偽泰誓出與伏生今  
文書合為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于世故漢人  
所引皆用偽泰誓如曰白魚入于王舟有大復于王屋  
流為鳥大史公周本紀亦載其于然偽泰誓雖知別竊  
經傳所有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馬融得疑其偽至晉  
孔壁古文書行而偽泰誓始廢○唐孔氏曰顧氏以為  
泰誓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  
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也

泰誓上

尚書卷二十六終

尚書卷二十六終

上

上篇未次河朔時作故言十三年春中篇既次乃作故言  
戊午日下篇則明日作故言時厥明各為首引故文不同  
以臣伐君是變局亦險局惟天可壓變故每一誓有一番  
的罪狀必陳于天惟心可出險故令三誓難脫這心德果  
毅

首節表年以首事次節是總誓之詞惟天地四節原天道  
而言受罪之當討天佑下民四節推言天道而言已討罪  
之意末節以民情決天心而勵以共討大意惟天地萬物  
父母與天佑下民天矜于民三平看肆予小子殛予小子  
夙夜祗懼與爾尚弼予一人亦三平看篇中着眼在天字



天下凡父母皆能養。但人自爲養。則養私。必以后之權。養  
養斯普。凡師皆能教。但人自爲教。則教殊。必以后之權。教  
教斯一。故天作元后。授以教養之權。紂總其權。不以造。福  
反以造。禍。殊非天作之之意。順天乃所以應人。武王不敢  
失時。逆天在此。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通節皆史臣書法。十三年以前猶冀紂改過。故書十有三  
年。十三年須知是武王爲西伯年數不期。而今曰會遠近  
咸歸。曰大會就諸侯來會。武王言。會地有遠近至孟津而  
合耳。既說一大字。便着不得。武王着不得。諸侯有天人

幽誓華蒞

卷二十七

十一

在以武成考之。則春即建寅月在戊午前一日。觀中篇可  
見孟津河北地名。會孟之津。尚未渡津而北。孟津自周地  
商之要路。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友邦冢君云者。若曰友邦之冢君也。一起說指列國言。即  
八百諸侯來會者。是御事庶士指本國。即牧誓三卿亞旅  
等。是觀我字可見。越字見重在友邦上。因大會故有誓言。  
明聽者精白一心之謂。

御事周書或指尊官或尊卑同指此御事指三卿其大

夫以下則皆士也故云庶士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聖明作元后。元后作  
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日色。敢  
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  
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削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  
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親政于  
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  
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幽誓華蒞

卷二十七

十一

從物說到人。從人說到聖人。見天獨厚聖人者。正爲作民  
父母地。貴之聖人如此其重。非說人君能如此也。○開口  
道破人物源頭。爲做元后的真罪案。萬物發生天地自難  
辭父母之勞。至于命之爲人。非別自爲靈。卽萬物中之靈  
便說得可危。乃人與物雖有剖分。而智均卽不御。天地又  
就中生。一作用。纔完得父母熱心。如人于聰明多漏。此獨  
無漏。聰明易炫。此獨不炫。至真至實。却是乾元坤元初體。  
卽作爲元后。則此元后之作。卽作民父母。天地竟把父母  
重擔一肩。屬他身上。自謝其勞。予三句緊轉。元后曰。作見  
于傳人中。獨有擁護。父母曰。作見爲天地一替身。二父

字呼應有力易稱乾元資始資始則受氣有父道坤元資  
生資生則受形有母道是天地為萬物父母萬物中惟人  
之知覺獨異于物知覺者天地靈氣所孕故曰惟人萬物  
之靈這人類中又生一箇知覺先于人聰明無待勉強的  
而使之為大君于天下者天果何意哉欲其體乾父坤母  
之心而作民之父母耳惟天地句提起惟人二句一直說  
不可以人與聖人平對惟人萬物之靈不重只以靈字影  
起聰明聰明亦靈也人在物之中直聰明又在人之中是  
靈中之靈耳本文只有靈字註加出秀字說者云秀是氣  
靈是性非也此處專說性不可雜氣靈是性體天命流行  
物于無妄故以靈氣有萬物而稱父母而元后作之君之  
德澤必如資始資生而後可是以須天聰明之盡者聰明  
是靈性發竅不靠定耳目說聰明發于耳目者有所及有  
所不及惟從無妄中出則不遍觀而明無遺照不單聰明  
聽無遺聞民情至隱非至聰明不足以察然不重則為作  
聰明矣從實德出所謂自誠明也直聰明搭作元后為句  
直聰明作元后以作民父母要在長育涵濡範圍曲成使  
民生咸若于聖人之成能以自遂于天地之中也元后不  
重在位說重作字意直聰明作元后有是德者宜是位元  
后作民父母居是位者荷是任頂說下二作字眼目相照

作民父母正元后之責正天生聰明之意作元后以直  
明作之也明目達聰以決天下之壅蔽元后便是民之父  
母須有作用工夫為父母易作父母難彼其初原非父母  
而欲聯假為真合異為同必將拊摩鞠育愛勞憂疾之至  
情一一做得痛徹以人為合天性舉斯民重入一番胞胎  
重經一番劬勞非聰明之靈者能乎不曰父母斯民而曰  
斯民父母不是天地元后估之特之乃物物人人自估自  
恃也作民父母畢就養說固非教養並說亦非照下君師  
須從養說到教上全斯民之靈性而不忝于天地所生方  
是作民父母本旨要知由人為之故曰作作便須稱其作  
之義蓋可以作即可以不作顯其盡道何如耳然此言元  
后直聰明下又言民聰明既以子后復予民何蓋元后之  
直全在承天天之聰明無非因民若元后以民心為己心  
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此即聰明即此是直即此是天  
地父母萬物之心雖以君道言實承天意來  
鄧元錫曰天地萬物父母一體而分也人得秀而最靈  
曰天地心直聰明則聰一天聰明一天明能體仁以長  
人曰元后佐上帝生民作民父母焉體仁作君先覺作  
師○唐孔氏曰老子云神得一以靈靈神是一故靈為  
神也禮運云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

色而生者也。言人能兼此氣性餘物則不能然。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為貴。

此節正見不能為民父母處。弗敬二句，一直說天立君以爲民。今商王受不能敬體上天父母斯民之心，而降災害于下民，可長居元后之位耶？降者如從天降。非人所能測，亦非人所能避。降災下民，正不敬天之最大者，但不可以虐民爲慢之實耳。

此正慢天虐民之實。父母斯民之道，每以暴虐失之。然苟不至迷惑之甚，則雖欲行暴虐而不敢。受于酒則沉湎，而用筮沉字，溺于此而不出也。于色則冒冒，字訓貪昧，于此而罔覺也。酒色在已，暴虐加人，耽于酒色，則性日昏。靈處皆成殘忍，故敢行暴虐。罪人六句，皆敢行之日。罪人二句，是刑賞之暴虐。人未嘗有罪，紂自罪人，罪一人必刑及父母妻子兄弟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至用非人以害民。又是落一層語。看來紂所寵嬖，不論賢否，盡父兄子弟皆官之用。以人以世濟其惡，故云世與世祿不同。照罪人以族自見，惟宮室二句，是用度之暴虐。侈服不作，侈麗衣服說，卽頂宮室臺榭陂池言，言其奢侈以爲事也。殘害卽帶此句。土木等事，侈心勝，則竭民財力而不恤。故曰以殘害于爾萬姓。官賞罪罰二事，皆元后養民之大

尚書卷之二十七

周書卷之二十七

六

尚書卷之二十七

周書卷之二十七

七

柄不可以一毫喜怒與。孟子所謂國人皆曰賢然後用，國人皆曰殺然後殺，然後可以爲民父母者也。而紂乃敢行暴虐，濫爲賞罰，至以族以世此其拂天已甚。况他如焚炙忠良，剝剔孕婦，法外之暴虐益又甚乎？總見降災處正弗敬上天處。天以父母斯民爲心，安得不震怒？乃命文考將天威以著大勳，如戮黎伐密之舉。然文考當日皆誅暴救民以安商耳，未嘗集也。集則成革命之勳矣。命我文考卽多方之開厥顧天，此四句只重天怒上。天威卽天怒之威。天有威，命文考將天之命，我命字貫下句。當緊緊說不可以我文考將天威爲奉天命也。肅將者，武王推本基命敘之耳，不可着實指定。要之文王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人歸，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大勳未集之語。大勳句輕只引起下節。

唐孔氏曰：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李巡曰：所以古今通語，明實同而兩名。此傳不解宮室義，當然也。釋宮又云：閭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爲之所，以觀望也。臺上有屋謂之榭。又云：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臺。孫炎曰：榭但有堂也。郭璞曰：榭卽今之堂堊也。然則榭是臺上之屋，榭前無室，今之廳是也。詩云：彼澤陂，毛傳云：陂澤障也。障澤之水使不流，洫謂之陂。停水

不流謂之池殷本紀云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  
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切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  
聚野獸飛鳥置其中大聚樂戲沙丘以酒爲池懸肉爲  
林使男女僕相逐其間說紂奢侈之事書傳多矣○焚  
炙俱燒也剗剗謂剗剗也說文云剗剗也今人去肉至  
骨謂之剗去是則亦剗之義也殷本紀云紂爲長夜之  
飲時諸侯或叛妲也以爲罰輕紂欲重刑乃爲熨斗以  
火燒之然使人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爲銅柱  
以膏塗之亦加于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墜墜  
入中紂與妲已以爲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是紂焚炙之

通鑑纂要

卷五十七

八

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紂除炮  
烙之刑紂許之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亦云然謐又云紂  
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卽引此爲剗剗孕婦也

肆字緊承上來嗣文考後當將震怒之威而終未集之勳  
者故予小子發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得失于商此追  
叙往日事若八百諸侯背商歸周則商政可知乃伐紂時  
不可用則卽是觀兵矣于商下當補猶冀其能改過未  
據伐之意使其稍有悔悟卽虐政未盡除猶可相安惟受  
不特無悔行且無悔心踞傲無忌而慢神以益其過夷居  
猶諺云安坐不啻之意只是形容其傲慢倨侮養安無忌

之狀非真踴躍也夷居總管上帝宗廟二邊犧牲句亦承  
二邊傳百神不是本文神字是總解神祇也神祇以上足  
慢尊神遺厥先句是慢親神犧牲句又推其慢神之甚處  
犧牲案盛所以供祭品者皆盡于凶惡盜賊之人而莫之  
禁其慢神一至于此郊社宗廟之祭皆先王爲民報本者  
紂惟殘害居心不知有民故慢神乃曰吾有民自有命在  
天耳不在祀事也慢神虐民過莫甚矣顧不知人怨天怒  
乃曰吾有民社吾有天命無知自恃如此則慢神之侮固  
宜莫之懲戒也不懲慢神之侮卽乃夷居至凶盜是罔懲  
其侮不是紂之言正實他周有慢心處不可以上節爲虐  
民此節爲慢天有命正津有民亦不可以有民應虐民說  
有命應慢天說以此自恃而無所懲則所謂慢天虐民者  
抑又甚矣言外見伐不容已

通鑑纂要

卷五十七

九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  
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  
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  
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  
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舊說叙武王以君師自任看來只叙得紂可伐已奉天以  
伐之耳上作民父母以平常道理言寬說此君師就討亂

上說較切矣。且君師與元后字相應。寵綏與父母意相應。有罪二句正是求盡寵綏之道。以無負天佑民之意。大意云紂之弗敬如此。我正有奉天之責。者可無伐乎。天使元后作民父母。天正佑民。使作之君以治爭亂。作之師以覺愚蒙。爲君師者。惟其本長教實心。克相上帝。致寵愛以安四方。如父母于子。愛惜寵幸。惟恐傷之。此方不愧君師言。人君奉天止有克相寵綏。不然何取爲君。此其罪否。並屬天鑒不容已私。故曰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明已決不敢二心。圖度也。下言度義正緊。根此說。○佑只是輔佐。與下相字應。民可爲而不能自爲。天輔之。故曰佑。天有爲而不能顯爲君輔之。故曰相。天佑泛說作君作師正天所以佑民處。君有主宰天下意。師有表正天下意。雖主教養言。還重鋤強抑暴立綱陳紀邊。君師只是一人。作君即以作師。爲君而不能兼師之教。君之道猶未盡也。二之字指民言。作者是天去振作興起之。猶言立之司牧與前作元后作父母義各不同。明作其權援之臣度之中陰作其神振之道德之內。作奇即佑深。惟其其字即指君師言。惟其云者。若曰責之所當盡此耳。克相二句亦是論其理。未是責其當然。亦不是天意欲其如此。蓋言天佑民而作之君師。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除殘去暴而寵安此四方耳。

尚書筆

卷三十七

十

誠爲不忍一民之失所而務所以安之。則上帝之所不及者。茲焉相之矣。所謂寵綏也。相上帝處有盡君師意。就頂上佑民說。不可別尋參贊等語。君師且虛傳長教二字。留下寵綏內用。不可說出事業。下克相寵綏正君師之事。如聯天下之衆寡。強弱聽令一人。是謂作君。聯天之智愚賢。不肯遵極一人。是謂作師。作字意思重。方懂得克相克字。有纖毫不容假借意。寵綏要說得大。寵恩寵在君師者。心裏說。本其教養實心。致寵愛于民。以不忍心行不忍政。湯曰克綏。武又加一寵字。寵則能盡君師之責。使斯民之靈性全而四方安。故曰綏。非寵綏對言。寵綏正克相之實。二句一串。即合禁暴戢亂在猶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云耳。天佑五句。雖泛言暗指已身上了。有罪無罪上。要補文考既崩。君師之責在予。意言今予身此責。則夫有罪者天欲討相上帝以討之。無罪者天欲全相上帝以全之。此正君既之志也。向使有罪不蒙討。即無罪不獲安。即越厥志矣。何敢不用其初志。赦彼有罪而及無辜也。此說以有罪暗指紂。無暗指民言。看來民豈止無罪正照中篇無辜。天立論耳。不如無俱暗指紂言。如云今天授我以君師之任。有罪當討的我奉天以討之。無罪當赦的我奉天以赦之。廢典存一聽天以進止。何敢有潛越其心志而擅

尚書筆

卷三十七

十一

爲好惡其間然則商紂之罪正天討所不赦者故我不敢違天之意見其出于至公也舉失其當謂之越志字見得念頭發動已不敢私况敢見于行乎武之無越志只是一不敢射紂敢行意有罪無罪泛說言外找討是

上武王原天之立君數受之暴虐并言君師之不可諉正以義言此忽跌轉較力之不同乃立言之虛實相生處討罪之義雖明使勝負之理未決則猶未可輕動也故引兵志即人事以明伐商有必克之理同力二句一直下重德義二字受有四句緊頂德義說見今日之舉德本救民義在誅暴此我三千之戮力而彼億萬之解體也受有四句

尚書

卷二十七

十一

因力以知德義力就上下一心說方與下心字應德以平日兩主之爲治孰爲相天安民說畢竟力合亦根德厚來義就今日兩主稱師之名孰爲順天應人說有德必有義皆就兩敵相對時言惟億萬心以億萬對紂說言億萬臣各心其心不與紂一心惟一心以三千對武王說言虎賁三千與我字爲一心受以聚力爲力武以齊心爲力此力之不敵處而德義之辨隱然在中蓋受有億萬人惟億萬心聚既相離力雖強轉爲弱矣無德義故也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寡而必合力雖弱轉爲強矣德義故也

此謂百萬曰億洛誥中有謂千萬曰億十萬曰億古數

也秦改制始以萬萬爲億今解尚書合主十萬爲億之說百萬爲億未見所本

以德義言之尤有不同者既敢行暴虐又同懲其侮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貫其惡貫已滿故天命我誅之今我違天是縱惡之罪與爲惡者同矣商罪貫盈便非同德使惡積而不伐將貽害天下不能盡父母之道子弗順二句從已負君師之責看出伐商迫于天意如此順天之師非所稱義兵乎以德義力三者度之師未陳而勝負已決矣合上節人天串側重天意邊

尚書

卷二十七

十二

左傳晉侯欲伐赤狄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殄也貫如錢貫之貫而傳不從曰貫通也謂其惡已極貫通而盈滿也

夙夜祗懼承上厥罪惟鈞說受命三句另看是追叙起兵時所舉之禮言即武城告于皇天后土是非至孟津始舉也受命類宜皆祗懼中事鎬京出師時先受命文考之廟然後告于皇天后土示不專不先天地而先文考爲天命文考肅將武承未集之志仍是先天地意類宜皆祭名禮非常祭謂之類宜者兵凶戰危慮有禍敗而求福宜之意未句最重緊承上來不可用由是字有衆兼本國及羣后之師言致天之罰正順天而求什夙夜之懼者○我小

子爲厥罪惟鈞之故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自安是以  
前日起兵之時假昭格之誠受命文考之廟稟命于親類  
于上帝之天神宜于冢土之地神求助于所尊以爾友邦  
冢君之衆越我御事庶士之臣致天之罰于商蓋畏天而  
爲是不得已之舉耳

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廟此造命文  
考卽是造乎廟也○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郊  
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  
禮書云王之大社土五色而肩以黃其位則中門之右  
社主陰故也其地北而社嚮陰故也其飾則不屋記所  
尚書華篇

周泰誓上  
卷二十七

十四

謂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也其表則木傳所謂夏以松商  
以栢周以栗是也其方廣則五丈其主則石爲之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  
時哉弗可失

此節提天心以勉有衆佑之不已轉而爲矜矜之不已俯  
而爲從此是天心之所必至處蓋天欲父母民而元后之  
望孤欲君師民而寵綏之責負是可矜也民失所處就是  
天矜處民有欲處就是天從處以天從天矜可必舊以天  
矜于民只虛說下二句正是矜民處看來天矜三句宜一  
氣下惟其矜民所以必從非以從而後見其矜也必從句

重在必字上言民有除殘去暴之欲而無有不從也從欲  
且泛言從之下緊補民欲亡紂天意可知爾指外之諸侯  
內之本國臣弼予一人永清四海蓋四海本清而紂濁之  
伐紂以除其濁使四海常清可無負上天矜民意矣永清  
以除惡言永字對今日說時哉句當緊連上讀只可言弼  
予永清之時非武王自謂天人合應之時時字雖天民並  
言重天上天從民也言此時正是承天救民之時須于哉  
字體會叮嚀歎息意若一失之則拂天心而孤民望弗可  
云者論是非非論利害順天應人理所當急違理卽是違  
天而忘緩稍遲之不可不是恐後來天人不應欲乘時也  
尚書華篇

周泰誓上  
卷二十七

十五

時哉申天矜于民三句弗可失申弼予一人二句○當時  
紂有億萬之衆衆人尚有不敬之意故同力節旣言其必  
克而此又以天之必從堅其志以時不可失鼓其銳文勢  
直跟上以爾有衆致天之罰來  
丁奉曰象但曰說之大而不曰說之時義大何也在天  
爲時在人爲義旣曰順乎天而應乎人則時義已存乎  
天人之間矣

尚書華篇卷二十七終



尚書章句

後學 東游潘士遴輯著  
古淵張孫振鑒定

泰誓中

惟戊午至又民示以伐商之山朕夢至仁人示以勝商之理天視節示以伐商之决我武節見伐商之公勝哉節期以勝商之功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武成既戊午師逾孟津則師以戊午日渡也此戊午日次于河朔則是師渡之日次止也渡有先後故武王先次于

尚書章句

周泰誓中  
卷二十八

河北以待之而後羣后以所統師畢會次者次舍之次紀所至也曰畢會者孟津一會各散渡河至此又集于河朔矣次以周師言會以諸侯言畢會承上大會來辨說以次爲整兵會爲正戰是認次作信宿之次會作約敵之會矣誤甚二師字一般將誓而先徇師徇是疾行故以徇爲徇徇師有慰勞之意與後巡師止閱視其師者不同王乃拊循北渡之衆再誓戒之所以一旣渡之人心耳

凡師一宿爲宿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此直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例也曰畢會見有遲待之意樂記孔子論武曰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善其待也○林氏曰漢

律歷志曰周師初發以殷之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

正月辛卯朔至戊午渡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日行

三十里凡三十一日渡河三日三誓師上篇不言日以

中篇考當時丁巳日在河南將渡孟津時誓而後渡河

也中篇是戊午既渡而次河北所誓下篇戊午明日將

趣商郊誓而後行也三令五申謹之至也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西土有衆四字便有慰勞之意從征皆西衆西伯所統對

受都在東言之即通指大會孟津之衆大全謂此下二篇

誓師皆以西土爲主者法行自近者始非也泛指諸侯故

尚書章句

周泰誓中  
卷二十八

上

不言賞罰言與誓同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

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羣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

朋家作仇有權相滅無辜額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

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殄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

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

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

天其以予又民朕夢協朕卜幾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

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

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

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將數受惡先舉古語發端一人一也有修焉而吉者矣有悖焉而凶者矣善惡各無息時所以吉凶不可相易吉人凶人指君凶即下文凶殘是側重凶人邊以起下力行無度也人不稱善而稱吉見惟善爲人心自造之休嘉年內共享之福庇善人真成吉人爲善只泛說不必指定任賢去邪仁民寡欲數事吉人稟天地清淑之氣默然契合故爲善惟日不足是實實不足非其心若不足也善之取途甚廣爲然後知不足曰日不足者時光有限又是進銳欲速

周書卷之二十八

三

不得的循循勉勉與日俱新覺薄之分數多爲之光景豈非惟日不足乎凶人雖罪至貫盈如此其至足而彼猶不自知亦惟日不足不足宜對有餘相形言已有餘而猶不足也爲之而惟日不足所以有餘善有餘惡亦宜別受惟日不足于力行無度力字見無度猶言不法所謂不善也君后之失上篇已明此直著其無度焉耳下文無度之實播棄二句以用舍顛倒言是用人之無度播棄即嘖其耆長是罪人即四方通逃者是淫醜肆虐卑猶云沉溺冒色敢行暴虐也是一身之無度三句承上縱欲殘民如此是以臣下化之其朋家也不能不作仇其作仇也必至

周書卷之二十八

四

假上之權以脅人而滅其所仇一誅滅聞而殺人之禍遂至連及無辜而無辜之人無所控訴則相與稱冤于天以冀其拯已而腥穢之德顯聞于天天固居高而聽卑者寧忍坐視而不爲之所乎上淫醜肆虐猶止一人至臣下化之則言朋家作仇脅權相滅而無度樂于臣矣化謂上行下效朋猶私黨朋家作仇有黨必有敵也脅權相滅承作仇來是小人挾勢相屠事無辜額天只說惡之及民非染民也故曰無辜穢德雖兼君臣總是紂之穢德彰聞以額天上見臣下三句即臣下之惡以甚紂之惡總是論紂無度之流毒處而無辜二句則言其惡之苦于民聞于天以起下惟天惠民天其以予又民意

唐孔氏曰釋詁云鮐背者老耆也舍人曰鮐背者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孫炎曰耆面凍皴色似浮垢也然則老人背皮似鮐而色似皴故鮐背之耆稱耆老武王將言已伐紂與湯伐桀一般故先發此隱然見天不容桀虐民必不容紂虐民意惟天惠民二句泛言以起桀不克若天之罪非以湯之伐桀爲奉天事也此節重桀不重湯起下受罪浮桀意耳○兩天字緊接額天天字來天惠民辟奉天語意一串只虛虛說出個君不可不惠民意惠此佑不同有利澤及人意要看奉字惠出于君則爲知

爲政之惠惠出于民則爲不費之惠只可講辟奉天不可講辟惠民天釀惠之源而不有其權若普惠之利而不私其澤惟辟一拊一摩不過爲上天行惠之官而已且不敢擅惠而敢擅毒乎一民之未安卽天心之未若也有夏桀弗克若天便失爲君之道若字重看天意欲如此夏桀故如彼如此則流澤如彼則流毒天忍毒斯民乎佑命成湯降黜夏命固理之必然耳奉天就安養說與流毒相反流毒卽重役嚴刑意下國指民說命湯黜夏正是惠民處

承上言桀之惡既見黜于湯則受之罪浮于桀有不吝不黜者天意必克不獨在朕夢二句上通節皆是天意必克

尚書筆解

周泰誓中  
卷二十八

五

惟受句與下于湯有光相照受罪浮于桀故已事光于湯剥喪六句皆罪浮于桀之事歷指紂惡益以見惟日不足之意然前剥喪二句述其証驗而此指其病根則四謂字是以元子而有良德如微子則剥喪去國爲喪以諫輔如比干則反賊虐之殺人謂賊是罪浮于桀也全本其心之狠戾來是爲凶惡匪但不知事天且謂已有天命匪但不知敬天且謂敬不足行豈惟不祭且謂祭無益豈惟爲暴且謂暴無傷君惟畏天命自戒勅不敢肆既謂已有天命常在已又何知敬德祈天神可慢民可虐矣四謂字皆受心口自謂不在言也正見力行無度厭鑒以禍敗言猶俗

云看樣子勿作我去鑒視他厭鑒二句起下天其一句言

紂可比鑒之禍惟不在遠在彼夏王天已降黜之矣今天

其以子除紂之暴而治商民乎天其以子又民與佑命成

湯相似意謂天之命予亦若湯耳又民只緊連上頂桀言

與夢上開間說決不可遷就川何以驗之過文以夢協上

上在先夢在後重夢上看蓋天佑至公龜策告吉卜因休

美而聖人志在救民精神孚格以後之夢合于前之上而

休祥重疊焉或字註以伐字替之雖伐必用戎而兵凶戰

危曰戎便有危懼之意于危懼中而知其必克是寓意深

處必克從又民信之天其以子又民至此武方自任然曰

其猶屬疑辭而斷言必克則就又民上說非就已說言天

不以我又民或我無克理如天欲以又民則我克商必矣

此從民決勝亦非從夢上決勝也下節根此發明必克不

分天意人事

唐孔氏曰物在水上謂之浮浮者高之意故爲過也言

紂惡之甚故下句說其過桀之狀案夏本紀云諸侯叛

桀開龍逢引皇圖而諫桀殺之伊尹諫桀桀曰天之有

日如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桀殺龍逢無割心之事又

桀惟比之于日紂乃詐命于天又紂有炮烙之刑又有

剗胎斷脛之事而桀皆無之○夢者事之祥人之精爽

尚書筆解

周泰誓中  
卷二十八

六

不相襲襲者重合之義聖人逆知來物不假夢卜言此以弭軍人之意耳

受有節又以人事驗必克益人情猶夢卜也夷人四句兩開未有不如意雖有二句方申言纔露不如字周親卽是夷人仁人卽是十亂首言商臣多而不忠周臣少而盡忠卽此觀之可見紂雖至親之臣不如我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前是案後二句是斷勿以衆不如忠親不如賢平對夷訓平爲凡人言知慮等耳經文夷字却不重只重離心離德人數雖多執心用德不同智識既齊各欲申意故心

南書卷第八

周泰誓中

七

德不同也看來心字固重德字尤重心之同須是德同纔好雖小人亦有同心者只是無德可同耳十人皆是上智咸識周是殷非故人數雖少而心德同同心就今日順天應人之心言同德就平日所存言德正所以濟大事者也非有其德則亦不能同心曰同者臣對君而言旣言離心離德又言親者與之比昵自受言之則至親也夷人中乃商孫子雖云至親然父師少師王子三人自靖後外皆囚人醜類不如亂臣皆除暴救民之仁人周親不如仁人就離心離德上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紂黨不多于周但離有激發旨有抑揚欲明多惡不如少善見人事有必克之

決之天意紂以罪浮而失天決之人事紂以離親而失人此承人事徹到天意上言觀子之人事便知子之足以奉天而克商矣然天意如何見之蓋天無視聽皆自我民視聽耳天視二句泛言上視聽屬天以福善禍淫說下視聽屬民以好善惡惡說與臯謨全主天言者不同天不過佑民矜民惠民故憑民做起民無岐視無亂聽只在仁暴間而已今百姓視聽就意何說卽指下過子一人百姓過子則不但罪惟鈞而且罪獨歸矣過非愆亦非過責只是未釋然的一念民有未釋然之處卽天所未釋然之處過在

南書卷第八

周泰誓中

八

不往則勢在必往矣蓋不過責紂而惟過責于一人憚于征役不正商罪以父其生則天意可知我所以必往伐商用忠賢之助以成父民之功也上言必克此言必往是眼目必往內當合上二節意看不可天人分說接上今朕必往言以應前湯伐桀之事此節全重取彼凶殘句我武二句不是勵將士是叙下二句言我伐用張亦是取凶殘上見傳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句正見于湯有光不然湯武一般意何以武王便于湯有光○今日已在河朔我之武威奮揚已侵紂之疆界深入其阻勿令奔逸誠以紂罪浮于桀天下之凶殘也今日之事直欲擒取其

人以謝天下。使我伐止一人利。及四海役伐之功。張而于湯。焉有光。不然。于殷罪。致討之意。猶未盡也。昔師掠境曰。侵。悉虜而俘之曰。取。蔡罪致討曰。伐。特取彼凶殘。蔡有欲遂其失。前禽之義。而不可得者。凶殘不取。百姓是殺。輕敵玩寇。厥功不立。則非湯之師矣。故下文遂云。于湯有光。我武我伐。俱指將士言。用張言其功之大。是未然。有光重湯一邊說。昔湯伐桀。由桀弗克。若天我取。凶殘由受罪。浮于桀。豈不于湯伐桀之心。益顯明于天下乎。此只在吊伐上看。出一般心事。與上言湯言桀。煞有照應。今日之舉。非以膺湯。正以光湯也。武謂功業有光于湯。云功業。則未明傳

尚書卷第十八

則泰誓中

九

中心字。云有光于湯。則重武而輕湯。未明傳中益字。蓋既言我伐。用張則武之功業都說了。于湯有光。却是從武搭到湯上。從功業說入心裏。言今日把那湯當年伐罪救民。太公無私心。益光顯出來。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王用出征。有喜也。折首獲匪。其醜也。上經三十卦而終之以離。百有八十爻而終以離之上九。文周且得無深意乎。○唐孔氏曰。春秋之例。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此實伐也。言往侵者。侵是入之意。非如春秋之例。無鐘鼓也。

助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

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武以取殘。若不足畏。恐將士以易心。臨之故。戒以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罔或二句。正是助紂之凶德。能使百姓畏如崩角。爾可不畏乎。百姓懍懍。二句。推其心之畏。而呈于象。見所係之重。是原上意。以起下文。嗚呼以下。期必之餘。正望以解百姓之懼也。一德二句。以伐紂言。應罔或二句。說惟克永世。以民命言。應百姓懍懍二句。說同心同德。指亂臣平時。一德一心。指將士臨時。曰一比同字。更進合。萬為同。合同為一。一者合。一無二。疑一不變。一中之取。必最提一中之神力。難窮。故定救民之功曰立。直取之。呼吸之間。壯其速也。因令功垂永世。曰克。謂務收之。注想之際。期其久也。克永世者。去一凶殘。永貽民安。不如崩角之朝。不保夕也。還就用力說。未可作效言。惟克應上必克。永世應上永清。惟克宜點住。蓋惟克而後永世也。立克二字。總為德心之一傳神。就將士自家說。與惟一心同看。非臣對君之辭。忠君戡亂。措之躬為德。矢之念為心。德不一則互相退縮。必一其果毅之德。心不一則互相疑二。必一其立克之心。德一心必一也。○抑是舉也。兵凶戰危。實望爾將士之輔助哉。夫子雖紂眾離心。離德似不足畏。然爾無謂不足畏也。寧執心以為商眾。非吾敵可也。所以然者。彼百姓畏

尚書卷第十八

則泰誓中

十

紂之虐呼天拊地方怨大命不摯而倒懸之莫解藥礫然  
箕不啻崩摧其頭角然我苟輕敵嘗試是以民命戕也嗚  
呼爾眾固同德一心矣尚當益淬其心德立定取彼凶殘  
之功使天下得永長其世非若向之稟稟崩角之人可也  
唐孔氏曰民之怖懼若似畜獸崩摧其頭角然無所容  
頭顧氏云常如人之欲崩其角也言客頭無地隱三年  
穀梁傳曰高口崩頭角之稱崩體之高也

尚書華篇卷二十八終

尚書華篇

周泰誓中  
卷二十八

廿

尚書華篇

後學  
東海清士遯輯著  
古澗張孫振鑒定

泰誓下

首節書小序下皆誓詞嗚呼三節言紂以無道爲天民所  
共棄惟我文考節述文王之德足以造周子克受節類文  
王之德足以勝商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戊午次河朔已誓衆矣明日將趨商郊已迫戰期恐器械  
部伍不嚴或不免臨事之悔乃大巡六師整器械肅士氣

尚書華篇

周泰誓下  
卷二十九

然後申明今日順天應人之故以明誓乎衆士焉六師者  
天子之軍史臣虛加之辭牧誓三卿武王自道其實也衆  
士總後百夫長以上此分誓御事庶士上誓諸侯之師則  
言狗此誓本國則曰巡文有寬嚴因主客也狗是師至而  
拊循巡是師行而傲視由已未至癸亥五日而陳商郊矣  
三誓之蓋軍法三令如此篇中嚴以賞戮故曰明誓明法  
申命之誓也

師之爲言大也衆也兵車二十五乘統二千五百人其  
兵衆矣故以師名大約四正四奇中握機外遊軍並當  
如握機八陣之制車卒伍法二十五乘爲大偏以一師

之車而言五十乘爲卒亦曰廣合二師之車而言也○  
大司馬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將皆命卿小司徒五師  
爲軍每一圜爲一卒五圜爲一族五百人軍之爲言萬  
二千五百人兵車二十五乘大車亦如之合二車之倅  
爲車五百乘可以自環爲營故其爲字以包車爲文以  
守以戰可以無敵矣小國一軍次國二軍大國三軍天  
子六軍凡大將所統多多益辦用以訓發應接然皆各  
自爲營衛堅牢起止迅疾而無後世全軍覆沒之禍此  
軍所以止于萬二千五百人也車卒伍法一百二十三  
乘爲伍指一軍之車言

尚書筆笈

周泰誓下  
卷二十九

二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  
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斯朝涉之脛剖  
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  
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  
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  
世儆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  
讐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  
戮

首節先言紂以無道失天民卽言顯道五常正根前君師

龍巖四清意申明紂罪天有顯道二句提處五常之本于  
天起受狎侮五常意荒怠弗敬緊搭狎侮說自絕于天卽  
就狎侮說而重疊結怨句下俱言結終而結到上帝弗順  
便自絕又本結怨來○曰我者親之君子者賢之也兼上  
下言士卒在內猶勾踐有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是天  
有顯道二句一申說顯道曰天者在人身上說天不是空  
空在天上說常道在人言天有者正因人晦昧混淆道淪  
于無然人雖晦昧混淆而天則無時不昭灼故不徒言有  
又言顯也道自本體言顯卽道之散殊者顯彰二字須有  
分別顯是昭著而不可掩彰是分析而不可淆顯道卽天  
之昭以與人者所謂著于親著于義著于序著于別著于  
信是厥類惟彰者如親之于父子義之于君臣序之于兄  
弟別之于夫婦信之于朋友一倫一物自有條理屬之此  
者固不混之彼屬之彼者亦不混之此也顯道以親義序  
別信說厥類句方入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等俱就稟  
賦言或以顯道虛說不入親義序別信者非也不可以惟  
彰卽解顯字厥類指顯道中之類道不可以類拘指顯處  
言之于不可分析中若有分別是道之自爲類非以類爲  
道也顯以大段言彰以曲折言惟彰惟字可玩只有明更  
無晦此篇多言顯意皆因紂德昏昧言看來天有顯道是

尚書筆笈

周泰誓下  
卷二十九

三



總冒話頭若曰天有這般樣道理耳重在言其類之類彰一名一位不相混淆見君當隨物察則而不可忽也責備商王受意全在這句此二句泛言君當奉天以修五常之意天道即常類乃有五紂非不知但狎侮之耳存狎侮心故于五常之道即有當行的都將荒廢了即有當持的都將怠慢了肆無忌憚全不知敬所以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無復知有天理之可畏天固引之而彼固絕之矣世曾有背常亂理之人而其所爲有一不結然于民乎狎侮二句一直狎侮以心言荒怠以事言惟狎侮故荒怠自絕二句不平根上不敬天道來傳結者非一之謂言取

尚書卷下

卷下

四

怨之事非一端民怨之深而不可解也  
斯朝涉節舉受狎侮五常之實而率衆士以共天罰古人有言節激以同讐之志義而勵以武勇相承說正見將士所以當孜孜意勿因上帝弗順句分上節爲自絕乃汝世仇句分下節爲結怨自斯朝涉至悅婦人總是狎侮五常之實不必分貼斯朝六句狎侮君臣之道屏棄四句狎侮父子兄弟之道作奇句狎侮夫婦之道解者遂以自絕于天喝起斯朝涉之上殊謬直至上帝弗順二句方可指出斯冬朝涉水之脛訓諫輔比干之心亦殺戮中事但作威殺戮當推廣言之不止斯脛剖心而已毒痛四海即是殺

尚書卷下

卷下

五

殺之毒病二句串說合上四句總是戕人命奸邪者曲故曰奸回尊貴而親昵之曰崇信信小人自不信師保放黜所必有者典刑指成憲舊章言屏棄句無治法因奴句無治人不修謂不掃治言不修則不祀可知不享只是糾不去享他膏銅柱下加炭令有罪者行輒墮炭中姐已乃笑此肆虐之事非奇技淫巧傳引此例之耳此皆結怨于民而自絕于天也故天亦從而絕之祝訓斷止也如子曰天祝予之祝俗云斷送是勿作斷然看祝降時喪天罰也恭行天罰者予一人孜孜奉之者爾其者屬望之辭古人有言節承上狎侮五常來亦只是抽出上節意而中言之援古人之言謂受爲汝讐謂已爲乃辟爾尚遵何應孜孜登乃辟應奉予一人○兩引古語上一引只起得下一引兩引中又各以上句起下句皆重下句前一引見紂之惡後一引見紂之當去由前言之則世讐不可以不報由後觀之則惡本不可以不除復讐除惡念念在心則果殺自迪矣撫我則后正危言之也緊照下句說故合則君而離則讐君民之分不可恃而民之常情不可不察撫有輯寧二意要將撫與后虐與仇說得相關能父母我者是我之父母也不能使我戴天者是我之不共戴天者也后讐不在民而在撫虐之一念不可云撫我則以之爲后虐

我則以之爲警要認清迷警字起世字以甚之洪惟作  
卽上新朝涉等事乃汝世警言村孤人子寡人妻獨人父  
母故曰世警德與惡俱指人言樹之除之則就已言滋乃  
生意卽是本處是照除惡務本起義樹德務滋就彼有德  
之一身務之欲樹立一人之德務扶持培植使日滋長除  
惡務本言除去衆人之惡必先去衆惡之首使無所憑藉  
因樹除立文亦不在德惡上立文殄殲二字正除惡務本  
之事獨夫爲本并黨惡之類而盡殲之則無不報之乃警  
矣軍法以殺敵爲上故勸令果毅成功勇往直前能殺敵  
人之爲果能強決致盡其果是名爲毅不中止也殺敵爲  
前新章卷下  
卷二十九  
六

果是作用致果爲毅是本體確見得除殘不可緩心中凜  
一君眼中不見敵卽無勇力而勇神愈旺不同人口裏虛  
張直是當身實做故曰迺登辟時說以成君弔伐之功言  
似武王倖勝矣受爲爾仇不復爲爾君矣而獨夫尚在子  
雖有撫汝之心亦未得成汝君也必汝位既殄而後得成  
汝君能迺果毅就是功多實戮重戮上至此而明警凜然  
矣  
金氏曰紂之惡固毒痛四海然自其忌惡文王則所以  
施于周人者獨虐此篇專警周師故曰殄殲乃警其怨  
深曰登乃降其分尊曰有顯戮其辭嚴與上中二警不

同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  
有周誕受多方○子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子  
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上三節詳受惡見伐商有由此二節述文德見克商有自  
天有顯道原同日月行天虐焰肆行且不知我勞何極  
文考以得熙心精孤懸于毒痛亂昏之世挽顯道以還天  
提萬象而歸則故曰照臨以發用言下二句足照臨之義  
上惟字與下惟字相應要喚醒○首句狀德之輝光下二  
句方言其德之所至光顯頂上照臨皆于及人處見聖德  
前新章卷下  
卷二十九  
七

纘然而遐邇畢耀禮樂政教之光猶迹耳四方非文考所  
統之地謂之光者德之旁及也西土乃文考所興之地謂  
之顯者德之深入也兩于字是就文考德上想來四方西  
土特現境耳須知光顯一直意不可分光廣而淺顯狹而  
深看曰四方西土亦在其中要看註所發之地句文德所  
及固遠被四方而文德所發則尤著西土乃指出光四方  
根由見以爲光爲顯而文王不知天下亦不知故以日月  
言天下共仰其明而日月未常有明總此一日月之光者  
不可究光之自而其起處燦爛更甚耳大意云文考之德  
輝昭灼有若日月之照臨其光被益已遍四方之遠無所

不及而如此顯著于西土矣。光四方即是顯處。重在四方。上故下卽云。惟我有周。誕受多方。正應著四方句。文曰。誕受多方者。正論其德。斷今日之理。宜如此。蓋光至于微顯。一致遠近。一轍多方。非周而誰受之。非謂文考時已受多方也。

文王之德。宜受多方。今日之事。所以成其德。若曰。以文考如是之照臨。而有弗克者乎。弗克則小子之無良。然此理之所必無者。迺果毅以登。乃辟此爲拳拳。予克受受克。予兩對不平。總深明文王之德。足以勝商耳。不曰有德而言無罪者。文王無國度天命之罪也。無良對武字看。以行師節度言。猶易之師否。滅凶。滅卽良耳。以不克自咎。正歸美于文考。自戒懼以求衆士之助也。○按前篇未舉湯。此篇未舉文考。蓋以萬世大義。則武與湯任再起之責。以一家世德。則武與文任成終之責。遠欲無愧于湯。近欲無愧于文考。武王臨事而懼。意不重。

天下有大禮樂大征伐皆革也。武革命尤其大之大者。讀湯誥大誥知已。日乃孚之義。讀湯誓泰誓知元亨利貞悔亡之義。

尚書章句卷二十九終

尚書章句

後學 東海濟士邊輯著  
古潛張孫振鑒定

牧誓

此篇臨戰時作。軍容肅然。後能聽誓命。故前四節皆整肅軍容之事。後六節乃誓師決勝之詞。就六節細分之。則上二節告以伐商之事。下四節嚴以對敵之令。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黎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支千歸盡于癸亥。而貫盈合焉。告殷數之終。天地造物于甲子。而維新應焉。兆周命之始。甲子卽戰日日而不月。本泰誓文昧爽甲子旦也。朝卽昧爽時。觀武城言癸亥陳于商郊。蓋癸亥夜陳。甲子朝至而誓焉。或云曰昧爽。又曰朝者。昧爽自河朔起行。平旦至于牧野也。玩至于二字可見。大誤。蓋牧野在商邑之南。近郊三十里。王朝至者。中軍徐行在後故也。乃誓者。將誓未誓之詞。此誓字乃誓戰之誓。與前三誓不同。黃鉞者。黃金飾鉞。鉞一人之敵。故左杖以爲倡率。使人視而思奮。旄旄牛尾。軍中指麾用之。用白取

其見遠施三軍之命故右秉而且麾使人見而知所統皆取尚武意不必說黃鉞象文鴈陽白旄象武屬陰唐孔氏云殺戮右手用左手杖鉞示無事于誅右手把旄示有事于教其意言惟教軍人不誅殺也非也二句是肅已之容以嚴誓衆之儀與稱爾戈師對看退矣何雖是慰勞之詞見得開開遠來專爲此獨夫一路狗師會誓全爲今日此舉不可不勉也西土之人凡友邦以下皆是慰先于誓者體人情而後作士氣

呼諸侯卿士以及外夷戰之人稱戈比于立矛戰之具也誓畢而前徒已交矣非但肅使聽誓而已○嗟我二字作尚書筆審

周禮卷三十

二

脉友邦家君鄰國之君御事以下本國之臣三卿從征各治一職御事正指說皆指征伐之事要貼用兵說與別處三卿不同司徒主民勅其政令使不暴虐百姓也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贊戒司空主土治壁壘以營軍是皆贊戰者故不及太宰太宗司寇其時六卿具否不可知此御事之文指三卿而說是不通于亞旅已下亞次旅衆也每卿有亞有旅亞而大夫卿之貳佐三卿之事者旅而士卿之屬分三卿之事者以兵守門之師氏嚴出入之防統千人之長統百人之長任統領之寄并及師氏千夫長百夫長者將戰故加詳焉此則華夏之率俾者

尚書筆審

周禮卷三十

三

周禮小司徒乃令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此追得以下令貢賦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卒者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唐孔氏曰亞次釋言文旅衆聚釋詁文此及左傳皆卿下言亞旅知是大夫其位次卿而數衆故以亞次名之謂諸是四命之大夫在軍有職事者也師氏亦大夫其下掌以兵守門所掌尤重故別言之

周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列鄭玄云內列藩營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宮○周禮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孔以師雖二千五百人舉全數亦得爲千夫長長與帥其義同是千夫長亦可以稱師故以千夫爲師帥百夫長爲卒帥王肅云師長卒長意與孔同服經文而稱長耳鄭玄以爲師帥旅帥也與孔不同○唐孔氏曰孔以虎賁三百人與戎車數同王于誓時所呼有百夫長因謂虎賁卽是百夫之長一人而乘一車故云兵車百夫長所載也數車之法一

車謂之一兩詩云百兩逐之是車謂兩也風俗通說車有兩輪故稱爲兩猶屋有兩隻亦稱爲兩詩云葛屨五兩卽其類也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司馬法文也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凡二萬一千人計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二萬一千六百八人孔略六百而不言故云衆全數顧氏亦同此解孔既用司馬法一車七十二人又云兵車百夫長所載又下傳以百夫長爲卒師是實領百人非惟七十二人依周禮大司馬法天子六軍出自六卿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出一軍鄉爲正遂爲副若鄉遂不足則徵兵于邦國則司馬法六十兩井爲一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共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于臨敵對戰布陳之時則依六卿軍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故左傳云先偏後五又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非直人數如此車數亦然故周禮云乃會車之卒伍鄭云車亦有卒伍左傳戰于繻葛杜註云車二十五乘爲偏是車亦爲卒伍之數也則一車七十二人者自計元料兵之數料兵既至陣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隊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當更以虎賁甲士配車而戰孔率七十二人元料兵數者欲總明三百兩人之大

數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者欲見臨敵實一車有百人既虎賁與車數相當又經稱百夫長故孔爲此說○唐孔氏曰周禮虎賁氏之官其屬有虎士八百人是虎賁爲勇士稱也若虎之賁走逐獸言其猛也此虎賁必是軍內健勇選而爲之當時謂之虎賁樂記云虎賁之上說劍謂此也孔意虎賁卽是經之百夫長故云皆百夫長也○郝仲輿曰武王伐殷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而武王亦自言予有臣三千非卽所謂虎賁將帥之士千夫長百夫長其人與千夫長三千當卒衆三百萬人故序變千言百嫌過多也今省三千爲三百降千夫爲百夫亦當卒衆三十萬猶非少也如謂卒徒三百則不宜言長卒三百用百夫長三人耳不足千夫長半人當時從行諸侯且八百不反多于卒乎又革車三百乘司馬法用卒三萬合虎賁所統三十萬猶周卒也西土諸侯與蠻夷人悉率行是百萬之衆矣承上節來主中國人以帶蠻夷說故言及及者殊之也以爲諸侯莫適也從類也且慎防也八百國惟庸蜀八國屬夷狄故不書爵書人見內華外夷之義人微者而在夷則爲進人衆辭而合夷則爲多人字總八國之人說自諸臣外有庸蜀焉辭處江漢之隅而庸在其南蜀在其西皆與

周鄰也。有羌學焉。雄據西南之境。羌在西蜀。羣在巴蜀。皆周之敵也。以至接學戎之壤。有微居西北之陸。有盧帶盧夷之境。有彭爲西南之戎。有濮此八國之人。近我西都。榮我約束。從征者也。此則蠻貊之率俾者。八國卽西南夷是。文王化行江漢。自北而南。故諸國皆來助戰。近言友邦。遠言八國。該之也。以爲諸侯莫不至也。且同外紂也。

唐孔氏曰。九州之外。四夷大。名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其在當方。或南有戎。而西有夷。此八國並非華夏。故大判言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也。文王國在于西。故西南夷先屬焉。大劉以蜀是蜀郡。顯然可知。孔不說。

尚書筆箋

卷三十

六

又退庸就濮解之。故以次先解羌云。羌在西蜀。夷者漢世西南之夷。蜀名爲大。故傳據蜀而說。左思蜀都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是蜀都分爲三羌在其西。故云西。蜀夷者。蜀夷之別名。故後漢書興平元年。馬騰劉範謀誅李傕。益州牧焉。遣叟兵五千人助之。是蜀夷有名。夷者也。擊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盧彭在西北者。在東蜀之西北也。文十六年。左傳稱庸與百濮伐楚楚。遂成庸。是庸濮在江漢之南。此庸人之容。以作其聽誓也。與王左杖二句對看。曰。稱曰比曰立。皆臨戰所有事者。戈短于連矛。長前後相間。而步

伐進止之制。寓其中。戈鉤戟也。于楯也。矛鎗屬。三校曰矛。戈以攻人。司戈者執而舉之。假若兵刃之接焉。于以行敵。司于者則兩而比之。假若鋒鏑之及焉。不以交接克敵。司矛者立爾之長矛。假若行陳之列焉。只是欲其聽誓。故使之執器械。庶人有所執而心不放。予其誓。卽下諭以伐商之意。示以行師之法。與前誓字應。

唐孔氏曰。稱舉釋言。文方言云。戟楚謂之于吳。揚之間謂之戈。是戈卽戟也。考工記云。戈秘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然則戈戟長短異名。而云

尚書筆箋

卷三十

七

其長者。故以戈爲戟也。方言又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于關。西謂之楯。是于楯爲一也。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咎。昏棄厥遣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盡室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貔。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將數紂惡先起古語。牝雞不宜司晨。下二句正見其意。牝雞之晨五行傳所謂雞鳴是。索蕭索也。家將空亡之象。陰氣所感然耳。此以牝雞之鳴喻婦人知外事。故重中喻意。云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失政。則國亡。家總貴賤爲文。言家以對國耳。大凡陽氣宜即多振厲而君子行焉。陰氣柔弱多昏昧而小人托焉。故陰順其常則爲靜而貞而吉。一反其常則凌陽熾陰其禍不可勝言。

唐孔氏曰。鄭玄云。索散也。物散則盡。故索爲盡也。牝雞雌也。爾雅飛曰雌雄。走曰牝牡。而此牝雞者。毛詩左傳稱雄狐是亦飛走通也。

尚書集解

卷三十

木

通節惟婦言是用一句。是主婦言無干預朝政。今而賞罰皆出其口。是牝雞之晨也。下棄祀棄親而惟使比佞害民。皆由婦言而然。即惟家之索。登二昏字。見紂內蝕聰明之德。外失照臨之用。非獨下民疎迷。即極尊親如王父弟及母弟。尚皆不以道遇。即前狎侮五常是。至用小人爲姦宄。又昏棄之流毒耳。肆訓陳肆祀陳設以祭也。周禮肆師掌國祀祭法。亦有報弗答云者。郊祀所以答天地。廟祀所以答祖宗。報生成。酬功德也。遺非遺棄。謂先祖所遺王父父母弟是兩項。王父二字相連。母字另看。以弟總承之。王父弟同祖之弟。母弟同母之弟。紂且以昏亂棄之不連。何有于

箕子比干之諸父。微子之庶兄。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加以祿位。是信是使。待以腹心。是以爲大夫卿士。而任臨民之職。使外暴虐于百姓。以內姦宄于商邑。欲不亡得乎。乃惟四方六句。以比佞害民一連直說。玩是以字。卽字可見。多罪逋逃。以四方言。卽逋逃。主辜淵藪。是位大曰崇。位小曰長。內事曰信。外事曰使。大夫卿士以職言。俾暴虐二句。根大夫卿士來。奸宄又承暴虐來。暴虐者中多奸宄。奸宄者外必暴虐。論其作用。則分貼于百姓商邑耳。究竟則同惡相濟之人。只一意。暴虐百姓正爲奸爲宄于商邑處。

尚書集解

卷三十

九

唐孔氏曰。釋親云。父之考爲王父。則王父是祖也。今按文勢。謂王父弟與母弟耳。春秋之例。母弟稱弟。凡春秋稱弟者。皆是母弟也。母弟謂同母之弟。同母尚棄別生者。必棄矣。舉尊親以見卑疎也。今于蔡四節。恭行天罰一句。另講。卷承上而言。提起下文之語。今日之事。貫至尚桓節。今日指甲子臨戰之日。三易字。各有所指。總在按不定處。勉意接抑戰法。有陳然後相向。故說其就敵之限。止而齊一。中六步七步作而進也。乃止而齊坐而退也。止而齊各歸部位也。非謂止此而不進。乃止齊而復進也。止齊者。言三軍之止。如一人也。止齊以



止字作主止則齊矣。不是既止而復整齊行伍也。古者步卒夾車而相爲用。步法卽車法耳。曰今子發惟敬行天之罰以討之。今日之事戰事也。以進爲主。爾衆士無過千六步七步乃止而齊焉。夫子勉哉。視此步法可矣。此及下文三云夫子此勗哉在下。下勗哉在上。此先呼其人然後勉之。下先令勉勵乃呼其人各與下句爲目也。

四伐五伐六伐七伐。用四則不用五。用六則不用七。非并用也。如四伐當止而齊。則止用四伐。餘皆然。非止此而不伐。乃止齊而復伐耳。罰以殺爲主。爾衆士無過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而齊焉。勉哉夫子。視此殺法可矣。不愆

尚書卷第十

卷三十

十

于步自六而七。步法整也。不愆于伐自四而七。伐法一也。分明動中有靜。故曰戰如守。行如戰。手法足法。瞬息相顧分之。則部伍之長各止其止。各齊其齊。合之則三軍之衆一止俱止。一齊俱齊。此所以爲節制之師。兩個勗哉。勗其如此而進。如此而殺。傳中戒輕進。戒貪殺。似與下文桓桓武勇意相碍。

武以節制爲上。必武勇方能用。節制故此節只重尚桓桓。桓桓武勇卽于步伐中見之。上教之法。此壯其氣。兵以不殺爲威。師以不競爲武。其神變其力厚。緩持之而不可罷。猝舉之而不可驚。何其桓桓也。故以如虎如龍如熊如羆。

勗之如虎八字。正狀桓桓二字。弗迓二句。承勉武勇而因戒殺降者。養餘威方爲善用其武勇。弗迓有招納意。以役西土。蓋追降必至于勞動我師。是自疲耳。陶翰云窮寇勢將變。則役字中實有恐其致死以疲我師意。不殺之仁。只在言外帶見。弗迓二句。注但云戒殺降。正恐一迓奔降。則步伐皆亂。雖止不齊。便非節制之兵。故持借以戒之耳。若云恐其過于武勇。則與桓桓勗哉意悖。將士惟恐不武勇。安有恐武勇而過者。勗哉夫子。仍重桓桓上。

從郭璞曰一名執夾虎屬爾雅云熊如熊黃白文

尚書卷第十

卷三十

十一

言賞軍事以嚴勝。亦威克厥愛意。將戰時一人不謹。易以敗事。故上下均此警。蓋臨陣之法。不可以貴賤異罰。爾所不勉于是。步而不止。與不步同。伐而不止。與不伐同。不勇于掠敵而勇于殺降。與無勇同。其于爾身有戮。勿以誓爲可忽也。

東海清士邊輯著

古澗張孫振鑒定

此篇雖列泰誓之後然自一月至神羞紀初往伐商事此泰誓以前事也此後會孟津有誓渡孟津有誓時厥明有誓陳商郊昧爽有誓誓詞前具故此但叙其事之略自受率其旅至萬姓跪服記武王伐商新政此以下則俱收誓以後事也厥四月記武王歸自克商之事下諸侯受命爲一事祀周廟爲一事告羣臣爲一事末節總記武王創業

用武成  
卷三十

大政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  
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  
蒸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  
帝以遇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  
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旣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  
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  
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  
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于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

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三節記武王自周至商之時日首節記往伐之期月不曰正商建丑以十二月爲正朔故以正月爲一月月體黑者謂之魄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魄者形也卽月之輪廓無光處也如前月大則次月初二日魄死而明生矣此云旁死魄當在朔日先記壬辰者猶今日之言日必言朔也以朔爲死魄蔡傳似誤壬辰未有事先書旁死魄者記月之生死使千載之日後世可考也曆法以月起故書多記生死期望皆先事而書所以正曆也以此日爲主明日爲輔翼此日故以明日爲翼日取加助一日之義

商書筆箋

明武成  
卷三十一

二

曰朝者舉事貴蚤也以人挽車曰步周在鎬京將舉大事必至豐告文考廟故云步自周耳于往也惟此往自周故下云來自商征伐者正名而伐之也

明武成  
卷三十

曰朝者舉

必至豐告文考廟故云步自周耳于往也惟此往自周故下云來自商征伐者正名而伐之也

四或十三週則十六或十七歲上疏下疏亦如之知此則明與魄後生此死黑白判然不可混也可見魄與魂全而明盡死望則明全而魄盡死每月初二其魄向全其明將歸謂之旁死明可也何以謂之旁死果于旁死魄之義炳然不昧則自一月壬辰以至四月丁未庚午其中庚亥甲子皆不與也奈何月體黑白此有目者皆見之乃以合朔為死魄是指自為魄指黑為明顛倒至此所以自一月至四月甲子皆謂亂緒以記傳謹守為定論莫敢有議其非焉者嗚呼釋經者不以魄為明以生為死悉宗儒之不變則武城經文雖本不亂也乃以意見更定 ○唐孔氏曰釋宮云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彼相對為名耳散則可以通故步為行也

自底商至無作神羞皆告神之詞合為一節前半節是告神以伐商後半節是祈神以勝商底商至大川作一句看底至也極數商罪告于天地及所至之山川也然非一時

尚書筆箋

周武成卷三十一

主

事告天地在師未出之時即類上帝宜冢土是告山川在師經過之地所告之神非一日而告詞則一下文正告神語有道是後人追稱前人亦對紂無道說有道曾孫本其祖父言之見周家世世修有道非一日也暴殄四句是無道之實予小子至亂略所謂大正于商也舊以暴殄天物如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之類害虐蒸民仰殘害萬姓毒痛四海之類為通逃主即崇信奸回昵比罪人之類看來暴殄天物即甘誓之威侮五行害虐承暴殄來蓋暴殄則絕民之生即不克開于民之罷其害虐為何如通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紂為魁主即微子言凡有辜罪乃罔恒獲意

水深謂之淵無水則名數萃集也天下通逃悉以紂為淵藪而集之要重紂之聚他說前云崇長信使正是萃處萃淵藪借字形容匿奸之處勿用魚獸作譬以上形容紂之無道如此猶不敢遽承上帝惟仁人能通知天威德足除亂救民者予小子既獲仁人乃敢敬承上帝以退亂略耳紂為不道而又崇信通逃相與講畫布置其亂謀不知將至于何極故特下一退字謂舉義師以退之不但退亂而并退亂之謀使不得滋孽而為民害也獲寶獲我心之獲伐國不問仁人仁人同心其為獲也孰大于是亂亦有略者禍心之計略也然當時自華夏及蠻貊皆率伴則亂略果可遏矣人惟好生即心中有帝承帝無本則意怯承帝有仁即神敢且惟仁為人心樂附之真亦惟上帝為人心翁從之宰遐邇率伴總是個祇承上帝華夏蠻貊友邦八國是率伴就從征上見人心之同率伴之告在孟津之先意有所期而然

尚書筆箋

周武成卷三十一

四

唐孔氏曰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所過名山華岳大川河也山川大乃有名互言之耳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鄭云用事周祭事告行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其侯其外事曰曾孫其侯其禮經詩天子德厚流光故外事稱

嗣王其諸侯不敢言繼嗣推始封之君而祖之故稱曾孫此亦不稱王之証

神羞以上告神之詞緊連上節是一片語承上從征者萃夷協心雖多助在人而默佑在神故祝有神克相以濟兆民神指山川天地之神言神以濟民爲念爲紂所勝則兆民受虐如故無以濟兆民矣此是神不能相佑故曰無作神羞本克紂意說點上過絕亂謀意既戊午至天下大定記克商之節次下乃定商規模重侯天休命反政由舊上侯天休命待戰也明日始克故曰侯謂武王今日伐商非人也乃天也既奉天以伐之當得天以勝之使紂師未至

尚書叢篇

周武成卷三十一

五

謂政由舊于反商政上見反政由舊正以發舒華夏之氣對答天下之望蓋商之民不被商先王之政久矣即以商之政澤商之民何必政自我創乎釋箕子下皆反商政事而由舊可知乃字貫至大賚商政紂所爲舊則湯所行由舊者非一政下文不過略舉行于商之郊者爲悅服張本不可卽作由舊之實釋箕子囚三句反紂棄賢之政而由先王顯忠遂良之政散鹿臺二句反紂虐民之政而由先王賑窮賜乏之政藏財爲府藏粟爲倉散者言其分布發者言其開出互相見也大賚止承散財發粟言萬姓悅服方總承說釋之封之式之民心所抱憤者一旦有以舒其不平之感散之發之民心所積怨者一旦有以消其讐飲之歎此萬姓之所以悅服悅服者心悅其所爲而服之也這句是總頂三段不可遺了天下大定意此俱是行于商者

尚書叢篇

周武成卷三十一

六

卽天之休命猶未至也故惟雍容不迫頓兵商郊以俟之至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則天休至矣不曰待紂之師而曰伏天休命此史筆鋪張之妙下甲子至漂杵正休命之至也商人離心離德久矣特切于紂威耳先驅蓋商之平民陳後乃紂黨一見我師便倒戈反攻其在後之惡黨以走乘機自相屠戮遂至血流遍野雖木杵棄于地者漂起而武王之兵則不待血刃背走曰北以人身而陽背陰故曰北武云收在商邑之南故敗而退北兩參之一戎衣一字不再之詞大定卽克紂意不作平治說是因殘取而商天下轉爲周有事已定奪意非天下一統之

唐孔氏曰帝王世紀云王軍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見王問曰西伯將焉之王曰將攻薛也膠鬲曰然願西伯無我欺王曰不予欺也將之股膠鬲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日以是報矣膠鬲去而報命于紂而雨甚軍卒皆諫王曰卒病請休之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報其主矣吾雨而行所以救膠鬲之死也遂行甲子至于商

郊然則本期甲子故速行也周語云王以二月癸亥夜  
陳未畢而雨是雨止畢陳也待天休命雨是天之美命  
也韋昭云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應也天地氣和乃有  
雨降是雨爲和同之應也史臣叙事得言罔有敵于我  
師稱我者猶如自漢至今文章之士雖民論國事莫不  
稱我非要王言乃稱我也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  
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閻天封比干之  
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賑窮弱也然  
武王親式商容之閭又表之也新序云鹿臺其大三里  
其高千尺則容物多矣此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

尚書筆笈

周武成  
卷三十一

七

作錢後世追論以錢爲主耳周禮有泉府之官周語稱  
景王鑄大錢是周時已名泉爲錢也左傳成十八年晉  
悼公初立施舍已責成二年楚將起師已責救之定五  
年歸粟于蔡以賙急於無資也杜預以爲施恩惠舍勞  
役也已責止通責也皆是恤民之事故傳引之以証大  
資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假武修文歸馬于華  
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此三節皆武王自商歸周之時日哉生明在月之初二三  
日首曰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此曰王來自商至于豐首

尾之辭王都在鎬先至豐者以下文將有告廟事也至豐

只是歸周不可說告廟用兵非武王本心故下車先假武

假武修文一直說修文事甚多照祭祀列爵等皆是非只

歸馬放牛便了但本節只就假武上見修文耳馬以駕車

牛以任載皆伐商時所召取者華山之陽有山川焉然地

至險絕可入而不可出桃林之野在華山東亦險阻馬歸

華山之陽牛放桃林之野釋其轡重解其羈勒便是弗服

謂不復乘用之指馬牛言註云天下不復用兵是牛馬弗

服上見之非正解也指其所以往謂之歸據我釋之則放放

牛歸馬互言云耳易繫辭云服牛乘馬服乘俱是用義故

尚書筆笈

周武成  
卷三十一

八

以服總牛馬此只歸放伐紂之牛馬耳天子十二閑與丘  
甸之賦自不廢

唐孔氏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濟河而西車甲櫜而藏之

府庫倒載于戈包之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

也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

是假武修文之事故傳引之郊射是禮射也釋山云山

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李巡曰山西墓乃見日故曰夕

陽山東朝乃見日故云朝陽陽以見日爲名故知山南

曰陽

既生魄底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

此記正始之事。庶邦冢君以天下諸侯言。故必自生明之日。歷一旬之餘。既望之十六日而後有至者。舊以庶邦冢君指外之諸侯。百工指內之卿大夫。只當以總治分治言。不分內外爲是。蓋百工卽隨冢君而來者。若認爲內之卿士。則已爲吾之臣矣。何至此始受命耶。受命非武王有命。而彼受之。乃自來請命以聽上耳。昔受命于商者。今皆受命于周。而爲周臣矣。傳訓朝見新君。極是。周對股言。非指鎬京冢君受命。則列爵分土。于是百官受命。則建官位事。于是。

周武成  
卷三十

九

此記祀神之事。重告武成意。祀廟不言告成。柴望不言助祭。互文見義。告伐商。昔先受命。文考而後。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告武成。先祀于周廟。而後柴望。先祖後郊。自近者始。周廟卽豐廟。祀于周廟者。后稷以下。文考以上。同一獻享。邦甸是近邦。侯衛是遠邦。駿奔走執豆籩者。皆來助祭。毋敢後也。良馬奔走中法度。皆德所在。故借駿爲文。昭羣后之德。豆木豆。盛俎醢者。籩竹豆。盛果核者。越三日而後柴望者。致齋三日也。柴積薪于壇。燔之以牲。望望方而祭。不涉其所。大告武成以克商之事。告也。周廟非定祝也。武成之告猶柴望焉。見孝子之能享親。柴望非獨行也。羣后

按商人作商取松栢于景山周人薦廟取多魚于漆沮  
蓋報本反始必以故都物產也史書丁未祀于周廟不  
勝黍離故宮之感○周禮內宰大祭祀后灌獻則贊瑤  
爵亦如之凡建國佐后立市中春詔外內命婦始蠶于  
北郊上春詔皇后師六宮之人生種稊之種而獻之于  
王九嬪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若有賓客則從后世婦  
帥女功而擢概爲齋盛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

周武成  
卷三十

羞之物女御凡祭祀贊世婦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大賓客則攝而載果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以樂羞盞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四豆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醯醢昌本麋鸞菁菹鹿麇苽菹麋鸞饋食之豆其實葵菹麻醢脾析麋醢脣蚘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箔菹鴈醢笱菹魚醢羞豆之實醢食糝食四籩朝事之籩其實藟黃白黑形醢麋鮑魚鱠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棗棗實加籩之實菱芡栗脯羞籩之實稂何粉棗

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  
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  
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  
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  
惟其士女匪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此二節告臣之詞諸侯百工初受周命武王言周家世德  
積累有素以見東征之所本也歷叙四祖第歸重文王而  
獨詳文王又只起予小子句耳遞接不斷大意謂周之基  
業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建之篤之基之勤之至文王而  
成之有自來矣我不過承先志而爲之耳王家上是一段  
尚書華笈

漸微公劉則復修之而致民富庶篤前烈以遷幽言思稱  
用光幽居允號即知此有邵之烈培植加厚矣太王去邠  
居岐民心歸向西顧荒山斯拔斯允後世王業之成實基  
焉迹者興王之地指岐周言周之國號始此故曰肇基肇  
基王迹就民心上見由邠而幽而周王業艱難可見王  
季克明克類王此大邦即知王家之拮据已極故曰其勤  
王迹王家王字當看王道以得民心爲本可想肇基所重  
勤不日闢而日家者重家緒也自其肇王業于始基日王  
迹自其難八荒于一閭日王家建篤基勤總叙四聖之勤  
未成重在未成上待文王成之也如云邦土啓自后稷其  
尚書華笈



命撫方夏此事實基自太王勤自王季至文王始成耳。唐命指爲方伯。誕膺本受命來。不可以爲天子作受命。如得爲西伯專征伐。伐崇伐密。使凶殘既去。而民庶獲安。便是膺天命以撫方夏也。文王有西土一方。故曰方夏。卽肇造區夏。修和有夏之夏。不可作天下看。撫方夏。卽專征伐是。撫字無工夫。大邦二句。承此意來。非撫方夏之實。是因其撫方夏而後致也。大邦素以力自強。今遇文王而力無所施。故畏其力。如黎之無道。察然于既微之餘。密之不恭。疎然于既遇之後。是小邦素以德望人。今遇文王而遂獲所願。故懷其德。如昆夷雖小。賴撫字而不忘。虞芮雖微。得質成而不悖。是德力從畏懷生文王。初無心德力之分也。德力是分用不得的。分之則不成。畏懷矣。懷畏都在不敢虐民說。德與力字俱着文王身上。此二句正克成建篤。勤之勲之實處。夫大邦畏則大邦安。小邦懷則小邦安。此文王安天下之心也。惟九年玩一惟字。語意云文考撫安方夏如此。使天假之年。豈不能集帝王曆數大統而使天下無一民不安哉。惟爲方伯止九年而崩。故大統未集。文王安天下之志猶有歉然者。予小子今日之舉。不過仰承先志以除暴虐安民耳。

唐孔氏曰。后稷非王尊其祖。故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

尚書章句

卷三十一

主

尚書章句

卷三十一

十

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啻韋昭云。王之先祖。故稱王。商頌亦以契爲玄王。文武之功起于后稷。后稷始封于部。故言建邦啓土。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是公劉爲后稷曾孫也。本紀云。公劉之後。有公非公祖之類。知公是周嚴時永諱。故稱劉名。先公多矣。獨三人稱公。當時之音耳。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多徙。而歸保焉。詩云。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是太王前齊商人始王業之兆迹也。周本紀云。王季修古公之道。諸侯順之。是能續統大王之業。勤立王家之基本也。文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也。文王既未稱王而得輒改元。年者諸侯自于其國各稱元年。是已之所稱。容或中年得改矣。漢家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于古也。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玄等皆依用之。

恭天三句。正承文考安天下之志。處命曰成者。黜商之命。文已誕膺。至紂惡貫盈。則一成而不可易。若一日未絕。未可言成命也。恭字緊承上句言。我惟敬天之成命。而不敢違越。是以東征一舉。取彼凶殘。以安其士女。惟時士女喜

周之來莫不備體盛其玄黃來迎道次昭我周王云惟其  
士女三句言得民之歸也天休二句推原上言伐商而得  
人心之應乃一出于天耳用附句即指德厥玄黃二句至  
是則大統以集而文考之志于是成矣○看來成命者紂  
惡既殄天命已絕不必帶文王來天不曰奉而曰恭可見  
卽心是天志定難移卽命成不易非別有成命而奉之也  
東征以安其士女全是這點敬天心周在西紂在東故曰  
東征士女猶言男婦隨風玄黃以迎而曰昭我周王蓋執  
匪者之致辭辭曰天玄地黃明我周王有天地廣生大生  
之德足以除殘去暴然卽士女之來迎而德已昭矣昭字  
在來迎上不在玄黃之色上此便是歸附處而其所以然  
我無心也民無心也一天而已天休句緊跟上句說如云  
此雖士女之同心良由上天眷顧之休震動民心于冥冥  
之中故相率歸周而奉幣昭德自不容已耳大邑者所謂  
文王以百里也極狀民情歸附意須知民心所向卽天休  
震動附周處困于虐焰卽爲天怒之伏藏喜于征討卽爲  
天休之震動欲僞服人心則惟天可以悚動耳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  
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記武王由舊之政通節重立一代經常之法上注雖分六

事本文無此意宜相連看從古果建諸侯雖以佐天子然  
天子諸侯亦不能獨治不容不承以大夫師長故次建官  
官必有事故次位事事以爲民民有緩急輕重若欲急其  
所重夫孰重于正德厚生慎終追遠故又次焉然此無非  
欲以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德上襄朝廷之政治下成民間之  
風俗故又以信義功德終焉還是新政之事不重垂拱意  
正所謂修文者列爵至報功是政垂拱句是治政爲本治  
爲末○武王懼武修文以治天下爲已任文教無他知人  
安民勵俗勸善而已當統萬邦之初不容無封建之規模  
于是列爵惟公侯伯子男之五等有邦則有土而分土或  
百里或七十里或五十里焉列爵因功德爲差分土卽列  
爵中事大小有定不可踰越二句乃通于天下者是外之  
諸侯爵五而土三乃是周制惟五惟三分封有法也當照  
諸百官之初不容無任人之體統于是建公卿百執事之  
官則惟賢而不肖者不得進有官則有事而位禮樂刑政  
之事則量才受之任使能治賦者治賦能治財者治財能  
治禮樂者治禮樂賢者之中因能而任故曰位事惟能二  
句乃施于國中者是內之卿大夫就未用之人說惟賢惟  
能是官使有要也爵土封于諸侯以世相傳者也故定其  
等而不易官使授于人才朝廷隨時任之者也故嚴其選

而不瀝至于五教爲倫紀所關則爲民首重之而有師儔之董重民二字直貫下句在上之精意說有上倡之而使民從之之意惟者言重五教之外惟食喪祭三事爲重而已重食則民禮義之心生重喪則民知慎終重祭則民知報本故曰厚風俗五教注無明友有長幼亦宜認清爵土官事在朝廷教食喪祭通天下故出一民字別之惇信明義崇德報功皆王者所以勵世之道與任賢使能五教三事之意相維而不可失者信義尤武王治天下之精神命脉而分封官賞人紀風俗等皆其所貫也時說信就號令言信乃本心之真浮偽一乘將有求踐其言而不能者故

勸書畫卷  
周武成  
卷三十一  
七

以身帥之千先須崇德報功以勸賞激之于後崇德報功就已在位者說與建官位事不同任官者但因賢而官之未必尊也此則因其德之懋而益崇之以官位事者但因能而位之未見其功也至此則因其功之顯而報之以賞蓋立此崇報之格以勸天下之善也須知列爵四句與食喪祭句五惟字俱有力此卽惇信崇報之作用非爵土官事教養喪祭外復有所謂惇信崇報也當時井田封建設官之制俱見定只任賢使能明信義褒功德便是理會侯度官常處只重五教食喪祭便是理會民生處以上八句皆舉一代政要舍此無復事矣垂拱而治猶云不下堂階

勸書畫卷  
周武成  
卷三十一  
十

而風行天下也史臣贊美之詞勿認無爲而治看見得是征誅亦有揖讓氣象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濤張孫振鑒定

洪範

邵元錫曰：洪範大法也，何人焉爾也？天人上下通一無二，闔戶闔宇，範圍曲成，幽明隱顯，誠感神應，壹之乎天，紀人極也。

首節記武王訪道事，王乃言節，武王問箕子以敘倫之義，以下皆箕子所陳，我聞在昔節，言契倫以洪範九疇，敘而其原出于天，初一節述禹所次九疇之綱，一五行起至末

尚書華篇

卷三十二

述九疇之目而推廣其指，範者，鑄金之模，匣水在天地之外，包含天地而範圍之，故曰洪範，而九疇則在天地之內矣。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十有三祀，即泰誓之十三年也，于是年克商，即于是年訪道，見武王急于問道，道在則就問，神往則足不覺自前，不知故訪，訪正吸下不知，此論君道，註云：天道從武王問中看出，以商祀記周年，因箕子之辭也，然存商號不臣，府意原輕，非惟箕子罔為臣僕，且未問問道而可得臣者，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

契倫攸敘

乃言重天道，非重箕子，若說重箕子，則下節重其答，亦說重武王，却說不去，據公羊傳，乃作緩詞，為當訪問箕子以天道，契倫之敘，仰天道也，秉彜人倫，而謂之天道者，陰騭相協，無非天理之自然，故曰：天道，敬用農川之類，凡君之所有事者，一天而已矣，此處不可以天道君道分看，一統皆天道也，人易與焉，惟天陰騭相協，既將一個契倫之敘，默付在下民心，上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又將一個契倫之敘，所以敘從洛龜上呈現出來，一問一答，都主在天道上，均一天道也，但武王直連諸皇降之源，而謂之陰騭，則冲漠

尚書華篇

卷三十二

之表朕兆，莫窺保合之中，聲臭俱泯，契倫之敘，誠莫測其所以然，故曰：我不知其契倫攸敘，乃箕子直指出天所垂教處，而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若謂洛書獻瑞，帝訓已昭，龜數成文，玄象斯剖，天之所以敘契倫者，類至著也，誰謂其不可知哉？蓋天道所以流行不息者，五行也，人稟五行之氣，以成形稟五行之理，以為性，然則是契倫所以敘者，乃天道之自然，不待諄諄命之而不可以逃者也，故九疇之敘，首五行，次卽及五事，云云，天乃錫禹句，見陰騭相協之中，更有道法昭垂之處，陰騭相協，契倫天敘也，洪範九疇，契倫攸敘也，緊相照應，○此武王訪道之詞，其論治道

止論彞倫。彞倫又推原天意。直欲體天以敘倫。乃是妙操源頭。凡人當情緣內熾。利害外攻。使沒個居止。營營逐逐。畔踰不協。便成不得人道。惟天密密安定。任其馳逐。多方自有一輔相大力。雖舛得豈輒符。雖索得豈輒理。居止惺惺。無心自協。相協便是陰陽處。非有兩層。倫卽其所以居身居心者。民常厥居。卽是彞倫。亦卽是彞倫之敘了。但天旣于無意中提醒。而爲彞倫。且又于無意中輔掖。而爲彞倫之敘。當更須于有意處成就。而爲彞倫之敘。斷必有一機竅在。以帝王精意調夫婦。知能則彞倫無權。彞倫敘亦無權。惟敘敘有權。使不知其敘敘縱彞常滿。世總爲無。南齊書卷三十二 周洪範 三

惟天二句。一直看陰陽者。天心冥茫。其安定下民。不可見。當五性感動之時。而中正之理隱然。有不可移易者。見之百姓。日用飲食。君臣父子間。各有至當不易之居止。與生俱生。自人必不能越。若或輔之。自人必不能離。若或合之。無思無爲曰陰。從紛擾中止于其所曰陽。惟陰常定。顯則不能定。然協字與陽字照。謂止不能自合。而天相之使合。勿以相協對說。方是陰陽相協。須通有生之後。不專指賦予之初。卽不著不察之民。莫不日用于此。甚而特暴棄之後。終未斷絕于此。所止之理。渾然至正。一有偏倚。明則自知。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形骸一範。靈府中必有休其神者。穆鞠日乘。周行內必有息其機者。凡民之出王游衍。如此乎。各由其居而不過。而民亦不解相協者爲誰也。我不知其彞倫敘敘。此不知就本陰陽上邊來看。方妙理一也。在民心謂居在世教謂彞倫。居卽彞倫。相協卽敘。言天之陰陽下民相協厥居。固以敘彞倫也。然天何言何爲。而神化默運之中。要必有所以敘之者。我不知其彞倫之所以敘之。不素者。用何道以致之。予其悉爲我告焉。武王旣知爲天所陰陽。何以曰不知。欲窮彞倫所自起耳。有端有倪。卽非陰陽之神工。含端倪而求。則相協者何在。又微渺莫窮其奧。將于莫可知識內求性天而卒無可尋也。比

下九疇高一層。武王看得此理精妙。但所以然之故。原不可知。所當然之道。在君自盡耳。彝倫不可如特說。彝謂衆。彝倫謂倫理。分作二字解。蓋父子兄弟天合也。君臣夫婦朋友人合也。其合處便是協居處。然其間一段不可解之情。不容已之意。實天有以默相之。故曰相協厥居。不然一膜之外。卽胡越也。胡然而天合人合。若是之無乖離哉。看來下九疇不是彝倫。乃以敘彝倫者。傳訓倫字云理也。下文又言人倫也。理是先解字義。人倫纔是其實解處。說者都據理言。把居亦看作所止之理。則敘二字及天道君

南齊書

卷三十二

五

羅近溪曰。陰字之義。乃天之默默然也。然則帝之震怒之烈。鳥獸之喧吼。昆蟲之唧唧。何爲不體天之化也。蓋天以一神。神則妙萬物。既妙萬物。雖有聲而無聲也。推之。乾不言天。何言默而識皆是此意。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歟。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武王問我。不知其彝倫攸敘。此答言如何而彝倫攸敘。必如何而彝倫攸敘。三攸字。正相喚應。五行者。萬事之本。水者五行之先。鯀逆水性。而五行汨陳。洪範九疇。亦不異。則

除萬相協之功。而治法遷此。彝倫之所以敬也。禹順水性。而五行不汨。天乃錫洪範。九疇。則陰陽相協之功全。而治法著此。彝倫之所以敘也。可見彝倫之敘不敘。由于九疇之錫不錫。九疇之錫不錫。係于五行之汨不汨。是共範九疇。天之所以敘彝倫者也。○箕子以下。答彝倫之攸敘。雖天陰陽其間。而實未常秘其玄機。但亦因其可錫而錫之耳。洪範之理。唐虞已有。禹得能數。而第爲九疇。爲治大法。始昭垂萬世也。先敘錄只起禹。見天不輕畀意。汨亂本。陞寒來。不畀洪範。九疇者。洛書出在禹抑洪水之後。不在

南齊書

卷三十二

木

身。忤理協教言。不可說天下之民。盡堯時五典自敘也。看來洛書不出。洪範不作。堯在上。人不得見此常道次序。則弗敘。雖謂之數也。亦宜數弗顯。則理弗明。對攸敘反言之也。縣則殛死帶下。禹乃嗣父。而興看其治水務疏通。不務陞寒。天乃錫禹全在順五行上。天錫禹洛龜。而云錫洪範。九疇者。當然之理。卽在自然之數。天以洛書啟禹心。而發明治天下之大法。則雖自禹發。卽天錫然耳。作渾成看。若以禹因而第之說。則人爲之疇。非天錫矣。原要順天錫說。上帝明命。無日不默傳于禹。禹之精神。無日不潛通于帝。龜乃寄也。人視之龜也。禹視之恍然。帝訓也。所具者

生成之象而因象以明理則治法觸類以推洪範乃贊九  
疇之辭當實講九疇未錫彝倫非本無理隱于人心而法  
合于世教明者悟之昧者棄之九疇既錫彝倫非始有理  
顯于人心而法闡于世教明不得加昧不得蔽敘亦只是  
敘天下道理不可實指在民上說彝倫敘敘乃開天立極  
一大關鍵萬世率由不專在禹一時說敘即相協也帝乃  
至攸穀猶言天奪之鑒也天乃至攸敘猶言天誘其衷也  
特發倫敘敘在禹次序九疇處見攸敘要發攸字乃其所  
以敘也縣禹皆治水天不以開發縣而以開發禹故言界  
不界要之洛書乃天下之至理縣不順是理自無可得之

南書筆帝

卷三十二

七

道禹順是理自有可得之道界不界一歸之天者特言理  
之至公無私耳時多認九疇即彝倫非是九疇乃人君治  
天下之大法所以敘彝倫者也彝倫乃生民所具之常理  
乃九疇之所敘者也不必以各疇入敘九疇不過成就一  
個皇極由是以知其中數五衆數之宗主也知彝倫之敘  
本于一人其外數八中數之體用也知彝倫之敘通乎三  
極蓋人綱人紀咸有此法以敘之而惟天陰陽相協之心  
益昭矣但此節尚未可露皇極等字面

唐孔氏曰五行志云聖人行其道而實其真降及于殷  
箕子在父師之位而與之故武王特問之其義或當然

也○茅順父曰理順而氣和數行而道顯夫天示人以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數而聖人達第為九數蓋觀  
天地之間一陰一陽而已矣參其一陽為三兩其一陰  
為二三二之合則為五矣五之所以為中也六七八九  
因乎五而得數也此成數也統乎生數者也洛書以五  
統四隅至以陽統陰而兆其變數之用故上以九迭為  
消長泰伍錯綜變化無窮天人陰陽之理盡于此矣乃  
取其次第之義而第之也蓋履一乃本所以始戴九則  
表之以為終五則上下左右錯綜回環而樞機乎其中  
也此自然之理也聖人推性命之源類萬物之情算終  
始之用分數而比之心與天通者也於是乎彝倫之  
其散殊有不可求統要有不可得建立有所始推行有  
所循焉得不敘耶此天之所以相協者也○郝仲與曰  
說者謂禹則洛書九宮衍範以為疇今按洛書之數北  
一南九東三西七東南二西南四東北八西北六中央  
五伏羲取以併河圖衍著占易者也故易云河出圖洛  
出書聖人則之未嘗言疇則書也後儒因經云天錫禹  
洪範而疇數適得九故穿鑿附會今謂疇不則書何以  
數止用九何以皇極次五居中謂全倚洛書則自九數  
外別無取義洛書本奇偶配五行相生而乾以五行居

南書筆帝

卷三十二

八



一其于配合生成之法殊不相當劉向父子作傳以五行五事分配至于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牽強補湊殊乖自然大抵聖人觀象玩數以示泰伍用中之義而已一者三之中三者五之中五者九之中陽數極于九會于五根于一一生三三兩則五三三則九九中則五故聖人借五明中借九衍疇執中用九而天地帝王之事脩天地之數會于五五者四象合而成中也故圖書皆中五天數五地數五天地參伍爲十五十五者五其十其五也故數不越五十大衍之用也圖書十其五而多一書數十其五而少一進退各成十五故衍數用

尚書

卷三十二

九

十所以則圖書數用九所以則書然書數方隅中央相對亦各十五故疇雖九而其目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三德稽疑七庶徵六福五極六合之亦五十故易亦兼書疇亦兼圖所以謂之疇則洛書也皇極無數所以象中無常主也九宮陽數居四正陰數居四隅參和匹配所以爲攸敘共會皇極也禹則書敘疇大畧不過如此蓋洛書之精蘊已盡于易卽神禹無能加故但慕其九宮環極之數以配道曰洪範使天下萬世知君德莫大于執中王道與造化同神

上節天乃錫禹處已說數中本寓疇理聖人因數而第疇

丁此節只歷敘所第見成之疇不必更曰天有一數而爲第之爲五行而以在天在禹對待言也一至九是洛書數初與次禹次第之五行至六極則禹所配圖書皆以五居中而一居下一點在下者即五中之一點也萬物發用在中而根莖在下故九疇皇極居中而五行居一皇極統八疇發用在中之義也五行諸事之本根莖在下之義也洛書之象對則兩其五參則三其五而五無不在故以皇極居五以樞紐乎九疇以五行居一以胎育乎衆有雖于初不言用下八疇皆言用皆用此五行也敬農協建又明念嚮威九字各以一字該一疇之義下文不過序其目而

尚書

卷三十二

十

演之耳此節以後只衍得用字而敬農協建等待人君自求而垂訓于天下萬世此天錫之疇所以陰陽相協者此也而要歸重皇極前四疇皇極之所以建故配水火木金之生數俱從得處好邊說禹則之得先天首治之義後四疇皇極之所以行故配水火木金之成數則治亂吉凶休咎禍福分焉禹則之得後天成治之義入環于外五居其中數之統宗也禹則之得中天宰治之義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聚觀洛書胡為微于一終于九又胡為環以八莫以五內探化本外證化機天數五地數五五者散而成行天下未治五行先受汨陳害彝倫之斃全數以五者之不行及天下既治五行亦先受平成利彝倫之敘全敘以五者之行安得不第之于一五行無極之精陶鑄天地網羅品彙雖道資調燮而理妙自然包含衆用在理上說不以氣言八用字有力皆主君用之言要順文勿倒說今人只講得五事用敬不知有此敬方有此五事非以五事為敬也五者行乎三才萬物之間形神交媾本與五行通合使昏淪不檢則當身之事盡屬冥頑惟聖王之居敬即聖王之所以肅性敬字重用者用其敬于五者也正人之所有事事至紛而敬主一惟一能主紛而歸之凝定適如陰陽之初故次二曰敬用五事敬則身修矣然或脫略民瘼則此身喘息必有不調故次三曰農用八政養立教行安內攘外總歸于厚八政者厚道所用以篤其培植者也農自此心施施有加無已言欲厚天下之事惟農之以八政之用農作厚訓厚生莫過農借字法耳蓋天地厚群生而五行備聖人厚一身而五事備帝王厚萬姓而八政亦無不備然必治辟後可熙庶政故次四曰協用五紀協如符節本一體而分稍一人為便不合此心與天無間故用五紀以合之

尚書章句

卷三十二

十一

若因五紀求合必不合矣隨時占候期與天合如在璣衡以齊七政是凡仰觀天文而為之紀綱者要皆天之示乎人者也五居中而綜十五之變八疇環繞于外非特不可言偶亦不可言奇如艮之止如乾之統有皇象焉有極義焉人主能節宣五行敬用五事政以厚民紀以合天豈不足以及建其有極故次五曰建用皇極蓋前一二三四皆經常之疇法天而治人後六七八九皆權變之疇即人以驗天而五皇極則居天人之間為常變之主故當立至理之準于中使八方環向取則大人當五位之隆中央執四方之要極之象取之北辰故三坦九野奏以歸命極之理要之至善故至德要道詣於無疵詳本疇言人君欲立于盡善而可以為天下法者果何用哉亦惟人倫事物各盡其極而足以為法于人耳建者建立標的也德性堅強精神凝練而用此皇極以樹其準皇極之皇與元良元字一般禹疇作于帝世而號為皇者猶呂刑之並稱皇帝皇極非大中皇乃天子極乃極至言東西南北到此却好表建于彼而用在于此不外君身而求之也蓋謂極出于皇而表建四方之原一用此為之準則而已惟極建即德行欲納民于極必思所以治之六次于五而配其疇曰又用三德正直剛柔變通之以用此極也又常也三德變也以常治

尚書章句

卷三十二

十二

之理用于不常之變也。非皇極外又有所謂德而以其定于前者與世推移者。此心無不可搖之真。而欲馳之紛。變故難矣。惟極運則疑出。故次七日明以辨惑。用稽疑法。盡其變于幽明以審此極也。有所疑而不明。故稽而明之。明以燭事幾言。明字斷。言人君欲吉凶之機昭然可見。果何用哉。用稽疑也。惟極應則微著。雖疑盡決于當幾疑正。宜生于事後。故次七日念用庶徵。驗字斷。言人君欲得失之既。祖有迹可驗。又何用哉。用庶徵也。欲觀已之善惡。當觀天之所應者以驗之。念重闕失一邊。念即念哉之念。下文休咎只言徵驗。非念也。惟思深內省自家曉得失之故。

南書卷三十二  
周書卷三十二  
十三

而後用庶徵。奉合若念頭未醒而灾祥並陳。徒增惶惑耳。惟極有從違。即君有勸戒。况休咎未徵于氣機。禍福先受于當體。故次九曰。嚮極者有必得之福。則君用五福自勸以勸人。悖極者有必得之威。則用六極自懲以懲人。意所注為嚮所畏為威。嚮威主君。福極兼君民言之。必嚮而後用福。必威而後用極。不然福極在天。君豈得而用乎。若桀紂率仁禁暴。非不福極日昭。豈足為勸懲乎。蓋其心心念念所趣向只在五福路上。如所欽福錫。福都在皇極上。着工夫。其所戒懼或恐不免者。惟此不能建極保極。而罹于六極耳。然嚮用威用重在勸懲臣民。不可以自勸懲與勸

懲人平。欲人之歸嚮。則用五福以嚮之。使其有所向。而為善。懲人之不極。則用六極以威之。使其有所畏。而不敢為惡。此在言語上勸戒之詞。專就躬行感化上說者。欠明。提之順言之。則五行為始。錯言之。則皇極為統。而敬五事又皇極之本根。天一也在五行為五行。在五事為五事。在八政為八政。在五紀為五紀。在皇極為皇極。在三德為三德。在稽疑為稽疑。在庶徵為庶徵。在福極為福極。是故九疇皆天道也。夫自天行而人事。而政治。而五紀。而皇極。而三德。而稽疑。而福極。其順布也。而云皇極所以立焉。而云皇極所以行焉。何居。政治即治矣。而云立焉。何居。自天而之。

南書卷三十二  
周書卷三十二  
十四

人自人而歸。諸天順逆數也。九疇次第。須本天人順逆數說方確。○洛書本之。只有四十五點。龜文之中。一三七九位乎四正。二四六八位乎四隅。五則位乎中央。但有奇耦初無文字。朱子曰。初一次二。此讀也。全讀是以一二為次第。不見洛書本文。又不見聖人法象之義。故後人至以此章總為洛書本文。皆為句讀不明也。自一至九洛書之本數。初次者。禹次第之文。五行以下。即禹法則之事。效法次第之義。大抵因洛書之位與數而為之。洛書一位在子。其數則坎之生數。氣之始也。故為五行。其氣運天不息。其材用世不匿。其理則賦人為五常。運旋無停。故曰五行二位

在坤其數則火之生數氣之著也故為敬用五事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三位在震木之生數氣至此而益著也故為八政農則人之所以因天也四位在巽金之生數氣至此而著益久也故為五紀協則人之所以合天也五居中火為八數之中縱橫以成十五之變蓋土之冲氣所以骨攝四時故為皇極統三才之心也六位在乾水之成數氣合而成形也故為三德承天而治人也七位在兌火之成數氣合而形已著矣故為稽疑以人而聽天也八位在艮木之成數氣合而形益著也故為庶徵擇天而徵之人也九位在離金之成數氣合而著已久矣故為福極人感而

尚書精華

卷三十二

廿五

天應也八政與三德通五紀與庶徵通八政立又之經五德因時之權五紀曆法屬常庶徵災祥屬變生數主常故政紀在前成數主變故德徵在後大抵九疇之敘順而言之則五行為始故五行不言用乃眾用之所自出錯而言之則皇極為統故皇極不言數乃眾數之所由該以五行為始則自一至九愈推愈廣大衍相乘之法也以皇極為統則生數主常成數主變太極動靜之分也九疇本于洛書者如此按已上朱子所配方位四正用子午卯酉四隅用乾坤艮巽以後天八卦乾西北坤西南艮東北巽東南故也然非大義所在

電文前後上下皆四合一與九在上下三與七在東西

二與四在左右上肩六與八在左右下肩皆四層為四

合此之謂盡本四數亦起四也一九純奇故曰太陽四

六純偶故曰太陰三七奇亦曰少陽二八偶亦曰少陰

○西北六老陰一合五亦為六南九老陽四合五亦為

九六進為九六之本體已消矣而九於是乎長焉此老

陰為老陽即河圖六居一外也九退為六九之本體已

消矣而六於是乎長焉此老陽為老陰即河圖九居四

外也西七少陽二合五亦為七東八少陰三合五亦為

八八退為七八之本體消矣而七于是乎長焉此少陰

尚書精華

卷三十二

廿六

為少陽即河圖八居三外也七進為八七之本體已消矣而八于是乎長焉此少陽為少陰即河圖七居二外也所謂陰陽五藏其宅者也妙矣○按啟蒙論三同二異有云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玉齋吳氏曰陽不易專指一三五陰可易統指二七四九成數雖陽指七九固亦生之陰指七為二生數之陰九為四生數之陰也天台董氏曰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者如子者父之陰臣者君之陰劉氏曰圖之一二五七九皆奇數陽也一三五之位不易七九之位易者亦以天地之間陽動生變故也然陽于北東則不動于

西南則互遷者蓋北東陽始生之分西南陽極盛之方  
陽主進數又必進于極而後變也○錢南離日月可以  
受日之光日不可以居月之魄水可以受火之溫火不  
可以從水之寒日孕月之華以舒光火含水之潤以揚  
輝故陽之從陰也實從而形不從陰之從陽也形實皆  
從○雲峯吳氏曰陽不可易而陰可易專以生數言也  
蓋謂洛書視河圖北東不易而西南易北東一三陽數  
不可易而西南二四陰數可易也獨觀河圖則北東自  
一而三水火水下生上也西南自二而四火克金上克  
下也一圖而三生數之中又自有相生之象二方而四  
生數之中又自有相克之象相生則有不易之體相克  
故有變易之用如四時春屬木中央屬土冬屬水其體  
不易夏屬火秋屬金夏變而秋其用不能不易初不待  
圖變爲書而後見也合圖與書並觀之則南木火位而  
金居之西本金位而火居之木水不變而金火通變蓋  
金入于火不別于火火能煉金乃別其金火金通變之  
妙如此○圖書皆以中五爲五一與四爲五二與三爲  
五故中五同若十則圖有五個十書有四個十若十五  
則圖有五個十五書有四個十五以圖有十書無十故  
也所謂河圖盈洛書之盈者配天乏者配地地不及天

也○河圖數對圖者其爲位也中五之外則四洛書圖  
方方者其爲位也中五之外則八合而言之河圖一六  
書下二正居北六居北左卽河圖之一六同宗河圖三  
入書三居東八居東左卽河圖之三入同道此自下而  
左者同也河圖四九書九居南四居南右卽圖之四六  
爲友河圖二七書二居南左七居右卽圖之二七爲朋  
此陽左陰右者同也但圖書一六同北三八同左其位  
同其數同而四九二七左圖則二七左四九右書則二  
七右四九左若有易位者何也但圖主圓陽皆順行一  
至九三至七陰皆逆行二至八四至六流行之所以不  
已也洛書主方陽皆逆對太陽一與九相對少陽三與  
七相對陰亦逆對少陰三與八相對太陰四與六相對  
對待之所以不紊也圖主流行而位則四方實具乎對  
待所謂以對待爲流行也書主對待而位則八方實具  
乎流行所謂以流行爲對待也陽順行順對陰逆行逆  
對一自然也所謂一九自北而南三七自東而西非順  
而何二八自前而後四六自右而下非逆而何此易見  
也○陳氏曰河圖以生數統成數洛書以奇數統偶數  
若不相似然一必配六二必配七三必配八四必配九  
五必居中而配十圖書未嘗不相似○如河圖則備數

之全洛書則缺數之十此疑若糊房也然河圖之全數乃皆自五而來一得五而爲六二得五而爲七三得五而爲八四得五而爲九至其所謂十者乃五得五而爲十其實未嘗有十也八卦全不用十洛書雖曰缺十而皆有含十之義一對九而含十二對八而含十三對七而含十四對六而含十十常夾居五之兩端與河圖頗相類是以未嘗無十也○詹萊曰天下之物陰陽而已是兩儀也陰陽不能無消長故有老有少而爲四象所謂水火木金而所以依附以有成者土也五行之位則爲東南西北與夫中而加之以四隅之位則爲九五行之數則爲一二三四與夫五而加之以五成之數則爲十故河圖之自一而至十者舉其全也洛書則以九生成含十而虛十不用也八卦則以四方隅合五與十而虛五十不用也不用者以無用爲用也故三者合而言之一也以畫卦之序言之天地之所以運行者唯一氣耳由動靜有陰陽之名畫卦者必自陽之全氣推之以至于盡化而後爲陰也故老陽之所生爲乾爲兌漸至于少陰之離震陽之自息而消也少陽之所生爲巽爲坎漸至于太陰之艮坤陰之自消而息也生卦自然之序也若其運之所行則異此矣自開戶之靜而爲動也

必始于一陽之震而東北者生氣之始也故以居之循乎東而歷二陽之離兌以至乎純陽之乾安得不居乎南自開戶之動而爲靜也必始于一陰之巽而西南者成氣之始也故以居之循乎西而歷二陰之坎艮以至乎純陰之坤安得不居乎北故曰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言分定也說者見老陰之艮坤居北少陰之離震居東已無戾于圖書之水北木東矣至于少陽居南宜爲巽坎而乃爲乾兌老陽居西宜爲乾兌而乃爲巽坎求其說而不得則或謂陽主靜而通其變也或謂二七四九雖成陽而實爲陰所生故可易也或謂故易金火之位以成其左右生剋之象也是皆謂聖人有心于遷就非然也雖然先天之尊乾猶有說焉乾天也其數九老陽之象也氣之全也故八卦之位乾居一而坤爲八兌居二而艮爲七離居三而坎爲六震居四而巽爲五各相對而爲九也八卦之數乾畫三而坤爲六兌畫四而艮爲五離畫四而坎爲五震畫四而巽爲五各相合而爲九也則亦以天之無所不統也○且易之作不過所謂剛柔相摩八卦相盪而已其有橫圖何也八卦之畫所由生也兩相摩而爲四四相摩而爲八小成之形既具而大成亦因以存所謂易有太極是生

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者此也由此而盡之大  
方圖之起乾于西北。盡坤于東南者即此在矣。凡操著  
求卦者因之。其有圖圖何也。八卦之位所由定也。乾南  
坤北。離東坎西。震居東北。巽居西南。兌居東南。艮居西  
北。小成之位既定。而卦氣亦因以行。所謂天地定位。山  
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者此也。由此而盡之大  
圓圖左方之陽。起復以至乾。右方之陰。起姤以至坤者  
即此在矣。凡治曆明時者因之。又置方圖于中。圓圖  
于外者。明即方以爲圓。初非二致。而地蘊于天。靜發爲  
動。必如是而後卦變始全。易道始盡。使不惟四圖而惟

尚書章句

周洪範  
卷三十二

十八之三

六十四卦之列。則漫無統紀。何以爲易乎。且又以大圓  
圖之序推之。自復一陽之生。以馴至于純陰之乾。皆陽  
之進也。復至無妄二十陽在北而微也。明夷至同人臨  
至履。皆二十八陽在東而著也。泰至乾三十六陽在南  
而盛也。順也。自姤一陰之生。以馴至于純陰之坤。爲陰  
之退也。然亦順也。于歲之春夏秋冬時之分。至啓閉月  
之晦朔弦望日之予午卯酉。無不均齊。且備易之正法  
也。焦延壽則用後天卦氣。起乾坤而終既未濟。分置二  
十四氣。而虛坎離震兌四正不用。此四卦者在後天之  
圖。則當四正。在卦序不當四正。何以能統分至耶。至京

房之法。虛四卦不用。著之焦乃更置卦序。起中孚以終  
頤。以應後天十二月之辟卦。太玄操易之運。猶之京而  
增重。自升至蹇一十六卦。以爲八十一首。抑又異矣。納  
甲以月之盈虛象卦之消息。知用先天圖矣。而又更置  
坎東離南者何耶。知先天者邵子。然其用之亦以乾坤坎  
離。擬坎離震兌而虛之。亦襲世俗之習。而不純用其舊。  
然則起復至坤之圖。信出伏羲。非後人所能爲也。○然  
先後天之所以更變者何。若先天以陰陽易爲義。故取  
其卦位之對待。後天以四時進退爲序。故取其卦序之  
流行。其實一也。春所以生物者木。故震以陽木居東。巽

尚書章句

周洪範  
卷三十二

十八之四

以陰木居東南。循至正南則離火居之。木之所生也。火  
盛則生土。西南之隅。夏秋之交也。火于是消而金于是  
息。故以坤居之。非大地之坤。乃取其中十之陰土也。秋  
所以成物者金。故兌以陰金居西。乾以陽金居西北。循  
至正北。則坎水居之。金之所生也。水盛則將復生木。東  
北之隅。冬春之交也。水于是終而木于是始。故以艮居  
之。非陽正之艮。乃取其中五之陽土也。是之謂五氣順  
布。四時行焉者也。又以卦位之有定者言之。坎離陰陽  
之中。震艮陰陽之長。少也。既反對于四正矣。乾坤以陰  
陽之純正。對于西偏。艮巽以陰陽之少長。反對于東偏。



其對待之妙有如此者。以陰陽之進退言之。坎離進退之中。乾坤進退之極也。卽居正用不用之位矣。陽主進而震爲長。故貴于艮而正東之位陰主退而兌爲少。故貴乎巽而正西之位。其進退之妙有如此者。然皆不外先天之運用。故仲尼每舉後天之行。而必以先天之卦位終之。如帝出神妙等章。言其止于發揮而無所背違也。夫周易之變古乃因時以立制。焦延壽雖用後天卦氣而去四正卦不用。京房則分卦直日而加以飛伏神煞。揚開之數俱以九起。而或爲八十一首。或爲二十七變。司馬則以十起數而爲五十五名。章合附會亦何以

南書章

周洪範

十八之五

更變爲哉。先後天之圖所重各有所在焉。先天正乾坤之位者。取其德之成也。後天有坎離之更者。取其用之中也。○朱子曰。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爲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爲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其所以爲數者。不過一陽一陰一奇一隅以兩其五行而已。所謂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所謂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合而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然也。天以一生水而

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此又其所謂各有合焉者也。積五奇而爲二十五。積五偶而爲三十。合是二者而爲五十有五。此河圖之全數。皆夫子之意。而諸儒之說也。河圖洛書之位與數其所以不同何也。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于陽以統陰而聲其變數之用也。曰。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圖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爲一。故三其一陽而爲三。圍四者以二爲一。故兩其一陰而爲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爲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五爲中也。然河圖以生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焉。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上一點地二之象也。其左一點天三之象也。其右一點地四之象也。其中一點天五之象也。洛書以奇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奇數之象焉。其下一點亦天一之象也。其左一點亦天三之象也。其右一點亦天五之象也。其右一點則天七之象也。其土

南書章

周洪範

十八之六

中之一點亦天一之象也。其右一點則天七之象也。其土

一點則天九之象也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曰中央之五既爲五數之象矣然則其爲數也奈何曰以數言之通乎一圖由內及外固各有積實可紀之數矣然河圖之一二三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于其生數之外洛書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類以附于奇數之側蓋中者爲主而外者爲客正者爲居而側者爲臣亦各有條而不紊也曰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偶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偶贏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偶乏也必皆虛其中也然後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無偏耳曰其序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以生出之次言之則始下次上次左次右以復於中而又始于下也以運行之次言之則始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又始于東也其生數之在內者則陽居下左而陰居上右也其成數之在外者則陰居下左而陽居上右也洛書之次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東北

而究于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是亦各有說矣曰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同何也曰河圖六七八九既附于生數之外矣此陰陽老少進退饒乏之正也其九者生數一三五之積也故自北而東自東而西以成于四之外其六者生數二四之積也故自南而西自西而北以成于一之外七則九之自西而南者也八則六之自北而東者也此又陰陽老少互敵其宅之變也洛書之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爲消長虛五分十而一合九二合八三合七四合六則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之窮之所以爲妙也曰然則聖人之則之也奈何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爲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其一爲五行其二爲五事其三爲八政其四爲五紀其五爲皇極其六爲三德其七爲稽疑其八爲庶徵其九爲福極其位與數尤曉然矣曰洛書而虛其中則亦太極也奇偶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合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爲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爲乾

經 54—342

坤離坎四隅之偏以爲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圖之  
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則  
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有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則  
洛書固可以爲易而河圖亦可以爲範矣○洛書洪範  
圖爲九者凡五而河圖洪範圖爲九者惟一可見洛書  
體圖洛書體方洛書洪範圖無八而河圖洪範圖有八  
者九爲圓八爲方各不失本體也○義圖天與日會  
乾坤離坎天與日會以日稟天之氣行華物匪天弗生  
故圓圖之天在坤冬至日與天會爲復日在頤天在乾  
夏至日與天過爲姤日在大過○義圖乾施即消中虛  
爲離消盡成坤而坎即消于坤中坤受即息中盈爲坎  
息極成乾而離即消于坤中○雲行雨施電發雷震陰  
陽二少無日不交合于二太中此二太所以分爲二而  
二少所以合爲一俗占用少不用老○朱子曰康節以  
四起數想它看見天下事纔上手來便成四截了○四  
象不言五皆自五來四象不言十未嘗无十○太陽變  
化十六象以乾兌爲主少陰變化十六象以離震爲主  
少陽變化十六象以巽坎爲主太陰變化十六象以艮  
坤爲主邵子曰十六而天地之道畢○邵子本一氣也  
生則爲陽消則爲陰二者一而已矣四者二而已矣六

者三而已矣入者四而已矣此致法也○按外圖乾內  
方坤離坎乾坤交之中是爲四正震艮巽兌乾坤交之  
偏四偏皆以輔四正就四正言坎離輔乾坤者也故乾  
爲首正離又輔坎者也故坎无正中文序六十四以屯  
蒙需訟師比始以渙節中孚小巽既未終桀然指掌矣  
○義畫六十四卦文序反覆合之止成三十六乾交坤  
陽陷陰中而成險從初便有險陷乾道何以首出是故  
乾坤成列首有事于坎乾坤列後首屯蒙以其獨俱乾  
之三男長少二男合中男繼父母用事之象次需訟次  
師比又中男獨承父母用事之象三男分體惟坎爲得  
中故少長皆取正于其中其十六體分子上下經各八  
亦獨得其中以此屯蒙二剛四柔二剛爲主需訟二柔  
四剛二柔不爲主此剛柔之別泰乾坤之交不交即否  
隨蠱至既未濟十八卦亦若十有八變而成一卦總故  
乾坤常交有泰无否之義小畜履乾與巽兌遇震艮二  
剛先坎有合以極險巽兌二柔後乾有合以行健由是  
乾下坤中不爲險陷之交乾居坤下遂成天地之泰乾  
不交坤而否離文明麗乾內外爲同人大有坤不交乾  
而否艮以止入而貞之坤內震以動出而奮之坤外爲  
謙豫震艮巽兌初合四卦乃先天圖春秋對待之交泰

否初變即爲隨。隨變爲泰。泰中爻爲兌。震否中爻爲艮。巽爲  
否初變即爲隨。隨變爲泰。泰中爻爲兌。震否中爻爲艮。巽爲  
臨。巽前乾爲畜。于坤巽順相孚。成觀。泰否二變否變爲  
噬。泰變爲噬。噬變爲離。與震艮遇。動乎險爲屯。于離則震  
電合章而成噬。止乎險爲蒙。于離則剛柔相交而成賁。  
謙。謙艮震合坤以親地而開之。于否。後倒體剝復爲中  
十二卦主人一小畜履巽兌合乾以尊天而開之。于泰。  
先倒體夫姤爲後十二卦主人剝謙之變否之極坤以  
止上。開復豫之變泰之初坤以動下。開旋乾轉坤傾否。  
開泰胥自復姤之幾始死妄震以首動。險次噬明出入

順以震之明。與離入地坤上順以離之剛。止剛動之男  
用乾父遠若無其功。柔明之女用坤母。必致其後。此  
剛柔男女父母內外之辨。家人離在內。巽外入以假之。  
巽離在外。兌內說以合之。蹇咸恒二體分于離坎之  
解。恒男外動以動險于其內。益咸恒二體分于離坎之  
交。離明固巽兌二柔之易合而麗坎險非震艮二剛未  
易止而出也。震艮巽兌三合震巽相與爲恒。交爲益。兌  
相與爲損。交爲咸。咸變巽兌柔爲內主。恒變益巽柔爲  
主。長少之柔交于內外以爲主。又聖人之所謹自夫姤  
至革。鼎乾坤不經見于是震艮列而長少二男後乾以  
終事焉。泰否四變。泰變損。損益乾坤後更十卦。陰陽各  
三十畫而天地交成。恆後更十卦。陰陽各三十畫。損益  
見泰否天道之大運。所以體其全損益。人道之大權。所  
以用其中。夫姤乾合巽兌而乾不復見。萃升坤合巽兌  
而坤不復見。泰否五變。否變困。泰變井。困井革鼎居下  
序之中。天地之用莫大于水火。水火之用莫盛于井鼎。  
也。又坎離相綜。陽交之卦始于屯蒙。陰遇之卦終于渙  
鼎。屯蒙變爲渙。蒙盡變爲渙。震艮巽兌四合二女歸之  
吉。漸咸之正。咸以娣之長歸妹。恒之大義。泰否六變否  
變漸。泰變歸妹。泰中爻爲歸否中爻爲漸。又隨蠱倒體

卽漸歸妹也。艮止麗以離明則止明相麗于是巽兌列而長少二女後坤以終事焉。泰否七變泰變豐否變旅巽于隨風之後而風力厚坎險何不渙乎且震在險下動之難巽在險上渙之易矣。悅于麗澤之後而悅體專坎險何不節乎且艮在險上猶患過擊悅在險下惟患不出矣。屯蒙震艮合坎之始渙節巽兌合坎之終屯蒙震艮于坎以原始渙節巽兌于坎以要終如是而坎猶爲險人道无望其存乾坤无望其成列矣。二陰四陽之卦九始于需訟之變終于中孚之不變二陽四陰之卦九始屯蒙之變終于小過之變屯雷所從起小過雷所從止始乎動終止以震反爲艮震艮合之終也泰否九變泰變既濟否變未濟既濟水火之交卽泰之象未濟水火不交卽否之象然既濟中爻柔下剛上函否未濟中爻剛下柔上函泰受以未濟寧以未終蓋常以泰交義象天下後世開之于无窮耳。中孚巽兌之合三四得敵于其中渙節之餘險不在坎而卽在于巽兌也。小過震艮之合然三四失位于其中屯蒙之餘險不在坎而卽在于震艮也。坎與乾坤震艮巽兌交皆不名濟惟終與離交而後名之爲既交坎離天地交之中離中一柔卽坤陰全體之柔坎中剛卽乾陽全體之剛乾下交坤

章句

周洪範

卷三十三

清書章句

周洪範

卷三十三

而成坎坎又爲之交于離坤上交乾而成離離又爲之下爻于坎離下交陰麗陽中而成明者要終元亢坤道原下以順坎上交陽陷陰中而成險者要終有極乾道原上而首出夫是之謂不相射而相遠爲中天地而有交之濟以水火之濟成天地之交乾坤之能事備矣。蓋天地之交曰泰一轉卽否水火之交曰濟一轉卽未濟否之日多濟之日少聖人之憂患無時而已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按雜卦自乾坤至困二十卦與上經之數相當而雜下經十二卦于其中自成至夬二十四卦與下經之數相當而雜上經十二卦于其中見陰陽交易之妙一剛以爲比師主次謙豫次剝復以復要一剛爲主之終終于長以長君子皆在上序屯蒙雜易以師比序師比雜易以屯蒙震艮前乾坤至屯蒙凡八卦兌巽後隨蠱至井困凡八卦震艮巽兌之中損益至噬賁凡十卦居中序乾坤十卦後爲泰否雜乾坤十卦後爲損益邵子時有消長否泰盡之矣事有因革損益盡之矣損益艮兌巽震之合故前震艮後兌巽屯蒙噬賁皆震艮合坎合離臨觀萃升皆兌巽合坤大畜无妄謙豫又皆震艮合乾合坤先後損益爲上君子讀易未嘗不喟然歎曰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適足以利

之利害禍福之門不可以不察深哉首比師一剛居五  
柔五二之中次謙豫一剛居五柔三四之中坎剝復一  
剛居五柔上初之中皆在上大有同人小畜履夬姤皆  
在下此剛柔上下之辨乾坤后比師始坤坎之合需訟  
終乾坎之合二分之咸恒居中首尾皆以坎雜之以坎  
陷爲憂甚于序云上以困終爲柔掄剛君子不失其所  
亨下以夬終爲剛決柔君子道長小人道憂矣震起艮  
止巽兌合之爲損益兌見巽伏震艮合之爲隨蠱四卦  
交合爲咸恒咸速婚姻以時恒久夫婦偕老睽外從睽  
上合共二十卦家人內從家人下合共二十卦二卦與  
序不易序先家人後睽雜先睽爲外後家人爲內外以  
乾坤並列爲主內以乾坤交合爲主故家人後即受之  
以否泰先于否雜否先于泰孔子雜卦精蘊全在反其  
類句一柔以爲大有同人主小畜履次姤夬以夬要  
一柔爲主之終終于消以消小人皆在下咸恒與序不  
易自渙節至豐旅以十八卦合十卦居前自小畜履至  
夬以十二卦合十卦居後離坎居其正中序先坎後離  
上下之等離先離後坎內外之辨坤坎合比師原始乾  
坎合需訟要終小過過也小者過似不足貴故止謂之  
過大過顛也大者過何以爲君子故特謂之顛又另爲

一局以致貴聖君子之意大者過小者姤將以一小人  
去五君子反爲天須是合五君子然後能去一小人小  
人去君子甚易而君子去小人甚難固如此否泰二變  
反爲歸妹否泰三變反爲未濟剛柔每每相雜至若君  
子小人決不可使相雜小人每多合而君子反多睽此  
所以爲大過之顛此所以爲未濟男之窮雜以大過以  
下另爲一局而以夬要終焉○造化之五行聽命于三  
德以爲吉凶北主潛故德潛于北極以三德置五行之  
下見淵淵其淵稽疑之鬼神聽命于五事以爲吉凶南  
主見故事見于南面以五事置稽疑之下見稽謀自天  
天下之庶徵聽命于八政以爲吉凶人盛于東故司空  
司徒司寇卿士師尹侍從于東天起于西故日月星辰  
幹旋于西北以三南以七東以八西以五六環向中五  
即所謂會極歸極以皇極之五運于北爲五行而成五  
運于南爲五事而成五運于東爲庶徵而成五運于西  
爲五紀而成五即所謂錫汝保極卜筮乃道居南宜矣  
乃心居南欲皇極心與天通卿士庶人亦居南見天視  
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即帝天之命主于民心欲皇  
極不敢忽也天運終于西始于北造化歸于西復于北  
西與北爲始終之介故位五福六極于西北以爲吉凶

之介謂如是則吉如是則凶五福六極雖屬微應而五福有攸好德六極有惡尚屬修爲今不以福極居內五紀居外而反以五紀居內福極居外與三方不同者蓋造化已至西卽相持而交易故曰戰乎乾且五紀之連皇極是皇極與天之曆數相授相承欲皇極精一執中但當修德事于已而不必問福極于天也瞿九思曰河圖洛書相爲表裏洪範既經大衍之後則河圖之內自有洛書不必以圖書分爲二致但思依洛書陳布律位見西南無律北亦無律故謂其與律呂不合豈樂乃天道純陽無陰而北爲先天坤位西南爲後天坤位故十

人地卽 二一各有三一二復有二爲八之母 四各有三 同前一二謂于上圖八策中主四不用于 用四中取二策在上而二策中復有二也 過揲三十二 四約得八爲八之子 八四約計八個四亦爲四個 少陽 掛劫二十一去初掛二十四約三分爲一者二爲一者 一四約三分同上爲一者二計兩個八也 爲 二二各有 一者計一個約他一個爲二八爲偶 二二各有 二復有三爲七之母 四二謂于上圖兩個八策中各去 而二策中各有二 過揲二十八四約得七爲七之子 約 計七個四亦爲四個 老陰掛劫二十五去劫卦廿 四七二十八七之子也 四約三分同上二即八也 卽偶 四四約三分爲二者三 也爲二者三謂爲八者凡有三 也 三二各復有二爲六之母 三二謂于上圖三個人策 中各去四不用于用四中 各取二策于其上而三 過揲二十四四約得六爲六之 子 四約計六個四亦爲四個 〇範數始于一易象成于 六四六二十四六之子也 〇範數始于一易象成于 二一者奇二者耦象以耦爲用者也故有應則吉數以 奇爲用者也故有對則凶此範易之分蔡氏之大指也 洛書數九而用十何也數非九不生非十不成九以通 之而十以節之九以行之而十以止之九其變通之機 而十其五行之叙乎〇說者曰先是作者皆以文王所 更列後天八卦圖爲示天地之用而疑其象中有數至 考其所論流行則復始乾坤十二卦之大分耳又卽六 十四卦而圓圖之于二十四氣分配不合而六陰六陽



之序疎密盈縮亦又不通于是乃知不可印象以為數而惟是龜占之法不傳又無有能通其故者自蔡氏而以一為純數二為卦象于是知一奇也奇者數所以行二偶也偶者象所以立二而四四而八為八卦一而三三而九為九疇推之二十四氣則分配無往不合以故八十一章純數作焉審此蔡氏蓋以運于五氣者為占為用而以本于九疇者為體也原蔡意蓋欲以二定卦數一定純數為自已始爾不知二之為卦數也易自有之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除一不用而用自二始故曰分而為二又曰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夫非其二而四四而八者耶洛書之以一為純數書亦自有戴九履一之數凡數自下而上非即其始一而終于九者耶至其以一之為三三之為九則本易著參天兩地之倚數曰三一則三三而九也而乾鑿度亦云太易未見氣也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為一其以運于五氣為占蓋自仲舒以來為然而京房最密但房大細碎而闕則差以簡盡則太衍義曰太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何謂也曰天數兆于一生于二成于三此天地人所由立也衍于五成于六偶于十此五行六爻十干

所以錯綜也天一數之先也雖明其先未可以用也地二數之生也有生則滋乃可以推之也天三數之極也極乎終則反乎始兼兩之義也艮以卦疇自相表裏即卦數可悟疇數觸著占可例龜占也○胡氏曰河圖以生成分陰陽陽內陰外生成相合交泰之義也洛書以奇偶分陰陽陽正陰偏奇偶既分尊卑之位也所謂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于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變只是動凡物有奇零的便圓而能流行便是用○圖書中五外天數一三七九共二十地數二四六八共二十惟中五為天數十為地數若地數過于天數者實則天用其全地用其半地所以用其半者以有天五為半地惟以地五之半合之也故地數除却五為半合之各五也觀河圖地十上五個五下五個五則所用半矣洛書惟五無則用半俱可見矣此則河圖配天洛書配地至理也○圖之卦位相傳謂先天由乾至坤自南而北數往者順為消書之卦位相傳謂後天起坎究離自北而南知來者逆為息○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此邵子雖按圖而言其肯實得諸魏伯陽徐景休參

曰逆用陰陽必成金母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地者乾坤之象設位者列陰陽配合之位也易謂坎離  
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爻位周行六虛德來既不定  
上下亦無常夫逆用即所謂交也天反居地之下火反  
居水之下逆也仙家謂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者二  
氣用是以交故為泰為既濟而成金母素問之叙心血  
腎骨也亦然如膀胱主血本在下而心乃在上者反下  
而主膀胱之血肺主骨本在上而腎乃在下者反上而  
主肺之骨蓋逆即交也交即用也惟易為逆數故曰得  
天下之用○自夫子闢戶闢戶分乾坤以乾坤為易門  
成性存存為道義門而莊子承之以出入無形為天門  
魏伯陽承之以離中為戊門坎中為己戶故堯夫又承  
之而有左右門之坎離翁思齊云邪為日門太陽所生  
酉為月門太陰所生不但日月出入于此大而天地之  
開物雖始于寅至卯而門彌闢開物雖始于戌至酉而  
門已闔如茲之云則離當為卯坎當為酉矣何邵子曰  
離當寅坎當申坎離者陰陽之限邪蓋春為陽而始于  
寅是離當寅為陽之限秋為陰而始于申是坎當申為  
陰之限然離雖當寅而盡卯中坎雖當申而盡酉中則  
喻寅申之限為陰陽之溢矣堯夫以用數不過乎中故

不取卯酉之溢而勝之用始于寅陰之用始于申也乾  
坤繫度曰聖人畫乾為天門萬靈朝會衆生成萬形經  
以天門開稱元氣易是由有出而有門之任出則溢故  
用限焉則中者其限也○以六十四卦圖圖布之則冬  
至于子半一陽生為復至卯為離歷臨泰大壯夬以至午  
為乾而六陽盡故曰乾盡午中至夏至午中而一陰生  
為姤至酉為坎歷遯否觀剝以至子為坤而六陰盡故  
曰坤盡子中一如天之左旋而四時行焉蓋天道也分  
配二十四氣惟八節則各二卦餘節氣則各三卦陰陽  
之生于月卦則過坎離而始得如至立夏而始得泰卦  
始物初生運而未舒故也天地之氣南行為陽北行為  
陰陽長而陰消盛則衰極則反故曰先天之方所以察  
氣運盛衰艮以天有專成之義一切專主其始至夫六  
十四卦方布之圖則乾始西北坤盡東南泰居東北否  
居西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蓋地道也故天之傾在西  
北而地之陷則在東南致其氣運之流行循環無端亦  
與天同若以其陰陽之變觀九土之盛衰亦與天之盛  
衰應蓋承天時行之義也○朱子曰論十二卦則陽始  
于子而終于巳陰始于午而終于亥論四時之氣則陽  
始于寅而終于未陰始于申而終于丑此二義若小蓋

而實有說蓋子位一陽雖生而未出乎地至寅位泰卦則三陽之生方出地上而溫厚之氣從此乃始已位太陽雖極而溫厚之氣未終故午位一陰雖生而未害于陽必至未位遯卦而後溫厚之氣始乃盡也其午位已生而嚴凝之氣及申方始亥位六陰雖極而嚴凝之氣至丑方盡亦放此蓋地中之氣難見地上之氣易識是以周人建子雖得天統而孔子竟以夏時爲正取其陰陽始終之著明也○河圖以運行之序言之自北而南左旋相生水生木水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復生水以對付之位言之北方一六水克南方二七火西方四九金克東方三八木其間南方火克西方金東方木克中央土中央土復克北方水則多右旋也右旋即順也是河圖以逆生以順克也所謂相克寓于相生之中也內圖外方對待則相克流行則相生中五與十在四方對待流行之中則爲生克之總會也○洛書以運行之序言之自北而西右旋相克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復克水以對待之位言之東西四九金生西北一六水東三八木生西南二七火其間北與東北水生北東木東南與東火生中央土中央土生南與東南金則多左旋也左旋即逆也是洛書以順克以逆生也所謂

相生寓于相克之中也○啟蒙曰所謂陰陽之進退饒乏指六七八九之數言也太陽始于一而極于九少陰始于一而極于八少陽始于一而極于七太陰始于一而極于八夫一二三四本生數爲陰陽太少之始始則微二四六七八九爲陰太少之極極則盛數用其盛故以其極者爲言而極之中又以八九爲老取其變動也此易所以用九用六也玉齋胡氏曰七九爲陽陽主進由少陽七而進七之上爲八故踰八而進于九九則進之極更無去處了故九爲老陽六八爲陰陰主退由少陰八而退八之下爲七故踰七而退于六六則退之極更無轉處了故六爲老陰進則饒故老陽饒于八少陽饒于六退則乏故老陰乏于七少陰乏于九進而饒者陽之常退而乏者陰之常所謂正也董盤淵云陽極生陰陰極陽又生少者老者變而少者又進焉亦造化不窮之妙也又曰陽主饒陽數常盈陰主乏陰數常虛也○圖之體在中而用在北故數起於北之一自北而南以生二自南而東以生三自東而西以生四自西而入于中以生五隨氣機之動極而變也自中而出于北以生六自北而南以生七自南而東以生八自東而西以生九自西而入于中以生十入必復出隨氣機之靜

極而變也入乘靜機出乘動機動靜有常生流行不息  
西北者數所出入之門乎陰陽相求而數生焉數始于  
一而極于九化于二而通于十自北至西則陽數極極  
則益添不得不入而歸諸十自二至十則陰數極陰必  
返不得不出而復于一以始之九以極之二以化之  
十以通之數之圓而神也如是夫○洛書右轉相克者  
其義也隨其右轉而相生者其數也何也中數五而四  
方各十揆之凡四十有五入知五九之數莫不由中五  
以爲之主也是以數起于一而中五合一爲六故次六  
一六爲七故次七五與七合爲十二故次二七二爲九  
故次九五與九合爲十四故次四九四十三故次三五  
與三合爲八故次八八與一合亦歸於九也就謂其數  
之次序無義于其間哉況其數始于一終于九一居正  
北九居正南一三五成九而五則九之中也合一二三  
四生九七八六九是九七八六皆生于九所以一九生九  
二九生八三九生七四九生六六九生四七九生三八  
九生二九九生一自一生九自九生一其變不可勝窮  
矣噫陽數極于九而極則變也洛書以陽統陰五九四  
十五數豈特與河圖大衍相貫通哉凡天地萬物之數  
莫非九數之變化也又何必專指九爲洛書之數○

尚書卷之三十二

二十三

洛書以入卦小成言之一九爲太陽二八爲少陰三七  
爲少陽四六爲太陰此合而爲十也入卦分之所以小  
成也以八卦大成言之每八卦上各八卦則所加之卦  
每卦亦以一九二八三七四六爲數此重而爲十也八  
卦之所以大成也蓋分爲一九爲二八爲三七爲四六  
而合之爲十又重之爲十皆自此而生也此洛書無十  
而各實用十也夫是之謂易六書具而卦八也○喻若  
無曰天地間只有一十數衍而爲百千萬億之無算者  
此十之積也十數又只始于一數自二至十皆此一之  
積也一之上更有何物理而已矣此所謂易有太極是  
也太極之理雖超乎數之外而實行乎數之中也自天  
一至地十細積之已自具天地五十有五之數一與二  
爲三三與六爲九四與五爲九五與十爲十五六與七  
爲十三七與八爲十五八與九爲十七九與十爲十九  
三十一與二爲三十三三十二與一爲三十三三十三  
與四爲三十七三十四與五爲三十九三十五與六爲  
四十一三十六與七爲四十三三十七與八爲四十五  
三十八與九爲四十七三十九與十爲四十九四十與  
一爲五十一四十一與二爲五十三四十二與三爲五  
十五四十三與四爲五十七四十四與五爲五十九四  
十五與六爲六十一四十六與七爲六十三四十七與  
八爲六十五四十八與九爲六十七四十九與十爲六  
十九五十與一爲七十一五十一與二爲七十三五十二  
與三爲七十五五十三與四爲七十七五十四與五爲  
七十九五十五與六爲八十一五十六與七爲八十三  
五十七與八爲八十五五十八與九爲八十七五十九  
與十爲八十九六十與一爲九十一六十一與二爲九  
十三六十二與三爲九十五六十三與四爲九十七六  
十四與五爲九十九六十五與六爲一百六十六與七  
爲一百六十八六十七與八爲一百七十六十八與九  
爲一百七十二六十九與十爲一百七十四七十與一  
爲一百七十六七十一與二爲一百七十八七十二與  
三爲一百八十三七十三與四爲一百八十五七十四與  
五爲一百八十七七十五與六爲一百八十九七十六與  
七爲一百九十一七十七與八爲一百九十三七十八與  
九爲一百九十五七十九與十爲一百九十七八十與  
一爲一百九十九八十一與二爲二百八十三八十二與  
三爲二百八十五八十三與四爲二百八十七八十四與  
五爲二百八十九八十五與六爲二百九十一八十六與  
七爲二百九十三八十七與八爲二百九十五八十八與  
九爲二百九十七八十九與十爲二百九十九九十與  
一爲三百九十一九十一與二爲三百九十三九十二與  
三爲三百九十五九十三與四爲三百九十七九十四與  
五爲三百九十九九十五與六爲四百九十七九十六與  
七爲四百九十九九十七與八爲五百九十七九十八與  
九爲五百九十九九十九與十爲六百九十七

尚書卷之三十二

二十四

矣水非土則原泉從何出故一得五則成六是地六成之也地二生火矣火非土則歸宿于何所故二得五則成七是天七成之也天三生水矣水非土亦無所培植故三得五則成八是地八成之也地四生金矣金固土之所滋長故四得五則成九是天九成之也天五生土矣土而必成則積之深厚故五得五則成十是地十成之也一二三四五者生之序也六七八九十者皆因五而後得非與籍六七八九十之數以成之也春屬木居東方而三八生成木在東在十則為甲乙十二支則為寅卯在人則為五臟之肝夏屬火居南方而二七

尚書卷

卷三十二

五十五

生成火則南十干則為丙丁十二支則為巳午火在人則為五臟之心秋屬金居西方而四九生成金在西在十干則為庚辛十二支則為中西在人則為五臟之肺冬屬水居北方而一六生成水在北在十干則為壬癸十二支則為亥子在人則為五臟之腎四季屬土居中宮而五十生成土在中在十干則為戊巳十二支則為辰戌丑未在人則為五臟之脾若配以五常則東屬仁南屬禮西屬義北屬智中宮屬信而貫乎四者五行質具于地氣行于天以質言則曰水火木金土取天地生成之序也以氣言則曰木火土金水取春夏秋冬運行

之序也故圖之左旋自東而南南而中而西西而北合四時之序焉此圖不過龍馬負之出於河爾而數之所具包括如此○易大傳雖以河圖與洛書並言却未嘗明言洛書之數如所論河圖之詳者今以洛書觀之其為數也一居北六居西北三居東八居東北五居中與河圖之位數合至于九自居南四自居東南七居西二自居西南二方之數視河圖實相易置焉何哉朱子謂陽不可易而陰可易其義精矣愚又自其粗者觀之蓋圖書之數雖不相襲然而天地間東西南北中不過一水木火土之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不過一

尚書卷

卷三十二

五十六

水火木金土之數自二圖並觀河圖五行之數各協五行之位洛書之數三同而二異焉其居中者不可易矣縱使東北二方之數相易亦不過有相生而無相克至西南二方之數相易則金乘火位火入金鄉有相克制之義焉此造化所以必易二方之數者正以成其相克之象也自二方既易之後蓋皆右轉相克北方一六水克西方二七火西方二七火克南方四九金南方四九金克東方三八木東方三八木克中央五土五土復克北方水焉若使東北二方之數亦易非但無相克之象又且于右轉之序紊其位次而無復自然之法象矣河

圖至左旋相生洛書至右轉相克造化不可無生亦不可無克不生則或幾乎熄不克則亦無以爲之成就也五行相克子必爲母報譬如土克水水之子木又克土水克火火之子土又克水火克金金之子水又克火金克木木之子火又克金木克土土之子金又克木其循環相克亦無已焉或曰克有必報而生未之謂何也蓋生者理之常數之順如天之生物本無求於報而受生者固亦不待報以報爲事其河圖之謂平克者理之變數之逆爲受克之子者豈容坐視而不報哉其洛書之謂平體常盡變則子必爲母報譬如造化自然之象人自當然之理而不可易者也至於中央視河圖惟有五而無十然一九二八三七四六之合環而向之未嘗無十焉正造化之妙處合圖書之數悉計之爲數者百如夫牙之相制壯之相銜其巧又有如此者○唐荆川曰卦未盡書契未作而造物者已出此二圖示人蓋天機之始洩而數之所由肇也元氣醞釀而滋潤生焉其初一泡形也故一爲水滋潤者氣必煖故二爲火氣煖者必電達故三爲水電達者必堅凝故四爲金萬物始土終土者冲氣也此五氣者一氣也非相待而生也故圖書皆以五居中一冲氣也一得土而六成二得土而

七成三以八成而四以九成也亦然圖氣一冲氣也洛書縱橫皆十五一冲氣也河圖虛中五而以十數均之四隅則西北二老爲朋得二十五東南二少爲偶得二十五一冲氣也冲氣也者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聖人則之而畫卦得中則多吉不中則多凶悔吝取乎此也河圖圓而洛書方邵子曰圓者天也紀曆之數共起于此乎方者地也畫野分州之法共起于此乎圓爲天而陽下降上者在天則地道上行故陽不亢陰也方爲地而陰陽正者在地則不居成功故陰不疑陽也圖左旋而方右行天水逆行之象也使皆左旋而皆右行也其不相遇久矣故曰易逆數也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同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在人則懲忿窒欲與復其赤子之心皆逆之用也其用逆而其機則順也圖書皆以五居中而一居下者此尤造化之精意至于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既虛其五共用四十有九又虛其一其五者中之五其一者下之一也此尤聖人代造化洩盡精意處也故曰其用四十有九則五與一皆勿用也一點在下者即五中之一點也萬物發用在中而根莖在下以天地言則雷復地中以鍾律言則元聲潛萌于黃鐘之管在修養家則

陽氣發于下元陰極在重人之學則洗心退藏於客是故聖人係乾以見天地之心乾者一數也而尤慎重於乾之初爻曰潛龍勿用而聖人又係之曰陽氣潛藏曰陽在下也其氣潛也非顯有時而發用也即發用而常潛也在其下者非顯有時而在上者非顯有時而乎下也乾卦所謂勿用之潛龍者大衍所謂勿用之一也四十有九之用至矣而未始離乎一也見躍飛亢六位成矣而未始離乎潛也勿用則神矣故六于有事而乾坤無爲也此圖書之所以一居乎下而數之所以始乎一也嗚呼非知德者孰可與言易之妙哉

尚書華審

周禮卷三十二

二十九

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此下詳九疇之目皆箕子所衍而彛倫攸敘在其中一五行一字非指洛書之數乃箕子衍疇之次第箕子于此將衍五行之疇而先以一五行之辭總之蓋目中之綱也後倣此一日水五句五行之目而序在其中箕子所推衍者潤下五句五行之性作鹹五句五行之味箕子所增益者下疇同此然五行不言性則味無自而見故先言潤下五句後言潤下作鹹五句一日五句只列得五者之目下十句方足得行字之義因五行者往來天地間無時或息故

尚書華審

周禮卷三十二

三十

三行注潤而又下五又字及本文五作字正見變化不息之氣稟于天質具于地用資乎人所貴順其性而相制相助以昭其功用干斯民使不至汨陳耳通節只發明得五行二字此論在天五行雖未說到人事然亦少前民意不得○五行一疇原該得九疇五者運天爲氣行世成形水正位于玄冥使或失行而造物之用熄火正位于朱明使或失行而民物之瘡多木莫位于青陽使一失行而發舒之氣鬱金莫位于白藏使一失行而堅斂之氣戕土莫位于黃中使一失行而中和之氣賊摠要剔行字意只在五行作主五行生序重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等生數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故謂成數所謂生者只指初言成者只指卒言即有初有卒之義其次第還在生成之天一地二等相因之數上見而兼成形成者皆自中五而出五者天數之中蓋中者所以成數也此卽成變化之說也凡奇數皆屬陽陽屬天故三五爲天所生偶數皆屬陰陰屬地故二四爲地所生所謂陰陽變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燥濕卽在陰陽之內都是五行之氣而天地間無離單之氣雖分微著其實微則同微著則



同者陰不得陽不得蒸而成故水至陰而生于六之一陽  
陷于陰而為濕之流者氣之方生自無而有形其體蓋甚  
微故一曰水陽不得陰無所傳而見故火至陽而生于地  
之二陰麗于陽而為燥之灼者氣之方盛麗物而為形其  
體漸著故二曰火陽加于陰不止水也其益著而為形之  
實則又有生于天三陽之釋而為濕之融者木焉得土之  
浮華于水火之交于五行則居三矣陰加于陽不止火也  
其益實而為體之固則又有生于地四陰之釋而為燥之  
凝者金焉得土之精實于水火之際于五行則居四矣陰  
陽交而冲和燥濕融結之土生于天五焉凡水火之以氣  
相禪者升降于斯木金之以形相禪者含育于斯而物不  
能遺也其體至大故居五五行以水火木金土為序者氣  
之初濕而已濕則蒸潴蒸潴則條達條達則堅凝堅凝則  
有形質其序然也土者天地之冲氣四氣中俱有之五者  
本太極以流行故生相因而其序相須易曰雷風相薄水  
火不相射不然水宜生木且又克火何不繼生水而繼以  
火也可見一着氣便有生克清空中探之無迹而條分循  
環始于清終于濁始于虛終于實但自無之有未遠本體  
既著于有燥濕細縷而變化出焉潤下等字須看傳中一  
又字方衍得五行德性出來太極動而生陽陽降生水陽

不自降交于陰之升而後降降即才成矣故其性潤下潤  
者必下以潤不足以盡故曰又下陰性以澤萬物而陽又  
陷之故潤又下所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者也靜而生陰  
陰升生火陰不自生交于陽之降而後升升即火成矣故  
其性炎上炎者必上以炎不足以盡故曰又上陽性以燥  
萬物而陰又助之故炎又上所謂地二生火天七成之者  
也動而生陽陽升主發散即生木得陰降而暢達即木成  
矣故其性曲直陽釋于濕故鬱而發散可盤錯曲折又可  
森聳直遂所謂天三生水地八成之者也靜而生陰陰降  
至收飲即生金得陽升而融結則金成矣故其性從革金  
尚書卷之  
三十二  
屬陰陰釋于燥故堅而柔順可以從所鍛制又可以革而  
之他互為變而體不變所謂地四生金天九成之者也此  
皆是言性惟稼穡則言德合陰陽氣質者土土則陽降陰  
升陽升陰歛陽之降而散即土生陰之升而歛即土成矣  
土之性曰生物生之德莫盛于稼穡自其種曰稼而生物  
之功于是始自其歛曰穡而生物之功于是終土德非無  
他可言者惟稼穡為土之正他未必無駁雜不愛稼穡而  
于何顯發育之真乎潤下者水也炎上者火也曲直者木  
也從革者金也惟稼穡生于土而不可以言土故以爻字  
別之言其于是稼于是穡而已禹云水火金木土穀五行

合而成穀。此獨屬之土者。陰陽之交。燥濕所合成。必由土而見。所謂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者也。五者若純陰純陽。何能成穀。故陰陽燥濕分不開。潤以質言。炎以氣言。上下以位言。曲直以形言。從革以材言。稼穡以用言。水言潤。則火熯。木敷土。澤金。欽皆可。知火言炎。則水洌。土蒸。木濕。金清。皆可。知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土中央。皆可。知推類而反之。則曰。後曰。前曰。西曰。東曰。北曰。南。皆可。知木言曲直。則土則金。方。火銳。水平。皆可。知金言從革。則木變。土化。水因。火革。皆可。知土言稼穡。則水之洌。火之熯。治。木金之爲器械。皆可。知可見五行雖不言用。安往非用。作鹹。

尚書章句

卷三十二

三十三

五句就切于民用者。著五行之味。見化工自然之作。水生于天一之初者。有氣無形。雖有潤下之性。未有潤下之用。也。自潤而又下者。流而不窮。鹹于是乎作。陰乘陽爲浸漬。所浸漬者。遂沉極而不可解。安得不鹹。火生于地二之初者。有性無體。雖有炎上之理。無炎上之用也。自炎而又上者。麗于有體。若于是乎作。陽挾陰爲焦灼。所焦灼者。遂枯極而不可回。安得不苦。木之形可以曲直。而味乃作酸。蓋木之性得于天三。發散之極。還爲收欽。陽極而陰生也。金之質可以從革。而味乃作辛。蓋金之性得于地四。收欽之極。還爲發散。陰極而陽生也。從革者。其味辛。辛新也。故金。

出治其臭腥。腥亦辛也。乃若稼穡之先具五行中和之氣者。甘之所自成。稼穡之後得五行中和之味者。甘之所自有也。稼穡不可就人力上說。言味固以其切于民用。然聲色臭外見。而味在中。故以味爲主。鹹苦酸辛甘。以物之受氣于五行者言。若論五行之質。則水亦有甘苦。木亦有若有辛。而稼穡之味亦屬穀而不屬土明矣。上言曰。者言其本性。此言作者從其發現。指其體則稱曰。致其類。即言作潤下。就是鹹。何必作而後鹹。就潤下所必至者而言。則謂之作耳。水潤下作鹹。故煮海爲鹽。鹽成于人。作鹹非人也。此節五行以形言。以下諸疇或取其理。或取其象。應則形。

尚書章句

卷三十二

三十四

外之五行矣。未繳有天下者。能順五行以裕民。則皇極可建。而彝倫豈有不敘。○五行一節。不言理而理在其中。潤下炎上等。即五行之理也。在天爲五氣。在地爲五材。在人爲五臟。五藏四肢百骸之身。舉一身而言爲五事。形色天性也。有物必有則。合其德而言爲五常。其實一五行之理而已矣。順五行之理。以五事則敬。以五紀則協。以皇極則建。以三德則又明于稽疑。則有吉而無凶。驗于庶徵。則得雨暘燠寒風之時。嚮于五福。則有壽富康寧攸好德者。終命之福。故五行九疇之本也。禹貢一篇。不過水曰潤下之一語。而箕子以爲彝倫之攸敘者。此也。

川中

集

經 54—357

舉成數者同義。十雖不見而九官從橫錯綜數之皆得。十五則土之成數蓋未嘗不具也。是在易則謂之五位。洪範則謂之九疇。茲其為洛書者歟。易所先者五位。故畧九疇而不見。洪範所用者九疇。故置五位而不言。陰陽運而生五行。五行之大不可以正名。但見其周流不息者而已。故謂之行。天之五行為氣。雨暘寒燠風是也。地之五行為形。金木水火土是也。河圖以陽為順。為進。為左旋。為上生。觀圖自北一而左三而中五而上七而右九。皆順也。進也。左旋也。上生也。以陰為逆。為退。為右旋。為下生。觀圖自南二而右四而下六而左八而中十。皆逆也。退也。右旋也。下生也。是故北水而東木而南火而中央土而西金者。是為水木火土金。即朱子所謂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也。皆得乎順。進左旋上生者也。自北水而南火而東木而西金而中央土者。是謂水火木金土。即朱子所謂以氣而語其行之序也。皆得乎逆。退右旋下生者也。雖自東木而西金為順。然亦向中而行。是亦逆而已矣。大抵質之生者陽順進而陽上交陰。所謂左旋者也。氣之行者陰逆退而陰下交陽。所謂右旋者也。即此為序也。北一六水生。成行而東。二八木生。成行而南。二七火生。成行而中央。五十土生。成行而西。四九

金生成行而北。由生成後而為行。生成即生也。行即行也。此行鬼神之說也。自北而東。自東而南。自南而中。自中而西。自西而北。朱子所謂行之序。朱子曰。今觀冬水生春水。春水生夏火。夏火生中央土。中央土生秋金。秋金生冬水。尤瑩然矣。五行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此數育者。極盡五行之理。一與三六與八相連。自下而之左。即水之生木也。三與二八與七相連。自左而之上。即木之生火也。二與五七與九相連。自上而之中。即火之生土也。五與九四與十相連。自中而之右。即土之生金也。自右而之下。則金又生水矣。○河圖一六水北。二七火南。以中五視之。縱也。三八木東。四九金西。以中五視之。橫也。然洪範說卦其所論生成之序。並以一水二火居縱者為北南之序。三木四金居橫者為左右之序。觀水潤下火炎上。縱介于五中而各自為行者。說卦又曰水火不相射是也。木曰曲直。金曰從革。橫介于五中而亦各自為行者。術家書曰金木本相反是也。張子曰。曲直者既能曲而又伸也。從革者一從革而不能反也。然水火不相射而射相濟為用。既濟未濟是也。

邵子曰：水者火之地，火者水之氣，可徵也。金、木、水、火相入，而亦有時相用者，華鼎是也。彖傳以木與火，又曰以火入水，可徵也。五行人恒言以金、木、水、火、土為序，按大禹謨：「水火金木土數惟修，則以五行之相剋者言之，洪範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則以五行之生數言之。」五行以質而論，其目令春木夏火，中央土，秋金冬水，則以五行相生之序言之。此乃五氣順布，六十甲子惟金、木、有自然納音，水火土必相假而後為納音。六十甲子，曆也。納音律也。支干納音之別也。此天地自然之數也。河圖生數也。生者左旋，故以中央之土而生西方之金，而生北方之水，而生東方之木，而生南方之火，而復生中央之土。洛書尅數也。尅者右轉，故以中央之土而尅北與西北之水，北與西北之水而尅西與西南之火，西與西南之火而尅南與東南之金，南與東南之金而尅東與東北之木，東與東北之木而又尅中央之土。此圖書生尅自然之數也。先後不同，義各有主。今人恒言其序，又各有據。○宋黃何論洪範五行謂水性寒，出于水者宜愈寒，而其味乃作鹹鹹溫也。火性烈，出于火者宜愈烈，而其味乃作苦苦涼也。是皆物以極而反，以激而生故寒不生寒而一陽生，暑不生暑而一陰生。○朱子曰：金一

從一革互相變而身不變，且如銀打一隻盆，便是從更別要作一件家事，便是革，依舊只是這物事，所以云體不變，不是從人之革，是一從一革，與曲直稼穡等皆成。雙字。○按子產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以氣降生成質，以味為主，故先言之。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杜預云：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又月令：鹹之臭，朽，苦之臭，焦，酸之臭，羶，辛之臭，腥，甘之臭，香，聲色臭外見而味在中，故以味為主。○夏氏曰：五味必言作者，水之發源未嘗鹹也，流而至海，凝結既久而鹹之味成，則鹹者潤下之所作，火之始炎未嘗苦也，炎炎不已，焦灼既久而苦之味成，則苦者炎上之所作，木初生，金初鑄，土始稼穡亦然。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天道無為，故曰行，人身有為，故曰事。此首五句亦止刻得事之目，下十句方足得五事之義。因事屬人，故不說身口耳目心，而曰貌言視聽思，此皆有為者也。至敬用意合一，節方見。蓋人必是肅又哲，謀聖始微其為恭，從明聰睿始不虛其為貌言視聽思。始可謂之事，否則不誠無物，空質。

徒存即欲有事其狂僭豫怠蒙之咎害家凶國將有不  
言者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秀氣也。有此事便有此德具  
于中。有此德便有此用發出來。其初本如是也。貌言視聽  
思是目一二三四五是序。序于目中帶見事者一身之物  
事水火木金土之氣。凝而為貌言視聽思之質。人身精氣  
之合人之生。五事皆具。而未能用也。人初生而形色畢具  
精之凝為貌。貌澤水故居一甫生即有聲氣之出為言。天  
有震以著其陽之動。故曰言揚。火人有言以宣其心之聲。  
條起條滅故居二。開眼能視。視者精之顯。而其用在外。視  
故木故居三。此聲入能聽。聽者氣之藏。而其聽在內。聽收  
尚書叢書  
卷三十二  
四十一

內聽原是聰的。不聰不足以為聽。聰即具于聽之內。思原  
是慮的。不慮不足以為思。慮即具于思之內。若云貌之德  
為恭。言之德為從。視之德為明。聽之德為聰。思之德為慮。  
又分真精為二矣。此即天命之性未發之中。猶五行之各  
一其蘊也。德具用自著。故恭作肅。恭之用自肅。稍或懈弛  
或矜持。便非恭之本然。從作又從之用自又。稍或妄發。或  
自是。便非從之本然。明作哲。明之用自哲。稍或遲疑。或苛  
察。便非明之本然。聰作謀。聰之用自謀。稍或躁急。或涸涸  
便非聰之本然。慮作聖。慮之用自聖。稍或未通微。未神化  
便非慮之本然。非先有是恭從明聰慮修為將去。乃做個  
尚書叢書  
卷三十二  
四十二

傳疏貌曰恭五句不可主有物有則貌言視聽思皆不可謂物蓋孟子有物有則註以耳目爲物不以視聽爲物也貌不可在衣冠上說此是形色蓋指未發而言用則已發上看曰貌自然宜恭曰言自然宜從曰視聽思自然宜明聰睿此皆理之合該的故俱下個曰字恭則自能作肅從則自能作又明聰睿自能作哲謀聖此亦理之自致的故俱下個作字貌言視聽思以形色言恐着于有故將恭從明聰睿發其意恭從明聰睿以天性言又恐淪于無故將肅又哲謀聖明其意恭從明聰睿五者來得率真一着檢脩便不能如此之真恭從明聰睿離却貌言視聽思說不得亦不着境如深谷自然虛受相續之金縱未鑄而自然精瑩故謂之德五事之德每事中各著其自然之理只就人身中本然而有上說不可涉行事上去云如何樣恭如何樣從如何樣明如何樣聰如何樣睿稍涉行事便犯下五句了只是說貌言視聽思已具乎恭從明聰睿之德實不曾發于貌言視聽思也其發見于外爲肅又哲謀聖如有恭德自有動作威儀之則有從德自暴慢不設于身而作肅肅字對狂字看然言不妄發發必當理從之所作者又又謂理治即德音秩秩言之發爲又非言之自能又也從爲之也從字封借字看如明蘊于目之中及應事接

物而明見于外便是作哲明之妙在立剖對豫看謀出謀也聰言以道接也聰聰則別彼是非其自爲謀必當故謀畫自此出焉但云聰聰而不爲言所發謂之作謀謀之妙在精詳對急看睿者有通理之寂作聖則潛天潛地徹古徹今神靈莫測矣夫心之官則思乃出于何思之真體也以真體而思便是聖人不思而得憶憶往來何以通微入聖聖以思之一德言與聰明智聖字同與肅又哲謀爲朋非造詣所至之聖也聖字對蒙字看到肅又哲謀聖然後畫得恭從明聰睿五者之能事然後完得貌言視聽思五者之本來不然而可稱五行之秀氣乎五存字只作能字意看無工夫或作踐形盡性非也此指五德實具于人有非謂五德又作五用也氣之所在即爲理非氣中別有所謂理體之所在即爲用非體外又有用看來五者一時都有都兼五行序德用只一意一步推深一步一敬而內外無不到也五行在天五事在人天人一體而人之用五事即所以用五行也用一也敬則皇極建不敬則皇極不建而休徵咎徵隨之矣使於五事之用而五行配屬不消于向而用之于何而驗之哉

曾子固曰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爲始者思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人政皆爲民設。因天意不甚重。逐句要挑出政字。意自一至八。歷數其目而序自見。不可入分田制祿。入政唐虞則屬之九官。成周則謂之六典。而在禹則謂之六府三事。治內之政六。而司寇最後。治外之政二。而師居末。蓋養遂則思阜財。財阜則思報本。養之居之教之。而後麗于刑。則刑之可以無憾。邦交之禮不失。諸侯遠人懷之。而後張皇六師。以征不庭。則武不爲黷。傳諸侯遠人作二樣人看。遠人則蕃夷皆在其中。賓諸侯遠人。則上下情通。而德澤不壅。  
尚書華蓋 卷三十二 四十六

兵非得已。天討有罪。故八曰師之政。食與貨謂之農可也。而祀以行禮。賓以待客。師以用兵。與夫三官所掌之事。皆謂之農者何。蓋天之立君。凡以爲民而已。而民之中農以業稼穡。乃人所以生生之本。尤爲重焉。故凡政之所行。建官以准事。行禮以報本。懷柔以通遠。人與師以禁暴亂。何者。而非爲民使之得以安其居。盡其力。足其食。而厚其所。以生哉。故于其中撮一要字而括之曰農。食貨祀豈無后稷秩宗。賓師豈無四門司馬。然言事不言官。司空爲民居。司徒爲民性。司寇爲民禁。然言官不言事。何也。養生事死出于民情。不着官者。聖人急民事之心。至于食不自給。貨不自聚。祀不自明。不得已設官佐之。所重民事。不在設官。禮樂征伐權在天子。不著官者。重在民生。不在遠畧。故五者言事不言官。若民居非上不能奠。民性非上不能復。民禁非上不能嚴。特著官者。見聖人維民之意。即安民而意帝力在寬而教不強。民懷而刑不試。皆由上設官所致。故三者言官不言事。食貨祀賓師指事爲名。三卿舉官爲名。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事爲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各以見義。王荊公謂自食貨至于賓師。莫不有官以治之。而獨曰司徒司空司寇者。言官則以知物之有官。言物則以知官之有物。各句中。有許多政在。

四五紀一日歲二日月三日四日星辰五日曆數。

此演五紀之嚆。五紀以大小相統屬爲次第。紀者紀綱之紀。謂立個法。使有所統紀綱維也。非記載之紀。如歲爲四時之紀。則四時其所統紀矣。語意猶言歲一紀。月一紀。日一紀。星辰一紀。曆數一紀耳。合天之意亦在每紀中見之。重人以法。協天上歲以協天之四時。月以協天之晦朔。日以協天之經度。星辰以協天之經緯。次舍曆數以協天之運氣布象。紀與政對。治曆明時。亦政之一。不列于政。尊天也。歲月星辰雖不指天象言。却是因天運自然立爲此名。指定天之所以示人說。傳序之定之正之推步之者。即

尚書書

卷三十三

四

人之所以協天也。要玩紀字。天運有盈虛進退。七政有留伏逆。五者自相爲統。然歲有差。月有朔。日有經。星辰有見伏。占步有常變。要當紀之。方可定時成歲耳。氣運于天。播爲四時。則以分至啟閉定歲之四時。時無所統。則有歲以紀之。歲。日行天一周也。從今歲冬至到來歲冬至。共三百六十五日零二時五刻。方爲一歲之紀。歲無不統者。故居一月。運于天有晦朔。則以晦朔弦望定月之大小。晦朔無所統。則有月以紀之。月月一日行天十三度而盈。二十

九日過半而一周。天與日一會也。自今月合朔。至來月合朔。共二十九日六時有奇。方爲一月之紀。月紀于歲者。故

居二天示人有日行之經度。以辰昏出決定晝夜短長。自

今日日出。至來日日出。歷十二辰。日繞地一匝也。日者正天與日月之經。日行一日。經一度。故欲正其經度。日統于月者。故居三天示人有星之辨名。辰之辨位。日月之會其星辰可考而知。星辰成象于天。故因其經度次舍而紀之。曰星辰。星二十八宿。衆星爲經。五星爲緯。緯星隨天轉行。經星爲日月所經行。辰者星之次舍。凡星皆有舍。如日月列行會于宿度。從子至亥分周天之度爲十二次也。觀象測候以驗天體。是爲星辰之紀。星辰日月所經行者。故居四歲日月各爲一紀。星辰只一紀者。以星有衆。辰無衆也。

尚書書

卷三十三

四

五日曆數之紀。積辰而爲日。積日而爲月。積月而爲歲。歲月星辰共行各有盈縮進退。連長短之不同。然皆不離于數。故以曆而紀其數。因以是數而推考其行度。以驗其當否。須知曆數是造曆之方。推日月之往來。星辰之動止。可以占步。占其變動。步其常行。以定作曆之數。曆數二字相連讀。曆數雖紀歲月日星之度。然天行有此自然之數。載之于曆也。時說曆數。就人所推測占步看。以天行已該入星辰紀中。若此後屬之天恐漏故也。不知曆謂日月五緯在天所歷之度。數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此指在天自然者言。元會運世皆在曆數中。所謂天之

曆數在爾躬者亦此也。曆數不競是占步。曆之數之則有占步之法。若將曆數二字專屬於人。何以與歲月日星辰並列而為五紀。歲統月。月統日。日月行于星辰。總為天之曆數。曆數統四者。故歲為始。曆數為終。五紀四經一緯。歲月日星辰。經也。曆數占步歲月日時星辰之數。以為曆緯也。五者皆以法而合天。故曰協用。與庶徵相通而不同。彼省。王與卿士師尹庶民之得失。此特主于授時。○四五紀之疇何如。今夫天之示人也。有自然之數。故人之合乎天者。有截然之紀。天有春夏秋冬之四時也。人則序其自春而夏。由秋而冬。以合乎天而紀之。曰一歲。歲無不統。故居一焉。天有晦朔之異候也。人則定其晦為月之終。朔為月之始。以合乎天而紀之。曰一月。月統于歲。故居二焉。天有日行之躔度也。人則自晝而夜為之稽其出沒。正其傳度以合乎天而紀之。曰一日。日統于月。故千次為三。天有象緯之森列。人則別之以經緯。異名之星分之為次。舍十二之辰。以合乎天而紀之。曰星辰。星辰為日月之所經行。故千次為四。天之歲月日星辰。其運行也有常有變。因其變則有占之之法。因其常則有步之之法。而謂之曰曆數。所以統歲月日星辰而成始成終者也。故居五焉。是五紀者皆天之示人而人之合乎天者。人君治曆明時莫要于是。

尚書

卷三十二

五十九

此其所以為教義倫之一法。

注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樂說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然則今曆太歲非此也。歲星為陽。右行于天。太歲為陰。左行于地。十二歲而小周。其妖祥之占。甘氏歲星經其遺象也。疏云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為陽。右行于天。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為一百三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辰而則總有千七百二十八年。十二跳辰而以此而計之。十二歲一小周。謂一年移一辰。故也。千七百二十八年一大周。十二跳辰而故也。歲左行于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數同。此則服虔注春秋龍度天門是也。以歲星本在東方。謂之龍。以辰為天門。故以歲日跳度為龍度天門也。歲星為陽人之所見。太歲為陰人所不覩。既歲星與太歲雖右行左行不同。要行度不異。故舉歲星以表太歲。言歲星與日同次之月。一年之中。惟于一辰之上為法。若元年甲子朔旦冬至日月五星俱赴于牽牛之初。是歲星與日同次之月。十一月斗建子。子有太歲。至後年歲星移向子上。十二月日月會于玄枵。十二月斗建丑。丑有太歲。自此已後皆然。○易氏曰。先鄭以歲為大歲。後鄭謂太歲所在。歲星所居。要之。

尚書

卷三十二

五十九

二者並行初不相悖然春秋所述妖祥之事則皆歲星也。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是謂蛇乘龍梓謹以爲宋鄭必饒則言其所屬禪竈以爲周楚所惡則言其所衝其歲星垂次之所應乎昭三十二年歲在星紀而吳伐越史墨以爲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以歲星十二年而一周存亡之數不過三紀非歲星順次之所應乎此保章氏所以言十有二歲之相相謂有相可觀者也其相有贏縮暈角之變而妖祥應焉豈大歲可以並言哉。○寒暑之更由日行之度異歲氣陽生于子極于午陰生于午極于子朱子曰冬至前四十五日屬今年後四十五日屬明年子時前四刻屬今日後四刻屬明日邵子曰冬至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言一歲之氣終始皆在于子半而冬至之日正當斗柄建于子中是爲一歲首尾故歲之日數由天之度數而定天之度數實由日之行數而見歲有十二會故爲十二月斗有十二建故爲十二辰斗之所建地上辰辰之所會天上次斗與辰合而月建昭然矣春爲陽始則溫少陽數七陰中陽也其氣木自東而西其令生自下而上春言萬物蠢動夏爲陽極則熱老陽數九陽中陽也其氣火自南而北其令長自長而茂夏言萬物盛大秋爲陰始則涼少

陰數八陽中陰也其象金自西而東其令收自上而下秋言萬物收歛冬爲陰極則寒老陰數六陰中陰也其氣水自北而南其令藏自下而閉冬言萬物終藏土爲冲氣不主時分王四季各一十八日以五分而分四季每分各得七十二日以成一歲之數至真要大論曰氣分謂之分氣至謂之至至則氣同分則氣異者是也山四季分爲二十四氣每季各得六氣如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爲春之六氣四季各六由二十四氣分爲七十二候則每氣各得三候如禮記立春節初五日東風解凍爲初候次五日蟄蟲始振爲二候後五日魚陟負冰爲三候候之所以五日者天數五以竟五行之氣也然一歲中又有大六氣以統之者曰風熱暑濕燥寒分司天在泉左右間氣以行客主之令斯天地之氣不息矣。○董仲舒曰天道大數相反之物也不得俱出陰陽是也春出陽而入陰秋出陰而入陽夏右陽而左陰冬右陰而左陽陰出則陽入陽入則陰出陰右則陽左陰左則陽右是故春俱南秋俱北而不同道夏交于前冬交于後而不同理並行而不相亂澆滑而各持分此之謂天之意而何以從事天之道初薄大冬陰陽各從一方來而移于後陰由東方來西陽由西方來東至

于中冬之月相遇北方合而爲一謂之曰至別而相去  
陰適右陽適左者其道順適右者其道逆逆氣左上順  
氣右下故下暖而上寒以此見天之冬右氣而左陽也  
上所右而下所左也冬月盡而陰陽俱南還陽南還出  
于寅陰南還入于戌此陰陽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  
至于中春之月陽在正東陰在正西謂之春分春分者  
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陰日損而隨陽陽日  
益而鴻故爲燒熱初得大夏之月相遇南方合而爲一  
謂之曰至別而相去陽適右陰適左適右山下適左山  
上上暑而下寒以此見天之夏右陽而左陰也上其所  
右下其所左夏月盡而陰陽俱北還陽北還而入于申  
陰北還而入于辰此陰陽之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  
至于中秋之月陽在正西陰在正東謂之秋分秋分者  
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陽日損而隨陰陰日  
益而鴻故至于季秋而始霜至于孟冬而始大寒下雪  
而物咸成大寒而物畢藏天地之功終矣。按二至晝  
長晝短率生于行度曆家行度之難步惟日最難明以  
其度分微忽而行又有冬夏盈縮初末強弱所分至細  
差而同覺王充曰日行天凡十六道考漢史則一以赤  
道度賈逵傳安破之則謂當循黃道石氏以黃道爲氏

尚書章句

周禮疏

卷三十三

尚書章句

周禮疏

卷三十三

房昂畢所經謂不得司日月行度而四回層經度則云  
日五星中行最高行度分緯度則五星皆黃道今則專  
用元郭守敬赤道夫日之麗天運行有冬夏焉有盈縮  
焉冬至後日行南陸夏至後日行北陸冬至以及春分  
春分以及夏至日麗自北陸轉而西而南于盈爲益  
益極而損損至無餘而復縮自夏至以及秋分秋分以  
及冬至日麗自南陸轉而東而北于縮爲益益極而  
損損至無餘而復盈人徒知日行一度一歲周天曾不  
知盈縮損益四序良有弗同者冬至日行一度強出赤  
道二十四度弱自此日執漸北積八十八日九十一分  
當春分前三日交在赤道實行一象限而適乎自後其  
盈日漸損復行九十三日七十一分當夏至之日入赤  
道二十四度弱實行一象限而日行一度弱向之盈分  
盡損而無餘矣自此日執漸南積九十三日七十一分  
當秋分後三日交在赤道實行一象限而復乎自後其  
縮日漸行八十八日九十一分出赤道二十四度弱實  
行一象限復當冬至向之縮分盡損而無餘矣盈初縮  
末俱入十八日而行一象限縮初盈末俱九十三日而  
行一象限步月離即月離于畢之離宿也次也日月本陰質籍日爲  
光其象有晦朔弦望其行有遲疾初末前代泥于宿次

不知其遲疾乃生于行道之有遠近出入耳唐一行考九道委蛇曲折之數得月行疾徐之理曆家以爲入轉一周之日爲遲疾二層各立初末限初爲益末爲損在疾初遲末者其行度率過于平行漸減歷七日適及平行度謂之疾初限自是其疾日損又歷七日向之益者盡損而無餘謂之疾末限自是復行遲度又歷七日適及平行度謂之遲初限自此其遲日損行度漸增又歷七日向之益者亦損而無餘謂之遲末限入轉一周實歷二十七日有奇是謂一交之終劉洪造乾象曆列爲差率以圖遲退損益之數古曆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

尚書筆

卷三十二

五

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凡折爲三百三十六限半之得一百六十八限是爲半周限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其步交會曰天行莫顯于日月之交食而交食之期推步難得其密又加時有早晚食分有淺深推演加時必本于躔離朧朧音條考求食分必原于距交遠近苟太陽入氣盈縮太陰入轉遲疾未得其正則合朔不失于先必失于後是食期之不與實係朔望之有定也蓋日行一度月行十二度有奇言其平行也二十九日而會言其經朔也一晝夜間月行先日十二度有餘歷二十九日復追及日與之同度是謂經朔

即古平朔也古人立法簡而未密止用平朔一大小故日食或在朔二月食或在望之前後漢魏後日食多在晦其弊正以經朔言也張衡考知月行有遲疾分爲九道始作遲疾差宋何承天驗知日行有盈縮推定大小餘始作盈縮差今以盈縮遲疾而損益之作加減差始爲定朔夫定朔立則交會之時日不紊交會準則天運之先後可驗矣其步五星四餘曰五星卽五行之精也行有順有逆有見有伏王朴作欽天曆亦以五星近日而行疾遠日而行遲勢盡而留留久而退曆家立法以金水二星屬陰皆附日而行其近日也而伏遠日也而

尚書筆

卷三十二

六

見五星雖遲留伏逆有晨夕之不同要其終則一五星之精水曰歲星火曰熒惑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實有形之象也而氣宇羅計乃木火土水四星之餘氣惟金堅剛之質太白之象少陰之精故獨無餘氣四餘并七政爲十一曜十一曜之說古未有七政日月水火金木土也而無紫炁星宇羅喉計都然星宇數見于春秋或見太辰或入北斗紫炁則載之史冊與氛侵同占羅喉計都者神首尾也又謂之交初交中之神初小者交會之會也借此以測日月之蝕蓋日之行道周天如環之循月行亦然日月兩環相交一處曰天首一

虞曰天尾計生于天尾故天尾爲計羅生于天首故天首爲羅月行遲速有常度最遲之處卽李也故謂之羅李字六十二年而七周天紫炁生于閏二十八年十閏而紫炁行一周天炁字皆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四餘唐貞元初李弼乾始推十一星行曆而鮑該曹士薦咸業之士薦又作羅計二隱羅立成曆起元和元年至五代王朴著欽天曆且謂神首尾頗行民間五星有四餘雖非其正然交會之間缺此則不能相湊合也歷家言立成卽立春之立成卽成歲之成○定歲之法積四卦餘一日之數而分此一日以加四卦故二至之時祇存絲忽每致疑于絲忽之間又如定日之法日有百刻而一日變爲九百四十畫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故也每月三十日而一氣盈四百一十一畫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畫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畫前後爲臍臍在一畫間故定朔又每疑于一畫之間日月交食唯日食實難定月食分數唯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增損益月小閏虛大月入閏虛而實故八方得見同之張衡靈憲解閏虛謂月光生于日之照魄生于日之蔽故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今當日之衡其大如日日下照者蔽于地也是謂閏虛閏虛逢月月食

值星星亡若日則以爲月所掩而食然日大而月小月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異四時月有九道故旁觀者遠近不同○十二辰次者如星紀析木之類十二次斗杓所指之月十二建日月所會之次十二辰也如子月日月會于星紀乃在牛宿度中丑月日月會于玄枵乃在虛宿度中天地之氣建在子會在建建在丑會在建在寅會在建建在亥會在建在寅十二官相合皆然所以謂之六合○周髀云冬至晝極短日出辰入申照三不覆九夏至晝極長日出寅入戌照九不覆三照三者南三方已午未不覆三者北三方亥子丑隋袁克云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極遠則景長而日短內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極遠日有中道中道者黃道也○按周禮總義每刻分爲六十分正合天元紀大論所謂天以六爲節合遵此數推之則每日百刻總計六千分六千分爲十二時則每時各得五百分又分百刻于十二時則每時各得八刻二十分總計歲有六步二十四氣則每氣得十五日二時五刻十二分半計數得九萬一千三百一十二分半積四氣而成步則每步得六千一百一十四刻一十分計數得三十六萬五千二百五十分卽六微旨大論所謂六十日八十七刻半者是也又積六



步而成歲則每歲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計數得二百一十九萬一千五百分乃為一歲定數○奎二過戌胃四酉畢七從申未非九柳四方繞過午行張十五度歸蛇首軫十過辰辰二卯尾三到寅斗四丑女星二度入子宮危十三兮從亥走○二十八宿史記作二十八舍自房至畢十四宿為陽主晝自昂至心十四宿為陰主夜此經星之不動而分主晝夜者總計一百六十八星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成周天之額數○五運行大論曰所謂戊巳分者奎壁角軫則天地之門戶也夫奎壁臨乾當戊土之位角軫臨巽當巳土之位近甲經亦曰六戌為天門六巳為地戶然曰門曰戶先賢俱未詳及嘗考周天七政躔度則春分二月中日躔壁初以次而南三月入奎婁四月入胃昂畢五月入觜參六月入井鬼七月入柳星張秋分八月中日躔翼末以交于軫循次而北九月入角亢十月入氐房心十一月入尾箕十二月入斗牛正月入女虛危至二月復交春分入奎壁矣是日長時煖萬物之發生皆從奎壁始日短時寒萬物之收藏皆從角軫始故曰春分司啓秋分司閉既司啓閉非門戶而何然自奎壁而南日就陽道故曰天門角軫而北日就陰道故曰地戶如春分日

躔壁初故言奎壁秋分日躔翼末何以不言翼軫而言角軫蓋自角以後十四宿計一百七十三度四分度之一自奎以後十四宿計一百七十二度度有不齊此秋分之所以在翼末而經言角軫者正以翼度將完而角軫正當其令且奎壁角軫為對待之宿而奎壁為西北之交角軫為東南之交故經云奎壁角軫天地之門戶也是以伏羲六十四卦方圓以乾居西北坤居東南正合天門地戶之義凡候之所始即道之所生有不可不通也○晉天文志十二次分野始角亢則以東方蒼龍為首也唐十二次始女虛危則以十二支子為首也其由牛斗以紀星而曰星紀蓋星紀為十二次首牛斗又為二十八舍首也○甘氏云日一星在房之西氐之東日者陽精之宗也為難二足為鳥三足雞在日中而鳥之精為星以司太陽之行度日生于東故于是位焉皆東方宿月一星在昂畢間故昂畢之間為天街黃道之所經也月者陰精之宗為兔四足為蟾蜍三足兔在月中而蟾蜍之精為精以司太陰之行度月生于西故于是位焉皆西方宿日精在氐房月精在昂畢而氐房昂畢乃黃道之所經不得而司之言氐房昂畢不以司日月行度以此觀之則

星不獨爲日精所分而生。惟月亦有分也。○水生申壯子死辰亥子正水之辰。北方水辰星主之。執權治冬七十二日。火生寅壯午死戌巳午正火之辰。南方火辰主之。執衡治夏七十二日。金生巳壯酉死丑申酉正金之辰。西方金太白主之。執矩治秋七十二日。木生亥壯卯死未寅卯正木之辰。東方木歲星主之。執規治春七十二日。土生申壯戌死寅辰戌丑未正土之辰。中央土也。填星主之。執繩治四方七十二日。凡五星東行爲順。西行爲逆。趨舍而前爲盈。退舍而後爲縮。光而明滅不定。曰動。光明出而生鋒。曰芒。芒長四出曰角。長而偏中。

尚書章句

周禮疏

卷三十二

曰彗同舍曰合同宿曰聚。○甘石曆五星法。唯獨熒惑有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史記考訂。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常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薄者氣往過之。蝕則虧毀也。緣入其庫。于日月近爾。庫音庫。說文。中伏舍也。○木星八十三。年而與日合者七十六。火七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三十七。土五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五十七。金水雖隨日。然金水八年而合于日者一百四十五。木星歲行一舍。土星年行一舍。金水一年而周天。火星三年而一周天。歲星近日則遲遠。日則疾。熒惑近日則疾。遠日則遲。鎮星平行。無大遲疾。

金水附日而行。角中間亢南一度。氐中央斗杓第三星。南房中道心北二度。有半。尾北三度。箕北一度。半。牛南一度。女南二度。虛南二度。危南二度。室南二度。壁南二度。半。奎南二度。半。婁南二度。半。胃南二度。昂南一度。畢北二度。觜北二度。參北三度。半。井中。井北五度。鬼南二度。柳北三度。星北三度。張北三度。半。翼北四度。轸北四度。此五星常行之道也。若度數多少不同。便謂失次。失行一度之下。猶輕一度。以上漸重。近南爲早。儀爲兵。近北爲水。○恒星二十八宿也。以其附天體不動。故言純繫乎天。五星實具于地。而氣行乎天。故曰繫乎地。金水二星。金星大水星小。或一在日先。一在日後。歲俱在日。先俱在日後。常附日行。陽感乎陰也。鎮星爲五行根本。故純繫乎地。木乃一歲星。官故曰歲星。填星一居地候。主歲。歲行十二度。百二十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一舍。○按僧一行曰。日月所以著尊卑不易之象。五星所以示政教。從時之義。故日月之失行也微。而少五星之失行也著。而多。失行雖凌犯之故。然因失行而後有合行亦盈縮之類。良以天道不外此二者。蓋不盈固不可以爲縮。然不縮則亦無可以爲盈。猶諸五行生克互根互用。蓋

由相衝犯以致合相制伏以立成也。按朱子曰北辰  
 北極天之樞也辰旁小星謂之極星天圓而動包乎地  
 外故天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左旋不息其極紐則在  
 南北之端焉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  
 隱不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  
 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其旁則經  
 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衆星皆右旋惟北辰不動  
 在北極星之旁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  
 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  
 之樞如輪之轂如磴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乎  
 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  
 距赤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極也皆遠則固不容于不動  
 而不見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  
 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畧刻之或停也今日是  
 與在紫微者皆居其所而爲不動者四則是一天而四  
 柱一輪而四轂一磴而四臍也分寸一移則其輻裂而  
 瓦碎也無自矣若之何而能爲運轉之無窮哉。金履  
 祥曰北極無星故之北辰辰者北極之合也其旁四  
 輔星環之其前直後宮庶子帝星太子也許謙氏  
 曰星屬陽辰屬陰。坐書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一

前書羣籍

周洪範

五十二

名天極一名北辰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  
 耀而極星不移第一星太子也第二星帝座也亦爲太  
 一座第三星庶子也第四星后宮也第五星爲天樞天  
 北辰居所天象最尊是于北極五星爲第一而星家反  
 以爲第五倒置之甚第一星之居所不動者不爲帝座  
 而以第二星爲帝座是異乎孔子所云矣宋中興天文  
 志云天樞紐星在四輔官是爲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  
 寶北極五星初一日帝次二曰后次三曰妃次四曰太  
 子次五曰庶子是知中宮帝星當以孔子所稱北辰爲  
 據然邢氏乃謂衆星共乎北斗者蓋北極之紐星名天  
 樞而北斗第一星亦名天樞又晉志謂北斗爲七政之  
 樞機陰陽之本原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建四時而均  
 五行故邢氏誤以北斗之天樞即北極之天樞耳然不  
 知北斗天樞去北極一十三度半入張宿十度于孔子  
 居所之義何指哉中庸孟子以星與辰並言而儒先皆  
 云天體無星處謂之辰今考星書稱辰不一如北極固  
 名北辰而大火亦謂之火辰五星中之水星又謂之辰  
 星十二支謂之十二辰日月星又謂之三辰五行之時  
 又謂之五辰原其義蓋起於辰巳之辰辰位乃星躔之  
 首歲紀之始也北辰居所爲經星之長水星近輔乎日

前書羣籍

周洪範

五十三

爲行星之長。大火天帝之座爲舍星之長。故三者皆稱辰焉。左傳云日月之會謂之辰。一歲日月十二會。日月所會。始于東方蒼龍角亢之星。角亢始于辰。故以所始者名之。自子丑至戌亥。皆可稱辰。故爲十二辰。日月星至辰而畢見。故稱三辰。素問謂五運起于角軫。角軫辰分也。故五行之特亦稱五辰。書云撫于五辰是也。然則星家豈專以天體無星處爲辰哉。○易氏曰三辰日月斗也。日合于天統。故天神可得而猶其居。月合于地統。故地示可得而猶其居。斗合于人統。故人鬼可得而猶其居。猶即圖也。天神位乎上。其居爲陽。即日合天統之法。而圖之地示位乎下。其居爲陰。即月合地統之法。而圖之人鬼位乎陰陽之間。即斗合人統之法。而圖之。○沈氏曰日月星謂之三辰者。日月星至于辰而畢見。星有三類。一經星。北極爲之長。二舍星。大火爲之長。三行星。辰星爲之長。故皆謂之辰。○日月之會。是謂辰。會者日行遲。月行疾。俱循天度而右行。二十九日過半月行一周。天又前及日而與日會。因謂會處爲辰。則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發。亥十二

會以爲十二辰。辰即子丑寅卯之謂也。十二辰所以紀日月之會處也。鄭以爲星五星也。然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爲候。故傳不以星爲五星也。○朱氏曰左傳曰日月所會。是謂辰。注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爲辰。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元枵。之類是也。然此特在天之位耳。若以地言之。則南面而立。其前後左右。亦有四方。十二辰之位焉。但在地之位一定不易。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鶉火加于地之午位。乃與地合。而得天運之正耳。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周布二十八宿。以著天體。而定四方之位。以天繞地。則一晝一夜。適周一匝。而又起一度。日月五星亦隨天以繞地。而惟日之行。一日一周。無餘無欠。其餘則各有遲速之差焉。然其懸也。固非綴屬而居。其運也。亦非推挽而行。但當其氣之盛處。精神光耀。自然發越。而入各自有次第耳。○唐孔氏曰天以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爲限。每宿各有度數。合成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月右行。循此宿度。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二十九日過半。而月一周。與日會。每于一會。謂之一月。是一歲爲十二月。仍有餘十一日。爲日行天未周。故置閏以充足。若均分天度。以爲十二次。則每次三十度有餘。一次之內。有節氣

中氣次之所管其度多每月之所統其日入月朔參差不及節氣不得在月朔中氣不得在月半故聖人曆數此節氣之度使知氣所在既得氣在之日以爲一歲之曆所以敬授民時王肅云日月星辰所行布而數之所以紀度數是也歲月日星傳皆言紀曆數不言紀者曆數數上四事爲紀所紀非獨一事故傳不得言紀但成彼四事爲紀故通數以爲五耳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通章只皇建其有極一句皇錫民保總爲建極以首節作

尚書

周書

五十七

至下文念受與敷言等皆推衍惟皇錫極之事其會歸與訓行近光等皆推衍庶民于極之事○首節本領全在皇建其有極句須着力說欽時四句皆發明此句皇建在敷錫故敷錫不是庶民觀感自化下文念受而使蓋行與無虛無畏即錫也敷錫亦不是偏錫庶民下文蕩平正直與無偏陂好惡即其敷也惟如是用敷錫所以錫卽爲建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而于汝極焉于汝極于字有力乃向往之于下文曰遵會曰歸卽其于也故錫汝保極以于極見保必不當重保極反輕于極本文兩時字與下兩時人字皆指當日君民說欽錫保俱屬形容借言○皇極雖無數

目亦有名義皇建句分明是解頭一句以衍其義如云所謂五皇極者何謂也言人君之建極也此與一五行下五句同而欽福以下則言君民相與以推建極之義猶五行之有德與味一般欽福乃建極所致敷錫君與民錫保民與君只重敷錫句不說到民錫保極何以謂之敷錫建極者必至此方是能建君民相與止從用敷錫一句起至末並不可干涉皇建其有極句也皇建其有極就當建說不就能建說註云人君當盡人倫之至正指此句今人將皇極作大中解不是以極爲在中之準的則可便訓極爲中則不可皇建其有極不是大建其有中皇字下從王指人君極便是指其身爲天下做個樣子能立人極方謂之皇能世法世則方謂之極極字兼至極標準二義君只造極自然能爲天下準通節合來方成建極非以保極爲建極之效也曰其有極者以其爲固有之理也曰欽福者極建于此而福集于此若有以欽之也欽時五福緊連用敷錫厥庶民一氣說下即建即欽即敷即錫所謂與一世共躋仁壽是也極在中五則欽爲福陽九過亢得則爲福失則爲禍夫極中而已者也過則窮亦若乾上九則亢悔故不曰五極而曰六極五則中中則皇極皇極則欽時五福矣欽五福就五行五事上推究君身使親恭言從視明聽

聽思慮五者得其正則五行得其序以之稽疑則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在庶徵則有休徵而咎徵和氣致祥有仁壽而無鄙夭便是五福欽福本保極以後事即押在此者正明建極二字可包盡皇極一疇之義也五福即所謂嚮用五福者人君欲鼓舞庶民全籍五福故須欽而敷錫之收兩間和氣聚之一腔是之謂欽握造福之權與新民共由之是謂敷錫極有奏會之象所謂三十幅共一轂欽福錫民豈別有福以銀之只取則于此各正其身順理而行使之從極以獲福本文云敷錫不曾云錫福廣開造極之門使智愚賢不肖人人至于極故曰敷帝降之皇覺前書書卷三十二

民歸極至保極處則是既歸于極而守之不失也于字有力以君極為極也極曰保教化既行風俗既定當時之民相與守之易世而不變是君極還賴民以保也保極亦曰錫者重其辭與錫福為對也保者保其有也天下皆鼓舞于汝極之中而汝極自保于不墜非民錫而何錫汝保極者蓋敷錫處民已觀化矣至此觀感既深儀刑既熟則執守之堅持循之固不奪于外誘始焉則君以自治終焉與君以共保也君建極使民知所視法謂之錫善于民可也而謂之錫福極之所在即福之所在民保極謂民之自求多福可也而謂之錫汝保極民皆從化亦君之福有錫則有受民之為善即所以受君之錫也有受則有答民保極極即所以答君之錫也君民相與幾了建極功用○五皇極之疇何如皇之有極天下萬民之所取正也皇自建立其固有之極以為天下先極豈一人之私有哉極之所在即福之所在而以欽集五福于身之道用分布之以與庶民使之同脩吉而無忤凶焉惟時其庶民即于汝所建之極而還與汝以保極之應至此則君民共為一極而所建者始有全功矣

朱子曰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蓋人君以承然

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而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遇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遇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者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絕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大中使夫而內而環觀者莫不于是而取則焉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此而推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之休咎于天考其禍福于人如華喪領豈有一毫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于一終于九而以五居其中洪範九疇所以雖本于五行窮于福極而必以皇極為之主也○郝仲輿曰皇大也君也詩云皇矣上帝子云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莊周所謂無門無旁因達之皇皇是也極至也易曰至哉坤元子云中庸其至矣言極至無以加也極心為中中本無中心自無心故曰大禮云喜怒哀樂未發為中中者大虛自然之名故易有大極極即中中斯大天子為世教名物宗主大建其道無人我無適莫允執厥中以爲民極天下有一民一物吾此道不足以諧其分適其順即不謂之極大公至正自然無私而八方取則如大學絮矩乃能皇建其有極欽崇富貴之福以經世

宰衡敷施此極于庶民惟是庶民皆承風向化于汝極與汝共保此極詩云群黎百姓徧爲爾德太平之化非君一人所能興也皇建極而錫民是君極通于天下也民于極而錫君保極是民極合于一人也所以彞倫攸敘而爲洪範也

唐孔氏曰汝者箕子汝王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貧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弗

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聚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時說謂此節急跌轉上節莫作兩層上言君建極則臣民歸極此言臣民歸極由君建極蓋反覆言之見不可不建極意看來註云重言君不可不建極則何不直說臣民錫保由皇建極而又添淫比字乎大抵臣民之錫保須先絕其悖極之根照下數言遵極而先說偏黨反側等朋比正其悖極之根也今日無朋無比何以得此于臣民哉則惟皇作極耳作比建不同建則植立而已此作主不淫不比說蓋淫比之習每繫人剛腸而不能斷惟皇者作之極有



一段勇猛振刷之力真足破愚起懦故民無滯朋人無比德之若此耳民自然與民爲朋人自然與人同德但爲滯爲比則臣民之不極也所以作臣民之極而使無滯比者惟皇滯比皆兼心與事言在民則曰滯朋在臣則曰比德者何民聚族而居情易溺也臣同官而處勢易投也小人之攀援不過徇名徇利君子或以慷慨太勝欲結賢者之黨雖似正直實出邪枉故曰比德朋比須深看皇極之理至公無私朝無異政國無殊俗耳目既真心志又一縱私心未盡而無朋可合無人可比勢不得不格心問道然其本亦只在皇朋比爲乘廉易蔽之情能附和不能植立原

與臣民附人之象相近極爲強明確立之理可振起不可依回又與王者作人之權相合故朝野膠結不解處皇臨之無不解情識所牽駁不可化處極作之無不化二無字乃誰觸之有又誰導之無有感化不覺之妙惟皇有以救氣習之偏養中和之德而滯比自消則敷錫以極有不保者乎乃建極中一節五夫作字比建字露出精神非大爲率作則不能建樹此極也從作肅作又等來此一節爲下文造就臣民張本

丁奉曰初六有孚其比之本乎孚于六二六四則比而貞孚于九五則比而顯九五以剛中之君而行顯比

之道卦之辭陰皆來比已則六三之比之匪人者亦來比乎堯舜之世四凶亦各自比其凶類耳彼固未嘗不臣于堯舜而堯舜亦未嘗不臣之也

三節造就人才之道皆敷錫中事首節承民無滯朋言惟皇之作民極也以末句爲主人君建此表儀又須知天下有許多各色人必逐一做道理區處之始得蓋皇但作極未即可化民就作極中自多婉曲纔肖天陰陽之心敷錫全在念受處作用念受不是空空念受干又用三德正其事念受錫福全是作興鼓舞精神吃緊處尤在三則字一斯字見纔感即應作之速而應亦速惟皇如此故時人如此上下兩惟字緊相應○造就庶民亦作極中事不是作極了又造就也民之材品不同造就亦異有猷有爲有守是一等人不協不懼又是一等人而康而色即上兩等人之進德者有猷是智足謀事有爲是才足辦事有守是志有所不爲三樣人作一項看蓋中人以上可進于極者雖不協于善亦不懼于惡的人合作一項看蓋中人之資亦可導而之極者上材常少中材常多故造就之方不可執一三有字見不必兼有有一于此皆可造就意不協不懼申略義不懼邊都就好邊看才氣有餘者涵養不足此難在督成故須念善惡未分者習性易移此難在並蓄故須

受念受連下言于有微爲守者固念之勞來振德時加提  
撕只在君之念頭上做工夫精神無息不與之貫就是不  
協不罹者亦受之取一不貴二與新不計舊使不覺苦難  
而漸入久之受亦念矣前後皆曰汝則中曰皇則者何不  
協不罹一項人最難矣人情便覺有不樂與之意非大心  
以容衆者不能受也故愛用皇則字必本惟皇建極以念  
受乃有觀法而從入舉此二等見天下無智愚賢不肖無  
不可引之極念受俱有錫福意了但只得其大槩故必于  
進德之色言察其所安則福可錫矣康色攸好即上二項  
人感念受之恩而進善非便是歸極但可說進善之徵而

尚書書

周洪範  
卷三十二

李

康句是進善之徵于色不以濡朋敗度于攸句是進善之  
徵于言不以濡朋奪志又須知不但見于外者有安和之  
色而且曰于所好者惟德色言一連說而字緊帶下論極  
亦只一種太和真體乃此種太和燁燁神宇間便與浮飭  
不同及叩其心所自信固舍德無好自是真正潛修他既  
從念受後幸有化機迎之必不可不速福有所謂康寧者  
今其色竊庶幾矣福有所謂攸好德者今其言竊有志矣  
于建極中及之見非此不足致福皇極之精豈在聲色而  
表裏合一身心洞然色言即心涵泳沾濡略無勉赴之態  
所以一激便與極一雖修善獲罪小民原有應得之分數

然所造至此豈因實爲進但王者此時無可容力只好微  
示激勸汝則錫之土田爵祿使益鼓舞而不能已特人非  
復猷爲捺守不罹不協之分也亦非僅和安色好德言之  
別也斯其惟皇之極真與之爲一矣上錫福謂五福蓋福  
之全體此錫福與下錫福則指祿位等乃福之一端耳非  
念受了又有所謂福蓋祿一也以此爲勸善之資則曰福  
以此爲能善之報則曰福故徧而布之曰敷錫專而與之  
曰錫福從造極得來則極中所原自有之福福即極也不  
重在福重在汝錫上是念受之深致意處末句着力語斯  
字重火到丹成一點便化得之念受爲多不可反歸重錫

尚書書

周洪範  
卷三十二

李

福謂之惟有皇之極而已無他岐也大凡斯民欲其滿已  
之分量易欲其滿君之分量難故曰汝極曰錫汝極在皇  
而時人保之皇之外猶有時人也至此則時人一皇極也  
斯其爲皇之極而已時人承上二等入斯字即殺斯來斯  
字有感化不能自己意當知欲福錫福都一般五福本天  
而爵賞亦謂之福者天有爵天君能生殺天有貧賤富貴  
君能于奪廢置此相厭若而義倫敘道在君也  
蘇子瞻曰皇極之道大矣無所不受無所不可苟非濡  
朋比德自棄于邪者皆可受而成就之與作極也大哉  
皇極之道非人人其孰能行之嗚呼此固碌碌者之所

大矣也。歎不協于極而受之自言好德而信之。必有歎  
我而敗事者矣。然得者必多。失者必少。唐武氏之無道  
也。獨于進人無所留難。非徒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材。  
其後開元賢臣致刑措者。皆武氏所收也。德宗好察而  
多忌。士無賢愚。皆不得進。國空無人。以致奉天之禍。故  
陸贄有言。武后以易得人。而陛下以稍失士。至哉斯言  
也。昔常袞爲相。艱于進人。賢愚同滯。及崔祐甫代之。未  
暮。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共曰。非親舊。莫由知之。若祐  
甫與贄。真可與論皇極者也。

尚書書

卷三十一

朱子

無虛飾承上起下之詞。見上之所謂庶民下之所謂人者。  
就臣民中指甚者。無字貫下。重造就。不可偏納臣民于極  
意于民之至微者。有善而不念受錫福。便是虛而濫朋起  
矣。故戒其無虛爲上章結也。于臣之尊顯者。無好德而錫  
之福。便是畏而比德典矣。故戒其無畏爲下章起也。民何  
笑。獨一以極體體之。便得榮何笑。得偶何獨。且建極之皇  
寧有虛視者。但微有懈視。民極之心。便爲虛。亦便有個笑。  
獨了人何高明。一以極體體之。便高愈若卑。明愈若闇。且  
建極之皇亦寧有畏視者。但微有寬造。臣極之心。便爲畏。  
亦便有個高明。了虛畏俱宜細看。笑獨高明不可虛畏。則  
非如是者。可知虛字照笑。獨生非必殘忍也。畏字照高明。

生非必惡也。笑獨有不善亦當戒。然此地不善難于自  
掩。而善難于自見。高明有善自當錄。然此地不難于善之  
自見。而難于不善之莫掩。虛心便是畏心。用一而字須直  
下側重下句。于臣之負貴者。抑而退之。照下節于臣之負  
才者。引而進之。脉絡隱隱相連。

此承人無比德言。惟皇之作臣極也。大約上節都正說。此  
節則正反兼說。其人之有能五句正說也。汝弗能五句反  
說也。以使與弗能使對。看重一使字。使羞其行。即好子而  
家。即上攸好德。弗能使于而家。即不能羞行。即下無好德。  
此反上再一申說。見皇不敷錫。則時人之于咎亦甚速。必

尚書書

卷三十一

朱子

不可畏高明致有比德也。斯其辜。斯其極。語意亦聚應。正  
人二句推論邦昌于其三句推論斯辜。而邦而家而指君  
言。通節以使羞其行句爲主。使羞使字須兼下福與不用  
咎兩意說。更重不用咎邊。蓋于其無好德三句。正與畏高  
明相應也。○有能有爲。總是一種人。作已成材看。有能者  
必有爲也。以見于政事言。比庶民之猷爲守不同。行是德  
行之行。蓋有才無行。則特才妄作爲國之害大矣。故必使  
羞其行。時諒云。舉能爲而其行可知。羞者進其所未至。只  
能者益進于能爲者。益進于爲耳。必云有才者不必有德。  
故必使進其行。豈能爲盡小人之才乎。須知此句照上有

獸有爲有守不協不罹看當云有能爲之才而不依皇極以爲用則但謂之才而不謂之行即此能爲之才而與皇極相配以出則謂之進其行而即謂之才進于行是進于皇之極也使蓋其行二句只是論有能爲者不可不使之蓋行意使字莫要着力講昌者國有人而實也就輔君建極導民保極上看即升于大猷之謂人皆蓋行即是邦國昌明不必落下一層作效說凡厥正人以下正申明蓋行意使蓋其行非一端而已不是局定富在教前只論造就大機曰既富方穀亦所以進其行也正人即有能爲爲在官之人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獸爲之輩似不藉此不知皇者貴善無窮之心以爲欲盡絕其私圖而純心于善則非富不可者要知群臣皆有常祿此云既富亦即中庸重祿之謂富居福之一錫之富即錫之福故下文承出汝雖錫之福來既富則俯仰無累正是使有好于家處方可用其責善所謂使蓋其行然亦須本建極來穀是協于極責善非督責也亦使自得意曰既富方穀似未富不可責善矣乃又戒無好德之福可見既富俱是好德之人弗能使正反照上一使字使之蓋行君之責也故連下二使字好于而家對邦昌說治國先家則蓋行當自齊家始父子兄弟親親長長相好無違從德中來不但俯仰無

累已也註廉祿不繼等貼在弗能使內北山大夫所謂室人交徧請我也高好字一層好于而家好字即做好德好字所謂修于家也修于家然後可以用于世弗能使好于而家便爲比德將日陷于罪戾矣故曰時人斯其辜雖時人之輩亦吾待士之未至也事字對蓋字看做好德決能好于而家不好于而家便是無好德觀于其二字緊接上文自見末二句亦造就微推一予一不予人心勸懲于此在所謂能使枉者直也無好德而錫之福亦是以富責其善但不能使之蓋行就是汝用咎矣要重祿必當及好德以足既富方穀意此節不可泥富字教錫臣民俱要之好德不好不足以爲極苦難勉強終與極二民不言富而臣言富者民不難養而易忽于教故重在念愛臣不難教而易忽于養故重在既富要之錫福民亦未始不富也方穀臣亦未始不教也此正是維皇造就之無門處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教言是彙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教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以皇極之理教行爲言以訓臣民正教錫中事而保極即

在會歸之後大抵皇建其有極一語爲君之職六王字即指皇極之君義路道即指皇極互辭協韻乃教臣民歌詠之以求合于君極也只用全文教他方得音韻相協意義重復之旨無偏無陂六句是有工夫的話蓋人作爲悉根之心須在心上着力去其好惡偏陂之私而一遵那王義道路則心無私而事亦可以無私了故又告以無偏無黨六句此就不着力了故止說王道是如此耳至于臣民不當恃王道意向在言外傳即指蕩蕩平平正直爲歸極是徑將言外意作正意與上文對待整齊說耳不可泥此遂把蕩平正直指臣民說數無字皆戒之之詞數遵字王道字皆訓之之詞一戒一訓反覆數衍以致其意未曾說出極字首六句淺些故以遵義道路引之使知所會次六句深些故只以蕩成王道揭而示之使知所歸會其有極二句亦歸重在會極上着工夫會時難而歸時便無難矣會極歸極不重極字只重其有二字蓋極字已有在義路道中惟上說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則似強民所無者故此二句雖是結語其實揭出其有二字以令民易從意其字正對王字有字即前建其有極有字○不曰皇而曰王者箕子時語也玩偏阮好惡偏黨反側只是一中字雖謂建極即建中亦可蓋五是中央之數耳偏陂好惡偏黨反側

只反皇極看舊各以下何推說翻轉上句覺贅偏陂好惡雖屬心偏黨反側雖屬事然未有心私而不見于事者亦未有事私而不生于心者總之所謂濫用比德也王義王道王路亦無偏無陂無作好惡便是非無偏陂外又有王義王道王路也王義道路上着個遵字教他循向上去皆于心上用功蕩蕩平平正直只順文說若曰一王道之蕩平正直也有幾動意此時嚮往已定故直指本體不必督之使遵矣要知王義王路皆王道也蕩蕩正直者之廣遠也平平正直者之坦夷也蕩平總以形容正直故終之曰王道正直無偏無陂要就心裏洗滌念頭上有一毫倚着便是偏有一毫不坦夷便是陂義本大中至正者故欲其無偏陂遵字雖就心裏說亦有行意不行不足爲遵好惡原該有的只多了作字好惡各有當然之路略加一分意思便非本來面目矣道即是路變文叶韻時說謂事物當然曰道天下共由曰路則好惡豈二物耶至云道路即入君倫理之極所好遵之而惟王道之是好所惡遵之而惟王道之是惡良是但不可以道路爲公好公惡而民之好惡期以合之耳前遵字泛以念慮言中遵字以所好言後遵字以所惡言要認偏不中黨不公反側皆以不正言反如物之有正反側如位之有正側正反猶是面背而者爲

常背則反常故訓反爲倍常偏之與側偏不中側不正中如中間對四傍正如四正對四隅中則必正正不必中也總之一王道也蕩蕩以包含無外言平平以坦夷無奇言正直以經德不曰言上言遵而下直言王道者上但勉其心之常向乎極而下直欲其身之與極爲一也王道不可加一遵字亦不可補在各句下蓋此時心已向慕但直指皇極本體如此並不消一毫督率連遵字亦用不着矣註皇極之所由行行非用也心之流行也皇極正大之體乃體段之體凡事從心上發出到事爲上自有規模體段正在用上說凡已私生于心所謂有心悖理之惡故上段言

中庸章句  
卷三十三  
七十一

遵凡已私見于事所謂無心失理之過故下段不言遵心字照前秉義意事字照前人倫意夫有偏陂好惡之心則有偏黨反側之事而上屬會極下屬歸極若有淺深之分何也王之義與道路即其蕩平正直者也特反覆協韻言之即所謂有極也此二句雖是結語反指上文說到皇極去言即此便是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也遵義遵道遵路曰會極者心之私難克去乎心之私但知所向往耳故曰合而來蕩蕩平平正直曰歸極者事之私易克由行事合着道極是全與極爲一矣故曰來而至必有者復還其舍方謂之歸必歸者若守其宅方謂之有會者路途相會歸者

歸根復命會極上有恍然悠然意所謂好德也會極便須歸極連說下人心一真耳萬念分岐而不得合會悟則屏萬營而獨聚一真若期而赴之而聚精不已忽而親詣其域則非有涯際可以底止但覺心精來復不殊于相協之初而已然亦是王者心期如此若論臣民會歸豈真能與王爲一故下但言近光敷言與念受錫福同時不分先後

○王者于天下既作極錫福矣而造就鼓舞之機不倦于是敷衍爲文使人吟咏而得其性情已私生于心則不知皇極所由行已私見于事則不知皇極正大之體無偏無陂偏陂作爲好惡原非其固有則因其本無而無之王義

中庸章句  
卷三十三  
七十二

關爲道路原非其本無則因其本有而遵之衆人作之爲好惡王者出之爲道路在日用間一透照耳心固無私而惟及去其事之私方能與極爲一無偏而不中無黨而不公偏黨何其不浩蕩也王道固蕩蕩無黨而衆護其偏無偏而專徇其黨夫黨偏何其不坦平也王道固平平無偏黨之甚如東西之易面而爲反無偏黨之窮如岐正之殊途而爲側夫反側何其不正直也王道固是正直言之不足又申之曰勿以王義王道王路偏認爲王者之極乃則汝固有之極必去心之偏陂好惡與極會乎抑亦并去其偏黨反側而以極爲歸乎以此勸勉臣民宜其感悟也

此音秘古文作頗唐玄宗以此句韻獨不協則易易  
其無干不從釋文破字亦有頗音遂下詔改無頗為無  
通用但須改音不必改字

以曰字更端別上是敷言此是贊詞贊敷言之妙不是感  
動武王正提前武王問辭以暢相協攸敘之音見敷言有  
如此之妙所以感人深而入之易也歸重天字上乃見其  
妙天錫洪範九疇彝倫攸敘然九疇以皇極為王正所以  
敘是彝倫者故點是彝是訓句曰歸極是臣民一君也曰  
于帝是君一天也各舉極至言所謂建極也○敷言者敷  
錫之言也敷錫庶民全賴此言敷布故照前下一敷字而  
釋以敷衍者正為理無窮而言不一覆而不厭多而不煩  
尚書華篇 卷三十二 訓典 主南

也藝訓不平藝即藝倫訓即敷言與帝訓訓字一例傳大  
字不可增入于字與前于汝極于字一般緊緊在上者于  
帝其訓而非自為訓在下者于汝極而非自為極非口代  
天言之謂于帝其訓還是進一步說盡上言藝而未及其  
出乎天言訓而未及其純乎天故各自開說見疊言以贊  
之不必相承也大意云皇極之敷言非強民以是藝常之  
理為是敷言之訓而豈王者自為訓哉惟天陰陽下民茲  
之敷言正于帝所陰陽者立其訓耳雖已落視聞聲臭而  
實即不視聞無聲臭者言即帝言這是而指敷言之理  
原本于天惟尋出皇極根苗想開陰陽之妙便見此理是

人人同有須要會歸意而人其可以不遵乎哉故下  
庶民是訓是行云云

此舉敷言之感化致庶民行天子敷言而頌答也正申結  
建極君民相與之妙○通節俱着力話天子造就所及者  
有限敷言所感者無窮方盡敷錫的意思緊承言字訓字  
來故曰是訓是行二是字指敷言說猶言即是訓而實見  
之行也勿作誦解申瑤泉曰是訓是行串說蓋理易從而  
言易入故諷詠而踐履之也看來行本敷言則是訓全脫  
諷詠意不得上歸訓于帝此約訓于行相協之妙正在此  
以字緊頂是行一氣接下煞有工夫傳言則可以三字非  
尚書華篇 卷三十二 訓典 主五

口氣訓行在是近乃在光只從言上服習自有以會其不  
言之秘耳天子之光即指王義王道王路蕩乎正直說不  
曰德曰光就其接民者言如日光火光可望不可捉故不  
言歸而言近歸之漸也君則是彝而是訓民則是訓而是  
行訓者固望其歸行者亦期于近極體中完自有一種精  
光旁皇映射乃民于天子原一脉相親呼吸共貫何啻相  
近祗緣私意橫即間闊極則今亦自有個近法近字宜味  
惟蒸蒸向赴之妙正在此依稀欲令之間特不行則遠行  
則自近說近光分明是赤子之依父母了故庶落民一曰  
字以天子父母王頌之重作民父母上天子二字略斷言



天子向只知其爲天下王。今敷言以感動百姓。即父母義方之訓。不過是豈徒君長我而稱天下王哉。殆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乎。此都從訓行真積上覺。來看來思育君長。迺看。皆就敷言說。父母指敷言之心。天下王指敷言之體。提點引按。又諄復叮嚀。惟恐我民不趨于極。趨而不與極。一也。試深釋于言真覺有本來同具于一體。隱隱痛腸。不能自己。其周懋考民之父母也。然深味之又辭嚴義正意。婉體方制。邪思嚴如指畫。引周行。畫如指掌。真王道之紀綱也。作爲子緊相應。天子稱其名。作民父母。稱其德。蓋元后本以作民父母教養一世之天下。惟父母之道不盡。遂

無以繫民心而爲天下往耳。天下未有父母在而子不往者。王字應敷言中。六王字照建極言本會歸二字來。王者往也。若王不作極。聽天下臣民。比是臣民之不會歸。臣民之不往極也。仍王之不建極也。故天下王三字。須照建極通。匪方是肯。蓋敷言者。敷錫此極。此福與民同也。天子欲與民爲一而非二也。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則民無不

會歸此極矣。會歸此極。便是于汝極。于汝極則民與天子亦合。一而無二矣。所謂錫汝保極者。蓋如此。

郝仲興曰。無偏以下十四語。反覆詠詠。使人深思自得。所謂皇極之敷言也。偏不中也。陂不平也。不中不平。非

皇極也有心而愛。是謂作好。有心而憎。是謂作惡。有心非皇極也。有偏黨則崖異而不蕩平。有反側則機變而不正直。皆非皇極也。六者盡無。廓然大公。洞然太虛。天子懋建中和。而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朱元晦謂皇不可訓。大極不可訓。中不謹乎至微。而務爲寬廣。其弊必墮于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是非顛倒。賢否賢亂。而禍敗隨之。故其訓中曰。無過不及。夫六經論道。天地聖人之事也。今指衰世庸主之弊。而虛皇極之太廣。是物有疵癘。而責天地俯就也。皇極毀五位中。純體即中。何過不及之足言。執中無中。用中無中。可以中爲一物。于無過不及之間求也。以無過不及訓字。則遺左右以無過不及。論道則規規然于莫也。陰陽不測之謂神。神者中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者中也。子思云。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中者天下之大本。賢智愚不肖之間。擬議。舉微之迹。非所以求中也。是以皇極不言中。皇極即中。中無言也。孟子謂天下之言性故而已。性無可言。言則皆故。有意用中。非中有中。可用亦非中。皇極以數則五以疇。則入者之心。心即中也。入者敘而中在。如土旺四時。四時行而土在也。故中者天道不言之則。聖人無心之矩如之何。拘拘于過不及之間求也。漢唐之主優

柔姑息不知三德何物而妄言皇極憂寬大之為累是未立求行也以無過不及言三德則可以言皇極是以管闕天也以道言則易有大極是也以君言則大哉堯之為君是也是謂皇極無過不及不足言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發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皇極居其所無為而其張弛在三德是故次皇極而六位居西北乾方與五事居坤方所以配至德也通章以納民

尚書

卷三十一

七

乎極意為主建用又用一套事未有建而不又者故上論王道以正直為歸此論治道以正直為本克有正用有反用總之剛鎔變化使各歸于正直耳正直剛柔雖三德實同時並用此即作極敷錫念受等事也人主為民敘彞倫勢不能不用威福故建極之君威福即其德威福皆剛柔之作用故註亦挈下威福解剛柔強勿友四句即王者因時制宜隨俗應變之權不待下節乃始為權也下惟辟非以君尊言乃以立本言惟之一字猶云獨建極之君能然觀趣時在立本之後可知頗僻僭忒即前淫朋比德正直高明俱係建極中語則惟辟指建極之惟皇何疑何必于

德外覓權蓋王者之福雖與天下共而獨用威用之權非與天下共操者言極建故威福王食一于上大權所在即三德所在末節即不能建極之害凶家害國無所克故也箕子演又用三德而又及此二節非三德中事而實所以

又用中事○三德是王者一人之德視世而為之于政教之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上見之蓋皇極立本而此其作用用者因乎時者也一曰三句列三德之目平康五句別三德之用正直王道也何謂德王道本于天德也正直彷彿皇極但自君身作用未離執守故曰德德本止一正直而運之于治又有剛克柔克之用剛柔無非從正直出無非

尚書

卷三十一

七

欲人返于正直之意三德全在時又上見故曰又用三德正直待人聖人本心剛柔治人非聖人得已然剛陽而柔陰扶陽抑陰君德以剛為主故一曰二曰三曰其序如此正直剛克柔克並列為三者為天下君不能因時應變以納之極德未全也然須知三段泛言治天下之德不可乾用因時應變以下五句方可言之正直無事可見剛柔皆有所事故曰克剛克柔克都要貼德字不貼德字則剛為用壯柔為委靡未見其克也天下以習稟聖人以德而政教剛柔德之用耳平康時平而安康也就臣民歸極上見正直就君建極上見是上下同歸于極的景象若以無為

爲正直則剛克柔克豈邪曲乎。正直對剛柔而生。剛柔則偏向一邊去。正則不偏矣。剛柔則有委曲遷就意。直則不曲矣。傳既云無事矯拂。則亦必有所爲。特不矯拂耳。又云無爲而治。蓋卽以不矯拂爲無爲也。時說都悞看了。堯舜之世率又柴蕢敷教在寬。豈以剛柔不用乃爲正直。只是他剛處卽柔。柔處卽剛。無所事克則自行自在。不消委曲婉轉。豈不正直乎。康就是正直如驅弗友等。便不平不康。須有補偏救敝陰施陽設之功。如何得正直。要之委婉得來亦成其爲正直也。剛柔雖分配二三。其實剛處未嘗無柔。柔處未嘗無剛。特稍勝耳。正直之用一經也。剛柔之用四權也。四權中其二政以治之。其二教之自治也。克者不但以我政教制彼習俗氣稟。必政教行而彼果爲我所化也。造化之德雖以相生爲美。亦以相克爲奇。故五行皆克象。君德亦有克機。政因俗而異施。若習俗之偏于剛如強弗友能進于極而弗欲者。則用剛克而奪之以威。以剛遇剛兩相觸而鋒易挫。不然便以姑息養姦矣。習俗之偏于柔如變友欲進于極而不能者。則用柔克而予之以福。以柔遇柔。則兩相容而氣易奪。不然便以煩苛挫志矣。教隨偏而相濟。有氣稟不及于極而沉潛潛退者。則揚以進之。王剛克柔有氣稟過乎極而高亢明爽者。則抑以退之。主

柔克剛。要知強變非病。病各在下一字。蓋強者屬剛。強則宜友而弗友。則剛一于剛。變者屬柔。變宜弗友而反友。則柔一于柔。以剛克剛。以柔克柔。是從治。辟如寒極始成爲冬。暑極始成爲夏。故治云從也。周公之謹。是強勿友剛克。君陳之和。是變友柔克。若沉潛高明原是美質。但沉潛者或不足于剛。高明者或不足于柔。故須以我有餘濟彼不足。以剛克柔。以柔克剛。是對治。辟如寒極而煦以春。暑極而凄以秋。故治言對也。求也退而進之。是沉潛剛克。由兼人而退之。是高明柔克。本文六克字。總之只一又字。全以正直相權。有于正直體微加一意見爲用剛以克微。平一意見爲用柔以克然。柔曰克。則柔非優柔。柔亦仍是一剛。蓋乾剛因君德也。但隨時應變。就中有如是者。則以是治之。非舉世皆然也。須知強變沉潛高明。詎雖訓貼剛柔。迥非經文又用之剛柔。故以剛克剛。以柔克柔等云。特因其類之似。傳舉以剛柔訓貼耳。其實剛克柔克之德。與強變沉潛高明之帶習氣言者。其剛柔不可混爲一也。以政言之。強者御之以剛。弱者撫之以柔。此于五行屬太剛。太柔也。以教言之。高者抑之使柔。卑者振之使剛。此于五行屬少剛。少柔也。正直則中德也。雖曰三德而五在其中。禮家以一爲三。以三爲五。以五爲九。其理出此。蓋一本不

動而二自爲四四自爲八故爲之九八卦九疇其義一也  
唐孔氏曰中庸云博厚配地高明配天高而明者惟有天耳知高明謂天也以此高明是天故上傳沉潜謂地也文五年左傳云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是言天亦有柔德不干四時之序也

上言應變之治有三此言操治之權惟一只與上節平層看蓋又用三德者自然操縱由已變通惟時也辟字重看跟德字來威福土食是三大柄節祿慶賞福也五刑九伐威也九州貢獻玉食也惟辟爲皇極之君乃歛福以敷錫于上者得以作之享之福加而人勸德威加而人畏德玉

尚書筆簫

周洪範

卷三十二

八十二

食奉而人享德惟辟作福作威是卽惟皇作極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益見惟辟出有必不可稍開其端意都是正直之德實運用處權操于極合而家而國以成一人之尊三德所施自然必尊必信若德不足以服衆必致權出多門觀望眩惑卽有正直剛柔而人心何所尊信乎故宮家凶國指習氣無所變化言臣無有臣之有二有字重不必攘權弄政但君所爲未當而待臣下匡政輔翼皆是非必如後世篡亂也三惟字深看方見臣無有旬及下臣之有節特以足上三惟字意耳不重戒臣不可上儻只是戒辟之權不可下移須急喚轉權字于惟作玉字上見惟君

尚書筆簫

周洪範

卷三十二

八十三

章取義非經旨  
皇之不極政出多門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則三德亡矣凶家害國無所克故也下面臣越禮民犯分皆凶害也風化至此極于何有皆由皇之不極不能又用三德故○臣之有作福作威如利勢之所在人思竊之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有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者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有假其愛以濟私憑其憎以復怨者臣之有玉食則如祿去公室之類臣指諸侯大夫有字正對上節無字有處便是凶害威福玉食自天子出則家不異政國不殊俗自諸侯大夫出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亦必然之勢

也。害不在家，即害于而之家，凶不在國，即凶于而之國。患字重在君身上，而汝也對武王言大夫諸侯之國皆君之所與，故云而家而國。蓋天下之臣皆王臣，天下之民皆王民，今凶害國家而變壞民俗，非君之患乎？人用側頗辟，二句玩誼，固字人用句只傳首句而言，人用人字緊頂作福作威之臣說，末二句正中明其所以爲凶害處。上二句且虛說，過文云所以害家凶國者何也，蓋臣既作威福王食有位之人，固用反側頗辟而不安其分，既不止于此德如此，則小民亦有僭踰愆忒而不守其常，又豈止于淫朋而已哉？以權臣而招橫民，即臣莫知其所終而國亦隨之。

尚書華簪

周洪範  
卷三十一

全四

矣。豈不害家凶國乎？兩用字照又用字說，君不用三德，則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惟君不用，故臣民進而操其用也。又用必本建極，不建必不能又用，時說人用二句進一層說，謂用字猶因字意，大臣法然後小臣廉，上有道揆然後下有法守也。今大夫諸侯既如此，則在位之小臣及在下之小民皆化之也。然如一直說下，則既已害于家凶于國矣，人與民始効而用之耶？既說了害家凶國，又說人頗辟民僭忒，事居禍後，殊無次序。惟辟二節小註凡三說，首說遺權比三德高一層，次說是從三德內抽出言之，俱不如末說爲妥。蓋宜正直而正直，宜剛柔而剛柔，這正是權

柄自我操攬而臣下不得于與，此下二節皆從上文見出，故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通章在從二人之言，截上是詳稽疑之法，下是著稽疑之要。七稽疑三節首節重卜筮而重其入上，曰兩二節特別卜筮之體，至第三節方言人用龜著，若五節首尾皆重任人，但各是一意。前重卜筮之事，則擇其入也有公而無私，下推卜筮之用，則聽其入也在同而不獨，何前言擇建後止言立立即建也。言立而擇在其中矣。此特開開敘之，直至人疑節方說今日之稽疑，汝則有大疑，照疑字謀及乃

尚書華簪

周洪範  
卷三十二

全五

心至謀及卜筮，照稽字汝則從以下，是卜筮斷法亦稽字中意。稽疑以卜筮爲主，著龜所以紹天明，故明用以稽疑也。疑在天下不在人主，人主無疑又何用稽？易曰著龜以前民用，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此稽疑一疇宗旨。○王者考正疑事當選擇德合陰陽五行知卜筮者見非人不命，重所事也。故須簡擇于先，既得其人，斯建立爲卜筮之官，以專掌其事。卜筮必命此人不使不立者占也。命卜筮意輕帶言，必是人而日後乃可命之也。重擇字建立二字輕建亦立也，復言之耳。此俱在未疑之先，平時君之心精先與卜筮通矣。

若至臨時豈可猝格乎惟建極之主能之

太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士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莖士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朱子曰龜歲久則靈著生百年一本百莖亦物之神靈者卜筮實問鬼神以著龜神靈之物故假之以驗其卦兆卜法以明火焚柴灼龜爲兆筮法以四十九著分卦揲扚凡十有八變而成卦

日雨曰霽日蒙曰暝日克○日貞曰悔

南書華纂

周洪範  
卷三十一

六

雨節雖各註云此卜兆此占卦却未可露出只宜混混別說有此兆有此體以占二卜下文自有分解在也吉凶視兆之類不類然亦未說到用上卜兆之體取象五行謂之兆者天機不容輕洩但寓機于有無間在獨悟于吉凶外全主理言五兆不言一曰二曰者五行之理惟龜所遇無先後也邦事作龜其命有八祇高揚火其兆有四經兆之經百有二十兆體之類千有二百究其實不過明暗連斷與交勝五者耳蓋即所食之墨變化以形觀所折之文象數以見其壘壘音問折形狀有五種是卜兆之常法也霽雨止也霽似雨止則雨似雨下鄭玄云霽如雨止者雲在

上也霽近蒙象是陰開天氣下地不應鬱鬱冥冥也故以雲爲兆驛孔傳云氣落驛不連屬則希疎之意蔡作絡字則常云絡釋不絕矣雨霽既相對則蒙驛亦相對故驛爲落驛氣不連屬則蒙爲氣連克謂兆相侵入蓋兆爲二折其折相交也五兆無一定之吉凶但觀事與兆所值何如如宜雨而雨之兆應則吉否則凶餘倣此日雨霽蒙驛克猶疑是摹擬之詞按雨只是潤霽只是明蒙只是暗驛如驛迥然非不屬也卜之兆中間有疊碗相接者是已克者左交而至右下墨而環上也見古卜書

按五兆見于洪範日雨曰霽日蒙曰暝日克五行各有

南書華纂

周洪範  
卷三十一

七

其體故以其體求之三兆者墨折墨之兆廣圻之兆微廣則吉微則晦也五兆五行之體五兆之體色曲爲水銳爲火直爲木圓爲金橫爲土是爲五體謂之色者不可以五體求也如雨者爲水如霽者爲火如蒙者爲木如驛者爲金如克者爲土雨霽易知也蒙者如明而不昧驛者聯屬而不斷克者大小相攻伐驛爲吉蒙爲不顯雨爲不舒克爲不勝然事相宜者有吉道存焉○四兆者開方之四象以四象而兼五行之十十四體靜達日之干爲動經兆百有二十者何曰四體各具其玉兆五兆之開方各當乎六十五其六爲三十故合之爲

百有二十頌辭千有二百者何曰經兆之遇日各當乎  
十千三乘其十為三百故合之為千有二百四體開兆  
為四方以五兆應三兆而六分之五六乘為三十合四  
方乘之故百有二十此經兆也其頌千有二百以四方  
各三十兆各直其日之六十合為三百又四乘其三百  
則千有二百之頌數也○季氏曰龜有十二兆又乘之  
以十千如甲乙丙丁之屬又乘之以十事如君臣父子  
夫婦昆弟朋友之屬則為千二百未知然否○古者卜  
龜史先定墨以其墨定于龜甲龜甲直文即足也各有  
位凡占即以所占事定之千位上下左右陰陽即○

尚書筆簪

周洪範  
卷三十二

今本

是也所謂圻也鄭氏謂上仰下俯左倪右倪陰後弁陽  
前弁凡十二位劉氏又曰分十二位去其上下不可以  
為兆可開為樵者左右各四故曰四兆竊謂直文即太  
極在其上下亦本為兆未嘗不用特以大貞大卜君大  
祭祀則于此定墨其左右各四兆則以四時分配凡小  
貞小事皆用之也此必古有法令不可詳權依諸儒之  
說如此○周禮太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  
脩前期十日師執事而十日肆師佐大宗伯嘗之日涖  
卜來歲之芟徧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  
之稼○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

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以邦事  
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典四曰謀五曰果六  
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  
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殺政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  
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凡卜事祇高揚火  
以作龜致其墨○龜人掌六龜之屬天龜曰靈屬地龜  
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繻屬南龜曰玃屬北龜曰  
若屬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時攻龜  
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春燂龜若有祭事則奉  
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

尚書筆簪

周洪範  
卷三十二

今本

色史占墨卜人占圻○王氏曰以龜占象之謂卜以火  
灼龜其象可占之謂兆三兆之法專掌于太卜而兼及  
于三易三夢者易與夢亦占也其屬有筮人占夢而太  
卜謂之長三兆鄭氏以為其象似玉瓦原之壘罅上右  
以來作其法可用者有三原原田也頌謂縣殖文也三  
法體辭之數同其名占異耳百二十每體十辭體有五  
色又重之以筮所也五色者洪範所謂曰雨曰霽曰圉  
曰飮曰尅○疏曰太卜所論者主兆後三易次三夢者  
龜著並重夢以叶卜筮故以先後為次○全氏曰原者  
田原也亢陽為旱則田龜圻瓦者瓦分也毀瓦為塊以



觀其所玉兆者玉裂則紋微也又曰玉兆者金兆金不裂而玉裂故言爲玉兆兆者土兆土不裂而瓦裂故言爲瓦原兆者水兆水不裂而原裂故言爲原三兆者異代之別名五兆者三兆之各具也顯項曰玉兆夏人修之取玉之圻帝堯曰瓦兆殷人修之取瓦之圻黃帝曰原兆周人修之取原之圻未知然否

卦體二取象于陰陽也承筮字來以陰陽爲主取陰陽之正曰貞取陰陽之變曰悔占卦吉凶各以所值之卦斷之不以貞悔貞悔乃卦體非卦名也此雖卦體實因占者之來意而見以動靜說卦內少陰少陽不動老陰變少陽老

尚書華篇

周禮卷三十二

九十一

陽變少陰則動也筮卦以六畫爲六爻用著草揲之三變而成一爻以六爻成卦以六爻不動者言之則始畫的下三爻爲內卦又加上三爻爲外卦合內外二卦而成一卦內卦謂之貞外卦謂之悔此以不動之一卦分貞悔也以六爻已動者言之則通體之六爻爲遇卦如六爻之中有遇着老陰老陽則變出的別六爻爲之卦那初得的本卦又謂之貞後變的之卦又謂之悔此已動之二卦分貞悔也以貞悔論宜重悔邊而以貞悔中各論則貞宜重遇邊悔宜重之邊本卦即遇卦是之者從此之彼之義凡占卦初得三爻又得三爻共成一卦占者值之故曰遇卦內

有動爻則又之爲他卦矣不可以再占一卦言須先講不動之貞悔後講已動之貞悔不可橫截講凡揲者點卦自下而上下三畫內卦也上三畫外卦也以一卦言初六爻遇卦也繼變六爻之卦也以兩卦言蓋貞者正固不移之意內卦與本卦皆得之于先卦之正也所以皆謂之貞悔者變動不一之名外卦與之卦皆成之于後卦之變也所以皆謂之悔項氏曰人但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不知其何說也王介甫謂靜爲貞動爲悔亦臆之而已此占家之事惟京氏易謂發爲貞靜爲悔則合于筮法蓋占家以內卦爲用事謂問者之來意也外卦爲直事謂禍福之決也

尚書華篇

周禮卷三十二

九十一

來意方發專一之至故謂之貞外卦既成禍福始定故有悔焉須知貞者事之始悔者事之終貞者事之主悔者事之客凡卦之體必先立本而貞盡之凡卦之用必先趨時而悔盡之此二者皆占卦之體也貞悔則其理昭然貞悔合而成卦當其貞開一變易隙便不得言貞但必絕而紛紜則造化之貞亦有時窮而貞卽所以貞其爲悔當其悔留一堅固端便不得言悔但必離而定體則造化之悔亦有時窮而悔卽所以悔其爲貞卽占在守經也而與貞合則吉所占在乘常而通變也而與貞悖則凶所占在極權也而與悔合則吉所占在厭紛更而持正也而與悔悖則

凶內外遇之略一點貞悔二體只須照字面發卦有元亨利貞故取貞字為主又有吉凶悔吝故取悔字為決此各用一以該四實不止于貞悔也故貞正也履端正始取其安靜有示人慎終于始意悔乃事終固有變動又示人轉凶為吉意正義曰筮法爻從下起故以下體為內上體為外下體為本固而重之故以下卦為貞貞正也言下體是其正按因而重之故一貞八悔鄭玄云悔之言晦晦猶終也晦是月之終故以為終言上體是其終也下體言正以見上體不正上體言終以見下體為始二名互相明也○奇耦既具揲揲既成則有貞有悔自陰陽之少爻之無變而奇則奇自為奇耦自為偶而陰陽各有定位卦之居內體者貞也居外體者悔也蓋筮法爻從下起故以下體為內上體為外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體象辭觀內外兩體貞悔在一卦之中而神明告人之意可見矣自陰陽之老爻之有變而言則奇變為偶偶變為奇而陰陽相為往來初之所得而為過卦者貞也後之所得而為之卦者悔也蓋凡卦變至三爻則占本卦及之卦之象辭亦兩卦互觀貞悔相參而神明告人之意可見矣其或變在一爻而占其變或變至二爻而至其上爻雖有所至之爻而兩體之為貞悔者固在焉其或變至四爻五爻而占之卦不變

之爻或六爻皆變而乾坤則占二用餘占之卦之象辭雖占在之卦而兩卦之為貞悔固在焉是有陰陽即有動靜之殊有動靜即有貞悔之寓析觀之一卦具一貞悔也統觀之凡卦相為貞悔也故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引而伸之變至無窮不出貞悔之二體吉凶之斷貞悔之間而已○詹萊曰揲之用著託之神物使聽命于神也以卦為體以著為用雖伏羲不能自廢也故曰聖人以此齋戒神明其德大衍之數五十何也著叢盈百者備圖書之全數也聖人以為用圖足矣故止取其半也圖數固五十有五而何止于五十耶即其中數之五與十自為子母衍之以成五十而復虛其五體不用以不用主用也其用四十有九何也成數無變易道尚變故虛其一也一者非他太極之道也雖若不雜于陰陽而實不離于陰陽即兩儀而在兩儀即四象而在四象即八卦而在八卦故此四十有九之策用而又不泥于用也凡筮三變成爻十有八變而成卦每變皆合卦以為奇凡四為奇凡八為偶而獨于六易之初變則必去卦以成數雖五亦四也雖九亦八也則此一卦之策亦若無用而止用四十八策矣為併去之而以四十八策為用此則以四約之則為十二之四也以十二約之則為四之十二也四與二自相乘除而陰陽老少之奇

數策數皆盡矣。其揲之一變也。掛扚之數一其四者爲奇。兩其四者爲偶。其三變也。掛扚之數三其四一其十二。而過揲之數九十四三其十二者爲老陽。掛扚過揲之數皆六共四兩其十二者爲老陰。自老陽之掛扚而增一四則。是四其四也。一其十二而又進一四也。自其過揲者而損一四則是八其四也。三其十二而損一四也。此所謂少陰者也。自老陰之掛扚而損一四則是五其四也。兩其十二而去一四也。自其過揲而增一四則是七其四也。兩其十二而進一四也。此所謂少陽者也。而其爲變合八總六十四變均齊方正而無奇斜餘欠之病不亦善乎。而聖人于此有不然者何耶。殊不知彼此適均者陰陽對待之體也。使陽常饒而陰常乏者聖人有相之道也。蓋併初掛之一而用之。則凡一變之初得五者三奇之始也得九者一偶之始也。積而至于三變之後三奇者爲老陽十變十有二三偶者爲老陰其變四兩奇一偶而以偶爲主者爲少陰。自陽而化陰者也。其變二十有八兩偶一奇而以奇爲主者爲少陽。自陰而變陽者也。其變二十是陽之純者饒其純陰三之一陽之化者饒其陰變六之一。雖非損彼而實若有益此。皆此掛一以制之之功。聖人默寓扶抑之意也。然掛一雖用而其參伍則又實不以爲數。老陽得四之

三少陰得四之四少陽得四之五老陰得四之六。是爲三四五六也。不用以三四五六而唯以徑一圍三間四用半之義以成九八七六之策。則其奇偶多寡之所由分又于此乎定。是其于此掛一之策用其名不用其實。去取卷舒之妙有如此者。昧者不知見九八七六之數隱而弗彰也。乃反求之于過揲。有曰老陽計過揲之策四分之得九取太陽居一合九之義。故以九爲老。又曰老陽九揲而得之。故其數九是皆過推二老二篇之策所誤也。聖人以二卦二篇之策配夫莽日萬物者。不過肆言著法之無遺策縱橫曲盡其妙耳。豈誠以此定老少哉。合奇策而計過揲是爲舍本趨末失輕重之倫。夫用著以盡神大衍以廣圖虛一以通變用四十九以贊化。此聖人制著之意也。又因是而推聖人之用中也。陰陽之老少不獨其于小成之後也。自三變之時已合八卦之純雜胚胎矣。然而聖人不言者隱而未見也。陰陽之變化不唯行于大成之中也。自一卦之成可爲六十四卦。引伸而觸類矣。然而聖人不言者繁而難紀也。未成者而不躁。既成者而不贅。此聖人無過不及之道也。○時者陰陽之所爲也。聖人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卦爲之經爻爲之緯。而變之所適卽時之所歸也。仲尼傳象或稱變而不言時。或稱時而不

言變其意不獨使之互見而又因以通之六十四卦與夫三百八十四爻皆然爾故曰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然易中之變有以一封言者其統體也有以一爻言者其支節也統觀其卦而又細分其爻然後古內存亡可知也左國所記應驗多取爻變為主如單萬遇屯之此則初九之變蔡墨遇比之同人則九二之變晉文公遇大有之睽則三九之變陳敬仲遇觀之否則六四之變南蒯遇坤之比則六五之變晉獻公遇歸妹之睽則上六之變其他雖亦有數爻皆變要為舍大體而錄小節知以象辭論斷者唯穆姜往東宮一筮耳故啓蒙著法遂推此為例

耳然其言皆在象而不在爻則益足以知變之在卦而不在爻也王弼曰分太極者兩儀也分四象者八卦也成八十三二儀也分十二月者二十四氣也分三十二候者六十四卦也司二十四氣者三十六旬也進退于三百六十日居仲于三百八十四爻往來飛伏之理盡矣其孤虛消息之端極矣此天地以對成之義陰陽反合之理故卦與理因而重之是也故不捨二求一未嘗離動以求靜邵康節皇極致全重貞悔一卦則內貞外悔有時悔專而貞卑有時貞專而悔卑卦不當位則變卦爻不當位則變爻凡四變而止二卦相並固以遇卦為貞之卦為悔矣然不止是也運卦與世卦相並則運為貞而世為悔世卦與年卦相並則世貞而年悔註久詳唐景鳳曰凡天地與萬物萬事無非變也故易以變為道先天圖始復終坤六十四卦變為三百八十四卦者如復為本卦未變則以上爻次變初爻為坤變二爻為臨變三爻為明夷變四爻為震變五爻為屯是每卦之一爻變為一卦變共三百八十四卦此三百八十四卦周天乃三百六十卦者何也初藏復以象閏自坤歷十五卦又藏一卦共藏二十四卦于二十四氣中其見在三百六十爻之卦歷元會運世歲月日辰之間皆始于復之坤而終于坤之比為一周天皆以冬至為始又細分之而運卦每年一周者一元總三百六十運也世卦每會一周者一會總三百六十世也年卦每

運一周者一運總三百六十年也月卦每世一周者一世  
總三百六十月也日卦每歲一周者一歲總三百六十日  
也時卦每月一周者一月總三百六十時也故三百六十  
而卦斯一周矣○如一元為日起甲一會為月起子是日  
日甲月子故初會在甲子第二會在乙丑餘元會倣此運  
為星起甲世為辰起子是日星甲辰子故初運初世在甲  
子次運次世在乙丑餘運世放此年月日時例亦此同○  
運卦每年一週如第二會初運甲子乃復之坤卦為一元  
天地之始橫數之則第二會乙丑臨卦也至癸巳運晉卦  
積三十運為一會之終歷至第十二會癸巳運坤之此卦  
尚書章句

卦之理以本卦言之始于復而終于坤以爻變言之始于  
坤而終于此因卦以見天下之積則不出先天六十四卦  
之變故三百八十四爻變為三百八十四卦每節藏一卦  
共二十四卦餘三百六十卦配元會運世歲月辰之三  
百六十也每元統十二會每會統三十運每運統十二世  
每世統三十年每年統十二月每月統三十日每日統十  
二時每時統三十分每分統十二秒秒則為律呂聲音動  
植之數也由積分以知日之大小積日以知年之閏餘積  
年以知世之常變積世以知運之盛衰積運以知會之因  
革積會以知元之始終天地之不能逃也而矧于天下萬  
物萬事之變其能逃焉其二十四卦皆自冬至初分而始  
其曆元則自冬至夜半子初分而始其每月日時則由一  
元而始于初會之初運也○一運統十二世一年統十二  
月而十二州亦配焉一日統十二時故例可同局卦皆直  
數州卦例如運與年值甲子甲午則齊國復之坤吳越臨  
燕明夷也世卦如運值甲子甲午則第一世復之坤二世  
臨也月卦例如年值甲子甲午則十一月復之坤十二月  
臨也正月明夷也時卦例如日值甲子甲午則子時復之  
坤丑時臨也月始于十一月者蓋建見子冬至之月為次  
年節氣之首子時為一日之首齊國之分青州之野萬子

爲十二州之首故復卦之坤皆始于也如值閏月有藏閏之卦則用藏閏之卦否則將先月藏閏之卦顯出逐月挨至閏月則餘月卦無須易矣○五日爲一候三候爲一氣節故曰卦次第不用初一初二爲序只憑節氣爲始如冬至之曰坤次曰臨也小寒之日復次曰益也歷十五日一終乃節氣之常故開藏而不用如歷十六日一終乃節氣之差則顯用一閏卦餘可例觀也○卦變者一卦之體用也爻變者六爻之體用也卦爻以不變者爲體變者爲用有變而其用不可勝窮故能裁成二儀而宰制群物無變則卦滯于卦爻滯于爻數將安從生是無吉凶也○卦有

尚書筆叢

周禮卷三十二

九十三

六十四而用止三十六其二伯一十六爻者以陽數一伯一十二陰數一伯一十二其二伯二十四于內去離四陽次四陰之交數八故止二伯一十六又加陰陽之數四十六其二伯五十六也爻有三伯八十四而用止二伯五十六爻者每卦去初上則乾坤之爻共去有一伯二十八爻餘剩有二百五十六爻乃生物之數也故卦用入乃乾坤主之體也爻用六乃坎離主之用也體生物者也用運行者也故每卦用四爻則四象俱四象俱各相因而爲十六則天下能事畢是以六十四卦用爻共二伯五十六也祝氏以斯遂掛一爲遂得二伯五十六卦不拘初上但以四爻

爲例似與邵氏不合○以大化之元數計之自乾終坤積有六萬零八百二十一萬七千四百九十三元一元在大化中猶一歲之一時以故經世之數直以歲月日時現在數分積推演而成蓋天地間大理大數所必不能外此者是故其以一元而統十二會則由一歲之有十二月也一會而統三十運則由一月之有三十日也一運而統十二世則由一日之有十二時也一世而統三十年則由一時之有三十分也至夫此外一分而又有十二抄則一元數中用不能盡是故復以聲音律呂動植之數而用之此堯天心用之至密也今總計之一元十二會凡三百六十運

尚書筆叢

周禮卷三十二

九十三

四千三百二十世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月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日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辰元起于甲會起于子運起于甲世起于子歲起于甲月起于子日起于甲辰起于子故一元之內天開于初會之子一萬八百年之間地成于第二會之丑一萬八百年之間人生于第三會之寅一萬八百年之間蓋每會之年有一萬八百年也盛于巳午衰于未消于申閉于戌混沌于亥是一元天地之始終也至夫一元始終之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分前六會六萬四千八百年爲子至巳而爲息分後六會六萬四千八百年爲午至亥而

爲消亦猶一歲內之以上半歲爲自子至巳爲息下半歲爲自午至亥爲消也要以一歲消息不越一月之上弦下弦一月消息不越一日之上午下午一日消息不越一時之上四刻下四刻堯夫謂一指掌可盡天地之理走則謂一時可以盡天地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數又曰以數之入用生變言之河圖之數成于十爲偶即洛書之足數乃體數也洛書之數終于九缺十爲奇乃河圖之用數也偶靜奇動動體而靜用靜體而動用一動一靜交而變化生焉圖同位而合則左旋相生書並位而合則右旋相克一生一克交而吉凶見焉圖之左判者陰中陽也右判者陽中陰也則所以爲生物之體者也書之陰陽交錯則所以爲生物之用者也圖雖十去中而合亦九書雖九去中而合亦十斯固爲先天後天之別而表裏經緯實生于此堯夫洞契此秘于是因卦之順而順以八卦重之始乾之一一終坤之八八爲六十四卦又自圖從下而上以橫數之則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入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皆次序之自然以茲見加一倍法精微簡易非至順而能若是乎夫子指作易爲順性命之理始以謂此也其圖下所列經世數陽數則以一而成之三十者乾一爲太陽爲日而一月之有三十日也陰數則以二而

成之十二者兌二爲太陰爲月而一年之有十二月也乾爲元之元其數一者乃一元也夫爲元之會其數十二者則一元之有十二會也如以三十因夫之十二數則有三百六十爲大有元之運數又以十二因三百六十則有四千三百二十爲大壯元之世數又以三十因四千三百二十則有一十二萬九千六百爲小畜元之歲數若會之元則起于元之會數運之元則起于元之運數世之元則起于元之世數以至于歲月日辰之元則起于元之歲月日辰之數亦皆以三十十二反覆因之  
朱子曰天數中于五地數中于六天有陰陽故二其五爲一十合三與七一與九亦十也地有剛柔故二其六爲十二合四與八二與十亦十二也以故于十而支十二十十者五行有陰陽也支十二者六氣有剛柔也然則千實五行支實六氣而五行六氣實一氣也夫天地大數一而已雖云紀于一協于十長一百大于千衍于萬實則萬其一也是故一之尊莫與並○詹景鳳曰天下之理萬不越一動一靜而已矣天下之數萬不越一奇一偶而已矣天下之象萬不越一方一圓而已矣天下之聲萬不越一闐一闐而已矣○是知物必有對有對而後有交交故萬變萬化生焉是以大易首之乎乾



坤中之乎坎終之乎水火之之交不交堯夫曰交法也交即用也圖之有先天後天也以交也○蔡西山曰動者爲天天有陰陽陰陽之中又各有陰陽故有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是爲天之四象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四者天之所以變也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萬物所以感于天之變也靜者爲地地有柔剛剛柔之中又各有剛柔故有太剛太柔少剛少柔太柔爲水太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石是爲地之四象水爲雨火爲風土爲露石爲雷四者地之所以化也

南齊書

卷三十二

又十三

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萬物所以應于地之化也若變走飛草木之性寒變走飛草木之情晝變走飛草木之形夜變走飛草木之體雨化性情形體之走風化性情形體之飛露化性情形體之草雷化性情形體之木天地變化參伍錯綜而生萬物也四象以卦畫言則剛上之剛爲太剛剛上之柔爲少柔柔上之柔爲太柔柔上之剛爲少剛剛上之陽爲太陽陽上之陰爲少陰陰上之陰爲太陰陰上之陽爲少陽以八卦言少陽交太陽則爲乾故乾太陽也太陰交太陽則爲兌故兌太陰也少陽交少陰則爲離故離

少陽也太陰交少陰則爲震故震少陰也皆已生之卦陽從天也以太陽交太陰則爲艮故艮太剛也少陰交太陰則爲坤故坤太柔也太陽交少陽則爲巽故巽少剛也少陰交少陽則爲坎故坎少柔也皆未生之卦陰從地也散一于萬則有天地之變化人事之消息合之不過一陰陽而剛柔亦陰陽也故特舉元會運世皇帝王伯各相因爲十六之圖以例其餘大抵萬化之消息始復盡之萬事之因革否泰盡之萬物之盈虧損益盡之觀四象之體而事物之體盡之觀四象相錯而事物之用盡之觀八卦相盪而變化之吉凶以著○其數由

南齊書

卷三十二

又十三

用之體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即體之用則自六十四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十六自十六而八自八而四自四而二自二而一故明道以爲加一倍法○天地之數窮于八八故元會運世歲月辰之數極于六十四不窮不變窮乃變變乃生生不窮極于六十四者言變極于此數也彼以陽數三十起陰數十二起以三十二反復相乘各得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爲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又以元會運世歲月辰八者各如此乘亦各得此一十二萬九千六百遂謂天

地數窮于此數非氣不行氣非數不立所以成變化行  
鬼神者然太極未動氣未見也數何有焉及自動而生  
陽便有一數自動而靜便是二數靜極復動便是三數  
動極復靜便是四數朱子曰兩儀者始爲一畫以分陰  
陽四象者次爲二畫以分太少也是數之所起亦惟陰  
陽而已也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大一者太極也二者陰陽也三者陰陽之交也陰陽交而萬  
物生陽數奇而屬天陰數偶而屬地天圓徑一而圍三  
三各一奇故曰參天三三而九陽數從此而流行地方  
徑一而圍四四爲二偶故曰兩地二四合六陰數從此  
而定定三三相合是爲五數故圖書之數皆以五居中  
也○邵子曰體本無體惟化是體用本無用惟變是用  
天以一變四地以二變四四合爲八天地之體數也其  
用各三三合爲六天地之用數也物各有體體各有用  
此卦所爲成之八而爻所爲成之六也卽卦合數卽數  
合卦物之情狀可能遁乎○伏羲始畫八卦爲小成之  
卦二畫而成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伏羲  
不是迭卦如此畫只是自太極理也生兩儀爲第一畫者  
二陽儀一陰儀二一兩儀生四象爲第二畫者四象者陽儀  
爲太陽一陰儀爲少陰二二陰儀之上生一陽儀爲  
小陽二二生一陰儀爲太陰四二太陽少陰少陽太陰卽  
所謂四象生八卦爲第三畫者八太陽之上生一陽儀爲乾三  
象也生一陰儀爲

兌三少陰之上生一陽爲離三生一陰爲震三少陽之上生一陽爲巽三生一陰爲坎三太陰之上生一陽爲艮三生一所謂始畫八卦者此也○乾南坤北離東坎西以四正卦乾坤離坎反震只是一卦八居四方之正位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兌東南以二反卦震反爲艮巽反爲兌本只震巽二卦反而成四卦八卦中以此四卦爲震巽之變卦居四隅不正之位合而言之天位上地位下日生東月生西山鎮西北澤注東南風起西南雷動東北自然與天地大造化合先天八卦對待以立體如此其位則乾一坤八兌二艮七離三坎六震四巽五各各相對而合成九數其畫則乾三坤六兌四艮五離四坎五震四巽五亦各各相對而合成九數九老陽之數乾之象而无所不包也造化隱然算乾之意方八卦之在橫圖也則首乾次兌次離次震次巽次坎次艮終坤是爲生出之序及八卦之在圓圖也則首震一陽次離兌二陽次乾三陽接巽二陰次坎艮二陰終坤三陰是爲運行之序生者卦畫之成而行者卦氣之運也乾坤父母也震巽長男女也坎離中男女也艮兌少男女也乾統三女坤統三男本其所由生也○易與太極其旨若相似而致用實不同易與太極可識矣旨異者則易之乾爲天爲金而極則爲日爲暑

易之坤爲地爲土而極則爲水爲雨易之震爲雷爲水而極則爲辰爲夜易之巽爲風爲木而極則爲石爲雷坎爲水爲月者易也極則爲土爲露矣離爲火爲日者易也極則爲星爲晝矣艮爲山而極爲火爲風兌爲澤而極則爲月爲寒矣易以占爲仁極以筭爲智占者聽圓變之著以求爲見之象筭者布一定之卦以御無窮之數占則取象于天神之研幾也筭則斷在于人智之極深也神以知來而未嘗不藏往智以藏往而未始不知來左爲天右爲地乾兌離震爲日月星辰坤艮坎巽爲水火土石體數有四而布筭之法皆原于此○李開

尚書章句

卷三十二

九十三

甫曰河圖之爲洛書也二七合乎南者四九乘之四九合乎西者二七乘之圖體而書用也五五天數從橫十五則金火易位矣五六地數從橫十八則水土易位矣聖人不言地數但以天數二十有五著于洛書者金火入用之妙在焉水中有火故甚雨必電電之下爲火光火中有金故震電必霆霆之未爲聲○蔡西山曰圖者爲天方者爲地一二三四爲陽五五六七八爲陰即先天圖也一一起于南八八終于北者以少爲息多爲消也○邵子曰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故云數往者順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故云知來者逆

尚書章句

卷三十二

九十三

○圖圖見天地之順方圖見天地之逆天地之運不順不行天地之交不逆不生順而行所以生物逆而生所以自生圓圖自乾一至震四自巽五至坤八皆自南而北自上而下爲順方圖自乾一之八卦至坤八之八卦皆自北而南自下而上爲逆○天有生物之時地有生物之數主天而言一年用三百六十日主地而言自草木萌動至地始凍用二百五十二日也故卦氣圖在日數用三百八十四日在時數則二百五十六日止有三千七十二時此大小運之所以分也○朱子曰卦之一畫變者六二畫變者十五三畫變者二十四畫變者十五五畫變者六六畫俱變者一合之爲六十三并本卦不變者六十四一卦變而成六十四六十四卦變而成四千九十六焦氏易林正如此○凡撰著畫卦既成便看六爻有無變動依考變占○書洪範稽疑占用二曰貞曰悔六爻不變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左傳秦伯筮伏晉得蠱卦云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六爻有變以本卦爲貞變卦爲悔晉語公子重耳筮得圖得貞屯悔豫是也凡卦辭貞字皆指內卦爻辭貞字皆指本爻爻辭悔字皆指變爻勿生他義○元者始之先也會者元氣所會運者氣運所鍾世者世代相承元爲氣之始會爲

數之交運爲時之行世爲變之終此體物之理元會運  
世缺一不可缺一則斷一時之不濟乃禍福之由也是  
數既具而天地運氣日月行次歲時氣候皆由此以推  
之然卦由數而生數由卦而立故自數中筭以成卦又  
自卦中附以成數互相通用方可斷決蓋以原策加一  
倍數成千百十零此謂數由卦而立也次于成數之中  
按先天河圖一六爲坎爲水二七爲火爲離三八震巽  
屬木九乾四兌屬金五艮十坤屬土此又卦由數而生  
也○天地之數用八位上經日月星辰下布水火土石  
太陽太陰少剛少柔錯綜萬物紀運之數有四曰元會  
運世立人之數亦有四曰性情形體夫元會運世者謂  
一元之氣乃一年之周天也會者謂一會之氣乃一月  
之周天也運者爲一運之數乃一日之周天也世者謂  
一世之數乃一時之周天也卽年月日時之生成以干  
支配八卦之數仍以因乘除之又以乾坤錯綜之數加  
之又以五行納音之數定成之然後成四柱以定五行  
四象五行者乃卦氣所屬金木水火土也四象者乃千  
百十零性情形體之見象也又變而爲三官曰初日中  
曰末以災祥之變窮之莫不以一元之氣爲主一元之  
氣年之天干納音也以五行四象之氣爲用五行四象

者造化也凡造化生我成我輔我者占起我測我而無  
歸宿者百萬物在天地之間爲變人能退藏于密以觀  
其變不失爲智者惟人能窮數于變則可以見萬物之  
象○筮著用四以餘成卦此則合四用八以餘成卦筮  
著以三變成爻此則合三用六以占爻變堯夫乃自目  
之曰先天以其數不待著筮而吉凶自見于因乘中故  
遂用本來足數雖云加倍實乃生出之漸如此匪外有  
加筮著乃假物以爲法然其法若用足數卽滯而不行  
半之則變化無極要亦理之自然故曰後天然則後天  
雖欲加之倍不可得先天雖欲不加之倍亦不可得○  
丁奉曰利貞諸卦爻之雅言也繫辭以此二字拆言之  
上繫單言利故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之謂神又曰變  
而通之以盡利下繫單言貞故曰吉貞貞勝又曰天下  
之動貞夫一此所以言至動而不可亂也亂則不一  
則不配又曰以言者尚其辭故學則擬之而後言以動  
者尚其變故學則議之而後動然則尚象尚占于何而  
學耶占在辭內擬辭卽擬占矣象在變內議變卽議象  
矣又曰悔者憂之象吝者虞之象蓋憂則困衡之情專  
于責已而理自內出矣故爲悔虞則逆億之私過于度  
物而羞從外至矣故曰吝○古之言占者皆以貞悔貞

言其正悔言其變。猶言體用云爾。伏羲始畫三爻之卦。八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巽西南。兌東南。艮西北。此陰陽對待之定體。所謂貞也。因而重之。每卦之上又各變爲三爻之卦。八是謂六十四卦。所謂悔也。既重而爲六十四卦。卦備六爻。又于六爻卦六各變爲六十四。是爲四千九十六卦。則又以所重之六十四爲貞。而所變之六十四卦爲悔矣。卦之有變。蓋自伏羲時已然。故箕子敘禹所傳之洪範。以占二爲貞。悔則其來已久。但其義則自文王發之。故八卦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之序。六十四卦自乾坤屯蒙以至既未濟之序。皆以爲文王。

常在貞必以貞爲主。焉故入卦之變。而事則本卦。貞之卦爲悔所占之事。在體則重于貞所占之事。在用則重于悔而占。例可知矣。夫文王未演易之前。未有辭也。而先已有筮古之聖人。何以爲占。邪。蓋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象與變皆吾心體。心體之象。卽其辭也。心體之變。卽其占也。因其動靜而觀之。吉凶見焉。何待假辭以爲占哉。且易之爲卦。各言一象。如屯難之象也。故所言皆艱危之意。震時之象也。故所言皆開通之意。需待之象也。故所言皆安待之意。訟爭之象也。故所言皆窒惕之意。其餘六十四卦皆然。止各發明一義而已。不相兼也。以此待天下之變。非必之時而得屯。非蒙之時而得蒙。非需之時而得需。非訟之時而得訟。與他卦亦皆非其時。而得其事。與文王所繫之辭不相直也。然而後世占者。常用其辭。則假其辭以明變耳。如占動而示以靜辭。則不當動矣。如占悔而示以顯辭。則不終悔矣。但從剛柔進退究極其情。則又推本于畫前之易。未動之幾。則意固在辭外也。非天下之至精。至變。至神。其孰能與于此哉。朱子考變之例。見于易學啓蒙者。比附之占。止從意。考貞悔之取。亦難定。

離而况倚于斷辭不能盡意以是言者失其圖神之義矣○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易六位以成章六十四皆變為六十四也三變十有八變成爻成卦八卦小成六十四卦而大成卦得先天則天地山澤雷風水火相錯順逆先天八卦六十四卦可窮也卦得後天則震巽離坤兌乾坎艮互易反對後天八卦六十四卦可窮也由先天後天始乾坤象終坎離既濟未濟而四千九十六卦生焉○程子曰聖人之造如河圖洛書其始止于畫上便出錢朱子曰自伏羲而上只有卦畫未有文字可傳到文王周公乃繫之以辭項氏曰竊意夏商占法止用貞悔至文王之易以變爻為占六爻皆不變者乃占貞悔則不止用二矣○繫辭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物而長

之天下之能事畢矣○傳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萬物○有九朱子曰數盡取河圖中宮式五乘地十而得之陽五乘十以十乘五而亦皆得五十焉至用以筮則又止用四十有九皆出于理勢之自然非人之智力所能損益之右者四十九策相作一束法太極全體之象其數之所以然蓋總八卦生爻之實也陽儀之畫七儀一畫象二畫卦四畫固象二畫卦四畫陰儀之畫七儀一畫象二畫卦四畫固而七之七七而四十有九傳曰著之德圓而神圖者其數奇以七圓乘而族之則有自然之圖矣卦之德方其知方者其數偶以八方北面疊之則有自然之方矣神者妙用不測知者變通不拘著陽卦陰者動卦靜太易之體用此矣○傳曰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而曰畫而不用是也舊說掛于小指次指間故謂再扚而後掛不通而以爲明第二變不可不掛一家之訓不明而有不勝其○右著四十有九策分而為二以象兩儀而掛置一策而中以象人左右策四十有八蓋總卦爻之實也八卦經畫二十有四重之則為四十有八又每卦八變其爻亦有四十八變也其標法先以左手取左半之策握之而以左手取右半一策掛置于中而不復動以象人居天地之中其陰陽寒暑晝夜變化一聽于天而無與焉一舉無與而常與四十有八者並用參為

三才者也次以右手四揲左手之策而歸其奇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于小指次之間謂之劫象三年一閏又以右手取右半之策取三餘三取一餘二取六餘四取四歸于次指中指之間謂之再劫象五年再閏而後掛者謂總所歸三奇置于掛一之所如掛一法韻會曰合而置之是也其歸奇之數不四則八無所謂不五則九得四爲奇一個四也得八爲偶兩箇四也于是復合過揲之策或四十四或四十分揲歸掛亦如前法爲第二變三變之後然後視其所掛之策得三奇爲老陽三偶爲老陰兩偶一奇以奇爲主爲少陽兩奇一偶以偶爲主爲少陰每少三變而成一爻十有八變而成一卦一卦可變而爲六十四卦而四千九十六卦在其中矣○傳曰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此圖四揲之餘左餘一則右餘三左餘三則右餘一兩儀歸奇之陽數也右餘二則左餘四右餘四則左餘二兩儀歸奇之陰數也奇之象圓圖者徑一而圓三陽用其全老陽三奇三三爲九過揲之數亦圓九三十有六偶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圓四陰用其半老陰三偶二三爲六過揲之數亦四六二十有四少陽一奇二偶一奇三十偶二積一三二二爲七過揲之數亦

四七二十有八少陰一奇二偶一偶二二奇三積一二二爲八過揲之數亦四八三十有二此著數卦畫自然之妙也傳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因而重之又在其中央伏羲重卦亦不是連消三畫安頓在上只是因八卦既成又自八卦上逐卦各生一陽一陰則八分爲十六卦十六卦上又各生一陽一陰則十六分爲三十二卦三十二卦上又各生一陽一陰則三十二分爲六十四卦而六畫卦成矣以六十四卦橫圖觀之其卦亦宜乾將坤重乾居一重兌居二重離居三重震居四重巽居五重坎居六重艮居七重坤居八乾一坤八之序亦不易焉且前三十二卦一畫陽便對後三十二卦一畫陰前三十二卦一畫陰便對後三十二卦一畫陽陰陽兩邊各各相對莫非自然之序此伏羲先天之易邵子謂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是也○何孟春曰揲者法從繫辭爲正大衍之數五十著數也用四十有九去一也分而爲二以象兩信手兩分左右地易天道也故揲左不揲右當直而勿用掛一以象三以一著掛小指間是人用古者在此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四數之著其餘一二三也若無餘則以四爲餘歸奇于扚以象



問是以所餘之善與前掛一相併成數也五康再問  
再切而後掛復以前所餘者合為一再如前法一次掛  
計兩次之餘隨陰陽數定盡也凡十二排成六爻變在  
其中故云十有八變也凡畫爻法天一陽畫地二陰畫  
餘放此唯六為老陰畫為交九為老陽畫為重陽順行  
故七為少九為老陰逆來故八為少六為老天地之數  
五十有五天虛三地虛三共除六數則四十九矣此著  
數之本原也○先天正變占圖曰乾卦用九見群龍無  
首吉象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坤卦用六利貞象  
曰用六承貞以大終也○啟蒙曰用九用六者變卦之  
凡例也言凡陽爻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皆用六而不  
用八用九故老陽變為少陰用六故老陰變為少陽不  
用七八故少陽少陰不變獨于乾坤二卦言之者以其  
在諸卦之首又為純陽純陰之卦也聖人因繫以辭使  
過乾而六爻皆九過坤而六爻皆六者即此而占之蓋  
群龍無首則陽皆變陰之象利承貞則陰皆變陽之義  
也餘見六爻變例先天正互變上下二段先天皆在  
一截正變亦各平變初變初二變二三變三四變四五  
變五上變上是謂互變自乾坤後六十四卦在本爻變  
陽變陰陰變陽例其餘諸爻亦陽變陽陰變陰例據著

得卦曰不變其書變皆變○凡卦六爻皆不變則  
本卦柔辭而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胡氏曰并占上下  
後注皆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占按左傳占法又不只  
胡氏語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占就一爻占合本之二  
卦體并五體論觀陳宣公董公于完之生可見以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占  
仍以上爻為主按陳博為宋太祖占三爻變則占本之  
卦辭及卦體以卦體平分故也仍以本卦為貞之卦為  
悔主在本卦按啟蒙但云占卦之象辭然引齊四爻變  
則占之卦二不變爻仍以下爻為主愚謂仍先觀本卦  
之卦二不變爻而五爻變則占之卦一不變爻愚謂仍  
以下爻為主方備五爻變則占之卦一不變爻愚謂仍  
一不變爻為主九為詳備六爻盡變則新成舊毀惟以  
之卦內外兩體占乾坤占二用餘右皆周易占法○胡  
氏曰每圖各以第一卦為本卦順變將去則自初而終  
是由乾以至于坤反之又以末一卦為本卦逆變轉來  
則自終而初是由坤以至于乾一順一逆每圖以兩卦  
四變合三十二圖先後次第皆本于乾坤卦變只以第  
一圖觀之可見如以乾為本卦則次姤次同人以至于  
恒計三十二卦今各為三十二圖本第一卦而次第不  
紊矣如以坤為本卦則次復次師以至于益計三十二  
卦今各為三十二圖末一卦而次第亦不紊矣此每一  
卦可變六十四卦共為四千九百六卦○黃氏曰初末

終始上下前後者朱子借此以起側耳非卦有初末上下前後也假如得初卦者以初爲初矣得末卦者又以末爲初矣逆而觀之也又以前三十二卦以前爲前矣後三十二卦又以後爲前矣覆而觀之也此三十二圖所以反覆爲六十四圖者○後天反互變凡一爻變先天初後天亦初乃謂上者以初變上例占初至本爻變占又同○凡二爻變先天初二後天亦初二乃謂上五者以初變上二變五例占初二本爻變主下爻諸爻同凡三爻變十卦前先天初二三後天亦初二三乃謂上四五者以初變上二變五三變四例占初二三本爻變在十卦前至諸爻同○此上皆在三十二卦前皆占變卽本卦之變爻占所謂遇卦爲貞者也○又三爻變十卦後先天二三四後天亦二三四乃謂五四三者以二變五三變四四變三乃不占五四三變爻而占上二初不變者以初變上五變二上變初例十卦後至上爻諸爻同○此下皆在三十二卦後皆占不變卽之卦之不變爻占所謂之卦爲悔者也○四爻變先天初二三四後天亦初二三四乃謂上五四三者以初變上二變五三變四四變三不占上五四變爻占上五不變以五三變四四變三例四爻變主下爻諸爻同○五爻變先

天初二三四五後天亦初二三四五乃謂上五四三二者以初變上二變五三變四四變三五變二乃不占五四三二上而占初不變者以初變上例五爻變主一爻諸爻同○以上後天反變故就其反變言前占遇本卦後悔占之他卦在占遇本卦者易明在占之他卦六爻皆變亦易明獨後三十二卦占不變則以爻之變者或陽變陽陰變陰或陽變陰陰變陽爲何卦卽以不變三爻後十卦從十爻四爻從下爻五爻占一爻之皆以不變占則以所不變陽變陰陰變陽或陽變陽陰變陰者爲卦所謂全體反視反視卽反變此後三十二卦爲然是乃所謂改變也乃悔也總之前三十二卦占遇卦則爲正變之變後三十二卦占之卦則爲反變之變前三十二卦同而後三十二卦異也○占者極數知來之謂占用二之占本如此後假借爲推測密問亦曰占蓋指擇著求卦時言之後通用具卦字下用者用九六不用七八之謂用者變動也不用者不變動也故凡言變者卽用也不變者卽不用也太陽始于一極于九太陰始于四極于六少陰始于二極于八少陽始于三極于七邵子曰九者老陽之極六者老陰之數數極則變又曰七者少陽之數八者少陰之數數少則不變故不用

極則變變即動故曰用○用九六不用七八乃陰陽太  
少變不變之定名此以卦極數言九陽變六陰變  
九陽九陽變九陰六陰變六陽乃九六太而互變七  
少而不互變此卦變取變不取不變之定名此以卦  
言正變為貞改變為悔乃九六變中內外前後之定  
此以卦占言故論卦畫之初有九六七八然後有九  
互變有互變然後有貞悔在撰著得卦見九六七八  
後見九六互變見九六互變然後克貞悔○撰著得卦  
既言用九六不用七八朱子所謂是撰著以前一段事  
及得卦之後周易主變惟言九六不言七八是考變占

南書華篇

周洪範  
卷三十二

一百四

後一段事分為二段甚明若卦既成後仍如撰著時以  
變為九六不變為七八則六爻之不變者皆七八也而  
無九六何以為占本卦卦辭曰用九用六後二十二卦  
以不用為占悔亦七八而無九六原無七八能變九六  
者凡此皆不可通者也今以分為二段言方撰卦之初  
變未定象未成凡爻筮得為老陽九老陰六少陽八少  
陰七卽以此定爻數如所謂一爻二爻三爻四爻五爻  
六爻凡變為九六凡不變為七八而卦成矣于是有九  
六七八之名立卦諸儒謂撰著時主得卦故以此名所  
謂著之德員而神又曰觀變于陰陽而立卦又曰極其

數啟蒙明著策者指此也及卦既得變已過象已著乃  
全卦已成矣于是以六爻之不變為過卦一爻二爻三  
爻四爻五爻六爻者為之卦于是以周易主變例占一  
如周易主占用九六不用七八之名諸儒謂得卦後以  
主變之正卦為貞故以九六名爻所謂卦之德方以知  
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又通其變啟蒙考變占者指此也  
以此九六之變為九六之占則見以所遇之卦以主變  
之正變為貞其餘諸爻則以改變為悔于是有貞悔之  
名所謂曰貞曰悔者也○諸儒謂啟蒙內有稱變者有  
稱不變者此則指撰著得卦時之九六七八言故有卦

南書華篇

周洪範  
卷三十二

一百五

爻變不變之名非以卦爻辭九六之變亦有七八不變  
為之言是也如舊謂凡變為九六不變為七八前三十  
二以變為占則是有九六而無七八後三十二卦以不  
變為占則是有七八而無九六又以前三十二卦為貞  
用九六其餘諸爻卽七八後三十二卦為悔不用七八  
其餘諸爻卽九六皆未然也○太極一理分為陰陽兩  
儀陰陽分為太少四象太變為九六少不變為七八皆  
定分不易者聖人模寫于卦畫以示人乃卦畫中惟可  
列陰陽而不可列太之變為九六少之不變為七八者  
惟著策可以別之見之故伏羲以著示人于撰著得卦

則用爲九六不用爲七八于逐爻見之此自義皇唐虞  
夏商周所同者所謂分定不可易也諸儒或謂夏商易  
主不用七八爲占不以九六周易主用九六爲占不以  
七八所以不同今觀夏商無所考且勿論據周易撰著  
則以用九六不用七八爲撰卦得爻之名及其占則又  
用九六爲言不以七八爲言則周易主九六不主七八  
明甚又微之卦辭惟言初九初六乾坤卦日用九用六  
不帶言七八又明甚今凡著卦時悉如逐爻曰九六七  
八及占時則不以七八而直曰九六則與正變爻曰貞  
其諸爻改變爲悔合又與說卦變通起時諸說合又與  
尚書華篇周洪範卷三十三 百本  
易學攷蒙下皆合不然不合卽不同不同非易也○義  
皇畫易卽有占用用卽九六義易乾數九坤數六以至  
于充一離二震四坎三巽七艮八此在畫圖時卽有非  
至周易始有也周易乾曰用九坤曰用六惟乾久純陽  
陽極則變惟坤變純陰陰極則變所以易用九六取其  
純乾純坤故也貞悔用九用六爲變有此二者故凡有  
以陽變陰陰變陽爲貞者有以陽變陽陰變陰爲貞者  
以其爲內爲始爲前爲爲體爲主爲常爲進爲已爲  
正爲本爲初分故也有以陽變陰陰變陽爲悔者亦有  
陽變陽陰變陰爲悔者以其爲外爲終爲後爲動爲用

爲客爲暫爲退爲人爲末爲反爲已過故也貞者卦之  
內卦變也過卦之本卦變也過之卦每卦之正變也過  
之卦本爻之正變也過之卦之正視變也悔者卦之外  
卦變也過之卦本卦之改變也過之卦本爻之改變也  
過之卦之反視變也○所謂內卦爲貞外卦爲悔者左  
傳蠱之貞風其悔山凡六爻不變則以下三爻爲內卦  
曰貞上三爻爲外卦爲悔朱子曰撰著求卦九變爲貞  
又九變爲悔又謂一貞指每宮下一卦八悔指上八卦  
言此本末之義○所謂過卦爲貞之卦爲悔者國語貞  
屯悔豫凡卦所得本卦三十二卦以前曰貞以後曰悔  
是也先後天互變圖以乾坤相對互變順逆爲序如乾  
順序乾首卦以遇卦六爻不變卽生變爲貞故占乾以  
之卦六爻變卽改變爲悔故占坤其中于前三十二卦  
皆占乾者以乾下三十一卦尚未離乾本體爲貞也卽  
其所變曰乾之姤者蓋以乾一爻變自艮上九變爲初  
九成姤曰正變爲貞其餘五爻亦皆以改變爲悔成全  
姤故曰之姤尚在乾內卽姤爲變亦止一爻耳于全卦  
未見盡變所以不得占姤而占乾者此也其餘三十卦  
同此于後三十二卦互爲變則當如前占乾今乃不占  
者以已離于乾本體也既不占乾卽當占坤乃不占坤

者以尚未成坤也。卽其所變曰乾之益者蓋以乾三爻五四三變成益曰正變爲貞其餘三爻皆以改變爲悔成全益故曰之益已在乾外又未至于坤卽至于益則之卦蓋變不占三爻所以乃得占益不占乾亦不占坤者此也其餘三十卦同所以然者以遇卦者遇乎爻之變也之卦者之乎卦之變也在遇卦爲爻自六爻不變正序一爻二爻三爻以前十卦皆以正變爻言貞者皆爻也在之卦爲卦如三爻以後十卦四爻五爻六爻皆以改變爻言悔者皆卦也占前後爻變爻之正變則動也所謂吉凶悔吝生于動也故取其正變之動以占爻也占後從卦變卦之改變亦動也全體動則天下之象定矣定則變變則動動極則通所謂通其變則定天下之象者也此所以爲前三十二卦遇卦爲貞後三十二卦之卦爲悔之義也○所謂遇之卦正變主貞改變主悔者如前三十二卦以正變爲貞其餘諸爻則以改變爲悔卽以占在前三十二卦占正變則以本卦皆貞自一爻至三爻前十卦此數爻中或上或下取一爻爲主卽諸爻貞中之爲主者也實以遇卦之主爻爲占而不占改變之悔則其遇卦正變之貞明也後三十二卦以正變爲貞其餘諸爻則以改變爲悔後三十二卦主改

變爲悔則其本卦皆悔也自三爻十卦至四爻五爻六爻在數爻中凡上凡下取一爻爲主卽諸爻悔中之爲主也實以之卦之主爻爲占則其之卦爲悔明也而不占正變之貞則其之卦改變主悔明也特如占乾坤坎離順大過中孚小過八卦變六十四卦則皆以陽變陰陰變陽者占泰否蠱隨漸歸妹既未濟八卦變六十三卦則皆以陽變陽陰變陰者占姤夬以下四十八卦內變六十三卦則皆以陽變陽陰變陰與泰否占同惟一卦如剝變姤之類不同語在卦圖下今總六十四卦其在前三十二卦占正變爲貞于此惟以爻變尚占遇卦前三十二卦無論惟在後三十二卦以改變爲悔在乾坤八卦則又係陽變陽陰變陰占否泰五十六卦則又係陽變陰陰變陽占有不合者蓋後三十二卦三爻變至五爻變以正變之貞至變成之卦言其餘諸爻改變卽在之卦中之悔此卽貞爲主悔爲客貞爲已悔爲人之義故以成之卦之主爲在已爲體故不占以之卦之客爲應人故占所謂卦已盡變不占貞而占悔是乃見所以爲改變之悔也亦惟變是適也○所謂遇卦本爻爲貞之卦本爻爲悔者如本卦得乾之姤則初爻之變爲悔而本卦之乾爲貞得乾之同人則二爻之變爲

悔而本卦之乾亦貞也此以義易言也若從周易則當以初爻乾上變初之復即復初爻變謂悔乾上謂貞也乾五變二同人即同人二爻謂悔乾五謂貞也○所謂正視為貞反視為悔者周易前三十二卦為過卦即本卦正變也後三十二卦為之卦即本卦反變也觀過卦一爻正變之卦五爻反變互為變過卦二爻正變之卦四爻反變互為變過卦三爻前十卦正變之卦三爻後十卦反變互為變前後六十四卦即正變三十二卦故就正視為過卦變就反視為之卦變此所以正視正變曰貞反視反變曰悔也語在前三爻四爻變條下大抵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一相等故有一半貞一半悔皆相等無多寡也只是取中間兩如以內為貞外為悔以一封內外各半體自下生上中間之介限前為貞後為悔六十四卦前後各三十二體各一半自始之終中間之介限正為貞反為悔以兩卦正變上下中間之介限兩以此而取義非以變即為貞不變為悔亦非以九六為貞七八為悔也亦非謂前之貞中無悔後之悔中無貞也或曰過卦在前貞則不得占之卦在後則得占若似于偏者以六十四卦皆有前貞後悔皆有占不占皆均也非偏重也○以貞悔之義言貞者正也專也

尚書章句

卷三十二

一

有所主也合言之專主于正也悔者改也遷也動之過也合言之改遷于動也易曰貞觀貞明貞一又曰震無咎者存乎悔即此義朱子曰貞是正悔是改動意又曰是過之意又曰貞是事之始悔是事之終貞是事之主悔是事之客貞是在我的悔是應人的又以貞悔有進退蒙引以貞悔本末也精蘊曰貞者靜為主悔者動為客物理交動之意也又有曰貞是常悔是暫又有曰貞悔猶體用又有曰進退之義又曰貞即周易正變悔即周易反變至于專固為貞指陽剛柔順承從為貞指陰柔則又就貞中辨此二義若悔客之悔指差謬于此悔字異義語在卦字下今合群言考之凡為內為始為前為常為靜為體為主為進為已為正為初分皆有專主于正之義約言之曰專正是也凡為外為終為後為暫為動為用為客為人為退為反為已過皆有改遷于動之義約言之改動是也聖人以此為占法即明理決疑之學故其初聖人蓋觀于天地陰陽之中故貞悔從中而分以初分則未中貴貞不貞不可以為始為前為主為常為靜為體為已為正為初分也以已過則既中貴悔不悔不可以為終為後為暫為動為用為客為人為反為已過也是故凡天地人物之理前以動自初分物理

尚書章句

卷三十二

一

貴至于專正故皆曰貞後以動已過物理視成于改動  
故皆曰悔變在貞則未適其中故主貞在悔則已過其  
中故主悔而皆至于中也中蓋貞悔之間所謂介慶  
即此也又如人事到初頭方立宜固則貞到後頭已成  
宜動則悔皆此義如不得貞悔之義待其未中或遠安  
或壯強而不貞則放失及其已中或散緩或差謬而不  
悔則敗雖未中求中既中守中則得之未嘗執一也如  
執一為貞悔是子莫執中也非時中也此聖人時中之  
義在是也貞悔取中為義凡天地間日月未中則升而  
上為貞既中則降而落為悔則曰日中又曰宜日中如  
人心內一半前一一半在所存思慮謀度為貞外一半後  
一半在所發酌酢作為為悔前在初思上善酌後在再  
思上善處也如人事內一半前一一半則由在已可自至  
張為貞外一半後一半則由在人以為至張為悔所謂  
由已可自為由人則從人也○貞悔聖人本指道理學  
問為言于著占發明尤詳觀其時位所值之畫而考其  
所見在所居之地所處之人所應之事相合于此專正  
即貞改徙即悔即動也皆變也是即貞亦悔也○諸儒  
謂貞悔伏羲畫卦之初已有此名至撰著求之則九變  
得貞又九變得悔山堂考索以撰著求卦是後一段事

非謂必撰著然後有貞悔二名是也其子發之尚在周  
初發明義易而周易亦同之此見義周易先後天為占  
為用為貞悔同也特以正變為平變反變為反變則義  
周二矣或以反變自義易有之自周發明之于理固然  
今惟據說卦于邵子圖說所傳則分義先天上古周後  
天中古于稽其類有衰世之意則未知義易曾有此今  
惟以其有徵信者傳之也至于義易前無辭故不言辭  
有貞悔故言貞悔觀洪範在周易文王後時同出不相  
關故祇言貞悔不言卦爻辭可知也○連山歸藏之亡  
不可徵信而今啟蒙所存者乃義皇橫圖正變即平變  
之占夫占正變啟蒙言之備矣而今所謂上下經兩篇  
之辭與說卦參伍錯綜闡往來之說則固夫子闡明  
周易占法猶可見所謂可以理會者也如義皇正變之  
占與周易反變之占本不同即如啟蒙周義易正變之  
占則與周易辭正反二卦各二爻往來上下內外卦變  
之象不合即占亦不應且占吉凶不當未可強同也竊  
謂今啟蒙正變之占斷以為義易古法或連山歸藏之  
占同亦未可知反變之占所以為周易以之為占則于  
象合于辭明矣或者以周易著占用舊法卦占用今法  
非也○占卦之道觀其象玩其占分貞與悔正欲觀其



象也如貞風悔山則當以風爲主以山爲斷而玩本卦之象辭是玩其占也蘇子瞻曰春秋傳曰秦伯伐晉上徒父筮之遇蠱曰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也卦之不變者占卦而不占爻故用貞悔占者變者則止以所變之爻占之其謂之貞悔者古語如此莫知其訓也○郝仲輿曰有吉祥爲貞者有凶禍爲悔者故洛誥成王曰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言同吉也左傳曰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謂蠱卦內吉外凶風不遇山不成蠱而後儒遂以內卦名貞外卦名悔非也○知天地之數始于一終于十聖人虛二以畫八卦八者

偶之方也虛一以敘九僞九者奇之圓也卦以偶爲用疇以奇爲用天地之數各互合而衍之通得九位一與二爲三三與三爲五三與四爲七四與五爲九五與六爲十一六與七爲十三七與八爲十五八與九爲十七九與十爲十九九位各有奇而五位各有偶置其五位之偶是爲五十大衍之體數也存其九位之奇則得四十有九人行之用數也天下之理原于一天下之數起于一天下之物出于一一每生一自然之理造化不能外此以爲奇偶聖人不能越此以爲爻象此法之所以加一倍也而所以謂之加一倍者以一而倍一則爲一

二以二而倍二則爲四以四而倍四則爲八此小成也以八而倍八則爲十六以十六而倍十六則爲三十二以三十二而倍三十二則爲六十四此大成也又自六十四倍之則至于四千九百有六之變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而極天下之數矣是數也不過奇一偶二而已一故神兩故化神而化之則錯綜其數也以一倍一而爲二三其二則爲六以六因六而爲三十六焉以一倍二而爲三三其三則爲九以九因九而爲八十一焉而又大衍其數也五以因十而爲五十揲著其數也七以因七而爲四十九卦爻其數也八以因八而爲六十

四○徐常吉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漢唐諸儒自京房孔安國而下解之者莫得其說而有宋朱子以爲五爲生數之極十爲成數之極以五乘十以十乘五皆得五十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虛其中五卽爲五十又虛天一不用卽爲四十有九夫中五何爲虛之天一又何爲虛之是亦莫得其說也至所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則以爲一得二爲偶三得四爲偶五得六爲偶七得八爲偶九得十爲偶是謂相得一與六合爲水二與七合爲火三與八合爲木四與九合爲金五與十合爲土是謂有合若此者其說非不亅通而不知此相得

有合卽大衍之數而非他也蓋天地之數各五而布五  
衍之則通得九位一與二相得而其有合則爲三二與  
三相得而其有合則爲五三與四相得而其有合則爲  
七四與五相得而其有合則爲九五與六相得而其有  
合則爲十一六與七相得而其有合則爲十三七與八  
相得而其有合則爲十五八與九相得而其有合則爲  
十七九與十相得而其有合則爲十九自五與六合之  
後則得五位之偶而其數則五十也自九與十合之  
則得九位之奇而其數則四十有九也此不假一毫人  
爲之力而大衍之數渾然其完具又通計九位之奇則  
一存于中而左爲三五七九積之則三十四也右爲二  
五七九而積之亦三十四也二十四者奇數之終而策  
數之始也于是掛天一于上而復以地二衍之其初衍  
也則二與三合爲五三與四合爲七四與五合爲九五  
與六合爲十一六與七合爲十三七與八合爲十五八  
與九合爲十七九與十合爲十九其再衍也則五與七  
合爲十二而十二者老陽之奇也七與九合爲十六而  
十六者少陰之奇也九與十一合爲二十而二十者少  
陽之奇也十一與十三合爲二十四而二十四者老陰  
之奇也又老陰之策也十三與十五合爲二十八而二

尚書章句

卷三十二

言

十八者少陽之策也十五與十七合爲三十二而三十  
二者少陰之策也十七與十九合爲三十六而三十六  
者老陽之策也此不假一毫人爲之力而于撰著之數  
無不胥合又前之所衍者天一相得之數而一實存于  
九位之中後之所衍者地二相合之數而六實存于九  
位之中一與六則河圖水方之位數之所自起也而一  
與六合又通于著法用七之象豈非數之至妙至妙者  
歟數之始也起于一成于十總于百天地之數積之則  
五十有五通其十而計之則著草百莖之數也而合大  
衍之數通計之爲九十有九于百莖之數復虛其一而  
尚書章句  
卷三十二  
言  
起于一者至九十有九而一之體復在又爲數之所自  
起矣此乃天地自然之妙而又烏容一毫人爲之力哉  
漢唐宋諸儒講解終身莫得其說而至元之武陵丁氏  
始發其端然而未究其說也愚故特因其說而詳爲闡  
明之○又曰易大傳有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  
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夫五十  
有五河圖之數也說者以爲此聖人所爲則河圖者而  
不知此天地之數于洛書亦未始不合何也蓋河圖所  
呈者天地之全數而洛書則自一至九之天數可見而  
自二至十之地數不可見一顯而一隱焉者天之數自

一至九而不足于十地之數自二至十而有虧于一自一至九者五實居中而上舍二三四下舍六七八此洛書之所已具者也可見者也自二至十者六實居中而

尚書卷

周禮卷三十一

三十一

上舍三四五下舍七八九此洛書之所未顯者也不可見也今試以天之一散于洛書之九位則一變爲三三變爲三三變爲四四變爲五五變爲六六變爲七七變爲八八變爲九九變爲十自二至十而六實居中矣其五居中者縱橫皆成十五而六居中者縱橫皆成十八故五者天數而六者地數也五爲天數故天子有十兩其五也六爲地數故地支有十二兩其六也天地之數以三十爲節天數五五二十有五而五其六則爲三十得以進兼其五者陽道常饒也地數六六三十有六而六其五乃爲三十不得以盡用其全者陰道常乏也天之體動而圖地之體靜而方以十干加十二支則十干常動而十二支常靜及其成也積爲六十地之六可見而天之五不可見若是者即無成代有終之義也又即以洛書天一散于九位六進居中而一不可見之義也然洛書之數以五居中通而計之則爲數四十有五以天一散于九位六進居中通而計之則爲數五十有四合四十有五五十四而又通計之則大衍之數五十

其用四十有五之全數亦具于此是洛書于天地大衍之數無不膠合不特河圖之五十有五合于天地之數已也嘗觀之天運日有十二時歲有十二月則兩其六也期有三百六十日則六其六十也皆地之中數而洛書之所隱而不以示人者然期三百六十五日有青矢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度之一十九分度之七又若不

尚書卷

周禮卷三十二

三十二

及于六而常餘于五者則天之數實斡旋于地數之中而地又不得而盡代其終矣此又造化之至妙者也凡七十五占用二衍志○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三

志可衍但因人情難與慮遠不能無疑故不言衍云云  
疑也曰稽疑似乎有疑皆可問曰衍志則事至于不過差  
非正之疑不在所答可知衍字最下得好兆有似吉而凶  
有似凶而吉又有此兆吉而彼兆凶者又有卜與占不合  
者須要盡心細推故曰衍下二節正承衍字說

龜兆不著于經其法先以墨識龜灼以火察其兩旁象  
驛克之象而占其貞悔無著策四管十八變之法蓋易  
道之旁岐八卦之支流然五卜獨言龜何也噉本于書  
書龜也故但言龜

立時人節聽十筮之要立時人即建立十筮人只覆述上  
可以起下官占之法非再立十筮人也下二句亦但言不

偏于所主不苟于所從非定以二人之言為從也一人意  
見有限二人適莫相持故必三人同觀卜筮之占則從二  
人之言以為準焉占法定矣占三從二從眾也三占如一  
不待言矣此占字是占吉凶總卜筮言非上占用二之占  
卜必三人筮必三人非總是三人亦非三人同占一龜一  
卦各以已意斷之也觀金縢乃卜三龜儀禮士喪卜葬占  
者三人可見此從字與下不同下是從人之謀此是從人  
之斷此節不可以從其公作至蓋占卜者皆至公之人但  
于此審其公耳

禮記云龜為卜筮為筮疑而筮之則弗非也又云孟冬  
命太史龜筮又云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周禮云  
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  
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筮人辨九筮之名一曰巫更  
二曰巫式三曰巫目四曰巫比五曰巫比六曰巫比七  
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凡國之大事先  
筮而後卜上春相筮凡國事共筮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  
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  
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

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  
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  
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上但言稽疑之法此正所以稽疑者卜筮截上五句詳稽  
疑之序下言稽疑之應然首五句重卜筮不重序上用卜  
以神謀為主通節皆此意謀有從有逆從逆相形即屬疑  
端惟付之耆龜而從逆一聽諸無心則大疑可徵為大信  
故有已從而臣民不從或已不從而臣民從或皆從皆不  
從任其參差不協不妨虛已以游聖人神道設教蓋如此  
大同之下不言四從一逆龜從筮逆處又止言汝則從一

段卿士庶民例見然已與臣民皆迷經無文者人謂靈通  
自不問卜矣。○非疑不占，非疑而占謂之侮，非我而不占，非  
義而占謂之欺。謀先人而後卜筮者，謀在人，也。占列著龜  
于人之上者，占在卜筮也。大疑非謂疑之甚者，謂大事之  
疑，凡係一身之安危後世之禍福者皆是。凡發天下之情  
爽者常在疑，因而迷國家之洪休者亦出于疑。疑而曰大  
合已與臣民言，皇極之衷虛靈無障，舉所疑熱慮之，固有  
乎衆志之同而司神明之契者。此句已有默會天人意在  
官占惟先蔽志，使君與臣民無一從便無疑可稽，故必從  
人說起。君者謀之至，既集朝議又進庶人于外朝而觀問  
之究竟有心不如無心之公，謀及四句語氣當以乃心三  
句輕述，垂重到卜筮句，落及字當就獨不如衆，朝不如野  
之公之序，步，步，趨，上，謀及卜筮如云至于卜筮則又稍疑  
之要，而以此自謀，卿士謀庶人者復謀及之，畢竟取決  
于神謀也。試言其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  
謂幽明人已悉皆大同，蓋理本大同，但人有私見則人謀  
已不能同，況可望于鬼神之同乎。今也無不同是之謂大  
同，大同句足上五句，凡言吉者不過一事之無咎而已，大  
同者人已天地無處非精神所治，蓋此理本天下萬世之  
公理，而我既得之，則休徵所應亦有通天下萬世而無間

者，即皇極中之欽時五福也。康強連吉正大同處，卿士  
兆言合臣民鬼神之順以率于一身，非參之冥漠而乃其  
康強，康強亦五福中之一，舉其一者蓋當貴君所自有，惟  
康強則可以享壽考，猶言無虞以寧也。精神發定基圖，垂  
固，這便是吉處。人君有一事而往往造福百代者，須就吾  
身說，以康強之吉而子孫有其逢之適與吉會耳。見吉應  
遠也，言不惟身適于吉，就吾今日所卜筮之事子孫亦得  
席其餘蔭，不是子孫又有別樣吉處，二其字，緊根大同說  
乃有是應，或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神合于君  
則君爲是，而臣民可勿問亦吉，或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  
卿士逆庶民逆，神合于臣，則臣爲是，而君民可勿問亦吉，或庶  
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神合于民，則民爲是，而君  
臣可勿問亦吉。蔡傳以發謀之人配龜筮而言，故人一從  
而龜筮不違者亦吉，凡言吉者指所卜之事可爲言，如內  
外皆宜意，但不比大同之應耳。見得無人我無衆寡，但合  
龜筮者亦作吉斷，以公心付造物也。若汝則從龜從筮逆  
卿士逆庶民逆，神謀未盡協，即君謀未盡，作內猶吉，作  
外必凶。龜筮一從一逆本不可舉事，但筮短龜長其謀避  
與君合故猶可作內，蓋龜筮雖皆無心，但龜兆一灼便成  
而著假，扞牾是二者之中龜尤自然，故謂龜長內外猶記

言內事外事作內作外所包廣不必粘定或作內不作外易所謂小貞吉大貞凶也龜筮共違于人人神互相反易雖人謀皆從必不可爲用靜斯吉用動必凶非謂靜之可用言但可守靜不動作耳靜吉者國家以安靜爲福動處便凶蓋悔吝生乎動不如無動可也易曰咸其腓凶居吉正是此占總之人謀能料其事之可否若氣數推移有出意料外者非人謀所能逆知惟龜筮知之耳然豈有皇極建而人神不協同者稽疑論卜而已

唐孔氏曰改卜言龜者卜是請問之意吉凶龜占兆告

于人故改言龜也筮則本是著各故不須改也兩敵相

尚書彙纂

卷三十二

五十四

當曰逆若不出事理之確然紛紛是臆則後世立異議者何足關順逆哉○唐孔氏曰內謂國內故可以祭祀冠婚外謂境外故不可以出師征伐征伐事大此非大吉故也此經龜從筮逆其筮從龜逆爲吉亦同故傳言龜筮相違見龜筮之智等也若龜筮智等而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者于時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既不吉而更令筮之神靈不以實告筮之得吉必欲用之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曰筮短龜長非是龜實長也案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玄云于筮之凶則止何有筮逆龜從及龜筮俱進者崔靈恩以爲筮用

三代之占若三占之俱主凶則止不卜鄭注周禮筮

凶則止是也若三占二逆一從凶猶不決雖有筮逆猶

得更卜故此有筮逆龜從之事或筮凶則止而不卜乃

是鄭玄之意非是周禮經文曲禮云卜筮不相襲鄭云

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謂演龜筮周禮太卜

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卜應卜而又用筮及國之

大事先筮後卜不吉之後更作卜筮如此之等是爲相

襲皆據吉凶分明不可重爲卜筮若吉凶未決于事尚

疑者則得更爲卜筮僖二十五年晉侯卜納王得阪泉

之兆曰吾不堪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又哀九年晉

尚書彙纂

卷三十二

五十五

趙鞅卜救鄆遇水適火又筮之遇泰之需之類是也周禮既先筮後卜而春秋時先卜後筮者不能依禮故也○唐孔氏曰鄭玄云卿士六卿掌事者然則謀及卿士以卿爲首耳其大夫及士亦在焉以下惟言庶人明大夫及士寄卿文以見之矣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有大疑而詢衆也又曰小司寇以敘進而問焉是謀及之也大疑者不要是彼三詢其謀及則同也謀及庶人必是小事若小事不必詢于萬民或謀及庶人在官者耳○丁奉曰六十四卦家占莫有言安者坤象曰安

貞吉是安也其特爲地靜而言乎地專于靜諸卦象無此比也

入歲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義敘庶草蕃庶○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德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尚書章句

卷三十一

重刊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此章關鍵全在時不時分前係時于五氣之下後繫時于歲月之下皆分兩項首二節言庶未及徵來備以敘時也極備極無不時也第三節言徵未及驗五事得則休徵時也五事失則咎徵不時也至王省三節方及念用時無易爲休徵而用成用明皆時之吉也時既易爲咎徵而不成不明皆不時之凶也庶民則五紀之所謂星非日亦非月與卿士庶尹異日月之行四句正說雨暘燠寒風所以時不時日月經行歷二十八宿故日月行處似從星月從星處日皆行也好風好雨從風從雨假天象之自然以明

人事之當然見臣不可不省日月而王當省歲之意耳知也省者省己之愆從者從民之欲常省而從民之欲則不期休徵而自至矣惟天陰陽下民王者彙倫之教止以爲民庶徵歸到庶民正有深意舍庶民無徵舍庶民無省却庶徵一瞻并見九疇大意○首兩節是泛言休咎之利害八庶徵節列五氣休之應故未及人事先說氣化庶草氣所化也若五穀則非言人事故下屬省驗兩暘燠寒風加個時字最重下來備以敘極備極無正以時與不時較言兩暘燠寒風曰徵者乃親言視聽思得失之徵念也然此處只以陰陽五行說不可入人身五事在內不可尋

尚書章句

卷三十一

重刊

徵字庶徵不外乎陰陽陰陽迭運于五氣自其陰陽之交蒸而成雨陰陽之散開而成暘此水火之屬也陽進陰退舒而成燠陰進陽退慘而成寒此木金之屬也至若陰陽之吹扇因而成風風貫通于四氣之中土之屬也曰雨至曰時言五者之氣不可言序亦不可言日恐碍時字也曰時句言五氣之運于天有一定之候如物久于燥而待潤此雨之時如物困于濕而待燥此暘之時大時不齊若云當雨而雨當暘而暘是來得其時與敘字重複矣不言一曰二曰者爲來無先後也但足曰備次第曰敘來備以敘一直說謂來備者之有敘正應上時字言誠使歲月日之



內既無置乏又不愆期則厥草得氣之先尤易得者雨以潤之陽以暄之煥以煦之寒以飲之風以散之且爲之者無則大者可知矣故以爲氣叶之驗不作效驗悉疊下百數用成等語釋詁云應豐茂也草蔭言草蔭多而茂盛也易言天地變化草木蕃亦舉草木以見群生得遂之意○首節時之一字最重不與雨暘等並列後休咎之微在時不時上別之君臣省驗亦不過察五氣之合時與否耳所以後二節言休咎之利害以時之無易與易言

此舉五氣咎之應也一與五對舊云不必五者之皆備皆無苟有一焉亦足致凶大謬夫五者豈有皆無之理若皆

備則是五者來備也云何爲凶不知正于一字上見其無所以爲凶耳上文備字統五者言此備字只在一件裏面說是進一步文法五氣所以生成萬物止可時來時去不可常有常無一者極備謂來而不去一者極無謂去而不來卽下恒雨恒風之謂與上來備其致相反當一之極備必有一極無者委其令于空虛當一之極無必有一極備者擅其權于橫軼以五爲政則五各生克而變化不窮以一爲政則一自終始而變積不已獨陽不生獨陰不化故曰凶凶字在物生不遂上見氣舛之驗與庶草蕃蔭反亦未看人事上極備極無卽是咎徵凶卽咎徵之害與後百

穀不成等平層

上二節只論天氣止有微字意此方合人事說添出休咎二字始言人事之微于五氣而爲休咎者由五事之得失以致之也肅狂等照休咎字看時雨恒雨等照微字看時雨恒雨等每二字連說以事理配氣化見五德闕一不可類應處當五行說乃謂人與天一耳非逐事逐驗也十個若字若將之謂天道幽遠有不可以質言者故若之若之者象之也猶易焚如死如之意謂語詞則虛若作順應看則恒雨恒暘豈亦順應乎若如也謂所應如其所事也正與微字應只該重微字休主我言以我休而微之也荷五

事休而不應何害其爲休五氣咎而不應終見其爲非謂行此一事有此一應大槩一德修則凡德必修一氣和則凡氣必和若缺一及相凌不成爲德與時特分言之則德各有方氣各有象耳水太陰也體也貌肅而靜是恭故特雨應火太陽也用也曰言作又則理暢而不惜有開明的意故時暘應視散木煥之舒亦木曰運其明以作哲則意象昭融而無猶豫時煥應之聽收金而寒之飲亦金曰通其聰以作謀則沉幾凝密而無急疾之患時寒應之思通土風亦屬土曰本其肅以作聖而肅又哲謀無不通猶風于雨暘煥寒無所不貫運旋之神無有蒙而不通者時

風應之貌不檢制為狂瀉如水洋溢有潤下之勢故恒雨  
若言不合理為僭元如火熾饒有炎上之勢故恒陽若察  
事物之幾先以應外也實速故豫為哲之反視不明則  
豫息緩猶生物而不能成物若有春無秋者然應以恒  
收詳言之是非以審內也欲詳故急為謀之反聽不聰則  
躁急而縮渠摧折而不能發生若有冬無春者然應以恒  
寒聖之反則蔽塞不通而為蒙冥其心思無所不入以濟  
四者之惡而土德兼矣皆賁賁賁賁賁賁賁賁賁賁賁賁  
則蠱亂飛揚恒風應之思為四事之主風行四氣之關土  
主四時之季此自相符或引莊子風生土震之口為風土  
南齊書卷三十一

歷則謬  
周衰無寒歲泰亡無燠年易飛候云太平之時五日一  
風十日一雨歲凡三十六雨此休徵時若之應春秋統  
題詞云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宜十日小雨應天文  
也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范子計然云風為天氣雨  
為地氣風順時而行雨應風而下命曰天氣下地氣上  
陰陽交通萬物成矣○易氏曰三代不推曆而歷未嘗  
不正以曆起于律而每月足以候其氣也昔黃帝得曆  
谷之管而神替為之制十二律以此候十二月之氣無  
非天地之中氣以此調十二月之聲無非天地之和聲

是謂十有二風之占何謂十有二風良為條風從大呂  
大族之律辰為明庶風從圓鍾之律與為清明風從姑  
洗中呂之律離為景風從蕤賓之律坤為涼風從由鍾  
夷則之律兌為閭闔風從南呂之律乾為不周風從無  
射應鍾之律坎為廣莫風從黃鍾之律傳所謂八風從  
律是已然特八風而已每行于兩月之間各得四十五  
日有奇如八卦之分直四時亦然以十二月言之亦曰  
十有二風其法于緹室之中因逐月律管以為入地之  
淺深月氣至則葭灰飛此所以察天地之和然左氏載  
師曠歌北風又歌南風而知晉楚之勝負妖祥之應可  
南齊書卷三十一

失于此即治曆之道○王氏曰十有二風風之生于十  
二辰之位者也蓋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八風本乎八卦  
四維之風兼于其月故良為條風而立春亦曰條風與  
為清明風而立夏亦曰清明風坤為涼風而立秋亦曰  
涼風乾為不周風而立冬亦曰不周風故八風變而言  
之又謂十二風○黃帝嘗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清  
舉之道書謂風澤潤虛金剛乘天候書謂地輪依水輪  
水輪依風輪風輪依虛虛空無所依風澤潤虛者風  
為風輪所謂大氣舉之也澤為水輪所謂浮天載地也  
金剛乘天者道家謂之剛風故伯謂之大氣為剛風云  
目地而上四千里之外其氣剛勁者是也張湛解列子  
湯問曰大虛無窮天地有限朱文公曰天之形雖包于  
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郝仲輿曰此後世言災  
中則風輪依虛空可見矣

祥之始。天地人物本同一氣。合爲一體。天地以內。稟  
人物人物微底。渾是天地。五行之氣貫通三才。其精靈  
發數于人。故字內天。喬乘走木。石瓦礫無一不與造化  
通。而人最靈。所不及天地者。天地大而人小。人在天地  
中。共包絡本不相及。天地純氣活潑不停。而人積形。天  
地無心乘運。自然。而人有意。故天地一闔。一闢。能轉人  
物。人窮智極巧。不能轉天地。其分量遠也。惟聖人能守  
氣。凝神。統民物精神力量充塞兩間。而感通易。蓋天之  
蒼蒼。氣耳。氣之游動不定。天之昭昭。神耳。神之變化不  
測。以其不測。運其不定。人欲一一推測。比擬。則有時不

尚書書

卷三十二

三

應欲恣睢。放恣。謂無是事。而事忽響至矣。蓋天地既與  
人通。人主精神既與天通。觸類推求。其理固然。乃所謂  
爰倫者也。事事物物各具天。則造化之理不遠人身。故  
貌言視聽思。卽身中之五行。而雨暘燠寒風。皆人身所  
本有。非謂貌肅卽致雨。不肅卽招水災之謂也。然則何  
以謂之微。蓋人主之貌言視聽思。非自爲也。是億兆人  
之貌言視聽思也。善則天下受福。而不善則天下受禍。  
一人之貌言視聽思。不足以動天。天下人之禍福安危。  
是卽天道五行。善惡動而休咎應。自然之理也。有不應  
者。所謂氣之不定。與神之不測者也。故夫周天之度三

百六十五足矣。而必多四分度之一。日月五星同行。可  
矣。而必參差歲功乃成。有禍福之數。皆整齊截一則皆  
可。揣摩安排。而人皆得趨避矣。此言歲徵者所當知。

上言歲徵之理。此下言念用之意。曰字更端。而言休咎之  
徵。各舉其事。任其事者王也。與王共其任者卿士師尹也。  
則歲徵之來。王與卿士師尹各當省其所以致之者。所謂  
念用。歲徵也。有以歲而論其時與不時者。王計一歲之徵。  
而省之。有以月而論其時與不時者。卿士計一月之徵。而  
省之。有以日而論其時與不時者。師尹計一日之徵。而省  
之。此亦大約言其所省以休咎之大小爲差耳。師尹而上

尚書書

卷三十二

三

貴愈重。則憂愈大。王以下憂愈小。則職愈詳。王者刻刻修  
省。無念可以自釋。省歲正統日月而言。積日成月。積月成  
歲。卿士之省月。師尹之省日。亦必省歲月之休咎。總歸  
一歲之休咎。卿士之得失。總歸王之得失。卿士師尹之省  
月。省日。所以成歲功。而然本文必分屬歲月者。王與卿  
士師尹其大小相維。有象歲與日月耳。上兼乎下之憂。下  
分乎上之憂。如此乃可召祥免禍。王省省字。貫下卿士師  
尹。証其徵二字。直指休徵咎徵省。在徵前。不可卽以徵爲  
省。省卽念也。是省五事之得失。非省歲月日。但因歲月日  
所係之利害。而省五事之得失耳。証有係字最重。有係一

歲之利害者就一歲中揭其利害者言之如七八月之雨集最利也最害也餘時或雨或旱亦無甚大關係有係一月者如三日雨爲霖一月受其害是也有係一日者如烈風不終朝暴雨不終夕一日受其害是也然朝夕烈風暴雨雖師尹所當省至于傷禾敗穀歲因不登則又非止師尹之咎但非謂一歲一月之間皆休咎也同一休咎也可爲一歲之利害亦可爲一日之利害原無定形故同此省也必要看出一件與微相感處各自引咎各自省微卿士對之儼然微以月師尹對之儼然微以日不省便不見得歲月日如此分別了若槩云王通歲省之則卿士師尹無可下手處省字畧重咎害邊方見當修省之故卿士執政之官師長尹正謂諸有司然卿士師尹每二字不可分開俱有近民之責者陳新安曰雨暘燠風之休咎實行乎歲月日之中五者時若則歲月日之時無易而休微見矣五者恒若則日月歲之時既易而咎微見矣氣行乎候之中非氣自氣候自候也

唐孔氏曰詩稱赫赫師尹乃謂三公之官此以師尹爲正官之吏謂大夫者以此師尹之文在卿士之下卑于卿士知是大夫與小官爲長亦是衆官之長故師尹之名同耳

尚書章句

卷三十一

夏書

尚書章句

卷三十一

夏書

歲月日時二節正是命處是謂念用庶徵兩時字王肅曰時之言時字上點出五氣來至究其易與不易則本君臣得失來上重省字至下節則省之工夫在平日此特言氣有休咎所致有利害耳如交致其省省得而時無易不交致其省省失而時既易則休咎之微歷歷不爽論命積木鐵百穀豈無登耗漸精致治治道豈盡昭明空谷豈無如玉之人恭運豈無自生之厲何所用之而皆休于百穀亦當勸農耕籍于治道亦當修視釐于泰壇何所用之而皆咎于車于百室亦當修視釐于泰壇何所用之而皆咎用者正用此得時失時之故則省何容不亟○歲月日頭上要補出君臣省而五事之得來首句正是休微下四句平皆休微所感歲月日即上節歲月日時即曰時之時易變也風調雨順歲時之常易則反其常也時說謂無易應來備其敘百穀以下應蕃庶句意如此影看方有頭緒但要認得上時就天言之天有不測風雨可以來敘亦可以備內此謂之無易從君臣省修中來雨順風調時和年豐山川鬼神莫不寧可必無暴風驟雨之災也主一定言故用成四句遂說休微之效四個用字重看俱在時字上發來用者用此時無易之休微而致之也若說用猶因也謂因休微而致然也則太撇過其實四用字不過即此以

見休徵耳。屬見成說。不宜使實。然未有五氣順布之世。五穀不待播時而自成者。只是天助其順實。若臣力為之。幹旋耳。四時行而百物生。五辰撫而庶績凝。天地交而賢人出。陰陽和而家道興。則用此休徵之故。一年豐一年歉。一處豐一處歉。則不成。成者豈而不歎一定不爽也。凡政治之務。如經時用治兵戎之屬。明如指諸掌。易供訟獄。減少之類。法度章而禮樂著。得大中有有一種精明之氣。而幽勿闇。汶悉羅焉。若察之明。終歸汶汶而已。故明與昏。反俊民之脩。主玄主潛。章者不過佚其幽光。爾然日章也。與明不同。自勉之光。被言曰明。王治理說自得之。升開者。

南書華簪

卷三十一

重刊

曰章王賢。心說家字與前不同。前指王圖。此指百姓。平康不指國祚言。所謂比屋可封也。就壽考康寧攸好德說。惟平故康庸常易簡之理。天下心安身適。而五福之在民。所謂敷錫厥庶民也。

積日成月。散月于日。而月不見。積月成歲。散歲于月。而歲不見。順氣由歲而成。故休自歲說起。垂氣由日而積。答則自日及歲。日月歲頭上。要補出君臣不肖而五事之失來。時既易。即上極備極無。所謂咎徵也。下四句對內字看。是咎徵所致。四時舛而生育耗寒暑易而政事戾。天地閉而賢人隱。陰陽反而家道索。則用此咎徵之故。蓋百穀者。別

五行之味。居八政之首。視其成不成。為民聞之。俾咸而目。穀又視時為豐歉。不成民饑而貧矣。又用為三德之推。視其明不明。以為朝廷之聖亂。而政治又視時為通塞。不明政索而亂矣。俊民者。視時為行藏。其幸與微。見五福之數。錫否也。俊民寧遷于微。而不欲身名顯。天子以天下為家。家者邦國之本。視時為安危。不能納皇極。而躋平康。不寧非闕民家也。上言休徵之效。則五事之得可知。見君不可不省也。此言咎徵之害。則五事之失可知。亦見不可不省意。

南書華簪

卷三十一

重刊

見見卿士師尹。當為民而省。又念用之要鑰也。歲月日若非星象分呈。亦安得庶徵。王與卿士。若非庶民盡忠好本。安能省念。至卑微乃至緊要。特結出這省念真根抵。王與卿士師尹。非脫空言省。總以為民。乃庶民何象。民既戴君。使運君之樞。不得輕為。惟君所使直惟星。既麗天便轉天之局。不得忽為。惟天所制。民之觀乎上。為卿士師尹所統。星之麗乎天。為日月所經。行也。言日月不言歲者。日月運而歲功成。臣職修而君治舉。行君之惠而致之民。臣責也。故以日月言之。首句提起通節。都在星上說。而民在言外。星雖有異好而不能自送。惟日月從之。日月有冬行夏行之常。而皆可從星之好。月之從星。全在有冬有夏。

日月惟有常行故能從星不然顧此遺彼矣。日月二句。星言若日月來從耳。謂之有冬有夏。所更不知幾度。所從不知幾星。謂之風雨。則好者豈止箕畢哉。月之從星處固多。其彰彰可見者無如風雨耳。輟冬夏之行而新風雨之澤固不可越冬夏之度而紊風雨之施。沈不可然不更月之從星而又本有冬有夏言者。謂日月行至此方有冬有夏有冬有夏。是日月成歲功之常度使不總常度而竟說月之從星。則啟卿士師尹徇民之弊。二十八宿布列而日月行乎間。按二十四氣候行之。所到即成節候。一歲行不到。則節候必不舉。卿士師尹其職詳。亦當精神徇民。以流行行字從字要發。經星不動星不能從月而月自從星。亦猶民不能近卿士師尹而卿士師尹自近乎民。卿士以卿士師尹各有常職如日月之行有常度最得經意。但月之從星言得其常行。則風雨時若而其微為休失其微行。則風雨恒若而其微為咎。意此微微一略之宗旨。而傳末之及。○傳民不言宵云云。因惟星句無省字。故別言之。勿以民無事于省驗為經文之指。言民不重民。只重卿士師尹從民之欲上。猶言星不重星。只重日月當從星之好上。庶民林林總總列于下。猶眾星麗天無雨灑風散之用。而有知時之好。民之麗土無省日首月省歲之職。而有

望休之心。庶民惟星者。非直森布散處仰應星象。亦非但室嘆閭泣。密動星纏。惟就卑而當因。離而為合。處潛察其氣機之聯絡。有令冬夏非此無以成。日月舍此無以運。然星雖云有好不能自逐其好。其風雨之時不時一聽日月之經行耳。星有好風二句。言有好此而又有好彼如此。乎有不一之好也。好字要重。開大抵異為木為風其位在東而箕近之。風則土之冲氣以木克土則無騰上浮之氣。自感之而好風。兌為金為澤其位在西而畢近之。雨則水之精氣以金生水則蒸濕下降之氣自感之而好雨。星有異好使無日月之常行。則亦無以迭其好矣。陰陽之精。為星辰流為風雨而氣機常貫。故氣所至機所盪而適值位之所屬。星有似好。日月有似從。星有二句。且先說星各有異好。日月二句。且先說日月各有常行。至下文乃言盡常職以從其異好。此是開闢之法。以日月之行言之。重行字不行。則無自入箕畢矣。惟日行南陸月行黑道。于是有冬冬成而所以入于東北之交者基之矣。日行北陸月赤道于是有夏夏成而所以入于西南之交者基之矣。有冬專為入東北。由冬轉春則東北矣。有夏專為入西南。由夏轉秋則西南矣。必言有冬有夏。只言其以漸近星耳。但日見于晝其從星不可見。月之從星則何以哉。以風雨也。

自冬至歷春分月躔于東南之次則與箕同度而多風。謂月離于箕則風揚沙此也。自夏至歷秋分月躔于酉之次則與畢同度而多雨所謂月離于畢則雨滂沱此也。從非與欲從特行度之常所及日本非好風者但行人好風之星次舍則風是月之從星處以風而從之也。月本非好雨者但行人好雨之星次舍則雨是月之從星處以雨而從之也。假令星原好風雨這不好風雨之月一入其次而風雨即止則是星以不風不雨從月而非月以風雨從星矣。二十八宿環繞日月行道之側故月行必經歷之經于箕則多風歷于畢則多雨蓋二星各有所好月經行其處順時常候則陰陽和而風雨應也。然箕畢氣微不能自作風雨而月乃太陰之精得氣之正者也。故東北入于箕則有以助其氣而作風西南入于畢則有以助其氣而作雨。要之從星在一歲不專冬夏日月之行四時皆有常法。冬夏為南北之極故舉以言之非但舉冬夏以該春秋有冬有夏本日月之常度而星以之遂其好王與卿士師尹責成于臣見臣猶如此況王乎須知照庶幾大意上文不曰雨賜燠寒風乎曰冬夏以該春秋則燠寒之謂也曰風雨以該賜則雨賜風之謂也蓋歲月日時無易全在風雨

尚書筆

周洪範

卷三十一

尚書筆

周洪範

卷三十一

節寒暑時風雨節寒暑時則百谷用成民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而民之所願欲者無不大遂矣。庶民衆多衆星之象也當在師尹惟日之下但其致體不同故各發義以互相見好風好雨不止箕畢註中分明說軫星亦好雨孔傳援春秋緯月離于箕則風揚沙詩月離于畢則滂沱矣之語故云諸家或以方位言之或以生剋言之俱無據一云箕星似簸箕簸揚則風畢星似舉網漉魚則水下如雨一云箕麗禾之東北為析木之次藏物之府也萬物歸藏惟風以簸之是類故好風畢麗天之西南為實沈之次長物之府也萬物長養惟雨以潤之是類故好雨鄭云箕本東方木宿而風為中央上氣木克土為妻夫從妻之所好故多風畢本西方金宿而雨為東方木氣金克木為妻夫從妻之所好故多雨推此則南宮好賜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以各尚妻之所好故也。○蔡傳謂東北入于箕則多風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此以理言看來東西南北不可定以為據也二十八宿四時隨天左旋故考中星者俱于南方午位則箕不必于東北畢不必于西南也若指定東北西南則箕星冬在東北是冬多風畢星春在西冬又在南是春冬又多雨矣姑存之以俟明者日月之濡為



精者爲星辰故歲日月之吉凶皆于星乎占之漢書光中天星盡搖上以問候星者對星搖者民勞也又云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以此觀之則庶民省之于星亦可以驗安否者有冬有夏謂日月有冬行夏行之度方于註以月之常行句可通說者不察註意乃謂日月行至此方有冬有夏誤矣○蔡西山曰漢志言日月行陽道多風旱行陰道多雨水象人君之行不可指而知以正行言之冬則南夏則北然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疾則過乎中道遲則不及乎中道日之所行月之所隨也日失中道則月亦變行故去中道

尚書筆叢

卷三十一

言星

移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爲旱移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爲水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蓋人之安否省之于星星之風雨本之于月月之九道本之以日故歲歲惟星繼之以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雨暘燠寒風旣微于貌言視聽思又以所職大小別之于歲月日又以民之安否參之于星以見皇極之君視履考詳如此之周旋而不敢忽也五事得而三德之用宜則無行緩行急之過所以日月之行不偏于遲疾而風雨無不時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說見洪範本傳合以陽曆陰曆之說推之凡月行所交以黃道內

爲陰曆外爲陽曆冬入陰曆夏入陽曆月行赤道

後赤道半交在春分之宿當黃道東至冬至後赤道半交在秋分之宿當黃道西至夏至後赤道半交在春分之宿當黃道東至冬至後赤道半交在秋分之宿當黃道西至夏至

冬入陽曆夏入陰曆月行白道在秋分之後赤道半交在春分之宿當黃道東至冬至後赤道半交在秋分之宿當黃道西至夏至

立冬立夏後白道半交在立秋之宿當黃道西至夏至後赤道半交在春分之宿當黃道東至冬至後赤道半交在秋分之宿當黃道西至夏至

曆月行朱道春分秋分後赤道半交在夏至之宿當黃道西至夏至後赤道半交在春分之宿當黃道東至冬至後赤道半交在秋分之宿當黃道西至夏至

當黃道西至夏至後赤道半交在春分之宿當黃道東至冬至後赤道半交在秋分之宿當黃道西至夏至後赤道半交在春分之宿當黃道東至冬至後赤道半交在秋分之宿當黃道西至夏至

後赤道半交在春分之宿當黃道東至冬至後赤道半交在秋分之宿當黃道西至夏至後赤道半交在春分之宿當黃道東至冬至後赤道半交在秋分之宿當黃道西至夏至

半交在立冬之宿當黃道東至冬至後赤道半交在春分之宿當黃道西至夏至後赤道半交在春分之宿當黃道東至冬至後赤道半交在秋分之宿當黃道西至夏至

四序離爲八節至陰陽之所交皆與黃道相會故月行有九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天體如彈丸

尚書筆叢

卷三十二

言星

度北極去南極直徑一百二十二度弱其依天體也隆幽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弱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南北極相去之中東起角西至參爲黃道即中道也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曰中道天本無黃道步天者欲按圖以定太陽周歲經行之處而以黃色紀之故名黃

道而日君象也其所經行則爲中故曰中道日在赤道  
爲冬至而陽生日在麥爲春分而陽中日在東井爲夏  
至而陰生日在角爲秋分而陰中此日月之行即寒暑  
往來也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絡而過半在日道之  
裏半在日道之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  
相去六度青白黑赤之道各二出黃道之東西南北以  
爲名而春夏秋冬以爲候此月行之有冬有夏也按曆  
法天有黃赤二道日月有九道此皆強名而已非實有  
也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南北極之中度最均處謂之赤  
道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黃道之北謂之黑道行  
黃道之東謂之青道行黃道之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  
各四并黃道爲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以一術御也  
故因其合散分爲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算位  
而已曆家以爲實有可咄九道是漢人所抹以紀七政  
之出入者箕子何從知之日至牽牛爲冬至至東井爲  
夏至此惟宋曆爲然箕子時冬至日在虛今時冬至日  
在箕皆與傳不合月令正義引前漢律歷志二十八宿  
之度不載四分度之一看來天度列爲二十八宿唯斗  
有餘分續漢志斗二十六退四分晉志斗二十六退五  
皆其餘分唐一行謂太初歷今赤道星度其道法也續

漢志黃道度與前志不同賈逵論云五紀論日月循  
道南至牽牛北至東井率日月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  
九分度七今史官一以赤道爲度不與日月行同而沈  
存中謂二十八宿度數皆以赤道爲法惟黃道度有不  
全度者蓋黃道有斜有直故度數與赤道不等蔡伯靜  
亦謂曆家欲求日月交會故以赤道爲起算之法月令  
正義引赤道度其以是歟淮南子天文訓其十一  
四分一與漢晉志不同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  
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  
曰弱  
次九人君不以一身爲福極以天下爲福極其曰嚮曰威  
皆指天下民未獲福則示之極而使知嚮民既獲福則懼  
之極而使知享即欽錫事也故皇建有極以正直爲德若  
入政循軌自五行得欽如此則太和風應惇龐淳固民登  
仁壽而無天咎五穀嘉生百貨充盈民臻殷福而無困乏  
六氣時應天災不作人害不生豈非康寧剛柔互克氣稟  
無偏習俗無累豈非好德暴民不作諸侯嚮風五兵不試  
五刑不用百姓終老牖下豈非考終命反是則爲六極所  
以王者之功有勸無威至治之世有福無極此上天陰陽  
相協之至理也舊以人已平看非是不可崇自勸自懲以

昧嚮用威用之吉○壽者生之永也富者所以厚其生康寧所以安其生以下節三曰憂反看則以康就身言寧就心言富謂之有康祿就取富之典言之五福不言貴而富先王之制貴者始富賤者不富也經文富對貧看則衣食豐足亦庶民之富也攸好也所好者德無他慕也民之至重知德者鮮故以好德為福攸好德指已進于德者言謂其能優游以好德也與皇極指方向于德者不同好德雖五福之本然福皆建極後事非至此始去修德只是樂之不倦耳考終命與壽不同光緒百年孔子七十顏子三十二均是盡其所得于天俱是考終命者是執晉解揚

揚曰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解揚自以見殺為考死死而合義雖不干禍下非凶也考成也

月令凡二雉一以季春一以仲秋鄭康成謂陰氣右行季春之中日行歷昴陽氣左行仲秋之月宿直昴畢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于是索室歐疫以逐之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然則民之疾係乎日星之行度古者聖君範圍于上賢相變理于下是為天地之良醫皇建有極五福錫民莫不壽考且窺維所以存愛民之意而已

極窮也苦也非皇極之極疾雖未至于凶短折亦人所深忌憂可生全貪能明志亦入之極中何也蓋在皇極之世好德錫福而言則為福耳剛惡足以取禍柔惡足以取辱故亦曰極弱亦預于極者如今人不能自強善反牽引而入惡既牽引入惡又不能自拔于善凡此皆弱之狀也故居六極之中人有剛柔之性而遇其善者為難剛柔之不善者六極之所謂惡與弱是也則攸好德者其即剛乎折謂剛善為直為義為斷為嚴為幹固柔善為慈為順為與者欺以其稟之于天亦若貧富壽夭各有分定故亦謂之福

唐孔氏曰傳以壽為百二十年短者半之為六十折又半為三十鄭玄以為凶短折皆是天柱之名未詳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漢書五行志云傷人曰凶金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天是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並與孔不同五運六氣一歲五行主運各七十二曰少陰君火太陰濕土少陽相火陽明燥金太陽寒水厥陽風木而火獨有二夫以六為節故氣以六卦為一備地以五為制故運以五歲為一周左氏載醫和之言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耶素問五六之數易洪範月令其說一也楊退脩謂五運六氣○伏羲本河圖而畫八

卦八卦亦陰陽也神禹本洛書而敘九疇九疇一五行也然易不言五行範不言陰陽蓋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太極卽所謂厥居所謂彙倫所謂皇極之理也○戴九見禍極承天信步行將去憑天分付來不敢強也履一五行是日用飲食所云腳踏實地也左三農周八政是陽明事故屬左左陽也右七明用稽疑是幽隱事故屬右右陰也二四爲肩見敬用五事協用五紀人君所當擔荷者此也六八爲足見又用三德念用庶徵人君所當踐履者此也凡奇數屬陽故在中央四正偶數屬陰故在四偶見陰之不中不正也此皆天地自然

謂疇不則書何以數止用九何以皇極矣五居中謂全倚洛書則自九數外別無取義洛書本奇偶配五行相生而範以五行居一其于配合生成之法殊不相當劉向父子作傳以五行五事分配至于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牽強補凑殊乖自然大抵聖人觀象玩數以示參伍用中之義而已一者三之中三者五之中五者九之中陽數極于九會于五根于一一生三三兩則五三三則九九中則五故聖人借五明中借九衍疇執中用九而天地帝王之事備天地之數會于五五者四象合而成中也故圖書皆中五天數五地數五天地參伍爲十五十五者五其十其五也故數不越五十大衍之用也圖書數十其五而多一書數十其五而少一進退各成十五故衍數用十所以則圖書數用九所以則書然書數方隅中央相對亦各十五故疇雖九而其目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三德稽疑七庶徵六福五極六合之亦五十故易亦兼書疇亦兼圖所以謂之疇則洛書也皇極無數所以象中無常主也九宮陽數居四正陰數居四隅參和匹配所以爲攸敘共會皇極也禹則書敘疇大畧不過如此蓋洛書之精蘊已盡于易卽神禹無能加故但摹其九宮環極之數以配道曰洪範使天下萬

世知君德莫大于執中王道與造化同神○五行五  
事五入政八五紀五皇極五無數三德三稽疑七庶徵  
五五福五合爲十者二合爲十五者亦二總而爲大衍  
之數五十○一二三四六七八九二八爲十四六爲十  
三七爲十一九爲十星極虛五無數也九疇外有六極  
用十也○五行五事相乘爲二十五五紀五福相乘爲  
二十五庶徵不與五相乘故不言五右五疇相乘象天  
圓而有變三德自相乘爲九八政自相乘爲六十四稽  
疑七自相乘爲四十九六極自相乘爲三十六右四疇  
相乘象地方而無變○一九爲十二八爲十三七爲十  
尚書章句 卷三十二 一百五

四六爲十此河圖以虛數相合而爲四十者也若九疇  
則以實數相合而爲五十矣

尚書章句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濤張孫振鑒定

旅葵

首節召公訓王之由一篇慎德爲主慎之工夫極密明王  
二節指其人德盛五節詳其事夙夜二節著其功明盛勤  
皆從慎生旅葵之訓非慮西旅遠窺伺君心亦非慮武王  
或生心玩好只謂王業已成則爲驕將于示後嗣則爲謹  
始而深致其防要羣爲這段元老心事

惟克商遂通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美太保乃作旅

尚書章句

卷三十三

美用訓于王

惟字逐字緊相關見武王德盛感神惟德感其神所以不  
可一或不慎故太保用爲訓書序自好曰底貢見本是獻  
忱原無窺伺曰厥美見本亦方物不是珍奇但召公視無  
形聽無聲爲慮未然耳○武王克商九夷八蠻莫不來王  
向所不通之道爲之自通西方之旅亦八九種之一也召  
公恐武王以遠夷之來不可却而受之以細行累大德無  
以示四方訓後嗣所以用訓經不言武受美故召公訓中  
不露一葵字一露便失古人杜于未形口吻

唐孔氏曰曲禮云其在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經舉夷蠻

則戎狄可知四夷各自爲國無大小統領九八言非一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又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上下三文三方數目不同明堂位稱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與爾雅上文不同周禮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鄭衆云四七八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徧檢經傳四夷之數參差不同先儒舊解此爾雅殷制明堂位及職方并爾雅下文云八蠻在南六戎在西五狄在北皆爲周制義或當然明堂位言六戎五狄職方言五戎六狄趙商以此問鄭鄭答云戎狄但有其國數其名難得而知是

鄭亦不能定解言克商韋昭云通道譯使懷柔之是王家遣使通彼彼聞命來獻也言其通夷蠻而有戎貢是四夷皆通道路無所不服東方夷有九種八蠻今猶云然明堂位言六戎五狄職方言五戎六狄蓋互言之耳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人主若不明雖欲慎不能故慎從明生慎還生明咸賓四句無一字不湛見無夷之不賓亦無方之不獻如是宜或有獻其異者然盡皆明王之用物竟與無貢無獻同此寧

獨威德所被一慎德之感也惟如是慎誠可以昭示諸侯諸侯不敢易其物夫論兵物則四夷不敢獻既常物矣而諸侯不易亦慎德中之能事非王明何以有此○明王之言開口括出一副慎字明王操心之法只是一慎慎不愼之間殆論安危之分也慎德與修德不同明王已自有德故欲愼之若無德則所愼者何物耶時說欲重好尚此就無德之人說了愼德而必歸之明王者人心惟虛靈知覺乃能知所謹彼昏迷蔽塞者不知愼也愼者防檢于易忽合下於細行看愼字說得廣必至四夷無敢以異貢而後慎始至德是天命人心之正愼處就是聯萬國之精神處

若謂惟愼德故四夷賓則以愼德爲招遠之媒矣四夷三句俱發愼字要着力說不可作愼德之效說咸賓帶下緊緊一氣說至器用句方落腳蓋此節正意不重在明王愼德而遠近之夷都來獻物重在明王惟能愼德則不以好尚之隙爲四夷所窺而無遠無近都不敢以異物來獻耳要知無方物非賓也有異物亦非賓也惟服食句是賄敵武王處故開口說明王無異物見今日之葵何爲乎來哉無乃四戎之未諒王心而王德之未至乎何待受之然後爲非也遠邇是四夷中之遠邇王者以賓禮親邦國四夷來王亦賓禮之一故曰咸賓此以德主夷以德賓若爲吾

德爲穆清之象也。四夷咸賓是來朝。無有三句是致實蓋朝必有貢獻方物卽咸賓之禮。用字縮上服食器三者卽下文所謂用物是服食器中亦有奇異故必言用而始見無異也。

正義曰玄纁絺紵供服也。橘柚菁茅供食也。羽毛齒革瑤琨篠簜供器也不貴彼之難得不求我之無用。

此緊頂上服食器用來爲下文不玩人不玩物理伏昭之異姓分之伯叔則不玩物重異姓之無替而昭德之致以勵之重伯叔之時展而分寶玉以厚之豈非不玩人手故卽接之以德盛不狎侮云云人不易物二句不重惟德其

尚書集篇

周旅葵  
卷三十三

四

物非徒僅有祗承之心卽是展親無替之意也。○王乃昭德之致時說過文云然明王豈以是而自私哉不知此節不重在明王不以自私全重在獻無異物上德之致三字極好言明王無心方物之獻德之自致耳乃昭云者見必服食器用之常物始足見君德之所致若異物適足昭君之不德耳物皆君德之所致則此物非徒物也卽君之德也若曰惟如是而後物之所在莫非德之所致王乃始昭示而分錫之也有非常物則不可以明示天下意昭德與慎德異慎者非爲招徠絕域之媒昭者實爲鼓舞臣下之錢寶玉亦只是服食器用之貴者于異姓言德之致不言

方物于同姓言寶玉不言德之致互文耳然觀楚求異于牌而曰齊晉魯衛皆有分我獨無有可知寶玉爲重但謂四夷來賓未必爲王朝增重惟侯國各供職業可爲贈幹固基之圖故益勤內治之修欲與列侯共誕文德耳謂之昭德昭其爲內治之德不可不益慎也無替厥服與時庸展親各頂上句謂觸物懷思庶于藩屏心加殷不替于相親念時刻展敷卽就昭分處默默鼓動非王真有心使之也無替厥服在職上見時庸展親在情上見展卽展布之展上不以德感雖有親親之誼將局踣而不展矣無替

尚書集篇

周旅葵  
卷三十三

五

展親乃常時飭戾之典因此而申飭一番所謂外寧必有內憂恐人心因而懈弛耳曰無替曰時真有愈加勤修意人卽同姓異姓諸侯物卽方物寶玉物之所在便是德德其物不僅以德視之也實指無替時庸說人不易物二句一直意非是一正一反只重一德字其物全在惟服食器用上明王慎德而所致皆服食器用之常故以此昭示于人人皆思其所致而皆惕然有祗承之心不敢玩忽其物前以德視其物也苟非王德所致其頒也以物不以德蓋以物視物則金玉輕于鴻毛以德視物雖一介重于九鼎曰昭德曰分寶見無異物處曰異姓曰伯叔對四夷說修



內治之意總是慎意。○然明王乃昭示以德所致之方，  
于異姓之邦，蓋非必無寶玉也，而必以方物者，示服遠也。  
若曰：惟朕一二甥舅，其知此物之所自致也乎？而受此方  
物之用，其無廢大邦維翰之事，以益明有尊也。又分以德  
所致之寶玉于同姓之國，蓋非無他物也，而必以寶玉者，  
示加禮也。若曰：惟予一二諸父，其知此分之所由來者乎？  
而受此寶玉之後，其時為宗子維城之思，以益明有親也。  
明王寓意于物如此，是以當時諸侯受賜者，不徒以服食  
器用之物視之，而深信其為慎德之致，見君之物有知見  
君之德焉，而率服展親，以輔慎德之化者，自不容已矣。

尚書華篇

周族契  
卷三十三

六

按德之致，如分陳以肅慎氏之矢，寶玉如分魯以夏氏  
之璜，魯有封父之繁，弱晉有客須之鼓，鞏闕之甲，異姓  
之邦，庶姓亦在其中。凡伯叔之國曰：同姓甥舅之國曰：  
異姓于王室，無親曰：庶姓。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  
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  
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  
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  
賁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五節皆泛舉，不說貢獎，然質節節射，注獎不可受而已，訓

當受故不狎侮君子是已，不役耳目是獎，玩人喪德，言以  
道接是已，玩物喪志，志以道寧，又是獎，皆從虛同實至，不  
作無益，先曰無益，次曰異物，訓言漸逼，迷繼之曰：犬馬曰：  
珍奇曰：遠物，雖不言獎，獎已昭然言下。至終之曰：所寶惟  
賢，此尤回顧已，訓欲王卻貢受言，益慎德以風四夷爾。不  
狎侮不役不作不貴不畜不育不寶，都是慎處，所寶惟賢，  
只一惟字，反照上許多不字，言不如彼惟如此，方是明王  
慎德也。○此戒玩人不狎侮，正慎德事，不落一層，德盛本  
慎德來，却無工夫，大凡于物重者，于人必輕，故首以狎侮  
戒之下，君子小人二句，正見狎侮之不可有，德必造于盛。

尚書華篇

周族契  
卷三十三

七

而後乃能不狎侮，此句只泛論理，見德不可不慎意，非實  
屬人身上說，德盛專是無一毫間隙，即幾微玩好間，莫有  
虧者，有何不盛？德盛之人，則無斯須不敬，但見已之為卑  
不見已之足恃，却與無德之人一般，故不狎侮，正狀德盛  
下只形容狎侮二字，狎侮上要補德不盛出，慎有毫髮未  
至，即有禮賢之心，難保不移，即有隱民之心，難保不間，所  
謂狎侮也，尊賢之誠移于他好，是狎侮君子，使之不以時  
役之，不以道，是狎侮小人，帝王所賴以共治者，惟君子所  
賴以守邦者，惟小人，罔以盡人心，非必高蹈遠引，即儼然  
在位，豈肯盡心，罔以盡其力，雖刑驅勢迫，勉強從事，豈肯

盡力盡人心盡人力。吾有以盡之也。要看兩以字。罔以盡。謂君自不能盡臣民之心力。非臣民不自盡也。故傳用兩能字。人君威權能驅百僚。役群動至心與力隱隱肯許。君處總衡于德之分數。就君子小人自家也。做不得。至盡字對盛字看。着君身上說。狎侮之心。聖王不敢。庸王不能。獨出于英明之君。有獨馭區宇。藐視臣民之心。自以為舉世可惟吾所控絡。而不知心力已容移矣。召公玩人玩物之戒。其心各有所屬。戒玩物固指癸也。戒玩人正欲王重己之言耳。故下即明言曰。言以道接君子小人。並提實重君子邊。故傳于小人邊着個雖字。亦有抑揚意。下即曰。玩人即上文狎侮君子之事。言君子不言小人。深識公心。此戒玩物也。耳目不專指聲色。凡物之足以移人者。皆從耳目入。耳目是形氣之私。聽役于心者也。心或役于耳目之所好。則百度不正。非慎德也。是必不可役于耳目之所好。而百為之度。經于耳目之所應酬者。惟于一正。不役則雖有時用耳目。亦不為累。役則雖視所當視。聽所當聽。非正也。百度者。百為之法度。便是貞。如何說百度惟貞。貞字在心內看。蓋不役耳目是心之不役。心不外役。便正。言百為之度。惟主以此心之正也。照下喪志字。尤見本不可添出心字。然非心字不明。真是固守之意。對役字看。自

不與度字犯。然既曰度。喚文曰。惟貞者。恐不役之心。猶未免意氣把持。故務要合于法度之正。貞者正而固也。不可回曲。不可動移之謂。秉正堅則神行而官自止。故百度有起戒而未發之體。疑然聖人處悔不吝。賢人小貞吉大貞凶。武王聖也。召公以貞戒之。惟正無失脚。不可不慎。玩人三節。喪德與慎德相關。慎則防其喪。且喪志與喪德雖並言。但德重故志亦重。凡德根于志。志不喪而德何喪。下即繼之以道寧正。忍志之喪。而以道安之也。若援言以道亦以道寧之。志接之耳。末節好尚皆從志起。好端而志既不喪。奚患喪德。故德志二字須側看。○承上兩節言。揭兩玩字。以著不慎之害。兩喪即在兩玩之中。不可分為兩截。狎侮則玩人。玩人非特心力之不盡也。狎侮之事。即非盛德之事故。喪德役耳目。則玩物玩物非特百度之不正也。耳目之役。即是心志之移。故喪志兩玩字。正照上慎守玩忽只一念。施之人有疎遠之意。施之物有驅就之心。故有不同耳。若云玩侮乎人。玩好乎物。是一字而分兩義矣。王十朋曰。德以敬而聚。玩人則以驕滅敬。故喪德。志以正而立。玩物則以欲勝剛。故喪志。兩道字重看。已志以道寧。人言以道接。所以去。玩人玩物之快者。莫切于此。此慎德之大權輿也。志以道寧之志。即

玩物喪志之志。但喪志是戒之。道寧是勉之。讓與上之。不役耳目不度惟貞。同言以道接。正不玩人之實際。處志是已動之時。不可著靜說。志最是個震盪難定的。須是將道來攝持他。令帖然安處。而不妄動。然獨與神明居。故謂之寧。志與道不是兩個。證得本來面目。靜固。則停動未始出吾宗。有何不安穩處。然言之所入。最易移志。聽言而求諸道。又何言足以入之。故曰言以道接。不以道接。則言辭游辭。紛然雜入。而不知謂之接。如以主接賓。投隙之私。截住不得入。然本文只說以道接。並不說辨其是非。勿添妄受。心與聲相遇之頃。聰能察有不及察者。言豈易接的。

尚書華簪

周族葵

十

聽言之氣浮。以道之心沉。言縱能通。不能不以道露。蓋言如簧。而以道按之。則寂如言如流。而以道滌之。則湛如言之來時。即道之往時。往來之路。別無蹊徑。正言當吾道。而明諾邪言。遇吾道而過。露道之涇渭。分言之涇渭。亦分也。志就將發時說。言就聽時說。寧志為受言之本。受言亦寧志之資。但不宜執煞有中制外之說耳。旅樊止當戒玩物。而并及玩人。止當言寧志。而并及接言者。蓋人君一有玩物之心。則必至于輕用民力。疎斥忠良。故并及玩人。志一不定。則必喜諛惡直。老成用訓之言。不能受。而當先巧逢者。進矣。故并及接言。

此節慎好尚。正慎德。指歸處。只重不作不貴不實。所實上而致意。輕看無益異物。要影笑言。傳遊觀奇巧。字面未嘗功成民足兩項。總是一意。泛作起語。犬馬珍奇。承上來得之為異物。驚之為無益。不必畜而育之明矣。犬馬二句。搭不實。造物說不實一句。足上三句。乃過文法。不畜不育。正不實也。不知惟不實。造物即遠人格。實造物必不實。賢人不知。惟實賢則邇人安。文勢如是。○有益指政事言。與功字應用。物指服食言。與民字應。無益之于有益。相為利害者也。不作無益之事。以害所當為之有益。則力不虛用。功乃成矣。異物之于用物。相為貴賤者也。不貴奇異之物。以賤所必需之用物。則財產之來。有所自。農末相資而足用矣。作字害字相對。以不字冠之。然害又原于作。貴字賤字相對。以不字冠之。然賤又原于貴。功乃成。所為皆有益于治之事。故也。民乃足。或謂不事玩好。要費民財。故民足。此只說得不貴異物一邊。還要兼說不賤用物。則民生眾為疾。以用物相尚。貿遷有無。日無不足于用矣。如此方備。犬馬非其土性。不畜而養之。珍禽奇獸。不育于中國。不實遠物。如此。則遠人服吾之德。自歸吾之化。而來格。遠人指外夷。四夷自恃遠絕。常有輕中國之心。彼知款我。未必不嘗我也。我絕無嗜好。彼自畏服。恐後有不來格者乎。所實惟

尚書華簪

周族葵

十一

賢正與上五不字。察形而遠人。邇人亦相對以見。意邇人不安。則雖九夷八蠻。倍額而朝。重譯而至。何補于事。茂邇安。是內治脩舉之事。非如俗所謂誅求不擾之說也。不實遠物。即是不玩物。所實惟賢。亦即是不玩人。實賢亦要切聽言上。惟賢是實。則王心純一。彼亦肯爲我盡心。而日夜講求治安之道。邇人在域內。首先被德。自無不安矣。不作不貴。說到不實。不害不賤。說到實賢。天理人欲不容並立。德正須慎。分別界限。處豈非明王。○傳雖說三節。然功成民足。格遠都爲安民垂重末段。故終以生民保居期之要。知此時功已成。民已足。貢幣則遠人已格。邇人亦安。但初與之功多。因好尚偏而傾囑者。惟不害有益。乃得成。方定之民多。因征斂重而失所者。惟不賤用物。乃得足。遠人雖貢多。因中國玩好差而生心者。惟不實遠物。纔不敢爲珍奇之供。而自格。實不惟賢心必分而之。他內治便不能脩邇人安。繫關照遠人格。說蓋王初定天下。內有異志之頑民。外有伺釁之淮徐。惟國有人而實。則民心貼服于仁人君子。誰敢越志。邇安而後功成。民足。邇人來格之盛。有賴耳。

音惠公與秦人戰。乘小驕而敗。見獲于秦。小驕鄭出也。是非其土性不習于用也。

馬呼以夜罔或不勤。不矜細竹。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祐。惟乃世王。

勤是慎之工夫。無巨細。亦無終始。一或不勤。便非慎德。故不矜終累。云云。爲山二句。即摹不勤不矜。此論明主慎德心事。蓋終日爲之。終日功虧。一簣者也。但一夙夜間。其精神直是包舉遠邇。貫徹後世。故能安邇格遠。近則生民保居。而遠則惟乃世王。明王之慎如此。○旣明白利害。陳于前。則又興嘆。使武王知所歸。其歸何在。勤而已。勤字正應慎德慎字。慎之無間。卽爲勤。括上意言。或不勤。非慎也。德之未修。常患不勤。旣修。則又患或不勤。不勤之心。易防而或不勤之心。難防。必自夙而夜。無或萬一之不勤。體天之行健而自強不息也。始爲慎德。夙夜二字。當發下二句著。不勤之戒。不矜細行。卽或不勤之一或耳。勿作推由看。大德卽明王慎德之德。就君身說。俗以威德廣被爲大德。涉勲業言。非是。于常謹中。不能加謹。卽不矜。亦檢點不及。非有心忽之。所謂萬一也。勤以心機不懈言。矜以用心周密言。務乃勤之一端。曰矜。則舉一事一物之微。俱盡乎有全體存亡之想。不矜細行。便累大德。猶言一定爲大德之累。無可揀棄。不可泥終字作積漸說。矜非有所把持。乃惟恐失之也。非懼累大德。而然。乾乾之心。自是如此。一簣未覆。終非九仞之極。猶不爲山。故曰虧。總其全體言。不可說傾。

敗非其功止久一簣覆了便是萬念動惕中亦着不得這一端疎放爲山狀言非譬喻正決言細終累大不可不慎意受矣未爲不好亦叫不得細行不矜况未必受篇中並不言及不可明指

唐孔氏曰周禮匠人有畎遂溝洫皆廣深等而濬云廣二尋深二仞則濬亦廣深等仞與尋同故知八尺曰仞傳照上或字細行一簣謂理有毫髮之不盡則遺生民無窮之害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是照武王地分德原甚盛訓只欲其不受焚耳故允迪茲一節都着武王身上合爲民子孫以爲念方盡勸之義不作效着保居應前通人安尚書書篇卷之三十三終

保者保合太和不但安而已世王緊根保居全要體註中得可繼之道道字總是慎德一不斷精神不指基業不必就世爲君說如云信能行此勤夙夜之言則德極其慎民者王之依自是生民保居而王道可久矣慮之周故成之速也○茲字只指夙夜一句全篇卽在其中允迪者以誠懇之心而身體之也下點細行能矜而大德無累慎德同明王意生民二句一直下威德廣被王業固已建矣而永短未可必也惟于茲慎德之事允能行之則朝廷安靜生民不苦征求從此保其居止民安國固社稷靈長豈不世爲天下王乎世王云者是指今日能修內治培植基本王

集可傳之有永非謂後日子孫法吾慎德而世爲天下王也今以前爲威德廣被之盛王今以後爲大德不累之明王武王當克商之初王業始定故以世王歆之一篇所重不在遠格只在邇安用訓用此

尚書書篇卷之三十三終

尚書書篇卷之三十三終

十五

後學  
東海潘士達輯著  
古潛張孫振鑒定

金縢

書有六體而亦有不盡然者如出貢洪範武成金縢與五子之歌是可盡以六體拘之乎但書之體雖不同要

不越乎史氏所紀錄也古者左史紀言右史紀事再貢武成金縢得非在史之所紀乎洪範五子之歌得非左史之所紀乎然則書亦史也謂虞夏商周之書亦何也

唐孔氏曰經云金縢之匱則金縢是匱之名也詩述報

弓之事云竹閉緹縢爲緹王郊皆云縢束也又鄭喪大

記注云齊人謂棺束爲緹家語稱周廟之內有金人三

尚書章句  
卷三十四

緹其口則縢是束縛之義藏之于匱緹之以金若今釘

鏤之不欲人開也鄭云凡藏秘密藏之于匱必以金縢

其表是秘密之書皆藏于匱非周公始造此匱獨藏此

書也郝仲輿曰金縢屬縢猶閉也古者卜筮之書用積

藏加鍵閉曰金縢上則啓既上以其視冊與所得兆辭

併藏之武王無周公之請亦必不死成王不因風雷之

變則未肯悟聖人精誠之極適與事會易所謂盡性以

至于命也

通篇以金縢爲主惟克商至乃瘳叙周公祀禱請命金縢

之始事要知此篇原爲後啓金縢得周公代武王之說而

作故不得不如此叙其陳歷金縢也周公納之風雷啓之成王泣之極艱危而出險爾一人一天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

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墀爲

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遭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

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子若仁者能多材多藝能

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

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

畏嗚呼無降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仲

尚書章句  
卷三十四

周金縢

二

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

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書見書乃并是吉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

既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罔

乃瘳

此下四節史臣將叙周公告神先述其始事克商二年華

殷後不再改元也本克商言者見王業未安武王所係甚

重疾非其時時太子誦雨五齡耳有疾勿豫是史臣起例

後言不豫諱言有疾耳且有疾不豫固知安寧爲福也

唐孔氏曰頃命云王有疾不懌懌悅也故不預爲不悅

豫也何休因此爲例云天子曰不豫諸侯曰負薪入宋  
曰犬馬士曰負薪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于先王之廟以占王何日乃安耳  
註云敬而和者用卜必敬而二人同心百執事咸在所  
和也傳所云上下喧騰人心搖動正以共卜按穆卜闕官  
肅穆之內謀卜于祖先以決大疑也周書穆卜之法有三  
其一絕靈破城謂滅人之國絕其先靈而破其都城也武  
王克商未久遠遯危疾二公以絕靈破城爲疑故欲穆卜  
訓敬而有和意失考

周公未嘗不欲卜也但代死精誠未達先王而遽卜則不  
尚書叢書 卷三十四

三

免于戚戚我先王者父母惟其疾之憂今以疾卜是貽先  
王之憂矣故先禱而後卜此自以爲功之意未可以戚我  
先王權詞耳未可只對先禱說時說謂周公以二公之意  
未爲不善但卜止武王之安否則忠誠或有未盡且禮如  
朝廷上筮則人心因之以搖動故不顯言但以戚我先王  
卻之此餘意耳鄧伯羔謂徒事穆卜未足以戚我先王之  
心而使之保護下言以旦代某言屏壁與珪正是戚先王  
處此則新說之悖傳而有理者

唐孔氏曰二公恐王死欲爲之卜周公言王未可以死  
是相順之辭也鄭玄戚憂也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

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二之期今必喪不以此終故  
止二公之卜云未可以憂怖我先王如鄭此言周公知  
王不死先王豈不知乎而慮先王憂也

公以王之懿親氣息通于祖考爲天下爲兄迫切之至自  
信有感必通所謂以旦代某非公之功而誰任之如云必  
須卜則無煩二公此則我之功也自以爲功乃史臣從其  
後觀之而原其自任之心非公與二公共事之詞不曰事  
曰功有期事之必濟意直解作事不盡傳云告廟恐上下  
喧騰則爲壇尤駭觀獨不畏喧騰乎只說禮支子不得入  
廟祭祖與廟中已祧之主若有所禱則別爲壇壇祭故周  
尚書叢書 卷三十四

四

公不敢入廟但執家人之禮築土爲壇者三同在一除地  
之墀中坐北向南以爲棲神之位別立一壇于三壇之南  
方北面周公自立之以爲奉神之所植璧于神秉珪于手  
乃告太王于季文王植古置字置璧于三王之壇以禮神  
秉珪公自執桓圭于手也璧是圓旋而通虛者珪是針銳  
而直方者植璧秉珪史臣必記此者正與下面屏壁與珪  
有關公意謂此璧珪固禮神之物亦必得禮神之主今日  
植之使他日亦得復植之可也今日秉之使他日亦得復  
秉之可也不然則此璧珪吾不知其置于何所矣乃告三  
王者人情惟曾祖考最親故不泛及非太王肇王王迹之



謂先告後卜者先以精意達三王使其必不容不吉意

祭法云王立七廟一壇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祫有二祫事嘗乃止去祫為壇去壇為壇壇有禱焉祭之去壇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祫為壇去壇為壇壇有禱焉祭之去壇為鬼大夫立三廟二壇適土三廟一壇官師一廟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唐孔氏曰三五每玉一壇故為玉壇壇是築土壇是除地大除其地于

尚書彙纂

卷二十四

五

中為三壇周公為壇于南方亦當在此壇內但其處小別故下別言之周公北面則三壇南面可知但不知以何方為上耳鄭玄云時為壇壇于豐壇壇之處猶存焉禮授坐不立授立不坐欲其高下均也神位在壇故用公立壇上對三王也唐孔氏曰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詩說禱早至圭璧既卒是璧以禮神不知其何色也○吳氏曰古禮凡千遠祖之無廟者及宗子去其宗廟而在他國者及支子雖在本國而于禮不得入廟者或有禱告必須壇地為壇以棲祖考之神

凡祝史告神之詞皆書于冊故曰冊祝史出冊書祝之非

史撰也惟爾元孫四節皆太史宣册之詞本告神云元孫發而此諱之者後成王問噩得書讀至此字口改為某史官因之遂屬虐疾者聖人無致疾之道偶與天之厲氣相值也祈嗣君之命于天而責之三王者以先王之靈在天與天相通蓋以鬼神祐也與左傳太子申生之靈曰余得請于帝矣略似本對太王王季言而曰元孫取太王之尊者而言又曰丕子蓋文王武王之父又非太王王季比也以旦代某之身緊接上句以者三王以之也非周公討武王必死而代特保護而不得則有代之已耳傳如欲其死句覺多一轉

尚書彙纂

卷二十四

本

子仁節承上以旦代某句說要見旦非丕子之責更又能事鬼神元孫不能事鬼神更又丕子故決其當代元孫而元孫不可以死也仁以親媚言考兼有祖即鬼神傳中順字貼仁字不是解若字的若字當爾字看且死可以代某而且有益于事神見旦之死賢于生也乃元孫反言之不重稱我爾如在膝下相唯諾爾仁稱材藝如犧性案盛稱嘉號庶其飲之○且且何為而可代也蓋以事祖考者非材藝不能今予素有仁愛之性承順祖考又精力強固多材幹足以有為裁處精當多藝能善于泛應幽冥中可信任使能服事鬼神乃元孫非不仁順而其材藝不若且

矣雖死而不能事祖考之神也。奚取于死哉。且之請代以

祭義字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竹肉歸于土土爲野土其氣發揚于土爲昭明烈蒿棲倍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萬民以服之祭法云大凡生于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

人各有能有不能且能事鬼神不能定子孫武王能定子

孫不能事鬼神故公以已與武王所能者分任請之歸重

武王能定子孫上去時說以乃命二句作當時倚賴用能

三句作後世倚賴然看用能二字全是相承說下宜題重

尚書彙纂

卷三十四

七

後世邊方于無墜寶命永有依歸意切如云况旦之生又不若元孫之生天佑下民作之君師此寶命也昔者元孫受命于上帝之庭而任君師之責遍布佑民之德于四方用其能創業垂統用能安定爾子孫于下地使本支百世賴其遺麻以君臨天下四方之民遂無不聽受條教敬畏爾子孫而睥睨神器者茂有是元孫一身所係于天下後世者尚有無窮之事業也嗚呼受命帝庭天之寶命也爾三王英靈在天當默爲保護無令其死以墜失天敕佑之寶命則不特定爾子孫已也我先王后稷以下之宗祀亦永有所依歸而廟食無窮矣○乃命二句串乃定子孫于

下地之本即受命作君作師經綏四方意帝庭二字因王

庭影用出命之地故曰庭佑即天佑敕佑是武王敕佑敷

廣天之佑于四方兼無不遂生復性黎民安則子孫安用

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即定子孫于下

地之實用能緊承上來定字有力見周之王業尚未定也

祇畏亦對定而言無敢有動搖王室者工夫都在敷佑內

祇畏畏爾子孫也從心之祇以爲畏故曰祇畏祇畏雖屬

子孫要見武王之德有所憑藉意二四方字相叫應用能

定爾子孫三句期之之詞言王業遠也下地對先王在天

之靈言見任大責重未可以死嗚呼下以先王悚動之三

尚書彙纂

卷三十四

八

王若不任其保護而使寶命一墜則黎民紛紜不但子孫不定而先王亦無歸寶命與乃命同自武王受于天曰乃命自天降武王曰寶命先王指三王之祖考后稷之屬舊以先王即指三王非也先王係歸以靈爽言所依歸者宗祀是鬼神不歆非類故以依子孫爲言究竟民心祇畏處即先王依歸處亦字對定爾子孫言永字正自子孫生出子子孫孫有所倚賴則先王之祀世世永有依歸矣命之墜否係武王之存否三王縱無意于子孫能無意于先王乎無墜句應乃命二句我先王句應用能三句受命帝庭特其正始無墜寶命方見圖終以帝庭爲舊命故下以三

王許武王廖爲新命永終是則于終終定四方終畏也

此欲三王決許保護伴說到不許耳然爾神保否在天之靈不可知元龜之兆則可見命我即命于元龜以決許否使許我任保護之責而元龜告吉也則寶命不墜而祀神有日我乃以璧與珪歸侯爾許我之命而待元孫之安吉若不許我保護而元龜告凶也則寶命必墜而宗祀無依我乃屏壁與珪不復得事神矣即命三王之命也許謂疾廖非代死也歸侯侯爾保羹之命歸自壇墠而還爾命下補他日得以事神意蓋珪璧所以禮神武王安則王業安宗祀可永故得以事神是已之幸也三王若不許則武王尚書筆簪

尚書筆簪

周金縢卷三十四

九

不生周家四方且未定七廟未有主先王亦失其依歸珪璧將焉用我乃屏壁與珪無命可俟而無計可施也屏非棄于地只是收轉而置之無用之地蓋憾辭全以危辭聳動三王必任保護之意前曰植壁秉珪此日以璧與珪則

上即在廟所可知

史記畢公始卜故云乃卜宜句三龜一習吉又句三龜三人同上習重也雖三龜並卜兆有先後後者重前而告吉故曰習吉未發占書而大概觀其父象也觀兆已知其吉猶尚未見占書占書在于匱啓匱以簒以簒開金縢見其占書乃并是吉是字指書言謂書之吉與卜之吉而爲一

也習吉者是初灼龜而見其兆之吉指吉者是灼龜之後以書斷之而見其兆之果言總是一個吉吉謂武王之必安耳左傳所載辭詞每卦皆有想有其書而今不傳古人最重其事故藏之匱不肯輕洩上而後啓視之後啓金縢之書即此

唐孔氏曰鄭玄云簒開藏之匱也開非書藏之空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于是吉王肅亦云簒開藏占書書管也然則占兆別在于藏大小三兆之下云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占兆之書則彼頌是也略觀三兆既已同吉開藏以簒見彼占兆之書乃尚書筆簪

周金縢卷三十四

十

亦并是吉言其兆頌符同爲大吉也唐孔氏曰周禮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圻鄭玄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圻兆疊也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鄭意此言體者即彼君占體也但周公今卜汲汲欲王之愈必當親視灼龜躬省兆由不惟占體而已但鄭以君占體與此文同故引以爲証耳

此公自卜深自慶幸之詞體卜兆之形體新命卜兆如面命也圖作謀看終字作遂字看爲正公之禱于三王不過圖武王之無害耳今王其罔害則壇墠禱告之謀今得以

自送不爲虛文故曰永終罔害則定子孫自然在其中不必另說茲攸俟是推意攸所也所俟者王康能念于一人則已瘳矣故曰攸俟○公乃喜而言曰我親卜兆之體王疾其無害乎小子四句相承說俱蒙罔害言新命即新受三王許我之命也公之禱于先王者不過圖武王之安以定我子孫而止耳今王既罔害則所謀遂矣茲字承說言新命于三王而能遂我之所圖茲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蓋以爾三王能念我元孫一人任保護之責而使之安也能念于一人言自武王外無能定子孫者見一人重曰茲攸俟而又曰能念我一人語意若以三王能念我一

尚書卷三

周金縢

卷三十四

人而有德之之意也

史臣記公既卜從壇歸俟命也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者卜史自收其祝冊與所得卜兆并藏之匱中蓋古者有大事既卜得兆必錄其兆辭與龜同藏周禮占人之職凡筮卜既事則繫帛以比其命歲終計其占之中否是也啓書藏冊皆卜人藏司非此冊獨藏亦非待公命而後藏也曷日卜之明日凡今日前後皆謂翼日猶言挾日如鳥之有兩翼也公歸明日王疾即瘳見感應之速

王仲淹曰大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故悉本于天推神于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

接焉近則求諸已也已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卒歸之人推鬼于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古者觀盟而不薦思過半矣○何孟春曰孔子家語太廟有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爲鬼李文問朱子太廟堂室之制朱子曰古制不可曉禮說堂後一架爲室蓋甚窄不知周家三十以上神主位次相過如何行禮則是不辨乎此去祧去壇去墀之說也家語所載見禮記王制祭法朱子嘗謂王制與祭法不同以周制言

尚書卷三

周金縢

卷三十四

之王制爲是按祭法大夫立三廟二壇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專爲壇祭之與王制所謂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者不相入家語皇考廟有一壇考廟月祭王考廟皇考廟爲始祖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以禮意推之家語爲是朱子謂古者各有始祖廟以藏祧主是本于此而今解禮者乃曰大夫三廟有廟而無主其當遷者亦無可遷之廟春不知其何所見也家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也不毀者公羊子之所謂貴始也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則所謂

皆不毀者大夫之祖皆在其中而四世之後所祭于禮者其所通遷之王明矣○按文王二十四生武王四王命惟中身春秋九十七武王七十三嗣位十三年克商即天子位七年崩年九十三邑姜之歸計當在後車與先王元女大姬次成王補次叔虞禮世子篇曰我百與國三則周公所代之年即文王所子之齡金氏乃據竹書云武王年五十四則謂謂未受命者又胡以云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尚書卷第四 金縢 三十四 十

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武王之喪在疾瘳四年之後周公攝政必武王遺命非也兄死弟立之疑商人恐未必有或武庚以此誤三叔則未可知耳管叔自以爲兄次當居攝忌公最深曰及其群弟見管叔造謀流言者自東土流于王國使成王不知言

之爲誰後世所謂謠語也不利孺子之言出自管叔若武庚雖包藏禍心而猶觀衆未啓故史只著三叔罪案人臣無將將者揣摩不可根究此字最害事

王元美曰夫武王沒而成王尚幼周公用叔父之尊親而當武王之重托以御初服之天下使退而躋于畢召之列則五服之外人得以幼主而易成王故負扆以朝諸侯使天下曉然知成王之爲君而周公之爲攝又不欲以萬機之衆而捷成王蒙養之哲使之從容以成其德而練于政知其必克負荷也然後稽首而歸之若指蘇氏之論則七年之內將以攝爲真而天子之名不歸之成王而歸之周公此新莽之所妄引以成其篡者也

而謂周公爲之乎周公之過陳賈則一二測之夫洛邑之頑未嘗一日忘怨周而爲殷武王之黃鉞固已斷紂之頭而懸之太白矣乃使其憤怨狼戾之子爲之長而又使其失職之兄不肖之弟而監之不亂何待且夫紂之自絕于商久矣武庚親其子也頑民挾而欲甘心倒戈者畏而有二志皆非所以寧之也微子者紂父之元子也而賢滅商之後卽立微子可也或曰封武庚者武王也非周公

三叔之情欲使周室先自生釁而後起而圖之也而成王

果不能無疑是時不退去以待王心之察不惟非大臣自處之義不反實奸人之口變從中起乎故周公自叙退是之志不避則無以釋君臣之嫌隙恐蒙難而不能自處以危社稷則亦與有罪焉無以告我先王告以心告耳與自獻相似單欲告先王便難告人何以必告二周公前後與二公語俱私論蓋三人同體公避而二公猶在居中鎮撫國事而身自東出因以寧輯東夏避之不慮無所托係睽之辭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蓋道其所以遇睽而徐以釋君之疑之至情也

新書卷之

卷之

十五

然居東公身不居中卽流言不辨之辨實乃遙制四國故居東二年外變不起而內論亦明何者倡爲流言媒作禍亂之人遂得主名成王始知管蔡之罪公自居東王自得罪人兩無心也充周公居東之心惟知避之終身可告先王地下而已何計其爲二年之久然自史氏爲公抱不平者觀之則必待二年而斯得罪人晚矣

曰于後者見罪人未得之前尚不敢爲詩自明也爲賜騶之詩以貽王全是策武庚之必反武庚不一日忘周但未未管叔監殷者也以怨望失職故棄親卽仇欲藉殷人圍中國正墮彼之牢籠四國既合其勢必反公不憂管

蔡而憂武庚賜騶之中三致意焉欲王之懼而備殷非以此遣王歸已也人但知流言之爲管蔡而武庚之本謀在未有破其奸公乃托言于賜騶賜騶既取我子謂其已勝管蔡毋毀我室謂勿敢動播我周家恩斯勤斯醫子之罔斯傷管蔡也二章言先王創業之備固迨天之未陰雨微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微管蔡之內叛武庚之外連則固未易侮耳三章言先王之勤勞予手拮据予所搏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四章言王室孤危外患必至其辭不得不急也予羽謀燕予尾脩飾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嘒嘒但述武庚之情而不

尚書卷之

卷之

十六

以一言自白蓋武庚之欲恢復其禍不在周公之身王雖或知周公之無他而識未足以及此故但曰亦未敢謂公秋大熟節叙得書之由上文居東二年未有別年之事知卽是二年秋也罪人得矣王弗悟賜騶貽矣王又弗悟幸而天心仁愛雷電不雨而風屯察之兆正天動威處秋大熟未獲主禾言禾因水偃大水斯拔爲偃禾書大恐因天變恐禾之成否關歲事歲之豐凶關民生故以風傷禾爲大變詳言之言邦人則風災惟在周邦獨畿內大恐也變出非常故王與大夫盡弁啓書以卜天變嗣王在喪稱小子二年則武王之喪未畢凶服不可入廟改服皮弁弁士

服降服而卜以示罪已之意升而啓書敬天之怒一云古  
禮視朝用冕祀天用弁此爲天變而卜故盡弁也參之金  
際藏卜兆之書未卜而啓金際取冊而書告神之事耳凡  
朝廷有卜皆然正欲卜天變所自偶得周公代武王之說  
所自以爲功卽冊祝之藏于匱者天啓之有心王得之無  
意宜如何驚咤也啓書卽周公啓籒之書但公卜而啓王  
啓而卜或公以倉卒舉事王以謀定而行先後次序不同  
耳

張橫渠曰利者爲神滯者爲物是故風雨有象不運于  
心心禦見聞不弘于性○論衡曰雷者太陽之激氣也

尚書卷

卷三十四

十七

何以明之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  
迅秋冬陽衰故秋冬雷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  
之陰陽分爭則相校軫校軫則激射激射爲毒中人輒  
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雷者火也○洪範論曰雷于天  
地爲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其出入也陽用事百八十  
三日而終陰用事亦百八十三日而終雷二月出地百  
八十三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三日雷入  
則萬物入此其常經也故雷安萬物安雷害萬物害○  
京房易傳五星占云雷電殺人何雷天拒難折衡之臣  
也君承用節度卽雷以節暴人威福則雷電殺人五行

傳云于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  
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  
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  
伏宜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大  
戴禮云雷震雉鳴雉鼓其翼也正月必雷人不必聞惟  
雉聞之○論語識曰雷震百里聲相附宋均注曰雷動  
百故因以制國也○師曠占云春雷初起其音洛洛霹  
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依音不大霹靂者謂之  
雌雷水氣也○鄭炎對事或曰雷震動百里何以知之  
災曰以其數知之夫陽動爲九其數三十六陰靜爲八

尚書卷

卷三十四

十八

其數三十二一陽動二陰從故曰百里○起世經云有  
三因緣更相觸故雲聚空中有音聲出何者爲三一雲  
中風界與地界相觸着故便有聲出二雲中風界與  
彼水界相觸着故即便聲出三千雲中風界與彼火界  
相觸着故即便聲出所以者何譬如樹枝相借卽有火  
出此亦如是○禮記曰風萌也養物成功所以八風象  
八卦也○楊泉物理論曰風者陰陽亂氣激發而起者  
也怒則飛沙揚塵發屋拔樹喜則不搖枝動草順物布  
氣○子華子云風涵太玄之中精故能動化百物而行  
乎天上風陰也而其發爲陽○爾雅云暴風從上下曰



顏從下上曰變亦曰扶搖颺風曰飄日出而風曰暴陰而風曰曉風而雨土曰霖易緯曰八節之風謂之八風○唐孔氏曰皮弁像古故爲質服祭天尚質故服以應天也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無旒乃是冕之質者是事天宜質服故服之以應天變也周禮視朝則皮弁服皮弁是視朝服每日常服而言質者皮弁白布衣素積裳故爲質也鄭玄以爲爵弁必爵弁者承天變降服亦如國家失道焉○周虞隨爲郎官進大理琴于文王有大聲至成王時二叔流言作周公以獻流涕不已風雷大作王因啓金縢服用周公

尚書書卷

卷三十四

十

前周公告二公二公倘急相白焉知不一激而疑爲黨故不發半語徐俟微中至此不曰王及二公而曰二公及王見二公啓護之功不爲無也此史氏書法史卽作冊者百執事非舉朝百執事乃有事于壇場之人視亦其一也問諸人有此事否問頗末非問真僞問其何不早言致有今日也信者言共對曰冊祝請命之自乃公忠誠懇切可以對天地質神明信有之矣已而歎息曰噫不但嗟以悟王承問喟然若有不容已于中者公命言祝冊請命之書乃公意令我爲之而我弗敢言蓋祈禱事秘言則褻鬼神且不欲武王與在廷諸臣知我敢違公意而漏言乎不敢言

亦非有所忌凡分所不宜言者必有問乃敢對耳如時說云主少國疑雖周公且難自明雖尊如二公亦難爲周公明而區區卜史敢容喙哉則是然口敢言矣只說勿敢言勿拘前日後日

二公急于白公故先王而問及王執書感悟而泣則二公不能贊一詞矣執書與上啓書相應若執冊祝之文則不可謂之書其勿穆卜句承天變來本欲卜天變天變爲公穆卜何爲昔公三句見不必卜也今昔二字對看勤勞王家推開說兼輔導少主在內德指請命一事者昔公有其德我既勿知于前今天彰其德我當逆歸于後昔公勤勞

尚書書卷

卷三十四

十

王家綱繆拮据真有如公所陳者雖至先王遭疾國家危疑之時猶自以爲功至願以身代勤勞甚矣其身之不恤而兄死謂何肯因之以爲利乎惟我勿冲不及知使公反以流言避位盛德幾晦矣今天動風雷之威正以彰顯公知有國不知有身之德蓋不卜而天意可知惟朕小子其親出郊外迎公歸則不惟可以應天變于我國家崇重元功之禮亦宜然也曰國家禮者以親則叔父以功則有大勤勞不爲曠典惟朕小子其新逆句我國家禮亦宜之又句禮臣逆君若無逆臣卽左傳郊勞必主賓均體今王行此于公是從所未有故曰新然公勤勞亦從所未有則王

王雖出逆實禮以義起故又曰宜

唐孔氏曰詩九畝之篇是迎之事也亦國家禮有德之  
宜言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稱黍稷豆是國家禮也  
王出郊正親迎也天乃雨則前此無雨可知乃雨反風者  
雨作風自止也近說云反風者如轉西為東之類恐禾則  
盡起看來則作反風滅火之反甚是迎公之貌肅則時雨  
應迎公之思通則恒風反理或然也禾盡起是禾自起盡  
起而榮亦指禾言乃人起之也大木斯拔必偃其在下之  
禾盡起而榮起其木而榮其禾也故云歲則大熟歲大熟  
專指禾言與前秋大熟應王未知公則天為之雷風偃禾  
尚書卷第十四  
王既知公則天為之反風起禾蓋歲之凶豐關乎國事故  
以此為天人感應之徵

張橫渠曰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  
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  
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  
其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  
槽柏煨燼無非教也○戴德曰單居離間于曾子曰天  
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  
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如誠天圓而地方則  
是四角之不均也參嘗問之矣子曰天道曰地地道曰

方方曰圓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故外景幽者含

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曰外景而金水內景吐氣者施  
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陽之精氣曰神陰之  
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而禮樂仁義之祖也而  
善否治亂所興作也陰陽之氣各盡其所則靜矣偏則  
風俱則雷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為雨露  
陰氣勝則凝為霜雪陽之專氣為電陰之專氣為霰霰  
電者一氣之化也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毛羽  
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生介  
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唯人為倮倮而後生也陰陽之

精也毛蟲之精者曰鱗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  
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倮蟲之精者曰聖人龍非風不  
舉龜非火不兆此皆陰陽之清茲四者所以役聖人之  
精也是故聖人為天地主為山川主為鬼神主為宗廟  
主聖人慎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  
逆謂之曆載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  
律居陰而治陽曆居陽而治陰律曆迭相治也其間不  
容髮○唐孔氏曰上文禾偃木拔拔必亦偃故云木有  
偃拔起而立之樂有其根禾木無虧百穀豐熟鄭王皆  
云榮拾也禾為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下禾無所亡失

意大曲碎當非經旨○張橫渠曰聖人有感無隱正德  
天道之神○董玄宰曰俠客爲爲已者死動於氣義也  
非是則郭解之藉三何異於秦犬之吠人忠臣以大義  
滅親關於廟社也非是則逢萌之負心何異於哺鼎之  
食母是以君子不受難酬之恩不樹難事之友

尚書章句卷三十四終

尚書章句

周金

111

尚書章句

後學  
東海衛士建新著  
古肅張振鑒定

大誥

周公迎歸後三豎懷流言之懼武庚遂與管蔡叛周公  
以王命討之作大誥書雖得王實公之意唐孔氏曰其  
皆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  
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代叔共之衛蔡叔之子以  
殷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玄以三監爲管  
霍獨爲異耳謂之監者當以殷之畿內被紂化日久  
難以建諸侯且使三人監此殷民未是封建之也三  
雖有其分互相監制不必獨主一方也史記衛世家  
武王今其弟管叔蔡叔輔相武庚共監殷人故稱監也  
序倫言惟其叛言惟其叛言武庚之屬共叛用者以下  
文云成王既伐叛言武庚之屬共叛用者以下序  
殷命滅商漢代作周官云管蔡伯禽完曲率徐夷  
尚書章句卷三十五

作費費彼三序者一府之事皆在周公歸政之後也  
方篇數此諸國之罪云至于再至于三得不以武王初  
崩已叛成王即政又叛謂此爲再三也  
以此知淮夷叛者徐奄之屬皆叛也

此篇大意在終武功以用上爲首二節止言當奉天安  
民寓用卜意寧王遺我五節方追敘昔嘗用卜今邦君御  
事之違卜肆予冲人六節因歷破邦君御事之違卜失今  
日必亦用卜末兩節始以用卜安民終前功正結卜重天  
命不重吉內誓誥體多條罪狀大誥節不剖列恐生譏端  
故篇中只言有可信卜有必終功止爲疑阻入破除可見  
與變猝生惟怯觀望聖世亦然特聖人正有這提撥法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

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錫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實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閑于天降威

用

此兩節成王但說已嗣位義當安民以起下殷膏伐意未便說伐殷也且篇中言天雖兼言商周然多指周說其指周雖錯言休戚然又多指成說故予不敢閑于天降威用只宜照降割降戾虛虛看不可以威用竟指伐武庚說○將伐武庚而邦君御事不從周公傳王命誥天不以獻發語方言也多邦指外臣即下友邦君御事指內臣即下

尚書卷

卷三十五

三

氏庶士伐止武庚而大誥天下者所以昭大公而一衆志使雖有三監煽亂無牽引不止之變也武王遂喪而不延即弗弔降割之實說武王正以起成王洪惟二字貫下大思我以冲人嗣無疆大歷服見任大責重如此歷者歷數以統緒言服者五服以疆域言有此歷數必有此五服不宜分說總之爲天下若是無疆言大非言久弗造哲二句設若之詞就人事言便含得伐武庚意而不露矧曰一句是反言以明已必當盡人事以奉天討意惟哲能察見民之所以不康者何在故貴造明足以察幾智足以靖亂皆所以造哲而迪民于安康也迪有挽回維護之意迪康

是造哲內事造哲者自造之哲也與自貽哲命相似哲雖

天所命而人自以私意蔽之則理有所當然與勢之不得不然者皆憚焉不見則是養成禍患殃民而非所以導之康矣夫討叛安民眼前人事之顯然者尚昧而不能決况曰天命之難謀者其能格而知之以延此歷服乎天命就建周言即歷服是知之透徹曰格格知天命解作係天命不得然格知則保之意如格人元龜罔敢知吉之知言深知之而信其必我佑也蓋以冲人嗣大業必格知天命乃可天聰明自民天明畏自民迪民乃知天實際不迪知而知天未之有也哲則無微不燭無遠不徹匪獨能辨人事

尚書卷

卷三十五

三

亦識天心且不但知目前更知易世下文永思永念即此哲之發越故造哲句宜重看君道須有絕頂靈慧纔天民交賴若只半上半落知解多不濟事故哲者于繁華微幾精研洞晰之謂使心靈直造到此則于此精晰便于此莫安凡震驚之惡一切消除是造爲迪之始基哲即康之靈戶夫造哲既造其爲迪民康之哲即造其爲知天命之哲總是這個靈聰非有淺深若哲弗造徒徂昏愚便與邦若御事憚征役者一般前之何以對十亂後之何以辭十夫爲求與邦由哲迪知帝命與此造哲迪民格知天命首尾照出此是顛倒一篇大意統在此二句內

陳大猷曰格知格之至也下文將言用龜繇天命故先  
謙言已不知天命也

次節承言討罪之不容已重在茲不忘大功一句是伐武  
庚大題目下面節節皆以終武功為主予惟往求朕敷濟  
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一氣說下專重惟字予不  
敢句與此數句相呼應予思欲如此故不敢開天降威用  
也開字正照着二數字說予不敢三字重看乃造哲作用  
下文統照此予不敢三字說小子懼不能迪康以保天命  
若涉淵水予惟自今以往何者慘勢之輕重何者係時之  
緩急求朕所以濟之之道無疆歷服是前人大功既定之

尚書卷三十五

周大猷

四

後所受之休命而又立法度以維持之法者治之餘亦世  
之餘典章法度正國家光彩氣賦所存故不以法名以責  
名責必敷而始煥惟發揚振起不使廢墜傾者定之漢者  
率之法度大明則前人受命不拓而自大是正不忘武王  
是乎在予不敢開于天降威用期能格知天命耳○已字  
緊承上言已討罪之意已而有不能已之意若字承嗣無  
疆以下言惟其如此故憂懼之甚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  
政濟冀必能迪民康以保天命也予惟小子未更于事置  
其身于艱難中愚或以思懦或以奮此何可不求也天下

尚書卷三十五

周大猷

五

事常冒危而得安故傾而得泰皆人力幹旋之功朕之及  
此寧能已于求濟乃濟自實實有靠傍有把握非只微幸  
于浮沉莫必之鄉渡水曰涉渡訖曰濟濟字從涉字生知  
懼自強兩者並行方能濟難不知畏者忽徒知畏者阻皆  
非也敷賁三句正求濟之道工夫只在敷賁敷命上大功  
即承濟之功指伐紂言見締造之苦賁以王法言是大功  
後制的命以王業言是大功做成的敷命從敷賁說無二  
事賁必須敷始煥許多文物都為王圖而設武王經綸草  
昧正待我今修明成命藉敷益廓而大此二句不專指討  
叛而討叛自在其中前人受命即是受之殷者偕亂之臣  
竊據土宇乃法度當討于法所當討者即討之所以修明  
法度而平其僭亂以復吾之土宇而開大前人之基業也  
前人渾一海宇一時豈能收拾安定若不增大不足為典  
法也只土宇不受據于他人便是增益非斥大境土之謂  
茲字指此二句敷賁敷命而繼述之即所以不忘也一直  
說不必說推敷賁敷命之由夫武王安天下之功今幾何  
時賁命若無敷揚振起氣象則大功忘矣過亂之典既振  
則前王之業方恢茲修明開大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大  
功而保前人之無疆歷服者此也不可以大功賁命作一  
樣看不忘在成王心裏說重下句猶云茲不忘者予不敢

如此也。大功以上，俱足以除殘去暴，說予不敢句，只暗指伐武庚身上說。經文至殷小腆，節方露出殷字，傳今武庚不靖二語，乃超前解耳。天威禍淫之威，一方不靖，則王綱紊而王業搖，天固欲誅之矣。我豈敢閉抑上天威討之用，而忘武王之大功乎？用言威是天之作用，若人主不善承天這威，便到我身上了。故篇中既說疵說難說恤，却又說功說休說吉，總是這一物，但看人用處何如。爾不敢閉，乃造哲作用，正是格知天命。後不敢替，不敢不極卒等，不敢字皆祖此意。然本責邦君御事之敢違下，乃始末中間不言邦君御事敢，只言已不敢，而邦君御事之敢，層叠見于

言外。天威在，天命中能不開天威，然後能格知天命也。開則不敷敷，則不開，不敢內有孜孜奉行，不能自己。正與章首已字相叫應。○新說云：責即大也，敷責猶言用宏。茲責以謀猷，光大言。如此看，則與敷命攪做一團了。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蠡。○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蠡今翼日，民獻有十。夫子翼以于救寧武國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迪播臣。

上以事理言，此下始以卜言，以天命決人事，承上見我之不閉天威，正以卜不可違耳。故言寧王兩節，見昔之卜于成王，嗣服時者，既可驗于今。罔言今蠡兩節，見今之卜于武王，蠡動時者，自將驗于後也。○所謂威用者，即天降威之威，何以驗之？卜是也。大寶龜重之之詞，紹天明句，推寧王遺龜之意，龜為天之介紹，以傳天意，如介紹傳人之意。故曰紹天明，天明者吉凶之理昭然，然重在奉承天命，不重在趨吉避凶。只言其能紹介天明而識天命之所在，便是即命。是武王初崩時，泛卜時事之吉凶，而有此兆也。即命即龜兆之所命，不可作就龜而受命看，蓋當遺龜之時，即命卜國家之事，而其兆曰：曰字冠下文，有大以下十二字，有大艱二句，是占者之詞，彼來難我曰大艱，我勞應彼曰不靜。西土指鎬京，對東方諸侯言，言異日天時有變，人事艱虞，故曰大艱。東土叛亂，必用西土之人征之，故曰人亦不靜。武庚未叛，西土方燕然而龜之預告已如此，所謂見乎著龜者也。及此果蠡蠡而動，所謂大艱不靜者，今果驗矣。

按爾雅有十龜，一曰神龜，龜最神明者。二曰靈龜，出涪陵郡，緣中文似玳瑁者，或云即今大背靈蟬龜，能鳴者也。三曰攝龜，腹甲曲折，能自張閉，好食蛇者也。四曰寶

龜大寶龜也。王曰：文龜甲有文，祿者河圖曰：龜負書。丹甲青文。六曰：著龜在著，墜下者。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夫天曰：神又神龜，負文故神龜。龜文龜即天龜也。傳曰：地不愛寶，著地中植物故寶龜。著龜即地龜也。後天卦位東北為艮山龜，即東龜也。西為兌澤龜，即西龜也。南為離火龜，即南龜也。北為坎水龜，即北龜也。唯攝龜無用，又爾雅云：龜俯者靈，行頭低仰者繹。行頭仰前奔果，甲前長後奔獵，甲後長左倪不類，行頭左痺右倪不若，行頭右痺此言龜之體也。但果獵類若字微有差誤，蓋得天氣多者形下覆而俯，靈者神靈之意，得地氣多者形向上而仰。繹者土勢高下相因之意，得南方氣者甲前長而向前，奔獵者獵而居前也。得北方氣者甲後長而向後，奔若者順而在後也。得東方氣者目左倪而頭向左，卑果木也得西方氣者目右倪而頭向右，卑雷主聲謂金也。色者天玄地黃，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也。天地東南西北之龜，雖其法象各不同，然受氣不能純然無雜，但或以其體或以其色辨之，而使之各有所屬，因之各有所取用也。○蟠音維，奔地音二，倪音尼。

此節正是蠢動處，殷特小厚之國，乃大放紀，續其既亡之

緒是雖天降威使自速其亡，然亦武庚知我國有二叔，庶民心搖惑不安，乃乘機以逞，敢大言曰：予將復殷舊業，欲反鄙邑我周邦，其蠢何如？○于殷名其國，不以彼，譽之子。予武庚也，只把殷字還他，恐以予復罪狀武庚不得，殷小腆二句叙蠢動之實。天降三句推蠢動之由，蠢動而曰天降威，蓋天使彼叛亂而速亡之，即是降威。應上天降威用說，到知我國有疵而民不康，應上迪民康說，須暗指三叔流言，兆衆弗露曰：予復是速武庚之言，曰反鄙是度武庚之意，譏敢紀謬字作放誕解，予復反鄙正其放誕處，殷訓厚以基勢，言左氏云：厚將得衆是紀者，維繫之謂王康云：大敢經紀王業，望復之也。鄙即都鄙，猶尤云鄙我也之鄙，謂反我周邦仍為彼之屬邑。武庚不軌之謀，敢紀其緒如此。三監備兵利有周也，曰公將不利而實為武庚所愚，故直點破武庚心事。夫周邦且欲反鄙，三監其何以自托乎？說天降威見予不敢閉說，民不康見予當迪民康，此是題眼。

唐孔氏曰：祿父以父罪滅殷，身亦當死，幸得繼其先祀，宜荷天恩，反鄙薄輕易我周家言，其不識恩養道其罪無狀也。漢代止有無狀之語，蓋言其罪大無可形狀也。近代以來，遭重喪，各人書云：無狀招禍，是古人之遺語。



也

此節正言伐殷卜吉之事須知天命所以決人謀勿平豈  
雖得民獻十夫之輔不過得賢以興弔伐之師耳至于必  
勝之謀則于卜吉而知今蓋今翼日二句見蠢動方始予  
今日十夫即義憤于翼日人心之公不疾而速豈非以武  
功必有當救者乎武圖功即在救寧內商邦不寧則武劫  
擊矣今之我助撫定商邦正所以嗣武圖功于不衰耳與  
不忘大功相應此是十夫欲輔成正如此作朱然看大義  
休承人心之應而決之于卜并吉此句是天降威用之徵  
○連下兩今字翼日字見大義所在惟賢人窺破獨早惟

尚書卷第五

卷三十五

十

民之賢靜中觀變獨深賢者人心公議之主也民獻十夫  
亦謂賢者主議之衆多耳非定是十人也十夫侈言多與  
十亂說少不同公之東征邦君御事皆疑民獻十夫先至  
故公表其人以告之予翼以于此民獻之意予翼二字不  
可如傳倒了不曰翼予而曰予翼見東征是朕志先定予  
爲主十夫適欲翼之正對邦君御事言見十夫未來單有  
予幾曾見有輔翼以征者據傳枚寧句武圖功又句枚寧  
就伐武庚言伐武庚而曰撫定者誅其君而弔其民也武  
字直解作繼字不得武者繼之意武是祖武之武前人之  
舊跡也武圖功云者步武平前人所圖之功而繼述不替

也武字活看不可誤爲武王圖功方是武王看來武爲  
繼又增出武王欠直捷不如訓帥武即武王枚字要認除  
殘戡亂斯于寧武所圖撫之而無虧蓋續緒揚烈原不在  
凌厲在撫存與敷責敷命平層即所謂不忘大功也民獻  
一二亦足占勝兆况民獻十夫來我助往枚寧武王所圖  
之功使蠢動者不得逞也人心之應如此此云勝處然大  
事以人心爲本亦以神謀爲決我知有大事之必休者非  
特十夫之助已也以朕卜并吉而知之耳并吉已知休而  
况并吉彼卜既驗于未事之先豈不驗于既事之後乎我  
有大事休是成王自知非謂十人知之也按陳新安謂天  
之祝聽在民而民之去就視賢賢人尤可以占天意故語  
錄就予翼以于枚寧武圖功搭到我有大休朕卜并吉上  
去最得經脉要認大艱之卜卜于武王方崩之時此并吉  
之卜卜于將伐武庚之日

尚書卷第五

卷三十五

十

周公將東征十夫之外無有與者勢龜屢吉三月而未  
出師王滿生請問曰遠言必入將入乎無公與之入大  
言必立將立乎無公與之立要言必嘿將嘿乎無公與  
之嘿于是公遂東征一日而武庚平三年而奄人服○  
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論伐叛知大事戎事也  
上三節皆是引起此節此節特追叙前日以卜相告之事

起下節違卜勿征之語得吉卜而告臣不敢開天降威用也夫十人猶能于未卜之先決救寧之策况以十人之公合之天明之吉乎故朕卜并吉之言不待今日為女言之向當武庚不靜之初嘗以告我友邦君趙尹氏庶士御事曰典事決疑必稽之上予既得吉卜矣予惟以爾庶邦予伐殷逋播臣此非國家討叛之大典不足憑反惡冥與之卜蓋殷王之裔或天心所未欲絕則取決于卜今卜伐而吉則此不過遭亡播遷之餘孽耳又何論難大乎○肆予緊頂上朕卜并吉句來傳云舉者是前日之告今日舉而言之耳非今日始告之也邦君是一項尹氏是一項庶士

尚書書傳

卷三十五

十一

是一項御事總尹氏庶士蓋尹氏尊官庶士散官合王朝尊卑之職言皆御事之臣後言邦君御士乃總括首尾之辭曰字直貫至播臣皆是告臣之辭重在予得吉卜上予惟以爾庶邦包尹氏庶士在內于伐殷內要點救寧武功意不斥武庚而指殷臣罪其反覆也必告友邦君等卜吉者何蓋龜從雖可以即事而十夫之翼猶未足以合卿士之從故猶煩化誘冀其僉同之應後化誘我友邦君正補足此

唐孔氏曰尹氏即顧命云百尹氏也尹正也諸官之正謂卿大夫故傳言及于正官尹氏卿大夫尹氏即官也

總呼大夫為官氏也

爾庶邦君趙庶士御事罔不反曰難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趙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姦謀寡哀哉予造天役遭大投艱于朕身趙予冲人不叩自恤義爾邦君趙爾多士尹氏御士綏予曰無恙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與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

尚書書傳

卷三十五

十一

爾庶邦君節句句繳駁上文實開下文辨折之端故下肆予冲人六節歷破此節蓋邦君御事以反王王又即其言反之者王言收小腆衆言艱大王言民不康衆言在王宮邦君室王言民歌十夫衆言考翼不可征王言予得吉卜衆言害不違卜至王反邦君御事說汝言艱大豈不知臣當輔君圖功汝言害不違卜豈不知寧王受命用卜汝言考翼不可征豈不知寧王舊人若勤汝言小子趙考翼不可征汝亦只是弗肯汝言民不靜汝亦只是不救汝言在王宮邦室汝亦是不知天命句句破盡方正結以上天喪殷之意及已用卜之情○追舉邦君御事前日違卜勿征之語隱憚征之本情借衆大為規避故下文首破艱大層

周用考異折之邦君等即在所告之臣尹氏在其中反是復于王曰字貫到末艱大至不可征對上予惟以爾句看事之成敗不可知曰艱邦之安危在此舉曰大艱大以事勢不可輕舉言民不靜至邦君室以理勢不可不自反言然群臣不欲征之意還是怕事勢艱大故不肯從因藉口理勢一端見骨肉所在恐傷恩有投鼠之忌耳蓋言今日之事艱難且重大夫惟艱大即使舉由于彼亦當恤艱大而不舉况亦惟在王官邦君室王官指成王邦君室指三叔猶言王的家裡邦君室也總只一件言兄弟相倚受自內出固不可盡咎于殷之連播臣也傳自反言當自咎置尚書卷第五

卷第五

十四

三叔之始而流言以危公武庚誘之也既而連兵以振

周武庚勝之也當時三叔必為戎首其舉兵之辭雖不可知意亦必有所託然邦君御事但知三叔流言之舉而不知武庚首禍之情故以王官邦君室為言也此正破上艱大之說貴群臣之避事以求向為王然本文以已與卿士邦君並舉為下五節之綱嗚呼以下先從已說起言已不能辭艱大之責當奉天東征然後說群臣義在分我艱大之責當奉君東征下予惟小子三節每官予即承此予造天役之予說若凡考兩節又提爾即承此義爾邦君之爾說群臣艱大之說源重在王官邦君室成王只承艱大絕無一字及正官邦君室但曰不叩自恤而大義滅親隱然口吻且曰無恙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寧考為重則三叔為輕群臣安得藉口以自甘于非義耶○因眾言艱大似老成慮事故先用寧考圖功折之艱大之說予中人未嘗斯須去諸心何待爾諸臣喋喋耶曰嗚呼其如四國信然蠢動兵戈所及害及鰥寡之可哀何造哲迪康乃哀憫人窮者之所當汲汲而可以艱大自沮耶况今日之事雖予所造實天所役使遺此大投此艱于朕身推之不可避之不得于我冲人固不暇自恤矣律以人臣為國之義爾邦君及爾多士官正治事之臣可坐視至憂避事而不同艱哉當安我曰事雖艱大然亦無勞于憂

卷第五

十五

誠不可不相與戮力威周以成乃寧考之圖功也蓋臣義在寬君憂而顧張難大以重其憂為人臣當如是乎○肆予冲人正射越予小子說承恩艱賁下曰字至不叩自恤止皆承恩意言今日東征之舉爾等以為艱大不可得越予冲人亦長思其艱大矣但有不得以艱大自阻者爾嘆息而曰云云允蠶二句本說人事不可不伐正起今日所以伐之者非人也天命也故連趺起予造朕身上去允蠶二字一讀解寡哀哉四字一讀既已蠶矣何又稱允謂不意戡定冷蠶動勢堅確難搖故曰允蠶此方士民俱託叛亂為恢復意見一差塗磨皆恬惟彼鰥寡獨蒙憂喜殊為可哀允蠶而曰鰥寡者武庚之亂勢必鰥人之夫寡人之妻鰥寡兼東國西土皆有害及鰥寡則天矜民而以導民安唐責之我矣曰哀哉者見不容以艱大自己也予造以出師言起謀曰造天役本害及鰥寡意來遺大投艱緊帶天役二字說下言上天憫生民之毒害而使我為之雖曰甚大實天所遺我無容諉也雖曰甚艱實天所授我無容避也遺大即是投艱因上文艱大之言而反之哀鰥寡故不恤我躬相因看以天之心為心不得不以天之事為事而不暇憂其事之艱大矣責已為責臣而發予造至自恤不過喚起下義字我固當伐武庚以終武功矣然以義言

之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獨可以艱大自阻憚從征耶義字提起此一字正微惕群臣之心處大義對君而言勤王義也避事非義也責臣之義在緩予上無恙以下乃代為群臣緩予之辭遺大投艱固可憂矣然君無勞于憂蓋舉事而孤立者始可憂也令我群臣其必分君之憂哉定禍亂以成乃寧考所圖安天下之功而天之役我者當以人力而相與成天可也爾如此方是義欲我連上果是義乎義字莫放過無恙于恤緊對上不叩自恤言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成字宜重看正所以壯其意而養其決也宜說在臣子相與戮力致討上方于無恙于恤勿切結殊武庚尚在是寧考之功猶未成也下天闕謬我成功所正應此成功二字不可不三字內有協力意此節承上言王害不違上故又以寧王用上折之以天明畏二句為主帝命指上說替上帝命是從群臣欲違上而不肯盡義來言汝等欲我違上而不盡義豈其敢于替上帝命乎今日有不容自己者予惟小子實不敢替即有下明威意在內俱指上伐庚而言言不敢替句虛喝作冒蓋以上為上則占數之術而已殊不知上者所以紹天之明上之所在帝命之所在也帝命其可廢乎故即先王及小民莫不用上以証命不可替意天眷周天豈諄諄命之寧

王稽之干卜用卜以伐商所以安受此殷命今天相佑一  
小民豈有言喻况亦惟卜是用祝封兆爲從違所以克受  
佑助之福也寧王用卜是正意小民邊更推開了天休于  
寧王謂天保佑武王而休美之尚未着在上上說與我小  
邦周謂化家爲國即天休之實此二句言其時也此時武  
王果何所據哉惟稽之干卜而吉是用故剪伐大商而安  
受茲命茲命者即謂此天休之命小民之卜傳云避凶趨  
吉以日用言相即相協陰啓其趨避之路若不用卜無以  
知天之相也先王用卜則敷前人之命者不可替卜小民  
用卜則迪小民之康者不可替卜嗚呼以下是用嘆止不  
尚書華篇 卷三十五 十九  
可替意天明即上紹天明之天明以上言直指伐武庚說  
正與上帝命相應畏即不可違意明畏二字連讀此謂天  
明威也解作天明可長覺多一層周家基業丕顯且丕承  
故連著丕字所謂無疆歷服也彌字就卜上見天意欲  
如此語氣承上言夫上下莫不用卜如此我獨可廢卜乎  
于是嘆息而傲動之卜伐武庚而吉此天命甚明違之則  
禍至寧乎可畏我推天意無非欲壯我討叛之謀堅我克  
敵之志輔成我不丕基業保歷服于無窮耳天如無意祚  
我何不任我偷安而示儆寓兆使君臣間不得一息苟安  
有如此弼也茲卜也其可違哉至此纔見出上帝命不可

替之意嗚呼之前不可繼足不替之說○此節與下三節  
承上予造天役四句說故每言予先用責已以已不耽照  
出臣啟  
丁奉曰周人尚卜况洪範稽疑帝王治道之要也故雅  
詩于一代之終始每以其見乎龜者徵焉于太王肇興  
則曰爰契我龜于武王大定則曰惟龜正之于幽厲衰  
亡則曰我龜既厭○彖無變才象有變運配而取之者  
吉不配而取之者凶筮法凡民未易措手故只用卜  
王曰惟爾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閱忠我  
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  
尚書華篇 卷三十五 十九  
天恭悅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干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  
惟用勤茲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干前寧人攸受休畢○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  
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苗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  
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印救寧王大命○若  
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因上文有考翼不可征之語故呼舊人而告之勸哉之前  
是一段以後是一段然後段又分兩截天閱至圖事是以  
予與寧王相印証肆予句屬下不屬上肆予至休畢是以  
友邦君與前寧人相印証王曰爾惟舊人爾大能遠觀前

代爾知寧王有天下若此之勤勞哉既知于昔嘗無幾于  
今試以天意言之天運所以閉塞不通而微茫以艱難者  
正爲我成功之地天意如此予敢不乘此多難極卒寧王  
所圖弔伐之事故予大化誘我友邦君開其痼而引之從  
者不但爲卒前寧王而已當日輔寧王圖功而受休者有  
寧人焉終之畢之天獨無意乎天輔我以忱信之詞其考  
我民十夫之言確然此而不思終前寧人所輔武王圖功  
是負悲忱之天也予曷敢猶未也天亦惟用四國勤哉我  
民不勝兵革之擾若人有疾必速攻治之此而不思畢前  
人所輔武王受休是負愛民之天也予又曷敢予之不忘

尚書

卷三十五

二十

寧王以及寧人如此爾舊人亦可體予心矣○舊人凡曾  
從武王及爲前寧人之子孫者皆是曰遠省者耳目所達  
也不克遠省二句非稱美他只是做他省記寧王勤勞處  
能省寧王之勤勞則知予之往伐武庚如下云極卒終畢  
亦是一個勤字凡以奉天而已下三天字三予字相關應  
言天意如此而我不得不如此也天闕茲一段作提頭因  
友邦君憚于征役故通篇特地提出肆予大化誘句作過  
文串下跌起前寧人二段來然下段加策一步遞說相連  
先說寧王後說寧人其次第夫邦君御事方借前功阻後  
事王意即借後事責前功若謂斯事與功與休皆寧人勤

輔寧王夫以寧人之功之休予尚思終之畢之况爾子弟  
乎以寧人之功之休予尚思終之畢之又况我寧王乎以  
寧人事責已不以寧王事責臣語意最警悟○爾爲寧王  
之舊臣爾大能遠省前日從王伐商之事爾豈不知武王  
創業若此之勤勞哉既知得寧王創業之勤自不得不終  
前功而况天意之有在乎下因歷呼天意而以予衆之天  
闕句愛國也天悲愛君也天勤愛民也見寧王以除亂安  
民爲事而寧人成功于世受休于天今武庚構難而不討  
則豈惟前事不卒將前功不終前休亦不畢矣予固不敢  
辭其責爾舊人與寧人昔日同功一體者將何以自解乎

尚書

卷三十五

二十一

經文口氣于寧王段則言極卒于圖事之上而直言不干  
寧人二段則言終與畢于圖功受休之下而詰言曷敢  
冀不可征都是寧王之舊人故感動他全在寧人處傳以  
教化否閉不通貼闕字以事勢艱難不易貼此字時說以  
多難與邦貼成功所則是倖武庚禍敗了看來天闕茲根  
天說天氣否塞曰闕天運艱危曰茲否閉不通正使我艱  
難不易反心危慮以爲成功之地耳闕以氣數言茲有幾  
畏意詩予其懲而茲後患之茲不闕不茲不茲不成蓋事  
有逆而返順者朋艾于彼而陶鍊于此犁肘于前而逸秦  
于後敷貴敎命此其所矣天意啓我如此予不敢不極力

伐武庚以辛武王所圖之事所成者今日之功而所卒者  
寧王之事辛字固重而極字尤重若精神不用到極底則  
于天之美意不暢心思不竭到極底則于我承天之力量  
不完卒寧王之圖事所以答天心之仁愛也此段意已盡  
了大化誘句肆字雖承上來實重引起下天悲憫句化誘  
二字串化其固滯正是誘其順從下文皆申明化誘之意  
天禁八字一氣說辭是天之辭其實出于十夫之口自我  
民辭也繫以天悲之信重之也如云故我友邦君不知天  
意我則以天意大化其滯見而引以大義從征者豈真天  
有辭以示人哉天惟恐艱大之舉一人疑諸臣疑故特以  
尚書

切也勤勞句不是天故憂勞百姓天亦字乃轉通語見天  
意貴成更不欲稍懈緩誠謂天下事急攻則變速而禍小  
緩圖則奸深而禍大故勤勞之用真如有疾之宜急攻若  
有疾固是喻攻治之速亦喻剪伐之盡人之有疾非可養  
患于身紂已誅而武庚又誅是天亦不使其纖毫得存意  
四國勤勞我民而歸之天者四國染紂惡深不更沐新主  
教化不能去病根天特以攻治之責付我也攸受休重攸  
字受者攸而所以受者誅獨夫是寧王言弔伐之事以經  
營言寧人言清定之攻以就緒言與受有殷命之休以享  
受言蓋互言之皆勤之爲也極卒終無直指伐武庚言大  
語天字多主卜言此三天字獨泛論天悲憫辭又從民心  
上見此節雖以天言實歸重在不忘大功上  
若昔簡破越于小子考翼不可征句此曲喻已必終武功  
意艱不必人言朕亦與言及此遂不禁徬徨思艱正是圖  
艱從推諉不得處特透沉思非只虛虛想念也若竟以艱  
自諉便先業不終昔寧王期有王室殆于茫無憑藉處大  
圖規模艱且何如今哉定漂搖雖艱亦猶之堂耳尚未及  
美輪美奐而爲構究來堂與構不過法中素具成模一拮  
据便足無奈其弗肯何堂弗肯矧肯構且寧王疆理天下  
始于紛然荆棘中大爲芟剗艱又何如今迅掃莠蔓雖艱



亦猶之播耳。尚未及築塲耕稼而爲義矣。來播與種不  
苗後徐收作用。一勝便足。亦無奈其弗肯。何播弗肯  
肯種說個弗肯見事變難。人不能任。不是弗肯。直是弗  
肯。非但旁撓弗肯。卽力勸弗肯。則父欲以有後愛信其示  
亦弗肯。子思及是。何敢自諉于艱不及我。今日以撫寧王  
大命。轉展登喻正深自思慮。○其者期必之謂其逝而又  
思艱重共事也。思一身之肩荷。又思前業之艱難。日切一  
日。故曰艱日思。上曰永思艱。故此曰朕言艱日思。言字正  
指上文謂朕常言其艱。而日思之矣。前永思艱。思爲君  
責任在迪民康。此艱日思。思爲子的責任在牧大命。考作  
尚書書卷  
卷三十五  
二十四

至至弗棄基。緊承日思來說。不思猶不見。不可已思之。則  
自覺其有所不容已。此等譬喻。俱從日思中得來。作室治  
田兩段。正是人事傳以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爲  
推出一層說。故并作室耕田爲三節。若考作室四句。以作  
室喻先業之當終。厥父苗三句。以耕田喻先業之當終。基  
字總作室耕田說。弗棄基以前人不敢必。後人終事喻當  
終意。然自作室至此。俱就喻議。不必露出正意。肆予句雖  
承喻意來。正意却接在頂上。作室治田有三段事體。惟中  
段事體所係甚重。底法既苗此父之事。所謂基也不堂不  
搆。則既棄其前。而後又無望于後。效基從此棄矣。須知弗

棄基基字與堂堂基基字不同。準準高下程度廣狹曰底法。  
堂視構則構難。苗爲微草。治田一歲曰苗。播視種則種難。  
以不難者尚不肯爲。難者又可知。爲之子者如此。則父之  
敬事者其肯曰。我有後嗣弗棄我。作室耕田之基業乎。其  
肯者必不肯也。註中正意正指肆予句。期大命者不能逃  
其休于易世。守大命者必當終其功于前人。故以底法與  
苗喻武王之開創。以堂播喻今日之平亂。以構種喻守成  
長遠之事。今日正如堂之繞定基。稱之未降種。僅稱事在  
尚且偷惰。何望其他。則武王在天之靈亦不肯自謂其有  
後嗣而不棄墜其基業矣。說至此。子道真有一期不可不  
尚書書卷  
卷三十五  
二十五

蓋者。故曰肆予曷敢不越卬。迷寧王。大命正是微蓋。堂堂  
肯播之責。而爲弗棄基之子也。責在我身。則欲于我身。果  
之分明。有隻手撐天之意。都將認在一已身上。不復畏艱  
大矣。越卬猶言及今之意。只說當吾世而任除殘去暴。以  
撫存武王之大命。便是傳實說我身之存則國撫存。指伐  
武庚說大命對事功。休美說曷敢不三字。與上卒事終功  
畢休之意相照。一步趨緊一步。假如有田苗而不播。播而  
不穫。有室底法而不堂。堂而不構。謂之事卒與不卒。功終  
與不終。休畢與不畢乎。傳卬喻是從上節來。不在本節上  
見。蓋上節天意三段是言武功不可不終。此是取喻以申

不可不終傳武功武字指征伐說不損武王考翼與前  
考翼不同前以老成言此以父兄言臣謂考翼以親大不  
可征若謂考翼以機機爲有後不可如舊以上節作天合  
此節作人事對說

陳士元曰按說文云堂殿也釋名云室實也言人物淵  
實于中也禮記云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  
士三尺尚書大傳云天子之堂高九雉諸侯七雉子男  
五雉蓋古人前堂後室負陰而抱陽堂向明以中爲尊  
室朝生氣以右爲尊室南爲堂堂之中爲兩楹之間室  
則左右爲東西易而堂之右右則通達顯明不閉隔也  
尚書正義卷三十五

也○唐孔氏曰上言若考作室既底法此類上文當云  
若父爲農既耕田從上省文耳苗謂被草故治田一歲  
田苗言其始殺草也播謂布種后稷播殖百穀是也  
若兄考節因衆有民不靖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語故就其  
言折之承上言子道在我固當終武功臣道在爾又當急  
民患上以堂構播機喻父子此以兄考民養喻君臣正意  
在若字內須提在前不可依註倒了語意一氣直下武王  
之治天下樹之藩屏四國皆其友邦也綏厥兆民百姓皆  
其父子也自武王而臨之猶父兄自群臣而事之不猶  
民養乎今四國蠢動害及鰥寡若爲兄考者有友攻伐其

子兄考往矣而保翼之者有民養焉豈可反勸其攻伐而  
不之救哉諸臣不肯救寧雖無勸之心弗救就是勸與  
上弗堂弗播平看友伐厥子所謂勸茲我民者是上文  
本之語勸之詞也不遽說民養弗救先想兄考一種顧復  
厥子之情因對民而深自慰之情只以不救民而有負武  
王責之勿太比擬支離兄考所以重民養者正爲厥子計  
也見危不救豈人情乎曰救便有被髮而往之迫切更不  
必計利鈍可否矣况卜吉而肯違乎

民養蓋當時語養畜養也蘇氏訓斯養恐非所以目臣  
或謂勸字是民養自相勸如隋人作毋向遼東浪死歌  
尚書正義卷三十五

以相感動之勸

王曰嗚呼肆哉爾朕邦君越爾御事與邦由哲亦惟十人  
迪知上帝命越天禁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  
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  
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子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  
前寧人

承上義爾邦君五句說故屢言爾提出不知天命愧今日  
邦君御事不如昔日之臣罔敢正爲考翼不可征破他艱  
大畏縮處故通節重肆字意看爽邦由哲指武王直照前  
康民迪哲說亦惟十人指十亂直照前民獻十夫說見武

王明大命之時十人進知天命之不可易而不易之矣。今  
我有東征之役爾臣不知天命不易乃是敢干易法者也。  
然罔敢易法正是從卜而征不知天命正是違卜勿征法。  
制天命俱指卜言卜字最要緊。○外之邦君內之御事是  
歷呼以起其聽肆哉二字貫至邦君御事蓋惟畏懼之心  
勝則民害有所不恤天命有所不知故此欲舒放而不畏  
縮也。下面所謂進知罔敢易法何語肆哉所謂不知天命  
者何爲而不能肆哉。二易字又自相形對。皆重今邊從爽  
邦由哲說起。正射邦君御事身上。見當日天下原非武王  
所有。故以對言以明伐昏故曰爽爽邦指周業之昌大光  
尚書筆書 卷三十五 天

明哲字虛在進知上見。即下十人一人昏德舉邦通穢能  
開天下靈氣者。須負燭天下靈心。紂以昏德亂天下。武王  
起而承清四海使人歸于綱常倫理之中。邦由此而爽焉  
者。非武王之獨爽也。皆由明哲爲輔。明哲爲誰。亦惟十人  
云云。哲字內便含得肆字意。亦惟字根前寧王說來。進知  
至棗忱正是哲處。人于蹈履工夫一或未到。即不靈。十人  
蹈履至到心與天一。能知何背于幾先也。知識如封。雖見  
人不必見天。雖見偏亦不見全。惟知根于進斯爲進。哲彼  
以行到爲識到。以完天爲達天。此何等樣哲。斯時只有進  
討法更無退避法。罔敢易法。即是知天命不易而爲肆哉。

之處上帝命指禍淫一邊。棗忱是福善處。言進知上天正  
殷之命以及上天輔周之忱而武王有必興之勢。命字貫  
至棗忱。天命至微。棗忱者初無形聲可曉。惟十人蹈知之  
悟式教意于不言之表。進知就躬行說。即輔君伐紂是故  
能成爽邦之功也。不可作伐紂前一層看。棗忱雖即與周  
之命。然蒙上帝命字來轉一越字。須把棗忱之命命字沒入  
帝命命字內而統以上命字貫定緊。掀轉在進知二字方  
合。聯帶筆法。爾時罔敢句帶上說。而與下文相形。爾時字  
矧字要看。自爽邦至棗忱。見寧王又天降休雷。日有知天  
之十人。事勢容易。而商紂之亂猶爲亂在彼國。初非切近  
尚書筆書 卷三十五 二十九

之禍。爾群臣尚皆從卜以征罔敢易法。況今日武王既喪  
天降禍于周邦。四國首倡大難之人大近相攻于其室。爲  
王家肘腋之患。事勢危迫如此。顧欲違卜弗征。是爾亦不  
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天降戾句。即降割不少延意。大艱  
晉伐即天之降戾二句。深狀事勢艱危。惟極艱危際。尤須  
明識主特。天命斷無移易。此處失解。又如何作解。大艱二  
字非遺大投艱字。二字當相連說。殺戮之事乃天下之大  
難。傳首大難之四國。謂人之大能爲難者。誕鄰晉伐于厥  
室。蓋三叔之亂。乃是自家相殺。禍最迫近者。即王宮邦君  
室。意外內交。亂言其危也。不知照上進知看。天命在爽邦

之時奇茫難測十人不惟知之而且勉之天命在蠢動之日顯明易見今欲爾知之尚不能也有愧于十人多矣蓋從征伐暴者君之法從君討叛者天之命在武王時商罪宜討天命如此夢卜協吉天之棐忱又如此在今日武庚宜討天命亦如此民獻于翼朕卜并吉天棐忱又如此是今昔之事理也然在昔有十人之輔而爾舊人亦不敢易武王之法今考翼不可征則不惟易我之法而言害不違下則亦不知天命之不可易矣何今昔之懸殊一至此易法易命須握入違下不可說開了爾時爾字即指邦君御事不在上文十人內

尚書輯篇

卷三十五

三十

予永念節正示以天命之不易也天惟喪殷句斷與天降威一般人自作孽即天之所廢也若稽夫與下句終朕與相照蓋以耆夫自況耳予字與天字易敢字與惟字緊緊相應若曰天惟其如此予曷敢不如此也將武庚蠢動田畝幾荒之意一起說了然後將天惟三句一氣說下方得語氣通篇重終武功故言若稽夫稼始事稽終事如云耆農夫之去草乃稼事非稽事也言天之喪殷討之亡如既勤敷舊稼事已盡矣今伐武庚是終前人之功如稽人之刈穫也故以予曷敢一句繳足此意終畝者終武王未爲之事勿以田畝喻基業看即拙上肯播肯穫作結予曷敢

尚書輯篇

卷三十五

三十

句應上又起下末句承上文天意來非終畝之推出且夫之假手于我者非徒欲我終畝貽休于寧王已也亦惟欲休美于前寧人而闡揚其功于今日耳休即美邦由哲之休天亦亦字重語脉直從上我有大事休與天休寧王來對寧王與已說不對本節喪殷說○永念與永思日思意一般示不敢輕舉也天之去惡也止其身豈若農夫去草芟夷蘊崇使無遺哉武庚不叛則天所剪者紂耳罰弗及嗣所以封武庚也夫何武庚不畏天安分爲商家世祀之謀而誕紀其叙爲一旦滅祀之舉乃知天之喪殷也若稽夫然不盡除之不已也財平叛亂以終武功正天之遺大

能一一除根耶

子易其極卜政弗干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

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此反覆明已所以用卜之意以終詰告之辭子易至東征

設為問答意子易二句是發問用卜之意率寧人三句答

所以用卜之意天命二句中言卜所以當從之故○事之

艱大群臣無一不欲違卜子必以卜吉征似違衆獨任所

謂極卜見已非敢違衆但欲率從寧人自不得不與寧人

子孫相背耳通師先後出頭語全在率寧人有指疆土一

何率寧人指城王言率寧人虛舉入之功何能疆土是也

尚書集解

指定正是率循蓋天休于寧人則寧人之功固所當帶也

而率之在指疆土則又不但朕私不終之責而已指疆土

就伐武庚說指者如今人家祖父貽產業子孫必指某田

某基屬我家無為他人侵占一般指疆土而云率寧人者

蓋武王疆土乃寧人獨成之者今欲率循寧人辟疆拓土

之功惟有指定先王疆域土字毋使奸軌得竊據若遺捕

未除則疆土不定而寧人之區畫終不可率矣通章皆不

忘大功之事結末在率寧人君念臣勞而子獨忘父恤乎

暗擊邦君御事處定前王之疆土以成寧人之休君臣一

體之義事在不疑亦何待卜况今卜而并吉乎故我大以

爾東征是率也爾無謂天意難知朕未必我則謂上天

福淫之命斷乎不差必克也何以驗之卜之所告已昭然

如此矣詞氣甚決續一兩語便完了率寧人句見人喜

征矧今口氣以人事對天命決說天命當征傳卜而不實

多一轉轉朕何承認正是盡人事以順天心須認天命二

句開說不作謊以爾東征之故天命明指伐武庚說下

陳句正天命不僭之驗故指卜并吉說蓋先以理斷而後

以上參之不特不違卜亦自不專恃卜也通篇言天言

此合言之正見卜之所在即是天命

管子云伏聞能存而能下者皆與龍是也龜生牛水

尚書集解

發之于火于是為萬物先為福福正○埤雅云著老龜

舊故占以龜卜著筮○論衡曰俗信卜筮謂卜者問天

筮者問地著神龜靈兆數報應故捨人議而就卜筮違

可否而信吉凶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灌

筆葉毫可以得數何必以著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

也夫著之為言著也龜之為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

舊舊也○古者占筮之工謂之筮世本日巫咸作筮筮

人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洪範曰汝有大疑謀卜筮

故舜禪禹武王伐紂而卜筮兼用此所謂六事大疑者

也降于此則卜筮不相襲或卜者筮而已然太卜凡小

事泄卜則小事亦卜矣記曰大事有時日月卜小事

時日月有筮蓋此所謂大事者小事之大者也小事則

不用卜以用筮為主耳禮先筮而卜春秋之時魯桓公

卜成季之生晉文公卜逆襄王獻公卜娶驪姬皆先筮

而後筮何也物生自幽之乎明故有象而後有數卜筮

自明求乎幽故先筮而後卜後世先卜後筮失之矣○

郝仲輿曰古聖人作卜筮通易之變非教人全仗之其

用卜筮以通衆志亦非已全仗之惟有聖人先覺然後

可命著龜亦惟古人心術醇然後著龜應豈著龜聖人

心之靈與聖人之靈也孔子贊易不主卜筮蓋尤謹於

尚書章句

明大略  
卷三十五

二十四

所當知○姚承菴曰註將指字作定字解極是易廣入

卦象曰艮爲指

尚書章句

微子之命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潛張孫振鑒定

微子殷之舊封爵也武王封武庚于殷封微子于宋成  
命之書非至此始封之也不曰宋公曰微子者賓之而不臣也

武庚亡而後封微子明統也以首節爲王嗚呼二節詳崇  
德象賢一句之意若只守先代亦了不得他賢故欽哉二  
節詳統承五句之意期望無窮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  
尚書章句  
卷三十六  
微子之命

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成王封微子爲殷後而誥命稽古崇德象賢一句爲一篇  
之綱領自崇德象賢至作賓王家皆承稽古二字崇德象  
賢不是泛說須于還題中見直指意周家以忠厚開基動  
遵古制况敢忘前王大德故惟稽古制以先德不崇何以  
接異代心源成典朝令典但徒崇以其子孫而名號虛隆  
又不免凶頑玷損故特于崇處尋心脉于崇處討真模象  
以後嗣之賢下五句俱要枕歸德賢說心統原卽國統則  
心承自勝迹承彼典禮器物皆從德中參酌而出自世德  
變夷不無殘缺今有以修之令襲典生神車旗增色因作

賓王家王家以德爲主此亦非德無賓夫至德原有無窮  
休國亦全以德爲無窮休故直成休而永世無窮若不本  
德賢說却是套語虛期○殷王元子尊之而不各庶長子  
而曰元統所在稽古句先提古制起崇德象賢已含古字  
中下直着成湯微子身上說是敘已立後之意統承三句  
開開示以爲後之事與國威休二句期以垂後之美考古  
制如立充後以作虞賓立夏後以修夏禮是惟考古典有  
崇德象賢之義今法之稽古只是崇德象賢不必貫下說  
崇德象賢雖是稽古之制而經文崇德象賢則就今日說  
傳所謂尊崇成湯之德以微子象賢而主其祀也象字活  
尚書章句  
卷三十六  
三

損益之理若循環然倘先世禮物不備則後聖有作并  
枚敘從何稽考故封微子首以爲言作賓王家于脩禮物  
上見以別一王之後自正朔而下悉用先世舊儀如有  
有客亦白其馬朱之郊契是也此作賓之體賓是優異之  
辭非真不臣作賓就微子身上說非謂我周待之如此傳  
膳焉拜焉皆主天子言謂天子祭祀致之昨天子有喪拜  
謝來弔乃天子賓三恪之禮非作賓事禮物分爲商周之  
顯晦矣故命之脩其禮物商周別于上下之君臣矣故命  
之作賓王家凡此特遵古制耳而其情豈以法分異代人  
別商周遂休戚不關耶與國二句相連統承統承三句來  
尚書章句  
卷三十六  
三

休字把我周提起只指上文承脩作賓二事而期之遠邇  
我周有統緒禮物而爲王家其休固無窮矣今爾承統脩  
禮商制與周制而並隆作賓王家賓位與君位而俱永世  
世與國同其休美矣永世無窮只帶上說見不特象賢于  
一時也要認俱是大槩說不可作勉詞戒勉意欽哉節始  
有  
丁奉曰天子存二代之後諸侯不臣寓公其忠厚一也  
存之者以其不臣之也不臣之此其所以存之也存之  
者客之而不臣臣之者絕之而不存○唐孔氏曰郊特  
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



云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已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則  
人以日至爲正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爲正夏人以日  
至後六十日爲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三王者所以統  
天下也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二王  
後爲郊祭天以其祖配之鄭玄所存二王後者命使郊  
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  
謂通天三統是立二王後之義也此命首言指古則立  
先代之後自古而有此法不知從何代然也孔意自夏  
以上不必改正縱使正朔不改典禮服色自當異也○  
呂氏曰孔子嘆文獻之不足微與商頌僅得十二之五

尚書卷之六

卷三十六

甲

皆後世不能脩禮物故也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  
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脩厥猷舊有  
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  
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此不止頌湯德全見當崇齊聖廣淵不分齊是德脉聖是  
德誦廣是德量淵是德蘊于此識德之全體乃拳想之言  
世未有能全者成湯聖敬日躋獨能全之故特下簡克字  
下雖舊分四段受天命安民生及當時垂後世皆本齊聖  
廣淵來無非著其德之盛處不作效說看來通節語意直

尚書卷之六

卷三十六

辛

歸到德垂不可平說皇天二句是以德而繫天眷撫民二  
句是以德而安民生除邪虐以征伐言與誕受命同時事  
但分天民言耳安民生與濟時不同功即除虐之功但除其  
邪虐專就征伐時人懷其德言功加于時則就得天下後  
德施于民言商邑用協四方不式是也齊聖廣淵著乎清  
日功具于身曰德不可以齊聖廣淵爲德得天得民爲功  
分看功與德一般所以分屬者蓋德之加于時者卽爲功  
而非甚盛德則雖有赫然功業亦不足以垂之後故功之  
垂後裔者皆德也不曰後嗣曰後裔嗣則應繼之人裔則  
其支流餘裔也裔裾爲衣之垂四裔爲地之垂後裔爲人  
之垂後裔以國統言不專指微子但此處依傳指微子言  
德垂後裔在流風上見謂至今尚襲其餘蔭而家法之所  
衍猶未艾也此專贊湯德如此○我將何以崇德也嗚呼  
乃祖成湯之德齊焉而無不敬聖焉而無不通溥博而廣  
不可窮靜深而淵不可測其德之盛如此是以天監厥德  
眷佑于冥冥之中而大受天命于其身焉于斯時也聖武  
布昭于寬仁之餘而有以除民之邪虐其功之加于當時  
者能使商邑萬用協之風四方成丕式之化矣夫功之所  
及卽德之所及也而豈止一時耶在當時默默潛修亦求  
獨愜乃至風移世易人心已磨而不可磨世澤已斬而不

可斬然後知可見之業。祖足以及一世而罔然之精。其容已乎。

此正言象賢。須把成湯之德形微子之德。方見象賢具厥恪慎。二句正微子象賢處。予嘉以下。是跟上恪慎之德。而諒其得天得民。以起建公之意。非謂上成湯有眷佑撫衛。而此以時款祗協見其象也。時款祗協。要象祭祀之德之意。庸建二句。正是命之主。祀不重治民。○湯有拜聖濟淵之德乎。天人而澤前後。是其款微子有恪慎肅恭之德。以象湯賢。是其踐脩。履其後曰踐。舉廢曰脩。猷至微子廢墜。

已久。必脩舉而後可以踐履。故云踐脩德盛道行昭然。日用卽謂之猷。踐脩者脩非虛脩。實實有存省之功。體會之學如下。恪恭心密。運不弛。皆踐也。令聞帶上一氣說。卽踐脩之令聞也。箕子以爲元長。武王以爲元良。令聞舊矣。正驗其賢也。重又上非重善譽上。踐脩卽下恪慎二句。但恪慎克孝以心言。肅恭神人以事言。湯以四德而盡罔不祗肅之誠。爾肅先祀之將墜而敬謹之至。惟恐後見之道有所未盡。孝心純矣。其達之孝行爲能以是恪慎之心出迪以存祀。凡可以祗承七廟者無不致肅而恭。此踐脩之實也。恪慎在克孝上見。克孝又在肅恭神人上見。故用累語。

作如此說。實不分內外。亦不分先後。總見微子能踐猷。以象賢耳。恪慎而又克孝。是兩意。孝從慎中說。祗肅原是成湯心法。以慎爲孝。須照踐脩說。此繼志述事之大者。此等念頭。非誠恪敬慎如何得展。故曰克孝實能孝也。肅恭神人。緊根克孝來。肅主我言。恭主神人言。以我敬而疑之神人也。神人爲奉祀。祇只指祖考說。猶廟之人鬼。勿作祭祀時看。皆指商亡之時。委曲圖存。宗祀上說。如衍六百餘世。未斬之澤。徘徊于出迪。卷二十七王既渙之精。周旋于顯。降是微子。一生始終以存祀爲大。故獨挈其孝言之。乃德本克孝。來乃之孝。乃之德也。乃孝之篤而不忘。卽德之篤而不忘也。常人當患難之臨。但盡我心焉而已。而爾之委曲存祀如此。非汝之實德乎。有德如此。予安得不嘉之。而所以嘉之者。亦曰爾之德其篤厚。不忘者乎。予嘉乃德。卽指上二句。曰篤不忘。卽嘉之也。不忘之心。卽是恪慎肅恭之心。不忘卽篤也。篤不忘三句。俱承曰字在成王心裏。嘉嘆微子心裏說。言能篤厚前人之所行。而不忘其家法。雖至顛沛之日而不少變也。篤言德之厚。不忘言心之眷。眷處是稱其已然事。正象賢處。遂贊其德之篤。合天理當人心。謂惟其恪慎肅恭之心。篤厚不忘如此。故以之對帝。必時款以之對民。必祗協何厚如之。天之所親民之所合。皆

敬也。當商家淪喪之後，上帝登復眷下民，豈復載微子之順禱，而命而盡忠周室，以此馨香之德祀上帝，上帝必時而歆，歆謂也。謂轉而享我也。亦只是帝休之意，非謂微子享上帝也。以此精明之德治下民，下民必敬而協，協合也。謂其從周之心與民相合，亦只是肅將祗歡之意，非謂微子得民心也。上帝二句事雖未然，而稱美之意言其必能如此，皆以篤厚不忘之德決之耳。要見儼然齊聖廣淵之德，是可象先王而存其儀容于不泯矣。故肅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肅建二句一連說下。正隆象賢之典，命王祀處封微子為上公，重奉祀上，鎬在朱西，故曰東夏。尹者東

之時，而所以自靖于先王者，如故也。是以孝心體于上帝，而時歆可以廟者，可以郊者也。孝德感于下民，而祗協宜于神者，宜于民矣。是能象成湯之賢者也。故我仰稽古訓，立爾為上公，以治此東夏之民，奉湯祀于不墜焉。周官曰：諸公之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又曰：上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又曰：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纁黼九寸，冕服九章，樊纁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會賓主之間九十步。○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又曰：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又曰：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纁黼七寸，冕服七章，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會賓主之間七十步。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于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此廣上文統承先王永世無窮意。欽哉！略往，雖敷訓是勉，慎服是戒，然戒勉二字通節渾見，非戒外別有勉往，敷乃訓三句則是脩其禮物，不使廢壞矣。以蕃王室八句則能與國咸休，永世無窮矣。註因字要玩，蓋命微子本重奉祀上，而因及于致君澤民光前裕後等事。○微子恪慎肅恭

本能敬勅欲無失此心也。往半只泛言爾之國實如也。未是勅遣之辭。數訓率典皆根欽哉。說數訓以正民。承上尹東夏來。慎服命以正已。承上建上公來。慎乃服命。二訓與上數訓一句相對。以數教化謹名分平看。乃訓指五倫之訓。數之欲其以脩于已者。布教于國人。服謂上公九族九章之服命。謂上公九儀之命。凡車旗獻享之節。典常即服命之典常。蓋上公九章九命。超邁列侯。逼近王者。品秩疑似之間。正國家所以別嫌明微。于此致慎。便自率由典常。殷民不靜。皆由訓典不明。武庚蠢動。皆由典常不謹。故特戒此。然不勅微子如何。去訓民。但勉曰數訓。蓋以微子踐脩篤厚之德。自有訓民之道。况曰統承。則任其以先王之教。教之。但須布而廣耳。慎命率常。亦數訓中事。訓民者。訓之以已身之克正也。無諸已。豈能末諸人。微子豈至僭擬。第承先王禮物。不極力振舉。則廢墜可慮。一意脩舉。又並后為嫌。此處必須慎。當周時而舉。商統近乎不常。不知先王原有天子之體。少殺則非常。爾原有人臣之分。少隆亦非常。兩者各有至當。既不隆先王。又不拂時王。豈非典常乎。以字極有力。跟上數訓率典二意直貫至末。如云然。是數訓率典也。欲何以哉。欲汝所以蕃王室者在。是欲汝所以弘乃烈祖者在。是欲汝所以律乃有民者在。是欲汝

所以承綴厥位者在。是不特蕃王室已也。所以嘏于一民者在。是不特弘烈祖已也。所以世世享德者在。是不特律乃有民已也。所以萬邦作式者在。是不特承綴厥位已也。所以俾我有周無數者在。是以蕃四句作一截看。嘏于四句作一截看。下截與上截每句相對。而意更深一步。上四句以一身一國言。比下用力些。下四句以天下萬世言。即上意而極之。微子之封。非但存王者之後。亦以固吾國也。故曰蕃王室。教化與體統相夾持。而王畿永固。非但存國之祀。正欲恢祖之德也。故曰弘烈祖。烈祖只指成湯。綴與克忠兩效法。而祖德不替。即所以弘之。有民指東夏之民。宗頑民。則不律矣。律者有以為之範也。律解範。非範乃法律範圍。數訓率典如是。則民不敢悖。常道有法守矣。位。即上公不事怠荒。不生僭逼。以此數訓率典者而紘之。有常安也。王室泛言國家。一人則就君身上說。蕃王室就擇外傳言。一人者王室之主也。商安而周乃安。是毗我以造哲。趙康也。故不言造周而言毗于弘烈祖。光昭先德也。世世享德。則後昆亦垂裕矣。言微子為受封之祖。而創業垂統。以貽後人也。對武庚絕世看。律乃有民。就宋國言。作式就天下諸侯言。既能律有宋之民。則萬邦亦將于汝作式矣。萬邦之訓與服命雖不一。一同宋其山典常以敷之。攝

之者則一。卽是以宋爲式。式萬邦者。卽諸侯無歸。以歸之意。時說謂法宋國爵爲上公。禮守先代可笑。訓典乃我周所以俾爾者。德固爾之所以俾有爵者。法有賜。德有窮。卽綏厥位。就微子所保守說。有周無數就王家。微子說語意相對自不相混。見必如是。方爲敷訓。方爲典。是汝不以一方一國敷訓。而合天下萬世以爲訓。不以身一心準常。而合天子百辟以爲常也。皆統承作賓之所當爲者也。汝其欽之。

周禮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孔仲達云衣服指謂冠弁也。飾則六命之大夫衣服如其命數而司服公衮冕九章侯伯鷩冕七章子男毳冕五章孤希冕三章卿大夫玄冕一章其八章六章四章二章之衣未聞其制。故此詩豈曰無衣。服亦如之者。終不可解。求其說而不得。則有賈公彥大章小章之說。然亦不知小章如何而別也。夏官射人云三公執璧與子男同。則其服亦毳冕矣。差而次之。則孤卿希冕。大夫玄冕。希冕之服刺粉米于衣。黼黻于裳。但三章耳。然諸侯之孤卿大夫其朝聘天子及助祭得

尚書華篇

卷三十六

十千

服希冕。玄冕王臣與倍臣不應同服。王荊公云六者子男之服也。子男之服以五爲節。而曰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若然則八命之三公服侯伯之服矣。及其出封也。皆加一等。則三公卽得九章卿卽得七章。于理亦可通。而未詳所出。當是荊公臆見耳。

尚書華篇

卷三十六

十千

嗚呼往哉。以上公尹東夏飭造之詞。承上蕃王室八句來。正是極休美處。今日之命正在于此。蓋訓典之道在朕言之則命。在爾行之則休也。惟休者自求多福之謂。無替朕命乃所以惟休耳。惟休無替則成休無窮矣。一直說俱著力字。微子此行業知其必休。但須無替耳。責微子以必能休命。斯無負崇德象賢之意。大旨全歸結到此。王會曰唐下之右唐公虞公南而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唐公虞公樂記所謂祝陳也。殷公夏公樂記所謂祀宋也。然則郊特牲云尊賢不過二代其說非矣。

尚書華篇卷三十六終

尚書華篇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濤張孫振鑒定

康誥

通篇以明德慎罰爲綱領，不敢侮齔寡以下文王明德慎罰也。汝念哉以下欲康叔明德也。敬明乃罰以下欲康叔慎罰也。其惟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封念哉以下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終則以天命殷民結之。若細分明德對慎罰，則當以祗適文考二句對用文王罰三節，皆近述諸今者以敷求殷先哲王六句對用殷罰三節，皆遠稽諸古尚書華篇

卷三十七

者其病瘵乃身一節對敬明乃罰兩節，則皆盡心事也。至兩結尾一言助王一言擇子，皆說歸已。故其惟民二節武王承上專發明已必用德以終篇首寡兄最意末封敬哉二節方是申勉康叔用德期以世享又結前在茲東土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齔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賜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武王將告康叔先此起其聽衛爲方伯之國孟侯舉其職

弟而名之者呼之之辭不以尊則孟侯親則朕弟取義三

句皆用下句疏上句有無限親愛之情先此孟侯孟侯爲

誰朕其弟朕弟爲誰小子封小子尤致丁寧觀篇中歷呼

肆于小子汝惟小子可見擴其志慮誠易溺于縱肆亦易

此便埋伏不可不法文考之意正與朕心朕德節應

唐孔氏曰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之長者

卽州牧也五侯之長五等諸侯之長也○吳氏曰詩序

言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康叔之爲方伯無疑今陝

右之俗凡尊命卑貴命賤雖長且老者亦以小子呼之

表見親愛之詞

尚書華篇

卷三十七

二

武王封康叔于殷欲其明德慎罰往治東土如西土故此先舉顯考克與寡兄最勝式之下雖商周並舉實重紹法父兄曰朕曰子曰我尤不一而足無非欲康叔知已心事專在用德欲與共襄文考顯民惟叙之治云爾蓋謂文考用德已亦嘗助成非說文王克已亦克也言外見叔當助已○武王恐康叔以受封爲當然故歷言文考之積累寡兄之勉勵以成王業欲其無忽易之叙周家來歷由文考以明德慎罰造周然造周意在下節惟乃節尚未可露惟字與克字正相應不可就商季舉世皆昏惟文王獨也看此處惟字當照下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說起不顯總明

德慎罰之成言。稱文王丕顯考與夏書稱明明我祖。罔不  
必着講。丕顯顯字卽下顯民顯字在光四方顯西土上就  
見封疆有限。光燭無涯也。明德就治民上看。慎罰就使民  
不入上看。且虛下正明之慎之之實。此處不宜說德如何  
明罰如何慎。只可發克字。下文所謂顯民是明明德于天  
下者。必無一人之不明而後謂之克。明德若一有蔽塞之  
象。非明也。克慎罰者。不得已而後罰之。罰期于無罰。則罰  
亦德矣。明德之事。非一獨舉慎罰言者。以康叔繼亂。殷爲  
政。當用罰之時耳。先之以明德者。探本之論也。克字要顯  
國家最患元氣受傷。故德欲明。罰欲慎。猶患運治無力。故  
尚書章句  
卷三十七  
三  
明必克明。直沛德無方。慎必克慎。直封置罔用。無造周意  
在。○文德不顯。此何曰丕顯。不顯者其本體默運于德。罰  
之源。丕顯者其真機流貫于德。罰之用。註崇去二字。左氏  
推原之詞。乃指出明慎的主意。務要如此。不如此決不已。  
不可因註而廢本文。文字義當就明字說。向崇字就慎字說。  
向去字。德者吾心本明之體。何難洗濯。然物汙難淨。有我  
欲崇而不能者。故務崇之人。君操罰之權。何難慎重。然民  
爲難防。固有我欲去而不能者。故務去之。其意常若強所  
未能崇。未能去。其力量常足以崇之去之。所謂惟帝時克  
也。力量從明慎中微。若要明要慎。便不明慎了。○文王之

德不可名言。觀不敢侮齔寡。庸庸。黜黜。威威。一仁心之發  
見。自顯民而造而修而怙冒而休而受命而時叙。漸漸增  
進。見務崇之之意。及告康叔明德。則欲其近述諸家廷達  
稽諸前代。紹而行之。問而由之。至弘于天德。裕乃身而後  
爲不廢王命。則德之貴崇。又可見矣。及告康叔謹刑。始言  
謹罰。欲其原情定罪。時乃大明服而已。繼則欲其以德用  
罰。繼則欲其不用罰而用德。則務去之之意。又可見矣。  
克明德慎罰。下亦不必發造周的意思。就直截過去。說他  
德是這等明罰是這等慎。是德顯民用。始造我一區之夏  
而爲西伯之長。而汝得封之。自實基于此矣。肇造二字。不  
可輕看過。正是下肆汝小子封在東土。過豚處。自惟乃丕  
顯考至此。略略歇氣。自越我一二邦至在茲東土。方纔收  
煞。上惟乃字相應。此節實括盡下文兩截。其不敢侮齔  
寡等八句。卽括下裕民新民宅命等意。著其効也。然庸庸  
祇祇威威。方分言賞罰。而顯民以下單言文德。何也正以  
賞罰皆明德所在。文王之慎罰。全是文王之克明德。此又  
包盡篇末以德用罰與不用罰而用德兩意。此節不分德  
罰總一德而已。不敢侮一句。宜截出重看。與仲虺論湯之  
德而先以不週不殖發之一例。皆以本原之地言之也。聖



人只此一點不忍人之心故其用人也惟恐其或誤而必庸其所當庸祇其所當祇而其不得已以用刑也惟恐其不中而必威其所當威此其德著于民若日月之照臨也親下文論明德說到小民難保論慎罰說到若保赤子傳欲其存文王不敢侮鰥寡之心時說將不敢侮句與庸庸祇祇威威平看大戾本旨用肇至時叙俱本文德來區夏指本國之民說一二邦指隣國之民說西土指一方之民說厥邦厥民猶云萬邦之民指天下說日時叙者厥邦厥民舊染殷惡今始即叙也見文王不以一人為德合天下以成其德正克明處乃寡兄勗亦指明德慎罰說歸到肆尚書章句

周禮  
卷三十七  
五

汝小子二句總欲康叔思創造之艱難而守文考之家法也○文王于天下之民高明莫獨視之皆如承祭無一毫分別之心不敢侮鰥寡非施之惠而不侮直未施惠而不侮非對鰥寡而不敢直導寸心而不敢言鰥寡則平民可知此明德之大根本存此不敢之心一點陟一邦宥皆為小民計生全稍參以喜怒即恐民被其殃者庸庸祇祇威威照註上一字是已下一字是人庸之祇之威之者與其人之可庸可祇可威者適相當不以我庸而以彼之素具幹濟者為庸其所當庸故不謂庸才而謂庸庸用不以我祇而以彼之素具德望者為祇其所當祇故不謂祇德

而謂祇祇威者如其當威不以我威而以彼之自取罪戾者為威威其所當威故不曰威恩而曰威威罰而移去所見惟德故總承顯民一語謂文王于明慎全不著一意正極舉其克處顯民正照丕顯凡施一件即于民實當一件其德輝皆極真切所以運用亦極光大耳然民之顯即明德之發越處也以下文照轉則此乃光四方顯西土之謂耳顯字無工夫凡文王愛民好士威威皆從精神命脉中默注微之必顯誠之不可掩形著積盛之自然也顯民至時叙是歷推下去言文王之德被子民以漸而廣也舊以天民作眼以用肇以下作顯民之實以天乃以下作帝休之實非是看來惟其德之足以得民故其德有以聞于天帝天之命主于民心語脉則因德之顯民漸廣而至于格天因格天而至受命因受命而至厥邦皆德之照臨相推下去不可平看用肇造三句皆本顯民來句句不可脫民字言用此顯民之故能肇造我區夏而為方伯則不惟本國致治及我一二友邦之民慕明德慎罰之化以修我西土之民亦皆在怙而生育冒而覆幬之中文王之得民如此由是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用休美其所為默有眷顧之意天命之大前此猶在殷也今乃大命文王殄滅殷而誕受天命及其厥邦厥民風氣異宜而燦然就緒各得其

尚書章句  
周禮  
卷三十七  
六

所則德顯于無外矣。肇造者始基王業，非即造也。到肇造，殷方是造。區夏一區之夏，就方伯言，而本國人心化服處在其中。一二邦者，不一邦之稱，則鄰國之民矣。以修者切，嗟氣質革其舊染自近及遠之詞。西土則盡一方之民，天下之半矣。怙即無父何怙之怙，冒即丕冒海隅之冒，所謂化行江漢得三分有二之人心也。聞于上帝至時叙是言，受命有天下事說文。王德盡頭處，聞與休承上德化言，聞于上帝等語，輕遞過重。厥邦厥民，句帝以理言。天以主宰言，聞于上帝所謂聲聞者也。帝休虛，天乃大命三句，正所以休之者，明德則契天享德之心，慎罰則契天好生之心。

尚書章句

卷三十七

七

故天休美文王于是大命之，只言天有此命，非文王便為天子也。此終肇造之功，越厥邦厥民，厥邦與一二邦同，不可作諸侯說。猶云萬邦之民耳。此終修怙之業，聞者顯民之極，至不顯之德，至于無聲無臭也。聞于帝自聞也。德之顯民處，就是聞帝處。民心之不可欺，即帝心之不可蔽，所以恩啓行翌而日用間不覺休休焉。日進于德，此執非帝之式，教我用休乎。夫德之所在，即命之所在也。戎殷受命，只推原天命文王如此。天乃大命言，天使文王伐紂受命而安天下之民，俾各得其理也。越厥邦厥民，惟時叙本殪戎殷來曰戎殷敵國之也。殪戎殷至時叙，皆武王事，歸之

文王蓋討殷之罪，受有殷命。實始文王也。厥民時叙，正是受命處。三個厥字俱指殷言。受殷命而殷邦殷民于我是叙，則四海徧德可知。當時三分天下有其二，只有紂邦之民未耀光明，故說殷邦殷民時叙，就是萬邦時叙。傳會意解時說，認厥邦厥民厥字直作萬字，不與厥命厥字同誤矣。叙者彬彬秩叙不紊不亂也。時叙以時而叙，商周之交正斯民返薄歸厚由降入升之時。至德實與時運為默移而民不覺各順其則也。要之肇造至時叙，總為西伯事言其德由近及遠，自鄰國而西土而天下皆入德出罰，其顯民也如此。俱是文王勉力不怠德罰造周如此，而我亦勉

尚書章句

卷三十七

八

于德罰以繼之，故汝得以有此東土。最字中要發務崇務去合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等意。肆字極重欲其念所自之艱難而兢兢德罰也。寡兄帶言，須重叙文王以起下祇適意。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祇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王曰嗚呼，小子封，疇庥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

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此欲康叔博學以明德有務崇之之意故言當代以至近代以至遠代皆欲其考求之也。念哉正承積累締造之難來說下文正念之實。玩今字往字口氣分明說今民將在如此則汝往當要如此故敷求三段皆為祗通紹聞而發不與上平蓋文王克明原會殷先哲及商考古先之衆善而成不如是則其祗通猶有未盡用保又用康保只用其道為準則未便說到施為上以下有弘天裕身兩層故也不宜實在治民說只為明德之道則一而明德以治民原各不同康叔當此殷之頑民使非參合而酌古豈易使其率化故關鍵字眼在祗通敷求遠惟別求問由弘裕等字曰保又知訓康保皆帶起話不必重只在論明德工夫着脚弘裕對上數字無工夫裕字對弘字又略有安勉之意近迷遠稽無敢自足正所以崇德○新民即明德事念作聖故先勉之今民上不必添一治字當云所謂明德者非徒明之于已也正欲明之于民也今日之民何如耶將在敬述考文之事而所以敬述者惟繼其所聞文考之德言而服行之耳欲明明德于天下工夫正在民上用祗通虛紹聞衣德言正其實文王明德顯民其施之于治為德政敷之于訓則為德言固康叔家庭所習聞者聞不必親授

詩曰匪手携之直提其耳匪面命之清亦義事也故作文王訓戒之言奉率強等所聞而不忘即是緝其聞忘則間斷矣緝者緝續不間斷也心心相承故曰紹衣德言者以所聞而服之于行衣不離身心不離言是親切亦最求就就治民上看祗通是家庭事故下接汝往字祗通敷求是我望于汝者汝若自已不遠則惟商考成人故下接一汝字然上一是家庭一是所封國之地此外更有當求者故下接一別字汝今所往者衛殷土也居殷地治殷民而無殷先哲王一代賢君之德則何以保又其民乎念六七王之始終遺風舊典豈無存者必于其地舉而求之殷用以保又其民可也用字與下宅心知訓知字一樣康保亦然衛本殷地故云敷求敷求者不求也敷求比祗通較廣故曰敷保又者容蓄中有警齊意殷近代不惟師其意且師其法也殷王之嘉猷俱商考所弼成者其治雖稟于殷王其心神則各有蘊藉又况商考之閱歷于民情物理者深蓄成人之言初若無味惟思之深然後得之可以宅心而知所以訓民也訓民未有不先于宅心者商考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則其宅心可知知訓是心知不落一層蓋訓民不以古人之道設于乃心則問見狹而不知所以為訓矣不可以宅心為安止註乃引證非正訓商考成人

指有商一代賢臣明德以訓民者用其德以宅心使知所以訓民未便訓也宅心知訓即保乂康保不過變文見意不特求諸其君又思及其時之臣故曰大遠思治商民而更求上古故曰別求古先哲王若唐虞夏后乃明德以康乂者其前言往行有可聞而益吾之知有可由而資吾之行者敷求丕惟之外汝尤當別求其道而由之用爲康保之法也聞由一直意重由字康保比康乂較寬些古先世遠第摹倣其德意耳法殷法古皆用爲治民之資非先修已而後安人也三段步步推深重二求字一惟字求者求其保乂之事惟者思其所以訓民之理而事在其中亦尚書章句

終不裕故弘非至此而萬理會通也不曰天弘而曰弘天着力語德裕乃身本弘于天來不着力說心不廣則得近又恐遺遺舊古又恐忘今縱步步聖賢不免窒礙尚是未裕的景象一洽于吾天則古今惟吾斟酌聖賢惟所運用手持足行目視耳聽無非至理何等寬綽故曰裕乃身就應務上說與左右逢原一般弘即溥博淵泉裕即時出身與天相隨不可以心字代天字見執迹不變便人而非天惟今古兼融則人化而天現是其弘非以無不有爲弘正以無一有爲弘天弘者身裕有本之功用也裕字緊合弘字玩若字可見若依傳以若是訓爲受帝王君相之德統括于中自然發揮于外合內外之道也不廢全在德裕上說即上工夫之驗乃期之之詞王之命只是欲其明德以治民而已能弘天裕身則德明矣故曰不廢王命若德未至此則祇通敷求遠惟別求者猶爲虛說欲望保乂康保宅心知訓難矣豈在王之命明德曰不廢王命下慎罰則曰大故王命正見當明德之意

新說云雖求老成往法古又當弘于天此推一層之說也又云本之家學泰之國俗之舊且遠求之古先哲則所以保乂民者可謂弘于天此主乂民之說也未確註以天者理之所從出乃指性言蔡說本程子意易曰天

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程子曰天爲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蘊蓄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識而得之以蓄成其德大畜卽所謂弘于天也天者理之所從出而吾心之體無不該考迹而知古人之致用察言而得古人之用心積之之多豁然貫通可以言弘于天矣

上欲康叔保乂恐其視小人爲易保欲康叔宅心恐其視此心爲易盡欲康叔裕身又恐其放此身爲逸豫故勞頭用痼瘵乃身發之蓋痼瘵乃身而後心可盡心盡而後民乃乂則凡別求福道數求德惟所以明德而康保者自不

尚書章句

卷三十七

七

容不兢兢在念矣。惻瘵敬哉要虛說勿露民出天畏三句方推言惻瘵敬哉之故往盡三句後實以惻瘵敬哉之事我聞四句特証言當盡心耳。○上欲法古明德以治民此言民之難保又推其所以當近述遠稽之故繫承上說來惻瘵乃身正是文考不侮鰥寡之心治本乎身能谷古今之德爲一德者必能通君民之情爲一情民不化于德未免不安靜故註曰視民之不安以失教言梗化犯刑乃疾痛之大者勿以教養並看當云民之疾痛在汝身上用一如字便視身與民爲二矣乃身貴德裕正由乃身爲害叢乃合民爲身民有惻瘵非衆身分受而乃身獨受直是民

之疾痛在汝身上方見關切此須實知其病一一與他喫得始得故承之曰敬哉敬則此心常惺而無痛不覺卽此惺常明也忽則昏一膜之外與已不相關矣敬卽敬民也敬就發于政言所以當敬者何故蓋以天命之去就無常甚可畏却肯輔誠民情好惡有迹雖大略可見正此可見之小民最爲難保民心有嚴于天命如此所以當敬不可不明德以治之也天畏作天威看皇天之威不測而有常者理卽誠則輔之之謂不說民畏民德止言民情如赤子非不可見但有欲無言則中之實難非慈母以誠求之豈易保得故云然耳小人正喻赤子以天畏喚起民情正爲

尚書章句

卷三十七

古

天可畏人所易知民可畏人所易忽故抑揚其辭如此要之悲悅則所以事天之道亦難矣特借以形容保民之甚難也不是說民可畏甚于天言不能以畏天之心畏民耳民情大可見正是他難保處明見其願欲難厭卽與之如其願又必有求多于願外者況未必如其願也保字說得深惟明德者知其難耳所以知其疾苦而體其情欲者惟在上之心盡與不盡何如爾往盡二句亦承小民難保說來往字略指往衛言盡心就博學說與弘于天相應逸豫卽盡心之反心者天之靈君盡者弘之滿境要其不盡只存一自安心而逸豫之好遂乘焉不覺康不是弛懈但就

參合聖賢時妄信天理已該人情已慊便是康便是逸豫  
的根脈盡乃心三句一氣說與弘于天相開闔近述遠稽  
務一一盡心無稍安意于民上而好爲逸豫之事不可以  
康屬身好逸豫屬心康是總言其慊兼身心言好逸豫緣  
其心也逸豫盡心對足語乃其又民難之之詞言必能盡  
心而戒逸豫如文考所以治民殷王所以保又商考所以  
訓民古人所以康保一一克盡然後德無不明而難保者  
始可保也其者未定之辭見人君必明德之功盡而後可  
以又民乃其又民中宜照開下如云乃所以治民使其難  
保者易保而不令之起怨也引語重怨上不惠不怨正是

尚書卷

卷三十七

五

逸豫民安得無怨嘆嘆民之難保見不可不盡心明德之  
意古語不必兼怨否從怨一邊說更順大小以事言君惟  
不生怨于民耳既已怨矣豈復大小乎凡有動便與民相  
涉一動拂其拂處便散入民心安計不惠大小凡有行便  
與民相觸一行怠其怠處便紛布民心安問不怨大小見  
盡心便爲惠爲慊不盡心便爲不惠不怨言若怨在大可  
從大處弭之若怨在小可從小處弭之今怨不在大亦不  
在小惟在順理不順理勉行不勉行之間何如難保乎可  
不盡心而戒逸豫乎惠不惠慊不慊還是活語猶言但看  
你順與不順勉與不勉云耳所以傳云卽上文所謂往盡

乃心無康好逸豫也看來怨字爲小民難保堅義兩不在  
分明怨未有定屬之辭兩不上各粘惠慊分明說盡心則  
無怨不盡心則怨有定屬之辭時說云我聞曰人以恩怨  
分離合不以大小分恩怨故民怨上不在事之大亦不在  
事之小只是一個當順理者不順理當勉行者不勉行便  
是怨階如此說上之在字方有下落非兩可之辭見得無  
所不惠無所不怨心乃盡而職乃舉若一不順一不勉便  
是一處心失照管而康好逸豫矣豈盡心之道須知順理  
勉行當泛言不可入近述遠稽等語末繳上意云是民之  
怨也卽爲民之情而心之盡也卽爲怨之理聞此言者寧

尚書卷

卷三十七

六

無敬哉

此節緊根惠慊盡心以深望其忠王卽照發不廢王命意  
上論明德工夫只在治道上說論治道不至于能新民是  
亦明德之未至也故已而有不能已謂汝惟小子既侯于  
東則乃所當服行者惟在弘王明德又民之德意以應保  
殷民化頑悍而爲友順此豈徒自盡其職哉亦惟助王安  
宅可畏之天命而作新難保之民者得汝之應保而始盡  
也助王在弘王見之宅天命作新民倒裝文法非兩平益  
作新民卽以安天命也諸侯皆當弘王保民以助天子新  
民宅命者康叔特中一人耳况殷民染紂惡深新之爲難



故此欲其奉職以助王見倚重東土之意○語畢又言金  
人有深省乃服二字作一冒下正言乃之事前欲弘王此  
欲弘王何近述遠稽盡心戒像雖乃之事其實為弘王許  
也弘王應保須本上二節意弘明德之天而盡心小民之  
保王之德意也故當宣布此德意以和順保又殷民謂其  
可見之情協諸同明之德而已曰王便覺有主張他者即  
欲不盡心不可得也應保就是弘王感而必通曰應和字  
不足以盡之因上言保又康保難保故曰應保不但上保  
之而民直應之蓋吾心民志相觸而動以和氣薰蒸而保  
護之也弘王應保一直意言當體君心以化民不可說應  
尚書華菁

周康  
卷三十七

十七

保為弘王之實亦惟正承上惟字說進一步蓋和保者汝  
之職宅命新民者王之事故汝之事惟在于自盡其職而  
亦惟以助王如此也助王二字貫下天民天命安由民心  
安來應轉上一氣說蓋和保殷民即是作新但必能和保  
斯民然後鼓舞作興有以起其自新之念耳其實只一事  
然謂之助王則王自有宅命而新民者在此特以應保為  
之助耳若如時說云殷民雖僻處一隅其精神與上天通  
而意念不與天下隔也今既得其所矣則民心安而天命  
與之俱安頑者化而友民亦無一之不化豈非助王安定  
上天之命作新天下之民哉此說恰象一應保而自然宅

命新民與助字不合宅字作新字就上人來說不可倒解  
字而宅天命時說以基王業言看來天命不指國祚正指  
新民蓋天命武王作君師以新民若康叔能助王作新則  
上天必申重眷顧此命可使不遷故曰助王宅命篇末爽  
惟民幾節全發明此意殷民原通上帝靈爽之神倘天命  
不能使有留無去即民心自亦從僥倖迷今亦惟于王所  
受命助使無疆永秉弗畏就茲通徹處想他于積染之民  
都振起一番維新光景是非但弘王併有以助王所賴盡  
心實不淺亦要知作新非只初時新無斷會這段光景何  
時少得曰安定天命乃着力語民即指殷民小註謂新天  
尚書華菁

周康  
卷三十七

十八

下之民非也作如擊鼓然令人跳舞踴躍新而曰作鼓舞  
提撕上之人既以自明之德時時感發則民興起同然皆  
不能已至此則不但天悲悅而民且無難保矣宅字作字  
須體上明德字眼方見明德之終民與天為一體德以天為  
極也大學引此以明德去作新民此言作新民即為明德  
林氏曰應保者因人情而安之謂應其所欲也傳把應  
保二字平言終說應字不去蓋應字若訓和字則是去  
聲之和字矣宗周為唱東土為和若作平聲之和字則  
又難以訓應字小註始妥○殷民二字周書所指不同  
康誥酒誥梓材多方統指四國殷民召誥洛誥與多方



君陳畢命則單指選洛殷民四國殷民是紂時之民其  
染惡在沉酗草竊怙侈驕淫選洛殷民是武庚叛後之  
民其惡又在闢天怨望反側動搖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背乃惟終自作不典  
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奮其  
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  
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  
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  
曰刺則人無或刺則人○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厥  
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木且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尚書卷第三十七

卷第三十七

七

王曰汝陳時臬司師茲厥罰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  
封乃汝盡遜曰時叙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  
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  
寃殺越人于貨督不畏死罔弗懲○王曰封元惡大憝矧  
惟不孝不友于弟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  
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  
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  
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  
戾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  
民大譽弗念弗庸泉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慈已汝乃其速

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  
惟成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  
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  
懌

慎罰以敬明為主此段亦重盡心看下提說汝心朕心可  
見首節先舉敬明之例次節遂原敬明之心非汝封平方  
說敬明之事勉康叔法文王之慎罰以裕民二字為主作  
新民在明德故慎罰以敬明法意為先敬明謂以敬謹之  
心精察于聽斷之際一直意方民之犯法也多以不明而  
入于法及民之入法也又思蔽明而倖于法故明而動所

尚書卷第三十七

卷第三十七

二十

以利用獄也當上之不用明也下苦于情之不能白及上  
之太用明也下苦于情之不見原故明而止所以不罔獄  
也以求得情之心放任察察之明哉敬者明之根本二字  
重看此句是綱領下設人有二段非舉重例輕是舉雙例  
常此先發敬明之例故借死刑以權衡五刑五罰若權衡  
不審何云敬明所以兩舉情罪之極變者以例其常見凡  
刑皆當如此非獨殺也時乃不可殺乃不可不殺一可一  
不可即此是義而其用義刑義殺不待下文已明矣人有  
乃有兩有字活看謂間或有之設為甲乙二人皆死罪而  
議其輕重也謂如甲有所犯罪雖小於乙而其情非出過

誤乃惟怙終自作不法用意如此罪雖小乃不可不獲又乙如有所犯罪雖大于甲而其情本非怙終乃惟過誤或爲人所誤偶爾如此既服罪輸情乃不可殺此二者特以罪至于殺者言之以例其餘非謂罪不至死而但有怙終之情者皆可殺也。亂常應上小罪謂徇私妄動以亂其常理常法乃惟終七字爲句言故意做出亂常的事對乃惟青災看過自己生爲青罪自外至爲災式爾適爾猶故輕之謂有厥罪小與有厥善有字同彼自負此罪甚小不足畏與既道極厥辜自認所犯極大不敢隱者正相反肆赦賊刑有壞刑指之規故先有法之經而後舉此示法之權

殷民情變莫測不可以常法律止可權情之輕重耳加重于匿情未減于輸情所以倣頑矯枉須抑揚看罪小情重固是可殺然此偶一遇之若罪大情輕這等人必須宥之如此方是敬明要在罪上敲擊下來方得旨明德不言明慎罰言明以慎罰正明德事此言必謹罰而後能感化民見罰不可不敬明意非謂謹罰足以化民也叙字指輕重之差言有叙即指上節非終惟終兩端而刑罰之全例自在其中人之罪有輕而當刑有重而當赦者中間甚有次序一毫提越不得有一字不可略過若曰如此乎有叙而不吝索也時乃時字緊承

有叙來服字用力看工夫全在明字上若只弄小聰明去服他安得猛省而競向雍和惟明不恃明如上云敬明辨爲大明不明不足以服民明服上加個大字是用刑之極當者大明服一連字謂情罪中輕重取舍無一之不明而足以服乎人也權衡既正則物無遁情情法相得則人無遺憾自是我去服他未說到後來服我到惟民其勅懋和方是他來服我明服之所感也當時殷民最難得一和故特言之下二段皆指犯罪者說二若以出入爲分別即大明服勅懋和兼棄咎康又兩邊說勅者戒其惡懋和者勉其善也必大明服而後民勅懋和者何也若有疾民纔棄咎若保赤子民纔康又也試就明服中分開兩端而言民之未肯棄咎謂上無決去之心耳今以去疾之心去惡無一毫等待處此所以民感之而畢棄咎棄咎者遷善改過出于刑法之外也人有疾不決去爲養患而驟決必傷元氣此間甚難以此心去惡惟恐不去惟恐傷之鍼砭攻治無非德也民咸知惡不可爲孰不交相戒勸而盡棄平日各惡乎畢字就衆人說不就一人身上說民之未能安生謂上無保全之意耳今以保子之心保民此所以民感之而康又康又者格心向化安于無事之天也如保赤子爲其無知也常以無知恕之則雖有可怒之事亦無所施其

怒而刑尚。有妄加乎。保善二字須活看。蓋對棄惡言。非真  
 保善也。凡罪已當而情猶可矜者皆善也。若無人保他。雖  
 陷罪在臨而不知矣。心誠求之得不言之欲止未形之邪  
 必不使傷也。如是則民知上之生之者乃所以成之也。其  
 不交相勸勉而同歸于順治乎。又而曰康心安意適于治  
 之中。真如赤子之得保于慈母更無一毫勉強從父之慮。  
 畢棄咎是遠罪而出乎。刑有戒勸意。承惟終一邊來。康又  
 是革心而安于治。有懋和意。承非終一邊來。惟民其勸懋  
 和正是大明服。惟民其畢棄咎。正是若有疾。惟民其康又  
 正是若保赤子。然若有疾。若保赤子。正是勸懋和也。○承  
 上言慎罰足以感人心也。嗚呼。封民所犯有輕重而情法  
 權衡于其間。蓋不止罪重情輕罪輕情重者為然而凡大  
 小取舍皆有一定之倫次也。惟本明德以慎罰。權衡正于  
 我而大明于次序之間。聽之必以情。情法相得而使人服。  
 惟民惡者懲莫不互相戒勸。善者勸莫不勉于和順。若是  
 者宜何如去惡不誠非明也。上之人欲民去惡。容有不誠。  
 至于已有疾而欲去之。其心未有不誠者。惟以去疾之心  
 去民之惡。湫然而調治之。惟恐其棄咎之不速且盡也。蓋  
 刑雖痛而實所以為德也。由是民感其誠曰。上欲我去疾  
 如此。我何為自留其疾乎。不必刑罰一一及其身而畢舍

其咎矣。保善不誠非明也。上之人保全善民。容有不誠。若  
 已有赤子而思保之。未有不誠者。惟以保赤子之心保民  
 之善。煦然而護字之。惟恐其無知之有故且誤也。蓋罰雖  
 嚴而心衛之以慈也。由是民感其誠曰。上保全我。如赤子  
 我何為不自保其身乎。殆若赤子一一聽其親而迪康以  
 又矣。夫誠以治惡保善。則大明服也。畢棄咎康又則勸懋  
 和也。如此然後為有叙之刑乎。  
 傳訓訓為戒勸。訓懋和為勉于和順。分明是棄惡遷善  
 畢下。文素舊康又說但遷善本于棄惡。故中間用一而  
 字。小註將勸懋和字上增  
 一且字。便為三義。與傳不同了。  
 承上惟謹罰而後民化。此罰所以當謹也。一節是戒辭。因  
 欲康叔義用罰。故先舉刑罰之權。推而遠之。見法有所受  
 也。此尚發明不可徇之故。非便是不徇已之事。刑非君所  
 得用。惟人自取耳。當則刑殺。剿刖之。而非我矣。兩言非汝  
 封者。欲其慎也。徇已意且勿露。恐侵勿庸。以次汝封。句非  
 汝無或正相呼應。見當以已聽天意。曰汝未免有喜怒有  
 謗與見以為非汝。必將謂休咎惟民操縱。非我而欽恤不  
 遑。是無汝因以無或專斷。因以無或謬戾。纔謂之敬明。非  
 汝封論理如此。兩言無或言不可萬一有此失也。又曰在  
 康叔心上度其又如此也。就又曰二字上看出申戒。即兼  
 舉大小。便見申戒。非申上文而戒之之詞。刑殺乃民命所

係天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可以私意刑人殺人也無武以私意刑人殺人然萬一以刑殺為重視刑則為輕鮮有不因刑罰之小而忽之者非汝封又曰可以私意刑人無或以私意刑人如此纔是重刑殺輕刑則本旨看無武語氣分明不要刑罰意了看後要囚節亦是此意則前二節必須得輕重方可

唐孔氏曰劓在五刑為截鼻而有刑者周官五刑所無而呂刑亦云劓刑易噬嗑上九云何校滅耳鄭玄以臣從君坐之刑孔意然否未明要有刑而不在五刑之類言

尚書章句

周書卷三十七

主

王曰外事三節欲康叔遠稽諸古以義用殷罰對明德往敷求殷先哲王六句看首勉其以殷法治殷民也外事依傳引陳氏為有司掌刑罰之事獄之未成在有司而未達于康叔者有司之事也下要囚獄之已成而達于康叔者此則康叔之事也有司之事非康叔所能盡觀則陳列其五刑準的使有司永知所守然不必自為法也所司者亦殷罰之有倫則法有所準而民無所眩矣○立國之初必先陳臬臬者示以畫一如後世之刑書也陳列是法且虛說不要人殷法在中汝但陳列是法而頒布之使有司受成于臬是已而何以所師者此殷罰之有倫蓋衛居商墟

周承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有倫者况殷法殷民服習已久非輕重失倫則不必更因其治殷之頑民故曰殷罰殷以地言殷罰即衛罰是其實臬之款轉條理處即殷罰之有倫非有二也殷罰有倫只是原情以定罪如人有小罪節樣陳字最含蓄有陳而不用意時說云陳臬若虛說且不說出殷法則師茲茲字為何物耶據此說則時字指殷言矣不如前說

臬門捆也有準限之義故以訓法猶為法為律也

上言用法當監乎殷包罰之大小言此則揭言罰之大者要囚只是犯殷法既成有司讞于康叔者夫罪自有司之

尚書章句

周書卷三十七

主

師有倫呈上諒無差誤之理又必服念而後至蔽慎之至此只重服念至蔽帶說○又曰二字作相承看要囚是緊要囚犯罪當死者即下不孝不弟弗念弗庸之類雖問成死刑猶麗獄詞未處決者服念正在獄詞上審念被服之于念慮也關係全在服念二字法家主操切易于繫斷此獨靜觀服念之者設身處地天地鬼神知之而人不知者所以反覆服念不必說要囚中之有生道者分明此人據法已無可生于無可生中求其萬一可生之路所以服念之久若原有生道何須比委曲五六日旬時不必分遠近只言服念之無所不至苟得其生不至旬時可也

才得其生過于旬時亦可也服念之久可生者固生之若卒無生路然後斷以殷法玩不蔽語氣則用法何其果決然必服念至旬時而不蔽則其不蔽者亦多矣言外更見若欲不蔽而非服念服念而非旬時皆不可殺皆不為義也故斷是斷以義不是斷以法法與情理相符我之所加與人之所犯毫無不協曰義義則為遲為叙或于不蔽兼取舍言非也此節與上節雖兩意却一起事言陳列固以殷葬而斷之尤當致其服念也故下文總語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葬

此申言用殷法之內歷有此弊所當戒也分明描畫出一

尚書章句

卷三十七

十七

慎字汝陳句申外事節罰蔽句申要囚節陳時臬事則以版法斷要囚矣此二句輕作述過語看只承上以引起下意用其下依傳分三段用其句戒泥古勿庸句戒自用乃汝盡遜三句戒於喜蓋治殷民用殷法然泥于殷法却非不泥于殷法便汝狗已却又非既不泥且不狗則于殷法盡順義而猶歉然以為未順義也三段一段生一段來但前二段是戒之方用之時後一段是戒之既用之後要知方用就議刑上說所謂既用者亦就定刑上說未使用也此中要見慮益周而戒益切意方切敬明之旨○臬事謂殷法之事註添一臬字則臬與事為二矣上陳時臬將此

臬示之有司此陳時臬事將此臬施之行事所謂聽之棘木之下者蔽即上不蔽之蔽首此二句雖申上兩節却是

尚書章句

卷三十七

十七

一起事既謂之事又謂之法者如墨劓刑官大辟法也是法以刑人非事乎條定之初因事而為之法用法之際取法以此是事故此承上文言汝之聽獄既陳是法與事必法與事相當而斷以殷人之常法矣然殷法雖善而古今異宜泥古而不通不可也當于其中用其義刑者刑義殺者殺不宜時不用也義無定在或不勉遷就然趨時而拘已又不可也刑殺必當虛心審鞠顧人所犯何如勿以就汝封之意蓋刑殺原非汝封所得為者苟不當罪是移情就己也義者歸于當其罪而已夫陳列不蔽之際不泥古不狗已則情法相得而輕重不爽盡遜于義向之所謂有叙者真足曰大明之矣使自以為當而矜喜之心或生則叙于先者將乖于後又當歉然自思曰吾于刑殺實未有遜事也如此而後能用殷法耳用字作察字看勿誤認用看來用其義刑二句一成泥古一成狗今雖有兩意却是一時事本文口吻一正一反語氣相連若曰必如此而不可如彼也勿次汝封正是義刑義殺處玩即接盡遜于義尤明註以義刑義殺訓宜于時則殷葬古法不宜于時胡亦用之為斷乎此處要看得圓融蓋殷葬常法時而措之

即義也非刑項其刑其殺原在義不在我其義刑刑之義殺殺之可也若以次汝封則汝刑之汝殺之非義刑義殺矣義只論理之可否義在古即從古亦時也義經刑用便有個汝封主見出來少有成心則買神之義易而不難故曰次勿庸只不以私心與之之謂確有一個義在并勿庸以次也是義前非汝封對立法者說見刑罰之權全不在已即呂刑天齊于民三句意此勿庸以次汝封對犯法者說見刑殺之義一惟在人即呂刑非終惟終二句意汝盡遜曰時叙承上不泥古不徇已來然非以不泥古不徇已爲顯義也于古于今于入于已一無所拂故曰盡遜

曰不同上曰字猶言可謂下曰字就心上自說非口中說話又恐心盡易盈故再進步戒之哀矜勿喜刑罰之所由中也以義爲主而已不敢與亦不敢矜總作一氣串看故曰非汝封刑殺則人王曰汝陳節前四句論法總是申上三節後三句論心又是起下一節上欲康叔盡心以義用殷罰此下復欲康叔盡心以義用文王罰故緊承上未有遜事即其心以美之又即已心德托知于叔後莫惟民兩節事發明已心德此採用罰之本高慎罰一層通節重稱康叔良心上盡惟其心之獨善所以獨能知朕心之善也勿庸以次之心惟曰未遜之心皆心之良者爲之已汝惟小子則不忍之良未琢故其心獨善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汝有如是之心必能知朕心之德我之奉奉于明服喜爲知己者告耳篇首呼小子封篇中亦屢提小子曰小子見良心未鑿此節方露未其有若全在汝惟小子看出不可如舊說將遍觀天下諸侯未有若汝封之心形容未其有若汝封之心以汝之心有好生之德也故下增一德字心字虛德字實不是平說亦不是互文法此心此德朕有之而汝知之非心之良而何哉上句朕心即後以德用罰并不用罰而用德之心舉斯心以加彼即是德不重康叔能知正見康叔之心

之善處要見知得便行得。惟乃知是責成之辭。正要能  
罰。故先發其心。使之油然而動于中。而後下文語以用刑之  
事。

此三節欲康叔近述諸今以義用文王罰。對明德祇通文  
考二句看。雖則此以下三節正用罰之事。要曉得不孝不  
友之民與別布條教之臣是商俗之惡。武王將言此兩項  
之不可不刑。故先說寇攘姦宄以甚之。是泛舉大惡之人。  
爲例見用罰者必如是。而後爲當罪也。從本心而出曰自  
寇攘。句指其罪。督不畏死。誅其心殺越二句。卽姦宄所爲  
事。非兩樣人。歸重在罔弗懲上。凡民自犯罪卽前自作不  
尚書章句 卷三十七 三十一

典意作孽。非關人陷。劫人曰寇。奪人曰攘。外用巧術曰姦。  
內用計謀曰宄。于貨而殺越人。故曰于貨。越。是將顛倒執  
縛不死而傷于取也。如畫爾于茅之于督。不畏言此等犯  
之者必死。而其心強狠。殊不畏也。罔不懲言如此之人。衆  
所共惡。而刑加焉。豈容以次汝封乎。傳非卽乎吾之私心。  
正應勿庸以次汝封。所謂刑加于自犯之罪也。所刑苟非  
人所同惡。是移法就之也。

此用罰以嚴之民。要得教之而不從。意照下言不率又云。  
別布條教。自見元惡。應寇攘姦宄。大惡則應罔弗懲。切字  
添一層看。元惡傷他人軀命。不孝不友。則傷骨肉而壞事。

倫。故曰矧。舉不孝不弟而兼及不慈不友者。子不孝以致  
父不慈。弟不恭以致兄不友。總甚子弟之罪。惟父子兄弟  
至如此相賊。此等人若漏網不于我爲政之人而得罪焉。  
則民將視爲當然。而天與我民。葬必自此大混亂。蓋父子  
兄弟之間。更有所不忍言者矣。元惡之得罪。自得罪者也。  
不待教而誅者也。故寇賊竟付之司寇。此之得罪于我。正  
人得罪者也。教不改而後誅者也。故不親遜之百姓。必付  
之司徒而後弼。以刑得罪。刑茲俱指子弟言。周禮大司徒  
有不孝不弟之刑。無不慈不友之刑。正此意。速字有不吝  
緩意。前言殺罰曰葬。此言文王之罰曰作者。殷法常行者。

尚書章句

卷三十七

三十一

耳。經紂之惡人。倫廢壞文王憂之于維持綱常之法。必有  
創立者。故以殷法治殷俗。因人情之所安。以作罰誅。殷民  
撥殷亂之所在。亦遠稽近述之意。一罰也有時言殷有時  
言文王。何也。蓋從前邇說則言殷。從後更定則言文王。至  
于殷罰又曰葬。于文王又曰作。及上言作罰。不言由義。下  
言由義。不言作罰。文皆互見。亦以文王作罰。皆義刑義殺。  
故卽指文王罰爲義。猶下文以刑罰爲典。一也。兩節說速  
由作罰速由率殺。語意與上不敵。要因同。蓋云情與如此。  
如此。則汝速由云云。言外便見若未如此。未可竟殺。若非  
如此。亦不可盡殺。非汝封刑人殺人勿庸以次汝封也。服



念敬忌意俱隱隱言下

如今律告言呪罵祖父母父母舅姑別籍異財奉養有缺之類俱入十惡常赦不原若論罪則其中豈無輕于教人之盜者惟其事關倫理之大強盜不入十惡而不孝不睦不義內亂入十惡以此觀之則知經文矧字之意○正義曰父子尊卑異等故孝名上不通于下兄弟雖有長幼而同倫故共友名○唐孔氏曰考亦通生死曲禮云死曰考是對例耳

尚書章句

周康誥  
卷三十七

三十三

此用罰以嚴之臣不率指上不孝不友說民不率教大置之法况臣有導民之責者乃引惡而不忠則罪又甚于民故尤必速由文王之義刑率殺外字貫至小臣三等臣看以其皆衛國之臣對王朝言故曰外庶子官名掌正公族教訓公卿子弟者曰訓人見風化所係正官之人若周禮三百六十職之長庶官曰長見綱紀所關小臣之諸有符節者見職掌所在節即今之印章非行路之符節曰諸教非一端節非一例也凡此等官皆有教民之責者故以別播條教言別播造譽謂商人染紂之惡相安于薄俗不知倫紀之重習以為常倘為之官長師帥者若以修明教化為迂不導汝所陳之事以孝弟令民別創條教自上而播之于下自近而敷之于遠而姑順民俗之所習以于譽于

民從無而有曰造別播敷正是造民大譽處通節重此二句弗念三句正就上看出乃別至瘵厥君一氣就別敷造

譽即是不體念上心不用上令以病君上者瘵君不可用過文惟不念故不庸故病其君君指康叔非天子時乃引惡句是罪案另看與上不率字矧惟字正相呼應民不率教周民之惡而臣之別敷造譽如此是乃導其惡于下而教民不率也人知風俗之壞于下而不知其由上引之于君上之體統教化量相妨病所以尤可惡而刑之不可已殷民染惡日久導之以本性反覺不便順之于習染反覺便故國家立之條教所以矯民革俗而實從其所不言而

尚書章句

周康誥  
卷三十七

三十四

同然者也乃不求快民之良心而求快民之習心不求當國之公法而求當民之私譽譽者稱人之善而過其實况出于同流合汙之口乎大凡播教移風之司多拂庸愚故常之耳目此靡裘號殺之謗所由作也要于習俗之必革教化之必行則拂于民正所以利于君今若此是視民俗必不可同君法必不可行其勿庸勿念以病君何如者蓋教化淵源之地三德又用之樞于此一失後且至于不及挽是民之惡未成汝反為之向導也其病民者小而病君者大故上曰罔不懲曰大懲此獨曰朕懲罰以義起印文王未有此殺亦率由此民彝泯亂之義而速殺之蓋作惡

與導惡同科也。觀兩連字便是若有疾速攻治之意。

唐孔氏曰：正官之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于小臣。諸有符節爲教人之故，故言有符節者非要行道之符節，若爲官行文書而有符今之印者也。

通節皆嚴于未然之辭，亦惟君惟長亦惟語脉對上矧惟發下不能貫至外正不能厥家人不能使之孝友也不能厥小臣外正不能使之念庸也。二句一氣讀不能偷左傳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及小臣卽上小臣外卽上外字，正卽上庶子正人，惟威惟虐一直正與上二

尚書章句

卷三十七

三

句相形說不能于彼而惟事乎此，謂不能以教化身先而徒以作罰茲義繼之。雖驅民爲善亦虐也。大放王命承上三句來，王命速由率殺，蓋以廣修身齊家之化，乃于殺近而于王命遠。雖曰當罪而我無德以先之，是欲以非德用治，何以責臣之慙厥君而望其民之從化也哉。夫已不能厥家人而責民之不孝不友，已大放王命而責臣之慙厥君，執曲形而責正影，無是理也。乃非德用又是斷語起下文用德之意，蓋自先不裕何以裕民，故下緊接汝亦罔不克敬典，汝亦語脉又對惟君惟長發下。○此節大槩泛論罪坐君長以儆勸康叔，至下節方着康叔身上告汝以作

對率殺科條詳矣。然是齊民非又民也，是糾臣非倡臣也。諸臣固民之表，而爾實君長一方者，則又臣之表也。夫爲君長者父子兄弟之間克正，則能厥家人矣。由家以及朝廷，則能厥小臣外正矣。如是則一國莫敢不出于正，又何假于威虐而以非德用治哉。惟君人而不克君，長人而不克長，于是不能教率內，無若其家人何，外無若諸節小臣外庶子正人何，乃徒罪人之不孝不弟不忠也，而速刑速殺，惟威虐是事，大放棄明德慎罰之王命，而欲以非德治也，治其可冀乎。汝惟以德又焉可也。

尚書章句

卷三十七

三

民以爲康叔敬典裕民樣子，非敬忌又深于敬典也。典乃文王教忠教孝者也，此以語慎罰何，蓋皋陶明刑教德伯夷降典折民皆是物也，故不惟可以裕身兼可以裕民。夫論敬明既約歸敬典，論敬典又約歸敬忌何也，以康叔敬典必如文王之敬忌而後可用裕民也。文王裕民至于造區夏修庶邦，怙冒西土萬邦時叙，其始不過一念不敢侮致之故，不敢侮卽文王之敬忌，怙冒時叙卽文王之裕民。我惟有及及文王之敬忌，以裕民也。若敬忌不及文王則民猶未裕，此明德以新民爲終慎罰以裕民爲終，裕卽新民。曰我惟有及及曰未有遜事兩曰字皆自心對勸語，惟欲

不致故以爲未有違事。故以爲我惟有及若。少自爲遜。便已不及。予一人以懌。繁根予惟有及說。惟有及則文考克而康叔亦克。既徵父子一德。寡兄易而康叔又易。更見兄弟一心。不惟獲助于已。直可免罰于天。安得不懌。此武王喜懼交心爲慎之至。○亦字承上來。欲用王命而以德用。又亦惟敬典以求裕民而已。言謹罰必至裕民而後爲有終。終字有務去之意。將刑殺之典都收歸文考心脉上。以有時而用殷罰。有時而用文王之罰。則若疑于無常。一則曰速由文王作罰。一則曰速由茲義率殺。則若疑于不裕。不知法由前古。而至我周講畫至精至備。皆天討不易之常理。國之常典也。汝亦或作罰。或茲義無往而不敬守國之常法。典惟其敬自有妙用。非僅由之作罰。非僅由之率殺。乃即由之。裕民直于威嚴中使棄咎。康又之化于是乎成焉。民藹然孝友。惻然不見刑罰迫束。祇見道化悠閑。此但不苦錫急。尚未到優游涵泳地位。敬典有整齊嚴意。乃由裕民屬上句串說。裕民對齊民看。典以弼教。本欲民知所趨避而從容于教化之中。正是使法不用意。然欲行文王之法而不得文王之心。雖得文王之心而不及文王之化。豈所以裕民乎。惟文王三句一氣說。惟文王惟字舊云不必敷求遠惟亦不必別求。開由惟文王之敬忌而已。覺

寬一層。只當云由此敬典之中而求裕民之道。不在于文王之法。而惟在于文王敬忌之心。敬忌之心裕民之道也。敬忌就用刑上說。敬忌分不開。敬之至故見其可畏。裕民重在自己身上。不重民上。須把乃裕民帶上讀。康叔豈無敬忌。而必文王之敬忌者。文王止敬止仁。直從民心中探討。個可欽可畏之真精神。于此直接其心源。自覺民情法意貫洽于此心。而不至于忽且敢。便是裕民處。若一念之敬畏。何益于事。蓋見獄情而敬忌。苟非慘刻之人。皆有此心。惟文王之敬忌。不惕于一時之不忍。亦不觸于小民之可憐。而直根于戒謹恐懼之素。故不忽乎民。即不迫乎民之生。不敢于民。即不促乎民之命。非敬忌了又裕民也。人君之精神收束處。斯民自然有一種寬舒不迫之意。未有君惟恐戕民。而民猶不免戕者。不曰民裕而曰裕民。指敬忌之心。說曰我惟有及。曰字指康叔之心。說惟字重看。言只是有及于文王。而無他念也。上句敬字實兼敬忌二字。之義。惟文王之敬忌。正教以敬典之準。而裕民之道也。典是文王之良法。敬忌是文王之良心。裕民作着力說。非民已裕也有及是。及其裕民。非及其敬忌也。玩註期裕其民除去之道二字可見。况裕民爲慎罰之終。而不可以敬忌爲終也。然裕民却緊根敬忌來。敬忌正與威威對。此文王

裕民之本西土怙冒厥邦時叙此文王裕民之化也汝惟文王之敬而不忽忌而不敢者儀刑之不替乃期裕其民于心曰我之裕民惟有及于文王之裕民使東土之治無異西土之休矣乎有及二字正是師文王處不作期辭文王威所當威猶惕不務庶獄罔知猶恐如傷我必鼓精竭力務與文王同心一念有及在裕民時體認而力企非只空空仰止遽以爲能及則弗及矣自諉莫及又弗及矣故曰我惟有及若不敢必能而不敢不能之辭上言典詳矣從典中說敬敬中說裕裕中說敬忌又從敬忌說及可見務去之義只說務去其罰未可說去罰之故予一人以釋

尚書卷

卷三十七

王十

上終文考克此應前乃寡兄勗詳言朕心朕德亦因上兩

結尾處說助王說懌已皆從康叔說到武王上去故此下四節却又從武王說還康叔上來矣惟三節作一段勵康叔以德用罰爲主以民德之故而用罰罰以德用故曰以德用罰是先德後刑意非德行于罰之中也兩節重重提撥予字我字曰我時其惟曰予惟不可又曰天其罰我我其不怨皆武王自嚴發明已欲叔助王懌已心事○通節語氣都着武王說然自嚴正以嚴康叔欲其以德用罰與惟二句言已當迪民以德與惟上先點不孝不友固當罰矣然我明思之罰以輔政非所特以爲政者民染惡深而被化淺未可遽齊以刑惟當道之以德使歸于禮義安于

尚書卷

卷三十七

四

與殷先哲王相呼應言其不急於刑而惟以德非是只

取法殷先王也。知新說謂欲導民吉康，惟于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康乂民者，作而求之而已。此說以康乂民屬殷哲王，以作爲起，便悖傳，還宜以乂民帶作求看。如云：茲欲導民于吉康之地，而使之不罹于法者，將何所求匹哉？迺康莫如殷先哲王德，乃上之繼古先哲王，下之開我文考，不但在女當敷求亦在我所當作求者。我時其惟殷先哲王自成湯以至帝乙諸君，皆以德迺民，如子惠如祗懼如嘉靖保惠者，我承其後，惟取法其德，用之以安乂其民，而與之作求匹焉。以殷先王之德，道殷遺民，乃今日迺吉康之要法也。殷先哲王德，卽明德之德，以殷先王德康乂殷民。

尚書章句 周康誥 卷三十七 聖十

專就德化上說，使無叛亂反側之虞，而有臣我多遜之美也。然武王于康叔言文王，而于自己言殷先王，亦互見耳。求如君子好述之述，故訓求匹，然求者直探心源，訓匹字意尚未盡，作求兼作配德化說，宜補罰在所後意，矧字監進一層，民與已對說，民有可迺之幾，見已不可不導，殷先王德以迺之意，況今殷習雖靡，而民彝猶在，道之仁讓孝友無不從者，然則民不吉康，非民之不適，乃爲政者不以德迺之耳。夫有邦有政，正是道民吉康耳，若不能以德道民而徒罰是用，尚何事政之有乎？正人而至于罔政，此吾之所甚懼也，所以不敢不作求商先哲王也。導如導水之

導民之良心，盎然于中，而吾特導之耳，爲之通其塞，引其端，沛然達矣，豈有不從者乎？此只以民心本善諒之，非已然事。求殷德而康乂民，所謂迺也。迺之門卽爲迺之路，迺于吉康之路耳。重罔迺不適句，不迺而罰，則法令無取，滋章不足全然不導，卽導之未至，亦不能致民吉康也。以德迺民，待其不從而後罰之，乃爲以已之正，正人若不導以德而遽齊以刑，則惟威惟虐而已，豈政哉？蓋言迺者必以德爲政，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不迺以德，則不足爲政也。若錯認以德用罰，謂用德于飢餓時，則誤矣。傳云：迺言德而政言刑，也不迺本是不德，然卽爲罔有刑政，似謂能迺者刑卽是德，非有三也。此語似是而非，以已意示康叔，所謂朕心朕德者是。

尚書章句 周康誥 卷三十七 聖十

此武王申理前語而嚴之天，亦自嚴以嚴康叔也。迺則作求，不迺則罔政，一得一失，可不監乎？不可不字，藏得民不靜以下意。告汝句，卽指上節，謂我告汝行罰不徒告以罰之說也，必告汝以明德之說，于罰之行之日，欲與汝共知所監也。今殷民未化，導民者之責也，固不能免于天罰，而穢德彰聞，時予之辜也。我何敢怨天罰乎？我之不可不監者，以此爽惟民爽，惟天似兩目，皆發不可不監意。上是道理當監，下是事勢當監，但當監意上未露出，若云下明思

大民民原可以德迪上明思夫天天又欲去以德迪荷人主以身俯仰其間不能去明德新民終是下辜負却民性上辜負了天命而于父母君師之責有虧若天罰我我亦何辭此我所以不可不監舉欲汝助我懌我無負我命汝在茲東土也○不可不三字承上不迪罔政意斯民止有迪之一途而迪外無吉故義刑義殺用于不適之後爲迪康用于未迪之先爲罔政予惟監于可以迪不可以罔政萬萬德意不覺于罰致意也蓋德必講而後明故有此德之說然講德之說于用德之時易明也惟講德之說于罰之行分明以德之空言當罰之實事替換得來不是以德行罰是先德後罰的意思不是先德後罰的口吻時說有謂道之不從然後罰斯行焉非也告汝于德之說于罰之行而迪吉康之意罔政厥邦之戒躍然言下然我之所以不可不監者何也天生民使君迪之非使民自定而已今惟民蠢動未定其心迪之雖屢而治猶未同殷先王總之所以迪民者未至也我明思天其將罰殛我益不罪民而罪其迪民者矣我不敢怨也我何爲而不怨蓋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惟小民無知陷罪不在大亦不在多雖微少有罪亦是上人失教之責况曰今元惡不率腥穢之德其尚顯然著聞于天罪亦大且多矣而爲君者尚敢有辭迪

卽迪吉康之迪未同應作來說此句卽申上這二句况民雖曰罔迪不適而今日事勢迪之有甚難爲力者民之靜其罪不在身而在心能止其心則念慮寂然動無違禮註很疾二字不必泥不靜卽奸宄不率意未戾正不靜處迪屢未同謂殷民桀紂惡深雖使屢屢迪之猶未必遽能上同殷先王之治况不迪之乎此乃泛論見得不可不迪非實事也三叔命監必有誥飭之詞故曰迪屢以治對亂則治爲上前言罔迪不適以民之良心言此言迪屢未同以民之習染言自不相背况未同言者但未能上同殷先王之盛治非全不適也適但無違同卽上之作求矣天罰承民不靜來我其不怨有不可不監戒迪民以德之意惟厥罪三句又說所以不怨之意無在大多下補少有罪卽在君訓誥不得不爾古史疎妙逕接矧曰其尚顯聞于天顯聞正指民之不靜以德爲罰則精華聞于天以罰爲罰則腥穢聞于天見我所以不敢不監而必告汝以明德用罰也在我尚不可以不監而汝其可不數求遠惟乎在我既以之告汝而汝可以大赦王命乎如此方見指意所歸耳傳首有又言二字可見此以不用罰而用德望康叔也敬字內含不用罰而用德

意下文正所以敬之者通節單重蔽時忱三字蓋作求敏德等意前皆已見此不過欲其勇斷深信而力行之耳至用康五句上以一用字落下下用一以字承上上下相呼應正謂用此敏德以康之顧之遠之而裕身以裕民乃以寧也裕字總括上康顧遠說以字有工夫言我用此去遮民而民乃適乃同也不說效上言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作求。是武王蔽時忱丕則敏德也此言蔽時忱丕則敏德是欲康叔亦去作求也又提撥前紹聞敷求別求意蓋文考暨殷先君臣與古先哲王皆克明德者康叔斷然則之用以康心顧德遠猷即弘天也即裕身也但變文申說有

乃德無用罰之惡德而一古人敏德之德也用是以遠乃猷無用罰之淺謀而一古人敏德之謀也蓋以刑治民則急以德治民則寬寬裕不迫俟民自安分明是不用罰而用德的古人于明德真不廢王命于慎罰真非大放王命不汝瑕殄矣無作怨二句不用罰蔽時忱六句純用德一直意怨與非謀非彙俱直指刑說用刑無論當不當民必怨之怨雖在民實由我作以生道殺民意雖未嘗不善亦一點殺心所在故曰非善之謀然但曰非善之謀猶有善謀此直曰非謀則并不謂之謀何論善不善也刑本俾我一日豈是常用的故曰非常之法然但曰非常之法猶存常法此直曰非彙則并不謂之法何論常不常也無作勿用兩平說勿以下句爲上句之實并上以德行罰都不要了蔽時忱發落句蔽是定向意忱是心之醇篤處惟斷以任德不任罰之忱非一心爲德又一心爲罰也敏德即明德敏以精進言文考及殷先王古先之德全以敏成纔着優游操切之私都因是而棄則其德原無迹可覓止有這雷迅精神孤行不敵故必斷然有真信于心方學得他來敏是古人的忱忱是今人的敏此全是精神之肖更無武將或戾之情直將近逮逮帶古今之理會成一片豈非至則丕則應前弘天說前重法古此重吾身說乃吾惟有及



言法古人之敏德而曰斷以是悅曰大法者蓋古人之德  
前言之備矣此則丁寧之以必然之辭要看斷字。罰者國  
所必不可廢今欲盡去之而用德雖尚德者未必信也必  
斷然真信罰非所恃爲治倘稍有從容悠豫意便不濟事  
矣故不則敏德下緊接一用字。蔽時悅爲不則敏德之本  
而五則敏德又爲下四句之本。但不可以下四句爲不則  
敏德之實用。用康四句緊承不則句來如云若此者將以何  
用哉蓋古人緩于刑而敏于德者其心固安于德而謀出  
于遠汝未能然也故用不則以安乃心云云用字貫下三  
句。心德獸在化民上看。暗點不用刑意。心者化民之本。康  
尚書章句 卷三十七 聖七

非裕也。敬典之中有裕民之道故曰乃由裕民以我而寧  
民者也。德本裕也。純用德化刑罰不試而民自安。故曰裕  
乃以民寧以民而自寧者也。寧卽上之吉康此句正用德  
主意。乃字與上三乃字不同。此句文氣緊接下句。末句總  
承就武王不棄康叔說。蓋能用德不用刑是德務崇。罰務  
去不廢。王命予一人以懌矣。豈以汝有瑕疵而殄絕之。不  
汝瑕者民不汝怨也。應保殷民所以助王宅天命。故不汝  
瑕卽命不殄殄此一語又開下節張本。此節大抵與今民  
將在祗通節相應。蓋上是言明德而說歸謹罰。此是因言  
謹罰而說歸明德。始終以德爲主。如文考顯民處只是德  
也。  
尚書章句 卷三十七 聖八

民即所以保命也。首三句言國之命無常，不于常謂天命予奪無定，轉移在呼吸指顧間也。及論理如此，此句正發下當念之意。念哉，謂天命不常而念非即念天命也。與集我句緊連，重在無字上。珍享雖在君亦天命也。言天命不常似與前言天畏棗忱反何也。蓋不常止說得可畏，而盡心保民助宅天命方是于常。方見天之棗忱也。故此但言不常之可畏，以天命凜衛要見今日之命乃文考克明克慎所受，候于候奪何所于常。倘一刻不念，不能明德慎罰，應保殷遺將必緣一方以促多方之命，則念關汝衛小實關天下大。何可不念湯若士曰：惟天命不于常，德裕則國尚書卷三十七

尚書卷三十七

周康王

空九

所疑信所尊，不信所忽。故以明字高字醒之。明字有繼述意，乃聽德與武王所言平層未必能及也。必須比武王所言高一層。精神心力不妨過也。用字根上二句一氣說。明德慎罰同歸康乂，故以用康乂民總結兩邊。末補民安天命俱安不常可常意。

爾雅曰肆今也

末節飭造就國舊訓以民心惕之，與上節天命對。看來只是申上節意。上既語之以明命高聽，而猶慮其有初鮮終，故直戒之曰勿替敬典。若與上節平層，便與勿替二字說不去。且上節發命工夫全在乂民，此言世享正應轉天命

尚書卷三十七

周康王

五

原非二也。敬典上文已有了，此處只重勿替二字，但上文敬典單言罰，此則兼明德慎罰言之。有文王之敬忌以守其典，而慎罰皆德也。故言敬典則德刑咸舉之矣。言明德慎罰之著于令甲者，乃當敬之典也。敬字不着力，言此明服命高乃聽是汝所敬的常法，而我之告汝者，必勿替其所敬之常法。聽朕所以告汝者，而篤行之德務崇而罰務去，乃有以安服民而世享其國。命于是有常矣。勿替二句一氣說，勿替着自家勉行上看。聽朕句重在遵君命上看。一事也。聽字正與上聽字相關。凡武王所言者，不過大略須要聲入而心通之曰，乃聽曰聽朕實實在自身上體會。

尚書章句

卷三十七

五十一

殷民世享，罔轉命于常之意，切勿以天民

三曰在燕東土中旄父其野鄘之一數

尚書

後學

古濟張孫振鑒定

酒

人勸其必已

卷三十八

1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語俱明中事

國故謂殷邦爲妹邦易歸妹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其

象曰君子以永終知蔽聖人所以示戒也醉者昏昧故明大命覺之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茲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四節述文王誥茲庶邦臣民之言示康叔上二節總誥西土臣民下二節分誥臣民小子專為妹邦染紂惡澤故欲

尚書章句

周酒誥卷三十八

二

康叔化之所以只重監紂之失上然先引文王起者不重法文王只言西土遠去商邑不比妹邦文王且誥茲我今日大命亦即文王之誥茲康叔尤不可不明于妹邦者穆考穆字不是虛字文王能端身教處正于此字見肇國西土是始受命為西伯時庶邦貫庶士少正皆指西土之人庶士少正御事皆庶邦之臣玩註西土庶邦云云則本國隣國皆在其中或以上為一方下為本邦非是此內已兼臣民或只指臣說者非是孔疏云庶邦即衆多國君庶士朝臣也既總呼為士則卿大夫俱在內可知少正官之副貳御事治事者以其卑賤更別目之曰庶邦庶士越少

正御事則無一人不誥曰朝夕則無一時不誥朝夕曰三字貫下惟辜正誥茲之詞重告臣上與惟曰二字對看庶邦甚遠安能朝夕而告數語是一篇酒誥投與朝夕誥爾如文王朝夕告他一般祀茲酒未涉人用酒與下無彝酒不同祀茲酒用酒之始是方祭灌獻時飲惟祀飲酒之始是祭畢飲福時前以成禮後以介福言惟祭祀神明則用此酒非謂人于祭祀之時則可用酒也惟天二句正推原作酒之由以明祀茲酒意蓋以天始令民作酒者以祭祀非酒則無以荐馨香故灌地降神取其氣下達求諸陰之義註而已矣字宜玩見非為人合懽作為元祀而作酒為

尚書章句

周酒誥卷三十八

三

祭祀而作則必為祭祀而用非祀而用酒甚非天降命之意矣理所從出便是天降元祀本祀也人道以此為本故曰元民對天說不論有位無位此言肇我民後又曰惟民自速辜有商君臣皆在

唐孔氏曰以穆連考故以昭穆言之文王廟火為穆以周自后穆以至文王十五世案世本云后稷生不窋為昭不窋生鞠陶為穆鞠陶生公劉為昭公劉生慶節為穆慶節生皇僕為昭皇僕生差弗為穆差弗生毀榆為昭毀榆生八飛為穆公飛生高圉為昭高圉生亞圉為穆亞圉生組緄為昭組緄生大王亶父為穆亶父生季

歷爲昭季歷生文王爲穆據世次偶爲穆也左傳曰大  
伯虞仲大王之昭言大王爲穆而子爲昭又曰說仲說  
叔王季之穆亦王季爲昭而子爲穆與文王同穆也又  
管蔡鄭霍等十六國亦曰文王之昭則以文王爲穆其  
子與武王爲昭又曰邦晉應韓武之穆以繼武王爲昭  
也○一云庶士包上士中士下士言少正以官之副庶  
言御事以治事言自卑而尊也皆庶邦中者此說異孔  
疏○春秋緯云凡黍爲酒陽據陰乃能動故以麥醴黍  
爲酒注麥陰也先漬麴黍後入故曰陽相感皆據陰也  
相得而沸是其動也

尚書章句

周酒誥  
卷三十八

四

降威承降命說來緊頂喪德喪邦看出降命原酒始也降  
威極酒禍也人以飲酒得禍而曰天降威者天理不在人  
心之外順之則爲降命逆之則爲降威天降威下只虛說  
以起下文語氣緊連我民用大亂喪德而并貫越小大邦  
用喪至各下句方可說酒字出天降威罰于人民之喪德  
無非是酒做出許多不好之行君之喪邦無非是酒造出  
各樣罪過行字應上德字辜字應上邦字曰惟行惟辜見  
非此酒則無此行無此罪也惟辜輕須看一越字我民用  
大亂喪德猶是在民耳越小大邦用喪酒之禍又當何如  
以民與邦共稱則誥臣而民亦在其中矣越小大之首雖

蒙天降威來而天降威却不可自爲一句

揚臣之小子教告根上朝夕看照傳血氣未定意說只文  
王誥教小子句是武王述起語下有正有事至末皆文王  
誥教之詞通以小子言有正有事本國之小子越庶國鄰  
國之小子本國小子即庶士少正御事中之年少者非復  
其子弟也下有正有事即是小子爲之全是指其官守職  
業處做傷傳用二者字似呼其人于二有字不得力本文  
還重二有字正以位言官之定局也爾小子各有官守卽  
各有職業若常于酒則曠官廢職矣必畏降命之由畏降  
威之禍無勢可也有無字緊對越庶國三字是對小子  
尚書章句  
周酒誥  
卷三十八  
五  
他國之小子而併告之越字接得絕妙上無彝酒雖未說  
庶國而庶國自在其中下飲惟祀雖承庶國說來其實本  
國亦渾在內飲惟祀與祀茲酒不同祀茲酒者用以祿獻  
非爲其人之飲也飲惟祀者用以款神之賜非爲酬酢也  
舉當飲之時又及止飲之節德將句根飲惟祀句來將持  
也若非平日有德從何將之持得此心定方可不至沉湎  
非進退有禮之謂無彝惟祀一正一反相形看與下節俱  
重德字惟德則酒不戒而自遠此戒之本也  
此再揚民之小子告之惟曰就武王述穆考之言說惟曰  
字非衍字大凡縱酒荒飲必不務本能務本者自不縱

酒荒飲文王慈民之酒不明言酒之當謹而惟以愛土物  
聽祖訓爲言故武王以惟曰二字起之言慈民惟語此云  
云上二句勉其祖父教謹酒之訓聽聽三句則教民之子  
弟所以承訓時說泥傳我民亦常訓導其子孫亦常二字  
則謂上三句不過述其祖父之常訓如此無勉意蓋本節  
只重在勉小子故也不知蔡傳亦常二字原是教民之爲  
祖父者常常如此去訓迪子孫亦字根文王說非既迪而  
述之也經文明甚唐孔氏曰又自申文王之教小子者不  
但身自教之又化民使自教其子弟惟教其民曰惟我民  
等當教道子孫小子云云時說悖經亦悖疏曰我民則終

尚書章句

卷三十八

木

歲勤動具知艱難亦常訓導其子孫非農畝不親非已力  
不食惟土物是愛則勞苦思善賢者不以是損其智不肖  
者不以是益其愚務本節用之心專而縱欲荒寧之念息  
必不至于酒酒矣土物者土所生之物稼穡是糜穀爲酒  
非愛土物也惟字有不愛酒而專愛土物意心無異用稼  
穡是勤也藏只在無外慕說愛未必藏愛其根土卽藏分  
愛未必藏愛惟土物斯藏藏者人心真實之念專與真實  
之本業相宣也此二句我民之祖父目擊縱酒之弊宜常  
家庭朝夕訓戒者故云彝訓然彝字須指義理說揚民之  
小子告之不別爲條教而以其祖父之訓訓之者家人父

子之語習而易從也小子無深心遠見况朝夕祖考左右  
恩易勝義卽有彝訓未必不諄不諄悔以無聞故文王勉  
使聰聰聰者聽之德心能接度是非不隨耳爲順逆也聰  
之而洞徹其理曰聰欲其從無味中咀出味來只泛聽却  
不見好也越小大德不可太指實了俱在謹酒上說當時  
酒酒者必以小德爲無害于事故欲民以謹酒爲大德不  
可視之爲小德也非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之謂德何嘗有  
大小大小由人忽其小則所喪者大矣惟一之小子不作  
小大見則惡在謹酒之非大德也故下以爲元德舊說以  
謹酒爲小綱常倫理爲大非惟一之旨○文王于臣民但

尚書章句

卷三十八

七

援天命天威勅令自茲而于臣民小子若其尤加勅何意  
觀武王于封屢呼小子則此實注射康叔夫臣民小子尚  
有政事則康叔有政事可知夫臣民小子尚富聰聰則康  
叔當典聽又可知蓋借文考詰慈臣民小子者惕之使聽  
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  
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  
有正越底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考惟君爾乃  
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承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  
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

永不忘在王家

文王教民愛土物只藝黍稷一條武王又廣之以遠服賈文王教臣伙惟祀只羞饋祀一條武王又廣之以克羞焉如是則妹土之命較西土似寬殊不知臣民業職愈廣則工夫愈窄時日愈迫其精神自不暇及此在武王爲尤嚴養老饋祀必要用酒因此而爾乃用酒見平時不得用酒也如上孝養父母必要用酒因此而自亦少用亦人情也見此三大事之外無端豈可用酒故曰無彝酒○西土庶邦去商邑遠文王猶詰茲况今妹土臣民可不明大命乎欲爾明于妹邦者云何亦惟以妹土之中臣民咸在其民

尚書章

卷三十八

八

富嗣續爾股肱用力不怠于以純一其藝黍稷服勞農功而奔走以事其父兄俟有餘暇始牽其車牛遠服商賈以佐農功之用用孝養其父母至其父母喜慶自此可洗滌豐腆而致用酒焉我教妹邦民如此○舊說嗣爾股肱一可總冒純其藝至服賈言爲農而又兼商者用孝養句謂用農商之所得者而奉養之父母慶謂父母喜其能孝養而慶焉則無時不慶無時不洗腆矣看來農事王業根本卽人生根本故前文王以土物爲訓此亦特重之嗣爾股肱只就農言不必兼賈來賈是不爲農而爲者賈只帶說或亦隨便爲之非必責其兼舉純是專一純一在藝黍稷

也純自然嗣續奔走事厥考厥長非代勞只就奉養上說勞力田畝便是此句與下用孝養句對舉對遠看起家而行遠也舉訓敏無訓或勉于貿易牽車牛遠出爲賈以其所得孝養父母曰嗣曰純曰舉曰遠字俱有力益教妹土使知民生于勤必不可一念暇逸上言父兄下言父母互見耳至厥父母慶不及兄者畧之也厥父母慶連下句講不可解作承足上文之語父母不是慶得養其務本力業不爲游蕩子耳卽迪小子之心自洗腆自字非自也之自乃自此之自洗者嚴潔不肆腆者持重不縱有德將意用酒曰致者致之于親而同其燕樂非私自致酒乃因父母而致其用酒也

尚書章

卷三十八

九

唐孔氏曰若當農功則有所廢放知既畢乃行故云始牽車牛卽牽將大車載有易無遠盈利所得珍異而本不損故可孝養其父母亦愛土物之義也

此武王自述教妹土之臣君子貫上庶正庶伯兩樣人說典聽朕教指差考饋祀兩行爾大克羞者一句對丕惟曰爾克永三句爾乃飲食一句對爾乃自介一句惟君德合于君也不惟至作稽中德德合于神也兩惟字稽字親省字都有幾許汲汲皇皇不自暇逸在宜對上純嘏等字看茲字承上二邊來得君正所以得天如此等臣以事言則



爲能正事以德言則爲有元德然能正事即是有元德  
忘卽天若元德處謹酒而身心不放志氣清明德之所居  
福之所向故以元德贊之以天若許之正事元德處只可  
就謹酒上說不宜就養老事神說○然欲明大命于民必  
先明大命于臣庶士之有官守者及庶官之長者之數君  
子尚當常聽我慈酒之教哉下文差考饋祀皆朕教是民  
慮其不省故曰聰聽臣庶其易忘故曰典聽末武王于叔  
亦曰典聽蓋康叔往妹邦所重者朝廷法度臣子職業必  
不可忽爲家庭告語故亦曰典也臣職莫大于養老差考  
者君之命也爾大克差考而惟君之命矣此時禮有勸飲

尚書章句

卷三十八

十

酬飮爾乃飲食至于醉飽亦無害大克見不徒飲食差考  
而實能盡其尚齒之道合誠敬之德在內對下中德且應  
元德字差養也差考就鄉飲養老說國老有爵有德者養  
之東膠其引戶校年而爲庶人之老及死國事者之父母  
則庶老也養之虞庠由是執醬執爵割牲奉俎而大能極  
饋獻之誠庠以養老專重孝弟此乃人君良法美意若人  
臣少不體行則雖差考而不惟君矣惟之爲言專也惟君  
者一以君心爲心君事爲事毫不敢恭以身家假佚故曰  
惟下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正惟君之旨重惟君上養老  
者君之惠惟君者儼然君式臨之敬之至也飲食醉飽則

亦榮君命矣醉飽只指養老時言爾飽二字要認得好即  
詩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國之大事在祀苟非其人尤未易  
言故于此特提不惟曰三字謂之不惟者養老而飲可矣  
然可事人不可事神未大也又當大思之不惟曰黃下二  
句當交神而獨知獨證如此非必對人言然大言者是自  
信無欺之詞言其真能永觀省而作稽中德也觀省稽德  
不可作交神之本看須就平日說反觀乎身以內省于心  
一直下是慎獨工夫惟真心最不可欺一反觀而公私洞  
然故觀之不足又深省之然偶合易純一難故觀省之不  
足又永觀省之作稽乃觀省中事天下之邪妄生于動而

尚書章句

卷三十八

十一

作者動之屬也動不及檢夫人之作造于靜而中者靜之  
真也靜最難清永觀省者此而已故作而可稽心境分明  
之後隨所起伏自無不與受衷相契合耳念慮營爲就在  
作字內念慮之發作之初也營爲之際作之著也作字兼  
念慮營爲是蔡傳細膩處然上觀省  
念慮而發之營爲者也念慮營爲俱指心已動後言故中  
字註着無過不及上看稽者合也無工夫謂之稽者中德  
在方寸自有界限作用所形如其界限而止直欲德同契  
而此合符故曰稽中德亦是只在反觀內省止用工夫每  
有動作必稽乎中德稽字要體認所作間畧有毫釐不當

便稍不過了。此是非僻不萌德性常用處。事神之道難。事人故先推原。其可以交于神明意。爾尙克字緊。克承觀省上生來一申說。言必有此中德而實能盡對越之誠。庶幾能供養飭食。而承祭享之大典也。饋祀有進饗。牲樂盛事。差者微。交在馨香誠敬上說。不是僅修祀典。實能事神也。蘇子題。字以養言。此蓋字以進言。差饋祀只指祀外神。謂有。之德以差饋祀。則神祇享之。此時乃可以自副而用宴樂。所謂遠者非自介而謹介之。詩曰。自求多福。自介之謂。見德不如是者。不可以交神明。矧自介用逸乎。介者享神為主而我後飲。是副之也。着尚書章句 卷三十八 十一

介字。明酒不爲燕飲設耳。用逸只就祭祀一時言。須知到此時。神人交暢。我與鬼神相盪而貌相稱。神爲主而我爲介。是正對天質神之項。逸即作德心逸之逸。至于享尸受胙。乃略節耳。逸字高飲字一層。蓋養老而有導飲之禮。祭畢而有飲福之禮。故可飲非謂既盡養老事神之事。然後可常飲也。若此者。論其心。固以低肅修明大禮而非開燕飲之門。論其事。亦以酬酢檢束身心而永杜沉酣之漸。兩茲字。俱承養老事神以盡用酒之道說。茲乃允惟王三句申下。乃字亦字亦不可忽。正事元德就疊上看。若曰臣職固不盡此二者。爾能惟差者饋祀而後飲酒。則職業

不贍。乃得信爲王治事之臣。然豈惟不廢王事而已哉。茲亦惟天順爾之元德而永不忘在王家矣。共德喪邦。皆以爲天降威。則永觀肯綮中德者。天安得不順其元德乎。永不忘在王家。只就無小大喪邦之舉說。正順之實處。若元德二句。承正事來事與人適相當。謂之正事。正其事也。卽有正有事而申言之曰。正者行不失其正也。今自差者饋祀而外。毫不敢飲。則王之正事。乃不虛曠。故曰允不然若彝酒。崇飲時官。離次正事置之罔聞。徒有名而無實。豈得言允德比事更潔。一怡德純粹至善。謂之元德。差考而惟君饋祀而作稽中德也。只是差考饋祀而後飲酒。則不至

喪成儀亂。心志而所得于已者。大曰元德者。元乃善之長也。自非其人。清明在躬。志足帥氣。鮮不以飲爲細故矣。天之設酒。原不與人飲。今但用于差考饋祀。是人能若天。安得。不若人。不忘猶云不失。卽永保祿位。緊連天若說。雖君用之。實天眷之也。王家與惟王相照。正事者贊其美。若不忘者言。丁未日三。言。夫禮微則不誠。豈三王之於老。即益養老之禮重。而。若乞言之禮重。則專于乞。不專于奉。故微乎其乞。以重乎其養也。

王曰封我西土。禁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上既教妹土。臣民欲其聽茲。此又提西土先時聽茲事以贊決之。非直言茲酒之效。不重在受命上。重邦君御事克用文王茲酒之教。卽可以興邦。我之大命。正述文王之教爲之者。微康叔不可不明大命之意。邦君卽上庶邦之君。御士卽上庶士。少正之類。小子卽上有正有事之小子。文王教指上學國三節言。文王真見得酒關係世道民風。天心國運。故並加告戒。非專爲一酒諄諄者。尚克用二句。一氣說以兩克字相應立說。克用有身體服膺意。臙厚于酒。卽厚味脂毒之厚。不臙酒不敢自厚于酒也。卽上言祀茲酒卽克用之實。酒字下須補馨香之德。發聞于天意。故字承上有力。且以起下文。往曰群臣能不臙酒。我今日猶得襲其餘。陰能受殷命有天下。以文王教行于西土。故也。知度邦之所以用喪。則知周之所以受命矣。非不飲便足受命。蓋嗜欲深者。天機淺。堅忍嗜欲。必能兢業圖治。觀下商君臣不自暇逸。各有職業在。則西土邦君御事小子可知。謹酒事甚微。而開天命之大見。不可不用教之意。

真西山曰。夫有司之不臙酒于天命何預。而王乃以克受殷命爲職。此之由何耶。但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沉

酣以致墜失天命。則謹酒而受天命。復何疑哉。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業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罔佚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臙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狼不克。畏死事在商邑。越殷國滅。無惟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群自

尚書卷之

卷三十八

十五

酒腥聞于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迓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王曰封子。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此節叙殷之興亡。重喪命之由于酒上。因言自以爲監。而告康叔也。見商家前後上下內外。無一人無一時不在敬畏中。紂帝乙子。纔一不恭。遂至喪亡。見酒禍之烈如此。本文咸字宜着眼。言商不恭。惟紂一人。妹土商邑。化紂崇飲。乃末流之弊。殷先君臣所未有者。凡曰我聞。惟曰者。我聞殷惟以敬畏而興。我聞殷亦惟以荒臙而亡也。不可以兩我聞。惟曰對看。觀後只言監紂一邊。自見前我聞。惟曰二

節正爲起下張本。○茲酒而興不獨文王爲然。我周惟日在肯綮先哲王則不畏不可見之天而獨畏天于顯。不畏夫群處之民而獨畏民于小。若止是神明惕勵猶虛也。直見之于行。蓋因畏勅行者。淺因行得畏者深。蹈履到處。真若天命民心交責于我。惟恐稍有逆于天。則拂于人心者。何以徵之。天顯非杳無可據。存諸德卽爲天體。運之哲卽爲天明。小民非漫不相關。德體卽民之秉彝。明哲卽民之同覺。以言乎處已。則經常其德而執極不變。所以嚴其心之所自出。而上不愧天。謹其心之所由施。而下無失民者。也以言乎用人。則秉持其哲而剛鑑不渝。所以天工無曠。尚書章句 卷三十八 十八

迨畏二字有異。迨在事。畏在心。非徒心畏實見之行事。天顯乃天命之顯。然于吾心者。出王游衍靈爽昭然。故曰顯與顯。混明命不同。就威福予奪上看。方與小民相稱。天曰顯。就其至明白處。欽崇之。民曰小。就其至易忽處。敬承之。曰顯曰小。正見可畏。迨畏句虛。經德秉哲。正迨畏工夫。經秉二字最着力。皆兼天民言。要看得相關。惟德動天。惟顯俊可以尊帝。惟民歸德。惟養賢可以致民。經非持而不使。間亦非于德外更求一執極也。純亦不已之體原如此。其不可變。若有意攝持。僅云以德爲經。難云經德。湯且真體。天凝魯無斷會。蓋卽經是德。其一極日新之脉原。居工力。尚書章句 卷三十八 十七

垂統之善下君相皆本成湯來當順經文從湯說到帝乙  
湯垂統意不重自成湯成至帝乙皆然不特一湯而已若  
成字例在帝乙下文字便無古色中間不可露出幾個後  
王名號但要點出一句皆得統于先王之心法者入成王  
畏相須把成王貼經德心機有常自一成而不毀是法湯  
之經德以成德畏相貼秉哲心中了了自不敢仰侮君子  
是法湯之秉哲以禮下王爲天民主必得這段心脉今且  
妙有心成曾非虛貴繼世之君皆成其爲王而有畏相非  
能畏其相之謂二字不可分開若以論相爲職相求其正  
已非取其適已取其可畏而不取其可愛故曰畏相本輔

尚書章句

卷三十八

十八

王主天民者使敬畏念缺猶無以成其爲王故復點出畏  
天民時又有這個畏法此句須渾照總畏說御事指後王  
時言如尹說巫賢諸臣御事尹人皆相之別稱皆以相職  
言御事統治國事與他篇治一事者不同厥恭句重有恭  
上是繼世之臣以湯經德秉哲之事輔成王畏相之君也  
盡職爲恭則職盡恭亦易盡乃其恭却自有恭在一股欽  
翼之衷密貫匡弼之內恭亦即畏也相致其恭君安得不  
致其畏重後人不暇逸說創業者身親艱難其無逸不必  
言後之君臣蒙故業守成規猶不敢自暇自逸如此蓋無  
一時空閑則逸豫從何起只自爲暇自爲逸耳曰不敢是

若盡道臣盡忠不相委也天民交迫邇畏方漸有何暇逸  
飲生于逸逸生于暇暇生于敢空際燕安之時寬暇逸豫  
猶不敢況曰崇尚飲酒不敢其敢俱有畏天畏民意在絕  
其致飲之根也

唐孔氏曰釋詁云崇充也充實則集聚故崇爲聚也飲  
必待暇逸故言况敢集聚飲酒乎明無也

湯以邇畏重統不特後之君相以畏天畏民爲心也越在  
外服有外服之臣越在內服有內服之臣亦皆法湯之邇  
畏無敢有瀕于酒者不惟不敢亦不暇而所以不暇者欲  
盡其道于上下焉耳諸臣如此而民之謹酒可知矣○越

尚書章句

卷三十八

十九

字則單承御事氣脉來服事也內服外服內外治事之臣  
侯甸男衛是四服諸侯邦伯一方牧伯是諸侯之長凡兩  
樣人皆外臣百僚二字內服諸臣之總冠蓋因御事是百  
僚之長上言御事故此言內服則斷自庶僚以下故以百  
僚字冠之庶尹衆官之正樂正酒正之類亞次大夫之類  
惟服奔走服事之人如下士府史之屬宗工尊官百工之  
尊顯者百姓是百官之著姓國中謂世祿命氏之家里居  
謂居田里者雖不在位亦風化所係曰尹曰亞曰服曰宗  
工曰百姓曰里居共六種人總之百僚是凡此諸臣都不  
敢沉湎于酒不惟畏喪德喪邦不敢放縱飲酒即有職事

的勉于職事無職事的勉于德業而亦不暇不敢不暇  
以心言敢生于暇不暇就是不敢的心事不敢從速畏來  
非又不如不暇也上說御事把暇心消歸不敢之內此于  
諸臣提不暇心轉見不敢之極不敢自暇二句從不自暇  
逸說到不敢滴酒上去罔敢滴酒二句又從不敢崇飲說  
歸不自暇逸中來故照上則不自暇逸似淺不敢崇飲爲  
深照下則不敢滴酒又淺不暇自逸爲深以一語跌宕兩  
意而意甚可思蓋人情不敢難德將無醉猶屬矜持若人  
倚不暇即自介用逸亦心志不存矣但上不敢暇緊頂上  
有恭下亦不暇緊帶下助王稍有差別惟助二句是不暇  
尚書章句 卷三十八 二十

實事舊說不玩註中有所勉一句竟虛泛說不暇殊失旨  
助成字眼本是不着力的且助成王與越尹人自與御事  
之厥業作用不同蓋內外之臣各自修職業便是助王助  
尹人非真有所責難之詞也雖有君相二邊然助尹人祇  
辟正所以爲君玩本文以一助字貫兩意而兩句貫以惟  
字下句轉以越字總之以君德爲重  
唐孔氏曰後外有服數畿內無服數故爲服治事也百  
百官衆正爲總之文但百官衆正除六卿亦有大夫及  
士士亦有官首而爲政者惟亞傳云次大夫者謂雖爲  
大夫不爲官首者亞次官首故云亞舉大夫尊者爲官  
尚書章句 卷三十八 二十一  
其實士亦爲亞次之官必知惟亞兼士者以此經文上  
下更無別見士之文故知兼之惟服宗工總上百僚  
尹及惟亞言服治職事尊官之故亦不自逸惟亞雖不  
爲官首亦助上服治政事或非官首者服事在上之  
尊官亦不自逸百官族姓而與里居爲總故云卿大夫  
致仕居田里者也惟服宗工兩項有作一項看謂服尊  
官之事者非也傳是把百姓里居分爲兩樣人小註把  
百姓分謂兩樣人而以里居雙承之時說訓百姓無所  
考據訓里居可從  
一亦字承上我聞惟日來通節言酒者三先曰酣身繼

曰荒腴未日。歷聞有一節甚一節意。總見紂自取過。所以始于喪德。終于喪邦。而天之降威。卒不能遏也。作三截看。自酤身至罔不傷心。言紂喪德。自荒腴至國滅無遺。言紂喪邦。弗惟德馨香以下。則天降威。由紂自取。重看自速二字。後嗣王與群臣均有責焉。而其原皆在于逸上。及逸專指受言。與迺畏反。惟逸兼君臣言。并其臣敢且服矣。○自酤身至傷心。與迺畏小民反。自惟荒至在上與迺畏天顯反。酤身身字要看。商先王畏天畏民。紂惟知得一個身。故只縱酒以酤其身。酤身正是崇飲。乃紂惡本原。厥命二句。是加乎民者。無善政。誕惟二句。是出于身者。無善行。尚書卷三十八

皆酤身所致。紂酤樂其身。不憂政事。施其政令。無顧明之德于民。言所施者。皆是開亂之政也。紂意謂之為善。所教之所安之者。及其施行。皆是害民之事。為民所怨。紂之為惡。執心堅固。不可變易也。大惟其縱淫。汙于非常。用燕樂之故。喪其威儀。民無不盡然痛傷其心。越及也。本是及民之怨的。却守以為憲典。而不易。這是祇保越怨。不易。盡傷心者。痛其有必亡之機也。紂于此宜知所儆懼矣。然且荒腴于酒。視酤身尤甚。不思自息其逸。視罔顯至喪儀尤甚也。逸字有二。有安逸之逸。有縱逸之逸。此不自息者。乃縱欲之逸也。民罔不盡傷心。句。是跌起不惟自息。乃逸意。自

息二字極生動。紂決無可阻遏之勢。要惟自知將改。自知休息耳。不惟自息其誰得而息之。厥心疾狠四句。極狂酤之狀。正不思自息之形容。其心為酒所使。忿疾強狠。不復畏死。不醉而怒。曰。曷明醉者常怒也。紂之怒至于殺其身。而不畏蓋罪自朝歌本邑。以及殷之大國。皆且以酒滅亡矣。惟心憂也。雖及國滅無憂。厥心二字緊緊。趕到聞于天。為句。誕惟二字亦緊緊。趕到聞在上為句。二句不重紂不能祀事上帝。而大去結怨于民。只重紂無這般好處。聞于天。而又惟這般不好處。聞于天。以起下天降喪之句耳。怨氣與惡歷交達于天。不喪何待。曰。庶群自酒則常時內外尚書卷三十八

諸臣酒酒可知。惟民指商之君臣言。以天對之。則君亦民也。天非虐惟民自速。事是見成說話。非深一層語。蘇子瞻曰。紂燕喪其威儀。望之不似人君。民莫不痛其將亡也。而猶荒酒不少。休息其心。為酒所使。忿疾強狠。不復畏死。不醉而怒。曰。曷明醉者常怒也。國君醉則殺人士。庶人則相殺。明酒之能使人怒也。紂之怒至于殺其身。而不畏。惟多罪。逋逃萃于商邑。上下沈湎。及殷之滅。此等能無懼乎。言與紂俱死也。天不聞明德之聲。但聞刑戮之腥。故天之降喪于殷。無所愛。愍者。皆以其逸耳。非天之虐殷人自速其辜也。



此結上言商興亡而欲其知所監也專以糾言多語指上三節古人以下正詳所以多語者大監監字即上二監字監其失便知自戒不必另作戒字看撫字重撫我則后虐我則仇殷墜厥命通是縱虐不撫來我大以爲戒須從敬撫上去究竟只一迦畏而已大字有着力猛省意○言予所以歷述商先王與後王之事者非但如此多言而已惟深欲以爲監戒也人無於水監二句引渾成古語泛說不可入湯紂人正砥世俗之人繞一舉動便開世道此不可無監但人與水二監止見形人與民一監始見心民字乃先民之民雖兼妍媸側重監媸邊以爲改圖之地無於

尚書章句

周書卷三十八

二

當於正形山民當監意須抑揚看水不過見妍媸形容耳妍媸一定監之何益惟於先民已定之局爲今日未定之監而在我之得失昭然若睹此所以當於民監也今殷民自速辜而墜厥命此失之可監者也我也目視其弊可不監大監戒其酒酒亡國求如成湯之敬畏以撫安妹士一時之臣民而革其崇飲之風乎不過舉現成民監說今惟我其則已騰上當於古言殷墜厥命大監監字乃武王自監與上兩監字同都訓作視戒字意當補于大監之下言視之以爲戒也若選作戒字訓則非大監正是撫時不落一

大字從命字生來起下劫慈剛制意撫時即明大命于

民內有法湯意在本迦畏來撫時不但安輯之謂陶鑒身心洗滌逸豫臣安職守民安常業不至喪德喪邦也大監慈酒撫時中一事上言得失兩邊下獨言紂之墜命者監受之失自法湯之得以此該彼不必更添出得一邊然監殷又不可專重監紂謂之民即上惟民自速辜之民君臣通稱也蓋殷亡雖本紂而酒然上下化之以至庶群自酒則此撫時要兼自身而推化行上下而謹慈以求撫安之道說與前言湯之自御事而下內外群臣之不暇逸相應予惟曰汝劫慈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永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

尚書章句

周書卷三十八

二

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此承上撫時言故只言慈臣而以予惟曰三字接之與上我聞惟曰我聞亦惟曰照應言惟我所聞如此故我所言亦如此見撫時之責非有他也予惟曰云云劫慈貫定辟申明大命于人言教也剛制者躬行大命于己身教也劫慈與剛制相應重看劫慈必從殷獻臣者庶群自酒不可不先爲禁也殷獻臣侯服于周故與侯甸男衛並叙由外臣說到所友所事又說到若疇直說到康叔身上要其先剛制以爲則已不剛制而能劫慈人者無有中間四矧字是血脉總是一層緊一層歸重康叔身上一步步點出可

不謹于酒乎來茲不勅則優游無庸而今不尊請字傳  
用力夫楚何以用力只是本吾剛制來故爲勅○勅茲比  
羞考儀祀進一步若仍謂養老祀神可飲不盡茲字義  
時沉面成風非用力茲之俗未易格殷獻臣不必言昔往  
殷今里居者此只對諸侯言疑殷臣之昔事殷而仍散爲  
各國之臣如下之迪諸臣惟工者尚多有之卽衛國亦有  
在焉從其多者則各國爲尤著如此說且見自卑而尊也  
既曰獻臣何待勅茲蓋殷俗染溺恐賢者不免故教衆以  
自賢者始賢者化則人無不化矣此文在侯甸男衛之上  
則凡殷賢臣居殷墟者皆是侯甸男衛是鄰國康叔爲方

南書卷三十八

周禮

二十六

伯故得勅茲與文王告庶邦同義自太史友以下則皆衛  
臣教衛臣自貴者始貴者化則人易化太史所掌六典以  
佐王治若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是以入法治官  
府若官屬卽入法事以入則治都鄙若祭祀卽入則內史  
掌爵祿予奪生殺廢置入柄詔王馭群臣曰友者二史在  
王朝則貳冢宰在侯國則處賓友之地按典法掌辭命在  
侍從有獻納之功朝夕有切磋之益故曰友于友字見飲  
之易崇于史字見飲之宜戒獻臣百宗工只作一人看蓋  
衛國之賢臣爲百執事之大僚者無幾字與殷獻臣不同  
賢臣乃群臣之泛稱卽百宗工不可謂周官之里居者獨

百宗工稱獻臣以其爲百官之長也非賢臣不可任故以  
獻臣稱之要他相戒相勵惟恐一念暇則逸豫棄之歷舉  
官名職事正塞流清源意責之職業自不暇飲矣爾事以  
賓師言禮重于友其事柄則非居位執政者比就事中又  
分兩項休以論道爲美如周禮師氏詔王敷是然論道于  
侯國須淡薄描摹若說到變理陰陽便癡又有服采者蓋  
賓師亦有時受事之託如孟子爲齊卿出滕是休固道德  
之休采亦道德之采若侯國之三卿名通天子列于六職  
與康叔同王朝命官不由諸侯自辟故曰若鳴非謂三卿  
之禮秩與康叔等也握政本之重則于國爲衆父司馬征

南書卷三十八

周禮

二十七

伐爲重圻父掌兵見小雅康叔初封以封圻爲急也惟迫  
逐違命則違執違于庶群自酒而可不恭司徒以政教安  
萬民若保以教言禁之農父者教先于厚生也惟若性保  
令則若執若干與聽朕教而可不恭宏者井疆是廓故屬  
司空惟經界以定地法則定執定于土愛心藏而可不恭  
三卿必曰薄違若保定辟者見圻父是薄違的農父是若  
保的宏父是定辟的任大責重如此可以不謹酒乎休采  
重德盛三卿重位尊先各國而後本國自遠而近也言各  
國先賢臣而後諸侯言本國自友而事而嚮自卑而事也  
總是所職愈要則所戒愈嚴故下幾個矧字康叔一身又

遠近尊卑視效故曰矧汝剛制剛制從大賢來而勸善又從剛制出前舉有商君臣自尊而卑自內而外無一人不剛制于酒紂一不剛制遂至墜命故此隨列內外諸臣亦自遠而近自卑而尊末嚴之康叔一身康叔何以剛制亦惟是畏天畏民厥棐有恭助王德顯以爲內外遠近諸臣倡卽是叔之剛制勸也剛制合迫畏意不特嚴酒之戒直絕服遜之端蓋勉強禁止者念少桑茹卽未免浸淫必持以堅忍果敢對旨酒如勁敵顧惜牽繫之情一刀割斷矧汝剛制于酒非此節之專主乃歷推結束于此耳茲臣不及民慈民意要補足

尚書

卷三十八

二十八

周禮春官內史中大夫一人掌王之八枋之法爵祿廢置殺生予奪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掌敘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爲之賞賜亦如之掌書王命○家語子曰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

厥成詔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湏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茲勿辯乃司民湏于酒

上節慈臣已含慈民意應妹土二節又就臣民中不事嚴言以終慈酒之事厥或口氣是虛活語不可認定作實既謹慈民矣慈而不從者將何以處之其或有人諍汝曰商民不農不賈非有鄉飲禮事也無故群飲群字極重有恃衆而悍然撓法意古者群飲惟蜡及鄉飲射無故而群飲者非奸尤卽叛亂可知蓋叔所轄卽紂遺民所謂庶群自酒腥聞于上者世家大族法不易行故盡執歸周聽朝廷處分若康叔則難擅殺矣經文周字對衛言不是對殷其字斟酌未定意非遽殺之也要知當慈戒之後而猶然群飲武王有予其殺之言若不慈戒何以用殺况予其殺亦口殺耳非心殺也禁令初頒權設重典以懼之詞雖甚嚴都是客語不過起下當教意

尚書

卷三十八

二十九

周禮司戒掌憲市之禁令禁其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按以屬遊飲于市群飲也市者姦之所容焉關訟所興焉不但周禁自漢以來有之有因事而開禁者賜酺是也但武王之所指者又以殷之遺慝而言非尋常之群飲耳

又惟又思也因方說用殺隨轉念殷受道迪爲惡而終不務德將治事之諸臣百工在殷獻臣之外者雖未能遽革酒酒之習然非百姓群飲之比勿庸執拘之例以殺之其

惟以我慈酒之語叮嚀教之可也。諸臣蒙內外諸侯言，非同一飲酒而臣民異法，有望其改過意，勿殺姑教，今律有入議及鐵券免死一次相類，下面有不用教辭之教，照實有斯明享節須緊承上姑惟教之言，有斯句是從教者實之對下四句是違教者罰之然有斯明享句輕引起下文歸重時同于殺上有者有之而不忘斯指蓋考饋祀之教言有斯謂克有其教染惡之臣為正事之臣有斯二字最妙蓋剛制謹酒念頭須時時有之念念提醒而弗瀕于酒是遵奉教令的人彼方精明自持而我何不明為獎借明字緊應有字明享是別其為善而以爵位享之即天若元

尚書章句

卷三十八

三十

德不忘在王家意與臣之賢而原謹于酒者一體相待時曰吉蠲為饌是用孝享明享必先于吉蠲也酒本不潔之事教而不改是謂怙終惟我一人不恤于汝不潔汝所為時則同汝于群飲執殺之例矣我一人對康叔責臣之詞全是微懼以慈之意要知此二節不可平當以勿庸二句與乃不用我教詞時同于殺兩下相形畧葬時同于殺邊以致微臣意而勿庸句時同句又與予其殺句相應見氏因不容稍貸臣亦不能過縱也

此詰告之終叮嚀康叔慈臣以為慈民之倡也妹土之大命此何總全言典聽者欲其常聽之以勅慈殷臣下情

化民意勿辯二句反言以見當典聽以慈臣意如云若朕慈臣之訓當典聽之而于乃司之用與不用一一辨折精明若勿辯乃司先使渾而無別則民何所勸懲將酒于酒而不可禁矣汝欲明大命于妹邦可不自臣以及民哉乃司之司以職事言兼殷獻臣至友事時皆在非但殷迪諸臣也辯有司者欲諸臣皆勵職守不以暇逸致酒也重勉諸司供職說若只慈酒何辯之有首用告慈字中用勅慈字此云典聽朕慈則通篇皆該于慈之一字也勿辯二句重責臣而所為辯者在康叔意自有在

尚書章句

卷三十八

三十

按周禮萍氏掌園之水禁幾酒飲者非時謹酒使民節丘潞曰水溺人而酒有甚焉周設官以掌園之水禁而湯以幾酒謹酒也有以哉○蘇子瞻曰自漢武帝以來至于今皆有酒禁刑者有至流賞或不賞未嘗以少縱而私釀終不能絕也周公獨何以禁之曰周公無所利于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答其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答其子而責之學乙答其子而奪之食此周公所以能禁酒也○丁奉曰周公相武王作酒誥時鳴以後燕饗墨陳盛稱吉酒為群臣勸此何一戒一勸相反耶夫燕饗酒禮也公之制為此禮正樂記所謂一獻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醉所以備酒禮也然則雖勸之實戒之公豈以沉湎教哉

尚書章句卷三十八終

尚書華簪

後學  
東海潘士遵輯著  
古滿張孫振鑒定

梓材

前四節武王告康叔治國之詞首節欲其通上下之情其網也二節所謂以厥臣也三節所謂以厥民也欲其寬刑辟之用末節總承上意而以成終託之是正喻今王四節臣下勸德之詞首節欲其以德馭侯次二節欲其以德化民末節總承上意而以永命期之究竟通情只在寬刑懷侯只爲撫民。

尚書華簪

梓材  
卷三十九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奸究殺人匪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敗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若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畝惟其陳修爲厥疆畝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暨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艸一節通下不對雖上之情指王下之情指臣通上下之情者全是要得民之心以慰王之心令上下之情流通而無

尚書華簪

梓材  
卷三十九

間也雖有臣與大家只重在以厥庶民及達王上以厥臣卽上暨厥臣句不過取文勢複言之耳兩以字有力宜舍下二節意此以字卽厥命曷以字夫何以以民我去茲敬勞來引養引恬卽是以厥民又何以以臣我去使諸臣亦恭敬勞來亦引養引恬卽是以厥臣臣民大家之情欲如此王之情亦不過欲其臣民如此而邦君身處其間安可不通徹其情故曰惟邦君下節緊接以汝若恒越言叔當時時發越于心發越于心者求達也○通節重達王上天子于天下加一身然血氣命脉無處不通患莫大乎情壅故得臣民之情以服大家又合國人之慕以歸天子使分隔而情不隔如指隨臂臂隨身邦君所以舉國而聽于京師之職分也王者封建諸侯意蓋如此○達是康叔所爲與其情通達無間非使上下兩邊相通之謂王者之情惟欲邦君化無阻滯然大家之勢重者乃臣民擁助之也如能以民臣而達大家則便王者之情不閉卽是以達王處非果有實德及于民乎于臣必不能使其情之達王夫只在安民撫臣乃能服巨室可以通巨室之心必可通天子之心大家向化天子自然推誠達大家乃達王之張本上臣字專指羣臣下臣字兼民臣大家在內蓋自康叔言則有民臣大家二等自王言總之一臣耳以字有力與

字相呼應。照本文一直說從庶民直達之王主以下達上。說兩以字一氣叠到惟字。如云以民臣達大家以臣達王。誰以之哉。惟邦君以之而已。邦君為天子明四目達四聰。達者足乎此而通乎彼。自賤達貴。自外達內。直向上達去。非達上而又達下也。惟字重看見不可諉之于卿大夫。只就邦君職任說。曰惟邦君者。不是說邦君當通上下之情。主能通說見他人不能而能通者惟邦君也。蓋由邦君之上惟王。尊為天子上無可以自達。由邦君之下惟大家。星為臣民下無可以自達。惟邦君有王以專其責于上而下。惟稟其成有臣以分其事于下而上。惟通其意故可以無

尚書彙纂

卷三十九

三

陳氏曰臣民素服屬于大家而大家之強阻亦臣民擁助之也。天子之所聯屬皆在臣民使不能于庶民體

臣以慰其親望聯屬之情。賤上下之情俱望矣。周公康叔曰汝上不得罪于王下不得罪于巨室則國安矣。人君多疾惡于巨室所忌于巨室者惡其危國也。周公曰無庸疾也。汝得民與臣而國自安。巨室何為乎。故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周封建諸侯與大家巨室共守之以為社稷之臣。鎮九兩所謂宗以族得民公劉之惟所謂君之宗之此封建之根本也。魯之封有六族焉。衛之封有七族焉。唐之封有九宗五正焉。皆所以繫人心維國勢不特諸侯為然。周公作皇門之書曰維其有大門。宗子茂楊肅德動至國王家乃方

尚書彙纂

卷三十九

四

求論擇元聖武夫蓋于王所成獻言助王恭明祀敬明刑用能承天嘏命先人神祇報職用休俾嗣在王家萬子孫用未被先王之靈光然則王室之不壞紫大門宗子是賴自封建之法廢國如木之無根其亡也忽焉。然古者世臣必有家學內有師保氏之教外有外庶子之訓。國子之賢者命之導訓諸侯若魯孝公是也。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鎮靖者修之若晉公族大夫是也。教行而俗美然後托以安危存亡之寄而國有與立矣。

厲殺人以上示以寬刑之意言教也以下倡以寬刑之實  
身教也然必真有罔殺人之心而後有敬勞之實一直說  
下○越者發于心也常勃起常發越則生機不覺屢形之  
言耳是康叔自心中發念語師師貫至尹旅謂卿屬自相  
師法非康叔師之曰我有僕見自我表率之意次日字是  
康叔在三卿尹旅面前言說與首曰字稍異首是呼那三  
卿尹旅也都是武王之設辭三卿尹旅皆康叔之臣皆有  
用刑之責故示以予罔厲殺人非言也實有欽恤之心示  
臣以意之所嚮分明要那三卿尹旅亦欲如此非單指自  
家言予指康叔罔厲殺人含敬勞意雖立法已定猶示以  
尚書章句

卿尹旅說先字雖字相呼應三句是論其理如此要看出  
字往字指往國之初當有赦宥與之更始開以自新之門  
亦察其矜疑而後出之耳肆往以下正指敬勞之實上祖  
以之職言此往以之國言一肆字俱作遂字看奸宄殺人  
歷人罪之大者厥君事指宥奸宄等事戕敗人罪之小者  
唐孔氏曰以君者立于無過之地使物不失其所故宥罪  
原情當見其為君之事與上厥君終始相承于奸宄殺人  
歷人言肆往此亦以小罪事往可知也言有明情亦可原  
故知過誤殘敗人也言察獄之事君盡心而宥其所當宥  
者則臣亦效之君有其大臣有其小所謂敬勞而罔厲殺  
人者也○所以通上下之情者惟善體王仁民之心寬刑  
辟焉耳汝若常發越于心而為言曰我有以官相為師師  
之司徒司馬司空尹而官長者旅而為衆大夫者皆與我  
共明刑之責亦知予用刑之意乎予意惟教之曰民命至  
重予不欲厲威虐以殺人其示意者至矣此非是言教實  
實根于欽恤之心但心存不殺而化不先于敬勞非所以  
勝殘去殺也既以意示之必當以身先之亦在惟爾為君  
者以身先之不特敬忌已也直恭敬民命而勞求以開民  
心是真能罔厲殺人矣吾知君行之則臣必效之肆卿尹  
旅遂往效邦君以敬勞而罔厲殺入其實何如樂而言之



自今以往衛國于奸宄者殺人者罪人廢過者此要囚之  
服念于汝者原情而減等宥之肆卿士亦見其君所行之  
事于戕賊人為輕罪之失于有司者可有亦宥之矣君臣  
交以敬勞而行其赦宥則罔厲殺人之意不徒託之空言  
矣

官師官各有長如太史為史官之長太僕為羣僕之長  
所屬之卿則又衆長之長故曰師師孔氏蔡氏說皆不  
明三卿即酒誥三父牧誓皆同若魯羽父求大宰夏弗  
忌為宗伯季父子為司寇必三卿兼也○歷人如今于  
証罪人所經歷傳謂藏匿罪人必其罪至死者故與之

尚書章句

卷三十九

七

同罪也戕人傷人肢體敗人毀人物業漢薛宣傳註以  
杖手毆擊之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瘡癰者律謂瘡  
痛師古痕

上節過下當云若此者豈獨令羣臣能喻吾之情已哉正  
所以慰王一人之心而達之王耳述先王命監以見刑辟  
之當寬也王啓二句總舉先王命監之事無胥戕五句述  
命監之詞王其效三句推命監之意夫觀其詞究其意可  
見先王之啓監其治本以為民也自古句承上起下之詞  
茲字當指曰字以下然曰字以下之意又只是啓監廢亂  
為民六字耳通佈一監罔攸辟盡之戕虐指刑辟言不能

後勢則屬殺矣二句叮嚀之語廢者必廢不分者至于戕  
寡三句又于平民提出寡者婦者加意保護之合由以釋  
者謂至于寡至于婦合由此無戕無虐之道以容畜之也  
不可以合由何作推廣凡民說上兩言至于則凡民已在  
其中矣然但曰容第不戕虐之而已未必就養恬故又推  
出王責邦君御事意為民不能自生自安欲引之于生養  
安全之地小民無知惟上所引不徒曰養而曰恬有熙熙  
皞皞景象通節層層脫卸直至豎罔攸辟與罔厲殺人相  
應○周禮建牧立監以維邦國自黃帝已立左右監以監  
視萬國乃諸侯之長也康叔為孟侯故稱監以告之蔡氏

尚書章句

卷三十九

八

以畿內為監失考之誤凡王字似泛就古先王龍監罔  
下邦君御事啓監內要見立之君而輔之臣意其治為民  
即是寬刑辟而使人得以生養安全也其命監辭曰平民  
罔當無胥戕無胥虐至于寡者單力難支亟生之而猶傷  
彼易忽而我教之至于婦之窮獨此憫無告亟聯之而猶  
斷彼將絕而我歸之教屬而至于寡婦豈有一夫不獲者  
乎合字本至于二字來分之則有寡有婦以特厚之心仁  
之其無戕虐也切合之則何不敬何不屬以一視之心仁  
之其無戕虐也均容字要看大凡刑辟中使民手足無措  
地步甚窄無可容處能由此道則好生一念為斯民安身

立命之原。如天空海濶。任含育其中。而生理無不渾全。二胥宇內有學臣意在以下。邦君御事。照見君與師師。司徒司馬等同。亂此民。無相爲戕虐也。要見啓監爲民也。而戕虐民可乎。意戕虐大小皆有。戕民卽以虐民不可言。戕大虐小。否則上文何以戕敗人爲小。看來戕者害及于下。虐者威播于上。二字相互俱指刑辟說。監則威易逞。殺易縱。但不能敬勞率臣。卽是戕虐下正無戕虐處。寡婦亦自其麗于刑者言之。此尤易戕虐者。一戕虐必寡人之夫。孤人之婦。不但上不能容民。卽民欲自容而不可得些些。惻隱小惠。決不濟。須我精神與之灌注。肅然不懈。諄然不

戕功處。民不能自養。自恬故。須引之。微備合容上之所施也。至于養恬則民所自有。而引特爲啓蒙發廢之機耳。惟上寬刑辟而弘容保。是個引路的人。日引之。生養日引之。安恬而民不知誰之掖持。恬比養更深。若云不但出之刑辟。直休養生息于光天化日之下。爲之引掖者。邦君御事責也。王者命監。有專在此。然非從今日始。在昔已然。故曰自古王若茲。見自古王者。命監皆以爲民如此。則我今日之命汝。亦可知也。汝今爲監。其必體敬屬之心。發若先之念。無所用刑辟。以先自戕虐人可也。監周之監。實指康叔與前泛說者不同。攸字着眼。可見治民原有生全之道。容引民盡安全。刑辟直置不用之所。周禮建牧立監。以維邦國。牧州牧監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觀此曰王啓監。又曰自古王若茲。則監之名。不始于周矣。孔氏曰。康叔監殷民。正義曰。鄭以爲連屬之監。王制云。五國爲屬。十國爲甸。則爲牧而言。然康叔時實爲牧。而所戒爲居殷墟。化紂餘民。不主于牧。明監卽國君。監一國不言監一州也。按武王克殷于其故地。立監有二。管蔡霍監于武庚之國。康叔別封于衛。監其餘民。亦謂之監。故武王本先王立監之意而告之。承上三節來。言我欲爾達情寬辟者。亦惟曰成終之責。係

之耳三若字頭上須先點正意除惡立善制度三段成終俱指衛言謂武王既勞以始之叔當因舊成就綱邑以終之不可變成規而驟前功也當時之頑民想即此大家之類武王已先見其微故惓惓望康叔達之以盡成終之責蓋大家之情達則無反側不靜之事無反側則便囑賦修塗堅茨完塗丹腹飾終莫成了惟曰二字歸結出貴望意三段雖平畢竟該歸重梓材一事蓋惡黨除而後基圖定基圖定而後法制新是法制所以永杜邪回而鞏固成業者也故篇題單取梓材惟其字重看張弛任所斟酌即武王不能遷度也○通情寬刑宜在起繳見三段內各有事

尚書章句

卷三十九

十一

體不必纏擾三惟字不可入汝字只承稽田等事說惟曰以初之除暴言我之于衛既已除惡本于其始矣而區區旌別以成去惡之全功者在汝封也若稽田然既勤以勞荆棘斬蓬蒿以拓此土于始矣繼此而疆畝或不陳修容無水旱之侵牛羊之踐乎惟其陳列修治為疆畔以正經界畝以通溝洫不得侵佚使已去之惡賊無自乘間而入可也以中之立國言我之于衛既已并牧什伍于始矣而慎固藩籬以成立國之全功者在汝封也若作室家然既已內外有限勤其短垣高墉于始矣繼此而或不塗墍之茨之能不為風雨所飄搖乎惟其塗墍而又覆之以茅使

尚書章句

卷三十九

十一

已勸之基有維城之固可也以後之創制立法言我之于衛既已立綱陳紀于始矣而修明典章以成制度之全功者在汝封也若作梓材然既勤為棟以具質斷以致精美繼此而或不塗之丹腹何以固其質而成觀適用乎惟其塗以丹腹發其采輝使已立之制煥乎其有文可也我除殘去暴以定之爾既寇生戎以壞之我建邦設都以遺之爾池備失險以危之我立經陳紀以開之爾因陋就簡以週佚之我為其難而汝不能為其易使人謂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可乎敷苗者壅闢而去草也陳修者陳其區列而修傍之疆田岸也畝水溝也疆以明界限畝以通水道此八字當二氣看義取分別善惡有殊厥井疆之意卑者為垣高者為牆垣牆成可見居室建了但未曾泥益耳泥佈曰塗仰塗曰堅塗堅是飾其外者茨茅蓋屋也義取格植基本有堅完牢密之意梓良材可為器者具曰櫨致巧曰斷櫨斷具可見器皿成了但未曾加彩色耳櫨有青有朱丹櫨是朱色之櫨義取潤色煥然新入耳目意為厭疆畝在陳列修理故下陳修二字堅與茨丹與艘皆塗所為故下二塗字然丹艘只是一物以丹為艘也

蘇氏謂敷為治陳氏謂敷為闢墾孫炎謂苗為去草歟

舊者治去草棘也無廣字意以疆爲畔原是孔氏舊訓  
疆是田岸非畔也故是廣尺深尺之溝○唐孔氏曰堅  
亦塗也不是以物塗之次謂蓋覆也器言塗丹般塗丹  
皆飾物之名謂塗丹以朱纒是彩色之名有青色者有  
朱色者故鄭玄引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青腹此經  
知是朱者與丹連文故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  
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  
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  
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千萬年惟王之子孫永保

尚書卷九

周梓村  
卷三十九

十一

民

依傳此下作周臣進戒四節只重德字懷諸侯化迷民原  
非兩德故末節只承保民言因願以此道延基祚于無窮  
也今王惟曰節言先王以德懷諸侯之道言我于今王惟  
只說道如此云云通節以二明德爲眼目須先提出明德  
分曉後明德方有着落如云本不顯以刑百辟而心誠協  
下不徒操臨御之統者一人御侯之明德也表精白以自  
靖而恭敬未將不徒襲享上之文者諸侯事君之明德也  
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就有不以庶邦視庶邦而以兄  
弟視庶邦分明起庶邦享上之心而使其和集意至于兄

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則真能懷爲夾而可見其丕享矣  
正是先王和集庶邦而後王可式之典集字卽上懷字不  
言用明德者上和集其下而下享其上正是彼此用明德  
蒙上文不必重言矣要知上用明德下亦用明德不徒以  
法度相持既勤用明德正用于懷爲夾內二句一直說亦  
既用明德正于庶邦享作兄弟方來見之非前一層事庶  
邦享作兄弟方來對上懷爲夾句后式句對上既勤何丕  
享句對上亦既何○惟者思也言王當自念說也明德就  
發用上說卽懷諸侯之德既勤既字作盡訓貫至懷爲夾  
謂盡諸侯而明德以懷之也下既字做此勤者有加不倦

尚書卷九

周梓村  
卷三十九

十四

之謂勤用明德虛工夫在懷字上政教以維之情文以感  
之皆是不專在巡狩有時旌命有典上來如人左右夾持  
一殷故言近諸侯散處九服分懸勢隔今則聯之以情而  
使之近也遠言其分近言其情非說懷遠如近庶邦享三  
句一直說享指役志于享者言誠以奉上曰享兄弟方來  
正是享處作非形作乃是德作有鼓舞振作意兄弟在夾  
字映出諸侯左提右挈來持情分分明有兄弟之義故曰  
作兄弟非周之宗盟同姓爲重之謂方來者無一方之不  
來也來字舊解作來朝還是以藩翰屏衛之忠來輸于天  
子不但用禮幣而亦既用明德以享上焉要在明德上說

先王不是以明德去懷遠只是修德動政取侯以禮事聘以時一明德以撫馭而諸侯自然服從諸侯亦只是謹爾侯度陳民功以表藩屏將廷實以修觀費自然相親非是有所謂明德也亦既對既勤言所謂百辟其刑之下所作即上所懷上下合爲一德矣我以德懷諸侯不以德應亦君德未至也天下惟德爲至近至親萬世不易之常道故曰典式者式其德和而輯之爲集非一味和也集萬國爲一心之集不必以輯字代釋而輯義自在其中后訓君實指嗣王非先后之后兩既字與方字丕字俱是一意

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取象于此之

尚書章句

周書卷三十九

十五

意先王用何道曰明德而已比之九五曰顯比言顯明其比道如接之以禮待之以誠上以德而顯比于下下亦以德而親比于上修其職貢方方而來孰敢有貳者哉○丁奉曰彤弓雖列于一什之首其實爲蓼蕭湛露之次而聖人以一事聯述者也蓋天子于諸侯以朝燕會則歌蓼蕭以私燕則歌湛露以賞功燕則歌彤弓

此下二節舉先王用德得民欲後王有以化之皇天既付節作一句讀原今日所以爲民之主乃由皇天既付中國民以及民所履之疆土于先王而今日承之乃有不容已之責也既字作已然看有人斯有土付字貫至疆土不重

天交付只重先王身上說皇天處須點點德意皇天之德正先王所以受命處便懷王尋思一個慰懌的妙用了此承上天付中國民言見不可不爲之導和也只重先王身上說以先王德所受之天命豈不能和疆土之民而至子今猶有迷者哉先王蓋曰與其督責一時孰若漸濡數世而誠民以對天也由皇天之命而切計先王受命之心倘疆土中有一尺未覺于迷必有惻然不憚望後王以憚之者然惟係今日之用德耳肆王惟當專用明德以和憚先後迷民而如此乎惟德用以慰悅之也用憚句重在用字是着力語若只講個先王慰悅便非本旨○德同承上

尚書章句

周書卷三十九

十六

明德來然用字宜屬下句兩用字起說下都承上一德字來民曰迷者如迷子失途無人教化而失性非敢于悖也惟字重看民當被化之初猶未盡去夫迷惑習染惟當用德和憚之謂以禮義和融悅樂其心使心慕于善而不容已或先之以啓其悟或後之以被其成曲開其歸往止此明德而妙于用以覺迷如是而民有終于迷者乎先後字因迷民生悟民其心純故先敬敷而在寬少振作即從容以俟其新迷民其心蔽故先和悅而勞來不苦難方可聚勵而驅之善先後又從和憚出所謂輔之翼之總敷教在寬之道是一套工夫在德上着力和憚先後迷民正德之

用處要看他兩用字。見其無他道也。以此釋迷民。卽以此  
釋先王。是皇天付于先王。而王以修和成先德也。蓋先王  
受命在此迷民。故慰先王之受命。亦在此迷民之向化。非  
德其何能昭薦乎。迷民泛言民之失教者。不必指殷民。  
末節勉王監已之言。而推所以欲監意。要同顧先王用德。  
以受天命。看天下無不斬之澤。而有不磨之德。欲至于三  
字有力。至根監德來結想。便不幻了。欲字乃願望忠誠。欲  
王今日之德。可至于萬年。使有所藉。而子子孫孫對揚者。  
在王今日之德。喝重。惟王不可作于孫說。必治可至于萬  
年。而後稱守成之主。乃勉詞非期詞。通節以德言。不以天  
命言。○已者進戒之詞。雖終而祈君之意。猶未已也。若茲  
指上明德以懷諸侯。用德以化迷民。說工夫在監字內。臣  
所陳懷臣化民。王當監視之。不可忘也。所以欲王監者。何  
哉。誠以諸侯維屏也。民邦本也。本固而屏樹。人懷而天親。  
至若有夏歷年。臣心未已也。式勿贊有殷歷年。臣心猶未  
已也。惟曰欲王德之所至。直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長  
得以保皇天所付中國民。是則臣願之而欲王用德。以和  
澤之也。不然。臣何爲而言之不置哉。懷臣化民。不必分只  
直說。則于永保民句爲便。萬年永保民相應。子子孫孫就  
是萬年。但不明說。子子孫孫。乃從萬年中抽出來說。饒至

尚書章句

卷三十九

十七

于句文勢甚緊。須看惟王二字。見惟是周王之後子。傳子  
孫傳孫。非他姓也。不曰長爲君。而曰永保民者。見明德和  
民。世世不可懈意。保民卽保有天下之謂。未足所以望王  
用懷臣化民意。正在此。豈可不監于茲。

蘇子瞻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其文皆典雅。非世俗所  
能通學者。見其書紛然。若有殺罰之言。固爲之說曰。康  
誥所戒。大抵先言殺罰。蓋衛地服紂成俗。小人衆多。所  
以治之。先後緩急。當如此。于詳考四篇之文。雖古語淵  
然。皆繫有條理。反撥丁寧。以殺爲戒。以不殺爲德。此  
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故周有天下八百餘

尚書章句

卷三十九

十八

年後之王者。以不殺享國。以好殺殃其身。及其子孫者。  
多矣。天人之際。有不可盡知者。至于殺不殺之報。一  
若符契。可見也。而世主不以爲監。小人又或附會六經。  
醞釀鑄鑿。以勸之殺。悲夫。殆哉。唐末五代之亂。殺人如  
飲食。周太祖叛漢。漢隱帝使開封尹劉錡屠其人百口。  
太祖既克京師。夜召其故人知星者趙延義問漢祚所  
以短長者。延義答曰。漢本未亡。以刑殺冤濫。故不及期。  
而滅。時太祖方以兵圍錡。及蘇逢吉第。且滅其族。聞  
延義言。矍然貸之。誅止其身。于讀至此。未嘗不流涕。太  
息。故表其事于書傳。以救世云。

卷三十  
九終

尚書筆義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者  
古濶張孫振鑒定

召誥

召公先營命庶殷攻位而位成周公嗣至命庶殷受役而不作營洛心精原生庶殷則非只形華便可竟事故召公開口揭出誥本直從御事領取首七節記成王與周召作洛之事爲召公致誥之由太保乃以節召公面託周公諸王之辭爲書之開端下文則皆誥中分三段皆以鳴呼發之皇天四節誥以天命之當敬因敬之夏商以用人終焉

尚書筆義

卷四十一

一

有王六節誥以元子之當敬服殷御事申前用人之事二國命申前夏商之事若生子五節誥以初服之當敬上下勤恤終用人丕若歷年終夏商末節又面託周公建王篇中或言敬德而不及民或言誠民而不及德或言德用祈命或言以民受命言所祈則所受者可知敬足包誠誠足著德舉一即可當永命不必以敬誠祈三字累作三層總言成王冲年而爲元子元子而初親政又在新邑層層進入見不可不疾敬德誠民以祈天永命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肅越三日戊申太保

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納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庶庶庶殷丕作

尚書筆義

卷四十一

二

望朔故史官將言望后之事必以望紀之將言肅后之事必以肅紀之猶今人將言某日必先言某朔周家自后稷居邠公劉居陶邑岐而文王則遷于豐武王又都于鎬王雖在鎬而宗廟不徙故周家凡有大事皆至豐告焉告文即告武因祖以見稱曰朝貴早之義曰步輦行不駕馬以兩人挽車大輅盛儀非見祖考之容故只步自周誌格也前武成後畢命皆然以作洛之事告文王見成王上有所承以相洛之事委大臣見成王下有所托

唐孔氏曰說文云肅月未盛之明故爲明也周書月令云三日粵肅肅字從月出是入月三日明生之名也于



順來者于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二月乙未  
發豐歷三月丙午朏又于朏三日是三月五日凡陰曆  
至洛爲十四日也召公早朝至于洛邑相卜所居當以  
至洛之日卽卜也

惟太保二節召公以時至洛而稽天役民于其始太保先  
周公句重成王上看觀註使字可見先周公先字舊以上  
相之體宜居其逸故召公先行還是周公在周因太保在  
豐之便故使先行耳相宅者就三途嶽鄩之會考天地之  
宜瞻有河伊洛之衝審陰陽之合觀要會度形勢孰可備  
王城孰可爲下都承君命而相視之相宅處宅宅經營卽  
尚書書卷四十一

其事越若來帶下惟丙午朏越若來舊俱作從容看一云  
越若來者行相續而不停越事之勤也今照傳連連三宗  
考之正韻曰連旅行貌連連接也似勝前說三月貫至茂  
申惟丙午朏只紀朏日是丙午以起下文不是說太保在  
豐起行之日傳三日明生之名句不可三日斷此三日字  
不是解經文越三日字乃解朏字三日明生自朔日數至  
初三也越三日戊申者自初三數至初五日也至洛輕重  
卜宅上卜宅是一節得卜是一節經營是一節蓋先此太  
保先周公相宅則擬建王城于澗瀍之間營下都于澗瀍  
之外公已有定算然不敢自決而稽之于天先卜河朔

水不吉後卜澗水東澗水西又卜澗水東此處卜宅只指  
吉說得卜卽兩惟洛食是卜以戊申而周公至以乙卯乃  
云我卜者二公同心召公卜卽周公卜俘來以圖及獻卜  
及獻此戊申之卜也既得其地則規度某處爲城郭某處  
爲郊社宗廟朝市民屋此所謂經營經是縱橫以經之營  
是周遍以營之經營未是興工只是定其處所蓋經營定  
纔攻之故三日庚戌始以庶殷攻位也此處不露出位字  
其實所經營者卽位也經營中亦有許多事如城郭之里  
數宗廟郊社朝市制度脩廣之數之類

經營三日位置已定故庚戌之日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  
尚書書卷四十一

洛汭王城下都皆在河洛交會之內故曰洛汭攻位卽攻  
所經營之位亦只平高下定廣狹之謂位成于第五日則  
草創可知雖說基址成然亦規模初定尚未締造或云祖  
社朝市不及城郭者城郭工夫浩大非一時能成故不言  
不知若欲一槩成就不但城郭卽廟社亦未易成者但定  
基址有何難耶玩洛汭二句決是建王城于澗瀍之間營  
下都于洛水之外也時四方之民未集殷民以遷洛故就  
役之亦有言殷民則周民可知意摘其難化者言耳上節  
卜宅而得卜見召公敬以奉天而天意從此節攻位而位  
成見周公說以使民而民心服此召公所以成始也太保

朝至于洛與下翼日節對卜宅三句與下祀神節對太保乃以庶殷句與周公朝用書節對位成與厥既命節對

唐孔氏曰經傳考工記所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

社面朝後市是也下有丁巳郊故知規度城郭郊廟廟

市之位處也匠人不言郊以不在國內也匠人王城方

九里如典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鄭玄

兩說孔無明解未知從何文也郊者司馬法百里爲郊

鄭注周禮云近郊五十里禮記祭天于南郊祭地于北

郊皆謂近郊也其廟按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

左宗廟鄭注朝士職云庫門內之左右其朝者鄭云外

尚書章句卷四十五

朝一在庫門之外阜門之內是詢衆庶之朝內朝二者

其一在路門外王每日所視謂之治朝其一在路門內

路寢之朝王每日視訖退適路寢謂之燕朝或與宗人

圖私事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爲陽故在南市爲陰

故處北今按周禮內宰職佐后立市然則后既主陰故

立市也○周禮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祭以陰禮司市

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序分地而經市次更所治

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思次市師所治介次得師所治也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

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

而徵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

而禁暴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欲除太市日夜而市有

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

販婦爲主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

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其屬有厘人胥師胥師司聽

稍胥肆長之官考工記云匠人營國面朝後市市朝一

夫○按市朝之市在國中者乃是商賈貿易之地雖幽

公淫荒必無司聽屬游之禁然揆之理勢不宜聚會歌

舞于其間也上文云南方之原其地必開曠而可樂意

者如遺人道路之市與古者入家同井家有私田百畝

公田十畝餘二十畝爲井竈廬舍卽就廬舍以交易市

尚書章句卷四十五

井之名殆出于此而後世因謂國都之市亦爲市井則

此詩所謂市者或在野外田間未可知也○唐孔氏曰

于戊申後三日庚戌爲三月七日也水內曰汭蓋以人

南而望水則北爲內故洛汭爲洛水之北鄭云隈曲中

也漢書地理志云河南郡治在洛陽縣河南城別爲河

南縣治都邑之位于洛北今于漢河南城是也所治之

位皆成布置處所定也治位乃是周人而言衆殷者本

其所由來言本是殷民今來爲我周家役也莊二十九

年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此以周

之三月農時役衆者彼言尋常土功此則遷都事大不

可拘以常制也

相宅卜宅攻位事分三時。遂觀用牲用書亦分三時。故各記日以別之。自甲寅越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通視于新邑所經營之位。凡召公所定者。歷歷巡視之。始也。遂觀爲獻圖于王。而然非慮其或有未可。然不曰所成之位。而曰所經營之位。成卽其所經營者耳。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者。以圖丘方丘新成。以作洛祭告天地也。周公以人臣行郊。蓋因事祭告。奉王冊命行事。非常祭比。此郊社與中庸郊社不同。中庸郊祭天。此則合祭天地。傳謂郊牛二者。天地二牛同時合祭。非是。目既

尚書

卷四

七

祭天又祭地也。或疑古無天地合祭。禮不知此。非合祭。庶殷攻位而位成。則郊社之位皆成矣。用牲于社者。有社必有稷。以社稷新成而祭。告社稷先儒疑祭地又祭社。不知中庸社祭地。此則但祭新邑土神。其位新成亦當祭告。示其位不可以常禮拘。不告廟者在豐已告也。時洛邑宗廟未成。故至十二月始蒸祭宗廟焉。非郊社于壇可同也。社者土神。在王國爲王社。曰新邑。別鎬京也。郊不曰新邑者。郊在國外。社在國內。故郊用牛一。取祭尊貴。簡社用牛一。羊一豕一。取祭卑貴。豐之義。郊于丁巳。社以戊午。先尊後卑之序。不必言社用戊午。土門須知土神比天地爲卑。非

謂后土是卑神也。祭社不言稷。稷在其中。禮一牛曰特牲。全牛羊豕曰大牢。禮備羊豕曰少牢。禮牛二是倍一特牲之數。以示敬。郊社只重在告洛之事。郊用特牲。社用大牢。一定之理。小註謂祭尊以簡爲誠。祭卑以豐爲貴。此釋禮

厚薄之義于本節不重

尚書

卷四

八

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廩人掌十二閑之政。牧圉師掌牧圉人。養馬圉人。掌養馬。勿牧之事。以役圉師。大夫祭。祀共犬牲。用牲物。伏菹亦如之。禮記云。犧牲不節。于市。又云。仲秋之月。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又云。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所以別事天神。與鬼也。又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祭法。虞夏殷周。皆以禘郊祖宗爲巡牲。所以致力也。○祭法。虞夏殷周。皆以禘郊祖宗爲四重。祭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祭天地。以幣配。卽圓丘方澤是也。郊祀上帝。以后稷配。建寅之月。南郊祀感生帝。以祈穀也。四時祀五天帝。于四郊。以迎氣也。祖禘嘗以后稷配。尊始祖之所出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總配五大帝也。其後則祖文王于明

堂以配五帝凡此皆鄭氏義也故周禮大司馬註以丘方澤宗廟爲三禘蓋天神地祇并始祖之所自出爲三大祭皆五年之祫也郊次圓丘社次方澤宗大祖嘗常歲所舉之祭也東遷疆蹙財匱大禮遂廢所修惟郊社二祭故圓丘方澤二禘傳記亦罕言之非淺聞所及矣周禮有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之文天地主于一故稱祀上帝四望非一神故稱旅肅欲以圓丘爲郊可乎司服王祀昊天上帝非一祭矣肅欲混之可乎孝經稱嚴父配天又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易豫卦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

不決之疑矣其辨感生帝之說曰姜嫄履帝武敏歆而生后稷周人特爲立廟而祭謂之閭宮五帝感生之祀上世流傳既久非緯書創爲之說也且河圖洛書者衆之說皆緯文也可盡廢乎其辨明仁仲以社爲祭地曰二社以享水土谷之神而配以勾龍非祭地也禮天子諸侯羣臣百姓大夫及庶民皆立社故有王社大社國社置社之名其義名高下不同如此而謂之大抵之祭可乎殷革夏周革殷皆屋其社是辱之也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是貴之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貴可辱乎周禮王祭社稷五祀則希冕以社稷下同五祀而用第五等之服不得與先王先公四望山川比則社非祭地明矣傳曰戴皇天履后土是后土卽地也周禮大祝大封先告后土大師旅大會同宜于社又建國先告后土則后土非社矣舜典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六宗者上下四方之神卽五天帝及地也故其祀在上帝之次山川之前周禮四望與五帝同祀于郊又與祀地同王又與山川同祭服則四望者祭地之四方也又有分樂所祭五土之祇祭地之禮不上于方澤矣而欲以社當之可乎周禮以圓丘方澤以天神對地祇以蒼璧禮天對黃琮禮地以祀天旅上帝對祀地旅四望禮

記乃多以郊對社蓋郊祀上帝社祭水土之神其禮事  
則丘方澤猶祭天神地祇其意廣遠分爲四祀明矣天  
地之道高深玄遠大神大祇不可煩瀆故歲祀祈之于  
郊而水土之變則貴之于社此古人立祀深意也蓋圓  
丘所祭者全體圓轉之天總南北極黃赤道日月星辰  
所麗者而言故主北辰而曰天神皆降是總祀天神也  
上帝者高高有上之天以其在上而爲主宰故曰上帝  
分主五方故曰五帝合四方上下而言則曰六宗皆天  
神之分祀者也方澤所祭者全體承天地總山陵川澤  
極天所覆者而言故主崑崙而曰地祇所出是總祀地  
祇也地有四方望其方而祀曰四望五嶽四瀆之祀  
山川澤山林丘陵墳衍原隰之祀曰五土水土之祀  
曰社皆地祇之分祀者也○祭天地合爲是者非合天  
地而並祭也祭天而以地配之耳天尊地卑地特天中  
之一大物豈得與天並若天地分祭地可與天並矣觀  
古禮父衰與母衰不同其微意亦自可識禮曰燔柴于  
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圻祭地也其義何居曰此亦自  
合祭陳設言之祭雖並舉而儀各自不同耳燔瘞皆云  
泰是同一處也特有壇圻之異要知祭時先燔而繼之  
以瘞但燔則于壇瘞則于圻圻在壇之偏非判然爲二

處也又觀埋少牢于泰昭昭祭也則是古人祭祀之所  
皆相去不遠以一地而分南北以一地而制方圓易爲  
不可今泥于南北方圓之說而時亦從而分焉蓋後儒  
不詳考于周禮而妄以己意斷之也若必欲分方丘以  
祭地其享又何所配乎因祭天而以地配理之順也因  
祭地而配以天理則逆矣儒者但見周禮有冬至祭圓  
丘夏至祭方澤之文遂主分祀之說不知周禮一歲之  
間祭天凡幾正月祈穀孟月大雩季秋明堂至日圓丘  
此外有四時之祭則固合祭者矣前期十日大宰帥執  
事而卜掌百官之誓戒太史與執事卜日戒大宗伯詔  
相王之大禮祭之日大宗伯奉玉大宰贊玉幣爵之事  
詩歌昊天有成命之章此其證也惟是周明建子冬至  
圓丘適當臘歲不妨迎陽報天而後命于及地故其禮  
比合祭稍加崇重此惟行周之時則可耳乃其合祀之  
禮則未嘗廢使祭而必冬至也則何用卜之爲故曰至  
敬不壇掃地而祭則又不必于圓丘方澤也以是而知  
周之未嘗不合祭也○唐孔氏曰非常祭之月而特用  
牲祭天知是郊位既定使知後常以此處祭天也禮郊  
用特牲不應用二牛以后稷配故牛二也郊特牲及公  
羊傳皆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爲稷牛按泰誓篇

蔡氏云郊祭社祭地至此又曰郊祭天地故用二牛與禮不合漢儒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氏之所用幸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后稷配食是鄭玄之所依按社者土地之神稷者五穀之神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故王者立社稷爲天下求福報功句龍后稷皆人鬼以句龍有平水土之功故配社祀之后稷有播種之功故配稷祀之非卽祀以爲社爲稷也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共同告左氏稱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本與稷爲祝融等皆以五行之官死配五行之神武王告于皇天后土本不當引此爲說不然是其工氏之子而與皇天並尊矣武城孔氏注云后土社也以后土爲地社卽祭地却是祭法王爲羣姓立社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張子曰大社祭天下之地祇王社祭京師之地祇此二語最分明以此知天地不合祭亦別無北郊以祭地也○惟天子祭天地有郊有大社是也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各以所主而祭○唐孔氏曰禮廟成則毀之此其毀之禮與廟有土水之功故郊社先成而毀之郊特牲天子適四方先柴郊之祭也迎長日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陽位

也掃地而祭于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于郊于南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饋其誠也郊之用辛辛日也周之始郊日以至上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稱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宮親聽誓命受教諫之議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汜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載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臯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于北牖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爲社事畢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

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祭則受福○唐孔氏曰知此用牲是告立郊位于天者此郊與社于攻位之時已經營之今非常祭之月而特用牲祭天知是郊位既定告天使知而今後常以此處祭天也禮郊用特牲不應用二牛以后稷配故二牛也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爲稷牛言用彼爲稷牛者以之祭帝其稷牛隨時取用不在滌養是帝稷各用一牛故二牛也先儒皆云天神尊祭天明用饋賁誠之義稷是人神祭用太牢豈于天神法有羊豕因天用牛遂云牛二舉其大者從天言之羊豕不見可知也詩頌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云惟羊惟牛又月令云以太牢祠于高謀皆據配者有羊豕也唐孔氏曰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同告之告立社稷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也句龍能平水土祀之以爲社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左傳魯語祭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氏所用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而武成篇云告于皇天后土孔以后土爲地言后土社也者以秦晉云

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以后土爲社也小劉云后土與皇天相對以后土爲地若然左傳云句龍爲后土豈句龍爲地乎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名同而義異也社稷共牢經無明說郊特牲云社稷太牢二神共言太牢故傳言社稷共牢也此經上句言于郊此不言于社此言社于新邑上句不言郊于新邑上句言用牲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言告地告社不言告稷皆互相足從省文也洛誥云王在新邑蒸祭玉入太室裸則洛邑亦立宗廟此不云告廟亦從省文也示人作洛不爲後書無以赴功而屬役也乃于郊社後覲畫勤勞作爲役書凡規制曲折儀用程期之詳皆具屬于戊午越七日甲子公于是日之朝用所作之役書命康侯之民及侯甸男邦伯之臣使臣知所以播民和而民亦因知所趨事也○已未至癸亥五日不言事將用書命此五日中午必會集臣庶計丈數揣高卑等役書一定然後甲子朝頒布之洛誥脫簡之在康誥者曰三月哉生魄卽是三月十六日已未四方和會周公咸勤皆在此時至甲子用書命卽洪大誥治也按孔氏曰書賦功屬役之書也賦功謂賦欽諸侯之功料其人夫多少屬役謂付屬所役之處使知得地之丈尺也傳引左傳見例勿泥用書者以洛洛



之事載之書用書事雖多，大略重命臣民勤事上，四方民大和會獨命殷者，著其難也。當時庶殷召公特祖命之，次位故未用書。至周公則重其事，以作其勸矣。侯甸男采衛在那伯，不是命，侯甸男侯甸男各有邦伯，公書下邦伯，那伯下所部諸侯，庶邦咸在，獨命那伯統于尊也。洛誥五服，此惟三服者，立文有詳略耳。

上句只承上節來，既命者不遺傳上，而再敘之，非重命也。重下丕作一句，丕作要從百工播民和說來。公既以役書命殷庶矣，但見庶殷之民莫不歡忻鼓舞以終其事而大來，役作焉，則祖社朝市之位日見成績，不但向之位成而

尚書叢書

卷四十一

十七

已。既成而後命作者，成即定作之規模，作即竟成之功。勸耳，丕作只言庶殷不言庶邦，意當時用其力者殷民而諸侯之在洛者分頭督率之而已。殷民不欲遷洛者亦羣然大作，則四方可知。萬民如此，則百工播民和又可知。記作洛本為化殷，故專重庶殷。上言命庶殷，此言厥既命庶殷，庶殷不作，歷歷提掇，亦著下文誥告之由。○林氏曰：召公營洛自戊申至甲寅，七日而位成。周公繼至，自乙卯距甲子十日而丕作。周召之規模其敏如此，總而記之自成王至豐距甲子纔一月耳。萬年之業成于一月之間，此豈後世可及哉。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入錫，周公以上是史官敘事。曰：下是召公對周公之辭。想諸侯奉幣供王，皆賀新邑初政。若召公則敬德誠民以承命，此意尤進。故借錫幣陳辭，敘召公託周公及王此節之意，尚是口陳，為下誥開端。誥告庶殷，另指王之敕令說。非召公自謂此誥也。取幣下不必補出誥字，取幣旅王是二事。篇中皆旅王，至奉幣方應取幣。旅王只重書邊不必兼幣說，幣所以將敬耳。旅王而及公，公尚攝政亦有殷民之責者，其意安在。殷民雖遷而向化之心未純，常有告教以

尚書叢書

卷四十一

十八

開導之。然陳之教條布之訓令，猶是誥告也，非其自也。分化殷之任者皆可為，若潛移默化則誥告之自也，非諸臣所能與。故云：自乃御事。意謂按之天命，稽之民情，考之上古，當有任其責者。我之旅王正旅其盡此道，我之奉幣正奉其能此道而已。○作洛事畢，周公將歸鎬京，因與召公會而庶邦冢君在焉。太保召公將有書陳戒成王，乃以庶邦冢君自王庭而出，取贊王之幣，乃復入王庭而錫之。問公欲共并已之誥以達王也。一出一入，皆以新邑行在言。以庶邦以字，即家語孔子以公退之以取幣緊連上句看。諸侯贊見之幣，前此召公類收之矣。今命出取者，意召公

雖收其贊猶令諸侯自藏而率之以出取昔日來時贊見之幣物而諭之以將爲供工之用也時說取幣下補出幣達王以詰爲重幣則顧上文而帶言之諸侯之來何以有幣蓋諸侯初期王至洛故備見君之禮召公所以并詰進之者意在後用供王能祈天永命上出取所獻之幣而併書以入錫公乃遂拜手稽首拜手稽首之禮本致禮于周公躬行于入錫公之時而因口述叙言之曰我今日拜手稽首以此書幣陳之王及托我公然陳王及公之意何爲哉惟以洛都初建正人心觀仰之初欲詰告庶殷令之變化其根本必自爾御事也公歸爲我達之旅如庭實旅百

尚書

卷四

十九

之旅陳列之也陳王而曰及公者王在鎬京召公在洛邑書幣不能自陳托公轉達王對周公其辭不得不如此耳亦有對公如對王意詰告二句是述作書之大指正言所以旅王若公之意非詰中之意既營洛要須想營洛本意乃本期化殷便須想化誨根源第觀攻位位成命役丕作這段光景亦堪一輪但條教中必有微通之自難向民求全在御事此句要照通篇說詰告內須含誠民以祈天意越自句合敬德意越自乃御事固重然上句亦不可以單過蓋詰告特言教耳若直說言教不如身教則又失詰告字義矣詰告以言語告民卽周公謹恭諸事此等亦不可

可少但其本則在王耳然王字勿露乃字指周公說公于王爲叔父故召公以爲自爾御事蓋化殷爲御事之責故以幣詰達之王爲爾御事之責所以及之公也御事與旅王王字應乃字與若公公字應若無乃字則于上若公意遺了通節歸重在詰告二句作解○詰文敬德誠民祈天命雖三大鍵然祈天永命直至後宅新邑方見而誠民止于有王雖小節可見惟疾敬德前後兩見而不可不敬不可不疾敬意則篇中處處提擢故敬德可言而永命未可言不可逐節挨入

尚書

卷四

二十

御事或以稱大臣或以稱天子猶漢人稱朝廷爲縣官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厥在夫知保抱携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以下皆詰中之言此五節以冲子爲元子是第一恭皇天四節作一段以敬德誠民祈天命爲主前三節旁言元子

不足恃前人不足恃。夏商既如此。後兩篇因言王以中子嗣則老成當讓王以元子重則敬德當疾隱隱見王受命須受其永者必不可受其墜者。然此意都在下特起之。首節所以嗚呼發嘆語甚慨切。上言天命不當下言保命有道。改字貫元子殷命說勿添一字。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原只一句。言元子的大國殷命。故有一茲字在中。紂元子也。殷大國也。而忽焉以改天于此一改甚重亦甚決。見天命不可恃如此。受命之命緊接此命字。受命當云繼文武而受命。應元子大國說。無疆猶言無畔岸也。言大非言久。亦字要緊。是休處亦是恤處。休與恤不是乘除。尚書卷四十一  
伏直是即休即恤。限不得程途。等不得時候。口氣甚緊。直着成王身上說。厥元子茲大國天之休命也。劈頭從皇天上帝改命說起。元子與命天之眷商而為無疆休者也。一旦改而為恤。惟王可知矣。可見恤隨休轉。當無疆休時。即有無疆恤在。改君易命是有形之恤。而履盛當盈是無形之恤。豈必君可易命可易然後當敬。就此受天受命之初已有無窮之憂。嗚呼王曷其奈何。弗敬。飛人情喜縱惡。檢誰肯兢兢業業受此拘束。無奈休恤靡常之命從冥冥中制我有不由我不敬者。看來奈何二字自恤上生來。既云即休即恤。可見只有一恤矣。更其有他弗敬可也。馮

而弗敬。出于無奈。弗敬可乎。奈何而弗敬。語意如此。然四字又一氣下相連不斷。最難體貼。敬字不可空說。下文誠民承命總合蓄一敬字內。但首嗚呼一段尚未露出誠意。不必弔補。嗚呼曷其奈何。弗敬有疾敬德意而未露疾字。王其疾敬德說敬德矣。猶未指其實實在王不敢後用。顯畏民咎二句。然顯畏民咎下手工夫又在後。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兩節。敬何在在德。有不容不疾敬者。召公懼成王恃文武之德。以恃天命。故推殷先王之不足憑。申言之。重失天命上。去不反故言。退終指往事言。此句承上改字說來。下是就中推出不可恃意。先哲王精神在天。着一多字。見先王許多在天儘可憑藉也。對祖宗言為後王。對天言為後民。兼言之。服命與太甲新服厥命同。謂為天子。如云及其後王。後民商受茲服其命而為君也。但以後王統率後民之受。茲服其命為君甚妥。厥終者究竟之語。當時初政亦用文王為相。智豈盡藏。只為始念不敬。其究至于智藏云云。智藏藏在不敬德可知。夫知三句是民不能誠之形容。天哀民而移命有德。則天之永命不能祈矣。夫知句言民之為夫者更無可圖生理。但知孽妻兒亡去而已。至出執而無地可容。故接天亦哀說去。天亦亦字對厥先王說。言天雖

不忘先王之有德而亦重哀斯民之無辜故其眷命轉而移之文武也懋字有疾敬意指文武言不重眷文武上只重紂失天命而歸于文武見不常意未及祖宗不足恃意恐碍下文德即敬之著落處上單言敬此言敬德者正指誠民之德言非泛言堯舜切猶病之想是立疾敬德之至極疾對遲終看天命一去不可留故曰疾疾者即今下手更無等待然疾不是欲速心欲速便助長敬是精明振作之氣着不得一毫怠緩就使惕厲中無一段汲汲不遑之心其敬終不微須猛力趕上不得退後此惟日不足之意前言受命此曰眷命用懋歸到德上已進一層上言不可

尚書章句

卷四十一

三

不敬此又緊一步言敬不可不疾且從哀民說來便會着誠民祈天了  
上欲王敬德單說得殷鑒命未及有夏亦只說得後嗣之恤未及始受之休太保恐王視殷喪為偶然又恐以今受命為足藉因連舉夏商鑒命再相錚錚見古今一轍必不因前人少假易也夏商前人疾敬德故天用眷懋其後人不敬德故今用殷鑒此意亦未說出至下惟不敬厥德及蚤墜厥命方指言之○近觀殷代固見天命之無常即並夏殷觀之其天命亦有然者相古今相固因夏達殷近本文于夏則揭相字于古之上于殷則順稱相字于今之下

不是以夏殷相對乃是以夏殷相形若曰天命之無常豈惟殷為然哉你看古先有夏若禹者德足得天而天啓迪之又從其子賢而保佑之禹于是而考天心順而不違以祗台而傳子天人相與之盛如此宜若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既墜厥命今看這有殷若湯者德足得天而天啓迪之又使其正夏而保佑之湯于是而考天心順而不違以寬仁而代虐天人相與之盛如此宜若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既墜厥命此全是前後推證反覆提撕之意須抑揚走對○重兩天迪說從子保格保亦是天迪其德處連有思若啓行若翼意如錫禹範嚳錫湯勇智之謂焉祗台湯  
尚書章句  
卷四十一  
三  
聖敬自足以為天所迪非只靠天啓翼從子保者啓能敬承天從此而保之格保者夏罪當正天亦以格為保自堯舜傳賢之後傳子則自禹始革命自湯始故于禹言從子保于湯言格保皆前此未有也曰面稽其真觀面相對不隔一膜禹知天迪其德則從而懋厥德知天保其子則從而傳之子此禹之面稽天若也湯知天迪其德則從而懋敬厥德知天迪格保則從而伐夏救民此湯之面稽天若也面稽天若要緊承對天迪說蓋人君子天合則順不合則違全要德與天通以二代之先德無採後人墜命兩個今時既墜厥命語要斟酌蓋夏之墜命既過一化了墜命

既久何以亦曰今時墜耶。當于前墜命句如云夏之命且屬之殷而更移之我周矣。今安在哉。後墜命句如云殷之命昔受之夏而更移之我周矣。今安在哉。專言一代之墜命。人猶曰偶然未必疾敬德。惟台言二代之墜命始駭天命之不假易而敬德工夫當疾忙下手求所以面稽乎天者可也。

緊接上一節見二代之墜命者。遺老成也。欲王任老成以爲敬德之輔。近云此節是言老成不可忽而悚其聽言不知任老成中卽該得聽言意了。大凡冲主多不便老成。故以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戒之。嗣非嗣文武正嗣其既墜

尚書章句

卷四十

三

之命當緊承上說。蓋召公在當時乃壽考之臣而是書倦以夏商爲監正是稽古人之德反覆以天命爲懼正是稽謀自天。故訓以無遺使王聽其所言之意。將言敬德誠民而先之以無遺壽考。正謂要王疾敬德全在稽古人之德。稽謀自天。然非壽考不能輔翼之以至此也。冲主于老成之臣雖日在左右。嚴之而弗親則無從受其益。無遺者親之之謂。冲子二字正與壽考相形。一念不在老成便是遺。則字足斷然之辭。乃一篇喫緊處下二句正明不可遺之故。要體注是固不可遺也。補稽古句後是尤不可遺也。補稽天句後二曰字亦要。還他口氣德與謀俱主好一邊。

說古人之德如禹之方德。厥德湯之德。厥德是稽謀自天。卽天也。天若之天。稽考古人之德以爲國家謀者。無一不根極于天也。近云古人之德凡夏殷以上皆是。勿專指二代言。看來能稽古德若只祇德懋德之範便一典故能稽。何須壽考。蓋直契先哲心源。有我可印古若我自稽者。古人先得我心之同。故稱我古人之德。有包含千古于我心之意。古人之德以敬得之。稽古人之德。疾敬德者資焉。然必到稽謀自天處。乃爲稽德之極。故于稽天處著一矧字。又進一層。稽德古人不遇有所考証。謀事揆策而稽考其自于天。不以意見用事。以天理成謀。所謂先天而天不

尚書章句

卷四十

三

違後天而奉天時。陰陽消息幾微洞悉有許多幹旋在天。卽德之所從出。兩稽字正照上兩面稽字。稽古德就是稽天。紫連直說兩相合謂之稽。要在心上說。蓋壽考卽古人也。壽考卽天也。故步步起上壽考之不可遺。○今冲子嗣則必無遺壽考。所以然者亦曰壽考閱歷人世已久則典謨記載體驗者真于古人之德不但能稽得失敬肆。酷肖往事。抑且究得失敬肆之所自動中幾微一顧問間恍若身遊歷代而凜千載之興喪。然古德猶有迹也。矧曰心通天通。無論謀始謀終能稽合自天。不但保命墜命能道福善禍淫之權。抑知如何可延如何不永。直勘子善惡之

故一各謀間使人恍見於穆而決難謀之帝鑒其不可如此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暑○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太邑其自時配皇天茲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尚書卷第十

周召誥

卷四十一

此段始以元子結以初服皆戒德之意。王雖小一節爲一章之主不能誠于小民今休所謂以誠小民爲祈天永命之本也王不敢後二句歸本敬德所謂以疾敬德爲誠小民之本也是下三節柱子元子哉哉字甚煞見有無疆休恤在其轉恤爲休轉休爲恤不以冲子遂少恕也元子即前改厥元子不能不字正從無疆上來休即無疆之休元子便是休休便有恤相乘故須誠民其字是召公直責以一各謀出正風俗上說不能處含敬德意潛消默奪之

尚書卷第十

周召誥

卷四十一

機正在于此誠民句無工夫王不敢後二句正敬德工夫而誠民永命之本王不敢後後字承上今字來亦有疾敬德意在此句即喫緊誠民之實勿推高一層民暑二字又從休字照出險可使平則休者至矣顧畏者回顧戒懼在誠民之前有所顧則畏而不敢無所顧則不畏而取顧畏而不敢後正誠民之實事也爲人上者知小民最險自不敢後于敬德以誠小民矣說王不敢後須就誠中貼德不可以德誠爲兩截工夫至王敬作所節將敬字挑出纔有歸本君心意思勿分析太早暑字即反誠字不必說到撫后虐讎惟王受命爲已後之休受天永命乃將來之休因祈永命令疾敬德則用將來作見在故云今休今休已說向永命但永命意未露出誠民已說向宅洛但宅洛亦未露出俱只照本文講王不敢後即是疾敬德顧畏民暑即是祈天命蓋一事三言而于治民則爲誠于受命則爲祈于脩德則爲敬敬德誠民祈命無所異也湯若士曰此言元子所係之重當敬德祈天也歎息言王年雖幼乃天之元子哉人心天命所係至重大也其必大能驅擾調虞誠和小民以成今日之休美矣蓋無疆惟休昔之休也小民誠和則太平日奏而景命日新不爲今日之休乎少緩于敬德小民之心已不可知矣王其疾敬德以顧畏民心之



岩險而誠和之也。此其爲元子哉。○冲子不知古不知天，非善者以爲僥則無以敬德，故要無遠善者焉。然又恐成王自以冲子自諱，故又申之曰：有王雖小，元子哉。既誠個元子，則今便無疆惟休，然受命之休今日不可當作休，惟民安命永方是今日之休。休字含有恤字，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則一不誠而今即不休矣。丕能丕字雖解大字，實有普偏之意，見無譬民友民也。小民指殷民說，曰：誠便有德字在，下文位在德元小民刑用卽誠之實，方謹德之日卽言誠和，非一味寬和也。法制中自有順適處使服習約束而不苦難，我和民而民未和非能誠也。萬民和而一民未和非不能誠也。誠字照下暑字看，民險而不安，便不是誠。變化其怙侈凌蕩使之馴擾優游乃爲誠，非說使民得所也。元子其和恒，斐彝無日不漸摩，無時不馴擾，更無戾氣止有太和，則無疆之休今卽休了。對昔言之故曰：今字要剔休卽在今，則誠民自不敢後，不敢後不是說不敢緩于敬德也。誠民已說在上，何須又復說後字？自今字生及今卽欲如此，此暑者固不能一日待也，不敢字又從暑字生用，顧畏只不敢後意，不敢後特提他孜孜汲汲之心，這個梗化民情極樣暑險，不知如何去吳還和，每一迴思真堪戰懼，顧畏正丕誠時，心脈若謂修德時以民

暑爲懼又不着實了。武王論明德在傳天康，我保民而民難保，方見其暑只空空懸想如願，則不暑矣。暑不重小民難保說，從敬上覺之修也，以安百姓堯舜病，王不敢至民暑是倒，惟句言用以顧畏于民暑而不敢怠緩也。根上休屬于今，則其機至速。王當不敢後于誠民，用不敢後之心，時時顧念而畏懼小民之暑險，無使休者轉爲愠也。此二句攪做一團看，須免提民暑起，如云夫小民豈易誠乎哉。德以斷續爲操舍，小民卽以操舍爲離合，王所爲萬念惺惺一念之精神不繼者，民所爲轉時卽異而不等待者也。敬德不忘，民心自順，此之謂誠民，此之謂今休。而元子之責盡矣。舊泥傳不敢後于敬德句云：畏民暑是敬德中事，蓋自其修德之時而切乎斯民暑險之懼，則敬自不得不疾也。殊不知此處敬德正要拈入誠民上，時說將不敢後脫了今休，將今休脫了誠民，雖云用字緊緊根一直說其實毫釐千里之謬。

民之疾苦常在目，故曰顧畏于民暑天之監臨常在目，故曰顧天之明命。

上就元子言，勉其誠小民以凝今日之休，疾敬德以爲誠民之本。此就宅洛言，而卽上之所期者，正將于新邑初政卜之也。王來二句正誠民今休之着落處，通節重自服土



中起末四句爲召公諫中闕四句則引周公諫兩自時雖證自服亦兼有初服意見彼此同心當作洛時俱以自服期王矣不待今日也紹上帝句輕無工夫至自服土中左用力說謂服行誠民之事于土中也雖此節直指誠民至王敬節方是敬德然俱含有敬德意王以元子來紹上帝當自服誠民之事于土中非復如昔日仰成大臣已也此非予一人之私言也且曰其作大邑郊廟朝市之森列國命初造正天神民何背之時當及此時以德配合皇天不徒襲對越之文以德誌祀于上下非徒修饗祀之跡而未也天命主于民心馨香發于至治其自時宅中圖治觀且

王有仰成意故此言自服正對壽考而言非泛泛說個不可仰成大臣也來紹二字都重元子不可改而上帝改之所以有紹之之責存之中足繼天心施之政足繼天事是謂紹自服者即自行此紹上帝之事洛邑天地之中以天事言則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貢道理均焉故謂中土自服土中者一番新制必有一番新政惟王當將我誠民之說一一體驗之也引旦三言本平此證自服土中獨歸重自時中又而配天誌祀略帶點過如云其作大邑其自時固已配皇天矣固以祀上下矣而配天以爲上下之主者專在于化民其自時必須宅中以圖治也然曰配曰誌曰又則又敬德誠民永命之旨非漫引也其自時三句重時字當及時云云以映逼今休上去傳訓作自是便照今字不來曰大邑者與周邑爲兩大作大邑中點出郊社宗廟朝市意好但自時配皇天不

因經文只兩自時欲以配皇天二句作一項對中又一項如云自時操君師之貴對越上帝于以行郊行社祀上下洛邑爲天地作也自時宅中國治布政誠民洛邑爲治民作也正以經還經之解兩其字與上其不其字俱作期字看召公既舉旦之言以見期望之同遂言觀旦之言固以自服望王矣王誠能以配天恭祀之心出紹帝之政以中又之言證土中之治則文武受命猶爲未成至王紹上帝天命始一成而不改也夫誠民至于有成命卽可以徵文治之精華表太平之盛際所謂誠民今休者乃信乎其今休也哉須知郊鼎卜年鞏固不易文武時天命已成此

尚書書

卷四十一

三

凡地偏于南多暑偏于北多寒偏于東多風偏于西多

洛初政就較上進一層

陰唯中則得天地之正陰陽之和○地中非地體之中

乃其地得寒暑風雨之中鄭康成以爲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故王畿千里取其景同唐開元中太史測景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而差二寸五釐然則康成之言未可據也冬至漢丈三尺唐丈二尺五寸一分夏至漢尺五寸唐尺四寸七分夫日行有遠近土深有南北氣應有早晏故其景不能不小有出入也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亦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凌儀而唐志猶取陽城日晷以爲法與漢志不同○測景之法見于周官典詩所以求地之中

尚書書

卷四十一

三

以建王國而阜安萬民者也然必驗之數術考之中星參之氣朔校之刻漏而後爲得故其地中之景冬至丈三尺夏至尺有五寸由此而進退之則二十四氣皆可推而見之矣若夫當至而不至未當至而至則有日月之變水旱之沴人民疾疫之災古先哲正必謹視之以修人事而奉天之戒周公卜洛以爲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世傳陽城是其地而今登封故臺在焉唐開元中擇河南平地始于滑州之白馬南至汴之凌儀得岳臺又南至扶溝又南至十二蔡至武津至岳臺爲適中也

上云自服于土中自時中又此云先服殷御事蓋則又重  
要而服衆有機握其機要而治不難矣此節無化民字只  
以先字見出正中又着落處宅洛以化殷爲重而殷民之  
所祝效者殷御事也故須先服之下二句正服殷之事殷  
御事素以貴得民以族得民服字虛下比介正是服處比  
介中親近之以介貳也親近是與之雜處副貳是爲之僚  
佐周御事爲長則殷御事爲介矣亦有援之廢棄收之同  
儕意周御事公嘗齊以從王于洛者其殷御事俾爲亞爲  
旅朝夕相親而成多遜之美此所以節性日邁也節性句  
緊跟比介句來有工夫言性本有節習染則流與正人居  
尚書章句 卷四十五 三十五

推化臣之本乎身當兼化民意蓋敬德所以誠民故也王  
敬二句一正一反相形說敬作所以動靜語默出入起居  
言而動靜語默出入起居之合理即德也故身乃化臣治  
民祈天永命之本敬則此心收斂于天理之中性之所發  
不待于節之而無不節矣故上句言當敬德然不敬德則  
臣不可化而民不可治天之永命亦不可得而祈矣故下  
言德之不可不敬○首論疾敬德欲王顧畏民暑非從民  
上生畏若從民上生畏敬亦有處息故又本諸身曰作所  
作所則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不言民而民已在亦不盲  
疾而疾已至疾敬厥德有疾則有餘王不敢後有先則有  
尚書章句 卷四十五 三十六

後猶有作止處作一所則心與敬何疾徐先後之可言王  
大比疾敬不敢後尤密所字與所其無遜語氣小別彼王  
聖君言出于自然此勉成王之辭即敬是心何可方所謂  
之作若真有個所在而我作者所謂察前倚衡也只說敬  
何憑下手故敬以作所有執着用力腔子是主敬之法  
自戒慎恐懼以至莫見莫顯乾乾惕若以後單指德言并  
無誠字德誠非二事而敬則德之精蘊也敬便是德上句  
求須出德字君德敬則可不敬則不可也曰不可不敬德  
者起下之辭此節與王不敢後二句對看  
此承上不可不敬德而又以夏殷興亡之故重發不可不

敬德之意因啓下嗣若功之說也如云王不可不敬德則不可不監矣一監于有夏猶曰偶然惟再監于有殷而爾與得相符失與失相參夫然後愈知微矣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四百載惟天之有意于歷年我不敢知曰夏祚之滅惟天之不其延所可知者惟夏嗣王不敬其德民心改天命即改乃早墜其命矣夫以夏殷墜命皆由于不敬德此非王之所當監乎○兩不可字即因上不可字而翻之人皆精于尚書章句

命由于敬德而夏商歷年長短難不可知而歷年長短之故實有可知者矣相古先民一節兩言今時既墜厥命此節兩言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正相照惟有之惟誦浩惟不之惟決辭兩相呼應曰惟有者謂立國之初命于天者如此猶曰卜世卜年云爾曰不其延者謂命數如此而不能如之所謂不及其歷者也凡此皆天道也天道遠故曰不敢知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此人事也人事近所可知者此耳早墜厥命即所謂不其延者延不延在德而由天乎哉非老成其誰知之知人即所以知天也故曰猶謀自天看早字召公猶以四百六百爲未久者便含匡若式勿替看兩有歷年兩不其延俱是虛空描寫若有以歷年實指夏殷先王不其延實指桀紂便煞了疾敬德則厥有成命不敬德則乃早墜命墜與成反疾敬德乃不早墜命早墜命是不疾敬則早與疾應又與疾反此接前兩言既墜厥命推原惟不敬厥德見王今日初服必不可不敬纔少不敬敬少不疾命即不永此承上監夏監殷言欲王嗣其能敬德者也上三句結上敬德意末一句起下初服意蓋受亦受其既墜者故嗣亦嗣其不可知茲字正指不可知惟嗣其不可知故當嗣其有功者子保格保皆功也以上皆根自胙土中說至王乃

初服又進一層。死乃字口氣公處甚深。正見不可不敬。○天命自文武受之。成王繼之。故曰嗣受厥命。孰不以爲藉文祖之耿光。承章考之休烈。不知亦惟茲夏商既鑒之命而我受之。二國當迪保時。其受眷于天亦若是也。我亦惟茲句絜承上言。命是一般命。都在可予可奪。例內前後皆這般樣子。卜世卜年未足恃也。則當反其後王之不德。聖命者勿與同敗。而嗣其前之敬德。歷年者與之同功。豈他日事哉。必自王之初服始。見不容少緩意。語氣須直捷。傳用况字。視乃字。覺多一層。若字只當彼字看。積德爲功。功以禹湯之功。用言敬德歷年之能事也。勿作有功之人。  
尚書章句 卷四十一 三十九

服甚言當敬德之意。叫轉嗣。若功句不必別言敬德。下面鼓節方因初服句轉出一層議論來。如時說云况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天命欲聞未聞。能爲禹湯而命之。歷年也。惟今日不能爲禹湯而命之不延也。亦惟今日不嗣。若功而爲周家有功之君哉。如此說破。則下節便說不去了。  
今王嗣受三節與前相古四節相同。前言夏商聖命以惕王。隨云敬德誠民。祈天在服于土中。此言嗣禹湯有功在王。初服遂明謹初在于宅新邑。且三節只是一意。首言初服未發始之當謹。次節方說出。次節言謹初服未發謹之功。第三節方指實。故以宅新邑句應初服以未句應前歷年而敬德一句。正所以慎初而爲享歷年之本。  
嗚呼若主子圖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又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承上言初服所係之重。更端歎息。執一往之情。凝萬端之變。樂來命哲。吉凶歷年。正召保短。咏躍然長思。求得之深。

意而斷會。夏殷。尤在。今天二字。緊。嚴。迫。切。王之初服。至  
即政臨民之始。若生子。固不在。于初生及其未形。而係  
之方。是自貽哲命。自貽便不聽之天。而聽之自。由此將有  
吉無凶。而歷年可致。若汎而問之天。今天其命哲而不待  
自貽乎。抑命吉凶。可赴而避乎。命歷年可祈而永乎。天雖  
命之。顧所承之。自何如。我所得而知者。知今我初服。自貽  
何如耳。從今便做。不可蹉跎。有思其終意。合監夏殷節言  
之。召公真能稽古之德。稽謀自天者。○若字上。須點王之  
初服。不可忽意。是初服也。在國命爲嗣之初。在哲命爲自  
貽之初。在未定之命。爲吉凶之初。在已定之命。爲歷年之  
命。初初而不敬。後不及敬矣。蓋天子臨鎮新都。天下就不以  
聰明戴王。孰不以吉祥獻王。孰不以萬年祝王。則王當如  
之。何以嗣功乎。有若生子。然若生子。三句一氣說。罔不在  
字貫。到哲命。生子與初生。俱不指出胎時。言生子之通始  
終。說初生。則以幼時對壯老時言。就幼年初去格物時。說  
明哲爲天面命。而曰自貽者。蓋雖出帝之降衷。實已習善  
所致。下愚爲自暴自棄。則上智爲自貽明矣。罔不句。不兼  
善惡兩邊。只主好一邊。與自貽句緊相隨。初生喻初服。自  
貽喻自服。此上是設喻。今天以下。正發若字之意。傳爲朕  
之道。亦猶是也。是過文命。皆以君身言。如天地其德意。

尚書卷之四

卷四十一

聖王

吉凶以徵應言。如禍祥妖孽。意命歷年。以圖祥言。如享國  
長久意。從哲說起。歸結在歷年。今天三句。見天意未定。重  
不可知意。要玩註三乎。捉摸不定。口氣緊。接到所可知者  
上去。知今我初服。言天者。必徵于人。也。卽上不敬厥德。二  
句。意命之長短。有何可知。只是今日敬德。有可期必處。此  
句。重哲古歷年一邊。不明哲而鑒命意。輕帶過。若初服能  
敬德。便是自貽哲命。自貽吉祥。自貽歷年矣。初服以後。我  
不敢知。決言初之當慎。通節重兩個今字。應今休。今字。  
宅新邑。貫五節。召公又提此作案者。蓋宅洛爲王親政之  
始。王親政。又當洛邑新成之日。兩事會于一時。若爾新邑  
尚書卷之四

卷四十一

聖王

初服。視豐鎬舊都。更又不同。無非欲王敬德而慎。初耳。疾  
字對新字看。吉凶未測。歷年未定。圖之在此時。否則後矣。  
生子不可常。初宅邑不可常。新脩德者。失今難與後。初服  
者。有今必罔後。王其疾敬德。上已說過。此重肆惟字。我欲  
王疾敬者。爲此故也。接前語。意作見成。口氣甚速。甚決。下  
兩其惟正。應此一肆。肆惟字。緊承上句。敬德中有誠民  
意。勉王意。全在此句。王其德之用。特相承說。此二句。正是  
疾敬德處。不曰誠民。而曰德之用。明誠民必敬德。而後可  
也。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是一句。言用此德之誠民者。以  
祈天命之永久也。勿作用德。以誠民說德。在治民上看。用

猶以也。曰其德之用見此德之外皆非其所用矣。卽下文不用罰意。見祈天無他道耳。德字不言敬。省文也。通篇至此方露出祈天永命字眼出來。宜重發祈天永命。德字帶過說。兩王其不同。上是勉其如此。下是期其能如此。押一用字通篇致意在此。明德以新民爲全。新民以新命爲至。若用德祈天則敬德之心必不純。蓋永不在命而在德。王慮天命之未定而一于敬德是亦祈耳。本文無民字。而誠民意已包在德之用內。予德是不順之體。意想之所不能度。氣力之所不能加。而至于爲吾用。則非其敬修功到念與天游者不能謂之永者。惟德萬年不斬耳。誠民只在敬

尚書筆彙

周召  
卷四十一

四十三

德中祈天不出誠民外。曰祈者欲王知天命之未定也。此節爲下三節之綱。其惟二節疾敬德以誠民。上下一節誠民以祈天也。王其德之用句虛其惟兩節方爲用德之事。又前不能誠民事也。上節勿敢殄戮是誠民。下節乃惟刑用是民。誠上節勿敢殄戮是王用德。下節乃惟刑用又是民用王德也。故乃惟刑用正推明民若有功。民若有功又推明勿殄戮。用又總終上王其德之用句。而淫用刑用又等用字。直根上一用字來。緩用刑正是疾敬德兩其惟字相對承看。刑者德之反也。刑不緩用如德之用何。其惟王勿以小民

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殄戮用治之。惟順民之性而導之。則有功否則無功也。德者民之表也。德不冠世如德之用。其惟王德與位俱崇。勿殄戮用又。則小民皆儀刑用德于下。而王之德益以顯。否則同顯也。○勿字與敢字相應。淫用非彘就民之反側不法言。註疾于敬德句提起看。重緩刑句此句正貼亦敢殄戮用又。亦字對敬德言。亦敢對小民用非彘說。夫民用非彘民之敢也。而我卽用殄戮此又我之敢也。然我却不敢豈非用德。不然我纔一敢則敬德精神早已泄漏。便屬寬緩。便不能造入德元之位矣。故疾敬德更無別法。只在顧畏民暑。顧畏民暑又無別法。只在

尚書筆彙

周召  
卷四十一

四十四



功斯功之至。須得勉王語氣。若字正應誠字。蓋頑民不可以逆化。可以順誥。逆則告順。則誠。敢者敢干殄戮。不顧民情。順逆若者順也。與刑罰反。用刑乃拂逆人心之事。故欲順導者。只重不用罰上。若字虛說。民若未可說出以德化民之意。以德化民意。番在下。節說。民若有功。與嗣若功。功字相應。雖上功字以享歷年言。此功字以民化言。要之有功于化民。卽有功于永命。此節重說起誠民而根于教德。下其惟王節重說敬德而及誠民。上下勤恤節重說新天永命。而勤恤內該敬德。誠民都就宅新邑。言之不可以下節爲民。若有功之實。不以刑而以德。正發誠字之意。若非

尚書筆簫

周召  
卷四十一

四十五

聽之也。民之非妄。不是故敢違上。由君德未至。惟益敬其德。德至而民自洽。故有功。

此節重在德而誠民意輕。小民刑用不期。誠民而民自化矣。德元從元子生來。是疾敬德所成。位在德元。應嗣若功說。居夏殷之位。常有禹湯之德。非德與位稱之謂。不曰在德而曰在德元。便重元字。不曰王在德元而曰王位在德元。便重位字。德盛則以位殉德。德大而位益見其大。德不盛則以德殉位。德小而位若小。位無增減。德有大小耳。故曰王位在德元。就長民之意說。在天爲首德。在人爲仁心。禮至尊無對之神。惟德可言元。而位不可言元。其惟者以

新邑。初服言。今日新邑。初服臣之爲王期者。惟王居元子之位。在德居天下之上。一元長運。不至以慘刻傷長厚。則非弊之小民化爲用德之小民。亦惟刑用于天下而信。可有功矣。王位在德元。緊接上用德不用刑意。此句含足爲民儀刑意。乃字重從德元說去。刑用與淫用反。用者用一人之德。爲天下之德也。有民日遷善而不知意。上欲王敬德誠民。此則德至而民自誠。上欲王其德之用。至此則并小民而亦刑用之。實實是爲我所用。非弊之民變爲用德之民。德在一人。化在天下也。天下字亦重。言其刑用之廣。顯字從刑來。人君合天下爲德。一民未化。德就不顯。能令

尚書筆簫

周召  
卷四十一

四十六

人人見德。則王德無不著。不察之處。故曰越王顯顯。不過就流行著見處言。正是德元處。若謂位在德元。德固顯小民刑用。則天下之德皆君之德。豈不益顯是二德矣。要之王只篤恭不顯。顯豈有迹。所謂夫微之顯。不可掩也。於數用又用字。照上德之用。用字看。刑用用字。照上淫用用字看。要分曉。

丁奉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此言聖人之位也。豈泛論君位也。若非聖人而在位。則不謂之大寶矣。故曰何以守位曰仁。

承上言。凡此皆祈天永命之本。受命有無疆恤。因茲敬德。

以勤恤當上倡下和勤無疆之恤致無疆之休相與期曰  
我受天命歷年丕若有夏式勿替有殷則命果永矣然何  
以受哉欲王以有功刑用之小民受緩刑用德之心祈而  
已正發用祈天永命意勤恤期歷年渾成意非勉誦勤恤  
虛以小民卽其寔以字擔力指出勤恤主意受命工夫全  
在小民上此係王所自服故曰欲王○上下勤恤承監夏  
殷謹勿服言周之受命夏以通殷殷以通周最可恤也自  
今君勤勞憂于上率臣勤勞憂于下則休可無疆矣相與  
期曰夏年四百猶未大也殷年六百猶有替也我周既大  
如有夏歷年又用勿替有殷歷年兼而有之延于無窮相  
與期之意如此全重以上率下下與上勤恤不過臣贊君行  
耳勤從恤生期處全在勤恤得力勤恤期年一氣直下其  
目者同以是爲期夏有祭祀終四百殷有祭祀終六百夏  
殷歷年不過禁紂未亡也使周嗣王皆嗣德則歷年豈可  
以夏殷已往者爲斷哉故曰丕若勿替不若勿替連看相  
期無窮之辭非兼夏殷歷年之謂禹湯之德而止四百六  
百今欲如夏又欲兼殷必體備禹湯之德而又過之其憂  
惟策勵何如上下至歷年特起欲王句有自乃御事意以  
小民受天永命上之勤恤也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便卽  
下之勤恤以字包疾敬工夫在內藉而待之曰以此字工

夫全在上兩節蓋我能疾敬德以誠民俾小民去非彝福  
刑用則上天一段惠佑斯民至意我能體之天自眷命是  
爲小民受天永命小民指殷民在洛者言小民二字最宜  
着眼以小民受見外無可受也以小民本用德來受本祈  
來惟祈之而後受之也言民卽離德不得不以天祈而以  
民祈雖萬年可也只重民說永命略帶受字有味在民上  
做工夫誠處便是永處受比祈不同吾分中未必有而冀  
之爲祈凡吾分中物而應得者爲受說天便不可必說民  
則有德必懷上曰刑用則不誠而和此曰受天則不祈而  
永語意更進不以小民不足以言德不受永命不足以言  
祈但勿把敬誠語填實以字三節三言小民始戒王以非  
彝珍戮之繼欲以元德儀刑之末欲以之而受永命以之  
者何惟尚德不尚刑知其生雖至微而關于天命者至太  
至久也三節中常要提醒初服土中言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讐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  
土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  
供王能祈天永命  
此總結一篇之意而以祈天永命取必于王也家君節相  
應結局語文因說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心止有無窮  
頌禱故口頭着拜手稽首語蓋拜手稽首曰五字亦書中

語非以書授公授畢而又拜以相告也。須臾得敢與非敢正相呼應。言只敢如此而非敢如彼也。俱作未然看。言繼自今以殷民保受王威命明德此臣事也。臣所敢勤也。若王畢竟以小民受天永命有成命而顯後世。則王責也。我非敢勤也。我但有精白一心奉幣供王而已。專以已配王。責重王。能結前越自乃御事意。其言奉幣供王又是結前出取幣意。非以幣供祭為祈天也。蓋王能敬德即能祈天。祈不在祭也。語中雖引旦越祀上下為言。全不重此。上言上下勤恤。故此言予小臣敢以云云。上言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故此言王末云云。我非敢勤勤字正應勤恤之勤。

先說在前。而以我周友民帶在後。敢者敢任之謂。修受命德是殷周臣民以臣民保受則是召公召公于此處恰有統領彈壓工夫。予小臣敢以臣民保受命德。這以半保受字重。然所保受者却是威命明德。便是王不可無明德矣。此處含此意。末有成命方有根。成命即前成命。此重末字。末有者究敬德誠民之終言。正是威命明德所在。言終亦是初服意。末者一世二世千萬世成者命既永而不可易也。末字與永字相類。王亦顯即前越王顯。但前是顯于一世有望不厭此是顯于後世世法世則耳。主君德言亦字對越王言自民言之固及王而顯。自命言之王亦與命而。

使威與德而俱布。固小臣敢盡之職分也。王其從此而遂  
有天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此則盡威命明德之實。以為保  
受之地者。乃王之責也。我不過與臣民保受之而已。豈敢  
以王之事為勤勉哉。于非敢勤之內而思用其勤。惟于敬  
德誠民而祈天永命。此吾王之所必能者也。只好待至臨  
幸新都時。敬取庶邦入慶之幣。恭奉王郊。見上帝助焉。其  
馨香而已。蓋供王祈天者。臣真能祈天者。王也。此臣所以  
拜手稽首而旅幣于王之意乎。召公之意在諸不在幣。本  
二句了入錫旅王案幣。即庶邦冢君出取者。正百君子之  
保受處也。註在玉自盡意在能字內。召公正欲以此為勤  
尚書華簪 卷四十一 王

蓋承不隔彼此者。所謂保受威德皆粗矣。召公因前展說  
祈天故一句。勒破所謂祈者不在祈而在能祈。蓋奉幣供  
祀者人臣愛莫能助之情。若君行之則感矣。苟有能祈之  
質。即不祈可也。祈而無幣可也。雖用幣而幣即德也。祀天  
乃祈天永命之末節。而薦幣又祀天祈天之末節。語氣須  
令人有深思不可說煞了。上文敬德誠民。即祈天永命之  
能也。上文已盡之故。篇終特以能字該之。末繳予之所以  
詰告旅王而倦倦于御事者。意蓋如此。公歸其為予致之  
唐孔氏曰。拜手頭至手稽首。頭至地。謂既為拜。當頭至  
手。又申頭以至地。故拜手稽首。重言之。諸言拜手稽首  
者。皆然也。就此文詳而解之。則禮太祝辨九拜。一曰  
稽首。施之于極尊。召公為此拜者。恐王忽而不聽。盡  
尚書華簪 卷四十一 王

尚書羣篇

後學 東海漸士進賢著  
古淵張孫振鑒定

洛誥

此篇乃周公營洛任洛之首尾以中多陳告之辭故名誥  
惟三月節叙公作洛之事周公拜手四節遣使告卜與王  
往復相期時公在洛王在鎬王肇稱至罔不若時公迎王  
宅洛并示已退休之意王即稱公大德已隱示鎮洛之意  
時俱在鎬于小子其退至文祖德堅留公鎮洛然中又節  
在王仍餘未了之局故公即許留復勸責整時俱在洛中

尚書羣篇

周洛誥  
卷四十一

來茲殷四節鎮洛報王述命寧告禱仍其俘殷時公又在  
洛王又在鎬戊辰下史叙王祭誥留公乃公許留後俘來  
茲殷前事末節因紀年篇終此篇王與周公往復論治看  
來全用祭義發揮治理觀周公迎王宅洛劈頭即以肇稱  
殷禮記功元祀為誨在成王答公留公亦拳拳以宗禮元  
祀為言至告留後特在丞祭之日暨公留後猶致明禋之  
享則王與公其領契有在尋常政治外者再觀君陳述周  
公猷訓言至治馨香感于神明及中庸稱明乎郊社禘嘗  
治國如視諸掌固知祭即以治治即以祭此篇蓋公與王  
享帝享親合一精微之蘊未可專為化誨殷民事也特于

殷民發之耳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  
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勸乃  
洪大誥治

史叙周公作洛之始辭以兩周公作主周公為殷民營洛  
不能無藉臣民須以民為主見士于周雖指民之勤然民  
之和而臣播之即臣之勤臣民之和而周公親之即周公  
之勤除却役書無所為成勤若不誥治安所事役書不便  
民益見士臣益播和安所用誥治所勤者與所誥者雖是  
一事然動是料理停當正為這大誥而發既動了則大誥

尚書羣篇

周洛誥  
卷四十一

所治之事都定矣然後洪此大誥之所治而廣布之于臣  
民中間乃字要玩不是一氣語○以召誥推之則哉生魄  
當為十六日乙未乃祭社次日己未至癸亥五日不言事  
所謂計丈數揣高低則成勤之事甲子書命即洪大誥治  
也昔周公以殷民叛逆難制不可無地以居之故始基作  
新大邑于東國洛洛舊無都周公始開基于此故曰初基  
大邑者以其為天子之邑曰于東國洛者對鎬京在西言  
四方指洛之四境洛居天下之中故謂四方民古不役圻  
內重根本也于時四方民大和輯而會洛邑謂大會之時  
而有和動之容是一時民心之勤矣民來會本自和也侯

甸男邦采衛五服之邦與其所統百官因茲鼓舞作典宣  
播民心之和使之見在執事于周是一時臣心之勤也邦  
字貫侯甸男采衛但侯甸男皆有封土故稱邦卿大夫有  
采地故稱衛百工卽五服之百工諸侯官屬播有宣暢發  
揚之意見士于周亦以民言士字照詩勿士行枚作士  
字解卽斧斤版築之事洛邑在王畿內故謂之周陳雅言  
曰遷都定國之事非民心之不足以有爲非民力之勤  
則不足以有成然有其所以能勤者皆由于能和也其心  
既和則其力自勤而況有百工以播其和有周公以成其  
勤成勤指作役書看謂之成者臣民固各勤矣而公亦不

尚書章句

卷四十一

三

敢自逸與之皆勤也既勞心作役書然後以此書大合臣  
民而誥諭督治無一人之不及看來和會不過歡欣來會  
至見士始服斧斤版築之事咸勤勤非一端不是臣民  
致其勤誥治如誥告庶殷意周公代王以詔諭者勿作役  
書已定然後甲子朝頒布之賦功屬役使就祭作功故曰  
誥治大邑大和會大誥治皆史臣隆重之辭既曰洪又曰  
大者洪字就周公言之大字就誥言之以此爲誥事體重  
大故曰大誥

說文云士事也數始于一終于十从十从一孔子曰推  
十合一爲士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  
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  
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  
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俘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  
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俘  
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  
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尚書章句

卷四十一

四

此在乙卯建觀之後甲子書命之前是周公在洛授使者  
往告成王之辭復是復兩得吉卜未是告洛邑之成言洛  
邑之作王嘗委重于我今卜吉宅定朕復于子之爲明辟  
者從子說到明辟專之也期之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  
明而治今初基洛宅中國大將在于此故下云其基作民  
明辟後云亂爲四方新辟

次節叙起復命來歷說已前王以此命我承了這箇責  
云耳大相東土二句皆言至洛之故非指當時行事說不  
宜說煞了如云都洛以承天眷王之事王自遜如弗敢與  
及天之基命而成始定命而成終者予以王命乃繼太保  
大相東土建爲都邑其基王作民明辟爲萬億年開治之  
主焉基命定命皆指營洛說作洛爲自時中又以祈天命  
故于其始造天開之基謂之基命于其既成天定之業謂

之定命基則必定二命字即下天休疆理宇內非臣得龜故從王說起如弗敢及四字描王虛衷最妙這非常眷命即基爲定王自饒能及之一段慎重重心如弗敢及以天命重大難堪欲元老贊成即二人共貞意把一切創始善後事宜皆委重大臣而身不與其事即罔敢知家法也若謂王勿冲不及知則是年公即望其自服土中豈不及知耶知字是傳增出須善看此句要見委任意不可泛言子乃繼大保而往大相二句根此句來作承命初說大相即達觀合下卜洛意弗露出相其何者可爲王城下都亦規畫以爲王始作明君的去處論作辟之歡念在方寸裏

業在設施若承藉則又在地勢乃其命固不難于定公基今地勢宅中命自此基爲民明辟端藉之斯惟基則自無不定者故專以基言其基根基即上基字有責難意末句言基不言定者王乃初服也辟治也君主治故曰辟不徒作民之君而作民之明君謂據都會而爲明明致治之主自今始基之矣重處商民上不可泥民字遺了臣字蓋作民明辟本兼朝諸侯撫萬民然馭侯所以爲民故本文只用一民字周公報王管洛全主初服其基作民明辟此句即公誨言乃通篇關鍵

此正大相東土告卜之事要見天休故下以天休答當重

卜吉上見出其基作民明辟意乙卯即召諸之乙卯周公至以乙卯而卜不在乙卯此乃獻卜追述卜事故云然即召公成申之卜我者何周召無二心也相洛而來何以卜河朔黎水非卜其可建都與否只爲殷民居止卜耳意在近地者商民之心黎陽在殷畿內殷民重遷但知河北爲便然意在地中者周公之心朝會適均既可以建都會又密邇王室地扼河南絕懷土反顧之心割親昵牽聯之靈但先定衆心而後營大邑故先卜河朔黎水試之卜之不吉乃改卜改卜洛邑此是第二次卜非並列二說以聽于天也洛居天下中伊洛瀍澗交流其側天子南鄉則瀍水在洛之右瀍水在洛之左先舉瀍澗二水識其方也我卜瀍水東瀍水西營王城以建王宮定郊社宗廟爲朝會之地惟洛之龜兆正食其墨又循之左越瀍水之東我又卜瀍水東營下都以居殷民惟洛之龜兆正食其墨二城相距蓋十有八里王城在瀍澗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皆在河之南洛之北距河遠而距洛近故兩云惟洛食我卜河朔黎水不吉者諱辭也黎水言河朔則瀍澗在河南可知卜必先以墨畫龜要拆依此墨然後灼之求其兆順食此墨畫之處故云惟洛食作來句不是史臣之辭皆周公語以圖及獻者卜一以見地形一以見天意所獻之卜即



召公戊申之卜也。此句又要得誦王意示之。圖欲王宅中圖大示之卜。欲王克承天休。末須點予之復子明辟之命。在使者今日之行乎出。圖即瀾東瀾西為王城瀾東為下都之圖。卜即兩洛食之兆辭。或兼初卜不吉言。則于下卜。休恒吉有礙圖。卜不平。據本文一及字與下節註中告卜之誨言宜重卜一邊。蓋圖亦是卜吉之地圖耳。卜之兆辭豈所謂世以三十年以七百者歟。

唐孔氏曰。案上篇召公至洛其日。即卜而得卜。河朔黎水者。以地合龜。非就地內此言所卜三處皆一時事也。黎水之下不言吉凶者。我乃畏。吟卜之辭。明其不吉。乃

尚書

卷四十一

七

改。故知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吉也。武王定鼎于郊。郭邑有遷都之意。而先卜黎水上者。夏殷皆河北。所以博求吉地。故今先卜河北不吉。乃卜河南也。臨川吳氏曰。龜卜古法。今不傳。據褚先生所錄在史記龜策傳者。每一事有一占法。各不同。疑卜宅之占。以兆食墨而明為吉。不食則其兆暖昧。非吉兆也。

上是周公告卜而歸重于王。此是成王答公而因歸重于公。通節與上公言相應。以三公字分看。公不敢至匹休是叙已往相洛之美意。公既定至共貞是說見在定洛之美意。公其以予一句是期將來從匹休共貞。領出以予萬慮。

年蓋王領公所欲言代為吐出。已隱然明辟自許若為莊。皆公誨云耳。○公以王為弗敢。王亦從公不敢說天之休。就天眷周使觀候撫民說。不敢不敬謂不敢坐享而求以稱副之也。此句虛來相宅二句。正敬天之實。天子我周。命可謂休美矣。公惟不敢孤天眷而敬承之。故來洛相宅。何者可為王城。何者可為下都。以為我周配對上天休命之地。王不在洛言來者。順公之所在而言。匹休休字。即天之休休字。對而無愧曰匹休。猶曰其自時配皇天。傳將周字指國號。休字帶在周字內說。謂相宅作配周家無窮之休命。蓋把經文錯綜訓之。呂氏云。匹者對宗周之詞。錦京

尚書

卷四十一

八

與王之地既休。作洛以宅中圖治。所以匹其休也。詩之作豐伊匹。與此匹休同意。似勝蔡傳相宅即便定宅非兩時事。然相視是始初詳審。定則規模都停當了。故云既定宅者。王城下都已定。來視予。貫至共貞作一句讀。公所指示然也。至洛既定。乃命伴來示我以卜之休美而常其吉。一則曰瀾瀾惟洛食。一則曰瀾東惟洛食。此休果誰當之。我為君及我公為相者。二人共當其休。而饗餘慶于將來。焉卜休虛恒吉正卜休處。不是添一層語。卜休指卜地之美言。即上兩惟洛食是。節內獨此休字指卜說。與他休字指天眷說者不同。恒吉即就洛食上見休之所在。即吉所在。

曰恒者言不惟爲一時之吉也。所謂子孫其逢吉是即象下萬億年意。我二人共貞句是叙其告卜之意。言公以恒吉示我。欲我承事于上。公則承事于下。而二人共當之也。若謂反頌周公之詞。則于公之視于意說不去了。看來上王如弗敢及。若欲公代當之也。公言其基作民明辟。直欺王自當之矣。成王知公意在責已。而婉于受任。却不說已。要公與共當。反說公欲已與共當。故云我二人共貞。實非君與惟時二人弗戢意。貞于時爲冬于德爲智。所以收歛萬物而無漏洩者。傳訓貞爲當。亦是保終安固以當此恒吉也。吉不恒。則不可貞矣。貞從恒吉說來。即易貞固之義。  
尚書華簪 卷四十一 九

變之益。此是叙周公心事。若成王必無自期億萬年之理。若實說子孫萬億年便癡。其者期之詞。以即扶携在左右之以倚之甚重。望之甚長。公雖告卜。而實期望責難之意。即教誨也。須知作洛不但爲規模宏遠。當重敬字。此是諄處誨言。依注指告卜說。拜手句。亦成王之詞。是成王敬信其爲誨言。非謝其誨言也。蓋成王自發其所以拜之意。前王拜手稽首。却是身行之也。傳云又拜手云云。似是兩者拜且似。以此句作史臣叙事之辭了。○成王得公復命。德者將歸。乃拜手稽首。授使者復命于公曰。朝諸侯撫殷民。此天休之未易匹者。公不敢不敬其休也。乃來相定于洛。  
尚書華簪 卷四十一 十

顯示處公之所謂其基作民明辟王之所謂恒吉都從其見出豈不是休故公以告王欲王克承于上王以復公飲公共貞于下正交相飾賴之意不可只作叙述語

唐孔氏曰王制云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里者萬則是爲田九百萬畝今記乃云九十億畝是名十萬爲億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隗每數相十是古十萬曰億今之算術乃萬萬爲億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成秩無文○予齊百工俾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新○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尚書章句

卷四十一

十一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倅嚮卽有條明作有功惇大成格汝永有辭

六節一片語脉成王初服新邑殷禮所不必言故肇稱二句不重單重成秩無文蓋公因王大嚮羣祀告至兼亦報成祈休故欲王配享功臣昭勸後人而使之成秩無文耳但此是錄死未及錄生肇稱以新邑初舉言因舉殷禮欲王成秩又非以成秩爲殷也殷字要看得細成王肇舉盛禮豈是空相對越當有一段感格之實如下文記功教工用人若彝撫事一出于公而不參以私又如統馭諸侯教

養民一主于教而不參于慢如此方爲殷盛神方享我據我但周公言肇舉盛禮不言何神當是郊禘並行至成秩則徧于羣神而功臣亦在其中矣因秩無文見國家凡功盡錄故下隨勉以公風勵慎用人以爲篤雋若彝之地

看後悼宗將禮與成秩無文當爲記功載張本凡下幾節都根肇舉節生出當以新邑爲主總公將復政把已一生制禮作樂治民祀神令一精微之義授記成王奉拳使聽故一則曰如予再則曰罔不若予在公此時擔子全已卸盡不意王又留公有末後一段誣保事也○君爲神主精神當與天地百神通而後可出治故建都之始先舉祀禮

尚書章句

卷四十一

十二

肇字對他事未遑說非謂昔未有今初行傳以始釋之乃庶事之始非今始之始易曰殷薦之上帝禮有殷祭殷莫皆取殷盛義有文無文皆祭無文特抽出見殷盛處微物自然亦盛但不必言傳義字要看若義不當祭而祭便是媚不且盛祀天地以及百神故曰盛禮至無文者亦秩而祭之亦有盛義是上二句氣連勿斷無文以洛邑封內神言平時不偏祭此祭告一番用王者開國之禮傳大饗羣祀一句正解祀于新邑成秩二字實爲無文設難將盡該大享羣祀句益大享羣祀句實指有文之祭居多而該無文者言耳故肇舉殷禮祀于新邑句亦不可太空看傳皆

叙其所當祭者實在記于新邑句推出不是歲秩句正意但是過到無文句脉絡耳無文泛言不必指丘墳墳節之類曰成者尊卑上下無不周曰秩者尊卑上下之有秩秩二字申成字虛秩字實非對待字面傳云皆序得之歲秩無文雖殷禮裏面事然禮之所以殷盛處非此句能盡故不可以此句爲殷禮之實經文正意只是告報祈格君心萃天下乃呂氏推說○周公告王曰當洛邑告成之時正人主定都之始當始舉盛禮祀于新邑之中以告成事而報神賜奠中土而祈鴻休焉然禮必何如乃謂之盛彼皇天后土社稷宗廟固叙而祭之矣此乃禮之常也非盛也必祀典不載凡可以義起者皆秩叙而祭之斯可謂之盛禮而王今日所宜首行者也

尚書章句

周洛邑

十三

丁奉曰鼠豕昆蟲之害稼一也蜡禮于鼠豕則祭猶虎除之矣若昆蟲則無于除之者而反并而祭之蓋祭有報有辟祭猶虎報功也祭昆蟲辟災也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田祖有神衆昇炎火然則昆蟲果無除之之術亦但請辟于神而已○傳胞翟胞者肉吏之賤也翟者樂吏之賤也

予齊百工五節一意串勿以記功內治分惟以在周工與齊百工相應是此段大關鍵處蓋謂記功以教工乃可任

此周工而周洛邑之治耳予齊百工乃起下節意告以樂臣之大權也爲記功之綱領齊非遴選之謂百工之心志不齊則不一又何以從王故今日之役予整齊百工使之從王自周而適洛也使王有意而予不先發何以作諸臣或王之念使王言未露而予先顯示何以成一人出令之專予惟謂之曰王即政之初庶其有所事激厲而鼓舞天下乎百工因吾言事而不言何事隱然見大君之權不可測言有事而不言王所事昭然見臣子之道不可諉王自敷詔意歲在庶有事之內虛虛理會微示之意故下文恰接以今王即命所謂庶有事焉者也成王幼冲周公恐從行適洛者或有匪人參乎其間以盛惑君心故自打點一通使之陪行下文惟以在周工往新邑正恐官家別用一番人也此公言外之旨不曰從王于洛而曰于周適洛時起行必自周也予惟曰曰字是周公之言庶有事蔡傳云以待王自教詔之也只指下節或泛說爲奮庸趨事之義恐非惟字與下卽字相應言我無命之責惟謂之曰庶有事耳蓋記功乃王事公不以相勅也

尚書章句

周洛邑

十四

今王即命緊頂上庶有事來正公授成王告詔百工之語惟有事所以不可無風厲王新邑初服百工意氣方新一面命記功一面命篤罰見爲其事有其功者必不忘在任

家蓋豫爲之籍。而使勉起也。如云。今王于至洛之日。歸在之命。令曰。吾今日記汝等功之尊顯者于載籍。他日便以此尊顯之功。而作元祀。以配食焉。此命既下。又惟進功臣而申命之曰。汝受此褒崇之命。當益敦厚。以輔弼新邑之治可也。○卽命命字。是頒布之命。惟命命字。是詔諭之命。俱指命自工說。記功宗。成王自記。非命臣下記之。記者載之盟府。錄之司勳。以下文丕視功載。可見功指平日。報功在祀。記正爲將來從祀計耳。斯時所命。惟命篤弼。功曰。尊顯者以序也。貴尊也。記功二句。一氣說下。記字重看。功宗卽是最尊顯者。以功功字。藏有宗字在。省文也。卽指此言。

勉其篤弼。篤弼要在親都。輔治上眷。乃未幾事。篤弼者。輔弼于周。今輔弼于洛。弼。日方長。有加益厚之意。若說褒賞既行。懈心易起。則前功盡棄。元祀將不可保。恐非待功宗之體。上言卽命者。見褒賞之事。不敢緩。此言惟命者。見篤弼之外。無他務。要謙言外意。論功莫先于宗。言宗則凡功可推。報功莫重于祀。言祀則凡慶賞可知。記功宗以作他日之元祀。則今日之褒賞可知矣。今王卽命曰。以下。是教成王以如此施行也。新邑之治。所資者臣。旌于旣往。所以勸于將來。故記功宗。示功載。乃教工之第一義。○按記功元祀。受命篤弼。皆詔命也。下三節承此說。謂功宗之施。當慎所教。而篤弼之功。在示之嚮而已。曰。教曰。嚮。又從上。文二命字中。透出。蓋人臣縱緩于從上。令而未有不逮于象上者。者也。

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是祀先王。而以功臣配享也。

丕視兩節。都要在臨鎮新都。係羣工觀聽之初說。天下事理。惟公大而私狹。然公難而私易。若功載偶或視私。卽此一私。遂成衆私。故勉以丕視。戒以其朋。言始決不可不慎也。視工教工。此卽後監我士師工。下文若羣撫事。又卽後誨保事。○丕視節。見記功所係之重。不可不慎。此二句當

分應上文。上既命日記功宗作元祀。又命曰。篤爾尚。是金  
開兩端。說此則承之曰。這記功宗作元祀處。即是教他篤  
彌處。雖不命之而已。默示之矣。蓋合兩命而歸重于一也。  
下節緊接說去。亦是終此節意。○承上言記功以作元祀。  
則所記之籍。自當明詔于朝。以示百工矣。丕視功載。喚起  
下句。不作用力說。訓視爲示者。不重人來視我。重我去示  
人。丕視者。顯當年傳後世爲天下所共知也。公私二意。當  
入在教工內。公私不惟載不載。雖先後當否。亦公私所在。  
百工公在盡心爲國上。見百工私在競爲比黨上。見教非  
真教之特播之觀聽耳。實則上行下效。意有所稱。氣有所  
尚。書書卷  
卷四十一  
十七  
後若或教之然者。教工聞說不專指有功者。百工觀法。則  
在成王身上。故曰。汝曰自悉字。雖兼公私。然串帶私字。起  
下其朋爲緊。如云。今王以此記功之載籍。大視于朝廷之  
上。使臣工共知共見。則或公或私。自不能揜。使所記出于  
公。登名者果顯庸爲冠者。果最績則百工之視斯籍也。皆  
服其功次之無私。而推讓感奮。無有不公矣。使所記出于  
私。或以恩倖紀。或以親故錄。則百工之視斯籍也。皆怠于  
賞列之無紀。而快望邀求。無有不私矣。是百工公私乃汝  
其悉自教導之也。記功所係之重如此。

視效如此。其可朋比而不公乎。作不可意下其朋。是蔽若  
意以起下文。君與小人比。謂之朋。朋黨之私。謂左右之人  
與之比周。而致私譽于君者。言往者自一人之心。往而浸  
入于人心也。有一往不返意。謂其可以左右之私譽而  
視之爲功宗乎。謂其徒以左右私譽而遂視之爲功宗。  
則其害豈微哉。誰不願百工協恭而肯教之私乎。始不過  
一念朋耳。朋者志之偶偏。挾天子之尊。以稍厚一人。以爲  
無傷耳。顧下之揣上意也。常就上意而過之。朋端既開。一  
往最毒。自是而往。得無若火然。始發于愛憎。則酸醜者。湯  
其端中。伴于恩賞。則酸灼者。張其勢。終孤主權。樹私交。舉  
尚書書卷  
卷四十一  
十八  
朝轉相倣效。則敘弗其絕。又爲之煽其虐。相率爲蔽賢。嫉  
能。君子道消。而國不可爲矣。又何可撲滅也。可不謹之于  
微乎。無若依注。猶言不有若之意。酸火始然。尚微而方進  
之貌。灼焚也。叙次第也。灼叙弗絕。喻往之氣勢不可遏絕。  
言臣工視效之多。不可禁遏。非謂人君爵賞之濫。不可收  
拾也。要在報功上。發至末方繳轉。無字意。非如新說。照無  
字禁之于未然。勿令其往而無及之謂。  
王安石配享而宋政配小人。假紹述以濟其私。豈不酸  
酸。攸灼叙弗其絕。  
上予濟百工。及記功教工。皆爲以在周工往新邑故。故此



佈不重成王若彝撫事如公重欲王用周工以若彝撫事如公耳如予當連惟以在周工往新邑讀仲卿以下不過如予以在周工之事汝永有辭能用周工之休聞也玩惟字便知歸重欲行舊政必須任舊人乃通節大指○此節語脉要見得洛邑新成功宗一命正百工率作觀望之時今之治正所以所有永之績者王勿以新進棄舊章而置悼大于不道也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此句猶虛無工夫起下以周工至成裕正如予處新都求治太急雖欲成其寬裕之治象不可得故民乘之常道曰彝須順導之而不拂其理事即行此常道者必提綱挈領撫循之而不乖其常尚書卷之四十一

尚書卷之四十一

周洛語

十九

度皆是不可分若彝貼敷撫事貼政恐礙後敷養萬民若彝撫事不對凡恒產之養恒心之教皆常道必不可具者事則其中之條件因事非一端須逐件與酌定則撫事即以若彝故用一及字帶下正言自大及小無一不當如予用周工也有所若必有所撫便有悼大成裕意了如予非取法只仍舊之謂欲如予之政必須用予齊之人見在周工嘗輔我若彝撫事者可輔君若彝撫事此予所齊以從王于新邑者王其惟以是人往而已俘字直貫至成裕綱字根上在字來用予齊之工便知欲如予之政是不待教詔而可知上意嚮者也使知之而各就有條以明作為悼大成和裕之美則若彝撫事真能如予矣若者順也不明作何以使民之順不寬裕又何言順撫者治也不明作則事以玩愒而不治不寬裕則事又凌節而不治不可以明作句為立治功悼大句為存治體分對明作是建事之精采有功依傳直下敦大是為治之規模成裕者化成于不迫也作字與成字對功不易奏必明以作之凡明作者必有功然不可計功有一計功之心遂未免欲速見小苟簡目前而迫促之形見矣故此因明作而勉以悼大歸重成裕可見謹恭非周公之心而不由謹恭無以養成其寬和也成字有力治至此始成也觀後云彼裕可見見得若撫

尚書卷之四十一

周洛語

二十



如予如此將萬世而下稱若舜撫事而致新邑之治者  
以王爲明辟首稱不永有辭于後世乎汝永有辭新邑  
看是成王自己新做出來的故譽歸于王能惟以在周工  
成內治便是所以終譽處傳以此節爲內治乃中又之換  
字耳對下文御諸侯言故曰內治譚氣通要主行之國中  
意未繳永譽本于在周王于洛邑可舍予齊百工以從  
事哉

易泰卦九二曰包荒用馮河謂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  
法度廢弛必有包容荒穢之量則其施爲寬裕詳容弊  
革事理而人安之又須常幾而能斷馮河謂其剛果足

尚書章句

卷四十一

王

以濟深越險也此二句非相悖程子謂以含容之量施  
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爲也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  
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  
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棊  
民彝汝乃是不穀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  
不敬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  
戾

公曰節承上起下不是過文語已者不得已之意言汝雖  
幼冲然所言治洛之事當一一修舉豈但如予哉凡文賦

已行而未竟欲爲而未及者悉責于王要兩惟字終生  
對文武創始說兼上下文講如云內而功臣固當記功以  
教也凡外面諸侯皆文武所貽則皆當統御以終其業內  
而洛民固當誠和以治也凡外面萬民皆文武所受則皆  
當教養以終其化是也然上文可明言下文須暗影惟冲  
子三字宜味凡事到有終處方成其始冲子謙見未定持  
守未力或難有終故公于勉其始政日即致惟終之儆此  
句如此看則所以終文武之業者意自寓其中若說破必  
在冲子有始方于文武有終則惟冲子三字無着落矣

尚書章句

卷四十一

王

汝其敬識百辟享願王城御諸侯言乃惟孺子頒朕不暇  
願下都撫萬民言雖分臣民然統馭諸侯乃一時親享事  
須歸重棊彝裕民邊作民明辟之實事也王者統御諸侯  
必先識其向背誠僞則忠佞分賞罰當諸侯將益用志于  
朝享而民俗感化政事修舉矣所以識之者一敬而已敬  
則此心清明自然有以識其享之誠與僞儀乃內心之誠  
所自露者耳惟不役志着實說外雖享也心曲之隱則不  
享惟以諸侯致凡民之不享則攜貳之萌在志而僭侮之  
形即在事此識微者宜早辨可不先之敬乎○因將往新  
邑朝諸侯故先揭言之敬者人心之主宰即統馭之道道  
字統馭獨言享上者洛邑告成之日適諸侯朝享之時汝

既是冲子。則諸侯玩之未必皆享。亦有不享者矣。汝其識其享者。亦要識其或不享者。重識不享。豈不敬則不識。享上者。雖日行慶賞。天下不勸不敬。則不識不享上者。雖日行誅戮。天下不懲不可不識。亦豈易識。惟此心湛虛無。不照徹。彼享固與王心之欽翼相合。而能識間有不享亦直見與此心之欽翼相乖。而能識了。故居敬以辨其志。敬者德之聚也。惟敬則視聽無蔽。好惡不悖。故有以識之。其者直詞非勉之也。勉之意寓于中。敬字不着力。就能敬上說。汝敬一氣屬下。敬識二字緊相連。敬字卽落在識字裏。面下句識字亦藏敬字。意傳將敬字提講。見那能識根本。尚書章句 卷四十一 王

遠在藩服止此一點忠愛寄之物。若并無之。何以享爲。儀字要看注禮字。內外平說者固非。專主內說者亦意圓滯。蓋儀以禮言。猶交以道接以禮之禮。全主外說。卽連外而便見裏面心志重在心志上。故下文卽以役志承說。雖非禮之本。然有綱繆以結之。有品式以將之。內心之誠所自露者。儀比物不同。如登降之失度。賄玩之巧嘗。則儀實不至。物將焉用之。此享曰不享也。曰不享卽指諸侯說。志又在儀先。惟不役志于享。卽疊上不享句。作過文法。非如孟子申上文意。凡民句輕。言諸侯惟不役志于享。則凡民惟曰不享矣。說惟不役志于享。明是諸侯慢上之心。然說凡民惟曰不享。非必效尤之謂。只是不歸罪諸侯。而罪王意。此小民輕朝廷之漸也。事以政教號令。禮樂征伐。皆指天子之事。民不享諸侯。雖由諸侯不役志而來。究其原皆由天子之重物不重儀來。此乃歸重處。爽侮兼諸侯與民說。侮因爽來。爽是不奉行其政事。既不奉行其政事。則是以政事爲不足畏矣。非侮而何。上令不行曰爽。下亂不禁曰侮。舊云諸侯無享上之誠。則舉國效之。將侯度益弛。王法益廢。而惟事其爽侮。以惟事作諸侯之政事說。爽侮者禮樂征伐不稟天子。僭王章而亂政教是也。看來諸侯之事。卽天子之事。自不相悖。周公不直言不役志于享。惟

事其爽僂而必推凡民惟曰不享因諸侯之不享天子而推凡民之不享諸侯因凡民之不享諸侯而推百辟之政事差爽僂僂毫無統御意撓貳之萌稍潛僂僂之形已露傳辨早察微提出敬識把柄惟終之道何如新都初施百辟來朝是人心觀望之時所以識其向背者不可用耳目任術數也在敬耳識之以敬是為不御之御汝其敬焉澄念虛衷而物情坐照為能識百辟之真享上者亦識其有不享上者均之享也何以辨之蓋朝享有物有儀玉帛庭實各視其秩者物也本尊敬之心詳曲折之度者多儀也百辟成享在多儀物特儀之將耳苟玉帛庭實之物雖尚書韋韋  
周洛諸  
卷四十一  
三十五  
有而升降俯仰之儀不盡則是儀不及物雖享而謂之不享蓋有輕心故有惰容也何以謂之享多儀故也非敬則不知其多儀也何以謂之不享儀不及物故也非敬則不知其不及物也大諸侯民所視效也惟諸侯不用志于享而君不識焉則列國之民惟曰上所重者幣耳但以幣交足矣不必誠于享也則朝聘燕享皆故事也而國人且效尤矣舉國無享上之誠則諸侯視王朝若無人視王度若無物諸侯怠棄政事而凡民亦無法守王之政事皆爽失僂僂也不享之弊一至于此王可不端本而敬識之

蘇子瞻曰享朝享也儀不及物與不朝同爽失也禮失

而人慢也小人以賄說人必簡於禮故孔子曰獨飽於少施氏者遠小人也周公戒成王責諸侯以禮不以幣恐其役志于物而不役志于禮則諸侯慢而王室輕矣此治亂之本故周公特言之春秋傳曰晉趙文子為政行諸侯之幣而重其禮謂曾穆叔曰自今已往兵其少弭矣夫以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足以弭兵王而好賄則其致寇也必矣唐之衰君相皆可以賄取方鎮爭貢羨餘行苞苴而天子始失政以至於亡周公之戒至矣哉

亦承惟終來告以教養萬民之道蓋洛邑之作本以撫萬民與上若彝節分內治外治無謂若彝彝與篤叙一也此只重在聽教上蓋周公用百工若彝撫事此即公之篤叙正父即昔公之不暇也周公欲成王以見在周工往若彝撫事此即公之教也而成王能以所齊百工往若彝撫事此即須不暇與聽教也此即篤叙若公也一節不過申重前意勉以惟終何內外之有但上四句虛至下汝乃是

不獲方一戒一勉以人情分應進逼出往教方為聽朕頒朕耳蔡民彝是永世之道也聽教蔡民彝是勉力而圖所以永世者也教化萬民予心所汲汲不暇者有恒產者有恒心全在上人之輔導故曰蔡民彝然非心思之深厚政

教之有倫其材以輔之故又曰篤叙然曰裴曰篤叙總在利導吾民歸于自得之地故言裕彼裕二句緊找可以明農意但明農不重退休要重責王敬以裕民上○頒朕不暇二句義互相足天下之事無窮聖人之心爲之常若不及故云不暇下裴民葵正其所不暇者若葵撫事上已說過故此直言聽朕教汝于裴民葵而戒勉之諄諄乃惟孺子當頒布我之不暇聽我之教而汲汲焉以輔民性也頒者頒布于洛邑所頒者卽裴民葵是須知臣職詳君職要人臣終日爲之而不足者人君一念布之而有餘經言裴民葵而傳言教養萬民者養而後能教所以裴民葵也聽

尚書叢書 周洛語 卷四十一 二十七

卽頒布服行意汝乃是三句戒之之詞篤叙三句勉之之詞合來推言所以當裴葵之意裴葵之道在勉則不暇矣不暇非怠荒也只安于周公已若之葵而不求進便是不殺便不承不承拍天命說篤叙若予正是勉處武王所以不民葵者皆深仁厚澤所爲而其中經畫咸有次第者也公若葵撫事時常篤叙之而人咸肅祖之久矣故教王勉頒布止欲其篤叙正父如予而已正父是裴葵者予是聽教裴葵者汝能篤厚之于正父仁厚之澤有加無已而推行有叙無不如我則法度之施卽天下信從之舊孰敢廢汝命者命卽裴葵之教不敢廢者習于耳目心思所安

自不覺心悅誠服也語氣須以正父作主舉出篤叙字看一段家人父子同堂相對方是家法相傳恍然當日情景步步要照裴民葵上不勉則天命不承其民之廢命可知篤叙則乃命不廢其天之永命可知治亂之機係勉與不勉此所以當聽朕教以圖其治也敬字含一正一反相形說有懼不克承卽不暇意見王往洛邑正所以祈天命于有永而布新命于天下者可不敬哉茲予句正與汝往句相屬謂汝往新邑當敬以治民不可恃乎哉也我今其明農矣明農正欲王頒不暇也彼裕二句期勉之詞綰上茲予句說彼裕我民要見宅中圖治意謂自洛邑裕天下之

尚書叢書 周洛語 卷四十一 二十八

民也無遠用戾者四方環向土中之意時公與王在鎬京故謂洛邑爲彼我民洛邑之民遠者天下之民裕卽成裕使民優游順適廣大自得意頒聽篤叙以裴民葵正所以裕之無遠用戾卽是不廢乃命指天下民心歸附說而天命之永自在其中裕洛邑之民何以感動天下蓋洛邑四方之本而悍逆者化爲友順則友順者可知看來天下歸心已久用戾者何不待裴而與裴爲一所謂至于道也無間遐荒注精皇極故曰無遠用至矣形容裕字光景就有寬和意未繳出惟終意來○此以敬裕遠民也夫洛邑之作固以裕遠民也然裕民之事無窮而先後之間有叙我

昔之若葵撫事也。蕪恩待旦而行。固已汲汲不暇。而就其  
中撫事。卽所以若葵王其取裁。所不暇者。次第頒行。而于  
我所教汝。輔民常性者。其聽之無忽焉。所以然者。以治亂  
之機。係于黎民。葵耳使汝不勉。輔民葵則民失常性。而天  
命隨之。乃自是不永哉。然不必他取法也。我前教汝若葵  
撫事者。惟以正父武王自有八政。五教。輔民葵之道。我不  
過篤叙之耳。使汝能教篤不怠。而次第頒行之。無不如予  
若葵時焉。則新都之民。順汝葵訓。自不敢屑越汝命矣。夫  
不廢則天命不永。篤叙正父。則乃命不廢。治亂之機如此。  
王往洛邑。其敬哉。不忽于篤叙可也。茲予其歸政。而明農

尚書叢書

卷四十一

二十九

哉。但使王于彼洛都。真能若予篤叙。而從容調裕吾民于  
樂教之中。則豈止洛中之民不廢。乃命已哉。將見太和元  
氣。在成周宇宙間。蓋無遠不至也。然則一篤叙正父。而惟  
終之責盡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

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威秩  
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  
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斐迪篤罔  
不若時。

此二節王答公誨言。蓋言之已然而事之未然者。明保二

字。虛公稱以下。合下節皆明保之實。答公處。便有留公意。  
舉其今之明保。正以期後之明保也。明是啓沃。保是輔助。  
保字在明字看出。丕顯德。非贊公之辭。乃指下法祖奉天。  
安民。馭臣。事神之精意。皆人君大明德所在。公一一舉而  
教之。故曰。稱稱述闡揭也。德不稱。則退佚矣。非以教王宅。  
洛就爲大明德也。以予小子以字貫至無文。俱明之之實。  
而保自在其中。大意言公所稱舉。以誨我者。皆丕顯之德。  
以予小子揚先烈。答天眷。安民生。舉祀典。定宗禮。備舉公  
誨。不敢略者。一一領略之意。公于冲子言。則欲行之也。冲  
子于公動。則必資之也。故凡公之誨。皆還賴公明保。而以  
予如此。言公啓已洛邑。當行之事。如此。皆未行之事。觀後  
未定于宗禮。句可見。○上自天地祖宗。幽自百神。無文。近  
自百官庶僚。下自洛邑萬方。無一處不爲我慮到。引其迷  
覺。其悟。正如慈母保子。無不周恤。明白稱顯德。正是明保  
處。稱者。望而付之。以予以下。在德上說。推周公期望之美。  
意。答其誨。而甚之。能左右之曰。以。這以字重。作使字看。俱  
要就公教之之意。發揮逐段。應上文說三句。皆有工夫。文  
武之烈。所當揚也。要在增光而發揚之。苟止欲持循。則浸  
頹其舊矣。公曰。冲子。惟終。以予修明典章。開大基業。使創  
于文武者。振揚于今日。不僅終之篤叙之也。上天之眷所

尚書叢書

卷四十一

三十

當答也要在進修而奉答之苟無以稱塞則將墜其命矣  
公曰時惟不永以予小子若曩撫事果及基命定命天命  
仰當而無愧不惟求免不永已也四方民生所當安也要  
在和調而恒久之苟爭離不恤則非所以安宅其衆矣公  
曰彼俗我民以予小子柴民彘和之不爭恒之有久徧安  
四方民衆不僅俗民以戾遠也須知揚文武烈三句一直  
說下歸重和恒四方句益四方民乃人所以命文武而文  
武功烈所在也四方指洛邑之四方說和恒即上裕字德  
教薰育之謂和積久自化之謂恒和恒中恒者和之不已  
也不恒如何能和和之有恒便是居師不落一層居師猶  
商書卷  
卷四十一  
三十一

云定衆一夫不靖則四方不安以和恒之道居之則衆心  
定矣居其心性以歸寧謐久道化成自然心安意適各  
止其所也居而曰師何凡編促之規爲一時計居一人而  
不足寬和之政爲萬年計若億兆而有餘必合師乃可爲  
居耳  
通節本上文以予小子以字承幾分曉惇宗二句答功宗  
元祀之語咸秩句答肇稽殷之語惇宗二句上虛下實  
稱秩句正是惇稱秩者記功之籍已有次序舉其所序以  
爲元祀非祭時方叙之也咸秩無文不及肇稱殷禮祀于  
新邑者斷章取義不必全文報功之禮明而行于人祀神

之歷由而行于神合言之者以祀宇相兼也如云百工所  
當也公謂記功元祀是以予小子厚舉功宗之大禮舉  
所修功之元者爲祀之冠則厚之至也不但示勸而已百  
神所當祀也公謂肇稱殷禮是以予小子于無文者咸秩  
而祭之敬之至也不特徧舉而已公之德意一一領略自  
當行之公可言去乎以予小子揚文武烈至此五段雖與  
公論節節相應然烈而曰揚天命而曰奉答四方民而曰  
和恒元祀曰惇單摘無文語意都似深一層見公明保之  
至也然揚先之要無過敬天敬天之實無過裕民夫且賞  
功以宣鬱更且廣祀以通幽此顯德次第非舉行次第故  
商書卷  
卷四十一  
三十一

撫民不對可知  
此節推公德之盛見王所倚重公者不在今日在平時見  
公不可明農意而明保意自在其中蓋上是就公今日教  
戒之語言之此節類其平日德教方作已然看皆攝政時  
事蓋稱明德者欲成君德也而能公德足以述休又君德  
之宏備也在德上說傳德教教字因勸教及不必泥通節  
大意全重在夙夜恭祀上意謂公之德教正是在已所賴  
以無爲者見不可去也旁看二句承明光勸施下不迷句  
承上三句說足證通節正所以不迷之也迂與不迷皆

言人感德所致也。光者德之輝，昭著而無一毫可扮。故曰：明者德之普，流行而無一念稍懈。故曰：勤，明光是有一種靈曜光輝，上下勤施，是有一種精力敷施。四方二句，極舉其德之旁達。旁作句，緊根說重作穆穆上，不曰治而曰衡，見得無偏無欹。此一極平象，公有以迎之。公惟旁作穆穆以迎之，以元老一心和沛為兩間和來，上下四方俱振起穆穆之盛，無有或和或戾以迎極治之猷。這便宛然文武怙冒稱德之初，于當時所勤德教，有以重光不迷失。子曰：夙夜恭祀，見明德惟馨。神有本，于只謹祀典于夙夜，便足了至聖事也。此應神子惟終說。公德提起在發。

迂衡即穆穆者，迂之就自然看，非真有心迎之也。天下皆在公光施之中，天下皆翫公日新之化，故曰迂衡。蓋制禮作樂，納天下于中正和平之域，是即公德明光勤施處。天下皆由于公之禮樂，是即旁作穆穆迂衡也。看來德雖在發用上，然不可說到制作法度反粗了。成王特指制作之本言，德固宇宙之精氣，民物之英彩，勤施便是明光。疊疊不息處，垂重勤上，照下勤教勤字，勤非力行不倦，旁作穆穆即明光勤施之形容。非另是一項作，還是周公鼓舞作興作字與迂字眼目相照。明光勤施則合上下四方旁無方隅，其所動盪者無非穆穆和敬之形。若乾坤景運到此，清寧安阜，如衡之平，無一物之低昂，而公適迂之，衡訓平者，如秤之懸物，無有低昂之謂。蓋天下如衡之平，此和氣之開太平也，而不有和德以迂之，則景運不來，惟和德所著者廣，故景運所開者順。若彼來而我迎之，來未艾也，不曰已太平而曰迂者，望治無已之意。當時正世道一降，一升，自公德轉之德之所治，盡是休隆。迂衡者，迂之以文武所勤之教也。提起文武申說下，蓋上下四方皆文武之教。甄陶一世而躋之昇平者，其功正方興而未竟，故曰勤教。第令平康之運不益進于文武之時，便迷矣。公德實有以佐其不及，補其欲為，公之勤即文武之勤矣。跌到不迷勤。



教正與揚文武烈應謂以子和民而揚烈自攝政來已然不止今日之稱德已也。蓋至終文武之責雖在我而公已不迷是代子終也則記功教工有公在也若葵撫事有公在也懷侯撫民有公在也子冲子夫何爲哉夙夜誌祀而已祭祀自有常期寧有自朝至暮只謹祭祀之理不過言已之恭已無爲以仰重于公意勿說熟即夙夜惟寅直哉之夙夜說祭祀便帶夙夜公嘗言誌祀于上下又首舉肇稱殷禮故王以誌祀爲答不然則何異衛獻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然此處誌祀泛言非謂祀新邑夙夜誌祀雖云托重公語實藉公德爲昭格若柴廸無公則雖欲禮神不可得者

通篇總是王在鎬留公之詞舊說以柴指明光節廸指明保二節看來柴廸須總上明保至誌祀數節言不可指定說公功與後救公功及公功肅將祗惟一様都指德之還衡說觀四方廸亂句可見就公言曰德就王言曰功柴字即前保字意廸字即前明字意柴就是廸宣猷誨德非不輔我啓我不過一事一時之柴廸未厚也惟公合四旁以佐我宜祖德以廣我何厚如之厚則廢庇無窮更無明光勤施足以擬公者此正近衛一時也當無不若此近衛之時可言去耶上誌祀句暗示用意此句明言公不可去與

上引殷句應非勉之之詞若只說云常如此而不得言去是勉公非留公矣

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廸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廸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此成王留公治洛與上留明農不同退而歸周則時進在洛矣據身在洛邑言故以還歸宗周爲退退固王之謙詞亦述往還語勢然耳曰即辟者王始親政之詞觀下無數康事可見後猶俗云落後以王退于前也留後云者成王先在洛發政而命公繼其後以治之即惟告周公其後後字退即辟者如弗敢及之心命公後者欲萬億年敬天休也宅洛原君臣同心王何欲退居周洛爲朝會諸侯之所鎮撫殷民之區本意設陪京以夾王室若祖宗根本之不可離公已籌熟矣豈待定策于王哉王既欲退而又念土中作鎮表儀百辟慰藉羣心爲無窮計者非公而誰故堅命公留後王歸則根本固公留則陪都安正彼此相倚圖治意舊但歸重留公則王之即辟豈是自卸擔者

此叙公已然之功而慰勞之爲下發端四方廸亂以洛言篇中言四方者非一皆洛之四方也四方開治指上旁作

逐衡公功指明光上下二句說未定于宗禮二句亦是獲功之語。須云當今明光勤施以開治四方。此我公之功在。今日則爲功宗。在他日則爲元祀。宗禮之行豈有先于公功之當報者。因記功之命雖發。報功之禮未行。故一時勸舊諸臣凡與公同事者。樂未及報。故公功最尊顯。應爲冠者。亦未能備禮安定也。宗禮因公前言宗禮而歸功于公。亦字要看從羣臣說來。教者安頓其功之謂。欲定其功。次而歸于報稱所安。乃國之常典。勿涉公望報之嫌。教功卽下明裡休享意。王意以爲存乎朕者有侯而舉行。而篤弱之忠實不能不先于公治洛有望也。下節正原此意。後公

答王弘朕恭亦本此。○按新說云。迪卽裴迪。四方開治皆公迪我者。未定宗禮因迪亂而然。此望治無窮之心。宗禮者功成論報也。國家開治正人臣益升大猷之時。未便爲功成也。此時方人人致功。尚未可定其孰元祀。孰功宗。亦字對未定說。以此之故。不惟未能致功元祀。以盡報功之常。卽一教寧公功亦未能也。教公時說作報功說。不知報功必處之元祀。豈但命寧耶。

以率屬付公。正是留之之意。勿作勉詞。如云亦未克教公。功然教工之事。則又在于公者。公今居洛邑。母曰丕視功。載有子冲子。在也。亦母曰見在周工。卽能就有僚也。所賴

以儀刑之者。惟公。但開先者易爲力。成後者難爲功。昔公欲我爲風示者。今還煩公監視之。公必開大留後之事。使我士師工。效職于洛。有所視效可也。然此果何所用其力哉。亦惟大保文武所受于天之民。竟無一不在綏定化服之中。使殷民安。則王畿爲之益安。以治洛而爲宗周輔者。密若四維。而公卽能享之。諸侯有不忙于敬而後識者矣。何士師工之不可監乎。○成王去。欲周公于後。因已治而益拓大之也。迪將二句虛。誕保二句卽其實。通節歸重誕保句。誕保是個迪將監公主意。亂爲四輔。帶上來。迪將二句一直說下。後卽留後之後。指洛邑言。上後字以周公對。

王言此後字指後世言。照下世享說開大其後。比逐衡迪亂更進士者。官屬師者。官長皆工也。工卽周工。惟此百工。公素所服習者。雖用之可以成裕。猶待公爲監。公不必事先而至。德所凝人。自師之。又不但仵勸矣。蓋公前以此勉王。今王不果居洛。而以此復任公也。言誕保而先之以監工者。周公德尊望隆。儼爲臣監。則士師工之保。卽公之誕保也。故下文言勿替刑而誕保在中矣。文武受民。只指在洛殷民。文武受天命。受茲殷民。全在調停安集。故下誕保二字。曰誕者。無一民之不保也。保合太和。無一滲漏。卽和恒彼裕意。蓋迷蒙世界。開導爲先。故曰迪亂。又曰迪將。將

者將然未已之詞非只訓大也文武受民屢經開導寧有未向化者第須有以保之保其性無使復擾保其心無使復乖誕字正根監工來蓋坐鎮中土表帥羣工大難護于性命之微這個亂豈只是迴亂惟慮密中區便障堅四字故曰亂爲四輔輔字與保字相照俱要從性命間想這功化如一念微平便暗藏崩解如何說保說輔亂爲四輔云者言有此洛邑鎬京若四塞以爲固也輔以輔王畿有幾必有輔如云四旁皆有輔有以爲宗周之翼衛耳一云亂爲四輔以洛之四方言輔洛者卽所以輔周也王畿之安係殷民天下有一方未靖則京師之形勢孤立無援此則

尚書書卷

卷四十一

三

活人心環拱四顧皆吾保障此不可作藩屏說蓋洛邑王畿非藩屏也四輔猶四鄰只形容翼衛完固意四字須看得鎬洛並峙與漢三輔不同王制云設四輔及三公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引王制之四輔解此四輔亦與朱子四鄰之說合

申上三節而決于留公之辭公定應上命公後予往應上退辟于周公功肅將二句應四方迴亂節公勿替刑應迴將其後節公功卽迂衡迴亂之功肅將祗歡不但敬公而且悅之也洛邑初政民情傾向于上故教化四達公去

無以慰天下而化不能通是困也我委其責于公則爲公去而困我卽爲替我惟以宗周乃根本之地無穀其安民之事故居已于宗周而居公于洛邑公弗替士師工之刑而留爲觀法則四方之民其世享公之德惟世享始爲迴將其後故我之命公後以此○公定重予往句特足上句語意若曰公須定居于此再莫推辭我是回去了留公須識有二意公功二句先以人心留公我惟無穀句方以已意留公言使公之功無以慰服人心不可留也今公功肅將祗歡使我望治之心不切亦不可爲公留也今我惟無穀其康事此所以敢留公也公功肅將句指四方之民說就人心歸重言以我公開治之功人皆肅然奉行無敢違逆且欽而悅之無不愛敬者也舊以身貼肅將心貼祗歡看來肅將祗歡只在精神意氣上見得人心于公如此公留則王室安不留則不安若誕保無人于兩地策應困且不支公無求去困我哉見洛不可一日無公非留其明農也我惟無穀句非謂與公分任其責亦非謂願治無已蓋委政自娛乃公之所深慮者故直說心事以感動之無穀在心上說豈謂勤施如公而有待于之黎民惟反其所爲黎民者于我何若則密勿之上當自有懇懇之晴注于所渠中有非仰成之君所敢穀者自言其不敢怠以致留公

尚書書卷

卷四十一

四

之意公勿替二句全在留上總承上二意說如云爾將暨  
歎者人心也公肯垂慰人心固不宜去而况無殺其康事  
者我也公若見諒無殺更不宜去則夫盡與保迪將以爲  
士師工之儀刑者其可替乎洛邑四方之根本公留安洛  
邑之民而勿替士師工之儀刑則觀法大同膏澤廣被所  
治在洛邑化在四方者其世世享公德矣勿替刑承上監  
字而益承之也玩傳所以字有保民工夫在世享雖生在  
勿替上來然承上四輔而益延之也人來視法我則曰監  
以我去爲監視則曰刑公弗替刑言誕保也故世享須觀  
上誕保意說惟保之者一念而周四海一日而計百年不

尚書章句

周洛語  
卷四十一

四十一

止一人不止一時所以享之者亦不止一方不止一代最  
世皆蒙其澤也刑字享字着周公身分須深看篤恭而天  
下平德澤化遠不顯自刑享即克享至公德言人人化德  
無一人一念不可上當公德者人情又則厭滿則傾必世  
世乃盡公德之享而後民之祗肅者無窮予之望治者無  
負是真能開大其後者也獨一時爲宗周四輔哉慎勿求  
去爲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  
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竊  
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

續○予且以多子越御事駕前人咸烈答其師作周予來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王命三節作一段公許留之言首節虛孺子節與弘朕恭  
句應予且節與承保二句應拜是受命之禮拜而後言謝  
王留非直許王留正將以中又歸重王意王命予來至光  
烈考武王一句讀武王不言受民省文也只是答其言謂  
王命予如此直至弘朕恭方自寓意欲王端本使予有所  
承也人臣無保民之責承君意而保之則必思民何以保  
保民何以承必轉歸王身上去使實有可承非僅以責難  
爲恭故下以宅洛之效望王即以宅洛之事自任此乃是

尚書章句

周洛語  
卷四十一

四十二

協恭協恭中原有責難意在恭者進言之忠惻拓上文未  
盡之旨曰弘蓋前所言不過始政之事今且以天下後世  
無窮之事告王耳○命即上公後公定是以退爲去則以  
留爲來來字重看緊帶承保說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  
武王辭繁而不殺者見所承之重若曰王命予來于洛以  
承保乃文祖受命于天之民及乃光烈考武王之所受者  
其任之重如此然保民之責在我而保民之本在王其將  
大予恭敬之惻而以治洛之道獻之王焉保即誕保之保  
恭字就承字領出曰承則自有王之者盡已之恭以敬王  
命便有啓王自致其恭意故下文云作周恭先二恭字通

以敬恭其事。看須知周公許成王留洛。只以意許之。但可謂公以保民自任。不可謂公以留洛自許。到弘朕恭乃自許之意。而尚不敢質言我留洛。以絕望王留洛之意。謂我但當盡臣道。以展事上之敬而已。

此節即弘恭處。恭先以上。是叙治洛之事。勉之之辭曰。以下。是推治洛之效。期之之辭。然亂爲二句。皆作有工夫看。而效亦已在焉。不必到自時中。又以下。方爲效也。通節工夫。只在其大悼典殷獻民上。中又自中而布之外。中又對相宅自時。有及時圖治意。中又即作恭新王。不但典章事賢智奮已也。周公既任承保而猶以中又責王。可見主治。

南齊書

卷四十一

四三

全在君王雖退歸而責自有不可辭者。臣不得而與也。着力只在中又中。又正是成休成休正是成績。相連說。如云。今此洛邑。既無文祖以臨之。又無光烈考以撫之。所以執法臨臣者。孺子也。所以辟四方率後王者。孺子也。孺子來相視宅洛。其大悼國之典章。而加修無已。大悼殷之賢士而迪簡不遺。以此治洛之道。而爲四方新政之主。而且以尊祖敬賢之恭。作周家後王之先。先者真有一段不敢後之精神。而又未至于底績。非悼以爲先也。予何以爲王期哉。亦曰其自時宅中圖。又作恭新辟自洛邑。至萬邦咸致休美。惟王之中。又不有成績乎。○孺子來相宅。乃此來之

來非後來之來。治洛之事。周公告之已詳。尚未見于行事。故云王來此相宅。其大云云。非謂成王既歸而復來此新政之設施。即辟之調度。無非中又事。因相宅而行之者。大悼句。要像相洛事。周典章皆載開雕麟趾之意。國脉惟此相維。必于相宅時。大悼而率由之。補所未備。體所欲爲。若于先王立法之意。有加焉。殷獻昔仕殷而今爲民者。前此未必堪用。誠保後豈無迫簡。須于相宅時。大悼而用之。精神與通話言勿問。若干國家尊賢之常有益焉。典爲治法。獻爲治人。平看實心。以修舊章。不以陳迹視之。真意以延攬賢人。不以異代視之。皆謂之悼。悼曰大者。舊章舊人極。

南齊書

卷四十一

四四

意尊崇。乃是厚道。不爲一身而爲四方後世悼之典。無所不修。賢無所不用也。于獻民揭一殷字。則典是周法可知。法必昭代。以東殷民之佚志。獻必先朝。以順殷民所服習也。舊以亂爲新辟。承悼典作周恭先承悼獻。看來宜總承悼典悼賢二者。推開在君德說。通節重悼典獻。即亂爲新辟。事文敬止武敬勝。豈不爲周家第一恭。至鼓舞作起而開百代恭已之傳。則自亂爲四方新辟之恭。始亂字作宗俱着力說。恭在臣只可弘在君。乃可作先者。真有一段不敢後之精神。在作上見。不重倡後。如云其大悼典殷獻民。使法度修明。賢智效職。則君德日新。禮樂文章煥然一變。

赫然治爲四方之新主于焉以恭而倡後王使之敬以接  
下施必善政用必善人不取肆虐于下也皆出自不敢  
忽之心故曰恭恭即恭已南面之恭作周恭先對下作周  
孚先又是兩節關鍵王則小心謹保不遑暇逸曰恭公則  
真心承保一念不欺曰孚古人論君道不外一恭恭字于  
傳上見恭先字以洛邑朔業言傳下字以民言不以臣  
言新辟即作明辟意君之新皆恭已所致也故以之望成  
王而期以自時中又萬邦咸休之成績也其自時中又  
捲上惇典殷獻新辟恭先四句是過文法非更端之詞頂  
承上意言我欲王如此者亦惟曰王自是居此洛邑惇典  
尚書華簪 卷四十一 四十一  
以立治法惇獻以任治人而盡夫中又之道則善政四達  
獻臣交修將見自洛推之萬邦皆熙然于新辟恭已之化  
惟王之始基行有成績矣成王既不果居洛而猶曰其自  
是中又者人主居中國治體勢如此即身在鎬京而有洛  
邑以爲四方之綱維亦是不必因朝會而出政令方謂之  
中又也中對四方看人君以又民爲功民有未休猶中又  
之績未成也萬邦即萬民萬邦咸休承中又說來成績即  
着咸休說一德同風無偏無黨故曰咸天下共爲一休也  
曰成績者此萬邦之民文武受之而未觀厥成一民未化  
不足言績今至萬邦得所則文之威和武之大定于此歟

功矣惟字對文武看成績亦以洛之成效說治在中土休  
在萬邦續在一人見弘恭意前王望公開大 其後公亦  
以相宅望王前王望公監我師工公以倡後王望王前王  
望公誕保故公直任以承保前王望公亂爲四輔公期王  
亂爲新辟前王望公四方世享公期王萬邦咸休正所謂  
弘恭  
上是弘恭處此從承保來王命予承保文祖受民及光烈  
考武王予且與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焉大臣能率屬  
以助君篤烈則天下人素所仰望者由此而慰周家臣子  
素所視效者由此而倡一人之儀刑由此而成文祖之德  
尚書華簪 卷四十一 四十一  
化由此而徧總之成一箇保民耳○周公以治洛之事自  
效自效猶自盡也與上節效字不同句句寓責難意成烈  
即指受民篤即指承保多子御事多子衆卿大夫也大夫  
皆稱子即士師工以多子御事篤烈正應監士師工誕保  
受民之語蓋洛邑之民文以誕受多方得之于先武以奄  
甸萬姓得之于後皆已成之烈所在今率大小臣工誕保  
需以彼裕奠以惇大使咸和大定之烈于是乎有成所謂  
篤成烈也上節重一惇字此節重一篤字通節以篤烈爲  
主下四句以篤烈貫民以望治爲心洛邑致治人心一新  
殷民安而天下之民舉安則和恒足以懌悅人心矣答其

師答文武之民也。文武德澤入人之深，人皆思慕不忘。我能篤烈，使德澤有加無已，以文武之治，保文武之民，自可答師衆之仰望也。臣以奉命爲信也。王命誕保，果能誕保，以此無負成烈，卽以此不負天子。則事君之信，足爲周家信臣之先。曰乎者，與君肝膽聯而爲一，我信王之必能新德而恭，亦自信其必能輔王以恭而宣王之德也。一念信得過，便萬世不可渝。故曰先若說以我開先，似誇此乃自處，不敢後人之意，誠在意先。念在行先，使天下更有竭誠出于吾之上，則吾之乎猶屬後也。王以勿替刑望我，然儀刑四方在王所當自樹也。我但能佐成耳。蓋刑本主德，但一民未安，則儀刑有虧。今我篤前烈而裕民，則新辟之範以廣，而作則有全能。天子不顯而天下刑之，不有以成昭子之儀刑乎？文祖之德本自光于四方者，但一民未安，則德猶未單。今我篤前烈而化殷民，使怙冒及海隅而修和偏天下，不但頑者化而素被德化者益深，益洽也。不有以單文祖之德乎？上言烈下言德者，能厚其安天下之功，而德澤始單盡于天下矣。非複語也。成烈以事功言，篤之者繼有所事之謂。內有工夫，文祖德以風化言，單之者無所不被也。是自然無工夫，成烈舉文武而殫德，獨言文者，文之德實開武之先也。原包光烈考在內。新說云：昭子刑正

是文祖德所在二句作一句解。秦檜伯曰：如此說則單德是成王單之，不是周公單了。考朕二句中，間有一乃字，畢竟是難辭，不當作一句看。看來照上節恭先分則此節亦在乎先分，但相沿以篤烈句爲主，只好將下四句相承通下。須云：子率屬篤烈以答天下之望，而爲周家信臣之倡。豈徒勿替朕刑已哉？正所以成朕昭子之刑，而文祖之德乃以殫盡之，使無一處之不洽耳。如此說甚活，但要認各句另拈出，率屬篤烈若四句自相串頂便繆。○承上說來，王相宅果有成績，則予始得奉承德意以治洛，自效矣。惟此洛民皆文武所受于天成烈所在也，予且敢率卿大夫百治事之臣，所謂見在周官也，相與效職于洛，誕保受民以篤厚文武成烈，有隆不替焉。若此者而豈徒哉？正以文武成功，天下所不能忘也。而予將用率屬篤烈以答之，不止慰洛中之殷民矣。人臣有所許于君而能效之，信臣之道也。而予將用率屬篤烈以爲周臣忠信事上者之先，不特監見在之周官矣。王欲予弗替刑，豈知非朕之儀刑乃昭子之儀刑乎？子將以率屬篤烈成朕昭子之刑，使新辟之範王開其始，予代其終，蓋上成王德不止下答民心而已也。王欲予保文祖受命民，豈知文祖雖受命，猶有未洽之德乎？予惟率屬篤烈而德乃殫焉。二南之化始則光示



四方今乃洽于天下蓋前成文祖不止後僭信臣而已也此皆留洛之事予之所爲承保者

俾來茲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嘉○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叙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侔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此四節總是周公對使者答王并告王之詞勿認作史臣所記成王既歸錫京遣使來洛茲殷民因命寧周公于是使者且歸周公困述王茲殷命寧之事及已所以祭禋難之詞以授使者歸達之王也要得敘述口氣成王留公

尚書卷十一

周洛篇

四十九

治洛以未教公功故特寧公非因茲殷命寧也在公則云然耳若認兩意兼有則與明禋休享意否矣蓋王意在寧公公意在茲殷各有所重下件殷節在此發端命寧事只起下禋詞茲殷無文只命寧公即是公見謂寧已者即所以茲殷也二句須渾融看寧即教公功之寧即前教字想宗禮既定公應作元祀緣係身後之典無以速申教功之意于公故用秬鬯之禮致事神之敬如今之生祠然見禮定于一時仰可以准諸不朽者也要見公述以爲言王雖命予以治洛之事猶不敢忘化殷之心乃命申之文告以謹茲殷民時因茲殷之使乃命寧予以報迪亂之微勞焉

果何物哉以秬鬯二卣其命寧之詞則曰惟茲明禋之秬鬯乃禋祀鬼神者休美大焉然不敢率爾將之拜手稽首

以此休美之物而享于公享猶奉也休字指事神說以事神者事公即休享也秬鬯二句申去勿斷此處須極力發揮莫可當之意○看來俾來茲殷輕因命寧說起命寧必因茲殷之使者念殷民即念化殷民之人茲是叮嚀訓誨

防閑戒勅之意有文告在即下文所云叙是命寧者慰問公安以公初居洛恐有未習故來安之如詩歸寧父母之寧命寧之物以秬鬯寓記功元祀之意推尊之故神明之耳曰明禋二句是致詞明禋言其敬心致享之意不指酒

尚書卷十一

周洛篇

五十

說休即荷天之休祝而享之也謂我有此明禋禋敬之心故拜手稽首以此酒休享于公休享二字平謂休安奉享之也不是休美之物明禋休享連說去成王之意盡在不言不可說寧公而欲其益勵也但云敬公之志無可自表假此以申是周公述王之言以啓殷人肅將之心耳切勿露事神之禮如事公等語下二節應命寧句

秬黑黍一稬二米和氣所生釀爲酒名秬鬯以其調也尊以爨爲上鼎爲下卣爲中未祭則秬鬯盛于卣及祭則鬱鬯實于爨鬱鬯金香草煮以和酒者不和鬱單謂之秬鬯和鬱始謂之鬱鬯經文但言秬鬯蓋臨祭以

淮始和鬱蔡傳云鬱金香草誤唐孔氏曰明絮致敬告文王武王以美享謂以太平之美事享祭也國語稱精意以享謂之禮釋注云禮敬也是明禮為潔明致敬也太平是王之美事故太平告廟是以美享祭也公既告太平而致政成王成王留之故本而說之此事者欲令成王重其事厚行之周禮鬱鬯之酒實之于葵此言在肅者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肅告于文人則未祭實之于肅祭時實之于葵彼一肅此二肅者此一告文王一告武王彼王賜臣使告其太祖故惟一肅耳此經肅下言曰者說本盛酒于樽乃為此辭故言曰也

尚書卷之

周禮

卷四十一

此與下節是因王命寧之禮而所以處之者如此也進爵于前而不飲曰宿宿者止也所謂酒清人渴而不飲是不敢宿者公不敢當王之宿禮以神明自居禮字上解為敬此解為祭上下雖兩解究只一義王蓋云斯酒也其明潔可以禮鬼神敢用為公享公便云此酒也其明潔何可以享臣請以禮文武禮于文武者正意只為王祈福上若殷民自文武而受故公不敢自任茲殷之功而以此禮推之文武尚是支意耳下面祝辭答休享之意

惠篤叙四句即禮文武而為王祈福之祝辭通要點文武

尚書卷之

周禮

卷四十一

然祐之意為王禱告者亦不是為王期莫大之福所重在惠篤叙下跟來而歸着殷乃引考句見殷民關係之重方是祝王蓋修德化殷之事述告使者正寓責難于王之意以起下節祝君德曰惠篤叙祝君身曰無有違自疾祝正惠篤叙因祝王之子孫萬年皆厭于乃祖之德祝王無有違自疾因祝王遷洛殷民亦引乃壽考子孫者王之胤祚殷人者王之受民子孫殷人之福即王之福也俱挽入成王身上方見其為禱四句開看惠篤二句是正祝萬年二句就上二句引伸進一步其實只足上二句意若申題一氣便非祝體篤叙正父前已言之此處只須說惠然篤厚不忘而次第舉行先生之道是攸好德之福無違自疾自字要玩凡不能保慎而為已所自致皆自疾也是康寧之福萬年句應惠篤句乃德乃字指文武言萬年乃自滅王說到子孫上去尚兼成王在裏面不是專以子孫說厥德雖是子孫重王德足厭沃上殷乃句應無有句殷民回化不惟法網得以考終實王引之德意不磨乃開兩問之壽域必德足裕後而後殷民安乃字何等鄭重兩乃字不同殷乃之乃是難詞此句重在此字上蓋化悍逆之頑民率德永年良不易也○仵因茲殷而來故祝辭始于篤叙終于殷民祝曰願文武在天之靈陰誘王衷使于文武之

道不獨篤叙已也。且有惠順之真。降心遜志。率由先王。無苦難意。思更以好德而致康寧。陰保吾王之躬順血氣。而固精神。無有遘遇。自罹疾苦焉。豈惟是哉。王以萬年爲統。而武子孫未厭于德。則王雖篤叙。亦一時已耳。願文武佑王之子孫。使之善繼善述。萬年厭飽。乃化民之德。王以萬民爲身。而武殷民未必引考。則王雖康強。亦一身已耳。願文武佑王之殷民。亦人人歸德。外王罰而享遐齡。乃引于壽考也。而王之福無涯矣。吾之爲王。禱如此也。

王仲殷節雖了。仲來茲殷案。然詞指與祝意相關。因上文萬年厭德。殷乃引考。而歸本于君身上。此是一句書意。謂

尚書

卷四十一

五

今日茲殷之使。固有教條次第。予爲王頒布之矣。使無德可觀。法可繫念。則雖有教條次第。不能使之聽受也。王果能惠篤叙。有萬年厭飲之德。將無叙非德。使殷人有所觀感。乃承受王之教條次第。自今至于萬年。子子孫孫。永遠觀法。朕子之身而懷念其德。是殷不以一時有年爲考。以萬年承叙爲考。王之子孫。以承德無厭爲萬年。而即以仲殷承叙爲萬年。則我之爲王。祝者庶不虛祝乎。按文當云。其永觀朕子懷德。乃能使殷民承叙萬年。用倒挿法。仲中暗含德言。空空勿露。解在承叙懷德上。觀字與承叙字對。永字與萬年對。德亦不出篤叙二字。王使殷人奉法不替。

者其王之德足。以永繫民心耳。重德不重法。然教條次第

非德所以使之者德也。叙即德之所叙。承叙有所觀制。觀

有所懷慕。總一德教焉耳。雖說懷德。就是承叙。然謂之觀

朕子。有出于承叙外者。承叙不過受其條教約束之謂。承

觀德。則昭子之刑成矣。茲殷意在化殷耳。不使承叙永觀

德。何取于茲。王德足垂萬年。故教足垂萬年。觀法懷德者

永故承叙者亦永如此。則君篤叙而民承叙。君也萬年厭

于祖德而民也萬年厭于王德。茲殷之使不虛。而禮祝之

私果慰矣。使歸爲我達之。仲字一氣直說下。仲來茲殷節

是使者實。王仲殷節。是王使虛。殷字叙字萬年字德字。具

尚書

卷四十一

五

埋伏上祝辭中。此抽出言之。重宜是義。以歸重于王。見已

但爲王祝。而王當自盡全。不入已伴說。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

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禮。咸格王入大室。祿○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告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

受命。惟七年。

史記成王留公治洛。祭祀祝詔等事。是時王未歸周。其序

當在文祖德之下。仲來茲殷之上。史法先記言而後記事。

故附篇末。戊辰十二月之日也。漢儒以王在新邑爲成王

居洛非也。王在猶行在。蓋是年周公繼召公至洛。必以王

命祭告郊社。如今遺官攝祭之禮。惟宗廟未祭。待成王躬親之。亦以留公告。不可遺公祭也。故于篇終又叙戊辰烝祭云。冬祭曰烝。當王在新邑留公治洛。適當烝祭修歲事之期。斯時也因歲烝而且祀且告。于勞便而于公癸。修歲事而再祀再告。于禮煩而于神職。于是是酌二禮取其尊行。烝祭而殊其品。祀文王以騂牛一。祀武王以騂牛一。廟用太牢。郊用特牲。今以宗廟同于郊祀。故別于常祀。牛色必騂。從尚也。告文武一。示受民始于文武。一。示留洛之事。實文武命之也。王命作祝冊之文。史逸承命而爲祝冊。豈尋常祝冊比哉。祝冊之中。惟告周公留治其後之事傳更。

尚書章句

周洛部  
卷四十一

五十五

不他及別出惟字。二冊字一般。重冊乃以重公逸祝至其後。當爲一句。作冊是周公留後之冊。書這冊雖讀之于神。然祝冊之祝。却不是讀字之義。命周公。有冊書祭神。仍有祝文。皆史逸所作。祝文是常禮。故不須王命。此時王止令作冊而已。逸所作如常作文。並命冊書。皆是告周公留後之事。告雖是告神。然經文尚是說祝冊所載如此。未便指告神說。一云讀冊告神。謂之祝。逸祝冊者。使史逸讀冊書也。未確。古者褒賞功臣。必于祭且示不專也。作冊祝冊。皆是在祭之前。且王賓二句。纔是祭祀賓猶三格。不及諸侯。其賓也。賓之來也。以歲烝故殺祝殺也。王殺神而賓至。

廟相維辟公之禮也。此句輕看。不過并記當時諸侯賓于王者。以王殺牲禋祭。皆來助祭之事耳。夫禮既備矣。祀既成矣。諸侯既咸至矣。王于是入于太室。對越文武之靈。以圭瓚酌秬鬯灌于地。以求神于陰。凡所以薦其禮陳其祝而助其祭者。皆以次而舉之。祭有三重。獻之屬莫重于裸。裸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按禘禮九獻。灌乃一獻。二獻之禮耳。但云裸者。舉始以該終也。禘前十日。典瑞共灌獻之珪璋。禘日夙興。室中近北陳鬱鬯。有鬱人掌灌事。和鬱鬯以寶彝而陳之。濯灌王詔灌將之儀。與其早晏之節。及沃盥之事。將灌則王服兗冕而入。王入

尚書章句

周洛部  
卷四十一

五十六

太室裸則精意通于文武矣。此乃是祭時始事。命公乃祭之將終。非裸時也。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殺在裸後。此經先言殺後言裸者。殺禋威格表敬重之意。非行事之次。其王入太室裸。乃是祭時行事耳。周人尚臭。祭禮以裸爲重。故言王裸。冊命與歲祭同日。卽于廟中行之。亦重周公意。  
唐孔氏曰。下云在十月二月者。周之十二月建天之月。戊辰是其晦日。故明日卽是夏之仲冬建子之月也。言明月者。此烝祭非朔日。故言月也。自作新邑以來。未嘗于此祭祀。此歲始于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也。周禮大

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享烝是也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耳王既戊辰晦到又須戒日致齊不得以朔日即祭之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故云古者褒德賞功必于祭日示不專也宗廟用太牢此文武皆言牛一知于太牢之外特加牛一告白文武之神○有虞氏四時之際春禴夏禘秋嘗冬烝祭尚氣郊特牲云血腥爛祭川氣也法先迎牲殺取血告于室以降神然後周樂而行祭祀祭貴首夏氏時祭之名因有虞祭貴心殷因虞夏之制祭尚聲郊特牲云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闕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昭告于天地之間也祭貴肝周祭春日祠夏日禴秋曰嘗冬曰烝以禘為嚴祭之名祭尚臭灌用鬯臭陰達于淵泉致陰氣也祭貴肺行九獻之祀祭之日王服兗冕而入立東序王奏王夏后副禕而入立西序就西房工奏齊夏尸服兗冕入奏肆夏王及于室而不迎王以圭瓚酌鷄彝之鬱鬯以獻尸尸以裸祭之啐之奠之此為裸神之一獻后以璋瓚酌烏彝之鬱鬯以獻尸尸祭之奠之啐之此二獻也王乃袒而迎牲于門牲入奏昭夏王親牽牲公卿大夫執幣以從入于庭告博顧肥膺王烝牲于碑親執鸞刀啓

血毛授祝祝入告幽全乃殺牲一牢始行朝踐之事出于室坐戶西南面主在西東面薦簋豆脯醢乃取牲脾骨燎于爐炭入詔神于室于時王親洗肝于鬱鬯燔之隋于主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乃升牲首于室中薦腥于尸王前謂之朝踐王以玉爵酌玉樽中醴齊以獻此三獻也后于是踐朝事遵堂上歌以夾鍾堂下調以絃歌作大武之樂后以玉爵酌獻醴齊以獻尸此四獻也于時上自阼階西獻后從西階東酌獻至薦熟先薦于堂有饌設饌乃更設尸王之席于室在戶內西方東南尸在其北布席訖遷所設于堂上之饌置尸主前祝以率酌奠奠于俎南又取屬間脂肔之蕭合醴蕭燎于爐炭所謂臭陽達于墻屋乃迎尸主入室即席舉奠率祝詔王妥尸王拜尸祭酒以青茅白紉酒遂啐之奠之乃坐王以玉爵酌象樽盞盞以獻尸尸獻也后薦饋食之簋又以玉爵酌象樽醴齊以獻尸尸獻也尸食訖王以玉爵酌朝踐獻醴齊以獻尸謂之朝獻醴齊相因此七獻也后薦加事之豆簋尸飲七王獻工尸飲訖授祝祝清酒以授尸尸酢王設酢席于戶內尸取祭饌養養并蝦玉王以出量太與鬱人受之后以玉爵酌饋食象樽之盞齊獻尸曰再獻亦樽相因尸酢后如王此人獻

也尸飲八王獻卿諸侯爲賓者以玉爵益齊備卒食三  
獻合九獻及后王各四諸侯爲賓者一也尸飲九王獻  
大夫士九獻後王降毚而總千舞大武之樂以樂尸爲  
嗣子舉奠與諸臣進獻更行三爵爲加爵用璧散璧角  
而旅酬爵行旅訖尸出嗣子餞厥明更以一牢饗于勃  
○祭有二節日時祭曰間祀時祭有四祠禴烝嘗是也  
間祀有三享嘗進享朝享是也春曰祠以其嗣歲也夏  
曰禴以其物薄也秋曰嘗以其穀成也冬曰烝以其物  
衆也享嘗亦秋嘗也朝享者祫也享嘗于不遷之廟行  
之故禮記有大嘗之名祫禴皆于冬烝之月行故周禮

尚書卷

周禮

卷四十一

有大烝之名周公告祭文王廟于維邑亦禴禮也而周  
書謂之烝祭歲則凡祭之行于秋冬二時者雖祫禴皆  
得用時祭之名也元豐禮文曰祠禴烝嘗之名春夏則  
物未成而祭薄秋冬則物盛而祭備故經傳恒言禴嘗  
烝嘗而孔安國亦以烝嘗爲大享是祭莫大于烝嘗而  
時以秋冬爲善也若春夏二時百禮難洽非所以行大  
享也魯文公以祫行于建未之月閔公以禴行于建辰  
之月僖公則行于建午之月皆非冬月大烝也世儒據  
以證古此祫禴之時說者所以多誤歟禮時爲大節在  
其中矣疎數得中祭之節也蓋親之近者處禮以仁情

有所不容已則必有四時之特祭故禴祠烝嘗于公先  
王謂近親也親之遠者處禮以義勢有所不能周則惟  
特一享嘗而止故雖周公皇祖不過秋而載嘗非以其  
遠乎近親雖不能疎然亦不可大數故時祭之外不必  
有所加也遠親雖不能數然亦不可大疎故一歲之中  
不可有所曠也家語于親廟有月祭以月祭爲正祭則  
既煩矣于四親有享嘗而無時祭則又怠矣遠祖之有  
祫禴尚有疎于一年一舉者乎皇氏曰虞夏祫祭每月  
皆爲此說必有自矣緯書乃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禴是  
本公羊五年再殷祭之說非聖人之正論也夫與于禴

尚書卷

周禮

卷四十一

禴者雖皆遠祖然或以世傳之及或以德澤之存豈有  
一年而不得一享者哉又程子因見王制有天子禴祫  
祫禴祫嘗祫烝諸侯祫禴祫一祫一祫嘗祫烝祫之文  
遂以此祫爲時祫而曰諸侯祠禴嘗烝之祭爲廟禮煩  
故每年于四祭之中三祭合食于祖廟惟春則祭諸廟  
夫王制之言多不可曉而章內祫禴二字爲尤差誤蓋  
祫當爲祠禴當爲禴也程子不過緣文生義耳至胡康  
侯于春秋宣公有事太廟釋曰有事者時事則以爲時  
祫矣春秋之祀時祭既別有烝嘗之書則祫不止于春  
也何爲而又有時祫乎豈以大傳有大夫士于祫及其

高祖士虞禮有哀薦祫事之言而遂比附其義歟夫祫言于大夫士者本為祫發蓋新主祫則高曾祖考之祫皆當遞遷其禮宜祫然男祫不及女女祫不及男不相雜也若時事則大夫士不能備羣廟雖禮尸止在一堂而四親異室男女各室曷常用祫哉况天子諸侯既有特廟則四親有可以不特祭也時事而祫逸則逸矣然王皆相見如男女何彼春秋所謂有事者蓋因事告祭乃祫祠之類耳而與烝嘗分為兩時事不亦贅乎其後政室胡氏于王制值祫之說既辨其非信齋楊氏于鄉書祫禘之期又闡其妄理亦可以易曉矣而後儒相沿

命之鄭云一獻一酌尸也禮酌尸尸獻而祭畢是祭末乃命之以裸為重故特言之○陳士元曰漢宗尊也尊奉之廟故曰宗廟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堂修二十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廳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般人重屋堂修七尋崇三尺四階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廟七個闕門容小廟三個註云世室者宗廟也重屋者正寢也三代或崇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五言之以明同制也夫周之明堂有五室考經云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則明堂亦為宗廟矣有明堂必有大室書云王入太室裸註云太室清廟也則明堂亦為清廟矣又月令以五室皆為大廟則太室亦為太廟矣古人建國左祖五廟乃在雉門之左而明堂則在南門之外有五廟之寢則明堂非祖廟即寢廟也周禮夏官祿僕掌五寢註云五寢之廟蓋明堂有五室故有五寢明堂之名不見于周禮而見于考工記意在當時或稱為寢廟也朱子云一世各為一廟廟有門有堂有室有房有夾室有寢四面有牆宋祁氏云周制有廟有寢以象人君前朝後寢也廟藏木主



寢藏衣冠至秦乃出寢于墓側故陵工更稱寢殿後世因之今宗廟無寢蓋始于秦也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廟中路謂之唐室途謂之陳闕謂之門宮中之門謂之闕其小者謂之閤小閤謂之閤夫謂東西廂者即夾室前堂也寢前廟後宜有道有閤門有閤門或謂閤門在廟門外然說文以閤爲門旁戶耳豈得在廟門外哉朱子謂堂下之壁開門在焉婦人入廟由開門開門如今東西掖在旁壁夫開門既爲婦人所由則當在廟屋之後而男子所由爲閤門則在廟屋之前矣孫毓氏云宗廟之制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各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差次而南賈公彥云云諸侯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每門之前兩旁有隔牆皆皆有閤門諸侯受聘于太祖廟太祖廟以西隔牆有三閤門東行至太祖廟凡經三閤門夫謂東行至太祖廟者自外門入折而東也蓋以路寢門爲內門又謂之中門則天子諸侯之雉門也其外門則阜門也入外門而曲折以入于廟門則大門在雉門之外而爲阜門可知矣是公彥之說與孫毓左昭右穆差次而南者不同既云太廟西有三閤門則東亦以此爲定規而無所容世室矣然則世室豈必居于太祖左右

而列于昭穆之上哉○郊特牲寘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日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熟○灌用秬黍釀酒以鬱金草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曰以柶以柶以鬯之而和酒中其芬香暢達故謂之鬱鬯用圭瓚盛之于始祭之時灌之于地使香氣達九泉然後迎牲周禮小宰祭禮贊王裸將之事注云將送也贊王酌鬱鬯之酒以獻尸謂之裸裸之言灌也明不爲飲主以祭祀唯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莫稱焉凡鬱鬯受祭之啤之奠之又云凡賓客贊裸內辛后裸獻則贊凡賓客之裸獻背贊大宗伯大賓客攝后載果小宗伯凡祭祀賓客以時將肆裸肆師祭祀賓客贊裸將鬱人凡裸事和鬱鬯司尊彝祠禴裸用鷄羹鳥羹皆爲裸用羊羹黃羹進享朝享裸用虎羹雖羹行人諸公再裸而酢侯伯子男一裸而酢戊辰燕祭止記成王告未及成王命故下記月而以命公足之然猶止記得成王命未及周公受故下又記年而以公受足之統日子月統月于歲總見留後治洛王告公意其事同于一日是七年十二月之戊辰日也王命周公後作冊逸告言王以命周公留後之意使逸作冊逸遂作以

謂之也。上冊是告神祝文。此冊告周公之冊命也。皆史遷筆。有以此冊印告文武之冊大謬。或云逸祝冊者使追補冊書。逸誥者逸誥誥。所謂史由君右執策命之也。亦有理在。十有二月。包此上二節。以繫戊辰之日。蓋此節事已叙在上文。王入太室裸之後。只因上文止有戊辰日而不知其爲何日。故復紀其月。重在十有二月一句。

惟七年據傳當云上記周公留洛之始。此并記公留洛之終。蓋原始要終。見公所係之重。誕保處以王命公而公自任意。不曰誕保文武受命。而曰誕保文武受命者。受命乃所以受民。且示周祚之係洛亦係公。此篇專爲誕保殷民。尚書華篇 卷四十一 六十五

一事故提此句作結語。回照其基作民明辟。并誕保文武受命民等語。看來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句。惟七年句。成王烝祭其日。則戊辰。其月則十二月。其年則成王之七年。此言周公受冊誥誕保受民乃七年之事耳。蓋史家倒記法也。七年而薨。吳氏臆說何以知爲七年十二月。看洛誥首序三月注云。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則公受命留後其爲七年十二月何疑。按逸書毫姑之序曰。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然則周公留後于洛不知幾年。又曾告老在豐。其非薨于洛。洛明矣。毫姑在周官後君陳前。

卷四十一終

尚書華篇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清張孫振鑒定

多士

王氏曰。篇名多士。序以爲頑民何也在。官者謂之士卿大夫士。是在民者謂之士。士農工商。是此書稱士皆在官。殷士。

首節書之本序。前兩殷遺多士十一節作一截。是追序革命之公。後告爾多士八節作一截。是追序遷居之故。及作洛之意。中間爾多士五節小作腰束。結上草版。起下遷居。末後數節始歸結作洛。化殷沐。草除遷徙。皆天下非常大事。周革殷命。又遷殷民。殷民共相怨望。強半是革命。半是遷居。故此告雖重作洛。特從革命遷居說起。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三月當從洛誥十二月爲定。蓋八年之三月也。七年三月周公初基作洛。十二月周公受命留洛。至次年三月公成。

代王用誥治洛。此所謂誥告庶殷者。用字要看傳王命告。故稱用。此節本一句書。初字處不必另說。治洛事。蓋誥告殷士。正是行治洛事。周公初句。不是前此猶望王治洛。初字單下句看。言治洛之始。印告商王士也。曰商王士者。皆

商王之臣子告民自士始通篇只說多士不及民民自在其中告指一篇有開論勸勉二意革命之公遷洛之意開論之也保業安居永久之計在克敬與不克敬勸勉之也見公之化殷止于語言不懼以法

首王若曰三節正言周革殷由天不畀殷我聞曰八節進言天昔不畀夏亦命湯革夏然其初子孫能守故天丕建其後嗣王失守遂致不畀耳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九罔固亂爾我我其敢求位○惟帝

尚書革誓

周多士  
卷四十二

二

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此三節言周革命之公以天立說呼殷遺多士以起聽殷遺對殷亡言弗弔帶下看言殷紂暴虐不爲天所憫恤旻天句說殷亡之由我有周三句說周興之由不可遂以典亡皆出于天作兩平當把天勅殷而周奉天以終事一直說下如云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受眷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者之誅罰勅正殷命而革之以終上帝之事是周勅殷命實奉天罰之公也佑命天命所佑助也卽勝商之命明威王罰一般自天言曰明威自人言曰王罰紂固司王罰者也惟其不王而失天職故職移于周反致王

罰于其身末句就罰商事說勸者革其不正以歸于正終字應轉佑命說言天以是命周而周以是終之也將者本其始勸者要其終曰天曰帝正見公處須知旻天一句是殷亡卽後在今後嗣王四節是我有周三句是周興卽後惟我周王丕靈承二節是首節天明威卽第三節之天明威二節天不畀卽第三節之帝不畀總是以第三節申上二節把天明威天不畀都引到民上去重民說

次節申上革命之公再呼多士起其聽殷命與勅殷命相照勅公而弋私勸則非弋二句起下惟天句見已非有心實迫于天意耳不畀對上降喪說固如推亡固存之固不

尚書革誓

周多士  
卷四十二

三

固殷亂着一允字言外見允固治而弼我遂出弼我對生佑命說此二句頂允罔固亂來一氣直下不必添遞語如云肆爾多士非我周小國敢有心弋取殷命惟天之不與殷者非薄于殷而厚于我也天心願治信乎不固殷之亂自于我周而弼輔之一奪一予理之常耳我其敢有求位之心哉求位與弋命不同弋非吾所宜得出其不意以襲取求是我所宜得有心冀得之我其句又應轉弋命句此欲其以民秉察天意也惟帝句截住緊疊上降喪罔固說惟我下民二句正明惟帝不畀而帝可畏三惟字連跌下最急上言天不畀殷而畀我恐殷民不信故此言惟帝

之不界殷于何驗之。惟我去殷之下民秉執而作為者。惟是上天喪殷之命昭明而可畏者也。蓋下民秉為離心。離德叛商。歸周持乎一定。力不能挽。勢不能回。確然不易。是即天威所在也。重以下句推上句。秉為明畏。直指喪殷一邊說。匹夫之志不可奪。秉者心之所執。為者意之所造。民之所廢。誰能與之。民心即天。則天之顯赫者。果有徵矣。此句就上二句斷之。正言天因乎民。非相因也。勿以天民相因。平看因兩平說。

尚書華篇

卷四十二

四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迨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洩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又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舉夏之亡。以見殷之亡。上帝引逸。泛說。周公所聞止此。有夏以下。是周公之言。帝所界。必其能適帝引者。上帝引逸。雖不止。象而帝降格。嚮。則是專引桀。桀不能用。故亡。引逸以心境。言人知逸欲之逸。而不知義理之逸。逸之云者。意念俱化。接構兩忘。有無限恬愉之趣。其間若有引之愈長者。就令縱欲之餘。常有天真之露。蓋上帝無停而不運之時。則君心無錮而不開之會。即帝之引處。此句為夏不迨。

逸張本。桀舍從理之逸。而就從欲之危。故曰不迨。迨通字。頂上引字。來見帝亦未嘗不引。桀降格。示嚮。猶是引逸之心。弗庸有辭。不迨。逸其矣。于是帝乃無逸。可引。夏乃無逸。可適。降罰。所以不免也。降格。所謂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儆懼之。如伊洛竭之類。弗克庸。所謂及其不改而傷。敗乃至者。淫洩者。過洩之謂。有辭。如曰。予乃亡之類。元命。即君天下之命。降罰。垂重降格。弗庸上。

尚書華篇

卷四十二

五

乃命。緊頂降罰。命商正。以黜夏二字。直貫到底。都是天諭。如此。革夏二字。屬上句。指天命說。句四方。即革夏中事。不甚重。後民句四方。所以革夏也。重夏亡。不重湯興。勿作贊。湯看。如云。桀既不能為民主。天既廢其元命矣。乃命爾先。祖成湯。奉將明威。爰革夏正。而用賢以治天下也。治天下。自用則小。失人則敝。後民句四方。謂與賢人經綸天下。若旁求有素。又前此之事。要見分布遠邇。意句主布德。指後民說。如治田然。一疆一畝。井井有條。故借句字以形容用賢之規畫區處。周悉詳備。意正湯之明德處。

此合下節。是下紂之過。文不重。湯亦不重。湯後諸君。自成湯節。言商之世。德能守天下。明德恤祀。兼湯在內。然意重繼體之君。以起後嗣王之不然也。大意云。然商之享有天下者。豈藉商一人之業哉。自成湯至帝乙。代不一君。無不

明其德而恤先祀其不忘祖宗之心。明德為之也。自  
至帝乙至于中包太甲盤庚諸君罔不宗見後王有同心  
意明德者湯懋昭日新之德後王世世守之恤祀者報  
宗祀有報本興哀不敢荒墜之意蓋祀以交神明非獨以  
致人之敬亦以妥神之靈而廢祀則神無所享矣故曰恤  
祀恤字訓敬不得明德恤祀即顧諟祇肅之心源顧引逸  
說德引逸時醒醒為明引逸時涼神為恤祀恤祀即明德  
中事故後止云不明厥德上以勸業得天命言故曰後民  
甸四方此以守成保天命言故曰明德恤祀甸服是親德  
之所布懷遠為近四顧天下皆吾甸服此正湯之明德所  
在也而至治之聲不待言矣因湯區畫詳備故自此以至  
帝乙但紹顧諟之心源以夙夜誌祀而已

尚書卷

周書卷十二

六

此節以天之眷商者愈隆商先王之事天者愈至立說成  
湯能用帝引其俊民甸四方與明德恤祀皆適逸事也殷  
王適逸處即其不敢失帝配天處故亦惟天亦罔敢爾亦  
字是天與殷王迴環對說言殷王固罔不如此亦惟天如  
此雖是天如此殷王亦罔敢如此所以能配天也起下後  
嗣王敢失帝帝安能界之其不建大喪皆跌重後人身上  
去○上節言湯之造商固惟天所眷矣而有殷後王明德  
則昭升在上恤祀則馨香發聞亦惟天大建立保祐之亦

尚書卷

周書卷十二

七

惟對湯言建訓立者天子乃天之立王也自一世至累世  
故曰丕建丕建就國祚說指其歷服之固也保之使不危  
又之使不亂保又即丕建處六百年享太平鞏固之圖豈  
非諸王之自適于逸而益彰上帝之引逸哉雖指國統統  
亦有式教用休百神降登意然天雖眷之殷先王不以天  
之丕建保又自恃愈加操存其明德恤祀之心亦罔敢失  
帝之則所以出治者有本而無不配天以澤民也亦罔敢  
對天言謂既得天眷亦如此澤民易配天澤民難天之兩  
露澤物無所不浹商先王仁政洋溢以澤乎民無彼疆此  
界之殊亦無所不浹故曰配天其澤要知配天其澤是倒  
裝句如直言則其澤配天耳毫髮違理便失帝一夫不獲  
澤非配天重熙累洽之後不難民見君澤而難君見天心  
故出王游衍之時纔見君廣大化即見民沐浴帝以主  
宰言天以覆偏言配天其澤從罔敢失帝來正所謂明德  
也而恤祀即此在蓋此就是念先王勤家處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  
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惟天不界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  
罰  
在今後嗣王四節言商之亡與我聞曰節相應正語脈

重虞言先王罔敢失帝故能維此心而成配天之禮也  
紂大不明于天道本既亡矣况曰能聽念先王之勸勞正  
家而配天以澤民者乎聽念二字重看聽而弗念猶無聽  
也况未必聽乎先言不明天理次言不念祖宗者蓋天理  
有一念之明則追惟前人憐風沐雨之勞必不忍淫泆以  
蕩置之也紂惟于天理昏蔽之極如何肯念祖宗誕淫二  
句又推其實言之惟淫泆而罔顧天顯則窮欲而滅天理  
所以不明天道也淫泆而罔顧民祗則從欲而拂百姓用  
以不能勤家也講罔顧天顯民祗又須分開與上二句轉  
應不顧天顯與罔敢失帝反不顧民祗與配天其澤反在

尚書章句

卷四十二

先王則罔不明德恤祀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後五  
則罔顯于天罔顧于天顯民祗幾個罔字都斤兩但先王  
言罔說無人不然後王言罔說無事或然耳因紂敢于失  
帝從天說到先王故把先王輕說一分着一矧字非謂先  
王不當聽念也天顯即上天明威以明故顯民祗即上民  
明畏以畏故祗天顯民祗總是一個猶商頌云天命降監  
下民有嚴也按自成湯至于帝乙至此三節以明德二字  
為主以恤祀與念先王勤家相照恤者憂也恤祀是憂念  
宗祀不敢失墜意非泛泛敬神者比恤祀根明德來先王  
本明德以恤祀故以罔敢失帝之心澤民無非明德也而

恤祀可無後嗣王不念勤家是不恤祀也竟能明德  
淫泆沃用以顧天顯之心顧民時說亦如明恤串下未見  
到恤祀與念先王相照處

惟時二字指罔顧天顯民祗言降大喪即不保意與不建  
保又相反語意承上節言紂不明天道不能愛民惟是時  
不建無地上帝不肯不建而保又之降若此大喪也

此推不保之故前言成湯至帝乙罔不以明德為天不建  
故言紂亡而以不明德斷之○不昇指大喪言不明德作  
推由說指罔顧二句如云天所以降喪于殷者正以紂

不明其德罔顧天顯民祗之故其不昇與不保義亦別不  
尚書章句

卷四十二

保對上保又以治亂言不昇照前不昇以于奪言自惟  
不昇至此叙夏商興亡俱以上帝作主

此節了上文案起下制殷意虛言以見我周伐罪之有  
也四方小大邦國之喪皆有可言之詞而况殷乎有  
于謂謂自作孽而與人以可罰之辭指受罰者說不指罰  
人者說時說似差

王若曰罔敢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鑑承帝事○有命曰制  
殷告勅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

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勗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喪  
肆不正

五節爲通章前節爲通章不盡承兩節前章命一截承  
度兩節起下遷洛一截中間惟我事二句又上下文小通  
脉上句收上丕靈承兩節下句又起下洪無度兩節○  
殷多士節承上有辭于爾而言蓋推革命之公以終之也  
抑丕字靈字就有終之之意只虛說下節方是其實今宗  
對上在今言惟字見多方周棋顧意今惟我周王奉辭伐  
殷者豈周之初心哉大善承天之所爲耳靈者虛靈之靈  
若者自私自利之心以觀觀天命則爲大圖度而非丕  
承矣承而曰嗟然無利商之心善承而曰丕廓然無珍  
商之念至廣大至公平也

商書

大誥

十

丕靈承帝事何如受帝命者乃帝事也帝于冥冥之中有  
命曰殷有罪爾其爲予制正之于是我周王不得不告其  
勅正殷命之事于帝蓋得命而後行也有命制殷即帝事  
告勅于帝即靈承曰告勅者即武成大正于商之告勅即  
勅殷命之勅格其不正以歸于正故曰勅

惟我事不貳適句實說即靈承帝事也乃承上幾通之辭  
惟爾王家我適句虛斷之重在天上說我事與帝事相連  
信帝命制殷而我勅正之是我周從帝無貳適矣爾不貳  
于帝則周之新在即天所在也爾殷王家自不容不貳適  
矣見從我即以從天確不可易之意曰爾王家者對商王

士言所謂商之孫子臣服于周也惟我事不貳適適即  
逸之適惟爾王家我適借上適字起下天命從遷洛說到  
作洛上去都重天命見周引民民當適周

予其三節言遷洛由天命以止其怨惟爾二節歷推其怨  
而以天命折之○予其節承上來惟爾王家我適則當絕  
其反側動搖之心而安居于商邑矣當殷亡時我周猶封  
武庚于故都未嘗爲遷爾計及三監武庚蠢動于其曰惟  
爾助虐大爲非法而遷之故今日我之遷爾于洛者非  
震動乎汝也變自乃邑焉耳蓋自作不靖爲法所必遷者  
也其曰之其以前日遷殷心事言無度指叛亂言爾動搖  
遷徙言自乃邑即應轉首句合上節看見不予我適之禍  
也

商書

大誥

十

重看予亦念三字要將感之以恩意排發生動自乃邑以  
人爲言肆不正以地道言謂風俗漸靡非謂狂氣消熾也  
然大戾亦自無度上生來惟爾大爲非法既造謫遷之端  
重以天降大戾又有當遷之理亦字承自乃邑來大意歸  
重此節蓋天降大戾正爲時惟天命起也言遷國雖爲變  
自乃邑予亦念天之就此殷邦屢降大禍紂以無道誅武  
庚又以不靖滅再世亡國故知此地留樂成風邪惡不正  
必不可居矣蓋不特法所必遷而亦天命所宜遷故使爾



避凶趨吉未必非爾之福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我先人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于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承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迷比事臣我宗多遜

以下八節又先追叙遷居後乃正論作邑經文至此始有遷居字當知此下方爲告遷當單主遷洛與作洛說前四

尚書章句

周多士

十一

節是告昔日遷洛美意後四節是告今日作洛美意一篇惟後四節爲用告本旨○王曰猷四節追叙昔日遷洛相所多遜之事却與重解釋因殷士疑遷是周家相與爲難此釋言時惟天命我初非與爲難因殷士疑遷是周家有心廢置此釋言我實以德相求豈忍廢置又因殷士疑遷是周家特用致罰此釋言我是期爾遜順不是致罰每一疑用一意釋之王曰猷節以遷洛之意更端告之承上二節看通節天命裁上原遷洛而歸之天命下勉安洛而懼之天討時指大戾言卽下天命是遷居西爾者洛雖在鎬京之東實故殷之西南天命亦告大戾言卽應轉首句

朕不敢有後二句致微懼之詞非開釋之意若新說云不敢有後謂遷之止矣無他罰也怨我何爲是憊諭意照下致天之罰相戾○猷告爾多士我惟以殷邦屢降大戾之故遷爾居西自東遷西開闢跋涉非我一人奉持仁民之德不能安靖故爲遷徙震動也蓋降戾既是天則遷亦是惟天之命我既從天以遷洛汝無違天而復反側不安居于洛也若使有違越天命則在今日猶有告爾之命未卽加罰後日我不敢再有誥戒之命而但以罰加之爾于斯時則無我怨矣

尚書章句

周多士

十二

卽舊開闢論空落惟爾知三字最足疎動殷人惟爾知曉斷下二句卽其所知者承上節來言汝所以違越者不遵以我周革殷之命而內懷不平耳然惟爾亦知殷先人有冊書有典籍于中載殷革夏命之事命果不可革之物耶典卽冊中所載典故若謂周緣商以自解則商革夏之初又將何所緣以自解乎蓋商民認此命爲商獨有之命故怨周革之不知命無常主商亦得之于夏者遷遷遷革惟爾有德者主之與前言夏殷周興亡意相應此節輕遞起下節此申言所以遷民之意今爾其曰舉遷洛以後之怨語其字不是商民果有是言乃度其革命之說既窮必將以用

人不如商賁周。迪簡以登進言。服僚以職司言。申用德曰。聽有德不敢蔽。無德不敢徇。此句實亦點破殷用夏賢法。如俊民廣旬。便是用德榜樣。求與望意于遷洛上見。寧舊典而矜不能用。無可用。且置且憐之詞。天命與上有剛上言罰罪之命。此言章德之命。總是深折其怨望之私。○通簡二句。正周公度商民之言。就殷士意摹寫。殷用夏賢。覺有悵然于周者。言周家徒知革命如商。而用人則不如商也。啓迪簡拔在王之庭。隨因材受任而列之百僚。啓迪簡其進用之路。簡拔者致其選用之實。王庭泛言。勿分迪簡職之大者。有服職之小者。百僚下要補爾衆。雖有是。尚書

達于用。非以用爲矜。我國家之禍。固達之。人人向榮。爾猶惟梓。所以可矜。故卽紇承曰。今日不爾用者。非我忍弗能。于之罪也。是惟天命章德。不可強私。不但予一人之聽已也。惟聽用德。不是折辨殷士無德可用。正明以德相求。縱不用于今。未必不用于後。天意固未可知。勸殷士惟當修德。以俟天休。必不當因遷而生怨望。若說不用乃是天命。與我無與。便與殷民成決絕矣。非公意大意云。我嘗想之。今爾其曰。商革夏命。初夏士啓迪簡拔在王之庭。而有服列在百僚。此或爾所以責我周者。然予一人惟聽用德。固不敢蔽。亦不敢徇。故我敢求爾于天邑商。就遷徙中寓期。尚書

自奄者是賤奄在前昔來自奄者是于大降爾四國民  
大字着眼降命放下活命也勿作滅等明致句虛起迷解  
明致之實天罰者有罪譴還王法當然人君奉天行事  
曰天罰還洛不可以還迷言然離其故土使遠于惡俗  
還迷也此事臣三字一義此事者親比而服事之臣道也  
比事卽是臣我宗傳略去事字于殷爲還迷則于宗周爲  
審邇臣我宗多邇與下臣我多邇相照但此乃期之未然  
之詞多邇指商士說多卽多士之多曰邇者化悻逆爲  
順也在家爲孝子順孫在國爲良民善衆非一端故曰多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伐奄時爾四國民命我大降有爾  
南書卷卷四十二

陳大猷曰四國殷管蔡霍非也

諸國大行之東北踰商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武王伐  
紂以其京師封武庚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  
叔而後之自紂滅而北謂之邯鄲謂之鄘東謂之衛  
三監叛成王伐三監更于此建諸侯封康叔于衛使爲  
之長後世稱并三國混而名之據云三叔各監一國不  
知所監之國爲誰○周書作維云康叔叔宇于殷使爲  
施父于東土謂東土謂殷也康叔叔宇于殷使爲  
叔○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邯鄲以封  
于武庚鄘管叔叔宇之衛蔡叔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

三監制周公封之蓋以其地封康叔邇邇邇之民于  
邑○補傳曰鄘鄘衛皆以水得名鄘水在大山之南  
水出宜蘇山  
衛水在衛野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  
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來臣  
我多邇○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  
昇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  
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  
小子乃與從爾遷

以前告以還洛之意皆往日事此節方是正言當日作洛  
化殷本旨而申命以多邇也不爾殺卽大降命時命有申  
南書卷卷四十二

命雖指前半篇然玩此二句不是結上有起下意命卽多  
邇之命下文爾乃尚有三節正申命新說云昔朕來自奄  
固已有命矣今予惟不忍爾殺故告還洛不已又告營洛  
所謂時命有申也似勝前說爾知我今日之營洛則知我  
昔日還洛之意矣今朕三句以作洛本意言之四方句是  
與起多士句不平如云且我所以作王城下都大邑于茲  
者豈有他哉固爲四方諸侯罔有適中賓禮之地以作王  
城亦惟爲爾多士遷居所服順奔走臣我宗周化爲多邇  
之美者無居處之地故作下都也亦惟爾多士句重見以  
作洛大事專爲茲爾殷士而且以多士攸服專爲配四方

依實是我今日之舉。即前兩之情。用意何其厚。即注以我所以一段。正是代本文推原。非更端也。大邑兼王統下都鎬京偏處西極。諸侯之朝會者。及爾民之比臣者。道遠而苦于至。故宅此宇宙之中。一便于諸侯之朝會。二便于爾民之服事。因上言天罰故借。諸侯以形容作洛。兼以爾爾以便爾也。四方同賓當主王朝說。猶云臣賓四方也。奔走臣我多遜。是解飲服二字。與上移爾遐逝比事。恒我宗多遜一意。前多遜是期之。此多遜蓋稱許之辭。要期勉必然意。不是已然。

此下爲申命。蓋有土而寧。幹止正通事也。爾乃尚及爾。時其爾氣重。雖各別爾乃尚據其見在。寬說下用敬。即兩端開陳禍福。勉以當寧。幹止。轉下今爾惟時。則直從其敬一邊着力。勉以當寧。故爾惟時。口氣比爾乃尚其事。決見今日不可不攸服多遜也。其申命在此。爾乃節承上言。所以處多遜者。如此言我替洛之意。不過爲爾民假使果以此爲致罰遷爾。則暇爾田廢爾業。爾宅矣。以今日論之。昔有爾土矣。今爾乃于洛。尚有爾土田而粒食如故者。爾有幹有止矣。爾乃于洛。尚安于幹而有生業。安于止而有室居。亦何不便于洛之有哉。當時殷民懷土者。有遷徙業之憂。故言及此。見今新遷在洛。一一不失其舊。仍舊有田土。幹止。幹者四民之事。農工商賈是止者。四民之居。農場市肆是有土斯有幹止。相因以土幹止。慰多土者。未暇在百僚也。依傳仍舊有字。兩庶幾字。勿作勉詞看。恐礙下節重疊了。

此節分別禍福。見不可不敬。下節因勉而期之于爾。克敬說天。惟界於爾。見天且然在我。肆於爾者。當何如于不克敬。說于亦致天之罰。見天降爾命者。且然則在天不偏不界者。又當何如。克敬只就不怨望之言。蠢動之行。惟土田居止之念。便是。註言動句落一層。界於爾。于於憐于爾也。於字內有保身昌後意。敬者主一無適之謂。周不貳于帝。商不貳于周。即敬。即天也。言動無不循理。正是天界。即賦界之界。引進之逸。我之於爾也。不過爾商之故事。天之於爾也。直以賦界者。於之取其悔悟之深。而憫其陷溺之久。全在天界上見出。天於來乃敬中之真機。絳也。通節宜歸重上二句。下二句反言以見當敬。不克敬即反側動搖是不惟不有爾土。而身不保焉。又安望天之界於爾。曰不有爾土。包幹止在內。傳釋不啻不有爾土。加寬徙二字。尤善。亦字語意有重有輕。如上亦惟爾多士。攸服亦字。以氣重如此。于亦致天之罰。亦字口氣輕。要見敬則天界。不敬則羅天之罰。禍福之機。係于敬肆之間。如此。

此克敬界神之實也。惟時二句就用功說。即克敬下。爾  
二句近利一身。遠利後世說。正是天界終處。然爾小子一  
句不與有幹。有年平履更進一步。從爾還呼。實忻。見得  
殷民不但以撥亡之餘。享幹年之樂。一旦以亡國之裔。作  
起家之祖。則安洛之利亦至矣。如之何不敬。○惟時二  
舍不反側意。邑者衆所聚。而宅則死徙無出。鄉之義居者  
已所獨。而繼則宅之久。便爲繼。蓋反覆不靜。非敬也。其宅  
爾邑乎。井田之制。四井爲邑。安集之後。各有定業。鄉用  
井相收恤。救助安其黨部。不復有僑寓散處者。從違歸定  
非敬也。其繼爾居乎。已之所止爲居。從草創而接續不已。  
尚書書卷  
卷四十二  
示  
安之而有常居之心。連綿于樓止。續續不廢。所謂爲可繼  
也能宅能繼斯爲克敬矣。則爾安居樂業之下。勤耕鑿而  
時作息者。于茲洛焉。外王罰而享壽考者。于茲洛焉。不但  
爾身而已。爾子孫乃興起而有幹。有年引之勿替。亦自爾  
今日之遷洛始。是一決策而身家子孫均享其利。可不敬  
哉。有幹者身無外患之援。而事得以成也。營爲者營于茲  
洛乃爲實營。不然則爲營。營有年者身無刑罰之加。而壽  
得以永也。引年者引于茲洛乃爲逢年。不然則爲偷生。重  
于茲洛三字。乃典內亦不外幹年意。須認茲洛是爾所有。  
爾子孫所憑。曰爾曰有從本分中覓當有自身上求實在。

也。若太晨之土。有今。爾後子孫能得藉之興。自遷洛以後  
方得有爾之子孫。可以遷爲怨乎。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着又曰。字更端再結。予字爾字緊相應。抽說居字應前遷  
居重在遷洛作洛故也。說居則土在中。言指已然說如革  
命之公。遷洛之意。作洛之由。安洛之利。是時我所言無非  
爲民之攸居計。爾可不自念其居耶。言外有爾惟不靜故  
不能保其居。若更不靜。則此居又難保矣。意時予乃或言  
宜句。爾攸居。又句。攸字即斯于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  
攸寧。攸字之義。  
尚書書卷  
卷四十二  
示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瀋張孫振鑒定

無逸

通章無逸專責守成。首三節知與不知論其理。次四節言宗後王實以人。次六節又實以文祖商受周公無逸之旨。至此已盡胥訓誥五節則又揭古人三宗文王之能聽者。使監。蓋惟恐王心或逸不能知。不能聽。故更端申說。見必知方為所其無逸也。嗚呼發端雖七。意只兩截。然無逸一篇括於酒誥之一語曰不敢自暇自逸。故商宗文王

皆言不敢。至文王言不敢。又言不暇。然不暇者食也。非不暇飲也。食且不暇。暇飲而耽樂沈酣乎。故論所其無逸。至不敢不皇而已密。此亦何待諸臣之訓誥。又何至小人之怨置。但三宗文王原自敬德。設聞人言愈覺不皇耳。夫食則不皇而敬皇。逸則不敢而怒。又不啻不敢。此其夙夜匪懈為能所其無逸也。故正言則勤以勸。反言則逸以戒。一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

知

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故惓惓以法祖恤民為訓。此舉君子之能無逸者。示勸嗚呼。人君位居民上。不可毫有縱逸為也。惟君子所其無逸。身心所安無一息不在於勤勵焉。君子對小人看。不指成王。亦不指四君。泛言古昔聖賢之君能如此。非說當然。勉王意在言外。所其其字要看。逸就心上說。具嚴天命。顧畏民。若而動靜食息。莫不以無逸為所。如鳥於林。魚於水。自不覺其為之所也。觸境皆真。不以真礙境。精神常運。則常新。常常提醒。此心一毫暇豫不得而入。凡人乍動作。怠亦有。無逸時。然能

不能久。則寄寓而非處所。即知有無逸可安而安之。是以無逸為所。便落工夫。第二義非所其無逸。敬作所者。此心未必有敬。故有意作敬。所無逸者。此心原未嘗逸。自無懈戒。逸就渾成說。此居敬到熟的田地。逸亦無逸也。無逸與敬字有別。敬字與抑畏平層。抑畏者無逸之本。逸者勞之反。若勤勞於事。則敬。性者矣。只心常勤勞。所謂須臾不敢下擔子。卓立脚頭者也。苟有逸念。則積安成愒。積愒成衰。非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君子處要點。天命去留所關。民情怨樂所係。無逸下。要足享年。未意王敬作所。所字是定的。所其無逸。所字是活的。有進進不已之意。曰

所便見無逸矣况所其無逸乎

次節比上節推高一層看言君子國所共無逸矣然無逸至安逸何能以無逸哉由其先知稼穡之艱難而乃居逸位則於小人之所依者自能知之而凡逸樂以妨民者必不為矣此其所以能所其無逸也無逸在依字下見出先知對則知看不對乃逸看先知稼穡之艱難乃無逸也無逸乃逸也則知小人之依言君心念念及民仍是無逸也二知字正所共無逸處○先知則知緊要處也言君子所共無逸非作而致其勤也蓋人之精神有限終有任其奢廢終是有量有散之功非究竟行德之樂也

論語精義

卷第十三

三

識為主先知難則視遠貴難乃逸屬上作一句讀知只是心上非必皆未為君以前身親稼穡而後為先知即在君位而能於庶務中獨先識得三農之勞苦艱難便是先知只處逸時心中先有此意耳蓋知的念頭常出於居逸之外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也乃逸就君位說輕帶則知由有行意惟勞苦艱辛能消人逸志而民間疾苦盡知之矣暑雨所寒盡嘗之矣則其居逸必有如傷之視舉安逸之倚盡為所奪矣依字比艱難更深知依內有作用比知艱不同凡不奪民時不妨民事皆是宜就所恃以生處寬說若紐定在稼穡上則先知稼穡後又知稼穡便不成話天

下至節舉者莫如稼穡而人依以生焉故為無逸之本

稼穡之艱難稼穡字固重而艱難字尤重道艱難是小人艱難依字即從此生謂之依者是小人食之本末之艱難心所自出相依為命者所以雖甚艱難而有所不避也豈泉曰依者是相並而生的意思天下固有兩物而相須以並生者如魚之於水木之於土人之於天地之氣皆是也魚有魚所受的元氣須得水纔養得他木有木所受的元氣須得土纔養得他人所受的元氣須得天地之氣纔養得這元氣五穀亦受天地之氣以生而土得五行之

論語精義

卷第十三

四

先知何是無逸本源乃一篇所重蓋人若生乎深淵焉然無所知便以君位為逸而小民置之不念故必先知艱難方得不可逸而不逸先知是知民依就是知哲○此篇逸字微有分別所其無逸逸豫之逸也後所謂惟稼穡之從是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此安逸之逸指君位言後之後王生則逸亦此逸字惟生於安逸所以惟航樂之從又是相趨之勢

三節說小人之逸亦不知所致重不知二字乃諺以下甚言逸之情況此不但借小人以不知稼穡而縱恣以形其君者必不可不知稼穡最要看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豈



不知稼穡之艱難。蓋以成王爲繼世之君。恐其不念祖考之勤勞也。詳三宗繼世之君。亦此意。時說小人是小民。爲君之君子相對。看來此小人不與君子對。蓋以小人之父母喻前王。以小人之子喻嗣王耳。不知與先知反。乃逸與則知反。乃逸以下皆逸所致。乃逸指逸樂之逸。與上主君位言者不同。蔡傳以逸爲逸。與上以勤居逸爲對。人君之位。本逸者也。故曰以勤居逸。小人不可云以逸居逸。故改居字爲爲字。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云者。謂不知稼穡之艱難。而縱逸自恣耳。所以不知。只爲坐享成業。竟不思此成業乃從父母勤勞稼穡計來。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一路通下。正其縱逸自恣處。乃諺者言之鄙俚。既誕者行之恠妄。誕甚于諺。故着既字。否。傳釋不然。不以艱難之事爲然也。看來否則口氣。根上二者作轉語說。正如俗說。卽不然也。謂不諺不誕。則又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有聞見知識。謂稼穡外一無所知也。無聞知。正是侮父母處。蓋以壯麗爲威嚴。則薄前人之堂構爲苟簡。以侈恭爲得意。則鄙前人之恭儉爲纖苛。此繼體之通患。亦卽下文所爲誇張幻語者也。農夫之子生而飽煖。且不知稼穡之艱難。諺誕侮慢。不知父母之依勢所必至。况嗣王乎。蓋卽輕明重。甚言不先知之不可。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自不

讀書筆

卷四十三

五

逸了。則知小人之依。只發明得不逸二字。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必逸了。乃諺既誕。只發明得一個逸字。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殷。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武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股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斂侮。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武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四節遂舉所聞知與不知之人。上三節總以無逸爲主。而所謂無逸者。俱在爲民處。看發首須根知依來。中宗無逸全在一敬。以嚴爲恭。以寅爲畏。總極形容。惺惺本體。所以出王游行。惟有一理。故曰天命自度。天命自度。卽從上四字討出。治民二句。雖有正反。亦下意少深。大約恭畏祗懼。見無逸而嚴寅不敢。則中宗之所其無逸也。無逸必以享國言者。成王幼冲。血氣未定。壽夭之原。皆係于此。故詳舉古人寓訓。○中宗太戊之廟號。殷家中世尊其德。其廟不

讀書筆

卷四十三

六

毀故稱中宗中宗無遜之所在要知以開寶書殿王中宗  
宗句下照下爰暨舊爲小人看則雖不言中宗之知德  
亦暗從知依來故中宗下補先知等意曰嚴恭寅畏曰度  
曰祇曰不敢將此心周周匝匝分明說個所字天命自度  
三句一意貫下都是嚴恭寅畏不分修已治民人之時出  
時入而無恒度者心也所以操其出入而內與外流注已  
與人灌輸者獨此惺惺之天命耳嚴恭寅畏就是天命自  
度處莊乎若天之降臨抑乎若天之下霽何嚴恭也惺惺  
與天爲徒而凜然若天降威何寅畏也虛靈渾渾中止一  
惺惺何分名目就齋戒之極若舉一切敬惕之心合併而  
凝嚴恭以莊重謙抑訓是心之所發一于敬寅畏以欽肅  
戒懼訓是心之所存一于敬此心中止一天命故止于一  
敬不得以四者尋個天命也天命即曰明且之命雖天理  
只在人心却有赫然昭示意即理字亦替不得命字命乃  
吉凶予奪之所自出對若天下者言尤不宜虛說天命之  
理本自身之度衆人敗度法能禁之人主敗度雖有法不  
得禁故人主所攝者惟天天之所攝者惟自以天命爲自  
已尺度不敢踰越不自度無能爲之度也已一肆即明命  
亦不能使之操矣治民二句正天命自度中事匹夫勝于  
可言懼矣然猶惕於民而懼也曰祇懼則此林總者執非

明威之所屬正天命之實證處若于此一荒寧前此時義  
之初俱虛而無寄故即未見有衆寡小大面時爲提隱  
其于治民而稍聞之人主偶一荒寧猶可以勤補獨患其  
有敢荒寧之心曰不敢敬之至也祇懼即不敢荒寧祇懼  
之心即嚴恭寅畏之心自治民言之爲祇懼耳享國七十  
有五年皆無逸致之自中宗以至文王皆然蓋未有能保  
民而不能保身者也舊以此節與下二節分敬和仁看如  
云惟敬故壽下無間里之怨詛上可以格天命之精微以  
後王耽樂之促反見亦是若專以操存則血脉循軌精神  
內固等說似黃老之術矣  
承上我聞來言高宗之無逸舊勞二句則艱難民依尤覺  
明白其惟以上數句叙其無逸之由其惟六句以和爲重  
自身而政而民相推下去惟和身而後能和于政惟和政  
而後能和于民無處不是和敬周匝分明說出所字高宗  
之和著于身本于三年不言和達於政著于民本于不敢  
荒寧是高宗之得力亦本敬來其惟不言二句是頭腦工  
夫全在不敢荒寧一句下嘉靖三句總是治民事要皆不  
敢荒寧所致中宗不敢荒寧在治民祇懼之下則從外說  
向內高宗不敢荒寧在嘉靖殷邦之上則從內說向外一  
是結語一是起語微分淺深蓋高宗之所其無逸又在至

于小大無時或怨上故也不可以為無逸之實惟無逸故能致此和耳夫自一身政治以至于小大之民舉無不垂戾如此豈有一毫逸樂者能之人君逸則下致民怨上于天和最當自考處小大無怨是亦壽考之理下論文王咸和萬民卽此意篇末論違怨詛祝怨詈本此發盡○不特中宗也其在高宗未卽位時父小乙使人居民間而勞于外爰與小民出入同事備知稼穡之艱難及作起卽位則知小人之依故丁父小乙之憂乃或時亮陰三年而猶不言恭敬淵默以思治道三年不言照免喪不言增日或一則謂聖賢之君未必盡然一則謂三年不言非常然

尚書集傳

卷四十三

九

乃或因居喪而然也此事無與稼穡艱難然非知稼穡艱難之主不能恭默守禮也乃或二句就粘下乃雍迨其惟句承上起下之辭惟字乃字相應無逸工夫全在不言內就高宗身上說不必泥發號施令恐涉政王者之言出乎身故以雍爲和之發于身與中宗天命自度對看不敢荒寧二句串說正是敬畏處從知小人之依而出者不敢荒寧須着爲政字出言爲政不敢荒寧也荒就事言寧就心言謂高宗無敢荒寧之心以垂戾其政理故政之徧及于殷邦者能使蔚然嘉美卽在凝然安靖中而無一事之忒乖也要見得和字意和從敬中出重不敢荒寧句惟不言

故思之既精蓄之既極發之於言者乃和順而富于修身治平之理恭默所凝而天地民物之和無不洽不重言只重雍字必須當理乃雍雍處正不敢處雖有教養工夫還在心要比上不同上從祇懼中說此乃急急退遲惟日不足之心非有所做而自不敢者用心太廣一時收拾不來曰荒安於已爲不求更進曰寧嘉靖不作效亦不作用功說乃不敢荒寧之瑩徹貫洽處謂能致此于殷邦耳與中宗不敢荒寧對看化行俗美謂之嘉安居樂業謂之靖嘉者自靖不是嘉了又靖然不曰殷邦嘉靖而曰嘉靖殷邦重在高宗身上說君德蓄極而溢天下彬彬實有其文以

尚書集傳

卷四十三

十

相忘於不擾之天也大抵世俗民風不難于靜難于凝定中有煥不可抑之光彩而以不敢爲陶鑄何休嘉不發于寧定也此休嘉之景象融融藹藹方且交適于不識不知而何怨端之可蠲和洽之極至于小大之民無所容其疵戾則嘉靖之至也至于二字有力承上說來言高宗嘉靖殷邦之功使萬邦之民咸被德澤至于無小無大莫不歡忻鼓舞無或有怨謗者如此非有所包也小大以民言不可以殷邦指國小大指天下然小大二字實從殷邦邦字生來小民不敢言而敢怨非必怨君卽祈寒暑雨之怨亦宇宙間有鬱氣矣曰無時則無一時有怨曰無或則無一

人有怨小大無怨民之和也而曰和之著于民者言民之和乃高宗和之也至于小大二句勿煞就民不怨無怨隱見高宗能盡君道以至民無或怨方是篇中發無怨一義。

亦承我聞言祖甲之無逸也不義惟王二句一氣說爰暨小人尚是與小人維處觀其耕稼為小人則是躬稼矣微有不同舊字與下即位對小人句下補知稼穡意爰知小人之依爰字本舊為小人來公意非謂人主必當居民間而後知小人之依也高宗祖甲事實如此故據實言耳。知小人句下當補無逸意能字重看賁保惠不侮本知

尚書書

卷四十三

十一

小人之依來由知出能知真即能到非驟寡庶民實受其賜亦不可謂能也人君惠民易保惠難保安惠養使之各有田里而無橫征暴斂意不侮亦就養邊說驟寡就庶民中抽出易忽者形容保惠之周耳惠不期厚薄期于必沾如病之自摩更不知此之摩加意于彼則不侮即保惠之心也不敢若有所迫之敬之至也祖甲無逸之實亦在敬處得力自一念以至發政以至庶民窮民都是仁敬所周慕出個所字祖甲繼兄必如文王受命惟中身故三十二年亦為壽○三宗俱有不敬二字此正無逸也凡人君之逸俱始于敢一知小人之依則知小人依我安危自不敢

矣故叙三宗之無逸一則曰不敢荒寧一則曰不敢荒寧一則曰不敢侮寡雖似說為民要知是以民而無心不

是推心以加民也重心上說承我聞舉後王以逸指壽示戒與上三宗反看時字指三宗言自時厥後自三宗而後也此句一直推下立王者天所立以為王也生則逸猶言生來便安逸也下句是推原語言其所以生則逸者由其不知稼穡艱難不聞小人之勞以見病痛根源不聞小人之勞即申不知稼穡何意惟耽樂之從正所謂以逸為逸一從而反也重看一推此外不知敬仁和為何物矣正照上三不敢說或十年

尚書書

卷四十三

十一

句皆就享國上看不足平等語須逐句推下如云或十年已為促矣况又或七八年甚至或五六年又甚至或四三年憂勤者必壽逸豫者必夭蓋人心有所操存則精神思慮日遊繩尺中天理用事逸欲不萌安得無壽後王恣慾元氣喪於耽樂中欲長年得乎逸樂人所好而所好莫甚于得壽之永艱難人所惡而所惡莫甚于享年之促周公所以奪其好惡之情而示以好惡之正也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微采薪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日中具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

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歷享國五十年

厥亦惟我周重看周正對殷說見商有三宗我周有列祖周祖不違商宗湯孫寧加哲嗣以鼓激成王無違爲成王說照下迪哲只及文王還是歸重文王從太王王季說起週其源也言無違之君在商則有三宗矣而在我周則有文王然周之無違豈自文王始哉厥亦惟我太王王季乃我周基王迹勤王家之祖知稼穡爲小民之依克自抑畏抑畏二字平比無違高一層與中宗恭畏字一般抑則矜誇而心不違于繼繼畏則有忌懼而心不違于德德抑畏爲無違之本與知稼穡之難難乎看克即克爾之意

不但縱忌者不抑畏即過卑慎而出強勉亦非抑畏也中原自有此抑畏非爲天命民心而然私欲濫而本體微默然惺然有不謙而抑不惕而畏者實能負荷曰克全在心上說不着行事見得今王居此亦祖宗敬心所培者陳氏曰克自者真能自用其力而人不與也抑者所以下之也人之肆行無畏不能自抑故也抑其私欲惟義是從則必畏天命畏祖宗畏小民矣

文王根克自抑畏來文王早服節言其約已爲民之心雖逸之根本也微柔節言其盛德及民而憂勤益切無逸之實事文王不敢盤二句又舉戒佚遊一事證其無逸

連串傳舉數其目不必泥○文王處須熟知稼穡民依意早服二句相形說重事意安養斯民上人君重於身奉則必輕于爲民心不能兩用而兩無所妨果服見心不在是力不分於奉已故功全歸于恤民其早處即其功處早處非止惡衣服凡服用皆早損也只不過於崇奉便是康功就除殘去暴說田功就分田制里說康功田功特終齊之內有許多事在事在有司者文王以身先之事在民者文王以身勞之故下個即字即字正從早服的洽頭歸併得來文王全不知有國君之奉而細心一意只要養民之思與民資生十分親切故曰即也即字以心育不以事勞

心本無難即惟于民便有個離即不即服而即功功亦泰心祈開功已泰心祈保獨此二項粘貼不去由民功之即惹他仁民之德真無懈時下說食不遑暇何等即處入君安民養民非難惟身親之爲已功民危已危民饑已饑此非克己之盡者不能有不致荒寧意

文王早服本知稼穡難來則凡可以安養斯民者無所不爲矣故疊下康功田功字而即康功又即田功原說到小人之依上即者身親就之也身親民事必非心志高抗者所能爲故又推本到微柔懿恭微懿二字要體貼文王抑畏之心出來文王之德何所不備特贊其柔恭者惟柔

者能撫人惟恭者能下人懷保惠鮮又從近民之德推  
來小民樂言庶民鰥寡抽出言之所謂發政必先交王  
之恤民依盡此二句下面不遑暇食只爲底事蓋仁民者  
必須勤政而勤政者正所以仁民耳不暇食就心上看則  
無逸最恰而盡○看來文王柔恭與帝王不同柔恭都指  
文王爲西伯時說柔者地道文王外文明而內柔順不亦  
微乎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恭又何懿也論文王之所  
其無逸正從其大段本原處贊說而不遑不敢皆從此出  
非單爲其和易近民爲懷保惠鮮之由也柔懦足恭原叫  
不得柔恭何足形容微懿三字柔即柔克之德在心之包  
尚書華篇 卷四十三 十五

尤小民內之窮者惠鮮亦懷保內事保曰懷保鮮曰惠鮮  
實心實政俱就安養上說使不失其所依也懷保惠鮮非  
一事使一息不勤於是焉雖欲和其民而不可得矣自朝  
二句極言其勤用威和句推他勤政事的本意威字重看  
言所以自朝至于日之中中而足雖一食而不遑暇者惟  
欲用此不暇之心以威和萬民無一不浹洽於懷保惠鮮  
之中而後已何時而自逸乎威和萬民即繳上懷保惠鮮  
看合鰥寡在內故曰威不是另有萬民和即懷保惠鮮便  
是不必深一層從來聖世無離教之養何必於威和內添  
入一數字連者荒也荒之一念從無所事事中來暇者假  
也假之一念又從沾沾自喜中來推懷惠之心即政事有  
時就理聖心更無足時不必簿書之親筐篋之務而其神  
自有往來不已存萬民只合西土之民說然指天下之民  
亦無害蓋此句指文王之心如此正宜廣言故也盡宇宙  
不可指數之元元而欲鼓鬯于一日將寸晷皆爲愷澤安  
得有暇時耶蓋自朝至于日中是不遑暇食畫出一個無  
逸然不過爲懷保惠鮮耳懷保惠鮮正所謂知小民之依  
也三宗說不暇而文王又進一層添說不遑看文王不遑  
不暇乃知卑服非以從素儉全是心志不遑耳惟心志不  
遑文王不自知其卑人見爲卑文王不自知其卑人見爲



是如此去安民養民和民亦可謂不少暇逸矣。而又曰。曰咸。卽則不離。咸則罔缺。無非所字之神。不讀無逸。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罔攸。無以知文王之逸。合觀之。而文王之所從事可知矣。夫豈秦皇衡石程書。隨文衛士。傳餐代有司之任哉。

傳訓惠鮮肉白骨。然死灰復有生色。有理但欠證據。史記陸賈云。數見不鮮。言人情頻見則易厭。不見鮮美也。唐孔氏曰。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則人之常食在日中之前。謂辰時也。易豐卦象曰。日中則昃。謂過中而斜。昃也。昃亦各昃。言日曉跌而下。謂

尚書羣書

卷四十三

七

未時也。故日之十位食時爲辰日。昃爲未。言文王勤於政事。從朝不食。或至于日中。或至于日昃。猶不暇食。故經中昃並言之。傳舉晚時。故惟言昃。遑亦暇也。重言之者。古人自有複語。猶云艱難也。

此從他處說出無逸。前數節言文王無逸之實已盡。此特抽出世主所易犯者爲嗣王戒。故又以文王更端言之。所以下節獨戒此事。如所云惟正之供于稼穡事尤切。不敢乃心之抑畏處。非爲節用也。不敢盤于遊田。雖舉一端。言然于無逸實切。盤作安訓。盤旋而不能出也。遊田常制。文王雖不廢而踰之。若不遂。言其心惟恐有過。乃所以不

過。庶邦指西方諸侯言。爲方伯則有伯事。伯事所需。庶邦供之。度庶邦所入於我者。罔不取之。民而遊非以省耕。飲田非以講蒐。狩則不舉。文王方以艱難軫念。卽正供亦所不安。況政恣無度之遊。以濫費哉。暇者逸之根。上先叙文王許多勤勞。此乃言遊畋非文王之不敢也。亦其無暇耳。省一番遊田。則省一番供億。故能以庶邦惟正之供。不至有額外之歛。傳能字重看。言保守其常貢之正者。惟不遊逸者能之也。以字作用。字解不濫費。就是不過取。以庶邦句承不敢來。此便是知小人之依處。不盤于遊田。則不盡于觀逸可知。以庶邦惟正之供。萬民惟正之供可知。約在

尚書羣書

卷四十三

八

一已和在萬民。文王無逸。可見文王受命二句。總承卑服以下說。受命爲諸侯。非爲方伯。中身者。以百年分之則五十。故曰舉全數。受命時已中身矣。猶享國有五十年之次。不敢之心法。同三宗。故享國亦同。

中身者。文王年四十七。即位九十七。終享國五十年也。按史文。王即位之元年。帝乙之二十九年也。帝乙時。商道未衰。文王受命。猶帝乙命之嗣位。十有八年。帝乙乃崩。封立文王。事糾又三十有二年。然則三分有二。蓋紂之末年。所受庶邦惟正之供。非文王征之小民。事于歸周。樂供之也。而文王猶以致之于商。故易曰。王用享于西。山大非有二之。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



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于酒德哉

上舉三宗文王特迭陳無逸之義至此始呼嗣王一欲其

法一欲其戒語脉甚繁文王惟操不遑暇之心故于遊田

不放盤王欲則其無淫而皇有一日暇乎則其無淫即是

戒其無皇言在此而意在彼○繼自今者承文王而言後

嗣王只指成王其字指文王專言則文王者重家法也先

以文王提起謂無淫于觀逸遊田而所取惟正賦之供者

乃文王之無逸也戒王工夫在則字上則其二字直貫至

之供一氣不斷淫字從盤字來未有便安而不過度者蓋

淫于四者修費無度勢不得不橫歛四者既省則用有常

尚書卷

卷四十三

九

經自能以萬民惟正之供也正供據實論之鄉遂用貢衡

十一之規都鄙用助遵九一之法是然總之九貢九賦什

一而取是謂天下之中制過是則害于理財正辭之義非

察校不觀非節瘁不逸非省方不遊非講武不田原有時

度于常度中少過便淫周公欲進此有節的都要法文王

之不敢也此心不敢荒寧即觀逸遊田時常自有不淫者

朝廷省一事可寬民間數歲之方不是教他只取常貢進

此常貢亦見爲艱苦而惻然不遑不然國自有定額何必

則文王哉正字有味用得其正則其供爲正用之不奢雖

十一皆不正之供矣天下惟正爲無敵文王以一方面供

一人常見有餘今也以四海而供一人則雖節已裕民

如不盤之規已視文王而倍溢其數矣况可著一淫心

淫即不正非必加賦也加賦自春秋時公不應就此以此爲

戒則字內有兼抑畏知稼穡意末微無逸同文王享年那

永意

此戒嗣王之逸重今日句見無逸就須今日下手防逸之

漸非徒嚴逸之戒也耽樂兼觀逸遊田有不顧小人之依

意無皇無若紫紫相照正與上則字應皇與文王不遑暇

食相反今日二字宜則今日耽樂似若未害但君以一日

自寬而天民則不一日寬君非訓非若正從今日二字止

尚書卷

卷四十三

十

論理况此隙一開日復一日將舉國化之雖至爲紆不難

矣曰無皇原耽樂之始曰無若是要耽樂之終○君人只

是無暇暇便有乾自寬假正是耽處曰皇亦知樂有害以

爲一日少安未便不可收檢故自寬曰今日姑如是耽樂

明日不復爾也不知明日就是不然此耽樂原只消得今

日無論淪端一啓勢必浸淫即素所傾畏中而有此日是

即皇之不極也何以表民是即昭事有闕也何以對天耽

樂不止遊田等只念頭放遠便是不過爲萬勤中一日之

暇獨非天民所觀之一日乎吾可舉吾耽樂之行仰告于

天俯示于民否也非訓便非若時人二句言耽樂不已

人必大法其愆如商人之化紂矣故繼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愆比君過一步正是不則即官中將高倍長安高一尺之謂人指有位者就但就人則其然亦不恤其民耳傳中商人化受句正釋不則有愆句然不止酗酒一節故用猶字類字至于時人之愆則天之降災可知紂當初亦不過一念自寬遂沉迷不可反耳酗酒舉紂樂中之最者言是影說非指紂樂爲酗酒也紂樂而以紂酗酒垂戒者酗酒之人一心于酒雖死亡在前而不顧紂樂之人一心于樂雖敗亡之至而不知其情相因甚矣害亦一究紂樂之害使知必至此極見今日斷寬假不爲尚書章句

周書  
卷四十三

三

意  
唐孔氏曰酗從酒以凶爲聲是酗爲凶酒之名故以酒爲酗謂之酗酗是飲酒而益凶也言紂心迷亂以酗酒爲德飲酒爲政心以凶酒爲已德紂以此亡殷戒嗣王無如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護民無或胥講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商受沈酗紂樂當時諸臣豈無訓告豈無故海嶽厥所由

特起於一念皇樂而不聽遂至于終身迷亂而不知人主生長逸地小民艱難情狀既不盡身親目見則必聽人言論說所以報則貴知言則貴聽聽貴能行行又貴速如此方爲迪哲方爲無逸故公再舉古人語以四君見知則未有不聽聽亦未有不設設兩不聽爲王悚惕爲已進言地○通節以無逸爲主法無逸戒有逸正公之訓誥保惠而教誨者王無不聽之事而公不敢以君之必聽自信故先舉古人能聽言之事不重臣盡言只重君能受言上都要從無逸後說纔合猶字之神惟其君猶親勸若逸故其臣猶防逸于勤從無逸中戒逸則相與開陳利害以訓

尚書章句

周書  
卷四十三

三

告之訓告若從上勅下之詞而臣乃詔之君不嫌逆耳未已也于無逸中還無逸相與保養而將順之保惠若以母護子之法而臣乃以養其君不憚曲體猶未已也于無逸中永杜逸之萌相與教誨而成就之教誨亦以師成德之義而臣乃以規其君使益底于極君自居所臣又競護其所故更莫謏言以搖其所幻之受不受在我幻之爲不爲聽人今非但無受之者且無或爲之者無或字見他無逸決不滲些子○古之人泛指三宗文王德業就無逸言如三宗文王修已處皆德治民處皆業德業已盛若無賴于臣之助者然其心至虛于言易人故其臣猶且相與訓告

而繼之保惠又繼之教誨，總是輔君終于無逸，故押三晉字。乃一句進一句，進忠無已之情，憂盛危明之思也。曰：「見古人猶然，今決不可少也。」訓誥是諄切以戒其無逸，重禁止為非一邊，保惠是因其有無逸好處而保養將順之勸導為善一邊，教誨是因其將到無逸至處而規正成就之。則又兼善惡兩意。三者雖有未為方為已為以漸而深之意，然經文却不重此，惟重三晉字。晉者見非一人有左右交修意，然晉何以訓相與？在君能聽上見，蓋言在臣聽在君。君若不與聽，臣雖百言亦自訓告保惠教誨耳，非相與也。惟君能聽，不論訓誥不論保惠不論教誨隨時隨事。

尚書章句

卷四十三

三

使人得以盡言一人如此，亦人人如此，故曰晉否則下卽欲言欲盡言，欲人盡言，恐不可得也。此正古人也。哲處古人所以所其無逸也。此等語皆周公醒無逸之神，民無或句承上三句來，蓋惟君能信用忠言若是，則君志清明，奸佞不驅自絕，如相與為講誼諍諍以逸為勤，以勤為逸，道逸欲激怨詈以巧伺人主者，民無或然矣。晉字與上三晉相應，有一邪，則必有交煽也。誘張就言上看，誑言也。凡非出訓告保惠教誨之言，不切民侯者皆是無其事而造其形曰幻，卽導君變亂正刑者。照下文看，此句還屬奸邪之臣。但小民或時有鼓煽焉，故下民字。獨言民者，民以

倡羣和之勢，托公楚公非之口，尤易為幻耳。或偶然之，或胥為幻，民且無然，况敢膏為幻耶？末要補民安國亦終意。

次節對上反看，此字指上節不聽非指忠言，謂不聽我所言。古人受訓告等事，而棄忠言在其中，蓋不聽此言，便有棄訓告保惠教誨而安于逸之意。人指在位之人，人乃訓之者，窺王拒言之心，法而象之，舍忠諫而務順從不從令而從意也。君以言為諱，臣亦以言為諱，不肯晉訓告保惠教誨之，蓋厭聞訓告，憚受教誨，則甘言進而幻言入矣。不聽上文所言，便是不能無逸。對上晉訓告三句看，變亂以

尚書章句

卷四十三

三

下對上民無或句看，不可以變亂句為訓之之實，乃變亂二句一連十二字為句。至于小大連上句讀，小大卽正刑中小大，謂盡變亂先王之法也。忠言與正法相表裏，逆忠直勢必變正法，變亂正刑，却專指君言，傳君臣上下師師非度是過語，蓋臣下之相師非度，皆由君上不聽忠言來。蓋君既不聽忠言，則不惟臣下化于不忠，而凡觀逸遊田之事，皆躬自蹈之，濫費過取，舉先王中正之法，不論大小皆變亂其舊矣。此正是逸之實處。正刑是法度，泛言註省刑薄斂乃政刑一事，不必指實說，蓋既云至于小大，則舉務在其中，豈止此哉。上有亂政則民不聊生，必以上之所

爲爲不是。二字字上是民以爲不便而心不然之故。心雖怨下是民以爲不便而口甚不然之故。口詛視總見民怨之深。人訓而民否者。臣私而民公也。要看兩個否字。不然而甚不然。故敢怒而又敢言耳。違怨謂違其命而怨其意。請神加殃謂之詛。以言告神謂之祝。承上章無怨威和之意。遂及于違怨。詛祝無逸則無怨。逸則違怨。意極懇切。再咒又承違怨來甚言之不對。看此二句是畫個民危國亂與享國不永形容平層看傳中治亂存亡之機。指忠言之聽不聽說。

尚書

卷四十三

圭

唐孔氏曰。周君所任同。已由已之闇致此。佞人言此。謂君已身有以致之也。上君明臣良。由君明而有良臣。亦是已有致上之言胥。此不言者。君任佞臣。國亡滅矣。不待相教爲惡。故不言胥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武。講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此三節恐王不聽。又證說三宗文王能聽言之事。在知小人之依上。抽出一迪字。必迪而後能知也。篇首二知字。即

是哲字。篇中三宗文王無逸之實。即迪哲事。到此特爲點破。非前說知。此說迪也。凡人在知上行。聖人在行上知。此是徹底虛靈。常存不足者。不曰哲迪。而曰迪哲。民情難知。必待知而後迪。曉矣。三宗文王都山保恤。施澤而知民情。無告之苦。從行處得知。則所謂知稼穡知依者。欲王于所其無逸中覺之。非欲其知民瘼已也。須順迪哲字。各照上文實事。如祇懼嘉靖保惠咸和說。蓋此總上事而申明之。以起下意。故蔡傳卽以下意解迪哲曰。人主知小人之依。而或忿戾之者。是不能蹈其知者也。則此處專重聽言。已可知。必如三宗文王得于人之所告。而必以責之。已方是卽行爲知迪哲者也。人情所難排遣。無如聞怨胥之言。此正可驗其踐履所至。固不可以無忿戾。卽爲迪哲之實。亦不可以無忿戾。下迪哲一層。要知二節自是相形意。能迪哲者。必不忿戾。或忿戾者。必不能迪哲也。所謂迪哲者。非徒行其事。心中有一毫未化。便不得謂迪。蓋既知小人之艱難。須委身體恤。事事皆反躬求治。纔有纖毫是已。非人處。則保護不能周至矣。須會此意。

此承上迪哲言。古人惟迪知民依。則其心安于無逸。不惟臣之忠言在所樂聞。而民之怨胥亦在所樂受。四君迪哲。豈有致怨亦豈必待怨置之來。無所藏怒。始足見其迪哲。

此節亦周公設論以發明四君惟日不足之心特迥者中事而非迥哲之實故厥或告三字要活看而厥之愈一語亦屬形容于四君所共無逸如見古人原不見有分勝之人故自德自敬朕愆朕受只要舉其間謗自反之誠更不在怒之舍不舍然前說四君不敢此又進說不啻不敢時論益嚴○玩厥或二字猶萬一有此意告之之人乃憐邪小人怨詈之人乃間閭小人二汝字俱指四君言怨汝詈汝從上違怨詛咒之語生來小人厥心違怨而怨汝厥口詛祝而詈汝小人怨詈汝不但只以怨詈告有歸咎小人意亦講張爲幻之辭則皇上要補三宗文王不惑邪說意

尚書集解 卷四十三 三

皇者皇遠不安之意正哲之聰明敬對違者教德者反求其本如治民祇懼等事四人已無不敬之德而一聞人言皇皇然自敬德以承之惟恐不及不敢諉其責于人故但見已之愆而不見人之怨詈謂怨詈中所指我的過愆直認之曰真正是我的過愆而非妄言也以愆自咎正敬德處與敬德不平聞謗自警猶曰外飾惟卽聞是愆則負罪有實地而敬德切矣謂之自與朕者蓋三宗文王分明是得我若敬德則朝乾夕惕何至落申外朝野之指摘我若無愆則隱衷粹白何至拂四海險惡之公心故受謗言而且自嚴于責已耳若時兼此二意中說允若時者贊其自

修時自咎之誠實如是也不啻承厥愆句極狀允若時之辭然允若二句不只論其誠要復迥哲來蓋三宗文王真知所迫所以恤民者既至而允蹈之後所以自盡者益嚴無怒之根非無允之心豈但以含怒非盛德事而不敢故不敢二字傳以隱忍貼之敢則有怒不敢則不能無怒而猶藏怒不啻不敢者何重在不敢上聞人怨詈我亦怨詈敢怒也因人怨詈姑自解免口雖不言而心實不然含怒也若以人言爲是覺已怒爲非一切力從排遣不敢含怒也夫不敢含怒其人品心術已超出怒者含怒者萬倍但曰不敢則心猶在矜持總能恕人猶忘自責惟民以訛傳

尚書集解 卷四十三 三

君以實信真見民依難體已過難除毫不見人有不是處此于怒尚無着處何處得含又何處得敢故曰不啻不敢含怒又從而自咎焉呂氏曰凡人平居無事之時孰不知自反不責人之理哉及謗讟入于耳激于心則平日所自反不責人者忽然忘之是非能蹈其知者也故末繳必不亂罰取怨而民安君亦安意

此厥不聽節與上二節反看應前此厥不聽節此字指迥哲言謂于我所言古人迥哲之事而不見聽豈但忠言不進哉則有位之人乃講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汝不信忠必信謔則如是不永念其爲君之道羅織疑似亂罰無

罪殺戮無辜而爲彌謗之計。蓋人君不聽忠言。不能無過。則民之怨詈亦自然之理。于此不能自反而惑于譏說。則尚安望其以寬大自念。勢必至罰及無辜。叢怨矣。謗之中人莫甚于怨詈。怨詈卽違怨詛視之謂。曰小人怨汝詈汝。有歸咎小人而啓君罰之殺之意。此等幻言本當不信。然惟此厥不聽之君。則信其言之是矣。亦迷而不悟之驗。論者謂信其有此怨詈之事。微差。則若時與上允若時文法不同。或謂則若時見其輕信也。非是。則字與則信之則同。若時虛說下四句。正此二字之實傳。以則如是訓得旨。不永念二句一直意。蓋寬裕其心。正君道所當念者。永念厥辟若何。元后作民父母。非所當深念乎。念此一語。寒求永饑求食。不得其所者。求適于我。皆不敢辭。聞怨我詈我之言。自不敢含怒矣。厥愆曰朕之愆。不敢含怒。便是寬綽厥心。處永念二字。是自反無已之意。如上自修自咎便是。若曰君道難盡。今一聞謗言而遽歸罪于民。則是不能永念。其所以爲君之道而寬大其心矣。道指使民得所依之道。非與民寬以相容之道也。永念較寬綽上一層。寬綽厥心卽是爲辟之道。足上句意。不寬綽則必苛刻。照轉不啻不敢殺罰之條。皆根不寬綽來。亂字貫下句。無罪無辜。指怨汝詈汝者。言小民未必有怨詈之罪。而謗張者誣陷之况。

君不迪。哲民有怨。詈非其罪辜。罰舉輕者。殺舉重者。罰與殺不同。而怨則同。怨有同。與上民否則一句一例。前言小人怨汝。讒夫之言未必實。此言怨有同。乃默然有召者。皆甚烈也。叢于厥身。言怨不聚于謗張爲幻之人。而聚于君身。蓋人不怨。讒者而怨。信。讒者不集。君身而集。誰叢。字身字俱重。而身字更甚。蓋曰怨有同。則叢字是根。上文而身字則上文所未有也。夏氏曰。向之怨詈猶有限也。至此皆天同怨。是怨叢于一身矣。民氣如此。欲享國長久得乎。此意蓋在言外。以一人之身當天下之怨。皆自幻言有以惑之。始人主無過。則心莊氣肅。而一身和。下無怨。恒而天下和。壽所以長也。人主逸樂。則必有所蠱壞。而一身失其和。邪說進。小人怨殺戮肆行。而天下失其和。此壽所以短也。無遠始以逸豫爲戒。終則以棄忠言。惑邪說。壞法度。治亂謗結之。惟無逸。然後能去是病。而所以保無逸者。亦不過戒是數者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茲字總承一篇言。以嗚呼開端。須先提云。創業之君每遇艱難之狀。王則嗣寧考以守成者也。勞外之生。咸知小人之依。王則自深宮踐祚者也。臣言之而不監之。可乎。監則無逸不監則逸矣。看來監字內雖藏囚君商受法戒兩具。

然前論四君無逸呼嗣王使則此論四君迪哲呼嗣王使  
監監不是監法三宗文王蓋欲王監不聽之禍以四君實  
見諸行如三宗文王之迪哲而無逸也茲字雖蒙茲四人  
之茲實即指上兩不聽之禍至此歸到成王身上語意方  
深其者期之之辭○此篇舊以七嗚呼分截今看來第三  
嗚呼與第四嗚呼當作一段蓋段段以君子小人對言而  
才節則總結之也

尚書卷四十三 終  
周無逸  
卷四十三

尚書華菴

後學 東海潘士進輯  
古瀾張孫振鑒定

君與

唐孔氏曰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  
國無名與者則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燕世家云召公與  
與周同姓姬氏蓋謂曰周之支族燕周考校古史不能  
知其所出皇甫謚云原公名豐是其一也是為文王之  
子一十六國然文王之子本無定數并  
原豐為一當召公于中以為十六誤矣

首六節周公陳天命留召公先叙兩人許國之意中以今  
昔分段我聞在昔九節言昔引商六臣周五臣四臣以  
之今在于小子且等六節言今又舉臣與召公二人同心  
尚書華菴 卷四十四

以留之末節仍並舉天民結應起處將天命說歸民德上  
去周公留召公以天命休戚係其去留故篇中言天言命  
言帝多以人配說先提時我惟人作綱下始詳言如商則  
伊尹伊陟諸人及内外大小諸人周則載叔閔天諸人并  
今日周召其人皆關繫天命未可任意為去留然諸人去  
留之繫天命不過以克敬德輔成君之恭德耳故篇中周  
公三提敬德蓋敬德誠民以祈永命召公所謂時我周公  
所謂惟人者也

周公若曰君與○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  
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我亦不敢知



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率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此六節因已留召公故先從召公與已兩人叙起周公勉留召公先呼其名以感動之君有爵土之稱故以配名又單稱君古人無不尚質不必稱名爲尚質也國史嚴重遂因名命篇

尚書

周書  
卷四十四

二

弗弔五節在惟人哉上言天命不可必而由于人見大臣所繫于國之重下言後嗣遏佚前光則以不德而墜命故已欲迪君前光乃以延德而保命○勞舉天命兩不敢知非真不知正起下所可知者已與召公之去留耳其休威一惟人也故至惟人二字方是結斷弗弔二字只言紂不爲天所恤不必作渾言嘆憫之辭弗弔三句總起又帶下對若天悲憫句文勢遞承甚活言殷墜命而周受之則天命非一姓之物故不敢知其休天果悲憫則天命未必無永乎之休故不敢知其不祥語意重不祥邊若字乃臆度且然之辭非說已悲憫也悲憫句只帶下說悲憫字是

周的悲憫只是天眷之隆不必說我周有誠以格天而天果輔我之誠也切勿以忱貼君說厥基就天命看卽我周之所受者不盡休就是不祥不說到喪敗終對始言所以憂其終也通節只空說永短不可知皆有關係的所在暗合在人意未可說出召公去留如云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而有之此已然之業也我不敢知曰其基祚長信于休美若天果輔我周文武之忱于其後嗣此未然之祥也我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天道之兩不可測如此

尚書

周書  
卷四十四

三

呂氏曰自後世之私觀之殷之禍周之福也述殷之喪亡亦曰弗弔聖賢公天下之心也人之于天或恃而不自修或懼而不自強謂永乎于休恃而不自修也意天必禍已也謂終出不祥懼而不自強也意天必禍已也皆非也

上弗弔一節專起君已曰時我一句因召公會對成王說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云云故承照若語云云推說君已曰時我令召公無可爲對引君已曰時我見召公自許甚久頂門一語勸倒召公下方用已意接去我亦正根君已說惟永乎於休不敢知君曰時我故已亦不敢寧于上帝命惟出于不祥不敢知君曰時我故已亦不敢不遠念

天威此數句與上當連看在我惟人四字固是一篇肯綮其于不敢寧于上帝三句尤爲通章關鍵後予惟用閑于天越民正收結此三句蓋惟念故閑惟閑故憂深慮遠而不敢不永遠念下文重重提掇曰永念曰肆念又曰肆監以予監無非欲召公共念以凝休耳至結又歸到召公知民德者此正是越我民與越民兩越字意以天明威自我民明威也故越字不是帶說正重在民上說天耳在我後嗣四句又與下天命節當連看先從召公身上說乃公違念天威恐其出于不祥者在今予小子二節又從周公身上說則公不敢寧命欲其永孚于休者皆所以暢時我惟

尚書叢書

卷四十四

四

人之旨時我即惟人也下在昔成湯九節見昔亦惟人今在予小子且若遊大川至末見今亦惟人惟人而召公可謂不時我也○此承上天不可知來尤違以上迷彼此許國之同惟人句原彼此係國之重在我以下推去國之害以見召公之不可去君已曰時我此句未可輕看正點破他許國之心使他前言威威有感緊緊以在已之意動之不敢寧永遠念字字俱是暗箴召公至越我民罔尤違是乘此民懷之時便爲天命之計尤見頃刻不可怠忽者惟人二字是論理見得關係甚重大民心去與安而天命與之俱去與安者惟在其人之留不留而已在我後嗣以下

設辭舍無人意○嗚呼君昔已嘗有言曰天命無常輔君誠小民以祈天永命實在我而已重已字若曰非我今之勉留你你已嘗如此說也此句內見得君子那時固不敢寧上帝命而弗永遠念天威矣然後說我亦不敢安上天眷我之命而不永遠念天威我之命于民罔尤違時也纔挑得亦字出我亦至尤違緊緊一氣說越字作于字看我亦永遠不是呆說自己不敢寧之心全要在亦字上理會他兩人同心意此婉至通節以天命民心貫然不可兩平須自民心說入天命上帝命以今日祭我言即厥基之休意天威以後日離我言即終出不祥意寧有自暇自諉意

尚書叢書

卷四十四

五

寓不去在內非正指不去永遠念者爲國家長久之念天威在民心上見雖民情何順而禍機已伏所以不敢寧民罔尤違時正宜永念到尤違時念亦無及也遠念即不敢寧要看永遠二字弗永遠念則寧于帝命矣國之乎休難而不解易天下之治日少而亂日多則民罔尤違是目前而不可恃也天威我加是永遠而不可免也人知天畏自我民畏而不知民順亦爲天威此惟念則有以獨得其威于民順之內亦惟永遠念則有以深信其威于民順之一時也若僅說危伏于安此亦何必念要其中有即安見危者非老成之精神弗徹也念非空念有佐君揚前光意新

說將惟人繫根永遠念說亦是念中如此單說有人邊看來宜依常說承上述君已如此許國我亦如此許國說來作推原說如云所以若此許國者何哉蓋天命係於民心民心係于君德而君德之敬肆又係于輔相之人故輔佐有人則民悅而天命得厥基永孚于休矣輔佐無人則人心渙而天命離其終出于不祥矣公之時我我之永念亟以是也惟人人字指臣之去留言自發首至此方是章脉歸着處惟人二字關上關下之詞如云惟人故苟安天命舍之而去我之所不敢也今君乃忘時我之言翻然求去使我後嗣以老成去國夾輔無人之故大弗能敬天敬

尚書

卷四十四

六

民而肆然以逞退絕佚墜前人光顯之德此時諉之在家不知豈君時我之心哉在我上補召公去無人輔君德意後嗣子孫指成王言弗克恭上照帝命天威弗克恭下照民罔尤違弗克恭上下謂不能保天命安民心也光就德言敬天敬民正前人光顯之德大弗克恭便退佚德少不及先王卽是光以發用言猶光于四方之光一夫梗化卽光亦有一點不宜揚處曰大曰退佚者甚言之以危召公也拳拳以先德爲言惟恐召公以天命旣固先德旣揚故欲去耳在家不知應轉時我句

天命不易三節當以首節爲綱下分承其旨惟上泛言嗣

君無輔之害所以自言迪前光上泛言天命不易而隆命可虞故末言輔君凝命○天命不易節承上在我後嗣以下言上言召公去則成王無以嗣先德此言無以嗣先德卽無以疑天命以起下輔德之意天命不易就人說天難諶方就天說天命指天眷命不易謂不易保就任之重大言難諶正中不易意言天之不測也天未嘗無確然可通之真而人自不能通其真見以爲予而難信其不奪見以爲奪而難信其不予此諶卽斐忱欲爲天所諶非盛德不能首二句輕不過引起第三句來重乃其隆命上隆命就後嗣言雖泛指繼世之君實暗影成王身上玩乃字是殺

尚書

卷四十四

七

辭非已然之謂弗克句正推隆命之由弗克內有無元老輔導故至此觀經歷字可見如云是不易之命前人以恭明之德克當天心而得之倘後嗣無老成之輔不能身親經歷而致實踐之功以盡繼述之道則其隆命亦宜言嗣德而先之經歷者經行涉歷也身更涉歷然後習天民之故與創業之難則繼嗣自不敢苟矣恭卽恭上下之恭明者光之所自出恭明二字串看恭字虛卽疾敬德敬字德非敬則放佚而不立德非恭則昏昧而不明故明德上著一恭字敬天敬民卽是明德不敬則驕慢侈肆而喪德矣可謂明德乎觀上文弗克恭上下退佚前人光可見嗣業

非難。嗣德爲難。繼嗣德尤非難。經歷繼嗣爲難。其經歷處就是恭明處。繼嗣者實有設身其地。疑神其所。而我身卽先人也。則必輔成王德並美前人。乃可使德一不如前人。便墜失天命。豈非不易乎。願惟人意。

在今二節。正自認以惟人之道者。承上天命不易。須得老成人輔導。乃能不墜先德。惟其如此。故在今予小子旦留在此朝夕夙夜于王。非敢曰大有所裨益匡正也。惟以前人光大之德。若無人說與冲子。則將至于泯沒而冲勿之。人心志易動。善言不先入。標準不先立。必有昧于所從者。故孜孜啓迪。惟前人之光是訓。使不遏于冲子之身而已。

尚書章句

卷四十四

在我者如此。在君者將無同乎。○此節叙已所以不去意。以感動之。在今予內。有久留不去意。今字有味。言在今日。正欲如此而不可去也。非克非字。含無德意。有正指格心。說就公身上。言我非有格心之術。能正其君也。傳而已。二字。正發惟字。體周公謙意。打轉在非克有正上來。正與前不敢寧意相應。迪光對越佚前人光看。迪字傳訓開導。開導不專訓誨。廓而大之曰開引。而先之曰導。須常常在此開導。謂我身一日不在。則光卽遏佚矣。光卽敬天敬民之明德。不曰前人德而曰光者。就昭著四方者言。至德光積自有光輝。如形如影。令人洞心朗目。迪德易迪光難德。

到極處宣者爲光。光非有物。何以言施。只是開導引掖。若以此德交付與他。使之經歷繼嗣耳。前光爲導。冲子爲施。施對受言。冲子受于前者。公爲之施者也。究竟迪付冲子。不是周公付之。蓋前光之所開迪處。而先王之精神。自有與冲子相攝受者。迪光在周公。而施光在前人也。惟其遏佚。則其光秘而不宣。一開大。而前人之靈。與冲子合而爲一矣。然不曰迪冲子以不遏前光。而曰迪前光以施冲子。冲子全靠迪以施之。是未可去之語意。在今予小子旦欲如此。正對上召公求去說。通節總是謙辭。所言實匡正之大者。不可分讓任說。

尚書章句

卷四十四

九

承上言在已。輔君嗣德。正以固天命。又曰又字。若曰予所以久留迪君者。固惟此。而抑又曰此也。天不可信。中不易二句。我道二句。一氣說。應乃其墜命意。我道我等爲臣之道。不可只指周公。亦不可兼指召公。須活看。惟字有久留意。我道二句。是論理之辭。着力處只在德延。德延就冲子身上說。延武德正是固文命處。曰延不但嗣之。不但不遏之。天下惟德爲最久。我但延長武王之德。則天命自不容釋。非我要他不釋也。不信天而信德。正老成之見。如注加一使字。天豈可使者哉。不釋有戀戀不舍意。今一時之衆可來亦可去。豈足信耶。○天既不可信。如何又不容釋。此

正是造命工夫。喫緊在我道惟三字。我道何如。我道惟此。寧王德延不可信者天之命。所可信者我之道。寧王之德不托于我道。則德緒不延。我之力不能令寧王德延。則我全失道。我道兩字最重。足知大臣立朝。于先德定有一番扶持于天道自有一番把握大作用。便是大道理。所謂時我所謂惟人。都正在個處。蓋以人定勝其天。直將我道與天命作對。先以文王受命於天。武王既以德而延長之矣。提起却兩句一氣說下。天固不可信而我。有可信之道。今在我之道。惟以寧王之德付于冲子。不至失墜于其子。則天于文王所受之命。豈遂庸釋于其孫乎。德言寧王受命。

尚書章句

卷四十四

十一

言文王文之德。武實承之。武之受命。文實啓之也。要見承乎于休而非終出于不祥意。

公曰。君與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成王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旬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公曰。君與天壽平格。保又有殷。有殷嗣。天滅成。今汝永念。則有罔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尚書章句

卷四十四

十一

此先舉昔所聞者。留召公平叙六臣不置優劣。曰在曰有。謂當此時。猶有賴于此人。非何代無之之意。分四段看。伊尹以一人而相兩君。作一段。陟泡咸以三人而事一君。作一段。巫賢以父子相繼作一段。甘盤以祖乙舊臣作一段。總與若終始無求去之意。以感動召公。成湯既受命。自得天下以後。言格于皇天。言其德之發于治化者。無所不及。與天同覆。如商邑用協。四方丕式。是即邵子所謂昊天盡物。聖人盡民也。保衡不言治功者。只是格天之烈。再世未艾意。不曰伊尹曰保衡。倍見少主老成相依懇切。須臾剔不可只作一官號看。格于上帝者。言其治化出于心原精微之地。克享天心。如典禮命討太公至正。上當無愧。是若格帝只謂所為合乎天理。似不合主宰之意。格皇天格上帝。臣之格也。初業言功。故曰格皇天。守成言德。故曰格上帝。陟扈言格帝。巫咸言又王家。各以所著而言。修德以消祥。柔之異。亦格帝一驗。又王家言政治修明。法度振舉而治功盡著于王室也。巫賢佐祖乙。只遷都一事可考。伊陟咸賢氏同。且朝代相迎。故傳皆以父子擬之。舍傳說而舉甘盤。不但重世臣舊德。甘盤乃小乙所任以教武丁者。見得傳說時。甘盤尚未去也。○不可信之天而率不庸。則我道所係甚重。所謂惟人也。是以欲公弗去。且與公證。

所聞公見殷隆命矣。抑思所隆之命，誰克受之？非湯乎？受命何以格天？時則有若伊尹爲之輔，斯治化與天同流。然又不止一代也。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既相其祖，又相其孫。曾未聞伊尹之求去而付之不知者。夫亦曰時我云耳。乃繼起諸臣，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大戊則有若伊陟、伊氏相繼在位，未聞陟不願，退佚前光而去也。又有臣扈，未聞有陟在，該托于一人而求去。是以治化與天相契，又有巫咸修政，飭法又治王家。未聞陟扈二人在位而求去也。在祖乙則有若巫賢，巫賢卽巫咸之子，可見咸更不止其身，而于其子在武丁則有若甘盤，以青宮舊學之佐而至尚書。書

尚書書

卷四十四

十三

老亦不求去諸臣之功業，不愧伊尹，而其倦倦不去，亦不愧伊尹之于湯。所以既受之命，直至武丁而不庸釋耳。是則我所聞于昔者，而今當何如？

按湯有年百歲，伊尹相湯，湯崩，歷外丙、中壬，又相太甲，是伊尹殆百歲人也。伊陟、伊氏，子湯時有臣，扈至太戊，凡百三十年，而扈尚在，則扈殆百餘歲人也。巫賢、巫咸，子伊尹，事湯至太戊，百五十年，而其子伊陟尚在，巫咸事太戊至祖乙，百四十年，而其子巫賢尚在。上既歷言六臣輔君之事，因總結六臣有輔君長世之功，重在多歷年所。上欲召公保，又有周而使周亦多歷年所，意保父就國祚說，保父有殷就始之用功言。欲使之多歷年所也。多歷年所，就終之成效言。言殷果于是乎保父也。

保父有殷，與多歷年所一般。但一則自臣而言，一則自君而言，有功效之別。○率惟句總上斷之。五字一直意，勿斷率字中含久留不去意。傳此道泛言臣輔君之道，而六臣豈不知求去之爲自逸哉？誠謂臣道一致其身終始以之。六臣所由惟一，道建立于時者，後先相望，歷歷皆有可指之功，各致其功曰有陳，如格天格帝之類。保父緊承上句，又總其功之實，非落一層意。保父着力說，與下多歷年相呼應。以此陳列之功，保殷之國祚，以致其治，而益培元氣。其有陳如此，故殷禮郊天時必配以有德之君。今六臣輔君而君皆有德，如成湯以下諸君升遐者，皆得以德配天。尚書書

尚書書

卷四十四

十三

於郊焉，以配天之德，而承天之春。歷祀六百，遂爲有造之長。非六臣保父力哉？殷禮略讀，陟專指五王說，陟字依注貼終字輕過，只說升而祀之，不必指實升遐說，引殷禮証先王之有德，點出殷禮，只說德可配天爲是。多歷年所，非指各君享國之長，乃總計一代國祚之數，以歷年爲保父之致，特押一故字。見六百歷年，皆諸臣精神所凝結，歸功六臣之詞。

殷禮，殷家之禮，非殷盛之殷，有德之君，沒必配天，此乃殷禮。至周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餘不配天。

此正保又有殷處言天生賢才以成治亦六臣輔君所致  
高多歷年所一層殷王年所之多歷由其德足爲四方之  
孚而德所以孚四方者又不獨六臣力也由六臣能輔君  
格天而因致多賢之助耳天惟以六臣故佑商之命純一  
不變則商國有人而實當其時以內言之尊而百官著姓  
以及王人之微者無不秉忠貞之德以勵翼而明白以憂  
其君之憂莫不以六臣之心爲心也以外言之卑而小臣  
以及屏侯甸之重者矧皆承流趨事而奔走不遑莫不以  
六臣之事爲事也惟此內外賢臣惟舉已明恤奔走之德  
用以輔治其君故一人無事則已一或有事無不翕然如

尚書卷

卷四十四

七

敬聽于卜筮民心乎而天眷亦永宜其年所之多歷耳  
使六臣有一人避事而去安能始終得天佑如此○惟六  
臣在位之久有以享天心而凝眷命則天亦感通周間而  
滋至不已此佑命之純也佑命純則貞元會而人文朗天  
地不開賢人不隱濟濟多士生此王國商于是乎實矣六  
臣輔故天純佑非純佑而六臣輔六臣不在商實數內純  
佑以氣運言純者不已之謂與六臣精神相凝固也純佑  
故商實非實即佑商實正所以純佑之也不作推原說商  
實對無人空虛看指國之元氣充滿說合內外有人四方  
咸孚言方是實重得賢之用不重生賢上諸賢輔朕若天

所助故以純佑命起之天佑商何不佑之祐之年蓋佑  
以祐佑以年總不如佑以幹旋年祐者之爲實百姓王人  
句以內倡外小臣屏侯甸句以外承內侯甸亦曰奔走者  
宜力于外之詞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是倒粧句蓋從上  
文說來言王人百姓已罔不秉德明恤矣矧又有小臣屏  
侯甸咸奔走乎秉德即明恤恤者憂國憂民之心恤亦非  
空憂有啓迪輔導奔走意所以小臣句着矧咸字正從內  
說外也夫內臣奔走則外臣秉德明恤亦自可知內外大  
小臣抑揚合說方是實處勿分內實外實惟茲至厥辟作  
一句看總承上內外兩邊以起下故字之辭茲字指內外

尚書卷

卷四十四

七

諸臣說秉恤奔走皆爲臣德故以德字統之凡羣物與人  
曰稱有輔德之心而力量未勝非稱惟德爲至治惟德爲  
至信致之君爲又致之民爲乎其言一德也用又者用此  
稱德以又之着力之辭古云又民此云又辟如又民一般  
無所顧忌傾心竭殫以期予于治也有事及民乎俱着諸  
臣身上說正是稱德又辟處夫患莫大于君民之不孚惟  
諸臣平日宣化補衮君民之心乎之有素故一人如成湯  
諸君有事而應如神也故字與惟字緊應有事勿實指何  
事只重有字罔不字若卜筮所謂奉如神明孚者不應後  
志精脉決貫蓄極之流非可聲色喻明是通天下爲一身



氣象傳訓敬信。蓋未有信而不出于敬者。是乎乎字。正與純佑應。天命主于民心。民心悅。即天命之弗替也。自內至外。自君志及民心。自朝廷達四方。何處非德之盈塞。故曰實。即有乎盈缶之義。人材夾輔。則相道有光。天之佑商。亦所以厚六臣也。此與周之廸見。冒丕單稱德。平層須。綴多歷年所在。後。按此因召公有避賢路。讓後人之心。故公言國有老成。則天命純固。祐人國家。使臣子多賢。充布內外。足以應其相之旁求。君之任使。是為相者不惟以一身之材能事君。而以衆人之材能事君。吾身有時不在。而不思無復如我者焉。如是則功成身退。告老而去。亦復何憾。若

尚書

卷四十四

七十

猶未也。則未可以去也。後之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正應此。天之佑商。則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旬刻咸奔走。天之棄周。則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丁奉曰。凡諸卦內。以中孚之孚為言者。十常七八。至中孚本卦。乃反言乎甚寡。而惟彖傳曰。乎乃化邦。又惟九五爻辭曰。有孚攣如。愚於是竊有見焉。蓋諸卦或言物之孚。或言民之孚。或言臣之孚。或言君之孚。而乎道幾乎無主矣。故聖人于其本卦。而特加意書法焉。意謂化邦君貴也。九五君位也。以斯二者言乎。則乎

道。總歸君上而臣民。萬物惡有不得其主者哉。此中乎所以為乎之主。而聖人所以言乎之妙也。

上三節雖詳六臣之功。欲其匹休。然勉以匹休。未會出至此方更端發之。以六臣壽殷之故。勉召公匹休。以天壽平格四字作主。首句泛論其理。次句方着六臣身上。壽主國祚說。不以人言。平格以臣道立說。大臣與社稷一體。不以一己為壽。以國脉靈長為壽。故天之壽國。即所以壽大臣也。平格主大臣之德言。持心如衡。四海皆在度內。無一折閱。其道蕩平。萬世均入範圍。無一低昂。是謂平德。天之道平而已矣。人而平。則通少加損。便不通矣。平正可通于天。非感格乎天也。格就理無不徹言。天至難謹。惟坦夷平易。不務高深玄遠。不作安排計較者。為能通其精微。公平通徹。中自陰培氣脉。而若為絲綿者。即平格就有悠遠意。國之慶深祚長。皆基此念中。故曰天壽知天壽。平格則天之保。又有殷可知。語脉緊接。保又則命固。即天壽也。前言保。又有殷着六臣說。此言保。又有殷着天意說。在多歷年所上見。包六臣平格意在內。勿把傳伊尹而下云云。補奏經文反失口氣。多歷年所者。君國也。而以為壽。平格商祚之永。即六臣之壽也。保又有殷者。六臣也。而以為天保。又六臣之功。即上天之載也。此舉天人上下已通為一。故

尚書

卷四十四

七十

云通微三極無間也。平格不可見。即天之壽國以徵之。須暗會保乂上說平格。保而不危。乂而不亂。有固命矣。故曰天壽殷紂。嗣天驟羅滅威。天壽斬矣。勿添無平格之臣作。案嗣天滅威。平格之心已不能固矣。安望命之固也要。見天無私壽意。召公正我周平格之臣。留則永孚于休。如六臣之保乂。去則終出不祥。如有殷之滅威。國家永短在公一念而已。今汝永念指輔君廷世德。說非空空念也。若成勿替刑。則圖維必悉。只在念頭上做工夫。勸業艱難。身承之而繼緒之責。以心營之。目前事業力爲之。而身後基圖以意造之。永念處命便固。豈待永孚于休之後乃知。豈哉。則字宜玩。基培固則治自赫。必天命固于萬世。斯治效明于一時。今目前之休猶屬空花。未可言治也。永固字。就周家王業上說。厥亂只是召公身上說。若商臣格天。格帝保乂王家之績。昭昭可考。則爾之治效豈不與國俱顯乎。顯在國固命者。亦顯在身亂邦也。傳赫然明著。卽景運方隆。太平有象之意。厥亂句緊帶上說。固命以亂邦爲徵。與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相似。當是時。治功已煥。未知久後何如。須在固命上見出。天下惟永而固者爲新。朝華夕落。豈得新乎。天之難謀。其永久最可慮。若念及之。必有與天心感動者。上天垂眷。處便爲治。效令永命言。方盡平格之

實而天壽可新。對殷故曰新造邦。新造邦三字不可忽見。商家先哲之多基業之固。一旦失道而滅。天不私壽之。況我新造之邦。天命未固者乎。永念與平格對。固命與天壽對。厥亂與保乂對。○公曰君與天壽人國用使靈長。由其有平格之臣。至公上微。以此觀之。則知天之保乂有殷而多歷年所者。以六臣皆平格也。及有殷後王嗣位。而天降滅亡之威。天壽其可恃耶。今汝不爲一時念。而爲國家永久念。則周命從此益固。其治民之績。明著于我新造邦而身與國俱顯矣。又何愧于平格焉。劉文成曰。宰相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我無預焉。此知平格之道也。公曰君與在昔土帝。剖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叔有若闕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篋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此又舉已昔所見者。留公首節語。脉承上文滅威新造來。喚起下四節。將言五臣佐命之事。而以武王受命起之。公

曰君與汝知周家王業之賴于臣乎。在昔上帝降罰于殷而欲亡之。乃申勸寧王之德。德日隆而業日盛。其集大命于厥躬。而天下屬之周矣。○寧王去此未久。但欲違本天意。故云在昔。上天作久遠言之。割謂切割絕斷之意。在昔句。輒只引起下句。武王本有德矣。而天類啓其衷。勸之無已。非初勸文王而申勸寧王。亦非初勸武王而復申勸之也。其集猶大統未集之集。所謂簡畀股命是。非德不足以集命。重天意。不重武王其字。語意未任。與下節首一惟字相呼應。前言寧王德延天不容釋文王之命。故此言寧王由德集命。以起下文王受命之意。語有次第。

尚書章句

卷四十四

三

惟文王惟字。緊接集命來。亦惟二字。又緊接修和來。修和國人得其理。和者國人歸于順。修到和處。方是極致主德。教說養在其中。宜照虞書六府三事修和看。蓋府事修和。即是修和有夏也。此本萬世不易之常理。故下文變修和曰彝教。蓋九功之叙在文王爲彝教。若九疇之叙在武王。則又爲彝倫。此處正合得著見于上。覆冒于下二意。修和已精益求精意。不修則不和。俱指已成之化說。而用力在克字內。有夏開說。謂之尚者。以未能遍天下而庶幾及之。正恍然難其事。而重其助于臣。亦惟有若見修和有夏。不惟文王之德。亦惟此五臣之輔也。唐孔氏曰。號叔爲文王之

弟。號國名。叔字。凡言人之名字。皆上氏下名。故閔散秦南宮皆氏。天宜生類括。皆名也。詩錄之卒章。稱文王有疏附。先後奔來。禦侮之臣。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來。武臣折衝曰禦侮。詩言文王有此四種之臣。經歷言五臣之名。故知五臣佐文王爲此任。此四事者。五臣共爲此任。非一臣當一事也。鄭玄云。不及呂望者。太師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歷敘五臣。亦見五臣同心。不以有一人在位而其餘遂求去也。此條正謂有能往來。茲進彝教。文王德降于國人者也。

尚書章句

卷四十四

三

又曰節非典上節三意。文王尚克惟五臣能。若五臣無能。便文王不克。無能尚克。亦相照然。無能三句。不過設言反上。跌補出迪彝教來。覆言之。故以又曰更端發之。見五臣重若正言。卽下地見冒句。無能二句。貼上亦惟五句。看文王句。貼上修和句。看彝教字。德字俱指修和說。但行之上。則爲教。施于下。則爲德。往來者不一之謂。只當周旋二字。奔走不足盡之。亦見久留致勤意。迪有宣布意。主君德實非迪民。非文王無五臣就無德澤。但不能如修和之盛。便是幾耳。德自上施則淺。自下及則深。曰降所謂滲漉浸漸也。教行則德降。有君無臣。修和之德。自文王而施者。亦自文王而止。無自而下及于國人。矧能修和有夏乎。

承上文而以基命之功歸五臣亦惟純佑句提起一層秉德至上帝推純佑之由受命比純佑開一步亦惟純佑實由于秉德之輔故遂能受有殷之大命秉德問于上帝數句實擔兩頭如云倘文王無五臣之輔且無德降于國人矣况能升聞于上帝乎幸而天心有在不獨純佑商故其臣罔不秉德又厥辟也亦惟天之佑命文王純一不雜而濟濟多士不減于商實焉所以然者蓋由號叔等或秉容德武秉義德之臣舉夫迪吉逆凶天畏之可畏者迪而知之乃惟以是迪知之德輔成文王致之昭明之地往來奔走辟迪開導其德至于修和之光著見于朝廷因覆胃手

尚書章句 卷四十四 三

邦國卒致見胃之極聞于上帝惟是輔德至于迪見胃之故又不但得天純佑有商之天命亦以此始膺之而文王遂能受殷命以啓我寧王也哉○亦惟亦字氣脉承商佑命來純佑內亦含內外有人而實意對商實看以傳有百姓王人云云故商六臣輔君在純佑上周五臣輔君在純佑下秉者執而不變之意秉德與上不同上不過開開說秉德以事君此則實指五臣者或秉容德或秉義德故下即繼之以迪知惟行之至是以知之蓋故曰迪知天威寬說天理所在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其顯然可畏者鮮能迪知故不能無昧于幾不能無爽于時蹈履至到之人小心

翼翼自聽觀言動以至行政皆灼見天威所在一奉天以從事正應前之天威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正是迪知樣子惟迪知故見其威迪知就是秉德時字指迪知句惟以是迪知之德致君即爲昭奉明命爲緝熙之功也迪者昭之實即迪事致意但迪事致之迪迪民迪見胃之迪迪君迪知之迪蹈履也昭迪之迪開導也昭文王以闡發其光顯言非輔之修德輔之布德也迪其所已至則文德光顯溢于朝野者不難振藻于無涯迪其所未至則文德畏懷徹天壤而猶虞隔者不難增飭于無外見胃俱本迪來見胃則不啻德降國人矣聞帝又從見胃來見胃聞生

尚書章句 卷四十四 三

文德說勿入修和見胃無工夫著見于朝廷上德之顯于身也萬物咸覩意覆胃于邦國下德之顯于民也率土履被意至德不見而章自覆胃于無外混茫無聲若凝若結即爲上帝精靈誠格若攝若入即爲聞謂見胃神理脉接玄工文心與天心于兩不相聞之介竟忽聞一升聞路了非文王主升亦非帝真有聞一德鼓動而已見胃聞直看見愈遠則胃愈寬聞帝另看于受命見之惟身之所迪者極乎天故迪君之所至者亦極乎天而天命不能外矣惟時時字指秉德以下言五臣輔文王之功如此此所以爲天純佑也不止純佑而已惟是之故遂受有殷之天命哉

受命尚未說到有天下。須知兩惟時字俱指往來應變。說但上則從五臣身上言。五臣惟時。昭文王下則從文王身上言。文王惟時。五臣昭而乃受命也。登言之見五臣自有這聖主通天的神力不作效。

言武王之興亦本四臣之輔上二句是資四人以得天下。下四句是資四人以化天下。二惟茲四人緊相呼應。語意側重。下段惟冒丕殛上如云武王亦惟茲闕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四人之再輔。庶幾沐迺其德使之格天。因享有天祿。不惟受命而已。後又及武王大將天威盡殺其與周爲敵。天下已大定矣。而四人猶不求去也。又能昭明武王

尚書

卷四十四

三

使其德澤覃敷。遂覆冒乎天下。而天下人被其履冒者。太盡頌武王之德。文考之修和有夏者。至此遍天下矣。兩惟茲字又指秉德迺知說。周家輔武王之四人原也。輔文王故文武上下雖各分說。然觀上兩惟時下兩惟茲。分明周公說文武受命。集命止得此數人。久留輔佐。但有死而無去耳。如昭文王迺教降德未已也。又昭文王聞帝受命。昭文王聞帝受命未已也。又昭武王迺祿劉敵。且昭武王迺祿劉敵未已也。又昭武王丕冒稱德不止一事。不止一時。亦不止一君。何嘗一人求去。○武王二句緊跟受有天命來祿本于德故曰尚迺言四人啓迺武王之德。應以格

天而有天祿也。與申勅三句意相應。迺即見冒之應。有輔君格天意。有祿當活看。不必用伐商事實。只以富有天下言。武王享文王已受之命。故略言之。不甚重。後暨武王三句只是起下語。宜轉遞過。後字從尚字生。見伐商在受祿後。猶云及武王盡殺其敵之後。而四人實輔以成化云。爾天威凜凜。取彼凶殘。則未有不克。克之未有不盡。所劉者小。而所將者大也。咸劉厥敵。如滅國五十之類。此等皆阻梗德教者。盡刊除之。咸劉就是誕將。此二句只叙敵已咸劉。教化可大行之時。爲下昭稱地耳。昭武王對昭文王看。昭字內須帶迺字意。迺者又輔其布德。非輔其修德也。

尚書

卷四十四

三

惟冒冒字內須帶見字意。迺而後見。見而後冒。此乃所以昭之也。均一天威于文王迺知以昭于武王。則誕將以昭一昭其安民和衆之德。一昭其順天應人之德。惟冒與迺冒異。迺冒尚着用功。惟冒則前日欲使之冒者。至是而果冒矣。上冒西上。此冒天下。惟冒即在咸劉之內。非咸劉外更有此也。惟冒以武王之德覆冒斯民說。武德無一阨塞。如天廣生。無一不在覆幬中。稱德正冒處。丕單者竭其心以稱之。卽永清悅服是。見非隨聲附和。發于中而有好德之言也。不可作聲名洋溢看。指天下民皆化其德言。要得不識不知氣象。不曰被德而曰稱德。承上咸劉來。卽身不

失顯名意按此節與首節應連有祿所謂集大命誕將威劉所以究言其事惟冒稱殫然後上帝申勸之意爲有法也○篇中天威凡五六見俱指出于不祥但此通知天威誕將天威根有殷嗣天滅威已然者說其勿永念天威誕念天威則指周命將來不可知者說

今在子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與其濟小子同未位誕無我責收罔易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口其有能格○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此下始言今兩節見公當爲已留爲後人留今在簡上言

尚書華篇

周書卷四十四

三

文武得臣欲召公匹休此言成王無助不可不匹休也承文武之業卽上受命迪祿者懼不克濟意在若字上輔成王業意在予往上今昔對若游大川全在予小子且四字生來益既無五人又無四人今日惟有予小子且而已何能有濟亦若游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暨汝與其濟而已其者兩人同心或者萬一有濟危懼不敢定必之詞非共濟也小子同未位中若游大川句意誕無我責申暨汝與其濟句意召公意謂王已臨政天下事已略定其他周公一人自足任之周公言成王幼冲雖已卽位與未卽位同法文武之時又何如雖兩人共濟猶恐弗敵

大無專責于我收罔易以下甚言求去之不可言召公肯欲德而退不勉力以助王之所不及則老成自造之德不下于民民心尤怨和氣遂乖見今在郊鳴鳳我將不得復聞其聲是今日之治且不可保况敢曰能進此而有格命于是永固休于是永孚乎雖欲不與予分任不可得矣收字考字俱略斷不及指成王言卽同未在位意勿如新說指易勉周公之不及惟易不及全山老成人之有造故以此罔易不及爲考造德不降德不及民而可格天乎我守指周家言非周公自謂郊鳳和氣所召實萬物咸若氣象卷阿之九章曰鳳凰鳴矣予彼高岡則成王時鳳凰至矣

尚書華篇

周書卷四十四

三

鳴鳥以已然治象言文王鳴岐後再見者不聞言鳳鳥不再來鳴不可說鳳鳥自此隱去而不復鳴恐後不逮前非爲瑞應也卷阿之詩曰受命長弗祿康而繼之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媚天子媚庶人明乎國家氣運爲賢臣開之賢德閉而不降則和氣衰薄現今鳴鳳在郊不免絕響况望格天如純佑商賈者哉言天命以民心而離也但回鳴鳥不聞不說到禍亂田地格卽平格之格指天命言非四靈畢至之謂功格上天難于致鳳故以鳴鳳况之公意不欲當我冲子之天下而讓德文武也

唐孔氏曰詩云泳之游之左傳稱闕敖游涌而逸則游

者入水浮渡之名。○鄭元曰：易曰：小人用壯，君子用  
剛，傳曰：視有如無，曰：罔，公嘗負展，出政流，言作而居，其  
豈亦用罔也？與？故曰：收罔，則刑，無窮，深觀，審至矣。○  
按：禮器云：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升中，謂功成告  
天也。如彼記文，似功至于天，鳳凰乃降，此以鳴鳳易致，  
況格天之難者乎？記以龍鳳有形，是可見之物，故以鳳  
降龍至為成功之驗，非言成功告天，然後此物始至也。  
公既歷陳文武資臣之盛，與已及召公今日圖共濟之意，  
因歎息曰：衆賢輔而不見其益，一人去而遂覺其殆，若茲  
正千古興亡之機，公以之為大監，戒總成敗而合觀之，可  
也。公于冲子所為，祈天永命者，亦知當日之受命乎？總之  
未已，繼之申勸，兼夏兼殷，固有無疆之休，然其積累締造  
亦大，惟艱文非武，將疑于九年未集，其艱在君，文武非臣  
將疑于彛教之不迪，其艱在臣，臣非衆，將疑于大川罔濟，  
其艱又在四臣五臣，將何以為永孚之計？苟欲潔身求去  
而不為國家長遠謀，狹隘甚矣。告君謀所以寬裕之道，豈  
不欲後人無補，而述棄艱難之大業也？○此中上文以寬  
之監，茲茲字兼上太節，指文王得五臣，武王得四臣，以昭  
且無召公共濟，便鳴鳥不聞，以昔比今，所當大監，欲其監  
于已言，而有以自強，蓋罔易之害，而着力勉留，意我受

命下，總推監茲之故，無難惟休，指受命是，雖言無難，而  
句亦大字，相形特引起大惟艱耳。重惟艱上，惟艱與惟恤  
不同，恤是暗伏之憂虞，艱是勤苦之功緒，以締造往事，有  
從五人四人看出，文以五人創造于前，武以四臣經營于  
後，父作子述，全重在五臣四臣之輔止，見得非一人能創  
造者，看來亦大惟艱，指當日事勢說，蓋欲克恭上，上則有  
天命之難保，欲克恭下，下則有民德之難終，休大艱亦大  
所謂無疆之恤也。注文武積累締造艱難意，或可帶入原  
不是本旨，告君以下，只承惟艱說去，欲其留以保之，告君  
乃歎句要說得與君事其監句相關，告字與茲字意相  
足，歎裕主國家說與前永命意同，大臣之道委身事主，以  
安定國家，乃是識量之闊深，此我所以言五臣四臣，言  
造而諄諄與君共謀也，只以留為寬裕，不可以去為狹隘，  
然裕字不對監字，看不明，蓋不從國家起見，即可對念影  
可信鬼神總，是迫監此正有留公共濟，使今之昭嗣王亦  
如昔之昭文武者，方得匹休意，我不以後人迷，非謂我  
于朝廷啓迪成王而不使之迷也，此句緊接上文告字，言  
蓋我所以告君寬裕其猷者，聽君之法，則至既幼冲而且  
難獨濟，必至迷感失道，而無疆之業難保矣，我不欲使後  
人之迷至此，故以寬裕之猷為君告也，以字有力，即以君



伯顯之以文武得人以舉。孺子無人而迷。是我以之迷也。雖非我以。猶我以也。以後人明。不以後人迷。周公之自處也。迷只是無人輔。不必說過佚前光。自在昔上帝割至。此只一艱字作骨。

公曰前人數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易曰王在重

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方說後人即說前人然篇中三言前人兩言後人與兩言在今兩言在昔都是血脉不可使斷此節見公又當爲前

人留述前人顧命以感動顧命正爲王業艱難發也周公自言受命惟艱故爲謀寬裕以助成王保守此命顧命

尚書章句

周書卷十四

三

欲其輔成王念王德以乘茲大命乃一意如云我不以後人迷矣君獨不思前人之語乎前人武王以君冲業艱難布其心乃竭盡吐露命汝以相道作民極其顧命之詞曰我其往矣汝當精白一心本稽德謀天之識照盈虛消息之機以勉輔孺子使之不迷于所往其道何如蓋今日大命非一孺子所能獨荷而相與配合其君以力勝此命者汝其瞻在也偶居而猜可乎故汝之配合于王也惟在德精誠極明信同心并力以載此大命無有退托可也此之謂明易矣然何以重而乘哉我周大命文王以見冒之德受之至今日而隱憂伏焉尚思文考修和見冒之德以大

承今日無疆之恤則命不隱民極盡矣前人顧命其切如此言猶在耳遂忘之耶○按述武王之命總爲下文張本

下義我二人篤棗二人即偶王也成文王功以毅休即惟

文王德以承恤也至末以治民責公即作民極之事前人

指武王敷乃心乃悉命汝下曰汝五句顧命便是命汝非

空說言命汝盡輔相之職也作民極指爲三公說以責任

言不以公位言即爲民標準之謂周禮六卿之首皆曰以

爲民極本對二公之言周公述來則重召公一邊心不開

則言不盡此敷字悉字之義敷心有相信意作極有并力

意敷乃心二句見委任之重明易精白其心以勉力輔

尚書章句

周書卷十四

三

君也上罔最正顯此明易說乃前人不欲後人迷者偶王

二句緊承明易一氣說位三公可以稱偶王矣然非重則

臣心不與君心合君心又安與天心合故其所以偶王者

在重以載此大命耳偶王乘命經文原無取譬相對意注

耕之有偶在偶字上生出車之有馭在乘字上生出耦或

耳只一直說爲是言偶王在相信以乘此大命若大命未

乘偶猶不偶也注并力一心皆指召公與成王言偶配也

君不可以無臣之義蓋王受大命作偶惟臣疑或微參便

難肩荷故勢居其偶全在心存其一以信爲主則此心成

布方能并力始于大命合念能乘總重重字重者臣啓君

尚書卷第四

卷四十四

三

聽臣勉君行不以寵利自嫌信理不信事信心不信迹于以載命而行乘大命是勗以重爲乘是明勗但偶王二句空說明勗之意惟文王德二句正偶王乘命之用力處明勗之實也有文王之德則能當此無疆之恤承休易承恤難德稍不及文王便是大命不能承處豈不至可憂乎承卽相信并力意不承休而承恤人君不可一念忘多凶多懼之憂主君德言故曰恤惟字作虛字看謂以先德而承國恤也如此說最直捷傳則惟字作思惟之惟文德就發用上看恤以時事言天下初定嗣子方冲有無限憂虞在承者擎當肩任之謂亦繼之之辭念文德于民心上著工

夫作民極之事也德指修和見冒須從無疆之休說到無疆之恤來蓋惟此大命文王昔日以見冒聞之德受有殷命于天者固有無疆之休矣然天命無常我眷者未必不我威則無疆之憂方在今日不可無人以承之也汝文考舊人當深思文王修和見冒之德而偶王乘命以大承今無限之憂無至自今而墜命須繼出武王顧命如此來

閔本汝明勗一作下偶王在重與乘大命對皆明勗之意決裂經文莫此爲甚及查內府板句讀汝明勗偶王一讀足證前謬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與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詰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

尚書卷第四

卷四十四

三

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蓋至惟時二人弗識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鳴呼篤棗時二人我式危至于今日休我威德文王功于不怠不賢海隅出日周率俾

此五節先以天威悚動之遂言憂天越民而以治民爲公與篇首五節應允心之懇切處殷喪大亂周召躬歷之官且不忍況見乎是時孺子初政老成彫謝深慮一旦蹉跌復蹈前轍此實周公肝腦之隱而難于切切言之者至是告勉將終故與決之一言曰朕允朕允虛其汝至天威一句讀是朕允所在朕允猶言我之情懇懇上表而揭出天威二字令召公聽之凜然呼與必秉太保官銜者見公係師保去留關天命不可不敬意敬爲監念之本以予字要玩欲召公監殷之喪亂而念我天威者卽已因殷之降喪而不敢不永念天威之意不可謂監殷教以敬之法克敬通指一篇言以我所言如先言天命無常繼言商周得臣與夫命之當保顧命之當念所言雖多只是恐國無平格之臣如有殷之嗣天滅威耳予之所言無非以殷爲監以予者理會予言之指非徒敬予之言也其著其必克之詞能敬則兢兢然以永孚爲念必能以我之誠監于殷喪大否而大念我天威之可畏也監字與念字緊對大否以

天運言殷喪大否卽天威在殷也。監殷之天威便念到我周之天威天威曰我者大臣與國同體天命天威皆以我負擔之我字指周說對上殷字殷當隆命之後則大否乃天威之已彰者我當永孚之日則天威乃不祥之未可知者故須念聖人看得天休滋至正天威之所在故篇內凡言天威必曰念念則爲天威不念則爲滅威談天威于此時原無共形而有其理須大念始得其故要念殷何以迷至于否我之天威緣何就同殷之大否則念中大有幹施有言外意若說大否由無人輔則淺露

尚書卷

周書卷四十四

三

言治休所當廣兩休字相照兩節專重二人與前六臣臣四臣遙對上言二人原自許國申勉召公以敬德下言二人終當輔王又申勉召公以不急統根上其汝克敬生下○此言天休當答以天命留之也予不允允字叫轉上朕心九字復以朕之心申明一番人不信我又下一層允字傳及小註都訓作信然傳是信于小人小註是自己信實時說却將二意混而爲一了茲語總上至顧命言此二句反明其言之可信也予惟曰四句推所以致誥之意兩相皆在心上說予之意惟曰在昔王業之興文以五臣武以四臣今日贊成汝我二人而已汝聞我言而有合哉亦於

曰在是我二人不容諉也與篇首君已曰時我以下相應卽在已之意以度其同然之心諒其必然有此詞乃自任天命于將來非已然事節內三二人字我俊民字後入字都要着眼宇宙間奇休須是人去承受切忌孤薄襄我二人是擔當語在時二人是同心語天休弗戡見襄之難德明俊以迄丕時襄道也此正點破前猷裕意襄我二句只點起須重到汝有合哉二句在時二人卽襄我二人意故曰合此二人字乃周召二公對任天下之重卽見在而言其所不得辭者如此襄就保王業說文武惟艱之業成之須在今日故曰襄卽前固命與永孚于休意收成結局

尚書卷

周書卷四十四

三

之謂卽下成文王功但上原其心下實以事不曰我襄而曰襄我輪着身上不能辭耳予惟曰至在時二人且重不可無二人意時說卽以文五人武四人今止二人形容下文弗戡便難通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將不勝任然知懼在自強非可以求退自免也懼德之不足勝則能自敬德於寅畏以加修懼三人之不克勝則明我俊民列庶位以自輔在今日決當克敬德明俊民以襄之今日豈是讓人之日天休以國運言根前無疆惟休說對受命有祿深一步看始眷文王既眷武王如川之方至源源不已正見天之當迎處此時求享天心須要戰戰勝也此天又過一步

若天休如此我之答天亦如此。僅僅相當未免怨天之美。便弗戡弗戡就心裏說。不在人數多寡。即使五人俱在。亦是不戡的。召公欲去不遇。誠心耳。德在召公已無不敬。但或擔當與遜。遜相參于內。便與前人付托心。一息不接。而此一息之弛德已多。則惟更加寅畏。卽以此聰聲氣相求。作俊民津筏。克敬德承上克敬說。惟敬生明。須一直說。豈自修而後知人。若不克敬。則內逸外昏。人之賢否我方莫然無辨。雖有俊民其孰明之。明兼已用未用言。事功合當貴而事功明道德合事功而道德亦明。純佑商實亦六臣五臣有以迎之。大臣通天人爲一體。故曰我俊民。王氏曰

尚書書解

卷四十四

三

大臣之善在乎能讓。讓則推賢揚善而無妨功。官能此所以能明俊民。故因明俊民。遂帶出讓後人來。曰在讓見不可讓。非謂敬德明俊便可去而示以去之之時。聖人望道未見卽敬明亦未便戡休。要看丕時二字。下丕冒率俾。卽丕時在讓後人。何雖重丕時而緊要尤在後人兩字。蓋當時天休雖滋至而凝承只有二人。何可爲丕時。故丕時雖就王業既成時言。全要說到賢才布滿在位。個個足以凝承天休的方爲全盛。當任汝推讓。緊我今豈汝辭位時來。○子豈誠信不足。惟若是反覆告語。子惟曰襄波艱難之。非惟我二人不復有文之五武之四。汝心其有合哉。想其

言亦曰在是二人。無同心許國如此。則汝與我之身。固天命所繫之身也。當今氣化方隆。天休滋漸而至。惟時二人自視誠有弗戡實見襄之不易也。其汝克敬德于已。平格保乂如商六臣。秉德迪知如周五臣。又且章明我之俊民。明恤于內。奔走于外。如商迪見冒于前。昭惟冒于後。如周以此德明此俊。答天持盈道莫大於此。又何讓焉。縱欲讓後人亦在大盛之時。天休一日未凝。王業一日未成。卽非丕時。二人同襄正未有已也。予之意在此。所以若茲詰耳。非以言不足信而云然也。

尚書書解

卷四十四

三

然我成成以下。是勉其未至。休與威相倚。休不可恃。則相業之勤不已。必期至民咸丕冒可耳。今日休卽上之天休。成成不息。卽上之敬德明俊。丕冒率俾。卽上之丕時。惟不倦可以成終。故成曰不息。惟同心可以共濟。故成曰威成。重在成成上。見以二人始之。當以二人成之。平前以商六臣周五臣四臣留之。末以文武以身留之。○通節重篤。裴句就今日言。不可以往事講。篤裴二人與襄我二人應收。成結局曰襄有加無已。曰篤裴篤裴得爲襄。此句是總提。兼已然未然說。下文能致今休之謂裴非成成不息。不可以言篤裴。篤者始終不替也。篤裴式克句。起下文王功不

可不成意。非公自叙。歸重召公。若則保受威德。我則不迷勤教。二人同。我周用能至于今日。休而民罔尤違也。爾君指輔成王說。新說謂通指文武成王言。雖是實事。但不能叫起我式克意。柴字著治民邊。與襄字不同。時我二人與襄我二人不同。前是將然之詞。此是已然之詞。時二人見此外無人。豈可又去。休者治民之休。與天休一時俱有者。即民罔尤。這是不可涉天命上去。克字要發締造艱難。意承篤柴來。曰。今則後未可知。故要成文王功于不急。文王功不成于功全。成于心故。不急。即是成。脉在廣德。化上即起前人光是。于此息心。則于彼便化。直到丕冒。

尚書章句

卷四十四

三

俾皆着二公。不怠說不作效。不怠者非是不失文王功之謂。只言已之所以共成之者。不怠也。須知文王功不怠。以成。即在永念猷裕敬德薦賢推廣德化上說。息非懈怠。充老精神。一息不運化。即不俾。故必成。成不怠而後丕冒率俾。冒即上文見冒。惟冒之冒率俾從冒字來。罔不從丕字來。陳氏所謂淮夷未滅。西奄未踐。東夷未伐。肅慎承來。正文王之功未成處。文王爲西伯冒。西土足矣。今既有天下。則當無遠弗被。故曰丕冒。廣修和以備。覆新民而不止。冒西上文王之功始成也。成比襄不同。有善繼意。丕冒二字自爲一句。海隅日出是襄。襄以包近。海隅上依註不可脫。

使字。民心難強。上以是化。下未必以是化。事俾者不實而勸。不怒而威。從欲以治也。此惟冒稱德進一步。皆以精意漸磨。不徒政教風聲者。以此爲善方可謂篤。此對上節雖分俾民說。然俾民正以敬天。○夫以天命論。君固當留矣。以人心言之。君亦當留也。嗚呼。致治在君。而篤厚輔君以致治。時我與汝二人。我國家用能至于今日。有卷阿鳳凰之歌。有鳧鷖既醉之雅。民罔尤違。而休盛者。自文王恬冒以來。積之有日。其功不可以不成也。然漸被暨及國初。要難驟至。而深仁厚澤。時平不無壅滯。使天下有一民之不服。則是文王之功尚未成也。我與汝當教德求賢益勸。

尚書章句

卷四十四

三

裴共成文王之功。不怠其初心。以來去。裴使今日益。裴和以丕冒天下。無論昔日之江漢。今日之河洛。即薄姑淮夷而外。至海隅日出之地。曾無一人尤違。而不率從者。則文王之功始成。今日之休始極。我二人篤裴之責。有終。于此乃可云丕。時可以今日休言去耶。

公曰。君子不惠。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結上二節。而意更深切。多誥只指上二節。謂前言已備。而復有天民之說。對若茲誥。故謂多誥。畏天悲民。皆理之當然。而予言之。故云惠。予惟句。正推所以多誥之意。用閔二字。極重。正多誥之種子。國有老成。則天眷不移。新民有賴。

不然則是二者胥可憂矣。只指今日天民言。天民正值其休。若天不戢勝而民不丕冒。則前功盡棄。是用閔耳。閔字。著召公去國邊。正與永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相照。要緊。申天休。滋至說。發民中丕冒。率俾說。此則總出天民。只提一越字。點破天命。卽在民心。故下節單說民。○公曰。我之告君者。倘矣。而又反覆于天民之故。豈不順理。而若茲多詰耶。人非有憂。則無庸多詰。予之所憂者。何在。予惟以大臣一身。天越民所係。今當天民兩休。而公忽求去。則答天命。而固民心者。無人。我只爲憂天命之難保。越斯民之無依。故若此多詰耳。

尚書卷第四

周君典

甲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此卽接上越民單言民德。固是終上三節實結前越我民。罔尤違。意見民心爲天命之本。民罔尤違。民德也。終不祥。曰我不敢知。至此曰。惟乃知。直貫定。惟其終。分明結轉。克敬德。永遠念天威。上去民德。專就向順一邊說。然卽其向順。始終不恒。則向背亦在其中矣。撫后虐仇。民之情也。從厥攸好。民之德也。與小人之德。草德字相似。就好一邊說。民從順。而向上曰德。蓋民心之向順。卽民風移俗轉之機。知民而曰德。四方異欲。而察其向慕之真久暫。異時而審。

其永戴之故。妙得轉移人心之大機。豈徒知向順而已。兼初終二意在內。民心至愚而神。聯屬使向順。非老成諄練者。不能知。惟乃字有力。親歷艱苦。從蹈履至到來。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二句一直說。初終之略。論理之在民者。如此。正所謂民德也。民非后罔事。其相得之初。誰不如是。然而不可常也。當惟其終。把眼前罔尤違。這段熱情。都抹殺。深惟其終。永護初脉。纔見是知。亦罔不能。能字。當善字看。言民罔尤違。豈不能其初。然民心無常。當思其終之尤違。何以永。不生。使終之向順。無異其初。可也。轉移搏挽。全在一惟字。思終亦只思其向順。勿添背字。非泛說民心難保。

尚書卷第四

周君典

甲

意。茲字指初終二句。傳說祇順此詰。是欲公畏懼此民德。非徒謂敬順已詰也。敬用治者。用此詰以治民耳。祇若敬用。一直說。祇敬在召公心裏。應前不怠說。中含敬德。明後輔君丕冒斯民意。所謂惟終也。只要說因其初而思其終。務使民心永固。纔成君知已退復留。故以往言。是相勸就。職亦無餘遺之體。篇終申以治民之說。蓋作民極者。召公職也。須善理會。○公曰。嗚呼。君。寔命以得民爲本。民心之向順。不有以知之。孰得而治之。惟汝累朝諄練。能知民德。何以向順我于一時。何以淪浹我于永久。旣洞悉無遺矣。以觀今日民罔尤違。亦無不能于初。當思其終。無尤違者。

能常如今日否。吾恐莫必其終也。我之誥汝者。若茲固致治之要道。汝其祗順此誥。往就爾職。而敬以治民。使終如其初。則君之所知者。爲不虛矣。何民心之不爲天命哉。

尚書羣書卷四十四終

周書典

三

尚書羣書

蔡仲之命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瀾張孫振鑒定

此篇首節提起說。以次節爲主。爾尚節。詳率德改行之實。下天民治亂之戒。謹始思終之道。舉凡侯職之賞。盡歸于率中。總完一箇率德改行。詳敬哉之實。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尚書羣書

周書蔡仲之命  
卷四十五

史叙蔡仲得封之由。惟周公至不齒原。其始事重封蔡仲。上以克庸祗德。句爲主。曰位冢宰。正百官。則固奉至公。以治天下。刑賞以天下爲公。辟囚降。因管叔霍群叔罪之大。小定刑罰。三段總是刑之不相假借處。以車不齒。皆降等也。兄弟情難。慈意不重。流言不云。以殷畔者。諱內難也。致者何。見羣叔自致之罪。于周公無與。辟管叔于商。商字內見從武庚意。左氏云。管叔啓商。惑間王室。史記亦曰。管叔共監殷人。霍叔不在監數。故罪獨輕。不齒者。不齒錄而削其爵。不與兄弟之區列也。三年復封。又言在外庸者。用也。德照下。忠孝之德。克庸有始終不變意。看來祗德二字重。



在祗字上若謂德爲忠孝之德則是祗敬其忠孝之德把庸字看得無力了史序克庸祗德正括王命克勤無怠爲言能無怠爲能常敬該仲初終不變意取宰得置卿士試之以職爲復封張本蓋公食邑王圻固得自命卿士若分茅胙土則不敢自尊必命之王叔在無君國之理以爲卿士特以叔未卒耳叔卒乃封公心始遂傳垂字極好邦之蔡乃憫叔之深要看註周公戚然于三叔之刑意蔡叔所封畿內之蔡蔡仲所封淮汝之蔡蓋徙其墟而仍其號示不絕之叔仍得爲始祖也

唐孔氏曰周禮冢宰以八則治都鄙馬融云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謂之都鄙鄙邊邑也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冢宰又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馬

鄭皆云立卿兩人是畿內諸侯立二卿○唐孔氏曰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左傳有文叔之所封圻內之蔡其事不知所出也世家云蔡叔居上蔡宋仲子云胡徙居新蔡杜預云武王封叔度于汝南上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檢其地上蔡新蔡皆屬汝南郡去京師太遠叔若封于上蔡不得在圻內也王若曰小乎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

此節乃一篇之主率改慎一直意此二句是舉其已成者就仲卿士時能率德就是改行德行註雖指文王之德蔡叔之行然俱在下節只宜暗照虛說克慎厥猷緊承上句說慎字生事改來無工夫猷道也泛就所行言未可露忠孝如云道者天理所當然能順而由之者鮮矣惟爾也以德之屬道所在者率之凡所爲無不以爲法其道也以行之屬非道所在者改之凡所爲無不以爲戒戒其非道也是一法一戒凜凜檢其身于道之中不敢一置其身于非道者蓋奉天理以周旋矣非所謂克慎厥猷乎故我命爾侯于東土往就乃封國敬哉敬哉轉上二句發敬就心

尚書章句

卷四十五

三

裏說欲其以所率所改常嚴之心也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此叙其率德改行之實皆已然之善非戒勉之辭從蓋愆說起正重改行上率德意自在其中首二句一連說愆即指不忠不孝言子能改父之惡而爲善則孝樂爲子孝斯爲臣忠惟孝在惟忠上見兩惟字便見前人有不能盡之意爾乃以下皆蓋愆忠孝之事末二句只申上四句意前人已行之事曰述忠孝之道前人未行無所因襲超邁舊迹而自身創爲實克勤勵不息盡此道以使後來臣子皆

于我取則也。遺迹內自有作則將來意。不可以遺字作重字。看克勤就是無怠須順本文以字一直下。勿拘註分貼。勤無怠終始。遺迹不止一時感憤也。以垂以字緊頂上。不過深明其無怠耳。以忠孝開國。詎非成憲對初封言。故曰垂後率乃祖二句。時說用可謂二字引下。言遺迹自身如此。可謂能循乃祖文王止敬孝之常訓。無復如爾父之過。王命而遠于忠孝者矣。豈不蓋前人之愆也哉。看來無若二字。語意要得叙其已往而堅其將來意。但不可如新說通節作未然看。因尚字無若字。遂作戒勉之詞耳。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阿書章句。周禮傳之命。卷四十五。四。

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四節相承看。為善不為惡。正是戒處。而工夫在慎初。慎初在盡職。盡職又須以率中為本。○皇天八句。泛言天人無適莫之理。以開廣之。戒哉。方勉蔡仲。天人之向背靡常。而善惡之事幾亦眾。凡不善之事皆足以為善。非但不為善。叔之為。亦非但如今日之所為止也。為善為惡。句不可兩平。要抑揚如大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口吻纒緊。

切為善四句是為戒。哉一句而言。皇天四句是為善。四句而言。總只是要危其機。以戒之意。不可着實然講。若此節是實勉他修德。承天施惠。懷民下節。又何言康濟小民耶。○侯國亦有天民之責。天親民懷。要照蔡仲說。叔之後天必不享。民必不懷。曰無親。曰無常。以見天民原無成心。只論德惠何如耳。無親無常。親也。惟德是輔。否則不輔矣。何常親之有。無常無常懷也。惟惠之懷。否則不懷矣。何常懷之有。為善四句。就上看。出總德惠之稱。曰善。總不德不惠之稱。曰惡。治。即天親民懷是。亂。即不親不懷是。善不同者。德惠之中各有許多條件。非德與惠不同。惡不同者。不德不惠之中各有許多條件。非不德與不惠不同。德與不德。其存諸已者。非一端。惠與不惠。其施諸人者。亦非一端也。善不同而。同歸于天親民懷之治。正見無不可行之善。惡不同而。同歸于天不親民不懷之亂。正見無可為之惡。善惡無不同。只為之不同。為善者有世德而作求。亦有自身而遺迹。善之用百而善之歸一。雖錯雜善端。皆集慶之本。雖瞬息善念。皆近衛之功。一屬善中作用。必不為虛用之精神。為乃善之實力。其志堅。其行銳。歸乃善之實功。立于此。應于彼。為惡者有嗣德而遇佚。亦有濟惡而同汚。歸于亂耳。但遺迹氣銳。恐或意淪。故致訓微。與太甲同。亦惟

阿書章句。周禮傳之命。卷四十五。五。

邁迹自身破同孤出。故于彼言同。此言不同。同歸歸字。指究竟言。兩同歸。起重惡避說。戒哉。須云治亂之機如此。此善則惡舍治則爲亂矣。可不戒哉。以德惠握善之一脉。而輔懷之治象應之。此其幾猶可必之天民也。以惟德惟惠定爲之一法。而無親無常之亂象伺之。此其幾難必之天民也。何可不戒。爲之途似易。保違戒之權則甚直捷。獨剖善惡未分之倪。爲戒之定見。獨守善惡未分之界。爲戒之定力。蓋勤于爲善。無用戒。已中于亂。不及戒。戒者從德惠處密尋。不德不惠之萌。從輔懷時預省。不輔不懷之際。正幸德改行之長慮。言外見得。仲其無以父之惡得罪于天。

尚書卷第五

周蔡仲之命

六

人而自沮也。進爾之德。布爾之惠。斯得天人之助矣。不德不惠。則叔以文王之子。而不得保其國。有德有惠。則仲以蔡叔之子。而不絕其國意。此三節正是爲善處。欲去惡爲善。在謹初政而已。慎厥初意已盡了。虛說下四句。是推能慎之善與不慎之弊。以見謹初之道。在思終。正中首句意。○初是受封之初。國祚之所由基。慎字內直是把全局精神都提在初處。一手握定。肯綮更無走作纔是。惟其終帶下句讀。初終一理。謹初固足善終。而借終亦可惕始。思終不即是謹初。思其終不得不謹其初。終方不困。不思其終。未有能謹初者。此終之所

以困窮也。正見慎初宜恩終。夫人始進之精神常振。積漸成玩而氣浸以不張。即不必作未來之想。而當其張已應其弛後。雖有弛之端。而無其隙。傳所以字可玩。惟字乃長慮却顧之意。全在心裏說。而力行意自在。思終不思終。皆初時事。如云受封之初。乃天命視以去留。民心視以向背。則當于初而慎。使施爲于開創之始者。無一不善可也。然于何用力。蓋初者終之萌。終者初之積。爾能思國統何以傳于無窮。而一時之建立不爲淺近計。則爲之初者無不慎。而可以善其終。基業之悠久。即此思終時。可必其不困矣。猶于目前而不思其終。則初之所爲。皆因循苟且之謀。

尚書卷第五

周蔡仲之命

七

無以傳之于遠。即此不思終時。已必其困窮矣。慎初不過創業垂統立爲可繼之道。終指國祚悠遠說。不困如保其社稷和其民人之謂。困猶前定則不困窮則困之極矣。以天民貫不妨。但不可入德惠等語。思終謹初之道。只在恭愆處。尋此當盡五職。須影切蔡仲。雖以忠言而孝在其中。叔違王命。是棄績。以武庚叛是害。鄭欲領社稷王室何蕃。與管霍流言。兄弟焉和。西土人不靜。康濟何在。績屬之乃安。得不懋。鄰屬之乃何可不睦。夫且忠以蕃王。思以和族。至于小民原惟惠懷。則加惠以康濟之績。泛指功業言。懋績中有舉賢能。明政教事。睦鄰中

有事大恤小事。善王室中有術內捍外事和四隣。中同姓兄弟有恩以相愛。義以相接。事康濟中有教以安民。性慈以安民。生事五平。看俱要點出。侯職當盡意。皆爲善中事。蔡仲之善全在能蓋愈。過迹恐其矯枉過正。專務紛更而違乎理。故以率自中告之。率中乃爲善之本原。而慎初盡職所從事也。爾惟自身則知就爾之自。固有確然中者在。聰明視聽俱自己。自有中道率者。因而任之也。此句提起下三句正率中之實。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在先王修之于禮樂法度。以治天下國家。則謂之舊章。在吾身謂之度。發于己爲聰明。施于人爲視聽。理之

尚書叢書

周蔡仲之命

八

和惟中者。恒由耳目以出入。聰明視聽以出。已接人相對而言。率中工夫全在無作。詳字內此俱從好邊說。人有爲小慧所使。而亂舊章者。有視聽不詳爲人言所誤。而改厥度者。無作二句重在作字側字。作便亂側便改。舊章乃先王聰明所運。已然之中也。然舊章不與喜事者合。故作聰明者必亂之。聰明便于因。不便干作。然過迹者喜于有爲。其聰明足恃。未免有心造作。弊訓以私智而亂亂非變更。只此心惶惑不能自持耳。舞弄聰明非真聰明。無作卽不亂。處何人不自負聰明。吾自無作之爲善耳。厥度乃吾身視聽所接之定理。本然之中也。事事各有軌則。一毫遷就

不得乃中之繩。束人處視聽貴詳。不貴速。然自身者視聽難詳。忽略疎快。似是之言。每乘其勿遽。駕其說以嘗之。而吾身之法度遂暗受其游移。而不覺必詳乃視聽有以研其幾。裁其常則。吾持身之度。入視聽而益清。卽欲以側言。渝我不可得矣。一邊而非貞度。謂之側。改非敗度。卽使正度中。今日一番明日又一番。不能操持有恒。亦改也。法度亦有資之專聽。獨信以用中者。正視聽之準處。要在衆言中辨至理。非徒黜偏戒歆也。詳卽周改處。何時無側言。吾自詳之爲善耳。作聰明者。徇己心有私主也。視聽不詳者。徇人心無主也。視曰明。聽曰聰。不徇己不徇人。合之方是。

尚書叢書

周蔡仲之命

九

中而一以舊章。常度爲主。所謂率自中也。汝嘉緊承上不亂不改二邊。言雖總承上四節。而歸重在率中處。汝嘉獨言于率中之下者。何。蓋率其中則凡事皆中。至是則爲善不同。而同歸于治矣。予一人豈不汝嘉。率德必以率中。改行不可改度。照前無失初心之善體認出來。方得敬字意。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承命。汝往哉者。飭遣之詞。朕命卽上四節如修德敦惠謹始思終盡職率中皆是。荒棄二字。反照前敬哉二字看。以叔達王命荒棄特甚。故篇終歎以戒之。欲其率德慎猷克勤。垂憲不替。卽封之後。

伯氏曰此使之為諸侯于東土爾不知何國也世案  
云蔡仲卒于蔡伯荒立卒于宮侯立自此以下遂皆稱  
侯則蔡仲初封即為侯也蔡  
伯荒者自稱其字伯非爵也

尚書章句

後學 東海清士遼韓著  
古瀛張孫振鑒定

多方

者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  
蕭姑岡公召公作將蕭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詰厥  
邦作多方孔傳曰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往  
遂滅奄而使之○唐孔氏曰洛誥之篇言周公歸政成  
王多士以下皆是成王即政初事編篇以先後為次此  
篇在成王書內知是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往  
之又案洛誥成王即政始封伯禽伯禽既為魯侯乃居  
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並與魯侯  
之作費誓彼言淮夷並與即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魯侯  
徐戎是同時伐明是成王即政之年復重叙也鄭玄謂  
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魯事其編篇于此  
此即云未聞費誓篇言淮夷之叛則是重叙明矣多士  
也

尚書章句

卷四十六

下

多士稱人多方舉地多士既遷殷民而單告洛邑新民畧  
多方既踐奄而徧告庶邦也兼有殷民四國首節記事著  
作誥之由篇分三段前王若曰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  
尹民十一節是總告臣民中王若曰誥告爾多方十一節  
則專告四國多方末王若曰嗚呼猷告爾有多方士七節  
又告殷侯尹民以殷侯尹民乃四國多方所視效故耳通  
章重天命不可妄干而克不克兩意則貫徹首尾先言夏

以不克亡惟湯克之以至帝乙罔不克之此商所以以多  
方享天命也及紂不克亦亡惟文武克之此周所以以多  
方享天命也天命至公若此多方固不可妄干矣遂及殷  
士亦承上以克不克相勸戒言殷士若克則亦可以享天  
命保身家若殷士不克亦必至于喪身家失天命如桀如  
湯如紂如文武其克與不克可鑒也蓋天命無往不在人  
主享四海則有四海之天命士民享身家亦有一身一家  
之天命故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成王祀洛之明年周公誥多士又明年商奄遷徙未盡者

尚書

多方

卷四十六

十一

復與徐戎叛惟五月丁亥之日王來自滅奄至于宗周  
京之地天下諸侯因王班師皆來朝集周公特傳王命作  
多方以誥殷民而及天下五月丁亥乃至周之日非自奄  
起程之日來自奄者自征奄歸也記王來自奄與多士朕  
來自奄不同彼是奄初叛此是奄再叛故篇中言地屢不  
靖傳即政是歸周發政時不指在洛鎬京曰宗周者天下  
歸宗乎此別于洛也語雖普告天下意在殷之舊國

考成王即政在七年十二月戊辰命周公後之明歲多  
士作于是年三月又明歲商奄遷洛不盡者復與徐戎  
叛公再奉王征奄作多方當是成王九年事據漢孔氏

尚書

多方

卷四十六

三

丁亥非二十七日則二十八日大全筭差一年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  
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冠周公曰于王若曰之上公傳王命喻衆首示以省命之  
恩起其良心隨懼以圖命之禍破其邪心傳所謂一篇綱  
領首節總呼專提以發諸告爾管蔡霍殷四國以及多方  
這是總呼惟爾殷侯尹民是專提四國中有殷在內殷侯  
尹民從四國中摘出言之告多方重在四國告四國重在  
尹民尹民即胥伯小大多正以殷士正殷民亦轉移之  
機大降爾命只是降殷民之命與他國多方無干四國鄭

玄指殷管蔡霍與孔傳稱異時四國已滅云四國者指其民言多方泛指天下惟猶及也殷侯指武庚言殷侯尹氏者殷治民之舊臣猶云商王士四國多方恭民士在提出殷侯尹氏重之也滅止商奄不及殷民是大降爾命下文只言四國以四國能為多方倡耳爾罔不知不統衆人皆知說只言此意甚分明爾豈有不知○言告爾四國之民并多方百姓知道惟爾殷侯之正民者殷民與奄扇亂今奄國既滅凡從逆者皆王法所必誅乃不忍誅戮大省爾殷民之命則爾殷侯之尹民者當知此恩而息其洵洵之心矣

尚書卷六

多方卷四十六

四

自洪惟至速辜二十節嚴殷民以自取之禍與大降爾命相應自誥爾有方至爾命七節嚴殷士以正民之責與殷侯尹民相應○洪惟節揭天命不可妄干貫至尹爾多方止乃一篇綱領洪惟爾天二句緊承我惟大降爾命說圖度與寅念反大圖天命者天之所廢彼欲興之如予復類圖命在求永祀不知圖之愈甚其亡之愈速自底滅亡意點在圖天之命下以圖度而亡其宗祀是不能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言及念祀聳其聽也傳以妄干二字訓圖字極當向使有夏圖厥政集于享商後王圖厥政而獨烝則與大誥圖功圖事何異哉此知圖是活字其善與否則係

乎人之所為圖也要辨得明大意云商奄先後為亂夫惟以私意圖度天命自取滅亡不為永遠計以敬念于祭祀耳今爾尚不知敬念而欲于天命耶經無的指蔡傳斷作商奄者尚是武庚奄又是奄蓋前有武庚後有奄國皆以首亂者言然奄亦商之奄也

尚書卷六

多方卷四十六

五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惟帝節雖言桀弗永寅念誕逸淫昏然語意尚虛下厥圖節方指其實天惟節見天不畀桀惟天節又捲上申說故惟天不畀三句即綴上天惟節有夏之恭四句即綴上厥圖節原只一意至幾個洪字丕字純字與幾個大字層見叠出皆極應誕逸大淫昏說所以兩言大不克蓋甚之也皆不永寅念故也○上責殷人圖天之命遂發帝迪之說見天命無時不在可受而不可圖此以桀之虐民逆天



隱有失天命之意。時說云：惟帝句提起作一頭，下以天民分看。夏桀有罪，惟帝以仁愛之心降格災異，譴告之。欲其修省，盡承天治民之道耳。有夏誕二句，言桀不能恤民，誕厥逸，就暴征橫斂，嚴刑峻罰，說賊則反是。蓋人或不能言而不能行者，言且不感，無望行矣。乃大淫昏二句，言桀不能順天，承上不能恤民，渡下見天猶未遽絕也。視聽動息日用之間，未必無一念之明，皆上帝所以啓迪者，使能勉強擴充，天意尚可勉。乃大肆意于淫亂昏迷，卽終日間不克少勉于帝啓迪，淫昏有暴珍婦誣意，益人或不能暫而不能久者，終日且勿勉，無望久遠矣。末句總承上說。

尚書章句

多方卷四十六

六

乃爾攸聞者，謂卽非爾之所見，寧非爾之所聞乎？看來帝之降格原是爲民處。有夏二句，乃從民說到天上，不是天民兩平。降格亦帝勉之一事，帝之所勉，惟憂惕者能勸，不肯惑言于民而乃大淫昏，就是不勸帝勉所在，以惟帝降格說到不克勸于帝之勉，分明以失天命作主。失天命正爲虐民，則此節提帝而民自在其中。通節兩帝字緊繫呼應。

此中言桀之無道，而因推其由，厥岡句承慢天，不克三句承虐民，俱比上進一步。言桀非特不能順天而已，又且以矯誣之詞圖上天之命，而指日自況其淫昏之極，何如非

特不能恤民而已，且以民之所依着以生者一皆抑塞之。

奪其時，失其業，置其財，傷其力，使無衣食之生路，可趨無

衣食，必思爲亂，乃大降罰，威虐其民，激之而增亂焉。國已

亂矣，而崇之不已，其誕逸之甚，何如不克開，以暴斂言，乃

大降罰，以嚴刑言，因甲以下亂之本，如云桀無道之甚，如

此撥厥所因，始于內戚嬖寵，蠱其心，敗其家，然後流毒于

國，與天下外任貪叨之小人而成其亂也。因字貫下任小

人邊心既蠱惑，故不能善承其衆，而開其衣食之源，又大

不敬念民之爲亂，皆迫于不得已，而寬裕以待之，而降罰

崇亂，亦惟于有夏之民貪叨橫斂者，忿憤嚴刑者，曰欽崇

尊用恣其爲，以戕害夏邑。民不堪命，而國隨以亡，而謂帝

可圖耶？不克靈承，貼不克開句，絕其所依，是不能善承其

欲而開之也。因不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作一句看，貼降罰

崇亂說，恭惟肆威虐，是不能恭敬以寬裕其民也。叨字貼

不克開句看，憤字應降罰崇亂句看，叨憤之人而剝削夏

邑，謂戕民之生，猶去人之鼻，害不忍見也。新說云：因始于

內亂，是以不能善承其衆，溺內寵者自忘民生也，不大惟

所當進之賢，是加恭敬，以洪施舒裕之澤于民，亦惟云云

蓋不恭此之洪舒，而欽彼之剝削，卽下以義民恭多士意

似勝前說。君之慢天，全在虐民，故上節言誕厥逸不肯感

尚書章句

多方卷四十六

七

言于民君敢虐民正從天命自恃上傲來故此節首言國命下皆詳結怨于民之事。

承上言重天亡桀不重湯與新說以求民主句實指桀之無道不足為民主天惟時求民主以伐夏未渾只宜依傳泛說然後補桀殘虐不可為民主意如云天之立君何心哉不過欲為民主耳桀不能作民主故命湯為民主以滅夏耳命為民主便是休命明白正大非可以人謀圖度故曰斷刑殄有夏句重看正桀亡處○按三節語脉甚實蓋弗肯感言正弗勒帝廸所在故下遂將天命歸到民心上來謂天命在民所天全要愛民桀圖帝命乃不克開民之屢其所因惟內嬖用事故用舍顛倒洪舒者為無用而剗割者為能臣暴其民甚矣民所欲亡天必從之此天所以降命于湯刑殄有夏也桀雖圖之其何益乎桀之圖天與天之殄夏相為首尾之詞

惟天節申上三節言刑殄有夏則既亡其身又亡其國天之不界夏者純矣乃惟以下原所以不界純之由蓋由不用爾多方之賢者以長享其國惟夏所恭之多士大不能明達保養斯民以安享其戴乃與其君共相惟虐于民至于民間百務大不克開而民絕之矣此天之所以不界純也不界純承刑殄說天佑之則曰純佑命不界之則曰不

尚書章句

卷四十六

人

尚書章句

卷四十六

九

界純不克承于多享舊即作國亡看然玩傳以至于三字當就不能用賢說而亡字找在本文下用賢曰享者天下非一人私有原與賢者共享也民之享上曰享多享者四海之貢獻也二享字俱以享多方言享民而後能享命耳明保作保民說不能保則亦不能享矣國以無人而亡乃是常事今以多方之義民不能承受多方之服享豈非異事義民知義之民桀時三宅無義民非真無也義民在下志不得伸雖多何補故嘆桀以爾多方之義民相隨覆亡不能承受衆多之享猶負米而餓載泉而渴蓋深哀之也義民不能用而所敬之多士則皆叨憤之夫而不能啓廸其君以保安其民而享有之君臣相與播虐于民凡民所欲為無一能達如欲耕害耕欲買害買四面皆牆壁民窮如此政暴故也胥虐于民句對明保看一正一反之詞言不如彼而如此也胥字兼君臣同一播虐其百為不開益甚于不克開麗按前三節從桀無道順說到天亡上來此節又從天亡桀逆推到無道上去反覆見天亡桀由桀虐民虐民在恭多士今殷侯尹民固即夏之恭多士矣不克保享乃胥惟虐得無似之乎不抹其亡于昔而叛于今亦足愧矣

唐孔氏曰杜預訓享為受受國者謂受而有之此言不

能安享于民謂不能安存享受于民衆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  
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  
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  
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此段重商亡上言湯所以受命及其繼統之盛爲下言受  
張本克以二字重多方民無生路簡求一人焉以歸之惟  
湯克能承之故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耳民擇湯而歸  
意須先提起以字要見順民心意湯不以天簡而以多方  
簡休命之顯不外民心可見

尚書卷

卷四十六

十一

湯慎麗即是勸勉明德慎罰不平謂商先王皆能明德而  
慎罰也故要囚節承上單言慎罰所以下論周興亦云克  
堪用德正謂周文武能以德用罰也隱隱標示今日降命  
之旨慎厥麗節是湯作民主實事見垂統之善天以民心  
爲心民之所簡天之所畀也厥隣有後后之戴四海興來  
蘇之咨民擇湯而歸之者歸其仁而已易曰天地之大德  
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君之于仁如魚之  
于水不可一息離然湯曰麗後王曰明德慎罰何也明德  
慎罰即明德中事都是行仁處行到純熟處自依依不舍  
惟湯可言依麗以君心言一念繫着惓惓于民故曰麗謹

其所依是傳正解仁字補貼影下文明德慎罰勿認仁字

作骨直論其精神所依泊處于運德幾深慎以用勸致力  
念頭上以感動他除謹凜心法更無鼓舞民法故民亦非  
只感德爲勸全用象德爲勸要看刑用字惟上純以天真  
感動不事作新振德之勞故下潛以儆刑鼓舞不知趨善  
避惡之迹君之所依民之所刑兩心適洽處便爲勸慎麗  
二句合說是開創心法○開于民之麗者正由于慎君之  
麗麗附于性命而不可解一不兢業將恣情任意而麗者  
散矣湯之治天下也知君心所依麗者卽民之視效係焉  
慎其心之所依以感化防閑勸勉乎民厥民儀刑其所麗

尚書卷

卷四十六

十一

之意指各務修德求爲法外之民用以自勸也乃勸卽于  
慎麗上見刑用勸正于刑處見勸故刑字宜畧在若上勸  
而下不刑是不用勸也民皆儀刑非用勸而何兩勸都在  
心裡說慎麗乃勸者欲達達人天理周流無間處非執仁  
以勸民也慎麗便是勸不曰仁而曰麗者仁則德之盎然  
無迹麗則仁之舉念不違以仁澤民不過遂生復性以仁  
勸民則淪洽漸磨正天下歸仁處民刑用勸非勸君也勸  
于自心不可已耳盈宇宙間充滿一仁體而已須知刑用  
勸觀法于上而各相勸勉于下二意俱重商邑用協則商  
邑勸四方丕式則四方勸要見湯時上下同一心意心有

一息不操仁卽有一息不依湯克仁主也猶操祗慎以保仁乃所以爲勸民之神見民自聽上迪貴在人主必先勸于帝之迪以自爲勸民之地耳

湯以慎麗爲倡以至後王亦以慎麗爲承罔不明德以立其本慎罰以善其用雖不如湯之見德用協亦能綿世澤而用勸其民帝乙以上從太甲數起湯不在內明德慎罰俱要切麗字明德就修已言慎罰就治民言德者人心生理罰者保民生道合來皆所以慎厥麗亦克句亦字根本上乃勸刑用勸來如云湯以仁爲鼓舞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固能慎麗乃勸而民刑用勸矣至于帝乙諸賢君德明其體而有先王之仁心罰慎其施而有先王之仁政宛然慎麗之家法也亦能用此以勸勉其民而民皆象其德以自明外其罰以自愛亦無不同一心也須兼上下勸二意說纔盡下節兩個亦克用勸只在謹罰之仁上說與此意同至于慎罰則更有可言者彼列在要囚有罪當而應戮者有原情而應釋者一不慎何以勸民如爾商六七王則時乎殄戮刑一人而千萬人懼亦能用勸時乎開釋宥一人而千萬人懼亦能用勸要囚是罪之大者舉大以包小也提起管兩邊殄戮開釋正能慎處所謂依于仁兩亦克用勸所謂化于仁也此其致慎正其明德處人知宥之爲生

尚書章句

卷四十六

十二

尚書章句

卷四十六

十三

于上下人已此已伏下降宥殷民同一開釋無辜殷民宜克用勸意

對上四節看商先王世傳慎麗家法所以享天命而有多方今至于爾君弗能明德慎罰勸民于麗以爾全盛多方享天之命誠可憫也以爾多方正紂爲惡之源多方一也湯克以之作民至紂不克以之享天命在所以何如耳民心離則天命去亦見不可妄干一句陡收下復發嘆更端意主在殷不與夏同列非天四節申夏殷之亡惟自取不克故也惟聖罔念三節遡文武之興非妄于克故也今我曷敢四節因舉降命開釋之恩責多方以克勸之美并懼

以不克勸之罰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肩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問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夏商自取滅亡意前段已具但天非有心於釋意未及煥發故此又一申言大淫圖天即前洪惟圖天圖天在何處見在圖政上見惟夏商所圖之政同一圖天之命故天同一降喪而祀皆弗永○嗚呼節承上起下之詞緣說到紂失天命上故嘆息一番又呼多方一番更端言天之亡夏

尚書卷第六

周多方卷四十六

十四

非有心釋去于夏則天之亡殷非有心釋去于殷以引起下文桀紂自取之意通重有殷一邊夏只借來形起下文三個乃惟字正應此兩非字言非天如此乃惟人如此也何以見非天庸釋有殷也乃惟爾辟以爾多方之業爲可恃遂大肆淫佚以圖帝命夫天何言而肆爲矯誣之辭瑣褻甚矣以爾多方有而恃之之意惟恃所不當恃故爲所不當爲大淫如沉湎月色之類有辭如有命在天只是圖帝命之言不一而足是曰發天大淫一層圖天一層肩有辭歷數之意圖天之命是以不能享天之命相照

惡之播于人口者謂之辭惡之未熟大者傳道瑣屑者

未盡舉至惡已熟瑣屑之惡極口歷數一一有辭小

說肩有辭與傳異傳是緊承上文說

乃惟有夏圖厥政圖字非所當圖之圖虐政是也享以國祚言不集于享帶圖政說來不萃聚夫享有其國之善政如云只揀不好者集之是也享國之善政非一二端能盡須是集而後備備而後國可享圖政而不集于享則必集于亡國之道矣善惡不兩立故也湯是夏之諸侯故曰有邦問者夏周之間殷間之也得隙而代曰間桀之政集于亡故天因以亡之耳豈有心去夏乎

尚書卷第六

周多方卷四十六

十五

更可以知殷而殷又有不可勝言乃惟爾商後王不特大淫圖天也又以逸爲逸所以圖政者不潔而穢不進而惰亦若此其不集于享也故天惟降時喪亡耳非天釋殷亦明矣天位本逸而復以逸居之逸厥逸甚于桀之誕厥逸林氏以醇乎醇譬之極肖不蠲烝承厥逸句來以逸圖政未有馨香向上者故不蠲烝不蠲如男女裸而相逐之類不烝如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之類天下之穢而惰者無如逸心勤者潔之源是以罔淫而受也其命常正即不言而靈承意者穢之府是以大淫而受也其命常圖將多言而愈屑此又足前意照上節天降時喪特增一惟字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靈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惟聖節正，見天非釋殷殷，乃自亡耳。舊說上聖字以天資言，下聖字以造詣言。傳云作聖之功，知所向方一念之差，狂之理在是，如此說便不見理欲持衡之勢。時說云惟聖二句論理，兩聖狂字俱就質言，靈機動處為念，有覺即真，而宇宙精微頃刻畢達，無堅不破，而氣質拘蔽動處即消，無聖無狂不可無者，罔念之一念就是狂，克念之一念就

尚書華篇

周多方

十六

是聖不于其聖狂，而于其作，有發覺凝精之意，有開端向往之勢，始為未定之聖狂，終為已定之聖狂，而中則為分途之聖狂。看來作聖作狂亦不是，有聖之理有狂之理，兩聖兩狂字作一樣看，舉人品懸絕者對較之，聖狂所以分只在天理人欲之間，而理欲之消長，惟視此心之能念與不念耳。惟其克念所以聖，一罔念何狂之不為聖，無可棄也。蓋也惟其罔念所以狂，一克念何狂之不為聖，無可棄也。蓋念之動處乃心之精神，能動精神謂聖不能動精神即狂，念者能存此心之謂，以操存醒發言不是偶然一念之動，與孟子舜跖之論不同，念故作聖作字只當徑字看二句。

連說垂重，狂克念上見狂猶可作聖，借聖罔念形容語氣甚活。二句是現成話，二惟字可見不過泛言以起下意，且須假非寬假也。見天奪人國，慎重不輕之子孫之字，指商言紂于帝乙則為子于湯以下則為孫，紂至是必無能改

之勢，自有可改之理，即克念之幾是須假二字，曲盡天意。天惟以湯故念聽其子孫，而優閒歲月以五年為期待其神念人為民主，而紂五年間心未嘗訟過口未嘗出悔言，事無可念言無可聽，人心靈機無息可泯，至五年不能一念，則其念已絕，而民已不堪其迷復乎。念聽就天說，與上念字不同，然亦有應克念意，不克念則無可念，何取于屑

尚書華篇

周多方

十七

有辭而聽之前後許多克不克相懸處，總在此念之克否如何可畏哉。

五年，漢儒謂服喪三年，還師二年。呂氏曰：周公知天之未遽絕紂，可也。又何所見而能數其年乎？我之未忍民之未厭斯，則天也。聖人與天為一，動靜久速極于著蔡，故明數其年而謂之五焉。蓋武王周公所獨知者，乃牽合歲月以附其數，則非矣。

天須于紂而紂不能改，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二句正求爾多方之實，見天非有心于去殷，亦非有心于興周也。大示亡商之威，正以開示受命之符，故曰開厥顧天，稷祥

猶言災異就不好邊說使多方知天欲亡紂而有德者益修德仰當眷顧之命于天當眷求民主之時正天命未定之際惟爾多方無德不堪使天顧之正起下惟我周王上去○近說云顧視天命聖之與天通者照下克堪用休便見罔堪顧罔念也顧天顧之俱就人心上看顧畏天威者天之所開也天如是開之爾多方罔堪顧畏以答之總不如傳作民眷顧之命解而顧畏之義未嘗不在或謂顧天是人顧天而仰承堪顧是天顧人而簡界兩顧字有別此孔氏說也

唐孔氏曰顧謂迴視有聖德者天迴視之詩所謂乃眷尚書卷  
周多方  
卷四十六  
十八

西顧此維與宅與彼顧同言天顧文王而與之居卽此意也但謂天顧此人亦顧天此云開厥顧天謂人顧天也下云罔堪顧之謂天顧人也言多方人皆無德不堪使天顧之傳以顧事通于彼故皆以天言之

天寬紂而紂不收又求多方而多方不堪惟我周王之德足當簡界通節主德言靈承克堪周王顧天處式教下則天眷顧之命有專屬矣靈承二句一直說善承其衆卽是能勝其德也承者身處衆人之下而爲所憑藉反以民爲主而以我承之善不外省刑薄斂以其施爲有方事事盡善故曰靈卽克開于民之麗也克堪對罔堪看見彼不堪

而此能堪也德者靈承之本而用之以善其政苟不善乎政猶未能舉其德也此德舉者莫能勝躬行或未盡粹粹矣未必潛孚于民乎矣未必洽洽深入周王能勝而用之行得到做得徹也卽賢主豈無欲布德于天下者惟力薄而奪于私欲故駁而不純德非真力則莫能勝莫能用也典神天就文武身上說天地間惟德爲尊爲主文武德足以顧誕明命故可爲百神皇天之主不曰典萬民曰典神夫者山川宗社之得其安三光寒暑之得其序皆人君有以主之也民卑于我曰承神天尊于我曰典典則若以我爲主承則又以我爲役皆反言合道惟典神天惟字與首

尚書卷

周多方

十九

惟字應死此字宜作實說傳可以爲三字不必泥典神天就周王說其可爲未便典簡界二句纔是爲神天主耳惟足爲神天主可以簡界矣然而猶欲太成其德也爲之式教式教句言惟其有克堪之德則因而巧用其提屬益昌大休明其德也天如何是式教原來靈承用德中便有天舍此更從何處討思啓行翼極重我用休三字式教卽帝之迪人有善念耿耿不容已處正是天來教我顧之則用美逆之則用咎矣惟常人不克勸于帝之迪文武獨惕屬精進緝熙敬勝而用之心通行利自不能已昌大休明之勢機非在我若平時心力未及于此而適會焉這樣天休



詎可妄邀休在德上說德在人之一自耳實能用德是謂克堪能用德則休美自著矣人見其休故稱用休在聖人只知用德也用字正與前克念應休即心逸日休之休人力絕處止有蒼穹猛省之間宛如教戒引逸者理式教用休者機槩作上帝引逸解未盡式教之義以教爲休則非我去圖天明矣用休固是天眷文武亦是天不輕與必成就其德而後畀以殷命與五年須暇對看天惟五年須暇天惟求爾多方天惟式教文武節節提說天惟見天心至公若此簡即前克以爾多簡簡字簡是泛簡畀則專屬之文武簡畀即畀以尹多方尹字有正人不正意合典神天

尚書卷第六

周書卷第六

二十

在內合觀今昔而圖天者可自省已○以上反覆夏商興亡紂桀與湯文武之克不克已竟此下則單提降命揭前開釋無辜亦克用勸意先告多方次告多士仍借克與不克二端各就其職業諄諄勸戒之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

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此方是用告本首節欲責其安天命先舉有過之恩感勸正言我開釋無辜次節勉以安天命正言爾宜克用勸三節戒其不安天命正言爾若不克勸四節若仍不用降命則不再宥正言我亦決殄戮○今我節申上大降爾命之言多誥如夏殷興亡之自取我周以德得天皆是下句正言所以多誥之意前降命指已然赦罪言此降命指多誥言今我言天命得失之因歷代興亡之實何敢如是多誥我惟以爾四國之民前日與商奄共叛不忍爾殺太康宥爾四國民命憫之切不得不言之詳耳殺則不誥誥則不殺太降四國民命照轉篇首結束之語下文因勉戒之文有開有闔前十八節只諄諄說夏商興亡不說四國勸也此處緊收一節而下三節反覆勸勉之正是闔處爾曷爾乃文意俱承降命來言我既降爾命矣則自今以往爾何不如此乎爾可復如彼乎上三段是期其所未然下四段是戒其所已然○三曷不時說分處已輔君保業三段看勉以所當爲也通以天命爲至以無反側動搖意貫首段就殷民身上說欲其安天命次段就君身上說欲其輔君享天命末段就王室上說欲其厭遠以廣天命然忱裕句不曾有天命二字下二段方承此說到天命上去

尚書卷第六

周書卷第六

二十一

須以首句為主。忱裕申要。迎着爾多方講。如云爾誠疑。其畏忌。將多方看得是爾一家之物。不勝牽隘耳。何不披赤心。以相示真信。歷數有歸。而寬然忘機于爾多方乎。若能忱裕自甘心。夾輔與周同享天命。爾何不夾輔介助保。又我周王享天命乎。且忱裕自然有惠無逆。與周同熙天命。爾等叛亂。不知天命。若據法定。皇當。爾宅收爾田。我今都寬着爾。還得住爾宅舍。耕爾田業。恩德可謂至厚矣。爾等何不順我王室。與周並廣天命乎。蓋許則急迫。信則寬裕。一搖衆搖。一定衆定。人人各自忱裕。即人人皆忱裕。所謂忱裕之于爾多方也。當時執辭以復多方爲言。此便不

尚書章句

爾多方  
卷四十六

二十二

能忱裕處。忱裕于爾多方。只是欲其安處而不反側。意亦必兼安天命意在內。此處已之道當然也。夾介必本忱裕來夾。是輔我藩屏也。介是助我臣服也。又與用又厥辟不同。此以民言。又即夾介意。不必另說。合多方之夾介。方成。又我周王。惟疎遠王室。不肯以治爲功。故貴之。安有天命曰。享天命者。民心安則天命固。此事君之道當然也。今爾尚二句就現成看。言罰輕恩重。是欲叫起惠王。句田宅是多方之田宅。勿悞認洛邑。治田曰畋。猶捕魚曰漁。惠王熙天之命。言天之于民。未嘗無矜憐之意。但逆犯王室。不守典法。而圖天之命。始弗永祀耳。果能順王守典。而不圖

度帝命。則天之矜恤爾者。且益廣矣。惠本忱裕來。爾王室卽是守以卑事尊。下奉上之典。熙天命。與享天命。臣君說者不同。此主民說。正與上宅田相關。熙永其方來也。此保業之道當然也。或以天命卽指周命言。然不可說周命因此而享且熙也。蓋我周受天之命。萬年惟休。附之則與周同其享。順之則與周同其熙。亦可參看。又王惠王。總不出忱裕享天命。熙天命。降命之事。善之當爲者。口氣在三。曷不上呼應甚緊。

尚書章句

爾多方  
卷四十六

二十三

爾乃口氣通節。反上文看。指往事以儆將來。迺屢不靜。是大指。爾心未愛應忱裕句。二天命。不大宅就去殷言。肩擔就與周言。對看應介王享天命。惠王熙天命二句。根不靜來。不典圖忱。又發其不靜之心事。而深折之。有意圖忱。卽與忱裕相反。迺屢與康誥迺屢不同。前以上人導迺言。此以殷人自述言。人孰不自愛其身也。不靜有滅身之禍。爾乃蹈之。不知所以自愛耶。蓋自愛者。必宅天命。必敬天命。天命去商已久。爾復不靜。是乃不大安廢商之天命耶。天命歸周已定。爾之不靜。是乃屑越播棄與周之天命耶。蹈不靜而逆天命。究汝之心。豈不知皆不典之事。正人所不與者。爾乃猶冒然自作之。却欲圖見信于正人。自以不忘殷爲義耶。不知以若圖乃不忱不裕之大者。已不自忱而

圖忱于正必取滅亡之禍所謂不知自愛正在此上舊  
提忱裕而以熙且享勉之此節首提未愛而以不宅屑  
圖忱戒之不能勉所當爲由于不能戒所不爲通下說  
我惟時其節又從前說至今上四句是大降命未嘗殛殺  
有開釋而無殛殺下四句是決殛殺不復降命有殛殺而  
無開釋益殛殺多罪亦克用勸殷民之已事可知也兩我  
字緊對上數爾字說兩惟時字皆本降命言惟此工端更  
不誅戮就要點出不用我降爾命緊與上文大降爾命應  
四句文勢再着不得一觀語○以爾執迷不悟罪應誅戮  
我欲降爾命豈一時之故止惟時其教告之而已止惟時  
尚書章句 周多方 卷四十六 二十五  
其戰懼要囚之而已當其行之于初已爲有恩于始今且  
教告要囚至再至三則降宥之恩厚矣要囚正是戰懼他  
處要囚謂俘繫之要字當作平聲謂要束囚執而不殺也  
至再至三不可分開說若此教告要囚一不已而至于再  
再不已而至于三只要見屢屢意勿下註解舊解云且我  
于商奄既殺矣于汝四國之民我惟如是教告誨諭之未  
嘗加戮我惟如是戰懼要囚之未嘗治黨且不但今日云  
然自伐武庚來以教誥則誥束征書多士今又有多方之  
訓爲教告之再三以戰要囚則師束征罰三監今又有伐  
奄之舉爲戰要囚之再三未知商奄之叛與武庚同時

也至于再至于三雖就伐奄者三說然布告之意但說如  
是其教告如是其寬宥至于再且三矣既降爾命而有其  
生即欲其遷善改惡而全其生乃有不用我降爾命之意  
教告之以遷善而不遷戰要囚之以改惡而不改則猶狙  
于叛亂之人我乃大殛殺之直行斧鉞之誅并治餘黨之  
罪不復于再三外更加教告要囚之事矣不復降命矣不  
用二字極好我固欲降之爾故重違之我無若爾何也非  
我二句緊承大罰殛說殷民不省已屢屢不靖乃秉德不  
康寧之大者反咎周遷徙討伐爲不康寧故再提告之速  
訓召即易不速之速不停待意降宥再三而不靜如故則  
尚書章句 周多方 卷四十六 二十五  
爾降天命者自速天討耳洪惟圖天至此俱以天命作骨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羣  
五祀  
此下七節以正民之道期殷士成王嘆息說猷告論爾四  
方多士及殷之多士有方即多方是諸國皆有士蓋世宣  
之族有方多士者三國之遺臣殷多士者武庚之遺臣遷  
洛之商士即殷侯尹民有位于商今未仕周者今爾奔走  
以下專指殷多士言對有方多士告之殷爲四方之望洛  
爲天下之中重在以殷多士倡率有方多士也今爾多士  
自遷洛以來奔走臣事我監于今已歷五祀情久則宜乎

勢久則宜定矣。勿把上文反側降命罪他。恐碍周公五年誕保功用對股人言。故曰。臣非必列職。只奔走臣役。便是監非三監之監。遷民之後。設有監官。至宅洛後。周公自監之。奄反而洛。晏如。臣我監之效也。此節意已住。不必因下節越字連下節說。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忘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

此又就股士中摘出有位者官授職于洛。同監股民。胥伯多正。乃周所設三等官。遷商民時。就拔其舊豪長治之用。

尚書集解

周書卷十六

二十六

其素所習服。不至驚擾。乃安集新附。要領殷多士一也。越于其中有見作周官。任長治遷民之責者。有大胥小胥之教職。又有伯長及小大多正。要見臣我監已久之意。有治人必有治法。臬指化民之事言。所以使無反側動搖者。殷士舍化股民之外。無所職事。不先自闢以法。何以立法乎。民臬為準限之義。心法身法。國法家法。俱自有一不可踰之限制在。居心稍差。居身略枉。便漏腔子外。便是不能于臬了。罔不字。兼身心家國言。臬而曰克。文告之外。別有精神。亦念王家施簡之恩。數載奔走之誼。而盡職以化民可也。克保其下和意看。

據傳言胥伯小大衆多之正。分明說胥正伯正小大衆多耳。故立政常伯長伯。亦但有胥伯兩等。若據周禮黨正縣正。則胥伯正又分三等。

胥伯小大多正。以治民為事。于民之化否。可以觀事之勤怠。然欲克臬而勤乃事。將必使爾邑克明。而邑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自作不和。必有效爾身者。爾惟于身之主宰處求和哉。使耳目手足不乖其則。可也。爾室不睦。必有效爾家者。爾惟于家之儀刑地求和哉。使父子兄弟足以為法。可也。和身家原不為民。而爾邑有所觀感。自有忽然而明者。舊染盡洗。真性交瑩。非復向日之冥頑如此。爾始為不負其職。可謂克勤乃事矣。下二句緊頂上說。不曰使爾邑明。而曰爾邑克明。工夫都在和身睦家上。米句不作教說。要見始為不負其職意。○三個惟字。着神。和身睦家正。化民之臬。自作二句。以和身言。而本于心。本文只說身。而注推出心來。爾室二句。以和家言。而本于身。本文只說家。而注推出身來。照本文只言身家。兩爾惟極有力。見不必求之身家。而自有本原至和處。盡滌渣滓。消鎔爾我。和乃發皆中節之和。晏子謂五味調合而成。不激不隨。適當其可也。和之極。君子修己以安人。更不問人也。邑人曉然知人道之當盡。只有聚順導和之化。絕無逆節于紀之非明。

尚書集解

周書卷十六

二十七

卽明明德之明。如盲見日。無復昏昧。不但相愛相接。克明在民情。和上見此節。探其本。雖在和身睦家。語其要。則全在爾邑克明一句。蓋一身一家之事。未見克明。必和身睦家。使爾邑之克明。始爲克勤乃事。職業之盡。在移風易俗之中矣。爾邑指遷民之邑。事卽和身睦家。人臣合一邑爲和。不然。必和之未至耳。克勤句。着力之辭。此臬之根本。

此與上節皆主化民言。上意重在勸民。此節却重在誘掖。上時說分上爲和身睦家以期望之下。爲正已用人以誘掖之。故將庶幾作已然之詞。而穆穆在乃位。又作一層。殊不知和身睦家之外。豈又有所謂穆穆和敬。而爾邑能

尚書章句

卷四十六

二十八

克明矣。又豈有頑民之可革而化哉。其意當曰。頑民誠可畏忌矣。然如上文所謂和身睦家能致爾邑之克明者。觀之。則知感化之本。在爾多士之身心。今日庶幾恃此可以無畏。惟實盡其和身和心之道。穆穆在位。而又能克爾爾邑以謀其介。則凶德可化爲善。爾邑信克明矣。尚何畏忌之有。蓋尚字作未然之詞說。與後尚爾事一般。然後二節不重複抵牾。其克爾乃邑與穆穆在位。原不必對說。正已用人。蓋正已已是上節工夫。甚重。用人特帶說耳。皆以裨爾邑克明之所不及者。此是臬之作用。故特爲凶德言之。○亦字與尚字緊對。凶德謂強梗之人。不化于爾訓者。位卽

胥伯多正之位。爾尚句。中上包下。言遷作時起語。諷訓也。克明自善。良至凶德都化了。若是爾庶幾不至以凶德爲難化而畏忌之。忌則不勝姑息而防閑弛。文武不勝忿疾而撻切起。亦則以身心之和睦者。精神又極其融洽。太和中。中惕然居敬。穆穆端處爾位。以坐鎮而潛消之。不但

著爲臨蒞之儀容。此是心正身修。家齊無愧。無作氣象。主德不主容。能使凶德潛移默奪。與上和身睦家一層事。但就臨民處說耳。莊蒞之下。自無悍逆之萌。又須克爾乃邑之賢者。以爲食謀之助。彼狎處非狎。默識民情之險易。收其嘉謀。爲我羽翼。且使士俗之宜藉以相通。若爾殷賢爲

尚書章句

卷四十六

二十九

介也。和敬盡于已。而介助人。果能不忘凶德。此謂爾不克泉閱者。簡厥修也。惟有和敬之德者。能閱和敬之人。故曰克閱。謀介只在克閱中。凡化殷臣。每言介。曰比介。曰夾介。曰介賁。此曰謀介。介紹接引。使上下之情通。謂求助其化民。不知此正是泛說。并授之方畧耳。蓋殷士之受職者。亦必爲頑民作偏。曰克閱于乃邑。謀介實藉此以散其黨也。克閱二字最重。見頑民中不無賢者。簡閱其賢者用之。正所以感化不賢者也。蓋善衆而惡寡。治之先乎惡。惡衆而善寡。治之始乎善。夫以殷治殷。以賢引賢。善人益多。而善者之力勝。使之以賢治不肖。此轉移殷俗之妙機。

爾乃自時洛邑尚承力畋爾田天惟界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資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二節血脉根前忱裕二節前雖勉其當爲未言其利雖戒其不可爲未言其害故上節自時二字卽含勉其當爲而效豈不隨之下不勸忱我命卽含戒其不可爲而害豈不隨之前後意相應○爾乃自時節勸之以天休也新說尚承力畋作用力看各爲永遠計而自力以保祿田便是勉于和睦處將見天惟界矜天界矜在周大資上見迪簡又介資之實看來俱是豫期之辭有一段推一段意爾乃爾意承上來言爾果能和身睦家極之于端已用人則爾乃尚書華篇

周多方  
卷四十六

三十

庶幾自此洛邑長享胥伯多正之田祿此保業一休也豈惟是哉天亦惟界與平康之福矜憐之不使陷于辜戾我有周奉天之命亦大介助資錫爾介如佑賢輔德資如錫之士田啓迪簡拔在王之庭將不特爲胥伯多正于下都而已不寧惟是若庶幾勉爾之事于和身睦家正已用人者益以加勉則卿相之列亦不難至又不特在王庭而已尚爾事句意輕只帶起下句耳王庭對洛邑說大僚對王庭說在王庭在大僚總是大介資處見爲休不同而同歸于盡職之所致如此多士可不知勸乎哉蓋此二節全是以天休天威戒勉他何得以君與天兩分如下節探天之

威我則至天之罰都是從天說到君上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頤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逃爾土

此節對上節而董之以天威呼多士而無殷字蓋繁有方之多士欲其倡多方民也觀下文惟爾多方可見我命卽和身睦家正已用人之命不克享至遠王命俱就不克勸忱見之則惟爾三句又承大遠王命說多士爾或圖忱于正惟不能勸信我告命是爾不能盡職奉上凡此洛邑遷民亦惟曰上不必承奉矣不惟無以致克明之治且益以

周多方  
卷四十六

三十

長放縱之習是爾非法放逸險怪頗僻大違王命則是爾殷多士自取天之威構害于身我當奉天威以行罰使爾父母兄弟妻子播遷蕩析隔遠爾之鄉土那時節雖欲安爾居力爾田豈可得哉此以刑罰警懼殷民之意○謂之不克者對長治之民言不能敬以奉君之命凡民亦效之而不奉君之教命也凡民惟曰不享正與爾邑克明相反重看享當也對也兩心相質而無愧曰享正貼忱字外有奉承之狀內懷逆節之心是享而不享不克享者言不能勤事以享上也惟曰不享者言無以化乎民也非謂爾無享上之誠故民皆效之不忠于多士也爾乃惟逸二句緊

承上句來。王命爾以化民。爾乃放逸頗僻。使民亦效之。而不享。非大違王命。而何逸。顧正是不和不睦。此罰之不吝已也。逸。顧遠命。即是不勸忱我命。將說到天威上。故重提之。見天之威。未嘗求人而加之。爾惟逸。顧遠命。則惟爾多方自探取之耳。深藏而求。取曰探。多士云。將天明。威致王。罰王。罰即天之罰。天之威也。爾探焉。我致焉。天何心哉。我亦何心哉。前云。不用降命。大罰殛之。爲凡民言。此爲殷士之多遜者言。故云。離迷爾土。爾有間也。探天之威。即昇殛之反。致天之罰。即大賚之反。離迷爾土。即力敗爾田之反。見爲威不同。而同歸于不盡職之所致如此。多士可不知懼哉。

尚書集解

卷四十六

三十三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

此申致誥意。單結後有方多士六節。重一祇字。我不惟多誥。總殷多士有方多士說。言前既示以天命之公。責以遷善之實。而復有克臬以下等語。故曰多誥。玩誼而已二字。正見我不樂于多誥意。言我非如是多言。我惟祇告爾以勸勉之命。使爾和身。雖家以盡已職。正已用人。以致民化。勉于休遠于威。如是而已。皆以臣導民之指。下曰克敬。以我之祇。責彼之敬。正相應。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尚書集解

卷四十六

三十三

此結雖總告臣民。實重殷士上。勉多士爲四國多方倡也。上從我說。爾此又從爾說。我一往一復。無已深心。故以又曰更端之。要得語雖終而意猶未已。意時指今日說初字。從大降爾命來。言商奄之事。往矣。今日我有多方之誥。將前愆盡付之不較。更爾等改過一新之初。必無位者安其業。有位者修其職。不但和也。敬以致之于和。方是真能克臬。克明。我且嘉與之不暇矣。倘猶不能致敬以歸于和。向所謂化久而洽。雖勉之未同。猶屢更始。今豈復有可累之始乎。此與之決辭。蓋恩多則玩。人情如此。但曰則無我怨。而自取誅戮意。隱然言表。王恐商士非其絕自新而不可化誨。則必謂國家以口舌代斧鉞。直易與耳。故更端戒之。此總重初字。奄與紂濟惡。武王誅紂伐奄。是一初不能而從三監叛。自奄遷洛。又一初不能而屢不靜復。與徐戎並興。今歸自踐奄。首惡外仍降爾命。是又爾一初。此初蓋得之再三降命之後。故揭示之以見不可復失意。若許其自新。又若悚其怙惡。真妙用也。○傳于上文爾多方探天。謂其多方疑作多士。于此節云爾民。至此易多士爲民。豈是漫語。說者不察。乃謂民即指多士。在商爲士。在周爲民。失傳旨矣。傳之旨。自篇首第二節爾命爾罔。這兩爾字。就民豈以後。直至惟爾自速辜。都看作諸民之辭。凡爾字多。



指民自告爾有方多士至離逸爾土都看作諾多士之辭  
凡爾字都指多士此節及上節是結語又看作諾民之辭  
蓋中間數節是從民內抽出言之末二節又須說到民上  
去語意方足民可以該多士而多士不可以該民也

尚書章句卷四十六終

尚書章句

周多方  
卷四十六

三十四

尚書章句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瀾張孫振鑒定

立政

首節知恤爲冒古之人地惟有夏至亦越文武五節專言  
惟開創之君能知恤立政九節詳列周家內外得人又言  
惟文武繼禹湯能知恤嗚呼緇子王矣三節因勉成王近  
法文王至古商人四節又勉成王兼法禹湯未結克用克  
用卽知恤見後王之當然而嗣天子王可知也論刑及長  
長王國在慎刑知恤恤此尤要此尤嗣天子王所宜知恤  
處知恤不須多但着一分意解盡舉朝心卽禹湯文武都  
這開竅乃前有群臣未了進戒後論太史當記蘇公無限  
致做

尚書章句

周立政  
卷四十七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威戒于王曰王左  
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通篇史官記周公率群臣進戒復因戒以申其意當以周  
公爲主此史官卽後公所呼之太史時因載筆在旁故後  
又命準人敬獄事爲式通節要得唱和同聲隱然動王意  
周公啓端不發意若待于群臣群臣舉尊親而不言所以  
尊親又待王自悟周公亦不究尊親之故但贊其美嘆知

恤之鮮令王躍然見意。周公率群臣進言而先之若曰臣等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王聽之。于是群臣用公之意咸告戒于王曰。用人之道常以王左右爲先。王左右之臣有常伯焉。有常任焉。有準人焉。重臣之外又有親臣曰綴衣焉。曰虎賁焉。所謂左右者如此。周公遂繼之曰。嗚呼天子。設三輔弼之臣。而又參之近侍。非惟官府無兩局。抑且君臣無二體。可謂美矣。但授官易。得人難。則休中而恤寓焉。不直憂其知不明。任不當。卽知明任當後。此中自有一段憂恤處。知此恤者鮮哉。人主縱不爲臣恤。獨不自爲左右恤耶。○周公既拜手稽首而後發言。還自言拜手稽首

尚書章句

周立政  
卷四十七

二

者示已重其事。欲君受其言。如召誥言拜手稽首旅王若公亦是召公自言。與此同也。告嗣天子王句重一篇說語皆包含此句中。嗣祖父則有法祖之責。嗣祖父爲天子則有敬天之責。嗣祖父爲王則又有長民之責。以後每呼孺子王與文子文孫及繼自今重重提掇。根此句說。嗣天子王只是稱其君之辭。非如後句尊其爲君之名意。公發此端正對成王言。謂予臣等有所告于嗣天子王。蓋班首官致語。非倡群臣使之言也。立政篇皆公言。寧獨贊群臣言耶。謂進見時公啓口言告嗣天子王。方欲有所陳。而群臣遂應聲接去。所言卽公之所欲言者。故公姑俟其詞之少

聞而遂嘆曰。休茲知恤鮮哉。先言休茲而繼以知恤者。必知建官制職之美意。然後深以爲恤也。咸戒咸者。群臣爲公起發之詞。左右二字貫至虎賁言。不可謂在王左右。但云王左右之尊臣有常伯。常任。準人。王左右之親臣有綴衣。虎賁。或總理朝廷。或日親閒燕。皆左右也。官不止五等。此但開其端。下于文武得人。竟其說。觀篇內屢提三宅及注三事而外句。則三宅重。不與綴衣。虎賁並。常伯。常任。準人皆職事。非官名。未可露三宅字。伯長民者。任任事者。準人掌法之官。法當如準之平。常伯。常任而準人變曰人者。互文也。綴衣。虎賁。如幕人掌次之類。居則張設者。虎賁

尚書章句

周立政  
卷四十七

三

如虎賁氏旅賁氏之類。行則防衛者。戒語不言王責成何在。而第言左右。卽左右乎王而王之責成可知。不言左右職掌何在。而第係之王。卽左右乎王而左右之職掌又可思。只列其官而不言。所以候公發揮之耳。任用當謹意隱含。未露到周公遂申其意曰。嗚呼休茲處。纔發出休非嘆官美。嘆自古建置此官之美意。見其爲天命民心所係。與天子王應言五等之臣是庶官近習之長。其長既賢。則其所舉用皆賢。治功君德賴之有成。蓋職尊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習染之移。正從左右上見其休。正恐尊易疎。親易忽。而遂其聽也。亦以三宅爲主。恤根休來。卽休處便有可憂

勿作知其難而恤之休恤都本王左右說臣爲王左右則王與臣非有尊卑相隔實爲一體相成何休如之不必明說出休處然惟爲王左右則一體中豈容曠廢寧得偏枯雖是藉以分王之貴而實卽以厘王之憂故謂之恤非備簡無以汰儉人而太簡擇又恐自起猜疑而妨賢路非委重無以收後效而太委重又恐自生比昵而開佞門鮮字要看得好非絕無也求其知建官之美意而深以爲恤者僅聞于創造之時而不能槩必于守成之後也只可說知恤鮮不可說知恤難若云一見禹湯再見文武則太甲太戊諸君豈不知恤者乎歷觀之君處修德行政之勢雖賢智奮庸而每見不足襲寵之主處世德成憲之地雖旁招闢門多覺寬閒難意在恤中見若說知其難而恤之恐分知與恤爲二層知恤者鮮非徒不恤臣直不自恤耳曰鮮哉致重之辭見自爲左右計者不可不知恤寓傲王意知之真故見其恤恤之至故見其休周公與群臣言言錯互相足古書無此體蓋史官在旁親見而記之所謂堪畫者也

知恤乃通篇提綱二字不平謂知此官之美而唯恐不得人爲憂也此二字兼知明用當任專三意三意于各節中錯見之如夏迪知忱恂宅事準牧是以知明兼用當何曾

尚書章句

周立政

四

及任專商克宅後嚴惟丕式言用當任專何曾及知明然玩夏三個宅字亦含得任專意凡人有宅必先宅而後處既處則寢興于斯而無變遷商克宅後中亦含得知明意後告孺子而云勿以儉人其惟吉士則止云用當又兩官勿誤則止云任專若兼此三意獨文王惟克厥宅三節見之此篇論禹湯文武知恤以及成王層層遞入先從宅後之行事上說向人品又從人品說向心術又從心術說向心之所安有夏節只說得後有宅未說到克卽後克宅而克卽後卽宅于成湯見之成湯節亦只說得克宅克後未說到克知灼見其心而克知灼見于文武見之文武克知灼見已至矣盡矣至勉成王不但欲克其心直欲克知灼見其心之所順凡不順于德而徒托于口徒謀諸面者皆不列宅後矣知人至此全是一片精神貫徹以此而克諸用雖欲問之何從問之雖欲誤之何從誤之其于三宅三俊益不啻若自身自心知卽自知用亦自用而知明信篤任專等語終不免從人起見又惡足以盡之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顯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僕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尚書章句

周立政

五

古之人行此知惟惟見于有夏見知惟之辭也古之人進  
宜句進指知惟是力行意下文亦越成湯亦越文王武王  
皆承此進字說一節在尊帝句後有室大競選從宅後來  
惟有夏君安不妄危休能知惟君念念以得人爲事所以  
臣亦時時以知人爲告顯後句重卽一顯字已該盡知朋  
用當任專意故進知以下雖群臣告君實重君能顯後乃  
敢之乃鄭重之辭也先呼后矣不是尊名正言其責有歸  
宅乃之乃貴難之意也再呼茲惟后矣不但叙實方見責  
之無愧與周公呼孺子王意同進知忱恂卽下克知灼見  
用丕訓德卽下克知厥若但未露面對心說謀而遂宅人  
尚書集解 卷四十七 六  
此不謂知惟知惟必不敢以貌取人特一反言正見不然  
以德爲宅宅無非俊有夏知惟之要如此知惟之君爲難  
古之人蹈行此道者惟有夏先王當王室大競時天眷維  
隆而猶招顯賢俊代天職以崇事上帝君以顯俊爲心故  
臣以薦賢爲務其臣皆蹈知誠信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  
其君曰拜手稽首后矣豈易言哉曰以九德之人宅乃之  
任宅乃之牧宅乃之準量德而授職如此盡其君之寔而  
可爲君矣使夏之臣不能進知忱信但謀面貌用以爲大  
順于德而薦之君其君不必人之有九德則乃宅而任之  
是乃三宅之官無義民不亦負夏王顯俊之心哉惟九德

顯俊而三宅得人此南所爲知惟舉○進惟有夏提起乃  
有室以下正見其盡道處夫競就已得天下後言如玉帛  
萬國貢賦九州民無不治事無不理法無不守了合天參  
已隆方與尊帝相應言王室固已強盛矣然其心猶不敢  
自滿常念人君當尊敬者上帝夏王惕于天民之難離思  
可以克享天心者惟此俊民俊民原上帝挺生以任天工  
若等之庸衆便孤挺生之意其棄越何如惟顯以尊之賢  
智奮庸天工畢亮則上帝若加尊焉顯不是任用只是號  
呼而求之宅字方是任用求賢懇惻旁招不足以盡之故  
曰顯俊是九德之俊又下面三俊本此顯俊何以便專上  
帝除却孕靈毓秀卽天地無以爲心天下事凡在帝鑒之  
昭格卽屬賢人之幹旋不舉賢甲天爵也用非其人賤天  
職也故求賢事天別無二理尊則不第事之已也不曰爲  
國求賢而曰顯俊尊帝以天用人以人事天乃知惟之極  
至處進知至惟后矣承顯俊尊帝來非以臣之薦賢徵其  
顯俊以臣之贊君證其顯俊也雖只叙夏臣薦賢之事全  
要討取君知惟意出若曰惟君知惟所以夏臣仰承君憂  
知之必真而後乃敢薦也夏臣進知九德全重一進字各  
之曰俊而其所以爲俊者或直而溫或寬而栗豈一途所  
可識哉苟不能實知篤信于九德之行雖隨其鑒裁各有

所獲然得此未免遺彼故必貲賄其知然後可誠信其行  
不曰九德曰九德之行必實見諸行始可見其德耳九德  
之行正是俊夏臣身有九德以德知德傷躬之素即爲相  
上之衝若我有抱負我自品題則照人同于自照故曰  
知她知則推誠相信兩心如一心矣她知便忱恂知字正  
應着知恤原不與恂字平對薦賢意已含此句了乃敢帝  
教正狀她知誠信意乃敢二字重看有自信不苟之意告  
而又曰教者以道訓之也乃敢及拜稽語是古進言之體  
與周公同例拜稽稱后見其責重任大而不可不盡君  
意進賢在臣任賢在君后不徒任官之爲后惟是知人善  
任官無曠其職之爲后后有事有牧有準而托之臣非臣  
之事牧與準也即乃之事牧與準也若非其人而責之責  
其人而後疑之皆不可以爲宅宅則無論百寮奏理皆一  
人之宜君即此股肱耳目問師師濟濟則元首之宰制何  
如向之拜稽鄭重而不易言后者茲惟后矣茲字頂上宅  
乃事三句事天之道盡則人君之職舉故曰茲惟后矣喚  
起尊上帝意拜手稽首后矣與茲惟后矣以上曰致敬以  
尊其名下曰政告以敘其實兩后字是眼相應看謀面以  
下是周公又從其臣之贊若而反言之以足上意見其君  
之籲後止重詳兩二字見她知忱恂是緊要處以此反收

上文也謀面者目與面謀應得其梗槩之謂不論其行而  
惟論其面與她知忱恂反以下極言謀面之弊則乃宅人  
告厥后而宅之也三宅無義民則無以尊帝而稱后矣與  
宅乃事三句反用人者謀其心宅其人可也乃謀面用丕  
訓德則乃宅人其可乎宅人人字正照用丕訓德說故着  
則乃宅三字須云夫以夏臣薦賢觀夏君之用賢則薦者  
非謀面之僞而用者多訓德之選三宅之有義民以此也  
不然不迫知不忱恂徒謀之面遂以爲宅乃事宅乃牧宅  
乃準則三宅無義民豈所以爲后乎此必君之不知恤  
至是耳而焉不然則是顯使尊帝爲知恤之后也謀面以  
上言知恤以下言知恤鮮者乃如此也正規知恤意  
言桀之不能知恤而亡正見知恤鮮處因上不曾說由君  
德故于桀特揭一德字德字提起往任指顯使尊帝說桀  
之時非人才果劣于往日也德者用人之本桀既惡德故  
不肯做往昔先王任用九德之事而惟暴德是用所謂  
憤日欽也其臣不止于謀面矣罔後另爲一句看喪亡無  
後則大競之業不可保矣不尊上帝其能后乎惟即詩作  
求之作暴德與桀德相應九德是任則大競暴德是任則  
罔後國之存亡惟在任耳  
亦越成湯降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云

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暨惟蓋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罔我有夏式商受命奄旬萬姓

此言湯盡知恤之道一節在耿命哉乃用以下丕釐耿命之實也成湯陟傳解升爲天子則此宜句對上有室大脫看丕釐耿命又句對上釐俊尊帝看耿命不必將典禮命討盡用體入單指命德好此章旨也看來卽指三宅之民事與法說乃上帝所降顯休命成湯者故云耿命蓋我能用賢以治事治民法而俾事盡得理民盡得安法盡得

尚書卷

周立政  
卷四十七

十

平是卽所爲丕釐之也故下乃用三有等句語脈緊頂上說至商邑四句則成湯丕釐之應知恤之休而無愧于陟者也○亦越者繼禹而言因上文桀不能知恤故云亦越正見知恤辭哉意大意以用賢丕釐耿命作主乃用三有宅至克用三宅三俊俱只言任人事其任人者所以丕釐耿命也用協用丕式二用字究湯任人之能事正應轉丕釐句勿作效看陟字畧讀以有天下言見都邑四方無非商有內有天命所係意成湯之道得升謂從下而升于天非單指升爲天子也耿命者君之明命曰上帝本乎天也丕釐着力說若一人革面一方違心不可言釐矣

爲征誅卽用明揚爲幣聘命德敷化更一番整頓故曰丕釐成湯丕釐耿命對上尊帝微異尊帝卽指顯俊說丕釐耿命却是政事上用功然上帝字則緊根上文上帝來也不釐上帝之耿命說他意思如此乃用至三俊正丕釐工夫用協丕式則耿命已釐矣此二意已藏在首句中陟丕句語意未任乃用正應丕釐言湯之陟也不釐上帝之耿命乃用這三有宅而不自用這三有宅却是克卽宅的不是不能卽宅者也曰三有俊却是克卽俊的不是不能卽俊者也乃用二句知之真嚴惟二句任之專當就湯身上說得着力些纔像知恤纔接乃字切三有宅宅言其官

尚書卷

周立政  
卷四十七

十一

輔耿命于今日者德與位稱曰克宅三有俊俊言其德輔耿命于後日者實與名符曰克俊三俊雖未任事而儲養侍用常有定評故加曰字曰字作稱字看對乃用二字言克卽宅克卽俊須看本文一用字一曰字言湯隨手便用着隨口便道着也禹之顯俊爲三宅也湯則一邊用宅一邊求俊曰俊曰宅一以人言一以任人言故此節卽根彼說來但增個用字則宅指位俊卽居是位者傳中前段自分明後以俊爲儲養侍用乃其所備之一說耳兩克卽字雖屬宅俊其所以然則在湯言湯能使之如此也証以就字解似作居位居名看了蓋宅之位而德足稱位稱之名

而實足副名。名位與實德猶二也。此卽用之宅卽宅用之。後卽後不待居官修職不待事久論定而德卽位實卽名也。他人德與實俱從名位轉。此則以位就德以名就實故曰克卽。此表其知之始也。湯于三宅三俊不徒用之曰之已也。且殷思而大法之使宅效其職而耿命之宣布無遺力。俊若其才而耿命之講明無遺蘊所以盡其用如此。邇但卽宅卽俊而已哉。嚴惟丕式一串凡與賢人處不思惟決不能受益。思者用之神境。用者思之實境。至一事一言無不賢者是師而不自用。所謂丕式也。嚴之至也。克卽自湯說到宅俊上去克用自宅俊說轉湯身上來克用宅俊

尚書華簫

周立政  
卷四十七

十一

在嚴惟丕式上見克用句緊承上句看俊亦謂之用者能收其心願爲君使也要之惟式便是克用且莫論宅俊爲用處宅俊之效職著才實係于湯之鼓舞感召故曰克用此表其知之終也乃用至此正湯知恤處克用指湯能盡宅俊之用協式各着用字非民協式之是克用宅俊以協之式之直究其猷于商邑四方一民未化用未克也宅俊之經綸合之皆一人德化其在商邑用此宅俊以協衆心于一德之中蓋近者察之詳情未易齊今則漸涵于耿命之釐若出于一身同于一心湯之心既與宅俊合商邑之心又與湯合也在四方用此宅俊使大法其可見之德

遠者及之難德未易遍今則丕法于耿命之釐而見君德于萬里之外宅俊之德既爲湯所式湯德又爲四方所式而人人近光也言行交接莫親于家人其次莫近于國人見聞濡熟故情未易齊協字卽齊字家曰齊能使一家如一人邑曰協能使一國如一家四方之人皆大法乎君而以德自見所謂偏爲爾德也觀法卽循典由禮修德遠罪如此則德自見也看來德卽典禮命討之德以其發乎此而見乎彼故曰見德曰邑曰四方各極遠近而言須知用協丕式雖分近遠不分淺深傳以至純至大言君德之純大舉用當而人心服好人所好不拂人之性故遠近乎其

尚書華簫

周立政  
卷四十七

十二

在卽在此在彼無惡射之意此丕釐耿命歸着處兩用字承湯能知恤來得賢人而昭著天之典禮命討與求賢子天民理天事守天法一般故商之丕釐與夏之尊帝同義乃用四句對上迤知忱恂嚴惟二句對上宅乃事三句其在四句對上茲惟后矣一句此言紂以不知恤而亡德啓是不能知恤之本惟羞四句正不知恤處受惟德啓則強悍自恃賢路絕矣故內外所用之人非暴德卽逸德暴德卽羣刑者崇尚刑戮非暴德之人而何同于厥邦與之共治國家是在外之諸侯逸卽庶習者備諸衆醜非逸德之人而何同于厥政與之共治



朝政是在內之臣玩乃字當歸重內邊若曰受惟是刑德之人同邦外固皆惡人矣而乃惟處習德之人同邦居內以倡外者又無非惡人焉任用非人以亂厥邦則國方見德之風盡矣狎小人以敗厥政則厥邑用備之規矣矣故帝欽罰之使我有此諸夏商嘗受天命以撫萬民矣今則用其所受之命而奄甸乎萬姓也言天知其惡熟難審下罰故言敬罰也卽須暇五年是有上帝臨汝之意乃倅三句一連正上帝欽罰處俱重商亡與桀周後對看不重周興上式商受命二句卽倅我有夏中事并敘其地人各有其業而天下皆入我版圖以任責賦什伍其民民各有分定而天下皆歸我統取以受職役總治民事俱是天使之如此究竟以此子天民理天事守天法耳是以倭民而甸四方文武以甸萬姓而求宅倭與甸相表裏奄甸只重甸字奄卽奄有四海之奄帶甸字說須歸重萬姓

井牧周禮小司徒井牧其甸野百畝爲夫九夫爲井隰卑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以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也什伍周禮士師掌其民人之什伍又族師云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以受邦職以役國事

亦趙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敢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蒙馬小尹左右攝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大史尹伯康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典獄三老阪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趙武王率惟教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自此至阪尹合言文武知恤得人之盛自文王惟克臣丕前書並書  
基分言知恤源流至于並受則知恤極功也亦趙者承湯之辭舊以克知二句是知之明敬事二句只可說爲任之重不可說爲任之專至罔兼二節方是專也亦是看來通節總是知之真克知灼見具非常之識以辨非常之人若按事績以窺底裏嚴議論以卜中藏則衆人之知宅俊未足爲克灼矣下二句正見克灼處言此等人以之事天則天職必可修而立爲長伯則體統必可尊形容文武知見之克灼亦本心說天不可貌格而可心事民不可勢結而可心孚文武知見宅俊之心是知其與天民爲一之心故懋慶夫帝聖民衷共式其靈耳○但曰克知其人灼見

其人似猶去謀而不遺。惟克知灼見其心。則雖由耳目不用見聞。克知宅心。知其服官之心。灼見後心。見其立德之心。亦一言官。一言人。不言已任。未任。克知灼見本文。武身有其德來。所謂知恤也。二心字重看。知見曰克。灼宅俊不復自有其心。直窮于經綸議論之所自窮。而我不復自有其知見。知我自知也。見我自見也。就此靈通之本體言。明鏡在懸。物形畢現。非物來微鏡。亦非鏡去照物。色色皆本真自著。以其祭事故曰知。顯而有象也。以其察意故曰見。隱而無朕也。以字就所知。所見言。宇宙間帝天之所玄。民黎之所渙散。總之不出此。后賢合契之心。而論心至此。

尚書章句

卷四十七

十六

始無遺心。照心至此。始無遺照。立長伯正是敬事。非有兩截。並不使有不盡之用。此二句不重。重在文武用此人。以任此事上。必得此二句方盡克灼之意。若知見後方以之敬事。長伯則于已授之位說不通。若俱兼任說。則于未授以事說不通。只論理。須與上二句總作知之。其看。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即與天民爲一之心也。敬事者。不以已立。而以上帝立之也。以是宅俊而敬事之。以理天事。子天民守天法。欽哉亮工。畏天時。保有執輔之功。蓋爲上帝用此宅俊也。三宅統百官。以倡九牧。凡治民者皆受其綱維。故稱長伯。長伯者三宅之變文。不是屬長方伯如。

民生未安。先天下以予之。民事未舉。先天下以理之。民無知犯法。先天下而守之。俱兼宅俊兩邊言。立者植立之。以作民極。凡長皆稱伯。不曰國之長伯。而曰民之長伯。有呼吸與民相屬意。蓋爲萬民用此宅俊也。敬天不敬民。終無着實。以是敬帝。即以是長民。與顓俊尊帝一例。但文有倒順耳。自古之人至此。結說知恤鮮哉已竟。下提立政。又另開端。

五節言文武克立常事。司牧皆俊。有德此不。根上克知灼見說。其推原在下文。下文文武四節正推明此五節。○立政二字是提綱語。以下詳次諸官。熾說周休。內而外。自前。

尚書章句

卷四十七

十七

而遠自昔至今。以見無官非德。無官不休。則發前常伯。任準人綴衣虎賁。休茲等意。既終文武。下遂言繼自今。我其立政。繼自今立政。又言繼自今後王立政。重重提掇。欲成王紹法祖。父見必不可輕用一人。畧曠一官。蓋人存則政舉。政若非人。政必不立。故云立政。○立政五節。無論文武得人之盛。而先之三宅。三宅賢則下無不賢矣。其置庶常。吉士。句于五節之中。則通貫五節。見內外遠近諸臣皆吉士。置左右二字于虎賁節中。則止貫本節。見虎賁諸臣皆左右。此以近而見遠。置表臣二字于大都節中。亦止貫本節。見都伯諸臣皆表臣。此又以外而見內。若微虛。亦屬。

夷與三毫及阪皆設尹以治故置尹字于下反貫上夷阪則又受文矣立政二字只帶在三宅上不通貫下文三事卽立政之事也立字就君說立政勿着力只當說立政的官任人準夫牧只虛列其官名未可露職事意作三事方以職言此三等官各有所管的職事故以三事總之任人以理事爲職準夫以守法爲職牧以子民爲職作者爲也任此人而爲此事也作字亦無工夫要見總治意方是民之長伯作三事重立政引起之耳本言三宅而曰事見此特事也令其展布不以事爲限之所爲事事而盡其妙者則在乎人要發三宅盡職意從克知灼見得者此本上文

尚書章句

周立政  
卷四十七

十八

以言得人矣又形容當時得人之盛重說起者乃呼下之意口氣直至底常吉士方可任要會此意

三事百官之長故下遂言百官皆得人此意雖是但此下只是歷數得人之盛見由文武能知恤所致于此意輕耳虎賁師凡七等官虎賁兩項宜重些觀首節綴衣虎賁句可見但不可認下數等爲其屬耳虎賁綴衣固是群僕之長然趣馬以下五樣官亦皆是長官虎賁以衛掖庭綴衣以掌帷幄趣馬以司圉牧小尹以領輿臺左右攜持器物之僕以維持奔走一云左右攜僕俱車官左者車左右者車右攜僕執轡馭車者蓋左右御三人與君同乘者也百

司各供王之一事要見是內之百司庶府守舊吏是百字庶字所該甚廣傳因司字府字各舉兩官以見此等或朝夕襲近于前君德攸賴或奔走給事于內王度有開故列言之

趣馬小尹是掌馬之小官傳分二等誤漢孔光爲侍中執唾壺正是左右攜僕○正義曰周禮趣馬爲校人屬官馬一十二匹立趣馬一人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是掌馬之小官也綴衣是太僕也虎賁太僕皆下大夫也此三公六卿亦爲小尹之官雖文止三官亦包通在下之屬官三官之下小官多矣趣馬卽下士其馬一匹

尚書章句

周立政  
卷四十七

十九

有國師一人是趣馬之下猶有小官也諸官有所務從業從王左右攜持器物之僕謂寺人內小臣等也百司庶府謂百官有司之下主券契府藏之吏謂其下賤人非百官有司之身也言此等亦皆擇人言都邑之官得人者大都伯也小都伯也藝人也表臣百司也太史也尹伯也是六樣官大都公之采邑小都卿之采地伯如京縣畿縣之類古人立言之法有互文見意者如詩鉦人伐鼓是藝人是卜祝巫匠執法之賤者百司加表臣二字呂氏以爲外府外司服之屬以此言表臣見上之百司爲表臣也曰內外百司則凡官皆舉之矣至于特

見其名則皆有意如呂氏所論固為有理但上文庶府既以為內府太府之屬則非冗賤當以財用出納所關尤易以導上之侈心而見耳太史雖日侍王側而六典法則自有專署在外故紀于此諱是廟諱惡忌日若子亦不樂是也見商書尹伯者長官大夫所以統百司者尹伯是二人如庖人尹庖內外饗尹饗尹也膳夫則伯也鍾師尹鍾磬師尹磬尹也大師司樂則伯也庖人尹庖內外饗尹饗此呂氏原文蔡傳漏尹庖外尹饗五字或總理分理以至技藝百工之微或治事紀事以至大小相維之職皆都邑之官皆官之長也或云太史之類不可言都邑之官不知酒

尚書章句

周立政  
卷四十七

二十

語太史友獨非都邑之官乎此都邑在王圻內膏與王朝之臣出入王庭者庶字通指三宅以下說重三宅上庶常吉士言在文武之廷者無非常德吉士此一言而上下蒙之古史之體吉士固通前後言然要看庶字群心之所必至為常有常久之義有庸常之義味甚淡光甚闊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乍探無奇久索不厭是經綸模議之所衡也是天顯民彝之所極也惟常故吉大小內外非常不宜得人者惟此為定品知者知此而已見者見此而已立政者立此而已庶常吉士不結于夷官之下而即結于此者首只言左右之臣前後俱就內臣說此侯官夷尹又自內而

推及于外耳

正義曰小臣猶皆擇人况大都邑之小長謂公卿都邑之內大夫士及邑宰之屬以身有道藝為民之表的輔幹之臣其都邑之內屬官謂之小長周禮大宰職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兩謂兩卿長謂公卿伍謂大夫殷謂眾士是也○正義曰周禮太史下大夫二人掌建邦之六典又大宰職亦云掌建邦之六典太史副貳大宰掌其正大史掌其貳六典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卿所掌者也掌邦六典之貳其所掌事重故特言之尹伯長官大夫周禮每

尚書章句

周立政  
卷四十七

三十

官各有長若太史為史官之長大司樂為樂官之長如此類皆是也及眾掌常事之善士謂士為長官者其大夫及士不為長官者則前云百司也居官必須善人此是總舉眾官故特言吉士

蒙上庶常吉士來言諸侯之官得人司徒司馬司空是三卿總理侯國者亞是卿之貳旅是卿之屬分理侯國者縣列藩封各通天子故叙其名不日諸侯皆賢而舉諸侯之官者諸侯世其官不由克知灼見而得諸侯之官則由知見而得也

亦本上庶常吉士來既畧言內外之官又更遠及蠻夷微

之衆帥與三處毫民之暨及阪地之尹長皆須用賢人  
官名只一尹字蓋王人而暨國者皆得其人夷非一種舉  
微盧見例其餘則以丞字概之三毫皆商故都武王特微  
子未封尚爲京師支地毫之有暨亦暨殷例也阪無定指  
險要非一區故附三毫言之不可以三毫阪俱作夷者夷  
國有微焉盧焉丞焉商故都有三毫焉危險之地錯二五  
服者有阪焉皆有尹以暨之尹之設或取夷夏相維或取  
大牙相制總之地屬要荒不可以都邑治亦不可以侯國  
治故設王官以暨諸侯四夷四夷指微盧丞諸侯指三毫  
之屬看來這夷秋參錯于諸侯五服之間如今宣慰司土  
尚書書卷四十七  
夷之類不是正朔不加聲教不及之夷秋惟其間附諸侯  
封域故不直曰四夷而曰諸侯四夷尹是自王朝出暨此  
諸侯之四夷者即所謂王官也○微盧丞夷國之內屬者  
爲之置尹如漢爲西域置都護之比也按毫在杜南先世  
之居其後屢遷皆蒙其號所云南毫即與葛鄰者北毫即  
景毫湯受命之地西毫即盤庚所遷者東成阜南輶轅西  
降谷則三分故毫之民即三暨之意如後世三楚三吳阪  
反危險之地不必邊商如陝之靖函趙之井陘鄭之虎牢  
皆參錯于五服之間者蔡傳尹字只帶阪字說偶取文義  
之便耳惟阪下言尹則微以下以一尹總之時說謂微盧

以下凡七國皆夷地故以夷字冠之夫以商都爲夷地  
不以封矣而阪謂之國皆不遇之甚者○立政王節降歷  
叙在庭之得人亦要重三宅舉用得人之說若止合虎  
節正以篇首王左右二句應如立政合至尹伯只歷叙其  
官名未露得人意以吉士句在下故也若司徒二節非處  
則其官名以吉士句在上故也  
此申言文王武王之知恤而致受命之隆也上以文武繼  
禹湯之後故合說此以文武開嗣王之先故分言亦因前  
合言處止說得文武之知明未說到任專故此下又詳言  
之蓋曰文武之所以得人之盛者由文王于五宅知之用  
尚書書卷四十七  
故用之當而任之又專武王又不改文王舊日所用之臣  
是以能並受此丕丕基也未句總承文武說○文王惟克  
節重首句下二句不過見成叙說即上三宅官皆庶常  
吉士意但上雖嫌言內外得人而文武一片不敢之心爲  
克立克儉之本者未及揭出故此一倒推原上曰庶常吉  
士所用皆俊有德也文王何以能立此三事之人皆能儉  
有德哉文王惟克其心乃克立其官以克稱有德也惟  
以三字緊相叫○克厥宅心對上克知灼見看克立二句  
對庶常吉士看蓋上之庶常吉士本克知灼見來故此言  
惟克乃克以結上意將言文王任人之事先從知人說起

克厥宅心。並不曾說知見字。并知見亦無迹。只虛摹克字。蓋信篤意自在。下克立內。克字對克。知灼見深一步。曰克。知灼見是心在宅。俊特文武知之見之耳。猶是知者見者。一心爲所知所見者。一心此言惟克厥宅心。抹却知字。并其心而自我有之。其所效獻者。固吾所自有之能事也。知見至此。乃心之所不得而擬議也。直謂之克而已。與能盡人之性之能相似。模克知灼見之至精處。非有兩般知之至便信篤。不必加信篤字。宅心包俊在內。樂一人始終皆有。若只是已用之宅。則下文立茲說不去了。惟字乃于相應。乃克二句作一氣讀。正是克厥宅心處。任必隨其德。則潛于心。即使置之于此。而或可移于彼。即能辯之于敵。而或不當于用。皆非立也。克則無事于此。勤而自揆。自闕之內。覺分量相調。雖立司事司牧。即同文王自立一般。立。在彼。克立在我。乃素意其必能者也。俊有德以人言。俊指三宅之人。德指其人才。猷。猶藉。今之三宅。即昔之三俊。克立其官。即克有德。文王與俊德爲一。俊德與常牧爲一。即欲以德與位別之。不可得也。文王克宅心。乃至于此心也。常事司牧也。俊有德也。通而爲一。故總曰克。着在文王身上說。文王以自心自立。自克豈不寬綽有餘。三克總一克。若心稍未克。即求其克。立克有德而有弗克者矣。常事司

任也。司牧人常伯也。三宅只舉其二。參錯及之。爾俊有德。謂皆昔所稱三俊有德者。言其所立之常事。實有理事之德。所立之司牧。實有子民之德。有德即下文義德容德。克俊有德。語意最巧。德者九德也。俊是三俊。道三俊之有德。原是三俊自能之。今由文王克厥宅心而後。盡三俊九德之用。是非三俊之有德。而實文王能達三俊使有其九德矣。人君豈故欲不用賢以曠厥官哉。惟此之權度未精。而彼之底蘊未盡。則真偽可得而亂。邪正可得而易。位置之間。不覺人官每至于相左。文王克宅心。乃克立三事之臣。以克俊有德。則自此而下。其無不克又何知矣。傳中信字不可作信任之信。蓋此只說文王知之如此。真而用之如此。當以起下專任意。文王惟克一節。全重知上。以用當本于知也。罔兼罔攸。一例不必兼知。明用當。因克知灼見處。已曾說過。文王罔攸兼二節。總是形容專任。以罔兼不足盡。又曰罔知俱狀文王心裏不是實事。非謂任人決不可兼且知也。既知之。直任之耳。君心不可一日不運。但既克宅心宅之任事。即我之任事。此二節只形容文王克厥宅心之實。兼罔與其事罔攸者。無所兼也。事難通度。變難臆斷。即當其事者不容預設一心。而我豈得代爲之心。惟有司二句。正形容罔

兼處惟千有司之牧夫以言語訓之使其有用命無違命而致其委托期望之意已耳謂惟千言獄慎有牧夫以司之文王何敢兼也惟字重看庶言庶獄庶慎統言三宅所掌不必分屬若朝廷號令豈有人主不與聞之理言者條教文檄之言即周官令出惟行是若待稟承于上而後出則令不威矣獄慎以職掌言常任之慎在理事常伯之慎在牧民皆國家致重之務傳釋禁戒儲備蓋言一切先事之防或作財用說是有儲備而無禁戒矣牧夫泛言非指常伯下文庶獄亦言牧夫皆立民長伯之牧也言獄慎三宅皆司此以牧民者司則事權獨秉意向獨管出于一則尚書書

尚書書

卷四十七

二十六

方能罔兼也

庶獄庶慎緊承上罔敢知正罔兼心事非加一層心相孚

而不必掛慮者曰罔兼蓋出其罔兼之心直曰罔敢知要敢字知從敢心生庶獄庶慎文王未嘗不知之只是罔敢知耳蓋懼有敢知心即未免下侵庶職有所兼必有所誤故直付之有司牧夫當職之人而我若罔聞云爾罔字活雖知猶弗知也與下不敢語意微別人主亦未嘗好使下權特以綜核之念不能忘故敢耳至于明能燭爰書而不敢用計能籌錢穀而不敢聞則非慎恤之極真寤寐賢豪奉爲典刑者其敢心猶未泯也罔敢知本克知來君道在知人不在知事不知其人乃不得已而知其事罔敢知者知之所以至也庶言此處不必補出庶言不專號令凡諸侯萬民之復逆皆是上下之情通否皆係此故傳言不容不知者云云罔攸兼不敢身與其事也罔敢知直不敢心與其事矣

尚書書

卷四十七

二十七

兩節總見得他不以已誤之意夫能不誤之以已則其能不問之以人也可知此所以能俊有德而使之盡職也○按任專有不以已誤與不以人間二意然勿間以人特見于俾亂節而何屢言勿誤凡任賢而不以已誤者必不以人間而能不以人間者豈復以已侵故未惟成德乃時勿有間之由畢竟專任以已爲主立政言三宅有全舉之者言常事司牧人則遺舉夫言庶獄庶慎則遺常事牧夫如



兩言有司牧夫三職而不及常事準人每以此核彼  
三宅中尤重庶獄如官云常任而事莫重于刑曰常伯而  
刑即爲天牧民若獄不得其人其不至于殘民幾希是以  
文之庶獄罔兼湯之丕釐中亦有命討在禹之宅準用以  
佐泣罪之風者外如桀以暴德罔後紂以羞刑促豚篇末  
復以司寇蘓公命大史書之其重刑有如此者

此申言武王之能知恤也率惟文王功率惟文王謀文王  
之功之謀孰大于克立三宅以俊有德故兩率惟甚可味  
言武王紹述文王盡皆圖任舊人而不敢自用也率功重  
在不敢替義德上率謀重從容德上武王撥亂樂善之心

尚書章句

周立政  
卷四十七

王人

與此等人合故不敢替與從就是率功率謀德一也因  
用而名異故容德即義德不敢替即是從而武王之不敢  
替與從正是文王之罔兼罔知心法而克知灼見自在其  
中以並受茲丕丕基言武王知恤之成效不舉其他只說  
一個不敢替說一個從惟言其能用文王之人而已此又  
武王知人任人之要也隱然有動成王之意大意云亦越  
武王豈有異文王哉文王安天下之功有撥亂之義德佐  
之武王率救功以戡定則不敢替其義德之人文王治天  
下之謀有休休之容德佐之武王率成謀以致治則從其  
容德之人即昔日既用之三宅而以之並受此丕丕基來

之所爲受命即武之所爲建祿也用舊人以成前功武王  
知恤如此○舉文王不言亦越以文王于周爲創于武王  
再言亦越言不惟文王而武王實繼之也武王專于任人  
重不敢字經只說不敢替傳易從爲不敢違總重不敢機  
走武王創有四海寧無出將入相之才足當驅策者猶以  
伏客戮黎先人之勲業常在而當日所爲立功馬上者誰  
乎茲欲率其前功則必以除殘去暴者付之起功之人而  
于義德之臣殆欲替而不敢已修和怙冒先人之石畫猶  
存而當年所爲指顧前籌者誰乎茲欲率其先謀則必以  
圖事接策者付之素謀之士而于容德之臣殆欲建而圖

尚書章句

周立政  
卷四十七

王人

敢已義德容德總一人身上欲奏安天下之效功自須  
大義于臨幾欲運經天下之謀自須包六合于方寸說個  
義德見非只雄才乾坤原有這不欺回的元氣聖賢原有  
這極剛方的真體並不粘着半點才情可見義德即是容  
德替非意爲懈正以着意爲替從非聽受爲從正以密察  
爲從蓋任之極專即罔兼罔知心法重不敢字從字發出  
武王克知前已說了此要發武王克厥宅心意以字以容  
德義德而並受此丕丕基也父用則父效子用則子效乃  
克知灼見所成者大也見得受有股命文既創之于先而  
尚迪有祿武則繼之于後武王能用先王之臣故能與先

王皆受天命如夏之大競商之丕式耳茲字有得之艱難意有文無武亦未必受以受基爲言見非知恤之主不能繼也

傳云周公上文云云公字下缺一承字

○鄧元錫曰義德不敢替容德事

惟從也義德肅然然時有用焉曰不敢替以職禍亂所當也蓋天德有華欽矣容德天地生人之大德也撫綏和柔尊尊親親以牧功于天下生道畢由故率惟諸從焉記稱武王既克商不寐曰予未定天保何假寐聞二公言王未可聞周公言視殷民如周視周民如子乃嘆乎若天下之已定也從容德之謂也

尚書

卷四十七

三十

孺子王五節前二節叙文武知恤之後惟恐王之如桀紂故以繼自今起之欲其守家法以用人下三節本叙文武而兼述禹湯者又因近述而及遠稽耳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心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

此下仍呼孺子王矣直接前告嗣天子王矣始勉成王以勿問勿誤上兩節言勿問配文王罔兼罔知說下一節宣

毋誤配武王不替不違謫罔一克用常人都重任專○兩節句讀當作三停嗚呼孺子王矣三句一停立事準人牧夫至用我受民一停和我庶獄庶慎連下節又一停總用未停爲中間不亂相我受民之實以欲慎皆爲民設故下節單言又我受民○孺子王矣節則云我其于立政立事準

人牧夫當仰體文武知恤之心而知恤于今謂知之不真可恤也我其克灼知厥若又謂任之不專可恤也則丕乃仰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知之明而任之專正是知恤處語意垂重時則勿有間之觀下一話一言獨申勿間句自見○前既言告嗣天子王矣此又申

尚書

卷四十七

三十一

之曰王矣恐成王今猶不自知身當職分之大故屢言之而深警焉非前委重視成比也繼自今我其立政立政二字提起看下立事即常任牧夫即常伯此處備舉三宅官名言立政之道在用三宅之官耳灼知厥若是知人之要有用之當意應文武克灼見言即後所謂克宅之也不乃俾亂四句是任人之要應文武之罔兼罔知不替不違而言所謂由繹之也雖分知任二段而意直下厥若者其心之所安也凡勉于一時者非心之所安心之所安必始終如一表裏如一知人者必灼知其如此而始可謂之克知不然則猶未也克字重非若後世聽言必觀行也此與

前克知灼見與克厥宅心只一層事但指出厥若義又經耳厥若重看文武之知心卽是知其心之所安公慮王于隱微委曲或不盡察故不曰心而曰若本原之地人人自有愜適之處順者發于心之自然豈無勉強行道之人然心安于強行則強處亦順亦豈無任情率意之人然于理不安則順處亦拂此處須有真知知厥若正是知之明處便有任之當意至乃以下在庶慎截上是使賢者得專其治下是使賢者得終其治合此二者方盡任人之要丕乃俾亂亦從灼知厥若來惟不能知厥若所以推心委任不得既知之真何事不可托故推心而大委任之也直到時

尚書書

卷四十七

三十三

勿有間之都是灼知厥若徹頭徹尾處俾亂使之爲治也傳展布四體乃丕字之意推心委仝乃丕字之原丕乃俾亂是委任之事使得安位行志之謂只重推心上說人君精意與賢賢必無傾忌拘攣不是人主要他展布而肝膽相照自傾底衷若使之然也相與和正俾亂之實工夫相輔相民生之所不及扶顛持危作時人之耳目兼教養維持之以厚其生輔翼之以正其德是斯民原有這段生理更無造作止有維持若民爲主而臣爲相要想這相守依然若的真面目受民原照並受丕基來說文武受基文武受民爲王也故受民獨重付之非人是棄所受之重也

和獄慎又相受民之實工夫和獄是不使情勝法亦不使法勝情剛柔重輕都不系候和慎如禁戒儲備更無未事強補亦不至已事張皇出入徵發都不違經蓋適寸心爲若劑庶務便爲和和正根若而出究竟獄防民奸慎備民患總是民的事故下止云又我受民庶獄庶慎總是三宅所掌不必分屬相和主君責他如此說言委寄之重又起下勿有間之意二我字卽前宅乃字意然曰我受民曰我獄慎我之擔任既專人之角立易生苟我與司獄司慎之人少或形跡未忘間斷不屬臂心與手先已不相習又何能使手與器相習乎其于獄慎動見掣肘而垂戾茶錯不

尚書書

卷四十七

三十三

待言矣故庶政之和全由庶官庶官之和又在人主與賢志道合一時則勿有間之正所以和之也相民和獄慎最難又使展布爲之其弛張疾徐之際安保無毫隙當須之成功千載一時一失不可再得時字指三宅俾亂治民治事時言時則句是戒辭卽任之專意間謂有叅之者也與賢者謀之與愚者敗之則賢者何得自竭而終始其治乎故勿有間之尤俾亂之極專處要之克知厥若已無自間矣問賢者不是問君心若君可問也不爲克知矣此勿間全重我不與賢問不是以人來問我亦不是以人去問賢直至後勿以儉人方指出小人用問者戒之此尚未也前

後四惟作一樣看。不必又另調思。○陳大猷曰：我者，我其君臣一體也。按勿問兩節一十二句，盡出大箇我字。緊集成王。見此箇今我，直要對盡古人。不但要近連文武，又將去遠接禹湯，我可不知悔否。

時則勿有句帶下一話一言，緊緊讀，有字活，恐萬無中。或一有時字，密恐暫時中不及防也。人知問之者，小人也。而不知問生于我，人主之于賢者，雖尊禮委任未衰，而意有不合，最患有其萌，但思未到處，即成間，不特終身思之，終日思之，即自一話一言之間，亦必常常思念。終思夫成德之美士，以治我祖宗受于天之民，思是思盡賢之用。非尚書集解卷四十七

三十四

思得賢也。重君心上，不為防小人而設。此中嚴密緊懸之極，自足如此。亦非後念續前念也。蓋嚴惟不過思賢而已。此則思賢所以治民，何以披腹心而展其志，斯民得受其福。將康保撫綏件件繫之念中，如何得間。人主一話一言，何不關脉于民，則何不關念于德。末字亦須剔其始則克灼極真，其末便思惟頓解，末惟纔是徹底知若○。始任不難終思為難。起念為本，止念為末。就話言始終看，不分先後。話言樞機之發也。對談曰：話發語曰言，燕私與明廷雖有此人情之發露處，亦最易忽畧處。此不止是言是時之至淺，亦謂議論之間微有向背。一出話一發言，微不終手。

事王。君子則小人乘間入之矣。若成德之彥，不是人主一副精神全注向他。安能使展布四體得安位行志，以又我受民乎。受民不專指牧夫，獄慎亦在受民內。又我受民體言全重末。惟上我則至又民作一句讀，猶云思賢以治民也。要知純心思賢只是任賢裏而事，不可謂此是思賢與上任賢對言，亦不可謂此是勿以小人間之之實。蓋成德之彥與小人對思此而去彼，自不相容者也。

上言勿間之以人，此言勿誤之以已。大抵人君任賢不專其弊有二：一曰間之以人，一曰誤之以已。間之者，小人欲與君子爭權而權分于下。誤之者，人君欲與臣下分權而權制于上。君誤之，小人且乘而間之矣。是間之之端又起于誤。蓋間之中人以昏誤之中人以察，昏猶知戒而察每自喜。喜則誤之病牢，不可破矣。故公于勿誤尤反覆戒之。

三十五

○徽言者，謂所陳知恤之說上而事天者在是下而治民者在是。何其美也。與前言休茲意同。特提予且已受人即指人臣咸戒，說咸戒，帝王必集眾思而後入告也。徽言而曰受人見言有所本，不可不聽也。聞字是傳中訓詁經文受字自穩。文武周公所親見而目受之人，以有禹湯在內，再稱孺子王矣。使成王知已業已為王，宜留心任人之要，意然上呼孺子王，繼自今我共立政，此再言繼自今却又

變文不言我而稱文子文孫。正言我之爲我。嗣文武爲子孫。決當嗣文武以知恤。政必不可使不立也。較單言我其義尤嚴。稱成王以文子文孫。以其時禮樂法度煥然有文故也。還重法文武邊。蓋文武功本法禹湯者也。則于禹湯亦不遺矣。其勿上須補知明用當意。証言任人之事。因勿誤在任之專上。說耳。若不知明用當。自爾君行臣職。煩侵吏能事由中。而而下多掣肘。怎能勿失誤。他誤字是任。若不任之。病根當職者不得盡心安得無誤。不必事體致誤。卽爲之。而當亦未免誤職掌。誤賢才矣。且獄慎謂之庶情狀。萬變卽當職者亦難料理。人主于民事不親。豈可臆決哉。

言德別君子于儉人。用以嚴勿誤之防。俱非漫屬。更知三宅皆俊有德。則單言官職。而人德已昭。彼有司牧夫夫誰非正人。亦誰非成德之彥者。故總言正以該之。正非獨當職爲言。義德容德俊有德成德皆正也。政者正也。此立政之宗旨也。此節爲後三節張本。自古節承徽言以上說。則罔有二節。承勿誤以下說。○嗚呼。予且已受人所迷。而湯文武用人之美言。無一不告之孺子王矣。繼自今王。爲文子文孫。有家法在。既已委任賢才。慎勿身有所兼。心有所知。使人有能不得施。而致誤失。庶獄庶慎。惟付三宅正人當職者治之。聽斷出納。惟其所裁。則獄慎以和不虛。且所告之徽言。而王之知恤。亦何愧于文武哉。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罔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此中禹湯文武之知恤。正是受人之徽言。已告于王者。禹湯文武都是前面說了。此節要得是。既敘過的話。特總申三王知恤之事。而約言之。以起下耳。只重自古亦越并茲。乃字見得從古至今。代不一君。惟如此盡知恤之道。而乃能俾乂也。不過敘述前事。究極根由。以證決成王勿間勿

誤耳。○曰自古禹便存內商人猶湯曰亦越我周文王武王便存內三代實事宜總提慎勿撓入講中纔是申上文口氣言自古之人與商湯及我周文王之立政其于事教準三者方其始用之也則克宅之天下有均爲賢士而才具各有所宜取彼才具普此官守若因是人設是官不能相易而賢始以此爲居安之宅也其既用之也則由繹之今日展一才明日露一德不必謂由緒餘以繹其全體由設施以繹其底蘊蓋居安必資深由此克宅而繹之在心源疊疊上說如治絲之縷縷不絕也然克宅雖本知至信篤言克納繹雖指任專言總是無所間無所誤之意以應商書羣書

周立政  
卷四十七  
三十八

任賢非一宅便可了賢人之用長聞之不盡賢人之施繹叩之徐來由繹兩字最妙此卽從克宅內摹出二句宜相承克宅是通章渾成字而由繹專在克宅處也二克字主君說茲乃字則又字意須先提在克宅之上如云夫國未嘗無才而患不能俾又者以宅之不當其才不盡其用也當其材盡其用于俾又乎何有夏之大競商之丕式文武之不基並受用此道耳茲字根上二句來謂之俾者下之治由于上之使從上克字見非落一層俾又字輕只重茲乃字言必如此而後得其心所以能使天下之治也作效說爲是或欲與丕乃俾亂一般看謂惟如此以盡其用茲

乃所以丕俾又也與不知未治使治謂之亂治而已治謂之又此蓋究竟言之耳如此說則又是任事內事恐語意不應如此重複

注疏繹者由字無音蓋只如字讀也傳謂繹繹用之而盡其材是以意解卽以由字爲紬字也紬音漢書谷永傳云燕見紬繹

緊承上節來欲成王謹于用人以法古人之克宅也若曰由此觀之可見自古爲國云云要味一則字謂凡國于天地古今一轍並未有用小人者一不訓遂不顯特嚴其詞正吸下勿以儉人蓋上說得狠下方斷得決其惟吉也所尚書羣書

周立政  
卷四十七  
三十九

謂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言任專也相我卽前相我但說用勛較丕俾有力○國指三王之國國字下要點立政惟用君子意國則固有立政用儉人不必說古人不用儉人由桀紂觀之未有從古立國而可用儉人者重在不用上不用儉人非但不以爲宅卽綴衣等官亦著此輩一人不得立政二字含三宅在內後凡言立政而不言三宅者俱倣此不訓二句是推所以不用之故儉利小人正言其才智機鋒俱有的可喜能聳發人主以爲必可共功必能顯世而不知其究竟罔顯也蓋儉利之人其官便給而有德者多水訥不能與之角長其技敏捷而有德

者多遲鈍不能與之程功故人君常喜用之然順于人主之意而不順于德然須知順字不對君看對德看蓋不調于德與不調厥若正相反儉人大奸似忠大許如信然外雖驕飾爲德實非其心之所順沾沾便捷之狀亦易爲人勘破勿作有才無德看儉不可以言才也這儉人所存所行都不順于德萬一錯用之使操天下之柄則國之元氣日消人之心術日壞世道之降從此始使人君沒有光顧的事業在世間故古人爲國所以勿用之也此三句輕喚起繼自今四句須從自今二字洗剔克用出來方是進一步結束語氣其勿其惟相形說言繼自今王之立政必

尚書卷

周立政  
卷四十七

四十一

用儉利之小人以妨吾治其惟用心中所安常德之吉士用以勉力輔相我國家以升世運于昌明之盛焉勿用儉人而專用吉士就是能知能任而能致其勸相矣不必于用字內更加知人善任意吉與儉之分儉不訓而吉若也就德上看勿與惟之分儉周顯而吉勸相也就用德上看其惟二字內含克宅克由釋意正包得知恤工夫迅掃群陰獨扶陽脈灼知厥若都在個處用字緊承上看在成王身上着力說即註使字勸相指牧民治事守法言使之勉力以輔相即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得盡其用意須重剔勸字世間只憑個吉氣往來我國家亦只憑這吉體盤結自

須尋相之者勸正吉士一難桑真體亦即吉士一若處體神勸處正是相處吉士專任則其力亦專用故口勸相勸字因勿以儉人言惟小人盡去故君子得展四體無顧無忌得爲所欲爲賢心之勵翼便是世運之休明與三王之俾乂者同也曰勸相茲惟后矣用協于厥邑用丕式見德矣受此丕丕基矣重看通節特嚴用人之失戒王防小人而任君子更知恤中緊事○國則罔有五節重用人不周儉人而用吉士兼三宅言而歸重于刑因及刑之大者惟兵後克用常人亦兼三宅言而復歸重于刑因述刑可法者惟繇公前三節是望成王末二節兼後王後臣

尚書卷

周立政  
卷四十七

四十一

今文子文孫繇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堪武王之大烈此欲成王專于任人以法古人之由繹也承上而言刑之爲重因以起下文意再言文子文孫繇子王矣見與夏商後人不同上對文武說此對桀紂說上文其勿以三句內已有勿誤意了此挈其尤重而申勉之○今文子文孫繇子王矣王者天下之大命也其知所尤重乎以庶言庶慎庶獄言之則獄慎重以獄慎論之則獄重是民命生死于前而國命促延于後其可以已意兼之知之不盡吉人之



用而至于萬一之誤乎。惟聽于有司之牧夫可也。蓋論三宅則華人司法常任司事而牧伯專司民然事與法其兼有也。事與法莫重于獄而民命莫親于牧夫但使牧夫有吉士焉則小大之獄平矣奈何復以孺子王誤之哉勿誤兼身心屬克由釋一邊而克宅意亦在內曰惟者擇其人專其任而使之盡其心也不誤之以已而專付之于人則任人之道盡而刑無不當所以相我國家者亦不外是矣知恤非只爲賢人恤正爲民命恤故獨提庶獄刑原以引養有牧之義故不付準而付牧刑期無刑也要在牧字上講獄牧夫即上所謂吉士

尚書筆審

周立政卷四十七

四十二

王氏曰獄者政之終牧者官之長政舉其終官舉其長則無不舉矣

今文子文孫四節刑者民之司命王其勿誤之以已惟有司之牧夫然兵又刑之大也王其詰爾戎兵而使禹迹所及無有弗振之威于以方行天下而俾四海之外罔有弗賓之地則文王之耿光可觀也無愧于文孫武王大烈可揚也無愧于文子矣然繼今後王立政庶獄之不可誤猶今也恤人之不可用猶今也其惟克用常德之士乎如司寇蘇公之治獄則真吉士之勸相我國家者矣故周公又呼大史而告之使書其事以爲後之治獄者式蓋庶獄勿

誤在任人而人無如當德當德無如蘇公有蘇公之中獨小者以平反民罪大者以助強國威兵刑具舉德威兼舉長國之獄可以觀光可以揚烈上不規文子文孫而下無忝于常德之司矣故以蘇公結之

尚書筆審

周立政卷四十七

四十三

勸相之日而振武則人心欲玩而還肅此正德之所在也如易謙卦言利用侵伐自強正所以謙抑也曰克而勿誤意自在其中從上克用克厥宅心克知厥若通出克詰來克之中無所不化無所不到必歸到以陟禹迹以觀耿光以揚大烈而用賢之效始成蓋上文說知恤原要他法禹湯文武故此復應之禹異世故云迹文武昭代故云光云烈以陟以觀以揚只是一以但一知恤而夏之有室大競商之不釐耿命文武之丕基並受一以貫之矣○然禁奸以獄懲亂以兵兵尤刑之大者况建官弼服揆文奮武自夏禹開王迹以來文武知恤以傳之我我受文武之丕基

如禹之格苗頑文之過審戡黎武之殪戎劉敵無非此獄之用特小用之爲刑罰大用之卽爲戎兵勿誤于文武爲耿光大烈勿誤于我王卽爲觀光揚烈故戎兵爾戎兵也其惟本其克宅克繹者與容德義德諸臣詰之警軍實除戎器嚴紀律藏軍信于井收寓戰陣于蒐獮寄威畧于巡狩會同則人心振肅以陟禹九州之迹而不使降按方隅而行天下至于海表無不服威而警息者焉而不惟以陟也文王之耿光卽以觀之果無忝于文孫武王之大烈卽以揚之果無愧于文子光不可見而可象則必以親炙爲精神烈雖可承而不可量則以揚厲爲紹述禹迹就是光

以陟禹之迹以字緊粘上句勿開陟升也言禹迹所至令威德亦到由未咸服而升之咸服也禹迹以盡疆成迹言三代疆土邇自禹始重迹不重禹方行三句卽陟禹迹之形容禹彌成五服外薄四海聲教訖焉後之有天下者蓋以其迹之所至爲標準也行是國家神氣自此及彼之行方卽方來之方處處皆然若硬在四方看則礙天下字複出矣天下統言其大海表舉方之最遠者方行是德威敷布于天下海表自上說下來罔不服是天下海表之人心皆服也自下說上去以觀以揚總承修武備以廣德威說俱在土宇人民上看光四方顯西主文王之耿光也今案德如是是與其光觀面相承故曰觀顧文孫言清四海定天下武王之大烈也今德威如是是使其烈發揚不墜故曰揚顧文子言觀揚只是不退佚之意觀光揚烈應前丕丕基看雖跟詰戎兵來然上叙知恤而終于此還是通結上文非戎兵一事所能盡要知克詰亦卽付有司之牧夫耳此等極大事皆不可間之以人誤之以已故上承勿誤說而下緊按克用常人

正義曰立官所以牧養下民戒備不虞故以詰爾戎兵爲言也戎亦兵也以其並言戎兵故傳以爲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遠行必登山故以陟言

之如禹之陟方意亦然○正義曰方行天下言無所不至故以方爲四方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知海表謂夷狄戎蠻無有不服化者卽詩小雅云蓼蕭澤及四海是也○金氏曰古者諸兵蓋有國之常政之師非若後世守文之至以兵爲諱日就廢弛一旦警急則倉皇無措一有奸大專功之心則又誅求征伐于常調之外也至謂陟方之迹尤有深意古者聖人觀理中國華夷異宜各有界限故禹迹之舊中國世守之一有玷缺則中國之禍終有不可料者後世有以燕雲之地棄之夷狄華夷同壤曾不幾時子孫視受其禍而卒貽中國無窮之害如此而後知

周公之言非爲土地其意遠矣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王則爲文子文孫矣嗚呼繼自今後王無不自今爲法程

尚書書

卷四十七

自今而克宅克綏自今而勿誤勿間以爲後世法而後王豈能外是乎其惟克用常人以爲陟迹覲揚之地矣○此是對今王定後王之式戒知恤音呼振全在繼自今三字推庶獄勿誤之心則凡立政皆當謹其用立政指三宅之官說雖說後王其實自今日始責重成王之辭後王且當戒况王乎今日用人須爲子孫可繼千百斯年立政更無他道止用此常人而已語氣比前知明任專更緊重發惟字勿用儉人在惟字上見常人對儉人說儉人儉利可喜每出入意表吉士則平淡無奇與衆庶無異以其尋常謂之常人然儉人止取辨目前吉士則初終無異因其有常

故又謂之常人常則吉矣克用雖不出克宅克由釋勿以已誤之外然常人之于國如食之穀粟衣之布帛不可一日易持重寡合多不便于新王不可以意氣聯不可以歲月窮必以乾坤不息之神與相貫洽乃克用耳

金仁山曰周公丁寧之意併後王而戒之使成王行之後王傳之以爲家法也常本儉人相反凡儉利便捷者儉人也凡持重守正者常人也儉人常以生事爲功常人常以生物爲意常人如四時有序萬物生成而莫爲之者儉人如盛夏驟涼隆冬乍煥一時若快人意而民人疾疫生物天札之患自是滋矣此用人者所當辨也

尚書書

卷四十七

四十七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周公因上言常人此遂呼太史而命書亦對王語雖訓後臣亦戒成王欲其用人若蘇公以長王國也如云常人則蘇公其式也太史司寇蘇公王左右準人也用能敬爾所由之獄以長養培植我王國良以武王勿誤故能俾又若此而孺子王能覲揚耳若使少以已誤或替或違常人雖有常德其能克由釋之乎太史其書之于冊使後世司獄者于此取法而有慎以輕重之列用其中罰則亦後世之蘇公也然非王之勿誤卽有常人如蘇公亦何能敬獄也

哉則此雖爲後世司獄之式實爲後王用人式也○周公若曰爾太史職在紀載亦知蘇公用刑之善乎昔武王時蘇忿生爲司寇小大之獄莫不由之而其所由之獄莫不能敬蓋國家以民命爲國命式敬爾由獄其培植者雖在于民命其所以長我王國而培植國命者于是乎在也用刑之極功至是蔑以加矣是敬者蘇公治獄之要也爾太史書而載之使後之治獄者于此式而有敬慎之心則以陳列之不一者而用大中至正之罰猶之乎蘇公矣非即常人而何太史其知之此節列于告成王之下便有告太史以箴王之意特呼太史因他載筆在旁再申勿誤庶獄之言式敬爾由獄是蘇公之事以長我王國是推其敬獄所致者蓋刑者于天地之和即輕重適當亦陰耗國元氣而鑒其命脉周公深見國所以不能長皆獄之由蘇公却由威嚴迫促行承裕長久之道故急領太史可將蘇公敬獄之事書之簡冊使後世司寇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刑罰得中便是王國靈長處式敬之式用也亦所以法後人茲式之式法也亦所以用前人然前人後人皆不過同此不敢之心故上言式敬下言式慎一不敢也爾由獄我王國爾我緊對然爾字照勿誤卽正字也所謂當職者非漫然下字曰由獄者司寇總天下刑獄則天下小大之獄雖

有司存然必經司寇而後得以擬定故曰由罰言上之所加獄言下之所惟敬爾由獄卽所謂列用中罰也敬則中不敬則不中夫死不可復生一有不敬民命所係豈可侮哉蘇公治獄只是一敬寧失不經不敢寬民培養太和以長我王國長王國要本文武知恤能容人臣之執法來王國下緊點出欲汝太史書之于策來茲字指蘇公實事言式者式其意非式其法以式而慎慎卽敬也以列用中罰正是有慎處條列之說三代未有經文大全俱列等無例字列用中罰者舉一時所列之法而無所不用其中也然以列不是蘇公條列國家之條列也指成法言罰之不中多由不合例耳故曰以列用中罰中罰是今日之議斷于治小罪也能以輕之條列執當輕之中罰而用之于治大罪也能以重之條列執當重之中罰而用之列有輕重用之而得其宜輕得其宜重者乃所謂中非以輕重之間爲中也繞說中便錯綜斟酌非例所能拘或輕或重國緣其在何必式蘇公式其用中罰而長國也蘇公爲司寇其道在敬後人法蘇公其道在慎敬發于兢業慎者惟恐不如蘇公也通節要得告太史意太史亦咸戒中人特記此了首節案

由字卽用字猶云敬其所用之獄也此與小註異但式

字既訓用而由字又訓用恐兩相軋○列用中罰不與  
呂刑上下比罪同比輕重無正律必比彼上下以取中  
列是輕重有正律用比輕重即其中矣漢有決事比  
至中于天府註曰取其計獄弊訟之得其中者上于  
府使藏之以爲法比後罪犯有合于是者則援引以爲  
實也○陳繼備曰夫方里而井井九百畝自箕子之九疇  
始也公家皆私百畝自宓義之八卦始也公田居中爲  
天將握奇居中央私田居外爲正兵以居四正爲奇兵  
以居四隅對敵則正兵迭出犄角則奇兵互張止則大  
營包小營行則大陣包小陣斷之而爲三則吳璘之三  
叠出之而爲六則李衛公之六花全演之而爲八則武  
侯之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而法止矣雖然此猶兵家之  
營陣圖耳有如獵之以圖而不教之以法與無兵同其  
民口引月長于爭鬪殺戮之事而不潛耗其雄心移易  
其耳目與教盜賊同聖人於是因祭以用獸因獸以待  
敵悉匿其坐作進退之名而更創其說曰田獵吁公之  
心亦良苦矣使公之井田止于截溝壑而剖封植則其  
志誠迂惟其以田獵輔之而行則所爲導民于富且強  
者甚巧而不露而千古兵家不傳之秘法悉藏焉故春  
蒐夏苗秋獮冬獵以明四時不失職也質明什旗後止  
者誅以嚴信誓也毀蘭艾之草以爲席置通帛之旂以

尚書章句

卷四十七

五十一

爲門以懼傷馬也車之入門碍以車軸以試其能御也  
車執塵馬候蹄以試其能馳也旌旗金鼓以盡職也選  
車徒讀書契辨名號以夜戰也過禽不逐以示不逐奔  
也面傷踐毛不獻以示不殺迎降也不成不獻以示不  
戮幼稚也出則少者在前以示趨敵也入則少者在後  
以示殿師也有聞無聲以示師克而和也酌禮獻賓以  
示告廟飲至也夫公之神巧變化善藏其兵法于不測  
如此當是時車與行王司馬缺而不補雖蠻夷猾夏盜  
賊奸詭則竟付之士師若曰兵者此不過刑法之屬不  
以教我民也而周之民亦且泄泄焉第相謂曰公以穠  
穡餓我又放而角之原野醢禽之血搏獸之革以假我  
甚則感歎而歌咏之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不知而况  
當時之民與至矣聖人鼓舞萬民之術也蓋可使之由  
者同井之田而不可使之知者則六藝之精孝弟忠信  
之行也

尚書章句

卷四十七

五十一

尚書章篇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滯張孫振鑒定

周官

陳新安曰周禮乃周公擬議未全未行之書周官則成王建置訓迪而已施行之書也今只當據周官其與周禮不勝合處姑畧之可也○湯若士曰按序成王既黜殷命武王遂遷歸在豐作周官正義曰周禮每官言人之員數及職所掌立其定法授與成王成王即政之初即有淮夷叛逆未暇得以立官之意猶令羣臣今既滅淮夷天下清泰故以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以誥羣臣使知立官之大旨也

篇首敘成王訓官之由若昔三節成王自敘訓官之意立太師十節歷舉所訓之官由薄而卑由內而外有相承之

尚書章篇

周禮官  
卷四十八

體統焉凡我有官六節是做古立政惟人之義以訓官末節期永康結應阜成一篇單重敘民

惟周王御萬邦巡候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史序括約訓誥重內治邊宗周以上俱為董正發端萬邦句提起看泛言君臨天下也不重只形容一統氣象不可謂出臨萬國與歸字對看蓋向來成王倚周公輔相未見其施為此篇是成王自家力量做出的事故史官以周王撫萬邦句冠之巡狩獨于候甸舉二以該六舉近以見遠也巡行候甸亦是常制四征弗庭即于時巡行乃巡候甸

中事即詰兵咻禹意言巡狩諸侯之國察有不順者征伐加焉征止奄及淮夷曰四征者史臣之詞凡來享者必至庭故下庭字傳解直字未當綏厥兆民緊承上二句巡狩候甸之國而四征其不來廷者以此制馭羣辟而綏靖天下之兆民綏民工夫全在馭候上見綏民就成王心裏說即德意也此時民已久安非待巡征後安曰兆不令一人失所無非整飭之以盡職業期于安天下而已建官只為治民故後言阜成兆民又言永康兆民作史者深識此意于篇首特敘綏厥兆民一語為下文張本六服承德即九服而以內五服并王畿言之安民者十人之德意而奉君之德意以安民者徧六服之羣辟有同然也罔不字兼候甸弗庭說素直者于甸于宣悔其不直者亦來王來享無不象上指以安民也垂重直者一邊說此正是外攘之功舉要見已治已安意下二句嚴內治之修正所以制治保邦者也歸字對巡征言前是出而攘外此是歸而益嚴內治元將外治規模說大了而收入于內治王歸宗周以內而治之臣為外臣之表率也乃董率而是正之使明于偏外之職而翼君以庇民焉治官即公孤六卿是皆在王畿之內故曰內治治官猶言治人董正治官督責戒勅令其官之皆治也董正有二意謂正其體統修其職業自公

尚書章篇

周禮官  
卷四十八

二

卿而下皆非無是官也。而或紀綱之未定，則示以相維之統而治體立。昔雖有是職也，而或職業之未勵，則示以宜盡之職而治功明。要見此時體統已明，職業已舉，而益嚴之耳。不外下文訓官之語。董正與訓迪一般。自成王言曰：訓迪自史臣以成王教戒啓迪之中，有督課責成之實。故究其旨曰：董正，飭內治正，所以倡外，不專做內面事。此意要識。傳外攘攘字似專指不庭言，勿泥。

呂氏曰：天下大物也，非綿力小才所能運量，非薄物細故所能維持。向也成王不出閭闔之屏主耳，今撫萬邦至固，不承德乾開坤闔秋殺春生四海皆隨其運轉功。

尚書章句

周書卷四十八

三

成治定歸于宗周，董正治官訓督裁正，品式俱備。本末內外體統相承，萬世皆入其維持。不知是何以覲文王之耿光，揚武王之大烈乎？○正義曰：四征從京師而四面征也。釋詁云：庭直也。緩安也。諸侯不直，謂叛逆王命，伐制下民故四而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楚語云：十有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每數相十知十億，曰兆。稱兆言其多也。○周禮九服，此只言六者夷鎮藩三服在九州之外，夷狄之地王者之于夷狄羈縻而已，不可同于善夏故惟舉六服。

此篇董正百官而訓迪之，不過以制治保邦為主要之制。

治卽以保邦。非有二事，觀以周王撫萬邦揭于首末以萬邦無斃結之，玩首末兩邦字，乃欲久安長治卽皆大猷之旨。中同三公言經邦，六卿各列邦之所司，乃應保邦旨。第保邦非虛，邦之經由于陰陽燮理，六卿掌邦有治教兵刑等職，且篇首云治官，繼云明王立政都應制治語，則未有治已制而邦不安者。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尚書章句

周書卷四十八

四

董正治官之意何為？官者治亂安危之所出入，則制之保之者也。故此從制治保邦說起。大猷暗指唐虞夏商然不直指而曰大猷，正見其所謀合道後世所當尊也。含治安意，要看猷字，否泰相循一定之運也。大猷之世不慙運而憑道，道之大大于謙，常虞亂，常虞危，道之大大于豫防其亂，防其危，豈可曰已治已安，只可曰未危未亂，天下未有不終于危，亂者正須在未亂未危時制之保之耳。未亂就政治說，如紀綱法度修治之謂，未危就國祚說，如天下國家莫安之謂，未有微幾也，亦伏幾也，處將然之中一簡點，即可息萌，按方來之勢，一失計卽不復挽，此正制保之不已。



容已二千字總于治之綱繆邦之鞏固未介者精神者也  
治字對邦字實說亂與治反不可說是國亂未亂貼下惟  
和未危貼下咸寧與上外攘之功相應治有失則亂邦不  
治則危制之正所以保之也對中有申意制治保邦全要  
在修治上說制有力維不傾之義如規矩繩墨截然有度  
而不可紊保有一定不搖之義如捧盂執玉凜然愛護而  
不使傷制字保字須含整肅官方意亂不亂于政全亂于  
舉朝之潰神故制使勿潰危不危于國勢全危于舉朝之  
頽氣故保使勿頽

尚書章句

卷四十八

五

此正所謂大猷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之時者也上  
文蓋述古語此曰字成王自言敘建官而歸重得人上本  
說唐虞夏商正是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入此二段却  
將此意截作三層讀唐虞夏商處俱要點出已治已安稽  
古四句及官倍二字則皆制治保邦之實和寧用又則其  
效見益治益安意用又以上二段本說建官以制治保邦  
明王以下三句則轉言制治保邦之全在建官耳○然邦  
欲其有安無危則治欲其有治無亂則制治即以保邦只  
在建官立政唐虞正大猷之世稽古之制建官惟百內有  
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內外相承不紊則惟和咸寧凡  
以制治夏商視唐虞繁簡異宜官數加倍亦能惟和咸寧

以歸于治夫官不過惟百惟倍而足以制治何故明王立  
政不惟其官惟其制治之人而已唐虞前便有以易以雲  
紀官事故曰稽古謂考古制而損益隨宜建為百職惟百  
總內外大小之官其名有百也內外二句就惟百中舉統  
領者以該其餘當以內帶外非為百之實也內治非一有  
百揆四岳以總外治非一有州牧侯伯以總百揆居朝廷  
為九官所稟承而方岳之事四岳主焉則內未始不通乎  
外也州牧長一州侯伯長一方為諸侯所承聽而州牧又  
總于四岳焉則外未始不通乎內也內外相承處實體統  
所在當重看職業在其中唐政二句總承串下唐政所以

尚書章句

卷四十八

六

治萬國者惟和者總治分治之事皆得其理也總理有要  
分職有序則政舉修明大綱萬目各得其理而不亂萬國  
咸寧氣象庶幾惟和應制治治者益治而不亂萬國咸寧  
應保邦安者益安而不危庶政二句只敘官制不可用賢  
智齊庸等語咸寧下須補云此唐虞建官之效也夏商下  
要補因時建官意官倍官職倍于唐虞也亦見其簡時說  
云內不止于百揆四岳而治內之體統以定外不止于州  
牧侯伯而外治之體統以立非也蓋曰百曰倍不獨指總  
治者言是通大小而言包百官在內倍者非指揆岳收伯  
而廣之但當見世變事煩官不得不倍意內外相承體統

不奈意須照唐虞舜一筆發明蓋官不相沿而此意不可  
易亦克用又承唐虞來庶政亦能惟和萬國亦能咸寧也  
此夏商建官之效也和寧用又虞須像制治保邦發出長  
治久安意方與前已治已安意開得來不要只說能治安  
的話此已寓有得人意在明王三句時說指建官之要言  
蓋推其所以能致效之故也如云唐虞能使庶政和而萬  
邦安夏商亦克用又者蓋不恃其建官恃得人耳謂百與  
倍此特其制數耳大抵官得其人則治非其人則廢事  
邪則亂政故不惟其官惟其人見賢者能立政官不足恃  
也看來惟其人處正是建官得其要但作推原說似多一

尚書叢書

卷四十八

十

層還作申言爲是不必推開泛論用人之道當如是總歸  
重惟其人三字明王卽禹湯堯舜帝與王不必同而灼見  
夫安危理亂之化均之所謂明王之立政也德字須藏在  
明王立政中方使下節德字有根立政卽建官不惟其官  
者言止于惟百官倍也惟其人者惟百之官皆三德六德  
惟倍之官皆克宅克俊惟得其制治保邦之人也如此方  
叫得仰惟前代時若起○此承上言制治保邦之道在建  
官也夫建官其來久矣唐虞非大猷之世乎亦稽之上古  
損益制宜而建爲百職內則百揆以揆度百事而四岳以  
察按四方外則州牧以一州之長總其州中之各國而侯

伯又以大國之君令率其次屬之國內外聯絡相承而體  
統不紊故以之制治而庶政和以之保邦而萬國寧虞降  
而夏夏降而商猶然大猷之世也但世變事繁又與唐虞  
異矣乃觀會通制繁簡官數加倍而亦克和寧以又焉觀  
四代建官止有此數如此然則明王立政豈無要哉蓋立  
天下之政者官也官所以能立天下之政者人也得其人  
簡任自足以成功非其人備員適足以耗治故明王之政  
少不過百多不踰倍皆不惟其官之多惟其人耳堯舜之  
急知人禹湯之克宅俊乃其政所以立而治安也予其有  
慨于明王也

尚書叢書

卷四十八

八

古官之名伏羲以龍紀爲龍師龍名春官青龍夏官赤  
龍龜官白龍冬官黑龍中官黃龍又設九庖之官共平  
以水紀爲水師水名神農以火紀爲火師火名春官大  
火夏官鶉火龜官西火冬官北火中官中火黃帝雲師  
雲名春官青雲夏官赤雲龜官白雲冬官黑雲中官黃  
雲置六相曰常天曰常平曰士師曰司徒曰司馬曰李  
士師行人司徒祝宗使人置大醫樂師少昊摯以鳥紀  
爲鳥師鳥名曰鳳鳥氏玄鳥氏伯趙氏青鳥氏丹鳥氏  
祝鳩氏雉鳩氏鳴鳩氏爽鳩氏鵲鳩氏又五雉爲五工

正九扈爲九農正顯帝置五行之官春官木正曰句芒夏官火正曰祝融總官金正曰蓐收冬官水正曰玄冥中官土正曰后土○唐制百揆四岳州牧侯伯置謁者射官考正虞置九官曰司空曰司徒曰司馬曰士曰共工曰虞曰秩宗曰典樂曰納言夏后氏置六卿又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商制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又五官之長曰伯又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率率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周官有成書不具載○張氏曰唐虞官百夏商俗之周又倍之事煩故官多然大體未嘗變也舜命九官至商列爲八政至周合爲六典大綱皆出于一所增特其屬耳○丁奉曰乾君位以天下爲任者也故其利極于萬國咸寧坤臣位雖諸侯亦惟一方之治也故其利止于西南得朋○蘇子瞻曰唐虞官百而天下治夏商曷爲倍之德衰而政卑也堯舜官天下無患天之憂故任人而不任法人得自盡也故法簡

官少而事省夏商家天下惟恐失之不敢以付人人與法相持而行故法煩官多而事冗後世德愈衰政愈卑人愈不信而一付之法吏不敢任事相倚以苟免故法愈亂官愈多而事不舉人主知此則治矣此節舊以不逮以上本其平日自勉之心也此訓迪以前事仰惟以下則言今日所以董正之意看來總是成王敘已法古建官之意今字對若昔二字前代官惟其人全由明王克知其心灼見其心以德迪不徒以言訓故能得人此成王所以欲時若之耳一節發明已訓官心事不重祇德因修德爲建官之本故及之德卽綏民承德之德字祇勤于德就爲治上說與制治保邦相應勿把取人以身增一冒頭夙夜不逮正祇勤之形容不逮實指已不及先王祇勤而見爲未逮此所以不自恃而用人也起下訓官張本前代處兼體統相承得人圖治二意時指唐虞夏商建官言若不止是順謂真欲如之曰時若有因時變通意非按其成規而已也時若在訓迪上見無兩層明王爲官而擇人成王資人而訓官意正相同故曰若非若其建官也訓迪二字串謂以訓詞而開導之正身迪之也在勤德上說○以古昔之隆猶汲汲于致治保邦若此況今予小子而可以治安自足乎以故祇勤于德夙夜之間如有不及

而未危未亂之防先百官而圖之建官之道無過唐虞夏商故仰思前代之建官有體得人盡職者而時順之率循之不敢違以訓迪百官公孤卿士一一示之體統而因各戒之以職業亦庶以致治保邦之道而收和寧用乂之效乎○今予小子以下半截重官得其人凡我有官至末重人能其官官要得人在辨官司故公孤六卿各疏其事于官之下人要能官當別人品故言公言學言果斷恭儉又言推讓總著其德于司之中蓋人品不越官司成王之訓迪史氏所謂董正也訓迪董正之作用不必如大分位太師而下為董正凡我有官以下為訓迪

尚書書

周官卷四十八

士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誅姦惡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此下俱訓迪百官之言分為二節正其體統一也訓其職守二也如三孤貳公六卿分職六卿之中冢宰又統百官

六卿又各率其屬好之九牧又統諸侯以聽六卿之倡此所謂體統也公論道孤弘化六卿各有所掌六卿受六卿之率各有所司九牧受六卿之倡宣布于諸侯各有其事以至成王之所告戒自有官君子以下皆職守也時說分立太師至黜陟與上建官三句一例自體統言自凡我官至兆民與上惟其人一例自得人言無敬句與上庶政惟和二句并亦克用句一例自致效說以職業言此據蔡傳建官之體統前章既訓迪之句來殊不知體統職業不得分之為兩前十節內節節自有職業如論道經邦等事非職業而何訓迪體統者正訓迪其職業也但前第直敘

尚書書

周官卷四十八

士

其職而有官以後戒飭止卿士不及公孤即係職業中之體統豈可太析○立太師節以下曰道曰陰陽曰化曰天地政治教化一元太始之理謂道道所流行為陰陽陰陽發育為化化工流漸斯成天地政治教化則又化之着實處只一道而已凡禮樂刑政民物之本于心而順乎時者皆陰陽也皆化也皆天地之變動者也豈謂公便只論道而不寅亮孤便只寅亮而不論道乎論道字與寅字是大頭腦處蓋能論道能寅則下以經邦弘化上以變理陰陽亮天地皆在此矣三公不親政事故無職掌惟曰論道論者講明啓沃即唐虞若時之任蓋與天子講精義之原賡

如六卿三事必形見勢著徒以事修教者也故此一論字  
直對盡下六卿字惟其人正言其爲陰陽合德天地爲  
之人非官司職掌之人公孤文多互言道不重陰陽即人  
主經邦之道故曰論道經邦化不重天地即三公燮理之  
化故曰求公弘化其陰陽天地意俱後一層三公由君身  
上傲格天事業三孤由格天上傲格君工夫一主道一生  
化公孤主綱領六卿主條目陰陽即天地之體職雖異而  
實同也成周治事之官六而公孤亦六以君身治本獨歟  
許焉○立字以已然說貫下八節官司職掌周公所定  
而述之非至此始立也師傳保以官言三公以爵言公者  
南齊書卷四十八  
無私之義太者尊而無以加之辭師傳保之名異而師道  
則同三公名秩之尊非異人任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  
首列公名自全以道重了邦在廷臣固有絳之者此其經  
之者乃不經以政務經以陰陽之至理工夫全在論道上  
經邦即論道帶見經邦不是三公去經之乃是輔君去經  
理邦國之民物大綱大本處皆從論道來燮理陰陽又根  
論經來是用力字道字就君身上看非一陰一陽之道人  
君以人事而調氣運者道也坐論啓沃而用以經天下之  
務卽此便是燮理須知燮理工夫固不在于論道經邦之  
外然亦非論道經邦而陰陽自齊也乃謂論道經邦于

以燮理乎陰陽也不可謂陰陽由我燮理只順文發揮如  
節宜四氣幹旋五沍皆是官不必備二句對不惟其官繼  
其人說極重非真謂其官可缺甚言當得其人也上不惟  
其官二句是已然事就建官說此官不必備二句是未然  
事就用人說官之重全以人重若官不得人不若無官故  
廢官惟其人不論多家所重在官之內三公惟其人不  
論有無所重又在官之外下三孤六卿俱有不可不得人之  
意○三公自古有之而未有是制我其立太師太傅太保  
之官而爵惟三公焉師傳保所以必三者正君養德之道  
不可不備也三公所論者何道卽經緯邦國和調陰陽之  
道也論非但講明之謂擬議以成其變化潛喻以意而進  
非隱于無徐詔以言而道非滯于有陰陽通爲消息論微  
其不消不息之道卽攝其能消能息之權惟于日用人事  
之修多所補益則則寧無拂經卽于內無戾氣因有聖  
之別故須燮治使理與陰陽和劑合一卽經邦處後舉六  
卿之功實由論理得來政和則民和氣和而天地之和  
若有以釀其雍者實無統同之迹若有以調其彙者實  
辨異之力是謂燮理人主不明陰陽之道本原處與化  
不相入則于邦紀之際將有拂經而氣化之流必且乖  
益以徒有人論事而無人論道也三公不親政事俱齊

于論思性命之微法則之本天人之際終始之端屬于道而為經綸所自出者皆為人主從容闡析使人主之心入于道妙以貫其事端凡錯綜條目為道所分注而屬于事者各有經焉大邦政之經閭閻舒慘皆化機所涉運者也論道以經邦即以盡人物之性而和調陰陽之氣蓋道術即經綸經綸即化工矣夫他職惟取于各知其事而三公不局事非知道者不能也分職者必不可缺其官而三公者同論一道得一知道者為已足也是故官不必備兩任而一缺焉可也一任而兩缺焉可也無其人則并缺之以待焉亦可也蓋三公坐而論道不煩以事不以一職名官

尚書章句

卷四十八

五

故不載三公多以六卿兼之但其人足以兼公則加以公之位無其人則止為卿而已三公三孤皆無其人則缺而六卿自若也所立三公者其重如此

環濟要略云三公者太師太保也師王所尊也傅助王事保保王身也凡此皆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三公者象鼎三足共承其上也○大戴禮曰天子無恩于父母不惠于庶人無體于大臣不中于制獄無經于百官不哀于喪不敬于祭不信于諸侯不誠于戎事不誠于賞罰不厚于德不强于行不從太師之言凡是之屬太傅之任也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

聲音不中律進退陞降不以禮備仰周旋不中節凡此屬太保之任也○熒和也理字始見于此事之有理精物之有脈循之則治逆之則亂物之脈理惟玉最密故字從王凡事必循其理故治事治民皆曰理治玉曰理治獄曰理導陰陽曰理周子曰陰陽理而後和○耶瑛曰天氣也地質也地之上陽也故氣為地之下陰也故水焉此陽無形而陰有跡也然氣復為水此陰陽原始反終之義也何以見之氣自卑而升上水出于山氣之化也水自高而趨下入于大海水歸本也蓋水氣一也氣為水之本水為氣之化氣鍾而水息水流而氣消

尚書章句

卷四十八

十六

矣盈天地間萬物由氣以成形由水以需養一化一歸一息一消天地之道耳

宇宙間極公共理即極孤特理私則多與公自無朋故于公論其冒天下之量于孤論其挺天下之神二職分官居六官首便全該道化了茲公二句一氣下工夫在弘化上寅亮承來茲亞次非佐貳之謂化字亦就君身看非天地之化育弘即盡性以盡人物是寅亮即參贊天地是天地以成能言豈無覆載生成之漏而弘以寅亮者能使化育之運無鬱不暢斯覆載之盛無闕不章然天地終古著明奚待孤始亮但于弘化時中存寅亮造化生心則天高地

厚氣象倍覺開朗。是于公爲貳而于天地爲三。總來又只是歸予一人。見弘化工夫不在天地之化上做。而在予一人身上做。君身萬化之源。弘所有事莫先于此。所謂一正君而國定。○訓迪三孤。蒙上文立字來。少者位次于尊之詞。貳公三句正是職之所在。貳公貫至天地工夫在弘化上。寅亮卽在弘化內。弘化卽論道。寅亮卽燮理。非有二事。蓋化者天地之用。卽道之發育者也。天地者化之體。卽陰陽之位者也。化不弘則天地之功不用。不著而天地之體幾晦。故三公既論道經邦以燮理其化矣。三孤則副貳三公以弘大經邦之化。將所論列之理闡揚之以究其用于

尚書章句 卷四十八 周官 十七

而裁成之。于其不及者而輔相使品物無不周元亨之變。敬明天地是天不失其爲覆地不失其爲載。各得其真位之體。非只說其確然賸然之形而已。傳中天地以形言此乃對化之無迹者言也。不可謂此天地重迹上。弘化對上論道經邦四字。兩處都是先說人事後說造化。與中庸盡人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一樣文法。傳以化爲天地之化。則經邦亦是經陰陽耶。小註得之。陰陽氣也。一陰一陽者道也。流行乎天地之間者化也。主宰造化者天地也。爲天地之心者人也。弼予一人乃格君心之任。獨于弼言之者何。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未有不自治君心者。成王

尚書章句 卷四十八 周官 十八

尊三公之至。若不敢以身煩之。蓋曰斯人也。乃造化之友。非予一人之弼也。公字寬。孤字峻。道字渾。化字露。陰陽無迹。天地有迹。別言之以示隆重元臣之意。而其職業則未有所不同者。勿把公孤事業相形。蓋有時公缺則孤亦首揆矣。○六卿俱著掌字。便見各有官司。而作事與論道者不同。官惟有事則有屬。故六卿有屬而公孤無屬。公孤所事惟弼一人。不在訓迪一樂。

冢宰六節文雖對意多不對。宜串看。如統百官以均四海。敷五典以擾兆民。治神人以和上下。統六師以平邦國。居四民以時地利。俱當加一以字直下。惟詰姦惡二句可對。



原亦一條莫中江曰註疏謂宰宗伯不言司者爲象宰無所不統而神祕非人之所得司也此言未然蓋象宰統六卿之長各官爲四時之長故別言之以示尊也若曰象宰無專職則所謂統所謂均者畢竟屬于當職之下而秩宗曰治神人曰典三禮者獨非司之義乎○象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所統乃均列于職而並數爲六何也綱在綱中也乾坤與六子並列于八方象宰與五卿並列六職其義一也象宰爲天官卿實掌邦國之治禮數政刑土蓋無所不治然象宰亦豈能獨治之邦教掌以國徒爲地官卿治得教而章也邦禮掌以宗伯曰春官卿治得禮而齊也邦政掌以司馬曰夏官卿治得兵而威也禁掌以司寇曰秋官卿治得刑而肅也立司空于後以掌邦之空土曰冬官卿民有居有養而始帖然于邦治也要知由治而禮由禮而兵等次序意不必用○訓迪天官之職重在統字均字凡治事之長謂宰故象相曰宰天子之相謂之冢宰貳王治事百官總焉則進異名而謂之冢宰與五卿並列各與其亞貳爲對則退異名而謂之太宰冢太之上也山頂曰冢冢宰二字住掌邦治是其職下二句正掌邦政治之事下五節皆然天下事須有總統要會處下面雖衆把握等輪皆在冢宰統非必官官而控制之由

百而歸諸六由本而歸諸一所操者至簡也如會之以有聯肅之以官計是統字內有選擇責成意均承統來百官共理四海者庶政不一其規五方不一其俗有統而體制相準情欲相調即不無裒益低昂處乃其所以爲均也達近剛柔各有習尚故云四海異宜調劑非必人人稱量是所謂修其教而不易其俗齊其政而不異其宜所居者至易矣簡易之理相業也統不一則國異政而家殊俗矣觀內百揆四岳外州牧侯伯諸則百官安兼內外官蓋統攝乎百官正所以均平乎四海也蓋合百官之精神以治四海則海內無兩風猷萬邦無兩治象矣

周禮太宰卿一人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職欽貨賄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王珥朝則贊聽治珥四方之聽朝亦如之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此訓迪地官之職也重在敷與授上徒人衆也司徒主凡夫家之徒衆重民衆故稱司徒人衆則爭非教何以治之治政莫大乎教故以掌邦教言相生相養亦包括教中掌

字就爲之長看數五典二句申五常不明則百姓不親故  
敷布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者之常于天下以馴擾  
不順之兆民而歸之順敷典正以擾民也敷者開明宣揚  
使無一人之迷重擾字擾者馴習而熟之撫摩而入之  
養而寬之之謂不專爲不順者設即順者還須馴擾也蓋  
善教者決乎心志而耳目無間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  
者施于民之耳目而求決于心以道強民者也擾之爲言  
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豈有制哉強之爲言其  
猶固毛羽沼鱗介一失其制脫然逸矣此最得擾字意  
司徒之職雖曰掌教然土地人民之數制其田里教之樹  
尚書書卷四十八

主

畜保息六以養之本俗六以安之荒政十有二以聚之執  
事十有二以登之無一不掌亦無一而非教也雖稽夫家  
之衆寡會萬民之卒伍辨征役之施舍要皆以寓吾道德  
之意是以舉一世之人皆安于法度守分之內父詔其子  
長帥其幼何莫非五禮三物十二教哉後世政與教分民  
生日用之常無復能寓吾道德之意矣  
唐孔氏曰周禮司徒掌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  
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  
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義辨等  
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

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  
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  
爵則民懷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鄭玄云有  
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然則十有二細分五教爲之五  
教可以常行謂之五典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  
孝也

此訓迪春官之職也重在治典和土宗廟也伯長也宗廟  
官之長故官名宗伯併虞廷禮樂之職治神人二句相承  
申依傳俱主祭祀看宗伯兼掌五禮獨言祭者舉重者言  
秩宗典天神地祇人鬼之三禮此云治神人蓋以神包祇  
尚書書卷四十八

主

卽三禮也郊社爲神統言天地宗廟爲人專言人鬼上下  
不必開說只就神人中之上下言尊卑等列是也猶云天  
神地祇人鬼之事專治而整理之如郊社以祀天地禘祫  
以祀祖考各舉其典而不廢而神人中之尊卑等列自有  
上下之別皆和之以秩序如坎壇昭穆之有等級性帛祝  
號之有次第循其分而不乖焉蓋治得禮而齊矣治事對  
和等列非治事卽所以和等列也樂字從和字內見出非  
以下句爲樂○人君天地鬼神之主萬物本乎天地人本  
乎祖報本反始莫重于此故宗伯典禮以治之郊社之禮  
禘嘗之義列坎壇謹性禮修宗廟別昭穆陳性帛治視聽

秉寅直上下誌祝以治其事也于以使天地人鬼各得其序尊卑高下不相混淆禮秩而文明義協而情得神亦相安而胥悅焉過文要直走下去如天神自天而六宗各有列也地祇自地而山川各有列也人鬼如世家昭穆是也神人各有上下其等列已在治字內了和者無怨無牾降監昭格之謂治之乃所以和之也蓋禮主于辨不辨則無序而垂生焉分明有夙夜寅清工夫若牲帛祝號一有司治之足矣○據大全孔呂二家之說只以治神人屬祀而和上下則泛指五禮傳亦只說和上下尊卑等列後儒以虞書典朕三禮不泛指五禮說遂欲專主祭禮蓋因傳添

尚書章句

周禮官卷四十八

三

地祇二字分明專言祭矣然于本文終不合

周禮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尚書大傳云祭之爲言察也察者至也至者人事也人事至然後祭祭者薦也薦之爲言在也在者在其道也○禮記云禮有五經莫重于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義○周禮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掌六祈作六辭辨六號九祭九拜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隋饋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來替令舉舞相尸禮既祭令徹小祝掌小祭祀大祭

祀逆盛盛送逆尸沃尸盥養隋養養養凡事佐大祝喪祝掌喪祭之祝號何祝掌喪祭之祝號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禘禘之祝號○儀禮士喪既夕有夏祝商祝士虞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皆有祝

尚書章句

周禮官卷四十八

三

待論矣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司馬掌之六師六卿六遂之師天子六師出車萬乘是古寓兵于農之訓然曰統六師則凜然居重馭輕之勢自足以銷反側而靖八方不待征伐而後平也二句連看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此王者用師之本意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平字有二義謂我平之而人得其平蓋天下有殘暴之人則六師征之使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人皆得相安于無事之天也統字內兼平時及用兵時二意平居聚衆則蒐苗獮狩咸屬其教閱有事出征則伍兩卒旅咸屬其指麾平邦國指臨時平與均不同均以典治言平以除亂言夫統六師則軍

政有主而因之以平邦國則天下皆歸于政矣故曰掌邦政

陳士元曰按周禮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又有小師徒之職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伍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丘蔡氏云萬二千五百人為軍鄉制也鄉

尚書筆叢

周禮官卷四十八

王革

有比閭族黨州鄉之名故軍有伍兩卒旅師軍之數此制一定則士不待選將不改設有事置之行陣無事賦之田里無招集之擾無廩給之費此先王之所以足兵也愚竊謂不然比閭族黨州鄉乃田里不易之制而伍兩卒旅師軍之法則于征伐之時以見在調發之兵而編定之耳蓋當其無事兵藏于農及其有事自依司馬法四丘為甸出張輶一乘六十四井之內五百七十二家可任用者一千二百八十人之中取其七十五人籍于司馬而民力始寬其七十五人非盡調發為兵也又按司馬法通十為成成百井八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

是八百家之中可任用者一千人二千人之中調發二十人而已足籍于司馬者一成之中百二十人有奇四分當兵之數發兵一分之強以起軍旅而民力愈寬安得謂伍兩卒旅軍師即依比閭族黨州鄉之法哉况軍旅之起有大司馬將之以行而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皆發兵時始置安得謂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卿大夫皆帥兵以行而將不改置士不待選哉彼徒見軍制與鄉制之數相合而即以軍出于鄉然天子六鄉六遂大國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鄉有比閭族黨州鄉猶遂有隣里鄰鄙縣遂也在鄉者無一家

尚書筆叢

周禮官卷四十八

王革

非兵而在遂者獨佚焉何其厚遠薄近如此哉天十六軍姑勿論且以大國三軍言之伍五人兩二十五人三兩七十五人出車一乘百人為卒三卒三百人出車四乘五百人為旅二千五百人為師三師七百五十人出車百乘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出車五百乘而大國于乘共計六軍乃總三鄉三遂之全數其交五兩發止取其半故曰三軍耳豈謂三軍皆三鄉之民而無三遂之民哉尚書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孔穎達疏云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也又坊記疏云凡出軍之法鄉為正遂為副左傳疏云古者用兵先取

之鄉鄉不足取之遂遂不足取之公邑采地然則鄉  
兼出鄉遂而不專于鄉也明矣魯頌閟宮篇云公車千  
乘公徒三萬鄭玄註云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  
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然管子小匡  
篇云三分齊國以為三軍萬人為一軍三軍教士三萬  
人則其數又與魯頌合或者乃以一軍萬人為古法而  
周禮一軍之數多二千五百人為妄加之數此又執一  
之見也

此訓迪秋官之職也重詰與刑上舉行政劫曰寇寇不止  
寇而以各官亦舉重而言刑官不曰掌邦刑者聖人立法  
尚書書卷  
卷四十八  
主七

以禁于未然至于刑則加之人矣止惡聖人本心刑非得  
已小懲而大戒亦所以為禁也詰奸惡二句平看傳押隱  
顯二字串下奸惡暴亂一也踪跡未形則曰姦惡罪狀已  
著則曰暴亂罪狀有顯微而無大小詰主推鞠以情言刑  
主斷割以罪言詰者欲得其情刑在得情之後要識詰而  
後刑刑者必詰互文見意照上平在一國刑止一人亦須  
識得詰與刑總言禁者意不在詰之刑之在禁之也

此訓迪冬官之職也重居與時上當時行井田之法民間  
所授之田民自治之惟田未授者則空之而掌于公家乃  
綱紀于官故官曰司空主國空土以居民使順天時分地

利四民謂士農工商之受祿受田受肆受屋者皆有以分  
畫而與之居士于學居農于野居工于肆居商于市所  
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者也使各久其業而不為踴躍  
以遷焉居字內有相協土宜各得其所之意地利照四民  
則不止稼穡凡國中郊野山林川澤之利皆在順時以興  
之無曠土無閒民所以長地財而資國用者也地利各有  
所宜全在上人之相視可無失其時耳時字傳作順天時  
蓋地非天不因也四時各有當興之利時之者如開地  
田築塲乘屋以及修隄防伐林木建城邑修里閭各有其  
時不失時而墾功不違時而妨務是也即禹貢則填成隄

尚書書卷  
卷四十八  
主八

事二句平看民之居依于土利之出由于土故謂之辨邦  
土○邦土者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  
高曰丘大阜曰陵水涯曰墳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濕曰  
隰無井司空所掌司空辨其名物知其土宜以居四民曉  
地利其居民也相其陰陽之向背審其水泉之甘苦利則  
使居之害則使避之居得其所則生民可阜鳥獸可蕃草  
木可瀦大明邦國都鄙之數小則縣鄙形體之法皆所以  
居民也其時地利也五物九等既辨由是以作民職則三  
農以至閒民各任其事也以令地貢則九穀以至山澤之  
物各出其有也土事出于土有二土稼穡藝出于土有二

壤皆所以時地利也。司徒兼養民之職，則百穀之利司徒皆順時興之矣。司空主墾地居民，此所興之利，豈即在墾廓之地有利可興耶？一說在順時興造四民之居上說，恐于地利字義不切。況居四民中已有興造意了。司空實兼工虞之事，故須開說爲是。

正義曰：周禮冬官云：小宰職云：六曰冬官掌邦事。又云：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馬融云：事職掌百工器用。未耜弓車之屬與此主土居民全不相當。冬官職上不知其本禮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足明冬官本有主土居民之事也。世則地利與之名以其吐生百穀，故曰土也。周禮云：事此云土者，爲下有居四民，故云土以居民爲急故也。

尚書章句

卷四十八

三十九

按冢宰統百官，則其任專。六卿分職，則其事不相歷。此萬世任相之法。立三公六卿，是設官也。各言所掌，是分職也。各舉其官之所掌，示以材堪乃得居之，是說用人之法。○上言六卿之職體統在中，未及說出。此節是舉六官之體統以訓迪之。六卿治內九牧治外，皆天子所以阜成兆民者。然內無所倡，則外無所承。故六卿列其職掌，已見各有司存。至此說其體統在乎各率其屬，率屬卽是倡。牧非以內倡外，蓋亦倡九牧使各率其屬，用此以阜成，不重屬

尚書章句

卷四十八

三十九

牧上重六卿率而倡，此正所謂六卿之體統也。率屬倡牧阜成，只問問敘其體統如此，非是勉詞。在內爲阜成之龜，故曰治官。○六卿分職一句，輕結上帶下之辭。九牧應斷言政治教化六卿既分職以掌矣，雖合之以官聯而合之以敘事，亦豈必自爲之哉。內有三百六十屬，惟卿率焉。外有九州牧，惟卿倡焉。蓋各率領官屬治其所分之職，以倡九牧，使九牧各知率其各州之屬，以示于外。內外相承而用，以阜成乎兆民也。六卿之率屬亦非外上統百官等職而別有所屬，只就盡職處便是率先處。重率屬上，要註自內達外意。蓋率屬以倡牧外，以內爲標也。正體統不素處分字，率字倡字俱有力，分者條貫也，率者提挈也，倡者鼓舞也。居中馭外，不外政教二端，故阜成乃訓官實事。兆民合內外之民言，是欲目前德澤益加深厚，以成其化也。雖則阜厚是安居樂業意，屬政治邊化，成是雍熙太和意，屬教化邊。然阜成二字中，由民物之安阜至大化之通成，治之極也。比前綏厥兆民綏字深看，預言其所致如此期之辭，勿作效看。上言內臣未及外臣，故于此一點倡牧，便覺內外相承。此史筆聯帶之巧，通節與唐虞節應統訓六卿之職，則其屬在其中。阜成兆民九牧之職也。六卿倡九牧，則九牧率諸侯矣。邦國之治不外于六典，此所以

六官倡于上九牧從于下也陳新安曰成周以六卿倡九牧亦猶害虞以換岳統牧伯故阜成之效不減和寧

此亦訓迪之言論駁九牧之法與首節巡侯甸綏兆民相應以見內臣不可不倡之意因上倡九牧之言而及之也雖分上節內臣倡外下節外臣應內其實對內臣而言駁外臣之法乃六卿之體統如此不可並敘王歸自時巡而董正故又因董正定朝巡六年至時巡定朝巡之期考制度以下單詳時巡之事不言述職者重在駁臣故時巡雖陟專為阜成即考驗在外承內之治可與上對看上六卿是百揆四岳此五服是州牧侯伯此亦不重外之應內蓋即此以益嚴內治之官也謂倡率自六卿豈能必九牧之從猶未知外之應乎內者何如也是可該諸天子有專制之柄而以爲不必倡乎天子之柄不過考制度以明黜陟而已至于使牧有所承以避吾之黜當吾之陟則全在六卿之倡率也仍急轉到內治上與上節緊連勿分開看○前云六服此云五服除圻內言也六年之間五服同期一日朝王與虞庭諸侯逐年來朝者不同又六年王乃四仲巡狩六年又六年并至此而制始定王字泛言爲天子者非成王自稱五服一朝各述其職則勤惰可稽黜陟未舉故又六年而復有黜陟然此節只重巡狩以維持封建上

尚書書卷

卷四十八

三

來朝只帶言之耳時巡下不必補朝觀述職之事此雖

定朝巡之期六年五服一朝何獨過越下又六年王乃時巡四句如云卿倡牧和固有體統然多歷年歲可無時有以振之乎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五服更兩朝然後王一巡狩來朝者固以述職爲常典矣彼時巡者又豈無所事事也哉彼治也教也禮也政也禁也土也六卿所以倡之者即諸侯所當遵之制度也則考王朝制度于臨蒞之四岳諸侯各朝天子于一方之岳下以聽天子考核于是大明其違六卿之所倡不遵制度者則削地貶爵以黜之太明其如六卿所倡能遵制度者則加地進爵以陟之如是則所以撫萬邦巡侯甸者其制有常六服群辟有承德而無不庭兆民之阜成者無間矣外臣之體統如此六卿可不知所倡乎天子復親考制度即指六卿之事如政治教化皆是非如傳引證之謂制度二字自阜成生出倡王朝而侯國奉之以爲憲故云爾時巡事重考制度明黜陟上而明黜陟又根考制度來曰大明者與天下共知之也諸侯各朝甸帶過行黜陟于方岳即泰山明堂可見巡方考課要得應內阜成之意須歸重上節去與篇首恭看六卿即前云治官諸侯即前云六服羣辟前以外攘而及內治此以內臣而倡外治乃祖唐虞岳牧相維之制

尚書書卷

卷四十八

三



周禮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注云師謂巡狩會同職方氏王將巡狩戒于四方曰各修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土訓誦訓王巡狩則夾王車○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柴而望祀山川觀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所好惡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君

尚書書

卷四十八

三

討有功德于民者加地進律○禮記外傳云夏殷五載一巡狩五年再聞周制十二年一巡狩歲星一周巡狩之年四歲諸侯先會嶽下以侯見○唐虞朝巡何法之密周制何法之疎但觀周禮諸侯非朝歲則遣卿來聘而稱問若王亦歲徧存至三歲徧眺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論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論書各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以待天子十二歲之巡行則周制馭諸侯法原更密于唐虞此特言其朝巡之槩也○唐孔氏曰此篇說六卿職掌皆與周禮符周則六年五服一朝亦應是周禮之法而周禮無此法也

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云見謂來朝也必如所言則朝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昭十三年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說左傳者以爲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而盟事與周禮不同謂之前代明臣之法先儒未嘗措意不知異之所由計彼六年一會與

尚書書

卷四十八

三

此六年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一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亦相當也叔向盛陳此法以懼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所畏懼而欲以從命乎且云自古以來未之或失則當時猶尚行之不得爲前代之法脅當時之人明矣明周有此法禮文不具爾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皆是君自朝乎遣使貢物亦應可矣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殷見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乎周公制禮若無此法豈成王謬言叔向

矣說也計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文推言五服孔以五服爲侯甸男采衛蓋以要服路遠外過四夷不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也○儀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注此謂時會殷同也爲宮者于國外王巡狩至方嶽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又云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損天子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于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丘陵于西門外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時見曰會注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于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大司馬大會同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小司馬凡小會同掌其事大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注云禁謂九伐之法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卿見諸侯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少儀云會同主詔晉叔向云明王之制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注云諸侯春見曰朝受

贊于朝受享于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氣質也朝者位于內朝而序進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于依寧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王制云諸侯之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又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周禮太宰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宰夫凡朝覲會同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幕人朝覲會同共帷幕帷帶綬掌次朝覲會同張大次小次大宗伯春見曰朝注云朝王也欲其來之早又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司几筵大朝覲王位設黼展筵席玉几典瑞云侯伯執圭子男執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小臣朝覲沃王盥齊僕朝覲宗遇饗食皆秉金路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大司寇朝覲會同前王大行人春朝諸侯以同天下之事凡諸侯之邦交歲相朝也○按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六者諸侯見王之禮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更迭而徧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宗尊也欲其尊王也覲勤也欲其勤王之事也遇偶也欲其若遇期而偶至也時見者言無常期也王將有征討之事則諸

侯來會以師助討左傳所謂有事而會是也故謂時見  
曰會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諸侯來  
相見故謂殷見曰同會無常期春來即爲朝秋來即爲  
覲夏來即爲宗冬來即爲遇也同則有常期春東方夏  
南方秋西方冬北方六服盡來凡會同朝宗覲遇之禮  
既畢王爲壇于國外合諸侯而命焉其相此禮者則天  
子之公卿受地視侯者也朱子集註衆類曰同改殷爲  
衆避宋諱也其他註皆改殷爲商云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收司慎乃出令出惟行  
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  
尚書卷之四十八

不逃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  
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

上既訓迪以建官之體統此節欲其慎令以盡敬職之道  
應惟其人說故說凡我有官君子然此職掌官司政令無  
非爲民故貴公而不貴私以公滅私慎也允懷雖說令行  
實應到緩民慎不在令上亦不在出時若令上慎慎亦無  
益若出時慎慎亦無及令從好出以公滅私正是平時克  
慎而臨事見之令者故民信懷彼此皆因令見耳玩慎令  
慎字分明照危亂制係上○分則一官各一職合則爲治  
無二理故總訓之我親之也君子賢之也有官攸司侯牧

在外不與泛言內臣公孤與六卿非兩樣人且論道弘化  
無定司也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二句不平此節重出令上  
司與令俱本經綸恭贊政治教化言掌之已謂司達之下  
謂令欽司所該甚廣令特司中要務不可說慎令即欽司  
之實慎字極重能慎而後公而無私能公而無私而後可  
以言慎故上言慎而下言以公滅私明慎非徒詳審條敘  
之謂也允懷正其行而弗反處蓋自朝廷而令百司自京  
都而令侯牧治官職業執要于此慎令者慎之于未出之  
先也令出二句乃泛論出令之意欲如此不欲如彼未及  
順理不順理上惟行弗惟反言當使之必可行而不至壅

尚書卷之四十八

卷四十八

三

逆之謂就有官君子身上說易渙汗其大號謂如汗之出  
而不反也令而不行是去而復還也令出而反民輕上而  
不信令矣成何景象有行無反見不可不慎于出令非欲  
其遂非也夫人之聽吾令也固期于公非期于私也吾之  
行吾令也亦以爲衆人公之非爲一己私也故有司慎令  
須知凡令之不行惟其私私則不通于衆志何怪其反公  
私不容並立出乎公則入乎私必純乎天理之公以絕去  
之而不使一毫私意留其間所謂慎令也民信其出于至  
公而懷服之則令行而不反矣服出于心所謂心信之慎  
也令是言教以公滅私有身教在○指上文而飭之以欽

嗚呼凡我所列不過職守耳。人臣各欲自盡則欽司爲上矣。慎令是欽司中事令行則成一人之綸綍其難合不行則玩萬民之視聽其威分。惟行弗惟反非謂使愚民決可惟我所欲而無敢抗也。惟字有味一著爲令必近之無險城社遠之無論窮簷悉潛孚而嚙契行卽行以人心之順貼反卽反以人心之強從非必抗違民墜之而不行與上悔之而食言皆反也。令以示民信而使從亦以同民而使一故貴公發以民心所同然爲公以公二句要他反身意民不可以令驅令必端其所好故令之行不于其行也其民有先信之者也。桀紂帥天下以仁亦私也以公滅私者尚書羣論卷四十八 三九

欺不得一毫今亦不去戒私只要處心積慮都是事。成念公極卽私消故曰以公滅私懷出于允正已物正惟公合天理而當人心也。此見化不在令在所以懷之工夫全在慎字中。看來以公滅私此句當爲下文訓迪宗旨不單說令如下文學古以制與師典常及志勸果斷恭儉作德思危推讓皆公也。若畜疑怠荒利口不學騷侈作僞入畏不和皆私也。戒爾卿士以公滅私節節皆此意。○凡我有官二節照後入官亂厥官二官字總根有官君子說見恭贊阜成之理以之諭民卽爲令欲令行而無反全在公私上討分曉然非學弗能也。故承設官以學爲重見此理乃尚書羣書卷四十八 四

古今之所同須酌古而準今所謂不迷不亂者正不違此公理而已。舍學古師今外無以公滅私之法。末舉不學之弊正見私之爲害惟學于已者去疑去忽自然令之人者合古通今何至于反

此訓迪有官君子以學爲修職慎令之本。纔得公也照上節又進一層學古三句雖說酌古然從制却迷卽當下掃酌古典常二句雖說準今然從師字絕亂卽當下掃準今不迷不亂則不煩之效總是勉其爲學蓄疑二句則不學二句的樣子上二句稍虛下二句方實。○爲政之道未有不本于學者理備于古政從此出凡有官者必學前代帝

王之法于入官之時及議國事以古義裁制之即未必盡合其述未嘗不祖其意則事已有考證在政乃不謬矣然泥古鮮不忽當代者事有時變政有時革爾當官之典常原酌風會之極監古而成可容置喙乎其爾惟作之師法無以利口生事之言動以紛更亂其官守可焉訓有官君子故叙學古于入官上非先學後官重學字即學皆事即事皆學以學于古者折斷今事求至當之歸制訓裁斷非變通若古事至今日自然行不得何議之有政乃句只從議事以制說來政者事之綱事者政之目不迷即陰陽理天地位綱舉目張意乃者難辭必如是始不迷見不可不

尚書

卷四十八

四十三

學古其者期辭一官有一官之典常人人可覆按者故言爾學之時可決言古官之時便只可言爾之典常矣學必定所師師更不古作即在爾求作即作求之作學古正窮文武監視之神文武所垂典常師之足矣不曰守典曰師典守不過循習之故事師則彼為提命心源相質證此時不得參一意見又豈得參一紛更少不能理會便為利口亂厥官官即典常無為利口所亂方見已之能師師字射制字恐利口又從議事生也照正乃句則無以句緊連上句沒入學字內看典常作師正學之也師我周即是法古學之道盡矣蓄疑者學之不精也以知言怠忽者學之不

勤也以行言蓄疑者勢必敗謀蓋稽之古而不合準之今而不宜此疑也疑是學古後之疑有疑分辨可否立決不學以破之則疑終蓄而一前一却謀所以不成也怠忽者勢必荒政蓋怠忽者遺棄古今而不知省是一種鹵莽滅裂的人总是怠緩諉于不能學失之不及忽是輕忽棄于不足學失之過荒其政均也荒如田之荒蕪不理一般謀以心之規畫言政以事之設施言敗荒總是迷于政而亂厥官者也皆不學之失湯若士曰學所以大蓄議而果德行者也蓄疑怠忽而不學則雖有古不知所以制雖有常不知所以師于政事之理猶面墻也然則臨事安得不至

尚書

卷四十八

四十三

煩錯以敗謀荒政也哉看來學者應事以理雖萬變而不窮不學者應事以才不通于理屬事面墻始猶以才力經營之事漸多則不勝其煩矣是形容中無所見而臨事周章錯愕之狀不學句中蓄疑怠忽蒞事句中敗謀荒政蓋極言不學之弊以見學之不可已如此

呂氏曰謀事斷之以制制仰前日所學之成法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致亂臬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

獨不任

上文言敗言荒言煩見入官不學有許多病痛故急呼卿士使戒看後再呼三事暨大夫句雖卿士同戒意重六卿故言驕侈言寵及危并及庶官語意都在率屬之人然因議事師典常言功業因功業言祿位因祿位言寵畏因寵畏言推讓節節較進且所戒非一故傳云中戒此乃申重之中非以下中上之中四節俱重戒字上戒艱以斷戒驕侈以德戒寵以畏戒不任以舉能戒爾節以果斷為主功崇業廣是提起話歸重果斷勿把志勤斷三平看志之崇功以直上言崇主登說勤之廣業以漸次言廣主橫說志

尚書章句

卷四十八

四

立而功崇矣勤一奮而業廣矣志勤易懈而難振一不果斷不可以為志勤矣克果斷者始終奮迅時時刻刻決定要做與果斷一般所謂勇以強之而志勤之著力處非幾會不再之說凡事當幾後而圖之轉難謂後艱也戒意全在此句見○承上蓄疑四句來戒卿士以立功業之道不及公孤者公孤不以作事勞也卿之屬為士卿之戚為士此雖稱士末雖稱大夫總之皆六卿之三百六十屬也仰若前代予亦有志祇德不急予亦自勤便可曉得卿士一節重三惟字崇功惟在志廣業惟在勤志勤惟在果斷功業指卿士所建明言業之已成曰功功以積累為義要其

終之已成者言故曰崇功崇當由勤而曰志者九卿大夫起于一念也功之方圖曰業業以開拓為義本其始之方為者言故曰廣業廣當言志而曰勤者入門一步便欲實用其力也不曰崇功廣業而曰功崇業廣崇廣只在志勤上當立志之頃就是崇功所在當克勤之時就是業廣所在果斷方是志勤非志勤了又要果斷須玩當幾二字如正要奮當幾處不免二三不自決全在斷如轉左發機毅然斷便是果不果則不斷小欲可割小不便可忍成敗毀譽可置也剛勇好慢非斷理當為而發未當可非克以勤赴志時機關靈湊而稍姑待便是後念了前則無不易

尚書章句

卷四十八

四

後則無不艱岡後艱即在克果斷處志勤不為他事所牽制即果斷也非是果斷其可否意岡後艱就功業之易言非後患也乃者難詞必如是而始無後艱也後字對當幾處言幾處一決則自是而後功不患難崇業不患難廣而無有廢墜直與和寧用又比隆矣非下崇廣一層事○此專戒卿士以功業也公孤無煩戒矣中戒爾六卿及六卿所屬之士焉卿士分職而欲有成功且親乎宗也何以崇之其惟志乎志者汝之心所自期待處也志出乎今人則功亦出乎今人若志進于古人則功又進于古人矣故崇卑成之功莫若志也卿士分職而欲有積業且熙然廣也

何以廣之其惟勤乎勤者汝之行所自營職處也一有所  
勤則卽有一業之就緒無所不勤則無一業不就緒矣故  
廣阜成之業莫若勤也夫志勤固功業之本然志之所必  
赴勤之所必乘者則事與時會之幾也又必乘幾果斷無  
時不可立功克奮其志無時不可立業克致其勤如是然  
後功不至時過而難成業不至時過而難集不然則所謂  
蓄疑敗謀怠忽荒政者皆坐後時之累也蓋當幾不決將  
有不及用其志與勤者矣可無戒哉

此合下二節反覆言其當立德以處富貴也首二句泛論

所謂達翁

卷四十八

四六

恒情驕侈在心不在祿位有根之惡遇境便生曰不期者猶言不期而遇非祿位引人人自引耳含下文意以本無恭儉之實故過須緊截人臣當建功立業之後祿位必盛則驕侈隨至第以恭儉之心發之爲恭儉則爲德以驕侈之心文之以恭儉則爲僞恭儉提起歸在卿士身上說恭儉惟德二句一正一反直說不可云當恭儉又當惟德作兩層看作德二句推明當惟德不當載僞意不可作激說恭儉非便是德是德之見于事者惟事在外人多勉強易以載僞故云惟德德得諸心者也故又曰作德心逸日休從行說向心裏去令其斬驕侈之根德僞皆曰作者由心

自造也。休者委蛇恬適之情。拙者消阻敗露之狀。勿以保祿位言。有心保祿位。卽僞矣。戒僞卽所以戒驕侈也。重在戒上。○只是說處此祿位。便不免驕侈。須是個恭儉重。在要他恭儉意。位不期驕言必驕也。祿不期侈言必侈也。經文語意比傳更直捷。傳位不與驕期。祿不與侈期。是解不期字。而驕自至。侈自至。是解驕侈字。曰不期不特驕侈也。有制驕侈之心。便是驕侈。要看惟字。心惕然不敢妄。方是恭心。欲然不敢滿。方是儉。若說恭爲允。恭儉爲克。儉似以恭儉與實德爲二物矣。蓋旣曰恭儉可以言德。只是從功名起者。恭儉便是驕侈。從心性起者。恭儉方是德耳。戴是尚書章句

周剛官  
卷四十八  
四七

車之載物。車是空廓。不知中之所載者何物。故以載字形容之。耳目可假。而獨覺不可欺。故曰無載作德。二句串說。正形容惟德人處。易驕侈地。雖是真心。不妨作一番意。作有勤劬振迅之意。明德上之作爲。外雖喫力。內實安舒。故曰心逸。逸可整而不可繼。惟逸出于心。日新又新。日用間率此本體。無煩着念。日休以狀心逸光景。逸在德中。終日兢惕亦逸也。休在逸中。終日闡然亦休也。須知引逸之逸。卽用休之休。行恭儉之道于外而得。恭儉之理于心。所謂作德也。作德則中此恭儉。外此恭儉。中心無掩護閉藏之勞。而日著其休于外矣。日休對著其拙看。還是恭儉之

尚書書錄

周周官  
卷四十八

四七



著也。愈作德則愈無事。故心逸日休。作僞是實。非恭儉而欲勉爲者。本真在此。管護在彼。何其勞。得之象貌失之。庸肝何其拙。欲蓋彌彰。豈不日拙。不能免其驕侈之態也。日休者。日見其休。日拙者。日見其拙。都指心說。時說都着在外。面去。失在傳中。一着字上。言後艱。此言日休日拙皆厭其終而言。

居寵節此。又就功業祿位中指示心法。思危祇畏正恭儉一段醒神。可以策勵功業者。故直以思危惕之。正期以俾德爲廣業崇功之地。非保祿位之說。須通前戒字領神。意寵爲安則恣以寵爲危。則畏是思危。非以固寵乃以作德。

尚書章句

周明官  
卷四十八

四八

也。祿位生驕侈。是至危辱處。于榮盛時常作困辱想。則畏心自生。畏卽恭儉惟德也。弗畏卽驕侈作僞之心。弗畏便入可畏日勞日拙矣。更不落一層。○思危與患失不同。患失者欲固寵。思危者欲持寵也。惟畏卽畏其危。時說云位愈高則責愈重。有負乘之危。祿愈厚則報愈艱。有覆餗之危。如此說危是危之先。一層意反不直捷。恭儉非卽是畏。畏則未有不恭儉者。危者寵之險境。畏者居寵之小心。三畏字不同。上二畏字是心中之畏。下畏字是危辱可畏。蓋指涉世言。惟其可畏是以當畏。義亦不甚遠。畏比危不同。卿士自思曰危。成王戒之曰畏。○湯若士曰。此申上言不

可不恭儉之意。夫驕侈也。僞恭儉也。則汝卿士所當戒矣。自安危之勢觀之。亦不容不戒者。蓋寵本危之機也。今日享有祿位亦云寵矣。然當居寵盛則思危辱。位愈高而德愈恭。祿愈豐而德愈儉。以明其畏可也。何也。危者有其安者也。畏者保其休者也。苟不知畏而驕且侈焉。或載之以僞焉。則位高而或隕之矣。祿厚而或概之矣。將入于可畏之中而危斯至矣。可無思乎。

尚書章句

周明官  
卷四十八

四九

此訓大臣以人事君也。推賢讓能三句舊于乃和下補。理不和上補。蔽賢害能俱不必。三句宜一直下。總是論大臣不可不推賢讓能之意。若曰必如是而後庶官乃皆和諧也。若使不和則政必難施。不理矣。而大臣庸可不推賢讓能乎哉。然人之所以不肯推讓者。視人我爲二也。不知我所舉者皆賢能。就是我之賢能。我所稱者不勝其任。就是我之不勝其任。人臣苟知此意。自不容于不推讓矣。○賢能閒說功業原非一人事。正宜其之賢能不必拘在蒞官之內。賢則足以經綸乎政治教化者。能則足以修明乎政治教化者。推讓總是簡迪薦引。意心知其賢推之。使在前知其能讓而處于其後。所舉必賢能。而賢能又得以居其位而行其志。此全是心無人我。故庶官乃和。爭長與避長皆非推讓之心。皆成不和之端。卽有時居而不辭亦是

推讓亦是和庶官處。和以言乎其理。非無爭之謂。舊以庶官和是。觀感其推讓之義。真有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無忌嫉爭也。看來說庶官乃和。則訓迪專重六卿。故傳用大臣字代之。庶官則三百六十屬。乃和只是百僚師師。同寅協和。不相嫉妬之謂。非謂其推賢讓能也。此三句總。是論大臣不可不推賢讓能。不和指庶官言。此句緊承上句說重戒邊。庶官一不和政便亂。明謂交相忌嫉。人各有心。政出多門。大臣不推讓之故也。舉能其官四句。正推讓所在。因六卿各舉其屬也。只頂上三句看。不可再深一層。時說把惟爾之能與惟爾不任。就能用人與不能用人說。

尚書章句

周周官  
卷四十八

五十

便說開了。須云大臣所以不肯推賢讓能者。恐人之賢能。掩我之賢能耳。不知賢能雖人之賢能。却由我之薦舉。則惟爾之賢能也。何必賢能自己出。大臣所以不推賢讓能。舉非其人者。以人之不和無與于己耳。不知人之不和。却由爾用之。則非人之不勝任。實惟爾不勝任矣。又何可任。已遣人賢能。兩惟爾字有力。將庶官責在他一身。真有不推讓而不得者。只在和。不和上說。蓋上三句已明。就是賢能。豈有匪人之理。其曰能官。卽上乃和者是。世豈無能進賢而不能致賢展布者。舉能其官。謂庶官之政。皆爾一團太和所繫。攝其曰匪人。卽上不和者是。不任反看。通節戒。

意只公私關頭。傳義利二字較寬些。以上四節似散實連。功業既建。患于難持。寵利未忘。必生交軋。只是一戒勿開。

說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此言申戒方是。申上之申。通節要體會總治分治。阜厚化成意。敬爾有官。以下句句相因。敬官不外乎治政。而治政乃所以輔君安民。設官本爲民安。方爲有政。故一篇屢提官說。于官之下。又屢提民說。前曰。綏兆民。阜成兆民。至此又曰。永康兆民。加一永字。令知敬官。敬官欽司。起末相。

尚書章句

周周官  
卷四十八

五十

應萬邦。起末亦相應。○王曰。嗚呼。爲訓迪將終而發三事。卽六卿大夫。則其所率之屬。故以暨字帶言。綠六卿職掌六典。爲天子子民理事守法。故云三事。三事及大夫各有官以相配。則有政以相維。總治者振其綱。分治者理其目也。予一人撫萬邦。綏兆民矣。能保其不亂以危乎。今治汝有政者。敬以輔爾君。永安兆民而阜之成之。莫于無窮也。由是萬邦兆民。被永康之澤。皆典永戴之心。其何有一人厭斁予一人者。如是則庶幾和寧用乂之遺。而制治保邦遠矣。此固予所以訓百官而仰前代之深意也。敬屬心亂屬事官以位言。政以職言。政卽阜成之政。上兩言惟爾此。

又言爾官爾政真要他觀體承當不得復視為君之事以  
予承敬官亂政來康民者人君之事故曰以佑乃辟乃辟  
卽所謂祇勤于德者因夙夜不逮故欲其佑之佑辟全在  
敬字上歸到君德應祇勤說君德彌成處就是斯民迪康  
處康字原兼阜成二意重永字萬邦應兆民無斁應永康  
無斁者卽在彼無惡在此無射意主人心言比阜成進一  
步所謂制治保邦者不有成績乎萬邦勿指定萬邦之國  
看何嘗不與撫萬邦應章肯原因外攘功舉而修內治至  
此通捲上文欲卿士修內以維外故云萬邦惟無斁訓宜  
總爲緩民上曰阜成此曰永康總欲內外相承成緩民之  
尚書章句 卷四十八 五十一  
功耳須知通篇 統職業處都是仰若前代  
制治

尚書章句

後學 東海潘士達輯著  
古澆張孫振鑒定

君陳

夏氏曰必封國爲君故稱君○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  
弟見坊記注宅無所改傳有凡蔣那茅昨祭豈君陳其  
一人歟凡伯祭公謀父皆周公之裔世有人焉家學之  
傳遠矣○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鄭注周之近郊五十  
里今河南洛陽相去  
則然鄭以日驗知之

尚書章句

周君陳  
卷四十九

從好丕變又重民父應前克施有政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  
汝尹茲東郊敬哉

此節重令德上更世移俗人須有真本領故成王命君陳  
以孝恭發論令德卽明德指實有諸已者言令德在孝恭  
上見令字是孝恭粹美之形容恭只就事兄言惟爾句言  
君陳獨具此令德惟孝二句言令德之宜于治惟孝貼孝  
字友于貼恭字恭根孝來惟孝者必友不友于兄弟則戚  
其親之心非孝矣孝友句只作過文克施有政作本然看  
以理斷之因其孝友而諒其必能如此也所以施者卽孝

恭之令德若本無是德何以克施政字內含師保有教民安民意稱君陳而言孝友實欲舉孝友之德治民不可作國家一理說卽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意故下曰敬典在德尹訓正謂正人之不正者殷民未化皆由民彝泯亂故以君陳之令德正之治在王城而所以治者下都下都在于王城之東故曰東郊卽灋水東也故哉正緊并惟孝友克施二句說末節敬典句正要以所敬之倫常實有勿替也敬是一篇綱領此是起語○王若曰君陳惟爾有令美之德孝而且恭惟其孝于親而友恭于兄弟是以能施政于邦而足以宜民故我命汝正此東郊之民爾其敬以治之無失孝恭初心以施于政

尚書章句

周君陳卷四十九

二

朱子曰惟孝友于兄弟謂孝然後友友然後政其序如此○丁奉曰君陳之代周公而治殷頑其果與周公同德乎大惟其同德也故徵諸庶民既皆爲殷頑之所信而侯諸後聖又皆爲孔子之所宗蓋孔子仕則學周公不仕則學君陳學周公之心篤故發之于吾不復夢之嘆學君陳之心篤故述之于孝友有政之云凡後世之知君陳者不若知周公之悉愚是以闡幽于君陳而求證于孔子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

公之訓惟民其乂

以下皆敬哉之實論政皆以德爲主惟君陳有令德故期以周公明德之治師保二字一篇眼目德字尤師保中精神卽下明德德效周公之德民乃懷周公之民有何難又往慎乃司四句一氣說下口氣宜緊宜虛只是論今日所以治民者惟在懋昭周公之訓以起下節不可着實說下節式時猷訓三句方是勉君陳着力○周公師保本德來本明德作範曰師推明德調劑曰保導師卽所以保安卽當時若彝撫事不必分教養說周公茲民者也而如師之教如保之安真有望切至情不徒法制禁誡要發周公相

尚書章句

周君陳卷四十九

三

習相親之意人人都教導他過人人都拊摩他過故曰萬民指東郊之民說民懷其德德字卽下明德德字此先埋伏下始究言通篇綱領在德字懷者淪洽于德心心念念若有所繫而無所解于中也懷德就當時肅將祗懼言或以民方思慕周公之訓貼此句非是只就當日之懷帶說到今之思慕意以吸到惟民其又往字上緊蒙周公師保民民懷德來往慎三句相推下去往字一斷所司者殷民也指治殷之職言繼周公之職治周公之民苟一事少異一法少變則觀聽疑駭民不可得而治矣須知不能一一與公同事都要一一與公合機毫釐千里之間實關公德

衍替之故可不慎與慎司二句只可虛遞到懋昭句此處尚未說出周公之訓茲字指慎司謂慎司無他惟率其常道而已常對異看不易其故便是常勿指典常法度言恐碍下訓字所訓者即常也常者周公所常行率常即所以慎乃司而懋昭周公之訓又率常之實不作兩層看周公之訓非是訓民者乃所以師保萬民之道而垂之訓者也下文明德致治之訓便是但勿露耳懋昭亦非以此訓民只體其垂訓之意以教民安民便是暗指下孜孜無逸豫言究實而論只是一個懋昭明德以師保其民而已以後光前謂之昭本諸身以爲提撕使人心益開暢而無捍格

尚書章句

周君陳  
卷四十九

四

不入之處纔是懋昭率厥常即是明訓又何以用懋昭蓋此句重一懋字周公聖人也豈後人所易及欲昭其訓惟是懋勉始得傳說發明光大從後弘訓看出要舍因時變通意在內傳民方思慕三句若指周公之訓爲訓民者意欠瑩要之周公師保萬民未必無告諭殷民之訓如多士多方者但此節周公之訓乃指下精微之訓蓋爲長民者發非訓民也當微細分別若後傳商民亦由君陳之訓這訓方指訓民者蓋君陳將尹東郊亦必有用告商王士之訓也惟民其又言下都之民自將翕然聽順安靜帖服對民懷句看其又必然之詞在德上說比民懷意少進志喻

神怡不煩督責也懷猶心神之戀戀又則從心面化大體所懷并與其身而順治之矣和中與謹慈不同不可執然說君陳治民無異于公則民順治亦無異于公也○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而順常道以教民使歸于德義有保之親而撫國事以安民使遂其幹止故民至今猶思其師保之德今君陳往居公位而治公民當謹其所司盡心于教養之事然此不可別立教條惟率循周公所常行而公以師保之道垂之訓者必體其意而發明光大之則民翕然聽順無異懷德之世矣

尚書章句

周君陳  
卷四十九

五

周公之訓或專言訓民之訓或專言訓尹東郊之訓皆失之偏新說以公之訓不專是一紙教民榜文凡條貫約束見之設施者俱是則此訓分明以訓民言矣盧真常曰懋昭有顯揭昭示意此句總提明德以下精言之弘訓以下又備言之皆爲懋昭周公之訓一句發揮此訓字是治民之訓下節猷訓是自治之訓以自治者治民訓莫大焉故又曰丕訓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虞有與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

釋○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  
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我聞節北上節高一層懋昭者不式時周公之訓則懋昭  
爲粗故舉所聞告之至治四句是周公之訓以其理之精  
粹微妙故云精微之訓爾尚三句卽是懋昭工夫首四句  
述下重明德句至治之世自有一種馨香以感神明乃知  
黍稷不是馨的惟明德是馨耳至治馨香四字不當連讀  
庶與黍稷二句不相碍至治本明德來德之昭明發爲至  
治有是至治斯有是馨香有是馨香斯有是感格馨香以  
具言泰格無言有超乎馨臭之先者不曰感人而曰感神

尚書章句

卷四十九

六

者神不容僞也黍稷之馨馨在祭祀明德之馨無時不  
德卽至治之德明卽明德於天下是若已身稍有障蔽  
便成闕而不通之象神將吐之矣語氣與惟德動天相似  
化民意在言外未有馨香感神而不蒸于人心者至治四  
句乃周公平時泛論道理非專爲治殷設并不指訓說只  
言貴明德耳然卽至治上見明德則云訓之精妙如此訓  
曰猷合于道之謂式時就致治上說式其意不式其迹總  
以明德爲主式訓卽明德也曰孝恭君陳已令其德此欽  
其日就月將熙熙于光明耳惟日孜孜二句是式時意少  
有逸豫不可言式時也而明德顯矣烏乎治要見孝友君

陳之令德然孝友之道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後君陳益進  
其德以成至治則洞達無間神明且感格之何有于殷民

哉須如此結着惟民其又上去○爾之所職者治也則不  
可不講于至治之蘊治之至者上下幽明渾然無間乃其  
妙合之機自明德造焉言神之感格人皆以黍稷之馨香  
不知此特羞神之具耳非所謂馨香也惟明德本身心而  
達政治無往非陟降游衍之際由是馨香上聞而神明之  
所以感格也敬德誠民祈天一道本文原將黍稷非馨  
掃出明德惟馨耳曰惟者天下只此明德爲馨更無他  
也要在德上說不可便將至治感神當做馨香治本無  
尚書章句

卷四十九

七

香曰至治馨香者善治之極則協氣休聞所發越猶馨香  
之旁達而可愛也馨香非有象凡物之精華皆是傳形  
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神之聰明昭然如在故  
曰神明感于神明不必又說是祭祀之時只至治馨香便  
與神明感通無間故可薦于鬼神可享于上帝耳周公借  
以形容德之馨非指黍稷之香爲明德也黍稷二句根  
香二字發明明德亦施之師保問者就發用上說德之明  
處卽爲神此理之英爽不昧疑則爲德運則爲神馨非與  
有臭味可憑惟是舉心動念繼然而積盎然而流感非真  
有格降可據惟是存心出治而手一氣通于幽明耳論治

至此肅將祗懼。祗懼之緒。紀綱法度。悉政治之相不離。而百辟刑矣。故曰精微。此訓之猷者也。猷以道言對法。看反之有實用。求之有實得。非幽遠而不可倪。故欲其式時。式時內且空空發。註自頑民自周公二意。是原當式之故。從感神說到殷頑民。非德則不可化。欲用周公法度。惟明德為立教之本。此所以欲其惟日孜孜。無敢逸豫也。周公常以繼日待旦之心。發為訓曰。孜孜。是明德工夫。在新民上說。徒曰德可至治。感神未也。必式其所以至所以感。而躬體之。有真見其難乎。不覺策勵者。日孜孜。不從意氣勉。勉而從德。機進意氣。始乎勤者。易卒乎怠。德機則日新。又新而自不可已。淵乎。若繫。穆乎。若企。斯為孜孜。毋謂前日不勤而有今日。毋謂今日不勤而有來日。明德必求新。民新民。又求新命。究德之量。而進之不已。不日孜孜。即為逸豫。重無敢上。

蘇子瞻曰。物之精華。發越于外者。為聲色臭味。是妙物也。故足以移人。亦足以惑鬼神。聖人以至治明德。比于馨香。有以也。夫苟悅有言。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形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形也。君子不犯辱。況于刑乎。小人不忌刑。況于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于小人。

尚書卷之九

周書卷之九

九

之域。教化之行。引小人而納于君子之塗。此之謂也。

爾尚式時。合下固上下一意。不知較上意更深。如云。懸邪式時。不過謂遵公訓也。凡訓出于公之口。入于山訓者之耳。耳而聞之。孰若目而擊之。故以所見形所聞。謂君陳今日親見周公比之耳聞者。尤為真切。安得不由其訓。故以恒情惕之。由聖虛說。下二節正是由之之實。如國政而致其艱。則所廢與有固變通。周公之舊。至于陳善。揚善與公之篤。裴弘恭而成昭。子儀刑者何異。如此方合山公旨。○懋昭與下式時及後弘訓。雖似一意而實不同。懋昭者。闡明其理于師保之間。所謂式時者。式此而已。至廢與二字。尚書卷之九

周書卷之九

九

雖合變通之旨。而尚未露。直至弘訓。方痛發之。則易謹。茲而為寬和是也。蓋自訓之合道。曰猷自訓之無外。曰丕第式之功。在于遵守弘之功。在于變通。凡人二節。所謂由訓者在。是在得六節。所謂弘訓者在。是在是。式公之訓。即是由公之訓。故此兩節皆發明上惟日孜孜。無敢逸豫。意不克由聖以逸豫也。惟風惟草。正欲其戒逸。豫莫或不艱。乃孜孜也。出入虞繆。正勉以日孜孜。欲由周公之訓。當戒常情之偏。凡人四句。泛說重由聖上風草二句。以德言。與至治聲香四句。相照。聲香者。其理也。風草者。其機也。見德之神于感。而周公之訓所當式。○凡人不說。



庸人說大凡人說個凡人兩字便當戒了。思學聖人奈何。或類凡人未見若弗克見原只耳想。非根心想便隱伏個弗由了。及既見不克見亦只目見。非根心見仍是不克。初心戒哉者戒其勿如凡人之敢逸豫而不日夜孜孜也。况爾之德惟風下民之德惟草。謂倡之而不應。則周公明德感神之訓爲虛語矣。風之動物妙于無迹。草之從風不知其然而然。所謂神而化之也。惟草重倡率不重民從。風乃風化。非風行草偃之風。只指由聖說。未着治說。風草只論感應常理如此。註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二語只繼在後。總見教訓之不可不式也。卽上懋服周尚書章句

周君陳

卷四十九

十

公之訓惟民其又意風草只在戒哉內。○此正勉其力由周公之訓以動民也。夫式周公之訓。慎無若恒情。凡人未見聖則仰慕心切。如不能見聖。及既見聖後。則豫怠氣勝。亦不能懋焉。式焉以由聖。此人情也。在凡人則可。爾君陳可無戒于常情哉。既見聖必克由聖可也。而况感應之機在汝。尤有不可與凡人等者。爾爲人上之德主于感人。其猶風乎。下民之德主于應人。其猶草乎。草之從風。下之從上。其機如此。爾能由訓以由周公下民從汝以由周公矣。可不戒乎。

陶政乃明德之作用卽所謂至治也。亦由訓中事。曰爾則

政猶未及施。本孜孜之心以圖之。是以莫或不艱。艱指心說。或者萬一之意。此字宜重看。玩二有字非逐件要與要。發亦從其間有者耳。出入二句一串下。只說釋不說行。聖見其艱處從已說到人上。又從人說歸已來。押一則字緊責君陳。○此正舉由聖之政全須由其克艱之神。昔公之艱艱在未有政而創。今之艱艱在既有政而圖。化殷之致非一欲其無一事不致其艱而不敢以易視之。非戒忽易也。以周公所經畫商民素所服習。一旦圖之豈不艱。或者恐萬一有迎機而解處。不及致其艱也。艱慎重之意。有廢三句卽致艱之實。有廢有興。接上文政字。只指君陳之政。

周君陳

卷四十九

十一

說不是把那周公之訓廢之興之也。廢興不卽是政。政有廢興也。不是已廢已興的。二有字活看。見因舊者固多。其間亦自有何者當廢何者當興者在。廢興非真有更改。只君陳之時與公謹時不同。卽此是圖會。卽此是艱會。出入二句串重師虞上。視爲忽易者。或竟以已心度之而不肯參之衆。惟出入與衆虞之俾衆各得盡其見直至庶言之同。然後以已釋之也。自爾師虞者謂自我虞之于人不以已意先之也。以已意先之。人將羣和以承偏指矣。出入者反覆往來之謂。指定出則謀之國人入則謀之左右。卽用內外二字之義。亦是師虞見其公自爾師虞見其虛。卽用

人惟已意。虞重慮患一邊。庶言同則釋不同。時不必釋也。繹之而無當于理。則雖同不難中止矣。同與我心同也。繹字要味傳深字。益上言虞未常不思也。此則尤致精詳。繹者抽其端。究其緒。務求至善而已。就自家心裏深長思。上看未及廢興上。傳行字不必泥。既虞又繹。纔見得艱。史伯論周之敝曰。去和而取同。與晏子之論齊子思之。論衛一也。西漢之亡。亦以羣臣同聲。故曰。庶言同則釋。爾有節以臣道言。傳作已然看。成王欲君陳布已德。意化訓頑民。故舉其前日之善而贊美之也。時說作未然說。蓋事之已然而言之未然者。須善會。謂化民之事。責雖付臣。尚書章審。周君陳。卷四十九。十三。

告爾君子內而重行之。爾后能行之。則謀雖臣之謀。而聽謀者君之聽也。歆雖臣之歆。而施行其歆者君之賢也。爾乃承順于外。宣上指而播之。民曰。斯謀斯歆。非我后之德。而何。可見曰惟后之德。不是使也。順外如周公之告。然一則曰王若曰。再則曰王若曰之類。自內而外。自上而下。曰順順。即宣揚之謂。非善則歸君之謂。斯謀二句。緊承順字。說乃是順布之時。指稱一人之德。昭示東郊之民。挾至尊以率羣衆。令其保受而無違也。內指王室。外指東郊。兩都相隔。揚君德以諭殷民。乃人臣奉君之職。四句俱就君陳身上說。下臣人句。推開一步。見忠順之有益于君。如云。人告順外。以成君之德。而彰君之善。爾君陳一人固若是矣。而君德之良。君名之顯。果一人之力能成之乎。故又嘆息言臣人而皆若是。則君之德豈不良而盡善。君之名豈不顯而昭著哉。語氣蓋謂若是之臣。為難得耳。已得于周公。又深注望于君陳也。良取元良之義。應謀歆入告顯。即越王顯顯字。應我后之德。德顯比名顯更深些。良顯指君德及民處言。傳良以德言。顯以名言。據王氏炎曰。良言其善。顯言其善之昭著也。似勝蔡傳。君德本無借臣之播揚。而顯成王急欲頑民之式化。惟恐德意之不彰。非好名也。須緊補良顯而民易化意方得。

鄧元錫曰嘉謀嘉猷入告而外順有爲言之也殷頑比  
鳩臣而有施德于民以改王惠是造譽衆君也康誥聖  
之矣將豈能誠小民戴王乎故章善歸君舍美從王格  
頑輯謀之道也○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  
因德德先儒謂成王失言蓋將順其美善則稱君固事君  
之法然君不可以是告其臣順之一字其弊爲使有善  
歸主李斯所以亡秦也曾是以爲良顯乎閭閻之君誦  
斯言則歸過求名之疑不可解矣承弼昭事稱文武而  
不及成土其有以夫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成無倚法以制寬

尚書書卷

卷四十九

上

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于曰辟爾惟勿辟于曰有  
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  
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  
頑無求餉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  
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  
因物有遷逮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  
變允升于大猷惟于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  
永世

弘訓七節以首節爲主卽申上由訓意下皆弘訓所在欲  
君陳弘周公之丕訓必當行寬和之政而又本于敬德以

升于大猷但首節與末三節泛指待商民獨中三節專指  
在辟者言王曰節申上由訓重一弘字弘訓全在寬和無  
倚二句意主寬下二句恐寬之過而防之以期至于和耳  
此和字是傳和厥中之和不與寬字對厥中以時言觀三  
紀風移百年刑措乃是以和的功効周公時所願而不可  
得者倘一民未和則非所以弘訓矣自無依勢至未肯和  
字之治也皆所以弘周公之訓也○丕訓卽明德至治之  
訓自其合于道則曰猷訓自其規模遠大則曰丕訓非二  
也弘字是用力擔荷意夫周公之訓至精微矣何以言弘  
以君陳對周公之辭也傳訓張而大之但張大須照下和

尚書書卷

卷四十九

上

中看出蓋周公當嚴而我當寬蓋從謹始中做出寬和乃  
是廣其師保萬民之意而不泥于典章法度之末者是避  
昭式時的極致不高一層只是德極其明治極其至意便  
是無依勢四句正弘訓之實用力處君陳治體在寬和故  
特從威削之相反處起之威削觀註喜怒予奪不專在刑  
威邊在周公時以此行之則謹愆在君陳時以此行之便  
威削勢法所在行之已非一日將不動聲色而天下奉令  
遵教若何作之削之使其不敢不從也操尹東郊之權勢  
我所有然須超然忘勢乃可親民依非恃勢也心中與勢  
不相遠便是依作威作字依傳作爲字看約束東郊之民

注我所用然須任德以爲之主若一味用法度便有偏倚而至于刻削者知有勢則將驅民以必從是爲作威知有法則將繩民以不逮是爲以削則民反苦于法之拘而不見循理之樂甚非和民之時也言無依勢倚法而過于嚴但只是寬中有制這等樣從容以做出有節度之和斯足矣從容以和卽指寬而有制說非兩層謂從容不是有節是形容那和之中節處也寬而二句不對成王原命君陳和中上下文意自相足大意謂東郊之民周公固謹步于始而今當和之于中矣爾必廣周公之意合弘廣大馭之以寬而但不出防閑品節者存若操若縱不疾不徐從容以和之可也若如時說云寬而有制所以和之也然不可驟施須從容以和則寬和爲兩層矣要知寬便是和真寬自然有制何等從容謂當如是以和之耳若只緩緩施思豈爲從容哉蓋約束審則民不堪故條目當寬也第于中無系隄防優游漸濡不覺頑梗自融耳合寬與有制方爲從容方是和此和就民心而言單言和則和卽從容不迫之意以和對從容則有辨從容者有義理自然之節而非已意爲之甘苦疾徐也如寒暑日月不先不後天地之和自至也蓋和乃淪肌浹髓非先之寬固做和不來若一味寬而略無節制次第又何能和哉語氣歸重以和上和上

全是候民心之和之自至惟明德在我故剛柔又用自不偏耳

六節以上節爲綱皆是不事威削而事寬和但前三節承倚法以削以用法言後三節承倚勢作威以施教言殷民節爲下二節之綱舉辟宥一例以見有制之大用也勿字惟字相呼應寧違君無違中見中道之不可易也不中不足以及民一中而寬制皆備矣辟宥之用惟一而中則屢變不窮參互斟酌非當事者不能精其鑒勿宥勿辟是實說小註謂非必與君忤反多周折觀兩子曰便有深意天子雖操生殺之權君陳實秉化殷之柄宥辟出于君卽理所當然汝心尚未灼見其可宥辟者何如豈可遽辟宥必待汝真見其所以然而後可故曰惟厥中勿非竟置之也但不遽辟不遽宥以求厥中也亦是從容處惟中就人情內酌出中道任德之意全在惟厥中內中卽明德以刑罰之精華未始非至治之馨香也○傳徇已徇君意輕在辟謂殷民之違政違教必有在刑辟之中者曰辟曰宥自獻獄時言勿辟勿宥不是執拘君而勿肯辟宥宜各照下意活看謂倘有辟之而未必可以懲一儆百乎則勿辟倘有宥之而反戾于綱常風化乎則勿宥至于惟厥中則可辟斯辟不問其君之曰辟我之曰勿辟矣可宥斯有不問其

君之曰宥我之勿宥矣

有弗若二節舉一端以見例非刑辟止此也上曰勿辟主寬勿宥主嚴此申辟宥曰乃辟曰不宥俱主嚴何也當此時辟者少不可因而廢辟宥者多不可因而樂宥使民雖見國法之寬又有不敢犯者所謂有制從容要在勿辟上說辟宥上說勿宥○有弗若節正言辟之中一氣說言弗若弗化之人宜在所辟然必辟以止辟而辟不然則君雖曰辟而勿辟矣政訓非兩自教之彰于禁令則為政教之出于話言則為訓對頑民言只重教邊舊分弗若汝政從保一邊說弗化汝訓從師一邊說誤註中刑之可也二句

尚書

卷四十九

卷四十九

作過文看乃字有力以止辟為辟與威制不同

征于節正言宥之中征字貫下征是怙終意凡罪初犯者可矜惟怙終不悛則雖細亦不可宥姦宄如反側不靖之類就保一邊說敗常如不孝不友之類亂俗如敝化奮亂之類就師一邊說一則關天下之安危一則關天下之風化故曰所關者太三細犯三事中之細者姦宄敗常亂俗豈是細事要看傳中雖字謂無論其大者雖所犯者小亦必不宥君雖曰宥勿宥也勿宥必非盡殺之但不可輕宥耳

正義曰釋言云征復也孫炎曰征怙前復為也古言征

快是貫習之義故以習解世習于姦宄凶惡言為之不知止也

此三節推言化平民之方爾無節又為下二節之綱二句平頑是強梗未更正須徐道以為難而棄之便是忿疾無忿疾便是化頑心法舍下忍容一節一夫是乍向化而猶歎于全能者亟宜獎于無求備乃所以備舍下簡進一節忿疾求備之心亦是熱腸但此頑民雖經周公謹誌若直求其化不激而忿必過而求備求備即忿疾之心非二意忿疾不可矣置之不較可乎必有以容之斯真能不忿疾求備不可矣聽其小就可乎必有以簡率之斯真能不求備得有容一節然後無忿者所以消其頑而進之容與不則姑息矣得簡率一節然後無備者所以引其善而作之日新不則苟安矣然但曰無忿疾而非縱其未化曰無求備而非用其不能亦是有制從容意

尚書

卷四十九

卷四十九

此申言無忿疾于頑必有必字與上無字相應言無如彼而必如此也天下兩逆不能相調一忍便消了自家幾多忿戾彼既不率我又不平如何能濟即柔濟剛之濟能忍則不至于激變生亂而治民之事有成故曰有濟使吾德終可感通于彼一忍力也忍非姑息平心易氣中正有制變經時轉移之妙在忍得住便是能容但有忍的意思在

便非容容亦非全無振作以天地父母之心覆露生成忘之聲色外固容也懲之刑宥中亦容也激勵其善不見可喜懲戒未善不見可怒若江河納穢汚垢總歸浩蕩德乃大說入本根上民化又不足言矣德字極重事乃化民成俗之事德乃容民畜衆之德二乃字不同有濟在能忍之後言必如是乃能有濟也大德卽指有容言此乃德之大者也各分開講不必苦扭住容足化忍習忍方可以致容本文原無分別淺深意

此申言無求備于一夫須重不修不良言修者固簡之而不修之夫可求備其必修乎但亦簡之便有使之愧而知

尚書章句

卷四十九

二十

修意良者固進而不良之夫可求備其必良乎惟但率之使之悟而知良意簡法有兩用率機惟獨操正勸民之妙修善保一邊良者師一邊不妨分別修不修以職業言者胥伯多正之屬也良不良以行義言者通上下而言也其實庶民亦有職業亦不可指定爲何人職業當考其成故修與不修皆當簡擇行義主于勸化故進其良以率其不良兩或字不可忽成王深期之意蓋言簡厥修進厥良則人宜自化而或有不修者因簡修而亦簡之或有不良者因進良以董率之其抑揚進退之意在此簡其修亦簡其或不修蓋以簡修爲主其或不修者亦簡之則勸情分明

故人勸功進其良以率其或不良蓋以進良爲主其或不良者觀之而知所耻故人勵行不修言簡而不言刑罰不良言率而不言簡別蓋于上句之中卽寓下一句之作用簡修簡不修各自簡玩亦字此二句平看率不良作用只在進良上玩以字此二句中看修不修皆可簡別故不修亦以簡言惟良可進用故不良者以率言此立言之異也職業可驅策而修行義非驅策所能強在人自勵耳簡只是分別其等第不使勸惰混而無辨之意不可用褒旌字進者與其進也舉而用之率者以是倡率鼓舞之所謂舉善而教不能也此時人初向化十分旌別無以自容一味

尚書章句

卷四十九

三十

合容又無以振作故微寓善善惡惡之意若表里殊井等乃成終事若就用此講和中之道則謬甚矣上文式訓弘訓凡十一節通爲懋昭之實此則說民從好升猷却又應前惟民其又收結令德有政一節宜重從好與罔不變等句見君陳有此令德能以施之于政則民自從好其丕變升猷不難耳允升于大猷終有辭于永世卽以成功望君陳何也周公之事未終故以命君陳君陳之事未終故以命畢公自後觀之則有慎厥始和厥中成厥終之三時自三后言之周公之所未爲者君陳爲之君陳之所爲者畢公爲之初無三時之分也○上只說化民之



法此欲在民之良心上用功。歸本在君陳身上。重敬典在德一句。照轉周公明德師保上。蓋終式猷之意。而深期之。提出本生其念見敦化者有根脈。乃受化者亦自有根脈。所以有好便從今。只要向個處提掇。典便是厚道。敬典便是端好。曰敬典見于五典。處都主欽聖心。若只矜持迹象。則敬猶虛。惟悉根。孝恭真得。則敬乃實。謂之在德。見敬典。即德也。殷民只昧却所生。于典處差錯。既密提所生。亦密還厚道。故罔不變。薄者陷脈。厚者升脈。倘心或不盡。還厚其于大道難說。允升大猷。便同公至治了。福休都在大猷上。大猷之君不以己之好德為福。而以民之各好德為福。尚書章句

說薄。因物有遷。正見頑民習惡。所移性未嘗不厚。因所見所習之物而有遷。反薄歸厚。在上所導。攸好德。即秉彝之好。雖指上好言。非從上也。亦自從其好耳。好者以身帥先之。謂亦其精神凝定處說。民不從上令而從上好。正振起德字意。君陳有令。德孝恭則敬。典在德。是其所能。此克字須欲無失初心為從。容以和之本也。敬典在德四字。弗斷與首節令德孝恭及敬字相應。典是君陳自己的五典。所以移民敬典。即敬教五教之意。在德。即本之躬行心得。而非空言也。敬之內心。至到處便是德。未有無德而可為敬典者。敬須躬行實踐。未得而求得。既得而望之未見。遑遑不足。修己篤恭。攝吾精神。即攝兆民精神。兢惕于條教者。皆孝恭所溢也。敬字與德字相帶。勿云敬典。而又在德。德不是著于身。乃著于心者。與好字應。此正敦厚立極章。好示民處。將見此時之民。乃皆奮發興起。莫不從上之好。變不親不遜之習。而歸于德化之中也。罔不變。主民心說。便是大猷處。世道根于人心。人心向道。即世道昇平。說風俗化德。非勿穆雍熙之謂。變字從遷字來。重罔不上。升者世運自汚而隆。倘一民未變。則大道未可允升矣。人各全其所厚之性。而不遷于物。則蕩蕩平平。無反無側。世道之隆者。自此而升于大道之隆也。不可遷就民情厚上說。自下



而上曰凡不事粉飾而民風實起于厚曰凡升蓋廟公之時尚為方降之時至此始由降而升也德即周公之明德變而升焉則至治之馨香可知然非君陳之令德未可以敬典在德期也惟予一人三句承變與大猷一直說福休照時出大猷人主不言福風俗淳厚偕之大道人主之福也曰多者內外民物無不開泰之意民變世升正是受福福能使民變世升何休如之故曰爾休予之多福皆在爾之休休是和中之景色釀成休嘉處重爾休說終有歸焉為主而臣與享之言美稱之無窮也天保報上受福之詩曰羣黎百姓徧為爾德可見君非大猷外別有福臣非予尚書章句卷四十九

君福外別有休福休即名譽所在福休之永世即名譽之永世是期于無窮之詞以終尹茲東郊之意不作效看福厚休集名長總之大猷而已俱要本希望周公意發揮方與昭式弘訓有情○至于化民之本豈可以他求哉惟民之初生本自淳厚及既生而著于物遂改厚為薄然其厚者固在也但每違上所告教之命而從其衷所凝注之好顧倡之何如耳爾將何以化之惟克敬敷五典在心精自得者而出之民雖欲自外于典而不能不觀感于德時乃無不變而歸厚者信乎升世還于大道之隆矣至此惟予一人坐觀至治膺受四方之多福其爾之功業為之休美

萬世而下稱東郊之治咸以予典汝為歸終有令聞于永世矣

尚書章句卷四十九終

周君陳

尚書華簪

後學 東海海士邊輯著  
古肅張孫振鑒定

顧命

通篇顧命二字為主。在王崩後。上載是發顧命。成王正其終下。載是傳顧命。康王正其始。中間紀事。當依紀。日以甲子乙丑丁卯癸酉分看。下康王之誥。卽此發誓。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頌水。相被見服。玉几。○乃同召太保與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

臣百尹御事。

尚書華簪 卷五十五

史記成王在位三十七年。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見發命之由。天子之疾。曰不懌。曰不豫。皆臣子不忍斥言之辭。甲子以下。嚴發命之禮。不以疾甚而不自力。然亦路癸之非朝堂也。甲子卽哉生魄之日。洮盥手頰沃面。水總上言猶云水洮頰也。扶相者。所謂王疾。病下人扶右師入。扶左是。被以冠冕。被王首。以朝服加王身。袞冕朝諸侯之服。鄭以爲玄冕。知不然者。以顧命群臣傳社稷之重。不應備服玄冕而已。覲禮王服袞冕而有玉几。此憑王几。明服袞冕也。憑者依之。以爲安。將以發命。

呂氏曰。甲子去崩纔一日耳。猶盥洮以致潔。見服以整。

嚴顧託之言。淵奧精明。蓋瞻泉之微。不以困憊。屢未定之理。雖垂沒固。爛如也。惟善治氣者。能歷困病而不。善養心者。能臨死亡而不。豈一朝一夕之積者。○孔氏曰。馬云。洮洮。髮也。頰音悔。說文作沐。云古文作頰。○正義曰。禮洮手。謂之盥。洮而謂之頰。

顧命爲重。故同召大小群工。而發命。不與平時。但召六卿。其屬自從者同。蓋顧託大事。使人人共見共聞。莫得以行其私。若以職有崇卑。敬保元子之責一也。又是第二層。同召賈至。御事。太保至。毛公六卿也。師氏虎臣近臣也。尹御事。庶官也。凡三等官。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衆畢公。

尚書華簪 卷五十五

于二伯後。叙毛公于衛侯後。叙六卿。不叙三公也。召保領冢宰第一。芮伯爲司徒第二。彤伯爲宗伯第三。畢公領司馬第四。衛侯爲司寇第五。毛公領司空第六。召芮彤畢衛毛皆國名。舉其本爵。以諸侯入爲卿士也。師氏以嬖寵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事。王舉則從。使其屬師四夷之隸。以其兵服守王之門。虎臣虎賁氏下大夫。其屬有虎士。國有大故則守王門。百尹正官也。御事非正官而有執事者。師氏而下官而不名。畧之也。已上是發命之儀。注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領。故召畢毛言領。傳領字皆兼官。爲字皆專職。彤彤姓國。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

子畢公名高。毛公名壽。衛侯康叔入爲司寇。曰。曰召公。以太保領眾。宰無可疑者。畢公與召公一體而班在四輔。蓋司馬兵權。非元老重臣。未易付也。後世夜半片紙。無不喙。卽引親侍入受遺詔。未通經學。古耳。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言。言則。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宜重光。莫厲陳。教。不遵。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后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悟爾尚。明。野。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貢于非幾。

尚書卷第十

卷五十五

三

此下六節皆成王顧命之言。嗚呼。節示發命之由。統言。甚言病。漸幾以勢言。臻留以狀言。幾是幾微。未絕意。病日臻。二句正是大漸。惟幾。既曰大漸。又曰日臻。既曰惟幾。又曰彌留。甚言病之危。恐一旦不得出言語。以繼續我志。志欲有言。若不能言。則不能續志。以此及今。能言詳審教訓。命誥汝等。嗣續我志。卽下文欲群臣輔元子之志。言一出而不易謂之誓。凡大事皆然。審訓訓訓。不輕發。以啓群臣之聽意。汝指大保以下。

二節正見艱難之意。欲元子釗弘濟者。今日大命豈易遽集。昔君文王。宜光于前。武王。宜光于後。相與定民所依。莫

各止其所。而陳列于教條。則民依而不舍。卽習而不違。惟西土之民。習服不違。用能達于殷邦。無一不服。習足此。通彼。漸茲浸潤。王道入人。不迫。而因集大命于周也。○此述文武創業之艱難也。民心爲受天命之本。德教爲化服民心之本。宜重二句。一氣下。光指德之發越處言。宜者。宜布于政治之間。重字着。武王。邊言。文既宜其光于前。武又宜其光于後。是宜重光。不可分說。重光不可見于莫麗陳。教見之。舊云。文武宜布重明之德。安養其民。先定其所依。而後陳列五常以教之。有養立教行意。蓋由生養而教。則民之從善也。輕故民服。習而安其教也。看來麗者。民之所依以生。莫麗重德。說非德不足以定民之所生也。以君所依言。故曰慎。此以民所依言。故曰莫。各止其所。不可加損也。五教卽民所依者。言定民所依五典之理。而陳列教條。間以開示。一直皆在上教看。莫麗句。正是宜光。若非根心。何以爲麗。物誘或遷。定使無失。此真正及民的精光。數陳教誨。群心洞朗。此卽莫麗處。莫作兩層。肄字。根麗字。來。依而不舍。耳目之所見。聞心思之所淪洽于其中。循循。聲。不但不敢違。而亦不能違。重言。肄者。服習之至也。肄。已有不違意在內。肄不違。承上起下語。添不違二字。見。之。適及就民心言。可使由亦可使知。此方謂之莫麗陳教。

尚書卷第十

卷五十五

四

盡在兩光中也。用克二字與難不違相呼應。不違以上言文武未受命時事。只指西土之民。達殷是天下化之。達者自彼達此之謂。殷人雖未肄文武之教。而願依文武之教。西土達之也。大命以一統之業言。民心所萃。即天命所歸。集者集止于此。猶鳥之集木。達殷集命申說。殷爲天子之國。自周而達之。乃至難之事。非合兩朝重光。安能得此。內重字則字用克字。俱要發得難意出。

此成王叙在已守成艱難。自稱後嗣對文武言。天威永土。大命來。大命之集于周者。去留不常。最是可畏。故曰天威。近者此心常有。墜命之恐。若迎其威也。大訓正述天命之

尚書章句

卷五十五

五

可畏以啓佑後人者。泛說凡文武可爲後人法式者。皆屬訓。指上陳教使備。以天命爲不足畏。必蔑祖訓而不遵。嗣守大訓。正操此心。以從事者。一串勿以嗣守爲敬。近之實。嗣守二字自歎之詞。繼盛之後。不能光大如武之重光。亦文乃僅守訓而不墜耳。昧理爲昏。屬知越度爲逾。屬行無敢。句指德言。不遏佚前光意。嗣守無敢。昏逾者。踐履服行。常惺惺然在心。而不逾越其則也。曰敬曰無敢。正守成難處。

過到今天節云。使我而尚存。則艱難之業。我思所以濟之。尚不在元子也。今天降疾于我。始不與不悟。則文武以來。

艱難之業。屬之元子了。爾群臣尚明。以我命汝之言。用敷輔元子。創弘濟以保業之艱難。而勿墜焉。弗與就力。說是弗能起。弗悟就神說。是不蘇醒。朕言指上二節。敬保舍下二節。曰元子嗣之所在。統之所在。明者明言。而無隱。敬以保之。左右維持也。時方治平。而曰弘濟于艱難。者。文武以德教創之。予以敬畏守之。所謂極艱難耳。守成固難。守成于再世尤難之難。濟如濟川之濟。非大奮經濟不能扶持而永守。故着敬保二字。

尚書章句

卷五十五

太

民遠者。懷來之而漸入之。以教。近者。馴養之。使必調之以教。所以和萬民也。庶邦小者。安撫之。使得以自立。大者勸導之。俾不至自肆。所以懷諸侯也。此其爲君道乎。而難不違之風不遠矣。桑遠二句。正濟艱治法。遠邇指民言。小大庶邦。指諸侯言。大意須會合遠邇而衆能異施。通小大而安勸無間。則君德所及公平。周溥無偏滯矣。此皆元子之責。汝當敬保之者。

此欲輔君端爲治之本。提出濟艱心法。蓋桑能安勸之。要自一身始。而身之本又在于心。上句以修身言。下句以正心言。威儀正以亂臣民也。而去非幾正以去非儀也。威儀

要看得大文武之真履陳教成王之無敢昏逾正是自治威儀處然文武之重光成王之敬近俱是謹幾做出正心修身無兩截工夫以上命群臣者乃所以命康王也○上句泛論夫人爲人之道當如此下句方責臣之詞自字重正合下句意思字是成王身親歷驗而熟思長慮之也威儀括盡一身之用人自受中天地以來有動作威儀之則非但臨朝穆穆之容也說夫人自亂于威儀須轉况元子之威儀尤不可不自治意慎勿泥注不假外求誤認自守言治威儀非人所能助須知自治對治人言語氣承上義能安勸來欲輔以盡治人之道豈必外求哉我思大凡人

尚書卷五十五

卷五十五

七

之所以爲人者惟在自治于身之威儀以端治人之本耳則爾今日之輔元子正惟輔其自治威儀而不當徒求于人可也然威儀之著皆本念慮發動之微所謂幾也一念發于不善則爲非幾非幾動于中則威儀之則失于外雖欲自治不可得已故爾必當教保元子以謹其幾慎勿導之以不善使切冲元子冒昧進于不善之幾也以字有力無以處有詔王懃諫王惡之意朕焉雜投謂之冒貢冒貢二字要看有善而隣于惡者或我本欲導君以善而誤入于惡者故曰冒惟大臣爲能格君心之非不能防之未然禁之將發則君之進于非幾爾以之也不格便爲貢苟德

元子冒昧則由心而著于身身必不能自治况治人以導君道乎由治人而推本于一身由治身而推本于一心此正道被自亂

姚承菴曰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幾未有不善者非幾卽是不善非有個善幾有個非幾也宋儒皆不識幾字故曰善惡之幾耳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此下皆史臣記事之詞茲指是日是事言王發願命在續

尚書卷五十五

卷五十五

八

晨綴衣之座命訖反于寢處從此群臣既受命而還則所用帷帳矣故出之于庭綴衣者隔朝之帷帳卽下狄綴衣是庭路寢之庭于其翼日而王崩見成王得正其終以起康王得正其始意

唐孔氏曰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面西鄭玄云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凡朝燕及射臣見于君之禮同但天子臣多故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臣少故卿西面大夫北面其士與天子同皆門內西方東面其入門當立定位如此反王呼與言必各自前進已受顧

命退還本位者謂還本治事之位故孔下傳云朝臣就次謂退王庭而還治事之處

太保命節重繼統上天下不可一日無主太保奉成王遺命即命仲桓南宮毛二近臣使于齊侯侶伋之所索于戈二具虎士百人迎太子釗于路寢南門之外延入翼室爲憂居之宗室焉成王初崩太子未嘗不在側將正其統必昭示于衆故出之外而迎入命必發太保所以一號令無多門也桓毛近臣主傳命呂伋虎臣主宿衛于戈宿衛之具虎賁宿衛之卒二兵至末也百士至少也而二三大臣參伍職掌是以兵之與將居然若無其爲謀也審矣稱于

朝臣就次

謂還本

北

明父子繼世之義稱名未成君也王宮南向南門王宮之外門翼室在路寢旁即東夾室初喪未爲梁闇故東夾室爲值宅之地以是日崩以是日立爲憂居之主

傳命者兩朝臣謂兩個朝臣非兩朝之臣也傳云使齊侯呂伋又云承命者勳顯諸侯則逆釗者是齊侯侶伋若桓毛不過傳太保之命耳如此則經文當云俾齊侯呂伋伋用一爰字何爰于也時說得之唐孔氏曰經言以二千戈文在齊侯呂伋下似就齊侯取于戈傳言使桓毛二臣各執于戈于齊侯呂伋索虎賁則是執于戈就齊侯傳似反于經者于時新遭大禍內外嚴戒桓

毛二人必是武臣宿衛先執于戈太保就命使之執于戈以往傳達其意故移于戈之文于齊侯之上傳言是實也經言于齊侯呂伋下言以二千戈虎賁百人者指說迎太子之時有此備衛耳非言二人于戈亦是齊侯授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其屬有虎士八百人知伋爲天子虎賁氏故就伋取虎賁也

尚書章句

卷五十一

十

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秋設黼辰綴衣○肅閭南嚮敷重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荀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王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亂之舞衣大貝鼓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此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鉞立于側階

丁卯節重傳命上丁卯是王崩第三日喪禮厥明小斂又厥明大斂尊卑皆同命亦太保命周禮內史掌策命經不言命史史是常職不假言之成王口道顧命未作冊書茲

以此日作之。既作冊書。因作受冊法。度下皇后憑玉几。宣成王言。是冊書也。將受命時。升階即位。及傳命以後。康王答命。受同祭饗。皆是法度。猶今儀注。

越七日。節備慎終之禮。大夫以上殯。飲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于死為八日。癸酉在殯之明日。太保召公。以西伯為相。故每命必出伯相。士山虞匠人之屬。須取也。須材想為明器之用。春秋不豫凶事。明可以卒辨者。不豫設。取材木以供喪中。維用是既殯後事。非謂棺槨之用。單舉須材。完送終事。與上下文不相粘。

尚書叢書

周顧命  
卷五十

十一

朝皆同此日。殯禮畢而後正嗣君之始耳。此節是路寢陳設之儀。注皆為傳命設。皆蒙命字。上文言出綴依于庭。此復設者。象王平生狄下士。蓋典設張之事。黼展綴衣下。四座皆有。故冠于四座之首。負以黼展。蔽以綴衣。黼展設于四座之後。即屏風。畫為斧文。置戶牖間。天子坐後所依倚者。釋言云。牖戶之間。謂之扆。以其所在處。名之曰扆。黑謂之黼。是用白黑畫屏風。置之于扆地。故名此物為黼展。黼畫黼其上。與下黼純黼字不同。此以象言。彼以色言。綴衣其衣連綴。幃帳之屬。四座陳寶。執兵出輅。不言官者。皆狄所設。

正義曰。禮記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職者也。是賤官有名為狄者。故以狄為下士。喪大記復魄之禮云。狄人設階。是喪事使狄與此同也。○蔡傳以綴衣為帷幃。按周禮注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四合象官室曰幃。坐上承塵曰帝。幕人供之。掌次張之。立政有綴衣之官。即幕人掌次之謂。前葛氏謂司服之類。未是。

牖間坐之。正西序東序相對。西夾另看。西序東序。避牖間南嚮之坐也。東夾獨無陳設。惟言西夾而南嚮與當。炭同。蓋東夾即初喪宅宗之翼室。而成王殯在西序。故先言西序。又特言西夾。牖間之座。即當宁之所。既是坐之正。必

尚書叢書

周顧命  
卷五十

十一

兼設下三座者。蓋牖間之坐。意其在上也。又慮其不專于上。此西序東序所由設也。西序東序之設。慮其在左右也。又慮其不專于左右。此西夾之坐所由設也。須知此意。席所以坐。几所以憑。此列于黼展之前者。四座几席各異。席有幾底。豐筍之異。而其緣有黼綴畫紛之異。皆曰重者。則皆三重也。几之飾有華文。雕漆之異。曰仍者。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禮之于几。有變有仍。故特言仍几。以見因生時几。不改作也。牖序夾房階塾前。指路寢言之。○天子見群臣親諸侯。設斧扆于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哀見負斧宸。彼在朝。此在寢。為異。其牖間之坐。則同。牖間南嚮。就路寢。



窓牖間南嚮設此座也。間者窓東戶西戶牖之間。卽當寧之所。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座。南嚮。彼言最前。此言牖間。卽一坐也。牖卽牕也。路寢之室。戶在東。窓在西。皆南嚮。今日戶牖之間。則是戶牖之南正位也。南嚮者。背戶牖而嚮南牖間。南嚮座之正。故見群臣覲諸侯。則居之。坐必有席。敷設三重篋席。用桃枝之竹爲席。有次列成文。故周禮又謂之次席。天子之席三重。諸侯再重。則此四座所言敷重席者。其席皆敷三重。舉其上席而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凡敷席之法。初在地者一重。謂之筵。重在上者。謂之席。純所以緣席者。謂以絳帛爲質。以白黑色線縫刺爲谷文。以緣席。天子左右几。優至尊也。諸侯惟右几。華玉五色玉。獨言仍几。以見所敷爲新製也。于牖間南嚮敷布三重篋席。以黼繪爲緣。而華玉飾几。則仍之。

尚書章句

周禮命卷五十一

十三

有且夕聽事之坐。就路寢西廂設座。東嚮敷布三重蒲席。以雜彩爲緣。而文貝飾几。則仍之。

唐孔氏曰。東西廂謂之序。釋宮文孔炎曰。堂東西牆所以別序內外也。底藉華蒲。蒲也。禮注謂蒲席爲藉。華王肅云。底席青蒲席也。鄭玄云。底致也。篋織致席也。參之綴雜彩也。彩色爲畫。藉若文貝。海中介蟲取其甲以

飾器物。釋魚于日之下云。餘氈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曰。貝甲以黃爲質。白爲文。彩名爲餘氈。貝甲以白爲質。黃爲文。彩名爲餘泉。有文之貝飾几。謂用此餘氈。餘泉之貝飾几也。

有養老饗臣之坐。就路寢東廂設座。西嚮敷布三重筍席。以繪畫之。繪爲緣。仍設雕玉所設之几。○豐席筍席也。草似蘭。可以爲席。詩下筍上簟是也。傳作筍誤。

正義曰。考工記云。畫績之事。雜五色。是彩色爲畫。蓋以五彩畫畫帛。以爲緣。鄭玄云。似雲氣畫之爲緣。釋器云。玉謂之彫。金謂之鏤。木謂之刻。是雕爲刻。鏤之類。故

尚書章句

周禮命卷五十一

十四

以刻鏤解雕。蓋雜以金玉刻鏤爲飾也。

上王入翼室。翼室卽東夾也。此西夾南嚮。西夾卽西翼室也。西翼室。天子平時親屬私燕之座。今則殯官在焉。于西夾南嚮敷布三重竹席。以玄色之繒雜爲之緣。仍設漆几。私宴飲食之事。骨肉情親。不事華麗。故席几皆質。無文。○夾室在正殿之西。坐亦南嚮。廂之夾室。謂之夾。又謂之房。實同。而異名。西夾乃西廂之夾室中。卽下文所謂東房西房。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卽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太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西夾南嚮。蓋在西廂之夾室中南嚮設此座也。天子宮室之制。堂

兩旁有序有廂室在堂後室兩旁有夾之室廂在堂夾室在後故小註云西廂之夾室猶即也竹初萌生謂之筍爲籊竹取筍竹之皮織爲席也紵是紵之小別鄭玄周禮注云紵如紵有文而狹者也然則紵紵一物大小異名故傳以玄紵爲異紵鄭于此注云以玄紵爲之緣玄紵黑紵也○鄭氏曰天子朝覲聽治養老私燕各有定處平居四席各因事而設于其處今則並設之

肅間是見群臣覲諸侯之座見于周禮其餘三坐禮義其文其東序西嚮爲養國老養群臣之坐者按燕禮云坐于阼階上西嚮則養國老及養與燕禮同其西序之

尚書集解

卷五十五

十五

坐在燕饗坐前以其且夕聽事重于燕飲故西序爲且夕聽事之坐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又夾室是隱映之處又親屬輕于燕饗故夾室爲親屬私燕之坐蔡傳以成王頌在西序誤也且註曰東西廂謂之序成王豈殯于西廂者哉西爲陰方成王殯固在西當有別殿以居之卽上所稱翼室也西序西廂屋也坐西則東嚮矣○金氏曰天子之屋四雷爲四阿四个而有東西夾大夫士惟止有東夾然亦不敢爲阿个也今此不言東夾猶無陳設惟言西夾而又南嚮與當晨同東夾者卽初喪宅宗之翼室西夾者則新陟王西階之翼室也鄭大

夫無西夾則殯于西階之上士殯于客位惟天子有西夾其殯畢塗屋故于西夾爲之○箋云竹筵曰簟○鄭名云簟簟也布之簟簟然平正月○說文云簟竹席也○方言云簟宋魏謂之筵或謂筵而西謂之簟或謂之折其處者謂之筵條關東或謂之簟按○禮曰莞簟之安葉枯之尚○淮南子云席上之先雀簟博之上玄博先王貴之先本而後末按司几筵有次席注以爲桃枝竹所次成者其卽此簟與莞席在下卽筵也竹簟在上卽重席也孔氏曰寢卧之席自天子以下宜莞簟則

尚書集解

卷五十五

十六

者席散文亦得通言也司几筵五席外有華席喪事所設也有相席藏中所用也有越席郊社所設也有刷席出杆所履也蔑席黼純卽次席黼純也底席卽緹席而緹純爲異豐席卽莞席而畫純爲異筍席玄紵純又別是一席鄭玄云新鬼神之事不用生時之席故也公食大夫大射賓有加席燕禮之賓無加席蓋燕私禮臣屈也大犬鄉飲士鄉射則蒲筵緇布純而已三禮圖又云士蒲筵無純士卑故也若天子卧席亦止再重詩下莞上簟是也士喪禮者士禮也云下莞上簟衽如初則天子以下皆同○釋名云几皮也所以皮物也○周禮太



前所席與體動曰我見刃爲然赤刀爲赤削白刀爲  
白削是削爲刀之別名明矣周禮考工記云禁氏爲削  
合六而成規鄭注云曲刃刀也考工記琬琰琰琰皆九  
寸鄭玄云大璧大琰皆度尺二寸者孔既不分爲二重  
不知何所據也爾雅云璧大六寸謂之宜肉倍好謂之  
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孫炎曰肉身也○說  
文璧瑞五圓也瑁半璧也瑗大孔璧也○白虎通云方  
中圓外曰璧璧之爲言積也內方象地外圓象天古器  
考圖玉曰璧銳上曰圭琬無鋒琰琰有鋒琰周禮典瑞  
云琬琰以治德琰圭以易行則琬琰別玉而共爲重者  
蓋以其形質同故不別爲重也陳氏以大玉爲大華之  
玉馬氏以夷玉爲東夷之玉釋地云東方之美者有醫  
無間之珣玕琪焉蔡傳以夷爲常亦悞天球鄭玄云雍  
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王肅云玉磬也天球如玉磬故  
釋鳴球皆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伏羲氏繼天而  
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說文云貝  
海介蟲也古者貨貝而寶龜至周而有泉到秦廢貝行  
泉爾雅云貝陸居賸在水者蚶大者鮑小者蟻玄貝賸  
貝餘賸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蚶博而類蚶大而賸蟻小  
而賸詩義疏云貝龜屬餘蚶黃爲質以白爲文餘泉

白爲質黃爲文又有紫貝白質如玉紫點爲文背行到  
相當大者至尺六七寸今九真交趾以爲杯盤寶物出  
海經云陽山濁洛之水注于蕃之澤中多文貝陰山瀧  
水中多文貝邇山濛水多黃貝蒼梧之野爰有文貝相  
貝經云盈尺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珠  
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愈疾珠  
明目綬消氣障霞伏蛆蟲貝大者如輪浮貝使人寡淫  
貝使人善驚雖貝使病瘧嚼貝使胎消患貝使善忘營  
貝使童愚女淫碧貝使人盜委貝使志強南州異物志  
云交趾北南海中有大文貝質白而文紫天姿自然不  
假雕琢磨瑩而光色煥爛交州記云大貝出日南如酒  
杯小貝貝齒也善治毒俱有紫色卑雅云貝中肉如科  
斗而有首尾以其背用故謂之貝運斗權云搖光得江  
吐大貝大貝必大于餘貝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  
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車渠也考工記謂車  
罔爲渠大小如車罔其貝形曲如車罔故比之也說文  
貝貝聲貝當亦取其聲南蠻國有貝大容數斗吹之以  
助樂名梵貝車渠形如蚌今人吹海螺可知爲樂器故  
與舞衣鼓鼓並陳疏賁大也故謂大鼓爲賁周禮韞人  
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國加三之一謂之鼗鼓鼓人鼗鼓

鼓軍事司馬中春振旅諸侯執鼓鉦師凡軍之夜三  
鼙皆鼓之注云鼓之以鼙鼓考王記云鼓長八尺謂之  
鼙鼓亂以國兌和垂以名歷代相傳皆取制作之巧傳  
精巧中法度作一意重中法度說周禮宮人掌王之六  
寢之修注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路寢以視事小寢以  
時燕息焉又司士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注虎門路寢門  
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  
而掌其政禮記寢不踰廟又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  
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  
釋服又云路寢成則考之鄭康成詩禮注云君謂之路

尚書書

卷五十一

二十一

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世婦以君下寢之上  
為適寢內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天子之寢有左  
右房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孔仲達云天子  
路寢制如明堂燕寢如諸侯路寢故有左右房何休云  
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日高寢一日路寢一日小寢父  
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  
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禮書云  
以書攷之天子路寢之制室居中左戶右牖東西有房  
又有東序西序東堂西堂東垂西垂賓階阼階房之南  
有東西夾室鄭康成釋儀禮謂房當夾室北是也孔安

國謂西房西夾室東房東夾室誤矣諸侯路寢與大夫  
士之室皆東西房鄭氏謂大夫士無西房誤矣王六寢  
后六宮諸侯三寢夫人三宮王大寢一小寢諸侯大寢  
一小寢二大寢在前謂之路寢又謂正寢小寢在後謂  
之燕寢又謂少寢自卿以下二寢正寢居前燕寢居後  
其妻二寢亦如之案鄭注周禮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  
堂則五室此路寢得有東房西房者鄭志張逸以此問  
鄭答云成王廟在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  
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也孔無明說或與鄭異路寢之  
制不必同明堂也

尚書書

卷五十一

二十一

設五路乃成王平時所乘者新陳王宮車晚出矣平時所  
乘取者可不下堂下一陳之乎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輅玉  
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是謂五輅玉輅大輅也則在西階  
面南嚮金輅者玉輅之綴也則在東階面南嚮夫玉輅之  
繫綴于下為金輅而金輅之綴在後者則木輅象輅革輅  
也木輅以封蕃國行最遠故曰先輅而象革次之故木輅  
則在左門側堂之前向北而對大輅象輅革輅為次輅者  
則在右門側堂之前向北而對綴輅此陳王法駕皆先西  
後東以殯在西且地道尚右也大輅出輅禮也亦以象其  
生存耳面者南嚮也前者北嚮也大輅與先輅對同在西

卷五十五

十一

4

一者各自以

周朝合  
卷五十一

子子子子

執錫在廟

樊纓以組爲之與冠纓同五采一匝爲就銀也鈎也朱也龍勒也王金象革四路皆有之木路則質而已爾余註云大路玉輅也綴路金輅先輅象輅也次輅華輅木輅也蓋則以玉輅爲大輅而殷之大輅則木而已左傳云大路越席昭其儉也服虔以大路爲木路而杜預則以大路爲玉路蓋不知玉路乃周之大路而非殷之大路也明堂位云大路殷路也註云大路木路漢祭天乘殷之路謂之桑根車是已禮器云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註云大路殷祭天之車也殷尚質無別影飾乘以祭天謂之大路殷有三路先路次路大路也然諸侯有先路次路亦有上路樂記云大輅天子之輅所以贈諸侯雜記亦云諸侯之贈有乘黃大路相隨以後路注云後路次路也蓋周之天子大路乃玉路而諸侯之大路則金路非殷之木路也左傳鄭以先路三命之服賜子展以次路再命之服賜子產魯以先路三命之服賜晉三帥以一命之服賜司馬與師又僖公二十八年王賜晉文公以大路之服定公四年祝鮀言先王分魯衛晉以大路襄公十九年王賜鄭子僑以大路二十四年王賜叔孫豹以大路杜預謂賜魯衛晉之太路皆金路賜穆叔子僑之太路當是章木二路也○馮復

京曰宋書禮志云秦閔三代之車獨取殷制古曰乘車秦曰金根車也漢氏因秦之舊亦爲乘輿所謂乘輿之路者也○禮書云玉路謂之大路獨周爲然若夫商之大輅則木路而已諸侯之大路則金路也猶之熊侯謂之大侯○唐孔氏曰金玉象皆以飾三者以飾爲之名木則無飾故指木爲名鄭玄周禮注云華輅輅之以革而漆之木輅不輓以革漆之而已以直漆其木故以木爲名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呂氏曰此非獨盛儀文而彰備物天位峻極輶坐靜深玉輅華車輅時列入其廷肅然起敬懼不克承委重投輿之意不言而已傳矣上陳儀物以象成王爲將傳顧命而設此陳儀衛以迎新王爲將受顧命而設十一人執七種兵立七處畢門之內夾兩階凡六人立堂下以去殯遠故皆士五人立堂下側階以去殯近故皆大夫凡士皆弁也凡弁皆立于堂下凡大夫皆冕也凡冕皆立于堂上階以下侍衛之人多且武者示存變之防階以上侍衛之人少且文者近至尊之義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嚮內而叙之次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叙之康王已在路寢寢室非連之于門外也○位秩以弁與冕爲別垂旒爲冕無旒爲弁弁見版皆廣



八寸長一尺六寸前圓後方弁士服霍赤黑如雀頭色圓如冕黑色但無藻耳此士服之稍卑者故雀弁之士二人皆執惠而立於單門之內單門即路寢門惠三隅矛末銳似穗長兵也二人者門之東西各一也綦青黑色綦弁則士服之稍尊者故綦弁之士皆執戈而以刃外嚮戈句戟短兵也上刃訓直立以刃向上立于兩階之間當堂簾所見之處故曰阼阼者堂簾也簾者棧也是堂簾有簾隅棧角處立于堂下近于堂棧每邊階立二人故曰夾兩階阼見大夫服劉鏡斧鉞大斧東堂西堂猶言堂東堂西皆中堂也東西堂即東西之座處幾筵皆戟屬形如花故得名尚書章句

一樣立法也兩者未知誰是第一阼字玩之後立法竟與經合堂即東西夾之前堂也鄭玄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謂序內階不有室壁至堂簾中半以前總名為堂此立于東堂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垂下階之處階有五東曰阼階西曰賓階此二階在南綦弁執戈所夾而立者此也見執殳見執翟東西而立者堂之盡處而近階者也又有北階在堂之北非儀衛所陳又有側階在堂之兩旁東曰東下階西曰西下階見執銳者所立經文明曰側階則非東階亦非北階鄭王以為東下階者得之蓋嗣君自翼室適廟所往還必由之地故特侈儀衛焉漢孔氏曰側階北下立階上唐孔氏曰鄭王皆以側階為東下階也然立于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故傳以為北下階上謂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二階而已蔡氏以為北陛之階則承襲二孔之說寶玉器物先西後東者以成王殯在西序尊先王也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後西者以康王在東敬新王也周人宿衛之制其別有五而其所以為宿衛之政令者其用則有四蓋居則有官中之徒役公卿大夫之士庶子以為環列腹心之衛若宮正宮伯之所掌是也出則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視朝則在路門

之右若虎賁氏之所掌是也奉輿馬督扈從視朝則在  
路門之左則有太僕以掌之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  
是也執其兵器服以衛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刻  
則有司隸以掌之所謂使其屬師四夷之隸是也由是  
言之環列腹心之衛非兵衛在內而不由虎士之衛爲  
重兵之衛王不出亦不行四翟之隸則以王之出而環  
衛諸門侍御僕從之役則以王之出行而傍整騶從此  
宿衛之別也然環列腹心之衛則爲尤重且急是故稽  
其功緒而糾德行會其什伍而教其道藝所以勸之而  
使爲善掌其糾禁而會其行事掌其政令而均其秩序  
尚書書傳 卷五十一 二十九

立堂垂執劉鉞而止戈刃者則又無非冠冕士大夫是  
故春秋之際雖以僭竊之楚而環列之尹太師猶得以  
掌之是猶有太宰統官正宮伯之意區區之曹荷戈與  
受猶有賢者如候人之詩是德行道藝猶未有愧于官  
正宮伯之所掌也○郝仲輿曰按此文知古人冕服不  
獨用于祭祀戴冕者五人皆不言何冕何官則周禮五  
冕之說未足據矣○喪大記虞人設階注梯也○後漢  
典服志云爵弁一名冕廣八寸長尺二寸如爵形前小  
後大緇其上似爵頭色有收持笄所謂夏收股尋者也  
○禮書云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與冠禮禮記有爵弁  
無韋弁士之服止于爵弁而荀卿曰士韋弁孔安國曰  
崔章弁也劉熙釋名亦曰以爵韋爲之謂之韋弁則爵  
弁卽韋弁耳觀弁師司服韋弁先於皮弁書爵弁先於  
禁弁孔安國曰禁弁皮弁也士冠禮次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  
弁爲尊聘禮主卿贊禮服皮弁及歸饗餼服韋弁而以  
韋爲敬則皮弁之上非韋弁則爵弁耳此所以疑其爲  
一物也士冠禮爵弁服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纁檀弓  
天子哭諸侯爵弁紵衣書二人爵弁執惠雜記復諸侯  
爵弁服子羔之襲爵弁一舉廟視宗入宰夫雍人皆爵  
弁純衣則爵弁雖士之祭服而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

鄭氏謂冕之次制如冕但無釵耳其布三十升然古文弁象形則其制上銳若合手然非如冕也韋其質也爵其色也笄紘玉飾各以其等爲之如皮弁制○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既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經服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璽象邸玉笄注鄭司農云會以五采束髮也玄謂會縫中也璽讀如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邸下祗也以象爲之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爲之注韋弁皮弁侯伯璽飾七子男璽飾五玉亦三采孤璽飾四三命之卿璽飾三再命之大夫璽飾二玉亦二采○白虎通云皮弁者何所以法上古至質冠名也弁之爲言樊也所以樊持其髮也○釋名云弁如兩手相合并時也以爵韋爲之謂之爵弁以鹿皮爲之謂之皮弁以韠韋爲之謂之韠弁○儀禮注云弁名出于繁繁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後漢輿服志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母追殷之章甫者也委貌以阜緇爲之皮弁以鹿皮爲之○綦弁鄭注云青黑曰綦馬本作騏亦云青黑色王肅云綦赤黑色○說文作緝云帛蒼艾色詩緝衣緝巾未嫁女所服

一曰不借○孔仲達云艾謂青而微白爲艾艸之色箋亦以綦爲青但綦是文章之色非染繒之色故云綦綦文○說文云冕大夫以上冠也夫冕雖卿大夫可服然服之亦有其時卿大夫服冕以朝及服冕以助祭其次則受遺奉冊服之書謂一人冕執鉞之類是也非此三者不得服冕雖私家奉祀亦不過服皮弁而已冕之旒裳之章皆視命數以爲隆殺不敢越也○傳云去三問矛也○釋名云仇矛頭有三叉言可以討仇敵之矛也孔安國曰惠三隅矛銳矛屬○釋名云堂猶堂堂高顯貌也○禮記云堂上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又云禮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書大傳云天子之堂廣九雉諸侯七雉伯子男五雉士三雉○孫毓云禮門側之堂謂之塾○士喪疏云房戶之外由半以南謂之堂士昏疏云其內由半以北亦謂之堂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降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羽由阼階濟太史秉書由賓階降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太王受命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與答曰耶咎予未小子其能而亂

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厨帟王三宿三祭三吃上宗曰  
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  
拜○太保受同祭齊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  
諸侯出廟門俟

此將傳領命布設位次即上所作法度也凡諸行禮皆殿  
者先置此必卿士邦君即位既定然後王始升階但以君  
臣之序先言王服因服之下即言升階從省文卿士邦君  
無所執事故直言即位而已○將受命嗣統故不稱子稱  
王禮當祭告釋凶服用祭服從其變也禮績麻三十升以  
爲冕故稱麻冕君臣制不同王之冕則衮冕其卿士邦君

尚書章句

周領命  
卷五十五

三十三

當各以命服服即助祭之冕矣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衮  
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  
取爲文詩云玄衮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鄭玄謂貴文  
之義然單用黼而無他不純吉也要之黼黻總以吉服言  
重受領命上禮君升階此自西階升者以未受領命不  
敢當上也卿士卿之有事者公則卿兼之此行大禮大夫  
亦與焉略舉卿士爲文爾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吉服  
蟻裳以色玄如蟻故以蟻名之禮祭服皆玄衣纁裳纁淺  
赤色卽下形裳是此獨玄裳者卿士邦君子此無事不可  
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于常也蓋無事于莫祝不敢純

川吉服有位干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故不彫  
而蟻殺于纁裳卿士邦君三卿不與也卿士邦君不言階  
從王升也入即位當重王說註各就其位王卽受命之位  
群臣卽助祭之位也鄭玄云卿西面諸侯北面鄭惟據經  
卿士邦君言之其公亦北面孤東面也

尚書章句

周領命  
卷五十五

三十四

許謙氏曰冕冠總名冕名五衮鷩毳希玄天子諸侯公  
卿大夫士朝祭用之五冕有九等共一十二旒次九旒  
下至二旒爲八等與十二旒共九等天子用十二旒及  
九七五三共五等自九旒以下各以其命數服之冕弁  
冠皆首服也冕冠皆以緇布爲之集註以冕爲緇布冠  
亦總名也○陳士元曰按古者冠制有三曰冕曰弁曰  
冠冕者朝祭之服所謂十二旒九旒而下者是也惟有  
位者得服之弁亞于冕所謂周弁殷毋夏收是也冠亞  
于弁所謂委貌章甫毋追是也弁與冠自天子至于士  
皆可服焉夏殷之祭用弁蓋未嘗以弁亞于冕也而周  
制始以冕弁定尊卑之分庶人以冠士以弁不得服冕  
大夫雖可服冕而私家之祭則不敢用是冕與冠異也  
而集註以冕爲緇布冠者何也邢昺云冠者首服之大  
名冕者冠中之別號胡祖義云冕冠上板也緇布染布  
爲赤黑色故謂冕爲緇布冠麻冕績麻爲布以爲冕記

云大古冠布齊則縹之蓋古人不難于縹縹以布爲縹  
但以粗細色素爲吉凶以縹數爲差等八十縹爲一升  
升者登也登者成也禮朝服十五升布冠倍之吉服縹  
冕最貴故以三十升極細之布爲之漢食貨志云周布  
帛廣二尺二寸爲幅朱子謂古尺一幅闊二尺二寸如  
深衣用十五升布已似今之極細絹古尺短于今尺若  
再蓋十五升是又加一千二百縹則一幅當不止二尺  
二寸蓋以周尺之二尺二寸容二千四百縹一寸計一  
百九縹程子謂周尺當今尺五寸五分弱則今尺之一  
寸計縹幾二百是一寸當爲百縹此所以細密難成不  
如用絲之省約絲謂之純者絲之始縹素質未染故曰  
純也中古吉服雖用絲然猶以布爲貴故冠冕皆用布  
○邢昺氏曰祭服謂之縹其他謂之韠俱以韋爲之制  
同而色異韠各從裳色縹之色皆赤尊卑以淺深爲異  
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而已大夫以上冕服皆有  
縹故稱禹縹見左傳云晉侯以縹冕命士會蓋縹制雖  
同而冕制有尊卑耳周禮五冕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則  
晉侯以縹冕命士會者當是希冕也○朱子曰縹縹縹  
也以韋爲之冕冠也皆祭服也○陳士元曰按縹與韠  
制同而名異禮記作縹易作縹詩作縹記云有縹氏服

報夏后氏山虞火周禮章句朱大夫素士爵革一命  
緹縹而縹再命赤縹而縹三命赤縹而縹蓋縹之色因  
乎裳而說謂君朱大夫素士爵革者皆祭服之縹也若  
祭以冕服冕服朱衣縹裳故朱縹大夫祭以朝服縹衣  
素裳故素縹士祭以玄端玄端則縹裳可也故爵縹則  
禮典命公侯伯之士一命而士之助祭以爵弁爵弁縹  
裳故縹縹所謂一命溫縹是也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  
再命而卿大夫助祭以玄冕玄冕縹裳故赤縹所謂再  
命三命亦縹是也縹之爲物以其第前則曰縹以其一  
巾足矣則曰縹以色則曰縹以縹之質則曰縹縹蓋古  
人稱縹草爲茅蒐讀茅蒐之音爲縹縹縹乃縹所染故  
稱縹縹也士冠禮于皮弁玄端皆言縹特于爵弁言縹  
幹詩于素韠言縹于朱芾赤芾乃言芾是縹者芾之縹  
稱而芾與縹縹異其名所以尊祭服也君縹以朱而諸  
侯朝上則赤赤芾在股赤芾金舄是也芾與縹同易之  
朱縹方來困于赤縹是也采芻言方叔之將兵縹亦以  
朱縹波洛矣言作六師而縹以縹縹蓋兵事服章弁革  
弁總裳故貴者以朱縹卑者以縹縹也左傳云來冕縹  
班疏云縹縹同制也禮書云縹長三尺以象三才頸五  
寸以象五行下廣二尺以象地上廣一尺以象天天子

之經直其會龍火與山諸侯前後方其會火與山大夫  
前方後皆其所其會山而已鄭玄謂山取其仁火取其明  
龍取其變惟天子備焉然則邢昺所謂尊卑嚴制相屬  
謬矣孔子稱禹致美乎黻冕先言黻者黻之制在冕之  
先也詩云常服黼黻註云黼黻裳也黼黻猶言黼冕也  
○周禮衮冕衣裳九章裳四章今君臣皆言麻冕與論  
語夫子之言合而裳冕之裳獨言黼詩又云黼衣纁裳  
常服黼皐則黼又不專在裳也此云黼純席則黼文又  
似不必皆弁也蟻裳裳有蟲文則蟲又似不專在衣也  
後儒紛紛訟議惟詩書足據○陳士元曰按說文云冕  
大夫以上冠也夫冕雖卿大夫可服然服之亦有其時  
卿大夫服冕以朝及服冕以助祭其次則受遺奉冊服  
之書謂一人冕執鉞之類是也非此三者不得服冕雖  
私家奉祀亦不過服皮弁而已冕之旒衣裳之章皆視  
命數以爲隆殺不敢越也通典云上古衣毛後世以麻  
易之先制其衣後制其裳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  
坤故衣玄而裳黃觀翟翟草木之華乃染五色始爲文  
章以表貴賤而天下理此衣裳之始也子見冕衣裳者  
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其當朝祭之會而未爲魯大夫之  
時乎魯論語冕作弁鄭玄註云魯讀弁爲冕○禮曰子

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繻升質蟻結于四隅股士也  
鄭玄云畫者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錯股之蟻結  
似今蛇文畫豈蟻裳亦爲此文歟君臣皆吉服然皆有  
變  
卿士邦君既升矣太保太史太宗皆執事之人故別言衣  
服各有所職不得卽言升階故別言所執各從升階爲文  
次也卿士王臣故先于邦君太史乃是太宗之屬而先于  
太宗者太史之職掌冊書此禮至以爲冊命太史所掌事  
重故先言之○太保太史太宗有所主者則麻冕形裳純  
如祭服晉從吉也皆有事于奠祝故其服同各有至于傳  
命故其事異太保受遺總太權故承介圭介圭天子之守  
圭先王之傳器莫重于此故太保承之上宗與太宗一人  
卽宗伯同珥次于介圭故宗伯奉之宗伯主祭祀朝覲之  
事故授嗣王同言自此繼先王主祭也授嗣王珥言自此  
繼先王朝諸侯也介圭同珥先王所執今將受嗣王若先  
王予之有君道焉故自阼階而升太史秉書三句帶下節  
相連太史執書將進之王故與王接武同升以冊書奉進  
乃先人遺命以授君者有子道焉故由西階升冊命句亦  
帶太史秉書看蓋書卽冊命冊命卽丁卯所作者秉者持  
之以升御者奉之以進如云以手中所持之冊命而進

之于王也此言御王爵命不言受下言乃受同項不言御文皆互見然于冊書言進于同項言受則介圭之進與受又帶見矣

陳士元曰按說文云階陛也謂設級以升也考工記云夏后氏九階註云南面三三面各二故為九階竊謂堯時土階三尺夏制當崇于唐虞而有九級之階非為四面共設九階也古者堂前無階惟左右設兩階由東西序以上地道尊右故右為賓階東方仁也主人居之故左為阼階阼階主人之階也天子之尊其堂亦惟兩階君立于阼以賓延其群臣所以下之也曲禮云踐阼臨

尚書集解

卷五十一

三十九

祭祀註云天子履主階以行事也自秦皇始中為甬道亢然自尊而有中階矣明堂位云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夫中階之名不經見惟明堂位言之蓋明堂位乃秦漢人所撰也孔子初服立阼階孔安國謂廟之阼階蓋以大夫服朝服以祭神故用祭服以依神也而朱子不言廟者豈謂孔子立于主人之階而以賓禮待鄉人也耶○注甘泉曰今人賓主入門拜坐皆以東為尊賓賓于東也則與古禮客在西賓者異矣自今賓主相見不知東西果孰為賓位也此今俗沿襲之弊耳非古禮賓西主東其拜揖迎送出入皆然但賓主序揖拜于堂背面○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此則賓左為尊主右為卑矣

之珪○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按介之為言大也毛以為諸侯之瑞圭是也鄭獨以為尺二寸之圭不知尺二寸乃王之鎮圭豈得以賜諸侯乎尚書太保承介圭孔安國云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可證介圭即鎮圭也○周禮大宗伯云王執鎮圭注云鎮安也所以安四方蓋以四鎮之山為瑞飾典瑞云王晉大圭執鎮圭纁繅五采五就以朝日又云珍圭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天

尚書集解

卷五十一

四

子圭中必注云以組約其中央為執之以防失陳釋小○考工記云大圭長三尺杆上終葵首天子服之注云王所搢大圭也或謂之瑱終葵椎也為椎於其杆上明無所屈行綽也○玉藻云天子璫璫方正于天下也諸侯茶前誦後直讓于天子也大夫前誦後誦無所不讓也又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禮器云大圭不琢○左傳云覓覓珽珽昭其度也○禮書云天子朝日執鎮圭搢大圭則所執者摯也所搢者笏也諸侯之朝大夫之聘蓋亦如此諸侯執



命圭者必指荼大夫執聘圭者必指笏及合瑞而授圭則執其所指而已此所謂見於天子無脫笏也已上釋大珠

○鎮圭尺有二寸圭之大者介大也天子之所守禮又

有天主長三尺彼指于紳帶是天子之笏非天子所守

也上宗奉同珪則下文云天子受同珪太保必奠于位

其奉介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珪并在手中故不

得執之太保必奠于其位但文不見耳玉人云天子執

珪四寸以朝諸侯鄭玄注云名玉曰珪者言德能覆蓋

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為貴禮天子所以執

珪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圭頭邪銳其珪當下

尚書章句

卷五十一

邪刻之其刻潤狹長短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

子天子以冑之刻處冑彼圭頭若大小相當則是本所

賜其或不同則圭是偽作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執

珪所以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然經傳惟

言圭之長短不言潤狹珪方四寸容彼圭頭則圭頭之

潤無四寸也天子以一珪冒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圭

潤狹等也此珪惟冑圭耳不得冑璧璧亦稱瑞不知所

以齊信未得而聞之也昨階者東階也昨猶昨也東階

所以答酢賓客是其義也禮凶事設洗于西階西南吉

事設洗于東階東南此太保上宗皆行吉事盥洗在東

故用昨階升由便以卑不嫌為主人也上宗猶太宗變

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

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珪

曰者繫奉御王冊命來太史既受傾命于王而口陳命中

大意皇后憑王几言憑几所道以示不憑王几則不能官

所以感動康王令其哀而聽之不敢忽也成王自言敬遵

天威嗣守文武大訓故太史述其意重在命汝嗣訓句此

句虛臨君三句正嗣訓之實用答揚句承上三句來自正

大言曰大訓自昭著言曰光訓大訓光訓總是近天威而

欲敬守之者緊相呼應昔大君成王力疾親憑王几道揚

尚書章句

卷五十一

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嗣訓如何汝以元子之正

統守艱難之大業而君臨周邦焉既居大位必有大法命

汝治威儀謹非幾以奠麗陳教而率循大法焉既有大法

必致大和命汝柔能安勸以期民之服習不違而熒和天

下焉三句都要致鄭重意言汝所臨君者周邦也所率循

者大下也所安和者天下也皆不是小可的正顯命中所

謂艱難也臨君周邦者傳位之詞由大法斯能致大和于

天下位必在德元而法法者神也不愆不忘善繼善述以

是熒而和之百年淪洽之仁于此大暢四世海淑之化至

是益融于文武之訓不有光乎用答揚用字着力用此以

對之無忝而舉之不墜也。隱隱要見是望王敬忘天威以治四方意。

史言嗣訓而康王答以敬天者。敬天即所以嗣訓也。其字不敢自必之辭。其能至天威作一句讀。亂四方以隣君三句說。祖父致治以敬天威事。當先提在首。再拜拜成王受命也。既興而答太史曰。我祖宣布光德。我父嗣守大勳。固能致治以敬天命矣。渺渺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祖父由大法致大和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亂四方說得深。兼其教守訓說。必四方極治。然後為敬。迓天威。周至成康。非不極治。然須躬親。漸彼若只襲前世之累。治未可言治也。以

尚書卷之

卷之十

卷之三

用也。敬是不忽忌是不敢。即在亂四方上見敬。迓謂敬迎天威于幾先而急欲轉之。敬忌謂敬凜天威于目前而推恐犯之。要見康王口雖讓而心實任意方得。四方未治。即天威未敬。天威未敬。即光訓未答。非有三事。

康王受同而三奠者。告成王以已受顧命也。太保秉璋而酢。祭者報成王以已傳顧命也。復後言祭。齊者飲福之禮。太保獨行而王不與者也。或泥注亞裸之說。遂分三節。為初獻亞獻三獻之禮。大謬。夫禮成于三。而王之三宿三祭三咤。則已成三獻矣。獻畢則告成。而上宗曰饗。則王祭已畢矣。况太保之報祭。蓋報成王已傳顧命之祭也。觀註云

尚書卷之

卷之十

卷之三

亦亞裸之類。不直曰亞裸。而曰亦曰類。則其為引例釋義。非直指為亞裸明矣。考家禮主人初獻主婦亞獻子弟獻。親戚終獻。以此推之。亦宜天子初獻冢宰亞獻而終獻。則獻成王賓為之也。安得王行一獻而太保獨行二獻乎。縱王可與太保共行。又安得初獻之禮。連進三爵。而亞獻終獻又止一爵。又安得有三獻之禮。未及畢行。而上宗遽傳神命之饗。告乎。又况太保受同祭。齊者飲福之事也。先祭而齊。蓋將飲神之賜。而自祭先代作酒之人。又非以祭成王也。三獻畢矣。神傳饗矣。然後飲福之禮始行。豈有行亞獻之後。即行飲福。而遂以飲福之禮為終獻之禮乎。○首節康王祭告成王。告已已受顧命也。乃有繼前之詞。既受冊書。乃受上宗之同珣。受同珣上。要見受介圭意。受同有三宿三祭等事。受珣有出應門朝諸侯等事。不應分析為二篇。受珣必授之人。珣尚未用。受同即以祭宿進也。宿者肅也。從立處以空爵向神所而致拱進之容。未置爵于神座。祭者酬酒于神座前。菁茅內所以代所祭先代始為酒之人。雖是以酒灌地。但此却非灌地以降神耳。吉祭尸受酒灌于地。此非吉祭不迎尸。故王代尸祭酒也。咤則置爵于神座而有定處矣。奠者安定之意。每一進爵。則一斟酒。一斟酒則一奠爵。如此者三次。故曰三宿三祭三咤。或謂

三宿皆畢然後祭三祭皆畢然後啗非也爵即是同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上宗曰饗者神不能言故上宗傳神命說先王已饗矣即今祝告告利成之意曰饗所謂報也特牲少牢之禮尸報主人此則上宗報王也

郝仲與曰琚以玉爲之方四方天子之圭合四爲一上有冒朝諸侯則執琚以合瑞也同酒器同之與琚猶瑞之與圭圭爲瑞柄琚爲同蓋○咤本記字傳寫訛耳咤涉嫁反說文引書作託從門託聲音當故反○正義曰經典無此咤字咤爲奠爵傳記無文正以既祭必當奠爵既言三祭知三咤爲三奠爵也王肅亦以咤爲奠爵

尚書章句

周禮命

四十五

鄭玄云徐行前曰肅却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位與孔異也○箋云祝致神意造主人使受報報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鴈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釋報辭以勅之○禮運曰修其祝報又云祝以孝告報以慈告又云天子祭宗廟諸侯祭社稷祝報莫敢易其常是謂大報曾子問曰攝主不報當作報郊特牲曰報長也大也○特牲饋食尸九飯主人醑尸尸酢主人佐食搏黍稷授祝祝授尸尸授以菹豆執以親報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答拜主人

出寫爵于房祝以遵受少牢饋食尸十二飯主人醑尸尸酢主人上佐食以綏祭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搏之以受尸尸執以命祝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尸西以報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眷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坐奠爵與再拜稽首與受黍坐振祭嚙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出宰夫以遵受齊黍主人嘗之納諸內

次節太保報祭成王言已傳領命也王奠爵後復反爵于手故受之太保同不授之上宗而屬之太保者屬之以報祭也太保受同受之必置一處矣祭祀以受爲敬不可即用王同故太保降盥盥非盥同乃盥手致潔以異同實酒于同中秉璋以酢是報祭之事酢訓報也同如盞璋如盤所以盛同者王三獻禮畢太保受王所咤之同安于神坐乃下堂盥手更用他同盛于璋中秉璋以報祭報祭既畢以異同授相太保酢之小宗人令宗人置下去而拜尸太保將欲拜尸故先授宗人同王以喪主代尸答拜以子道自處○秉璋以酢更復報祭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遽減其半知半圭曰璋祭

尚書章句

周禮命

四十六

祭也

統云君執圭瓚裸尸瓚者裸器受五升太宗執圭瓚謂亞獻用瓚瓚注于圭頭爲瓚詩卽彼玉瓚黃流在中國語謂之瓚圭可以挹酒也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瓚若助祭公侯自得執圭璧也據前後受同之文則瓚以裸而同以祭王不言圭者省文也或謂酢用異同乃是太保受同已置于神座似無復反之理故取他同不知既已奠酢祭而拜則王之奠爵每奠必拜于王祭不言拜者祭酒必拜乃是常禮于王不言拜于太保言拜者足以見王拜也

尚書章句

周禮命卷五十五

四十七

正義云卿士自秉圭璧似以璋爲執圭時方宿咤自各指圭又何以秉爲執圭以璋爲盤三禮同瓚受四升徑八寸形如盤非盛同者又所當知○周禮大宗伯以赤璋禮南方注半圭曰璋典瑞璋纁二采一就以類聘王入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纁天子以巡狩宗祝以前馬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璋圭璋八寸以類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璋卽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禮記云謹以圭璋用玉氣也又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瓚瓚亞裸又聘義云致饗餼還

圭璋○聘禮云聘于夫人用璋觀禮云方明者木也南方璋○左傳爲啓疆云朝聘有珪享類有璋○爾雅云璋大八寸謂之琬

太保受同節拜字斷祭終行飲福禮王居喪不可飲福太保代王行之太保纔以異同授宗人矣拜畢將代王飲福宗人酌酒于前所授之異同而太保手受之以行終獻之禮太保又受同以祭則命宗人置同于神座矣祭是將飲福而先酬酒于地以祭先制酒之人非祭成王也既祭遂別取他同飲福以至齒而授宗人同焉齊以至齒禮之通例啐入口是啐至于齒示飲而實不飲也宅者離飲福之

尚書章句

周禮命卷五十五

四十八

位而還助祭之位唐孔氏曰宅訓居也太保居其所于受福酒之處足不移授宗人神前飲福之同爲將拜故授之謝神惠而拜尸王又代尸答拜君在廟門內則全于承且見顧命大臣如見先王也祭畢行正始之禮先時太保命設故收書于太保降之下上太保降是太保下堂而盥此太保降是太保降階而出此降字直照前由阼階降字此收字又直照前狄設設字太保降則諸侯降可知諸侯出俟則其爲太保率之而出又不待言矣君在廟門外則全于君故俟新君之出以聽命上受同瑁同卽用之祭告矣此諸侯俟新君出用瑁

以輯端也故特下諸侯二字

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西南隅謂之與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宦廬之東南隅謂之變東西牆謂之序輪戶之間謂之扆宮中之門謂之闔門側之堂謂之塾廟中之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唐陳皆堂下至門之禮記聘義云三讓而後入廟門所謂廟門但指路寢之門初非言神居亦非因有殯也周禮司儀載諸侯相見交幣之禮亦有及廟之交今人尚有廟堂廟廊之語

尚書章句卷五十終

周顒命

五上

尚書章句

後學 東海潘士進輯著  
古濶張孫振鑒定

康王之誥

此誥與上顧命同在癸酉一日本一篇古文分二簡首節記康王即位朝見諸侯之禮太保暨芮伯二節群臣陳戒于君王若曰三節康王求助于臣末節記朝畢而仍宅憂以結之前篇成王之終此篇康王之始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實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

尚書章句

康王之誥  
卷五十一

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此卽位儀注康王朝見諸侯與天下正始前王入翼室恤宅宗此正從翼室出朝諸侯諸侯出廟門侯亦正俟王惟王出在應門故二公又率之而入耳出還是出廟門而立應門之內爲執羽以朝諸侯故應門之內蓋內朝也御朝不是御門以諸侯入門左右可見左右自外向內之辭東西有定嚮左右無定在也二公爲二伯各率所掌諸侯隨其方爲位皆北面左右二字自爲句言趨而則于左趨而列于右皆布乘黃朱以下皆就諸侯說非就二公說太保二句亦非是二公觀王諸侯朝見新君故二公引之布乘

黃朱交際以馬爲主物色以朱爲正四馬曰乘言乘黃正  
是馬色黃下言朱朱非馬色只朱其鬣耳周人尚赤故黃  
朱孔傳謂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君古以賓禮親邦國  
稱諸侯曰賓主不是璧是命主奉主者奉以合珎也圭字  
不可對幣兼字對上乘馬言既有馬又兼之幣黃朱陳于  
庭故曰布圭幣執于手故曰奉稱訓舉卽拱手之舉圭以  
合符于天子故曰奉一二見非一二總以番衛王故曰臣  
衛壞與猶云獻贊只指馬幣言如云皆布四匹黃馬而朱  
其鬣以爲庭實賓又舉所奉之圭兼以幣而致詞曰一二  
天子之臣在外爲番衛者敢執壞土所有乘幣奠之于庭  
尚書卷之五十一  
既爲此言乃皆再拜稽首用盡禮致敬以正王爲天子有  
引而不發意將進告王也義嗣德三字史臣就答拜上形  
容出嗣德猶言嗣位謂新君以嗣德爲義不以嗣位爲佑  
所以答其拜受其幣自詩與諸侯爲主也禮以義起故曰  
義吳氏以爲後者拜未爲後者不拜康王之拜諸侯若以  
爲君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爲後也且純乎吉禮也康王  
義在繼體嗣先人之明德故答拜者正其爲後且知以喪  
見也言答拜不答稽首逆子釗于南門之外與天下共之  
王義嗣德答拜與天下受之

按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秋官朝士掌之二日中

門夏官司士正其位三日內朝卽路寢之朝四曰詢事  
之朝小司寇掌其政恒言三朝者以詢事之朝非常朝  
故不言也杜佑云天子路寢門有五其最外曰皋門二  
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之內則路  
寢也皋門之內曰外朝朝有三槐左右九棘近庫門有  
三府九寺庫門之內有宗廟社稷雉門之外有兩觀兩  
觀之外有詢事之朝在宗廟社稷之闕雉門內有百官  
宿衛之解應門內曰中朝中朝東有九卿之臺燕朝  
路寢之朝太僕掌之陳祥道云周官太僕掌燕朝之服  
位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掌朝儀之位朝士掌外朝之  
尚書卷之五十一  
法此言天子之朝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公族朝于內朝  
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又玉藻云朝服以日視  
朝于內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文王世子與玉藻所謂  
朝者諸侯之朝也蓋天子庫門之外外朝也朝士掌之  
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寢燕朝也太僕掌  
之諸侯亦有路寢有外朝則文王世子所謂內朝者玉  
藻所謂路寢也玉藻所謂內朝者文王世子所謂外朝  
也玉藻于路寢之外言內朝則又有外朝矣諸侯內朝  
司士掌之其官與天子同燕朝庶子掌之其官與天子  
異天子有五門而諸侯惟有皋應路三門而已明堂位

稱魯公之宮云庫門天子畢門雉門天子應門言名制  
二兼四是魯無畢門應門矣檀弓云魯莊公之喪既葬  
而經不入庫門是庫門在雉門外矣郊特牲云釋于庫  
門內言遠當于廟門廟在庫門之內也小宗伯云右社  
稷左宗廟則外朝在庫門之外畢門之內明矣又魯語  
云天子及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內朝註云神  
事謂祭祀也民事謂頒政事也然則孔子之在朝廷蓋  
在外朝也○正義曰禮記曲禮云九州之長曰牧五官  
之長曰伯是職方鄭玄云職主也謂為三公者是伯分  
主東西者也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  
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此禮文皆伯尊于牧牧  
主一州明伯是中分天下者也禮言職方是各主一方  
也此二伯即以三公為之隱五年公羊傳云諸公者何  
天子三公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  
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  
處乎內是三公為二伯也公羊傳所言周召分主謂成  
王即位之初此時周公已薨故畢公代之王肅云畢公  
代周公為東伯故率東方諸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當  
太師之名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于時太保領眾  
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西方北面以東為右西為左入

左入右隨其方為位嫌東西相向故云皆北面將拜王  
明北面也○定十年左傳云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驂  
向魍魎欲之公取而未其尾魎以與之○正義曰于時  
諸侯其數必眾眾國皆陳四馬則非王庭所容諸侯各  
有所獻必當少陳之也案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  
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  
和諸侯之好鄭玄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  
用璧享后用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如鄭彼言則諸  
侯之享天子惟二王之後用馬此云皆陳馬者下云奉  
圭兼幣幣即馬是也圭是致馬之物鄭玄云此幣圭以  
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然  
則此陳馬者是二王之後享王物也獨取此物以總表  
諸侯之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圭亦享王之物下言奉  
圭此不陳圭者圭奉以致命不陳之也案觀禮諸侯享  
天子馬卓上九馬隨之此用乘黃者因喪禮而行朝故  
略之○正義曰諸侯享天子其物甚眾非徒圭馬而已  
皆是土地所有故云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然舉奉  
圭兼幣乃是享禮凡享禮則每一國事畢乃更餘國復  
入其朝則侯氏總入故鄭玄注曲禮云春受贄于朝受  
享于廟是享于廟別此既諸侯總入而得有庭實享禮



若以親朝嗣王因行享禮故鄭注云朝兼享禮也與當禮不同○黃朱是幣據後注古人取數以一爲奇二爲耦三爲參四爲乘此爲布乘黃朱者言所布黃朱之幣各四也故下言兼幣孟子言惟厥玄黃幽風言我朱孔陽此黃朱之証也五色黃中朱正皆取象君德非乘黃馬而朱其鬣也然考瑞應圖曰王者德御四方則龍馬乘黃澤馬朱鬣並集可想見當時康王新立諸侯祈祝之意黃朱非泛泛者按字書奠薦也陳也置也亦獻也圭幣所以先馬禮凡獻獸必有所先壤奠謂土壤所出之物以爲贊而奠于地也故爲獻爲奠則此云奠贊猶云獻贊云耳非奠祭成王也○爲後者爲喪主故帛者舍者從者升堂致命主孤皆拜稽顙此常人爲後之禮也康王之見諸侯以正其爲後之義則既當拜以在喪則水可純用吉禮立受諸侯之朝觀則亦當答拜也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茲若克恤因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勸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此下二節皆召公率群臣進戒之詞太保節述文武創業之難警之太保爲外諸侯之伯內群臣之長故率諸侯稱

臣進戒曰咸曰皆兼內外臣言相揖之揖乃群臣自相揖動足然後相揖故相揖之文在咸進下再拜稽首則進首之禮非一時兩朝見勿主外臣內臣分班合班之說太保冢宰芮伯司徒以六卿爲序與上文二伯分方不同曰太保之言班首致詞故進相揖讓敬告總二節言皇天三句一氣不可以殷失天命周得天命分看言皇天改大殷那之命不屬之他人惟周文武大受美里以後之天命于我是順者惟其能恤西土之民也不然大邦殷之命何爲而移之周耶受美者者言以憂患受命著其難也借美里以形容艱難意誕受正在美若之時不曰拊而曰恤者如傷

恫瘝之心克字要照父作子述一連說即克堪之謂不但我有恤民之政民亦各爲我所恤在心言不用事實按呂氏口前之拜諸侯拜群臣不拜此之拜群臣拜諸侯不拜也王答諸侯拜而不答群臣拜者諸侯自外視見群臣在內日見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呂氏曰二伯率諸侯列門左右朝會分班儀也太保及芮伯咸進相揖朝會合班儀也始而分班則諸侯兩列西伯與東伯之位相對今而合班則六卿前列冢宰與司徒之位相次舊泥小註謂上是分班儀此是合班儀故上不揖而此揖也殊不知朝見各有定分故二伯相率後序

而進進見各有所言故群公相揖同班而前禮自有漸  
宜不必以分合言也且上謂之分班則再拜稽首者不  
成東西作對也○鄭仲興曰美若謂文王以美里之難受命若者不盡言之辭美若故謂文之美善也若順也謂大受而善順之大受者見其極負於之重善順者見其有受承之實也傳載蘇氏或人之說義皆不長

此召公與群臣新告康王特以成王守成之難悚勸之稱  
成王曰畢協賞罰語康王則曰張皇六師六師乃賞罰之  
大柄不協或以階亂勘定二句根畢協惟字與下用字緊  
相應曰功曰休曰寡命一也皆指恤民受命之業言敬字  
正照轉畢協○守成止難在賞罰畢協上人主喜怒易私

尚書章句 周康王之誥 卷五十一

功罪難嚴只為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事皆差錯此全要  
畢協畢協重一理字上賞罰指得濶自金帛以至土田皆  
賞也自刑辟以至兵革皆罰也不求任已而求合理曰協  
遠近貴賤無一不合曰畢協不曰賞罰畢協曰畢協賞罰  
賞罰在天下不在我也成王特允協之耳協字輕畢字重  
益不特當功當罪而無不賞之功無不罰之罪上無作奸  
作惡之枉道下有無黨無偏之淳風是非大明賞行而勸  
罰行而懼人心貼服疆土不至搖動豈不戡定厥功乎哉  
勝也過一步之謂努力負荷不少推却文武恤民受命之  
功始于西土者此方安固而不能搖也蓋文武刑賞忠厚

尚書章句 周康王之誥 卷五十一

本人心素畏慕者成王能述其事故能定其業如四征綏  
民即賞罰大處克協便是張皇句根脉遺休就在戡定處  
蔭庇方隆餘德尚在也此與顧命敬迓嗣守之意相出入  
用字承上二句說用此盈成熙洽之休施及後王也遺休  
着成王說休與功一意在文武創業曰功在成王繼美曰  
休成王公賞罰之大權而始得定前功遺後休如此所以  
守天下者何艱難也今王其可不敬以保之哉張皇二句  
即敬哉之實敬在君德上說張皇六師是敬之一節有于  
戈資躬意六師即六軍六軍天子之常制張皇則不弛其  
備而有以待其用使國威常振與觀兵顯武不同只在國  
家神氣上理會勿泥定振刷兵戎上張猶弓之張而不弛  
皇以心言無虞而若不軌之將發不勝皇悚也就有觀耿  
光揚大烈意治安久防陵遲之漸故獨言六師古者兵藏  
于農故六軍皆寓于農張皇六師則是整理民衆的意思  
六師非定亂之策乃長治之雄圖蓋有畢協賞罰之明以  
為之本而後張皇之事可得而舉不然亦安濟哉寡命即  
是厥功張皇正欲無壞二句作一意說謂宜張皇以保其  
命無或不張以壞其命也文武德齊故稱高祖天命非人  
人可得文武獨得之所以為寡命壞其寡命則戡定者于  
此乎搖敷遺者于此乎墜矣德少不及文武便是壞亦是

弘濟艱難意○文武能受命矣定天下致太平以遺後人者新陟王也然果何以哉定之乎定天下之大政賞罰而已賞必當功罰必當罪賞罰行而威恩立故能內董治官外撫侯甸勘定厥功貽我後人休美而使撫有今日盈成之業焉是新陟王所以定天下者亦已難也今王嗣位其敬之哉民心易玩而難服大命易墜而難持必整閱六師使王靈張大以警人心而重國勢毋至廢弛而壞我高祖文武艱難寡得之天命也

兵乘之法實自黃帝至周爲尤詳比問族黨州鄉之間隱然有勝兵焉天子無事歲三田以供三品王親執路

尚書

周康王之誥

十

鼓教以坐作進退不用命者隨僇之稟稟若臨師然夫惟不以獵戲也乃其不以兵戲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予羞

誥庶邦侯甸男衛包廷臣皆有入爲天子公卿者亦衆建之諸侯也言予一人見孤立無助意禮天子自稱予一人

康王在喪傳名報告應上敬告言諸侯戒我故我以誥報答也群臣誥王王還藉其助已故示報告下二節即報告之辭

周制王畿外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康誥言五服洛誥言三服周官言六服此言四服通稱之詞

昔若二節仍以文武報誥而意專求助群臣諸侯先述文武得天下之由一節三用字別用昭明用端命是文武而用訓是天昔若四句先統說則亦四句後推原方從群臣說歸文武上去言文武用如此者雖由文武之克恤則亦惟有這樣忠勇之臣爲之保乂故文武用能如此而皇天遂用如此也若非諸臣天亦不順見文武昭明于天下全在得人而且慮及于後乃命云云○專推文武得人之助故通節重在則亦有三句前用昭明用字爲此跌起後用端命用訓兩用字俱根此來至平二句總是贊文武德之盛富字注就薄歛說不言德而以薄歛富民爲言不宜指

尚書

十一

徹法徹法是一定的何必說蓋私恩小惠有及有不及王近至人夫利無處不到至平者不平以多寡之相準而平以有無之各適直是各得分願意不務咎在省刑上說然有精義凡人心相常見人過聖人德厚不務咎惡不務者謂其心不在咎惡上不以咎人之咎爲務但不廢法足矣

決不以是爲務而取足于是務咎不必深求務盡但未能  
有期無去殺之意卽是以此爲務意不但不務重且不務  
輕不但不務擊斷且不務明允所務在平則不務在咎也  
至平富不務咎以事言底至是此二事底于極至也到齊  
信信字纔說心之誠底至者說底便有頭言從頭做到徹  
底也卽本末具舉之謂謂推行此二者之心則無所不至  
如丕平富也必期于富之平而後已不務咎也必期于咎  
之民而後已以事言齊信者說齊便無襍言一色做得的  
實也卽表裏如一之謂謂兼舉此二者之事則皆極其誠  
如丕平富也無一處非欲民富之心不務咎也無一處非

尚書集解

周康王之誥  
卷五十一

十二

欲民壽之心以心言人有事到而心不到者有有其心而  
事不到者底至必齊信須連說勿以德罰分講恐碍齊字  
底至雖言文武之所存者無一不推于外齊信雖言文武  
之推于外者無一不本于內然不可分底至爲外齊信爲  
內只頂底至齊信渾渾說內外充實故用以此德罰之發  
越而昭著光明于天下而民皆殷富棄咎矣誠之不可捨  
卽德之昭明也着文武身上說勿看得自然其用昭明正  
是文武做得透徹一段精光不可埋沒處昭明卽顯民意  
明明德于天下也則亦字重看緊承用昭明于天下言文  
武盛德如此亦豈無待于群臣之輔哉乃其時則亦有熊

熊武勇之士不二心忠實之臣具將相之才盡文武之用  
君丕平富則左右以養民君不務咎則往來以廼民以保  
又王家而輔成盛治故文武用此有德而得群臣之輔者  
以受正命于上帝皇天用順文武丕平富不務咎之道而  
付畀以天下之大也能熊之士不二心之臣以品言卽義  
德容德之例于戡亂則曰能熊于輔德則稱不二只是一  
人運帷幄之籌卽決勝千里者勿以忠勇並重能熊却根  
不二心來與下文乃心句相呼應保又宜泛言不必入丕  
平不務說然說保其德罰之明而不使失治其德罰之明  
而不使亂在國運上說亦是保又下須點出其昭明者益

尚書集解

周康王之誥  
卷五十一

十三

以昭明意用端命于上帝合昭明保又本君臣兩邊承來  
走重在臣邊皇天二句卽用端命于上帝之實緊連說  
用端命是帶上之詞言文武既盛德而又得賢如此文武  
用此纔受端命皇天用此纔訓厥道而付畀四方用訓用  
字卽用端用字端者端正相當與克配帝命一般非不圖  
度之謂用端命恨不二心來設有二心命本端而反入邪  
今輔使皆端是文武猶少這運用不得蓋所以端命者固  
君之昭明亦臣之保又所致也重德足以得天上廣德慎  
罰施之天下則爲正道合之維玄則爲正理當人心處乃  
合天理處惟命原至正惟文武君臣之行事爲能用正命

此未說到受命爲天子勿添一受字說觀下緊承付界句  
可見着文武君臣上言只好說端命自天言纔好說付正  
命耳至于端命而不平不務上徹于天始爲極功也謝康  
道是天心文武之心相合無間之謂不可說恩啓行翼付  
界卽如秉彜賦性一般將四方全界之文武重出一番保  
合重入一番爐錘也須時時照顧雖指文武之德實本群  
臣之輔意說

用受命于天蔡傳  
卷一下字必行文

此明言求助之意重在顧綏上建侯二句只說先王建侯  
之意若此雖爾至末正顧綏事若無助而不能宰制四方

尚書章句

周康王之詩  
卷五十一

十四

是君之羞諸侯不能奉上之憂而順承之則是遺君之羞  
也未綴到群臣在內愈當思助意○乃命二字承上艱難  
意來謂文武既得人輔而勦業矣猶慮後人無以守之也  
乃命云云依傳作推原說謂封建侯國而立爲屏翰也其  
意在我後之人欲其世世屏翰我一人而已建國卽是立  
屏一意而兩言之一直意京師爲堂庶邦爲蔽也樹立藩  
屏之國指上能無不二心之臣言下先公卽此等人世臣  
必以朝廷爲休戚此命建在後人之意一二伯父卽先王  
建以屏後人者天子稱同姓大國曰伯父小國曰叔父異  
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今獨舉同姓大國以包其餘

今于二句須以先公臣服先王之事提起先公臣服卽  
無不二心保乂之事諸侯祖父皆臣服先王典刑具在尚  
相與顧綏爾先公之臣事先王者以事我可也念而不忘  
日顧謂懷其舊績執而不舍日綏謂安其舊服顧念而綏  
執之也雖爾四句正顧綏之實雖身奉職在外無不以王  
室爲心輔君廣德慎罰之心不以勢遠而自懈亦照保使  
不危又使不亂武勇忠實意說方得顧綏意先公心在王  
室念先公自不能忘王室此時百辟承德不憂戾度不虞  
只憂忠誠未凝心在王室非空念是欲修侯職所當爲以  
培王室之命脉萃渙決壅之道也用奉二句相形看顧心

尚書章句

周康王之詩  
卷五十一

十五

一氣相屬君憂臣不得獨逸承四方之重任君之憂也顧  
文武之寡命君之羞也用奉若用字承乃心罔不在王室  
來言用此在王室之心奉上弗類前人之憂以順承之無  
使廣德慎罰者無人而貽稚子以失端命之羞也恤與不  
承無疆之恤同恐德化威武不能如文武之意從德罰及  
張皇六師見出用奉上之恤以王室之憂爲憂其順承之  
以王室之事爲事若作顧訓上下不隔爲逆臂指相承爲  
順奉恤厥若明答美若克恤語殷滅似不見可恤周受命  
方見其恤耳順則上下勤恤而恤常在心逆則上下怠玩  
而恤將在國矣重有邦兢業說遺羞不是不能顧綏之謂

使侯職不盡必壞我屏翰非君羞而何周方全盛豈憂諸侯不附而諄諄以王室爲言乎蓋在康王心禮說自名厥勅子皆居喪亮陰之稱此節雖專告諸侯之詞實舉外見內

按五等通于天下而曰一二伯父者周道尚親親執叔先于五臣且與首于十亂有由然已而七國危漢入王傾晉世主不勝其褊心而同姓無尺土之封祖免遂降于庶人矣中興之烈周召夾輔東遷之衰晉鄭焉依宗臣何負于國哉

群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尚書羣籍卷五十一

十六

群公舉內該外自太保而下皆自聽命聽報告也凡相揖者拱手相讓相揖而進相揖而出是朝儀王釋冕反喪服蓋正始後卽循宅憂之禮見得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朝廷之禮社稷爲重王者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已私服也此節直照前顧命王麻冕黼裳作結蓋王自麻冕黼裳入卽位以受顧命及受同以祭受璫以朝又受群臣進告以報誥皆盡于癸酉之一日故此終之曰王釋冕反喪服

禮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越綽行事不敢以卑廢也夫祭猶越綽况始受天地命焉山川百神之主邪若堯世于初生尚用冕

尚書羣籍卷五十一終

尚書羣籍

後學 東海清士逸輯著 古濤張孫振鑒定

畢命

畢公高食采于畢周世居太王王季都其後畢萬受魏于晉爲魏之祖

通篇保釐爲主惟文王武王四節將命公保釐故先舉文武周公以公與匹休意發之今予祗命六節正托公保釐之事邦之安危四節遂期公保釐之效末言先王前政又結應文武周公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

尚書羣籍卷五十一

一

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此記康王命畢公之事牘月未盛之明也此日未有事記此爲下于申張本叙年月已不畧矣曰朝步日至豐曰以成周之衆皆鄭重之詞宅洛與命周公留後咸周家創有之大事故始則至豐并告文武終則因烝祭于文武之廟行冊命焉重其事也命君陳無至豐之文惟畢命有之畢公嘗相文王康王示不敢專命之若文王臨遣云爾告與命不同告則兼告文武命則止于文王之廟足矣以成周二句要暗蒙周公謹始君陳和中以歸到命成終上曰成周之衆又曰東郊者以民而言則殷民實周家成業所在

以地而言則下都在鎬京之東其實一也。保釐二字史籍篇指爲文實根周公師保萬民保字來以容蓄爲分辭歷在釐中看山據下旌別淑慝正其釐處而俾克畏慕剛善惡兼成而保在是矣釐是事保是釐之意以釐字作主不可以旌淑爲保別慝爲釐又不可謂釐之中有保保之中有釐蓋一旌別之間自其恩義言之則爲保而不失手剛自其辨別言之則爲釐而不失于柔保釐不是二字有保無釐所謂不滅厥族民罔攸勸也此二字交互不得折開不得周至成康其易大有之時乎而幾伏東郊是王化所自始也人心風俗天下示訓焉郊圻封守四海倚仗焉

尚書章句

周畢命卷五十一

二

世久平則逸逸則奢麗惟禮可已之故訓德義世久平則文文則尚言寡實而救文莫如忠有恒體要忠之屬也此保釐意也

呂氏曰周公始遷商民戒長治者不忌于凶德包以大度善惡並育以安反側也至君陳則商民寢服周化故簡修進良猶未大區別也至康王則世變風移矣苟猶兼蓄並容則餘孽不除終爲良民之害故命畢公分別居里不惟惡不能以染善亦將無以自容勢不得不入于善矣蓋惟此時然後可以舉此政爲治之序固如此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

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慈殷頑民遷于洛邑遷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率○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滅厥族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

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叙文武引起周公惟文武惟周公惟公各用惟字發端相連並舉正隆重畢公望以若成烈休前政以對文武周公○此節示以得殷之難欲公重保釐之任王若曰嗚呼父師成周之衆豈易得哉惟文王武王相繼敷布大德自西土以達天下用此之故而後能受殷命有此殷民焉不徒

尚書章句

周畢命卷五十一

三

曰文而繼以武不徒敷德而且敷大德又敷于天下俱要看蓋渺小之德雖敷未必克受殷命不敷及于天下亦未必克受殷命用克二字着力看所謂克堪川德也受命要歸在得殷民上敷大德就政事見德止西土而曰敷于天下見所及之廣文武德化積累自然漸被暨及非有心廣之也于文武合言處形容其難

此見化殷之難惟周公六句一氣說到厥訓方落腳先王兼文武却重成王上先王既兼創守則慈殷是綏定中一節遷殷雖在成王時然輔成王化殷卽是導文武之成烈故總以左右先王言之慈殷四句相連下謹慈是區處之



嚴防閑之密意乃周公因時爲治之大體遷于洛邑三句  
卽是殷之事殷民累叛則爲舊俗漸染而然遷洛近王不  
惟彈壓且化訓之正步殷之妙非別有法令之甚密邇式  
化直說密邇王室是比介我周奔走多遜有身教意式字  
有力上用以此而使化于德義之訓也此句是遷洛密王  
室之主意既歷二句蒙式化句來既歷句言其久三紀內  
合君陳和中意在內但未可露世變者易世之後老者死  
壯者老蓋前是嚮強之氣盡矣風之移者轉警民爲友民  
也世變卽歷三紀是風移卽收放心是世指一世變卽於  
變之變文武燹伐猶屬草昧至成王則文章大備宇宙一

尚書卷五十二

周書卷五十二

四

新矣舉世皆已變而商民之習始移移尚未盡變但曰心  
向道耳見艱難意四方二句一直說從化字生來四方無  
虞以殷民言虞者虞此而已當時四方內只殷民隱隱伏  
朝廷大虞殷民化則四方中無可虞之事而予一人甫釋  
其外懼矣須知非四方因殷民化故無虞也寧字不作慶  
幸說照化之難則許大心力費盡纔免憂虞想這安寧光  
景宛然在目予一人始可從容導化非坐享安寧之謂若  
君心宵旰豈能一日解通節要發出艱難意周公恭殷惟  
時教告但有訓耳故君陳繼周公師保成王惟勉以由訓  
王畢公代君陳保釐康王亦勉以由訓可見訓卽是政非

單以旌別爲保釐也此節正周公克慎厥始○然化之亦  
豈易哉惟周公管左右文武以及成王安定我國家于開  
創守成之日其道安在殷民頑梗國家所由不安公則謹  
密而防閑然所以甚之者亦惟遷于洛邑使密近王室絕  
其煽惡之勢起其向善之心用化于我之訓然未能遽化  
自周公遷洛至今三十六年既歷三紀之久化之非一人  
世代已變而故風始移向之四方係朝廷之虞者惟有殷  
民至此殷民化則四方總屬無虞予一人乃得以優游致  
理矣化之又何難耶

尚書卷五十二

周書卷五十二

五

董玄宰曰余聞蜀有隱君子者妙解洛陽元會運世之  
數以合授時之法謂天地之運自子至巳以漸而長自  
午至亥以漸而消帝堯以來授時之所以減筭而推者  
其法同此然授時知一元之運有增減筭而不知元會  
運世皆宜增減故推之往古大體雖合而纖微有違也  
余嘗用其言而妄意之譬則人焉以一生計則自少至  
壯歲長自壯至老歲消以一歲計則自春徂夏日長自  
秋徂冬日消以一日計則自子及巳時長自午及亥時  
消第其大者易明而小者易忽耳安得謂在幼之時皆  
長而無消在老之時皆消而無長也天道之運疑亦類

此○王衡曰諱者往往不揣本末而修言存神過化之  
奇曰天下吾一體吾朝發而夕訖如精神動于中而毛  
髮皆指翕然而熱津津然而汗洽矣奚以需久爲夫天  
下固一體也乃其沉痾于情僞隔闕于名法痠痺于堂  
簾之萬里而迷錯于政治之多方者非一日也一體者  
漸而彼我矣而胡越矣普醫者以鍼石消息之由有度  
出有候其間不能以毫末夫王者之施仁于天下亦甚  
不易矣其初固君自君民自民煦之以慈惠如食假子  
肥而不澤率之以趨事如操生器棘而不甘躡之以刑  
賞如策木馬警而不痛涵而涵之至于朞月三年民相  
親相愛之心脉脉然動矣而猶患其蒙肅而不開斷續  
而不屬方其未開未屬也而爲人上者生一不能待之  
心滅裂而施之則吾所爲親之愛之術總化而相仇而  
往往求治而得亂是故王者必以吾之常心常政而御  
天下無常之民先體其好惡情欲之同次察其剛柔燥  
濕之宜爲之溫養其天和而徐理其脉絡使其不學不  
慮之良心日生日息而不自覺其視同里之疾痛長上  
之緩急初猶路人之漸而父兄子弟之又漸乃腹心手  
足之如鍼氣之復也歷盡五藏十二節時至候來翕然  
而熱津津然而汗洽矣夫是之謂仁夫王者亦豈能以

我仁天下哉以天下仁天下而已天下大物也強之令  
則愈分使各得其分則自合王者非惟不求親求愛示  
天下而且不欲天下見我親之愛之之心其于民也牧  
以地得長以貴得師以賢得儒以道得宗以族得主以  
利得更以治得友以任得而王者無與焉司民協孤終  
司商協民姓司徒協族司寇協奸官協職工協革場協  
出原協入而王者無與焉而要其所得所協之民皆王  
者之民相得相協之心卽王者之仁此王仁所以爲大  
也不觀之戚乎六戚皆主感而其五皆有係于感則勝  
不能喻指股不能喻腓腓太靜輔太動于感道皆末必  
至于憺憺盡忘何思何慮而後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  
而一致夫同歸一致則仁矣至于同歸一致而後仁出  
一切思慮所及威權術使之外則信乎其不可以欲速  
矣然則奈何以世爲限或曰三十年爲一世天時人事  
于此焉變矣治變亂亂變治或盡亂之變而大亂或盡  
治之變而大治初變革而繼變革心讓民心而成仁如  
酸花成蜜釀黍成漿皆有生熟焉試以善人律之百年  
而勝殘去殺縮善人三世之仁而成子一世雖王者之  
功德乎吾猶以爲速也而或者又曰父子相繼爲一世  
蓋父養其疾至于而始見父力其德至于而始食后相

不立太康之餘醜也。穆滿考終文武之遺澤也。守成業者其治其亂半有所受之矣。○唐鶴徵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則知天地雖大以乾元視之亦與吾均爲萬物中之一物爾。物有大小而乾元必舉其全德以資之。故物有大小而咸有乾元之全德。特在天謂之命。曷能視資始人物者而有加在人。謂之性。曷能視資始天地者而或減益以天之爲天。以此乾元始之。卽以此乾元統之。萬古此天命萬古此乾元。亘萬古而不變者也。一界之人遂墮形氣強弱昏明乘之情僞智故投焉。人之所以爲人其變不勝窮矣。非準以不變者又安知其變者之所自來。未嘗不與不變者渾合而無間哉。吾性至靜無感之先淵乎寥乎不可意識識不可見聞知欲見性者非窺于一善之端倪無由得其至善之全體也。曾則以止定靜安而剛能慮能得之門思則以戒謹恐懼而呈莫見莫顯之妙猶未也。孟且以不學不慮則驚爲其自然之天機知愛知敬則併示其本來之面目此正吾始之所資以生今日所由以生生不已之理雖在紛紜萬變之中而確乎其不能變者因其一端之發見而窮其全體之極至直與天命之亘萬古不變者渾合無間性可得而盡矣。吾于仲尼之象乾而得至命之說焉其

尚書章句

周畢命  
卷五十二

人

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乃利貞此自體乾之君子言也。夫天有天之元亨亦必有天之利貞何待于體乾之君子始稱利貞也。天能生物而不能俾物之必遂其生天能付物以性而不能必物之各盡其性矧昏明強弱情僞知故之變至于不可勝窮盡宇宙而觀之其刺謬乖戾吾不知其什伯千萬也。保之既不可保合之又焉能合哉。必且散漫而無統蹤豎而失倫是始能以一乾元散之萬乾元終不能合萬乾元爲一乾元。乾坤或幾乎毀矣。惟君子幾乾道之變化而變化之吾盡吾始之所資以生今日所由以生生不已之理令物物皆盡其始之所資以生今日所由以生生不已之理于是乎以命言者各正其命以性言者各正其性合萬乾元而爲一乾元矣。此泛論今日化殷治體以寓托重意特論勸民之治理在因時爲政非勉詞也。道有二句串說世道有升之時有降之時爲政者世道風俗之主也當政由俗革雖是泛論要舍周公君陳而帶畢公在內只提起勸民說言世道有升降勸民之政當由俗變革若論今日由俗之法民惟在戒厥戚而已。戚不沒其戚便是保戚不混于戚便是釐下文言庭別而此專言勸善者意主于防小人而法專于厚君

尚書章句

周畢命  
卷五十二

九

子也。○運是運諸世者，就人心風俗言。政是措諸治者，就法制教化言。此道字非道理之道，乃世道也。卽從下俗字見出，道本一也。何高下之可言？俗美則道升，俗惡則道降耳。首句已含俗字，故下云政由俗革。俗以世之所成者言，而道則包乎俗矣。俗釀于人之習，道成于俗之靡。升則淳降則漓，降與升不同，而初升既升亦各不同。以道視之都，是恒理而俗遂成于其間。使俗已漸詣于升，政尚沿于舊，安所稱旋轉施爲？聖賢維世大機全在革字。降者革之使升，升者革之使不降。俗革乃以政而革俗，非因俗以革政也。若說因俗變易，恐非君相甄陶一世意。天之所因而君相革之，自周公蒞殷，君陳和中，三紀以來皆是自降而升。今當方升之時，政在使民勸，須將一向勉強從善之心，都陶鎔革盡，當以仁義禮樂爲臧，非止不反側動搖爲臧。善善者著其辨，以示勸也。只在善一邊說，此之簡修進良爲更備矣。勸字說得深，爲善的一段幽心苦志，上人未能深諒者多。今特還以善之真面目示以善之極快，誰不躍動？有如不減厥臧，是泥于舊政而不能由俗民無所勸慕而爲善也。周公君陳之政，何以成之哉？罔勸在精神上說，蓋其意雖向善而未忘乎積習頑梗之後，一傳眾咻，不能自信，若無引誘維持之權，將不見善之利，徒見善之苦，在我

爲毀虛名，在彼爲遺實德，而抑鬱無聊之意，且廢于半途矣。民安所勸？勸字有進進不已意，須切道升升字方照得。成終意，臧厥臧彰善之事，單言善者旌善則惡自別也。亦可見別惡非聖人之本心，罔勸反下畏慕，臧勸正保釐之法，所謂政也。○嘗試論之，世道不同，有值休嘉之會而爲升焉，有當淪替之秋而爲降焉。爲政者由一時之俗尚而變通改革，不惟降者當有以矯枉而升者亦當有以作新。卽此以觀，此一東郊也。周公當降之時，蒞殷頑民而降者得升之機，君陳當升之時，懲昭周公之訓而升者得至之漸。今日由俗爲政，所革何在？勸善之道以善爲之標，苟不善其善者而涸焉無別，民且視爲故常而無所率以相勸矣。是善善者乃所以使之皆爲善，迎允升無降之時也。此今日之政所謂保釐者也。

程明道曰：聖人卽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爾。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爲天地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又曰：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于惡，流于一物。

○施山俗之政，非德業極盛，必不能堪，故直接惟公字四

世字與予小子相照惟公五句贊美其德望之辭懋德是  
渾說勤小物在懋德中抽出言之德由微而之者有盛德  
必矜紉行總一德也。弼亮四世中至正色祗師言罔不祗  
師言者于化殷之事甚切統歸到盛德。弼亮四世多于先  
王則後日可知也。故隨接予小子垂拱仰成終耳。○惟公  
懋德二句以德言弼亮四世舊以業言然正色二句是懋  
德之化當不得業字即云嘉績多于先王亦是懋德之所  
成者不可以績與德對看須以懋德為主而弼亮以下則  
本懋德一直叙下惟公德在身心者既盛矣而又能造次  
加飭勤于小物物小不謂非德中物取小不謂非德中取  
南書華裔 卷五十二 子二

亮天工之亮懋德克勤在弼亮處見正色二句相連對足  
之辭正色立朝足以表率群下而群下之瞻其德輝者若  
大若小莫不敬服其可仰法之言見精修盛德自呈模範  
無待矜莊盛德光輝自足立表儀正色者其常也而風采  
所示信在言前矣故祗師言非只言上領略乃師法嚴行  
徇為爾德處罔不祗師言緊接下字說來所謂正衣冠尊  
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也其為德也不言而化其為教也  
不肅而成就祗服觀之若見為公之率耳蓋畢公持之以  
正群臣承之以祗都從畢公心源處點攝有出于聲色外  
者不顯而百辟刑之相道愈光則物情愈協可見坐鎮東  
郊妙有彈壓重弼亮祗師言不重正色上合之見四朝元  
老有克勤小物之盛德間望嘉績句則帶弼亮三句說言  
以是德而為是事是嘉績多于先王見在昔已多矣多即  
多于前功之多乃克勤之心若以前朝奏功為未足而日  
求多也則能多于今日可知此句與仰成句相連歸束在  
下句見先王之予小子尤賴之正足弼亮四世無限倚  
重意垂拱亦因祗服說來重成字看成即後成終之成垂  
拱仰成仰其勛民之政以成世道升而益升又非但以寧  
而已非歸美之辭乃仰畢公之能成終也為下成終張本  
氏漸曰世臣舊德功業已見于時聞望已孚于人雍

春廟堂天下想聞其風采足以康頑立懦敦薄屬倫  
泰山喬岳初無運動之勞而功之及人厚矣畢公四  
元老雖有不可及之盛德常有不自足之誠心小物不  
以不必勤而勤嘉績不以已多于前時而或息正色然  
容而使人之非意自消出詞吐氣而使天下之群心  
服保釐之任舍公其誰○程伊川曰聖人之心未嘗有  
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今人主心不定視  
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  
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又曰易之艮言止之  
義門艮其止也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  
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  
而出纔見得這裏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是  
不出來也

尚書章句

卷五十二

十四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  
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  
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  
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湯陵德實悖天道敝化  
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  
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

惟以永年惟德惟善惟時乃大訓不由古訓守何其訓

此正命公以他服之責也假命就至貴則廟中行周公之  
禮上見周公慎始事為成終故始終皆言公事第成終  
未可露出下五節皆命以周公之事嗚呼父師東郊者周  
公之所有事也今事惟出于周公者予敢就祖廟而敬命  
之公即不為東郊往當為周公往矣往哉則形容其勿辭  
意不可入化殷事講要知周公之事從茲殷節生來從殷  
以下數句事豈畢公所應為政由俗華殷民過一時必有  
一時作用在今日推移變化公事一周公之事周公未了  
事件非畢公莫終惟畢公能知周公之心成周公之終他  
人不能耳通典成王時畢公為太傅故知代周公為太師  
也

尚書章句

卷五十二

十五

旌別節正示以今日由俗華之政見得命公以周公之事  
亦祇在勿替周公之政照上無虞源一層看殷民在化訓  
後雖已萌好惡之良心而餘風未殄不可無勸懲之大法  
則所以變通謹愼之道以成保釐之道者莫要于旌別淑  
慝上文所謂戒厥臧是也旌別淑慝雖似兩分然旌淑即  
以別惡故以旌別淑慝為文首句提綱然下六句分不得  
亦斷不得表厥宅里說旌淑而癉惡二字則指惡言意在  
用彰為癉究竟無惡之可別弗率二句言別惡而慕字則

從淑來意在因畏生慕。究竟欲惟善之是旌。總見以威  
為主。申畫二句全要承周公當日誌殷遷洛式訓時意。郊  
樹圻封各有守以示固矣。今當既歷三紀之後。將彰輝  
申是慎而善者之宅里與惡者之井疆。倘四顧而不知則  
何以訓。將彰輝是申是慎而善者之表樹與惡者之殊  
倘輟易而不知。則何以訓。故申畫慎固正彰輝作用。故即  
以康四庫亦不外是。蓋以四海備四海其勢以遙鎮以京  
畿備四海其勢以內鎮。今由俗之政妙于以民安民與之  
爲畫守誰不亦畫守是安而不知淑。應之風已遠矣。此真  
周公之事。○照上不減厥臧句重旌淑。邊旌別淑。惡者  
其爲淑者以別之于惡也。重在善邊。別惡總以成旌淑之  
政。畢公時東郊之民善者多不善者少。即有不善亦是  
之匿于心。非顯然爲惡者。凡有纖欲未削俱成惡。便可畫  
驅之善旌淑。緊連說一步緊一步。爲善者闢然內修未  
以彰顯動心。而以宅里之表彰爲輝惡之機發其內省之  
疾。正去其匿心之惡也。表宅里如後世之表賢者。虛名  
子鄉是表字上點出能率訓典與下弗率對。彰善二句。即  
在表宅里上見。曰宅里者。既表異其居。又表異其里也。  
識也。識其善表異其所居之里以彰其善。而使惡者  
能焉。蓋立善者之風聲使聞者興起。所以爲風俗無窮之

尚書卷五十二

周書卷五十二

十六

計也。欲使樹其風聲于不泯者是旌善的本意。輝惡二字  
甚輕。只帶彰善言之。不可得別惡說。只是善者彰。則惡者  
自愧。是乃所以病其惡也。使人有所感動曰風。使人有所  
聽聞曰聲。風之所聞即爲聲。不可分。其不循教道之常。則  
殊其井疆。所謂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若此者。非真欲  
絕之。蓋使之畏殊斥之醜。而慕爲善之美耳。欲使能畏而  
慕者是別惡的本意。井疆下補罰惡保善字。與上對。卽克  
句亦卽在殊井疆上見。善者則顯。惡之而樹風聲于不泯  
便有率不良意在。惡者則儀刑之而使畏慕以自新。便有  
同歸于善意在。井然條理之中。而有譎然安保之意。所謂  
保釐也。須知殊井疆在表樹後。表樹而猶弗率。則彰輝無  
所施。有殊井疆耳。如此說方合。臧厥臧意。然弗率者殊其  
井疆。五陽一陰。然後可以決決揚庭。不知時義而錯施之  
爲惡者衆。或以召亂矣。實顯得宅里井疆既已區別而郊  
圻圻守之域不嚴。則惡者將有越志之圖。而善者不獲安  
全之利。東郊不靜。卽四方之無虞未可保也。故復嚴東京  
郊圻封守之制。令人心懾于王畿之尊嚴。知其勢之無能  
爲而已矣。重申字慎字看。申畫慎固要不失周公之舊意。  
郊圻二字。平以地言。重疆域。瀾東瀾西千里之勢。周公昔  
已畫而此又申之。孰爲遠郊近郊。孰爲圻內圻外。使此疆

尚書卷五十二

周書卷五十二

十七



彼界不使歲久溼也。封守二字串以人言重險阻自周公  
經畧以來因地設人昔已固而此又慎之慎固者謹斥壤  
詰戎兵孰司城池之險孰司要害之衝勤者必勸怠者必  
懲使地勢兵威巍然險阻不可犯不使時平玩也邑外  
曰郊天子之縣內千里曰圻封守即郊圻之關塞險阨也  
皆指洛邑言要知洛與鎬京通在畿內但此所指在洛宅  
里井疆俱在郊圻之內故須申畫慎固以防之申畫以尊  
王畿之勢慎固以嚴王畿之備總以維旌別而防範人心  
者郊圻封守乃有國不可不戒者但易湮易玩皆起于  
人心心勸善爭自濯磨有不申而明不省而固者申之慎

尚書卷五十二

周禮大司馬

十八

之而即康矣以康以字緊根上說無工夫而微有力不作  
效看洛邑土中變由中起四方響應故以康四海為言蓋  
東郊密邇王圻殷民素稱不靜王畿壯則殷民靜與四方  
無虞同看非謂四海革心向化也總革俗道升內事

正義曰旌旗所以表識貴賤故傳以旌為識○周禮大  
司徒乃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此所謂郊圻  
之制昔周公規畫者也有掌固司險掌封疆人之官掌  
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畫  
三廵之夜三警以號戒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封法  
凡國都之境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有

山川則因之此所謂封域之險昔固有守者也畢公分  
止東郊耳乃以郊圻封守屬之何也蓋洛邑與宗周通  
封畿宗周鎬京也方八百里入其八為方百里者六十  
四洛邑成周也方六百里六其六為方百里者三十六  
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然則洛之封畿即  
鎬京之封畿鎬為洛之根本洛為鎬之陪輔形勢合而  
不可分周公營洛取四方朝享道里均而已初未嘗欲  
舍鎬京而廢祖宗之舊也知此則知申畫慎固之深意

尚書卷五十二

周禮大司馬

十九

○王應電曰按井邑丘甸溝洫滄川通成終同比族  
黨伍兩卒旅其起數皆不同者井邑丘甸縣都至于兵  
賦以田為事田之勢方但欲其備車馬兵器以防調發  
故各寓于野而以四起數遂溝洫滄川至于疏導以防  
水為事防水之勢長當與居其間受其利者任其事故  
曰井曰牧並以各水為分而以十百起數通成終同封  
畿者王于封國有國之事莫急于農事莫重于兵賦故  
兼夫丘甸溝洫二者一縱一橫水于是而治賦于此而  
定兼夫十與四而為數也若夫比閭隣里王于教訓服  
役守禦以民為事教訓必會集而後施設民必于農隙  
守禦宜于團聚故皆在邑而以五起數若軍伍之法止  
則百人共庇一車戰則用伍兩卒旅以為奇正更休故

亦以五起數莫不各有天然之數所以不同也或乃欲  
比而同之至以井田爲伍萬人爲一軍何其謬哉○又  
曰按三代授田有五十七十百畝之不同者皆因步有  
多寡否則尺有長短耳步有多寡者如古以步百爲畝  
自漢武至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故殷人以一百四十  
步爲畝則七十畝當周之百畝夏后氏以二百步爲畝  
則五十畝亦當周之百畝也謂尺有長短者如三司布  
帛尺以十二寸通用尺十寸周尺止六寸有奇蓋周建  
子度從黃鍾起數故尺短殷建丑度從大呂起數尺差  
長夏建寅度從大簇起數尺尤長其說亦通不憚經界  
豈易事而可如是紛更乎經界既移則廬舍亦當盡爲  
改造且每井田中必鑿一井以備汲灌此井田之所以  
得名也亦將盡爲收鑿乎蓋井田起于黃帝至少康云  
有田一成則井十爲通通十爲成之制已久夏后氏亦  
非全用貢法也○留青日札王制疏步百爲畝是長一  
百步濶一百步畝百爲夫是一頃也長濶一百步所謂  
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也佃治土也夫三爲屋是三頃也  
屋三爲井濶三百步長三百步是九百畝長濶一里也  
若夫路程則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又方一里計十二  
萬九千六百步也或曰三百六十步爲一里若夫居止

則五家爲鄰五鄰爲里或曰五家爲軌十軌爲里○魏  
書高允傳曰古人云方一里爲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  
田三萬七千頃○周王城者謂之環涂環涂環城之道  
直出者謂之野涂近郊四萬夫遠郊十六萬夫甸地七  
十二萬夫稍十二同縣二十八同疆十六同萬夫之四  
面後橫謂之川川上謂之路同之四面縱橫謂之滄滄  
上謂之道近郊至甸地惟方正然後可以爲井○禮書  
春秋傳曰天子一圻周語曰規方千里以爲甸服王制  
曰千里之內曰甸則天子寰內五百里中爲王城百里  
爲郊二百里爲邦甸三百里爲邦甸四百里爲邦縣五  
百里爲邦都○司馬法云六尺爲步百爲畝畝百爲  
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  
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  
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一同百里提封  
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邑  
方二里積三十六夫采地之制井田之稅異于鄉遂謂  
之邑則民以里居四井同邑故也丘方四里積十六井  
一百四十四夫謂之丘則民以族葬四邑同丘故也甸  
方八里六十四井積五百七十六夫出稅旁加一里計  
三十六井積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共方十里出車一

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縣方二十里四百井積三千六百夫內二千三百四夫出稅一千二百九十六夫治洫蓋大夫家邑也都方四十里一千六百井積一萬四千四百夫內九千二百十六夫出稅五千一百八十八夫治洫蓋王子弟卿大夫采邑也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積萬井九萬井內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洫小司徒○六鄉圖云比出軍五人閭出二十五人族出百人黨出五百人州出二千五百人鄉出萬二千五百人六鄉之地共四同計四萬井三十六萬夫也○六遂圖云六遂之地十二同十三萬井百八十萬家除七萬五千家受田此野外六萬家受十二萬夫每三家六夫半六家十二夫爲割餘爲公邑○五等采地圖云遠郊之內居地四同甸地十二同稍地二十同縣地二十八同都地三十六同分甸地爲六遂餘爲公邑蓋以賜者爲采地以不賜者爲公邑○六鄉之地圖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六鄉之地居四同積四萬井三十六萬夫有山林川澤溝池城郭塗巷宮室三分去一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鄭樵曰遂人云十夫有溝百夫

有洫千夫有洫萬夫有川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有九萬夫當得九川而川洫溝洫不幾太多歟匠人云井田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洫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僅有一洫不幾太少歟鄭氏求其說而不得註遂人則曰此鄉遂法以千夫萬夫爲制注匠人則曰此畿內之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尋考鄭意以二處不同故謂鄉遂制田不用井畫惟以夫地爲溝洫法采地制田則以田畫而爲井田法是以遂人匠人制田之法分而爲二矣求之于經則無明文詳考匠人遂人所載溝洫制度無不相合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孔一井井中有一溝直一列九九井計九箇溝橫通一洫直是什夫之地有一溝百夫之地有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洫而爲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萬夫一孔爲一成中有九洫橫一列九有十成計九十洫直通一大洫橫九洫而兩川周其外是謂九萬夫之地合而言之成間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間有洫是一同有九洫匠人遂人之制無不相合周家井田之法通行于天下未嘗有鄉遂采地之異但遂人以一直言之故曰以達于畿匠人以四方言之故止一同耳○內而鄉遂外而縣都其法一也然在鄉遂則自一井積之方十里爲成又自一成

積之方百里爲同所以言鄉遂授田之數也在家邑則自一井積而爲邑爲丘爲甸四甸爲縣爲都所以定公卿之采地也鄭康成不察內之成同外之邑都皆自一井積之見其廣狹不同而以爲井田異制又爲之說曰一甸之地旁加一里以爲成一都之地旁加十里而爲同此康成之誤唐虞之世天下號爲萬國至周之初宇內千八百國周公于是欲分而爲五等自公以下所食之地少附庸之國多欲其以大比小以事大庶幾可以小大相維然必建邦國之時方定其地初非取先王已制之國盡從而更張之也定鼎郊廓謂之建國以爲民

尚書章句

周畢命卷五十二

王制

極然成康未嘗都洛幽王之敗周始東徙此所謂定其制而未行者三等之國分爲五等法雖立而未行亦此意也

徒旌別而不正其敝俗則俗之流失旌別亦有所不行矣正俗之道莫先治體蓋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故政有恒辭體要之與好異在此而不在彼也上三句泛論治體當如此未就治殷言商俗以下則推所以然之故而治體不可不敦也此處方實指畢公以旌別之道布爲紀綱謂政以旌別之道敦爲號令謂辭皆化民成俗所係俱指在上言註對督者以時言而恒爲長久之義對常者以理言而

恒爲平常之義趣完具而已猶云辭取達意貼簡字衆體所會猶云指遠而言近貼實字體則身體自首至尾無一不具無一不實也要即體中所切要者如人身上有領下有要乃體之關會處則要害之所也由俗之政全妙于革用革之處即貴于恒有恒者心不倦而變通處持個可又純一不擾有以示斯民之法守故爲可貴革俗降而升之辭前有訓而可憑革俗升而益升之辭後有訓而難泥體要者心不煩而反覆曉暢內求其簡實不浮足以起斯民之承聽故爲可尚政辭如此皆不好異者能之若作聰明而好爲異政則事紛更而厭持久不能有恒趨浮末而好

尚書章句

周畢命卷五十二

王制

爲異詞則言雖多而理不足安能體要不惟云者言不足貴不足尚也如云不惟有好異之心政趨而勞辭趨而競爲也曰貴曰尚曰不惟相照看有恒在心操純一體要在心操樸雅不在政辭上着脚而在所以出政宜辭者衆其好異之根源方可所以欲政令純實者何哉蓋以商俗靡靡非有恒也利口惟賢非體要也雖周公謹始君陳和中之政修體要之詞以革其俗耶靡靡是相隨順而不能自持之意與有恒反利口則支誕而不簡約與體要反正所謂好異也餘風未殄本周公君陳說來念只是憂念勿作

勉語畢公四世元老豈有不恒不體要等失康王見前俗治之以周公君陳而未殄甚有憂焉憂之深故命之切耳須開開就治體論善由俗者必救俗常防其有餘善救俗者必矯俗在鎮其不足不動聲色而措天下在畢公念頭上耳圖一時赫赫恐傷平平之體守目前平平又恐難勵作新之氣二公不為不恒不要矣而餘風尚在將不可以恒要化誨歟抑二公之政與辭尚有當慮者歟其中必有道理要念恒要所以能致化而殄餘風之故通節是摘被政由俗革處

屠隆曰本乎心靈發乎辭采以此論世氣運升則文升

尚書叢書

周畢命  
卷五十二

二十七

氣運降則文降若形影聲响弗能越矣終日默而未嘗默終日言而未嘗言執玄德于心而或託之文以寫之非神聖疇能然乎○徐幹曰且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而不倦謀謀如也夫類族辨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達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見遺也○蘇子瞻曰予以書考之知商俗似秦俗蓋二世似紂也張釋之諫文帝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函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今以嗇夫口辨而超遷

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為口辨而無其實凡釋之所論則康王以告畢公者也○正義曰韓宣子稱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紂之為人拒諫飾非惡聞其短惟以靡靡相隨順利口捷給能隨上意者為賢商人效之遂成風俗由此以覆亡國家殷民利口餘風至今不絕公其念絕之欲令變惡俗也

余氏曰自此至不由古訓于何其訓又明化商之要不徒別殊之又必化訓之也大抵商民不善之餘習有二利口也驕淫也利口則化之以政令之靜重驕淫則化之以德義之成法

尚書叢書

周畢命  
卷五十二

二十七

以上立旌別之治體總為治殷民計然不先有以訓之亦何以考其從違而施旌別之政以下三節獨提殷士以殷士固殷民之倡也舊解只說上是政下是訓失却獨提殷士之意此節先引古語起下不可不訓意然推重旌別又開放心以人心尤風俗所係也承上言商俗靡靡餘風未殄公固當念矣然據我所聞則殷士之病源亦有自也引世祿以為商士發端鮮克由禮叙失教之因世祿之家不可謂桀不知禮然大抵不由禮者為多凡人世有祿位財多勢重便縱恣其心不能由天禮之制不由禮惡之源是總說以蕩三句正其實也是惡之流蕩不檢也既不由禮

則心無所制乃肆其驕蕩凌滅吾身五常之德以蕩二何  
直下蕩自習生德由天賦以習氣之驕蕩戕天性之本然  
名爲喪失人心實則悖畔天道矣。敝壞淳厚之風化而競  
以奢侈美麗相高也。敝化在奢麗上見奢者麗之因麗者  
奢之成此正所謂鮮克由禮也。未句總承上四句說始乎  
蕩卒乎奢麗若此者不特一世爲然萬世世祿之家同此  
一流寧有挺然自拔而以禮自閑乎古人之論世祿如此  
通節皆古語流字從上風字生來萬世同流則今日之未  
殄不足怪矣此節輕重起下節意

尚書章句

周畢命  
卷五十二

二十九

葛洪曰夫守禮防者苦且難而其人多窮賤焉恣驕放  
者樂且易而爲者皆達達焉于是俗人莫不委此而就  
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之操業長以買官而富貴或  
亦其所知足以自飾也其黨足以相引也而無行之子  
便指以爲證曰彼縱情之恣而不妨其赫奕矣此束身  
履道而不免于貧賤矣而不知榮顯者有幸而頓淪者  
不過皆不由其行也○荀悅曰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  
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  
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一作矣制敗則欲肆雖四  
表不能充其求矣○蘇子瞻曰惟惡能及遠故秦之俗  
至今猶在也

尚書章句

周畢命  
卷五十二

二十九

上舉古人之言此指殷士之傲一如所謂爲爾心說寤與  
上節相對席寵句對世祿之家看怙侈句對鮮克由禮看  
服美句對陵德悖道看驕淫句對敝化奢麗看然滅義惡  
之源服美三句惡之流怙字承席字說侈字承寵字說茲  
殷世士正所謂世祿之家也其憑藉光寵怙恃其奢侈者  
舊矣席者人之所處故爲居之義侈必越禮侈必犯上非  
義也增一分侈必減一分義若恃侈而妄肆必盡滅而無  
餘矣服美以下皆從此流出怙侈之事官室服用不止一  
端舉服美一節見之徒以服美于人而不耻身之不美則  
心之交德悖天道可知驕淫矜誇將由惡終則敝化奢麗  
可知實悖天道所以將由惡終也將殆也殆由這驕淫矜  
侈之惡終其身而無能挽救蓋習與性成意不必言不得  
其死而不得其死之意亦在其中人而由惡則意念紛飛  
精神銷鑠固有不得其死之理使未終之前一念悔改則  
且日罪愆皆可洗滌譬千年幽谷一燈纔照則千年之暗  
俱除惟不改而由惡以終則屬纊之日卽其滿貫之時最  
可痛恨看來怙侈三句對放收心言驕淫二句射開艱意  
讀者心肆淫者心佚矜者心傲侈者心浮四字皆就心上  
說驕淫矜侈其心便不復存故下接言放心此皆殷士未  
訓前日事非今尚如此心放則當收既收則當肅收放心

邇自周公謹始。以至今日。去收他。說非商民自收。若自收。又何用防閑。陳氏經曰。人之心莫難收于已放之時。尤莫難閑于既收之後。看來收放心。即前化訓風移本周公說。而閑之惟艱。畧帶君陳在內。蓋謹誌之時。雖或知所收歛。而寬和之後。尚未必有潛消。所以防閑其邪者。猶甚難也。只說閑。不說閑其後。便失成終之旨。須知上言餘風未殄。則此收放心。直如枝葉剝而根株尚存。謂之收。不過有所制。而不動防閑少疎。安知不復發。若一旦進之訓誨中。忘之防閑外。將所收之心。盡融又何難哉。尚猶須閑。便時時可復放。所以難也。艱。艱意多而恬愉趣寡。故以不剛不柔。

尚書章句

周畢命  
卷五十二

三十

爲訓之道。進于閑矣。周公君陳。不得不閑。畢公不在閑也。揚冠子曰。體雖安之。而非敢處。然後禮生。心雖欲之。而非敢信。然後義生。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辨者也。故君子弗徑情而行也。○陳白沙曰。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而已。此理于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觸觸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個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脚勞手。○羅念菴曰。方坤陰之已逆。而震陽之未生。固陰陽消長之間也。是時也。無有乎朕兆。無

有乎端倪。無有乎期候。彼一陽之來。舉何所自哉。是故有不如于有。而始于無。無不終于無。而終于有。一息之出其先。則入之源也。一日之子。其先則亥之交也。一月之朔。其先則晦之終也。一歲之復。其先則剝之極也。故曰。復見天地之心。言觀此而天地可見也。然此闔闢之始。必自渾淪恍惚。塊軋沕穆。不涉有無。不屬動靜。擬議有所不能至。思爲有所不能及。其猶陰陽消長之間乎。故曰。易逆數也。是故以其無分于動靜。有無常爲主宰。而言謂之天心。以其動靜有無交錯變化。而議擬思爲一無所與。而言謂之大易。以其變易不窮。終不離于主

尚書章句

周畢命  
卷五十二

三十一

宰而言謂之逆數。蓋自其源而觀之。若已判然于天地開闢之始。自其委而觀之。則亦不離于陰陽消長之間。惟不離于陰陽消長之間。則亦不離于此心往來之際。孰知夫元精之先一息也。孰知夫夜氣之先旦晝也。孰知夫混沌之先日月也。孰知夫閉藏之先歲運也。孰知夫太極之先天地也。是庖羲氏之學而未之嘗言也。又曰。夫心一而已。自其不出位而言謂之寂。位有常尊。非守內之謂也。自其常通微而言謂之感。發微而通。非逐外之謂也。寂非守內。故未可言處。以其能感故也。絕感之寂。寂非真寂矣。感非逐外。故未可言時。以其本寂故。



也。寂寂之感，感非正感矣。此乃同出而異名。吾心之本然也。寂者一感者不一。是故有動有靜，有作有止。人知動作之爲感矣，不知動與靜止與作之異者境也。而在吾心未嘗隨境異也。隨境有異是離寂之感矣。感而至乎靜，靜而變不可勝窮而皆不外乎通微。是乃所謂幾也。故陽靜萬變而于寂者未嘗有碍，非不碍也。有所主故也。苟無所主則亦馳逐而不返矣。聲與俱泯而于感者未嘗有息，非不息也。吾無所倚，故有所倚則亦膠固而不通矣。此所謂收攝保聚之功。君子知幾之學也。學者自信于此，灼然不移，卽謂之守寂可也。謂之妙感亦可也。此豈言說之可定哉？是有也。心也者，至神者也。以無物視之固泯然矣。以有物視之固惘然矣。欲盡欲之則亦塊然不知，凝然不動。無一物之可入也。欲兩用之則亦忽然在此，倏然在彼，能兼帶而不遺也。故曰操則有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古今學術之所以異，其在茲乎？百姓日用而不知，人知之而又與百姓同其日用，此二氏之所不及。學者難于自信者也。使于真寂端倪，果能察識，隨動隨靜無有出入，不與世界物事處對待，不倚自己，知見作主宰，不着道型名目，生證証不著言語發揮，添精神卽此漸能自信。果能自信則

收攝保聚之功，自有準則。譬之收寶物者，第不令其輕毀耳。必不至助揚其光，惟炫飾其華采以傷其本色也。譬之保赤子者，第不恣其挑達耳。必不至阻抑其好惡，增損其言笑以戕其天性也。惟其少有欠缺，便用作爲，幫補比擬，裝綴卽使功夫懇切，終不免影響依附。如以莢稗作五穀，較之稿苗與握苗又有間矣。豈所以充達而長養之哉？此非予之言也。明道有云：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不須防險窮索，必有事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固其準則也。○羅近溪曰：易云：復見天地之心。則此個心卽天心也。此心認得零碎，故言復亦不免分張。殊不知天地無心，以生物爲心。今若獨言心字，則我有心而汝亦有心。人有心而物亦有心，何啻千殊萬異？善言心者不如把個生字來替了。他則在天之日月星辰，在地之山川民物，在吾身之視聽言動，渾然是此生生爲機，則同。然是此心爲復。故言下着一生字，便心與復卽時混合，而天與地我與物亦卽時貫通聯屬，而更不容二也已。又曰：此心真體原本乎天宰，其布濩雖顯諸仁，而幾微則藏諸用，莫說耳目見聞到此俱廢。卽思慮之精巧，自是難容。真個千層鐵壁，莫喻其堅。萬里雲霄，曷盡其遠。必遇至人方纔

有個入路。唐宋諸儒初起志向愛討便宜。于日用尋常中。妄作識情。既作識情。強生見解。視燈影而忽多紅黃。瞰淵日而遽增光耀。遂指浮遊之念。謂是心源。且執計較之端。名為靈竅。視諸塵寰。遂欲之徒。仕路希寵之輩。儘為好學。無奈竟真不着。遂就假而不疑。入室無從。乃倚門而遠止。去聖愈遠。離道益深。

資富節示以訓殷士之道。正所以開其心者。永年以上言。殷士當訓之由。以下示以訓之所在也。資富承上席寵說。永年反上惡終說。能訓惟以永年。正見當訓處。惟德四句。舊說云。以德義為訓。則本諸同。然而民易從。稽古為訓。則

尚書章句

周畢命卷五十二

三十四

微諸已然。而民易信。新說云。惟德二句直說。若曰訓之者。惟德義是個大訓耳。訓出德義為大。而含古別無德義。不由二句反言。以找足德義訓民說。惟德義以為訓。便是由古訓處也。若曰不把這個古人德義為訓。把甚事來訓乎。看來舊說失之兩層。新說失之浮撇。須精心體認傳意。傳云。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此然字是承上二節德義二字洗發。惟字出來了。將由惡終以上案。云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善無微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為訓。于何為訓乎。此然字非進一步語。是了雖收放心二句案。蓋上

字來作惟。對方便法門。不由二句分明緊應。雖收二句。蓋經古字。減沒入大字中。一翻便轉。甚覺輕快。其如上文雖收二句作何安頓乎。故不由古訓二句正欲反求其為訓之本。勿與惟德二句平看。蓋德義已說過。此節不過醒出訓字。跌出宜由古來。然古字中含慎始和中在內。人所易曉。由古中含成終意在內。人所未喻。德義之神千古如一。德義之迹時刻密移。又不可泥傳無微不從。遂把二公硬教子德義來講。能明德如周公。在德如君。陳方謂之由古。自能訓民者。句句是今日旌別由俗語。民看來。却句句即是寬和謹愷語。方是對畢公說。由古處。不然印板二公舊告示張掛一番。一吏胥之任耳。何煩四世元老。蓋由古二字。正如藕斷絲聯。自謹愷寬和說到。臧臧古字。屬二公由古訓畢公身子。便已推上在內。便包下。惟周公克慎厥始三句了。雖就訓民處說。實就畢公地位說。曰政由俗革。至此曰不由古云云。非對足之詞。仍是說不臧厥民罔攸勸耳。○殷士席寵便是資富了。能訓則不至伐性喪生。而全其性命之正。向以惡終者。今將有令終矣。然亦須知罔生幸免不訓。則雖生猶死。能訓則節性惟適。百年永一日。亦承之意。德義本一物。因上有愛德滅義故。並言之。德以天性言。義以事理言。惟德所以化其愛德。惟義所以化其

尚書章句

周畢命卷五十二

三十五

誠義二惟字重看正見得人心固有別無他物故訓民亦  
不于德義外別立教條大訓只在人心固有上見惟訓周  
人心固有之物此乃民彝物則之公而非傾邪狹小之私  
也通已不通人通人不通古皆非大蓋由俗變革但可以  
行政耳至于訓則兩心相為質証而以真論真必有百切  
不可磨升降不能變者惟德惟義而已以視淑慝剛柔之  
升降不過德義中通化之形耳德義之體通達無間形骸  
都撤何如其大謂之時乃大訓即在惟德惟義上見但此  
等頑民不須別出一番議論就當時周公君陳言德言義  
向曾習服過者一一與他做戒一畫入便不駭不疑故德  
尚書章句 卷五十二 三十一

字相連讀德義末有不由古者不由便不可為訓于何其  
訓見當由古以訓也成王之告君陳于弘訓一事反覆詳  
言之康王之告畢公獨致詳于旌別之政而數訓之事僅  
微言之者何哉蓋君陳繼周公之後其相去之時無幾周  
公嚴以禁殷民之惡君陳和以誘殷民之善苟不存心加  
意于德義之訓則殷民情不知所從而謹恭和中之政無  
所施畢公當寬嚴相繼之後則善者已可旌而惡者已可  
別雖德義之訓不可缺然較之于君陳之時其為力之難  
易緩急固有不能以盡同者矣然要而言之周公之謹  
其于時為冬勁雪重水天氣嚴肅草木彫落而剪其繁  
尚書章句 卷五十二 三十七

之微機崇德義稽古訓反身以化商人也所以反求其訓化之大本化商之道至是盡矣命畢公化殷全在訓上着力益轉移風俗全憑訓入故周公蒞殷亦在式化厥訓而下列別惡每懲其弗率訓典資富一節却有四訓字故知化殷必自訓始前贊畢公師言而惓惓于辭尚體要有以哉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尚書章句

周畢命卷五十二

三十八

無窮之謂子孫訓其成式惟又上數節言當臧滅之後而時由古以爲之訓則或從或違淑慝可知而旌別之政可行則民之勸者可化于善而治功亦庶可成矣遂總結上意致丁寧期望意更端嘆息稱父師而言殷士所係之重欲其盡道以化之也不可說得似後時告他之語不剛不柔即上面旌別淑慝之事要見得說了後說的話若曰是必如是保釐而不剛不柔則民德信乎其修矣保釐就中渾看勿分貼不剛不柔乃所以爲保釐也未足安邦意○康王有見于萬物各得其所爲至匹夫匹婦無不被其澤然後爲至治之成故曰殷民

爲天下之孝殷士又爲殷民之望世變風移殷士式化則王畿首善而四方無虞邦之安由茲殷士也放心雖收遺風未殄一失其防殷士梗化則近者不服而遠者離心邦之危亦由茲殷士也是言其所係之重以起下意殷士係我國家之安危而所以御之之道不可不盡自今言之果何道以御之哉見得殷民染惡深而被化淺苟忿其不從而剛以治之則必怨慮其難治而柔以遇之則必玩惟因世道之將升而以化訓行旌別則謂之剛不可謂之柔不可將見滅與不滅無不自然相勸而殷士之德信乎其修治矣不剛不柔照下德字看剛柔偏任固不是德剛柔並

尚書章句

周畢命卷五十二

三十九

存亦不爲德惟風移之後所以滅滅者加以化誨剛可策勵人心然有約束之規無刻激之意則剛而不猛雖謂之未嘗有剛可也柔可恬怡人志然有煦育之恩無姑息之意則柔而不弛雖謂之未嘗有柔可也剛柔俱無可着分明是平康正直氣象所謂德也使殷士猛進焉而不傷于疾淫濡焉而不失于徐本性一還不覺凌滅之盡消是并化其剛柔以歸于正直也其德不允修也乎厥德允修指殷士言彼畏慕而修者豈曰非德而不無勉強未允也至此而畏慕之心化而爲克治之心矣正是能訓之效若未忘品節或一味寬裕皆不爲德要比有制從容進步不剛

不柔須令說若分說不剛便是柔不柔便是剛矣本文不  
曰剛柔而曰不剛不柔蓋曰剛便與柔對而保釐之政不  
以剛曰柔便與剛對而保釐之政不以柔兩不字最重從  
克謹志寬和上變通出來有許多斟酌妙理劑數十年之  
風氣會數聖人之精神方得民風允修而不必開修字有  
克治舊習工夫修曰允修由衷自由無待使而然此王道  
之極功故下文以成終贊之

楊慈湖曰易者已也非有他也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已  
不可也以易爲天地之變化不以易爲已之變化不可  
也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

尚書章句

卷五十一

四十一

私者自小也包犧氏欲形容易是已不可得畫而爲一  
於戲是可以形容吾體之似矣又謂是雖足以形容吾  
體而吾體之中又有變化之殊焉又無以形容之畫而  
爲一一者吾之一也一者吾之一也可畫而不可言也  
可以默識而不可加知也一者吾之全也一者吾之分  
也全卽分也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唯觀夫  
蒼蒼而清明而在上始能言者名之曰天又觀夫廣然  
而博厚而在下又名之曰地清明者吾之清明博厚者  
吾之博厚而人不自知也人不自知而相與指名曰彼  
天也彼地也如不自知其爲我之手足而曰彼手也彼

足也如不自知其爲已之耳目鼻口而曰彼耳目也彼  
鼻口也是無惑乎自生民以來面牆者比比而不如是  
昏之甚者見謂聰明也夫所以爲我者母曰血氣形貌  
而已也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  
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  
地成形皆我之所爲也混融無內外貫通無異殊觀一  
畫其旨昭昭矣厥後又繫之辭曰乾乾健也言乎千變  
萬化不可紀極往古來今無所終窮而吾體之剛健未  
始有改也言乎可指之象則所謂天者是也天卽乾健  
者也天卽一畫之所似者也天卽已也天卽易也地者

尚書章句

卷五十一

四十一

天中之有形者也吾之血氣形骸乃清濁陰陽之氣合  
而成之者也吾未見夫天與地與人之有三也三者形  
也一者性也亦曰道也又曰易也名言之不同而其實  
一體也故夫乾象之言舉萬物之流形變化皆在其中  
而六十四卦之義盡備于乾之一卦矣自清濁分人物  
生男女形萬物之在天下未嘗不兩曰天與地曰晝與  
夜曰夫與婦曰君與臣曰尊與卑曰大與小曰貴與賤  
曰剛與柔曰動與靜曰善與惡曰進與退曰實與虛博  
觀縱觀何者非兩一者所引象此者也又繫之辭曰坤  
坤順也明乎地與妻與臣與柔之類也然非有二道也

坤者兩畫之乾乾者二畫之坤也故曰天地之通其氣  
物不或則其生物不測又曰明此以南而堯之所以爲  
君也明此以北而舜之所以爲臣也又曰吾道一以貫  
之則夫乾坤之象雖有大哉至哉之辨以明君臣上下  
之分而無二元也坤又又曰直方大又曰以大終也又  
以明大與至之無二言乾與坤之無二道也乾何以三  
一也天此物也地此物也無二一也無二已也皆我之  
爲也坤何以三二也未有陰陽日月明晦也地有剛柔  
高下流止也人有君臣夫婦貴賤善惡也三天下固有  
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震明乎如此者陽爲注自下  
而動且起也此我之變態也三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  
人繫之辭曰巽明乎如此者陰爲主陰入于下柔隨之  
類也此又我之變態也三天下又有如此者聖人繫之  
辭曰坎言陽陷乎兩陰之中內陽而外陰水之類也此  
我之坎也三天下又有如此者聖人繫之辭曰離言陰  
柔不能以自立麗乎兩剛又外陽而中虛爲火之類也  
此我之離也天下又有三者陽剛止截乎其上也繫之  
辭曰艮艮止也明乎我之止也天下又有三者陰柔發  
散乎其外故繫之辭曰兌兌說也明乎我之說也舉天  
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一而已矣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

皆乾而已矣坤者乾之兩非乾之外復有坤也震巽坎  
離艮兌又乾之交錯散殊非乾之外復有此六物也皆  
吾之變化也不以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爲已而惟執耳  
目鼻口四肢爲已是割吾之全體而裂取分寸之屑也  
是枯于血氣而自私也自小也非吾之軀止于六尺七  
尺而已也坐井而觀天不知天之大全也坐血氣而觀已  
不知已之廣也元亨利貞吾之四德也吾本無此四者  
之殊人之言之者自爾殊人推吾之始名之曰元又曰  
仁言吾之通名之曰亨又曰禮言吾之利名之曰利又  
曰義言吾之正名之曰貞又曰固指吾之剛爲九指吾  
之柔爲六指吾之清濁爲天地指吾之震巽爲雷風指  
吾之坎離爲水火指吾之艮兌爲山澤又指吾之變而  
化之錯而通之者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吾之  
照臨爲日月以吾之變通爲四時以吾之散殊于清濁  
之兩間者爲萬物以吾之視爲目以吾之聽爲耳以吾  
之噬爲口以吾之握爲手行爲足以吾之思慮爲心言  
吾之變化云爲深不可測謂之曰神言吾心之本曰性  
言性之妙不可致詰不可以人爲加焉曰命得此謂之  
德由此謂之道其覺謂之仁其宜謂之義其履謂之禮  
其明謂之智其皆謂之愚其不實謂之僞其得謂之吉

其失謂之凶其補過謂之无咎其析然謂之喜其歸  
謂之憂悔其非謂之悔責而小謂之吝其不偏不過謂  
之中其非邪謂之正其盡焉謂之聖其未盡焉謂之賢  
言乎其變謂之易言乎其無所不通謂之道言乎其一  
謂之一今謂之已謂之已者亦非離乎六尺而復有已  
已也一也二之者私也格也安得無私與格者而告之  
姑卽六尺而細究之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  
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所以能噬者何物鼻能嗅所  
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伸所以能運用屈伸者何  
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  
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目可見也  
其視不可見耳可見也其聽不可見口可見噬者不可  
見鼻可見嗅者不可見手足可見其運動步趨者不可  
見血氣可見其使之周流者不可見心之爲臟可見其  
能思慮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維  
有橫有高有下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不大不小不  
彼不此不縱不橫不高不下不可得而二視與聽若一  
一其不可見則一視聽與嗜嗅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  
運用步趨周流思慮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  
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嗜非嗜在嗅非嗅在運用屈

伸非運用屈伸在步趨在周流非周流非步趨在思慮  
非思慮視如此聽如此嗅如此運用如此步趨如此周  
流如此思慮如此不思慮亦如此盡如此夜如此晝  
此寤如此生如此死如此天如此地如此日月如此四  
時如此鬼神如此行如此止如此古如此今如此前如  
此後如此彼如此此如此萬如此一如此聖人如此衆  
人如此自有而不自察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爲  
聖者不加爲愚者不損也自明也自昏也此未嘗昏此  
未嘗明也或者蔽之二之自以爲昏爲明也昏則二則  
則一明因昏而立名不有昏者明無自而名也昏明皆  
人也皆名也非天也天卽道天卽易天卽人天與人亦  
名也  
厥德九修已出治成通節以成終爲主首三句平叙以期  
畢公之成終三后至生民渾說是成終之實四夷以下是  
成終之所致心字虛道字實因其時而爲所當爲之謂道  
于同道處微其心之協同底者都究到至理極處也理到  
極處便渾是此理融浹故曰治道治以下就畢公時言之  
道爲體政爲用未有道治而政尚紛而不治者政卽由治  
之政政所洩爲澤澤潤生民者民自有這段有淑無慝的  
生理皆洗濯出來澤潤生民又自洛邑而推之觀上文無



虞以康可見多福承膺則不止于以事而止也皆命在廟  
字內○惟周公三句意分賓主上二克是已然事下一克  
字期望畢公殷民方其始也厥心未戾不容不誌其始固  
惟周公能慎之及其中也式化厥訓止宜從容以和亦惟  
君陳能和之今其終也大道已升無取襲用慎和則惟我  
公能成之矣此事未然而言若已然者若說當成其終便  
差首序文武周公畢公用三惟字發端此序周公君陳畢  
公亦用三惟字發端皆盛重畢公之詞蓋慎始和中成終  
原是一事只因有畢公君陳周公三人之別故有厥始厥  
中厥終之說若非三人則始中終可立又因厥始厥中  
厥終三時之異故有克慎克和克成之說若無三時則慎  
和成亦不立始中終以時言慎和成俱就化殷言終乃終  
其民之事厥德允修治之成也非成周公君陳之謂二公  
化民各成體段何待畢公成之時說講成終只是申說莊  
別點不破成字意不知傳指此爲非治之成使商民皆善  
然後可謂之成必到潤澤之地方皆善耳成字以造諸言  
不是工夫字面工夫全在上文成字照下道洽看三后以  
下一層脫一層來三后之政雖有始中終之異其實周公  
之所未爲者君陳爲之君陳之所未爲者畢公爲之心則  
相濟道則相成若出于一人其所協處俱至于當空之則

尚書章句

卷五十二

周書

而不可易矣故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二句一串專主事  
公說如二公之心俟諸後者我公之心有以考其前是協  
心協心非勉強官止神行如符節自然微定鑒之而適  
鑄之而益融心思至此恰好着不得意必將迎非止同于  
化股爲心也心至于道不容二適道底于至不容殊途  
心而不底道不過意氣相投而已惟合之天理而當則道  
容有不盡同而道之至自無彼此畢公之成終是周公君  
陳之慎始和中成之故曰同于同道處徵其心之協三后  
二句本上文三句說來論個道理如此乃打閉句可見三  
后之心無不協三后之道無不同曰協曰同皆非作用力  
字看然協心同道看上說尚是致意之詞道洽政治則自  
然而致者也道洽即承底于道說底至也使非浸灌周浹  
不可言至故即以道洽二字承之此二字極重協心同道  
要見保釐之心與道一謹始和中之心與道也道洽政治  
亦要見謹始和中之道與政得公以輔其不逮而無不洽  
且治也道洽即是政治道洽政治則便澤潤生民一氣貫  
下無工夫亦無兩樣道洽若作治民斟酌灌漑入于民心  
曰洽前此周公君陳猶未洽也如此說畢竟與澤潤重複  
于是有三后無背馳之說看來道洽道字當在三后身上  
說蓋三后相繼日積月累于是漸浸浸漬道化至此而浹

尚書章句

卷五十二

周書

洽。非以浹洽于民說。此是至三后自相洽浹說。或疑與爾底千道重疊。不知二道字雖相關。然上道字乃言敷教化。至道洽則教化已浹矣。原自有別。便說三后身上自相浹洽。何妨。況此節凡說三后未嘗不專主畢公。凡說成終未嘗不樂愼和。則專重畢公身上。而三后自相浹洽之說。即在其中矣。洽者無爾我形骸。當重畢公身上自內達外。縱粗至精。畧無捍隔生疎也。要玩同底于道道洽口氣。自彼至此之餘合而為一。如鹹苦酸辛甘同以調味。一至于味遂無有分別。浹洽之極。自然條理分明。紀綱皆真。情也。故之綴紘不得理。皆緣道法分而為二。今道即為法。故不須尚書書。卷五十一。四十八。

勞費而綱舉目張。周官法度就是關麟之精。更無本末更無精粗。故從道上見政。從道洽上見政之治。政即道矣。不。是民治也。須在政治上說。昔有升降。今則道無不洽。昔由俗革。今則政無不治。使下都之民皆由德義以永年。無復怙侈而惡終。是澤潤之也。至是而三后之功可謂成矣。政治。即澤也。以不剛不柔之澤言。澤之所潤深入民心。累世深仁。淪肌浹髓。如水之沃物。驟難透入。一入而浸漬之極。不可思議。故曰潤。至此不必開。亦不必訓矣。澤潤就生民。修德上說。心者化民之本。道者化民之理。政者化民之具。心。則道同。道洽則政治。道洽政治。則澤潤生民。俱相仍看。

澤潤生民。只指東郊殷民言。四夷句正。舉邊以見近。而天下治在其中。王畿又安。則不特中國被澤而已。雖四夷左衽道化之所。不加政治之所。不及咸賴其化成之澤。須云舉周公君陳以來數十年所積之澤。至我公而潤于民。即四夷固不咸賴也。總之生民在殷時。怙侈之餘。氣尚在道之降而方升者。以消商俗之蕩凌而不足。生民在今日。德義之涵濡已久。道之升而允升者。以樹左衽之風聲而有餘。須知賴不重四夷。當以中國又安說。舉四夷之咸賴。正形容生民之澤潤。只是說個成終盡頭處。亦了得由俗事。予小子承庸多福。向是總承。全憑畢公身上。不必惹着尚書書。卷五十一。四十九。

二公永宇。正對終字。潤賴正是福處。潤而又賴。內外無所不及。所謂多也。指化殷及遠。言世道方升而不降。故曰永。庸多福。咸賴比。四方無虞。較深。多福比一人以寧。較深。比言三后不可分。而道洽下。則指畢公所謂成終不在剛柔修德也。合心身而夷狄而君身。一未到不可語成。皆緣德業而信其成。非無所見而漫期者。王振子曰。克慎克和。克成。雖並舉。當以和為主。慎始和中。成終雖並舉。當以成為主。道洽以下。專說畢公見民和之至。惟和至。方為成周太和景象。此解非經生所曉。○此期于化殷之效也。殷民無于叛亂。至難治者也。惟周公能嚴恭股之令。而慎之于始。

使其始之不敢反側者非周公不能惟君陳能弘寬和之訓而和之于中使其中之不甚悍逆者非君陳不能在于今惟公能盡保釐之道而成之于終使其終之化于德者非公不能二后皆已試之效何以知公能成終耶亦運治之心山治之道不異二公耳由周公君陳至公時雖有先後然二公以化殷爲心公亦以化殷爲心師其意不泥其迹心何有弗協故不剛不柔與昔也謹慈寬和所施雖異皆因時制宜各當于理同歸于致治之道而已惟心同道同則道化所敷積累于三紀之餘寬嚴雖異道實相須爲用渾融貫徹無有不洽而後政事所布更張于累世之尚書卷第二  
卷五十二  
五十二

後寬嚴雖異政實相濟爲功和調均劑其政均爲修治而不見有彼此之分也由是膏惠流行澤潤東郊生民漸極于德義而厥德允修雖四夷左衽之人無不仰賴化成餘澤而傾心向化矣化殷之功至于如此則予小子內無反側之虞外無憑陵之患永膺多福而享有道之久矣非我之所望于公者乎  
金仁山曰前後異時由革異政而云協心同底于道者蓋此心所處俱至于所當然之則也三后之心不謀而合不約而同故曰協若說有心相濟則畢公之協君陳君陳之協周公是矣周公何以來協君陳畢公之心乎

適因革之宜各行所當然故曰同底于道傳即其行而觀其用心云云者如君陳即周公之行事在茲殷而觀其用心懼殷民之頑而弗率故不得不威其始則使設使周公今日而在當又須用寬矣夫濟嚴以寬而用寬和焉故曰若出于一時若成于一人也畢公亦云云○蘓子瞻曰康王以爲邦之安危在殷士又以爲邦之任爲足以澤生民而服四夷其言若過然殷民至此亦不能睥睨周室如三監時矣然猶重其事如此賈誼言秦俗婦乳其兒與翁併踞母取箕帚立而許諾以此痛哭流涕太息以爲漢之所受無大于此者正此意也古之知治體者其論安危蓋如此○張橫渠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細細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又曰大和所謂道中渾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細細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于易者乾乎效法于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網緼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易雖周公才

美其智不足稱也已○程明道曰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爲道也天只是以生爲道繼此生理者卽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却待他萬物自成其性須得○程念菴曰天地之氣翕聚而至于發散必且氤氲磅礴蕪蒸融液彌漫于覆載間不獨甲折之微肖之形絲縷毫芒靡不貫徹雖石至頑悍土至剛瘠亦復含澤潤而吐華滋蓋生生之動莫能遏也斯時也名之曰春春之爲言從屯從日指日之暄煥草茁然欲奮出之象也惟人亦然至靜之後真心來復太和畢達無有間隔自愛親敬長盡人之遠邇疎戚極于萬物靈蠢鉅通一無二神感幾應不異彼此蓋得天地之生生而未有遏之者也斯念也名之曰仁仁之爲言從人從二二者天地惟人同之言同天地之春也故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不能同體卽不足以應春之生生大哉仁乎其三極之精乎春之至也漸仁之成也難學與不學有辨矣○陳白沙曰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舒自卷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賜牛自爲牛馬自爲馬感于此應于彼發乎邇見乎遠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

萬民與誠百世其名而無一物好于其間焉乎大德董玄宰曰古之說曰立天子以爲天下也非立天下以爲天子也立君以爲國也非立國以爲君也官天下者無論已以周之上世也而周公營洛曰使有德者易以與焉無德者易以亡焉深乎深乎藏天下于天下而不私者乎迨德下衰而天子者始掩天下而爲一人之利一家之私業一姓之私傳惟社稷之知而已矣雖然太上無私天下不及私彼中主者獨幸其以社稷爲一人之私利也凡人之情計其身者固工也獨幸其以社稷爲一家之私業也凡人之情計其家者固完也獨幸其以社稷爲一姓之私傳也凡人之情計其子孫者固遠也要以無所不計而若之何專以人才當之有故矣語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守在四夷者乃可以保四海安在天下者乃可以保社稷而安天下非獨運之能又非庸衆之任又非一士之力必望之四海九州之才士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輔拂之士信則君過不遠爪牙之士施則仇讐不作邊境之臣處則疆垂不喪社稷之所以有基無壞者衆才之以也才有常乎崇長則盛矣衰夷則衰矣封植則榮矣摧殘則萎矣振作則銳矣沮抑則鈍矣顧其上所愛惜何如而世之不講于

惜之道則已久矣。蓋魯之相公儀潛也，欲參分其國而與之，而子思曰：必潛之智若魚鳥，可耳。區區魯祿何足？以餌天下士而得言愛惜乎哉？今夫連城之環斷，則必曰：惜矣。又不以爲琮璜爲圭瓊而僅充珥佩環珰之用，則卞氏之泣有甚焉者。重傷故也。豫章之木于瘠而蔽日，以爲明堂之棟，卽窮伐何辭哉？蓋至于棟榱植椽焉，而惜可知也。已國于人材，何以異此？彼沉淪者，義榮譏訶者，名高公論，鬱于上則必繁于天下。後世多有愛惜之者，于才故無害也。惟夫矜悅之具，矜矜之餘，以彼于士亦既儼然離羣，釋騁，躋籍，升朝，不謂不用矣。而人主者或代鳥飛或逐馬走，拘鳥獲之臂，掩龍鱗之目，使士之所欲効于社稷者十不得一焉。又或局鑰九重，叩關萬里，牽于帷牆之制，蔽于金鷄之隔，使士之所欲効于社稷者十不得一焉。又或左執觴中，內堅柴柵，叙遷有轉石之艱，譴亮有嬰鱗之禍，使士之所欲効于社稷者十不得一焉。士于是時動則有橫木當路之阻，靜則有抱火厝薪之憂。進則無救時行道之實處，退則有尸祿誇朝之議。將爲國費耶？武毀之已曾不若藏而不試。售之爲愛也，將爲國器耶？或懷之已曾不若藏而不試。之爲愛也，將爲國具耶？或摧之已曾不若輶而不用之。

尚書卷五十二

卷五十二

五十四

爲愛也。此爲士計最病而況爲社稷計哉？周公憐君陳和中畢公成終雖有三名，總是化殷民無求僂于。一夫之作用，故曰世之皆中人，猶象之皆雜爻也。而後貞九變而後悔，方其未成而應之爭之以爲是，是咎是功，是凶是當位，及其既成而應者爭者，回視前畫皆不知其處此最可想成終景光。○董文寧曰：王者不治夷狄，窮兵則耗國，聖人不爲已甚，盡法則無民。第國手不以後着爲先着。

此承上文而深期之，與上節平層看，建無窮之基，卽上道治政治看，蓋道治政治是千萬年之化，故曰無窮。無窮之基，當并說所重在又殷民，推到于孫訓武也。因爲出惟又二字，俱就得公而成終言，東郊之治所係望于公者，豈特今日之治哉？係于邦之安危，事莫大于此者。宋周公爲之于始，君陳爲之于中，而惟恐廢之于終，事莫重于此者矣。公其協心同道而潤澤生民，則民協于治而邦以安。治繼于前而功不廢，自此成周有無窮之基矣。其字重相期，意時字重看，殷民當二公後，僞者漸淳，爲國建基正其時也。建者不拔之義，立得堅固，方久而不圯，據建基在國祚上說，成周王業之本，故曰基。欲其于下都而爲周家建立無窮之基也。人心者國之基，風俗者治之基，惟開其

尚書卷五十二

卷五十二

五十五

心于既收之後是直護持于不拔在殷眾有永年之休即  
在成周有永基之建建就心上說謂道化一成而人心風  
俗與周始終雖至于萬年可也亦有句緊承上句帶就  
之所在即聞之所在根心出聞聞亦無窮語意與君陳  
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相似是後世被其保釐之化者  
之于不衰也亦字對上于小子言玩亦字此句不可  
重子孫句于孫又推開一步說見不特可垂譽亦可貽  
即公之子孫亦訓公保釐已成之法以為治惟又者惟  
此而治民也不作效看蓋建基工夫只在治殷民上子  
訓式是垂法意要體無窮意滿訓成式只泛論非謂以此

前書

卷五十二

五十七

治殷也畢公子孫未必世治殷民耳傳無窮事業合通  
言○成終之業豈特建于一時而成終之所致者亦豈特  
四夷賴其澤子一人膺其福哉惟此成周周公基之君陳  
定之矣公其惟時行保釐之政使民風丕變建帝王不  
之基也由是基之所建名必歸焉基無窮而名無窮則  
之誦不衰君陳之辭永世我公保釐之聞俱流矣不特此  
也不剛不柔典刑具在公之名則在公身公之成法則在  
公子孫世世得順公保釐成法以又其民亦與成周之基  
相為無窮也此子小子所以為公期者也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

成烈以休于前

此總致屬望勿作戒勉結一篇意一氣說下罔曰弗克  
曰民寡二段緊緊合說則欽休便已粘上盡心慎事正所  
以欽若先王之成烈而欽若成烈又所以休美前政也不  
可謂盡心慎事者欲何為哉亦惟欲如此也欽若先王二  
句舊說似作推由說了玩本文口吻緊承盡心慎事一  
說都是勉畢公身上着力語○兩罔曰要得康王尊嚴畢  
公口氣皆于無可申飭處申飭僅基書這兩項念頭以  
其既心慎事之叮嚀非虜公果有是也以既歷三紀周公  
君陳所未及為者今仰成畢公則似為難不剛不柔厥德

前書

卷五十二

五十七

允修公可曰弗克而不盡其保釐之心乎以世變風移一  
二頑民所未盡化者今仰成畢公則又似為易邦之安危  
惟茲殷士公可曰民寡而不慎其保釐之事乎弗克民寡  
非人情不畏其難則便忽易之謂二惟字重看既者極盡  
無餘也不計殷民之化第曰吾盡吾心而已雖無媿此心  
亦非盡也必治洽而又至于于無窮斯盡矣事即治民之  
事民雖寡而治繼二公則事體至大但論事體不論民也  
洽治矣又為無窮之計方是慎既心慎事雖非兩截但心  
與事自有分別心惟一念發之已而易盡故弗克則曰既  
事有萬端生于外而難防故民寡則曰慎事工夫在既



心懷事上而願先王以光先臣者不外乎此。如云我周受股民遷于洛邑以綏定國家此文武成王化股之所而周公謹始君陳和中相繼爲治其政績可考也公當心慎事以化股民敬願先王化股成烈而前人慎始和中之政有既美而益彰其美者不有以休之乎欽若有既俱意通篇結局一欽字應轉祗命公句成烈本德教化股民休于前政本道洽政治說休字重看謂使前人之美有歸着指成終說但成終是言其貴之當盡休于前政是言終則周公君陳之美待畢公而始全也前政指慎始和中政上說不必謂先我而爲政者不可謂休美前人之政須

尚書卷五十二

周畢令

主人

細認休是休美之休使之不墜之意非匪休之也欽美肉及休字內皆含心事克成厥終說

張氏曰商民在白起項羽處之則坑之矣若晉武符堅處之則有劉元海慕容垂之亂矣嗚呼殺之既不可用之又不可于是遷之洛邑使日見周之仁政日聞周之仁聲日親周之仁人君子如此者三十六年難化者或老或死已化者方少方生于是激勵之以爲永久之計

尚書卷五十二終

尚書卷五十二

君牙

後學 東海張氏

首三節穆王先以君牙祖父與已發端見冷爲司徒之意弘敷三節舉綴服之道在脩教養之職匹休前人末節申戒其守家法以終綴服之意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年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

尚書卷五十二

周畢令

主人

今命爾子翼作股肱心膂績乃舊服無忘祖考首節敘君牙祖父之忠貞引末乃祖之當奉太節穆王敘在已之憂危引末乃辟之當又故末二句結應此兩節通篇不出綴乃二句故發端卽敘其先世之美以感動之也最重世篤意世篤世字承上乃祖乃父言世篤者見家有世德世功非一人世字須貫至下句忠貞以心言不必分忠以事上貞以守已精白致至矢心化俗便是忠貞者守正而不撓也此忠不渝便是貞世篤隱動君牙實使王家無不敷之德澤無不浹之人心勞在民生卽勞在王家服勞正忠貞之實成績指忠貞服勞至于教養之成功而



言悲其無徵故以紀于太常言之人臣積著王家名標社  
復于是紀太常以志不朽顧成績不著其喪弗紹以言最  
世篤本也祖父殫其勞于國而萃其勲于身天下萬世共  
仰之法之况爲子孫者乎太常卽旂常之類藏在宗廟刻  
紀功勳與記功宗一般周禮司勳銘書于王之太常可覓  
有人以主之非旌旗也常取象日月不重與日月爭光只  
重其功見在昭揭而可法意厥有成績二句不重報功止  
只是稱揚君牙祖父有功爲國名臣見乃祖如是乃父亦  
如是則爲後人者亦當如是便合該續舊服意

正義曰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太常祭于太

尚書書

卷五十三

三

烝鄭玄云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大與其  
功也死則于烝先王祭之是有功者書于王之太常以  
表顯之也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帝王建太常是王之旌  
旗畫日月名之曰太常也○太常旂旗旄旌旌旄旌物  
謂之九旗乃天子諸侯諸臣平日車上所建畫其象及  
書其名號故其幅縱長以爲文建于車上要必以兩相  
對故日月交龍熊虎鳥隼龜蛇以偶爲制又如天子  
之幃宮而設旌門諸侯之次舍而置其旂並當以兩也  
畫日月熊虎之類每一旗止畫一物舊制每幅皆畫  
則不能示遠矣非也○旗幅曰慘音慘慘之所垂曰旂音旂

二旂卽旗幅之末殺而垂者大常十二旂卽十二幅餘

九七五皆然○旗之高以幅爲節○廣居高三分之二

○司常日月爲常儀禮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郊特牲

龍章而設日月左傳三辰旂旗曲禮招搖在上按日月

星辰唐虞以爲衣之士周人則畫之于旗以爲太常惟

天子得建之但司常有日月而無星辰者記云招搖在

上舊註謂卽北斗第七星名搖光者甚爲有理蓋北斗

柄所指之方爲十二月建天帝用以施令者故王之中

軍畫之用以指揮萬衆是故日月謂之大常祀事所建

北斗星亦謂之大常則戎事巾軍所建也然觀儀禮郊

尚書書

卷五十三

三

尚書書

卷五十三

三

特牲左傳所云則交龍爲旂日月之下仍以交龍爲衆

熊虎爲旗如王之侯畫虎方稱旗之名也○日月爲常

畫日月于其端天子所建言常明也○董玄宰曰天地

有日月之動盪故清寧不毀人身之升降闔闢皆在兩

目故陰符經曰機在目黃庭經曰出入月呼吸在左

目日右日月闔爲乾闢爲坤一闔一闢謂之道聖人傳

藥不傳火跡來候少人知參得左日右月之機可以擇

機

二節言求助之切文武成康有忠貞服勞之臣能左右以

治四方所以遺我今日之緒也今我嗣守其緒則亦惟是

治四方所以遺我今日之緒也今我嗣守其緒則亦惟是

治四方所以遺我今日之緒也今我嗣守其緒則亦惟是

如先王時這樣臣能左右我以治四方有斷斷乎不索無者所以心之憂危惟恐不得其人而墜此遺續也憂危何緊根此惟字來○緒業之可繼者先王之臣所包者廣且篤忠貞服勞者君牙祖父亦其輩也舊于亦惟下添一思字便蛇足先王之臣不是說先王之臣尚有存者而欲用之亦不是說要用舊臣之子孫只要得人如先王時之臣意克左右亂四方指穆王身上說不承先王左右是輔已亂四方是治民謂輔已以治民也四方治心為上治形次之使更無紛紜不定之虞須仍得忠貞服勞之佐憂危者憂而且危孤子無輔心極惶惶求助意在憂危上見虎尾春水合來正喻憂危心事虎噬人凶而虎尾之蹈履險莫危于此使不有人指其危鮮不遭噬堅冰可渡而春水之涉履薄莫危于此使不有人濟渡鮮不墮落形容思得其人之急為下今命爾予翼起不是愛其無人意若對君牙面前有不得其人之語便與求助意相戾了

先王之臣今本偽作先王之臣按孔傳本元作正字

此正命君牙左右乎已以釋憂危也今命爾任司徒之職于我是輔而作股肱心膂其相須倚賴之切如此爾尚繼汝祖考之舊服而以忠貞之道事我無或忝辱祖考令旅常之前光從遇伏也○翼字承憂危來予翼即指為司徒

言即左右之意股行肱持心為主臂為輔皆人身不可缺者正喻翼字繼舊服正翼之之道股肱兼左右心膂兼前後義始備猶與書四鄰作者已不能為而臣代為蓋以全力託之矣繼舊服二句連說能繼則無忝舊服指忠貞服勞繼有善繼善述意無忝就君牙心裡說繼服無忝至君牙之身而世篤益見

唐孔氏曰股足也肱臂也臂背也汝為我輔意當如我之身故舉四支以喻為股肱心膂之臣言委任如身也俾以膂為體以見四者皆體非獨膂為體也禮記綱家云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此舉四體今以臣為心者

尚書卷五十三

周君牙

五

君臣合體則亦同心詩云赴赴武夫公侯腹心是臣亦為君心也○膂脊也乃衆體之會處不可云心膂以思慮混看了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兩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敬佑我後人咸以正罔政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弘敷二節正續服翼主之事司徒職兼教養而以教為重故先言教弘敷二句盡教民之道下四句不是自身說到

心乃是自和適到中。和從中上流出來。中是和之源頭。欲  
若牙率自中以和民中。自設教言曰典。自民藝言曰則。五  
典是概言。民則是特言。言五典非他。即民之則也。而在身  
為正在心。為中自然中正。就是和。此則無分上下。但民不  
能自式于和。專賴上人為教育。而教育必本以身心。故能  
爾正爾中。使爾立身以則。無邪動焉。民亦即以爾為威儀。  
動作之則。孰敢有不正者乎。若進而求之。民心未能止示  
大則而有邪慝焉。則非民能自中。惟爾自中。其心以中。民  
之心可也。然上曰克曰敢。猶君牙與民相勸。至說民中直  
曰罔曰惟。則民中全在君牙之心出矣。上二句兼言。應下  
尚書卷五十三  
二句單主。感一步緊一步。○讚服何如。司徒掌邦教矣。而  
五常之典。乃民中正之則也。非有以示之。趨何由使之順。  
則必大布親義。序別信之五典。勞來匡直。致敬以和。民之  
則。使各得其本心。而自適然和民之本。全係乎爾。綱常萬  
古為準。至正也。爾身能正。誰敢安于不正。然必其心真有  
哉。然不可加損者。始真能正。然民心別無中。亦惟爾之中  
而已。民則即是五典。既言五典。又言民則。且典而曰弘敷。  
民則又曰式。和何也。言典則一也。以其常行不可易。謂之  
典。以其截然不可越。謂之則。但弘敷屬章程一邊。故以常  
道言。式和屬神喻一邊。故以心法言。敷典是可見的。則即

在典內。式和即在弘敷內。是不可見的。設教者除却弘敷。  
五典別無式和。民則可言。親義序別信五者。典常之道。民  
民所受于天。人性恰好處。實有一定不易之成。則在下正  
字。即則之無友側。中字。即則之無偏頗也。弘敷者。求以式  
和之也。二句一直下敷。而未和。則為徒教。意重式和。式極  
是弘敷至意。工夫只弘敷上。弘敷者。大布五典之條教。遍  
曉庠序間。里使無不知。無不聞。俱有所持循。要非以我強  
民。直是民性不識。不知之天。則本來恰適。亦原自和。今不  
第使民由之。敬引民以自有之天。則使皆無心自順。不知  
有藝極之拘。祇見有天機之躍。則典非強設。而入之甘矣。  
尚書卷五十三  
此乃教人之方。然敷典和則之本。在爾身。爾身四句。當依  
文法一直下。有反覆責備意。不是對語。要重在兩頭。言爾  
身克正。則民斯正。而民心不中。惟在爾之中而已。一串說  
話。至于克正。惟中邊。然由正說到中。由事說到心。裏謂正  
者。容有不中。中則無有不正。身之正。勉強脩飾者。能之心  
之中。非存養純熟。不能也。易曰。中以行正也。居正必始于  
建中。故于民曰。正于己。曰。中。蓋日用不知正。民心真境。反  
而求正之原則。當爾之澄神處。即是澄民之神處。同在天  
地所降之中。雖見為合天下而共成其中。而不知惟爾中  
也。不是端本澄源話。惟爾不是。借爾去教民。此中有月映

萬川之妙須認得本原之地自己不容着力况于民心河  
以章程入乎只惟爾自有之中默印之而已罔中言不能  
自中也只是民未能中不是說民心本來無中民中即爾  
中此立教大把握處即此便是式和主意使民感而自得  
也則民則和而五典惇矣正與中俱兼典則看此身此心  
此中正君與民一也所謂則也則之立民為乎則

張橫渠曰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  
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  
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程伊川曰中漠無朕萬  
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

前書卷五十三

周子

八

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是無形無兆  
却待人旋安排引出來入塗轍既是塗轍却是一個塗  
轍○薛敬軒曰聖人之心天地之理只是直必動以天  
而不知順帝之則此真直也○楊龜山曰易于咸卦  
初六言咸其拇六二言咸其腓九三言咸其股九五咸  
其脢上六言咸其輔頰舌至于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  
則心是也獨不言心其說以為有心以感物則其應必  
秋矣唯忘心而待物之感故能無所不應其繇辭曰貞  
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皆緣其類而已不能周也  
所謂朋從者以類而應故也故孔子繫辭曰天下何思

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

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

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程明道曰惟神也故不

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

不足以形容故也○周濂溪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

矣不造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

為隘為煩為柔為慈為順為與惡為懦弱為無斷為

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

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程

伊川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間停停當當直上直下

前書卷五十三

周子

九

之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程明道曰一刻不  
存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一物不該非中也知此可  
與先執中之學○薛敬軒曰一理一切穿透各不粘帶  
其妙不可言

夏暑雨節註中又告二字宜玩既言教而又及養二字有

輕重司徒之職雖云掌教然上地人民之數安養生息之

宜無一不掌養立而教可興未有饑寒咨嗟之民而責于

中正典則之俗者故于民艱須照顧教字看時當承保民

至平富之後授田薄斂之事久已施行故只舉寒暑之必

不可免者以示重二惟字兩惟曰是穆王代小民說見小

民但惟有如此此外不能也所以以上人要替他思要替他  
圖怨咨四時皆有夏之食竭冬之衣單尤人情最無聊之  
日民所以感時自傷而興怨咨怨咨須形容小民口氣出  
謂之惟曰者怨咨形于口也今言暑雨祈寒見無時不怨  
咨意是摹寫他艱難情景夏而暑雨猶事方興或有不足  
至于冬則秋收有成若可自樂亦惟曰怨咨冬夏盡民事  
始終盡寒暑天道循環有不期怨而怨者怨咨不是怨君  
亦不是怨天之雨且寒只自嘆自傷其衣食之艱難也註  
謂自傷其生極是覆載內其不堪命者固多而惟小民獨  
艱一歲中其不聊生者盡然而至寒暑更苦故曰厥惟艱

尚書華篇

卷五十三

十

哉惟艱句乃穆王嘆息感動君牙意緊承怨咨來須點民  
不寧意艱易即中正之關易即在艱中圖即在思中思字  
是良法上之使民不寧亦由不能惕然思故以思字省之  
思他若何有此艱若何免此艱圖易工夫就勸農業寬賦  
役以開民衣食之源詭是時徹法未廢圖字中着不得分  
田制里語非謂饑寒是艱的衣食是易的蓋民被饑寒則  
其生艱難若有衣食則其生容易故要思他饑寒之艱以  
圖他衣食之易則民得脫艱就易而獲飽煖之安矣新說  
云難易無定局在小民自思而自圖雖易亦艱在君牙爲  
民思而爲民圖雖艱亦易艱易小民易由君牙如此看二

尚書華篇

卷五十三

十

其字便無着落了易字境界甚難孟子言聖人治天下有  
救粟如水火苟粟不如水火便不可言易難易俱以民生  
言二其字指民言上之人不難有惠政荷任已意而行未  
必悉當必置身其地曲體其情而圖之安一一有以預爲  
之處不待暑雨祁寒時而後有以恤之也寧者怨咨之反  
不可說深了乃字致重之詞必如此小民始安于田里中  
耳然寒暑怨咨亦豈盡免得此堯舜猶病處得以養民之  
難難字總全節極是民乃寧得此乃寧之民然後可進爲  
中正之民是司徒一思舉殷典式和之功都在是了○司  
徒職兼養民謂民不中不正非性也以治生之艱耳爾亦  
知夫民之難乎夏而暑雨天時之常耳小民阻于無食則  
惟曰怨咨而咨嗟若曰物皆有以自養而我何爲獨不然  
也冬而祁寒亦天道之常耳小民困于無衣則亦惟曰怨  
咨而咨嗟若曰物皆有以自庇而我何以獨不然也夫入  
情一日不再食則饑今夏而暑暑而至于雨民既食有不  
充其能以竟日于終歲不製衣則寒今冬而寒寒而至于  
祁民既衣有不給其何以卒歲乎民生之艱信乎其艱哉  
將何以濟之必思曰民何爲而艱于生至此極也而謀曰  
吾何脩而使民易爲生不至此極也由是難者勿施而易  
與之聚凡所以賑貸休息勞來勸相爲民衣食計者真若

已之饑寒。又若已饑之若已寒之也。然後民乃優游。干功作而衣食無難矣。怨咨之聲。儻爲樂生之頌乎。乃可望以和則矣。

蘇子瞻曰。方周之盛。越裳氏來朝。曰久矣。天之無疾風。暴雨也。中國共有聖人乎。方是時。四夷之民莫不戴王。雖風雨。天事非人力者。亦歸德于王。及其衰也。一寒一暑。亦惟王之怨。是故聖人以民心爲存亡。一失其心。無動而非怨者。賞則謂之私。罰則謂之虐。作德則謂之僞。不作則謂之漫。出令而不信。無事而致謗。皆王之咎也。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游豫。

周書

卷五十三

十三

且以爲德。豈復有風雨寒暑之怨乎。○正義曰。傳以祁爲大故。云冬大寒。寒言大則夏暑雨是大雨。于此言祁。以見之上言暑雨。此不言寒雪者。于上言雨。以見之互相備也。○熊朋來曰。太陽以逐月中氣。後移一辰。自有定法。如昏旦中星。只當以月建對衝昏旦。互求之。孟春昏中之星。卽孟秋旦中之星。孟夏旦中之星。卽孟冬昏中之星。不可拘一月一星。傳曰。火中寒暑。乃退六月初昏。心星中而暑退。十二月平旦。心星中而寒退。此卽求昏旦中星之捷法也。○易力厄曰。初入元百六陽九。謂初入元百六歲有厄者。曆法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

周書

卷五十三

十三

初入元爲陽九。謂旱九年也。次三百七十四歲爲陰九。謂水九年也。其後又爲陽九。陰七。陽七。陰五。陽三。陽三。此一元之內。水旱陰陽之大數也。故曰陽九之厄。百六之會。律曆志云。十九歲爲一章。四章爲一部。二十四部爲一統。三統爲一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歲爲四百八十歲。注云。六乘八之數。次四百八十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次七百二十歲。爲陽七。謂旱七年。注云。七百二十者。九乘八之數。次六百歲。陰五。謂水五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旱五年。注云。六百者。以八乘八八六十四。又以七乘八八五十六。相并爲一千二百歲。于易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八十歲。陽三。除入元至陽三。除去災歲。總有四千五百六十年。其災歲總有五十七年。通爲四千六百一十歲。而一元之氣終矣。此陰陽水旱之大數也。

此勉君牙盡職以追配前人也。通節開首第二節。欲君法成康對揚文武圖艱。以和民則之。謨烈全憑自己敬明。乃司徒之訓。用奉若三句。一氣緊趕到追配前人。應轉續服。

無忝祖考上○首言嗣守文武成康遺緒惟先王之臣克左右軌四方故此言軌四方以左右我奉若先王對揚文武正是首尾響應處丕顯四句細玩無別意即是上言遺緒之謂謨烈啟佑卽教民養民之遺制也教養勿平入宜先養後教申說運盡曰謨成功曰烈俱就爲治上說重啟佑卽垂裕意言其謨烈之所及者遠也舉髦多士懷保小民者文王之謨文德不顯矣而心思蓄極不能遏其精光之發越曰丕顯者有明示後人意重民五教大齊四海者武王之烈武功獨創矣而誕膺締造不能無藉累世之勞勩曰丕承者有仰承先猷意二王蓋自相述作而有重光

尚書卷五十三

周書卷五十三

十四

仲法罔缺正是咸正處無處不正則缺漏何從而生天下無不變之權而有常貞之正法窮于所變雖神聖之規畫不能無疎神運于所貞卽世變之餘益見其密啟佑二句重下對揚本此謨烈之啟佑總惟圖民之艱以立民之則耳曰咸正則非後人之所得偏倚曰罔缺則非後人之所可增損說此句更要帶出後人不可退佚之意爾惟以下方勉君牙乃訓指弘敷二節敬明雖卽敷典和則思艱圖易然明承弘敷二語說來夏暑節只作過度看爲是並承便失賓主凡教以身心爲的則民自易從凡教以衣食爲資則教尤易入此先王文武之謨烈亦先正祖父之舊典

尚書卷五十三

周書卷五十三

十五



如屑道南作用奉我順先王更清繁言文謨武烈一代之  
光命存焉先王成康嘗用汝祖父爲司徒舉行教養之事  
以對揚之而不遇佚于天下爾惟敬明乃訓敷典和則思  
艱圖易兢兢然守而勿失用是奉我順先王之所爲而對  
揚文武之光命使咸正罔缺之猷歷五世如新以追配汝  
前人忠貞服勞之績乎配字與對字相敵君之對揚卽臣  
之追配追配無工夫看來奉者奉承之義若者將順之義  
用以也此奉若二字指君牙祖父言文武一代之光命所  
當對揚者爾前人嘗奉先王對揚之矣不可以追而配之  
乎然後講爾惟敬明乃訓云云今汝敬明乃訓而力行之  
尙書章句  
周書牙  
卷五十三  
十

以盡教養之職正是將這奉若先王對揚文武光命的一  
件事來追配于前人而所以奉若我者亦有光于文武矣  
用字直貫到光命是一句言用此前人所已爲之道以追  
配之也中藏君牙奉若遷王意實含下昭乃辟之有又意  
不惟本文武則憲章之道未備不近述先王則法祖之準  
無稽以此奉若對揚者而追配之君道盡則臣道完追者  
追及而不後配者配合而不殊比無恭更添至成功言所  
謂太常也  
丁奉曰穆王作誥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夫  
丕顯丕承卽不顯不承也而彼以分言文武此以專言

文王豈詩書相異耶按書洛誥稱王在新邑烝祭文武  
而清廟爲其升歌之辭則穆王之分言亦有據矣今此  
專言文者劉安成所謂父子並祭統于尊也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配在茲率乃  
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又

末節要得申戒意上文曰繼舊服曰無忝曰追配既歷告  
以守家法故此謂之申戒上二句勉其守家法所係之大  
下二句申其守家法所成之大一直意乃祖攸行卽舊典  
有又卽民之治時式句只論理當然如此不是着力語至  
率祖考句正應上敬明看昭字應上奉若對揚看民有其

尙書章句  
周書牙  
卷五十三  
十七  
典萬世不易臣有其典後代永遵民典全慮心際故貴式  
和臣典仍須心體故貴時式治謂中正安寧反是則亂不  
曰在舊典而曰在茲見治亂無恒只這關竅略差些子不  
得此句重看率祖考攸行卽是昭辟有又舍法祖外更無  
忠君曰有又是明明有奉若對揚之美盡脫然于春冰虎  
尾之危○乃惟句重乃惟二字若曰如今再不必他求乃  
惟由先正舊典而是法之舊典時式且虛虛說勿入教養  
若上文說盡則下面更不可措詞矣但當以忠貞服勞點  
綴舊典舊典以故事言卽先正所以輔先王而對文武者  
不止司徒舊職言民之治亂全在茲式不式之閒是推所

以當式之由治亂要抑揚重亂邊言治及亂戒其有所紛  
更也斯民衣食足教化行則治在爾之式舊典也斯民衣  
食不足教化不行則亂在爾之不式舊典也其實敬明乃  
訓卽說舊典是式世道在人心人心在典則典則在上人  
之倡率民之治亂不在此而何在乎末二句是申戒時式  
二字之義攸行指教養之事言又字指成功言民有治而  
無亂故曰有又教養又民人君之道所謂亂四方是如此  
君治未昭卽率祖有禘昭者思艱和則益廣文武成康之  
化發明光大卽宜播遠近之謂率祖考之攸行者正昭乃  
辟之有又也惓惓訓以率祖無非爲此耳率祖句若再重  
尚書華篇  
卷五十三  
十人

祖乃父之徽命

講則與山先正句重複矣末句不作自然看合上節來轉  
君可以光前而承家又所以致至也與篇首相應總以乃

尚書華篇

後學  
東海潘士達輯著  
古溝張孫振鑒定

同命

通篇責重近臣只重弼違前三節示已求弼中五節責其  
承弼末期以承弼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  
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  
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  
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

尚書華篇

卷五十四

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絕愆糾  
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前烈

通篇以德字爲主故開口說弗克于德弗克與俾克相顧  
惟已弗克故藉臣弼使克首節敘已憂危以見求助之至  
惟有德者斯無愆而君位可宅我不能于德則未免于愆  
而乃嗣前人居大位是故怵惕惟厲中夜興起思欲得人  
輔導以免言動之愆弗克于德反下聰明齊聖看不至言  
動之愆說言動之愆卽下愆字不德下一層事先人自文  
至昭皆是怵惕句水上德不稱位言怵惕心動之名厲危  
也岸危處曰厲與易夕惕若厲同怵惕非空空懼懼其弗

克于德也。中夜以興。形容怵惕。不遑安處之狀。其然而然也。若臨淵忽墜。若履水忽陷。悚然愴然。不自知其驚恐。斯也。其厲而興也。若墜淵忽躍。若陷水忽奮。勃然翻然。不自知其迅發至此。思大庭廣眾。過端易防。而禁庭浸淫。或不及檢。何以檢于不及之地。而使愆過得免也。怵惕惟厲。就平日說。居高原是厲地。不德居高益重。厲形故一念驚懼。惟有危厲。用是中夜不寐。傍徨以興。此際心思。亦不求微美。祇求免愆。中夜則夜氣初復。良心正惺。故與而思。蓋過必有根。不思則欲改。無由過言非經也。何以免而進于德言。過動非爲也。何以免之而進于德行。無心之朱明之

尚書華章

卷五十四

二

愆。思免正怵惕。厲處思則自知克之難。有求賢輔德意。下絕糾格。本此愆字。來一篇倚臣之意。見首節后。德句正應弗克于德。句中夜句正關旦夕句。末句正關永弼句。承上言免過。必賴近臣。故就昔在文武之已效者言。勿以君聖臣賢。平通下文武聰明齊聖。小大忠良。專引起侍御僕從句。來通節重其侍御三句。正人字亦要看蓋承弼乃僕臣之職。而盡其職者非正人。不能下五節許多正字。俱根此二句說。上臣事君不止將順。常君違之不忘。非謂不以德盛廢規也。罔不欽臧。不是效蓋。卽日用言動極易簡畧者。以見正人之承弼至此。祇若咸休。則罔不欽臧之所

尚書華章

卷五十四

三

致。○聰無不聞。明無不見。齊無不敬。聖無不通。四字皆自心上看。本文武德之天縱者。言四德言動之本。聰明齊克于德矣。當時小大之臣。又咸懷忠良。而猶嚴僕從之選。罔非正人。以旦夕云云。小臣百官庶尹。是大臣三公九卿。是一心殉國之謂忠。恪職奉公之謂良。重威懷二字。就心上思念看。小大忠良。包近臣在內。罔伯罔是僕臣。故又指出侍御僕從言之。實非將小大句。跌出其侍御僕從句也。文武之臣。咸懷忠良。又資近臣者何。蓋未有懷人在左右。而小大忠良。得成正君之功也。故說咸懷。必歸重到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三句。侍給左右者。是一項人。御謂車御之官。是一項人。僕謂太僕群僕。是一項人。從字總承上三項人。給侍左右。謂之侍從。僕御于王者。謂之僕從。照下正于群僕侍御之臣。則此罔非正人。須從僕正之簡選得來。正人言必正言。行必正行。罔非二字。言位統領者。既是率先之正人。而位僚屬者。又是簡拔之正人也。以旦夕三字。不可漫看。外臣晉接。僅有視朝數刻。卽人主信而聽之。終必退而與左右近侍論其言行。况主心自知未善。必不令外臣知之。臣忠雖諫必行。亦何能逆其未萌哉。計惟侍從之人。出入起居與俱。而號令之出納。亦與有職焉。惟得正人。則見有善者幾。卽從微處承之。見有不善者幾。卽從微處

弱之旦夕非幾。雖聖明不能保其無。而逸志初萌。一冀爾  
即可杜其漸。故已形者從命則失宜。違命則失順。惟未  
動先而持以正。又安得有不欽不臧之念萌于中乎。直  
罔不欽臧。乃真能承弼處。出入二句是動出于正。發號二  
句是言出于正。要知君德不止于言動。此就至近處說。  
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就大僕職掌言。大僕掌正王之服位。  
則有預于出入起居可知。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  
復王之答報。逆下之敷奏也。則有預于君之發號施令可  
知。出入起居能謹于內。然後樞機之發能謹于外。號令其  
大而所先者也。罔不欽罔不臧。言以文武之聰明齊聖本  
自欽本自臧。而又得此正人承弼。則纖微曲折之間無不  
臧矣。故下民祇若萬邦。咸休則皆臣職所可效力處。祇若  
頂言動說。咸休卽祇若是。民而祇若。則便民無不化。故曰  
萬邦咸休。萬邦通天下之民說。渾渾在世道上言之。勿悞  
以萬邦作臣說。與上句平。祇若者敬順其言行。如非法言  
不敢言。非法行不敢行之意。萬邦咸休是舉天下無過言  
過動。而人心大順。世道亨嘉之謂。二句語氣如萬民正而  
遠近一千正之謂。見其化之隆處。世王出入起居鮮克自  
謹。徒欲善其令而欲其行。所謂咸其輔頰舌。感人之未  
也。民若邦休。豈口舌所能辦哉。德盛化隆。俱從正人承弼

來。

正義曰。聰發于耳。明發于目。故爲視聽達也。齊訓中也。  
聖訓通也。動必得中。通而先識。是無滯礙也。○按。臯  
曰。元首明。股肱良。故庶事康。故元首叢脞。股肱惰  
哉。萬事墮。故韓偓曰。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  
御之。至于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  
功。所謂理絲而棼之者也。王陽明曰。程子嘗云。觀者堯  
學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庸智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  
中禮又云。心通于道。然後能辨是非。今且談通于道。在  
何處。聰明庸智從何處出來。合而觀之。萬古治亂源流  
究然矣。○于慎行曰。神以知來。智以藏性。神屬目爲明。  
智屬耳爲聰。神以知來。卽人之悟性。謂之明。智以藏性。  
卽人之記性。謂之聰。世稱聰明者是也。有悟性者資質  
發揚。屬陽。魂之精也。有記性者資質沈著。屬陰。魄之精  
也。有一等術數能推人已往洞見。纖毫而不能前知。所  
謂藏性有一等術數能推未來事多驗而已。過事不能  
懸曉。所謂知來也大抵神可兼智。智不能神。智則聖人  
以下有幾之者。神則非聖人不能也。○按。周禮太僕掌  
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太命。掌諸侯之復逆。王砥朝則  
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眠祭祀御

僕掌群吏之逆與廢民之復大祭祀相直而登○周禮太僕王出入自左馭而前舉大馭掌御玉路以祀戎僕掌御戎車齊僕掌馭金路以賓道僕掌馭象路以朝次燕出入田僕掌御田路以田以鄙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據周禮大馭大僕不通馭馭主馭車卽此御也僕主正服位出入王之命令卽此僕也左右近習非人則朝夕漸染入于邪僻而不自知大臣雖賢君心已惑矣小大之臣初亦妄許將順有承無躬輕以聰明齊聖于君若遂認定真已聰明齊聖矣純糾見謂非聖剛愎成矣始嘆純糾格心無下手處曉矣惟予一人節泛敘求助于近臣而望伯冏之意在其中與上節對看無良對聰明齊聖說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對小大之臣侍御僕從說匡其不及以下對承弼說與篇首思免厥愆相應無良不及愆謬非心從人品說向行事又說到心術格心句重此處一非起居號令無往不非文武之間不欽臧全由心正故旦夕承弼乃格心功夫○聰明齊聖開創之道良者繼體之道良卽元良之良無良便于祖德遠有不及以人品言無良卽不及處惟有位之士密邇于前後左右罅隙必不能潛逃其指視則覺而杜之宜先故以吾休惕惟厲之心實實賴之以匡其不及質非文武則近臣之託重尤切實字要看說個左右前後見護良脈人周圍都缺不得士下文吉士是匡不及句虛有弼之義

純愆二句乃所以匡三平者不分先後但格心更進純糾一層畧重些失之大者爲愆愆者體段之差失之小者爲謬謬者節目之誤兼言動在內蓋有非僻之心生于中則愆謬之失著于外所謂不及也愆則純之使歸于直謬則糾之使歸于正糾有紆切意純糾與格各有所宜施不可以內外分純糾多在諫諍格心自有潛消默奪之法諫諍不足以盡之不可謂純糾卽所以格非心須順文直說言吾之愆吾日夜思免之而不得者必純吾之愆就是那小有謬處亦要糾之總歸于格其非心小註云匡惡而不格其心則止于東而生于西拔本塞源末流自善格之者匡瑕伏愆于本性原不相蒙分而拒之外非強而過之中也格非心則愆繩繆亦糾而前烈亦從此紹矣先烈對上出入六句使動則欽言則臧繼前人德盛化行之成烈可也俾字緊承繩愆二句說不及是及于理愆謬是過于理故後以克正爲言文武聖德無過可諫故言承弼者主承順而帶匡救言之穆王思免厥愆以規過爲重故言之不同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愆乃后德交脩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廸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厥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其

事

此五節承上罔非正人承弼以責重大正前二節爲綱後二節爲目僕臣節疏大正節爾無昵兩節又疏慎簡節○今予節正求助伯罔懋德全從正于群僕侍御出脉大正卽太僕太僕爲群僕長故曰大正正長也下文正于群僕之正有工夫乃董正之義照下慎簡亦有革正之意而督率亦不可脫正非以長爲大以正大大正而曰作本正已以正屬使群僕皆正然後太僕能率之與懋乃后德交以

尚書華審

周同命卷五十四

人

脩君之所不逮如文武時之旦夕承弼也宅丕后后非以位爲大以德大故以懋乃后德言交修不逮正所以勉進君德者惟當匡故欲交修交者不一之稱前後左右非一人交字從群字生指大正群僕與穆王之精神相往來也故下卽緊接慎簡總之一言一動必規于正是修有切磋琢磨意修去其氣習意理之障而粹然一德也卽繩糾格心之義勉進君德所謂舉明主于三代不進不休也不逮卽弗克于德不及欽不及臧是也正對懋看不懋安知其不逮哉懋德全在交修交修全在其人之皆正故必以太正爲綱領

張氏曰公卿進見有時僕御褻近無間有時者見其專

嚴無間者知其情性專嚴則未易犯其顏色習熟故可糾其過失救過于無間之時易爲力救過于已發之後難爲功○徐大猷曰治有體統雖急于求助苟偏擇之則叢勝矣故命太正精簡其僚不待王親擇也陸贄在唐欲使諸司長官各舉其屬庶亦成周之意○周禮夏官司馬祭僕掌服祭祀隸僕掌五寢掃除戎僕掌御戎車齊僕掌御金輅以賓正義曰正訓長也周禮太御中大夫太僕下大夫孔以此言太僕正則官高于太僕故以爲周禮太御者知非周禮太僕若是周禮太僕則此

尚書華審

周同命卷五十四

九

云太僕是矣何須云正乎且此經云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按周禮大馭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太御最爲長既謂正于群僕故以爲太御中大掌御玉輅之官戎僕雖中大夫以戎事爲重敎在太御之下故以太僕爲長太僕雖掌燕朝非親近之任又是下大夫不得爲長

慎簡乃正之先務未有不擇人而能率屬者慎簡句虛下不用小人惟用君子正慎簡之實無以其惟相形看應正于群僕句巧言輩點出不正吉士點出正來方合正于群僕之旨如此喚醒不惟根前罔非正人而于下厥后克正

亦有因。○巧言巧為言語以順從上意無情實也。今色其顏色以悅人主無本質也。便辟者前却俯仰以為恭媚者為側行以求愛。傾側而媚媚也。順人所欲曰便。避人所惡曰辟。側者傾邪媚者諂悅。八字寫盡儉人的情狀。總是曲投人好巧于進身之狀。要見人主所以與之易親者。正以此也。正人不一而該以吉士者。以德言。惟字重滑。人不客難也。此曰吉士見巧令便媚等為凶人。

府史以下官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自罷。此慎簡是銓擬可者以白于王而用之。非太僕自得辟除。其僚屬也。

角書華備

卷五十四

十

此論在僕臣所係之重。而意在大正之慎簡上。要認克字。彼正人力量自有挽之而成其克者。下要認惟字。后何德。惟臣之正。即其德。兩惟臣根上緊。克正自聖。與后德不德俱指言動說。正即吉士。諛即巧言。令色便辟側媚者皆本。僕正所簡來。僕臣正四句。須連說。總形容君心難正。易邪。意后之克正其為德可知。竟以僕臣之正得之后之自聖。其不德可知。竟以僕臣之諛成之。是后德固惟僕臣不德亦惟僕臣也。可不正乎。○僕臣者左右旦夕之臣也。爾能慎簡。則所謂吉士者。夫非正人耶。有愆謬而直為指。有非心而潛為格。厥后之言動克正矣。爾不能慎簡。則所謂

角書華備

卷五十四

十

巧言令色便辟側媚者。夫非使人耶。有愆謬而曲為飾。有非心而巧為逢。厥后動未欽而自以為欽。言未誠而自以為誠。后且聖矣。僕臣正正字根上。正于群僕來。僕臣諛及為。或后且聖矣。僕臣正正字根上。正于群僕來。僕臣諛及上不能正于群僕來。正是十分端正者。一念不正就是諛。曰自聖亦要好念頭。而獨居宮禁見聞第局于自不自知其非耳。不曰邪則俱邪。而曰諛則自聖者。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為昏為虐。易其有極。至于自聖猶若淺之為害。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薰心謂人莫已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拂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阻。辭其間。故凡人自知其非。猶可轉不正而之正。然自以為聖。終至不可救藥。后德惟臣二句。舊即申上說。言君德之修廢係僕臣之賢否如此。此所以必當慎簡。乃僚而不可忽也。看來通節口氣俱緊。后德二句乃是緊承上句而足之之意。若僕臣正厥后就克正。僕臣諛厥后就自聖。后之德惟是臣不德亦惟是臣變換至易。關係豈不重哉。蓋全是此二句說。僕臣關係甚重。若作申言說便緩了。須着力二惟字。緊緊收拾作一氣講。曰惟臣見獨操之意。僕臣薰染日深。氣體日習。雖小大豈無忠良。竟無益于君德成敗也。須重不德邊以起下節之意。

丁奉曰。穆王作問命云。后德惟臣不德。惟臣一聽于臣。



是以造父之諛挾其術而進不責于君是以巡遊之樂乘其耄而荒

此申戒其不慎簡之失無貶貫下只一句儉人即巧金等  
人重無貶字儉人欲以長君逢君之計結人主知必先以  
便捷可喜之情投上官好毫有戀不能割之意上之耳目  
皆此輩之所盤據盤據于耳目即壅蔽其聰明故戒以無  
貶儉人充我耳目之官引導君上以不欽不減而非先王  
慎言慎動之成典也官曰耳目此僕從者君欲聞見則聽  
聽觀而彼有言行亦得入君之耳目故曰耳目之官先王  
之典即罔有不欽罔有不減之成法非字對是字看非先  
尚書華篇  
卷五十四  
十二  
王之典猶云非先王之法言法行云耳勿以非字作貶毀  
看耳目之地最易移人無待一一導君而不覺狹小制度  
之心與之俱化矣無貶儉人則惟用吉士可知正欲其慎  
簡也

不能慎簡則使貶于儉人不必說到以貨任人下以貨任  
人是人情之常故穆王特惕此以戒之雖貶中事而上面  
貶不專指此也承上來貶用儉人多由以貨賄非人惟貨  
賢如伯冏必不鬻官穆王為侍進慮不得不及于此二吉  
字根上吉士來非人其吉人即吉士惟貨其吉便以儉人  
為吉士也沈虹野曰察官就所任之僚屬說以人事君

之大者故群僚至于曠官則其長大不能敬君矣惟願下  
方指伯冏言時說察官三句俱指伯冏身上說如云然  
人之進又有自賄得之者夫子所望于群僕者吉人也若  
不惟其人之吉而惟以貨賄為吉則是汝不能正于群僕  
而曠其大正之官且以君之左右前後為汝賄地也大不  
敬矣又與以貶進者不同我且汝罪也曰察官汝奉其詞  
凜如自慎簡乃僚節至此皆正于群僕之事

按後世近習更相表裏鮮不以利合者舍人才而論貨  
賄近習之通弊也自盤庚總偵實之戒至此復見之未  
成湯文武之隆未數數以偵防其臣也其商周之良乎

尚書華篇

卷五十四

十三

○穆王既知伯冏之賢而任之又疑其賄貨也蓋伯  
冏雖操進退之權安能不寄耳目于人但使儉王得賈  
緣以貶伯冏即不視為貨亦同伯冏貨之也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夙憲

末節致深長之望欽字欲其無輕視君命無卑視已職也  
一氣說下近習之臣不患其不能將順而莫承惟患其不  
能匡救而莫弼在先王曰承弼在已則但欲永弼而不及  
承見子德無良無善之可承而止有過之可弼也大正為  
群僕長正乃后全在率屬簡慎弼字內包慎簡而不貶  
人意蘇惠即先王之典出人起居之欽發號施令之戒見

蘇子瞻對高士看。斯者正教乎我而使之不悖乎此也。永嗣者謂長如此勿使有弗繼也。上文區不及脩不遠曰。幾曰。糾曰。格皆言解。此言永嗣比且久承。躬更進一步。臣承嗣則君免怨矣。

蘇子瞻曰。嗚呼。子讀穆王之書一篇。然後知周德之衰。有以也。夫昭王南征而不復。至齊桓公乃以問楚。楚終穆王之世。君弑而賊不討也。而王初無憤耻之意。乃欲以車轍馬跡周于天下。今觀君牙伯冏二書。皆無哀痛惻怛之語。但曰。嗣先人宅丕后而已。足以見無道之情。非祭公誅父以祈招之詩。收王之放心。則王不復矣。臣

尚書筆

卷五十四

十四

刑有哀敬之情。蓋在感悔之後時已毫矣。

尚書筆

後學 東海清士連轉著  
古濤張係振鑒定

呂刑

正義曰。禮記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爲甫刑。曰。故傳。之。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知。後。爲。甫。侯。者。以。詩。大。雅。高。之。篇。宜。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木。爲。不。王。之。詩。云。不。與。我。成。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爲。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爲。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劉。向。叔。虞。初。封。于。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然。宜。王。以。後。改。呂。爲。甫。鄭。語。史。伯。之。言。幽。王。之。時。也。乃。云。申。呂。其。衰。齊。許。猶。在。仍。得。有。呂。者。以。彼。史。伯。論。四。獄。治。水。其。詳。申。呂。是。其。後。也。因。上。申。呂。之。文。而。云。申。呂。其。衰。以。其。也。○蘇子瞻曰。穆王命呂侯作此書。史記作甫侯。其

尚書筆

卷五十五

一

之刑至禹明備後王德衰而政煩故稍增重積累世之漸非一人之意也至周公時五刑之屬各五百周公非不能改以從夏蓋世習重法而驟輕之則姦民肆而良民病矣及成康刑措穆王之末姦益衰少而後乃敢改也周公之刑二千五百穆王之三千雖增其科條而入墨則者多入官辟者少也贖者疑赦之罰耳然訓刑必以贖者非贖之緩數無以爲五刑輕重之率也如今世徒流皆折杖非以杖數折不知徒流增減之率也呂刑孝經禮記皆作甫刑說者謂呂侯後封甫詩之申甫是也○呂氏曰呂侯爲王更定贖刑新制具載刑書因諸

侯來朝王使呂侯以書之書告命之按告命之者欲通行之于天下也

此篇自若古有訓至其寧惟永分截前半截出尤四節先言苗刑之虐示可懲次重幕六節始言虞刑之祥示可監四方司政兩節正命諸侯監懲敬刑以成德夫敬刑成德則刑祥故下半首尾皆說祥刑中間七節皆分列祥刑之事但虞廷以德用刑穆王以刑成德其言祥微別篇內言德言中言天不一蓋氣刑原出于天而制刑尤本于德用刑必合于中典獄者若真能一稟于天則刑即是德刑中即是民中故末一語吸之曰非德于民之中

尚書書卷

卷五十五

二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此先叙訓刑之由惟呂命者明呂侯受穆王之命而訓刑也王享國一句作推由說蓋由其耄老荒忽車輒馬迹遍天下財屈民勞無以爲計故以已意裁度輕重作贖刑以治四方使四方有罪者皆出贖以濟國用看來則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享國百年從生年而數耄即耄期耄字當屬上句耄字註訓爲忽又爲大當從後註帶下度字講荒度以大加裁度言謂巡遊既倦而悔心生雖耄老之年猶上適唐虞下及來世荒遠而過度之作爲五等之贖刑以詰治四方意在詰亂而以罰贖寬之也

王曰若古有訓豈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鳴義姦尤奪攘殲度○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桎黥越茲麗刑并制罔革有辭○民與胥漸浪浪焚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厥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棗常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騷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尚書書卷

卷五十五

三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禁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此下皆呂侯傳王命訓刑稱述古事故曰古訓自此至無世在下舉苗民淫刑之可戒自乃命重黎至配享在下舉帝舜德刑之可法皆古訓訓非必古語謂古人所垂法戒固昭然也首舉出尤引起苗民不重出尤上始字重看見上世敦龐結繩可治炎帝世衰出尤作亂黃帝誅之出尤以前未有以兵亂天下者亂莫甚于寇賊出尤實以侵略

先導之故曰始邇小民犯法之始非紀先王作刑之始也  
作亂泛指暴亂非即寇賊姦宄罔不以下指平民言看來  
鳴義二字猶言凶德是形容寇賊情狀以鳴張爲義而入  
于奸宄以奪攘爲事而至于矯虔蓋寇賊是總名其爲寇  
賊于國都之外曰姦爲寇賊于國都之內曰宄所謂鳴張  
者鳴乃惡鳥張其惡也猶唐書云號勇莫敵是跋扈言強  
梁妄托上命而堅固爲邪惡曰矯虔此皆亂之延及平民  
者而出尤實始之承其後者寧免乘風扇虐乎穆王蓋推  
禍亂之端以見上古不得已而用刑也

尚書章句

周書卷五十五

四

正義曰史記云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爲暴  
虐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擒殺蚩  
尤威尊軒轅爲天子如本記之言蚩尤是炎帝之末諸  
侯名也應劭云蚩尤古天子鄭云蚩尤霸天下黃帝所  
代者漢書音義有臣瓚者引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  
之食音諸說不同楚語曰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  
受之使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韋昭云  
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孔以蚩尤爲九黎下傳又云  
蚩尤黃帝所滅則與史記同矣孔非不見楚語而爲此  
說蓋以蚩尤是九黎之君黃帝雖滅蚩尤猶有種類尚  
在故下至少昊之末更復作亂鄭玄云學蚩尤爲此者

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其意以盡述黃帝之末九  
黎當少昊之末九黎學蚩尤九黎非蚩尤也○鄭玄曰  
盜賊狀如鴟梟鴟梟陰類盡伏伺物而動得時則張情  
狀異他鳥以比盜賊最善名狀○釋詁云虔固也若罔  
有之言取得人物如已自有也

此言苗民襲蚩尤之暴而制刑以虐民也此節時說以勿  
用靈是虐民之本制以刑二句制刑也殺戮無辜用刑也  
爰始句又是制刑與制于刑二句相應越章二句又是用  
刑與殺戮句應看來此節一滾相推下苗民三苗之民雖  
君其國而非受天子之命故曰民弗用靈制以刑言不用

尚書章句

周書卷五十五

五

德而用刑也此二句虛惟作二句是非用靈二句之實爰  
始二句又惟作二句之實弗用靈靈字下得最好人心惟  
此靈耳無限好生之德總惟此靈發出來弗用靈而專制  
以刑則肆爲虐矣故緊接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曰五虐者  
五刑自古有虐用之者實自前起故曰作非制作之作乃  
作爲作用之作與本節用字爲字同曰法者非正法而謂  
法如援條例以作威是乃苗民託言于法見有所受以恣  
其殺戮耳故繼之以爰始淫爲等句爰始云者意在殺戮  
于是始過用則則慘酷四等肉刑以爲等閑之法亦均于  
致之死耳始淫刑自此始殺戮大辟也止叙大辟而下叙

四刑互文耳。合來所謂五虐之刑。越茲二字。指劓剕。劓剕。四刑。于茲有附麗者。卽加刑之言。虐刑既立。有犯必刑。并制一并制之。不分輕重。不是宜劓者制之以劓。宜剕者制之以剕。蓋犯在本科者。卽不分誤犯。故犯惟知加之。以法而曾不原之以情也。差擇也。有辭卽無辜。對獄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有辭則直。無辭乃屈也。苗民斷獄一皆辜之。無差別有直辭者也。并制兼有罪無罪皆在。有辭專指無罪者。

正義曰。鄭玄以爲苗民卽九黎之後。顓頊誅九黎至其子孫。爲三國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與又誅之。堯

尚書書

卷五十五

六

末又在朝。舜臣堯。又寬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逝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德。故著其惡。而謂之民。孔惟言異世同惡。不言三苗。是蚩尤之子孫。韋昭云。三苗炎帝之後。諸侯共工也。○殺戮大辟也。劓剕皆劓剕。不言劓剕者。包于劓剕官也。祿官辟。黜黜辟。

承上虐刑來。言苗民之惡。及于民而遂至。開于天。蓋深著其惡之極也。民與至。詛盟雖主惡。染于民說。虐威至。惟懼雖主惡。聞于天說。實一步進一步推去。天民原不平說。民與胥漸。四句甚言民之亂狀。民與八字作一句。民民則罔覺。焚焚則不寧。罔中二句。卽氓民焚焚之實。蓋并制四刑。

苗民不分善惡而刑之。民生其間。相漸染之久。習見夫善惡。皆得罪。莫知所以致刑之由。氓民而昏矣。爲惡不可爲善。亦不可莫求其所以避刑之道。焚焚而亂矣。罔中于信。就惡染于小民。自相與說。蓋治世公道昭明。人皆以信爲主。則無詛盟之事。惟三苗暴虐善惡不分。小民方與漸染。昏亂相與無復由中之信。但以反復詛盟。誓爲信。此民所以祭非其鬼。目趨于誕妄也。詛背相咒。盟而相要。詛盟內伏要。賈鬼神。地天相通。意蓋相伺而敵仇矣。甚言民之亂狀。見得民意潰敗如此。而苗民方虐政作威。其虐威之所已加。而衆被殺戮者。方以其無辜之冤。告聞于天。而

尚書書

卷五十五

七

上帝因監視之。但見苗民無馨香德。其所發聞者。惟刑戮醒。微而已。須知生民有欲。漸之以靈。則信而不爭。漸之以虐。則爭而不信。信者民之本心。昧其本心。勢不得不尋于詛盟。勢不得不尋于威戮。庶幾無辜之民。此庶幾者。天之明長所在。庶幾所告。卽帝之所監。方告方方。而告見民皆怨咨之意。亦承詛盟言。告字正起。發聞字。形于聲。嗟窮之反也。動于氣。臭惡之熱也。馨陽也。腥穢陰也。弗用靈。誠無有。馨香制以刑。故惟有腥穢。二民字異。民與民字。指小民。監民民字。指苗民。

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

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各以其地城之象畫其其  
致焉詛詛掌盟詛之視號作盟詛之職辭以叙國之德  
川以質邦國之刑信○韓詩云盟牲所用天子諸侯以  
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鷄○鄭氏曰大事曰盟小事曰  
詛賈公彥曰盟者盟將來詛者詛往過○左傳注云詛  
以禍福之言相要○陳祥道曰盟有繼之以詛詛有不  
繫于盟盟詛皆坎牲加書以告神明其異者盟有執耳  
飲血既盟有所而詛無是也

皇帝節蓋結言苗民淫刑得禍事案起舜撥亂致治張本  
不重舜上首句須承上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先點天矜民  
尚書卷第五十五

周呂刑

八

意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庶戮之力不能報苗天固欲有  
以報之也皇帝于是報虐以威戮庶者不除不足以謝庶  
戮彼以虐施此以威報為民而報也過絕二句正報虐以  
威處正以矜庶戮也禮天子不滅國擇立其次賢者苗民  
恆惡又無次賢者故遂滅之三苗世有其國舜竄三苗分  
北其黨不復置君使不得繼世在下國下字從上節告無  
辜于上上字生來可見虐民無不報之仇淫刑有好遷之  
應用刑者奈何弗戒

乃命六節總言虞舜用刑之可法大意苗虐與虞祥相對  
惟苗民罔觀于刑之中故至于上帝不獨無世在下惟

虞君臣明于刑之中故至于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可見  
苗淫刑以虐民而虐民還以致禍虞廷教刑以安民而民  
安足以致祥起下當監懲意○述帝撥亂懲務在屏神道  
而修人道垂重罪常上人惟昧正理悖常道而至惑鬼神  
亂祀典地天通即反覆詛盟一套事苗民并制無罪民因  
無所控訴不顧當祭不當祭只圖求福祿禍以故地天亦  
通行而祭矣故命重祭亟修明祀典禁絕非分之祭使小  
民不得通行祭天地之禮也地天非以地為民天為神  
註尊卑上下各有分限意看蓋地天實包神祇在內祭各  
有分非可通行如天子然後祭天地則祭天不得通行也

尚書卷第五十五

周呂刑

九

諸侯然後祭山川則祭地不得通行也與凡在天之神在  
地之祇皆然傳嚴幽明之分就地天句生出言幽明之分  
各有尊卑其祭各因其分也地天通則感應之心甚勝渺  
茫冥昧之間常若有降災降祥之感格既正祀典使人不  
得亂祭則人無微求鬼神之心感格之說自然屏息矣曰  
罔有可見前此豈真有降格人為之耳迨帝使重黎絕其  
通行祀典人不狂惑遂無降格則可見其本無矣此固正  
人心急務然使常道不明為善者反不幸為惡者多苟免  
而惡寡屈抑無所告訴則民情不伸不能不詛咒于神即  
欲正瀆祀以息降格之說不可得者故明明業常又是絕

地天道之本乃命字雖帝重然意却實下群后之遠在下明明亦承皇帝德意而然又進重黎一步言是時有精舜爲之主故諸侯與其臣下長民者無不以非常爲心寔竟則禮樂刑政皆非常之具下文三后之功舉陶之刑皆非常也但此處群后之遠在下似未指三后等此處非常只可大槩說常道雖不出五典然此處常字實對怪誕言在天地爲不毀之常經在斯道爲不毀之常心然非有世道之責者時提擲以輔之則易爲邪說晦蝕而不明明者精白一心公好公惡之謂蓋當苗民時于人之循常道與背常道者一槩入刑人心不知有典常而常道幾于廢

尚書卷第五十五  
卷五十五  
十

隆至此循常道者爲善則保安之背常道者爲惡則懲治之公好惡于賞罰勸相斯民必歸典常之內使廢者復立隆者復興得福必善民得禍必惡民雖勢力單弱之甚如鰥寡者亦得自達于公道昭明之世無有爲善而反得禍至蓋蔽于下不能自伸者也況平民乎無益單指善必得福言則惡必得禍自在言外然亦非上人爲之伸乃鰥寡之情自伸也蓋當殷數遭無辜之時鰥寡之遭無辜又不待言而何有于能伸其情惟是帝舜究極根源從正人心明常道以保安之方是世道清明豈但庶幾不遭無辜鰥寡亦無益矣蓋甚幸之詞鰥寡無益纔完非常之能事

寡句只承非常來人心反邪歸正又在無益下補出民既曉然知禍福所自又何至無所控訴而聽命于神所謂經正則庶民興斯無邪慝是已絕地天通庶其易手所以爲正人心之本也通節對苗民言重在撥亂若正人心工夫自有伯夷降典在

一云不曰絕地天通而曰絕地天通者地民也天神也神本無通于民與之管自下故曰絕地天通張洞齊曰絕地天通罔有降格者絕在地之民使人不得以妖術格在天之神絕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其名字以降于在地之民如此則人要求鬼神之心亦自懈弛而降格

尚書卷第五十五  
卷五十五  
十

之說亦自屏息矣觀時及小註則絕地天通有兩說前說主呂氏而後說主國語也細玩傳意蓋爲呂氏之說尚未分析地天明曰故復引國語以訓天地二字則傳所主在後一說矣司天屬神司地屬民解之者曰司天治曆明時之類屬神明祭祀以聯屬之也司地度地居民之類屬民明政教以聯屬之也據此則是重黎二官一主天而絕去那地之通于天謂不與地之事干涉也一主地而絕去那天之通于地謂不與天之事干涉也此說雖有理然司地之事豈不重下文非常乎與前說俱未安○國丘樂圖云大司樂以圖鍾爲官黃鍾爲角



太族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于地上圖五奏之樂六  
則天神皆降天官黃鍾與無射合無射上生仲呂與  
林鍾同位林鍾與蕤賓合但仲呂林鍾同在南故同位  
然天尊地卑嫌其同位而不用也仲呂上生黃鍾角黃  
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官又不用亦以嫌而不用林鍾上  
生太族太族爲徵太族上生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  
南呂上生姑洗姑洗爲羽祭天四聲足矣○方丘樂圖  
云大司樂函鍾爲宮太族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夏  
日至于澤中方奏之樂八變則地示可得而禮矣地官  
林鍾林鍾上生太族太族爲角下生南呂南呂爲羽是

尚書卷

卷五十五

十二

先生後用也南呂生姑洗姑洗爲徵後生先用也祭地  
四聲足矣○張橫渠曰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  
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數無數故神之應也  
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質一而已陰陽之聚  
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渾然人不見其殊也形  
聚爲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爲變與所謂變者對  
聚散有亡爲文非如蜚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爲說也又  
曰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  
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游氣紛擾  
合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

天地之大變又曰一物兩體氣也一數神兩體德也天  
之所因參也○惟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  
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爲也又曰感者性之神性  
者感之體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  
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

上是承苗之亂而正人心此是反苗之道以除民害皆一  
時事言帝用德爲治也群臣能通下情帝猶慮其不盡通  
也乃聽其聰明知慮而以清曠之衷體察天下之疴癘若  
察一毫意見則有不能盡微之情矣謀察有辭于苗故苗  
民無辭于罰苗之罪不過以察爲明以虐爲威耳帝反之

尚書卷

卷五十五

十三

而一以德化德之森嚴處爲威德之昭瑩處爲明威明總  
是一德見帝于清問之餘密完至清心脈而天下之畏在  
此明亦在此想帝當時只自修其德何嘗顯震懾威稜乃  
帝自沛其寬前民頓稟爲威稜似乎協中穆後卽屋漏稟  
謀不畏帝德而畏此不可欺之真帝又何嘗求旁燭精明  
乃帝自任其澄湛民修領爲精明似乎浚濯略疎便獨知  
莫遁不明帝德而明此不可昧之理惟之云者乃民心自  
爲之威明全是不識不知了二句總就後人想像斯時覺  
另有這一段光景非帝特意懲苗○胸中絕無塵累故曰清  
問非專問苗之罪乃泛問民間利病問必及于下民民間

利病惟下民見得親切也。惟蘇軾能無鑒故得以自神其情而聲苗之過。此與上文俱舉極微者言之。包平民在內。非謂平民有益無辭于苗也。有辭內要用聲苗以虛以察意。問民之隱。正欲以反苗之道。德威德明重兩德字要貼反苗。虐察之道上看。威以政令言。曰德威見不以虐為威也。德不待怒而威。故民無不畏。惟畏則下皆遵道。無復焚焚而亂者矣。明以教化言。曰德明見不以察為明也。德不待察而明。故民無不明。惟明則下皆知方。無復泯民而昏者矣。德威只德便是威。不是刑罰。如所謂神武而不殺者。德明是以德照臨天下而開悟自新也。看來舜文德誕敷。

尚書章句 周呂刑 卷五十五 十四

已久四海淪洽已深其德威德明豈因反苗之道而然耶抑舜俟鰥寡之有辭而然况傳言帝反其道猶言與苗不同且原不重非謂矯反其弊也疑是清問二句上二節上一竹事而下二句正結上二節看德威惟畏應報虐以威說考之誕敷文德而有苗來格正是德威惟畏也德明惟明應明明恭帝說恭帝正是德明而曰無益則其惟明可知矣須有辭內即貫威虐詛盟二意來說清問即明目達聰之事但當時只有三苗肆虐故只鰥寡有辭于苗而衆知之惻然有傲其文命之未周而隱然抱痛者故即窺苗而德畏惟畏德明惟明帝心初亦不知德之可畏可明對

苗言若與之反耳註意竟一層威明都從清字生清字此上節明字有別明主明白以群后之精神言清主清微以帝心之空洞言惟字有過化存神意蓋此是舜以德迎治于上即後穆穆在上者也俱要在德上看出來斷不可就刑上說。

乃命節正德威德明所在三后承德威德明之化原而廣惟畏惟明之實事故總曰恤民恤者不必民之失所聖人視民如傷常有一段憂思而思致其功先憂則功成故曰恤功上言群后明明恭帝未說恭帝之事此下二節正其實乃命二字因上不露舜命故揭明于此以見群后之衆

尚書章句 周呂刑 卷五十五 十五

常乃承舜命而然非承上之辭舜憂邪說水患阻饑之病民乃命三后同致憂民之功于民伯夷三段俱以承命言還以首段作主下二段不過見禮義生于富足故推原之耳恤民心未正乃命伯夷承典禮之命從久昏之後降布天地人之三典使知尊卑有等不得妄祭以折絕禁遏民之邪妄不惑妖誕于降典之時恐懼民若不率典刑即及之乃折斷民悖典之路惟憲以刑以命令言不主刑說折民正降典處只是欲民歸禮上便是群刑伏案即後所謂播刑之迪要知前命重穆以正人心乃一時革亂之急務此命伯夷者是虞廷致治之大法正人心以禮為急也恤

民居未奠乃命禹承司空之命以平水土凡山川之海  
高大者則表之以爲主而界限民居之封域重在定其  
上非謂民居依于山川也恤民生未厚乃命稷承田正之  
命降下播種之法三農得以豐殖其嘉穀使民不餓食見  
前此民猶雜食草木之食也傳農訓厚與農用八政農字  
同典爲天叙自直在平成先播種粒食自應在平成後故  
次第如斯折字主字農字見三后致意于民有加無已成  
功乃成帝之恤也卽上三者惟農在二后身上看三后  
成功各指一事殷字合三件看治世之民充然全盛不止  
富庶而已恤功于民憂民心憂民居憂民生而命三后以  
致其功也至三后成功則典禮以修水土以平稼穡以興  
矣惟殷是多意要與被刑戮之民相反道德一而風俗則  
幹止寧而衣食足無傷于威虐者也所謂惟畏惟明如  
此卽後所謂明明在下要知惟殷于民見帝命深致其恤  
者總此不殷早之恤三后之成恤功者惟無不殷早之民  
此總說皇帝一段厚民實意自不容以刑殘了○帝躬以  
德爲治矣猶未也乃命三后致憂民之功焉憂民心永正  
有土不得而居有粟不得而食也先命伯夷降示天地人  
神三禮使知天地之性鬼神之德森然各有明法予以折  
民妖妄僭竊之心示以出乎禮必入乎刑有不可易者庶

民由而安于禮止邪于不可犯焉降典矣而番麥阻饑之  
民其苦從耶于是憂民居未定命禹平水土以興疆域之  
居高山大川表之爲州鎮焉憂民食未足命稷降播種之  
法秩歲功以邵農物土宜以狗事厚殖嘉穀而民之大命  
得以有相焉帝貴成三后如此由是伯夷成勅典之功民  
心正矣而禹亦以成治水之功而民居寧稷亦以成其播  
種之功而民食裕益民之殷盛庶于是乎生而敦龐純固  
亦于是乎成舜之憂可釋矣  
農種也左傳言庶人力于農穡杜預曰種曰農欽曰種  
殖生長也  
尚書卷第五十五  
士制刑實與三后並命另揭言者何章指所在是賓主之  
詞非成功民殷方制刑也通節以教祗德爲主此三字正  
與非常二字相應舜本意只是要教民祗德第非刑無以  
弼之故不得已而制于刑之中所以教民自敬其德使攝  
心于明畏耳○既說折民又言教德夷之刑就是畢之刑  
畢之德就是夷之禮但一禁未然一禁已然與上節平肩  
教祗德正是制百姓所在刑教合一不可分開制之乃以  
教之制卽裁制之制刑之輕重得中全在此字祗德二字  
斷看傳押其心勘入德字民惟心無所攝而不知畏故不  
敬其德而自越于禮法之外畢陶斷以中刑乃斷以教之

敬德也。祇德以畏爲惡。慕爲善而歸于常道。言重教以繼其德。不重教。德刑之中。虔卽德也。制有攝而不放之意。卽祇也。自上制之曰中。自下祇之曰德。中卽民彙卽祇德。此不過托名于刑罰。刑中耳。若謂刑去邪教。輔德便失之矣。此心歛入于德。曰祇德。這個祇德。虧這毫不差爽之刑。迫發出來。以字喫緊。刑不中。未有能教者。後面許多中字。本此尚未及德。刑令一斷案。

此結上三節來。穆穆是狀。德威德明氣象。明明是狀。恤功成功氣象。四方勤德卽結上。惟畏惟明惟殷。明刑其彙卽結上。制中教祇德通節。只重故乃二字。仰體穆穆之思。協

尚書卷五十五

周書卷五十五

十一

贊明明之治。擴揚四方勤德之輝。故曰刑罰精華上只平叙。虞廷君臣事未說。刑之當後于德。至此方合論之。見士帥之制。非可與德教並施也。由虞廷觀之。德威德明。舜既穆穆于上。恤功成功。臣又明明于下。四方勤于德矣。到此田地。方可制刑。故乃使士帥制百姓于刑之中。而率治于民。輔其常性焉。蓋使民未勤德。則上失其道。雖得其情。猶爲不教而殺。刑未可制也。惟穆穆明明而四方勤德。當此之後。而制刑。則勤德之民。觀章程而自奮。刑罰雖設。可以懲而不用矣。故可制刑。以此見刑者輔治之具。而非所以爲治也。○時說云。卽此論之。德威德明有穆穆在上之君。

恤功成功有明明在下之臣。上下同德。灼然昭著于四方。四方之民。無不惟德之勤。而鼓舞之不容已者。惟其德之所感如此。故士帥乃明于刑之中。率此以治其或未化之民。而輔其常性。凡此贊穆穆明明之所不及耳。德刑豈有二哉。看來如此。挑故乃二字。則罔不二字。如何。發落須云。穆穆節從上數節中。想像慕爲山。當時先德緩刑之意。穆穆二句。乃卽上文之事。而形容之。總是極狀無爲氣象。自舜德而觀。見惟畏惟明在舜。則欽德威于不事。直如於穆之命運。而不可已。德不可名。但見穆穆以端拱而已。君之德容可想也。故曰穆穆在上。自三后成功。而觀見爲降爲平。

尚書卷五十五

周書卷五十五

十九

爲播在三后。則欽成功于不居。直如五行之吏。錯而代。昨德不可見。但見清白以揚休明明而已。臣之德容可想也。故曰明明在下。須知穆穆是恭。已氣象明明是宜。力氣象皆在德上說。傳字勿泥。灼于四方。指若臣合德如此言。至德鬱著光輝。蔚彰况君相精神相得益發。靈明徹極。山河大地盡歸一朗。便是光明世界。誠之不可掩也。這四方指四方之民。罔不惟德之勤。卽緊接此四方說。德之勤。卽就民心鼓舞言。下觀之。化從欲風動精神。無息而惟畏惟明。惟殷。過爲爾德之歸者。在四方也。灼者德之光。勤者德之運。上灼則民勤。一德所孚。自不可已。德至矣。無可加矣。

民之敏德亦盡矣無遺化矣若民未動德則君臣民未  
勤方且自修之不暇何暇明刑惟四方國不惟勤上始明  
刑以又民則民知上不重刑刑即其德而刑始可以言此  
否則豈特制之無本抑亦用非其時即此便已不中寧待  
注刑亂罰乎玩故乃率又語脉正與罔不惟德相應言四  
方皆勤德故乃明刑率又耳夫教民方期遠刑此反率民  
于刑以非獎可見非非勸教亦非不率而後刑之就把此  
刑勞來斯民刑皆德也所謂精華也不曰輔治而曰率又  
治即在此矣言循此法以治民如糾之以不孝不弟之刑  
以驅入于孝弟即所以非獎也使民觸目惕心而于孝來

尚書書卷五十五

二十

不失耳故乃二字在君臣心禮說全是不着述話惟其如  
此故乃如此不然非字先無着落且不暇言及刑矣刑亦  
非虛民惡設也渾厚精明之至有不可不飭之精神光輝  
而粹之時有不吝不嚴之軌范乃是德機到此不可無此  
一段振飭之氣耳明于刑之中即上制于刑之中非獎即  
上教德上言制而此言明明即在制之時也要得總申上  
三節語意

陳新安曰舜不輕于用刑也先命重懲絕地天養濟之  
禮次有命伯夷降天地人之禮又命禹除民害殺與民  
利夫然後始命皋陶以刑且木之以減明之德雖明民

以祇德勤德刑之本必主于德而刑之用必合于中德  
與中為呂刑一篇之綱領

不可言人心既正又慮民害未盡去也故復清問下民只  
是一面去正人心一面去清問便是上曰明明非常下又  
云率又非獎獎即常也無先後兩輔常道之理可見饒寡  
無益惟威惟明惟殷于民以教祇德罔不惟德之勤等皆  
非逐節幹的其各係于行事之下者乃因其次第而各著  
其成功後則總之曰罔不惟德之勤其實一時事也穆穆  
在上節刑之用後于德而有以輔乎德未見他明刑工夫  
下又推言其明刑工夫有以合天處蓋公所以為中也明

尚書書卷五十五

卷五十五

三十一

刑之中即是敬忌克天德作元命即是穆穆明明灼于四  
方總是有虞明刑之治要之典獄至在身只明于刑之中  
一句便盡了工夫只在敬忌二字敬忌主用刑之心言正  
明之實用力處無擇言而克天德正是中曰作元命而配  
享在下則率又非獎可知總是上面士師用刑輔治意○  
這節推用刑之極典獄非專主皋陶只推開說以虞廷之  
穆穆明明至有威富可拘就其率又非獎而推之則知  
法不當施即微民無濫法不可廢雖威富不屈訖者法意  
適當不為此加輕亦不為此加重一未訖即不敬忌訖斷  
絕也只要威富俱絕就此便掃清慮念可與天通不必添

一法字如上文則不爲威富奪下文則不以官反疵斥在  
於疑可赦無一不盡赦之故云訖也訖處不重入罪單重  
出罪意或云曰非曰惟以見其必訖抑揚互証之詞不必  
以富之誘入甚于威之撓法看亦好訖威訖富見本原虛  
徹處敬忌本兩訖來不虛則不能慎也敬則善心生忌則  
惡念滅敬忌俱在用刑上見有所不忽慎刑之心恐苛察  
殘民曰敬有所不敢畏刑之心恐誤斷不可復續曰忌敬  
忌之至如此則刑曰義刑殺曰義殺無可憾于獄故無擇  
言于身非必徇私難于言即刑當其罪而試想伏念之情  
言舍不可言取不可此心戚戚有不容不擇者此則敬忌  
之至無愧已心亦無憾人心所言輕于法無愧所言重于  
人無殘即未嘗矜喜樂道自不必擇而後言也罔有擇言  
指敬忌說而威富意亦有凡身之所行皆可言之于口  
所謂罔有擇言在身者與單言口無擇言者不同惟克句  
緊帶上句說不能合天德即不可對人言無擇言處正其  
克天德處通節贊語只在惟克天德一句用刑人也敬忌  
之至言不待擇則其德天也蓋無擇言雖在身而其原則  
在心所謂德也從天而出不參一毫私意所謂天德也克  
字有天能而非人能之意自作元命一句又推惟克天德  
之境地時說云德曰天德則我之所有即天之所生我之

所刑即天之所殺人之元命自我作而造之自天工人代  
言謂天作自至公無私言謂自作位雖殊心則一真有仰  
當而無愧者故曰配享在下自作句帶起下句猶云生殺  
自我而仰當天心也謂生死不在我者以其一聽于法也  
謂元命我作而天我配者以制法之權衡出于我也惟其  
不以已與之故以其權予之而何弗敵之有時說蓋謂元  
命元即元亨利貞之元天以生物爲心不但長育爲元即  
有時而肅殺亦元也故天命曰元命到得惟克天德此全  
是一段生物之心豈但善者生之是造物之元命即惡者  
殺之亦寓培于覆之元命也如此說元命仍只說得元字  
硬殺子不曾說得貞下起元元字須知若說當生者生當  
殺者殺便爲作元命一後世執律斷罪之俗吏耳何必上  
過虞廷此等學術便開萬世無限殺機不知自作元命全  
本帝舜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上說蓋上文推  
論廣刑之祥其極功與天爲一灼有次第本欲說虞廷以  
刑教德却不從教德說起乃先說三后恤功成功而後方  
以刑教德本欲說虞廷以刑禁暴却不從禁暴說起又  
先說君臣祗德勤德而後方以刑禁暴夫如此教德如此  
禁暴則亦可日勸自懲矣然猶典獄者心存敬忌則是滿  
腔皆不忍直至身罔擇言則是透體皆惻隱在我無心之



好惡。一上天春生秋殺之機。裁皆傾覆之理。故曰惟克天德。然此生殺裁傾。又豈止因物付物。乃全是一團生生不息之仁。而造化直由我立。故又曰自作元命。元命較天德更深。蓋天地大德曰生。我實能之。故曰惟克欽恤。中全活甚眾。默行德意。卽復見天心。乾元大生之命。生者生之。殺者亦生之。若干洪爐造命。內再鼓一洪爐全在死中求活。將頤之命自我復殖。所謂作也。作不但質諸天而無媿。乃天之生而不能使不戕者。我實贊其所不及。使我心天心兩相當處曰配享。此以用刑言。非主典獄之身言。仰合天德。如所謂配天其澤。仰當天心。如所謂克享天心。惟字自尚書筆書。卷五十五。二南。

一念違卽有羅織之慘。何可無忌。忌者畏刑之至。而施之惟恐不當也。敬忌之至。則身所用之刑。固無一不可。雖之心亦無一不可。對人言者。又何威富之有不訖乎。夫天高在上。而難與配享者。以天有至公之德。能作天下人之大命也。惟典獄者至于罔有擇言在身而在身之德。卽能其在天之德。同一至公而無私也。則是生人之元命不作于天而作于我。天以德而作大命于上。我亦以乾元好生之天德作大命于下。罔配而有合。享而克當者。蓋身無擇言。則俯固不作于人。而仰亦何愧于天也哉。孔鮒曰。牧產問子順曰。臣聞于財。聞猗頓。善殖貨。欲藥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答曰。然知之。猗頓之窮士也。耕則常饑。桑則常寒。問陶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于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猗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于猗氏。故曰猗頓。且夫爲富者非唯一術。今子徒問猗頓何也。牧產曰。亦將問之于先生也。答曰。吾貧而子問以富術。縱有其術。是不可用之術也。○董仲舒曰。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



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于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于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于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母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黃蔡陽曰：獄者民之司命，不妄殺一人，則爲生人延壽脉之源，故曰作命。

尚書章句

周呂刑  
卷五十五

二六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古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弔，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此承上淫祥二意呼典獄者以示監懲。監伯夷卽爲慰曰：勸懲苗民卽爲戒不勤，戒不勤威貨其大也。慰曰：勤敬忌其要也。以此逆天命卽以此作元命，以此成三德卽以此克天德。則我司政典獄與有虞配享在下者何異。故後徵刑節亦曰：有德惟刑，作配在下。○上旣叙有苗用刑之失，虞廷用刑之善，此統告諸侯欲其以有虞爲法，以有苗爲戒也。作天牧句作冒見得責任重大不可不知監懲意，令

尚書章句

周呂刑  
卷五十五

二七

得何監以下一呼一應，全是醒動天牧處播刑之迪者。伯夷當降典之時，布刑罰于命令，使民知所趨避，此以禮開民而使之不入刑，能爲天牧民者非所當監乎？若苗民不察于獄辭之麗，既失其用刑之旨，及其用刑又不擇吉人，以觀其中，乃至威富兩輒亂罰無辜，以用殄厥世，此不能爲天牧民者，非所當懲乎？一監一懲而天牧之責盡矣。○典獄至于克天德作元命，此寧復人間職掌，直宛作天牧，蓋醉其用于牧，且尊其柄于天，故卽以典獄爲天牧，刑以齊民而曰天牧，猶立政言庶獄之牧夫，天牧二字重看，牧養也，養不是教養之養，卽率又禁焚之事，對刑而言，故曰牧天之愛民甚矣，何不別爲引恬之寄而必于典獄寄天牧，豈非謂鞠人育人之道不出成人殺人之中，以此思天心當有惻然見其愛育之真者，爾諸侯非爲天牧養斯民乎？旣曰牧如何淫刑，若伯夷之迪乃牧也，非刑也，故可監若苗民之亂是刑也，非牧也，故可懲。監懲相對不平，重在懲一邊，略于監而祥于懲，對當時言必先戒之而後可以議法也。當伯夷降典時卽頒布刑以啓迪斯民，卽前所謂折民惟刑者，蓋出禮則入刑，播示入刑之路，刑之迪謂禮也。禮以啓迪于刑之先，人心儆省處卽爲開悟之端，故謂降典爲播刑之迪，勿作弼教之迪說，恐得臯陶夷之播卽

士之制者畢陶之刑主于制民故以不用爲用伯夷之刑主于迪民故以用爲不用蓋不待用刑而先有以教德不待率乂而先有以禁民棄舍畢陶言伯夷便知刑但可掃過而不可用矣故曰探本之論以伯夷當監起苗當懲耳情與獄辭相附曰麗苗但知麗刑而不察獄麗不問其辭與罰之相應也舊將此句對罔擇二句以惟時二字承人法並失平看又將庶威奪貨句主失出一邊斷制五刑二句主失入一邊看如云惟時苗民惟倚勢作威而不察辭與罰之相應是察獄不得其情矣又不擇吉人觀于五刑輕重之中是任獄又不得其人矣人法俱弊如此惟是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若非當奢斷制五刑亂罰無罪辟非當辟故上帝不蠲貨而降咎于苗苗民無所辭于罰而遂殄滅其世近云苗民但知麗刑而不察獄麗是虛刑之根至所用之麗人乃所以濟其虐也罔擇與惟時相應言不用吉人而用屈于庶威奪于貨賄之人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則非天牧民之意其爲上帝所絕不亦宜乎如此直下殊勝舊說罔察于獄之麗所謂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是觀五刑之中從明于刑之中中來明字深觀字淺庶威奪貨旁出曰庶衆亦曰庶註所謂亂也與訖于威訖于富辰斷制五刑以亂無辜與制百姓率乂反亂無辜

俾指殺戮無辜并制罔差言上帝不獨卽刑發聞惟服是不能如虞廷配享在下也傳訓獨爲貸乃獨免之獨過苗本緣事言上帝者奉天討耳無辭于罰猶無辭可解之訓緣寡有辭于苗苗苗無辭于罰由絕世卽無世在下此苗不能爲天牧諸侯當懲也能知監懲斯無奈天牧中前若古有訓以下意經文他處言罰卽是刑惟呂刑以罰爲贖然亦有指罰爲刑者如此節苗民無辭于罰後文永畏惟罰天罰不極三罰字仍刑罰也除却三字餘皆指贖緩矣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愆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上統告諸侯此專告同姓通節日勤爲主兩敬字皆勤之心事因上有監有懲故此以勤不勤兩端說罔不由愆日勤此句重直張前罔不惟德之勤勤字來勤是勤德非勤于明刑也由愆二句相形勤則無失而心安不勤則雖戒而無及總見當勤天齊三句一串不以天人平看一日日字正對日勤日字今日有罪卽刑明日無罪卽已耳天命

卽得我一曰之命敬道二句虛下四句一戒一勉正敬天  
奉君處從天乃所以從君故奉一人不在徇其意以爲刑  
邪正在敬刑成德以逆天命也至于敬天成德則刑乃慶  
也寧也兆民邦家實永賴之而安得不慰此其祥刑也○  
念之哉念字謂以伯夷爲法以苗爲戒也念下文所云意  
亦有周道親親故于王族特加詳焉伯父伯兄是尊于已  
者幼子童孫是卑于已者仲叔季三平皆弟行言與命一  
般在君爲言在臣爲命合于至理日格下卽格命照惟德  
之勤有明刑祇德押今爾日勤日勤非有加于上之敬忌  
妙全在日字人非殘忍之甚者一日之勤或亦有之自非

尚書章句

卷五十五

三十一

克天德者一日不勤或亦有之故難在日勤勤曰日勤則  
服念五六日至于何時以求生道無非勤之之日便可該  
罔不問或之意在內罔不者見非一事盡心卽可塞責也  
勤字着用工夫說當決訟聽獄之時竭聰明畢知睿也慰  
以得情爲慰今人抑鬱無聊不得已而自寬則曰慰擬  
則民惻然若刺無可奈何只得將日勤聊自寬解耳尚  
可容戒乎曰慰但求無憾非便快心職舉刑當較隔一層  
勤心戒心亦不相遠一是事前勤一是事後勤蓋勤者無  
息不戒而戒則有息不勤罔或戒非以悔爲不善憂勤之  
切雖不如是亦未安也戒者去舊之失亦是好處但只

爲不勤後戒不幾以人命嘗試乎須是無不勤可戒始得  
由慰勤曰日勤見敬忌一念不可一息不運或字正與日  
字相關日勤中或有不勤便不可也天齊四句推當勤之  
故凡獄詳審固須多時決斷只在一旦這一旦就是天意  
所在故曰天齊于民俾我一口齊如齊之以刑之齊俾我  
我字非泛言卽奉我一人我字一日是指斷刑之一日言  
此日所係之重必其俾我者始爲我之日而俾我者一日  
也非可暫不可常之說惟民血氣心知日乘參差之途纔  
假此整齊一局既齊便了只不過予我以一日討罪之用  
則安知不勤之口非天齊之日乎此日以前欲我服念非

尚書章句

卷五十五

三十一

我殄戮之日此日以後欲我哀矜非我悔艾之日則俾我  
爲一日之用正惕我以日日之勤者也謂之天齊是亂而  
後治之也如未見亂形而先滋彰其法令如已息亂萌而  
猶操切其科條則欲以戢亂反生亂矣况可今日不勤而  
明日戒也蓋不過偶一日用之爲悲憂祇德之助但當依  
人情而不可徇主心或過當宥或故當時皆隨人犯不敢  
少差惟與人合便與天符乃法官不能隨人所犯只緣  
迎合君心一念悞了事故敬逆天命一人意旨決不可私  
奉未有天命不逆一人可奉者如只輕徇畏休正不是能  
奉不以非終句爲天齊二句之實只宜相連下言刑出于

天如此則一辟一宥豈可以已意參之凡人犯罪有出于非終過誤當宥非終于此者有出于惟終故意當辟乃終于此者曰在人見辟宥在人不在我我雖有辟人宥人之權自做主不得也天齊于民俾我一日可見這件事體原是與民兩下自有箇交涉與我毫無所與我不過代天行事而已惟天俾我一日所以我不可一日不勤以我日日承天一日故云爾尚敬逆云云天命即俾我在人之命逆有逆合之意承天治民者予一人之心當敬迎上天之意奉順我一人可焉敬字即勤字敬逆敬字貫下奉字奉非徒奉承不違要合勿畏勿休講辟者可畏之事勿畏者向書章句卷五十五 三十一

非終一邊宥宥者休美之事勿休着惟終一邊如云罪而非終可有也我雖以為當辟爾無徇我私怒而遂辟之且徐視其理而勿辟焉罪而惟終可辟也我雖以為當宥爾無徇我私喜而遂宥之且姑酌其宜而勿宥焉謂之勿者務求其當非君可而可亦非君可而否也並舉辟宥重求生一邊惟字緊承勿字不辟宥而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則勤非勤刑勤于德也正是日勤處時說云成三德民之犯法者當辟而辟以成剛德當宥而宥以成柔德民之不犯法者不枉入而辟宥皆無所加以成正直之德與洪範同若說民化于善刑措不用乃為正直之德則是剛柔之效而

非三德之謂矣看來三德之為刑以剛柔佐正直若以剛所當辟有所當宥何以為德惟借辟宥之剛柔使天下盡出于刑而歸正直方是成德須知合剛柔正直為三不可分開三德中作威作福豈無辟宥惟皇極之世刑從德流可言德不可言辟宥故明刑輔德德猶在出入之間惟致功在德作用在刑必有通精意于德中者以字有力成有棄斃工夫用刑極處亦歸于德所謂精華也聖世因德制刑後世以刑成德成三德是君道敬刑以成君德臣之事也有慶承三德來說賴賴之以生率兼君民相安在內即裕乃民寧反刑看蓋長我王國是君有慶到有二德成就向書章句卷五十五 三十一

時乃是一人之慶幸于是兆民無無辜被刑者而賴我慶矣天之濟民原欲民並生非欲民一死一或濫及即此一民失入有安有不安便非天齊民意矣故云兆民賴之君慶民賴便是安寧宗臣與國同休故以寧永期之總是勉其日勤不作效○王曰嗚呼凡我諸侯其尚思念之哉爾等有尊而為伯父伯兄仲叔者有卑而為季弟幼子童孫者不論尊卑長幼皆當敬聽我言我今庶幾有格至之命以告汝不可不聽也夫刑獄重事必當勤于敬忌反覆詳審務使刑當其罪而後其心可由以自慰若一有不勤則刑不當罪雖追悔亦何益之有爾無或少有不勤而至以

失刑爲戒也夫我謂爾等當勤者蓋以刑罰非可恃以爲治乃天整齊亂民禁奸戢暴使我爲一日之用則非終之宥在人之當宥一日之天矜也惟終之辟在人之當辟一日之天討也爾庶幾儆迎上天之命以奉我一人我雖以爲此人可威爾不可便我而威之我雖以爲此人可舍爾不可便我而舍之惟就致敬于五刑之中威所當威舍所當舍使輕重各當以輔成我剛柔正直之三德此是爾真能口勤了豈但可以慰安汝心將使上無失刑下不犯法我爲君者身享國家太平之慶爲百姓者仰賴君上生全之恩上下安寧之福惟永于世世矣爾其深念之哉

罔或戒不勤過在不勤而不在戒復之六三曰頻復厲無咎程子曰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無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爲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宋有錯點了人者臺官劾其就人面起草王曰可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有難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

稽無備不聽具嚴天威○歷辟疑赦其罰百緩聞實其罪別辟疑赦其罰倍聞實其罪別辟疑赦其罰倍差聞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緩聞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緩聞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通輕下服下刑通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倭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從哀收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乎輪而乎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此總告同姓異姓首節爲綱中七節爲目上呼典獄并告同姓大意只說得當監當懲當戒當勅其實下手工夫尚未指出故此遂報上日勤之事將廣廷刑刑列爲三項一言擇人如上命伯夷降典命皋陶爲士即擇也一言敬刑如上制刑教德明刑恭寬即敬也一言度及如上非訖于威惟訖于富即度也有虞之世由德說刑穆王之治由刑說德要知祥刑所謂敬五刑以成三德即是安百姓意擇人三句是用刑之道由此用之以求至于祥在有邦者心裏說心心念念注于刑乃

一息不在人雖有位惟良不得展上之敬一息不在刑雖  
五刑明允不無談上之度一息不及雖開釋大行不免  
故傳云不可不盡心○王曰吁凡爾有邦有土皆來聽我  
之命夫明刑足以恭養而安百姓乃是祥刑不是虐刑我  
今以此告爾然刑必何如而後為祥也在爾爾以刑而安  
百姓何者為安民之所當擇非主刑之人乎何者為安民  
之所當敬非定罪之刑乎何者為安民之所當度非罪非  
已造為人所累者審度其當逮而後可逮之平要體曰何  
曰非相呼應曰何設為問辭以致其疑曰非設為答辭以  
致其決以明不可不盡心意正于此見其為安民見民未  
尚書書審 卷五十五 三十一

預法說人須擇吉刑期于無刑及主于弗違罪方與安而  
姓及祥刑相合擇字度字敬字俱句斷此是心口商量語  
正是最謹慎處有邦有土即司政典獄是但上以掌執  
此以民社言有邦謂諸侯有土則卿大夫有采邑者祥刑  
慈祥惻怛之刑與虐刑反然穆王之意實以罰贖之寬政  
為祥也須知此後所論與正律情真罪當者毫不相涉只  
重疑刑惟恐失入若一槩混說便非經旨  
兩造六節總言何度非及前三節度于未及之先以有疑  
為主恐誤及後兩節度于將及之際以無疑為主恐濫及  
罰懲一節根度及言比罰之權全要無疑○度及將事之  
尚書書審 卷五十五 三十二



者爲罰而先之刑也。曰正于五過者爲罰而及于過也。五刑之疑節正承前意而申之。所以第四節專言罰。第五節罰兼刑。未又專以罰懲言。若不重罰。便昧側看之款。兩造以原被告言。具備以詞証言。同僚共聽。曰師聽。此皆明刑體式。提過不重。五簡簡乎二句起下之語。若不簡不服。則五辭之不簡乎。可知兩造二句一直看彼此交惡而成爭。有爭必有兩。一不至則不可信矣。兩造者皆至于庭也。罪狀相反而成辭。辭必有証。一不備則不可據矣。辭証皆在辭如文卷。証是証佐有辭在而証不在。有証在而辭不在。皆不可問理。証佐兩爭者皆有或兩皆須証佐則不可。南書卷五 卷五十五 三十九

曰不簡五罰曰不服何也。五刑少者毫髮不合。即當正于五罰。五罰必十分冤枉法所不能簡。然後正于過。移王憲在罰。下復廢五過出入其意益明矣。簡是核其實乎。是無可疑。簡乎是核實而無可疑。指供詞與所服之詞相合而可信也。辭即今之所爲供也。核其實而無所疑者不能聽。諱所招是實也。正于五刑非便用五刑。只以此情辭實正于刑。書當于何等刑加之也。然情辭不一。豈能與律皆應乎。若刑有定名而辭與刑參差不應。則不當以刑斷之矣。但質于五罰而許其贖。五刑不簡指刑罰中之條例與供詞參差不合。言謂求之五刑之中無合其罪之條。則情罪不合矣。則質正于五罰之多寡而量處之。罰固所以通乎刑矣。然罰有定名而辭與罰又有參差不應者。則又不宜以罰斷之矣。質于五過而直赦之可也。正質也。置也不作活字。眼看。不簡與簡乎之簡不同。不簡只言不相合也。服卽心服之服。非不服供招之服。上言不簡。下言不服。蓋互言之。正卽情法相當之謂。五刑不簡上。要補其簡者固服之以刑矣。五罰不服上。要補其服者固加之。以罰矣。蓋古者因情而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後世移情而合法。故無不可加之罪。聽斷之時在我之所當察與入之所當稽者不一。故此言五辭簡乎。下又言簡乎有衆。蓋辭雖簡乎。



苛桢之于貌貌有不然其情立見情辭既異則質之測自有差疑故云不簡不服蓋師聽即以稽貌稽貌即正刑罰同時並事原不分先後

五過一節承上五辭六句來總申兩造一節意宜緊跟正于五過來疵獨言五過者舉出以見入也註雖出入人罪然重在出邊方與五過合蓋經文除却刑罰獨言五過便知是專主故出言矣當正過而不正過不當正過而正過皆謂之疵疵字指下官反等言官如聽訟上官主使出入人罪是反如親故仇嫌應該迴避是內如婦人暫而免諸國之類是貨如受財枉法是來如聽受囑托來干而致也

尚書卷第五

周呂刑

四十一

晉語云吾來里克是當正于五過者或因此五者而罰之是故入不當正于五過者或因此五者而有之是故出皆疵也彼罹罪者為犯法此繫罪者為蔑法犯法法在蔑法法下故罪惟均其字指典獄者言惟均者惟典獄官與犯人同坐此罪也惟審克可以免疵不曰克審而曰審克審克二字相連看審彼所犯之情狀盡我力量之所能到而若自觀自鏡者如審其有罪克入之審其無罪克宥之是也審而不克猶弗審也自此以下其審克凡四見是喫緊語傳雖云舉輕見重然五刑五罰原有在下節不可繳此論處疑獄之法承上五辭簡孚六句言蓋上言擬斷之

尚書卷第五

周呂刑

四十一

法當如此此復申言者謂擬斷疑獄之際不可不豫審也首二句重兩個疑字兩赦字不同五刑之疑有赦赦從罰也五罰之疑有赦赦從過也過則免之矣因不簡不服之疑而後有正罰正過之赦此非大經參勘必不能大發疑情其關係甚重可不審克乎審克比上不同上兼出入此專主出罪言審其可疑之端盡力以求赦之也赦國民之所生也其可以不慎乎簡孚以下正所以審克之實惟恐其疑而不蒙赦之意簡孚有衆與上五辭簡孚不同雖辭証有據情實可信者衆與常情論之必謂五刑五罰可以決矣然但曰有衆則尚有未信者存亦當以疑待之故雖以辭聽之恐未敢以辭盡之也必以訊鞫作其言而因察之于視聽氣色之間庶心在辭而情又在貌有兩不暇相顧者曰惟貌有稽惟于是而有稽焉庶幾得其情乎曰有稽者蓋于此有所參驗考合非專恃乎此也稽其貌或蠢然無知則以有情不能自達而麗于辟者有之或憤然而不平則以辭之巧証之強力不能勝而麗于辟者有之則言不足稽也惟是倖倖之容山中達表而彼以心告我以色鑑則疑從此起矣故雖簡孚有衆而在所必赦矣至于無簡而又何聽焉簡者有不簡而不簡者可知也聽者有不聽而不聽者可知也蓋稽聽只欲求其出既出矣又何

求之。有蓋獄之色聽者。必先以辭之簡核爲本。若其辭與律不相簡核。卽所謂五刑不服。刑罰之疑者。置方于有中。覓無奈何于無中。見有則固宜赦之。刑而正之。罰而正之。過也。非惟貌不必稽。而辭亦在所不聽。不必聽也。蓋無簡者。已合罪疑惟輕之例。而又聽之。不惟反惑而一事推鞠。求其無可入之罪者。鮮矣。便不得赦了。無簡句對簡乎。二句看。惟貌有稽。蓋聽時求得其疑而赦之也。無簡不聽。蓋聽時喜得其疑而赦之也。具嚴天威。骨上三句說。再無工夫不宜着力。專爲聽獄者立論。具俱也。夫有實者色聽。無實者則不聽。豈故爲姑息。人惟見威于我。遂憑三尺而誰何。吾惟見威于天。恍對律例。皆帝怒是合貌。聽不聽。一是未可赦而求赦。一是可赦而直赦。二者皆是嚴敬乎天威。而不敢有毫髮之不盡。以至于失入也。此句宜重看。蓋簡乎者。天心之所未絕。無簡者。天心之所樂全。民生所在。天威所在。具嚴天威。卽惟克天德意。雖承上簡不簡兩項。然主意專在出罪。惟恐涉私意。故以天威言見其大公至正。初非以意見爲私出也。稽貌非屈法以申恩。不聽非忽略而廢法。當天心已窮之日。而欲通其窮。以復見天心。有念已慚而猶就于不可測之謎者。獄者在下。聽者在。其貌聽不聽。天實臨之。天之聰明不可誣也。天之

明威不可玩也。其于聽不聽之間。白不敢有疑。不疑者。是則刑罰過。三者其無失哉。所謂審克者。蓋如此。五刑之疑。二句中。上五辭簡乎。六句簡乎。有衆四句中。上兩造具備。二句上先聽而後斷。是順說。此先斷而後聽。是倒說。上節言五過。此節言五刑。五刑非互文也。故出則于過切。故入則于刑罰切耳。三節重重披剝。專重於疑。觀不用他釋。但引上下文互証。可見上兩造四句。不過起下疑刑疑罰之端。下簡乎四句。又不過終上不簡不服之故。都爲五過當赦惟恐。故入而不度。及者發。故其審克之丁寧。再至。非徒嚴以君罰。又且嚴以天威。然前說不簡後竟說無簡。前說師聽後竟說不聽。亦可昭然領會矣。○蓋自五刑之疑而後有正罰之赦。自五罰之疑而後有正過之赦。赦出于疑。則雖欲不致其審克。而不可得者。然疑亦難言矣。五辭簡乎。可據者衆。猶不能無疑也。而于貌是稽。冀得其情而赦之焉。至于無簡。則情辭相左。其疑可知。直赦之而不復聽焉。若此者。非以已意爲去取也。具嚴上天之威。而以貌稽者。實于未絕之天。無簡者。合于矜全之天。尚何疑赦之有不當哉。

王制云。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側也。側者戕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又云。凡制五刑。必卽天論。郵罰

歷于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  
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隱  
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  
大之此以成之又云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  
有言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按周禮小司寇以五  
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  
耳聽五曰目聽鄭玄以爲辭聽觀其由言不直則煩色  
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耳  
聽觀其耳聆不直則惑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本  
文貌字實該得氣色耳目

尚書書

卷五十五

四

此正詳言五罰之法正度作刑以詰四方者刑三千條周  
世已有至穆王始通爲罰贖之用耳比罰之權全要無疑  
墨辟宜赦一十五句不過鋪列得五刑之疑有赦一句墨  
罰之屬一十一句又止發明得閔實其罪一句墨罰之屬  
六句是推原其當閔實之由上下比罪五句又戒勉以所  
閔實之事列五刑屬數之多正見比罪難十箇字惟比罪  
難十箇字所以五罰皆當審克上刑一節審克之也既戒  
其無僭勿用又勉以惟察惟法必閔實其罪真當罰者斯  
罰之也夫曰閔實則夫閔而不實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亦  
已昭然矣此蓋不論罰重論宥也○墨辟疑赦至之屬三

千專指疑赦之罰墨辟五段是五罰之多寡有定數墨罰  
至三千是五罰之科條有定律先紀其目復總其凡罰錢  
由經漸重條列由多漸少此篇專主罰言下言刑者刑疑  
而後議罰墨罰六句因有無正律者而先條個正律比罪  
只爲無正律者設故惟察二句屬比罪一邊見如是則罪  
無正律者且無不得其宜况罰有明條者豈不閔實其罪  
○刑罰二字古文通用以贖爲罰自呂刑始載于法謂之  
刑加于人謂之辟贖以金謂之贖墨辟等辟字猶云墨刑  
非大辟之辟犯墨刑之疑者有罰以赦之其罰惟百錢然  
曰百當閔實其罪犯剕辟之疑者有罰以赦之則倍百爲  
二百錢當閔實其罪犯剕辟之疑者有罰以赦之倍二百

尚書書

卷五十五

四

又有差則不當一倍謂倍之又半爲五百錢當閔實其罪  
犯宮辟之疑者有罰以赦之則六百錢當閔實其罪犯大  
辟之疑者有罰以赦之則千錢當閔實其罪閔實以贖  
法言簡閔核實使罰與罪相當不可苟也若不實者則直  
正于五過矣卽是審克意極重每言閔實其罪恐聽者或  
不詳其意止閔實其一而忽其他故不嫌費辭五刑之疑  
各目入罰不降相因以其所犯疑不能決故使贖次刑非  
其所犯故不得降相因墨剕輕而易犯故其科條多刑罰  
而上漸重而難犯故其科條漸少墨罰之屬千謂墨刑所

罰條數凡千條而每條皆罰百錢也。創罰之條有千則罰之條有五百。官罰之條三百。大辟之罰其條二百。亦做此。墨罰五句雖說罰之律條然已有墨劓刑官大辟字即墨說刑子故下句云五刑之屬三千上言罰下言刑者罪實而加以罰謂之刑罪疑而贖以金謂之罰互見其義以明刑罰之條其數一同也。曰屬者言人所犯之罪于五刑各有所屬也。先言墨罰之屬千五句是分言刑書之目後言五刑之屬三千一句是總言刑書之目墨罰之贖六句只是比附意蓋三千已定之數載在刑書者也。人之情無窮刑書所載有限以有限待無窮故須上下比罪。比罪句空尚書章句 卷五十五 四六

則僭亂有禁將引往古又或以不行平吉比則不行有禁僭亂二字不連。亂辭不指民說蓋比罪之時吏多因緣為奸淆亂是非以誣我聽誤聽之則僭矣。故欲毋差誤于亂辭而妄比若指民說則亂辭即所謂不簡者也。質于五過而已。又何必比時說僭亂二字平俱指人言僭謂辭在此乃僭差而之彼。亂謂辭本直乃亂而為曲也。此說亦可。但云毋過聽于僭亂之辭則失矣。蓋差字解僭字既曰差誤又曰僭亂註下文僭字不應複出。按湯若士曰然既無正律則比附之間專以辭為主。若其中獄辭叢雜與律參差不相應者非亂辭乎。必勘酌審定毋為亂辭所僭差而妄有所比附也。又既無正律而惟法是比將有援不用之法以擬今情者必酌以時宜勿用今所不行之法而強有所比附也。法既無正條辭復亂而不可聽是重惑也。比法以今所用為主。今所不行舊有是法而今不行者也。雖不僭亦不可用。惟察察其所當比也。法之輕重非不詳載所犯之條毋寓意于可輕可重以待人揣摩惟按驗全科而察彼之擬上擬下者其意何如。比諸情狀而審此之宜上宜下者于法何若。夫比則無法矣。察而曰惟法何也。察我心也。法國法也。其罪雖不例于明條總難逃于法意。故惟精我鑑衡求成法于無法之中。此時耳目既不得假舊章又不

得無厚只憑我心神畫意象于成法之外故欲詳明法意而審克曰法意則雖合法而未當于意者亦不可加罰矣審克以律條言只跟比附說此審克之是比罪時上審克之是聽訟時上所虞及在罪不得情此所虞及又在罰不當罪惟察惟法者當比法時則所察者在法亦就聞實罰上說審克緊粘惟察上要知有三千正律在不忠難此患傷于刻耳如此說方得命刑之旨

漢孔氏曰緩徐戶關反六兩也鄭及爾雅同說文云六銖也銖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馬同又云賈逵說俗儒以銖重六兩周官鈞重九銖俗儒近是○正義

尚書卷

周呂刑

四九

曰六兩曰緩蓋古語存于當時未必有明文也考工記云戈矛重三鈞馬融云銖量各當與呂刑緩同俗儒云銖六兩為一川不知所出耳鄭玄云緩稱輕重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太平兩為鈞十鈞為緩緩重六兩太平兩緩銖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為緩二緩四鈞而當一斤然則緩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周禮謂緩為銖如鄭玄之言一緩之重六兩多于孔王所說惟枝十六銖則與典金作贖刑傳以金為黃金此言黃鐵者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為金今別之以為四名此傳言黃鐵舜典傳言黃金皆是今之銅也古人贖罪悉皆用銅而傳或

獨黃金或言黃鐵謂銅為金為鐵爾此經歷言一百三百五百者各是刑之條也每于其條有犯者實則刑之疑則罰之刑屬罰屬其數同也別言罰屬五者各言其數合言刑屬但總云三千明刑罰同其贖數互見其義以相備也經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文異于上四罰者以大辟二字不可云大辟罰之屬故分為二句以其二字足使成文郝仲興曰六兩曰銖二十四銖曰兩蓋銅錢之屬古錢以五銖為中百緩約錢二千八百八十文餘可推也○古者任人不任法法所載者任法法不載者參以人上下比罪是也五刑之屬三千已明有律條在豈復有舊法在乎既有舊法亦已試者豈可用不行之法謂閭閻有之而今不可行者如漢長安賈人與潁郭王市者罪當死凡五百餘人汲黯曰愚民安所知市賈長安中而文史以為罰出財物如邊關乎此類乃以為不可行者或云古者刑疑則流有舊法蓋指流法也不必然○馬端臨曰唐虞之時刑情政簡是以贖金之法止及鞭朴至于周文繁俗傲矣五刑之屬至于三千若一按法而刑之則舉足觸罪矣是以穆王哀之而五刑之疑各以贖論姑以大辟言之夫所犯至死而聽其贖金以免誠不可也然大辟之屬二百豈無疑赦而在

可議之例者如漢世將師出師失期之類法皆死而贖  
爲庶人亦其道意也或曰罪疑則降等施刑可矣何必  
贖乎曰古之議疑罪者降等一法也罪贖亦一法虞書  
罪疑惟輕此書上下比罪上刑適輕下服降等法也虞  
書金作贖刑此書五刑之贖罰贖法也固並行而不悖  
也○蘇子瞻曰周禮五刑之屬二千五百而此三千孝  
經據而用之是孔子以夏刑爲正也○黃道周曰光經  
國之患不在于文質在于名實不在于名實在于體數  
仲尼曰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百步  
而堵尋索步堵以知都邑管夷吾曰清神生心心生規  
尚書叢書 卷五十五 五十五

分治內外變化所出不可不察也不察其體不得其數  
陰陽不劑伸屈不停損益不生正側不經清濁不明羸  
縮不行兵樂始交而變于戚再變而有斧鉞斧鉞歸刑  
再變而發天地之藏于青丹砂鉛金銑金燦然歸水而  
臟腑九變體數盡矣刑體始交而變侯捷再變而有衍  
楊析楊歸兵再變而竭天地之用梗楠杞梓芟蘆竹蕞  
燦然歸火五木歸火而指臂九變體數盡矣故天子之  
患患不聞道不聞道而知會計出納之數則其志銳志  
銳則上侈上侈則漏生于上不知會計出納之數則其  
志蛻志蛻則下奔下奔則漏生于下天子不聞道而不  
尚書叢書 卷五十五 五十五



七稱刑者五皆以明而後動險而後止或致或疑或利或不利皆火以爲制水以爲紀罰以正其端賞以卒其事聖人以命其終天地以命其始軒轅之于乾坤殷周之于兩濟是也乾坤以戰兩濟以克包舉六十以就其列故阪泉之威著鬼方之賞得威濟于終上而賞疑于三四終上之戰有先賞三四之賞有後罰皆舉兩致之以命師比以命謙豫仲尼因之以爲春秋春秋者刑兵之宗也兵制大偏去其一旅以爲一師二千五百人甫刑之罰去其官刑及其大辟二千五百屬春秋兼用之而審其數爲二百四十有二夫聖人之意猶以三軍五

尚書卷第五

卷五十五

五十一

罰爲盡之而不敢用也故天下之言體數者至于天地則止矣天地之體數一內而一外一遠而一近一贏而一乏一生而一死生死贏乏相爲遠近相爲內外生贏之數注于遠外則死乏之數注于近內死乏之數注于遠外則生贏之數注于近內慶賞刑威食貨賓旅相代爲候以審其處故律度之變金木之沴禮樂之壞刑兵之亂彼此相蔽至不可詰而其大率必倒其遠近覆其內外聖人爲正其權度明其規矩以天地之體數引其指臂導其臟腑相配則已矣夫以帝王之財臂挾聖賢之臟腑疑岐而出之即天地亦頽然無以立體聖人又

何恃而不蔽于天下聖人之所恃者物各有度彼此相御自然而止窪科止員平科止叙過繼衡衡則歸其家復之過七日臨之過八月臘肅之過斤兩指臂之過尺寸聖人皆懼之而不敢用也

此承上比罪來正用法之權所謂比罪者豈但以已意爲上下亦以人情世變爲上下也但上節是不合律者此節是合律者不可因承比罪遂混而爲一舊以上刑過輕二句以刑言輕重諸罰有惟一以罰言相對看總是因人情而權其輕重刑罰世輕世重對上三句則上以人言此以世言是權世變而爲輕重看來上刑巨句須抑揚連略重罰一邊若曰上服下服刑之輕重固有權而輕重罰亦莫不有權也有不以罰而可苟且者刑罰世輕世重句亦緊承上說言此特施于一人耳這刑與罰須是要隨世不止權于一人勿以此句與上三句作對只一權字安置中間對上上刑二句則對足之辭對下刑罰句則相彼之文惟齊非齊句是總上四句以起下句因人情世變之不齊故不爲一法以齊之而齊之以不齊如是則中乎先後輕重之序而不錯施豈不有倫乎萬變不同而不出于實然不易之理豈不有要乎倫中所括曰要此三句是結言權之自有其經也要得綿然上意方是○適符之也耶

尚書卷第五

卷五十五

五十二



重而之輕輕而之重以情言如非終惟終之類適者偶之適本在上刑之科也而所犯偶然情輕則服下刑矣本在下刑之科也而所犯偶然情重則服上刑矣上刑二句要有註事字情字分曉上刑如殺人者死之刑然誤殺情過輕也則服下刑不可與故殺者同論下刑如聞毆不死之刑然有謀殺而適不死者情適重也則服上刑不可與聞毆者同論上刑不必是死罪下服不必是全赦宜活看罰輕重只一權字蒙上文耳至于用罰亦當權其輕重以情為權而論疑罪之輕重情輕則罰亦輕情重則罰亦重刑權輕重以為上下罰權輕重以為多少刑罰世輕世重

乎六世正齊以不齊之法也然究其歸輕所當輕而非輕惡重所當重而非濫及其輕重固有倫也輕者不可易而使重重者不可易而為輕其輕重固有要也上下輕重各皆有條理曰倫就倫中各得其分歸于至一者豈非有要惟齊非齊即權之換字權之所在即倫之所在與要之所在故不曰有權又曰有倫有要總之倫要與權皆不難一中此正假于其中明于其中咸中之處倫是分說要是總說倫要都從權出此節只以權字解之其義自明夫權無定衡隨物之輕重而輕重之其低昂何等不一然權設而天下不可欺以輕重不可亂以輕重此便是倫要處有字印從非齊看出是盡法之變正其定法之常權即是經也○不特此也即其人罪與律合似有成法可按而尤不乏通變之權夫情有輕重法亦因之無權則輕重差矣權一也有權乎人情者有權乎世變者如上罪而服上刑人所知也然有事在上刑而情適輕者執法而不原其情是絕人改過之路也則當權之以下服下罪而服下刑亦人所知也然有事在下刑而情適重者拘于法而不誅其意是長奸之道也則當權之以上服豈惟輕重諸刑有權哉刑疑從罰輕重諸罰亦視此以為多少之權矣此刑罰輕重以情者也然特施于一人耳而又有輕重以世者均

爲是情然有用之于前世則宜用于今世則不合者此輕重變也刑罰不以世輕則人將不堪刑罰不以世重則不妄止亂世輕世重惟其時之所適而施焉斯盡權之道也則疑于不齊而非常矣不知是乃所以致齊而有常也蓋法無常期于常而已理當變而欲爲一法以齊之其齊也乃所以爲不齊理有異而各順其理以應之通乎人情合乎世變其不齊也乃所以齊之也惟齊之以非齊則諸法雜陳而不亂其序豈不有倫乎而倫序之中萬變不同不出乎當又爲有要矣茲權也乃所以爲經也與是比罪之至精矣

尚書叢書

刑部  
卷五十五

五十六

正義曰刑罰隨世輕重言觀世而制刑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平平國用中典周禮大司寇文也○陸贄曰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衡者秤也權者錘也故惟在于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于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句非明哲難盡精微

上二節既告以贖法之等差用法之權變矣此詳示以護刑罰之道正所以導贖法之用而適權變之宜者照上何擇非人一節以擇人爲主非倭惟良抑揚並舉專重惟良下盡心備辭兩段總言惟良折獄者罔非在中之事見當

擇人察辭三句在聽時卽前師聽三節意明啓二句在聽時卽前量罰二節意其刑二句總承上兩邊又卽前兩言審克意但前論度及在勉有邦有土此論擇人則贊惟良折獄欲其知所擇也成而乎是惟良結獄時其問實簡服已先信于下輸而乎是惟良獄獄時其問實簡服亦遂信于上也故乎字俱宜照前簡乎看有并兩刑刑包罰說應上其刑其罰以見盡心之至雖上下咸乎而猶不敢疎略此爲惟良折獄者之盡心與備辭也○罰懲二句提起見刑罰之當謹小民以財爲命欲緩旦夕之刑必竭倚命之資豈不極病罰能病人則刑之尤病人可知要見舉罰以

尚書叢書

刑部  
卷五十五

五十七

見刑意非佞以下皆兼刑罰言傳分擇人盡心備辭說正謹之之道折獄不得其人則刑濫得人不盡心則職廢盡心不備辭則自專相承融看非佞何與惟良二句對看相形說佞與良以人品言非字惟字呼應非佞三句未便說到用上但言此等人不可折獄此等人可以折獄擇用意言外折獄非言不決世上巧佞一流憑他口中說出都像律弄生死于舌端必多不中良則有溫衷腸具得慈祥至性性受之爲良卽獄傳之爲中者輕重無過差也然亦是要明決者但意主于折獄不若溫良之心若拙若啗而一種和平意氣令宇宙間強陽之氣盡消而無不在中

也。照刑罰兩者言故曰罔非折者斷也。竟也。倭者服人。以口頗僻不中。良則一心容運。絕不消隨事以求情。而中無不在是。然非一一盡心。未有能得中者。察辭四句。正是盡心求合于中。處差正可疑處。惟察者辨之。察之時。易于偏主。故曰非從惟從。從者從其差辭也。哀敬者曲體其情。爲之求生。慈能生明也。就平日心裏說。察差正是哀敬。明啓刑書。正求中正。哀敬中正。即在明察之內。不必深一層。稍重哀敬上。有惟良的意在。察辭之辭。兼兩造及辭証皆在內。然則何以爲差。曰前言與後不同。後言與此不同。或掩曲爲直。而適道其曲。或認誣爲真。而適露其誣。皆是也。然尚書章句。卷五十五。五十六。

或起自喜之心。故以哀折獄。繼之折獄之後。可以繼。又不可執已私意。故又明啓刑書。胥占繼焉。人之所犯。具載刑書。占其當屬何等刑罰也。明謂顯示無私。不明則小民不知法進而不服。占如占卜可否。不占則情罪不合。而法窮其曰胥占者。已心衆見揣摩書意。或上服或下服。抑當比于上下之間。不胥占則意見或偏而罪不允。故曰明啓刑書。胥占。咸庶句總頂上四句。重庶字。言雖未可遽言極當。亦庶幾其中正。而若可必其無差也。見中正之難。與獄者不當自足爲已得中正也。傳訓咸爲皆這皆字。不是包裏衆人言。乃是包裏衆獄通刑罰言。謂每獄庶幾其中正也。中正應上文中字。其刑其罰。申下句。通管上五句說其字。且然之詞。將論刑罰。雖詳于擬議。或誤于臨時。故又須審克刑罰。不是兩開說。宜照前不簡。不服正于五過。以兩其字作疑。而永定之詞。其當入于刑者。與其當降而罰者。其審克之。然既曰中正。又欲其審克何也。蓋斯時應而決斷。仍爲輕試。忍心寧緩。而熟詳再極。此心服念。故曰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然審與察不同。察主燭奸。審主觀理。察辭以下既盡心以求法之平。而審克則又盡心以謹法之用也。惟如是以審克而猶且上備并兩。乃見其良耳。獄成一句。總承擇人盡心來。以起下獄獄之辭。結獄以乎爲主。

又以輸字起下兩刑字皆是信其刑罰之當意期其所以  
如此着力之辭要必其孚始得耳非卽孚也作未然說若  
作已然則上其斷獄之書說不去了獄誅刑罰成謂相提  
已定未便加刑罰孚是兩爭者皆心服衆人皆以爲是也  
輸是奏案之時情法脗合君上無遲異也獄到審充信一  
心自信群心且併信君心使獄不合孚亦仍帶得寬在獄  
成二句連說重輸一邊蓋旣孚于民豈有不孚于君然求  
其孚而辭有不備亦非盡法之道其刑上備二句又從輸  
字生來上卽是輸上備泛說舉情之輕重事之始終而備  
載之也兩刑如一人犯兩罪雖已從重問擬還要連他輕  
尚書筆審 卷五十五 六十一

乎舉重該輕意○此詳示以謹刑罰之通也夫罰止德過  
非致人于死地然民苦出贖亦甚病况刑乎刑罰不容不  
謹矣何以謹之我前固云何擇非人矣彼折獄固須以言  
而佐者之折獄則有辨口而無仁心常不能盡下之情求  
人之生非佞可以折獄也惟溫良仁者折獄則小大之獄  
必以情而刑罰無不在中矣此聽獄者當擇其人也朕固  
曰何敬非刑何度非及矣彼辭非情實終必有差察辭之  
要必于抵牾不合之差處察其情僞可也且不敢偏主必  
心度曰此情不然乎其或然乎泰酌從違以審情法輕重  
之中如是可以折獄矣猶哀憫敬畏以折之且不敢以獨  
尚書筆審 卷五十五 六十一

反乎吏曰君縱不反地上即反地下矣所謂佞折節者口才以佞折獄屈人言不能求情將如路溫舒所謂四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而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則畏卻則鍛鍊而周納之矣此酷吏之弊佞者未至是其流易至故折獄以佞所深惡也○王充曰讒與佞俱小人也同道異材俱以嫉妬爲性而施行發動之異繼以口害人佞以事危人讒人以直道不遵佞人佞避匪端讒人無詐慮佞人有術數人人君皆能遠讒親仁莫能知賢別佞曰佞可知人君不能知庸庸之君不能知賢不能知賢不能知佞惟聖賢之人以九德檢其行

尚書卷五十五

月日刑

六

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于九德言不驗于事效人非賢則佞矣夫知佞以知賢知賢以知佞知佞則賢智自覺知賢則姦佞自得賢佞異行考之一驗情性不同觀之一實惡中之逆者謂之無道惡中之巧者謂之佞人聖王刑惡佞在惡中聖王賞勸賢在善中純潔之賢善中殊高賢中之聖也善中大佞惡中之雄也故曰觀賢由義察佞由惡善惡定成賢佞形矣佞人不毀人如毀人是讓人也何則佞人求利故不毀人苟利己已爲毀之苟不利己于毀之無益以計求便以數取利利則便得婦人其事然後危人其危人也非毀之而其害人也

非泊之譽而危之故人不知厚而害之故人不疑是故佞人危而不怨害人之敗而不仇隱情匿意爲之功也如毀人人亦毀之衆不親士不附也安能得容世取利于上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隳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庫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尚書卷五十五

月日刑

六

刑之事已悉此節反覆申勸其盡敬之責朕言三句是以在已敬刑之心倡之敬今天二句是以敬刑之極功鼓其敬明清二句直勉以敬刑之實無或以下則直戒其不可不敬總來只是一句敬之哉意須知從有德射天德從祀天嚴天罰直本報虐說到報尤層層開鎖○敬之哉內要統承上兩造六節意官伯族姓猶言同族之官伯異姓之官伯也傳分作四項人未亮見人雖不同均不可不致敬意朕言對上文言民命所關即國命所係語戒如此有懼心矣懼非空空懼所以敬之也朕言三句一直下朕之于刑言之且多懼朕心實敬畏之非敢嘗試用之也夫刑

于痛而不德矣。然實所以載天德而行元命者也。有德于民者其惟刑乎。曰朕敬于刑。振起朕字。說以已之敬。勸群臣之敬也。有德惟刑。亦就自身上說。德以好生不忍言。武王言朕心朕德也。德本于敬。二句串看。重敬字。上與欽恤一般。敬之至所以爲厚之至也。使無仁厚之德存于用刑之際。則任意取舍。而肆爲殘刻。慢忽于刑甚矣。豈得爲敬刑乎。要點卽贖刑亦兢兢惟恐其誤入。而一惟有德于其間也。其曰惟者不嫌自矜乎。恭惟字從敬刑之心。覺之穆王心上分明說朕敬于刑。而有仁厚之德行于其間者。惟此五罰之刑。云爾。譚經者一眼看定惟字。專指罰贖。不無假公濟私。故只把仁厚二字貼德極是。肯緊若主惟刑。可以種德說。便全不懂了。以上三句表已敬刑之心。如此欲群臣以已之心爲心。如云我之敬刑如此。汝宜何如哉。蓋刑者天之所以相治斯民。天之相民不可見。民畏刑而改過遷善。若天啓之爾。實任相民之責者。必逆天命。嚴天威。冀以作配在下。可也。敬則人人率又無一人入刑。以合上天之相協。故曰作配似要根有德說。今天以下天字。此節中緊要字不可脫。相民勿謂輔德化之不及。只是輔民德之不及。若說德化便相若。非相民矣。相非相佑天濟于民以教。極德以非民。疑是天以刑相治斯民。處作配須

尚書卷之五

卷五十五

六十五

點出當與虞廷配享在下一般。蓋期之之詞配享以成功。言作配以着力。言下文一聽單辭是體天至公之心。聽之一聽兩辭是體天至中之心。聽之與典獄之惟克天德一般。此皆爲令政。所以作配在下而得遠于天罰。以此辭安得有單或罪狀得之傳聞而無顯証。或怨家既已泯沒而有隱情。皆是若以一偏之辭爲單辭。則兩爭具矣。何必非兩不明。則先覺不到。不清則神想不開。未有能決單辭者。單辭極難聽斷。而直曰明清于三字。直自洗徹其心。以待辭之自呈已耳。看下句用一聽字。可見要知明清固在平日。然此處又須澄慮全無証佐一面之辭。非持平難而得情難。惟明清之心可昭察。兩辭彼此兩造各執一說以相証對。此伸則彼屈。一服一否。非治也。非得情難而持平難。故主中中者。心無偏向之謂。卽曲者曲之。直者直之。正是中中則帖然自治矣。截渡曰亂訟者紛爭上欲亂決之。惟以無偏倚之心。中聽于兩辭。無或有偏庇之心。私家于兩辭則可矣。民之亂就輪情服罪上說。罔不句作推由說明。清中非兩心就單辭之情。昧難詰言曰。明清就兩辭之終。紅互爭言曰中。都要體敬明作配意。發抑單辭與兩辭亦不平。蓋單辭無對猶無自得貨。私未甚也。惟兩辭之不中多起于貪。故特戒之。私家于獄如君子不家于喪之家無

尚書卷之五

卷五十五

六十五



或以私意而求成聚于獄之兩辭貨之未入則設法致之貨之既入則執法從之出沒變化于兩辭之中以為囊橐窩穴即所謂需獄得貨者獄貨即所以私家也私家藏下謂以貨成家府以藏貨財而功狀與貨俱積貨非可為寶也獄貨以下極言私家之害據宅以佳則謂之家開門以飲則謂之府辜尤之招府辜功是自已聚之貨聚罪亦積報庶尤乃天報之罪多禍亦多永畏句帶庶尤句看蓋因獄取貨此貨非實適以藏汝辜罪之功狀耳罪狀既多報以百殃理之必至則一時之得有永久可畏之罰罰即下極字俱指庶尤言永畏惟罰此天之罰也尚未說到人

尚書章句 卷五十五 六 畏處謂之天罰者以天相民故于戡民者有罰非天不中而偏罰之乃民自入于禍淫之命故不免于天罰之極耳在命者按入命裏按出不得作配在下之謂何使天罰不如是之極則典獄者方以貨為寶而施之庶民者皆酷虐之政矣豈復有令善之政在于天下庶民何指治民者言未決言之示與苗民同例

異奉曰詩之為學性情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與廢觀性以歷觀情以律解五性者曰肝性靜靜行仁申已主之心性躁躁行禮丙辛主之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腎性敬敬行智丁壬主之

六情者廉與寬大公正奸邪陰賊貪橫也○新注謂有惟此刑也○金仁山云厥敷于刑謂惟有德者可以一刑刑緊祐下和天配天者二德俱未得通篇意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威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

祥刑

此併諸侯子孫戒之結前祥刑之旨言哲人即所擇之人言惟刑即所敬之刑言威中即所度之及言但前列三項此則一串直下見敷刑度及惟在擇人歸重哲人欲有邦有土共以哲為監也惟有哲人故有嘉師惟有哲人故有祥刑嘉祥都從哲生○嗣孫凡官伯族姓嗣世子孫也今

往自今以往也前言今爾何監詔當時此言今往何監詔來世本節兩監字處然先只說要監民中未嘗言刑中至哲人下方轉到刑上方見結局意味甚密勿如註用刑成德一直說出註乃先經作解非本旨也用刑用字不宜露本文不曾言用刑非德于民之中暗指哲人只宜云所當監者非敬五刑以成三德輔民常性而全所受之中者乎若舊云所當監者非古人用刑得宜以成三德而能輔民所受之中者乎是并哲人用刑一齊說破到下哲人惟刑便如啞鼓了全民之中即納民于典禮輔民之常性者是正指下哲人但未露出明聽聽我所言當監之人也起下



之詞哲人四句正威德以全民中者蓋示以當監之人受  
王二句正應今往何監句哲人只照本文不必指實爲誰  
哲人本以刑輔德此曰惟刑刑卽德也曰無疆之辭者稱  
克天德必曰哲人稱作元命必曰哲人不特當時稱之今  
猶頌之不衰由于五極無一不盡其心則無一而不得其  
中罔不由慰日勤也罔有擇言在身也威中如此所以有  
慶也屬于二句推哲人致譽之由屬如左傳屬有疆場之  
事之屬適也適或有時而用之也極指刑言本洪範福極  
極字威中卽明于五刑之中是兼輕重出入皆在此處說  
要重宥民一邊須點非說于威惟克天德意說有慶就君  
尚書章句 卷五十五 六十九  
慶民類帶到聲名上見卽應轉無疆之辭說三句重德看  
威中中字指用刑言與民之中中字不同民中是未發之  
中威中乃已發之和與通篇中字都在用上說受王二句  
緊承說古人用刑成譽正是祥刑故欲其監之註諸侯字  
指嗣孫言嘉師云者民受天地之中其性本善陷罪非其  
本然嘉師指民中說祥刑指威中有慶說不能威中亦不  
能德于民之中須合二意看監于茲祥刑者監古人之用  
刑成德威中有慶者而以全斯民之中以致無疆之譽也  
監者使人人敏德不犯非幾不是以刑使民化中也○王  
曰嗚呼來世典獄之嗣孫自今以往何所監視非以五刑

成三德而能全民之受中者乎尚明聽我所言當監之人  
哉夫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誠嘉師也王以授之有民社者  
寄誠重矣而其克有德于民者良以五極未能盡心于古  
人之祥刑或有愧耳我觀古哲人若伯夷皋陶所司者刑  
刑施于人非可願之事宜不足以致譽而皆有無疆之譽  
元命配享當時後世咸稱之何其有慶如此由五極咸得  
輕重之中真能成德以全民之中是以民賴于下君慶于  
上所以有令聞無窮之慶也夫以刑之中全民之中所以  
有德于民之中則刑非凶器乃祥刑也嗣孫受王嘉師其  
尚監視于此必亦威中而有德于民之中則亦庶幾有無  
尚書章句 卷五十五 六十九  
疆之慶矣乎  
仲長統曰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賊貨以成罪  
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  
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  
可復哉曰若前政以才未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  
也是爲忍于殺人也而不忍于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  
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  
甚重者皆勿殺嗣周氏之秘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  
復之善者也○王衡曰夫人者天地之生氣也亦天地  
之吉祥氣也 尚書章句卷五十五終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潛張孫振鑒定

文侯之命

成王弟叔虞封于唐其子燮理唐王是為晉伯文侯其後也名使字義和謚文昭侯至重耳伯諸侯亦謚文侯  
昭侯亦如周公之文王也

首節原周家基業之由著文侯祖德之美次節歎國家多難而無人以濟三節悲無人中幸有文侯因褒遺為方伯

○文武昭升敷聞而言丕顯唐叔昭事厥辟而言顯祖文侯能昭祖刑文武亦言顯德顯德即文武之明德文王昔

尚書集解 卷五十六 周文侯之命

為西伯益嘗顯于西土今命文侯為伯故叙用成顯德

之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

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

小人謀猷罔不卒從肆先祖懷在位

其節起下節之詞雖首舉文武實重成康得臣上故先正

以下推開說非應上文言成康承文武盛德受命之後又

言先正之輔所以得安其位也克慎四句不重文武但起

已當喪亂亦惟三句不重先正亦但起下已無人輔益

追論先祖在位之人以為文侯今日之功張本○文侯同

姓故稱曰父義和字也稱父者非一人故以字別之丕顯

上須提云我祖嗣位固有丕顯文武云云如此方顯得亦

惟字醒丕顯一句是提其成德之人與明明我祖一例不

可以丕顯字倒任文武之下下三句言其事也武承文讓

故統言丕顯丕顯文武一句須喝起下從明德說到升聞

皆一直下為後淨洗戎氛肇州成德伏根此四句與下珍

資澤相反如云蓋自丕顯之文武本重光之德而發為政

教以德莫大于養民教民也則克慎教養民之德而所以

安之治之者無不至是以精華上格洞達無間則昭升于

上所謂明德之馨香是道化自西土而四方自怙冒而丕

尚書集解 卷五十六 周文侯之命

單稱德豈不敷聞在下乎敷聞者廣布而聽受也昭升

開照文武實事說見德之際天蟠地俱要著文武德上

惟德為維係天民萃渙合離之真脈決勝蒙不得但心一

不密明自旋蒙故慎即明之兢兢不少放下處即慎是

與單言克明德不同此處明德就發用上看即下昭升

聞可見克慎是自然能慎者惟其德之所修如此是以無

所不至不可以所修所至平看玩升字上當指天然可

露得天意只言德之上著未可說感天恐得下命令字

是聞其德教不可就名譽上說至集厥命方是得天上

集命與下天丕懲伐國家純反看文武之德昭明而上

升于天廣布而下闡于民惟以是之故天集其命于文王  
之身集命專指文王受有殷命實開上迪有祿之基舉其  
始言耳故集命則以文王言明德則兼文武言于文王言  
當補云然後武王承之以有天下而啓佑後人矣我先祖  
當文武盛德得天之後天命方新資澤方厚若可以自安  
其位無賴先正之助者然亦惟有先正以左右昭事之凡  
君有大小謀猷無不順從宣布以光昭祖德安定國家故  
我先祖得以安然在位而享太平之福也先正指康叔服  
辟先祖俱指成康自先正昭事言謂厥辟自平王言謂先  
祖非二也左右昭事有以文武之道事其君意此句尚虛

尚書章句

周文侯之命

卷五十六

越小大二句謂入贊謀猷出而奉行之正是克左右昭事  
處唐叔是外諸侯說左右句須斟酌謀猷成康教養德  
意上說率從只是承流宣化分猷念以相從之謂即傳云  
無敢違背是懷在位新說云着力之詞作求覲揚保天下  
而不墜文武基業之謂但出平王口只說得安在位便了  
此三句是形起下即我御事二句之意平王爲嘉美文侯  
故着亦惟二字其下肆字重看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  
純印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  
且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

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  
修好我子觀若汝子嘉

此節對上節看言在已承廟玉澤殄國敗之後又無群臣  
之助何以能如先祖之安在位乎將歸功文侯故先發此  
即我至朕躬抑揚重諸侯上予則罔克不是國既無人已  
又無能對說承上直說不能濟艱之意惟祖惟父四句一  
順說此四句是說罔克之時未得在位而望助諸侯之心  
曰字正指望助之心而言專重歸績文侯不必多說在位  
之無人○天丕愆者言天有大罪過于已不忍斥先君之  
詞殄資澤句如所謂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蓋推本丕愆

尚書章句

周文侯之命

四

之由邦本先撥也侵戎句丕丕愆處因丕愆而推及于殄  
資澤者以澤爲民之所資資即資始資生之資歷代德澤  
之厚所謂資澤也王澤竭于下國本先亡而後戎敵乘之  
此三句總言國家多難與開國受命之初不同反上丕顯  
五句御事至罔克者壽俊謂老成而賢者既已朝乏舊人  
隨接云已則不克濟難乃極言茫茫何依之狀只起下外  
而惟祖惟父諸侯一邊祖父伊恤蓋深有望于同姓之親  
也其伊句非期望之詞乃絕望意嗚呼下隱起倚藉文侯  
意有績二句正應上肆先祖懷在位暗合下會紹意在有  
績句只指外臣言永綏在位者弘濟艱難如先王之得安

在位也。此五句總言求助之意。與上亦惟先正三句。反是慶幸。起褒美文侯意。○嗚呼。閔予小子。嗣位造端。爲天所人罪。貴所以然者。蓋由珍絕教養。資用之惠。澤于下。我則無以固結民心。本既先撥。外難乘之。而侵戎我國家者。甚大。喪禍之勞如此。當此多難。方賴左右。昭事之臣。卽我內之御事。無或耆壽之俊。在于服。既已國無其人。予則安能獨濟其艱。時徘徊四顧。惟曰。所望者在外之諸侯。具而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恤我如先正之右左。昭事者乎。嗚呼。我諸侯有能如先正之昭事。而致功于我。則我亦如先祖之永安在位矣。蓋反覆悲國無人。深幸文侯之能恤已也。

尚書叢書

周文侯之命

五

呂氏曰。百兩之水。膏液內潤。然後風得而拔之。未有斯民資澤未殄。而戎狄能乘之者也。無競維人。周室所以不競。又以無人之故。平王之失。大抵求于人者重。而自任者輕。徒延頸企踵。以望諸侯之助。而不思反身以自強。平王豈可以閔武耆壽俊在厥服。而但已哉。

此正言文侯之有續予一人也。都指已往成勢說。毫無勸勉通節。只重修扞我于艱一句。刑文武者。刑于此也。會紹乃辟者。會紹之以此也。昭顯祖而追孝前文人者。繼述之以此也。不可以繼述濟難分看。○自其忠貞昭著于前以

子孫言則爲顯祖。自其在成。尚文之治。以功業言則爲文。俱指左右昭事言。唐叔以文武明德之道事君于前。文侯又以唐叔昭事之道事我于後。故曰昭乃顯祖。克昭勿墮。下三句一氣說。正克昭之實。自天造丕愆。文武之道已墜。汝文武以德創業。乃後王保位之法。程康叔以後。無人以此事君。則儀刑文武之道絕矣。汝始得儀刑文武之道。以事我。用以會紹乃辟。用字緊根。肇刑文武來。會紹就國統說。要體永綏在位意。會紹二字平看。平王失愛于父。侯托母家此離也。戎殺其父。國統已亡。此絕也。文侯起定其難。故爲合其難繼其絕。追孝句。又繳上三句。前文人刑文武之道。以昭事厥辟。爾始刑文武以會紹乃辟。是追孝也。使顯祖之功不遏佚。曰昭善繼善。述曰追孝。曰追孝者。自其述祖言之也。此句正應轉克昭句說。汝多修扞。句正舉其事而重贊之。軍功曰多。修完于大戎殘破之後。指內治說。扞禦我于大戎侵侮之日。指外難說。修扞申上會紹總一般。不過是以文侯能立已耳。于艱卽不愆。若汝于嘉只稱美意。只承上句引起。下文命爲方伯來。未是命爲方伯。○父義和國既無人矣。猶幸得汝能昭爾顯祖。輔君之德于其事成。康者振揚而不墜焉。昭祖何如。惟茲國步艱危。汝能始法文武以其創業。者爲再造。用使國統會令而不離。

尚書叢書

周文侯之命

六

紹續而不絕統于乃粹汝以此追孝前文入克昭之道盡矣然豈易致哉汝多修完我之殘破杆衛我之侵戎者若汝之功予所嘉美也蓋有緒予一人者哉

唐孔氏曰戰功曰多者周禮司勳文又云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彼有此六功也言功多殊于他人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養爾拒鬯一齒形弓一形矢百虛弓一虛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承上若汝子嘉說來通節作三停看歸視二句是命文侯

尚書卷之六 周文侯之命

七

反晉用養九句是命文侯為方伯然為方伯專征伐其命眾出師未始不取諸晉鄙故又以簡恤爾都為言故柔能二句是單言受命為方伯簡恤二句又承上申言反晉為方伯○此節視師二句是綱領父往哉至荒寧乃視師中事師指一方言簡恤句乃寧邦中事邦指本國言欲其巡視一方之眾緩寧一國之民也一方不比本國故以視字別之用養實至馬四匹養拒鬯一齒陰告廟之禮養弓矢乘馬重征伐之權正方伯宜有者爾有大功于國家故我賜之策命監于方伯國難爾平未宜飭爾遠去但五侯九伯之師所當監視而爾之邦都所當安寧其歸視爾師寧

爾邦平諸侯賜圭璽方得告祖廟用養爾拒鬯一齒陰告廟之禮未祭盛于百及祭實于桑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形弓一形矢百虛弓一虛矢百弓一矢百賜其數也朱振相配昭其制也乘馬一師四匹困養一馬是四匹曰乘乘車必加四馬故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並賜之備其物正以厚其報既往而後歸故又曰父往哉往哉帶下如云父往就國何以自盡以一方言之有遠邇焉遠民則懷來而柔之近民則馴擾而能之使不失其性以教民官有小民焉則資于周給以惠康之使不失其所以養民官欲教養致勤無荒于事無寧于心焉無荒寧句是承上起下

尚書卷之六 周文侯之命

八

之辭蓋苟有一毫之荒寧則遠無以柔能惠康乎一方近無以簡恤乎一國矣以本國言之簡閱爾都之士堪任教養之寄者收用之以任教養之職爾都之民不得蒙教養之澤者惠恤之使蒙教養之恩也柔能三句是視師之事簡恤一句是寧邦之事看來寧邦之略實與視師相關柔遠能邇乃方伯所統之遠邇小民仰遠邇中之小民也故惠康不由柔能不分諸侯萬民其簡賢士正以恤小民亦不必分閭戍士說古者寓兵于農簡恤正一條事文武並用居重之體然也自爾都始者必一國治然後可以治一方也用字根柔遠四句來成爾顯德成字重輔王室上若

曰會紹乃辟而昭乃顯祖爾德固已顯矣今則用素能惠康簡之使資澤深厚小民懷服而本國邦寧外侮無窺伺之漸予小子得以永安在位而汝之顯德始臻厥成矣蓋治之所在即德之所在也圖治于一方則德著一方圖治于一國則德著一國豈特昭顯祖已哉只重賜其如此不可說了勉勵之辭如無荒寧三句似勸勉之辭却不曰昭事厥辟而曰成爾顯德志可識矣

白虎通曰安民者賜與焉討不順者賜弓矢宰道備者

賜鉅鬯王度記云天子鬯諸侯羔大夫芝蘭士蕭庶人

艾此皆和酒取其香也諸侯羔者未賜圭瓚耳賜則鬯

尚書卷

周文侯之命

九

周禮有鬱人鬯人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

然後殺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未鬯則資于天子賜圭

瓚是天子之禮賜弓矢是天子之權其後文公請隧則

此作俑矣正義曰祭之初酌鬱鬯之杓杓下有繫瓚即

繫之名也是以圭爲杓之柄故謂之圭瓚周禮典瑞云

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鄭司農云于圭頭爲瓚

可以挹鬯裸祭裸之瓚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鄭玄云

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爵行曰裸漢禮瓚槃大五升

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

毛傳云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飭流鬯也鄭玄云黃流

和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

央是說圭瓚之形狀也禮無明文而知其然者祭統云

君執圭瓚裸尸太宗執璋瓚亞裸鄭云圭瓚璋瓚裸器

也以圭璋爲柄酌鬱鬯曰裸然則圭瓚璋瓚惟柄以圭

璋爲異其瓚形則同考王記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

瓚以祀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厚寸黃金勺青金

外朱中鼻寸鄭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三璋之

勺形如圭瓚是鄭以璋形如此知圭瓚亦然毛傳又云

九命然後錫以和鬯圭瓚則晉文侯于是九命爲東西

大伯故得受此賜也○按釀和爲酒曰和鬯將裸和之

尚書卷

周文侯之命

十

以鬱日鬱鬯周禮鬱人鬯人鄭氏曰鬱鬱金香草宜以

和鬯鬯釀和爲酒芬香條暢于上下也又曰和鬯不知

鬱者然則鬯乃酒名釀時無鬱今孔氏曰釀以鬯草誤

矣○正義曰詩美宣王賜召穆公云釐爾圭瓚和鬯一

由告于文人知賜和鬯者必以圭瓚副焉由中尊也釋

器文孫炎云樽鬯爲上爵爲下爵居中郭璞曰在樽鬯

之間卽犧象壺者大山等六尊是也周禮司尊彝云春

祠夏禴裸用鴈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犀彝黃彝則祭

時實鬯酒于彝此用南者未祭則盛于南及祭則實于

彝形字從丹旅字從玄故形赤旅黑也周禮司弓矢掌

六弓其名王弧夾庾唐大鄭玄云六者弓異體之名也  
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口夾庾往體來  
體若一日唐大經又云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  
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  
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受弓矢之  
賜者鄭云以此形弓為周禮唐弓大弓唐大是弓  
強弱之名形弓亦赤黑之色此傳及毛傳皆云形弓  
以講德習射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是習射也授使者  
勞者是講德也講論知其有德乃賜之耳○山海經曰  
少暉生殷是始弓矢爾雅曰弓有緣謂之弓無緣者謂  
之弭以金者謂之銳以屈者謂之珧以玉者謂之珪○  
周官曰司弓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  
守藏與其出入六弓王弓弧弓夾弓庾弓唐弓大弓又  
曰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箠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  
射甲革櫜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射侯鳥獸者唐弓大  
弓以授學者者使者勞者○三禮圖云形弓天子所用  
旅弓卿以下所用也○山海經曰帝爰賜契形弓素矰  
以扶下國注云以射除患也○毛詩形弓序云形弓天  
子錫有功諸侯箋云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饗禮  
之于是賜形弓形矢旅弓旅矢○孫卿子曰游游作矢

尚書卷

周文侯之命

十一

周官司弓矢掌八矢之法八矢一曰楯二曰楯三曰楯  
四曰楯五曰楯六曰楯七曰楯八曰楯凡在矢繫矢利  
火射用諸守城舉戰殺矢鏃矢用諸近射因獵楯矢利  
矢用諸弋射恒矢庾矢用諸散射此八矢者弓弩各有  
四焉蓋在殺楯恒弓所用也繫鏃弟庾弩所用也○文  
侯與申侯同立平王申侯引戎弑主功不贖罪文侯因  
人成事亦有罪焉王德申侯立已而忘其弑父為當誅  
方將以復讐討賊之師為成申侯許以報其立已之勳  
其所最謬者避戎東窺擊西周故地盡屬之秦以釀成  
鄆時恩狐之事則平王為之也自此錫命晉侯而惠公  
仲子之期相望于策命亦不足貴矣雖然文前有賜叔  
之難後有成師曲沃之封晉終以此替况能匡王乎當  
時衛武公尚在平王漢周書後昏甚矣孔子叙之其秦  
離之意乎夏氏曰古之為書自此篇以下無復王者之  
誥命然此乃平王初年書錫命文侯猶有天子之權奈  
何至魯隱初在位且五十年竟以不振故孔子托始隱  
公而春秋作焉書終文侯之命孔子猶有望于平王春  
秋始于隱公孔子蓋絕望于平王也

尚書卷

周文侯之命

十二

尚書卷五十六終



尚書華簪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者  
古澗長孫振鑒定

費誓

述書言成王東伐淮夷序言王伐淮夷魯侯徐戎則魯侯蓋承王命率諸侯佐王征討也故曰征徐戎

首敘伯禽征討之由先治戎備次除道路次嚴部伍次立朝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然本文節節有無敢字凡八提挈則節節皆是戒嚴具見應敵之規模整暇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穀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

尚書華簪

卷五十七

一

善○今惟溫舍犛牛馬杜乃獲敵乃奔無敢傷犛犛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越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時乃櫜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時乃櫜糧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時乃芻爰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魯公始封時誓戒諸侯從征之詞無譁欲其靜以聽命徂茲只指淮夷說曰往者成王時奄與淮夷叛成王征之故言往曰淮夷與三監同叛者今乘我始封之日又脅徐戎

並起寇魯稔惡不悛正見當征雖是徐戎從亂同惡然淮夷有惡重淮夷邊正義曰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于當州之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伯禽為方伯監諸侯故得帥之以征下云魯人三郊三遂則于時軍內更有諸侯之人

正義曰詩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知淮夷是淮浦之夷徐戎是徐州之戎也四海之名東方曰夷西方曰戎謂在九州之外此徐州淮浦中夏之地而得有戎夷者此戎夷帝王之所羈縻而統攸之不以中國之法齊其風俗故得錯雜居九州之內漢時內地

尚書華簪

卷五十七

二

無戎夷者泰始皇逐出之始皇之崩至孔之初惟可三十四年古老猶在及見其事故孔得親知之也戎器皆素豫者臨時打點一番曰治戎備要見先自衛而後攻人而攻人之具先弓矢次戈矛又次鋒刃何也敵在遠則弓矢所及敵在近則戈矛所及敵五進而短兵接則鋒刃所紛出而錯惠故攻人之具亦有次序甲以衛身胃以衛首十楯以扞敵皆自衛者穀之欲其完固敵之欲其與密無敢不善者穀之敵之各極其至也長兵則用弓矢短兵則用戈矛鐵鉞刀劍則有鋒刃皆攻人者而之欲其多鍛之欲其堅礪之欲其利無敢不善者備之鍛之礪之

名盡其善也首善字貫下甲鎧也曹攬鑿也唐孔氏曰士  
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鎧鑿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爲之  
故經典皆言甲冑秦漢以來始有鎧光鑿之文絲穿謂之  
殺謂甲純有斷絕當使殺理穿治之干柄也卽今之防牌  
內面有殺繫于手以持之蓋柄無施功之處惟繫紉于柄  
紛如綬而小繫于柄以持之耳欲其繫密故曰敵弓必二  
以備折壞矢一房必百弓十矢千使其數備足令弓調矢  
利案毛傳云五十矢爲束或臨戰用五十矢爲束也鍛礪  
雖五文然戈矛刺人之物須鍛斧鉞刀劍有鋒亦須礪鍛  
是燒而淬之水中以堅之戈矛是鎗體渾故欲精堅鋒亦  
是刀劍之口磨之則利故曰礪

尚書章句

周禮卷五十七

三

釋名云甲以物有孚甲以自禦亦曰介曰函曰鎧皆堅  
重之名○考工記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  
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爲  
甲必先爲容然後制革惟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  
以其長爲之謂凡甲鍛不堅則不堅已敵則澆凡察甲  
之道視其鑽空欲其密也軋其裏欲其易也軋其朕欲  
其直也案之欲其約也舉而軋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  
無齡也軋其鑽空而密則革堅也軋其裏而易則材更  
也軋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案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

則明也衣之無齡則變也注屬者甲之札葉相續也一  
葉爲一札合甲削去皮裏之肉但取其表合之爲甲容  
者人身之小大長短也先觀人身然後制革煅煉革也  
擊至也煉之不熟則不堅煉之太熟則撓曲也鑽空穿  
而爲孔也窓孔小貌朕縫處也着之于身無齡齧之病  
是于人便利也○方言云盾自開而東或謂之敵或謂  
之干關西謂之盾○釋名云盾遜也踧其後避以隱遜  
也狹而長者曰步盾步兵所持與刀相配者也狹而短  
者曰子盾車上所持者也以犀皮作之曰犀盾以木作  
之曰木盾○說文云楯敝也所以扞身蔽目楯大盾也

尚書章句

周禮卷五十七

四

○禮書云盾以革爲之其背曰瓦其瓦設錫朱質而繪  
以龍龍之外又繪以雜羽其繫之也以繡韋其屬繡韋  
也以紛書曰敵乃干則敵者繫以紛也國語曰輕罪贖  
以贖盾則贖者繡韋也○方言云戟楚謂之干凡戟而  
無刃泰晉之間謂之鈇或謂之鎮吳揚之間謂之戈東  
齊秦晉之間謂其大者曰鉞胡其曲者謂之鈞鈇鉞胡  
謂之鈇○考工記載秘廣寸有半其刃三之四寸半胡  
四之六寸援五之七寸半倨勾中矩與刺重三鈇禮書  
曰蓋戟有三鋒刺則鋒之直前者也胡則正方中短而

下世者也援則察折而主達者也又曰強或作解者傳曰子都拔秘明堂位言越棘周禮言棘門則較制也○淮南子汜論訓曰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高誘注云刃五刃也刀劍矛戟矢也○原道訓曰刃犯難而無患者何也以其託于後位也注云鐔矛之鐔刃矛戈之刃刃在前故犯難鐔在後故無患○世本云揮作弓火手作矢注黃帝臣○古今姓纂云黃帝第五子青陽生揮為弓正觀張星始制弓矢王祀張星因姓張氏○山海經云少皞生般始為弓矢○荀子云倭作弓浮游作矢○方言云弓謂之鞬或謂之續○釋名云弓窮也其末曰梢又謂之弭中央曰附箭射之間曰淵○說文云弣盡弓也弣角弓也張木弓也弣弓反也強弓曲也強弓便利也張弛弓弦也強弓急張也弣弓強貌也弘弓聲也○爾雅云弓藏謂之續○魚龍河圖云弓之神名曰曲張○考工記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者以為深也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為受霜露也注取幹以冬取角以秋絲漆以夏六材既具必有巧匠然後能調適而用之也○為天子之

弓合九而成規為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三分弓長而採其一三分其股圍去一以為蚤圍三分弓長以其一為之尊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雷達蓋已崇則難為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絃股臥而馳不隊謂之國工○方言云箭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鏃關西曰箭又云凡箭簇三鏃者謂之手頭其廣長而薄鏃謂之鏃或謂之鉞○太公兵法云箭之神名續長○太公六韜云陷堅陣敗強敵大黃弩參連飛鳧電影自副飛鳧赤莖白羽以鐵為首○唐六典曰箭本曰鏃體曰幹其旁曰羽其矢末曰括又曰骨鏃曰髀鐵鏃曰鏃鳴箭曰發霽葉曰鉞皆古之制也竹箭以竹為箭諸箭亦通用木箭以木為箭唯利射獵兵箭剛鏃而長用之射甲弩箭皮羽而短用之陷堅也○合璧事類云箭竹高丈節間三尺可為矢故亦名焉矢之為言直也矯而使之直也然必括而羽之括謂受弦處鏃而礪之鏃謂箭末亦謂所以發矢者

版考工記矢人爲矢鑠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  
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弗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  
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其羽厚  
之羽深木之以辨其陰陽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  
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羽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  
憚矣亦長寸闊寸銓十之重三號前弱則後強則前  
中弱則絃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遲是故夾而極  
之以眠其豐殺之節也捷之以眠其鴻殺之稱也凡箭  
欲生而搏同搏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栗○注錄矢  
殺矢皆三分其矢之長以備平之一分在前二分在後  
以錄在箭首差重也兵矢差矢以五分均之二分在前  
三分在後其錄小輕故也弗矢以七分均之三分在前  
四分在後其錄又差短小故也殺其一者箭長三尺殺  
其前一尺令遲錄也羽其一者羽者六寸也以箭之厚  
爲羽之深量其力之所受也陰沉而陽浮試之以水以  
辨竹之陰陽也此者箭之兩旁也夾其左右而設其比  
使輕重適均也夾其比而設其羽者置羽于四角也羽  
有三分亦居一分用之以射則雖疾風之中亦無所驚  
動也亦長寸闊寸銓十之重三號即治氏殺矢之制也  
矢之筈其強弱欲適中矢之羽其豐殺欲適節絃者去

不血也趨者去太急也前弱則矢行而後弱則矢行  
而後中弱則矢行而曲中強則矢行而起此強弱之矢  
中者也羽太多則矢行緩羽太少則矢行疾此豐殺之  
矢節也以指夾其矢而搖之則知羽之豐殺以指捷其  
幹而曲之則知箭之強弱故相箭之法欲生而搏取其  
體之同也竹之調既同則擇其重者用之竹之重既同  
則擇其節之疎者用之節之疎既同則擇其縹栗者用  
之如此其材美而其矢善矣○趙氏兵書云鵝尾金僕  
石勢忘歸信往○三箭畧記云富平城有蒲臺臺  
下紫蒲似水楊而勁堪爲箭○司馬相如云夏服之勁  
箭○左思云其竹則實蒼綠終極箭射箭由梧有實葉  
勢有葉○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  
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箠及其頒  
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楯質者來弓庾弓以授射野  
侯鳥陳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其矢箠皆  
從其弓凡弩夾吏利攻守唐大利野戰凡矢在矢箠矢  
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箠矢用諸近射田獵燔矢  
弗矢用諸弋射恒矢痺矢用諸散射注此八矢者弓弩  
各有四焉枉矢殺矢燔矢恒矢弓所用也繁矢箠矢弗  
矢痺矢弩所用也○諸葛孔明曰夫師之行也有好

樂戰獨取強敵者羈爲一徒名曰獲國之士有氣冠正  
軍才力勇捷者羈爲一徒名曰尖陣之士有輕足善步  
走如奔馬者羈爲一徒名曰舉旗之士有騎射若鷹  
無不中者羈爲一徒名曰爭鋒之士有射必中中必死  
者羈爲一徒名曰飛馳之士有善發強弩遠而必中者  
羈爲一徒名曰摧鋒之士此六軍之善士各因其能而  
用之又曰若乃圍難于易爲大于細先動後用刑于無  
刑此用兵之智也師徒已列戎馬交馳強弩纔臨短兵  
又接乘威布信敵人告急此用兵之能也身衝矢石爭  
勝一時成敗未分我傷彼死此乃用兵之下也

尚書章句

卷五十七

九

此節是師未出時號令軍伍所在之居民清道路也今惟  
活舍玩今惟二字便見王師所至秋毫無擾居民處若曰  
今惟其如此所以不得不令爾民如此也使非活舍牯牛  
豈阻爾之獲穿哉兵行用牛爲車以載軍儲馬馬服乘  
以供武用師出則牛馬所舍之閑牧已隨水草而大布于  
野矣然今日閑牧之地皆前日居民掩捕之所有設機爲  
機以捕虎豹者從而杜之有掘地爲穿以捕小獸者從而  
塞之無敢傷牯若或不謹而傷牯之牛馬謂軍儲武用何  
則有常刑在舍牧放也牯牛閑也軍所止之處出之牢閑  
而牧于草澤曰舍牯獲檻也檻以捕虎豹穿地爲深坑又

設機于其上陳其罾也穿以獲小獸是故不離罾不離  
也穿以穿地爲名獲以得獸爲名從謂絕也敘壞塞也  
牯謂傷牛馬牯傷即牛馬傷以牛馬在檻遂以牯爲牛馬  
之名常刑成人畜之刑舉此例之凡川梁數澤險阻屏  
有害于師屯者皆在矣此意要足

易童牛之牯本義訓施橫木于牛角以防其觸然馬無  
角當是施牯于足以防走失耳○正義曰周禮充人掌  
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鄭玄云牢  
閑也故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然則繫  
牛馬之處謂之牢閑牢閑是周衛之名也○周禮小宰  
獸人掌豎攻獸辨其名物又掌人爲阱獲以攻猛獸以  
靈鼓獸之又雍人凡害于國稼者春令爲穿獲秋塞穿  
杜獲○丹鉛總錄云豎獲以豎爲獲而掛之陷穿爲陷  
如穿以陷豎獲以肩輿禽獸今之打網也陷阱以陷墜  
禽獸今之賺坑也

此節是師既出時戒將士以嚴部伍也自古喪師之患未  
有不因標掠失伍爲敵所乘者軍亂生于動故軍以各居  
其所不動爲法牝牡相誘謂之風馬牛風逸因牝牡相逐  
而遂至放逸去遠也馬牛臣妾即敵往往有散逸亦有以  
此餌我者時說則專主居民言夫居民無敢傷牯矣凡我

尚書章句

卷五十七

十

部伍其可據居民乎故所過居民有馬牛風運者臣妾  
亡者爾將士無敢越軍壘而逐之若不逐而偶得者又  
欲還民家此不失部伍者我商度多寡以賞汝祇復不  
要送還他只不收番便是越逐祇復俱貼將士不失部  
伍上商養承勿逐祇復二意以示勸也越逐不復分應上四  
句汝或越軍壘而逐之或偶得而不復是亂我部伍者汝  
則有常刑刑有定律者也無敢冠攘是總冒又不可故爲  
危爲攘論人垣牆竊人不風之牛馬誘人不逃之臣妾  
有所犯亦有常刑至重亂部伍上二常刑對看○王方  
曰前之馬牛臣妾指其在軍中者也後之竊誘乘軍中與  
所過居民之家而言俗儒寡聞謂軍中安得有臣妾乃以  
爲皆居民之所畜養者而不知與經越逐傳失主之言相  
悖蓋古之軍皆平民衣糧自費一人從軍一家供之漢時  
亦有私從安得謂無軍士在軍當各守部署止則有壘壁  
行則有隊伍故戒其本部中馬牛有風運臣妾有逃逐爾  
軍士宜鎮之以靜本部按堵不動勿敢越軍壘而逐之蓋  
越逐則奔者未及逐者先亂軍伍不可復整矣又戒其他  
部見馬牛臣妾奔逐至者無敢收藏當張而歸之我自商  
度爾所還之物多寡輕重之數以賞汝爲還歸之勸若本  
部越逐他部不復汝則有常刑蓋越逐有禁而不復無刑

則無以行其禁又不復有刑爾將士無敢越軍壘而逐之  
此軍伍中事也至于師旅所經過居民又戒軍人無敢暴  
掠若居民馬牛臣妾非違逐也非風運也而爲冠攘墮垣  
牆以竊之誘之則其罪又不止于不復而已我于汝亦有  
常刑此不惟欲所過秋毫無犯况部伍輕動每易爲敵所  
乘故專戒之  
牛順物乘風而行則順馬徒物逆風而行則徒出三餘  
贊筆與左傳解風馬牛不同○諸葛孔明曰夫林戰之  
道畫廣旌旗夜多金鼓利用短兵巧在設伏或攻于前  
或發于後畫戰之道利用劍槍將欲圖之先度其路十  
里一場五里一應擺旌旗傳嚴金鼓令賊人無措手  
足谷戰之道巧于設伏利以勇鬪輕足之士凌其高必  
死之士殿其後列強弩而衝之持短兵而繼之彼不得  
前我不得往水戰之道利在舟楫練習士卒以乘之參  
張旗幟以惑之嚴弓弩以中之持短兵以揮之設壘櫓  
以衛之順其流而繫之夜戰之道利在機密或潛師以  
衝之以出其不意或多火鼓以亂耳目而攻之以勝  
矣又曰夫兵起而靜者恃其險也迫而挑戰者欲人之  
進也衆樹動者車來也塵土卑而廣者徒來也辭強而  
進擊者退也半進而半退者誘也杖而行者饑也見利

而不進者勞也烏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解不  
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數賞者窮也嚴罰者  
困也來委謝者休息也幣重而言甘者誘也又曰書曰  
御侮君子罔以盡人心御侮小人罔以盡人力故用兵  
之要務攬英雄之心嚴賞罰之科總文武之道操剛柔  
之術說禮樂而敦詩書先仁義而後智勇靜若魚潛動  
若奔猱散其所連而折其所強耀以旌旗戒以金鼓退  
若山移進如風雨擊崩若摧合戰如虎迫而容之利而  
誘之亂而取之卑而驕之親而離之強而弱之有危者  
安之有懼者悅之有叛者懷之有寇者伸之有強者抑

尚書卷之

周書卷之

十三

之有弱者扶之有謀者親之有讒者覆之獲財者與之  
不信兵以攻弱不恃眾以輕敵不傲才以驕人不以寵  
而作威先計而後動知勝而始戰得其財帛不自寶得  
其子女不自使將能若此嚴號申令而人願聞則兵和  
必接而人樂效矣又曰夫用兵之道尊之以爵賄之以  
財則士無不至矣接之以禮勵之以信則士無不死矣  
蓄恩不倦法若畫一則士無不服矣先之以身後之以  
人則士無不勇矣小善必錄小功必賞則士無不勸矣  
○司馬穰苴曰家宰與百官布令于軍曰入罪人之地  
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

取六畜奉泰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罪者不校  
無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皆正其  
國舉賢立明正刑投職又曰古者逐奔不遠縱緩不及  
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為固以仁為勝既勝之  
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有虞氏戒于國中欲民  
體其命也夏后氏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于  
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  
民志也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亦故其兵不雜殷  
義也始用兵之亦矣周力也盡用兵之亦矣夏賞于朝  
貴善也殷戮于市威不善也周賞于朝戮于市勸君子  
懼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一也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  
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志輕則銳銳則易  
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戎車夏后氏曰鈞車先正也殷  
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旂夏后氏玄首人之  
執也殷曰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章夏后氏以日月  
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龍尚文也師多務威則民  
誦少威則民不勝上使民不得其義百姓不得其教技  
用不得其利牛馬不得其任有司陵之此謂多威多威  
則民誦上不尊德而任詐慝下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貴  
用命而貴犯命不貴善行而貴暴行陵之有司此謂少

尚書卷之

周書卷之

十四



必少威則民不勝軍旅以舒爲主舒則民力足雖交兵  
致亦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軍旅之固  
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遲速不過誠命古者圖  
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  
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脩已以待  
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行在逐  
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故禮與  
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  
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試有虞氏不賞  
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

尚書卷之

卷五十七

十五

上三節是行時事此節是臨時事蓋先期而戒也徐爲淮  
冀剪徐則淮之聲援自阻第彼或憑城而老我師卽我難  
浪戰以求速勝破期莫必而糧糧或乏則士氣先墮故特  
服大刑且我勦師往征彼未必不潛師屢擾則我常爲客  
彼常爲主故彼或卽守以用攻我常卽攻以用守此轉客  
爲主之法但不染則慮擾師欲築又慮擾築卽于攻之期  
之守之策兩中戎字正見兵家秘訣且車爲兵之重務騎  
又兵之選鋒芻茭不多正與乏軍興同故有刑築且秣食  
非近不辦故兩以却遂言之不逮不供不多非慮供役後  
時恐其以忽心視夷戎故各致戒嚴○立期會在甲戌我

惟征徐戎句內見首句是總謂下三段皆以軍需來會  
皆期會中事故總曰期會二字有別期是甲戌出征日期  
會是集諸侯之師于是日往征計時日之孤虛旺相則  
甲戌乃用兵之期量敵人之堅瑕緩急則徐戎乃受征之  
國時說之意謂經文所以言征徐戎在甲戌之期者此是  
從征之諸侯如期來會不知此句是起下文糧糧積幹  
芻三股不重在諸侯來會上傳云軍以期會芻糧爲急作  
一句讀言軍旅以期而會惟獨芻糧爲急也只重芻糧字  
期會帶言之耳此節是示以征伐之所有事先提期日言  
者使知所備徐戎尤近魯境故先加之兵糧以足軍食積  
幹以治軍壘芻以供牛馬皆期會所最急者伯禽爲侯伯  
監七百里諸侯率以同征糧糧乃從征諸侯所當自費故  
不言魯積幹芻茭非遠國能致故專責之魯峙具也豫儲  
米粟謂之儲糧糗米麥也不逮謂糧儲少不及衆人與軍  
從征而有乏少謂之乏軍興糧糧以足軍食當儲備汝糗  
糧無敢不相逮及一或不相逮及則誤我軍政汝則有乏  
軍興之死刑此乃告諸侯也若魯人三郊三遂之地合此  
郊遂之民當備乃積幹乘甲戌外征之期卽力爲修築營  
壘以防衝突汝無敢不供一有不供汝則有無餘刑以加  
但不至殺耳積糧端當土之木幹端旁夾版之木築攻敵

尚書卷之

卷五十七

十六

壘距堙之屬。堙土山距堙上城具也。築者築壘壁以老。師且守止戰也。再提甲戌言者。明築與征同日。所謂不得擾我之築也。不是平對語。徐戎淮夷近在魯東郊。不伐之于郊而載輜糧遠征其國。既以甲戌築又以甲戌行何也。若伐之于東郊。魯人自戰其地。易以敗散築城而守之。徐夷必爭使土功不得成。故以是日築亦以是日行。徐夷方空國寇魯。魯侯乃以大兵往攻其巢穴。師與之日東郊之圍自解。所謂攻其必救。築者亦得成功也。故言征言築終不言戰。蓋妙于用兵。又魯人三郊三遂之地。合此郊遂之民當備乃芻茭以供軍馬牛之用。無敢不多。一有不多。汝則有大刑。天子國百里為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為正遂。為副。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也。鄉近郊故以郊言。兩寇並至其勢甚重。故悉起鄉遂之兵應之。此指魯之軍制言。謂之三鄉三遂則可。謂之三郊則不可。國必有四郊。郊外有遂。其專意距守而調發儲峙則使西南北三郊三遂之民蓋取給于不受敵之地也。書序云東郊不開蓋晉之以備敵耳。模稜難備。不得偏少。故云無敢不逮。積幹易得。惟恐闕事。故云無敢不共。芻茭不繼。則馬牛疲累必至。債轅故云無

尚書卷之五十七

周書卷之五十七

十七

敢不多。模稜人食芻茭牛馬食東草為芻。芻為芻人與牛馬不可一日無食。故俱加乏。軍與之大刑。凡言有常刑者。法書有定名而申之也。無餘刑者不定之辭。法書既無定名。臨時以情輕重刑之。無餘無一刑不用。但非殺耳。云如此刑之外。又有一等重刑。則此刑為有餘刑矣。今所用之刑是重而無餘者。特不至于死刑而殺耳。蓋除却死刑一節言也。夫為將之道。必順天因時。依人以立勝也。故天作時不作。而人作是謂逆時。時作天不作。而人作是謂逆天。天作時作。而人不作。是謂逆人。智者不逆天。亦不逆時。亦不逆人也。○疏時日支干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為支。甲乙丙丁戊巳庚辛壬癸是為干。支干所以配時日而用之也。云五行旺相孤虛之屬者。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金旺在巳午未申。酉木旺在亥子丑寅卯水旺在中。酉戌亥子火旺在寅卯辰巳午土旺在申酉戌亥。孤虛者。蓋孤虛之法。以一畫為孤。無畫為虛。二畫為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矣。又如周武王祀歲星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破慕容。凡用師之道。有太史以抱天時。太師執同律之類是也。○孫子曰。天者陰陽寒暑時

尚書卷之五十七

周書卷之五十七

十八

制也曹操注曰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之制故司馬遷注曰冬夏不典師所以兼愛民也杜牧注曰陰陽者五行刑德向背之類是也今五緯行止最可據喻巫咸甘氏石氏唐蒙史墨梓慎裨瞿之徒皆有著述咸稱秘奧察其指歸皆本人事以往事驗之秦累世戰勝竟滅六國豈天道二百年間常在乾方福德常居弱首豈不曰穆公已還車身趨士務耕戰明法令而致之乎周武王伐紂師次于泥水其頭山風雨疾雷鼓旗毀折王之驂乘惶懼欲死太公曰夫用兵者順天道未必吉逆天道未必凶若失人事則三軍敗亡且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智者不法愚者拘之若乃好賢而任能舉事而得時此則不看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待禱祠而福從遂命軀之前進周公曰今時逆太歲龜灼言凶卜筮不吉星凶為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剖此千因箕子以飛廉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龜折筮率眾先涉武王從之遂滅紂宋高祖開慕容超于廣固將攻城諸將咸諫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高祖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達克廣固後魏太祖武帝討後燕慕容麟甲子晦日進軍太史令龍崇奏曰背紂以甲子日亡帝曰周武豈不以甲子

尚書卷五十七

尚書卷五十七

十九

日勝于學無以對遂戰破之後棄太武帝在襄陽時于統萬城師大城下月鼓噪而前會有風雨從賊後水太史進曰天不助人願且避之崔浩曰千里伐人制勝一日豈得變易天道在人豈有常也帝從之昌軍大敗○或曰如此者陰陽向背定不足信孫子敘之何也答曰夫暴君昏主或為一瑤一馬則必賤人逞志非以天道暴誰能制止故孫子敘之蓋有深旨寒暑時氣節制其行上也周瑜為孫權數曹公四敗一曰今盛寒馬無藥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不習水上必生疾病此用兵之忌也寒暑同歸于天時故繼以敘之也○劉子新論明天時者察七緯之情洞五行之趣聽八風之動鑒五雲之候辨地勢者識七舍之形別九地之勢○孫子曰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曹操注曰言以九地形勢不同因時制利也張預注曰凡用兵貴先知地形知遠近則能為迂直之計知險易則能審步騎之利知廣狹則能度眾寡之用知死生則能識戰敗之勢也○兵術訓曰硤路津關大山名塞龍蛇蟠結却笠居羊腸道發箭門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此謂地勢相地形處次舍治壁壘審烟斤居高陵舍出處此善為地形者也○孫子曰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

尚書卷五十七

尚書卷五十七

二十

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  
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  
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聚者使人備已者也故知戰之  
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  
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  
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司馬錯曰兵有去備微  
城而勝者以其有法故也有器用之蚤定也其應敵也  
周其總率也極故五人而伍十人而什百人而率千人  
而卒萬人而將已周已極其朝死則朝代暮死則暮代  
惟敵審將而後舉兵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

尚書章句

卷五十七

三十一

日必集敵境卒聚將至深入其地錯絕其道使其大城  
大邑使之登城過危男女數重各逼地形而攻要塞據  
一城邑而數道絕從而攻之敵將帥不能信吏卒不能  
和刑有所不從者則我敗之矣敵救未致而一城已降  
津梁未發要塞未修賊險未設渠谷未張則雖有城無  
守矣遠堅未入戍客未歸則雖有人無人矣六畜未聚  
五穀未收財用未歛則雖有資無資矣夫城邑空虛而  
資盡者我因其虛而攻之法曰獨出獨入敵人不接亦  
而致之此之謂也○司馬錯曰凡守者進不郭圍退不  
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索隱維倭堅甲利兵勁弩強矢

盡在郭中乃收索禦毀折而入保令客類千百倍而至  
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之甚也然而世將弗能知夫守  
者不失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  
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  
當萬故為城郭者非特費于民聚土壤也誠為守也千  
丈之城則萬人之城也池深而廣城堅而厚士民備薪  
食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攻者不下十餘萬  
之衆其有必救之軍者則有必守之城無必救之軍者  
則無必守之城若彼城堅而救誠則恩夫蠶婦無不敵  
城盡資血城者昔年之城守餘千攻者救餘千守者若

尚書章句

卷五十七

三十二

彼城堅而救不誠則恩夫蠶婦無不守陴而泣下此入  
之常情也遂發其害禦收撫則亦不能止矣必鼓其豪  
傑雄倭堅甲利兵勁弩強矢并于前久廢毀者并于  
後十萬之軍頓于城下救必開之守必出之出據要塞  
但救其後無絕其糧道中外相應此救而示之不誠則  
倒敵而待之者也後其壯前其老彼敵無前守不得而止  
矣此守權之謂也○釋名云城盛也盛受國都也郭郭  
也郭落在城外也又云郭城垣也方城上垣謂之陴陴  
言于孔中陴陴非常也亦曰陴言裨助城之高也亦曰  
女牆言其卑小比之于城若女子之于丈夫也○吳越

春秋云敫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

博物志云城郭自禹始○輿地提綱云城爲保民爲之

也城之制方丈曰堵三堵曰雉雉之長三丈而高一丈

也城上垣曰堞堞曰雘雘下門曰譙門無覆屋曰櫓城

外河曰池池無水曰隍然城之小者曰堡或曰郭曰壘

有軍屯處曰壁五經異義曰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

仞伯五仞子男三仞○公羊傳注曰天子之城千雉高

七雉公侯百雉高五雉子男五雉高三雉○白虎通曰

天子曰崇城言崇高也諸侯曰干城言不敢自尊禦于

天子也月令每歲孟秋之月補城郭仲秋之月築城郭

尚書華蓋

周書卷五十七

二十

○春秋說文云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

受過也○穀梁曰城爲保民爲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

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注夫保民以德不以城也

如民衆而城小輒益城是無極也○玉海傳曰古者百

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之宮

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三里之城一里之

宮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城以城爲

宮蓋百里之國外城九里雉門是也中城七里庫門是

也內城五里路門是也七十里之國外城七里中城五

里內城三里五十里之國外城五里中城三里內城一

里于百里之國言外城則伯子男外城可知于七十里

五十里之國言內城則公侯內城可知一里之城以城

爲宮則其宮府在中城之內矣孟子曰三里之城七里

之郭此侯伯之國也又云昔之人以大師爲垣得道爲

助在德者險苟得民心雖盡地而守效死者莫肯去不

然崇城到天巖扉重閉金鋪銅環鐵扇石柵無以結民

心至于摛叛不若折柳之樊圃也○東郊去邑八里因

木數也南郊七里因火數也中兆五里因土數也西郊

九里因金數也北郊六里因水數也○王應電曰先儒

紛紛之說以爲王畿中鄉遂都鄙輕重異制畿內外寬

尚書華蓋

周書卷五十七

二十四

簡異蠶三等侯國亦有多寡不同大率不明里數以四

面方里而計地少三倍夫孟子方里而井此方字爲實

故謂四面方一里爲一井地方千里地方百里此方字

爲虛猶地面地土之云故以千貫一直而計四面各皆

千里百里斯乃爲實若以四面總計則方千里者止二

百五十里方百里者止二十五里而已又泥于同十爲

封封十爲畿之說地又少數倍不知同十爲封者言自

此已上乃可以封國若上公當有四十封之地十同者

極小之封耳封十爲畿者諸侯封國大者食實封一百

二十五里小者五十餘里故十倍之爲畿耳苟封國止

十同之地一直不過七十餘里齊魯諸國若黃邑卽魯  
皆原封疆也數百里之廣奚止于七十里十封之地爲  
百同四面總一千里一直止二百五十里周都關中沃  
野千里又兼成周之地豈若是小耶至包咸何休氏謂  
一同百里卽諸侯百里之地諸侯合有車千乘一同之  
地亦當出車千乘故謂一成出車十乘一通出車一乘  
夫一乘百人數不可缺也地有上中下約之爲一井四  
家數不能增也以四十家而出百人二家內應出五夫  
有是理哉其弊皆因指定四面爲百里又限于諸侯千  
乘遂爲此說以合之也季氏以方里爲井爲一里故謂  
井當出三人七十里之伯國當積五千里是半于公侯  
也次國二軍則每井當出四人千男方五十里爲方里  
者二千五百里又半于伯也小國一軍每井亦當出四  
人此則不計侯國元出車之數止計其三軍二軍一軍  
又謂每軍止萬人遂生一井出三人四人之說獨不思  
一井有上中下受地止于四家而出四人止可以供軍  
將何以耕田而別有所爲乎馬氏則據司馬遷成方十  
里出車一乘以百井而出一車百里之封爲方十里  
者百僅出車百乘不及千乘之數因增爲三百一十家

里有時以井于廟封疆方四百里之說季氏亦據成  
方十里出車一乘同方百里提封萬井出車百乘同十  
爲封十萬井出車千乘封十爲畿畿方千里百萬井出  
車萬乘遂以謂成出車一乘積至百同爲萬乘此畿內  
之制通出車一乘積至一同出車千乘此諸侯之制謂  
畿內地寬侯國地窄所以不同夫謂通出車一乘者固  
不足道若謂成出車一乘斯民亦不堪命謂天子之車  
止此萬乘亦限于以四面總計爲千里故不知有更休  
之說且天下之民一也豈有內輕外重遂差十倍之遠  
哉愚之計地以千貫一直而論中間所包有數倍之多  
故天子之地四面一直千里上公一直五百里至男邦  
一直百里其地既廣名山大川不以封封內唯有小山  
川除其三分之一故以天子計之爲田一千六百同每  
同出車百乘此乃備車之數猶今十排年人盡兵也通  
王畿一十六萬乘司馬遷所陳是也有簡稽之數爲更  
番調遣而設卽府兵之制猶今之該年每十乘而稽其  
一通王畿內一萬六千乘經傳所稱天子萬乘是也有  
用軍之數爲大師大田征行而設卽後世從征之士衛  
今里甲之常直者天子止于六軍爲大司馬教閱之軍  
大雅棧樸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是也其調遣之變于

該年輪流而徧候閭之制亦每兩出車百乘當有數十  
乘亦猶今之十排年也其簡稽之漢十年一輪故止稱  
千乘至于所謂三軍二軍一軍者亦該年之簡直者耳  
是故王畿侯國鄉遂都鄙出車之數並無多寡不同斯  
民之役於無勞逸異制自王國以達于四海均平普徧  
所以為萬國咸寧之道也或疑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  
帛者萬國武王伐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如周禮  
封之大安得有此國數耶蓋公食者四之一侯伯食者  
三之一子男食者半則其餘皆為附庸且附庸之封必  
小不過一二同之地故襄內無害其為數千國矣○

尚書卷

卷五十七

二十

氏曰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郊外為鄉六鄉  
百里通十為同為百里者十提封九萬井九十萬夫之  
地除川澤城邑之屬三萬六千井除公田九分之一為  
五十萬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為  
三十五萬四百夫率三百五十家賦一乘四丘為乘積  
六鄉為千乘而餘率七家賦一兵積六鄉為七萬五千  
人此六軍之制也六遂及三等侯國皆如鄉之法畿方  
千里為十里者十如鄉之除為三百五十萬四千夫賦  
車千乘卒七十五萬人為六軍者十此通義之制也  
之師封軍七十萬意通義皆發大司馬通而征之十年而役一遍凡三

家可任者率十有一人每一家一人為其餘丁之  
通其則一人終身無過一役再役而已然直任者又三

時穆農一時講武先王之不窮民力如此古者畿內之  
兵不出所以重內也即有四方之役則用諸侯兵耳或  
遣上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啟行而已而朝  
兵諸侯亦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襄荊旅武王克  
商實用西土至于征徐以魯追貊以韓討淮夷以江漢  
畧見于經可考也平王戊申以遠見刺當是時周都洛  
矣繇洛戊申許毋乃未甚遠者周人已不能堪况後世  
有勞師萬里者哉齊威東討陳濟淮及江黃北伐山戎

尚書卷

卷五十七

二十

亦因燕聚蓋猶有節制者自晉文城濮之役以秦師從  
諸侯之後惟黨是與無復先王之舊矣○夫賦以出軍  
古所謂力役之征也受田百畝之家是謂一夫力役之  
征由是出焉即軍賦也此外惟冬作一事所謂用民之  
力歲不過三日舍此別無力役之征况軍旅之用歲人  
自克平人又安得復出口賦之泉以克軍需乎胡康侯  
曰古者公田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為  
常而不復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田以出粟為  
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今用田賦為軍旅之  
征非矣蓋十取二者就田以取稅也賦用田者計田以



出則也魯之軍賦歲以冬征未有改也特以軍備不足  
復用田以賦是增一賦矣後遂變爲口賦之議于是軍  
賦口賦分爲兩事而闡境無不算之民矣○正義曰時  
其也預貯米粟謂之儲峙鄭衆云糗熬大豆及米也說  
文云糗熬米麥也鄭玄云糗糲熬穀也謂熬米麥使熟  
又糲之以爲粉也精乾飯也糲精是行軍之糧○正義  
曰時具積穀以擬築之用題曰積謂當牆兩端者也旁  
曰穀謂在牆兩邊者也釋詁云積穀也舍人曰積正也  
築牆所立兩木也穀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正義曰  
上云甲戌我惟征徐戎此云甲戌我惟築期以至日  
所書重書  
卷五十七  
二十二  
築當築及敵之壘距堙之屬兵法攻城築土爲山以  
望城內謂之距堙襄六年左傳云晏弱城東陽而逐國  
萊甲寅堙之環城傳于堞杜預云環女牆也堙土山也  
周城爲土山及女牆宣十五年公羊傳楚子圖朱使司  
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何休  
云堙距堙上城具也是攻敵城壘必有距堙知築者築  
距堙之屬也王肅云汝則有無餘刑父母妻子同產皆  
坐之無遺免之者故謂無餘之刑然入于罪隸亦不殺  
之鄭玄云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  
在軍使給廩役反則入于罪隸秦臺不殺之庸禮司屬

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罪隸鄭玄云奴從也  
而入于罪隸者男女同名鄭衆云輸于罪隸秦人秦人  
之官也然不供積穀雖是大舉未應緣坐盡及家人  
亦惟以脅之使勿犯耳○諸葛孔明曰將之器其用太  
小不同若乃察其奸伺其禍爲衆所服此十夫之將  
與夜寐言詞審察此百夫之將直而有慮勇而能圖此  
十夫之將外親相桓桓中情烈烈知人勤勞惜人饑寒此  
萬人之將近賢遠能日慎一日誠信寬大閑于理亂此  
十萬人之將仁愛洽于下信義服隣國上曉天文中察  
人事下識地理四海之內親如家室此天下之將○馬  
琦曰兵不嚴將而將不嚴兵用非所養而養非所用整  
山湮谷尚云乘塞之難敵甲兵何遽出車之易彼有  
所必爭而謀合我無所不備而力分國虛難動民因易  
搖上兵惟費于伐謀下策莫危于浪戰欲建外寧之業  
無如內治之圖秣馬厲兵惟牛養士下見恩而後用法  
上持法而後用兵寬文網以破拘牽考功能而甄壯烈  
惟我兵能奮于固圉彼驕虜自頓于堅城先不敗而後  
圖功先無害而後微利進固可以制勝退亦足以自完  
且邊臣在賞罰之中然後肯盡心力廟廊在功罪之外  
然後能知權衡○此國史所書孔子存之帝王之後以

周禮猶在魯也國之大事在祀與喪則此一時禮教而  
本末先後輕重緩急井然有條規模整暇可為周公案  
法○邢敬曰成王初年周公相王室伯禽就魯封魯  
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是時武庚倡亂淮徐屢畔周公  
連年東征寇近魯郊故魯公出師敵王愾也在平時諸  
侯無征伐而說者遂謂魯公為方伯其職張附會類此  
然諸侯之事以終書何也亦猶詩之有魯頌也天子降  
而思康侯周亡而思魯魯周公之國文武亡而思周公  
故春秋因魯史以憲章文武忠臣孝子之情也曾至三  
桓專而公室卑成襄以後五六公有奮然振作如伯禽  
者則魯猶可為而周公不衰夫子所以錄魯也

尚書卷五十七

周書卷五十七

三十一

尚書卷五十八

秦誓

後學 東漢潘士達斬著  
古淵張孫振鑒定

史記云繆公自茅津濟渡河封嶠中尸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以申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諫令後世以記余過按史記緊作晉王官封殺尸之後蓋自是不復戰矣書序誤以為敗殺歸事安在其修用兵也據傳春秋敗嶠之後復有彭衙濟河之師初亦徒悔耳徒悔不改繆公所以僅為繆公也夫子于書取其一念之悔而于春秋責其遂非之失一寬一嚴意各有至○按春秋僖公三十三年秦繆公違蹇叔之言伐鄭晉敗秦師于微晉文公二年秦伐晉報微之役敗績于彭衙三年秦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秦與忿師為死寇晉人不應有謀也秦遂封殺尸還秦晉當作于此時蓋三師皆不得志而眾損國敝極矣勢窮而返始悔不用蹇叔之言當時若從蹇叔則無殺之敗無殺之敗則無報復之舉而秦何事哉此秦誓所以作也首節提起發命古人有言兩節叙已悔過之意惟古謀人兩節言已悔過之事昧昧我思至末又推言悔過之由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群言之首繆公悔過之辭士者群臣之稱繆公與師辱國士論喧然

而起故曰我士猶無譚此言非獨悔過且集衆論也群言之首謂第一切要之言言雖多而喫緊處只在悔過于古興亡之故成敗之端莫此爲最

古人有言曰民說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引古語以證改過之難喚起次節一節皆是古人之言人盡徇已難于改過故多可悔正所稱群言之首也訖者終竟終身于是勿以盡人皆然看物在盤固而不出如人之寔安而自恕自文久而不遷一般故以盤訓安一念安則百欲從故曰多盤是不能從諫之根徇己者徇己之私有

尚書章句

卷五十八

二

所貪欲也安于徇己虛下受責之難正安于徇己處不必如舊說責人則明責已則昏爲徇己也責人句特形起下句艱字就貼安于徇己上討出不必又說非有定見定守者不能等語看來引古語一直說下非下是多盤之實盤是觸境輒滯盤旋莫省此不關人導全由自迷點一自字便是咎己真脉彼自多盤之人原亦是明人故受責尚非艱惟受責而改不稽時便惟艱此處仍緣自碍故俾非人俾乃靈念中自審有俾之者責者斷是逆耳受責則順之極矣俾如流水言順且速矣在心上看雖說到非虛心竟已若決江河者不能故曰艱須急挽入民說自若是多盤

語氣上說繆公懼將來之盤非既往之盤也○古人有言曰凡人溺于私欲盡自若是多安于徇己也如他人有欲之非心而我以大義責之何難之有惟受人大義之責如流畧無扞格則未免爲利欲所昏而不能矣是惟艱哉古人之言深中我之病矣

憂字承上文來而結成遠想只目前事實大可憂使積習不悔覺無情日月足供盤旋來不更逃今幡然于積習只覺有情日月不容吾挽揀過不肯來邁卽詩曰斯邁而月斯征蓋憂之甚而不敢盤矣○我心之憂憂其如此民之徇己不能受責如流也日月二句正指其所憂來卽指

尚書章句

卷五十八

三

日月凡日月前者既邁後者必來未有弗云來者但心之憂虞以日月逾邁若似弗云來而無時可改過耳若弗云來如不復反也自咎悔遲恐改過無日不敢多盤則急改之意自見猶未明言何過下節始出傳已然之過二句本篇意豫言非正解若本文但說已然之過既無計之可追未遷之善恐無日之可及矣所謂我心之憂云云也憂字該得廣便有子孫黎民在于念矣

張侗初曰過人之生機也聖人所不能無也人無過則物而不靈何也天以極寒極暑而過也土瘠好川安汝而地過也然寒暑暑而不害天天于寒暑過之矣瘠

好變而滄桑無常地之過過矣人得天地之氣而安能無過過者過而不留也雲過太虛客過逆旅雲不點太虛客不礙逆旅若住而留焉則不化不化則難且礙者多矣故曰所過者化過化之過過也人生本體清淨一物不加只緣習氣所結遂于本體磨盪處不能不來濔濔此等總是習氣無開本體猶空之有雲逆旅之有客然亦是靈性翕張鼓盪而有之故空不能無雲逆旅不能無客而生人不能無過世惟木偶上梗無知覺運動縱不入于過然天地間亦何用此木偶上梗人之靈于木偶上梗也以其知覺運動也既有知覺覺處亦過矣

尚書章句 卷五十八 四

既有運動動處亦過矣覺而過過而覺也動而過過而動也不得謂偏覺礙覺妄動礙動覺則無偏動亦無妄矣其有偏妄者留之故也前境不往則舊境不新舊往新生如環不窮過仰無過此生機之妙也今夫鏡日照而醫生焉水日流而洋生焉然醫與洋無與鏡水也不以則醫矣不澄則洋矣佛將得鏡清淨得水易簡直截過還無過之真光景也是以至人虛中而待之獨力而主之不干神明中關是非非亦為是不干潔白地別垢淨垢亦為淨淨空碧雲仰面青天堂上接客主人內空雖百千過無一留者若久而留住是陰霾累日蔽晴空

盜入室而據其家也雖然雖安能有其盜盜安能有其家哉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難則云然尚猶詢茲黃髮則周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仇仇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諂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此明言悔心之切處當時亦只因自立主見喜人能逢到底受那自害耳古之謀人四句正形容多盤之過尚猷詢茲黃髮蓋猶冀來者之受責也○若主斷臣主謀故曰謀人古之謀人暗指蹇叔今之謀人暗指杞子古之謀人老成慮遠執古義不苟就人意者也我非不知其老成但其所謀者未就予意我乃以為阻事礙而忌嫉之今之謀人新進喜事者也利在肩隄功在頃刻初心亦知其不穩但以其謀遷就已意而姑且將就親之喜而不忍割則溺其說而不自覺矣親即任用姑字要看姑將就以為親已足將亦就字之意非將順之將既云古之謀人又云未就予忌既云今之謀人又云姑將以為親便是安于徇己不能受責如流處正已往之愆俱是多盤所致故悔之雖則云然即接前四語輕過下如云既往之過雖已如此然天下事豈容再誤哉自今以往凡國事幾幾謀黃髮

尚書章句 卷五十八 五

人今而道古髮短而心長資之以故實寄之以長筭雖  
快心之事亦可免敗績之虞故曰同愆黃髮即古之謀人  
詢黃髮則不親新進可知正是改過處同所愆冀其他日  
如此也此非我之所欲改乎而惜今有未能也此是樂論  
下節方切改過事

此後備言邪正用舍之要總是洗多盤之習破受責之觀  
番番一節著用舍之嚴總是發明詢茲黃髮意繆公違言  
于蹇叔左聽于杞子失計于三帥致有喻而之敗此直悔  
其失而欲改之勇大指三帥論言指杞子良士即古之謀  
人論言即今之謀人所重在親良士遠謫言勇夫一段只

尚書章句

卷五十八

六

引起末段耳須抑揚看良士緊粘黃髮說若徒老亦沒用  
惟番番而為良士則意氣經消磨之後力以年衰自心思  
經練達之餘識因老進脊背也人之力在背故曰膂力  
愆即易歸妹愆期之愆言其少壯有力時多過去了然力  
雖愆而謀則壯故我尚有之繆公嘗諷蹇叔墓木既拱蓋  
自悔失言有字是任用意時蹇叔不在曰我底幾復有斯  
人而任用之乎追思至矣人果勇亦有用但仡仡而徒成  
勇大則血氣愈盛念慮愈不能沉伎名愈張籌畫愈不能  
細故不欲射御中度無失正勇處仡仡武勇之失射御中  
度不違雖若可愛然勇而無謀多以憤師我尚不欲用之

惟我善巧為言以強辭奪正理偏能損害以為利豈敗  
以為成故雖君子招不來麾不去必不因之變易却使君  
子不能伸其辭說而反若有以易之如此人雖一人足以  
敗事何暇多有之乎蓋畏之之甚哉截馬融云辭語截制  
省要也形容斬截快當急于見功之狀君子以位言君子  
未嘗易辭善論言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強辭勝君子不  
能易之若反易君子之辭耳截截使之也重看一俾字絕  
謫言正任良士處不是引良士勇夫甚謫言之罪尚有與  
皇多相應尚有之者昔忌之而今欲親之皇多有之者昔  
親之而今欲疎之也此正其改過處只可說這樣人我用  
尚書章句 卷五十八 七

這樣人我不用其所以當用不當用之  
下三節 出推明在

正義曰謫音辨徐敷連反又甫淺反馬本作偏云少也  
辭約損明大辨佞之人○王符曰昔紂好色九侯聞之  
乃獻厥女紂乃大喜以為天下之麗莫若此也以問姐  
已姐已懼進御而奪已愛也乃俯俯而泣曰君王年即  
耆邪明既衰邪何貌惡之若此而覆謂之好也紂于是  
渝而以為惡姐已恐天下之愈進美女者因白九侯之  
不道也乃欲以此惑君王也王而弗誅何以革後紂則  
大怒遂脯厥女而烹九侯自此之後天下之有美女者

乃皆重室盡開唯恐射之聞也趙高專秦將殺二世乃  
先示權于衆獻鹿于君以爲駿馬二世占之曰鹿馬曰  
馬也二世收目獨視曰丞相誤邪此鹿也高終對以馬  
問于朝臣朝臣咸助二世而非高高因白二世此皆高  
主惑上不忠其大乃盡殺之自此之後莫敢正諫而高  
遂殺二世于望夷竟以亡夫好之與惡放于目而鹿之  
與馬者著于形者也已又定矣還至譏如臣妾之飾偽  
言而作辭也則君王失已心而人物喪我體矣况乎遠  
幽隱囚人而待校其信不若察妖女之留意也其難實  
不肖也必若辨鹿馬之審固也此三物者皆得進于  
尚書第

尚書第

八

朝堂暴質于廷臣矣及歡愛苟媚佞說巧辨之惑者也  
猶炫耀君目變奪君心便以好醜以鹿爲馬而况于郊  
野之賢關外之士未嘗得見者乎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倚無他伎其心休休焉其  
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曾如  
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  
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  
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机阻曰由一人  
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有是信任而有之于心不欲非必屏棄乃是心無契愛且

悔恨于良士之尚有復轉一思而爲休容之一人悔恨于  
諛言之不皇有復轉一思而爲忌賢之一人昧昧字要  
彼向者多盤不受責非全不思只是躁心浮氣在皮面  
想耳不知邪正剖分專在未顯見處裁神卽利害轉關  
在難觀聞處宅寂故一種昧而又昧乃我所以密用其  
此正改過真源若浮氣入之則思爲朋從矣昧昧我思句  
直管到下三節數節語意俱要得他想像出來的只吻  
作實事用良上不用諛言之意只可點在此三節首末中  
間不宜夾標點出如有者設爲人有如此也一介獨立無  
朋意無技不是說他短有技而不自用若無技也正形容  
尚書第

尚書第

九

誠一之意惟志慮純一神不外驚故休休狀他虛懷大度  
寬舒樂易好善之心不立城府不修邊幅此指德器在心  
上說不是休美之休春和景明而萬物育天之休也時和  
年豐而教化昌國之休也汪洋千頃人已融而無迹大臣  
之休也故有容不足形容而曰如如有容正頂休休一氣  
說下無技而休休有容蓋惟無善于已而後能容人之善  
下六句正此句之實有技是才彥聖是德重容德邊聖字  
專言則爲衆善之極對衆善言則通明之一端彥聖二字  
相連彥而且聖不止有技而已好有德之真切甚于有才  
者之若已有也大意云人之有技負出群之才者若已有



之不知其為在入也。是能容天下之才。于人之美士有過明之德者。口必稱揚薦達。然其心愛之不止。如自其口之所稱。是能容天下之德。故曰是能容之。繼承上能容之才。德正應轉。如有容句。二容字相照。上曰其如以起下。下曰是能以應上。無非形容好賢之心。為特至。蓋上只說有容。曰其如猶十度之辭。至是能容之。則重之事權。使得展其抱。非空空容賢者。不如忌不足以言之矣。曰是能者。果然不謬之辭。形容休休曲盡。以字作用。字看謂任用是人。上能保我子孫于後世。下能保我黎民于當時。兩平說。職主也。此好善之誠。以保子孫黎民亦主有利哉。保子孫則後

尚書章句

卷五十八

十

嗣蒙其利。保黎民則兆庶賴其利。故曰至于有利。或欲以以保我子孫。作句。黎民帶下句。繆公伯者。所重在子孫也。亦有見子孫黎民之保。在賢智庸庸上看。不作效說。蓋非大臣一身獨力能然。由其尊德好士。推賢讓能。使天下善類皆在朝廷。輔行善政。子孫世守不變。所以能如此也。全在一介臣精神無一毫滲漏處。說如此人。豈非良士而宜有者乎。

此見小人之有害于國。我所以不皇有論言也。反上節看。月即覆冒之目。障蔽掩蓋之也。疾謂憎疾患害之也。冒疾是忌嫉其所長。恐人之形其短。惡則并其人以憎之。忌其

才自然并惡其人。與若已有者。與違是不行其言。不違并阻其事。而欺之不通于上也。違之俾不達。違異之使不得通利。與其心好之者異。是不能容。亦繼承上四句說。如此則必恃一己之見。不參衆人之見。好生事以開國家之釁。故一有所動。貽子孫之害。一有所舉。貽黎民之害。亦曰貽哉。殆與利反。子孫黎民之殆。非一人能致也。由此人知賢嫉能。引用同類蒙蔽。君上顛倒曲直。蠹政害民。雖傳至子孫。仍是其引用之人。盤據不去。正人為所沮毀。不容人看。亦自難辦。不能主張。以此子孫黎民之禍。不可勝言。如此人豈非謫言而不可有者乎。此二節形容能容不能容者。

尚書章句

卷五十八

十一

之情狀利害以起下節總結。

劉晝曰。讒嫉之人。必好聞人惡。惡聞人善。妬才智之在己前。甚富貴之在其上。猶喉中有噎。吞之思入。目上有翳。決之願去。吞決之情。深則羨斐辭作。

據休休有容一等人。已造伊周地位。傳謂蹇叔太易。至冒疾謂指杞子尤不可合。杞子特証秦以忠鄭。何謂冒疾。有技彥聖。秦則喪師而鄭之子孫黎民無虞。繆公何言之若。是今味味昧我思之語。深與憂字相合。想其愛時想着此二端之人。故以此誓群臣。欲群臣勸戒之意。上只言詢猷。爰則此二節宜重休休一邊。下只反說為得。玩末節頂



机臣說到榮懷尤見○申結語看上文說出上言一人之善惡致一國之興廢此言一國之興廢由一人之善惡無兩層意四句直說只以安危言未說到興亡去一人二字全生上一介臣來邦侯邦也机如木之搖動陞如阜之起壞榮者大國亦畏之是懷者境內無虞是慶即榮懷是机陞何處見得指子孫黎民之不保言邦之危若不繫一人彼目疾而貽始于人之子孫黎民者豈待多乎榮懷何處見得指子孫黎民之得保言邦之安若不繫一人彼有容而貽利于人之子孫黎民者非一介乎机陞曰由一人榮懷乃一人之慶又加亦尚二字語自抑揚全見去辱得榮囚危轉安這種挽回機倪明明寄在老成心曲慶亦全由一人此四句不是泛結全重兩一人字深見用舍決難少差乃是情到思真則我尚得忌良士而親論言乎此節要得我尚有之我皇多有之之意机陞一人舍杞子榮懷一人舍蹇叔若三節不必拘泥此篇出于秦穆其言深其意深凡賢好用舍俱以利害較之乃得于劍後非真見賢所當好不賢所不當遠也○通篇只是悔其任人之失欲將來之任人也其原只在徇已不徇已之間蓋惟不安于徇已方能致謹于任人引古果是群言之首孔子刪書此見得一念悔過秦繆可予誘萬世護短馮愚人最惡

王符曰國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亂也人君不好治而惡亂樂存而畏亡然嘗觀上記近古以來亡代有三機國不數夫何哉察其敗皆由君常好其所亂而亡其所治憎其所以存而愛其所以亡是雖相去百世縣年一紀限隔九州殊俗千里然其已徵敗迹若重規襲矩稽節合符故曰雖有堯舜之美必考于周頌雖有桀紂之惡必譏于版蕩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夫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豈虛言哉何以知人且病也以其不嗜食也何以知國之將亂也以其不嗜賢也是故病家之厨非無嘉饌也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遂于死也亂國之官非無賢人也其君弗之能任故遂于亡也夫生飭枕梁旨酒甘醪所以養生也而病人惡之以爲不若菽麥糟糠欲清者此其將死之候也尊賢任能信忠納諫所以爲安也而闇君惡之以爲不若姦佞關茸譏諛者此其將亡之徵也老子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易稱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是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脉永也上醫醫國其次下醫醫疾夫人治國故治身之衆疾者身之病亂者國之病也身之病待醫而愈國之亂待賢而治治身有黃帝之術治世有孔子之經



者爲王與周者宣王代周者廢秦是樂通通造化  
容易作此累世名臣所以竟囁嚅而未敢以請也○陸  
賈曰夫道莫大於無爲行莫大於謹微何以言之昔虞  
舜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  
漠若無愛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  
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  
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爲也乃無爲也秦始皇帝設爲車  
裂之誅以歛姦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  
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  
法於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姦逾熾兵馬益設  
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爲治然失之者乃舉指暴衆而  
用刑太極故也是以君子尚寬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統  
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  
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罪不賞而歡悅漸漬於道德被  
服於中和之所致也可馬長卿曰歷聖二世持身不謹  
今亡國大執信譏不寤今宗廟滅絕○郭美命曰夫左  
史紀事右史紀言紀事在春秋而紀言在尚書當其時  
列國之間人不少寧無言可紀而尚書所取僅費誓秦  
誓兩篇耳聖人固慎于選言哉○孔鮒曰子思年十六  
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

書也下此以說于秦費劬堯舜之言耳殊不知也子思  
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異處  
其誓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  
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深復深與  
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  
之言者彼答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遊不傳矣今  
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魯  
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圖子思宋君聞之  
不待駕而救子思○鄒元錫曰春秋之變極矣而禮儀  
伏于秦晉晉主夏盟而春秋秦衡裂三晉而戰國際備  
耗矣晉文侯有命秦有誓宜以明倚伏之有幾焉孔曰  
百世可知也孟稱論世邵極皇帝王霸以經世故觀書而  
易其可知也春秋備之○黃道周曰且引而伸之無不  
可知者也馴鐵之風變而非瀛之業興車轍之剌明而  
闕樂之補細江漢之風成而辛熊之業興江漢之雅終  
而三戶之烈細清問之編出而金人之銘興費誓之編  
終而守誓之澤細是具可知者也且引而伸之無不可  
知者也又王之興三百八十四年素王之興二百四十  
三年倍素王之年以爲霸帝之年倍霸帝之年以反於  
文王之年又素雜環起於易者終於春秋起於春秋者

終於詩書又王之治一而素王之治四是其可知也  
且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魯東山之崇衰而有寓舍  
舍之業衰而有蕭室蕭室之業衰而有典午周公所不  
能治則託之仲尼仲尼所不能治乃託之元龜上下春  
秋四更其始周公東望而寄歎於東室仲尼西望而寄  
慨於夷狄是其可知者也且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  
書道六代五十九際六王之所治或存或亡因而六之  
三百五十四歲三十六姓大正而六變詩道一代三百  
十四際一王之所治或存或亡因而兩之五百九十二  
歲兩姓三十五王再正而再變詩書闢起積千一百六  
十歲而復反於易始是其可知者也且引而伸之無不  
可知者也詩無定際易有遷候九野三垣列國所循已  
可風雨或司星辰是其可知者也且引而伸之無不可  
知者也陽一主而二民陰一民而二主陽九之後有陽  
七百六之後有百八周室三十四主漢室二十七主宋  
室十五主至少則民隆主多則民窮周公治少而仲尼  
治多陽以七而解陰以八而終周公不治其終仲尼不  
治其窮是其可知者也且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水  
守而火攻地戰而天還弱主強臣中更其端是其可知  
者也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禮有無刑之度樂有無

聲之律周曆八百五十有二其曆一尺其律中於太簇  
益曆二尺其律中於夾鐘損曆三百三十六以上生殷  
殷曆三十一至五百一十六歲益曆二尺四寸其律中  
於應鐘損曆四百四十以爲夏曆十有七至四百一十  
二歲杞宋不繼周未起仲尼能言則存而不議是其可  
知者也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兩曜合治五緯交錯  
每十八變而詩書更歷人事之災六九而天地之災九  
一是其可知者也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故聖人之  
爲道業終始九變愈究而愈至所爲萬世防維者備  
凡業始變自易而下各以倍起春秋四倍有虞而有夏  
夏不勝其虞其始之皆爲公侯相遇其終之皆爲強臣  
弑主書道六倍多患而多故患不勝其故其始之皆爲  
君相禪授其終之皆爲裂國晉士詩道一倍有憂而有  
樂樂不勝其憂其始之皆爲禽鹿相求其終之皆爲蹙  
國百里其中間無故小小災皆不過明禮樂重政令乎  
死問孤修舉廢墜而已四業既窮則易道復起易道復  
起則剛柔消長終始其事日月既以明陰陽既以誦中  
則無故小小災皆水火之孽聖人亦不能盡治也古之  
聖人既知其道又知其故知其故又知其序故能先物  
而後之地也故而爲之所聞怪物倖命不改志見剛難

不學午然不學不說而善有學說屬其依見神處自以制黔首者必正斧鉞而誅之所以率帝王祖道德義事天地之志也天地之道無過於孝無過於仁無過於義而易詩書春秋永用之析其淵源根極不動敬靜以虛則謂之至日乾夕惕不疾而速則謂之敏方而矩之謂之聖聞而規之謂之智夫是四者非學慮之所能至亦非不學不慮之所能至也率孩赤之不學慮以至於聖人之學慮反聖人之學慮以至於孩赤之不學慮其所終始則唯是圭泰之內或絀或廢百語文字之所自者耳而天地以之命運帝王以之命曆麟鳳以之來災眚以之平九變終始與之俱出與之俱反故自仲尼而下子思子既歿未有知仲尼之道仲尼之業者也尼以其道還之天地以其業還之文武周公微引其辭以爲是不盡意者後世亦因而錮之以爲是聖人之意不復可見矣夫使聖人之意不復可見者則聖人不爲易詩書春秋聖人既爲易詩書春秋則聖人無復不見之意不見之事而八下猶難悟若此故自聖人而後聖人之道業不復可志矣○三清三天正法經云天圖十二綱地方十二紀天綱運闕三百六十輪爲一周地紀推遷三百三十輪爲一度天運三千六百周爲陽勃地

轉一千三百度爲陰極天氣極於太陰地氣窮於太陽故陽激則勃陰否則極陰陽勃無天地氣反天地氣反乃謂之小劫天運凡千九百周爲陽極地轉九千三百度爲陰勃陽極則氣窮於太陰陰勃則氣極於太陽故陰否則極陽激則勃陰陽極則天地改易天地改易謂之大劫

尚書葦籥二十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潘士遴撰士遴字叔獻烏程人天啟壬戌進士官至大理寺寺副是書大意欲囊括漢宋諸儒而折衷以已見然博引繁稱卮言多而精理少其凡例高自標置謂從來說經非稽天之射卽無病之呻葦籥指點虛實筆光開洞真可引人心氣資人聰明其經如經星之左旋其緯如緯星之右轉無可增減無可讚宣烟霞寶氣結爲祥光瑞靄萬古執迷一旦葦籥獨見曉焉云云自古以來著述之家未有誇誕至於如是者其華而不實亦可概見矣目錄止二十一卷而分編則爲五十八卷蓋以篇數爲子卷也